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سلسلة كتاب قدم قومية صوى في الصين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上　卷

马塞北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上　卷

马塞北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2209/05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丁毅民

主　　编　杨怀中

副 主 编　余振贵　刘景隆

编　　委（按姓氏笔划）

丁　力　马塞北

刘景隆　余振贵

杨怀中　杨继国

纳国昌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出版前言

回族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人口居第三位，地域分布仅次于汉族，经济文化也比较发达。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回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对丰富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宝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回族人民在开发祖国边疆的事业中，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也都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广泛搜集并整理回族的历史资料，对全面深入地研究回族历史，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调动回族人民投身祖国“四化”大业的积极性，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大量回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对增强我国与世界伊斯兰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友谊和了解，实行对外开放，促进我国与上述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积极作用。

从学术上看，开展对回族古籍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对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了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正确理解民族和宗教的关系，特别是伊斯兰教和我国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关系，探索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撰写中国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中国回族历史上的文字资料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加之在有清一代历次回民大起义中散失又比较严重，从而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和困难。因此，为了抢救和保存回族历史资料，

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搜集有关回族历史的中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其他各种文本的资料和口碑资料，其内容包括回族历史典籍、人物传记、家系谱牒、文物碑刻、有代表性的伊斯兰教研究资料、门宦教派资料以及近代回族报刊等等。所收资料的年限，上起唐宋时期，下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对这些资料，我们将进行统一编目、鉴定，然后择其精华，分别做校勘、标点、汇编、注释等工作，组织出版一套《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中国回族古籍的内容非常丰富，但限于我们的力量和水平，只能一步一步地分阶段进行整理和出版。近几年内，我们打算集中力量先整理出一批有影响的回族历史文献，争取早日出版，以飨读者。

在为这套丛书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兰州大学图书馆、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资料室、宁夏图书馆、宁夏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许多关心和从事回族及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区许多党政领导同志，也对这项工作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实际帮助；特别是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人民出版社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对该套丛书的编选、整理和出版发行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援。在此，我们谨向上述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丁毅民

一九八六年十月

编 者 说 明

自民国至今，有关回族的研究其人尚有，但专门将回族的原始史料汇集起来，印成册子供学人使用，除了白寿彝先生的四巨册《回民起义》而外，则鲜有成者。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做资料工作的琐细和费时费力而又难遽成名，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家长时期的不安定，以致于有心搜集资料搞“基本建设”的人也坐不住冷板凳。近几年是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整理中华民族古籍的号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专门指导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和出版工作。这部《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就是在这种安定团结、奋发向上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

清室入关秉政二百六十余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虽说连绵不绝，但仔细检索史册，反抗程度最烈，斗争范围最广，连绵时间最长的还是穆斯林。有人说穆斯林的反清斗争远远超过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拳运动，从某个角度来说，此话不无道理。读完这部资料辑之后，公论自出。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朝野人士心目中的回族是“回教民族”，即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各民族。虽然清实录中对穆斯林有“汉回”、“缠回”、“撒拉尔回”、“白帽回”、“黑帽回”、“红帽回”、“关内回”、“关外回”等称呼，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统称为“回民”或“回人”，当然，还常常蔑称作“回子”。起初，我们曾想把有关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和撒拉等伊斯兰民族的史料剔除不收，只辑

录今天回族的清代史料，但这种尝试失败了。因为上述各伊斯兰民族在清代与回族的关系几乎难分血肉。可以这样说，自喀什噶尔（今喀什市）、阿克苏、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肃州（今酒泉）到甘、宁、青、陕，再到北京，这一广大地区的清代各族穆斯林在政治、经济、军事斗争、文化、宗教、心理素质乃至人种构成上都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有鉴于此，我们将清实录中称之为“回回”或“回教”的有关民族的资料统统收进了本书，将书名定作《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让读者自己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去分析运用。

由于我们学术水平所限，这部辑录定有不少疏漏之处，加之修订再版的可能性又小，故请使用本书资料的同志慎重。质言之，这部资料辑录至多只能在读者面前显现出清代穆斯林历史的发展线索，欲详尽研究清代穆斯林的某个具体问题，最好要看那个时代的实录原文。

本辑录全部资料摘自台湾华文书局一九六八年影印本《大清历朝皇帝实录》。兹将参加本书资料选辑工作的同志胪列于下：丁国勇辑同治朝；李习文、崔学斌辑乾隆朝；雷晓静辑顺治、康熙、雍正、宣统朝；田萍辑嘉庆、光绪朝；马塞北辑道光、咸丰朝，并承担全书的通稿和标点等工作。

马塞北

一九八八年十月

凡　例

一、实录中有关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人物等资料，本辑录一般都收，极少数诏书诰令中涉及到的重复性资料且无多少学术价值的，则略。清廷与今日阿富汗、克什米尔、苏联境内历史上的一些伊斯兰民族如浩罕、安集延、哈萨克等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摘其要者，酌收。

二、本书中的资料沿袭实录的编年体裁，每条资料前面都标明皇帝年号、年、月和日干支，并在其后用括号注明公历年月日，如“康熙三十三年四月丁丑(1694.5.3)”。同日发出的数条谕旨或收进的数条奏疏，用一个日干支。每条资料后面都注明所在原书中的卷数、页码。

三、原书中缺漏或模糊不清的字，用小方框□补示；明显的抄写错误如“己”、“巳”、“巳”不分，“乙”、“己”混同，径改。

四、改原文中的断句为现代标点。

五、改原文中的繁体、异体字为简化和通用字。

目　录

世祖顺治皇帝实录 …… （1）

圣祖康熙皇帝实录 …… （6）

世宗雍正皇帝实录 …… (29)

高宗乾隆皇帝实录 …… (51)

世祖顺治皇帝实录

顺治元年七月甲辰（1644.8.20）

修正历法汤若望启言：谨按：敬授民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为重。若节气之时日不真，则太阳出入、昼夜刻分俱缪矣。历稽回回旧历，所用节气止泥一方，且北直之节气、春分、秋分前后俱差一二日，况诸方乎？薄海内外尽知纰缪，安可谓敬授民时之信历也？新法之推太阳出入地平环也，则有此昼而彼夜，此出而彼入之理。

（卷6 14页）

顺治二年三月丁卯（1645.5.10）

颁恩诏于陕西等处曰：周弘大赉，天下归心；汉约三章，秦民咸悦……今蜀有献寇，楚有老回回等寇，及郧阳、德安、荆州、襄阳等处流孽未靖，土寇尚繁……

（卷15 17—22页）

顺治二年十二月丙午（1646.1.8）

更定朝仪：每元旦庆贺，皇上先御武英殿，内大臣、两旗护军统领、护军参领……行礼毕，皇上御太和殿，众官跪迎。乃升座，诸王、贝勒、贝子等奉表于阶上，行礼；次两翼满洲、蒙古、汉军各官；次汉文武百官；次朝鲜进贡使臣；次外国诸王使臣；次吐鲁番回回、哈密卫人及董苏固尔地方喇嘛等。

（卷22 16—17页）

000491

顺治五年四月癸巳（1648.5.20）

陕西总督孟乔芳奏报：凉州叛回结连兰州回党寇巩昌，遣副将赵光瑞击之。游击杨相等由巩昌夹攻，斩贼百余。副将马宁等又冲杀七十余里，杀回贼三千，余众悉溃。下所司知之。

（卷38 9页）

顺治五年四月甲寅（1648.6.10）

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副将马宁、刘右元、游击张勇破回贼于临洮内官营，斩获甚众。报闻。

（卷38 11页）

顺治五年四月癸亥（1648.6.19）

陕西甘固司佽主事吕绍栻，受叛回伪临巩道职。被获，伏诛。

命固山贝子吞齐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宗室韩岱统领官兵及调外藩蒙古兵讨陕西叛回。赐之敕曰："兹陕西边塞回贼背乱，荼毒甘凉，罪恶滔盈，亟应诛剿，特命尔吞齐充平西大将军统兵前征。一切机宜与韩岱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不得已而后降者，杀无赦；被贼迫胁，大军一到即来迎降者，悉行赦宥；有能杀贼、擒贼归正者，仍分别升赏。总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良民，不得擅取一物。务体朕定乱救民至意。其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如系小过，当即处分。至于护军校、拨什库以下，除死罪外，其余无论大小过犯，俱与诸将商酌，径行处分。尔受兹重任，宜益殚忠猷，用张挞伐，立奏荡平，以安黎庶。钦哉。五月乙丑朔，夏至。"

（卷38 13页）

顺治五年四月辰戊（1648.6.24）

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官兵大破叛回于巩昌、临洮、兰州等处，城邑俱复。报闻。

（卷38 14页）

顺治五年四月辛未（1648.6.27）

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逆回拥立伪延长王朱识鏌煽惑人心，游击张勇击败之于马家坪。识鏌就擒，命斩之。

（卷38 15页）

顺治五年六月甲辰（1648.7.30）

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侍郎额塞等大破逆回于兰州，斩获甚众，其党悉平。报闻。

（卷39 6页）

顺治五年六月戊壬（1648.8.17）

诏援剿叛回蒙古军出边，回各部落。

（卷39 7页）

顺治六年正月庚戌（1649.2.1）

陕西总督孟乔芳奏报官兵平甘州叛回。下所司察叙。

（卷42 18页）

顺治六年三月乙亥（1649.4.27）

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甘凉逆回米喇印、丁国栋，乘调兵征川倡谋作乱，变起仓卒。甘肃巡抚张文衡、西宁道副使林维造、参议张鹏翼、甘肃总兵官刘良臣、凉州副将毛镔、肃州副将潘云腾、游击黄得成、金印、都司王之俊、守备胡大年、李廷试、李承泽、陈九功俱被执殉难。庄浪参将翟大有赴敌战殁。凉州同知徐自砺、参将蒋国泰从逆受职。下部察议。

（卷43 8页）

顺治六年九月壬辰（1649.11.10）

以破回逆及招降西宁城功，赐厄鲁特部落峨木布车臣戴青

为土谢图巴图鲁戴青，和罗木席额尔得尼戴青为巴图鲁额尔得尼戴青，墨尔根济农为卓礼克图巴图鲁济农。

（卷46 14—15页）

顺治六年九月丁酉（1649.11.15）

甘肃巡抚周文叶奏报：回孽丁国栋、黑承印等盘踞肃城，总兵张勇、副将马宁分兵夹攻，擒国栋、承印，斩首五千余级，肃州平。

（卷46 28页）

顺治七年三月乙卯（1650.4.2）

以平回贼功，加总督陕西三边兵部左侍郎孟乔芳为兵部尚书。

（卷48 1页）

顺治七年三月辛丑（1650.5.18）

陕西总督孟乔芳疏言：甘州回贼乘调兵下川之隙遂行作乱，戕杀抚镇道将。臣督兵驰剿，斩米喇印于水泉。丁国栋等城破就擒，正法传示。诸城次第俱复。报闻。

（卷48 48页）

顺治八年八月丁巳（1651.9.26）

兵部题叙恢复陕西临洮、凉州、甘肃等处剿杀叛回有功官员：副将马宁加署都督同知，外委副将赵光瑞、参将韩自隆、游击姚宠、都司佥书李世耀、刘国玉、守备狄应魁、石进才等俱准实授。从之。

（卷59 7页）

顺治九年九月癸巳（1652.11.19）

升陕西副将马宁为都督同知，充平西王下右路总兵官。

（卷68 30页）

顺治十年十一月己酉（1654.1.5）

川陕总督孟乔芳疏报：西宁孙家寨回民勾连海夷据寨作叛，副将狄应魁等率兵击之，生擒逆党祁敖、牙固子等，扫其巢穴。下所司叙恤。

（卷79 9页）

顺治十四年四月庚辰（1657.5.20）

革职钦天监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奏言：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开皇己未年为历元，抱其历学，重译来朝，受职历官，历一千五十九载，专管星宿行度吉凶，每年推算太阴五星凌犯天象，占验日月交食，即以臣科白本进呈御览，著为定例。顺治三年，本监掌印汤若望谕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阴五星凌犯天象占验，俱不必奏进。"臣查若望所推七政历，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水星于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皆关象占，不敢不据推上闻。乞皇上立臣内灵台以存臣科，庶绝学获传矣。并上顺治十四年回回科推算太阴五星凌犯书一部、日月交食、天象占验图像一本。事下所司。

（卷109 4—5页）

顺治十四年六月戊申（1657.8.16）

革职钦天监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疏奏监正汤若望推算天象舛谬三事：一、遗漏紫气，一、颠倒嘴参，一、颠倒罗计。得旨：奏内三款，著礼部察明具奏。

（卷110 13页）

顺治十四年十月丁酉（1657.12.3）

都察院左都御史革职留任魏裔介以地震陈奏。略曰：从来变不虚生，实由人事……甘肃宁夏口外部落、口内回番来享来王者，请敕边帅待以恩信，坚其效顺之心。

（卷112 2—3页）

圣祖康熙皇帝实录

顺治十八年四月乙酉（1661.5.4）

兵部遵旨议覆：粤西接壤苗瑶土司，诚属要地。都统线国安，应以都统太子少保三等伯镇守广西……应将广西左翼总兵官马雄升补，统原额兵五千仍驻梧州。

（卷2　13页）

康熙四年五月丙午（1665.7.3）

先是，礼部议：钦天监应添设满洲官员，天文科灵台郎二员、漏刻科挈壶正二员、回回科博士二员。此三科各添笔帖式二员……

（卷15　13页）

康熙五年五月丁未（1666.6.29）

平西王吴三桂疏报：都统吴应期、总兵官马宁等进剿乌撒女酋陇氏，阵斩助逆之郎岱土酋陇安藩及水西土目阿豆等。下部察叙。

（卷19　15页）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癸酉（1676.2.3）

平南亲王尚可喜疏言：逆贼刘进忠勾引郑锦入潮州，祖泽清勾引马雄至高州，粤东十郡竟失其四。今将军舒恕、总督金光祖复退回肇庆，事势危急……

（卷58　22—23页）

康熙十五年二月戊午（1676.3.19）

平南王尚可喜疏言：逆贼马雄、董重民等乘高雷变叛，益肆猖獗。满汉大兵退驻肇庆。潮逆刘进忠引海寇入犯。提督及平南大将军等皆退至惠州。请大兵兼程前赴应援。

（卷59 17—18页）

康熙十五年九月辛巳（1676.10.8）

先是，抚远大将军都统大学士公图海疏言：原任广西提督马雄陷身从逆，其母及族人俱在固原。今马雄之母欲令其孙马承先、马承霄持书赴广西招雄归降。上令马承先等驰驿来京。至是抵京师。给以游击衔札，遣赴粤西招抚马雄，并令录马雄披陈原疏，持以为信。

（卷63 2页）

康熙十六年十月癸丑（1677.11.4）

抚蛮灭寇将军广西巡抚傅弘烈疏报：臣遣标下参将李士文等率领官兵于贺县地方击败贼众，恢复县城。但逆贼马雄尚在，臣以孤军无援，且桂林围困日久，臣欲亲统全营往应，又恐梧城有事，满兵不至，难以接应。桂林一省关系孙延龄，倘有不测，虑寒投诚之心。请敕镇南将军莽依图或宁海将军喇哈达等分兵接应，庶可早奏荡平。得旨：嘉奖。下议政王大臣会同速议具奏。

（卷69 18页）

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1677.11.5）

先是，回子诺颜和卓、巴颜白克等以进贡来至边口，自相屠害作敌。上数遣官往察，命檄行噶尔丹台吉，此后入贡遣使，务令有才识厄鲁特为首，不得仍遣回子。如系厄鲁特，方许放入边口。至是，有回子佟噶尔代等八人冒称贡使，与噶尔丹所遣之西白里达尔汉和硕齐等皆来。理藩院奏请檄行噶尔丹台吉究处。上曰：厄鲁特贡使往来若无符验，仍复假冒亦未

可定。令檄行噶尔丹，将佟噶尔代等用彼例照常治罪。嗣后进贡遣使，务给符验方准放入。

（卷69 20—21页）

康熙十八年八月庚午（1679.9.12）

原任广西提督马雄之子马承阴疏请效力赎罪。上谕议政王大臣等：马承阴不忘国恩，诚心率众赍缴伪敕印投诚可嘉。应授马承阴伯爵，给与将军敕印随大兵进剿。其标下应设官兵等处，令理事官麻勒吉等与总督金光祖同马承阴确议以闻。其余兵丁有愿归农者，安插得所；愿为兵者，选拔入伍。至同来归附文武官员，酌量给札，以示鼓励。

（卷83 5—6页）

康熙十八年八月己丑（1679.10.1）

靖逆将军甘肃提督侯张勇疏言：……噶尔丹申年所生，年三十六岁，为人凶恶，沉于酒色。去岁举兵欲侵西海，行十一日撤归。今夏又两次出兵，至缠头回子之地而还。见近边诸将军统兵驻扎，不敢轻犯……

（卷83 18—19页）

康熙十八年九月丙申（1679.10.8）

厄鲁特噶尔丹台吉遣使进贡请安，并遵谕覆奏。疏曰：前使西白里达尔汉和硕齐同行佟噶尔代，因其妄为，已治罪矣。从前回子充诸台吉之使而往，原不之知，今接来文，问之回子，佥云“前充诸台吉之使而往者，部内并不查讯，已年以后乃不准放入。”信如所言，是回子诈冒向不责罚，以致纵恶。若本地从前遣使皆与文并发，即如今次所遣阿卜都拉·额尔克寨桑是也。奏入。上嘉纳之，给赏如十六年例。

（卷84 4页）

康熙十九年正月丁未（1680.2.16）

昭义将军伯马承阴标兵以饷匮鼓噪，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即拨饷给发，兵遂宁戢。理事官麻勒吉等疏言：马承阴、黄明、叶秉忠在贼中俱系伪将军，今同来归诚，马承阴授为将军伯，而黄明、叶秉忠未授职衔，致兵众肆行。叶秉忠已年老乞休，无复异志。唯黄明强悍，为柳州官兵所慑服，若不调用他所，恐终为患。上谕：授黄明为援剿总兵官，率马承阴标兵一千赴将军莽依图军前，随大兵进剿云贵。叶秉忠授总兵官职衔，许其休致。

（卷88　6页）

康熙十九年正月庚戌（1680.2.19）

先是，命昭义将军伯马承阴设立五营，会剿云贵。至是，扬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疏言：五营兵少，应增援剿二营，共为七营，营各一千人。上谕：凡将军标下无设七营之例。马承阴所属官兵，黄明率一千随征云贵外，广西省城甚重，其更拨一千赴大将军简亲王军前。马承阴标下仍立五营，兵五千。参将、守备各官，听马承阴选择具奏。

（卷88　7页）

康熙十九年七月辛卯（1680.7.29）

谕兵部：初，马承阴及所部官兵背叛，蹂躏疆土，扰掠生民，罪恶已极。后见湖南平定，广西恢复，穷迫投降。朕欲生民早获宁息，悉贷前罪，封以伯爵，授为将军，仍令管兵，标员亦分营补用。及大兵规取云贵，无故背恩复叛，致误征讨大事。今因兵败势蹙，复窘急来归。令内阁学士萨慕哈速往，拨满汉官兵押解马承阴及标下守备以上官来京。其标兵令督抚提镇等分隶各营，汰其老弱。回兵亦宜散置，切勿令其党聚。广东诸处被难人民，详察遣还故土。提督哲尔肯可屯驻柳州。

（卷91　1—2页）

康熙十九年七月戊戌（1680.8.6）

绥远将军湖广总督蔡毓荣疏报：逆贼马承阴部下伪总兵刘应龙拥众驻扎梅寨地方，贵州提督赵赖遣官招抚，刘应龙亲率所部呈缴伪札来降。下部议叙。

（卷91 15页）

康熙十九年八月壬申（1680.9.8）

谕扬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闻南宁距云南边界路仅七站，向因逆贼尚之信、马承阴背叛，或未可轻进。今若辈皆已无济，复何所瞻顾而迟延也？现在广西满兵每佐领几三十人，宜精选强壮有马者各十人，益以绿旗官兵协力进剿，贼可立破矣。王其速图之，进兵之时令巴尔堪、哈尔哈齐为夸兰大，责以军前报效。

（卷91 17页）

康熙三十二年九月己酉（1693.10.7）

昭武将军郎谈疏言：见擒哈密回子云，噶尔丹属裔牛羊已尽，捕鱼为生，噶尔丹在乌郎坞耕种。臣意将马秣肥，来春直临和卜多，索其同哈密国人戕害使臣之土克齐哈什哈、哈尔海达·颜额尔克等。彼既起衅，当乘机而行。噶尔丹如不迎敌，遁入深林，则穷追之。即不获其身，而散其族属，误其农田，大兵回经哈密，杀散噶尔丹供赋之回子，刈其禾苗，毁噶尔丹所恃以为常产者，彼自穷困矣。奏至，命议政王大臣会议。寻议："前噶尔丹战于乌兰布通，退回之时，誓不复扰我边境。近以钦差颁赏员外郎马迪等被害，噶尔丹不及与知，乃其种类所为，已遣使请罪，蒙上宽宥，赐以敕书。目下噶尔丹并无逼近边塞之衅，将军郎谈所奏应无用议。但檄将军郎谈、孙思克遣才能者远行侦探，如获噶尔丹实音，具奏请旨。其现擒哈密八人，令将军给以糗粮遣归。"得旨："此事所关甚大。

郎谈等身在行间，必有所见。进则易于奏功，亦未可定。倘有可乘之便，此机亦不可失。兹军行之期尚早，当遣护军统领苏丹、侍郎席尔达会同总督佛伦，往与郎谈、博霁、孙思克等将可进不可进与当进当守之事详议回奏。”寻苏丹等往会议：“闻噶尔丹有离和卜多之信，且目下噶尔丹人力单薄，马畜鲜少，断不与大兵抗拒。今率兵征剿，粮饷关系重大。噶尔丹游牧为生，无一定之巢穴，所请来春直临和卜多之奏宜罢之。哈密回子向来纳赋于噶尔丹等蒙古历有年所，非自今创始也。盖此等蒙古多有纳赋之番人，今以纳赋于噶尔丹之故遽兴兵击散，非所以仰体皇上如天好生之至仁也。既议罢征噶尔丹，则所称‘杀散哈密回子，刈其禾苗’之语当不必议。但将噶尔丹之事付将军孙思克，遣绿旗才干人员不时远探声息。其回子八人禁在甘州、哈密者，乃诸使之通衢也，宜令放归，并将皇上好生至德大书告示，付此回子等持往谕其头目。仍给此回子等粮骑。”从之。

（卷160· 8—10页）

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己卯（1693.11.6）

先是，留寓归化城回子有赛必定、额尔克白克及沙和卓、纳奏和硕齐，留寓张家口者有莫洛等，原议与沙哈孙、额尔克白克一同遣归。至是，理藩院题纳奏和硕齐等四十户一百三十口，莫洛等十一户四十口，召至沙哈孙、额尔克白克等前，谕之遣还，俱言居此年久，又无粮骑，断不去也。沙哈孙、额尔克白克等言：“伊等既无粮骑，我亦不能携归。”是以令伊等仍住原地。其赛必定、额尔克白克并沙和卓共二百口，自归化城遣行，出四子部落汛界济鲁克俄博地方，同沙哈孙、额尔克白克等归去矣。纳奏和硕齐、莫洛等皆不愿去，应暂留归化城。得旨：纳奏和硕齐等著将军等防护，俟噶尔丹使至遣归。

（卷160 21页）

康熙三十三年四月壬申（1694.4.28）

理藩院题：噶尔丹所遣奸细赛特与回回国汗阿卜都·里什特所遣奸细沙和卓及阿卜都来·额尔克寨桑所留奸细伊巴里木、他斯、顾尔·马哈穆特、库尔班，应令原审官刑部郎中苏尔特、理藩院主事常明带往归化城，会同安北将军伯费扬古当噶尔丹使人前正法，其余在此正法。得旨：赛特等不必押往归化城，著即于此地正法。

（卷163 16—17页）

康熙三十三年四月丁丑（1694.5.3）

奉差往谕噶尔丹侍郎满丕，以噶尔丹疏回奏。上赐噶尔丹敕曰：朕承天命统御万邦，凡恭顺者奖励以示优恤，若谲诈者，亦必匡正其非，使归于善而止。尔噶尔丹……又将达赖喇嘛与朕处置巳毕之事屡屡翻复，包藏祸心，以图构衅，遣回子于内地为奸究侦探。以此观之，则尔外奉宗喀巴之法，而实入回回之教，不欲朕扶助宗喀巴并达赖喇嘛之法，彰之明矣。……尔见来之使，本当不许市易，但回子事或者尔原不知，故权使市易，并与前所留纳奏和硕齐同遣出境，达赖喇嘛处亦以此敕谕之矣。今以谕尔敕书付尔使纳木喀喇克·巴喇木·扎木巴、诺颜和卓赍往。

（卷163 19—23页）

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乙卯（1695.4.6）

厄鲁特噶尔丹遣使他西兰和卓请安入贡并疏言：皇帝敕谕赐物，不胜欢忭。文内深意虽不尽晓，奉有‘是则加恩，非亦曲宥’之旨，始敢以后先情事历为上陈。使臣马迪被害之事，不获详知，难于覆奏。扎木巴尔臧布胡土克图早已遁去。所云约地会盟之事未便擅定，俟后再行奏闻。欲遣丹津俄木布、丹济拉往觐，所需资力，多则仓卒难办，少则为路甚遥，

是以陈情上奏。回子所行之事，实不知情。…… 上 赐 敕 谕 噶尔丹曰：去岁谕尔敕内，诸凡开示甚晰，朕俯念中 外 咸 在 怀抱，尔厄鲁特与喀尔喀仇杀相寻，日无宁息，心实伤之。且思尔等皆职贡之国，朕一概秉公，举无偏庇。……尔噶尔丹不遵朕言，亦自失其生理而已，于我四十九旗蒙古何败坏之有？今尔纵戕害使臣马迪之人不正法请罪，乃巧饰诳奏，是尔违朕之旨，迷惑回子之教，坏宗喀巴与达赖喇嘛之法明甚。朕是以遣回尔使，不令进边。此后若仍怙非不悛，蔑视前谕，尔永勿上疏、遣使、贸易。特谕。

（卷166　9—11页）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壬午（1695.7.2）

噶尔丹遣使梅寨桑、布拉特和卓等上疏曰：使臣马迪被害之故，前经屡次覆奏，无可另行陈奏之处。至于会盟，难自定夺，奏闻皇帝。若遣丹济拉、丹津俄木布往觐，固所愿也，但正在贫乏，难以遣行。至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土谢图汗、七旗喀尔喀之事，前经奏请，乞准行。前内大臣吴丹存日，曾与济隆胡土克图议定，乞如议行。行商回子、使人，向常来往请安，是以使往贸易。

（卷167　16—17页）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辛丑（1695.9.19）

西安将军博霁疏报：噶尔丹属下回子塔什兰和卓等五百许人过我三岔河汛界，肃州总兵官潘育龙擒解前来。请皆拘留肃州边内，俟得噶尔丹确信，再行遣回。从之。

（卷168　4—5页）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己亥（1696.3.15）

厄鲁特策妄阿喇布坦遣使襄素等请安进贡。又奏噶尔丹奸恶，乞遣还回子归也。上赐以敕书。敕曰：朕为万国元后，

难以率土人安，咸享乐利为心。其能体朕覆载之怀，敬慎自持者，朕必爱恤教育之；其或不循分谊、包藏祸心、悖安和之理者，朕必惩创匡正之。此朕统御寰区，为人君之大道也。今尔策妄阿喇布坦遣使请安，贡献方物，又以噶尔丹奸诈，为所侵凌，与尔有不共戴天之仇，披沥情实，赍奏入告，诚心求恤，朕为一统万邦之主，有不眷尔诚心效顺之人乎？查尔所奏回子之事，今噶尔丹处虽无回子前来贸易，此后或来，朕必交该部查明，如尔所请发往。尔尚永怀敬顺，朕将洊加恩赐焉。……

（卷171 6—7页）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辛亥（1696.7.25）

理藩院奏言：据大将军伯费扬吉咨称，前奉旨时方炎热，著厄鲁特降人暂居张家口外。即遵旨，将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厄鲁特台吉塞冷扎卜、米寨桑等共八百九十八名交付土默特副都统阿迪·阿毓玺，拨官兵防护，送往张家口侍郎西拉处。查厄鲁特降人既俟秋凉安插善地，其押送官兵应暂住防守，俟安插后回京。此项官兵及厄鲁特降人口粮应交户部，将张家口所有之米拨给。从之。

（卷174 12—13页）

康熙三十五年七月戊午（1696.8.1）

侍郎西拉奏：臣遵旨问降人丹巴哈什哈，噶尔丹当往何处？丹巴哈什哈等曰：我等以为噶尔丹必往投达赖喇嘛。所以不他往者……噶尔丹向达赖喇嘛之去路，哈密虽系仇人，有噶尔丹属下回子在，青海左侧有番子二千家在，青海诸台吉亦不阻之……

（卷174 17—18页）

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癸巳（1696.9.5）

议政大臣等议奏：郎中满都密报，降人回回国王阿卜都·

里什特言："昔年为噶尔丹所诱，被执十四年。今噶尔丹败，始得脱身来顺。近闻噶尔丹在古尔班塔米尔台库鲁地方度其困穷，不能久居，必往青海。往青海有哈密、吐鲁番、叶尔钦三路，而哈密与嘉峪关相近，有天朝大兵，叶尔钦有我回回兵二万许在彼，皆未必敢往，恐当往吐鲁番。我愿留子于此，亲往吐鲁番以圣上威德宣谕属下众回子。又策妄阿喇布坦所居博罗塔喇与吐鲁番相近，往与合谋擒噶尔丹以报受辱之仇。"应令理藩院遣官往召阿卜都·里什特至京，加之恩赐，再遣官送出嘉峪关。得旨：著遣官召阿卜都·里什特及其子额尔克·苏尔唐赴京。可传谕云"来京之后，俱一同遣归"。

（卷175　4—5页）

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甲午（1696.9.6）

命大喇嘛晋巴札木素、德木齐索诺木臧布、主事保主同达赖喇嘛使人赍敕往谕达赖喇嘛、达赖汉、班禅第巴及策妄阿喇布坦。敕谕达赖喇嘛曰：朕统御寰区，以生成为务，遵崇佛教，以道律为本。故特往招班禅，将以化导悖乱，中外礼法归一也。尔喇嘛想已将朕深眷之心宣告班禅，但第巴与噶尔巴朋比，恐吓班禅，言噶尔丹兵将要而杀之，不遣之行。先是乌兰布通之役，遣济隆胡土克图为噶尔丹诵经，择战日；及噶尔丹败，又诱我命讲和，遂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知喇嘛断不能做此举动，明系第巴指喇嘛之名而为之也。至噶尔丹大败于乌兰布通之时，顶尔所给威灵佛像于首，誓不复犯归降圣朝之喀尔喀。乃去岁背誓……是以朕大震怒，调集各路兵马，亲统六师，近逼噶尔丹。即欲率大兵剿灭之，又不忍众生横罹锋镝，特遣长史多禅、中书阿必达为使，赍敕往谕噶尔丹曰："朕将与汝会，好言定议喀尔喀之事，尔勿疑惧，朕断不欺罔人也。"不意厄鲁特噶尔丹仍凶恶不已。又遣彭素克格隆赍敕特问其故，

乃未遣归。朕正待所遣使臣声息，溯克鲁伦而上，噶尔丹畏朕之威，弃其子女、庐釜而遁。至特勒尔济地方遇西路大将军伯费扬古等大兵，噶尔丹即来拒战，大兵乃进击之。噶尔丹不得旋踵遂大败，阵斩阿奴，又斩……厄鲁特人二千余被杀。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厄鲁特台吉憨都塞·冷扎卜……及厄鲁特二千余人皆来降，尽获其子女、驼马、牛羊、庐帐。……

（卷175 13页）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甲寅（1696.9.26）

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奏言：臣被噶尔丹所擒，受辱十有四年。仗圣上天威灭噶尔丹，臣得出降，合家蒙高厚之恩。今又使送臣归国，臣到吐鲁番探信，或诛噶尔丹，或擒解噶尔丹。俟得实音，归臣旧居叶尔钦地方再来进贡请安。但往叶尔钦必过策妄阿喇布坦地方，恐厄鲁特之心无常，伏乞皇上敕旨，开明臣已归降，勿得虐害。上命大学士与议政大臣集议。寻议覆：应敕该部檄知策妄阿喇布坦，阿卜都·里什特等已归降本朝，今送还故土，勿致虐害。嗣后厄鲁特与回子当永相和好。从之。

（卷176 1—2页）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丙辰（1696.9.28）

初，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与其子额尔克·苏尔唐久被噶尔丹拘执，及噶尔丹败后，伊等脱身来归。上怜其拘久困陋，特赐银币，遣候补主事回子杨国琳驰驿送还伊本处。命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尚书马齐、一等侍卫马武送至芦沟桥。

四川陕西总督吴赫奏报：哈密回子头目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遣人进贡来降。报闻。

（卷176 3—4页）

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壬寅（1696.11.13）

副都统阿南达疏言：奉谕令臣各路备兵。臣自布隆吉尔地方，使噶尔亶多尔济来使赍文谕哈密回子达尔汉白克曰："闻逃来人言，丹津鄂木布叛噶尔丹而去，丹津阿拉布坦亦往投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自身不及千人，在额河无口粮牛羊，倘往投汝地，可速遣人至噶尔亶多尔济处，令彼出兵助汝。噶尔亶多尔济乃我同朝之人，汝其勿疑。"……

（卷177　9页）

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乙未（1697.1.5）

哈密回子额贝都拉·达尔汉白克遣使奏言：若噶尔丹来，臣等相机竭力擒之。若闻声息，陆续奉闻。上以其诚心内附，特赐蟒袍、貂帽、金带等物。

（卷178　18页）

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丁未（1697.1.17）

谕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朕此次出师，察获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子孙及阿尔虎里白克等妻子，今即速遣还之。可驰谕川陕总督，令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暂止还国，俟伊等眷属到时，令其完聚偕往。

（卷178　20页）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癸巳（1697.3.4）

一等侍卫米依奏：前噶尔丹以臣充使，率回子一千五百人来至汛界地方。侍郎满丕止臣不许前进，差臣赍敕书回噶尔丹处，此项回子一千五百人俱往投青海。后噶尔丹遣人至扎什巴图尔台吉处，令其收留此项回子，勿使往皇上及图尔特、策妄阿喇布坦处。今皇上招集噶尔丹属下之人，此项回子原系臣带来之人，臣愿随前往青海大臣将回子等收来。上允之。

（卷180　17—18页）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甲寅（1697.5.24）

谕大学士伊桑阿：四川总兵官马子云欲率回子袭噶尔丹之后，回子生性无义，曾三擒其主以献噶尔丹，其兵岂可用乎？本朝之兵所向无敌，若有事时，已不可胜用矣，安用外国之兵？古来用外国之兵鲜有善者。……

（卷183 4页）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1697.7.12）

礼部题：平定噶尔丹武功告成，臣等详稽典礼，应遣官祭告天地、太庙。……上曰：喀尔喀、厄鲁特原皆纳贡之国，因其交相不睦，屡谕和好，乃仍构衅，致起兵争。噶尔丹曾破回子之中萨马拉罕、布哈尔、哈萨克、布鲁特、叶尔钦、哈思哈尔、赛拉木、吐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喀尔喀焉能抵敌？是以七旗数十万众，一岁之中丧亡略尽。……

（卷183 29—30页）

和硕亲王丹臻等疏言：皇上圣德神功，超越千古，臣下私衷，请崇加尊号……又素臣服于厄鲁特之哈密诸回人亦皆输诚效命，治化之隆，蔑以加矣。……

（卷183 32页）

康熙三十六年六月甲子（1697.8.2）

副都统阿南达疏言：臣等遣台吉云楚木、西安前锋署总尉吴通保、游击杨奇、张当知等率兵五百名前往堵噶斯口。臣等俟散秩大臣丹巴声息。……哈密回子之人往策妄阿喇布坦处宣谕朕旨，再将阿南达疏及遣使之故檄内大臣索额图、大将军伯费扬古、将军马思喀等从鄂尔多斯驿路而回。侍郎满丕亦著回来。著侍郎安布禄率察哈尔兵每旗十名、将领二员，至满丕所居驻扎。……

（卷184 4页）

康熙三十六年八月己酉（1697.9.16）

哈密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疏言：臣既擒塞卜腾巴尔珠尔并噶尔丹属下诸人，厄鲁特必不悦臣，而哈密又素弱，用是危惧，伏乞庇而安之。且臣所畏者，策妄阿喇布坦也。祈皇上降敕使勿害臣，给臣敕印，俾有恃以无恐，以保我疆土。且使叶尔钦、吐鲁番等闻之，必共欣羡，各思向往。更恳移回子屯于肃州，凡朝觐往来俱自肃州乘驿，使臣地声息得时至圣上之前。下议政大臣等议。寻议覆：额贝杜拉诚心向化，擒噶尔丹之子及属下人来献，殊为可嘉，应议叙以示鼓励。额贝杜拉授为一等部长，伊子郭帕白克、白奇白克授二等部长，分编旗队，并令伊子郭帕白克率一百人驻扎肃州。应给额贝杜拉管辖哈密国印，遣理藩院郎中布尔赛奔玺前往分遍旗队。又请给纛及请安进贡使人俱自肃州乘驿，应如所请。得旨：依议。纛用红。有应报闻之事，准十五人乘驿。

（卷185 14—15页）

康熙三十六年八月丙辰（1697.9.23）

谕大学士等曰：前回子奸细一事已正法二人，释放二人，余尚有监候者。今问彼处来降头目及丹济拉等，奏云“并无回子为奸细之事”。前原系敌人而潜住内地，故以奸细执之。今噶尔丹已灭，部落俱降，其监候回子应从宽免死释放。

（卷185 18页）

康熙三十七年正月庚寅（1698.2.24）

策妄阿喇布坦遣彭苏克喇木扎木巴、多尔济寨桑等进贡，并疏言：第巴将达赖喇嘛圆寂之事匿而不宣，斥正传之圣徒班禅，自尊其身，有玷道法，诈称达赖喇嘛之言以混乱七旗喀尔喀。……上谕之曰：休息兵戎，令宇内升平，始云道法。若以护法为辞，必生衅端。如尔等虽招抚回子，曾灭其教，亦能令

其皈依佛法，跪拜喇嘛否？今天下太平之时，唯令各行其道，若强之使合，断不可行。……

（卷187 3—4页）

康熙三十七年七月辛丑（1698.9.3）

理藩院奏：策妄阿喇布坦疏言，噶尔亶多尔济逃来，往回子所居库察城，被挥特人等所杀，其下人俱四散。噶尔亶多尔济之母率寨桑数人向西而去矣。噶尔丹之尸、钟齐海、吴尔占扎卜等之事，前已曾奏谕。今奉圣旨特遣使臣来，是以将噶尔丹骸骨遣发。至钟齐海及吴尔占扎卜等寨桑，请以畀我。厄鲁特降人在中国者仍请鉴恤。上命议政王大臣等议奏。寻议：厄鲁特降人俱系噶尔丹属下。噶尔丹逆天违旨，毒害生灵，皇上亲统六师，三临绝塞，讨而灭之，俘其属众。招之使来者有之，陆续来降者亦有之，并非策妄阿喇布坦之人。其奏请仍加眷恤之处无庸议。噶尔亶多尔济往回子所居库察城而被杀，亦无庸议。……

（卷189 14—15页）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丁亥（1700.12.8）

理藩院题：哈密扎萨克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呈称："我属下六七十人往甘州交易，甚属有益。嗣后乞令我哈密人往各处交易勿禁。"查先经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题将伊哈密人分一半驻扎肃州，年年朝觐报信，不致有误，已经准行。应行令甘肃巡抚提镇，嗣后哈密回子来甘肃等处交易，须验明印文，令其交易弗禁。又称侦得策妄阿喇布坦处，哈撒克、布鲁特合兵欲征哈思噶尔，已经题报。嗣后侦得信息，应令奏闻。从之。

（卷201 34—35页）

康熙四十一年六月丙辰（1702.6.30）

兵部议覆古北口总兵官马进良疏言：关口出入多砍木烧炭之人，例由兵部给发关票，又造人数、年貌清册，发守关官兵点验。近因不行确查，以至匪类混冒，于口外地方任意盗窃。请敕令领票头目，将部领小票并年貌票俱编列字号，到关时，令该管官弁照册验票，严查出入。如票内之人有逃盗者，罪坐票头；有病故者，准票头禀明守口官弁存案。

（卷208 9页）

康熙四十四年六月甲戌（1705.7.2）

工部议覆河南巡抚赵弘燮疏言：回回寨与韩罗湾一带逼近黄河，旧有大堤一道，卑矮单薄，难资捍御，亟宜帮筑。应如所请。从之。

（卷221 6页）

康熙四十五年八月丙午（1706.9.27）

兵部题：古北口提督马进良疏言喀喇和屯地方驻防官兵请建营房分给，应交提督马进良设法建造。上谕大学士等曰：此项官兵住房若交马进良设法建造分给，必至于扣除兵饷。喀喇和屯等处防守千总俱自内务府总管拨给田地房屋，彼处见有多余田地，尔等可会同内务府总管议给。

（卷228 11页）

康熙四十七年五月丁亥（1708.6.2）

古北口提督马进良等来朝。

（卷233 3页）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1713.3.2）

谕大学士等：……又回子温都斯坦、布海儿、夜儿根等处产绵，制甲四十层可敌浙江绵八十层，曾以鸟枪试验知之。又过哈密六百里有吐鲁番地方，去雪山百余里，其人昼伏，至夜始出耕种。其地甚热而多石。若日出时耕种，辄热死…… 又

西北回子种类极多，皆元太祖后裔。……总之西北地方极大，其风土亦各不同。朕曾详悉访问，是以周知也。

（卷253 10—12页）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甲申（1715.5.21）

谕议政大臣等：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处，著派贤能司官一员驰驿前往。谕以策妄阿喇布坦二千兵前来，被哈密回子额敏并游击潘至善等领二百绿旗兵尽行击败，杀九十人，生擒三人。再令胡土克图速遣人前往策妄阿喇布坦处去云“中国至圣皇帝大沛仁恩，欲天下共享太平。尔无故发兵，被驻扎哈密二百绿旗兵及哈密回子尽行击败。今既败北，如何度日？何不速遣使至皇帝前跪请伏罪？”……

（卷263 12—13页）

康熙五十四年六月甲戌（1715.7.10）

西安将军席柱、吏部尚书富宁安遵旨议奏：吐鲁番与哈密接壤，且系策妄阿喇布坦咽喉要地，不可不先取。沿途安站运米之事，应于布隆吉尔、巴尔库尔两处各设兵五百名。大兵喂养马匹五十日，于七月二十日起程，八月十五日前后至巴尔库尔地方，休养马匹数日，从哈密之北大山后乌兰乌苏路进兵。九月初五、六日间到皮千吐鲁番地方，越山近临吐鲁番城池相机剿抚。平定吐鲁番后，招安素尔通等处回子，一面通知哈萨克、布鲁特。不但吐鲁番易取，即策妄阿喇布坦亲来，亦可剿灭。吐鲁番既平，再相机进剿策妄阿喇布坦。奏入。

（卷264 5页）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乙亥（1715.9.9）

甘肃巡抚绰奇疏请运粮哈密需用向导。上谕大学士等曰：据绰奇题请向导，看来办事平常。随尚书富宁安办事之人熟知路径者甚多，且有一佐领回子驻扎肃州，何用再以向导奏请？

况富宁安系持旨派往办理军务粮饷大臣，凡事应与合心办理，岂可各自具奏？

（卷265 4页）

康熙五十六年七月戊寅（1717.9.1）

靖逆将军富宁安疏报：臣等领袭击之兵于七月初十日至乌鲁木齐地方，拿获回子，探问准噶尔消息。随于十一日整兵前进至通俄巴锡地方，分派队伍搜查山林，拿获回子男妇幼童共一百六十九名，并获驼马牛羊等物甚多，将乌鲁木齐、赛音他拉、毛他拉等处耕种地亩俱行践踏，于十二日将兵撤回。得旨：著议政大臣议奏。

（卷273 12页）

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壬戌（1718.8.11）

总督额伦特疏报：臣先经与侍卫色楞商议，穆鲁斯乌苏河水方涨，未易过渡，探知多住鄂罗木地方有七义河可渡。色楞统兵先去，臣于此间择水草好处稍息兵马，随后趱行。六月十八日，臣统兵自穆鲁斯乌苏河起程，至图尔哈图地方驻扎，见河水虽深，中流甚缓，因制造皮船，于三日内兵马齐渡。至七义河处，根寻色楞，并无兵马渡河踪迹，路遇运米回子达尔汉白克，告云“运米未到之先，遣人寻向色楞通知。其人自七义河过去六日杳无消息。近闻色楞自拜图地方前往”等语。……

（卷280 5页）

康熙五十七年八月己亥（1718.9.17）

议政大臣等议覆侍郎海寿疏言：臣与将军富宁安新旧开垦都尔白尔津、土呼鲁克地方，以及回子扎萨克额敏所种之塔尔那沁地方，种过籽粒。所余青稞，各令本处修理旧仓，加谨收贮看守。已行文巡抚噶什图、绰奇，令充兵粮。其郎中苏赫等急公耕种，请约计所交谷石之多寡予议叙。应如所请。从

之。

（卷281 13页）

康熙五十九年八月甲子（1720.10.1）

靖逆将军富宁安疏言：散秩大臣阿喇纳等于七月初八日进兵齐克塔木地方，遇贼兵设立营寨，击破之，擒杀二十余人，贼众悉降。初十日，至皮禅城，有回子兵守城拒敌，官兵进击，擒回子一人，复遣归，令晓谕众回子等："我师为征剿策妄阿喇布坦而来，与伊等无涉，若速行归顺，即免屠戮。否则，进兵破城，后悔无及。"是日，皮禅城回子头目率二百余人来降。十三日，大兵至吐鲁番地方。吐鲁番之阿克苏尔坦及总管头目沙克扎拍尔等俱率众迎降。……

（卷288 23—24页）

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壬申（1720.10.9）

靖逆将军富宁安疏言：臣于七月十八日至乌鲁木齐，贼人并未设哨。随遣满汉官兵遍行搜寻，亦无踪迹。有乌鲁木齐及哈西哈等处地方逃出回子陆续投降。臣询以策妄阿喇布坦之信，据称伊等系哈密属下人，为贼兵掳掠而来。本月十一日，贼人彻格尔得自伊尔布尔和韶奔回，通知信息云"皇上大兵已至伊尔布尔和韶，将台吉吹音拍尔所领之兵尽行剿杀"。故乌鲁木齐有吹音拍尔所属之人及附近地方厄鲁特之人俱各震惊奔窜。伊等得乘间逃出，即来投顺。又称乌鲁木齐地方今年甚旱，牲畜倒毙甚多。臣遣人细加侦探，与回子之言无异。其阿喇纳袭击吐鲁番兵，先于七月二十四日回至乌兰乌苏，臣所领兵于八月初二日亦回至乌兰乌苏，初三日合兵凯还，初十日抵巴尔库尔。得旨：交与议政。

（卷289 2—3页）

康熙六十年六月戊戌（1721.7.2）

靖逆将军富宁安疏言：吐鲁番归顺回人阿喇布坦等诉称现今各城潜有回人约有五百余口，情愿归顺，应即派人前往收抚。但他哈尔齐、哈拉沙尔等处与吐鲁番不甚相远，闻大兵到后，回人必尽来投诚。若令居住吐鲁番等城，不得不派兵看守，而运送粮食甚属艰难，因此未发兵收抚。报闻。

（卷293 5—6页）

康熙六十年六月乙卯（1721.7.19）

靖逆将军富宁安等折奏：吐鲁番回人阿里穆和涿等诉称"策妄阿喇布坦将众回人迁往哈喇沙尔地方，众回人相率逃回。有准噶尔之人来追，众回人并力杀退。现在鲁克齐穆地方驻扎，共议以拖克拖麻穆忒为头目，差我等前来祈请速救。"臣等议众回人仰 仁化，情愿来归，应即遣兵收纳。但策妄阿喇布坦未灭、将吐鲁番回人收纳，势必屯兵守护，但恐粮运艰难，是以不曾遣兵收纳。上谕议政大臣等曰：据富宁安奏称，策妄阿喇布坦将吐鲁番回人拖克拖麻穆忒等迁往哈喇沙尔地方，中途逃回，在鲁克齐穆地方驻扎等语。现今归顺之回人与准噶尔之人争斗，将准噶尔之人杀害，取甲来献。观此情形，策妄阿喇布坦似略无报复之意，或伊同党内有不睦，亦未可定。此机不可轻失。朕意策妄阿喇布坦将伊等不能迁往哈喇沙尔，又不能护卫准噶尔之人，足见万不能敌我兵。今收复吐鲁番若不看守，则策妄阿喇布坦处归顺之人以及来使逃人有回人居中，倘行杀掠，此路必致阻隔。尔等速议，行文富宁安派绿旗兵一千名、察哈尔、厄鲁特、蒙古回兵一千名前赴吐鲁番，收纳归降回人，照看驻扎。将归顺之人及来使逃人往内解送之处牢设哨汛。今回人归降于我，与厄鲁特世成仇敌，即系我民。其巴尔库尔相距吐鲁番止六百里，为途不远。如果策妄阿喇布坦率众侵扰，我兵前去救援不迟。著富宁安预行转饬回

人等，于我军尚未抵境之时，若有策妄阿喇布坦处来使逃人，万勿隐匿侵犯，即行解送。著议奏。寻议：回人头目拖克拖麻穆忒等来归，应遣兵防护。行文富宁安等钦遵谕旨施行。其蒙古回兵，令辉特公巴济，察哈尔之兵，将巴尔库尔侍卫阿玉锡著为副都统，与侍卫克什图一同带领前往。绿旗马步兵，令富宁安处所有总兵官拣选一员带领前往。再令散秩大臣阿喇纳统辖前往。至所需米粮作何运送之处，令富宁安等酌议料理。从之。

（卷293　8—10页）

康熙六十年闰六月辛未（1721.8.4）

谕议政大臣等：得今年归顺之厄鲁特回子之信，及西边归顺之厄鲁特信息，知从前策妄阿喇布坦地方甚是震动。但去冬至今，策妄阿喇布坦移驻伊里地方，未得确信。倘策妄阿喇布坦处果有变乱，机会断不可失。著行文将军富宁安、傅尔丹、祁里德等用心侦探确实信息具奏。

（卷293　13—14页）

康熙六十年闰六月庚辰（1721.8.13）

议政大臣等议覆抚远大将军允禵疏言：据靖逆将军富宁安报称，和尔博斯厄穆齐寨桑带领五百名厄鲁特兵将回人围困，彼此互有杀伤。若遣兵前往救援，厄鲁特必然逃窜，回人祈请留兵看守。但少留兵则无益于事，多留兵则粮运艰难，不留兵，鲁克齐穆地方现有回人万余口，势必随入内地；不加收抚，则旋师之后恐厄鲁特又来侵扰；欲竟收留，又无粮给食；屯住哈密，则地方狭小，扎萨克额敏亦不能养赡多人；移至布隆吉尔、达里图等处安置，则瀚海行走艰难，所需粮食亦繁。因此再三筹画，未敢遽行遣兵救援。臣即行文富宁安收抚回人之事，蒙皇上睿鉴，令发兵二千名前往吐鲁番。谕旨到日，

即行派兵速往，视紧要隘口形势之处俱设立汛哨，严加防守。其运送米粮之处，巡抚绰奇已经料理。查大将军允禵奏称已经行文将军富宁安，应如所奏。再令统领官兵前往之散秩大臣阿喇纳将所得信息报与富宁安，如有当救援之处，令富宁安酌量救援。从之。

（卷293 14—15页）

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己卯（1722.4.9）

议政大臣等遵旨会议：将军阿喇纳、祁里德所奏，随围诸王大臣所议俱已详尽。现今吐鲁番驻兵种地，多积米粮，甚属紧要。蒙圣恩赏给吐鲁番种地人等牛羊，又令哈密回人等一并垦种，于军务愈有裨益。唯是种地之处或恐策妄阿喇布坦潜来侵犯，不可不严行防守，应令将军阿喇纳等酌留兵马在彼看守地亩，兼备擒剿贼众。但军务关系重大，圣主睿算悉合机宜，伏乞指训。

（卷296 17页）

康熙六十一年五月癸巳（1722.6.22）

议政大臣等议覆靖逆将军富宁安疏言：臣接准部咨，今岁大兵移驻乌鲁木齐地方，粮饷马畜能否备办？来年大兵进剿，马畜口粮能否接济？其阿尔泰遣往官兵一万二千名以及随役，自十月起支给粮半，若不敷用，应作何增运之处？令臣与总督年羹尧、巡抚绰奇会同定议具奏。臣身在军营，相机而行，未敢擅离。因移咨总督年羹尧、巡抚绰奇速行定议。康熙五十四、五十五两年，臣在苏州办饷，除按月支给官兵外，又备进剿裹带随运之粮二万一千余石运贮军前。自去年三月，运到军粮缺少，因令道员王全臣将原贮之粮通融散给，又给予吐鲁番官兵羊只。继而运到之粮愈少，臣又令王全臣采买米粮青稞等项，并将银两折算配给。是以自去秋以至今夏不致贻误。……

今支给吐鲁番官兵粮米自五月以来便不能接济，臣因移咨协理将军阿喇纳，乘回人所种地亩成熟，于六月初旬催其收获，借给官兵，俟米粮运到时照数给还，或将我兵在吐鲁番种获之粮补给。似此酌量设法，庶可接济无误。应如将军富宁安所奏，令伊酌量设法办理。唯是吐鲁番种地之处不可不严为防守。前经议政议遣步兵五千名至彼防守，今年若进兵至乌鲁木齐，令将军酌留官兵看守田亩。若不进兵，则看守田亩之兵不可无马，应令将军等将马兵酌量派留照看田地，兼备剿戮潜来侵犯之贼。其米粮足用与否，亦令将军富宁安查明议奏。从之。

（卷297 16—18页）

康熙六十一年七月戊子（1722.8.16）

议政大臣等议覆靖逆将军富宁安疏言：先经臣将青稞糜米籽种运送吐鲁番处，分给兵丁播种。今据大定总兵官张弘印呈，回人之田俱于正月栽种，青稞糜子已得滋长，我兵种植已逾期。现今苗禾又复被旱。又据协理将军阿喇纳呈称籽种到日已迟，未及播种，俱先作官兵口粮支给等语。臣思回人所种之粮成熟，可催令刈割借给我官兵，俟粮米运到偿还。但须至八月方能收获，未收以前，不可不预为给与。吐鲁番所有官兵应给粮米六分、青稞麦四分。今运到者尽属粮米，除照常运送六分外，其青稞麦子四分，应交与潼商道王全臣购买麦面配给。应如所奏，令将军富宁安速行料理。再，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甘肃巡抚绰奇疏称，吐鲁番之兵驻扎甚远，不比巴尔库尔之尚近，请乘此炎热草盛之时将粮米多为起运，广行积贮。应速行文总督年羹尧等，将伊等起运之粮星夜催趱，无致贻误。从之。

（卷298 6—7页）

世宗雍正皇帝实录

雍正元年二月丁丑（1723.4.2）

副将军阿喇衲折奏：哈密扎萨克一等达尔汉白克额敏在吐鲁番地方不服水土，呈请带领回人四百名至哈密塔尔那沁种地效力，应将额敏发回哈密。从之。

（卷4　34页）

雍正元年二月己卯（1723.4.4）

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罗卜脑儿地方回人古尔班等，率领哈喇库尔、萨达克图、哈喇和邵三处户口一千余人输诚投顺。下部知之。

（卷4　35页）

雍正元年十一月丁亥（1723.12.8）

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折奏：西宁北川上北塔、下北塔二处蒙古、回子占地数百里，丁众粮裕，素怀异志，臣令千总马忠孝前往下北塔将所有三十村庄回目锡拉墨尔根等俱已招抚。马忠孝等又带领兵一千名往剿上北塔贼众，擒获头目阿布多、吴园厄尔克喀等，即行正法，其余回人俱已招抚。马忠孝等请俟大兵凯旋议叙。奏入。报闻。

（卷13　10页）

雍正三年四月丙子（1725.5.20）

谕议政王大臣等：策妄阿喇布坦来求吐鲁番之地，曾谕将从前内附为首者令其迁入内地。今将军穆克登奏言“吐鲁

番处共有一万余人，若但迁首领数人而不迁其所属之人，则伊等生计必致艰难，且伊所属之内，愿移入内者不下四五千人”等语。朕思瓜州、沙州地方甚宽，亦必用人耕种。若有愿移者，即在此居住，给予一二年养赡，令其耕种。罗卜脑儿地方亦照吐鲁番例，有愿移来者，亦随为首之人一并移来，不愿者仍留本处。著议奏。寻议：归顺之回子若再给与策妄阿喇布坦，恐致扰累，所以愿移者甚众，应令其在布隆吉尔地方、沙州、瓜州等处种地，其建立村庄养赡之处，行文将军富宁安等详议办理。再，罗卜脑儿回子皆水居打鱼为生，此内有愿陆居为生者，请照吐鲁番例一并移来。从之。

（卷31 6—7页）

雍正三年五月甲辰（1725.6.17）

工部议覆河道总督齐苏勒疏言：遵旨阅视祥府县北岸回回寨所挑引河一道，应从上流口改挖三十余丈，以对顶冲，以通大溜，并于对岸筑挑水坝一座。应如所请。从之。

（卷31 10页）

雍正三年五月己未（1725.7.2）

又谕：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具奏，言辞敬顺。巴尔库尔等处兵丁在外年久，将吐鲁番等处驻扎兵丁俱撤到巴尔库尔会合一处。著照吐鲁番、鄂龙吉、润舍图等处撤兵之数撤回。再，吐鲁番地方拣选能员一人令其驻扎，候我使臣归国。著行文将军富宁安，撤兵时吐鲁番回人未免怯惧，将策妄阿喇布坦敬谨遣使及命使臣前去不必用兵缘由晓谕回人，俟使臣来时，其回众移居之处照从前所降谕旨行。著议奏。寻议：巴尔库尔、吐鲁番、润舍图、鄂龙吉四处兵共计九千八百七十四名。吐鲁番兵内，将种地兵一千名暂留彼处交与副都统克什图管辖，其余兵丁照巴尔库尔原有兵数暂留巴尔库尔驻扎。所余兵丁俱行撤回。

得旨：克什图一人年老，著留穆森一同管辖。其留在巴尔库尔之大臣及统领撤兵之大臣，著将军富宁安酌量派出奏闻。

（卷32 19—20页）

雍正四年六月己丑（1726.7.27）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吐鲁番回子恐为策妄阿喇布坦扰累，情愿迁入内地者共六百五十人，应给与马驼帐房等物。从之。

（卷45 42页）

雍正五年二月丙寅（1727.3.1）

封哈密扎萨克达尔汉白克额敏为镇国公，赏银一千两，其下种地回民四百人各赏银两布匹。以口外开垦著有成效也。

（卷53 20页）

雍正五年三月丁丑（1727.5.11）

恭建圣祖仁皇帝德神功碑于景陵，遣官告祭。碑文曰：……厄鲁特者，元之牧牲人也。其头目噶尔丹，枭杰习战斗，劫服诸番，残回子数百余城。复与喀尔喀构难，潜劫其众。故喀尔喀七旗数十余万皆称臣内附。皇考亲巡塞外，受其朝谒，锡之名爵，颁谕两部落息兵宁人。噶尔丹顾顽梗弗，率以追喀尔喀为名阑入边界。……

（卷55 17—23页）

雍正五年四月戊子（1727.5.22）

议政王大臣等议奏：吐鲁番回目白斤白克奏请照前每年差人请安进贡，应不准行。得旨：所议甚是。但止令员外郎升柱遣其归去而不言其故，所见甚小。办理天下事务莫贵于诚，理应以诚晓谕之曰"前策妄阿喇布坦无故来侵哈密，又骚扰西藏，圣祖皇考将沿边官兵两路分发，尔吐鲁番当进兵大路，若不先取尔吐鲁番，断乎不可。故取吐鲁番，留兵防守以保护尔等。后策妄阿喇布坦悔过输诚，遣使根顿博洛·胡尔哈特来请

罪。朕仰体圣祖皇考之心，将大兵撤回。撤兵之后，策妄阿喇布坦或以尔等归顺天朝寻隙生事，将尔等骚扰，亦未可定。朕轸念尔等，曾降谕旨，有情愿随大兵同来者，听。故拖克拖麻穆忒移来内地，安居乐业。尔等想已闻知。今尔等奏请仍照前差人来京，凡外番部落人等请安进贡，从无禁止之例。所以不令尔等来京者，诚恐策妄阿喇布坦骚扰尔等耳。尔等如云策妄阿喇布坦即使发兵亦不畏惧，可以保吐鲁番万无一失，朕亦不禁止尔等。但恐将来策妄阿喇布坦骚扰尔吐鲁番时，尔等虽欲奏报，内地相隔甚远，大兵一时不及救援也。”著行文与升柱等晓谕吐鲁番回目知之。

（卷56 4—5页）

雍正五年七月丁丑（1727.9.8）

哈密扎萨克镇国公达尔汉白克额敏遣使谢恩。以遣内地官兵驻防哈密，又发帑修理哈密城垣故也。

（卷59 23页）

雍正七年四月辛巳（1729.5.4）

谕内阁：直省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数年来屡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等语，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人之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无庸置疑也。唯是凡人生产虽不同地，而同具此天良；习尚虽不同教，而同归于为善。回民处天地覆载之内，受国家养育之恩，可不孜孜好善，共勉为醇良乎？且朝廷一视同仁，回民中拜官受爵、荐登显秩者尝不乏人，则其勉修善行守法奉公以共为良民者，亦

回民之本心也。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异视，而以治众者治回民；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则赏善罚恶，上之令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如陕省之回民较他省尤多，其贩私聚赌私藏兵器，种种不法之案屡出，较他省回民为甚；又如奉旨禁宰牛只，乃劝民务农勤稼，所以重惜力耕之物命，闻回民颇有怨言，且有私自屠宰者。此即居心残忍，不务本奉法之一端也。朕念万物一体之义，岂忍视回民与众民有殊？特详加训诲。回民者当知率由礼义，讲让兴仁，毋恃强而凌弱，毋倚智而欺愚。倘自谓别为一教，怙恶行私，则是冥顽无知，甘为异类。宪典俱在，朕岂能宽假乎！自兹以后，父戒兄勉，姻娅族党互相箴规，尽洗前愆，束身向善，以承天地覆载之恩，以受国家教养之泽，岂不美欤？直省各督抚等务宣布朕意，咸使闻知。

（卷80 6—8页）

雍正七年十二月辛丑（1730.1.12）

晋封哈密镇国公额敏为固山贝子。

（卷89 1页）

雍正八年二月壬戌（1730.4.10）

理藩院遵旨议奏：外国进贡来使俱有馆舍安置，唯回纥未经置馆。请发官房一所立为回纥馆，并择在京回民头目二名居住看守。从之。

（卷91 18—19页）

雍正八年五月甲戌（1730.6.21）

署安徽按察使鲁国华条奏：回民居住内地，不分大小建，不论闰月，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私计谋日为岁首，群相庆贺。平日皆戴白帽，设立礼拜、清正等寺，妄立把斋名目，违制惑众。应请严行禁革，恪守典章，违者照律定拟。如地方

官容隐，督抚徇庇，亦一并议处。得旨：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既为国家编氓，即皆为国家赤子也。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岂忍令回民独处德化之外？是以曾颁谕旨，训以兴孝勤忠，望其型仁讲让，服教慕义，共为善良。即数年来亦未见回民作奸犯科，逞凶肆恶者。且其中有志上进者甚多，应试服官同于庶士，而以文武科名出身洊登显秩、为国家宣力效忠者常不乏人。至回民之自为一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犹中国之大，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各异，其来已久矣。历观前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也。鲁国华此奏甚属苛刻怪诞。回民何尝不遵正朔，而只以其私记时日，即加以不遵正朔之名？回民何尝不遵服制，而只以其便用冠巾，即加以不遵服制之罪？至于礼拜、清正等寺名，亦不过如各省村邑崇奉其土俗之神，皆为祀典之所不载，何独于回民刻意吹求，指为罪案乎？若回民果有干犯法纪之处，国宪俱在，自当按律惩治，并无曲宥回民之条。向后，倘回民本无过愆，而大小官员等但因其习尚稍有不同，以此区区末节故意刻求，妄行渎奏，朕必严加处分。鲁国华此奏非有挟私报复之心，即欲惑乱国政。著将鲁国华交部严加议处。

（卷94 4—5页）

雍正八年十月辛丑（1730.11.15）

谕内阁：据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称，吐鲁番回目额敏和卓屯田种地，恭顺效力，甚属可嘉。朕闻之深为喜悦。额敏和卓赏缎二十匹，其种地效力之回民赏银二千两。著提督纪成斌差遣弁员前往吐鲁番，会同额敏和卓秉公赏给，以示朕加恩外番之至意。

（卷99 3—4页）

雍正八年十一月己卯（1730.12.23）

谕内阁：据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报官兵恢复乌蒙情形，朕心甚慰。乌蒙事起仓卒，贼众兽屯乌聚，多者万余人，少亦数千。而镇雄参将韩勋以奎乡四百人战败贼众数千，连破四寨，贼蛮丧胆，总兵哈元生、副将徐成贞以二千余人破贼数万，数日之内恢复乌蒙，此三人者实为功首。著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人员参将康世显、游击王耀祖、纪龙、王先、何元、王友文、曾长治、土千总安天爵带领官兵皆能奋勇争先，荡平贼寨，各著劳绩。镇雄州知州徐德裕擒获逆党，安辑居民，亦属可嘉。凡此人员，著鄂尔泰分别次第，具奏到日，交部从优议叙。至陇庆侯之庶母二禄氏矢死效忠，解散逆谋；四川沙马土司沙氏立志不移，亲身赴建，皆系妇人能知大义，应加特恩，以示嘉奖。沙氏照其应得封典加一等给与诰命，二禄氏给以六品安人诰命，并各赏银一千两、彩缎二十端。其余各土司，有在军前效力及保境安分者，令鄂尔泰会同黄廷桂、宪德查明酌量赏给。至滇黔进剿汉土兵丁，应照川省之例每名赏银五两。哈元生、韩勋所统兵弁皆奋不顾身，血战数十阵，首先破贼，更属勇壮，著每名赏银二十两。将此所赏银数交与哈元生等，视其兵丁中出力之多寡，酌量分别等次赏给。若一例均赏亦可。参将、游击著赏银五百两，守备三百两，千总一百两，把总五十两，以奖忠勤之将士。再，另动司库银一万两赏给哈元生，为伊军前效力及赏赉之费。该部遵谕速行。

（卷100 11—12页）

雍正八年十二月乙卯（1731.1.28）

四川巡抚宪德疏言：川省回民感激天恩，集众诵经，恭祝万寿。得旨：数年以来，凡内外臣民等感戴朕恩，有欲建立碑亭及开设经坛以申颂祝者，皆已严行禁止，并令大臣官员殚竭诚意，屏绝虚文，晓谕所属士庶兵丁等一体遵奉，屡降谕旨甚

明。川省回民集众诵经，该抚不行禁止，转为代题，甚属不合。著严饬行，并晓谕众回民知之。

（卷101 10—11页）

雍正九年二月癸丑（1731.3.27）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折奏军机事宜十六条：一、吐鲁番地方饶沃，宜广为屯种。一、吐鲁番通伊里之路逆夷出入经由，必须严设卡伦。一、准噶尔所属回子先宜收抚。……

（卷103 16—17页）

雍正九年四月庚子（1731.5.13）

谕内阁：朕御极以来，继述皇考圣祖仁皇帝义安区宇之圣心，旰食宵衣，朝乾夕惕，欲使薄海内外休养生息，物阜民安，永戢兵戈。……乃近来风闻陕西之民竟有怨朕而私相谤议者。总因数十年来陕西居住之允禵、塞思黑、年羹尧、延信等皆怀挟异志，包藏祸心，其协从之党实繁有徒。如塞思黑之令狐士仪、年羹尧之邹鲁、净一道人、延信之道姑王氏等，皆公然以反叛为众人之倡，则其他匪类之造作妖言，暗中煽动者，又不知其几矣。地方既有奸回之人，而又值军兴旁午，或有司自顾考成，间有奉行不善之处，是以愚民无知，惑于邪说，溺于私情，偶因用力于目前，遂忘受恩于平日。此亦事势之所不免者。……

（卷105 5—12页）

雍正九年五月戊辰（1731.6.10）

谕大学士等：今年三月间，准噶尔贼人侵扰吐鲁番。……朕又有令其迁移暂避之旨，料贼人必知信息。倘乘其迁移之隙而侵害抢掠之，是吐鲁番人因遵旨而受累，尤朕所恻然者也。可传谕岳钟琪，令其确探贼耗众寡若何，情形若何，久暂若何，其应否应援之处酌量变通办理，不必拘执前说。至于贼兵

引去后，吐鲁番回子有情愿迁移者，又应如何沿途防护不受贼人劫夺侵凌之处，著大将军留心经理。

（卷106 6—7页）

雍正九年五月庚辰（1731.6.22）

谕内阁：从前因准噶尔之肆虐吐鲁番，回民畏其侵凌，有情愿移居内地者，谕令地方有司善为安插抚绥，使之宽裕从容得所。顷闻在肃州居住之回子等田瘠水少，收成歉薄，而所有牲畜亦不敷用，生计未免艰难。此皆经管之员办理疏忽，而该省大臣失于觉察之所致也。著署总督查郎阿将从前办理不善之员查出题参。其有应行加恩抚恤之处，亦著查郎阿酌定请旨。即将此晓谕吐鲁番移住内地之回民知之。

（卷106 17—18页）

雍正九年六月甲午（1731.7.6）

谕大学士等：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折奏准噶尔贼众二千余人围困鲁谷庆之城，昼夜攻打二十余日，吐鲁番回子奋勇出走，杀死逆贼二百余人，带伤之贼甚多；请以三千劲兵兼程而进，必获全胜；将来即以此三千兵丁驻扎吐鲁番，合之回民，足备防御等语。朕前次闻吐鲁番回民等感恩望济之言甚为恳切，恐贼众再以大力侵凌，伊等不能抵敌，为其所困，已降旨令大将军岳钟琪酌量发兵应援，不必拘执前说。今岳钟琪具奏之日尚未接到朕旨，是以仍作游移之词。凡用兵之道，在于随机应变，不容刻缓。若果岳钟琪确有所见，即应遣兵速往，一面奏闻，何必待降旨到日始遣兵前往乎？又奏称"挑选精兵三千名驻扎吐鲁番外，余剩壮健兵丁留驻新城防守，尽足备进击乌鲁木齐之数"等语。朕思我兵进击乌鲁木齐之时，若有贼众绕道侵犯新城，当思应援剿杀，岂可但作防守之计？至于此时应援吐鲁番，自属应行之事，但噶尔丹策零性情躁妄，此次失利之

后，或于冬季多添兵力攻扰吐鲁番，未知我三千兵丁合之回子之力，便可以从容捍御否？我军既驻扎吐鲁番，则将来不得不时为应援。岳钟琪从前曾有吐鲁番驻兵数万之奏，若此时驻兵三千，将来因此牵掣，有不得不加增之势，此则舍本逐末，必不可行者也。朕又思吐鲁番乃阿尔灰、哈喇沙尔两路之关键，既有我军驻扎，则将来筑城于吐鲁番，呼吸相应，贼人不敢绕袭我军之后。况我军正欲进攻贼之巢穴，若贼人果以大众来犯吐鲁番，则我军不劳远行可以就近殄灭之，亦是善策。总在岳钟琪悉心筹画，务期万全。若将大营兵丁三千名派往吐鲁番，则此三千之数当另行拨派以足额。吐鲁番地方难于多养马匹，况此三千兵丁乃为防守之用，非为追击之用，所带马匹可酌量存留，其余仍遣回大营牧放。至于炮火铅弹，多带备用。上年官买吐鲁番粮石，不必运送军营，即著留贮吐鲁番以备大兵之用。吐鲁番回目额敏和卓等诚心向化，尽力击贼，甚属可嘉，著大将军传旨奖劳，酌量赏给缎匹银两茶叶等项。彼地既遭贼人侵害，恐收成歉薄，粮食不敷，著即以官买粮食酌量赏给，务使回民得所。将此详悉传谕大将军岳钟琪知之。

（卷107 1—4页）

雍正九年六月庚子（1731.7.12）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疏言：贼夷围困吐鲁番，臣挑选马兵三千名，令张元佐、曹勷、张存孝统领，于四月二十四日进发。又令颜清如带兵二千名前赴塔库驻扎。又备兵四千名，令纪成斌统领前赴陶赖要隘驻扎。倘贼人倾众前来，臣即亲身统领陶赖及塔库二处驻扎之兵兼程前往剿戮。唯是回民若令此时迁移，途中行走不能便捷，三千护御兵丁首尾亦不能相顾，拟将应援三千马兵内暂留一千名驻扎吐鲁番以为抵御防范，其余二千名马兵令其回营。如蒙准臣前奏，安设三千兵驻扎吐鲁番，

臣即将驻扎塔库之步兵二千名令其前往补数，俟我军进击乌鲁木齐之时再令回民迁移内地，即将此一千兵丁护送，可无劫夺之患。得旨：应援吐鲁番之举，朕早已降旨。此奏尚有计算未到之处，今年秋间袭击是第一善策。至于应援吐鲁番，乃相机不得已之举耳，若但加意筹画于应援之师而不及于袭击之举，是舍本而逐末也。且发应援兵于三千名之外，又令颜如清领兵二千名驻扎塔库，纪成斌领兵四千名驻扎陶赖，是以派兵九千，与前请旨驻兵三千于吐鲁番之奏大不符合矣。今年原议挑选精兵一万二千名进击乌鲁木齐，不知此所派应援吐鲁番之九千兵在此一万二千名兵丁之外乎？抑即在其内乎？此兵平定吐鲁番回营，人马尚可进击乎？况前奏设三大卡伦于要隘之处，安兵三千名，此非大营之精兵乎？今称存营兵丁尚有万余，足以防御，假若贼人既扰吐鲁番使我兵前往应援，又以大众侵犯军营，惊扰塔尔那沁及图呼鲁克等处，则我军之力既分，不识尚可剿杀耶？或但能防御新筑城也？奏折中总未言及此，甚属疏漏。至于吐鲁番一部落，乃向来甚费商议，置之度外者。即上年遣发弁兵驼只往彼搬运米粮，亦俱未经奏闻，致生贼人窥伺之心，屡次侵扰，此乃从前办理错误，以致目今有不得不应援之势。今大将军亲在军营，若确见速应救援，便当遣兵速往，何必迟回审顾？且前次奏称留兵三千名便可防护吐鲁番万无一失，今又将吐鲁番应否留兵及回民应否迁移、何时动身之处请旨定夺，前后全不符合，显有推诿之意。朕在数千里之外，岂能洞悉地方情形与临事机宜，预先一一计算而指示之乎？殊失朕信任倚赖之初心矣。倘见此谕旨以为吐鲁番不应移内勉强顺合朕意轻率举行，则尤其不可。

（卷107 7—10页）

雍正九年六月辛亥（1731.7.23）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疏：贼夷围困鲁谷庆四十余日，赖汉回官兵协力固守，杀死贼二百名，带伤者甚多。贼人见攻鲁谷庆城不下，遂围困附近之哈喇火州城堡，用木梯三百余副为攻城之具。回民等用枪击死贼人三百余名。贼众一闻大兵应援之信仓皇逃遁，遗下马匹刀枪等件，并抛弃所造饭食而去。及总兵官张元佐等领兵兼程前进，贼众已远遁无踪。张元佐等到鲁谷庆城下，回目额敏和卓及回民老幼男女出城迎接，欢声震地。张元佐等因天气炎热，马匹疲乏，虽官兵奋勇灭贼，不敢穷追。今臣将派往之马兵拨存一千名驻扎鲁谷庆，其余兵丁俱行撤回。若贼夷又率二三千人来侵，则官兵与回兵可以抵御；倘倾众而来，臣当亲统大军就近剿杀，以免我师远行。若必令回民迁入内地，则俟我军进击乌鲁木齐之后即令官兵一千名护送行走，更属无虑。得旨：贼夷侵犯吐鲁番之举，实由我军屯运粮石启衅，以致有不得不应援之势。今官兵遣行，空劳往返，恐将来似此无益之举正多，不知大将军亦曾计及此否？此番回民感戴救济之恩，欢声大震，将来贼夷切齿于吐鲁番，必思报复，以大力侵凌之，倘至狼狈流离时，不知仍以此感戴乎？目今贼夷以三万众侵犯北路，见据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奏报，前岳钟琪曾有亲统大兵前往吐鲁番剿杀，而留纪成斌看守之奏。假若贼人此番不向北路而向西路，将贼众分为两大队，以一队先侵吐鲁番，及岳钟琪领兵应援前往，贼人又以大队侵犯军营，再散其丑类于塔尔那沁及图呼鲁克等处，不知我军之力尚可从容肆应否？今贼夷围困鲁谷庆、哈喇火二城，官兵冒暑远行，疲劳士马，未遇一人，未戮一贼，而岳钟琪奏折中有奋勇灭贼之语。将以此番之举遂谓建功树绩于戎行乎？贼夷闻风而遁，可谓惧我军威乎？即留兵驻防与迁移回众，朕意尚无定见。

（卷107 21—24页）

雍正九年六月乙卯（1731.7.27）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折奏：据救援吐鲁番松潘总兵官张元佐回营带准噶尔投城回子麻木雅儿、道俩二名供称，噶尔丹策零之弟罗卜臧舒努娶哈萨克阿布尔海里汗之女，现在哈萨克地方居住；前正月间，遣使到噶尔丹策零处争论其父所遗产业，又因噶尔丹策零杀其母并其同胞之妹与弟，仇怨甚深，欲发兵相战；二月间，哈萨克阿布尔海里汗发兵七万，令伊弟布尔海里统领，将吹塔拉斯地方所居准噶尔一千户人畜俱已掠去，又将准噶尔在别处牧放之马掠去二三千匹；又，噶尔丹策零去年九月间遣使往叶尔启木、哈什嗄尔、和通地方，勒索马三万匹，此三处回子俱已反叛等语。理合具奏。奏入。报闻。

（卷107 21—27页）

雍正九年八月庚子（1731.9.10）

谕大学士等：据副将军石云倬奏称，七月十三、四等日，有准噶尔贼人侵吐鲁番，副将王廷瑞等分兵迎敌，与贼连战屡胜，生擒贼人七名，杀贼二百余人，获军器马匹不计其数等语。王廷瑞分兵迎贼，甚属孟浪。此番贼众不过一二千人，王廷瑞等侥获小胜，不但不足为喜，朕更为吐鲁番忧之。贼人屡被吐鲁番之败创，其怀恨益深，必复以大众报复。石云倬可速传旨晓谕吐鲁番，嗣后贼人来犯，但当坚守城垣，不可迎战。若鲁谷庆一城可以容住回民人众，则合防守之官兵坚守一城愈妙；如一城不能容住多人，则别住于相近之哈喇火州等处，将马匹牲畜速行收拾城中，柴草预为多贮，以备应用。贼众若分兵来围，彼此坚守，坚壁清野，俾贼人无所施其伎俩。且有大军袭其后，夺取其马匹，坐致疲敝，自必远遁。亦不可追逐。贼众长于骑射，吐鲁番如于马上比决胜负，则回民十不及贼人之一；若固守城垣以拒敌，贼人亦十不及回民之一。用我之

长，乘贼之短，此万全无弊之道也。凡事持重镇静为之。但能保护吐鲁番城垣人众，其功胜于杀贼多矣。

（卷109 5—6页）

雍正九年九月丁卯（1731.10.7）

调云南提督哈元生为贵州提督，升广西左江总兵官蔡成贵为云南提督。

（卷110 8页）

雍正九年十一月庚申（1731.11.29）

谕大学士等：昨据顺承亲王及傅尔丹等奏报，知北路贼兵已退，边境宁谧，已寄知大将军岳钟琪，令其不必发兵往阿济、毕济矣。但思贼兵虽离北路，冬间或向西路，自应仍前防范。至于吐鲁番屡拒贼兵，贼人衔恨，将来扰害吐鲁番势所必有。今虽暂派官兵三千名驻防，然究非长久之策。回民应否迁移，官兵何时可撤，著岳钟琪悉心筹画具奏。

（卷112 1页）

雍正九年十一月戊子（1731.12.27）

刑部议覆甘肃巡抚许容条奏：回民居住之处，嗣后请令地方官备造册籍，印给门牌，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除设立牌头、甲长、保正外，选本地殷实老成者充为掌教。如人户多者，再选一人为副，不时稽查。所管回民一年之内并无匪盗等事者，令地方官酌给花红，以示鼓励。应如所请。从之。

（卷112 32页）

雍正十年二月壬辰（1732.2.29）

办理哈密事务员外郎永恒等奏言：正月二十二日，准噶尔贼兵突然来侵犯哈密城垣。臣等在城上观望周城四五里，觉贼兵势众，不便轻敌。贝子额敏于城外要地拣选强壮回兵埋伏，

擒获贼人蒙克。据供领兵贼人系色布腾策零、那木扎尔等，由乌鲁木齐前来，知哈密等处牲畜甚多，特遣兵六千来攻哈密等语。臣等昼夜守城，相机剿杀，将所擒贼人交与贝子额敏看守。其所供情由，理合缮奏。奏入。报闻。

（卷115 9—10页）

雍正十年二月庚子（1732.3.8）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言：臣令总兵曹勷统领副将纪成斌等率兵应援哈密，于正月二十七日将至二堡地方，正遇贼人大队约有五千余人，即奋勇进击，交战一昼夜。二十八日，贼众登山抵拒，曹勷等复四面奋攻，争先力战，从卯至午，贼众大溃，杀伤无数。夺其马匹牛羊，救出兵丁及汉回商民数百名。所余贼兵由沙碛败遁西逃，曹勷领兵搜捕，直抵二堡下营。二十九日，曹勷自二堡行至柳树泉，总兵官张豹协同哈密副将焦景宏、塔尔那沁副将陈经纶等与曹勷合兵一处，乘夜追剿。臣思贼人背腹受敌，纵有残寇免脱，势必逃至无克克岭。臣随知会副将军石云倬、常赍、署镇安将军卓鼐等，派遣满汉兵丁六千名于无克克岭南山口之梯子泉一带截杀，乃著总兵官曹勷将所领官兵在沙枣泉驻扎，以张声势。所有大捷缘由，理合缮折奏报。得旨：大将军岳钟琪奏报各路拨派官兵进剿堵截，及总兵曹勷等击败贼人之信，调度有方，运筹亦备。官弁兵丁奋勇效力击败贼众，朕心嘉慰。唯是曹勷领兵一路正当贼锋，其所带兵丁稍觉单弱，而勇健将弁亦觉尚少。再，贼人若由无克克岭逃遁，则有常赍、石云倬等堵邀击杀；假若败残余贼由沙碛而遁，必由齐克塔木经过，吐鲁番之官兵早能得信，与回民并力邀击，岂不更善？又，穆垒驻兵一事，朕已降旨与岳钟琪，令其计议举行，则吐鲁番回民迁移之事可以缓商。至穆垒筑城，若事在必行，以速为善。今贼夷受创而去，乘机动工更觉顺

便。并令岳钟琪速议奏闻。

（卷115 18—20页）

雍正十年二月癸丑（1732.3.21）

又谕：前议三四月间穆垒筑城驻兵一事，已降旨大将军岳钟琪，令其酌量办理。今再四思维，……须出其不意，速完城工，则战守皆易矣。穆垒驻兵之举既缓，则吐鲁番之兵粮当急为筹画。吐鲁番既有官兵三千名，若再加三千名，则军势益壮，不但可以保护回民，即将来禾稼在野之时，贼人前来践踏，我师合回众擒剿之，亦易为力。此时发兵三千前往，就便可以将米粮运送，或由沙碛小路零星运往亦可。倘雇哈密之人运送而令吐鲁番之人接应，皆照数给与脚价。著岳钟琪悉心妥议办理。

（卷115 28页）

雍正十年二月乙卯（1732.3.23）

又谕：哈密被贼侵扰，回民等并力抵御；甚属可嘉。闻其在外牧放之牲畜一时不及收回者被贼人盗去，虽据报贼遁之后仍将牲畜夺回，但恐遗失倒毙者已多，朕心深为轸念。其遗失牲畜之头目、回民等，著赏银一万两；守城御贼者，著赏银五千两，按名分给；其擒获贼人者，优加赏赉。务令均沾恩泽。

（卷115 31页）

雍正十年四月己酉（1732.5.16）

刑部议覆安徽巡抚程元章疏言：亳州、寿州私铸两案俱起于雍正七年夏秋间，或铸一月，或铸二月即行停止。亳州案内为首之柳四、丁林公及匠人陈三良、潘瑞等，应拟斩立决；佣工炊爨之柏云、唐章，知情乡约之李维，买钱使用之李大回子等，均应拟绞立决。……至于亳州案内柏云、唐章、李维、李大回子等俱以知情不报拟以立绞，又觉太重。……又，亳州案

内有商同私铸，因无人掌炉未经铸成者，亦应酌量议减。此数案内私铸日期及钱文多寡之处，著该督抚再加确审，务得实情，不得草率结案。其情罪稍有可原之人，分别治罪，亦著另行审结。

（卷117 12—13页）

雍正十年八月壬戌（1732.9.26）

西路副将军张广泗等奏言：臣等自巴尔库尔起程，七月十一日直抵穆垒，窥见穆垒地处两山之间，筑城其中，形同釜底。……并传谕大学士鄂尔泰：署大将军查郎阿目下撤兵之后，如何防范进剿，并吐鲁番回众作何安插之处，详悉酌议办理。

（卷122 5页）

雍正十年八月癸亥（1732.9.27）

谕办理军机大臣等：据副将张广泗等奏称穆垒形势四面受敌，必不可驻扎大兵；牧厂运道正在可虞，交冬下雪之后，贼人无处不可出没，甚难筹画等语。上年据岳钟琪奏称巴尔库尔屡被贼人侵扰，穆垒形势实为万全之地，原以全家性命保其有益无害，是以廷议允从其请。今张广泗等所奏如此，则岳钟琪欺罔之罪擢发难数矣。目今贼人闻知穆垒驻兵之信，必悉力前来阻挠侵扰。唯是贼众现在盘踞北路，未必更有多人分向西路。我兵速乘此时撤回巴尔库尔，乃第一要策也，不必更有迟回。至所称“润舍图、乌兰乌苏等处各分别驻兵”等语，伊等身在地方，必有真知灼见，听其酌定就近办理，务期妥协。至于吐鲁番回民，年来输诚向化，情甚可怜。我兵既撤回之后，回民应如何料理？或酌留官兵在彼防护，或将头目紧要之人安插近地，著张广泗等就近商议办理。

（卷122 8—9页）

雍正十年九月乙酉（1732.10.19）

谕西路军营将弁兵丁等：噶尔丹策零父子凶顽，世济其恶，戕害臣服我朝之蒙古部落。……今年正月，贼人越过大营，直至哈密及塔尔那沁等处抢掠牲畜，戕害回民。

（卷123 7页）

雍正十年九月庚子（1732.11.3）

护宁远大将军印务张广泗奏言：穆垒一处难以驻兵，业经臣等备奏情形，并请移驻润舍图地方在案。今于八月二十八日，臣与署镇安将军卓鼐、参赞雇鲁暨在营镇将等密商，将大营全撤，自穆垒起程，……并将三处查勒木津、塞木津、汉墩回民亦俱移至鲁谷庆等处城内居住，庶免贼人窥伺，而我兵亦易防范矣。奏入。报闻。

（卷123 16—17页）

雍正十年十月乙丑（1732.11.28）

谕办理军机大臣等：吐鲁番回民迁移近边一事，据副将军张广泗等计议明晰，伊等身在军营，自有确见。但不知此际有无贼人阻滞？所议迁移之事曾否举行？若果于冬月迁移，则天气寒冷，深可轸念。虽张广泗等奏称塔尔那沁向有城堡，尽可令回民暂住，令其耕种，朕思此地并无房屋，回民何以栖身？查哈密地方和暖，其城外五堡等处原系哈密回民居住之所，若将移来之回民分派此地暂行安插过冬，令额敏和卓转饬本地回民就近照看，似为有益。若哈密回民果能同心照看，使之得所，朕必将额敏和卓及回民等加以重赏。至于吐鲁番新来之回民，著查郎阿等重加赏赐，派委干弁加意抚绥，诸凡宽裕料理，务使伊等不知有迁移之苦。将来若令其在塔尔那沁居住，可早为办理物料，以便及时兴造房屋，俾获宁居。尔等可将此寄信前去，并令刘于义等知之。倘冬月不即迁移，可迟至春间再议举

行。

（卷124 17—18页）

雍正十年十一月丙戌（1732.12.19）

谕办理军机大臣等：前据副将军张广泗奏称十月间料理吐鲁番回民迁移之事，若有贼人阻挠，则迟至来春再作计议等语。比来未见西路奏闻，想贼人于北路大创之后力量衰弱，不能复侵拢吐鲁番，亦未可定。回民乘此迁移，似属应行。朕思回民诚心归向，屡拒贼锋，甚属可嘉。而冬月寒冷之时仓皇转徙，又甚可怜。除在途加意保护外，伊等到时务须安插妥贴，重加赏赉，出其望外，使老幼男妇咸庆得所。不可为爱惜钱粮起见，稍负远人内附之心也。尔等可传谕查郎阿、张广泗等知之。

（卷125 3—4页）

雍正十年十一月乙未（1732.12.28）

谕吐鲁番头目额敏和卓等：吐鲁番部落远在边境之外，去巴尔库尔军营尚有七八百里，易为贼人之所窥伺，我师难于庇护。朕以仁爱为心，是以听其自便，不强其归顺我朝，致受贼人之侵扰也。乃前岁岳钟琪并未奏闻，直以己意遣官带领驼只前往采买米石，致启贼人侵扰。而额敏和卓与回众等诚心归向我朝，努力奋勇抗拒贼兵。上年贼众三次围攻，回众与官兵并力抵御，不但全城无恙，且出其不意乘间击刺，屡挫贼锋。忠勇之气，甚属可嘉。然贼夷狡狯异常，时以侵扰吐鲁番为疲敝我师之计。是以副将军张广泗等议将尔等搬移近边之地，以避贼人侵害。前月具奏到日，朕深念尔等移徙之时贼人或于中途窥伺，又恐天气寒冷，男妇老幼苦于行役，屡降谕旨令署大将军等于途次加以防护，到时善为安插，务令人人得所。此数月以来，朕无时不以尔等安土重迁萦系于心也。今阅署大将军查郎阿等奏报"回民大小一万余口已于十月十四、十七等日陆续起

程，群情踊跃，计日可到”，朕心甚为欣慰。因思年来尔等屡遇强寇而未遇其戕害，今安稳迁移，永居乐土，世受我朝恩庇，皆尔等忠诚感格上天显赐福祐之明证也。除已降旨令署大将军等悉心部署并优加赏赉外，额敏和卓著封为扎萨克辅国公。其余头目等有应加恩赏授官职者，俟大将军查奏到日再降谕旨。著将此通行晓谕回民共知之。

（卷125 8—9页）

雍正十年十二月庚午（1733.2.1）

谕办理军机大臣等：从前署大将军查郎阿折奏请将吐鲁番回众在肃州所属王子庄安插，经廷臣议，命署总督刘于义等确勘详查，妥协办理。朕思回民等输诚归化，自应选给水土饶衍气候和煦之地，俾得乐业安居。肃州之王子庄水泉甚少，可垦之地不敷回民耕种。查瓜州地土肥饶，水泉滋润，气候亦和，与回民原住地方风景相似，且现在开垦可种之地甚为宽阔，足资回民耕收。由塔尔那沁迁至瓜州路不甚远，可免跋涉之劳，著署总督刘于义、巡抚许容将吐鲁番回众即于瓜州安插。其筑堡、造房、给与口粮籽种等项亦即行估办，交原任潼商道王全臣料理。再令查郎阿即于军营派一武职大员先赴瓜州，会同王全臣悉心妥办。回众自塔尔那沁迁移之时，著提督颜清如沿途照看。至瓜州安插事毕，颜清如仍回军营办事。

谕内阁：贵州提督哈元生才干优长，实心办事。伊母年逾八旬，训子有素，今在籍病故，著赐祭一坛，以示思眷。

（卷126 13—14页）

雍正十一年正月丁未（1733.3.10）

户部议覆左副都御史二格奏称：自肃州以至哈密，计程一千五百余里，其间沙州、安西等处，向属肃州道管辖。但该道

驻扎肃州，事务甚繁，于口外地方鞭长莫及。且现在安西开垦屯种，又有吐鲁番回民于瓜州安插，须有大员就近弹压，抚绥教导，尤属有益。应如所奏，添设安西兵备道一员。其原设之安西同知一员，移驻瓜州办理水利屯田，与原设之靖逆通判以至四卫一所，俱令该道统辖。从之。

（卷127 13—14页）

雍正十一年四月壬戌（1733.5.24）

谕王大臣等：朕前闻武格在巴尔库尔军营捏造撤兵之说，口称将吐鲁番回民搬至内地安插，即巴尔库尔之兵全行搬至布隆吉尔一带驻扎，以致军营弁兵各怀退撤之心，不思黾勉效力。……

（卷130 11页）

雍正十一年六月戊寅（1733.8.8）

贵州提督哈元生疏报：九股顽苗悖叛。臣奉命进剿，擒获凶逆首犯一百九名，现交抚臣收审。……据奏九股顽苗荡平，其善后事宜，著该督抚会同哈元生悉心定议具奏。

（卷132 16页）

雍正十一年八月戊辰（1733.9.27）

谕办理军机大臣等：据署陕西总督刘于义等奏称，吐鲁番等处回民已移至安西，男妇大小共八千一十三名口。朕查从前回民自吐鲁番移至塔尔那沁时，共九千二百七十三名口。今其中既有病故，例应扣除口粮。但伊等甫到安西，宁使之食用宽裕，著仍照原数支给，以示朕格外之恩。至总管额敏和卓及伊亲丁，著照官员例支给粳米，以示优异。

（卷134 10页）

雍正十一年九月癸未（1733.10.12）

办理军机大臣等议覆署陕西总督刘于义奏言：回民头目奉

旨赏给头衔，请照伊等从前有功等次定品级之大小。将一等头目给与正千户职衔，二等头目给与副千户职衔，三等头目给与正百户职衔，四等头目给与副百户职衔。照例颁给号纸。应如所请。从之。

（卷135 3—4页）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庚子（1734.12.23）

谕办理军机大臣等：据哈密贝子额敏奏称所属回民等有可种四百石谷之地，现在军营屯田界内，愿将此作为官地等语。哈密地方，悉皆朕土，无俟伊等献纳。且大兵既撤之后，此地皆可留与哈密，亦断无因其献地另行安置民人之理。但此地现与官地交错，若不允许其所请，照旧令回民耕种，难免互相争角。倘收为官地，又系回民生计所资。朕意或另赏伊等地亩及牛具籽种，或每岁将应得谷石折给银两之处，著署大将军查郎阿等就近查议。

（卷149 18—19页）

雍正十三年七月丁未（1735.8.27）

谕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前因黔省逆苗不法，特令广东、广西等省拨兵会剿。今闻两粤之兵陆续到黔，古川总兵韩勋将如何拨派安顿之处咨请提督哈元生指示，而哈元生咨覆"应听督抚定夺"。朕思提臣远在滇省，抚臣亦不在军前，哈元生身为提督，专领军务，自当即行办理，不应稍有迟疑。或伊彼时未接到命为将军之旨，故有"听候督抚定夺"之咨覆。今既命为将军，董芳为副将军，一应军务均当就近相度机宜，酌量情形速为办理。勿似从前之犹疑迟滞，以副委任。尔等可传谕哈元生等知之。

（卷158 7—8页）

高宗乾隆皇帝实录

雍正十三年九月乙丑（1735.11.13）

是月，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等遵旨覆奏：巴里坤、哈密留屯兵一万二千名恐不敷堵禁防范调遣之处，谨悉心酌议，与其止住进口之回兵，不若整顿挑派之战兵。请先在肃州镇标挑派二千名，甘省提标挑派三千名，凉州挑派四千名，西宁挑派四千名，宁夏挑派一千名，河州挑派五百名，固原挑派二千名，应需马驮除各兵原有牲口外，其不敷者即于军需马驮内各按兵数酌给，并于口外安西镇标属暂挑二千名，或猝有需用，则口外、口内预备之兵即可接续前往策应。得旨：览奏具见公忠为国，料理甚属妥协。卿自办理西路军务以来，原蒙皇考嘉奖。益当勉力，始终如一，方能不负知遇之恩也。

（卷3 39—40页）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丙寅（1736.1.13）

兵部议覆吏部尚书署陕西总督刘于义疏言：金塔营旧设游击一员，应请改设副将一员，今增都司一员；旧设千总一员、把总二员，今增千总一员、把总二员；旧设马步守兵四百七十三名，今增马步守兵三百二十七名，照马四步六例即于甘标现驻金塔寺新兵内拨补。又，金塔营所属之威鲁堡，安插回民尤为要地，镇属之下古城近在内地，旧设守备一员、马战守兵一百四十五名，应改设千总一员、兵一百名，其千总即在金塔寺营内摘派；下古城守备改为威鲁堡守备，有下古城裁摘之兵四十五名，今增兵一百五名，亦于新兵内拨补。又，甘标拨防金塔寺新兵五百名，除拨补金塔、威鲁外，尚余马兵六十六名、步兵二

名，肃标三营现奏准增兵三千名，应将余剩甘标之兵即拨入。又，金塔寺改设副将，其附近之清水堡都司、镇夷营游击、双井堡把总、高台营游击并所属之守备，应请就近改归金塔营副将辖。均应如所请。从之。

（卷8 2—3页）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丙戌（1736.2.2）

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奏言：……再，哈密回子等归顺已久，亦应驻兵防护。今哈密贮米二十万余石，其赛巴什达里雅垦种田每年可得米一万余石，不需内地运送。现在令查郎阿等酌议安西驻兵事宜，若安西增驻兵五千，可即其中拨二千赴哈密驻守，不必议增。再，哈密、安西守边绿旗兵向隶提督、总兵官管辖，可以无庸更遣满洲将军、大臣等。从之。

（卷9 23页）

乾隆元年正月丙辰（1736.3.3）

免哈密回部屯田纳粮，并加赏贝子等银币有差。

（卷11 16页）

乾隆元年三月己酉（1736.4.25）

又谕：肃州威虏堡回民自迁移内地以来，我皇考世宗宪皇帝格外加恩，抚绥安插。查雍正七、八年间伊等曾借仓粮一千二百余石以作籽种，年来收获之粮止敷日用，未能还补公项。朕思内地民间旧欠既已豁免，回民亦应一体加恩，著将七、八两年所借小麦一千二百九十九石二斗悉行宽免。该督、抚可转饬有司实力奉行，毋使胥吏中饱，俾回民均沾实惠。

（卷14 29页）

乾隆元年七月辛酉（1736.9.4）

总统驻防哈密、赤靖等处官兵陕西固原提督樊廷等奏：准噶尔逃出回民所供准噶尔情形虽未足深信，但贼情难测，惟宜严

加防范。得旨：知道了。一切事宜汝等和衷料理。

（卷23　28页）

乾隆元年十月丁卯（1736.11.9）

准噶尔部回民托克托弥什来降，赏给安插如例。

（卷28　12页）

乾隆元年十一月己未（1736.12.31）

署川陕总督兼甘肃巡抚刘于义奏言：瓜州回民于雍正十三年借给籽种、口粮共一万二千石、脚价银二千二百七十一两，应自乾隆元年为始分作六年清还。兹据额敏和卓以回子添制衣服、买补车骡等事，本年秋收所余粮石仅供诸项之用，呈恳宽限一年。可否允准之处，伏候训示。得旨：著照所请行。该部知道。

（卷31　12页）

乾隆二年三月己亥（1737.4.10）

又谕：给与僧道度牒一事，朕前后两颁谕旨明切晓示，冀督抚有司办理妥协。昨问及安徽巡抚赵国麟，据伊奏称有此一番澄汰，嗣后便可不必再给度牒等语。朕不知赵国麟之意，将以度牒为多事滋扰而不必给耶？抑谓释道之教应行禁绝，而嗣后无庸给发，遂永不许人为僧道耶？恐直省督抚未必能如是精明强固，不动声色，遂使天下无一僧道也。夫朕之酌复度牒，本以僧道徒众太繁，贤愚混杂，其中多童稚孤贫、父母亲戚主张出家而非其所愿者，亦有托迹缁黄、利其财产、仍然荡检逾闲者，甚至匪类作奸犯科、不得已而剃发道装以避盘诘，藏垢纳污，无所不至，是以发给度牒，令有所稽考。亦如民间之有保甲不致藏奸，贡监之有执照不容假冒。果期奉行尽善，则教律整饬，而闾阎亦觉肃清，岂欲繁为法禁，苦累方外之民耶？夫释道原为异端，然诵读经书而罔顾行检者，其得罪圣贤，视异端尤甚为。且如星相、杂流及回回、天主等教，国家功令原未尝概行

禁绝，彼为僧为道，亦不过营生之一术耳。穷老孤独赖以存活，其劝善戒恶、化道愚顽亦不无小补。帝王法天立道，博爱无私，将使天下含生之类无一不得其所。僧道果能闭户焚修，亦如隐逸之士遁迹山林，于世教非有大害，岂忍尽驱还俗，使失业无依，或致颠连以终世哉？至于少年为尼，常恐心志未定，别生事端，故待年已老成始许披剃，亦非尽绝其教也。若云僧道多一人则尽力南亩者少一人，恐目今为僧道者未必皆肯尽力南亩者也。朕令直省督、抚年终汇题，即欲徐徐办理之意，而并非谓目下尽行禁绝人之为僧道也。据赵国麟此奏，误会朕意，恐他省督、抚尚有似此者，故再行申谕，务体朕抚育群生、物各得所之意，详悉妥议，徐徐办理。又，前年以民间喜建寺庙，而旧时寺庙倾圮者多，特谕止许修葺旧寺旧庙。近闻旧址重修者绝少，间有新建寺庙者。地方官并不将朕谕旨宣布开导，此亦奉行不谨，怠忽从事之一端。并谕令直省督抚知之。

（卷38 19—21页）

乾隆二年十一月壬戌（1737.12.29）

准噶尔回民萨特奇率亲属五人来降，命赏给安插如例。

（卷56 10页）

乾隆二年十一月丙寅（1738.1.2）

准噶尔部人策零回民古尔巴勒来降，命赏给安插如例。

（卷56 15页）

乾隆三年七月庚辰（1738.9.13）

又奏：土鲁番回民搬移瓜州，耕种小湾踏实之地，道里往返维艰。据扎萨克公额敏和卓呈请在小湾地方建筑小堡，自行造屋居住。据情奏请。得旨：卿等具题可也。

（卷73 20页）

乾隆三年八月壬午（1738.9.15）

工部议准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查郎阿奏称：瓜州地多水少，回民田地资以灌溉者，惟疏勃河之水，河流微细不敷。查靖逆卫之北地名蘑菇滩，有川北、巩昌两湖西流合为一处，名蘑菇沟，其西又有三道柳条沟，北流归摆带湖。请从蘑菇沟之中腰建闸一座，即于闸下浚一渠，截蘑菇沟及三道柳条沟之水尽入渠中，为回民灌田之利。从之。

（卷74 2—3页）

乾隆三年八月己丑（1738.9.22）

兵部议准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查郎阿奏称：西宁府属碾伯县壤接番回，山径丛错，县属之摆羊戎为番民杂处之地，最关紧要。请建土城一座，设游击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马兵二百名、步兵二百名，兼辖扎什巴、巴暖营、亦杂石庄、乱思观、林千户庄、徐家庄、康家寨、甘都堂等营汛，即将巴暖营原设之游击一员、千总一员移驻摆羊戎。其巴暖营改设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原设兵三百名，裁一百名以为摆羊戎之需。扎什巴距摆羊戎不远，止设千总一员、马兵三十名、步兵七十名。甘都堂建土堡一座，设千总一员、马兵五十名、步兵一百名。其亦杂石庄等处，驻扎官兵照旧安设。仍于各处要隘酌建墩台，每台安兵三五名。至贵德所守御千总一员旧隶临洮府，贵德营都司一员旧隶河州镇，各处相距均在八百里以外。查贵德与河北西宁接壤，请以贵德所守御千总改隶西宁府，贵德营都司改隶西宁镇，原设守兵一百五十名之外，添设马兵三十名，即在西宁镇营新兵内拨补。其分隶之处，清水河以北属贵德，改隶西宁；清水河以南属保安，仍隶河州。再，阿哈旦、苏胡、加阿路等三庄俱在黄河北，旧属河州厅，距三百余里，新番盘诘为难，纳粮亦未免跋涉。今甘都堂既新设千总，请即令就近巡防，粮亦附近于碾伯县仓交纳。又，丹噶尔一营原为巡

查贼番而设，旧在日月山之北，未能要截要路。惟河拉库托地方平衍，为贼番出没之区，请筑一小堡，设守备一员、把总一员、马兵一百名‘步兵一百名，归丹噶尔参将统辖，所设兵亦在西宁营新兵内拨补。又河州城西口外一带自老鸦关出口至奇台堡、循化营、保安堡等处，俱系塞外岩疆，旧设墩台十余处，路长墩少，请各路分添墩台八座。又，奇台堡之土门外桥沟寺接连大儿藏地方，请于要处添设墩台二座，每座安马兵二名、步兵三名，共兵五十名，即于循化、保安、奇台等营内就近派拨。但保安、奇台两处孤悬口外，额兵本属单微，请于循化营拨为马兵十五名、步兵三十五名添入保安，连原安兵共足二百五十名之数。再拨马兵十五名、步兵三十五名添入奇台堡，连原设兵共足一百五十名之数。其寄居双城地方之奇台堡守备，令其驻扎奇台。所有双城汛地相距甚远，未便分管，请以河州二十四关为界，关口以内归镇标之左右两营管辖；关口以外，分派循化、奇台、保安等营，各按远近分汛管辖。又西固城守一营向设都司一员、马步守兵二百一十七名，现在番回新附，族多地广，请添设千总一员、把总一员、马步兵八十三名，合原额共足三百名。至安西镇属之沙州协所辖有踏实一营，去沙州三百余里，文移每稽时日，请就近改归安西镇管辖。峰叠城防御之兵，旧派文县营把总管辖，不相联属，请将峰叠城之文县营把总仍撤回文县。均应如所请。从之。

（卷74 20—23页）

乾隆三年十一月甲戌（1739.1.5）

又议：大学士仍管川陕总督查郎阿疏言，甘肃小湾地方雍正十三年赏与移住瓜州之土鲁番回民耕种，去瓜州住堡几及百里，请建筑小堡，令其就近安居。应如所请。从之。

（卷81 19—20页）

乾隆三年十二月己丑（1739.1.20）

免瓜州回民旧借粮银。谕：乾隆元年曾借给瓜州回民籽种粮八千石、口粮四千石并脚价银二千二百七十余两，原定议于丰收之时分年交还。乾隆二年，大学士查郎阿奏称回民所收谷石仅敷本年食用，所有应交公项力量艰难，恳请宽期一年再行交纳，朕已降旨俞允。今闻本年口外收成仍非大稔，回民迁移未久，家鲜盖藏，若责令完公，不无拮据之苦。朕抚恤回民，原欲令其安居乐业，永享升平，此所欠籽种、口粮、脚价若仍留为分年带完之项，伊等心中筹及每岁输将，不免多所顾虑，非朕恩养边民之本意。著将此项粮银全行豁免。大学士查郎阿等可即遵旨出示晓谕，俾回民等永沾实惠。

（卷82　24—25页）

乾隆四年七月己酉（1739.8.8）

川陕总督鄂弥达奏：安插瓜州回民于小湾地方、建筑城堡移驻耕种一案，请添派把总一员或经制外委一员赴彼弹压，于瓜州营添派兵丁二十名，交弁目分拨往来，按季更换。下部议行。

（卷96　6页）

乾隆四年九月癸酉（1739.10.31）

又会同甘肃巡抚元展成奏：西宁多坝、七石峡等处居住之回民苏尔坦、胡里等三十人，自康熙五十四年以前陆续由伊犁一路来西宁贸易。自五十四年大兵驻扎口外，难回本处。伊等年久资本用尽，竟至有求乞者。自应仰体皇上一视同仁之意，酌议每人给土房二间、牛一只、耕具一副并一牛所种之地、一切籽种口粮，共需银五十两，计三十户共银一千五百两。得旨：此事尚当酌量。若如是，将来口外之穷番日来日众，汝等将何以待之？

（卷101　25—26页）

乾隆四年十月乙亥（1739.11.2）

（卷102　2页）

准噶尔台吉孟克率子格色尔津来降。又，回人呼岱巴克、桑海来降。授孟克为三等侍卫，余赏给安插如例。

乾隆四年十月丁丑（1739.11.4）

准噶尔回人伊斯拉木定率妻来降，赏给安插如例。

（卷102　7页）

乾隆五年七月丙子（1740.8.29）

命喀尔喀王等及军营大臣详议撤兵后驻防事宜。……西路则哈密与准噶尔连界，回人素性怯懦，非喀尔喀比，内地之兵不便遽撤。其居期换班须从远处调发，亦非久长之计。俟数年后量裁哈密驻扎兵，务使足资防守外，即以附近安西等处兵丁轮流拨往。其兵数如何足用，军食如何支给，著行文总督尹继善、提督李绳武详悉定议具奏。……

（卷122　13—15页）

乾隆五年八月己未（1740.9.11）

准噶尔部人库本、回民古尔班玛特来降，命赏给安插如例。

（卷125　7页）

乾隆六年六月壬戌（1741.8.10）

总统驻防哈密等处官兵提督永常奏：到哈时轻骑减从，查阅回民各堡，周围巡勘。直打坂、柴打坂二卡山势稍低，群峰遮掩，不能与邻汛烟火相通，请于二卡之间斜出高耸之山设立一墩，以备瞭望。大木头、西拉诺尔、塔尔纳沁之河源小堡等卡地势低下，亦请移设高阜。现今卡座密布，坚壁清野，足以消贼人觊觎之心，然守御宜谨，武备宜严，无事常存有事之想，不敢稍存疏忽。得旨：所奏俱悉。所料贼人颇得梗概。然无事常作有事之想，此则至要之论，而不可少忽者也。

（卷145 31—32页）

乾隆六年七月甲戌（1741.8.22）

命盗等案，仿照榆林、宁夏、口外蒙古之例办理。如两造俱系回民，应令扎萨克公将人犯拘交办理夷情之部郎查审，经报理藩院完结；若民人与回民交涉之案，则令安西同知会同部郎审拟详报。均由安西道核审，转移臬司详请咨题完结。其承审限期，准于正限外各展限两个月。应如所请。至安西地方属卫所者，应以卫所为专管，该同知为兼辖；不属卫所者，即以该同知为专管。均以安西镇道为统辖，照例分别承督职名。再，扎萨克公拘交之回民，责令于限内获解。如托故挨延，将该管扎萨克公额敏和卓等及承缉、督缉之员职名报部，照例分别议处。地方民员，免其查参。从之。

（卷146 30—31页）

乾隆六年七月壬辰（1741.9.9）

安西提督永常等奏：洮赖川拿获脱出回子二名，一捏杂儿，系叶尔根人；一拜木喇特，系哈萨克人。皆因为奴受苦，思沐天朝厚恩，相伴而来。所有讯取供词，缮折奏闻。得旨：知道了。目今往藏熬茶之人又称不得贸易，欲中路而回。此事虽在未定，彼若执意欲返，亦无留彼之理，当听其归耳。若至哈密，汝等当以失信大义责之，约束出境，毋令生事，不必似来时之款待。而彼出境之后，更宜小心防守，须过今冬再请旨可也。仍将夷使情形备细奏闻。

（卷147 31页）

乾隆六年十月庚戌（1741.11.26）

户部议准原任甘肃巡抚元展成遵议酌裁内地州县民壮。甘省所属，土回杂处，夷番往来，其近在内地，亦荒僻与他省不同。所设民壮从前已节次酌裁，无可再减，请照旧存留。从之。

（卷153 3—4页）

乾隆六年十月壬子（1741.11.28）

大学士等议覆：安西提督永常奏称准噶尔脱出之回夷，例令驻防哈密之总统大臣讯明，果系回民，隶在吐鲁番者，交瓜州之辅国公额敏和卓收管；隶在哈密者，交镇国公玉素布收管；至内地蒙古并准噶尔之夷人，则解交理藩院安插；但瓜州、哈密二处距吐鲁番不过千里，彼处蒙古皆熟回民语言，恐夷情狡诈，假借混冒，或从中探我虚实，或讹传妄言以惑回人；请嗣后将脱出回民查明果有父母现在者，准领回收管；如本人已无父母，虽有别项亲属，概不准留本处，俱解赴理藩院安插等语。此等脱出之回民，其父母未必皆存。若必父母现存者方准领回，立法过严，或阻远人向化之意。应请嗣后脱出回民，查明虽无父母，其嫡亲伯叔兄弟现存或本处回民认识、果有户籍可稽者，取具的实保结，仍准照例安插；其并无亲属、无案可稽、实难辨真伪者，应如该提督所请，俱解京交理藩院安插。从之。

（卷153 5—6页）

乾隆六年十月庚申（1741.12.6）

安西提督永常奏：准噶尔夷人于十月十二日由哈密起程，遣兵护送约束回巢，并陈不与甘肃提督李绳武会奏之故。得旨：看来汝等甚属不和，然而李绳武尚未形之奏折，汝乃如此，甚非训汝等和衷之意也。

（卷153 27—28页）

乾隆七年三月己丑（1742.5.4）

川陕总督尹继善奏续办哈密、安西善后事宜：……一、存白面四百六十余万斤，历久不堪再贮。回民公称每年春愿借面十一万斤，秋还麦一千石。还糜谷者，以一麦二谷计算。照例每年每石折耗一升，免粮员赔累。一、驻防哈密之副将，防所

刑部等衙门议覆：川陕总督尹继善奏称嗣后安西回民一切副参等官俱听调度，若仍给副将关防，体制未合。请敕部铸给驻防哈密统领关防。一、沙州、靖逆、安西等处共团练屯兵一千七百八十余名，各设屯长稽查。已咨甘州提督拨旧存余剩鸟枪各给一杆演习。得旨：所奏俱悉。关防一事，军机大臣议奏。

（卷163 22—23页）

乾隆七年四月戊申（1742.5.23）

大学士等议覆川陕总督尹继善奏称蔡把什湖地亩租与回民耕种，酌定章程九条：一、屯兵旧有堪用牛骡并撤回防所挑下马匹，应按数拨给，其价分作五年带征。一、各色籽种，回民力难自备，应于新收屯粮内给领。一、所借籽种于秋收后扣还，下剩粮石照安西之例，官四民六分收。一、回民既事耕作，自须接济口粮。应照安西民屯之例酌借哈密存贮白面，秋收后交还小麦。一、蔡把什湖各处渠道，向因兵丁屯粮修浚灌溉，今易回民而兵独任疏浚，未免偏枯。应令蔡把什湖守备仍督兵修防，并饬回民协助，交管粮文职稽查。一、回民所借麦石，原当按时扣还。但于所得六分之内并令交纳，恐力有不继。应于未分时先扣籽种，既分后再交口粮，仍照一麦二谷之例，糜粟兼收。一、应还分数，应于每年收获时，令哈密公移会粮员秉公办理。一、前经提督李绳武奏明，令各营于蔡把什湖、塔尔纳沁二处种有余地各三千亩，所收粮石，即以增给哈密防兵及牲畜喂料等项。今查塔尔纳沁地寒土瘠，收获无几，应停耕种。其蔡把什湖余地三千亩既经耕种有效，不便弃为旷土，仍令驻防兵丁承种，庶兵力不致多分，于驻防仍可无误。均应如所请，行令该督会同永常等办理。从之。

（卷165 10—11页）

乾隆七年八月丙午（1742.9.18）

浙江巡抚常安疏报：乾隆六年分，奉化、镇海、象山、太平、平阳、云和、乌程、龙游八县，垦复荒缺田、地、山、荡一十九顷有奇，招回人五十一丁。

（卷173　10页）

乾隆七年十一月癸酉（1742.12.14）

刑部议准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称：瓜州五堡安插土鲁番回民本属外夷，与内地民人不同。凡所犯军流徒罪，若照内地民人之例一体佥配，在回民于摆站充徒既无实用，而迁徙他所言语不通，饮食各异，恐难存活，殊非仰体圣朝矜恤外夷之意。请嗣后照苗疆办理之例，准折责枷号完结，仍抄招送部查核。从之。

（卷179　5页）

乾隆八年闰四月乙亥（1743.6.14）

大学士等议奏：甘肃河州一镇控青海之门户，扼黄河之险塞，界连川省，控制番夷，其间二十四关，在在扼要。从前关民屡被扰害，虽拨兵巡防，每关不过数名，不足捍卫，因而团练乡勇自为防卫，于本关农户中选强壮子弟轮流看守，一岁不过数次，余仍力田之日，即系寓兵于农之意。查二十四关旧设乡勇合计九千六百五十余名，分守各关，并非聚集一处。团练以来，已十余载，未闻稍有不靖。且此项乡勇并非无业钻充以谋衣食，散之甚易。第十余年堪资保卫，一旦不令团练，恐启番回之心，所有河州二十四关乡勇应仍留团练。再，各关原设有总领二名，人数少者总领一名，每五十名设队长二名，向系河州知州委用，应仍循旧例，不必另选民把总董率。至各关器械年久损坏者，即于存营旧器内拨给，不必另制。其西宁镇属归德一所，民力有限，军器无出，请在西宁镇存营之鸟枪、矛子中量为拨发，分交民兵操演，并令同城都司指示，该道府

顺便查验。所充之民千总、把总、头领等，由西宁道给发委牌。从之。

（卷191 7—8页）

乾隆八年闰四月壬午（1743.6.21）

署川陕总督马尔泰奏：驻防哈密兵丁设卡，原以侦探声息，保护回民，本非战兵可比，宜令撤回。查现在驻防兵共四千五百名，内二千五百名于乾隆五年更换到防，上年已居撤换之期，应即撤回。其六年到防之二千名虽未满二年，为日较浅，然现据准噶尔夷使进藏熬茶，于二月内起身，约计闰四月内可抵哈济儿地方，将来即由东科尔贸易赴藏，亦不过再迟两三月之事，俟夷使过后再行撤回。至赤靖、桥湾、布隆吉等处防兵，原议令于新兵到后即行撤回，而防所马匹亦令拨给安西新兵骑操之用，军器鸟枪并令给交，以资操演，应即遵照通行撤回。再，各标镇营备战马驼，安西一镇为首先御侮之所，尤须挑拨健壮者充用。如不足额，于内地各镇标营孳生内拨补。如仍不敷用，即动帑买足。其肃镇备战兵丁与安西相去不远，马驼亦属紧要，应将此二镇马驼预备壮健。现饬内地各提镇营分别办理。得旨：所奏俱悉。

（卷191 16—17页）

乾隆八年十二月壬戌（1744.1.27）

谕：哈密向派章京二员、笔帖式一员前往驻扎，办理回民事务，新旧交错，二年一换。瓜州亦派章京、笔帖式各一员前往办事，照哈密之例二年交错更换。朕思二年一换为期太速，未能熟悉边情。嗣后著定期三年，仍照例新旧交错更换，庶于边方有益。

（卷206 17页）

乾隆十年五月庚辰（1745.6.8）

谕：近据正黄旗、蒙古旗分奏请将误照新满洲例办给并入本旗回子瑚连雅尔等口粮米石之大臣、官员交部察议等语。瑚连雅尔等俱系从前投顺、照例赏给产业、安插已定之人，业经数年，又，引新满洲例请给口粮该管官并不详察，即行支给，甚属错误。著交部察议。至因瑚连雅尔一案以致并入八旗之额鲁特回子等群相效尤，陆续呈请补给，八旗内有已经补给，亦有尚未补给者，此皆误认瑚连雅尔一案视为定例，遵照而行，非首先错误者可比，俱著免其查议。再，此项额鲁特回子等系远方新来投诚之人，不知定例冒昧请给，情属可原。著将伊等治罪及追赔多领口粮之处概行宽免，嗣后无庸支给。并将此旨明白晓谕知之。

（卷240 12—13页）

乾隆十年九月庚午（1745.9.26）

军机大臣等议奏：准噶尔投诚之厄鲁特回子等安插各处，赏置产等项银，又作为额外护军披甲支给钱粮，原因伊等边远来投，加恩格外。伊等身故后，所出额外护军等缺若再挑取伊等子孙顶补，未免过优。查安插各处之厄鲁特回子等俱系归入旗分佐领之人，嗣后除照例赏置产银外，如本身已故，出有额外护军等缺，即照理藩院所办，选伊子息内汉仗可观、堪供差遣者，该管大臣酌挑本旗佐领下额缺，不准挑补额外护军披甲。即有子息幼小不能料理产业者，未长成以前，该管大臣派人照管，令足资养赡。再，此后投诚之人奉旨赏给额外护军披甲者，钱粮减半支给。仍令该管大臣不时稽查，毋致妄费。从之。

（卷248 2页）

乾隆十年十月辛丑（1745.10.27）

谕：雍正十一年瓜州安插回民开垦地亩，募雇渠夫，借给

牛价、口粮，例应分年交纳。因边民寒苦，尚有未经还项银一千二百余两，历年已久。贫民应当体恤，著照安西等处屯户未完牛价、口粮之例，开恩豁免。可即传谕该督抚遵行。

（卷250 7页）

乾隆十年十一月乙亥（1745.11.30）

驻藏副都统傅清奏：遵旨饬令郡王颇罗鼐于今年卡隘处派素所深信之人远出侦察准噶尔踪迹。十月初三日，据颇罗鼐呈称，本年三月二十日派深信之萨嘉达克齐、博尔博等三十名，探望准噶尔做善事回巢踪迹。据伊等回告，越过阿哈雅克卡座到噶斯路上，探得准噶尔人等回巢路上人畜多有死伤，情形甚属艰窘。又据颇罗鼐呈称，拉达克汗策卜登、那木扎尔等寄信内称，从前叶尔羌人等每年到我所属地方贸易，自准噶尔熬茶以来一年有余，不见有人来此贸易，因遣二人前往萨纳珠口探信。据伊等回告，探得准噶尔部内墨得格齐巴图鲁宰桑等出痘死者十三人，其属下出痘死者甚众，噶尔丹策零畏惧，向从前夺取哈萨克游牧之北地藏避。又，准噶尔所属吉尔吉尔头目二人不和，内头目甘班图伯克杀死一头目，并据其地，修造萨瓦尔格里雅城，截夺往来买卖人等。后噶尔丹策零避痘回巢，派兵三千名进征吉尔吉尔萨瓦尔格里雅城，将吉尔吉尔之甘班图伯克杀死，属下人等俱带至厄鲁特地方居住。又，噶尔丹策零遣宰桑数人，向查汗萨瓦尔部落讲和。其现在信用之大宰桑二名，一系巴图尔之子拉沁，一系策零敦多卜之子扎克巴。又有阿木宾禅汗强暴有力，占据四处部落，所属有阿卜都尔噶里木部落，中途又有博洛尔汗部落。博洛尔汗部落内无汗，系哈屯楚哈尔办事。噶尔丹策零在阿卜都尔噶里木看视行兵之路，遣回子巴克达呼雅逊、都喇呼沙、巴勒宾等四十人前往，彼处人猜疑，杀死三十三人，惟七人遁归。噶尔丹策零愈怒，派

厄鲁特兵二万四千、哈萨克兵四千、吉尔吉尔兵二千，令伊族台吉策卜登图拉尔、满积图拉尔、衮都尔图拉尔于今年正月内起程前往。但闻阿卜都尔噶里木汗力量充足，兵丁强健，胜负未知如何。报闻。

（卷252 18—20页）

乾隆十年十一月壬午（1745.12.7）

命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等筹备防范事宜。谕军机大臣等：据安西提督李绳武奏称昨据由准噶尔脱回之吐鲁番回民海底里禀称，噶尔丹策零于今年九月内业已病故，彼于各处卡伦俱添兵防守等语。应寄信密谕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等。噶尔丹策零病故之信，伊虽未遣使具奏，而固我边境防范预备之处断不可忽。至于乘伊有丧之际发兵征讨，此事朕断不为。但恐伊部落内彼此心离，易生变乱，或潜至边境偷夺生畜，或有意投入我境窥伺情形，均未可定。惟当示以大义，固守边疆，严谨卡伦。一切应行预备之处，令将军、大臣悉心筹画，妥协办理，预为防范。

（卷252 35—36页）

乾隆十一年正月乙未（1746.2.18）

甘肃巡抚黄廷桂奏：向来沿边蒙古及哈密、瓜州回民并准夷人等投诚，或令本处团聚，或于别处安插。今闻噶尔丹策零病故，恐其部落内乱致生事端，嗣后办理投诚夷人，应请少加分别。如蒙古、番回原非准夷所属，仍照前例办理。若有准夷头目率众来款，应请旨定夺。如不过一二无关紧要夷人前来归命，或羁管哈密，候夷使进贡晓谕带往，或即于卡伦外赏给口粮，令自行回巢。得旨：军机大臣议奏。寻议：查噶尔丹策零病故与否未有确信，如彼处有事，酋目率众款关投诚，应如所奏，请旨定夺。至寻常投诚之人，仍照旧例办理，无庸令夷

使带回及令自行回巢，致失怀远之义。从之。

（卷257 11—12页）

乾隆十一年闰三月壬子（1746.5.6）

又谕：福建水师提督员缺，著台湾总兵张天骏补授。台湾总兵员缺，著总督马尔泰于通省总兵内拣选一员调补。所遗总兵员缺，著河南南阳镇总兵哈攀龙调补。南阳总兵员缺，著项朝选补授。

（卷263 1—2页）

乾隆十一年五月辛酉（1746.7.14）

调福建海坛镇总兵官陈汝键为台湾总兵官，河南南阳镇总兵官哈攀龙为福建海坛镇总兵官。

（卷267 18页）

乾隆十一年五月甲子（1746.7.17）

又谕：据鄂弥达奏称，陕西、西宁等处住居之喀什噶尔各处回民，于康熙五十四年以前陆续来西宁贸易者共有百十余人，自五十四年大兵驻扎阻住，不能各回本处，俱留居内地；数十年来，除病故并往西藏贸易未回外，现在尚有三十人；臣在陕时，见其流离失所，竟有沿途求乞者，曾奏请每人给土房二间、耕具一副并籽种、口粮，共需银五十两，统计三十户，需银一千五百两，于公项内动给，嗣臣离任，未竟其事等语。此系鄂弥达任内之事。今已隔数年，不知该督、抚如何安插办理？现在所存者尚有几户？尔等可传谕询问庆复，令其查明具奏。

（卷267 20—21页）

乾隆十一年七月乙巳（1746.8.27）

户部议准川陕总督公庆复奏称：哈密撤防后，留兵二千，军屯粮食尚存十三万石零，且客民与回民交易，词讼繁

多，兼之回民屯田四六分粮，碾打收割务须专员稽查，其防兵口粮钱粮经官收支，事务尚繁，该处管粮文员若裁减仍留一员，定难兼顾，应照原议酌派更换。从之。

（卷270 18页）

乾隆十二年正月癸卯（1747.2.21）

谕：据大学士公管川陕总督事庆复奏上年十二月十八日更余时，固原州突有兵民城内外勾通，打开守门兵丁，夺门而入，抢掠当铺；该将等手刃拒捕二人，先后拿获四十余名；查起衅根由始自营兵，现在次第根究等语。固原乃提督驻扎重地，兵民夤夜肆掠，大干法纪，应严处不法之徒以靖地方。著大学士总督庆复、巡抚黄廷桂即速前往，会同严审定拟，一面具题，一面将为首重犯即行正法，以惩凶恶。

又谕：固原兵民纠众夤夜抢掠当铺一案，大干法纪。提督许仕盛驻扎本城，今督抚皆经奏到，许仕盛虽经次日奏到，其中殊有遁词，已另有旨谕矣。再，庆复闻报即差守备王正统星速前往，会同该州文武抚驭弹压，并称将来亲往鞫审。黄廷桂虽无统辖营弁专责，然伊系旗员，且曾任总督，现为本省巡抚，似此兵民不法之事，即应亲身前往弹压，乃淡漠视之，并不亲行，仅委知府办理，可谓不知轻重之甚。即此可知不胜总督。而近日观其设施，殊觉热中。于此亦可谓不知分量矣。著传旨严行申饬。

（卷282 11—12页）

乾隆十二年正月甲辰（1747.2.22）

谕军机大臣等：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固原兵丁纠众抢掠当铺，提督许仕盛驻扎本城，督、抚皆经奏到，许仕盛奏折于次日始到，且折中殊有遁词。先据庆复所奏，兵丁口称操演过

严，粮饷迟发，有中营兵丁童五曜等起意纠众抢掠，并非兵民相合等语，许仕盛折中并不提及一字，明系袒护兵丁，希图脱卸己过。至于悍兵击碎提督衙门栅栏，是其平日不能服众，以致众心全无顾忌，及至临时，又但委游击查拿，并不亲身弹压。假如临阵遇敌，亦若此退缩可乎？此等软弱畏葸之状，何以膺重寄而靖岩疆？伊以为到任未久，意在推卸，独不思身为提督，安得以新任为词？况伊于上年五月内到任，已莅任半载有余，果其约束有方，何致猖獗若此？而其折中全无引咎之词，可谓恬不知耻。以上情节，著传谕庆复，令其询问许仕盛，一一回奏。此案朕已降旨令庆复前往会同审讯定拟。案内不法等犯虽系乌合之众，已经擒拿解散，不足为意，但现在鞫审，伊等眷属族党俱在本地，无知之众畏罪心切，或恐抗拒滋事，于国体有碍，亦当留心防范以备不虞。可密行传谕庆复，酌量带领督标兵丁一二百人以资弹压。再，西陲为边疆重镇，兵力向称骁劲，但习尚骄悍。乾隆四年凉州兵丁因借粮鼓噪，后经从重究处完结。此番竟有提督驻扎之地肆行不法，恶习如此，庆复当时加留意，善为调济整顿以化积弊，使兵丁等各知谨守法度，毋蹈罪戾。寻据庆复奏：遵旨询问许仕盛，据称前奏固原兵丁纠众抢掠一案因仓皇急遽，语多不经，情形既未详陈，赍折又复迟到，种种罪戾实无可逭。得旨：许仕盛著严加议处具奏。该部知道。

（卷282 14—16页）

乾隆十二年正月甲寅（1747.3.4）

又谕：固原提标不法兵丁纠众抢劫，事起仓猝，游击任举单骑直前，奋勇救护，擒获多人，方得解散。任举甚属可嘉。中营参将冯天禄现经纠参解任，所遗参将员缺，即著任举补授，以旌勤劳。

谕军机大臣等：固原兵丁不法一案，已命庆复前往会同巡抚黄廷桂查审。所有首恶及实在在事之悍卒自应按法惩处，不可稍有宽纵以长刁风。但亦不可过于张皇，株连滋扰。临时斟酌轻重，宽严得宜，善为办理。并传谕庆复令其周阅该处兵民情形，体察生事缘由。或尚有漏网者，亦应一体办理，并嗣后如何整顿方可永除骄悍积习，肃清营伍以宁谧边疆，为善后长策。

（卷283 6—7页）

乾隆十二年二月戊辰（1747.3.18）

谕曰：固原提督许仕盛著来京候旨，其员缺著大同总兵官瑚宝补授。大同总兵官员缺，著吕瀚补授。去冬固原兵丁不法一事，任举系一游击，尚能闻信即出，往来拒敌，擒拿数十人，许仕盛身为提督，乃临事畏葸，不能亲行弹压，其柔懦无能如此，岂堪胜提督之任？大学士庆复审明之日，按律自有处分，断无仍令许仕盛复任之理。是以令其来京，并非因悍兵肆横，遂得操专阃之去留以长刁风。此处著大学士庆复晓谕彼处兵民，将来审出不法各兵，自当明正其罪，速行正法，断无宽纵也。

（卷284 15—16页）

乾隆十二年二月庚寅（1747.4.9）

大学士管川陕总督公庆复、甘肃巡抚黄廷桂奏固原营兵纠众抢劫一案：查营兵不法，喊撞提督衙门，抢掠铺家衣物，凶横已极。经署城守营参将任举集兵擒杀，拿获多人，余众始散，其情罪百无一赦。但事起仓猝，伙党众多，兼值岁暮，查拿严急更恐激成事端，臣等密谕委员平庆道章元佐从缓查办，务在尽获首犯。章元佐抵固原时，人心惶惑，该道即大张告示，谕以纠众首犯数人无罪可赦，并不连累无辜，即胁从亦

姑许自首，并令将混抢铺家衣物暗行抛贮空庙内，以安商民。嗣值放饷之期，又传标营各头领痛切开谕，人心始定，城门出入如常，惟稽查营兵不许带出衣物。数日内已收缴衣物五千余件，俟事定另行查给铺家外，其起意首犯数人姓名已讯访得实，密移各营于初二日擒送到案。查先后擒获及现供应拿各犯已有二十余人，皆系营兵，因操演略严，给粮稍缓，籍端起衅，自当严加审拟以彰国法，得旨：已有旨了。卿至彼酌中为之。总期毋滥毋枉，不可滋蔓以生事，亦不可姑息以长刁风。章元佐此事料理尚妥，卿以为如何？

（卷285 26—27页）

乾隆十二年三月甲午（1747.4.13）

谕军机大臣等：据黄廷桂奏办固原兵民抢掠、未经身自前往折内，又有去冬十二月内凉州标兵纠伙投递无名呈状，借粮度岁，道府等随经支借口粮，兵心均已宁贴等语。此案该督抚等比时并未据实奏报，黄廷桂非因奏办，亦久已匿不上闻。看此则各边镇营伍中暗为消弭者，更不知凡几矣。甘省自乾隆四年凉州兵丁鼓噪，去冬仍复纠众借粮，而固原遂有夤夜抢掠之案，营兵多事，独该省为甚，虽曰风气强劲果敢，但致此之由必有其故。或因提督屡易，未能熟悉军心；或因给饷之时不无濡迟扣克；或有奸徒煽惑，乐于生事；或因时当偃武，若辈勇悍之气无所发泄，辄借端肆横；或因大员不知轻重，专以姑息养奸；或因武弁不能体恤兵情，转以训练烦苛而致怨。皆不可不究悉其所由来，因病发药，先事预防，亦该督抚所应留心体觉者也。前经传谕庆复，令其体察生事缘由，为善后长策。今再行申谕庆复、黄廷桂，令详晰体察，细究根原，据实奏闻。边省岩疆最为紧要，务令严加整饬，剔除积弊，使兵丁奉令畏法，毋致妄行滋事，以肃戎伍。寻甘肃巡抚黄廷桂覆奏：

查前次凉标、今番固原俱为支借口粮而起，盖因生齿日繁，既无买卖，又无手艺，惟赖饷银度日，寅食卯粮，稍加节禁，便出怨言，以致易于生事。善后长策必须详妥，方克有济，业经札商督臣庆复裁酌会奏。报闻。

（卷286 4—5页）

乾隆十二年三月丁酉（1747.4.16）

谕军机大臣等：瑚宝前赴固原时，已经批谕令其宽严得济，留心酌中，化嚣凌之恶习。近据庆复奏称许仕盛不得兵心，而二三悖逆之徒乘机纠众，直欲谋杀提督，事既不遂，转而抢劫等语。观此则固原兵丁之骄纵犯上不法已极，亦由于许仕盛急遽轻率，有以激成事端。此番办理于已往之事自当尽法重惩，业经督、抚审拟题结。瑚宝莅任应加意整顿，但亦不必过于峻厉。彼无知之辈愚悍性成，易为流言所动，必当安慰众心，使共知国家豢养体恤之深恩，守法奉公之大义。瑚宝身系旗员，向曾驻防在外，谙习边情，今简任提督，勿因甫经到任急切办理，以致人心惶惧，当慎密持重，缓急得宜，使兵知畏法，渐次转移可耳。前曾传谕庆复、黄廷桂令其体察该处兵丁何以易于生事？或因提督屡易，未能熟悉军心？或因给饷之时不无濡迟扣克？或有奸徒煽惑，乐于生事？或因时当偃武，若辈勇悍之气无所发泄，辄借端肆横？或大员不知轻重，专以姑息养奸？或因武弁不能体恤兵情，转以训练烦苛而致怨？当究悉其由来，因病发药，先事预防。可并传谕瑚宝，令其逐一体察将来如何整饬化导方为善后长策，详晰斟酌奏闻。再，据庆复奏称固城内外兵多民少，而民人中回子过半；回子中有掌教专司教约等语。夫掌教乃回教中私自推择充当，非强有力而为众所畏，则必狡黠而足以笼络众心，方肯受其约束，此于人心习尚俱有关系。但相沿已久，

而若辈人众心齐，蔓延各省，未易绳以官法骤为改革。向来地方官平日并不留心防范，不能禁制于未发之先，以致屡屡生事。瑚宝驻扎固城，应就近时时体访，量度情形，慑服销弭，以期永杜衅端，乃边镇地方切要之务，不可如庆复等至彼时面呼掌教之人谕令约束，是转假掌教以事权张其声势，非计之得也。标兵中回人太多，彼倚恃身在戎行敢于滋事，应留心分别。其豪悍者惩革之，怯懦者沙汰之，渐次整饬，使营伍肃清。但不宜显露形迹，并不可以此意宣示营弁，防其稍有泄漏，又致讹言骇听，所关更复不小。慎之。

（卷286 10—12页）

乾隆十二年四月戊寅（1747.5.27）

大学士等议覆大学士公庆复条奏固原善后事宜：一、平凉为陕甘咽喉，静宁乃六盘扼塞，均宜重兵控制。请移提标两营，一添驻平凉，其原驻游击改为守备，仍领原兵专管城汛，隶移驻之游击管辖；一移驻静宁，其原驻之千总撤回固原城守营，该州另设一千总专管城汛。平、静两营仍属提督统辖，合之仍为五营。查固原提标共设前后左右中五营，固原地方狭小，而驻兵五千余名，庆复所请自属因地制宜。至分防之两营弁兵挈眷迁移作何料理，官署、兵房作何建置，折内俱未奏及，应令新任督臣张广泗于到任后酌定规条，请旨办理。一、提督驻扎处多有道员同城，当年移兵固原之时，未将道员一并移驻，请将平庆巡道移驻固原，再加兵备衔，兵民皆可管辖等语。应如所请，令新任总督张广泗归入移兵案内一并具题。一、从前西路出兵召募新兵，现在陕甘各标营皆已裁补无几，惟固原因循尚有千人，此辈既无恒业，欲补则无缺，欲裁则无名。臣到固原时，曾面交将弁时加操验，即为清厘等语。查陕甘二省自雍正七年用兵以来，节次召募新兵二万四千六

百余名，嗣后陆续调拨裁补，统计不下二万三四千名，何以固原提标尚有未裁新兵千人？自系办理因循所致。既经大学士庆复面交该将弁时加操验，即为清厘，应令该管大员加意查办。从之。

（卷289 20—22页）

乾隆十二年五月壬寅（1747.6.20）

谕军机大臣等：陕西河州回民马应焕控告同教马来迟邪教惑众、起明沙会耳内吹沙一事。从来叩阍之案不论虚实立案不行，但陕省回教人多，性悍心齐，最易生事。如固原镇兵回教十居七八，去冬抢劫商铺，恣行不法，即明验也。马应焕所告虽虚实难定，但据其所称于回教之外又立邪教，将来聚集益众，彼此角胜，必致仇杀相寻，蔓延滋事，为土俗民风之害，不可不早折其萌芽，痛除邪妄以靖地方。不可拘立案不行之定例置之不问。著将舒赫德原奏抄寄总督张广泗、巡抚黄廷桂，令伊等据实悉心办理。如果邪教聚至二三千人，巡抚黄廷桂亦不应全无闻见，著查明确实，具折奏闻，不可稍为回护。再，马应焕词内称上年十一月本州断明示禁，并不遵依；十二月内，本州接了呈子，三四日不见音信等语。近来州县官自理词讼，既无忠信明决之才，更存因循避事之见，是非曲直莫辨实情，沉搁迁延不能结断。其审案又不过以文告了事，百姓之遵循与否不复计论。近日山西万泉聚众之案，亦因州县不早为申理酿成事端。夫身在地方而令不能行，禁不能止，狱不能折，奸不能惩，亦安赖是木偶为耶？可传谕该督、抚严饬各州县官，审理词讼事务必秉公明断，应禁止者严行禁绝，尽拔根株，毋得姑息养奸，博宽大之虚名，贻闾阎之隐患。此绥靖边疆、整齐风俗切要之图，慎之毋忽。张广泗寻奏：甘省回民甚繁，河州聚处尤众，大概诵经礼拜，通教无异，惟

开斋有先后，诵经有繁简，稍为不同。马来迟向年贸易外省，携有摘本到家，名“明沙勒”，即汉语此经截句之谓，并非吹沙入耳。至马应焕所供上年十一月在本州控告审明示禁之语，调卷查无其事。惟有回民马卜世病故，亲戚马应虎送丧，因散给油香起衅斗殴，马应焕赴州具控，经头人递词销案。事因斗殴，并非邪教，案内亦无马来迟名姓。又据河州镇臣金贵禀称，本地回民大概各就附近一寺诵经礼拜，并无明沙会名目。至回众虽共守一教，然各有本业，礼拜原无多日，事毕各散，并无聚至二三千人者。查该镇亦系回籍，所言当属不谬。但马应焕未经在甘面质，或一面左袒亦未可知。如果马来迟惑众有据，自应穷治。如马应焕诬控，尤须按律究拟。请将马应焕解发甘省面质，一面札致抚臣黄廷桂饬司道提齐各犯，俟马应焕到日彻底审究办理。得旨：著照所请行。该部知道。

（卷290 23—25页）

乾隆十二年五月甲寅（1747.7.2）

谕曰：直隶正定镇总兵员缺，著四川重庆镇总兵邱策普调补。松茂副将马良柱前在瞻对军营曾著劳绩，今又随征大金川，颇能奋勇出力，著补授重庆镇总兵。松茂协副将员缺甚属紧要，著该督于所属副将内拣选一员调补。所遗员缺，著浙江太平营参将吴一清补授。

（卷291 19页）

乾隆十二年六月戊子（1747.8.5）

大学士等议覆陕西固原提督瑚宝奏善后事宜：一、营伍宜清查。标营兵丁众多，贤愚不等，请行联环保结例。如无人互结，察其平素是否守分，亲加验看，弓马汉仗平常者，量为开除。如技艺可观，明白开导令其悛改，著该管之千、把暂保

留伍。一、召募卒伍宜慎选择。查各省兵丁缺出，有兵丁子弟顶补者，亦有另行召募者。从前军兴之际，陕甘各营俱有召募新兵。凯旋以来，定议兵丁缺出以兵丁子弟与新兵间补。今请将该兵子弟及现在新兵各造一册，遇缺出按册间补。一、给饷宜杜克扣迟缓。查散饷成例，均系饬发流单，惟借给接济应扣之项向不在流单之内。今请于放饷前三日将应关应还之项出示晓谕，仍于验饷日查对流单数目给发。一、愚悍之习宜立法惩劝。兵丁无知，必须徐徐开导。查士卒中果有孝义可风者，量加奖赏；顽梗不率者，尽法重惩。各项分晰条款刊刻发给，并令将备、千总时为讲解。一、操练之期宜仍旧。查操演旧章，于二月十五日开操至九月十五日停止。今请于每十日之内，分别弓箭、鸟枪、技艺三项，各三日轮流操演，至逢十日之期，则亲率将备操演分合阵式，并考将备等官马步弓箭。其春秋大操停止之后，各兵自行操演，仍令五日小操一次。一、操演之铅药、火绳宜预筹。查各省操演所需铅药、火绳等项，向例动用公费，定有数目，原未便意为增减。但现在公费不敷，仍系兵丁自备居多。操演时或该兵施放生疏，欲令多放数枪非恤兵之道；若令徒衍空架，准头又难纯熟。请概动公费制给。一、营费宜加。查乾隆十年经兵部定议，各省标营每兵百名止抽步粮二分以作公费。固原步粮八十分，除朋马小建，每年止得银一千三百八十余两，营中一切事务公费不敷，现在亏缺一千余两。更有司库应扣备贮五年铅药银三千四百两，查固原兵营原额，系马兵三千名、步兵一千名，请改设马粮八十分为公费，除朋马小建，可得银一千八百二十余两，其操演兵丁之火药、铅丸等项亦可于公费内制给一、兵乏宜接济。固原兵丁缺乏，一在青黄不接之时，一在岁底。其青黄不接之时，已于应领首季饷银时预支次季五六

千两以充接济，俟领饷时扣还。至年底缺乏，请于冬季领饷时将春季饷银预支五千两以足岁底之资，即于次年分作四季扣除。均应如所请。从之。

（卷293 17—19页）

又议覆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请遵照旧例给与头目回民牛具籽种、听其开垦荒地一折。查雍正四年土鲁番回民托克托、吗穆忒等情愿移驻内地，经岳钟琪奏准移于肃州之金塔寺，并借给牛具、籽种俾得耕作。令该抚奏称回民人多地少，且或抛弃、典卖不敷养赡，现在无地可耕，游惰成群；请于回民原给地亩外附近旷土令其垦辟，一切俱照旧例安插等语。查回民偷惰成习，即另添地亩暂济目前，将来终难为继。若不另为筹酌，究非经久之策。查哈密地方可以屯粮之处甚多，若以之移驻，则同属回民，土俗素习，安辑较便。现在贝子玉素富所属回民皆编有旗分佐领，令将此项回民分驻哈密，可以就近管束，俾专力耕作，实为久远之计。其盘费、籽种并令该抚酌给。再，回民春初乏食，借给过口粮一百九十一石，原应秋收还项，今既无以糊口，前项应请豁免。从之。

（卷293 20—21页）

乾隆十二年七月己酉（1747.8.26）

谕军机大臣等：肃州金塔寺安插吐鲁番回子，内有不服水土至于生计艰窘者一百余户，经大臣等议奏，请移于哈密种地居住。此项回众向被准夷凌虐，情愿移入内地，迄今二十余年，因水土异宜，积蓄者少，穷迫者多，若将伊等移于他处，究不能于生计有益。哈密、吐鲁番虽部落各异，其教则一，情性相宜，且哈密贝子玉素富自伊曾祖额贝都拉塔尔罕伯克以来，数世受国家恩泽，竭诚报效，奋勉急公，教养所属之人亦甚妥协，现在哈密地方尚有可种余地，著将安插金塔寺回众交

贝子玉素富并入伊所属旗分佐领加意抚恤，令新旧回众和好如一，拨给余田令其耕种，俾永不致失所。将此传谕贝子玉素富知之。

（卷295 8—9页）

乾隆十二年七月甲寅（1747.8.31）

又，会同四川巡抚纪山覆奏：金酋狂悖不法，固属首恶，而绰斯甲乃敢阴行附和，其罪实无可原，但其地与金川相连，而力又强悍，若明露并剿之机，恐二贼并谋，有伤兵力。是以该酋前到汪结处有悔惧效力之请，即责以立功赎罪。但诚伪究属难信，当以兵据其险要，俟金酋荡平，即回戈南指，乘其不备，自易剿除。至金酋显行悖逆，本身亲属之外，凡系党羽，不容稍有漏网。其余属下番民，诛之不可胜诛，且迫于使令，非如黔省古州之苗、滇南昭通之猓自怀叛志者可比。苟其投戈顺命，自应伐罪吊民。且金川正在众番蛮土司之中，深邃幽险，尺寸皆山，难以安设营镇。若驻兵防守，运饷更难。惟俟将来荡平之后，就现在恭顺效力之土司择其从征有功之子弟头人，量为划界分授，少其地而众建之，既以彰赏罚之典，又使力少不能为乱，庶可宁辑边陲。至副将马良柱统兵一千五百名先解热笼之围、后援沃日官寨一案，查本年三月内金酋侵犯沃日各寨，经宋宗璋、马良柱等发兵五百余名，令都司马光祖、守备徐克让等先后带往声援。马光祖先赴沃日与该处土兵协同拒贼，贼来攻寨，彼此胜负未决；守备徐克让等兵会合在热笼地方，贼众大至，被围寨内；马良柱在巴纳山闻知沃日被围，奋勇前战直至松林口，与游击李成邦合力杀贼数百人，贼始披靡，官兵遂抵热笼解围。所杀贼众，留有尸骸，臣张广泗目睹属实。马良柱既抵热笼，总兵宋宗璋遣游击陈上才等领兵翻山接应，马良柱扬威前进往援沃日。

贼败逃后俱已胆落，小金川又复投诚，贼遂逃散。马良柱随受小金川之降，派汉、土官兵前赴小金川美诺官寨踞守，金酋始领兵守穴，不敢复出。得旨：此奏略迟，而又不过小小取胜，未获大捷，朕甚悬念也。

（卷295 18—19页）

乾隆十二年十月己巳（1747.11.14）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黄廷桂奏金塔寺回民不敷养赡一事，经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以移驻哈密，统令该抚黄廷桂查明具奏办理。兹据贝子玉素富奏称哈密耕种全资雪水，如遇雪少之年，不足以资灌溉。朕现在批令定议，所有移驻回民之处此时不必办理，候旨遵行。至于此等回民，黄廷桂从前奏称丁口加增，生计艰难，多有不能糊口，且贪惰性成，不力于农务。则此半载之中，又何以资生度日？且行令查办，何以迟滞不行具奏？著传谕一并询问之。

（卷300 17页）

乾隆十二年十月戊寅（1747.11.23）

谕军机大臣等：昨参将任举来京引见，朕令大学士等询问固原兵丁上年启衅缘由，据称该标兵丁久怀生事之意，亦不始于许仕盛任内，从前周开捷、李质粹为提督时已蓄异谋，未经发觉；至上年鼓噪，随从附和人数甚众，讯供之时尚有“先谋害提督，次及总督”等供，俱删去未敢叙入等语。看此，则该标兵丁秉性强梁，自恃勇悍，平时之结党潜谋、目无法纪已非一日。虽将首恶正法，其余党诛不胜诛，姑与分别结案。但伊等平素喜于滋事，动辄构衅，或因此次小小惩创不足示警，故智复萌，且恶习既深，不可不豫为约束，密加厘剔。可寄谕提督瑚宝，令其知该标兵丁从前种种情节，留心防范，加意整顿，务必宽严并济，使旧习潜移，共知遵循纪律，不致

复行滋事，以靖戎行。又，不可因此旨而稍有泄漏，益致滋事。寻奏：上年标兵鼓噪，漏网匪类非设法厘剔，难肃戎行。前于具奏善后折内有各兵联环互保之条，当经饬将备留心办理，又，复设暗行游巡之千、把细加密访。嗣据各将备禀报，共有无人互结之兵丁五十余名，随即亲加考验，革除名粮，交原籍地方官严加管束。其颇知孝友、勤学技艺者，面为奖励。至各兵中度日维艰者，已将前恩准善后条内于冬季借银五千两陆续接济。现在情形，实可保其必无滋事。得旨：好。如此留心，甚慰朕怀也。

（卷301 7—8页）

乾隆十二年十月己卯（1747.11.24）

谕军机大臣等：巡抚黄廷桂覆奏移驻金塔寺回民一折，内称据贝子玉素富呈称哈密渠水缺乏，难以耕种，并该道钮廷彩所禀回民不愿迁移等情。此案前经玉素富具奏，现在交议，已传谕黄廷桂令伊候旨遵行，并询问伊何以迟滞不行复奏。今黄廷桂始行奏到，甚属迟延。且看伊折内不过据玉素富等咨禀之词转奏，并无一语议及，竟似无干涉于伊地方之事。可传谕申饬之。

（卷301 9—10页）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辛卯（1747.12.6）

大学士等会议：哈密扎萨克贝子玉素富奏称“奉旨将金塔寺回民归入臣所属旗分，拨给余地；哈密地方少雨，俱赖山雪融化流水灌溉，往往被旱歉收，若将金塔寺回民移居此处，拨给之地增至一万余亩，恐渠水不足”等语。查该抚黄廷桂奏金塔寺回民匮乏，臣等议令移居哈密。今该贝子所奏种种不便，请仍敕该抚于金塔寺原圈给回民地界内查明可垦余地，将无地回民每户拨给百亩。所需牛具、籽种，照初次安插者减半

给与。仍严饬地方员弁善为董率，头目、老户等教导回众尽力农功，毋得仍前怠惰。从之。

（卷302 8页）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庚辰（1748.1.24）

军机大臣等议覆甘肃巡抚黄廷桂奏：新渠、宝丰二废县近年陆续垦复，已有二千余户，计口万余。请改城为堡，令民移居。应如所奏，改为新渠、宝丰二堡，除原设文武衙署及庙宇、仓厥等官基仍留备用外，余准作民基。仍循旧制，二堡各以坍废鼓楼为界，楼南令回民居住，楼北令汉民居住。其分别回汉丈给地基之处，亦应照所奏每间出资三钱，地方官给印照管业。所收地资即留为本处修补城池等项之用。所有改设之县丞衙署，准即于宝丰堡内建造。从之。

（卷305 19—20页）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辛巳（1748.1.25）

谕军机大臣等：据理藩院奏称，安插青州之厄鲁特博罗特等约齐逃走，经官兵追赶将五人拿获，已降旨即行正法以昭国宪。伊等逃时，将军额尔图尚未丁忧，似此逆贼，理应一面严缉，一面奏闻，拿获时即问明缘由正法。乃博罗特等于九月二十七日逃走，而副都统三达色迟延许久始行具报，又惟以钱粮咨请，观此可知伊等全不晓事。将军、副都统俱系驻防地方大员，乃不知事之轻重至于此极，办理草率，实属不合。额尔图、三达色俱著传旨严行申饬，并传谕各省驻防将军、大臣，各处俱有安插此等厄鲁特回人，令其密行防范，毋稍疏懈。然并非于无事时欲其过严。现在投诚人等俱属安静，若因此一事稍露形迹，伊等知觉反生疑惧，致滋事端，亦有不便。该将军等务宜用心妥协办理。其未经拿获之厄鲁特达什哈乃去岁投来，安插内地居住一年有余，通晓内地言语、地方情形，

伊若将内地道路沿途询知，逃回准噶尔地方，甚有关系。著开明达什哈年貌，交与两路将军、大臣，传谕各处卡伦严行查缉，并行文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河南等处督、抚，令其留心加紧查拿，断勿使之免脱，以致逃回巢穴。俟于何处拿获时，即速奏闻。

（卷305 21—22页）

乾隆十三年正月甲寅（1748.2.27）

暂理陕甘二省事务甘肃巡抚黄廷桂覆奏：安西五卫孳生羊，因乾隆十年冬间陡遭大雪，冻死过多，难符原议三年十分考核之数。是以再请展限一年，上年冬底届期。但冬季孳生确数必次年春初始能查办。至孳牧羊，原因从前口外羊价昂贵而设。近年准夷进贡贸易带来羊甚多，又兼回民商贩从青海各路来者络绎，若仍搭放兵食，扣价还项，则兵无余利，一时壅积，转售铺户，价必更平，不惟无济，反致苦累。何敢固执原议，不筹变通？再前奏请将应行搭放之羊择口老与不怀羔者仍照每斤三分价值，令各卫自行变卖。盖以羊老则易倒毙，不怀羔则无益孳生，均未便留牧，徒糜公项。且秋冬膘肉尚肥，出售无难。若必俟春考核之后，恐冰冻草枯，膘减肉落。且一切雇觅夫工之费更属虚糜。是以请变价易粮，并不敢因碍难考核，故意回护。亦非为留牧无益，全请变价也。再查口外多有牧地，孳生原属有益。现委员赴各卫牧厂将节年所生羊羔勘明确数，合算牧放工本有无亏赢，乃可定其有益无益再奏。得旨：这回奏情节，该部核议具奏。

（卷307 29—30页）

乾隆十三年二月甲申（1748.3.28）

又奏：各路驻守情形，自张兴陷后，逆贼时至各营侵扰，且大言恐吓，冀官兵暂退复修碉寨。臣预饬各路踞守要隘，仍

乘隙攻击。惟将零星小营暂并，以防豕突，兼保粮运，令兵稍息，俟续调兵齐进攻。一月以来固守无事，惟据驻党坝之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禀报，用大炮攻木耳金冈贼碉，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始将贼大战碉并西北耳碉打成石堆。贼又于碉外砌石卡，掘土穴，潜入穴内用枪炮拒敌。我兵日用大炮攻击，贼死甚多。又据驻卡撒之建昌镇总兵许应虎、贵州副将高宗瑾禀报，逆首屡遣头人至营外喊叫，以投诚为名求将卡撒大营撤至帮噶。于正月二十一日，有莎罗奔用事头人生噶尔结等带贼番千余逼营，高宗瑾诱生噶尔结至营，一面擒拿，一面枪炮齐发，打死头目一名、贼番数十名，始各奔窜。乘夜于营盘左沟修砌碉卡，图攻我营。我兵于二月初二日分三路抄击，杀贼十余人，贼方退入深沟而去。又据驻丹噶山之重庆镇总兵马良柱、陕西督标游击王世泰等禀报，自河西马邦、张兴营盘陷后，所有河东曾达驻守之参将郎建业、署游击潘文郁营盘皆失对岸犄角之势，贼可水路来侵。江岸有一小碉，名为噶固，原派孙克宗土兵八十余名在内踞守，正月初二日，贼番五六百众来攻，该镇将派兵往援，未能击退。至初七日，守碉土兵与贼讲和，开碉随贼渡河而去。郎建业与督标游击孟臣原带汉、土兵七百名驻营曾达沟岸，山梁上又有守备徐克猷带兵三百余名驻守，乃于正月初十日二更，贼番四五百人夺卡七处。十一日，马良柱等发兵应援，孟臣亦亲带兵出营杀贼，皆不能击退。孟臣即于是日阵亡，马良柱等不思努力救援，先于十一日晚令潘文郁将营盘撤赴丹噶，又密饬徐克猷于十二日晚潜至郎建业营，令俟徐克猷到时，同撤赴丹噶山合营固守。乃郎建业见贼众添至二千余人，遂不候徐克猷，于十二日巳刻，将营撤赴丹噶，致将徐克猷隔截。幸该备熟悉路径，于十三日带兵翻越雪山，贼人尾追，且击且退，

于二十日始撤至巴底。臣查曾达乃新抚番民克州九寨之门户，为丹噶山粮运要路，于正月十四日饬马良柱、王世泰等督率攻剿，击退贼番，然后缓撤至克州九寨之后，于纳贝山一带驻扎，计所退约三十余里，待大兵到日再进。不意马良柱等于十六日夜率五千余众尽撤至纳贝山下之喇布碉寨内居住。臣闻报严饬，始派汉、土兵据守纳贝山，而自求退驻于孙克宗碉寨。该镇将等连次惶遽撤营，军装、炮位多失，容细查参奏。再，自贼内脱回被掳土兵及贼酋差来奸细查获自首者共三百余人，佥称自张兴失陷后，所得军械辎重众贼瓜分，皆欢跃大言，谓官兵计日可退。其属番则更愁惧，谓如此获罪，断无再准投诚之理。大金川精壮贼番原不过七八千人，进剿以来死已少半，现不过四千余人，日食不继，倘四五月间正当刈麦时官兵大至，则死无噍类。其实在情形如此。得旨：另有旨谕。

（卷309 47—50页）

乾隆十三年三月丁亥（1748.3.31）

谕曰：四川松潘镇总兵宋宗璋自进剿金川以来未见实心效力，现于李质粹案内有应行质讯之处，著解任，令张广泗解送来京。其松潘镇总兵员缺，著哈攀龙署理。

又谕曰：张广泗奏报大金川军营现在驻守情形，内称总兵马良柱不思努力克敌，怯懦无能，将五千余众一日撤回，以致军装、炮位多有遗失。其临阵退缩之状罪已显著，实无可逭，张广泗又一折中亦奏伊老不任用，若留军中以功赎罪，亦属无益，自当严参以肃军纪。且伊原有应行质讯之处，可令张广泗即行据实纠参，解京问拟。

（卷310 9—10页）

又谕：据张广泗奏报大金川军营现在驻守情形，内称副将高宗瑾诱莎罗奔头人生噶尔结至营，一面擒拿，一面枪炮齐发，打死头目一名，贼番数十人等语。高宗瑾能以计诱贼，亦属可喜。但生噶尔结为莎罗奔信用头人，或已就擒，或经打死，俱未奏明。可询问张广泗，令其再行详悉具奏。至孙克宗土兵踞守小碉，与贼结连渡河而去，此乃土兵之常技。盖其素性反复，不过随风转移，即使投顺效力，仍怀首鼠两端，原不可信用。现在调集陕甘两处兵丁万余，仅足以供攻剿之用。此项土兵应令酌量情形，既于军营无益，即行撤回。值此农作之时，正可使之耕种。又奏总兵马良柱不思努力克敌，怯懦无能，将五千余众一日撤回，以致军装、炮位多有遗失，其临阵退缩之状罪已显著，实无可逭，张广泗又一折中亦奏伊老不任用，若留军中以功赎罪，亦属无益，自当严劾以肃军纪，且伊有应行质讯之处，可令张广泗即行据实纠参，解京问拟。总兵宋宗璋前在瞻对不能奋勇克敌，惟事粉饰，扶同欺隐，及进剿大金川以来，虽据报小有攻克，仍不能鼓勇前进，而欺饰之故智犹昔。今统一军，徒长惰而损威。朕已降旨，令伊解任来京，其员缺用哈攀龙署理。著张广泗将宋宗璋一并解京，以便质审瞻对之案。其总兵许应虎，前在京召见，朕看其人尚有勇敢之气，是以令于军营效用。今观其从事戎行虽无大过，亦绝少功绩。如许应虎无可任用，即著回原任办事。至于金川军营诸将，大抵多系办理瞻对之人，不特庸懦欺蒙已成风习，且多瞻顾。今另用任举、哈攀龙及高宗瑾、唐开中等，皆未经从征瞻对，无所掣肘，自能鼓励勇往。可令张广泗等酌量情形，如现在哈攀龙等力能平定金川则已，若尚须统领之人，朕思岳钟琪久官西蜀，素为川省所服，且夙娴军旅，熟谙番情，伊虽获罪西陲，亦缘准噶尔夷情非所深悉，若任以金

川之事，自属人地相宜。伊三世受国厚恩，自必竭力报称以盖前愆。著张广泗会同班第商确，如有应用岳钟琪之处，即著伊二人传朕旨，行文调至军营以总兵衔委用。又折内所奏大金川贼番精状者不过七八千人，兵伤疾死已去其半等语。今所存四千余人，现在所资以为食者何物？并询问张广泗，令其留心查察奏闻。再，张兴陷贼以后，据奏人怀怯惧，近又有游击孟臣阵亡，不无失利之处。此时军旅方兴，偶一胜败固不足凭，惟以剿灭之日为定。况以国家军威，灭此釜底如摧枯拉朽耳。张广泗不可因此愤懑疑虑，正宜不动声色，镇静安详，以奏折冲之绩，以副朕望。

（卷310 11—14页）

乾隆十三年四月己巳（1748.5.12）

兵部题：台湾镇标左营千总马世俊以赍奏渡台遭风淹没，应行赐恤给荫。从之。

（卷313 1页）

乾隆十三年四月癸未（1748.5.26）

川陕总督张广泗奏覆：莎罗奔用事头人生噶尔结被副将高宗瑾诱擒，现在收禁。孙克宗土兵亦已全撤。总兵马良柱、宋宗璋俟大兵到齐，哈攀龙到营即行解京。至岳钟琪虽将门之子，不免纨袴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贼警则茫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然久在戎行，遇事风生，颇有见解，以为大将军则难胜任，若用为提镇，尚属武员中不可多得者，且闻为大金川所信服，诚如训谕人地相宜。遵旨将伊调赴军营，令前赴党坝军营统领，兼管绰斯甲一路。至贼中情形，据生噶尔结等供，现能打仗番人实止四千以内；粮食惟勒乌围所蓄，足供一二年；刮耳崖所积，不过四五月之粮；此外除用事头人，尚各有数月粮；属下番民从前尚有赕

粑可食，现止以元根即内地名蔓菁者充饥。揆其情形，多愿离散，只为土司、头人禁遏。若大兵进剿，断难久持。得旨：览奏俱悉。

（卷313　48—49页）

乾隆十三年五月戊申（1748.6.20）

军机大臣等议覆：安西提督李绳武奏称夷人阿济巴勒第、呢雅斯二名投诚，查系额敏和卓部落人，被掳私自逃回，遣之不去，哀恳迫切；可否收留，请旨定夺等语。查该提督所奏阿济巴勒第既有弟兄可认，应如所请，交札萨克令其完聚。其呢雅斯一名，应照奏定新例解京口安插。从之。

谕曰：余栋所奏四译馆序班请与升迁、译字肄业生准与考试一折，援引翻译算学之例上请，不思翻译算法现在需材以资实用，且各以本艺考取，考取后又各有专职，四译馆人员岂可与之并论？我朝设立理藩院以抚绥属国，其海外入贡表章皆由各省通事翻译进呈，未尝用该馆肄业生。不过沿习旧规，存而不废，以备体制。而余栋哓哓置词，远牵旁引，殊属不知分量。又称诸生中殊有文理优通、字画端楷者，以限于不能进取纷纷告归。夫该馆所肄者番书，自以各精所业为事，原不宜取文理字画。若论文理字画，自有学校科目在，又非该馆所职，此不过开一幸进之门耳。余栋于乾隆七年即曾以此陈奏，经该部议驳。今复再行烦渎，并不为衙门职掌起见，而专为所属请升迁，请考试，所见甚为琐屑，著交部察议。提督四译馆，以今视之，实为废冗闲曹，无所事事，尚不如裁之为便。如以为应设以备体制，则不宜听其冷员虚糜，又不宜听其假名冒进。其该衙门应裁应设，著大学士会同该部定议具奏。如以为应设，则作何使其名实相副、整顿办理之

处，一并议奏。寻议：四译馆不过传习各国译字，现在入贡诸国，朝鲜、琉球、安南表章本用汉文，无须翻译；苏禄、南掌文字，馆内原未肄习，与暹罗表章率由各督抚令通事译录具题；至百夷及川、广、云、贵各省土官，今既改置州府，或仍设土官，皆隶版图，事由本省；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等国以及洮、岷、河州、乌思藏等处番僧，现统隶理藩院，高昌馆字与蒙古同，西天馆字与唐古忒同，是该馆并无承办事务，应归并礼部会同馆，于满汉郎中内拣选二人引见，候旨简用一人兼理，三年更代，换给印信。其馆卿向加太常寺少卿衔，于义无取，应改为提督会同四译馆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仍照原衔食俸升转。再，会同馆大使一人、朝鲜通官十四人、画吏八名、皂隶六名、馆夫十八名照旧存留。其四译馆原设之卿一人、典务一人并裁；序班八人酌留二人，合回回、高昌、西番、西天为一馆，曰西域馆。除蒙古、唐古忒毋庸置译字生外，将回回、西番译字生酌留四人，合暹罗、缅甸、百夷、八百并苏禄、南掌为一馆，曰百夷馆。将暹罗、百夷译字生酌留四人以备体制，馆概裁汰。再，会同馆大使向于各省杂职内推升，今应照从前四译馆典务之例于序班内升用，由吏部论俸推补。序班员缺于译字生内选补。译字生缺于在京童生内选充，由馆呈部考补。再，馆舍旧有三处，一在御河桥，一在安定门大街，一在正阳门外横街，原系预备贡使，并非衙门。今设会同四译馆衙门，即以四译馆充设，无庸更建。从之。

调云南临元镇总兵哈尚德为贵州古州镇总兵。

（卷315 25—29页）

乾隆十三年五月庚戌（1748.6.22）

兵部议川陕总督张广泗参奏镇将宋宗璋等怯懦失机一折：许应虎业经革职，解京审拟；宋宗璋、马良柱俱系已经解审之员，应行审拟治罪；游击罗于朝应归瞻对案内另参办理；参将郎建业、游击陈上才既经该督照军法锁拿收禁，应革职审拟；参将永柱应照溺职例革职，仍留军营效力；失去炮位专管之千、把、外委等，亦应如所奏斥革究审。至副将高宗瑾等既尚可策励，应留营以观后效。从之。

（卷315 34—35页）

乾隆十三年七月癸卯（1748.8.14）

又谕：据张广泗将总兵马良柱解送到京，朕命军机大臣问伊军前情形及乘夜撤营遗失军械缘由，据伊供出种种情形，并称从前驻守曾达之时，粮运为雪所阻已经半月，士卒皆煮皮铠鞍靽而食，接到总督撤营檄文，人思更生，炮位、军械因雪大不能搬运，以致遗失等语。马良柱前于班滚案内扶同欺隐，兹复临阵退缩，罪固难逭，但伊在四川二十余年，地方情形颇能熟悉，即以进剿大金川而论，始带兵千余名在瓦寺、松林口等处奋勇督战，遂解沃日之围，又收降小金川之众，乘胜克复孙克宗，是伊在三镇中尚为出力，即班第前此亦经备悉奏闻。至其撤营一事，据称粮运被阻已经半月，果尔，则时日甚久，兵丁何以克存？恐属狡饰之语。如实系如此，是马良柱之仓皇拔营，其罪又当别论。可传旨询问大学士讷亲秉公确察，不必问之张广泗与班第，彼时粮运是否为雪阻滞已历半月之久，将情由速行奏闻。倘所供属实，马良柱年虽六旬有余，精力尚属可用，将来仍发往军前立功赎罪，或有胜于新任苗疆之人。其供单并即抄发。至讷亲前次折奏系七月初十日到京，今又几半月并无具奏之件，朕心日深盼望。在

讷亲之心必系期于速捷，以待奏报朕功，但军营事务，朕切欲备悉其情形，无论大功克成固宜迅为入告，即或尚在酌办，亦当随时奏闻，以慰朕西顾之念。嗣后著十数日一次缮折具奏，沿途驿马甚便，可以无虞羁滞，亦不致甚劳也。其现在进剿事宜若何，天时晴雨若何，大金川军务既不能中止，本年倘未能即竣，将来作何结局，讷亲等目下作何筹办，著一并详悉速奏。朕意示弱罢兵以逞贼意断不可为，而又实无制胜万里之能，因思满洲旧有蚁附登城技艺甚为便捷，因承平日久未经演习，今已派大臣挑选八旗兵丁数百名按期操练，务令纯熟，将来或可备攻击碉楼之用，并暂留马良柱于京师，且不问其罪，令其量度贼碉情形协同演习。俟讷亲奏到，再酌量发往军营。并谕知讷亲，将此项技艺可否足以备用之处即行奏闻。

（卷319 13—15页）

又谕：前据张广泗将总兵马良柱参奏，折称马良柱驻守曾达，张广泗檄令缓缓撤营，于纳贝山一带据险驻扎，不意马良柱一夜率领五千余众皇遽撤营，以致军装、炮位多有遗失等语。今马良柱递解到京，朕令军机大臣询问，据供伊住曾达时，军中粮饷被雪所阻已经半月，士卒皆煮皮铠鞍鞯而食，是以一闻撤营之信各自奔回。此所供虽未必尽实，但据班第奏内亦有饷道被阻之语。军粮被阻果经半月，于军务甚有关系，则马良柱有不得不退之势，其罪尚可宥也。但军粮因何被阻，张广泗何以未行奏闻，即参奏马良柱折内亦未叙入，著传谕讷亲等查明具奏。再，张广泗从前奏称金川精壮贼番不过七八千人，自大兵进剿以来伤亡瘟疫死亡者已去其少半，现存不过四千余人，日食不继，倘四五月间正当刈麦之时而官兵大至，则无噍类等语。现在金川逆番所存尚有几何，目下情形何似？既称刈麦之时官兵大至似可蹂躏，今麦期已过，何以未闻奏

效？况据大学士讷亲前奏内亦称贼境山坡田禾弥望，其为未经蹂躏可知。聚集如许大兵，即不能摧坚攻险，扫穴犁庭，何并不能伤其田禾以绝其资食？此等情节，著张广泗据实陈奏。

（卷319 15—16页）

乾隆十三年七月庚戌（1748.8.21）

谕军机大臣等：据经略大学士讷亲、总督张广泗等奏报大金川进攻情形，并将总兵哈攀龙、副将高宗瑾等分别具折纠参，朕已照所请交部。但此次办理军务似微有过严之处。夫军行首重纪律，固不得不严，惟是严于罚者亦当明于赏；鼓舞人材之道又不得不少加委曲。假如同属中平之材，其十人中岂无二三人略胜者？则就此二三人稍示优异，以励其余。又如一人之身或功过相参，则当亟加赏赉，以不没其功，俾其感激，鼓励直前，冀盖前愆。如其再有过犯，加以严处，彼亦甘受无辞。盖从征将士身冒锋镝，临阵对敌，驱之以性命相搏，而赏罚之道若不神明其用，甚至有罚而无赏，兵丁等岂明大义？未免寒心，渐就怠惰，更或隐含怨愤。当此倥偬旁午之际，少有变故，所关匪细。自大金川用事以来，大小员弁以过受罚者多人，而破格被赏者颇少，似非鼓励将士之道。至朕阅折内所称“此皆臣等措置未当，发纵无方”等语，大学士讷亲等未免期效太急。伊等肩兹重任，顿师日久，其心固切欲进攻以期大捷，而兵情、地势、难易、缓急之间亦当随时酌度。逆酋险碉林立，一夫当关，万众为之阻夺。即朕此时反复筹维，亦尚无调度万全之策，况急于期效，亦属无益。且恐欲速过甚，未免转有疏虞。此又不可不审也。……

（卷319 24—26页）

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丁丑（1748.9.17）

谕曰：原任重庆总兵马良柱虽系获罪之人，朕看其人材

与庸懦无能者有间，在绿旗将弁中犹为强干之员。伊获罪情节尚可原宥，且在川年久，于番地情形颇为熟悉，著仍发往大金川军营，交经略大学士讷亲、总督张广泗酌量以副参等官委用，俾伊效力赎罪。

（卷321 24—25页）

经略大学士公讷亲奏覆：查马良柱移营缺粮一案，为雪阻滞属实。至令旗兵演习登城旧艺，数百名不敷攻扑，若数千则费多。查贼碉层密，数月不能攻下一碉，而贼又已另筑，实难奏效。拟于卡撒一路将可以围攻处用兵困守，夺其粮水可通之路。再，贼番稀少，悉众拒守则必内虚，可以袭取或从林菁抄出，使贼首尾不能相顾。其围困之处，汉兵尚可驱策。至侦探路径，必选长于步履、熟习鸟枪之侍卫官兵数百名率领，方能前进，但冬春积雪难行，倘须来岁夏间接办。则明春遣发来营，似属有益。至马良柱供称围贼一年，贼必立毙，查贼境有可围困者，有须攻取者，有应抄前截后声东击西者，若谓全境合围，则去岁至今不但不能遏其水道兵所未到，且不能禁其耕获，何由使之立毙？又称其人能占卦，弄风雨，遣雷击人，查军中多雨或诡术所致，至兵被雷击，偶然之事，非其伎俩。得旨：览奏俱悉。谕军机大臣等：大学士讷亲赴川经略，原因张广泗调兵三万余人军声已壮，且布置经年，想有成算，经略一到即可迅奏肤功，屈指往还不过年余，即办善后事宜，以为经久宁谧之计，以振国威，以肃军纪。此朕遣经略前往本意也。今览前后奏折，约计彼地情形非一年半载所能竣事。大学士机务殷繁，岂能在外久驻？前此传谕之旨甚明。即以身体而论，伊素日体虚气弱，居此水土恶薄、冰雪严寒之地，倘调卫失宜，则朕之眷系更深，而体制之所关亦重。朕早定此意，所以未即降旨者，缘现今尚在交锋，倘有间可乘，应机克捷，得

一好音以收全局，斯为尽善。当待至九、十月间降旨，讷亲于岁暮或明春到京，其经略印务，或仍于傅尔丹、张广泗、岳钟淇三人内酌量一人护理。明春领兵前进，或令岳钟琪领兵万人驻扎美诺，随机进剿，侵削其境地，戕杀其壮丁。可传谕岳钟琪，予以二三年之期，伊能保其擒灭与否？事或可行，是亦一策。抑或大学士暂行来京，于来岁春夏用兵时再行前往，则又徒多一往还。朕再四思维，讷亲必不可久驻川省。况既经身历，则彼处情势举在目前，即来京亦可筹办，而留驻川省亦不能别建奇谋，使军务速竣。但特遣重臣，声威严重，今军务未竣，内召实为无名。然权其轻重，则躯体之疏虞为重，而体制之关系少轻。但此时且无稍露端倪，恐致军心益懈。至折内所奏挑选长于步履、熟习鸟枪之侍卫官员兵丁数百名，令其分队领兵等语，朕现在特派大臣挑选精壮满兵三百名演习云梯，即令伊等兼习鸟枪，俟其熟练，临期再挑选侍卫等于明春带领前往，以备率领官兵进攻之用。万一此时已经就绪，则不但伊等不必前往，诸事俱可告竣。此朕希望之念，而未卜能合与否也。再，傅尔丹及班第、乌尔登等现在军前，何以请安而外并未见伊等督战出力之处？即成都派往之满兵一百名，亦未见其作何赴战。以理揆之，或由任举之变，恐其冒险直前有意外疏失，不令伊等对敌，亦未可定。夫兵以克敌为勇，若护惜而不令其摧锋陷阵，则命伊等前往之意谓何？我满洲旧习不应有此。傅尔丹曾经百战，何未受伤？此亦有命耳。如果能奋勇登先，正伊等见长之地，不可瞻顾不前。此并非伊等退缩，必讷亲虑及此而不令前进也。可将此旨传谕伊等。又，革布什咱等与彼世仇，或许以重赏，令其设计擒获。前此曾谕莎罗奔必须生擒获俘，今看势又不能。或用反间剿杀逆酋以完此局，亦且暂得休息。但斩获务须确有凭据，

倘稍留疑窦，贻后来之患，岂不又成班滚前辙？其前所询本年不能完结，将来作何筹办之处，前折语涉两歧，故批令伊等再定。所以如此者，亦不过苟延时日，冀得捷音耳。今所望既虚，朕看伊等以及军士皆不无畏难之念，则今岁断不能成功矣。其应添兵再举或应缓期待衅，此时或另经筹有长策，可画一定议速行具奏。其马良柱已经降旨令其即赴军前，以副参等员酌量委用，效力赎罪。一并传谕大学士知之。

（卷321 29—33页）

又，会同川陕总督张广泗奏覆：马良柱驻兵曾达时，粮运不继，常有缺二三日及四五日不等，迨大雪拥途，竟有缺至七八日并十余日者，兵丁尚有食物充饥。此路山险，未带马匹，焉有鞍鞯？皮铠则军中更未携带，所称煮食，乃其支饰之词。且其撤营并非因缺粮，实缘畏贼遑遽。至原拟刈麦时进攻之处，缘五月间阴雨连旬，未能前进踯躅。近据番民供称，官兵已到之处麦禾俱不得收，余又被田鼠所伤，收成大减，精壮贼人实不过二三千众，甚虑乏食，望抚甚急。若再攻击数月，势将内溃。至上年各路迟误军粮之大小各员，合开列附陈，请敕部议。得旨：有旨谕部。谕曰：据经略大学士讷亲等奏请将运粮迟误之总督张广泗、巡抚纪山、前任四川布政使李如兰、现任布政使仓德、松茂道唐进贤、保宁府知府周歧、原任建昌道陈纬、原任打箭炉同知鲍成龙、署汶川县知县刘士缙、荣经县典史严维寅、泸州嘉明司巡检王洪德等交部严加议处。李如兰虽经身故，但伊系初次定议承办之员，若因身故得以幸免，无以示惩，著直隶总督那苏图派出城工一处，令其家属承修。至张广泗身在军营办理军务，自难兼顾此运粮一事，尚有可原，著免其交议。余著该部严察议奏。

（卷321 33—34页）

乾隆十三年闰七月辛巳（1748.9.21）

谕：据黄廷桂奏称哈密蔡湖回屯地亩本年因渠水缺乏，夏田被旱，补种秋禾，又复缺雨；并称回民自种田亩亦均被旱伤，虽收成与否尚难预定，将来总属歉薄等语。哈密回屯地亩既被旱伤，其原借籽种粮石著缓至来岁秋收后征收。至回民自种地亩，向无因灾议抚之例，但哈密远在边徼，此种回民夏秋田禾叠被伤旱，未免口食拮据。著于哈密仓贮粮内赏借口粮糜麦二千五百石，交贝子玉素富择回民中之乏食者分散借给，以资秋冬糊口。此项借给口粮，同本年原借贮陈易新粮石，统俟己巳年秋后分作二年带征。

（卷321 38—39页）

又谕：据黄廷桂奏哈密回民夏秋田禾叠被旱灾，请赏给口粮糜麦二千五百石，同本年原借出陈易新粮石，统俟己巳年秋收后分作二年带征等语。此种回民非内地民人可比，其所种田禾收成丰歉不齐，从前数十年中岂竟无一旱涝？何以向未有因灾议抚之事？今黄廷桂既为此奏，设将来偶遇收成歉薄，势必援例为之料理，转致多事。但既会同李绳武合词奏请，贝子玉素富断无不知之理，未便中止，已降旨准行。可传谕黄廷桂嗣后遇有此等事件，不得率为奏请。

（卷321 40页）

乾隆十三年九月壬戌（1748.11.1）

谕：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虽分类音译名物，朕所识者西番一种，已不无讹缺。因思"象胥鞮译，职在周官；辖轩问奇，载于汉史。"我朝声教四讫，文轨大同，既有成编，宜广为搜辑，加之核正，悉准重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其暹罗、百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等书，著交与该国附近省

分之督抚，令其采集补正此外如海外诸夷并苗疆等处有各成书体者，一并访录。亦照西番体例，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缮写进呈，交馆勘校，以昭同文盛治。著傅恒、陈大受、那延泰总理其事。

（卷324 25—26页）

乾隆十三年十月丁亥（1748.11.26）

谕军机大臣等：驻藏办事副都统拉布敦奏称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寄知阿里克地方交易回子等，告称准夷现在内乱，伊即移知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严饬各卡谨密防守，如有准夷来到，即送至藏等语。藏地关系紧要，驻藏大臣凡事最宜查取确实，权其轻重，相机办理，不可稍有滋事。现在索拜因阿哈雅克卡座报有千余人形迹可疑之语遂怀畏怯，将唐古忒番人妄行移拨，殊属轻忽。拉布敦当以为戒。准夷狡诈，向与土伯特不合，互相窥伺，若将准夷人等容留藏地，将来必至扰乱。著寄信拉布敦，准夷倘有投藏之人，当饬各卡谕令退回，断不可容留一人。并令传谕珠尔墨特那木扎勒遵照办理。

（卷326 19—20页）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壬子（1748.12.21）

谕军机大臣等：哈攀龙、冶大雄、哈尚德三人年力正强，尚属骁勇，可备驱策，特发往金川军营令及时自效。乃伊等到营并未闻有克获建功之处，所领兵丁作何布置，作何攻取，亦未有一折奏闻，仅于此次傅尔丹奏折中具名请安，不知伊等在彼所办何事？武弁身临行阵而坐守经年，不能攻坚陷阵，能无愧乎？可传旨询问，令伊等明白回奏。寻署松潘镇总兵哈攀龙覆奏抵营后防战情形。得旨：览。汝尚在可嘉，有旨谕部。昭通镇总兵冶大雄覆奏。得旨：览奏俱悉。罪皆讷亲、张广泗之所致。汝等能改过奋勇，仍论功行赏。勉之。古

州镇总兵哈尚德覆奏。得旨：汝此番颇不满朕意，竟不似汝从前之奋勇。以后勉之。

（卷328 4—5页）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丙辰（1748.12.25）

又谕：据贵州提督丁士杰奏称，接准哈尚德来文，需用火药、火绳、铅弹等物，现在星速制办，委员押送等语。金川现在用兵，所需火药、铅弹等项甚多，军营难以制造，自应令各该营制就运往为便。但火药、铅弹等项为攻击所需，关系紧要，必须立法稽查，使之均归实用。军前各营所有火药、铅弹，在本营领兵大员或偶一检点，即傅尔丹亦未必悉行综核。其中倘有不肖弁员兵丁因见解来数多贪利营私，偷取货卖，转以接济逆番，不可不密为防范。经略大学士傅恒亦曾言及此。到营之日，自必留心。其应作何查察之处，随时加意办理，毋令弁兵等有私行透漏等弊，庶于军务有裨。今因丁士杰有此奏，思及此，故随便寄去。

（卷328 14—15页）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甲辰（1749.2.11）

署松潘总兵哈攀龙奏：卡撒山形峻短，右腊岭，左丹噶，左梁即丹噶山麓，丹噶高与腊岭等。左右山梁、正地、党坝皆贼人严防之地。以臣愚见，请加兵三万，以一万添党坝、乃当、马奈、正地四处；以一万添卡撒、左右山梁、色尔力等处；以五千潜从阿利山连路为营，直抵丹噶袭取曾达，会合马奈兵直捣刮耳前门；以五千由腊岭中峰北面下山，连路为营，截断木冈后路，由纳喇沟直抵刮耳巢顶。正兵攻碉，奇兵裹粮越径捣巢，使贼八面受敌，必速溃散。得旨：经略大学士到彼自然相机酌夺，此奏知道了。

（卷331 46页）

又奏：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大朗素、小朗素虽同一投顺，但大朗素、小朗素系因见良尔吉霸嫂欺兄，卖主谋逆，心怀不愤，仰望输诚；良尔吉则见官兵已入美诺始畏罪来投。小朗素随马良柱攻江卡，又随任举攻腊岭，俱有战功，后与良尔吉合兵，见良尔吉心怀异志，即托病回巢。至良尔吉随买国良攻克空卡、卡撒等处，虽亦有微劳，然闻马邦官兵失陷遂心怀反复，临阵不前，骄纵土兵，不听约束，更传闻有云"绰斯甲土兵对敌时不下枪子"，又暗与金酋馈粮助药等事，臣曾面禀督臣张广泗，不加查察。以臣愚见，莫若将良尔吉权且安置卡撒，羁縻其身，使不得透漏消息，俟事竣治罪。该部土兵仍令小朗素管领，拨归马良柱部下驱策。报闻。

（卷331 47—48页）

乾隆十四年正月戊午（1749.2.25）

又谕：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进兵路径，力主直取刮耳崖之策，想由确加咨访，体勘情形，有可进之道。但自朕思之，究属险著。即使可进，亦当先令马良柱、冶大雄、莽阿纳、努三、班第、乌尔登、哈尚德、哈攀龙之类摧锋先入。伊等皆骁勇善战能驭士卒之人，继以傅尔丹曾历戎行，以重兵督率其后，使声势联络，首尾相应。经略大学士亲驻卡撒大营调度策应，早晚之间时通消息，方为万全。贼或因我兵攻其中坚，而防守要害者皆还兵自救，防御必疏。经略大学士即乘虚进据左右山梁、腊岭等处，与刮耳崖之兵会合，两路夹攻，可以得志。朕逆料如此，经略大学士未经奏及，未知果如是否？然亦侥幸万一之想。想左右山梁、腊岭等处碉楼既多，刮耳崖必更完固，设稍见其难，即当持重。若经略大学士提师深入，则卡撒大营付之何人料理？自古用兵，未有大帅离营独进，而付中军于别人者。假

若经略大学士由党坝进兵，则傅尔丹尚当留驻卡撒，乃一定不易之理。且行军原非王道，必当计算短长、舍难就易、思占便宜，断无因避岳钟琪争功之嫌，甘心冒险前赴之理。即使争功，亦何嫌可避？如谓由党坝为与岳钟琪争功，则由卡撒独非与傅尔丹争功耶？经略大学士躬历番境，目击形势，似较朕为亲切。但此番大学士如朕亲往，既经具奏，设非尽据实，则不可知；倘皆实在情形，则经略大学士之所见即朕之所见。朕既一一洞悉，则朕所指示机宜与身历者无异。经略大学士虽才智颖敏，朕亦由数年以来教导而成，识见何能高出于朕？朕初非以此自夸，实是如此。经略大学士亦当以朕言为是，心悦诚服，凡事遵朕谕旨而行。若以不能亲自领兵孤军深入以博勇敢之名，为不满己意而生愤懑，是乃犹有少年习气，而非大臣为国家任事者之所宜出也。审如是，又非欲与马良柱、乌尔登等战将争功乎？此大不可也。经略大学士乃国家倚任大臣，当思于国有济，若因此小丑奋不顾身，如所谓"不斩楼兰誓不还"者，岂非以珠抵鹊，徒增朕之悬结，而非为国家远计者耶？其将朕前后谕旨详悉体念，熟筹万全，以副朕殷切垂注之意。参赞大臣等皆当共悉。

（卷332　33—35页）

乾隆十四年正月丁卯（1749.3.6）

又谕曰：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现在召令还朝，二月初旬即应星驰就道。策楞身任封疆，所有军前一切善后事宜皆该督专责。至莎罗奔、郎卡蠢尔番蛮穷蹙乞命，不足烦经略大学士忠勇公躬亲受降，即交策楞承办。当传檄番酋，谕以"现在劲旅云集，鼓锐深入，必无遗种。既能审知顺逆，哀吁求生，总督系地方官，番民皆所控驭，不忍尔等无知扞法，骈首就歼，用是仰体圣主如天好生之心，代为奏请，网开三面，俯准纳降。"如此办理，较为得体。其满汉官兵次第退撤，应会同傅尔

丹、岳钟琪等加意照料，令其分起遄归，务期妥协。约二月中旬，诸事可以就绪，从容再回成都。小金川年来运饷、从征甚为出力，但逼近贼巢，结怨颇深，宜为之防护。马良柱向著威名，贼酋所惮，应量给兵二三千人驻守数月，俟番境宁贴然后撤回。岳钟琪令于三月内由党坝旋师，酌带兵四五千人驻守打箭炉防御边疆，其应于何时回任，奏明请旨。再，前谕傅尔丹令其暂驻卡撒，俟满兵到齐相机前进，得一二胜阵方回。今思既已班师，此举竟可不必。傅尔丹即同内大臣班第及乌尔登法丑等亦于二月中旬带领满兵陆续回京。

（卷333 12—13页）

乾隆十四年正月壬申（1749.3.11）

谕军机大臣等：朕前降旨克捷金川后欲留兵驻守，不过谓费力所得之地不可弃掷，亦冀一劳永逸之意，并非必欲如此办理。续据经略大学士所奏驻兵之说尚须酌议，则是势必有不可行者。今既定议允降班师，惟令马良柱、岳钟琪分驻小金川、打箭炉以为渐次全撤之地，则驻兵之论自不必复议及矣。如守备杨自功、周郁所言石墙高厚，万难攻破，即使唾手可得，而我兵必不能驻守。若尽行拆毁，又当费几许人力。若复以委之小金川或他土司，是为之增碉扩地，借寇兵而赍盗粮。且拆后木石仍存，重修亦易，是劳而得之，复不得不委而去之，亦何苦而为此无益之举耶？今惟撤兵一事当详悉妥办，从前所调川兵原非精壮，畏贼如虎，积习已然，且劳役日久，疲困不堪，当此众兵停撤之时，独留伊等随营驻守，更非所愿。倘驱以御贼，势必挫衄。自应将在营旧驻守者即令撤回。前据高越奏成都现有召募新兵，即照数补调更换。其到营未久者则可不必。至马良柱驻守小金川，岳钟琪驻守打箭炉，原以防贼番之侵轶，来则御之，去勿穷追，并非

欲其进攻。不必更存立功之想。著经略大学士传谕策楞，令其密谕岳钟琪、马良柱共知此意。其余一切事宜，或朕有筹虑未周之处，经略大学士一面与策楞妥酌而行，一面详悉具奏。朕前谕所云“垂成之功不可弃，难成之功不可图”二语，乃系未悉情形，尚欲得一二胜阵，故有是言。今则惟有难成之功不可图一语矣。经略大学士宣力效忠，勤劳懋著，成绩昭然。朕因经略大学士据实备陈番境形势，得以洞悉艰险，纳降罢兵，纾民力而裕国储，培养元气，永奠鸿基。其功在社稷者甚大。若乘危不顾，冒险直前，纵幸得志，锋镝之下伤损实多，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者，此不过古名将如霍去病辈武臣秉钺者所为。在傅尔丹、岳钟琪等立志效法，或属职分当然，经略大学士辅弼重臣，岂可与赳桓骁果之士争一日汗马之勋耶？即所谓：“川民凋敝，不由用兵”一语亦属错误。民为邦本，必使休养宽裕，妇子盈宁，是以古圣王视民如伤。良臣一夫不获，若已推而纳之沟中。如以为民劳未即生怨，可保不滋事端，欲于困惫之余更为快意之举，罔恤民力，罔顾后艰，是经略大学士独任其过而已。穷兵黩武，朕断有所不为也。今经略大学士功已成矣，名已著矣，遵旨还朝赞襄机务，晋封受爵垂誉旗常，朕亦恭承天意独断宸衷，柔远能迩，端拱太平，载之史册，宁不有光？更何事殚精竭虑，以幸难成之功耶？马良柱从前奋勇克捷，若张广泗添兵数千，早能奏绩。其威名为贼酋所畏，此番颇能出力。经略大学士曾经奏闻，应授为建昌镇总兵，当戴花翎以示鼓励。莽阿纳著来京另用，或四川总兵中有不如彼者，经略大学士酌量调用亦可。再，调往川省运粮之道府、同知，大兵停撤，已令各回原任。各该省无须多员委用，现在分发之道府、同知未起程者，令其带领引见，另行酌夺。又，哈攀龙、鲍成龙原参之案，其中不

无屈抑。据经略大学士奏明，已将哈攀龙开复，鲍成龙亦允释放效力。此外尚有似此诬参应予昭雪者，经略大学士即交策楞等据实详查报明，或于途次，或到京后复加核定，奏闻请旨。不必因此稽延，致误三月初来京之期也。

（卷333 25—28页）

乾隆十四年三月丁丑（1749.5.15）

又谕曰：策楞所奏岳钟琪戎行老练、熟悉边情、且经亲历诸番部落、恳恩令其将生平所见所知编辑成书、以为边境指南一折，明系推让岳钟琪以见和衷之意。川省边界蛮夷，其风土情形、扼塞险要、剿抚机宜原自不一，官斯土者，无论大小文武员弁皆宜谙悉。今提督同城，彼此时相谈论，虚怀商确，于策楞自属有益。即岳钟琪固系老成练达，而一人所见安能在在周遍？如马良柱辈久任蛮徼亦宜咨访，以为集思广益之助。其麾下偏裨凡有熟习番境形势者，均应面加询问，且可因此观其人之实能留心与否，遇拔补时得以斟酌去取。况岳钟琪年已望七，即马良柱辈亦迥非少壮。将来储备边材，自宜预为培养，俾后进者讨论娴习，以供国家任使。但所奏编纂之事，务期有济实用，不可剿袭浮泛，徒托空言。至于策楞、岳钟琪二人皆受朕信用，深望其和衷共济，协力同心，事事只求实际，固不在区区笔墨文字之间。若有意欲为和衷，转觉形迹未能融化也。

（卷337 25—26页）

乾隆十四年六月己亥（1749.8.5）

又谕：据哈尚德奏称新疆营伍尚未整顿，因系召募新兵居多，现值暑气薰蒸，骤加操练恐有伙众逃亡、硬辞名粮、仓皇滋事之处；又称古州城垣倾塌者多，听候抚臣委员修整，俟动工另折奏报等语。前据丁士杰以舒赫德欲将古州镇所辖营

协调至都匀府看验，该提以不可调验情形备悉陈奏，朕已著抄寄舒赫德阅看，并令亲往古州周览营伍。今哈尚德又以盛夏骤加操练，恐有逃亡滋事之虞。国家武备自宜训练娴习以整戎行，固不可求效太速，激成事端，若因兵丁以操练为畏途，恐其辞粮逃避，遂尔姑息因循，将自此益长骄悍之风，且习成怠惰，何以备折冲御侮之用？治军从无此体。然即此而观，则舒赫德之必当亲至其地，不可调验，更无疑义矣。可将原折抄寄舒赫德，令其察看情形，因时制宜，务须宽严得中，一切斟酌办理，俾各营兵弁共知守法奉公，整饬奋励以端风气。至古州城垣关系紧重，参革同知刘樵侵帑误工，其应追赔之项多至二万九百余两，总由张广泗委任非人，是以同知微员敢于贪黩侵渔，肆无忌惮至此。其时监工各上司纵无分肥染指，必皆相率徇庇。今该处城工亟须整理，刘樵赔项谅难克期完缴，可一并传谕舒赫德，将从前建造古州城监工各上司如宋厚、钱元昌及彼时曾为布政使等皆系彼处大员，著逐一确查，应如何著落分赔、修理完工之处，详悉具折奏闻，交与该抚办理。

（卷343 12—13页）

乾隆十四年八月乙巳（1749.10.10）

谕：四川建昌镇总兵马良柱现丁母忧，其员缺著重庆镇总兵董芳调补。董芳员缺著副将乌德纳补授。

（卷347 13页）

命四川提督岳钟琪来京陛见，以松潘镇总兵哈攀龙署四川提督事。

（卷347 19页）

乾隆十四年九月辛未（1749.11.5）

又谕：四川总督策楞、署提督哈攀龙奏称：五月内据泰宁

寺喇嘛达尔罕堪布禀称班滚于莎罗奔投诚荷蒙赦宥后，即连次遣人来寺求其代为乞恩，又将伊子罗藏丁得送到寺内出家为质，悔罪颇为真切；因遣千总杨秀、温钦二员查察情形，班滚遂率领弟兄、亲戚、土目、头人等出界跪迎罗拜，极言从前误触国威，后此不敢稍为犯法，舍身矢愿，誓死明心，凡番蛮所最忌讳之诅咒倾口而出；所具夷禀，乞怜之状溢于言表；只因未经出痘，求免其来省等语。班滚无知犯顺，于大兵攻讨之时潜逃远窜，其罪本无可宽。但蛮夷小丑无足较量，且莎罗奔、郎卡一经归顺，伊即闻风自至，乞命输诚，尚与冥顽不灵者有间。金川既予维新，则班滚亦在包蒙之列，著从宽免其治罪。伊既未出痘，亦不必令其亲身赴省。该督等遴委监司、营协大员前往泰宁寺明白宣谕，令其洗心改悔，抚辑番众，永矢恭顺，以副格外隆恩。至喇嘛达尔堪布办理此事实心出力，甚属可嘉，著该督等量加奖赏。

（卷349 10—11页）

乾隆十四年十月庚寅（1749.11.24）

云贵总督张允随参奏古州镇总兵哈尚德乖戾轻佻，扰虐兵民，请革职审拟。得旨：这所参哈尚德著革职。其乖张狂悖、扰民虐兵情由并折内有名款证交与该抚爱必达一并严审定拟具奏。该部知道。又谕：古州镇总兵哈尚德，现据云贵总督张允随参奏革职。其员缺著镇远镇总兵宋爱署理，俟服阕之日再行实授。其镇远镇总兵员缺，著清江协副将唐开中署理。

（卷350 26—27页）

乾隆十五年正月癸酉（1750.3.7）

甘肃巡抚鄂昌奏：瓜州回民本年春耕籽种、口粮缺乏，兼之去冬严寒，牲畜倒毙过多，无力买补，查该处回民耕作

而外别无生理，该扎萨克公额敏和卓请借小麦六千石以为接济，当即借给如数，秋后征还。报闻。又复奏：上年肃州、高台收成均系五分以上，例不成灾。山丹县东南两乡秋收止五分有余，该县前报六分以上，额赋例应征纳，故无力之家皆受拮据。查各该处穷民，除已缓征并于去腊借给一月口粮外，应于春耕前将口粮、籽种宽裕借给。至青黄不接时，再于极次贫民分别借贷，无庸另赈。得旨：览奏俱悉。

（卷357 21—22页）

乾隆十五年七月丁巳（1750.8.18）

又谕曰：丁忧总兵官马良柱前于建昌镇任内奏请入籍成都，经该部议驳，朕因其亲老，暂准在蜀居住。今应循例回伊张掖原籍。但念伊于军前曾经出力，武职大员内奏明于外省入籍亦有特旨俞允者，马良柱现经离任，将来遇缺补用未必仍在川中，著准于成都入籍。

又谕曰：原任总兵官马良柱服虽未满，业已逾年，著留京教习健锐云梯营兵丁，俟有总兵缺出令其署理。

（卷369 2页）

乾隆十五年十月壬申（1750.11.1）

户部议覆：陕甘总督尹继善奏称，哈密现贮小麦一万九千余石，以每年应需粮五千三百余石计算，尚不敷四年之用。其蔡湖回屯每年征收之粮，十年始敷一年之用，应预筹积贮。请今岁秋收后在哈密买贮，粮价在哈密估变口袋银内按年动支。应如所请。从之。

（卷374 5—6页）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己巳（1750.12.6）

广西提督豆斌密奏：臣接阅邸钞奉旨哈攀龙补授固原提督。查固原人悍兵强，甲于全陕，附近多住回民。臣在河西

三十年，回子居心行事，颇知其详。前在固原提督任内点阅营伍，见回子甚多，私窃骇异。询其所以，俱云前任杨宏署提督三年，召募回子九百余名，且谊重教亲，任其肆横，举城兵民道路以目。臣旋即调补广西。闻十一年夺门闹市之案，其中大半回民。此种人惟恃强梁，不讲忠义，富则多事，穷则为窃，其性原与人殊。今哈攀龙又系回子，纵不瞻徇，其如教亲何？得旨：所奏甚可嘉。知道了。

（卷377 42—43页）

乾隆十六年三月庚戌（1751.4.17）

定边左副将军亲王成衮扎布奏：喀尔喀坐卡侍卫前锋有私与准噶尔回人交易者，甚或因帐启争，曾请将该侍卫前锋革审，并请查明坐卡台吉内似此者一并革审，奉旨著严审究治。今查私相贸易相沿已十余年，喀尔喀各旗俱有，不止一案，请一体查究。得旨：前以私相交易一事所关甚大，是以令成衮扎布究治。今览此奏，则从前额驸策凌在时已有此弊，且各旗俱有，并非仅此数人。如将伊等俱革退台吉讯究，则获罪者众，朕心实有不忍。著只将此次发觉之案讯治，余皆从宽免究。仍遍谕喀尔喀之众扎萨克蒙古等，嗣后如再有违例出境交易，不独将贸易之人治罪，并该扎萨克亦从重治罪，断不轻贷。将此交与将军、参赞大臣等不时严查禁止，毋得怠忽。

（卷384 15—16页）

乾隆十六年五月壬戌（1751.6.19）

谕军机大臣等：寿春总兵王进泰所奏寿州回人梅国雄与民人侯世锡纠合多人持械斗殴一折。此等聚众逞凶恶习为地方之累，该州知州陈韶。既因差委未回，而存城之署凤台县知县为宝又以民人非该县所属并不出管，以至四月十九日

至二十一等日格斗遂经三日。该督黄廷桂自应确有见闻，何以至今尚未见奏到？著传谕该督，令其即行查明具奏。寻奏：寿州地方回汉杂处，各分门户，每以角口细故群聚逞殴。本年四月十九日，寿镇左营兵梅国雄身系回教，在典铺质衣，适幼童系左营兵侯世锡之戚，因人多拥挤遂挽国雄之衣，国雄掌击其首，世锡不平，彼此争嚷，国雄遂邀回民殴打世锡成伤。彼时知州陈韶、护镇王绥等俱办差未回，而署县为宝以非该县所属坐视不管，游击万巍又以俱系左营兵，右营无涉，以致二十、二十一连日彼此聚集多人寻殴报复。迨二十二日，凤阳府知府尤拔世饬该署县将受伤人等验明根究，出示严禁，方始帖然。此案兵民回汉互争混殴固属不法，实由为宝、万巍等徇纵推诿酿成。臣一据禀报当即委员查实，将游击万巍、署县为宝题参，请旨敕部严加议处。至不法回民人等，已饬该府县逐一严拿，交庐凤道许松佶亲往按律究拟。报闻。

（卷389 20—21页）

乾隆十六年六月癸卯（1751.7.30）

谕军机大臣等：据准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奏称，和托辉特贝勒青滚杂卜等九旗所属欠准噶尔回子茶叶一万三百余块，将回众所欠该旗人等牲畜相抵，据回子云并无应抵之例，坚执不允。我朝人等与准噶尔回子交易甚属不妥，朕本欲究明重加治罪，复思阅年已久，人数较多，是以加恩免究。向使额驸在时，朕必将伊治罪。今成衮扎布接任未久即行查出，于伊无涉，但究属非是。即如因此交易私事，若令出派侍卫台吉等按款查数，甚属冗杂，而且有关政体。若不办理，明系欠债，无可推赖。此次只可如此办理。倘后若不严行禁止，岂惟不合体统，亦被准噶尔人等轻视。设复彼此争斗，于边境大有关系。著寄信与军营将军、大臣等晓示众扎萨克，

令各将属下之人严行约束，凡毗连准噶尔地方人等不准交易，并谕准噶尔头目，亦令将伊地方之人妥协管理。俟准噶尔使臣来时，朕亦谕此次如此办理之故。嗣后该处仍有与准噶尔交易者，必从重治罪。其军营将军、大臣等亦必严加处分，断不轻宥。

定边左副将军亲王成衮扎布奏：和托辉特贝勒青滚杂卜、公额林沁等所属乌梁海居卡内外者，原未禁其出入，是以近日有赊欠回人帐目等事败露，如再不定例，日久恐有夹带蒙古出界、往返贸易、贼盗潜生等弊。臣等公同酌议每年遣往乌梁海征差者，青滚杂卜旗人三十名，驼不得过五十；额林沁旗人十名，驼不得过三十。每人骑马二匹。遣往时将人数呈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给与出卡文票。再，遣人办理词讼、盗贼等事，亦豫报请文。至卡内外居住之乌梁海彼此往来，但禀卡上侍卫台吉，若忽给文凭，恐妄生猜疑，请照前准其出入。其在卡外之乌梁海等前来谒见扎萨克所带牲畜等物，俱著卡上侍卫查报参赞大臣准其进卡。至归时，扎萨克赏伊等货物，亦将数目移咨卡上侍卫查放，不许将人口带出。至额鲁特贝勒朋苏克、公丹拜所属乌梁海，亦系青滚杂卜、额林沁之属下，仍照前例准其进卡谒见，带物俱交卡上侍卫查报。得旨：军机大臣议奏。寻议：应如所请。从之。

（卷392 12—14页）

乾隆十六年九月丁亥（1751.11.11）

谕军机大臣等：据定边左副将军亲王成衮扎布奏称准噶尔回人阿克珠勒等带领四百人、马匹牲口四万余至伊都克边卡求告贸易，因使侍卫傅永等将禁止贸易之故晓谕，又遣头等台吉策卜登与效力行走索拜带蒙古兵前往禁止贸易等语。所奏甚是。准噶尔诡诈难信，禁止贸易之事伊等非不闻知，今复携货求售，

若以其远来辛苦恩准贸易，伊等又习为固然，嗣后更多带货物，何所底止？且日久或致别生事端，必当速为严禁。可寄知成衮扎布，令其转谕额默根，明白晓谕回人阿克珠勒等云："准噶尔与我大国和好以来，议定只在肃州与京城两处贸易，后又归于肃州一处，并未有在喀尔喀贸易之例，尔等何得私带货物前来？虽称贸易已十余年，此皆下人私事，亦从无数万牲畜之多。所有从前与尔等私相贸易之人已经查出治罪，所欠之项亦已追出给还，尔等岂得佯为不知？自今以后，不许再来贸易。若因雪大难行，暂准卡外过冬，贸易则断乎不可。"如此明白晓谕，只作成衮扎布之意，不必告以谕旨。再，准噶尔之人诡诈多计，观其能带大队牲口前来，岂不能令大队人众行走乎？成衮扎布又一折奏称准噶尔乌梁海八十余户在边卡附近游牧过冬，请照例许其过冬回去等语。由此观之，准噶尔之人明系习惯渐进。今虽无事，若任其如此，日久恐致生事。伊等渐次向内地游牧，或窥探喀尔喀等游牧，此等处不可不严紧防守，先期预备，各处边卡，时加稽察。可传谕成衮扎布知之。

（卷399　11—13页）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癸未（1752.1.6）

定边左副将军亲王成衮扎布奏：据派出禁止贸易之骁骑校齐克慎等密报，十月十四日有额鲁特库本等六十人来，缚去贸易回众及额鲁特人等五十余人；询据回人巴起，称台吉喇嘛达尔扎夏间遣人往额尔齐斯地方唤达瓦齐，达瓦齐不敢往，与台吉达什、策凌乌巴什议于九月十二日投奔大皇帝。达什等密告喇嘛达尔扎，至期集兵五千，将达瓦齐属下三千人擒获一半，并此处贸易之达瓦齐属下人缚去等语。……

（卷403　6页）

乾隆十七年二月癸卯（1752.3.26）

实授马良柱为四川松潘镇总兵。

（卷408 27页）

乾隆十七年二月己酉（1752.4.1）

谕军机大臣等：策楞、岳钟琪所奏办理郭罗克番贼情形一折，据称该镇马良柱以土目丹增自知畏罪托故不到，非用兵不足以示儆戒等语。郭罗克近在松潘口外，马良柱身为总兵，不得不以用兵为请，且以尝试总督之意，未必实有见于兵之不可不用而为是请也。番人越在远徼，不能如内地州县绳以国法，原属人性不通之类。第该处乃通藏要路，不可听其恣行劫掠，是以应化诲约束，使知畏服，庶以儆其将来耳。用兵一事，谈何容易？必当权其轻重，值与不值。彼并非骚扰边境，自无须轻用兵威，驯至不可收拾。亦非谓此时封疆宁谧，习于恬熙，以偃武为了事也。著传谕该督、提，令其妥酌筹办。

（卷409 3—4页）

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1752.5.3）

又谕曰：据云南提督冶大雄参奏伊子蓝翎侍卫冶继钧前在滇省向回民马款等辗转借贷，是否确实，无凭诘问，请将伊子发回交该督抚饬审等语。看来情节似不仅止于此，显有含糊取巧之意。冶继钧著革职发往滇省，交与该督抚等秉公查讯具奏。如有别项情节，即将冶大雄一并严参治罪。若系伊子实止借贷生事，冶大雄不过失察之咎，亦照例议处。

（卷411 8页）

谕军机大臣等：冶大雄参奏伊子冶继钧向云南客民白姓借银五百两，无从措还，又向回民马款等辗转借贷；有无别故，现密札按察使沈嘉徵查明等语。冶继钧已革去蓝翎侍卫，交该督抚审明具奏。看来此事必有别故，冶大雄见事不可掩，故先行参奏以为取巧之术。硕色、爱必达自必有所闻见，何以不行

奏闻？著明白回奏。前交该督查明张凌霞参奏冶大雄折内各款，该督显有回护冶大雄之意。经朕批示，此案务当秉公据实查办，该督抚等试思此时尚有人能偏向回护、自行己私者乎？有稍涉偏徇，明逃朕洞鉴者乎？果属秉公，原于该督抚毫无干涉。一有偏徇，是将自罹其咎矣，又安能庇人耶？思之，慎之。

（卷411 8—9页）

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卯（1752.5.13）

谕军机大臣等：直隶总督方观承所奏马成龙贿买兵部假票、冒领车价一案，其供出之兵部贴写厉芳千、董谈九、书办朱君谋，已令步军统领严拿解交刑部，不必发往保定。该督现获人犯，一并解部审明治罪。其厉芳千现经在逃，并著该督飞饬所属于直隶一带严行踊缉，务期弋获，毋致远飏。并该犯等冒领车价已逾四站，其良乡等州县虽亦疑有假冒，赶追禀究，而当下即能盘诘得实者，则系清苑县知县周元理。该令自属留心办事之员，已交军机大臣记名，著该督将伊平日居官如何之处据实奏闻。寻奏：周元理诚实端谨，于首邑事务，办理俱能妥协，前经保荐卓异，且在直有年。倘蒙擢用，乞俯念直隶需材，俾其驾轻就熟。奏入。报闻。

（卷411 18页）

乾隆十七年五月戊寅（1752.6.29）

谕：前因冶大雄参奏伊子冶继钧向云南客民白姓借银，又向回民马款辗转借贷，即令革去蓝翎侍卫交该督抚审明。且传谕该督抚，以此奏必别有隐情，冶大雄见事不可掩，先行参奏以为取巧之术。今据硕色、爱必达查明，所借果系吴尚贤之子吴世荣银两，其为巧诈显然矣。冶大雄办理营伍尚属可观，是以擢任提督，但其为人习尚浮华，操守不饬，前经总兵张凌霞奏其嫁女宴会等事，款迹累累，俱经质徇得实。今查明参奏伊子

之处又复巧诈营私，居心卑鄙。提督重任为全省武弁表率，岂宜居此？姑念其著有劳绩，熟谙营伍，著革职以哈密总兵效力行走，速行赴任。如不奋勉，定行重治其罪。云南提督员缺，著吕瀚补授。俟冶大雄到哈密后，再赴云南之任。所有现在云南提督印务，著王无党暂行署理。

（卷415 10页）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辰（1753.2.2）

四川总督策楞奏：接准松潘镇臣马良柱寄奉朱批，臣实深惶悚。此次杂谷用兵，乘番众之解体，斯首逆之就擒，其与金川情形实有难易不同。得旨：尔等不过乘人之危耳。又称郭罗克纵放夹坝，其罪原无可宽，但该酋抢劫班禅额尔德尼使人之后，知有颁发敕谕及恩赏物件，随畏惧退还，似尚有一线可原；现在郭罗克土目丹增已遵将贼首一名交出，并称于数日内再拿一名出献；臣讯得交出之人止系从贼，尚有那富丹等为首之人未交，当经指名严饬，勒令缚献。得旨：辞甚费而终于不能回护。但朕旨所戒尔等之既往，非欲兴事于将来。尔等莫又错会朕意，欲办郭罗克也。此非尔等所能，恐不似杂谷之易与也。

（卷429 31—32页）

乾隆十八年正月甲子（1753.2.10）

又谕曰：冶大雄在云南提督任内参奏伊子冶继钧借贷银两一案，巧诈卑鄙。因其于营伍事务尚属谙练，从宽仅予革职，仍令以哈密总兵效力行走，此朕格外之恩。乃冶大雄自奉到部文及抵任哈密以来，并未具奏陈谢，只有请安一折而已。总兵仍属封疆大员，非废斥者可比，既具折请安，岂竟不知当具折谢恩乎？甚属糊涂！若以降革之后心怀觖望，谅冶大雄亦必不敢出此。姑念伊系武臣，不娴体制，著传旨申饬。

（卷430 10页）

乾隆十八年二月丁亥（1753.3.5）

谕军机大臣等：川省地当边徼，番夷杂处，抚驭之道当令怀德畏威，不可贪功启衅。从前瞻对、金川相继蠢动，频年用兵民气未复，正当予以休息。上年九月内，据策楞、岳钟琪奏报，杂谷土司苍旺密谋叛逆，现在领兵进剿。该督一面奏闻，一面即行办理，势难挽回，深为廑念，当谕令加意慎重。旋据策楞等奏报官兵直抵维州，占据险隘，番众迎降，进取松冈，苍旺就擒等情。番酋恃险跳梁，杂谷乃其巢穴，彼必悉力拒守，备御多方，何以官兵乘胜长驱，毫无阻碍？与伊等前奏负固情形，未免自相矛盾。屡经降旨询问，该督等覆奏情节率多支饰，俱未明晰。看来伊等所办，总不出于乘易邀功，伺间袭职。但此处朕若深求，伊等必获重谴。姑念事已完竣，不必追究，惟令将善后事宜留心妥办。乃近日岳钟琪因朕批谕马良柱"有如此兵威，可不用之郭罗克"一语，误会朕旨，辄请亲赴松潘督率擒捕。是不知出师杂谷之非，而并欲用兵郭罗克，其纰缪不尤甚乎？总之，绥靖番夷，贵知大体。如遇强番肆横，逆焰方张，骤难扑灭，则人怀观望。否即乘其不备，因以为功。似此办理，将致他番闻风惊骇，妄生猜疑，甚非绥辑边圉之道。黄廷桂现署川督，该省情形素所熟悉，到任之日即令策楞将此案前后所奉谕旨转交阅看，并将从前办理情节详悉告之，黄廷桂再加确查具奏。至郭罗克原系徼外远番，如尚知畏法，不致恣横，尽可置之不问。倘怙终不悛，罪恶昭著，有必不可已之势，黄廷桂详察情形，妥酌奏闻办理。将此一并传谕知之。

（卷432 1—3页）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己亥（1754.1.11）

谕军机大臣等：从前哈密赛巴什达里雅屯田给令该处回子

耕种，所收谷石以四分交官，六分给与回子。今闻伊等生计稍艰，著加恩将每年耕种所获谷石不必交官，全行赏给。

（卷453　6页）

乾隆二十年二月壬子（1755.3.20）

谕军机大臣等：朕于阿克珠勒等入觐已授为总管等职，又命玛木特兼管包沁，因彼系准噶尔旧人，现授为内大臣，令彼监收包沁人等贡赋，转行交纳，并管理一切事务，非谓令伊管辖便系属下，为伊纳贡也，前已谕知班第等。今阿睦尔撒纳奏称将包沁之得木齐与扎哈沁之得木齐调遣安置之处虽百端开示，不免疑惧。看来包沁人风教各异，若令别部人兼管，或转无益。著班第等晓谕包沁人等，伊等若愿移驻西路与吐鲁番回子同住，则既离北路，即无庸玛木特兼管。今西路额敏和卓之回子亦移至吐鲁番，即著额敏和卓兼管亦可。倘愿移居旧处，则仍令玛木特兼管。阿睦尔撒纳既熟悉包沁人情，可同班第详细商酌妥办。

（卷482　13页）

乾隆二十年二月丁巳（1755.3.25）

又谕：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湮。著传谕鄂容安，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

（卷482　19页）

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1755.6.3）

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等奏：臣等领兵前进，陆续招降各部人众。现据绰罗斯台吉袞布扎布等部陆续来降，共四千余户，内和卓木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因策妄阿喇布坦时羁

留伊父为质，未经放回，将属下三十余户率领来归，臣俱令各回原处游牧。再，业克明安台吉巴雅尔、噶勒杂特宰桑哈萨克锡喇等因比年扰乱，生计贫乏，请给地耕牧，臣等即令往吐鲁番耕牧。又，额林哈毕尔噶等处居住之人，前以阿睦尔撒纳被哈萨克抢掠，生计亦艰，因将阿睦尔撒纳属下未经带往二百余人及额林哈毕尔噶本处穷夷八百余户俱令在额林哈毕尔噶等处居住，附入有牲畜之扎哈沁宰桑敦多克等属下，俾给与籽种，令其耕牧。再，噶勒藏多尔济带领伊侄扎那噶尔布现随臣效力，事事俱遵指示，形迹并无可疑。臣等留办数日，此际想达瓦齐已得两路大兵前进信息，若不遣人招服，恐其闻风远飏。因缮檄钤印，晓谕利害，饬侍卫塔奇图等由乌兰乌苏地方前往传示。谕军机大臣等：萨喇勒奏绰罗斯台吉衮布扎布等各带领户口前来投诚，及饬侍卫塔奇图等前往晓谕达瓦齐，办理诸事悉合机宜，朕心深为嘉予，惟伫候伊等捷音。萨喇勒务宜加意奋勉，迅奏肤功，以副委任。再，朕观尼玛所供达瓦齐现在情形，将来萨喇勒遣人晓谕后，固必前来投诚。或此时达瓦齐一闻大兵信息，即遣人至军前请降，皆未可定。如果来降，萨喇勒即一面受降，一面仍带大兵进发，办理一切善后事宜，并宣谕达瓦齐，毋令稍生疑惧，遵照前旨解送京师。其噶勒藏多尔济率领伊侄愿随大兵前往效力，诸事俱遵照萨喇勒等指示办理，亦属可嘉。萨喇勒等毋庸过于疑虑，转致别生事端。至投诚绰罗斯台吉衮布扎布及布库努特当扎木素等率众归诚，俱应即加赏赉。但尚未查明伊等名目等次，是以尚未颁赐赏赉。著萨喇勒至伊犁时即行查明，分别具奏，朕自加以厚恩。先将此旨晓谕伊等知之。至投诚之和卓本原系叶尔羌、喀什喀尔回部之长，羁留准噶尔为质未经放回，情甚可悯。著萨喇勒即将伊派令前来入觐。至回营时，仍令复回原部。并将此预行告知，俾知感戴。

萨喇勒此番筹办妥协，深属可嘉。著赏赐朕御用宝石数珠一盘。扎拉丰阿、鄂容安并著赏给荷包、鼻烟壶以示奖励。

（卷487 12—14页）

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子（1755.7.6）

又谕：据班第奏称伊犁河北从前原有存贮米粮缎匹等物，上年为哈萨克抢掠，所余马匹牲畜俱经达瓦齐携往特克斯地方，厄鲁特回人等生计艰难，不足以供应大兵口粮等语。准噶尔地方数年以来屡遭兵革，又为哈萨克抢掠，现在居住之厄鲁特回人等生计自属拮据。若于伊犁多驻大兵，深属未便。从前萨喇勒等奏请停止伊犁驻兵，经朕传谕班第等令其酌留兵丁一二百名为驻扎大臣差遣委用。今功已告成，大兵即宜陆续撤回，班第等现在自当即为办理。若尚未议撤，即遵旨妥协筹办。其应酌留兵丁，一并详议奏闻。

（卷479 31页）

乾隆二十年六月戊辰（1755.8.3）

定北将军班第等奏：达瓦齐败走时，臣阿睦尔撒纳即令属人朗苏、巴朗同回人阿布都·哈里克等向阿克苏、图尔瑚回人等晓谕，倘达瓦齐逃避前去，务即擒送。今于六月十三日，朗苏等回营告称，达瓦齐并其子罗布扎、宰桑爱勒齐等七十人已被回人霍集斯伯克设计全行擒获。现带兵二百起解来营，即遣兵一队前往穆素尔口接应等语。臣等即派索伦兵三百、喀尔喀、厄鲁特兵二百，令副都统额勒登额、喀尔喀公车登萨木丕勒等带领接应，令将达瓦齐严行解送，并遣人告之回人霍集斯伯克，令其一同监送。下部知之。

（卷491 21页）

乾隆二十年七月庚辰（1755.8.15）

军机大臣议覆定北将军班第奏准噶尔善后事宜：一、四卫

拉特分封汗应兼管盟长，户口按籍编次，游牧各安原处。查盟长职非世袭，应请拣放。余应如所奏。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部辽远，应酌减贡赋。吐鲁番头目之子满苏尔投诚，其属人应否令其统辖？向住瓜州公额敏和卓愿迁鲁克察克地方，查回部贡赋应核旧册办理。满苏尔属人现系何人管辖，额敏和卓迁移是否妥协，应查奏定议。一、汗哈屯等乌梁海俟收服后，交青滚杂卜办理，无庸减其贡赋。应如所奏。一、扎哈沁、包沁人众，应俱迁阿尔台等处。小策零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为喇嘛达尔扎所杀，部众分散，今俱归降。闻伊有子图鲁巴图逃入回部，如访得，即令统旧众。查扎哈沁、包沁之人应如所奏迁移。达什达瓦之子图鲁巴图访得与否，均未可定。请将达什达瓦部众择人心推服之宰桑统领。一、伊犁至哈密，巴里坤至乌里雅苏台俱设台站。乌梁海呈报伊犁事件，从相近之卡接递。由伊犁至回部，沿途蒙古供应，无庸设台站，应如所奏。一、乌鲁木齐、鲁克察克毋庸驻内地兵。今议将瓜州回众迁鲁克察克，即可派京城蒙古兵移往瓜州，裁安西绿旗营兵。查现应酌议驻兵事宜，令黄廷桂来京，俟到时公议具奏。一、喀尔喀与厄鲁特旧为仇敌，若将喀尔喀游牧展至阿尔台与厄鲁特相近，不无窃盗争斗，即喀尔喀亦不愿离故土。其鄂尔坤、塔密尔、推河等处无庸驻兵安台。应如所奏。一、四卫拉特所属赋税给伊等收管。噶尔丹策零分内赋税俱行交官。查噶尔丹策零分内赋税原与伊等无涉，应令查明实数。如何收取支用，另议具奏。从之。

（卷492　8—10页）

乾隆二十年七月辛巳（1755.8.16）

又谕：前有旨令刘统勋于黄廷桂到任之后回京供职，今黄廷桂川省任内现有应办之事，不能即赴陕甘，而甘省政务、边

防一切关系紧要，如现议改驻满兵处所，尤当相度情形，通盘筹画。刘统勋随应亲身前往，会同策楞查勘，并与班第咨商。至将来瓜州回民仍回吐鲁番原住游牧处，于该协督所请改设满兵之外另设驻防满州兵二千名，则哈密城堡等处或即于瓜州满兵内分拨防守，其绿旗官兵又可酌量裁减。至贸易处如何派兵照料，该协督均当亲履其地，悉心酌议具奏。刘统勋系军机大臣，此等事宜，伊即回京亦分所应办。将此传谕该协督，令其详悉熟筹，务期允协。

（卷492 11—12页）

乾隆二十年七月癸巳（1755.8.28）

谕军机大臣等：班第等奏阿睦尔撒纳种种狡诈，屡次虚张哈萨克、布鲁特之信，或云兵来，或云欲与伊和好，语言不定等语。看来阿睦尔撒纳妄想蠢动，逆迹显著。朕已屡降谕旨，班第等自必遵办。至伊属下人等应如何归入公中分管之处，此时亦宜密为画筹。再，班第等遣员解送达瓦齐宰桑爱勒齐等及与巴朗同逃台吉内齐、额布根等九人，俱应行审讯。其余并非要犯，不必尽行解京。惟此内有因病留于回部之吹、索诺木额木齐，俟病痊即行解京。又，从前班第等奏称喇嘛呼毕勒罕曾言阿睦尔撒纳有统领准部之分，今尚藏匿阿睦尔撒纳处等语。似此断不可容留，致使煽惑生事。班第等即查出派员解送来京，毋得任其脱逃。

（卷493 3—4页）

乾隆二十年七月丙申（1755.8.31）

谕曰：班第等将阿睦尔撒纳遣纳噶察带兵前往招服叶尔羌、喀什噶尔回子，又欲借防备哈萨克为名不行前来入觐，并欲令齐木库尔居住塔尔巴哈台地方各情形密行陈奏。观此，则阿睦尔撒纳乖张悖逆之迹益属显著无疑，朕前所降谕旨，伊岂

肯倾心折服？是阿睦尔撒纳断难姑容。但恐伊至塔尔巴哈台地方托故久居，不肯前进耳。如伊仍未起程，班第等遵奉二十八日所降谕旨业经办理，甚善；倘未及办理伊已起程前来，则应将伊依恋塔尔巴哈台之处先行加意体察，最为紧要。班第等一经探得确信，则此旨一到，即遵朕前谕将阿睦尔撒纳调回完结后，仍即遵旨带兵速赴塔尔巴哈台，将伊亲属信用之人一并擒拿。如阿睦尔撒纳中途别无留恋径行前来，班第等得信亦即速行密奏，俟降旨办理。仍酌量日期，再降旨与班第等。奉到之日，一面派兵星赴塔尔巴哈台办理。此际惟宜密之益密，毋使稍有泄漏。

（卷493 7—8页）

乾隆二十年八月甲辰（1755.9.8）

谕军机大臣等：班第等奏称阿睦尔撒纳、纳噶察、阿巴噶斯、察哈什等回避众人密商竟夜，或煽动各游牧使不遵约束，或与绰和尔、约苏图等结连哈萨克、布鲁特侵扰边境，俱未可定等语。阿睦尔撒纳之必应擒治自无可疑，但看此情形，伊讵肯即来入觐，势必逗留于塔尔巴哈台游牧。班第等即遵前旨办理。至阿巴噶斯、察哈什等迹似同谋，或但畏惧伊之总统准部，或实系有心甘为党恶，俱宜体察。若同党属实，即应一并办理；若勉强顺从而概加擒治，准部诸酋见因一人而株连甚众，人人疑惧，亦有未便。此等机宜，班第、萨喇勒、鄂容安宜详悉筹酌，相机办理。至回部霍集斯伯克，已降旨令其明年入觐。所奏伊于解送达瓦齐时阴求阿睦尔撒纳，俟招降叶尔羌、喀什噶尔后令其总统各部，心殊叵测。此但因阿睦尔撒纳现系将军，且恐其总统准部耳，尚无足深虑，惟阿睦尔撒纳迁延留恋，甚有关系。班第等若即能办理，固善；或前来热河，须候朕旨再行。再，班第等前奏阿睦尔撒纳起程后，纳噶察前来

试探，述阿巴噶斯等诞妄之语。今伊等竟夜密商，或即系此情节？前经班第等将伊等调取，曾否前来？折内何以并未声明？又，阿睦尔撒纳等屏人私议，既为班第等侦探而知，而遣人侦探之时，阿睦尔撒纳又岂竟无知觉？此等事宜务须密之又密，方无贻误。至阿睦尔撒纳所收达什达瓦等属人及掠取别部人等，擒治伊等后即当分别办理，或给还本部，或编次归公，务宜逐一清查厘正。又，所奏巴里坤驻兵一节，著班第等将久在准噶尔之满洲蒙古兵丁查明数目，令在巴里坤居住。伊等言语、风土既为熟习，若与瓜州安西兵丁更番轮替，俾新调各兵渐次学习，将来即可挈家驻扎。仍俟班第等奏到日，交军机大臣会议以闻。

（卷494 2—4页）

乾隆二十年八月辛未（1755.10.5）

协办陕甘总督尚书刘统勋奏：军机大臣议覆调任巡抚陈宏谋奏筹办安西等处事宜一折，行知到臣。查贸易处所既定在巴里坤，覆该抚所奏布隆吉地方一年一次、两次之处，应无庸议。其所称商货出关盘查，自属应行事宜。嘉峪关现有游击一员，应行知照例办理。至所称量定税则，现在商民未齐，俟试行一二年，商货果有利息，再定则抽收。马匹归官拨营于事有益，应于哈密贮茶，俟贸易马到，照近价定数易换，令各营交价领马。又，瓜州回民仍归旧处，甚为合宜。臣前往查勘，田土平衍，可容千余人，屯田约可下种九千石。其应如何迁移之处，再行具奏。至所请将赤金等五卫分驻同知通判、添设巡检四员，臣现行安西道，就该管地方情形如何合宜，备细详覆。俟督臣黄廷桂到任后公同酌议，具奏请旨。报闻。

（卷495 20—21页）

乾隆二十年九月壬申（1755.10.6）

又谕曰：班第等奏阿睦尔撒纳前遣得木齐特古斯孟克前往古尔班和卓及西部哈萨克，今与伊等使人同至；据伊等来文及使人所告，请将塔什干城内向日驻扎回人阿奇木一员、厄鲁特哈尔罕一员不必驻扎；查此系策妄阿喇布坦时相沿旧制，今请裁去，是有据占塔什干之意，因示以不便准行；令其赍捧颁谕哈萨克敕书，与前遣之侍卫章武等同往招抚，仍令伯什阿噶什之兵沿途防护等语。所办尚合机宜。惟哈萨克来文内有“闻阿睦尔撒纳仍居旧游牧，甚为喜悦，可复睹噶尔丹策零之时”等语，此必系阿睦尔撒纳隐讳投降受恩之事，但以借兵复仇并总统准部为词。从前因阿睦尔撒纳离军营未远，诘问恐致泄漏。今已历多时，自当详询特古斯孟克，将阿睦尔撒纳遣伊前往时有何言语明白供出。班第等未将曾否诘问之处陈奏，殊属含糊。此时特古斯孟克如尚未遣回阿睦尔撒纳处，即详悉询问具奏。再，古尔班和卓来文内称前避达瓦齐之锋逃往彼处，今欲来归；恐遇旧日仇人相害，乞为保护，并恐哈萨克、布鲁特邀截等语。伊若能亲身前来，受其归顺则可；若必须救助，致与哈萨克等构兵，将来群起效尤，必无休息，断然不可。著传谕班第等知之。

（卷496 2—3页）

乾隆二十年九月乙未（1755.10.29）

又谕：据署提督冶大雄奏刘统勋、策楞檄调安西官兵援剿，复行撤回等语。刘统勋等从前之张皇失措，于此益见。阿睦尔撒纳从北路窜逸，岂有飞越西路为患之理？该协督等听信永常怯怯之词，辄远从内地调兵援剿，不思兵行全资马力。今忽而征发，忽而撤回，不惟惊惑视听，使甘肃内地一带妄生疑议，即以马力而论，亦何堪此往来纷扰耶？总之，此事皆由永常懦怯，但思退守哈密以为自卫之计，又不欲出诸己口，故尔

张大其词，而刘统勋等遂为喋喋陈奏耳。策楞前获罪戾未经正法，今复弃瑕任用，伊应感激报效，何竟遇事毫无所见若此？刘统勋虽未娴军旅，然于军机重务亦宜审察确实，初不意其茫无定识至斯也。著传谕刘统勋、策楞，令将永常如何用言耸动伊等、伊等如何遽然听信之处据实奏闻，不得稍涉粉饰。

（卷497 16—17页）

又谕曰：冶大雄奏报准刘统勋、策楞檄调绿营官兵援剿一事，前经吴达善奏到，已经降旨刘统勋令其停止矣。阿睦尔撒纳畏罪逃窜，西路诸部并无被其煽惑之事，皆由永常怯懦退缩以至于此。军营原有现兵尽敷追捕，何必由内地纷纷征调？且此所派官兵必资马力，与其现筹马匹供此无用之兵，何如以此马速解军营，使现有之满洲、索伦等兵得以及早进发？从前萨拉勒进兵时，所带不过数千，今以一逸贼捕窜，乃欲集兵万人为婴城自卫计耶？看来安西官兵此时业已闻调前赴，不必停止。目今时至天寒，官兵赏项著照例给与一半。其安西继派候调之二千及肃州兵二千，著遵前旨停其派往。其军营现有各兵，亦著加恩给与赏项一半。所需马驼口粮，务期作速办齐，即日进发。再，永常此番举动摇惑军情不小，可一并传谕刘统勋等，速将此旨遍行晓谕军营大小官弁知之。

（卷497 17—18页）

乾隆二十年九月丙申（1755.10.30）

谕曰：刘统勋奏西路实在情形一折，乖谬已极。现今伊犁平定之后，阿睦尔撒纳背恩叛窜，阿巴噶斯、哈丹弟兄不过一鄂拓克之宰桑，为所煽诱抢夺台站，业克明安宰桑扎木参等率众求请于附近军营居住，而永常妄生疑惧遂退回巴里坤。今噶勒藏多尔济之子诺尔布琳沁即带兵千余杀退阿巴噶斯兵众，则西路全势并无丝毫变动。若使永常仍驻穆垒，率来归之众令为

前驱，奋往直前，早通伊犁声息，而追寻阿睦尔撒纳逋逃踪迹，西陲当已安怙无事矣。乃永常惟怯于前，刘统勋附和于后，实出情理之外。军营所恃，全在领兵大臣。今一将军、一总督无端自相恐怖，众心其何所恃耶？刘统勋奏内所云诺尔布琳沁等来告之说，俱未可深信。夫诺尔布琳沁为守护游牧，始则恳求内移，继则率众剿贼，现将阿巴噶斯之得木齐班咱擒送来营，情形若此，尚何不可信之有？又云内外之界不可不分，试思各部自归诚以来悉已隶我版图，伊犁皆我界，尚何内外之可分？今西路诸台吉、宰桑皆知遣人来告军营，求以兵力壮其声势，其自效之意显然可见，而永常、刘统勋乃望风疑畏，甚欲全调陕甘满汉标营马匹，且以向年巴里坤孤悬塞外、马驼被劫为词。夫雍正年间，准噶尔以其全力鸱张鼠窃，视今日之一举荡平，诸部归诚，相去天壤。三尺童子，莫不知之。刘统勋作此种种乖谬之语贻误军事，且班第等在伊犁系办理军务大臣，刘统勋并不与永常亟谋安接台站，竟奏请退回哈密，而置班第等于不问，伊身为总督，现在巴里坤，一切军营应办事宜何莫非其专责？即如军营马匹现俱乏弱，纵撤回之马不无疲瘦，而所有一切马匹何以不预饬豢养膘壮？刘统勋所司何事？糜费钱粮，不能适用，其罪尤无可逭。昨据冶大雄奏到伊将安西官兵忽而调遣，忽而停止，马力岂不更加疲乏？永常已降旨革职拿解来京，刘统勋如此乖张，贻误军旅重务，若以其系汉人，为之宽恕而不治以应得之罪，则是朕歧视满汉，且将复何以用人，何以集事耶？刘统勋著革职拿解来京治罪。伊子刘墉亦著革职拿交刑部。永常子额勒登额，著革职在军营效力。永常、刘统勋在京诸子，并著拿交刑部。所有各本旗籍及任所资财，并著查出为偿补军需马匹之用。

（卷497　19—21页）

乾隆二十年十月甲辰（1755.11.7）

命授管理伯得尔格鄂拓克回人伯克阿底斯为三品总管，乌苏卜、阿卜都喇伊木为二等侍卫，吐鲁番回人伊必里野木为三等侍卫。

（卷498 8页）

乾隆二十年十月辛酉（1755.11.24）

谕军机大臣等：策楞奏称据达什达瓦属人索诺木从伊犁脱出告知将军班第等陷贼之信，现在达什达瓦之妻率其游牧前来等语。此信属实，必须会合兵力大为办理。昨降旨令达勒当阿等同噶勒藏多尔济带兵前往西路会同进剿，伊等谅已前进。今闻阿巴噶斯、哈丹等兵败后潜匿山中。策楞即带兵与尔布。琳沁相见，若其力可用，即会兵速进；如少觉单弱，则据守要害之地，俟达勒当阿等到日，整饬兵力严行剿捕。已谕总督方观承等催趱马驼解赴军营应用，将来自必陆续得信。策楞惟相机乘势，勿少退诿，亦勿致冒昧前进，方为妥协。但此系索诺木一人之言，达什达瓦之妻及军营侍卫满楚等尚未抵营，或系逆贼造言惑听亦未可定。策楞尤宜加意侦探。达什达瓦家口若至军营，即令在巴里坤居住，令和起照管。其派出达什达瓦兵丁随营进剿。存留宁夏、庄浪兵丁驻防各事宜，俱照所奏行。派出兵丁，照现在进兵例赏给整装银两外，仍每名赏银三两，并派散秩大臣阿雅勒虎拣选可用宰桑数员在军营效力行走。至索诺木所称八月内敦多克曼集、巴朗图布慎会同喇嘛、回人等作乱，班第、鄂容安被陷；而萨喇勒带兵百人为乌鲁特宰桑纳亲哈什哈之子锡克锡尔格所困，又伊犁之喇嘛等传书达什达瓦游牧、阻其迁移各情节，俱属可恶。策楞等进剿时，务将此项贼人临阵斩获，或擒拿解京治罪，勿使漏网。……

（卷499 21—23页）

乾隆二十年十月甲子（1755.11.27）

参赞大臣策楞奏：诺尔布琳沁遣宰桑诺尔布齐木布来告，击败阿巴噶斯哈丹后欲即进剿，因塔本集赛与之合，且业克明安台吉察衮、德济特俱同党据险，恐其夹攻，暂移都尔博勒津游牧。阿巴噶斯等现于图古哩克等处拒守。又，扎那噶尔布属人济尔噶勒布拿获克什木等遣往额林哈毕尔噶送信之台吉纳旺，解送前来，询称八月二十三日宰桑克什木抢台站；二十四日将军大臣等带兵向崆吉斯行走；二十九日克什木、敦多克曼集、乌克图、图布慎、巴朗及喇嘛、回人等前至乌兰库图勒，围住将军大臣，班将军、鄂参赞俱自尽，萨将军带达什达瓦兵百人脱出，后闻为锡克锡尔格所获，送往伊犁；又称哈丹带兵至乌陇古寻阿睦尔撒纳，并无踪迹等语。伏思纳旺所供恐系扬言煽惑，自应带兵速进，拟即日往会诺尔布琳沁共商进剿。谕军机大臣等：策楞奏擒获台吉纳旺，所供伊犁情形并轻骑往会诺尔布琳沁商议进剿，所办俱合机宜。策楞会同诺尔布琳沁时，即将阿巴噶斯、哈丹游牧奋勇剿捕，其牲只分给兵丁，老弱赏给诺尔布琳沁，此际更宜侦探。阿睦尔撒纳如前至伊犁，策楞等即拒守要害，候北路大兵与噶勒藏多尔济到时并力进剿；若逆贼尚无踪迹，策楞等即整顿兵力，直抵伊犁，剿捕贼党。然亦须量力前进，不可轻忽。前因未得伊犁信息，因令扎拉丰阿暂驻额林哈毕尔噶。今事势如此，扎拉丰阿自应同哈达哈、策楞、玉保等前进。其安抚游牧、办理台站各事宜，著达勒当阿、雅尔哈善带兵继进以作声援，富德仍遵前旨巡查台站。策楞并传谕诺尔布琳沁，伊少年奋勉，朕甚嘉悦，已封为郡王；此次进剿有功，必加重赏。扎那噶尔布亦知奋勉，著封为贝勒，赐双眼翎。擒获纳旺之济尔噶勒，赏给孔雀翎，并银五十两。嗣后有应行加赏者，策楞即酌量赏给。策楞自知前

谴，勇往任事，著给与都统职衔，仍以参赞大臣行走。并传谕扎拉丰阿知之。

（卷499 27—29页）

又谕：现据索诺木所告伊犁信息，阿睦尔撒纳大约前往伊犁，沙克都尔曼济若遽回游牧，恐有他变，且伊游牧人等尚未知伊领兵前往，或启猜疑亦可未定。若由回人路径前往安慰伊游牧人等，由彼处派兵堵截阿睦尔撒纳，会合大兵，似更妥协。朕已密派侍卫等传谕回人霍集斯伯克，令其堵剿逆贼，著传谕富德，晓示沙克都尔曼济，派伊亲信宰桑一二人传示游牧，派兵堵截，相机前进，伊等仍同将军大臣进兵夹攻，于军事甚有裨益。富德即遵旨晓示，仍将伊意见言语如何及派出宰桑所付书信即行奏闻。此事最宜慎密，自噶勒藏多尔济等台吉外，勿使他有漏泄。

（卷499 30页）

乾隆二十年十月己巳（1755.12.2）

命传谕回部头目阿布都伯克曰：尔回部原系吐鲁番旧属，今年春大兵平定伊犁，达瓦齐逃往尔游牧，尔能擒获解送军前，将军大臣等奏报，朕已加恩赏赉，又定于明年入觐再沛殊恩。今逆贼阿睦尔撒纳妄思并吞诸部，狡谋败露，畏罪潜逃，朕已命将穷追。尔虽不必派兵协剿，但须预饬游牧伺察防守，若阿睦尔撒纳逃窜至尔游牧时，擒获解送，朕必重加爵赏。兹特命和硕特台吉公纳噶察传谕，并赍赐物，尔其领悉。

（卷499 40—41页）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庚午（1755.12.3）

又谕曰：厄鲁特公纳噶察、侍卫官长保等带领额敏和卓回人及达什达瓦兵丁前往阿克苏城，额敏和卓回人甫回自伊犁，达什达瓦兵丁亦从游牧初到，今复派往阿克苏城。虽非进兵可

比，但系远行。著加恩于应得口粮外，宰桑每员给银二十两，兵丁每员给银十两，令其宽裕整装，并著和起晓谕额敏和卓及达什达瓦之妻，务拣选谙练宰桑管束兵丁妥协前往。

（卷500 2—3页）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癸酉（1755.12.6）

又谕：据策楞奏称喀尔喀贝勒车木楚克扎布、台吉唐古忒、宰桑鄂尔奇木济将叛逆宰桑敦多克曼集、鄂拓克之得木齐沙喇勒岱等五得沁游牧剿灭，扎那噶尔布、诺尔布琳沁又将布库努特三得沁游牧尽行杀戮等语。此次办理，俱甚妥协。现在领兵前进，务期擒获阿巴噶斯、哈丹等解京治罪，并将伊游牧剿灭以振军威。此时兵力甚盛，策楞即会同诺尔布琳沁、扎那噶尔布、唐古忒等进取伊犁。如阿睦尔撒纳已据伊犁，恐兵力不足，仍遵前旨俟噶勒藏多尔济等到时，整顿大兵同进，断不可冒昧轻试。至唐古忒自伊犁力战而出，理应加恩。恐众人不知，妄思恩泽，著策楞派侍卫一员至伊游牧传谕加恩，即从巴里坤支银一千两赏给。所有剿灭布库努特之受伤人员，并著策楞酌赏，以示鼓励，仍咨部议叙。侍卫满楚所禀预报阿睦尔撒纳谋叛之伊犁回人，策楞到彼即查明赏赉。策楞自知前谴，奋往从事，悉协机宜，额林哈毕尔噶等处共知其为将军，不便更替，著即授为内大臣兼定西将军。扎拉丰阿著授为定边右副将军，即将达勒当阿带往之印给与掌管，驻扎额林哈毕尔噶办理军务。达勒当阿著授为参赞大臣，同伊办事。玉保随将军策楞带兵前进，伊等同心协力，擒剿逆贼，搜捕党与，总期于事有济，共奏肤功，无将军、参赞之分。策楞等其仰体朕意，以副委任。策楞著加恩赏银一千两，伊子特通额已施恩免罪，授为三等侍卫，并著随往军前效力。

（卷500 7—9页）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庚辰（1755.12.13）

又谕：前虑阿逆逃窜或投入回人部落，因派纳噶察往阿克苏城等处传旨擒拿。今据诺海奇齐克等告称，阿逆尚在博罗塔拉地方居住，著纳噶察前至巴里坤侦探，如阿逆未往伊犁而策楞已剿灭阿巴噶斯、哈丹游牧，由彼处直进伊犁堵截叛贼投回之路，则纳噶察不必前往回部，即往策楞处协同办事。其侍卫哈清阿、默德库，听候策楞调遣。官长保将彼处情形详悉问明，回京陈奏。若策楞虽已剿灭阿巴噶斯等，尚候噶勒藏多尔济等，未入伊犁而阿睦尔撒纳已经往据，纳噶察等应仍往回部，遵照前旨办理。

（卷500 23页）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丙申（1755.12.29）

谕：据方观承参奏游击钟世俊、守备色尔敏接收军营换留马一千九百七十匹，沿途并不加意牧放，以至倒毙一千八百四十余匹，怠忽已极等语。钟世俊、色尔敏均著革职拿问治罪。至所称军营换回马匹，前据冶大雄、刘统勋等奏明四千有零，何以该弁等所领仅止一千九百余匹？是冶大雄等并未查明实数，冒昧具奏，并著交部严察议奏。

（卷501 15—16页）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癸亥（1756.1.25）

又谕：据和起等奏称从前自伊犁前来之喇嘛丹巴达尔扎跟役萨喇纳奔一户，现在逃窜等语。此数人虽已逃窜，尚属无关紧要。但驻扎巴里坤之厄鲁特等甚众，达什达瓦属人亦不下数千，岂可转相效尤，任意逃窜？此项人等系安插在卡内，抑或在卡外？如在卡内，则何以无人觉察，任其脱逃？即在卡外，亦应有防范之人，著和起等查明奏闻。再，前曾降旨令公纳噶察等带领达什达瓦属人及额敏和卓回人前往阿克苏城，嗣又降

旨停止。此项回人业经赏给制装银两，此际应已抵巴里坤，若即令撤回，徒劳往返。现派达什达瓦等随营效力，巴里坤所有马匹如可办给回人乘骑，即令伊等一同驰赴军营接续大兵，亦属有益。著和起等酌量办理，其传谕策楞知之。

（卷503 15—16页）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辛未（1756.2.2）

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奏：据阿睦尔撒纳奏班第等临事暴急，凌辱喇嘛，萨喇勒掳掠无忌，激成变乱；臣受恩图报，现拟整顿四卫拉特游牧，并令回人布鲁特、塔什干、哈萨克等臣服，祈赏臣管辖四卫拉特印信。谕：朕览阿睦尔撒纳所奏，显系穷蹙无归，故为此摇尾乞怜之状，以图侥幸于万一。然其背叛之罪，百喙难辞。现在伊犁喇嘛、宰桑等前往擒拿，并将军策楞已经进兵会剿，自可计日就擒，明正其罪以伸国法。至伊折内所奏情节，虽未可尽信，但阿睦尔撒纳中途逃窜，并未前抵伊犁，而该处之喇嘛人等遂至仓猝生变，则班第等之办理不善已可概见，适与朕前降之旨相符。将此宣示中外知之。

（卷504 7—8页）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癸巳（1756.2.24）

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署安西提督冶大雄年老重听，办事不能悉心斟酌，其参奏方观承系任性执拗、有心推诿，恐其劾奏，托辞取巧先占地步。报闻。

（卷505 9页）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甲午（1756.2.25）

定西将军策楞等奏：据投诚库图齐称，上年同伊犁喇嘛等与将军萨喇勒、公丹拜等约于十一月初一日在博罗布尔噶苏台、阔勒奇领两路会齐，协拿阿逆，因诺尔布敦多克兵未至，阿逆得信预为防备；至十二月十五日，萨喇勒及诺尔布敦多

克、锡克锡尔格等在伊犁诺罗斯哈济拜牲地方与阿逆遇，冲杀两日，阿逆与回人和卓木合，兵势颇盛，遂各四散等语。现在锡克锡尔格与萨喇勒等由珠勒都斯前来，阿逆已入伊犁，应两路会剿。即令鄂勒哲依等带兵由珠勒都斯进，臣等仍剿灭阿巴噶斯等游牧，直抵伊犁。又，据参赞大臣哈萨克锡喇等报，兵至玛纳斯，台吉达什领子赛音伯勒克等投诚，愿出兵效力。至和尔郭斯河，获阿逆信用之宰桑察衮并伊子巴朗，现派侍卫布瞻泰解京。谕军机大臣等：策楞等奏称据库图齐告知伊犁现在情形，伊等即与鄂勒哲依等分路进兵等语。策楞等闻知此信即议分路前进，甚合机宜。朕意库图齐所言尚属可疑，未必非阿逆诡谋，冀缓大兵前进之计。今策楞等不为所惑，分道夹攻，计日自可就获。至阿逆虽已前往伊犁，其所居塔尔巴哈台、博罗塔拉等处应尚有存留之人，著派尼玛带兵数百名前往剿灭，以分贼势。其阿巴噶斯、哈丹二人虽力穷来降，亦断不宜宽贷。伊等早经归顺，乃助阿逆为乱，情甚可恶。如果知罪将阿逆擒献来降，不特免其诛戮，尚当加恩；如仅束身来降，仍即行正法，以彰国宪。著晓谕库图齐，令其转告阿巴噶斯等知之。察衮亦系助恶之人，今既擒获，即严加看守，押解来京治罪。伊妻系杜尔伯特汗车凌之女，著加恩宽宥。策楞等既交哈萨克锡喇安置，甚属妥协。俟事竣后，车凌等移往旧游牧时，仍令与车凌同住。再，鄂勒哲依系准噶尔旧人，甚属干练，今既领兵由珠勒都斯进发，著加恩照将军体制统领办事，以鄂实为参赞大臣，遵照前旨，诸事听其措画，悉心办理。朕意再派吞图布偕鄂勒哲依同行，更属有益。此旨接到，若鄂勒哲依已经前进，吞图布亦毋庸更往，仍令随策楞等办事。现据鄂实奏称，遵将军檄文即在特纳格尔军营整齐兵马，克期前进等语。伊等领兵前往，遇见萨喇勒，即将加恩鄂勒哲依统领大兵

之处详悉谕知。因鄂勒哲依曾在准部办理图什墨勒事务，招降人众易于集事。若萨喇勒乃系受恩最久之人，自能仰承朕意，与鄂勒哲依会合时，一切事宜俱应听鄂勒哲依指示，和衷共济，惟期迅奏肤功，以副委任。其纳噶察等即遵前降谕旨，轻骑前往阿克苏城晓谕众回人等，如遇阿逆逃窜往彼，即行擒献。

（卷505 9—12页）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乙未（1756.2.26）

又谕曰：达勒当阿等奏称萨喇勒领兵由珠勒都斯前来，已遣喀尔喀公恭格敦丹等先至；俟其到时，即会同前进，擒剿逆贼等语。萨喇勒带领喀尔喀王公等办事伊犁，原无重兵驻扎，一旦中贼诡谋，被围受困，朕甚深轸念。今能奋身归来，不特不加罪谴，俟阿逆擒获后，尚当格外施恩。著将此明白晓谕萨喇勒等。此时现在同来者若干人，其尚留彼处者若干人，并阵亡及病故者，俱交与萨喇勒查明奏闻，分别加恩。萨喇勒、锡克锡尔格、巴桑俱远道前来，将来又即领兵深入，俱著加恩各赏银三百两，锡克锡尔格、巴桑并授为散秩大臣。诺尔布敦多克前已降旨封授公爵，其同来之喀尔喀察哈尔、厄鲁特等俱著酌量赏赐，令其制装，仍往军营效力。所有定边右副将军印，原系萨喇勒掌管，今应仍行给与。昨命鄂勒哲依由珠勒都斯进兵，伊在准部原办图什墨勒事务，人甚历练，是以令其统领大兵，照将军体制办事。且其年较萨喇勒为长，今与萨喇勒同队，其定边右副将军印著伊二人公同掌管，其奏事列名，应以鄂勒哲依为首。扎拉丰阿此时已应与策楞同在一处，即著在参赞大臣上行走，不必更用副将军印。伊等务期屏去形迹，和衷共济，方为无负任使。前据哈达哈等奏称将回人阿底斯等遣往西路效力，即交与鄂勒哲依等带领前往，以便招服各部落回人。

但此内有与阿逆同谋者，不可不加意觉察。如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正法。现据锡克锡尔格等告称，彼处回人附和逆贼，甚属可恶，且能资给阿逆马匹。进兵时即将回人等牲只收取，亦可以增我兵力。再，特纳格尔一带现有台站事务，富德不必同达勒当阿等进兵，仍著驻扎彼处办事。顷，兆惠亦知萨喇勒前来之信，奏请带兵由吐鲁番往迎，已降旨摧其前往。著即前赴特讷格尔，会同富德办理台站事务。

（卷505　12—14页）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戊申（1756.3.10）

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奏：臣与台吉诺尔布敦多克等集兵讨逆，自赎前愆，因力不敌，未获擒献，随至吐鲁番地方。据回人伯克莽噶里克告称，噶勒藏多尔济等现俟擒阿睦尔撒纳，即领兵向各游牧抢掠，且以噶勒藏多尔济子诺尔布琳沁立为总台吉，管辖四卫拉特，已先遣布鲁古特、尼玛前往。又闻业克明安、巴雅尔等知臣至吐鲁番，带兵前来，意不可测。幸臣先入城，又闻巴里坤兵至，伊等始回。看来准噶尔人等及复不可信，必调取西北两路兵三四万并剿。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将萨喇勒所奏准噶尔情形及请派两路大兵进剿一折转奏前来，此次萨喇勒甚有畏惧准噶尔之心，又恐来京治罪，是以故难其说为此陈奏。今大兵将抵伊犁，若如萨喇勒所奏，必待大兵三四万始可前进，则机会已失，必致堕贼奸计，因限旨令其即同达勒当阿进剿。然伊既怀疑惧，未必能尽心擒贼以图报效。即使前往，亦属无益。策楞、达勒当阿竟不必候萨喇勒偕行，即同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等作速进兵。即萨喇勒赶赴，一切紧要机宜不必与之商酌。伊所奏准噶尔人等全不可信之语，亦不无所见。然如噶勒藏多尔济、巴雅尔、沙克都尔曼济等，朕已加恩俱封为汗，其心更何所希冀？巴雅尔属人贫苦，或向回

人等掳掠，势不能免。若谓其领兵欲擒萨喇勒，此非情理所有。又，尼玛现在哨探队内行走，剿灭阿巴噶斯等游牧颇著劳绩，而彼处传言乃谓系噶勒藏多尔济等所遣，萨喇勒误听回人之言，不察虚实，信以为真。著明白传旨晓谕，令其毋庸疑虑。至阿逆诡计百出，知噶勒藏多尔济等现在军中，或遣人前来煽诱亦未可定。不若将此情节详悉晓谕伊等，不使为逆贼所惑，而阿逆亦无从更施伎俩。策楞等务宜详慎办理。

（卷506 26—28页）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甲子（1756.3.26）

定西将军策楞等奏：前侍卫福昭等报，台吉诺尔布等于正月二十一日在雅玛图岭擒获阿逆，询之莫和里，并未闻诺尔布等擒贼信。似福昭等所报事属子虚。但贼被回人击败，势甚穷蹙。台吉南泰同侍卫福昭带兵擒拿，玉保、尼玛等相继进，臣等大队亦克期集，自可计日就获。谕军机大臣等：策楞等奏称据伊犁脱出之莫和里告称阿睦尔撒纳于十七日被和卓木回兵击败，十九日令伊前来等语。先据福昭报称于二十一日拿获阿睦尔撒纳，莫和里于十九日前来，是福昭得信在莫和里之后。但福昭自二十一日以后未经续报。此时曾否拿获，著策楞详查确实，即行奏闻。

（卷507 13—14页）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庚辰（1756.4.11）

又谕：据黄廷桂奏吐鲁番并无蒙古占据，瓜州回民各愿迁回，并称向与准噶尔交纳方物，即作每年贡献等语。瓜州回民迁回吐鲁番一事，前已降旨俟策楞、兆惠于军务凯旋之便，先将吐鲁番地方情形会同查勘，定议办理。今虽据额敏和卓绘图呈览，著传谕黄廷桂仍遵前旨，晓谕回民，今年仍令暂住瓜州，俟策楞等查勘之后再为料理迁移。若此旨来到之前已经迁

移，则将此旨寄策楞等，听其查办。至伊等进贡方物一节，当稍示区别，如向隶二十一部落者。即系噶尔丹策零之人，今伊犁既经平定，自应奉贡方物；如原系噶勒藏多尔济及巴雅尔等所属，此番迁回故土，应仍归伊等管辖，方为允协。俟策楞等查勘之后再行详议妥办可也。著传谕黄廷桂知之。

（卷508 24—26页）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壬午（1756.4.13）

参赞大臣达勒当阿奏：回人总管阿底斯、侍卫岳苏布、阿布都·喇伊木等现至臣驻扎处，查俱系阿底斯戚属，宜遣从将军策楞招降回众，并交去厄鲁特公色布腾等，或令仍回游牧，或令随营行走。惟散秩大臣齐巴克系塔本集赛大宰桑，暂留此办事。报闻。

（卷508 28页）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乙巳（1756.5.6）

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覆奏：现办粮石、牛只解赴巴里坤应用，惟是远运既艰，而令伊犁人等赴彼领取亦有未便，请于附近蒙古及回民人等处所易换粮面牲畜以资口食。得旨：附近亦无一尚可资生之部落，而回民则各往其本处，今方令人唤回，此等情形卿不之知耳？朕思聚数万穷乏之人使就军营而乞食，此非良策，故无奈令其就巴里坤乞食，或先后而来，则不见其多，而易为办理。然尚恐非和起等所能办，故又有旨令卿前往。其机宜亦屡降谕旨矣。

（卷510 17页）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癸丑（1756.5.14）

定西将军策楞等奏报：据回人总管阿底斯等告称“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向与叶尔羌、喀什噶尔有隙，现将回人并我等妻子移往库车、赛哩木、济木萨一带居住；若遣使招抚，自必投

诚，移至吐鲁番”等语。查回人素受准夷役使，今舍伊犁而去，必不愿回，应即派员同阿底斯等前往招抚，令伊等移住吐鲁番。报闻。

（卷511 3页）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丙寅（1756.5.27）

谕军机大臣等：策楞等奏称回人布拉呢敦、霍集占等两次遣人至军营俱未得达，今又遣厄鲁特策呼伯探听大兵抵伊犁信息，欲来投诚等语。布拉呢敦等屡次遣人探信，如投诚之意属实，策楞等应即派兵前往晓谕。伊等果亲至军营，即准其归降。其如何安插纳贡之处，奏闻请旨。

（卷511 23页）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辛巳（1756.6.11）

谕军机大臣等：策楞等奏回人伯克噶岱墨特禀称曾遇阿逆差往回部之人将伊砍伤，今与伯克乌第同来投诚等语。阿逆诡计百端，各回部地方必潜遣人前往煽惑，若不严行查拿，恐致妄生事端。著传谕策楞等速即行文知会前次遣往叶尔羌、喀什噶尔人员，晓谕各回人等，所有阿逆遣往之人，尽行查拿治罪，毋令脱逃。

（卷512 27—28页）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丁巳（1756.7.17）

又谕曰：雅尔哈善等奏吐鲁番回人莽噶里克贡献马匹，请率伊弟额什里木、子呢雅斯同来入觐等语。莽噶里克感戴朕恩，诚笃可嘉。第现在令大兵擒拿阿逆，而准噶尔地方连年扰攘，匪窃甚多，伊游牧内正须管辖，此次著于伊子弟中派出一人来京，莽噶里克著暂停入觐，俟一二年后再行请旨。

（卷515 9页）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癸巳（1756.8.22）

又谕：据雅尔哈善奏称库车鄂什等处回子伯克鄂对、色提布阿勒氐等来降；据色提布阿勒氐禀称去岁差往回子地方，侍卫托伦泰被叶尔羌、喀什噶尔回子拘留，此语究属无凭，业经咨查策楞、兆惠等语。前据策楞奏称，来降之鄂对等若发回原处，恐为霍集占侵害，俟侦探托伦泰之侍卫塔奇图到日，详询库车、鄂什情形再行办理。托伦泰、塔奇图曾否回来，策楞尚未奏到。至伯克鄂对等或令回原处，或应如何安插，著兆惠酌定。

（卷517 16—17页）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甲午（1756.8.23）

谕军机大臣等：黄廷桂奏据哈密贝子玉素布呈称，从前哈密回人耕种德都摩垓、图古里克等处地方，仍请赏给耕种等语。哈密回人生齿日繁，现在准噶尔全部底定，无庸于此等地方更设卡座。著施恩将德都摩垓、图古里克地方仍赏给回人耕种。

（卷517 17页）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甲辰（1756.9.2）

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等奏：回人莽噶里克遣回子白和卓入觐。报闻。

（卷518 5页）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癸丑（1756.9.11）

又谕：据兆惠奏吐鲁番回人莽噶里克恳请将伊属众编次旗分、佐领等语。莽噶里克感戴朕恩，甚属可嘉，著施恩封授公爵，即照额敏和卓之例编次旗分、佐领。

（卷519 3—4页）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戊午（1756.9.16）

军机大臣议覆：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奏，回人额敏和卓逃至

鲁克察克地方，应与回人莽噶里克所属画定疆界。查吐鲁番东界自辟展至喀喇和卓地方系额敏和卓旧地，应仍给管辖；其西界自伊拉里克至阿斯塔克地方应令莽噶里克管辖。至额敏和卓恳借麦种一千石，俟明年收获后交还籽种一千石外，再交麦一千石，次年交三千石，自第三年为始每年交四千石；莽噶里克亦请自明年为始交麦五百石。应照所请借给。其每年交纳麦石，应令副将军兆惠指定何地运往存贮。回人额敏和卓等按年轮纳麦石，应酌量赏布匹、茶叶以示鼓励。再，额敏和卓请于托里布拉克、塔呼、那呼、齐克塔木、辟展等五处每处各设兵五名、马十匹驰递事件，其伊拉里克等处亦令莽噶里克派人安设台站。亦应如所请。从之。

参赞大臣雅尔哈善等奏：查鄂对系库车伯克，属下二千五百户，计一万五千余人；阿布都尔瑞系鄂什人，属下三百余户，计一千余人；色提布阿勒氏并伊弟鄂多什亦系鄂什人，属下一千五百余户，计六千余人；同来巴里坤恳请入觐。除给口粮暂留，俟兆惠等咨到办理。得旨：著伊等前来入觐。

（卷519 9—10页）

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乙巳（1756.11.2）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等奏：筹办伊犁屯种事宜，明春先令回人一百名、绿旗兵一百名指定地方耕种，已奉谕旨准行。俟秋收后再添派绿旗兵丁广为垦种，约可派兵一千名。至防守地方，应派伦索巴尔虎兵一千名、吉林兵五百名、察哈尔兵三百名、满洲兵二百名，即将绿旗兵所获及各部回人轮纳贡赋给为粮饷。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筹办屯种事宜及派各处兵丁驻扎伊犁，俱属妥协。第念索伦兵丁连岁在军营行走，未便多留，前降旨令伊等于大兵撤回时由北路回至游牧，今未知已抵何处？即著兆惠咨询达勒当阿等，索伦兵丁如尚未过额尔齐斯，

著拣选三百名前往伊犁，俟明年另行派出更替。再，哈宁阿已带领满洲兵前往，合计伊犁已有兵丁若干，俟兆惠查明奏到，再由吉林察哈尔等兵丁内拣选派往。

又奏：据遣往回城副都统阿敏道报称现在领兵已抵绰鲁克特赫地方，俟宰桑锡克锡尔格调遣各鄂拓克兵到时即行前进，并称中途接从前遣往回城侍卫托伦泰报文，知托伦泰上年已招降喀什噶尔回人，正与叶尔羌回人交战，遇阿逆遣往人将伊等擒去，后经布拉呢敦收留；今年五月内，霍集占到彼处即将阿逆使人杀戮，派人护送托伦泰前来，惟将副将军萨喇勒之兄特古斯及同往之人厄鲁特等俱留彼处；据霍集占等告称，厄鲁特等人不可信，是以不令回军营，俟奉到谕旨遵行；再，厄鲁特霍勒博斯、宰桑卫征哈什哈率领属人六百户，现逃入回城等语。臣等即密饬阿敏道，现在托伦泰已回，据所报回城地方并无事故，毋庸多带兵前往。即令同锡克锡尔格赴彼详察情形，如无抗违之意，即将回人等加意安抚，并约束带往之厄鲁特等毋得肆行扰害。所有回人应输贡赋，查明数目令其交纳。其应赴伊犁种地回人，务于本年十二月内携带牛具前赴所指地方，并令回人头目亲赴伊犁以备询问。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密饬阿敏道前赴回城办理事宜，甚属妥协，即照所奏办理。托伦泰著即令其来京。至卫征哈什哈带领属人逃入回城，系从前同古尔班和卓逃窜者，此时如入回城，毋庸查究。俟收服回人后，晓谕伊等擒献首恶，所有属人即行赏给回人为奴。如或藏匿别处，兆惠等应留心防范，并即派兵剿灭，毋使滋生事端，方为妥协。

（卷522 15—17页）

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戊午（1756.11.15）

谕军机大臣等：回人伯克噶岱默特之子阿布都喇瑞来京，询知各处回人情形，著即遣回游牧。并著密谕兆惠，回人与厄

鲁特等素如敌仇，若令回人屯种伊犁，或受厄鲁特等欺凌，转恐滋事；不若仍令回人各归原处，令其输纳贡赋，似较妥协。伊犁等处可种之地既多，酌量遣派内地兵民前往屯粮，照安西地方之例办理，既可支给屯兵粮饷，而于镇守地方更属有益。著兆惠详悉妥议办理。

（卷523 11—12页）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甲子（1756.11.21）

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覆奏：安西驻防满兵遵旨先拨往三千，预定章程。查额敏和卓自吐鲁番回抵瓜州，即派员照看起程。随将所遗地亩丈勘，召民佃种收租，以备将来支放满兵本色月粮。至瓜州及回民所居之头堡二处地势轩敞，应令将军及副都统等带兵分驻。所遗兵房率皆狭小，原有衙署不敷分驻，均应另行估建。其回民分驻五堡原有土房四千八百余间，年久坍塌，应行建盖。再，两省截留一成公费名粮，每岁可省银二十四万六千余两，其移驻满兵二千名，合计俸饷、粮料、本折等项每年需银三十六万六百余两，如将家口粟米一半折给回民所遗地亩，并于一半粟米内搭给二成茶叶，复于五卫额征内酌拨京斗青稞等粮九千石外，该岁需银二十四万四千余两，即以截留绿营公费凑支，有盈无绌。至原议扣留公费兵额系统于一年内裁扣齐全，一年清还各营垫项，两年后多有节省。应令满兵于二十三年秋季凉爽时派拨来安。得旨：如所议行。

（卷523 19页）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乙亥（1756.12.2）

又谕：瓜州回人迁移鲁克察克，所遗成熟地二万四百五十亩应就近募种，按官四民六征收，存贮厅仓，供支驻防满兵口粮。得旨：好。如所议行。

（卷524 20页）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丙子（1756.12.3）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等奏：前遣侍卫提奇图等晓谕回部回至军营，据禀报回部情形，布拉呢敦似属恭顺；霍集占素不安分，前曾党同阿逆，后畏惧大兵，又袭击阿逆以图掩饰，其人反复无常，今为布鲁特击败始将屡次使人遣回；此时不立定贡赋章程，又并未遣人前来，显有背逆情状。臣即饬知阿敏道，令与宰桑、巴桑等公同商议，迅速进兵绥靖阿克苏、库车地方。今霍集占亲来谒见，其伊犁种地回人即照旧派拨前来，倘稍抗拒，即行剿灭。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据遣往回部侍卫所告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各情形，即饬知阿敏道迅速进兵，相机办理，甚合机宜。第现在霍集占遣使沙呢雅斯来京奏称感激朕恩，情甚诚笃。霍集占虽未可深信，然其遣使远来，明有畏惧天朝之意。此时如已将霍集占拿获，或伊自行投至伊犁，兆惠善为安抚，仍派员解送来京；若阿敏道驻兵在彼未即擒获，兆惠亦遣人至彼，将伊遣使前来、奉旨准其投诚之处明白晓谕，但令其将每年贡赋照数交纳，毋庸加以兵威，办理方为妥协。其令回人前赴伊犁种地一节，前已降旨停止，著兆惠遵照办理。此次自叶尔羌回来之侍卫提奇图目击彼处情形，著即驰驿来京，以备询问。

（卷524 20—21页）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戊寅（1756.12.5）

又谕：兆惠奏阿敏道带兵前赴库车等处招服回人，因回人见所领厄鲁特兵丁不敢出城迎降，随将厄鲁特等退回；阿敏道亲赴库车城办理招降事宜等语。回人等向惧厄鲁特戕害，是以未敢前来迎降，亦或事之所有。昨已传谕兆惠，现在霍集占遣使来京意甚诚笃，果能遵谕贡赋，即不必加以兵威。且时届寒冬，阿敏道所领厄鲁特兵丁既已退回，此时霍集占如已亲身谒

见将军，或遣人前赴军营立定贡赋章程，兆惠等即遵照前旨办理。

（卷524 25页）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戊午（1757.1.14）

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据扎萨克公额敏和卓呈称，奉将军和起檄调兵四百名，于十一月初一日由鲁克察克起程，随同将军行走；初六日莽噶里克、尼玛等率兵抢掠，将军和起被围；莽噶里克向众厄鲁特言：额敏和卓原系回人，暂令回至鲁克察克，莽噶里克随遣人令其赴吐鲁番，额敏和卓不甘从贼，托病未往；又据哈密副将祖云龙禀称，贝子玉素布接额敏和卓来信，知莽噶里克背叛情形，莽噶里克之子白和卓现在内地，适于是日由京抵哈密，未便遽令回巢，现在拘留防守。谕军机大臣等：据额敏和卓具报莽噶里克背叛情形，甚属可恶。著传谕雅尔哈善等，即选派妥员前往晓谕额敏和卓，伊系输诚最久之人，感激厚恩，遣人报信，朕甚嘉予；伊身在贼中，实深轸念；现在甫从瓜州迁至彼处，诸务未经整理，岂有擒拿逆贼之力？如能诱擒莽噶里克，固属甚善，俟奏凯后，其地方悉交伊管辖；倘力有不能，惟将驻扎地方严加防范，静候内地大兵前往，即可戡定。现在调集各路兵克期前赴，著额敏和卓遵照办理。至祖云龙将白和卓羁留防守，甚合机宜。著传谕黄廷桂遇有总兵缺出，即行请旨补授。

（卷527 17—19页）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庚申（1757.1.16）

谕：前据兆惠奏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报称，扎哈沁游牧牲只驼马为巴雅尔抢掠，随令和起带兵一百名及回人莽噶里克、额敏和卓两路兵丁，并檄调厄鲁特兵前往擒拿；续据雅尔哈善奏，和起兵驻辟展时，尼玛等所带布鲁古特、杜尔伯特、

扎哈沁兵丁约一千五百余名竟至操戈相向，而莽噶里克之兵亦遂从后鼓噪，以致和起仅率亲随百余人徒步转战，身带重伤。观此，则是伊犁地方又生一事端矣。贪残好乱、反复狡诈固属准夷常性，然亦由阿逆未经擒获之故。昨降旨黄廷桂，所谓叛贼一日不获，则伊犁一日不安，边陲之事一日不靖者，正为此耳。……

又奏：回人莽噶里克与厄鲁特等潜谋叛逆，经雅尔哈善等将莽噶里克之子白和卓严拿拘禁。查哈密与吐鲁番毗连，厄鲁特及回人等贸货在巴里坤、哈密往来出入者甚多，恐潜通信息，应派兵严防。

（卷527 24—25页）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戊戌（1757.2.23）

谕吐鲁番贝子额敏和卓曰：尔感戴朕恩，尽力保护鲁克察克地方，与贼拒战，劳苦可嘉，是以朕前加恩降旨发兵前往。现今内大臣雅尔哈善等已遵旨发兵一千名，遣总兵傅魁等前赴鲁克察克救援尔等，即日可到，尔应与伊等协力破贼，黾勉效用。至莽噶里克断不可留，尔与傅魁等能设计擒拿即擒之，能直往剿办即剿之。擒获莽噶里克时，其所属即赏与尔。若擒伊头目，尔即派人监管傅魁之兵，著驻吐鲁番地方。大兵续进时，尔再尽心协助。既得吐鲁番地方，回众事宜即交尔办理皆可。尔此次甚属勤劳，道远不能多赍赏物，特将朕带用荷包、鼻烟壶赍往赍尔。尔其遵朕谕旨，尽心报效。特谕。

（卷530 11—12页）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己亥（1757.2.24）

又谕噶勒藏多尔济曰：巴雅尔、哈萨克锡喇及回人莽噶里克等负恩背叛，莽噶里克等供称与尔同谋，朕知尔受恩深重，必无从逆之事。今据雅尔哈善等奏，闻知尔于哈萨克锡喇等扰乱

之前即遣人往诺尔布处转告知将军兆惠，有身受国恩断不从贼之言，尔能深明大义，输诚报效，深堪嘉尚。已令尔从前来使固穆扎布随将军、大臣前往遣赴尔游牧地方。现在大兵前进擒拿巴雅尔、哈萨克锡喇等，尔能遣派所属人等协助将军大臣擒拿逆贼，朕自加以厚恩。并明白晓谕尔游牧内人众，毋为逆贼煽惑自取罪戾。勉之毋忽。

（卷530 12—13页）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壬寅（1757.2.27）

谕军机大臣等：雅尔哈善等奏拿获莽噶里克侦探信息回人阿舒尔玛特并同来之三达色等语。阿舒尔玛特为莽噶里克侦探消息已属可恶，三达色身系满洲，乃亦随从探信，尤堪骇异。著传谕黄廷桂，将阿舒尔玛特、三达色并莽噶里克之子白和卓即速解送来京治罪。前已命傅魁带兵会同额敏和卓办理莽噶里克，著再传谕傅魁，令其迅速办理，断不得稍存姑息。

（卷530 21—22页）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乙巳（1757.3.2）

又谕：据雅尔哈善等奏称已令傅魁带兵一千名于正月初六日起程间道赴鲁克察克，会同额敏和卓办理莽噶里克等语。所办甚合机宜。傅魁等此时已应与额敏和卓会同灭贼，如擒获莽噶里克时，务遣干员押解来京。并著傅魁晓谕额敏和卓，俟霍集占所遣使人沙呢雅斯到时，仍遵前谕派五十六、托伦泰一同回至叶尔羌、喀什噶尔。额敏和卓或差人同往，或寄信与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告知莽噶里克获罪伏诛，并命伊管理吐鲁番回人各事宜，即令布拉呢敦等酌定贡赋章程前来陈奏。

（卷530 25页）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戌（1757.3.7）

谕军机大臣等：前降旨令傅魁领兵擒拿莽噶里克后，留兵

五百名驻扎吐鲁番，候大兵同行进剿。今思擒拿莽噶里克之后，其地即赏给额敏和卓管辖，留兵在彼守候大兵尚需时日，额敏和卓转不无供应兵丁之费，非所以示体衅。著传谕雅尔哈善等饬知额敏和卓，如办理莽噶里克事竣，所留兵丁会同伊所属回人力足以擒剿巴雅尔，即令其同傅魁领兵办理；否则，即将内地兵丁全行撤回巴里坤，不必在彼驻扎。倘额敏和卓恳请留兵一二百名以为声援，亦从其便。

（卷531 30—31页）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乙卯（1757.3.12）

又谕：据雅尔哈善奏称莽噶里克将噶勒藏多尔济所差使人布图库拿解前来等语。噶勒藏多尔济既系寄信莽噶里克，恐雅尔哈善等不识其意，以致刑讯伊之使人。著寄信与雅尔哈善，晓谕使人布图库，言大皇帝谕旨"能识尔托忒字迹，观尔所寄书信，知系尔台吉噶勒藏多尔济遣使呈报哈萨克锡喇、尼玛等背叛，莽噶里克反以为尔等背叛，藉辞将尔解送至此，以便侦探伊子白和卓信息。恐大臣等不识字迹将尔屈讯，尔但放心前来陛见，到时经朕问明，将晓谕尔台吉谕旨一并带回。"如此晓谕后，并将朕谕旨朱批与布图库阅看，雅尔哈善等即选妥干人员将布图库并解送之回人由河南速行解赴行营，沿途加意照管，勿致伊等疑惧。

（卷531 12—13页）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壬戌（1757.3.19）

又奏：西陲地方极广，俱系回民，不下数十部落，而厄鲁特介乎其中。当策妄等强盛时，各回民多受其陵夺，切齿日久。此次克期进剿，计厄鲁特必四出窜逸，或阑入回地。闻额敏和卓为诸回部知名之人，今受恩甚重，若令晓谕招徕，可皆为我用。请特颁敕旨明告诸回部，以"我兵所诛惟厄鲁特，且

为尔回部除害。尔回部有擒杀厄鲁特者，一体赉赏。莽噶里克系同厄鲁特戕我大臣之人，是以用兵诛戮，与各回部无涉。”即令额敏和卓详译敕旨，遍行晓谕，似于进剿有益。得旨：大凡此等外夷，我力胜，则彼不招而自来；若我力弱，虽详谕百般，彼之观望自若。所言虽亦一策，徐徐度之可耳。

（卷531 24—25页）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乙酉（1757.4.11）

谕军机大臣等：顷据兆惠等奏请两路进兵擒剿贼众，所奏甚合机宜。此时成衮扎布应已到巴里坤，即著成衮扎布会同兆惠分路带兵前进，务期同心协力，迅速肤功。从前曾降谕旨令将回部事宜从容筹办，今看此情形，大兵一进即可剿灭贼众。厄鲁特等既皆翦除，则回部自可招服。并著成衮扎布等妥协筹办。

（卷533 18页）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丙午（1757.5.2）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大兵前进，贼众谅无不知。厄鲁特等势穷力竭，必窜入哈萨克境内。惟是大兵撤回后，伊等仍复占据巢穴，终非一劳永逸之计。著即于进兵时召募回人垦种地亩，并将带往绿旗兵丁派令耕种，不特秋成之后可资军食，且使贼人无可归之路。哈萨克势不能久资养赡，必至自相戕贼，庶可以永绝根株。著传谕成衮扎布、兆惠、舒赫德等，将作何派令耕种及防守额林哈毕尔噶一带地方、堵御贼人之处公同酌议，一面奏闻，一面即领兵前进。

（卷534 18页）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己酉（1757.5.5）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雅尔哈善奏，据祖云龙报称三达色同阿舒尔玛特为莽噶里克至哈密侦探等语。彼时以三达色身系满

洲，乃竟为逆贼所用，情甚可恶，是以降旨黄廷桂将三达色等解赴行在严审治罪。今命军机大臣逐一询问，则据供自前岁投往巴里坤后，经彼处大臣奏明带其出兵，复经兆惠差遣采买籽种，雅尔哈善遂令其至吐鲁番带领种地回人；于十月间到彼，正值尼玛背叛之时，前后俱奉官差，并非私往。……

（卷535　4页）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庚戌（1757.5.6）

又谕曰：成衮扎布等奏称据额敏和卓呈报，噶勒藏多尔济所属回人唐喀塔尔、沙呼里等带领回人一百余户现住鲁克察克地方，应如何安插，候旨遵行等语。此等回人即交与额敏和卓管理。但伊等久为噶勒藏多尔济所属，倘有潜通噶勒藏多尔济之事，或乘间潜逃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俱未可定。著传谕额敏和卓加意防范。如尚属安静，令其种地谋生；形迹稍有可疑，即奏闻请旨办理。

（卷535　6—7页）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甲戌（1757.5.30）

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奏：臣等奉旨于进兵时先行勘定地方派兵屯种，并令厄鲁特等无从退回复踞旧地。臣详看吐鲁番直通伊犁，兼与各回城声息相通，应即于吐鲁番派兵屯种。现在额敏和卓亦驻扎此处。尚有辟展地势宽展，即将臣等所带绿旗兵屯田，交副将阎相师营辖，并令额敏和卓父子严防地方，管束属人，与阎相师协同办理。报闻。

（卷536　29页）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己丑（1757.6.14）

谕：据兆惠奏扎那噶尔布遣人纠合回部，为霍集占等所拒等语。看来回人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原来附和厄鲁特，特徘徊观望，未即前来投顺。此时若仍遣五十六等带领伊来使沙呢雅

斯前往招抚，如将阿敏道等送回，则彼处情形皆可洞悉。第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即使归降亦不得仍居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著于吐鲁番、巴里坤二处酌量指给一地令其迁移，稍有推托，仍行拿解来京。著传谕成衮扎布等遵照办理。

（卷537 32—33页）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乙未（1757.6.20）

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奏：从前遣往回城之五十六、托伦泰等经臣等带至军营，酌量遣往，今据沙喇斯宰桑三都克恳请随营效力。查沙喇斯、玛呼斯两鄂拓克人众并未从贼，而三都克甚属黾勉，是以准其随营。所有遣往晓谕回人之员，即令其从三都克等游牧处起程赴库车等处，并令托伦泰、五十六等带领霍集占来使沙呢雅斯等前赴回城晓谕。报闻。

（卷538 7—8页）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丁未（1757.7.2）

谕军机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闻回人霍集占等扰乱，戕害副都统阿敏道，俟大兵至伊犁，即前往回城剿灭等语。所奏非是。此次进兵专为剿灭厄鲁特贼众，其回部事宜俟荡平伊犁之后原可从容办理。至于擒拿阿逆，原议定明岁再行进兵，岂料阿逆自投罗网，由哈萨克逃回，适遇大兵击败，率众数十人奔窜。此正机会可乘，时不宜失。现在两路大兵应已会合，即当竭力搜捕，明正典刑。其余贼众尚可徐徐办理，何论回人？纵回人妄逞鸱张，俟平定厄鲁特后再行办理亦有何难？成衮扎布等所奏殊不识事体轻重。若以阿逆逃窜之路正系兆惠等进兵地方，竟委其事于兆惠，而伊等以专办回部自任，尤属非是。现在富德等领兵追擒阿逆，兆惠逡巡未进，朕尚屡次切责。若两路大兵互分彼此，更岂朕简用之意？成衮扎布幼习军旅，自能奋勇争先，此等意见必出自舒赫德。伊赴军营时，朕训诫至

再至三，何得迟疑观望，一至于是？且现在阿逆情形与上年迥不相同，伊前与阿布赉交结甚深，今已成嫌隙，势不能再行逃往。至右部哈萨克特柳克之容留与否，尚在未定。且上年策楞等带兵追擒并未深入，伊料此次大兵亦复如是，必潜身于险僻处所苟延残喘，俟大兵撤回仍复窜入，势所必然。此时惟确探逆贼逃窜处所，派富德等带领精兵，多给马匹，务期彻底搜捕，擒拿首恶，以彰国宪。其余贼众不必即行办理。至霍集占使人沙呢雅斯，已派员送还回部。如恐其泄漏军情，则即行正法。其五十六、托伦泰等亦即追回，毋庸遣至回部。成衮扎布等即遵照妥协办理。

（卷539 3—5页）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癸丑（1757.7.8）

又谕：据成衮扎布等奏乌喇特宰桑鄂勒哲依、绰和尔得木齐、阿穆呼朗等投赴军营，现在暂行安抚等语。所办尚合机宜。惟伊等并不以擒拿阿逆为要务，而亟亟以办理回部为言，殊属不知缓急。昨已详悉传谕，伊等果能即擒阿逆，则其余贼众及回人等自可从容办理。若阿逆尚未成擒而即深入回部，霍集占等畏惧大兵，势必固守力拒。倘阿逆复煽惑各厄鲁特等从中掩袭，大兵两路遇敌，转致顾此失彼，殊未妥协。总之，阿逆未擒，不必即办理回部。此可不再计而决。即阿逆未能克期擒获，大兵亦不得遽撤，或在额林哈毕尔噶，或在吐鲁番驻扎，过冬俟明年再行筹画。

（卷539 18页）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癸亥（1757.7.18）

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奏：库尔勒回人散秩大臣伯克托克托前往库车等城招服回人，现为贼人羁留。伊弟阿布都赉呈请效力军营，情词诚笃。请照阿济克伯克色提巴勒氏、噶岱默

特之例赏给三品职衔。从之。

（卷540 9—10页）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壬申（1757.7.27）

又谕曰：成衮扎布等奏称阿逆现已穷蹙，不日即可就擒；所有回人霍集占等，应即领兵擒拿等语。阿逆现在情形自可不日成擒，纵令逃遁，若俄罗斯、哈萨克等处，自可索取。已详悉降旨令兆惠等遵照办理。至办理回人一事，成衮扎布等应将厄鲁特等悉行翦除，再为筹办，亦经屡降谕旨。即如吞图布、鄂哲特等虽甚穷蹙，而色布腾巴勒珠尔等尚未能擒获。又，扎那噶尔布、尼玛等相距成衮扎布军营甚近，亦未经弋获。此时未便即往回城。著成衮扎布等即分派大员奋力搜捕，毋使一人漏网，以绝根株。其克呼特等鄂拓克恳请迁移之一千二百余户，未据声明安插何地。再，伊犁地方除此四鄂拓克人等之外尚有何人，著一并查明，奏闻办理。

（卷540 29—30页）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丁丑（1757.8.1）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将军成衮扎布等奏色布腾巴勒珠尔追赶吞图布，斩二百余人，色布腾巴勒珠尔即行退回等语。朕思色布腾巴勒珠尔并未尾贼穷追。前称吞图布人众百户，极少亦有五六百口，今止戮其二百人，何得据云净尽？且闻巴图尔乌巴什等及扎哈沁人众皆往伊犁，贼匪扎那噶尔布、尼玛等虽经乌勒查登等带兵前往，此际拿获与否均无信息。将此不可信之厄鲁特留于大兵之后，即往办理回众，反复思之，甚为不妥。将军成衮扎布等系亲身经历之人，务须通盘打算再行办理方妥，不可稍致轻忽。明瑞此时现在何队行走？乌勒登等擒拿扎那噶尔布、尼玛信息如何？巴图尔乌巴什、扎哈沁人等现今皆在何处？著速行奏闻。

又谕：现在两路进兵，所有额林哈毕尔噶一带之厄鲁特等或已剿灭，或将首贼擒拿。其在珠勒都斯等处之各鄂拓克人等，经将军成衮扎布等奏请暂行安抚，亦属妥协。惟是伊等声息相通，知额林哈毕尔噶办理情形，其暂行安抚人众或致妄生疑惧，更滋事端。成衮扎布等现拟领兵剿灭回部，务宜将此等人众设法安插，毋遗后患，方为妥协。可明白晓谕“因尔等上年并未随同额林哈毕尔噶众厄鲁特附和为逆，是以加恩宽宥，”庶伊等不生疑惧。仍加意防范，勿少疏虞。或将其头目人等带往军中为质，或换取伊等马匹牧只以益兵力。其办理回部事宜，必须将各处厄鲁特尽行办竣，领兵前往。一切俱遵照前旨办理。至大兵虽分两路前进，而一切事宜皆系将军成衮扎布分内之事。即与兆惠会合一处，亦应听成衮扎布主持。今兆惠已领兵远去，所有额林哈毕尔噶一带事务，并著成衮扎布总统办理，断不得稍分彼此，互相推诿。

（卷541 3—5页）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辛巳（1757.8.5）

又谕曰：成衮扎布等领兵剿灭厄鲁特贼众，自可不日告竣。其办理回人事宜即缓至明年亦未为迟。且即遣兵办理回人，亦不过派兵四五千名，著一大员统领已足胜任，亦无庸成衮扎布亲往。况伊系喀尔喀将军，北路军营本属紧要。倘阿逆尚未弋获，或逃入北路附近地方，应令成衮扎布前往筹画。著传谕成衮扎布，俟拿获厄鲁特贼众后即行撤兵，酌定地方驻扎，交与舒赫德等管辖，伊即来京面领训谕。

（卷541 13页）

谕军机大臣等：成衮扎布奏称据侍卫乌勒登呈报，扎那噶尔布、尼玛等带领千余户自额林哈毕尔噶逃往哈什河地方，随派公明瑞、内大臣博勒奔察领兵六百名前往策应等语。扎那噶尔

布、尼玛等皆系要贼，现领千有余户，应多选兵丁，务期弋获。今仅派兵六百名，尚属不敷调遣，应将永贵所领额林哈毕尔噶一带兵丁调往协擒，方为妥协。两路大兵无分彼此，原可互相调用，用不得歧视。且先经永贵等奏称三格、巴宁阿等带兵堵截扎那噶尔布等，果如所奏，贼人何由前往哈什河？既经逃出，三格等曾否尾追？著永贵查明具奏。扎那噶尔布、尼玛等现在伊犁附近地方滋扰，应悉行剿除，方得宁谧。现在擒拿阿逆，已责成兆惠、富德等带兵前往。成衮扎布等惟将扎那噶尔布、尼玛、巴图尔乌巴什等为首贼人悉行拿获，徐筹办理回部。屡经降旨传谕成衮扎布等，应即遵照办理。乃节次览伊等所奏，殊未悉合机宜，甚廑朕怀。伊等如能于八月初旬内将厄鲁特贼众办理完竣，着即领兵进剿回部；倘彼时尚需办理，则天气渐寒，已届撤兵之时，应在何处驻扎过冬之处，遵照前旨酌量定议具奏。

（卷541　11—12页）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壬午（1757.8.6）

谕军机大臣等：前兆惠等奏三格等带兵追赶扎那噶尔布、尼玛至孟克图岭，贼众营垒甚固，且山复险峻，一时未能擒获；移兵至萨哩克巴哩克之前岭，前进擒拿等语。昨日成衮扎布奏乌勒登等见扎那噶尔布、尼玛等同阿巴噶斯鄂拓克人众由额林哈毕噶逃往哈什河地方，即带兵往追等语。则兆惠等所奏逆贼扎那噶尔布、尼玛等被三格等击败，负险结垒，而我兵阻截贼路如果严紧，贼何致脱逃？即使逃出，三格、巴宁阿等亦应随贼尾追。乌勒登等所带兵丁原系截贼逃窜之路，三格等尾贼之后，乌勒登等截贼之前，两路夹攻，贼由何处逃窜？乃成衮扎布所奏乌勒登在哈什河望见阿巴噶斯鄂拓克人众始带兵往击，如系邀截之兵，当迎面相遇，何致望见贼踪始行追击？

两处所奏全不相符。著将军成衮扎布等查明具奏。即据色布腾巴勒珠尔擒获之厄鲁特巴朗供称吞图布为其属人所杀一事，亦未可遽信。现在擒拿之巴布朗或即时正法，或尚带领行走之处，亦并未明白陈奏。著一并查明。再，从前成衮扎布等奏克呼特、乌鲁特、绰和尔、乌喇特之鄂拓克人众皆已招降安插，地方宁谧，因即前往办理回部等语。鄂拓克人众虽经降附，不过暂行安抚，不可遽信。现在扎那噶尔布、尼玛、巴图尔乌巴什等及哈丹、阿巴噶斯、扎哈沁之厄鲁特等俱未办理，况阿逆自投天网，宜上紧擒拿。将正项应办之事置而不办，乃前往办理回部，甚不合机宜。朕曾屡经降旨暂且停止办理回人，前往擒拿阿逆，或又于伊等折内批示照伊等所奏办理。此皆朕览伊等陈奏悬揣情形，将军大臣等断不可拘泥谕旨。即朕所降旨内有实在难行之处，亦宜据实陈奏。今擒拿阿逆及巴雅尔、哈萨克锡喇皆适值兆惠之队，成衮扎布所领之兵相离过远，擒拿此数逆贼之事，朕今皆专委兆惠。而擒拿扎那噶尔布、尼玛、巴图尔乌巴什，剿办哈丹、阿巴噶斯、扎哈沁人众，即专委成衮扎布。彼此相机办理，不得过分畛域。汝等奉谕旨，于八月初间若能擒获贼匪，宁靖地方，即由彼处前往办理回众。如八月初间尚不能擒获一二贼匪，将哈丹、阿巴噶斯、扎哈沁人众办清、则八月下旬时届寒冬，宜即撤兵，或在额林哈毕尔噶一带地方驻扎过冬，或在吐鲁番、巴里坤驻扎之处，伊等相机定议具奏。总之，成衮扎布系大将军，诸事理宜相机决断办理，不可观望。著遵照朕旨尽心筹画，速行定议具奏。

又谕曰：成衮扎布今年若拿获阿逆，余贼何难剿办？即办理回众，巴里坤现有马万余匹，明年不过拨兵五六千名，著一人统率前往即可蒇事，并不用成衮扎布亲往。成衮扎布系喀尔喀首领大员，喀尔喀地方亦甚紧要，今年撤兵后成衮扎布即驰

驿来京。如阿逆不能擒获，复致窜逸，逃往北路一带地方，饶衮扎布来京将如何在北路堵截擒拿之处议定，再行办理。成衮扎布即遵朕旨，一面具奏，一面起程来京。

（卷541 13—16页）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乙酉（1757.8.9）

谕军机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办理厄鲁特贼众事竣，即领兵剿灭回部，已降旨令成衮扎布来京，另派大员前往办理。其吐鲁番贝子额敏和卓熟习回人情形，著先行传旨晓谕。俟进兵回部时，令额敏和卓领兵同往办理。

（卷541 24页）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己亥（1757.8.23）

谕额敏和卓曰：将军成衮扎布奏请办理霍集占及布拉呢敦，朕意于明春进兵，已谕知该将军矣。此二贼前被准噶尔囚絷，朕特加恩俾仍领旧部，乃负恩党逆，戕害我副都统阿敏道，其罪必不可逭。然皆二贼狡谋，其协从回众尚属可宥。尔受朕厚恩，且系回部望族，为众所信，若能设计诱擒，或使回众离心执献二贼，更可不劳师旅。尔即酌量办理。若必须用兵，则用兵若干，应于何时进剿，尔即据所见密奏。

（卷542 23页）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丁未（1757.8.31）

又谕曰：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参赞大臣富德奏称哈萨克汗阿布赍悔过投诚，称臣入贡，遣使至营情辞恳切，现在护送进京等语。哈萨克一部素为诸厄鲁特所畏，去岁叛贼阿睦尔撒纳逃窜往投，我师追擒直入其境，阿布赍率其部落远徙数千里，旋欲缚献阿睦尔撒纳以赎前愆，为阿睦尔撒纳所觉，遂遁回准噶尔，乘噶勒藏多尔济、巴雅尔等滋事之际复肆鸱张。及大军复入伊犁时，噶勒藏多尔济已为其侄扎那噶尔布所害，而扎那噶

尔布又为阿睦尔撒纳所袭。今兆惠、富德等率师进剿，现将叛贼巴雅尔及其妻子、部众悉行擒获，则阿睦尔撒纳釜底游魂，其能久逃斧钺耶？况叛贼之所以虚张声势煽惑诸厄鲁特及回子等众者，惟恃一哈萨克耳。兹阿布赉既已请降，约以阿睦尔撒纳如入其地必擒缚以献，则叛贼失其所恃，技无所施，此一大关键也。朕心实为之庆慰。

（卷543 12—13页）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戊申（1757.9.1）

谕军机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俟办理绰和尔、乌喇特、昂吉岱等得其马匹，即选派兵丁赴额林哈毕尔噶商办一应事宜等语，殊无头绪。即如巴图尔乌巴什理应速行查拿，所有逃往土尔扈特之言原不可信，伊自以为噶尔丹策零之婿，且欲为准噶尔总台吉，苟非甚迫，岂肯远遁？必藏于准噶尔僻地，候我撤兵复回伊犁。伊等亦应意料及此。若撤兵之后而贼人忽出，则谁任其咎耶？至所奏沙喇斯宰桑三都克请将游牧内移，其玛呼斯游牧亦愿同移，当看其情形酌量办理。又，三都克往擒玛呼斯宰桑多尔济未获，与侍卫托伦泰互讦，据三都克禀称托伦泰曾受多尔济之马，又曾将擒获正法之回子七八人疏脱一名，未经具报，伊等即应传唤质讯，何得仅行文巴里坤大臣俟其回报耶？今已传谕提督豆斌、总管五十六将托伦泰带至军营与三都克面质，果有此等事，自应正法。再，乌勒登所擒之美诺和什仅一贼犯，交把总王俊臣带兵五十名解送尚致脱逃，深属不堪。著将王俊臣即行正法，乌勒登著交部严加议处。可传谕成衮扎布等，速催明瑞就办理绰和尔等鄂拓克之力往擒巴图尔乌巴什，亦即亲赴伊犁之察罕乌苏等处查拿。或逃往他所，须确查具奏。如谓查缉无踪而贼犯忽出，朕惟伊等是问。

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奏：臣等遣沙喇斯宰桑三都克往拿玛

呼斯宰桑多尔济未回，因带兵前往办理。六月二十九日，三都克遣属人并拿获两和卓木之奸细阿布都尔瑞前来。次日，三都克到军营告称多尔济已逃，现派兵追拿；又闻两和卓木已聚兵预备，我等游牧与彼相近，移于阿勒辉外吐鲁番内傍塔什干山之地过冬，今带马百匹助大兵之用等语。查三都克自入觐回营，节次差遣事件，皆伊属人前往，今虽未拿获多尔济，而业与回部有隙。明年进剿时令为前队，可得其力。请遵前旨将三都克授总管职衔，分管沙喇斯人众。其玛呼斯部落愿与沙喇斯一同内移，臣等察看情形酌办。复讯问阿布都尔瑞，据供布拉呢敦现居喀什噶尔地方，霍集占带兵七千现居阿克苏地方；因五月间厄鲁特锡克锡尔格败逃，恐大兵进剿，预谋防守；其前遣之副都统阿敏道与兵丁百人皆为所害，严禁属人不许泄露等语。仅将霍集占送吐鲁番文书译出呈览。报闻。

（卷543 20—22页）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己未（1757.9.12）

谕军机大臣等：……至明岁办理回部一事，此时应加慎密。现据拿获奸细所供，霍集占已聚兵防备。虽究无能为，总以不使知觉为善。前令于吐鲁番驻兵，今恐声息相闻，仍令在巴里坤驻扎。已传谕贝子额敏和卓矣。

（卷543 35—36页）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癸亥（1757.9.16）

又谕曰：豆斌等奏称额敏和卓呈报，伯克托克托所属玛木特、托勒岱等男妇一百余口自哈喇沙尔投来，或照厄鲁特等之例安插，或令与吐鲁番安插之回人同居等语。从前吐鲁番安插回人系伯克托克托所属，此次投来之百余口即准其同居耕种。著交与额敏和卓留心约束，如有潜逃者即行拿获治罪。

（卷544 12—13页）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己酉（1757.11.1）

又谕：……著将军成衮扎布、兆惠及富德即遵照朕从前所降谕旨，来京商议明年办理回子及伊犁等处余剩贼众等事，方为妥便。若此际俄罗斯已将阿睦尔撒纳送来，自无庸议；否则，明岁亦不必擒拿，但将应办之叶尔羌、喀什噶尔回子之事尽皆妥协料理后再作商议，目今断不必计及阿睦尔撒纳。将此一并寄知兆惠、富德。……

（卷547 8页）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己未（1757.11.11）

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瓜州回民所遗熟地二万四百余亩，经臣奏明招佃承种，官民分收。随令安西道就近于五卫地方陆续招佃六百八十余户，每户先后拨地三十亩，借给籽种、口粮、牛具等项，今春督令及时耕种。嗣因夏间口外陡起热风，苗稼不无吹损，现查收成多寡照例办理。此外尚有回民未种荒地一万九千余亩，自应次第经理垦辟，但屡招乏人。盖因地瘠土坚，耕种匪易，且俱在熟地下游，去水甚远，必须其年雪厚春暖，消化应时，渠流充畅，始能引水灌溉，否即难免欠薄。似应将此项荒地照开垦例招民认垦，官止借给籽种、口粮，按年征还。至所垦地，先令于熟地接水处开起，由近而远。试种一年后，如水足有收，即照民地升科。查军兴以来多有佣工谋食在外者，应先于此等民人内招垦。尚有余地，再于内地设法招往。得旨：诸凡甚妥。

（卷547 32—33页）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辛未（1757.11.23）

又谕：现在酌议驻兵过冬，著传谕成衮扎布、兆惠、雅尔哈善等，军营所有马匹若仍令各官兵自行喂养，恐多疏懈，甚至有偷宰等事。自应官为收查，按数特派官兵，择水草佳处加意

牧放，俟进剿沙喇伯勒官兵回时拨往办理回部，自然膘壮适用。雅尔哈善既署理将军事务，更当尽心办理，将收数若干及牧放处所详悉奏闻。

（卷548 32—33页）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乙未（1757.12.17）

又谕：现在逆贼阿睦尔撒纳已逃入俄罗斯。俄罗斯与喀尔喀毗连，一应侦探防范事宜甚关紧要。成衮扎布素得喀尔喀之心，为众所推服，且伊久在行间，亦宜稍为休息，著仍为北路将军，办理喀尔喀事务。车布登扎布年富力强，办事虽不及伊兄，而攻战较为差胜，又经休息年余，明岁办理回部以兆惠为将军，车布登扎布副之。已传谕车布登扎布来京请训再赴军营。雅尔哈善候伊到日，即将副将军印务交代，一同领兵前赴沙喇伯勒，剿灭巴图尔乌巴什等贼众。成衮扎布、兆惠等亦即来京商办一切事务。其沙喇斯、玛呼斯等贼已专交阿里衮、满福办理。成衮扎布等至巴里坤须作速趱行，方不误兆惠回抵军营之期也。

（卷550 19页）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卯（1758.1.6）

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奏：臣等于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初一日节次奉到谕旨，令将撤兵过冬处所、明春进兵程期及兵马数目公议具奏。查巴图尔乌巴什等贼会合一处向沙喇伯勒逃去，自应速行进剿。至回人既敢戕害阿敏道，又闻布拉呢敦、霍集占等聚众拒守，其阿克苏、库车等处系进兵道路，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乃其巢穴，俱宜陆续办理。计厄鲁特贼众约数千户，可得战兵五六千，伊等皆自知必死，如我兵力弱，恐致逃窜。至剿灭贼众后，即应于特穆尔图诺尔、那林等处休息马力，进取回城。臣等公同详议，臣成衮扎布等及满福所领兵共

二千七百余名，臣兆惠及富德、瑚尔起、顺德纳、端济布所领兵共三千四百余名，合计现兵六千余名，计可挑选四千名。军营马既多倒疲，济尔哈朗一带久住草枯，惟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带水草俱佳，可游牧过冬。仍派兵五百名安设台站。查驻兵之地至沙喇伯勒程期约四五十日，若于来年正月下旬进兵，计三月十五日前后可到。余兵千余名，令爱隆阿带领至鲁克察克整理预备。再派巴里坤绿旗兵一千，合二千余名在鲁克察克预备。又现在吐鲁番屯田绿旗兵八百名，亦令带籽种于来春在哈喇沙尔或伊拉里克等处种地，令鲁克察克预备兵二千余名同往。又预备哈萨克贸易，派绿旗兵五百名并令额敏和卓酌派回兵遣往乌鲁木齐种地，俱先至鲁克察克，自巴里坤办给口粮籽种。至进剿官兵口粮及籽种、器具均须大员经理，臣等公议派臣永贵前往。再，臣等现议来年正月进兵，若趱赴京师复回军营，恐逾期限，仅酌拟领队大臣、侍卫等开列名单，恭候钦定。谕军机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称来年正月进兵，若趱赴京师往还恐逾期限等语。著照所请，不必来京。但朕昨命车布登扎布同兆惠明岁进兵，今阿逆已逃入俄罗斯喀尔喀处，索取阿逆及办理地方事务，伊兄弟二人不可不驻扎一人。成衮扎布年长，喀尔喀素所心服。车布登扎布年力富强，著伊同兆惠进剿。成衮扎布仍著来京请训再赴喀尔喀办理事务。成衮扎布奉到此旨，其将军印务交与兆惠，俟车布登扎布到日，以副将军印务交代。时值冬寒，成衮扎布不必速行，惟量力前进。明岁进兵，车布登扎布、富德、哈宁阿、罗布藏多尔济、明瑞、鄂博什、温布俱著在哨探队内行走。其巴图鲁侍卫酌量派出。巴图济尔噶勒送马到日，亦在哨探队内行走。果木尼勒图、富绍酌派领队。其驻兵鲁克察克预备回部，永贵一人不足，著雅尔哈善同顺德讷、爱隆阿酌派巴图鲁侍卫二员前往。永贵既在鲁克

察克办事，俟事竣再赴陕西巡抚之任。其余大臣、侍卫官员分队安台、屯田牧马等事，俱照所奏行。前曾谕车布登扎布、雅尔哈善带兵先行，兆惠、富德来京，驰驿回营尚可追及。伊等奉到此旨如已起程，亦不必中途复回。再，额敏和卓现同阿里衮追剿沙喇斯等贼众，如已竣事，即回游牧休息。来年办理回部，著同富德在哨探队内行走。

（卷551 19—22页）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丙辰（1758.1.7）

又谕：阿里衮、额敏和卓奏称伊等由阿斯罕布拉克、和什特呼克一路取道速行，于十月二十八日抵沙喇斯、玛呼斯游牧之哈喇沙尔等处，搜查山僻贼众，至塔本顺和尔、纳木噶擒获吗哈沁奇齐克等男妇二百余口；今往呼鲁木什和罗，俟剿灭玛呼斯贼众、再越达朗岭进剿沙喇斯，昂吉岱贼众等语。阿里衮、额敏和卓此次办理颇属奋勉，从前因阿里衮带兵迟延交部议处，经部议革职，朕谕以且观后效，今既自知罪愆奋勉行走，著加恩免其革职。额敏和卓著赏缎四端。遣往侦探之佐领爱斯玛特及奋勉之官兵、回人等，俱著查明奖赏。再，据吗哈沁供称玛呼斯得木齐和通告称满都统遣伊前来，现在两三路进兵等语，则似满福已招服玛呼斯人等矣。满福现在何处，究未奏及。著阿里衮等带兵速进，即使满福业已招降，亦不可凭信，仍行剿杀。满福甚属无用，一切事务阿里衮惟与额敏和卓悉心商酌，并将满福信息作速奏闻。

（卷551 24—25页）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丙寅（1758.1.17）

谕军机大臣等：来年进剿沙喇伯勒贼众派兵四千名，由鲁克察克往办回部派兵二千名，计兵已六千，自属足用。但鲁克察克二千兵后再得应授之兵，更为有益。所有乌鲁木齐等处屯

田兵丁虽耕种时人力宜多，播种后即可酌减。著传谕黄廷桂、雅尔哈善等，将各处屯田兵约计若干，留十分之三四守候成熟，其余仍随同进兵。若可得三千，则合之军营几及万人，即可号称数万，愈觉声势雄壮。如屯田不敷抽调，即于绿旗兵内添派。绿旗兵颇善步行，只须每人给马一匹，令随同雅尔哈善暂驻。鲁克察克之兵进剿回部，其酌量抽派之处，伊等行文酌议，一面办理，一面奏闻。并传谕兆惠、车布登扎布知之。

（卷552 20—21页）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己巳（1758.1.20）

谕军机大臣等：昨车布登扎布奏请添派绿旗兵丁接续进剿，已命黄廷桂等于屯田兵内酌量抽调三千名矣。今阿里衮、额敏和卓奏称领兵至哈喇和罗捉生询问，知敦多克哈什哈等同沙喇斯得木齐都噶尔、玛呼斯得木齐根色等带领游牧由库车向叶尔羌、和田逃去，已遣人从库车间道引兵堵截等语。看来办理回部一事，伊等既知觉预备，则兵势更须壮盛。可传谕黄廷桂于前抽调兵丁外添派绿旗兵五十名，即在甘肃等标营内调拨，于来年春尽夏初前进。其粮饷、马匹俱应速为料理。带领前后绿旗兵八千名，著派马得胜、丑达再派总兵一员同领。仍晓示官兵务须顾惜颜面，奋勉效力。并传谕军营将军、大臣等知之。

（卷552 25—26页）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庚辰（1758.1.31）

谕军机大臣等：前命成衮扎布等来京，沿途查剿巴哈曼集等贼众。其叛逃之珲齐、额琳沁达瓦等，令富德于归途之便就近查剿。伊等奉到谕旨，但将端济布等“所报巴哈曼集为得木齐哈勒拜所杀，随带兵进剿”等语具奏，而沿途曾否遇贼并未奏及，即端济布追贼已久，亦未闻探取信息奏闻。计此时珲

齐、额琳沁达瓦等皆逃往沙喇伯勒，来岁进兵务宜留心剿灭。至所奏总管职衔五十六将应正法回人脱逃一名未经具报，请革职治罪，五十六著从宽免罪，降为蓝翎侍卫效力行走。托伦泰挛取多尔济马匹以致控告，甚不安静，理应正法，姑从宽革退侍卫，效力赎罪。再，成衮扎布虽不可谓无罪，而去年擒获青滚杂卜功足相抵，仍传谕成衮扎布、兆惠等将军营事务及端济布所办扎哈沁贼众作速奏闻。

（卷553 14—15页）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癸未（1758.2.3）

又谕：今命兆惠为定边将军，车布登扎布副之。来年办理进兵，惟兆惠等是赖。可传谕兆惠，当与车布登扎布、富德同心协力，不可自分畛域。至额敏和卓，因其熟悉回部情形，人亦果毅，已命为参赞大臣在前队行走，兆惠等务宜优待以收其益。一切军前事务相机办理，善自策励，以奏肤功。

又谕：来年进剿回部，宜先传旨晓谕，以“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在噶尔丹策零时获罪拘禁，大兵平定准噶尔始行释放，因系回部头目，令其仍归故土，安集所属以承恩泽。伊等自应感激图报，永矢恭顺之忱，乃敢戕害使臣，称兵抗拒，情罪难逭。但闻诸事皆霍集占阴谋不轨，至布拉呢敦颇图安静，其属下人等亦系一时被胁，非其本心。今大兵进剿，惟正霍集占之罪，若布拉呢敦能将霍集占缚献，亦必宥罪加恩。”如此一面晓谕，即一面进剿，不可按兵俟衅。若伊等果相猜忌，自于军事有益。可传谕兆惠及雅尔哈善等知之。

又谕：据成衮扎布等奏称追剿沙喇斯等贼众，已派哈宁阿、爱隆阿陆续策应阿里衮等；永贵既奉命署理巡抚，其办理鲁克察克事务，舒赫德、巴禄即起程前往；其巴里坤送来马匹外，再送吐鲁番马二十匹，派兵一千策应阿里衮等，乘贼不备

速行掩袭，收其马驼、牲只，则进剿回部益增兵力等语。屯田事务已谕雅尔哈善、永贵、定长等办理。至署理巡抚，何必定须永贵？惟屯田最为紧要，永贵宜加意奋勉。舒赫德已降旨革职，无庸承办。巴禄亦不必前往，来年再领队进剿。

（卷553 19—21页）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庚寅（1758.2.10）

谕军机大臣等：昨因将军成衮扎布等办理进剿毫无端绪，业已分别示惩。兆惠、车布登扎布、富德等领兵剿贼当以为戒，同心协力自可奏功。此时如逆贼阿睦尔撒纳有窃发之信，即将剿除贼党及办理回部之事暂行停止，专意擒拿；若无信息，则将沙喇伯勒贼众、回部诸城于本年内办竣，方为妥协。数年来屡次用兵，自当休息，即阿逆未就擒获，亦可相机办理。著传谕兆惠、车布登扎布、富德等知之。

又谕：从前平定伊犁时，达瓦齐败走回部，为图尔璘、阿奇木伯克霍集斯等遣阿舒尔玛特擒送军营。不知此时图尔璘地方尚系伯克霍集斯办事，抑或更替他人？可传谕雅尔哈善等于进兵时访问，若仍系伯克霍集斯办事，则即向伊等云“尔等从前将达瓦齐擒献，系有功之人，皇上即施恩赏赉，尚欲陆续加恩，因办理厄鲁特等无暇。今厄鲁特等俱已平定，领兵前来专为问两和卓木之罪，与尔等无涉。尔等惟诚心效顺，自必永承恩泽。”仍酌赏缎匹等物以示奖励。凡大兵经过地方，皆当如此宣示及酌量奖赏，俾回人闻风归向，或将贼酋拿送亦未可定。即不然，而众心内附，贼酋等自必力穷无助，我兵擒剿亦易。如归附人等有奋勉行走者，更宜核实奖赏。雅尔哈善等当加意办理。

又谕曰：兆惠等奏称正月内马匹送到即追剿巴图尔乌巴什等，再往叶尔羌、喀什噶尔擒拿布拉呢敦、霍集占；倘办不随

意，不能即入回部，则且屯田积谷，市哈萨克健马，俟次年整兵再进等语。兆惠等所见亦是，但不可有意迟疑，惟当相机以应。如上年进兵时即计及办理回部，其后竟成空言。今谓贼人在沙喇伯勒，恐又复他往，或向内来，俱未可定。若伊等果在沙喇伯勒坐食，势必贫人盗窃其富家，不堪为命，互相杀害，断无安静之理，我兵乘机取之甚易。兆惠所奏未免豫留地步。即非有心观望，而怯懦固其本怀，以为事若无成，伊已先为奏及。不知临时果有阻滞，即俟次年办理又有何碍？况车布登扎布陛辞日，朕已谕今年尽力赶办，如赶办不及，即明岁办理亦可。且办理回部，现谕添派绿旗兵八千名，兆惠惟带原议四千兵前往沙喇伯勒，其办理回部已命雅尔哈善、额敏和卓前往。观今日兆惠所奏，显系以兵少为虑，欲留雅尔哈善所带之索伦兵一千用壮声势耳。可于绿旗兵八千内派出一千，合原议之四千兵前往沙喇伯勒，其索伦兵一千仍令雅尔哈善带往。

又谕：朕因兆惠有办理需时之虑，已命专办沙喇伯勒贼众。其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令雅尔哈善、额敏和卓二人办理。已添派绿旗兵八千名，合之雅尔哈善所带索伦兵一千，自足敷用。额敏和卓熟悉回部情形，伊等尽心商酌，以奏肤功，即或今岁不能竣事，惟整兵前进蹂其禾稼，振旅而还，彼力自绌，将来进取更易。至额敏和卓传示库车回人之事及此次进兵何时起程、作何办理，著即行奏闻。再，兆惠处侍卫颇多，雅尔哈善进兵时可咨取数人以备差遣。

（卷554 6—9页）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辛卯（1758.2.11）

谕军机大臣等：昨命兆惠、雅尔哈善等分路进剿以专责成，但兆惠既有畏难之心，雅尔哈善至今犹未至鲁克察克，朕心深为廑念。办理沙喇伯勒贼众已派兵五千，自属裕如。兆惠

等宜加意擒剿，不留余孽。若仍不能集事，朕惟兆惠是问。至由库车、阿克苏进兵回部，雅尔哈善惟与额敏和卓同心协力资其计画，加以鼓舞，不可稍存歧视。再，额敏和卓所属之回兵亦属可用，宜向彼处商酌派出，或得一千，或得数百，即将绿旗兵照数拨除。此项拨除兵丁所得分例，著赏给回兵。

（卷554 11页）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壬辰（1758.2.12）

又谕：朕昨谕雅尔哈善将额敏和卓所属回兵派出进剿，因伊等情形熟悉，而额敏和卓亦便于指使。但恐回人马匹不敷，著传谕雅尔哈善将原派绿旗兵每人马一匹照数给与回兵。此次办理回部，朕专交雅尔哈善、额敏和卓二人。应进兵时，即一面具奏，一面起程。惟知会将军兆惠，毋庸往返咨商。再，雅尔哈善等由阿克苏、库车进取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所有收获器什，除应交内府者酌量赍送外，其衣服等物即奖赏兵丁，至军器、马驼，尤当尽行查取以给军用。

（卷554 13—14页）

又谕：据阿里衮等奏称现在前往库车，于所到山谷内搜捕玛哈沁，侦探贼人踪迹等语。阿里衮等前次奏事距今二十余日，朕心深为廑念。今虽称寻踪追贼，然伊等兵马之力如何未经奏及？前已降旨令伊等撤兵，令额敏和卓同雅尔哈善办理回部。此时能收服库车回众固善，否则竟回游牧暂息，再整兵往鲁克察克。一切与雅尔哈善商酌办理。阿里衮亦不必前赴军营，仍回巴里坤办事。

（卷554 14—15页）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甲午（1758.2.14）

又谕：据舒赫德等奏称辟展秋收丰稔，已行文黄廷桂派绿旗兵四百名，今岁广为垦种等语。所办尚是。但舒赫德已革

职，令于军营效力，将军等遣往鲁克察克办理沙喇斯等贼众，看来非伊所能承办。可传谕雅尔哈善等就近堵剿，若贼踪甚远，亦无关紧要，即于进剿回部之便再为搜捕亦可。舒赫德不必在鲁克察克，即遣回军营效力赎罪。至屯田一事实为要务，亦传谕雅尔哈善、永贵等矣。雅尔哈善在军营无应办之事，著速至鲁克察克与永贵商办一切。若届进剿回部之期，即宜奋勉前往。

（卷554 18页）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戊申（1758.2.28）

又谕曰：吴达善等奏称哈密贝子玉素布呈请带领回兵一百名随营效力等语。玉素布系回部望族，今闻办理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回部情愿带兵效力，深可嘉奖。著照所请，同雅尔哈善、额敏和卓前往。所有应得分例，照蒙古贝子赏给，回兵照绿旗兵丁例赏给。果能奋勉，朕将格外施恩。著吴达善遵照传谕办理。

（卷555 10页）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己酉（1758.3.1）

又谕曰：成衮扎布奏称前年投来军营之库车伯克鄂对、乌什伯克色提巴勒氏、噶岱默特等，请交与额敏和卓，令其招降旧属；再，将军、大臣等前往沙喇伯勒经过那林、特穆尔图诺尔等处，宜晓示布鲁特人等，令将霍集占等擒献等语。成衮扎布所见甚合机宜。现在雅尔哈善等办理回部，著将奏折录寄阅看，并传谕兆惠，若旧伯克鄂对等尚在军营，即送至额敏和卓处，令其招降旧部。再，布鲁特原与回人相善，恐不知办理缘由或协助霍集占等，兆惠经过其地须晓示伊等，以“准噶尔俱已平定，伊犁等处现在驻兵屯田，哈萨克全部归降，今因霍集占等背叛兴师问罪，恐尔等妄生畏惧，其各安居游牧。若霍集占穷蹙来投，即行缚送，大皇帝当格外施恩。”亦传谕雅尔哈

善知之。

（卷555 12—13页）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辛亥（1758.3.3）

又谕：据努三奏今年办理厄鲁特回部，恳请派伊于哨探队效力等语。现在进兵官员分派已定，努三系乌拉齐性习，所奏事件文义繁琐，览之多不可解，是以谕令来京面询哈萨克情形。如有伊可效力之处，再行差遣。其奏留军营之厄鲁特通事察罕库本、班第二人亦令带来，伊等俱系巴雅尔、扎哈沁属人，业将伊游牧人等剿杀，恐留彼闻知不免疑惧。伊等随军效力并无罪过，朕当酌量加恩，若有妻子，并交黄廷查桂出解送来京。

（卷555 16—17页）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癸丑（1758.3.5）

以回酋霍集占罪状宣谕回部各城。谕曰：朕为天下共主，罔有内外，一体抚绥，无使失所。前因准噶尔变乱，自相戕害，厄鲁特等俱不聊生，不忍坐视，兴师平定伊犁，擒获达瓦齐，就其台吉、宰桑等级分封锡爵，普加恩赉。方冀守分安居，永享遐福，无如厄鲁特豺狼成性，阴险狡诈，逆贼阿睦尔撒纳负恩逃叛，党众附和，反复无常，揆之天理国法，断不可逭，因再行进剿以正刑诛。诚以凶顽不除则边圉不靖，不得已而出此，皆尔众伯克、回人所深知者。至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在噶尔丹策零时被拘于阿巴噶斯、哈丹鄂拓克，我兵初定伊犁，释其囚縶，令为回人头目。方欲加恩锡爵授以土田，乃乘厄鲁特变乱率伊犁回人逃往叶尔羌、喀什噶尔。朕以其或惧厄鲁特骚扰暂避以图休息，尚未加兵。第遣使招抚，不料竟敢戕害使臣，僭称巴图尔汗，情尤可恶，若不擒获正犯，则回众终不得安生，用是特发大兵声罪致讨。但闻霍集占起义倡乱，

布拉呢敦被迫从行，已命分别办理。夫伊等以兄弟至亲，朕尚较其情罪轻重，期无枉抑，何况尔等回众全无干涉，岂有株连扰害之理？惟是霍集占颇称奸狡，自知身犯重辟，或图苟延残喘，造言惑众，以厄鲁特多被剿杀为比，殊不思尔等皆无罪之人，朕何忍与叛逆之徒一体诛戮？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尔等若将霍集占缚献，自必安居如旧，永受殊恩。如执迷不悟，听从逆酋指使，大兵所至，即不复分善恶，悉行剿除，悔之何及？尚其熟思利害，毋自贻误。

（卷555 23—25页）

又谕：今年进兵办理回部，罪在霍集占一人，与属众无涉，已命兆惠、雅尔哈善等宣谕招抚。但回人虽较厄鲁特稍为安静，然在准噶尔数世，亦恐不免渐染习气。我兵招抚时，必须详为审慎再行安插。即如初定伊犁时回众等业皆归顺，后因逆贼阿睦尔撒纳中叛，亦皆乘乱逋逃。此皆狃于抚驭，未震军威，以致猖獗若此。雅尔哈善等此次进取回城，须申明纪律，使其知畏，庶可潜销反侧，而于安插亦易。亦传谕兆惠知之。

（卷555 26—27页）

又谕：据兆惠奏称奉到添派绿旗兵进剿回部之旨，候巴里坤口粮马匹送到，即往剿沙喇伯勒贼众，再收取叶尔羌、喀什噶尔等语。昨兆惠以沙喇伯勒聚贼万户，似有畏难之意，故令其专办厄鲁特。计此时尚未奉到谕旨，然必知贼众尚易办理，故如此陈奏，则从前之畏难益可见矣。去岁将军成衮扎布等办理无绪，朕已分别示惩。兆惠等虽有微劳，但巴雅尔乃偶值军锋，哈萨克亦久欲归顺，究未能追及阿睦尔撒纳，是伊等本无可自矜。将来殄灭沙喇伯勒贼众后能趱赴回部，更协事机。若谓进兵既有分地，不当分雅尔哈善等之功，则又属推诿故习。果能争先奋勉，何患无成？今命雅尔哈善为将军，其随印办事官

员，兆惠等即于军营内酌派数人发往。

又谕曰：兆惠等将进剿扎哈沁哈勒拜之鄂实及所带著有劳绩之侍卫老格等五人，又温布呈报搜剿台站附近贼人之湍济勒图、百庆额列单具奏。鄂实、老格及阵亡、得伤官兵已加恩升授优恤，其委署参领古尔特、湍济勒图、委署骁骑校鄂勒都喀、扎布敦察、爱申保、委署防御百庆额俱著准其实授。其温布队内阵亡、得伤等官兵亦著交部照例议叙，议恤。

又谕曰：兆惠等奏称今秋哈萨克前来贸易，顺德讷熟习哈萨克等情形，请令在乌鲁木齐驻扎，办理贸易事务等语。顺德讷已派令进剿回部，其哈萨克贸易事务著派努三办理。努三可仍遵前旨来京，朕面询彼处情形再行遣往，谅秋季贸易之事自不致迟误。可传谕兆惠、雅尔哈善、努三等知之。

（卷555 27—29页）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1758.3.8）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成衮扎布奏称此次进剿沙喇伯勒再往办回部，或经由布鲁特，应谕令擒献霍集占等语。昨已命兆惠、雅尔哈善等照成衮扎布所见传谕，今更缮发敕书，谕以平定准噶尔及哈萨克归降等事，令其守分安居，兆惠等酌量颁给。此次进兵，伊等如不必经过布鲁特，即另行取道亦可，何以总未奏及？岂谓陈奏后即当办理攻取耶？布鲁特以外部落尚多，岂有尽行攻取之理？然伊等若惊疑生事，又何可置之不问？惟先期晓示，庶可潜消祸本。再，去年珲齐等叛逃，正值兆惠前赴伊犁之时，迂道相避，贼始得脱。此次进剿，不可复蹈故辙。

（卷555 34页）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己未（1758.3.11）

谕军机大臣等：朕命雅尔哈善为将军专办回部，今授以靖

逆将军之印，著派乾清门侍卫齐凌扎布赍送，即留伊军营效力行走。

（卷556 5—6页）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辛酉（1758.3.13）

谕军机大臣等：据雅尔哈善等奏从前擒送达瓦齐之伯克霍集斯仍在图尔璘办事等语，则霍集占等不能胁服人众可知。我兵至彼，伯克霍集斯等必来归顺，然必须留心防察。如上年成衮扎布等招降克呼特、厄鲁特等鄂拓克，大兵既过，随后叛逃，即其验也。雅尔哈善等进兵时，如回人果能恭顺归降，自当收恤，令其头目从军，余人仍居本地；其稍有抗拒者，即宜剿杀以振军威，勿虑伊等前路惊疑，稍事姑息。盖回人俱有城邑田庐，非若厄鲁特之易于惊窜也。若既取库车、阿克苏等城，亦应留兵弹压。玉素布为人诚实，自必善守，可于二城内择何处最要，即令驻扎，既可坚新附之心，亦资以联络台站。再，图尔璘地名是否即系吐鲁番？现在吐鲁番为额敏和卓游牧，今伯克霍集斯所居图尔璘与何处相近？在何地方？著查明因便奏闻。

（卷556 6—7页）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壬戌（1758.3.14）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里衮等奏称追剿沙喇斯、玛呼斯贼众入呼尔塔克山，于塔喇图、乌沙克塔勒两处遇贼，擒获玛呼斯得木齐额默根等。据供因大兵进剿巴图尔乌巴什，昂吉岱等不敢相投，惟藏于山林幽僻之处；现在前往罗布诺尔、哈吗尔岭等处搜捕等语。昨雅尔哈善等奏据素赍璘询问伊父额敏和卓遣来回人，知阿里衮等追贼至呼尔塔克剿杀玛哈沁，带兵回程，距吐鲁番约五百里；因马力疲乏，兵多步行等语。是伊等业已撤兵。今阅此奏，似尚在穷追贼众。若马力果乏，亦当撤回。

其呼尔塔克等处距进剿回部之路相近，雅尔哈善与额敏和卓应与此等地方留心搜捕。或贼众四散，有往投昂吉岱等游牧者，亦著兆惠严行搜剿。其敦多克哈什哈等尤当拿送来京，毋致兔脱。

（卷556 7—8页）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己巳（1758.3.21）

军机大臣等议奏：御史刘宗魏奏，请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于新辟夷疆并安西回目、扎萨克公、额敏和卓部落迁空沙地等处指一屯垦地亩，另名圈卡，令其耕种。其前已配到各处军流等犯，除年久安静有业者照常安插外，无业少壮、曾有过犯者一并改发种地，交驻防将军管辖。应如所请，并将此外情罪重大军流各犯一体办理。从之。

（卷556 17—18页）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甲戌（1758.3.26）

又谕：据雅尔哈善奏称去年随成衮扎布行走之库车回人伯克鄂对等愿往军前效力，俟取库车、乌什、阿克苏等处后酌量差遣，或令其看守城池等语。伯克鄂对等系何处头目，因何投顺，伊等本处更有何人，其妻子现在何处，著传谕雅尔哈善查明奏闻。再，回人性情虽不同厄鲁特，而近年与厄鲁特杂处，不免渐染习气，未可深信。取库车等城后，伯克鄂对等亦不当专令看守，仍听玉素布节制，再留我领队大臣一员弹压，始为周密。否则，恐似厄鲁特等于大兵前进之后乘间复行变乱，亦未可定。著雅尔哈善会同额敏和卓留意办理，不可稍有疏忽。

（卷557 6页）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癸未（1758.4.4）

又谕：阅阿里衮所奏伊等已至呼尔塔克山，有贼人旧游牧

踪迹，搜查无获；今额敏和卓遵旨回游牧休息，于正月二十七日起程；伊仍至罗布诺尔搜查剿杀，即向巴里坤办理等语。前据伊等奏称追剿沙喇斯、玛呼斯等贼向呼尔塔克山前往；嗣据额敏和卓之子素赍璃报称阿里衮等已回，距吐鲁番五百里，候剿杀藏匿之玛哈沁等即可撤兵。朕因与伊等原奏不符，暂行存记。今所奏殊属含混。伊等如果因马匹口粮不足，不妨奏明撤回，何必复称前进？乃既称向前追剿，俟办毕始回，而究未得贼人踪迹，不过于中途迁延行走即谓为追袭，巧辞饰说可乎？额敏和卓系回人，不足深责，阿里衮何为者？若朕未谕撤兵，则伊等将何如办理？计此时阿里衮亦将抵巴里坤，著传谕令其明白回奏。

又谕曰：阿里衮等带往军前之右卫前锋索诺木扎布曾为厄鲁特喇嘛等遣往回部，熟悉伊地情形，因照额敏和卓所言，绘图令其订正，奏呈朕览。著将此图发与雅尔哈善等阅看，如进兵时有应行查勘者，即相机办理。索诺木扎布仍著为前锋，在雅尔哈善队内奋勉行走。又，阿里衮等前至布业地方搜获回人巴雅尔等，据供系库尔勒伯克托克托之属人等语。雅尔哈善等进兵至库尔勒，彼处人等若输诚归附，即谕以仍令伯克托克托管辖，此时且随军效力。伊等既有名称，前至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招降所识人等自属有益。其他收服回人头目，亦可照此办理。再，义州马甲巴尔泰去年从回部脱出，颇知彼处路径，亦著在前锋效力。其从前由准噶尔脱出安插安西之旗人内，有识回地路径情愿效力者，俱行遣往，果能奋勉，将来仍令伊等来京归入本旗。俱著传谕雅尔哈善等知之。

又谕：据额敏和卓奏称自沙喇伯勒前往回部，由巴达勒可至喀什噶尔，由穆素尔岭可至阿克苏，两路俱险僻难行；另有间道，选派熟识数人前赴兆惠处，可作向导等语。额敏和卓所

派之人俱可信用，著传谕兆惠等，务加意看待。再，兆惠前往沙喇伯勒在鲁克察克进兵之先，如剿贼事竣，尚可趱赴夹攻回部；万一逾时不及，即询额敏和卓所派之人，于应行堵截之路派兵防守。倘回酋穷蹙窜逸，自可弋获。又，据阿里衮将额敏和卓同前锋索诺木扎布所绘回部地图具奏，朕看图内有自沙喇伯勒通喀什噶尔、叶尔羌之路，著发与兆惠等阅看。

又谕：据雅尔哈善等议奏办理回部事务，俱协机宜。看来成功尚易。但用兵关系紧要，仍当慎之又慎，于其易者难之，则事成更速，且永得安定矣。今兆惠等进剿沙喇伯勒贼众，已谕令竣事后取道夹攻回部，即剿贼需时，亦必派兵堵截。然雅尔哈善系专办回部，当与额敏和卓悉心计议。至所奏伯克鄂对等三人俱系回人头目，恳请效力军前，甚属可嘉。著加恩授伯克鄂对为散秩大臣，赏伯克色提巴勒氏、伯克噶岱默特三品顶带，俱著戴孔雀翎。仍传谕伊等，若能招降各城回人，即照旧令其管辖所属。仍加恩封赏。

又谕吐鲁番贝勒品级额敏和卓：尔同将军议奏进剿霍集占等情形，看来成事颇易，朕甚嘉悦。昨赐尔贝勒品级，贝勒分内有应置长史、护卫、司仪等官员，即于尔属人内选补，俾得受朕恩，尔使令亦可得力。其职衔品级已据该部开列，即遵照补授。

（卷557 24—28页）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辛卯（1758.4.12）

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等奏：乌什城头目伯克霍集斯兄弟子侄分居四城，参赞大臣额敏和卓在回部素有名望，若令择人行间于伯克霍集斯以离其党，则成功尤速。商之额敏和卓，亦以为然。拟于吐鲁番之伯克霍集斯旧属中选数人，俟取库车后相机差遣。又，前奉旨询图尔璘与吐鲁番同异，据额敏和卓云，图尔璘

即系吐鲁番。至现在军营索伦兵仅四百五十名，行文兆惠，令添派五百名前来。谕军机大臣等：据雅尔哈善奏，招抚伯克霍集斯等事颇合机宜。但额敏和卓既为参赞大臣，即应列名同奏，勿存分别之见。至行文兆惠调发索伦兵丁，现在遣送兆惠军营之绿旗兵一千名，因虑难及师期，已停其前往。是兵丁本属无多，且兆惠之机宜在剿，雅尔哈善之机宜在抚，两路所用索伦兵自当权其多寡，亦不必调往雅尔哈善军营。可传谕兆惠、雅尔哈善等，若所调索伦兵起程未远，兆惠仍即追回。此旨著速行飞递。

（卷558 6—7页）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己亥（1758.4.20）

户部侍郎办巴里坤事阿里衮等奏：罗布诺尔回目哈什哈等投诚，查明户口，归并额敏和卓管辖，并晓令后遇厄鲁特及他处回人逃匿，即行首知。报闻。

（卷558 17页）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辛丑（1758.4.22）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富德等奏称沙喇伯勒贼众纷纭逃散，果不出朕前谕所料。但车布登扎布、富德、罗布藏多尔济等皆分剿舍楞，而进剿昂吉岱等众贼惟兆惠、巴禄，恐兆惠未能办理果决。然业经区画，亦追改无及。其巴图济尔噶勒亦著为领队大臣，在前哨探。此次富德等擒获扎哈沁哈勒拜等，将贼众全行俘获，在事官兵甚属奋勉，著造册送部议叙。哈勒拜等俱属小丑，自当在军前正法。其哈萨克锡喇等渠魁若经擒获，仍解送来京。看来进剿贼众尚易竣事，雅尔哈善等办理回部若照前定限期，转觉后时，著将兆惠等奏折录寄雅尔哈善等阅看，并令将办理情形作速奏闻。

（卷558 20页）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癸卯（1758.4.24）

靖逆将军雅尔哈善奏：调派领队侍卫官员俱至鲁克察克军营，哈密贝子玉素布亦领回兵百名于三月初一日到。其侍卫富绍等陆续带来索伦、吉林、察哈尔兵计共一千四百余名，兆惠等军营兵可无调取。至应撤留屯田之绿旗兵，俟从巴里坤到时，照原派吐鲁番三百回兵之数撤换留屯，本地已支整装银免其追缴，余应得项并马匹移给回兵，回兵整装银于奏带备赏银内支给。至伯克鄂对等系库车、乌什、库尔勒等城头目，平定伊犁时迎降，即随营行走。此次进剿，令其招抚各城。臣等候绿旗兵到，往哈喇沙尔定期进剿。报闻。

（卷559 3页）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庚戌（1758.5.1）

又谕曰：成衮扎布奏称军营附近等处四部落游食贫人甚众，不行驱逐恐致滋生事端，随派出官兵给与口粮，送回本旗，交该扎萨克严加约束等语。军营存贮米石备官兵之用，非易于运致者，且蒙古等以茗酪为生，向不专资谷食。今将逐回人等给以口粮，使各游牧闻知，贪得米石，来者必多，转非资遣之法。此次业经办理，嗣后倘有再来者，即量为惩治驱逐，无庸给与口粮。

（卷559 15页）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辛亥（1758.5.2）

又谕：据黄廷桂奏侍卫孟雅萨尔带有回民黑巴斯夫妇三名口，其回妇巴喇彦称系伊族妹，因中途撞遇，一同带归；现在将伊夫妇等暂留肃州收管，或应解送京城，或于就近安插，请旨遵行等语。黑巴斯系外藩回民，虽孟雅萨尔称系亲戚，亦并无实据。伊若已带同进京，自不妨听从其便；今既留于肃州，则解送来京殊可不必，即于就近赏给绿营官员为奴可也。将此

传谕黄廷桂知之。

（卷559 15—16页）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癸丑（1758.5.4）

又谕：据兆惠奏称派给雅尔哈善之索伦兵，请俟剿贼事竣再行发往等语。此系伊等未进兵以前之旨，近又谕令停止。兆惠等若剿贼事竣，即与雅尔哈善合兵办理回部，亦不必于押解人口时发往。至所奏敏珠尔多尔济等，以哈丹等余贼营垒坚固不能攻取，已饬令严守隘口等语，贼众藏匿险僻，不过偷生旦夕，久之必无口食接济。我兵自应于要路防守，相机攻剿，断不可委之而去。此时若能办竣，固善；否则，将巴图济尔噶勒、温布、由屯等派出一二员领兵协助，务绝根株。嗣后伊犁等处贼众有藏匿抗拒者，亦照此办理。

又谕：从前两路将军、大臣等领兵剿贼，往往分别彼此，以致所办军务未能迅合机宜，朕曾屡降谕旨训饬。今兆惠、雅尔哈善分兵前进，本路应办事务各宜奋勉。至若两路声息相通及会合一处，尤贵和衷商确。兆惠、雅尔哈善、车布登扎布俱世受国恩，为朕简用之人，自当视国事如家事，合两路为一体。现在办理回部，雅尔哈善既膺专阃之寄，一应章奏文檄自宜首列。若兆惠进剿厄鲁特事竣往办回部，两路会合时，又当以兆惠居首。总期伊等同心协力，早奏肤功，勉之勿怠。

（卷559 18—19页）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戊午（1758.5.9）

谕军机大臣等：前谕兆惠等将厄鲁特等办竣即往办回部；章奏列名，兆惠居首；其传谕事件，仍以雅尔哈善首列亦可。今思办理回部既有雅尔哈善、额敏和卓，且车布登扎布、富德等亦可协助，兆惠久在军营，如已将哈萨克锡喇、布库察罕等擒获，惟余舍楞，著富德前往追剿，仍令车布登扎布往办回

部，兆惠即著来京。朕既可询悉军前情事，而伊母年迈亦得以省侍。或此时止舍楞一贼，即办竣来京，令富德等前往回部亦可。朕意因办理回部无用多人，兆惠既可乘便省母稍为休息，如有应办事务，再行前往。又，因一军两将，恐有掣肘之虞，不若事权归一，以专责成。可传谕兆惠等知之。

（卷560 5—6页）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己未（1758.5.10）

谕军机大臣等：昨命兆惠擒剿厄鲁特贼众后即著来京，原为商办屯田事务。看来厄鲁特余贼既除，则回部亦易于平定。惟明岁驻兵屯田最关紧要，虽乌鲁木齐等处现在耕种，而伊犁尚属荒闲，倘被布鲁特等侵占，又须经理。朕意于伊犁等处驻扎索伦兵及健锐营兵二三千名，合之绿旗屯田兵丁声威自壮。此事须黄廷桂同来商办。著将兆惠等追贼奏折录寄黄廷桂阅看。黄廷桂亦不必趱行，可询问兆惠起程信息，先期来京。其屯田事宜，即留意区画为要。

（卷560 7页）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庚申（1758.5.11）

又谕：昨谕兆惠等将舍楞、哈萨克锡喇、布库察罕等擒剿后，即著车布登扎布、富德前往回部，兆惠来京另有商办事件，恐其一军两将或致有掣肘也。雅尔哈善既总统回部事务，一切当与额敏和卓悉心筹画，奋勉办理。看来办理回部较准噶尔为易，伊等属人内如有悔罪求生、将布拉呢敦、霍集占擒献者，即可竣事。但附和逆酋为恶之人若不严加歼戮，则回众无所儆惧，日后又必滋事。雅尔哈善宜详询额敏和卓，将此等附和稔恶之人务必全行擒获，不留余孽，庶地方常得宁谧。至荡平回部后即当定其贡赋，仍视准噶尔所取之数，毋得增减。或因伊等变乱之后力不如前，酌量稍减尚可。所有贡赋俱著赍至

巴里坤，官为运送。其各城头目应令入觐者，作何分年来京，亦定议具奏。现在伊等军行所至情形若何，作速奏闻。

（卷560 8页）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己巳（1758.5.20）

谕：吐鲁番贝勒品级额敏和卓效力军前备抒诚悃，朕心嘉悦，著加恩实封贝勒，仍以参赞大臣同将军等办理军务。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雅尔哈善、额敏和卓进取回部，自可立奏肤功。但擒获逆酋后，仍另选本处伯克令其办事。伊等俱系新附，恐一时难知贤否，且伊犁驻兵屯田关系甚重，亦宜预为筹画。从前伊犁地亩皆回人耕种，今俟回城平定即将回人酌量迁移，与绿旗兵参杂。额敏和卓系回部望族，应同将军、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耕作娴习，主客相安，再回吐鲁番方为有益。昨已谕将军成衮扎布携眷驻乌里雅苏台，额敏和卓若愿携眷前往伊犁，亦准其同往。至一切进剿事宜，额敏和卓颇属实心效力，已命实封贝勒，嗣后益加奋勉，策勋懋赏，朕将叠沛殊恩。可传谕雅尔哈善、额敏和卓知之。

（卷560 25—26页）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乙亥（1758.5.26）

谕军机大臣等：朕阅兆惠等节次奏报，于追贼一事全无端绪，惟图苟且结局。哈萨克锡喇、玛里格尔巴郎、布库察罕、鄂哲特、乌尔古勒济勒、鄂勒哲依等皆叛贼渠魁，俱已免脱，焉能竣事？即如布库察罕，富德曾受其欺，今并未奋往追擒，半途即返。去年富德颇为效力，迩来似不如前。至哈萨克锡喇只身遁逃，据俘获生口所供，伊同布库察罕等与哈萨克约誓，或逃入彼处等语，兆惠等自应穷追向索，乃并无一言奏及。去年追阿睦尔撒纳时，我兵直抵哈萨克边界，今亦当提兵压境，令其速行擒送，若稍有支吾，即进兵搜捕，方合事机。不可以

贼众业已溃散，遂欲往办回部。即现在起程前往，亦遵旨复回，务俾渠魁全获。此次车布登扎布、富德等尚稍能效力，兆惠、巴禄有何劳绩？前年兆惠领队进剿，躯命所关始知奋勉，今统率多人即生推诿，往往避难就易。即如所奏贼踪已向伊犁，伊等皆约于伊犁会合者，何以未曾相遇？若谓窜伏潜逃，则军营自有卡隘，焉能偷越？兆惠等务将何人追逐、何人堵截明白回奏。又，所奏巴图济尔噶勒擒获噶勒杂特宰桑特克勒德克，甚属可嘉。兆惠等进剿时若早遣其效力，应已多擒数贼，不致漏网。巴图济尔噶勒及各队效力官兵，俱著交部分别议叙。再，图伦楚尾追布图库未及而回，若云应当议罪，则兆惠等亦未能奋勇追贼，独无罪乎？可传谕兆惠等加意奋勉，俟现在情形回奏到日，再将图伦楚等一并交部察议。

（卷561 9—10页）

又谕：现在阿里衮已抵巴里坤，吴达善著回甘肃巡抚之任。至阿里衮所奏招服罗布诺尔回人一事，此等回人自守其地，无甚关系，即有逃匿之厄鲁特等，伊等亦未必能擒获。前经赏给缎、布、茶叶，嗣后不得援以为例。

（卷561 11页）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癸未（1758.6.3）

军机大臣议覆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伊犁一带屯垦要需，请先期为备办。查臣等原议，请由巴里坤以西伊勒巴尔和硕等七处以次建堡屯田，派兵驻扎，各以就近余粮陆续办理，直达伊犁。所有籽种、农具等项，自应预为备办。但如该督所奏籽种七八千石、农具五六千副陆续转运，尚易为力。至口粮一万五千石、驼一万五千只，每驼运米一石，一年一次，毋论直隶、山西，一时难购。即使足数，于商民有碍。请俟将军兆惠等相度定议后再为措置。又，查准噶尔旧

例系回人耕种交租，请俟回部荡平，将叶尔羌等处回人量移耕种，查明回人原纳租粮足敷屯田兵丁若干人之食，其不足者以货物交易。若尚不足，或仍照原议由近及远以次经理。得旨：黄廷桂所奏预备伊犁屯田事宜颇似欲速，徒滋纷扰。著将原奏及尔等所议俱录寄雅尔哈善等，令其酌量情形详悉具奏。

（卷561 24—25页）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己丑（1758.6.9）

谕军机大臣等：黄廷桂奏伊犁一带驻兵屯田，南路回人相距甚近，请将屯兵所余地亩分拨垦种，减其租赋，有情愿前往者酌量赏给缎匹等语，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筹办回人一事，已屡谕雅尔哈善等悉心经理，将来回部荡平，为我臣仆，俾谋生有策，较从前准噶尔之诛求无已迥不相同。伊等自当勇跃急公，勤耕作而丰储偫。将来果能黾勉效力，或可量加赏赉以示鼓励。若预为筹备，不但招徕屯垦向无悬赏以待之事，亦于驾驭远人体制未为允协。再，回人安插伊犁，数少则不敷耕作，数多则恐驻防官兵难于约束，此处正当预为密筹。看来伊犁屯田一事即不能克期促办，稍待一二年，由近及远，如前旨所谕亦属可行。但不得因有此旨遂成中止之见。黄廷桂当综核全局，有应行预备者，不动声色照常经理。俟雅尔哈善事竣再行定夺，亦未为迟误也。

（卷562 6—7页）

又谕：前谕雅尔哈善等平定回部后在伊犁屯田，量徙回人与绿旗兵丁杂耕。又因黄廷桂筹运屯田兵丁口粮、驼只，曾交军机大臣议奏，录寄雅尔哈善阅看，总期兵民两利，缓急得宜。今黄廷桂又以招募回人屯田贸易具奏。看来伊犁屯田所有驻防兵丁不过二三千人，非从前准噶尔之部落聚处可比，若招募人多，则兵少亦有可虑。雅尔哈善应留心询问额敏和卓，

伊自揣果能弹压回众，且使回人等心服与否？至贸易一事，从前回人在准噶尔时尚且视如佃仆，今既归我版图，即应收其赋税。如有采买，只当给与平价，不可与外藩交易一例过为优渥，致将来转生觊望。且今岁成功后，即来年不及驻兵屯田亦自无碍。可传谕雅尔哈善等，将一切措置机宜悉心议奏。再，伊等四月十二日奏事后今又两旬，军前现在情形若何，作速奏闻。

（卷562 7—8页）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庚寅（1758.6.10）

谕军机大臣等：雅尔哈善等奏称官兵已抵哈喇沙尔，皆思奋勉效力等语。览之殊为欣慰。从前曾议两路进兵夹攻回部，今兆惠等虽进剿厄鲁特贼众，尚未将渠魁擒获，则办理回部专倚雅尔哈善、额敏和卓等，务宜和衷商确，早奏肤功。至此次声罪致讨，惟在布拉呢敦、霍集占及附和为恶之数人，与回众无涉。雅尔哈善等应宣示回众，若将首恶擒献，非但无罪，且必加恩，则伊等自生内变。又，从前议于特穆尔图诺尔等隘口防范逆酋等潜逸，即哈萨克锡喇等由此路投入回部亦可邀擒，俱宜早为布置。至沙喇斯玛呼斯贼众，大概逃入回部或哈萨克、布鲁特等处，若谓竟自分散，恐非实信。雅尔哈善等亦当乘便搜捕，庶逸贼尽殄，台路可清。并传谕兆惠等知之。

（卷562 8—9页）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壬辰（1758.6.12）

谕军机大臣等：据和硕齐、唐喀禄等奏称哈萨克阿布赍遣使来告，伊等派兵往博罗塔拉与舍楞、布库察罕相攻，俘获特古斯哈什哈等百余户，哈萨克兵马亦多伤损，舍楞等尚有千余户未知去向等语。看来布库察罕为舍楞所迫，逃向伊犁又为我兵击败，舍楞仍在博罗塔拉附近藏匿。从前朕谓舍楞

必不竟入俄罗斯，谕兆惠等派兵搜捕，与和硕齐等所奏适相符合。则兆惠等向来并未疾速追擒，第欲以投入俄罗斯结局昭然可见。可传谕兆惠等，此时兆惠即往回部，尚有车布登扎布等在伊犁先行追剿舍楞等贼众。兆惠奉到此旨，亦即回兵策应。……

（卷562 10页）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辛丑（1758.6.21）

谕军机大臣等：阿里衮等奏称准兆惠咨文业经前往回部，所有补给粮饷不能趱赴，应停其运送，已饬粮运官员止照车布登扎布官兵分数交收，其余给与台站官兵等语。军需粮饷所关最要，远道驮载物力维艰。即云有贼人牲只接济，而米石甚不易得。今虽趱运不及，自当先给现在伊犁及台站官兵，其余留贮军营，派兵看守，何必退回？即如车布登扎布现称兆惠将伊等口粮取去，兆惠等进兵之初曾通计前抵沙喇伯勒、再往回部之粮，今从伊犁起程，则已较沙喇伯勒为近，当有赢余，何至取车布登扎布之粮？且既取之后，亦不为人预筹补给及将来回抵伊犁之用，转行文停止运送，是何意见？夫此项趱运之粮，兆惠等虽暂时不用，而车布登扎布现在彼处，即留于车布登扎布亦未为不可。往返运送，徒劳驼只，有是理乎？可传谕兆惠、车布登扎布等，运到粮饷务宜加意撙节，有余即当贮备。并传谕阿里衮速饬粮员照常运送，毋得视为不急之务，致有盗窃糜费。

（卷563 1—2页）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丙午（1758.6.26）

又谕：据兆惠等奏称四月十三日渡伊犁河，已抵格根喀尔奇喇，询明向导人等，由特穆尔图诺尔过巴勒珲岭，穿行布鲁特境内，计一月可至叶尔羌、喀什噶尔等语。前经屡降谕旨令

兆惠等将伊犁等处叛贼渠魁全行擒获再往回部，今来奏业已遣行，自毋庸复返。但伊等带兵不多，当沿途休息马力，候雅尔哈善信息，随后会合，方克有济。此时兆惠等已往回部，车布登扎布等又往追舍楞，伊犁无兵驻守，或哈萨克锡喇等乘间复出亦未可定。可传谕兆惠等，平定回部后仍遵前旨回抵伊犁，尽剿遗孽。如渠魁一人未获，不可谓之蔵事。其沿途所见情形仍陆续奏闻。

（卷563 9页）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甲寅（1758.7.4）

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覆：军流情重人犯发往巴里坤等处屯田，经臣咨商办理屯务大臣安置编管。兹据永贵等咨称吐鲁番以东俱有回民耕种，回民之外又派兵一千四百名尽力开垦，已无余地；吐鲁番以西乌鲁木齐、托克三、哈喇沙尔等处俱无回民，河大水宽，土地亦广。俟料理屯兵起程后，亲往踏勘。今奉谕将发遣人犯入于绿营兵丁内屯田，如何严加管束之处，令臣等会同详议。除行文阿里衮并移会永贵即速踏勘情形，遵旨就近定议，咨覆到日，臣再参以己见合一具奏。得旨：知道了。办此等事若拘泥成例，畏首畏尾，则一步不可行矣。

（卷563 22页）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丁巳（1758.7.7）

又谕：据雅尔哈善等奏现围库车城，断其水草，诱贼出战二次，俱有杀伤；俟云梯、防牌造成后即可克期攻取等语。所办虽是。但察其情形似恐以延缓取咎，不知用兵之道或迟或速，惟在相机行事。其军前诸臣之勇怯，朕自有明鉴，不必过于急迫。若尚未攻克，仍即分兵略地。至额敏和卓年力就衰，感恩图报力战被伤，甚属可念。此时曾否痊可？其善为调摄，

以副眷怀。再，额敏和卓所言从前准噶尔人等围城九月始克之语，伊等惟知野战，攻城自非所长，且或因攻围未克更迭往返亦未可知。若久困城下，此必无之事。今以我兵力计，一月间自应攻克，即力有未能，宜分兵往攻乌什等小城。其阿克苏城或难急攻，但蹂其禾稼撤回兵丁亦可。至所奏回城草料渐尽，现取杨桑等树皮叶饲马，此语从何得来？可作速具奏。

（卷564 3—4页）

又谕曰：雅尔哈善所奏库车情形著传谕兆惠，此时若能直取叶尔羌等城，擒获逆酋，自可赎疏脱哈萨克锡喇之罪。但务宜探听雅尔哈善等信息，如信息未通，亦不必冒昧前进，即带兵转回查拿哈萨克锡喇等。至前据哈萨克人等所言哈萨克锡喇只身逃走及伊母渡河溺死，殊不足信。或借此浮言懈我军心，因而潜行招引亦未可定。兆惠回至伊犁当加意察访，如果哈萨克有招引情事，即带兵压境严行索取，自可弋获，仍将进兵情形作速奏闻。

（卷564 4—5页）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己未（1758.7.9）

又谕：前命努三办理哈萨克贸易事宜，曾面谕以不可多给价直。现在进剿回部，恐本年未能竣事，来岁需马更多，可传谕努三，俟哈萨克以马贸易时不妨多为购办，即价值稍昂亦可。至所易马匹牧放需人，绿旗兵虽不可用，若巴里坤有察哈尔兵，当酌量拣派，暂令牧放马匹。仍著一面奏闻，一面咨明巴里坤大臣办理。现在拟派察哈尔兵一千名星速前往，其加意牧放，以利军行。昨命永德协办贸易事务，努三俟其到时，更宜留心指示，俾得学习行走。

（卷564 6—7页）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庚申（1758.7.10）

谕军机大臣等：黄廷桂奏哈萨克贸易马匹、商办牧放事宜一折，自属慎重防护之意。现在已派察哈尔兵一千名前往照料牧放，可免匪人潜窃之虑矣。至折内所称大兵指日成功，亦无需马之处等语，于现在情形尚未稔悉。办理回部一事，此时雅尔哈善正在领兵进剿，如果能奏功固属甚善，设或一时未即就绪，则明岁派添兵马，亦必于此时预为擘画。即口粮一项亦应酌备一二万兵之用，庶不致临事周章。该督虽不可因此预存张皇之见，而熟筹妥备，又不可不留心经理。若于哈萨克贸易马匹时设法多为购换，以资储蓄，更属周至。总在该督酌量从容妥办耳。将此传谕知之。

（卷564 8页）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辛酉（1758.7.11）

又谕：近以办理回部机宜节次谕知兆惠、雅尔哈善等。伊等两路进兵，若今年能攻克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固善；倘不能克，于应行撤兵之时即在擒获回人内酌拣数人，明白晓示云"大兵进剿，惟欲擒获布拉呢敦、霍集占，与回众无涉，恐尔等被其恐吓妄相附和。今大兵虽暂时休息，来年仍必进剿，亦定将田野种植尽行蹂践，务获二贼方止。如此频年进兵，耕获无期，必致饿毙，岂不为厄鲁特之续？尔等若悔罪归诚，即听于本地各安生业。有能擒献首恶，大皇帝必格外加恩。尔等与其被胁而死锋镝，孰若来投以乐室家？利害昭然，所宜熟思审处。今将此意作书交尔等传示回众，使人觉悟。"即行释放，似亦攻心之策。若虑逆酋等先期设备，则次年即不进兵，伊等亦未必弛备也。但必俟应行撤兵之时方可如此办理。再，本年或不能取叶尔羌、喀什噶尔，仅得库车、乌什、阿克苏等城，届撤兵之期若令降人管辖，恐贼复来夺据；若留兵戍守，兵少则力弱，兵多则饷艰。雅尔哈善、额敏和卓等身

在行间，其体察情形详悉议奏。

（卷564 13—14页）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丙寅（1758.7.16）

谕军机大臣等：据兆惠等奏称伊等已过特穆尔图诺尔，所余口粮无几，不能回至伊犁；仍招抚布鲁特，办理回部，就其所获以给军食等语。所奏殊不知朕轸念伊等之意。譬如伊等所称口粮不能回至伊犁，办理回部，就其所获以给军食之说，倘若不得，将奈之何？由此观之，朕实不能释怀。况伊等果系口粮不足，自伊犁起程时又何必停止巴里坤运送口粮？前后所奏，自属矛盾。已谕将兆惠等停运粮饷仍送至伊犁，交车布登扎布。昨又令车布登扎布前往策应。其应接济兆惠等口粮，即著车布登扎布带往给与。再，雅尔哈善等现在尚未攻克库车，则叶尔羌、喀什噶尔又安能即至？兆惠等若得雅尔哈善攻剿回部信息，量其力量可以两队夹攻，自当奋勉前进；否则，仍回伊犁搜捕哈萨克锡喇等渠魁。其相机酌办，作速奏闻。

（卷564 22—23页）

又谕曰：兆惠以粮饷不足为词，若本年未能平定回部，则军食关系甚重。屯田收获谅亦无几。巴里坤距伊犁颇远，不便一时起运。当挑选驼只陆续将米麦等物运至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处预备。可传谕阿里衮速为接济，仍行文永贵、定长，令将存贮处所、转运事宜酌量办理。

（卷564 23页）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己巳（1758.7.19）

谕军机大臣等：雅尔哈善等以围回城、防守要隘绘图具奏，办理颇属奋勉。谅贼众自难久守。倘尚未攻克，仍分兵前进，扬言已取库车，懈其应援。再，用兵之道，捉生询问可知虚实。今我兵杀贼五十余，伤贼三十余，而未见擒获一二

人，何耶？此时贼众即出城交纳兵器乞降，仍宜整肃队伍，于各要害加意巡防，勿以轻敌受欺。所奏剿贼之第雅隆阿著交部议叙，莫伦岱即升补都司。其效力得伤官兵，俱著照例议叙。另折所奏伊犁屯田，尚非目前急务，自可从容办理。

（卷564 24—25页）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庚午（1758.7.20）

又谕：巴里坤一带现在垦种地亩甚多，兼有办理回部之事，均需马匹。若就陕甘两省购买，一时恐难足数。应于附近各省分路采办，自易为力。直隶著买马三千五百匹，山西二千五百匹，山东、河南各一千匹，陕西二千匹。可传谕各该督抚，即派委贤员上紧购办，解赴肃州交总督黄廷桂验收转解，务于十月内赶至巴里坤以备拨用。再，此次马匹各该省如能及时买足甚善；设或不能趱办，准于营驿马匹内先挑选口轻膘壮者凑足解往。所有缺额马匹，限于今年内陆续购补。并传谕黄廷桂知之。

（卷565 3页）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辛未（1758.7.21）

又谕：据黄廷桂奏称甘肃现存炮位年久不堪应用，现在雇觅良工，趱造大神炮二三十位；请交松阿哩监造，就近演放，交臣转解等语。军营现需炮位，自宜制作精坚。著传谕松阿哩，督同镇道等员监视工匠加意铸造。但必俟全数铸就始行转解，未免稽迟时日，且解送亦殊繁费。惟酌量铸成三四位或五六位，即为一起转解可也。

（卷565 6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乙酉（1758.8.4）

谕军机大臣等：雅尔哈善等奏称遣总管扎尔善等至鄂根河瞭望，未见贼踪；又，沙雅尔有两路可通库车，若遣兵前往，

恐与来援贼众不能相值，惟严设卡座防范等语。所办甚是。看来伊等所领满洲、索伦兵尚少。昨因兆惠有分兵向厄鲁特、回部交界搜捕哈萨克锡喇等之奏，检阅地图，所指道途距回部甚近。兆惠即前赴雅尔哈善所在以兵相付，仍来京请训。若另有办理之处，则俟事竣来京亦可。又，雅尔哈善等奏擒获回人阿舒尔玛特，据供前副都统阿敏道被拘，霍集占曾云“大国使臣不可伤害，留候布鲁特信息，若不能取胜，则仍有用处”等语，似阿敏道尚未被害。将来取叶尔羌时，宜筹画阿敏道脱出之策。或此时霍集占见事势已迫，诡称不敢伤害，欲行送回以缓我兵，不妨乘机抚纳，俟其投见，即时拿解。若霍集占虽未害阿敏道，仍留以为质，则告以“阿敏道已照阵亡例赏恤，尔等送与不送俱可”，仍一面进兵办理。但能将阿敏道救出则更善，第不可因此堕贼计中，致误军事。可传谕雅尔哈善、兆惠等知之。

（卷566 1—2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庚寅（1758.8.9）

又谕：据雅尔哈善等奏称逆酋霍集占率贼众数千亲援库车，大臣、官兵等斩馘搴旗，逆酋负伤仅免，深属可嘉。著查明功绩等次，造册送部议恤。公衮楚克、头等台吉朗衮扎布、闲散台吉额琳沁在军前素称效力，此次益为奋勉，著加恩赏衮楚克孔雀翎，郎衮扎布封为公，额林沁授为头等台吉，将军雅尔哈善、参赞大臣额敏和卓、哈宁阿一体交部议叙。额敏和卓前年自瓜州移居吐鲁番、鲁克察克时，牲只间有伤损，著雅尔哈善等筹议赏给价值籽种，俾生计充裕。贝子玉素布著赏缎六端，亦交部议叙。散秩大臣伯克鄂对、总管职衔噶岱默特、色提巴勒氏各赏缎四端，伊等子弟五人各赏缎二端。其阵亡官兵，著交部照例议恤。领催色尔呼德、披甲六十五

得伤甚重，色尔呼德赐号克尔车凯巴图鲁，六十五赐号固济尔巴图鲁，赏银各一百两。又，雅尔哈善等前奏我兵奋勇缒城，贼人枪炮木石竞下，我兵倒落者十数人，亦有得伤者。缒城得伤较野战尤为竭力，著查明加倍议叙。此次战功诚为卓越，但稍有不惬朕心者，当此贼人破胆，即宜乘胜派兵急追，且贼远道来援，我兵以逸待劳，侦逆酋所逃之地并力攻击，渠魁既获，各城必望风归命，不知雅尔哈善等曾否如此办理？抑或因满洲兵少，不敷调遣？可传谕伊等倍加奋勉。再，所奏库车西门有贼人出城形迹，即于十里外见贼众尘起，似内外预先约会，然后同时举事。若使贼得通信，必我卡座防守不严。雅尔哈善等即查明严加议罪具奏。至布拉呢敦虽云人尚谨愿，颇劝阻其弟，然此言亦不可深信。伊果能将霍集占擒献，再行酌量办理。今亦不妨遣人谕布拉呢敦及各城回众，以“霍集占悖逆罪重，所欲得者惟此一人，与尔等无涉。”但遣我军中回人，恐被贼戕害可悯，惟于俘获人口内遣往更为妥协。俱著雅尔哈善等作速奏闻，并传谕兆惠等遵照前旨速赴回部合军进剿。

（卷566 10—12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辛卯（1758.8.10）

谕军机大臣等：近派察哈尔兵一千名，令侍卫讷齐讷、总管萨木都布领至巴里坤前赴雅尔哈善军营。著传谕阿里衮，将应行预备口粮、驼只就现在之数派拨，如有不足，即行文黄廷桂办送。俟讷齐讷等到日，即可遣行。再，运送口粮、驼只若自巴里坤径达军营，长途未免疲乏。此时应先拨驼只于吐鲁番一带有水草处预行牧放，以备更换。其吐鲁番何处水草较好，应需驼若干，著阿里衮与黄廷桂、永贵、定长等酌议具奏。

（卷566 13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壬辰（1758.8.11）

又谕：据兆惠等称伊等分兵擒剿厄鲁特余孽，伊自造哈至和尔岱、海喇巴特，搜捕向哈什伯勒齐尔，与富德会合等语。此等地方不但无哈萨克锡喇等贼，亦未必有玛哈沁。惟造哈、和尔岱等处与回部相近，即由此往会雅尔哈善。至富德所奏经由布鲁特塔拉斯游牧抵西哈萨克边界，侦探哈萨克锡喇信息，搜捕吹、沙喇伯勒余贼等语，从前兆惠、富德虽有分兵之奏，而由何路回至伊犁尚未奏及。朕即谕富德务由沙喇伯勒回转。又谕：车布登扎布领兵由此路策应，今览所奏与前旨适相符合。富德其加意搜捕逸贼，若虑兵少，即由沙喇伯勒通信车布登扎布速往会合。俱著传谕知之。

（卷566 14—15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癸巳（1758.8.12）

谕军机大臣等：逆酋霍集占亲援库车，为雅尔哈善等击败，奏到时朕即谓彼时若能乘胜追逐，必获渠魁，但恐满洲兵少不敷调遣，谕问伊等如何办理。夫我兵尚欲远攻叶尔羌、喀什噶尔以擒霍集占，罪人斯得，则各城望风款附。今霍集占自来送死，我兵既夺其麯，逆酋负伤仅免，此即擒贼之一大机会。且雅尔哈善等三人于剿贼时驻兵高冈以望形势，彼时虽不知霍集占亲来之信，而贼麯续经认识，又有俘获人口供词，若遣哈宁阿领兵追袭，逆酋未必即回巢穴，或被迫入沙雅尔、阿克苏，即移库车之兵并力攻击，与直取叶尔羌等城何异？若虑移兵时库车贼人出城追袭，则亦如剿杀援兵之例，更觉便于歼灭。乃徒以兵少坐失机会，朕甚惜之。昨已传谕兆惠就近领兵与雅尔哈善会合，即有索伦兵二千余。斯时断不可坐困库车，须分兵另取一城，或将军营久驻之马换给乘骑。一切机宜，俱当酌量办理。至军营索伦等兵效力年久，已派兵二千更换。

但此时未能即到，且兵不厌多，若有年力精壮仍愿留营效力者，即分别加赏。其余人俟更换后赏给遣回。仍以朕旨宣示云留营之兵必不旷日持久，用昭体恤爱养之意。所有现在情形，著作速奏闻。

（卷566 15—17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甲午（1758.8.13）

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军营粮运，查有夹山一路可自哈密直趋辟展、吐鲁番，骡驼通行，水草饶裕，较绕行巴里坤更近三站。近谕令查库车、阿克苏运粮可否行车，臣已会同阿里衮委员迅勘。但俟覆到始由巴里坤办运，未免稍迟。拟于此时先将粮运贮吐鲁番，以后只由吐鲁番转运，更加迅速。谕军机大臣等：黄廷桂所奏筹办库车等处粮运一折，甚合机宜。若拘泥成规，必俟查明道路、解到驼只始由巴里坤起运前往，即极力趱赴，已需时日。朕正在降旨筹办，而黄廷桂即能计虑及此，请将粮石运贮吐鲁番，与朕旨适相吻合，阅奏不胜欣慰。黄廷桂身体素弱，如此悉心计划，朕不惟嘉之，且深怜之也。其从前所请办驼一万只，已谕直隶等处购买，可传谕知之。

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疏报：击败库车贼众，及赛哩木回人阿瓜斯伯凯率众归诚。谕军机大臣等：览雅尔哈善等所奏剿杀库车贼众二百余人，余皆拥挤入城不敢复出，是贼胆已寒，自可计日攻克。此次奋勇效力及阵亡、得伤官兵，著查明送部议叙议恤。得城后，留贝子玉素布驻守，雅尔哈善等即领兵前进。库车围久未破，负固宜惩，著将壮丁俱行剿杀，量留老弱。若贼人此时被迫献城，则仍行宽贷，但渠魁必当正法。可派员解送来京，行至巴里坤即加拘絷。至回人阿瓜斯伯凯等虽举城

归附，亦不可轻忽。当收取军器，置其妻子于库车附近村庄，俟各城平定，仍归旧地亦可。可传谕雅尔哈善等留意办理。

（卷566 20—21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乙未（1758.8.14）

军机大臣等议覆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筹增马匹一折：前奉谕令该督预备明年二万官兵口粮，系统计进剿兵数而言，并非专用绿旗兵二万。今该督所奏绿旗兵二万人给马一匹，加以官员、随役，得马二万五千匹已足敷用等语，似属误会。查今年若取库车，大兵前抵阿克苏，则来年所用绿旗兵多不过一万五千，人给马一匹，再合吉林、索伦、察哈尔等兵约以五千为率，人给马三匹，前陆续派往巴里坤马已有三万。应如所奏，再饬陕甘各营拨出五千匹，则官役需用亦足。此外若有急需，可于军营骑回马内挑用。至称巴里坤养马不便过多，亦应如所奏，酌将续拨马匹于十月送至肃州饲秣，俟军营需用转解。得旨：来岁进剿回部，合吉林、索伦、察哈尔及绿旗兵不过一万五千人，即再多亦不过二万，该督筹办一切具见实心。然看来未免稍形拮据，转恐远近传闻，张皇其事，当以镇静密筹为要。至马驼骡只又交直隶及各省购办，现又于鄂尔多斯购马四千匹、驼一千只，自可无误军行。著再传谕知之。

（卷566 23—24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丁酉（1758.8.16）

又谕：据雅尔哈善奏布拉呢敦人甚恭谨，曾劝霍集占云“不可忘天朝恩德妄构兵端，倘命献出厄鲁特人等，宜即遵命献出”等语。著寄信雅尔哈善，此时或布拉呢敦已擒霍集占来献，或我兵往剿，即应擒捕速办。再，沙喇斯、玛呼斯之厄鲁特系戕害满福之贼，及附从霍集占之回人等，首逆宜解来

京，余著在彼正法以示回众，则后患自息。若寻常种地回人及胁从回众，各宜予以生全。将此谕雅尔哈善等酌量办理。

（卷566 26—27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戊戌（1758.8.17）

军机大臣等议覆：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称派出京兵一千名，蒙恩体恤甘省岁歉，购运拮据，拟令各兵自带四月口粮，是否简便可行，令臣酌量具奏。查现备军粮已属宽裕，各兵长途裹带，转多未便。甘省所拮据者，在雇觅骡马。此次京兵入甘境，请分三四起，每起间二日进发，可以牛车驴头递送到肃。出口即移安台挽运车辆载送，俟兵过再运军粮。应如所请，停其自带口粮，分起进发，通融载送。从之。

（卷566 28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己亥（1758.8.18）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派健锐营官兵一千名于七月二十八日自京起程，分为五起，每间二日按起行走。可传谕黄廷桂，京兵出口之后即由哈密取道前赴库车，较之经由巴里坤更为直捷。其应给马匹、口粮，即在哈密预备，并传谕布政使衔德舒即赴哈密妥协办理。仍著甘肃巡抚吴达善亲往督率。甘肃现有赈恤事宜，兰州省城不可无大员经理，著布政使蒋炳自肃回兰办事。

（卷566 29—30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壬寅（1758.8.21）

谕军机大臣等：昨雅尔哈善有预备撤兵之奏，虽亦先时部署，但伊等身为将军、参赞大臣，众所观听，既怀撤兵之念，则情形自必宣露，恐官兵等知之不免懈怠退缩。且我兵围城日久，防守渐疏，贼众或乘隙冲突逃走亦未可定。朕深为虑念。用兵之道，当于易懈之时益加意警备，方无贻误。凡贼可逃之

路，自必安设卡座，但须多派兵丁防御。倘贼人冲突，以大兵追击，更于要路堵截，又安所逃？至霍集占甚属诡诈，此时或又集众来援，当以偏师相持，而大队从间道直走其后，两路夹击，自当就擒。雅尔哈善等宜相机办理。若不以歼渠为要务而徒事得一城再攻一城，则区区库车尚不能猝下，由此而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噶尔愈难攻克，安望成功？况我兵虽未克库车，而赛哩木即已降附，则回部大势可知。前闻布拉呢敦与霍集占不协，或遣新降回人为间，而所得之城仍令管领，但量派绿旗兵协同防守。先声所至，必有相继迎降者。总之，惟在当事之人其志先定，则虽暂有艰阻，必终归成就。断不可预生畏葸。其加意奋勉，以伫捷音。

（卷567 3—4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癸卯（1758.8.22）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里衮奏称由巴里坤运送库车口粮、牲只已于七月初起程，又办米五百石接济官兵粮饷，俟车骡齐集，亦即趱运等语。看来巴里坤供给军需自无贻误。近复谕吴达善等由哈密预备粮饷送往军营，且官兵打仗数次后，回城耕种俱应有收获，何必筹及撤兵？可传谕雅尔哈善等以奋勉效力为要。

（卷567 6页）

定边将军兆惠疏报：右翼布鲁特玛木特呼里比归诚，遣其弟舍尔伯克等入觐。谕军机大臣等：据兆惠等奏称侍卫乌勒登招降布鲁特玛木特呼里比，遣其弟舍尔伯克入觐等语。乌勒登伴送入觐之布鲁特等行至巴里坤、肃州等处，俱著优加宴赉以示慈惠。其贸易回人愿往招降安集延等处回众，恐伊等如期来至伊犁，自当预为守候，庶不失信远人。车布登扎布、富德回兵时，即在彼驻扎办理，或酌派大员亦可。至托克托拜遇哈萨克

额尔类将属人所掠官物查出交还，具见诚悬，著赏额尔类缎四端，仍传旨嘉奖。并谕以据擒获人口所供哈萨克锡喇在阿勒沁部落，如能传示缚献，必沛殊恩。前锋托克托拜行走黾勉，著授为蓝翎侍卫。其侍卫额勒登额受伤既重，即回京调理。俱各传谕知之。

（卷567 6—7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甲辰（1758.8.23）

又谕曰：雅尔哈善等参奏顺德讷疏防，致霍集占等免脱，又不急往追擒，真怯懦昏愦之极。顺德讷著革职以兵丁效力。此举虽顺德讷罪无可逭，雅尔哈善等身为将军、参赞大臣，所司何事？独无罪乎？今渠魁远遁，朕亦无可训谕，惟督策兆惠速往协助。雅尔哈善等能从此奋勉，一面攻围库车，一面追擒霍集占，尚是自赎之路。否则，惟有按律治罪而已。昨雅尔哈善奏称赛哩木回人阿瓜斯伯凯率众来降，著赏戴孔雀翎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缎四端，仍传旨慰抚，以安新附。所举侍卫宁古礼、总管扎尔善、协领萨斯泰等，俱著暂行领队效力。

（卷567 9—10页）

又谕曰：雅尔哈善参奏顺德讷疏脱霍集占，深为可惜可恨。伊等无福成功，将自来送死之贼任其免脱，尚可委用耶？今征回一事全付之兆惠矣。前已谕兆惠速赴回部，此时或从造哈岭，或从博登岭前往皆可。若已抵库车，即由彼进兵，将库车令雅尔哈善驻守。至此次纵贼之罪虽由顺德讷，然雅尔哈善、哈宁阿身为将军及参赞大臣，岂能委过他人，脱身事外？除将伊等严加议处外，兆惠即讯问顺德讷，如纵贼情实，即于军营正法示众。若有别情应参奏者，即严行参奏。此旨尚未颁发，俟兆惠奏到再行宣布。并以朕旨传谕额敏和卓，伊系回人，虽与雅尔哈善等不同，亦不得谓为无过。念其素能出

力，姑从宽贷，用观后效，即在兆惠队内行走。

（卷567 10页）

又谕曰：雅尔哈善等奏请派出大臣二员前赴军营等语。可传谕纳木扎勒、三泰前往库车。约于何时可抵军营，即计日具奏。近因顺德讷等疏脱逆酋霍集占，看来雅尔哈善调度乖方，深负委任。现在传谕兆惠速往办理，纳木扎勒等其奋勉协赞，以奏肤功。

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等疏报：沙雅尔城旧伯克玛哈默第遣其子阿三和卓归诚。报闻。

（卷567 10—11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乙巳（1758.8.24）

谕军机大臣等：逆贼霍集占逃脱一事虽顺德讷之罪，然雅尔哈善、哈宁阿等所司何事？伊二人深负委任，俱著革职以兵丁效力。靖逆将军员缺，著纳木扎勒补授。参赞大臣员缺，著三泰补授。纳木扎勒、三泰奉到此旨，速往库车接印办事，将雅尔哈善交与永贵，令在屯田处效力。再，前次击败贼众，或向鄂根河逃去，或被截入城。虽不知霍集占所在，然所夺之纛业经认识，自当从此根究。且霍集占入城后又亲身出战，败而复入，其情形自异寻常。乃雅尔哈善等至此尚云不知，可见伊等并未亲履行阵。著纳木扎勒等谕问所获回纛系从何处夺取，即行奏闻。已谕兆惠速往库车。此时霍集占既已逃脱，则逆党阿布都克呼木亦必同逃，所留之人量无关紧要，雅尔哈善应已得城矣。纳木扎勒等惟以擒获霍集占为要。著传谕知之。

（卷567 11—12页）

又谕曰：雅尔哈善等纵贼偾事，已谕兆惠速往库车。今革雅尔哈善职，发往屯田处效力，以纳木扎勒为靖逆将军。但办

理回部，仍于兆惠是赖。可传谕兆惠，从前命伊来京，特以雅尔哈善尚可驱策。今失机若此，自不得不委之兆惠。兆惠勿因久在军前遂生懈怠，雅尔哈善即其前鉴也。朕委用大臣再三审慎，一经付托，即望其成功，岂肯轻为更代？至不得已而治罪，皆其自取，夫岂初心？兆惠知此，惟一意奋勉，早为竣事，即今之第一功臣也。若马匹疲乏，现在库车军营驻牧者可以调换乘骑。至兵丁口粮，则回地秋禾正熟，而巴里坤、吐鲁番等处又俱陆续转运，无虞匮乏。且我兵未进，各城回众已远来送款，则军锋所至，伊等自将霍集占擒送。如布拉呢敦、伯克霍集斯等见霍集占穷蹙缚献自赎，俱令其入觐，再酌量办理。至兆惠若先抵库车，不必更俟纳木扎勒即收雅尔哈善印信，讯问伊等情节。如顺德讷纵贼是实，即正法示众。倘有别情或彼此相讦，即将雅尔哈善、哈宁阿、顺德讷拿解来京，一面带兵前进。其靖逆将军印暂交明瑞署理，俟纳木扎勒到日，仍趱赴兆惠军前。并传谕纳木扎勒等知之。

（卷567 12—13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丙午（1758.8.25）

定边将军兆惠疏报：左翼布鲁特霍索楚鄂拓克头目迈塔克、启台鄂拓克头目喀喇博托遣其弟侄等归诚。报闻。

（卷567 14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戊申（1758.8.27）

谕军机大臣等：雅尔哈善等疏脱霍集占，朕已降旨斥责，令其效力自赎。今思霍集占冒死入城，必因同恶之人势须救援。迨计穷力竭夤夜脱逃，亦必与逆党同行。城内所余不过老弱无能之辈，贼尚不甚爱惜，我何为尽锐攻取？惟拣派精兵，务获贼首以赎前愆。

（卷567 15页）

又谕：今逆贼霍集占计穷力竭，乘此机会各城慑服，必有擒献贼首者。朕思兆惠、纳木扎勒尚在遄行，若雅尔哈善等能进兵擒获霍集占，尚可赎罪，是以仍谕其作速进兵。兆惠、纳木扎勒等不可因有此旨，遂疑为姑从宽贷。雅尔哈善此次失机非寻常可比，果能擒获贼首，兆惠等即行具奏，朕当酌量施恩。否则虽得阿克苏，亦不准赎罪，仍遵前旨办理。著传谕兆惠等知之。

（卷567 15—16页）

又谕：据凉州将军松阿里奏称军营需用大炮已造成两位，送往肃州，其续造两位，俟演放后再行运送等语。前经雅尔哈善等奏称内地铸造炮位转运艰难，请将匠役物料趱赴军营酌量铸造，朕已如所请行。可传谕黄廷桂等，此时自必遵照前旨办理，但将已成炮位速送军营可也。

又谕：前谕豆斌速往库车，与马得胜分管绿旗兵丁。今据奏称在哈毕尔噶图山等处拿获玛哈沁数人，尚有宰桑巴拉等逃逸未获等语。豆斌搜捕玛哈沁等，日久未见弋获要犯。既有巴拉等在逃，当悉力搜捕擒获，再遵旨前赴库车军营。

（卷567 16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己酉（1758.8.28）

谕军机大臣等：昨因雅尔哈善等坐失机宜，命兆惠办理回部。现在官兵围守库车四十余日，总由初次攻城贼既久备，又恃有救援，是以未易即下。若持此以较各城，遂有畏难之心，则谬矣。此次大兵所至惟据其要害之地，贼众自然畏惧。如必克一城再攻一城，则回部坚城尚多，断非长策。可再传谕兆惠，回人素称选懦，近来屡经剿捕，畏我军威乞降相续，且伊等所保惟城，而村落居人自不能兼顾。若尽入城守，则人众无食，亦必困敝，斯时必有缚送首恶以自赎者。如擒获霍集占，

各城自然归附。兆惠其加意奋勉以奏肤功。

（卷567 16—17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庚戌（1758.8.29）

又谕曰：车布登扎布向哈萨克索取布库察罕等解京，又请前赴兆惠军营，甚属奋勉，著加恩晋封亲王品级。遣往哈萨克之纳旺，著赏戴孔雀翎，并将伊现任职衔查明具奏。又所奏探取兆惠信息，前已谕车布登扎布策应富德，如拿获哈萨克锡喇固善，否则于应撤兵时仍回伊犁。近因回部诸城望风乞降，是以朕意今岁不必撤兵，以期蒇事。车布登扎布回伊犁后再前赴回部较为便捷。所虑口粮不足，又须纡道乌鲁木齐，若稍可通融，或行文永贵等先将口粮运赴库车接济，俱著筹酌办理。至阿桂所奏暂于布峪郭勒等处驻候信息，阿桂既与车布登扎布合兵，自宜同往策应富德以为效力之路，何必分道却回？著传谕阿桂，如未至布延图，则仍追及车布登扎布同行；如已离布延图不远，即令官兵回营，阿桂作速来京请训再赴西路。

（卷567 18—19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壬子（1758.8.31）

谕军机大臣等：据雅尔哈善等奏称办理降人既毕，即领兵进发。想亦自知纵贼之罪，且看伊等效力如何。若能擒获霍集占，则前罪皆可宽宥，即不能擒获而能驱迫贼首不拘遁入何城，雅尔哈善即知会哈宁阿合兵围守，斯时兆惠亦必到彼，威力愈壮，渠魁自必就缚。再，霍集占曾与库车逆党约誓来援，如果再来送死，哈宁阿亦知会雅尔哈善回兵办理。至沙雅尔投诚回众，可照赛里木之例减半赏赉，仍宣朕恩旨云“念尔等远离故土，不得安生，仍令于旧地驻牧”。并传谕赛里木回众知悉。或伊等畏贼声势不敢迁移，不妨俟平定各城后再归故土亦可。又所奏伯克托克托已为霍集占戕害，深可悯恻。闻伊尚

有一子，著查明现在何处，奏请加恩恤荫。总之，此次进兵乃伊等赎罪之路。据奏领兵前进，究未声明兵数若干，殊属含混。并传谕雅尔哈善等详悉奏闻。

（卷567 22页）

又谕：昨谕兆惠、纳木扎勒有先至库车者，即传旨革雅尔哈善、哈宁阿职，以兵丁效力。今据伊等奏报分兵前进，似已自知其罪。可传谕兆惠与雅尔哈善等会合时，如霍集占就擒，即以朕旨令伊等阅看。仍传谕云"若雅尔哈善等自知罪戾，奋勉效力，擒获贼首，则量从宽贷"。其传谕额敏和卓之语，仍遵前旨行。至伊等未到之先如哈宁阿已得库车城，兆惠即令玉素布驻守，派舒赫德安抚降人及筹办屯田事宜；若尚未得城，即令明瑞领兵攻取。俟纳木扎勒到日，明瑞仍在兆惠军前效力行走。俱著传谕知之。

（卷567 23页）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癸丑（1758.9.1）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雅尔哈善等奏进取阿克苏一折，未及所领兵数若干，比即传谕查询。今思伊等若直抵阿克苏，则中间沙雅尔等城必须安设台站，否则奏报安能迅速？且沙雅尔回众虽经归顺，而大兵既远，保无变动？俱应筹及陈奏。设伊等因库车久未攻克，霍集占又已脱逃，非遵旨领兵前进无以塞责，则更恐偾事。著传谕伊等据实奏闻。

又谕曰：雅尔哈善近虽奏请分兵进取，留哈宁阿围守库车，并未将所分兵数及安设台站事宜陈奏。看来伊等似知疏脱霍集占之罪，且聊以奏请进兵苟延旦夕。若果如此居心，必至偾事。可传谕兆惠、纳木扎勒等即行驰赴，仍于奉到此旨时，计何日可至雅尔哈善军营，作速覆奏。

（卷567 23—24页）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甲寅（1758.9.2）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现分兵两路，臣富德向吹、塔拉斯、沙喇伯勒等处搜捕厄鲁特余孽，臣兆惠在特穆尔图诺尔等处搜捕。至哈萨克锡喇虽未就擒，但只身逃遁，断不能复行啸聚。仍在善塔斯等处严行搜捕。得旨：近屡谕兆惠前往库车。其搜捕哈萨克锡喇专委富德。著兆惠即遵旨速赴回部，以擒获霍集占为要。

（卷568 3页）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戊午（1758.9.6）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办理回部一事恐今岁不能就绪，拟冬间暂且撤兵，再筹明年进兵之举，是以降旨兆惠、黄廷桂，令其来京会商一切事宜，面领指示。今雅尔哈善攻剿库车回众虽曾两次将霍集占等援兵击败，而乘此军威既振正可相机剿抚，且霍集占亲率贼众抗我颜行，此正有自送就擒之势，雅尔哈善果能迅合事机，何难就获？乃霍集占既从阵败时遁入库车，复从库车潜夜遁去，而雅尔哈善竟无一兵截其去路，坐令逆贼远飏。朕以其不足复任，已仍令兆惠就近回至库车等处料理进兵。计兆惠今岁不能即行赴京，黄廷桂可毋庸预筹起程矣。且从前令二人到京面商，原以今冬暂且撤兵，距明岁进兵时尚远故耳。今军营现在情形，兆惠一到即须赶今岁一径进剿，冬间亦不复撤兵。可传谕黄廷桂且不必筹及赴京之事；所有一切驼马粮饷速为悉心妥办可也。将此传谕知之。

（卷568 6—7页）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己未（1758.9.7）

谕军机大臣等：适询问回人巴巴克、喀启等，据称附和霍集占为恶不过阿布都瓜布等数人及在伊犁相从回众，其各城头目俱不心服等语。可传谕兆惠速往经画，务宜剿抚并用。即如

从前准噶尔每年派兵扰害回人，劫令归附，亦因伊犁与回部相近。若我兵如此办理，则须由巴里坤转饷接济，回人虽困，而内地力亦难支。今库车虽似难克，但此城系回部门户，故伊等以死固守。若一经攻克，则诸城必溃。又，前据雅尔哈善请将绿旗兵调往屯田处所，但攻克回城亦需防守，将来增垦地亩，仍于内地调发。并传谕黄廷桂等知之。

（卷568 7页）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癸亥（1758.9.11）

谕：前据雅尔哈善以逆回霍集占遁出库车、并未追捕将顺德讷参奏，今又以绿旗兵刨掘地道反为贼所觉、致焚死兵丁、且兵丁内竟有窃物私逃者将马得胜参奏，不知将军统领全师所司何事？而仅以参劾他人聊且塞责，竟若与己漠不相关者，情理殊不可解。当雅尔哈善奏报击败霍集占等援兵时，朕方以军威既振，自可乘机进剿。讵意伊前次奏称鄂根河杀贼不下三千余人，霍集占负伤远窜及沙雅尔头目阿三和卓投降，录词具奏，始知霍集占败阵时即遁入库车，数日复夤夜突出。以自投罗网之贼而听其自去自来，竟无一兵防范追逐。顺德讷驻兵要路，固无所逃罪，而将军此时又安在耶？且我兵穴地攻城本欲潜师取胜，又何至遂为贼觉，横开一沟，而我兵转无一知觉者？甚至兵丁行窃脱逃，毫无忌惮。可见军营调度乖方，全无纪律，已非一日。雅尔哈善坐视贼酋窜逸，顿兵城下不异守株待兔。前后奏报情词矛盾，惟图左枝右梧，始参顺德讷以卸过，继参马德胜以诿咎，并无一语引罪。殊不思身任元戎指麾诸将者谁之责欤？此而不置之于法，国宪安在？已降旨命兆惠就近前往库车一带办理回部，雅尔哈善、哈宁阿、顺德讷俱著革职。兆惠至军营日，即著拿解来京。将此先行通谕知之。

（卷568 11—12页）

又谕：昨因雅尔哈善等疏脱霍集占，已谕兆惠速往办理回部，然犹望雅尔哈善自知罪戾奋勉思赎。旋据奏报现在分兵前进，是以降旨策励，以观后效。今雅尔哈善奏据俘获人等供称，霍集占脱逃时，曾与阿布都克呼木约誓一月之内必来救援；恐分兵单弱，拟候兆惠到日再行前进等语。是雅尔哈善仍未进兵。且参奏马得胜刨掘地道为贼所觉，致损兵丁，罪固难逭，而伊等所司何事？其素无纪律可知。且雅尔哈善初抵库车，因伯克托克托中计被擒心即惶惑，惟思以进兵之事责成额敏和卓，朕即降旨训饬。又，所奏攻克库车后毁其城郭，焚其庐舍，撤兵回哈喇沙尔、吐鲁番等处，来年再行进取。朕复谕以时当夏令，进兵之时遽议撤回，恐众志懈弛。至得城即毁，则来降回众于何处安插？至今日所到奏折，有来降回人供称与二十余人出城取草等语，贼既可出城取草，则田谷何难收获？似此种种疏忽，围城复有何益？可传谕兆惠，一抵库车即将雅尔哈善拿解来京。马得胜失机偾事，著兆惠严审具奏。若进兵无暇，则拿交黄廷桂审讯亦可。雅尔哈善等奏折，著录寄兆惠阅看。诸事遵照节次谕旨办理。

（卷568 13—14页）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甲戌（1758.9.22）

谕军机大臣等：据豆斌奏在伊逊达巴罕一带擒获玛哈沁八人，现在带兵前往库车军营，顺道搜剿逸贼巴拉等语。前曾降旨令豆斌前赴军营分管绿旗兵丁。昨据永贵奏，哈喇沙尔屯田处所及海都台站间有被玛哈沁偷窃马匹者，朕以军台关系紧要，既有贼人乘间窃发，不可不剿除净尽，已降旨带领察哈尔兵之总管敏珠尔、乾清门侍卫栋保前往擒捕。计豆斌此时尚未抵军营，著仍就军台一带尽力剿洗，务绝根株，使台站肃清方为妥协，俟搜捕如果净尽，再赴军营。至另折所奏剿贼阵亡之把总

马明安、兵丁郎洪训二人，著即报明将军，咨部办理。

（卷569 7—8页）

又谕：从前雅尔哈善等以六月十六日击败霍集占援兵，昨据兆惠所奏，俘获厄鲁特供词云曾随霍集占战败逃入后山，于七月二十四日至特呼克等语。看来伊等行走月余，特因辗转逃匿。若我兵直抵库车，必较为迅速。乃所奏但言搜捕哈萨克锡喇，尚未有速往回部之意。岂以前有往哈萨克索取叛贼亦可之谕，遂尔拘泥，抑或不愿前往，从中观望？若如此存心避难就易，则更不可。且兆惠等曾以厄鲁特贼党净尽，即策妄阿喇布坦复生亦无可如何等语见之章奏，而又借搜捕逸贼留恋伊犁，自相刺谬，谅不至此。此时应接奉屡次谕旨迅速启行矣。现因办理回部调发健锐营兵一千名、索伦兵二千名、察哈尔兵一千名，军威甚壮，今年断不撤兵，且必于今冬竣事。盖大兵一撤，则回人又来夺据城堡，种植禾稼。惟相持不解，则贼人无从得食，而我官兵粮饷、马匹又由哈密源源接济，□□早奏肤功。兆惠其加意奋勉，毋蹈覆辙。

（卷569 8—9页）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戊寅（1758.9.26）

谕军机大臣等：雅尔哈善等顿兵库车，诸事疏懈，朕即谓将来必致渠魁逃窜，所留者无关紧要之人。今据奏称阿布都克呼木夤夜逃走，旧小伯克等出降等语，果不出朕所料。此时伊等已经得城，即应速行进兵。乃必候顺德讷回营，殊不可解。著传谕雅尔哈善，朕于伊等亦无可指示，惟看其效力如何耳。

又谕曰：雅尔哈善等奏库车贼首阿布都克呼木逃窜，余众出降，是贼人出入自如，尚得云兵力攻取乎？且得城后即应进兵，乃又候顺德讷追贼回营，则将军及参赞大臣所司何事？雅尔哈善不堪任使至于此极。可传谕兆惠作速领兵前进。此时顺

德讷果擒获阿布都克呼木，尚可赎罪；若仍前支吾粉饰，著兆惠询明从前疏脱霍集占属实，即于彼处正法。或有别情，即与雅尔哈善、哈宁阿一同拿问，派妥员押解来京，朕亲讯情节。霍集占曾有再来救援之誓，迄今杳无声息，可见逆贼计穷力竭，以致众人解体，大军所临，惟有孑身远遁，更有何能？兆惠惟以雅尔哈善为戒，坚心进剿，一切机宜不必专候指示。所留绿旗兵四千名，现在攻取回城正需分守，且可助大兵声势，不必遣往屯田。

（卷569 13—14页）

又谕曰：伯克托克托、署守备马英德、笔帖式官住初至库车即为贼诱害，深可悯恻。托克托散秩大臣职衔令伊子塞第克承袭。马英德、官住著交部照阵亡例议恤。兆惠即传谕官兵等知之。

（卷569 15页）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己卯（1758.9.27）

谕曰：雅尔哈善进兵库车，屡次失机贻误，前已降旨宣谕矣。今据奏库车贼首阿布都克呼木率众夜遁，所余老弱出降，现在顺德讷往追，俟回营时再行进兵等语。以八九千官兵驻守三月之久，俟贼首逃去、城中穷蹙出降始得其城，雅尔哈善其尚何颜以得城奏报耶？办理回部一事，从前因逆贼霍集占等系我兵平定伊犁时出诸厄鲁特拘禁之中，俾仍长旧地，而狼子野心，旋复戕害我副都统阿敏道，负恩肆逆，不得不行剿灭。而雅尔哈善在巴里坤办理沙克都尔曼济一事颇能乘机奋勉，是以屡加优擢，今春进兵即授为将军。伊既膺讨逆之任，自应倍加勇往，以擒获叛贼为务，讵意懈弛偾事，竟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前此霍集占亲率贼众来援库车，屡经挫衄，乃既不能擒获于临阵，复不能觉察于入城，一任其潜入潜出，并无措置，而徒以

堵截之责委之顺德讷，而己不与。至掘城一事，用绿旗谬计，复全听之马得胜，转致为贼所觉，横开一沟伤我兵卒，种种坐失事机。以如许兵力围一弹丸之城，而贼首出入自如，不知统兵大帅身在何处？朕彼时观其情形怠玩若此，早知库车城中为贼腹心拒守者必将尽行狡脱，仅余老弱而后得之，当即屡降谕旨令其加意防守，勿致逃逸。今观所奏，库车头目阿布都克呼木领众夜遁，惟余老弱出降，一一不出所料。可见雅尔哈善于霍集占脱逃时不亲往追擒，马得胜掘城时又不能躬行相度，及回众出降尚不入城查阅，亦不急行进剿，数月以来惟事坐守军营，老师靡饷，直待贼人兔脱鼠窜，相率尽出，而后得一空城以报命。且忝为大帅，不能身先士卒，致一切措置迟误尽以委之他人，初无一语引罪，但知高坐帐中以邮符奏报自任，若代他人传述者，则虽刍灵木偶皆可胜任，何必复简用将军为哉？今虽得库车，而城中所存率系饥疲残废，转须为之养赡，即得城亦复何用？且伊奏内沙喇斯、玛呼斯等厄鲁特及自伊犁逃归回众，所有男丁不过一千余名，设贼党果止此数，岂能拒守如许之久？又称回众供出沙呢雅斯等五人，讯明正法。此五人者既系阿布都克呼木恶党，能钤制诸人不令出降，即何难与之同窜，而必坐以待毙？所奏荒唐悖谬如此，谓无欺饰情弊，其谁信之！核其前后情罪，从来误事之臣未有若是之甚者。夫赏功罚罪，国有常典。雅尔哈善前办理沙克都尔曼济时，朕以其奋勉可嘉，即授为内大臣，并将伊子补授侍卫。今乖谬失律至此，虽欲为之曲贷，其如国法何？已降旨兆惠等将伊拿解来京治罪，伊子并著发往黑龙江当差。朕于诸臣功罪毫无成见，惟有信赏必罚，以彰宪典而已。将此通行传谕知之。

（卷569 16—18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甲申（1758.10.2）

谕：据兆惠奏称遵旨令伊前赴库车察看情形再行回京，当即领兵八百名速进；一抵库车即与雅尔哈善协心剿贼，断不肯半道回京，有腼颜面等语。所奏朊诚勇往，深得领兵大臣之体。军旅为国家重务，以满洲大臣身膺简畀，统率戎行，正当踊跃自效，公尔忘私。我朝简策所垂，忠勤代著，远轶前古。乃近来渐染恶习，或至因循选懦，临事心怀观望；或闻撤兵，庆若更生。曾不知奉公体国之义谓何？此风深可痛恨。朕慎守国宪，不得不力为整顿。今兆惠奉到前次回京之旨不肯苟且了事，毅然以剿贼自任，其器识实出诸臣之右。且计其具奏时，并未知有雅尔哈善失机偾事、不堪任用、令伊往代之旨，乃如此陈奏，岂揣摩而得者？朕方幸得一急公任事之大臣，深为嘉悦。彼畏首畏尾之徒闻此而不愧汗交集，其何以自列于臣子耶？兆惠著加恩赏戴双眼孔雀翎以示优奖。朕于诸臣赏功罚罪一本至公，毫无成见，惟在诸臣之自取耳。著通行传谕知之。

（卷570 1—2页）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奏称现在领兵一千，择其马力有余者八百名前往回部，余俱由乌鲁木齐遣回游牧等语。前因索伦、察哈尔等兵在西路军营年久，已降旨派拨更换。今据奏军营兵丁又复前往回部，是今岁不能即回游牧，著加恩再行给赏一次。其发回兵丁由乌鲁木齐、巴里坤、肃州资送至京，再回游牧。著传谕永贵、阿里衮、黄廷桂等照例办理。

（卷570 2—3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己丑（1758.10.7）

又谕：阅雅尔哈善所奏各折，全无端绪。即如把总周彦恒因攻取库车被枪落水，所携炮位亦同沉溺，为贼所得，适游击伍灵阿被伤，未曾禀报。克城后，回人等献出炮位，始补行参

奏。不思炮位若果仓卒遗失，自不妨即时禀报。大概因遇贼退怯，遂为所夺，及回人献出，知不可隐，始行举首耳。总兵五福、游击伍灵阿俱著交部严加察议，仍著兆惠查讯明确具奏。又，所奏遣厄鲁特侍卫察罕库本通信兆惠，岂军前侍卫无一可用？且即遣德尔森保，亦何不可之有？数年用兵以来，将军、大臣如策楞、玉保等虽经获罪，未有如雅尔哈善之甚者。所奏已无庸批示，可录寄兆惠阅看。当深以为戒。仍将现至何处、情形若何作速奏闻。

（卷570 7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庚寅（1758.10.8）

谕军机大臣等：护军校瑚图礼解送伯克阿里来京，朕询以霍集占入库车城，将军等果否闻知及逃脱时作何办理。据奏六月十六日霍集占败走时，虽见有贼黶入城，实不知为何人，及收兵后，众人即传说霍集占入城之信，且平日贼众不敢出战，而入城次日即分路冲突，众人益以为实。随经伯克鄂对请于鄂根河增兵堵截，迨霍集占夤夜逃出时，侍卫噶布舒报知顺德讷，而顺德讷必俟天晓往追，贼已据桥断后等语。是疏脱霍集占实顺德讷之罪。然雅尔哈善、哈宁阿等并未亲身督战，惟恃一顺德讷，所司何事？况鄂根河堵截之兵鄂对已经筹及，何以疏懈如前，令贼得先为之备？愈可愤恨。雅尔哈善等情罪，俟拿解来京时再行研讯。可传谕兆惠，以朕询问军前情节始知额敏和卓、鄂对等尽心效力，深用为慰，特予嘉奖，用示鼓励。其雅尔哈善等办理乖谬之处或有续行查出者，亦即奏闻。

（卷570 8—9页）

参赞大臣富德疏报：右部哈萨克图里拜及塔什干回人图尔占等归诚。得旨：富德久在军营奋勉效力，今又招抚西哈萨克，著加恩交部议叙，给与世职。蒙固勒岱、赫善等俟带领来使

入觐时再加恩赏。所有从行官兵，著富德酌量加赏，有应行议叙者，即造册送部。

赐布鲁特使臣舒库尔宴。

（卷570 9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癸巳（1758.10.11）

定边将军兆惠疏奏：奉到节次谕旨，已于八月初九日前赴回部。现雅尔哈善已得库车，拟即攻取阿克苏，直抵叶尔羌。中途所得各城分拨绿旗兵驻守。谕军机大臣等：兆惠奉到办理回部谕旨奋勉前进，立志可嘉，应无难擒获逆贼。但所奏霍集占不过逃往喀什噶尔，朕意逆贼未必如此，或仍在阿克苏等处观望。此时计纳木扎勒、三泰亦将会合。兆惠惟侦知霍集占所在并力围剿，而分兵招抚诸城，告以霍集占穷蹙不日就缚，尔等胁从之众降者无罪。贼党离心，成功自速。顷据吴达善奏称自哈密运粮至辟展，每石运费六两三钱有奇等语，较之自归化城运至乌里雅苏台虽减三分之一，然以肃州至库车计之，则更觉加增。可见雇值甚昂。兆惠宜收获回人谷石，加意撙节，以省内地供亿之劳。俱著传谕知之。

（卷570 14—15页）

又谕：现兆惠奏已得库车，前赴阿克苏城。著传谕将军纳木扎勒、参赞大臣三泰即速领兵前进会合，协力和衷，务将逆贼霍集占擒获。

（卷570 15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甲午（1758.10.12）

军机大臣等议覆：甘肃巡抚吴达善奏称接永贵咨称，派往军营兵丁应给口粮，未奉廷寄，且屯田兵不能护送。又据阿里衮称，巴里坤驼只无多，现哈密夹山一路较便，应听永贵筹办，请仍饬永贵于辟展雇驼起运，候阿里衮拨兵护送等语。查

官兵原派往乌鲁木齐照应哈萨克贸易，再赴库车。今贸易人等尚无信息，应以进剿回部为要，请饬永贵于辟展给粮径往回部。谕：览吴达善所奏，伊与永贵、阿里衮互相推诿，情节显然。况从前令派出官兵前往乌鲁木齐，系照彼时情形酌定。永贵等身在地方，自当就现在机宜通融筹办。且如兵丁等行走两月余即已到乌鲁木齐，再多行九站至辟展裹带口粮有何不可？以多行数日之故，纷纷文移往返，互相推诿，并不从公事筹画而各为其身计，近来大臣办事往往如此。永贵、阿里衮、吴达善俱著传旨严行申饬。永贵系承办之人，尤为非是，著将军机大臣所议交永贵等遵照办理。前因永贵在军营有年，派书山往代，恐伊初到不谙事体。永贵不必急于来京，俟办理军务竣事再行请旨。

（卷570 16—17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丙申（1758.10.14）

雅尔哈善等疏报：阿克苏回众乞降。谕军机大臣等：阿克苏回人当霍集占败逃即已闭城拒敌，斯时雅尔哈善若早为进兵，不特回城久已降附，而逆贼方与回众争斗，乘机剿杀，即擒获亦未可定。此次乞降岂雅尔哈善之力？可传谕兆惠，仍遵前旨将雅尔哈善拿问。看来回众俱怀二心，我兵所至自必相继迎降。兆惠其迅速前进，遵照节次谕旨奋勉办理。

（卷570 19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丁酉（1758.10.15）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阿克苏城已经归附，看来各城自必相继迎降。可传谕将军纳木扎勒、参赞大臣三泰，带领索伦、察哈尔及健锐营官兵之副都统福禄、侍卫讷齐讷、丰安等速行前进，与兆惠会合，仍谕永贵等将官兵粮饷速为办给。既合两路大兵，又益以三队劲旅，声势倍加雄壮，回众闻风震惧，今岁可告

成功，朕伫待伊等捷奏。兆惠专膺阃寄，其率先奋勉，以副眷怀。

（卷570 19—20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戊戌（1758.10.16）

又谕：据黄廷桂奏称踏勘运粮道路，若由巴里坤，有博尔图等处山径险阻，车不能行等语。大兵进剿，粮运攸关紧要。但昨据雅尔哈善奏军行已至赛里木，计田野收获可得七千兵三月之粮，尚不至窘迫。可传谕黄廷桂，军营粮饷固宜陆续接济，亦不必过于张皇。既据称哈密一路可以运往，只须酌量情形源源转运。又所奏塔勒纳沁试种豌豆已有成效，塔勒纳沁既可种豆，由此推之，辟展、吐鲁番、托克三、乌鲁木齐等处想皆可以试种。若得成熟，于牧养更为有益。可传谕永贵等将辟展等处节候地气测验确实，即于明春播种。所需籽粒，即向黄廷桂咨取，照数办给。

（卷570 24—25页）

又谕曰：黄廷桂奏于安西、甘肃各营孳生驼只内拣得四百有奇，送往哈密、巴里坤应用；现在供应大兵尚无贻误，俟直隶、山西购解到日，即行拣送等语。看来所有驼只只足递运粮饷器械，而进剿兵丁则不敷派拨，是以黄廷桂请于官兵额支马匹外再给驮马一匹。此次进剿回部，沿途城堡可居，非若与准噶尔等野战必须驮载帐房器什也。况回人等乞降相继，官兵到彼自可立奏肤功，尤应轻装速进以从便捷。领队大臣、侍卫等至辟展支给马匹，不必拘泥成例。俱著传谕知之。

（卷570 25—26页）

又谕：览黄廷桂奏折，有将来平定回部仍应驻兵之语，于回地情形尚未深悉。回部与伊犁不同，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至回部平定后，不过拣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即从前准噶尔之于回人亦只如此。可

传谕兆惠，将来办理回部，惟于归顺人内择其有功而可信者授以职任，管理贡赋等事，具奏请旨。至伊犁则必需大兵驻防。现在作何筹画，且由近及远以次屯田，俱著于平定后一并详悉妥议具奏。其驻防伊犁大臣，即兼理回部事务。

（卷570 26页）

又谕：据永贵等奏请于托克三添兵四百名、哈喇沙尔添兵二千名屯田，此项兵丁即于征回撤归兵内留用；再，护送库车兵粮，经黄廷桂奏准由屯田兵内拨用，但秋收碾谷晒扬及修理农器等事需人实繁，酌量留用外，应撤者甚少，不若将此等兵丁留于原处，庶于屯务有益等语。著照所请行。至征回部兵丁现在不撤，故伊等前奏穆垒、乌鲁木齐、昌吉等处共需屯兵一万，已令黄廷桂悉由内地派往。其托克三、哈喇沙尔应添兵丁，亦酌量另派，不必以征回兵入数。将此传谕永贵等知之。

（卷570 26—27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癸卯（1758.10.21）

又谕：据车布登扎布奏称派员探听富德信息，知右哈萨克并无哈萨克锡喇，于九月初间可以回抵伊犁；又，伊等从前遇哈萨克之额尔类查询情节，据额尔类等告称，哈萨克锡喇因系旧识，未免疏脱，现在并不敢藏匿，仍依其土俗衔枪设誓等语。哈萨克锡喇若尚未戈获，或仍在附近幽僻地方藏匿，不过一贼匪耳，亦何能为？自可徐为访缉。惟办理回部最要。可传谕富德，此时谅已奉到节次谕旨，今阿克苏又已乞降，即速至彼处策应兆惠，以奏肤功。车布登扎布仍回游牧休息。所奏郡王罗布藏多尔济患病，前已降旨令回游牧，而伊感激思奋，恳请留军营效力，著加恩赏戴三眼翎，亦著仍回游牧。又，护卫巴图鲁前往哈萨克，颇著劳绩，著赏缎四端以示鼓励。

（卷571 5—6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甲辰（1758.10.22）

定边右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疏奏：哈喇哈勒巴克回部归诚。报闻。

（卷571　6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丙午（1758.10.24）

定边将军兆惠疏奏：阿克苏回众颇拉特归诚。谕军机大臣等：据兆惠奏称大兵已抵阿克苏，回众出降，现领兵速进，计霍集占不久就擒。朕伫待伊等捷奏。从前雅尔哈善兵抵库车，见城坚难克，即诿之额敏和卓，朕已料其无成。嗣后奏报纷纭，茫无端绪，致使渠魁漏网。兆惠进兵时虽当奖励额敏和卓，资其计划，而奋勇剿贼仍恃我兵力。此时霍集占应已逃回叶尔羌。昨询问侍卫双全，据奏叶尔羌城中乏水，须从外引入。可传谕兆惠，如兵至叶尔羌，万一贼众仍如库车之坚守，则先断其水道亦是一策。其或霍集占弃城远窜，投入布鲁特及浑都斯坦等部落，亦即速往追袭，毋失事机。

（卷571　7—8页）

又谕曰：兆惠奏称抚定回城，以鄂对为总管等语。现在招徕新附，令鄂对暂行管理尚可，若平定叶尔羌、喀什噶尔，办理安插回众时，朕意不必用回人为总管，仍循其旧制，各城分设头目，统于驻扎伊犁之将军，再于库车派大臣一员管理。看来回部事体将竣，其善后事宜更当熟筹妥协。俱著传谕知之。

（卷571　8页）

又谕：前降旨令富德擒获哈萨克锡喇后，即由彼处赴阿克苏城协擒霍集占。今兆惠业收降阿克苏城，领兵前进叶尔羌，富德不必再往。伊奉到此旨，或由遣哈岭或由别途近便处直赴叶尔羌，务与兆惠协力，以期擒获霍集占为要。

（卷571　9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丁未（1758.10.25）

又谕曰：永贵等奏吐鲁番公素赍璘等报称，巡查台站遇有玛哈沁等，追至库车，因大雪迷踪等语。从前永贵等派员追捕盗窃军需之贼未能弋获，曾谕将派往军营之察哈尔兵一千名内酌留二百名，令敏珠尔、栋保等带领搜捕，再赴兆惠军营。今兆惠已至阿克苏，官兵足敷调遣，可传谕永贵除办给军营兵八百名照例整装外，所留兵丁亦一体赏给。追捕盗窃台站之玛哈沁等务期尽获，不必驰赴军营。

（卷571 10—11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己酉（1758.10.27）

谕军机大臣等：甘省牧养马驼不无赔垫，前已特加恩赏。其应行著追之项，亦有旨豁免。但自去冬以来办理回部，各省办送驼骡俱在该省分槽饲养，其承办各官兵或又有赔垫之处。至该省承办军需虽无派累，而小民踊跃急公深为轸念。所有本年及来年应征地丁及各年一切积欠，已屡经降旨蠲免。此外或尚有应行宽免之项，俱著黄廷桂查明据实具奏，候朕酌量加恩。

（卷571 14页）

又谕：据章嘉呼图克图奏俟认明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后即行回京；再，闻自叶尔羌逃往和沙木巴察之厄鲁特三百余人现住彼处等语。朕令呼图克图赴藏，特为辨认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俟辨认明确后，呼图克图即行回京，所奏甚是。朕亦将此敕谕伍弥泰、官保矣。至厄鲁特逃往和沙木巴察地方亦系有之，今既得库车，而阿克苏城回众亦俱投降，将军兆惠已领兵赴叶尔羌擒拿逆贼霍集占矣。回部俱怨霍集占，从前被其胁制未得投诚，今大兵所至闻风效顺，而霍集占所恃之沙喇斯、玛呼斯厄鲁特及由伊犁带往之乌沙克回众等俱为大兵剿戮，余贼

无几。霍集占不日就擒，即可蒇事。将此谕呼图克图知之。并谕众唐古忒，如霍集占势穷力蹙窜入藏地，或逃往拉达克等处，著遵旨擒获解送，朕必加以懋赏，断不可容留疏纵。

（卷571 14—15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庚戌（1758.10.28）

定边将军兆惠等疏奏：和阗城伯克霍集斯等归诚。谕军机大臣等：据兆惠奏称伯克霍集斯迎降，面陈追擒霍集占之策，即领兵径取叶尔羌等语。所办甚合机宜。看来回部诸城自必闻风归顺，逆贼不日就擒，朕伫望伊等捷奏。兆惠、额敏和卓俱赏给荷包、鼻烟壶，俟成功后再沛殊恩。霍集斯有擒献达瓦齐之功，今又归诚划策，深为嘉悦，著加恩锡封公爵，赏戴双眼孔雀翎、宝石顶帽、天马褂、荷包、鼻烟壶用示优眷。若能擒获霍集占，当晋加爵赏。兆惠即传旨抚慰。至霍集斯有伊子分居各城之语，似非长策。兆惠宜留心体察伊从前与霍集占相助，若回众有追怨情形，或将伊诸子同居一城而伊微觉含怨，即令其入觐。再，伊所言分城居住之故系霍集占内相猜疑，殊不可信。但既有此语，不妨即以此藉口，令其同居一城。将来回人中有毁谤霍集斯者，若系霍集占党与自无可疑，或其人与霍集占不合而亦怨霍集斯，则情形叵测，不可听其久留旧地矣。至布拉呢敦，即能归命亦不便仍居原处。俟擒获逆贼时再行定夺。

（卷571 17—18页）

又谕：观霍集斯望风迎降，是回人畏我军威，将有擒获霍集占者。兆惠成功后亦当稍为休息，所有驻防、屯田等事宜自当豫行筹办。朕意于新派索伦兵二千名、察哈尔、健锐营兵各一千内，派索伦兵一千、察哈尔、健锐营兵各五百，共二千名，令纳木扎勒、三泰驻防伊犁。所余察哈尔等兵各五百，酌派七百，益以绿旗兵三百，共一千名，令舒赫德以头等侍卫职

衔驻防阿克苏。仍余察哈尔等兵三百，益以绿旗兵二百，共五百名，令鄂实驻防库车。舒赫德屡获重谴，鄂实全未效力，此次当知奋勉赎罪。俟驻防数年后派员更换。若因久戍思家、诸事懈惰，仍当重治其罪。至平定回部后，谅无难办理。惟调派回人于伊犁屯田尚须酌量。若回人伤残者多，且伊等地已足用，自不必勉强从事。如必须派调，则宜乘新定之势，稍迟恐伊等安土重迁，反觉滋扰。再，北路之塔尔巴哈台亦宜防守，所余索伦兵一千，拟令阿桂带领驻扎，已面为训谕。新兵既经分驻，旧兵自宜撤回。凡此筹办大略，可传谕兆惠酌量情形议奏。

（卷571　18—19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壬子（1758.10.30）

谕军机大臣等：从前因办理回部将伊犁屯田事务暂行停止，今回部各城迎降相继，大功计日可成，来年驻防伊犁之兵亦已预为分派，则屯田以省转饷之劳，自不可缓。军营绿旗兵丁驻防各城，所用无几。应行派往伊犁，并酌派回人等，令纳木扎勒、三泰等办理屯田，或将鲁克察克、哈喇沙尔、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兵丁移至伊犁，再于内地派出兵丁补缺。可传谕兆惠、纳木扎勒、永贵、定长、黄廷桂等咨商定议具奏，一面将应办之事先时预备。

（卷571　25—26页）

又谕：据车布登扎布奏现派壮兵往乌鲁木齐支领口粮，前赴库车等语。车布登扎布久在军营宣力，因降旨令其自阿济必济回游牧休息。且库车、沙雅尔、赛里木、阿克苏、乌什等城俱已降服，现进兵叶尔羌擒拿霍集占，大功即日告蔵。车布登扎布仍遵前旨，将喀尔喀兵带回游牧休息。至厄鲁特汗罗布藏多尔济所领厄鲁特兵丁亦宣力有年，俱著带回游牧休息。再，

富德前令其赴叶尔羌协剿逆匪，如兆惠已擒霍集占，则彼处大事已定，富德亦无庸前往。著将所领索伦、察哈尔兵丁酌量路途近便，留于辟展、吐鲁番等处，伊即行来京。其索伦、察哈尔兵丁到时，巴里坤办事大臣照例办理，令其由内地驿站各回本处。将此旨传谕车布登扎布、富德遵照外，并谕阿里衮知之。

（卷571　26页）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癸丑（1758.10.31）

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接办理屯田大臣永贵、努三等咨称，吐鲁番一带地土多风，糜谷性松易落，明春止种粟谷、青稞、小麦三色，共需籽种一万九千余石。但现有驼只不敷驮运。查永贵又称自吐鲁番至乌鲁木齐所经七岭，修凿业可行车；又据兆惠称阿克苏、乌什等城已降，回人应交麦稞足敷兵粮，可停解送；则屯田籽种或以车载或以各省解到驼骡挽送，应听吴达善、永贵等就近酌办。得旨：诸凡甚妥。

（卷571　33—34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乙卯（1758.11.2）

谕军机大臣等：据吴达善奏称自哈密至辟展共运送米面一万四千七百余石，又自辟展至库车分三起转运，已行文黄廷桂购驴五六千头，于来春送至托克三、哈喇沙尔，与驼只同运粮石等语。从前因增派兵丁谕伊等趱运粮饷，今回部诸城迎降相继，逆酋计日可获，所至俱有口粮接济，不须内地运送。可传谕黄廷桂、吴达善等，现在已送之驼骡即于水草佳处牧放，备运伊犁驻防屯田兵丁口粮。未送者，即在肃州等处饲秣。其驴头一项，著停止采买。

又谕：昨以办理回部将竣谕车布登扎布回游牧休息。富德候兆惠信息，如霍集占既获，亦即来京。今回城相继降附，自

不必多烦兵力。但相距辽远，现在如何办理？尚需富德之兵否？可传谕兆惠酌量兵力。如必资协助，即调富德领兵前进，若实在可以不须，亦行文富德将所领官兵撤回游牧，即遵前旨来京。但不可因有谕富德来京之旨揣摩拘泥，仍将现在情形作速奏闻。

（卷572 3—4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戊午（1758.11.5）

吏部议准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等奏称：甘省渠宁、瓦亭、苦水、镇羌、大靖等五驿前各设驿丞，乾隆二十年裁汰，该处俱回汉杂处，距县城甚远，需官弹压。请改设巡检五员，兼司驿务。从之。

（卷572 8—9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1758.11.6）

又谕：据领健锐营兵之侍卫丰安等奏称奉到速赴军营谕旨，计日行百里，十月十二日可抵哈密，十一月十七日可抵阿克苏等语。从前因办理回部未悉情形，恐急需策应。今各城相继迎降，度军营官兵已足竣事，增派健锐营等官兵原为预备屯戍，若行走过急，致劳马力，转于事无益。可传谕兆惠，此时若霍集占业已就擒，不需多兵，即行文丰安等令其从容行走，并传谕丰安等通行各队侍卫官员等知之。

（卷572 10—11页）

又谕：准噶尔从前所收回人贡赋，曾经询问恩克博罗特等开单呈览。今详阅伊等缮写各款项，不过就其一时记忆，并无细数，殊属蒙混，不足为据。即询之回人，亦未必肯以实告。现在军营效力之厄鲁特回人内必有知者，可因便传谕兆惠，令其留心查询噶尔丹策零时每年回部所输何物，其数若干，逐一开载。俟大功告成，酌定贡赋时易于办

理。

（卷572 11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壬戌（1758.11.9）

又谕：将军兆惠领兵进攻叶尔羌，霍集占势极穷蹙。著寄信章嘉呼图克图，令传谕拉达克人等，倘此刻布拉呢敦、霍集占为大兵所迫逃往彼处，即擒解前来，朕必厚加恩赏，断不可容留疏纵。

（卷572 17—18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癸亥（1758.11.10）

又谕曰：兆惠奏称伯克霍集斯将乌什所属之布鲁特头目噶第唤至军营，据告称从前霍集占领众三千经过，随行人等俱甚困惫，有毁弃军器、宰杀马驼者，怨声载道等语。贼党俱已离心，大功自可立奏。至从贼人内有霍集斯之兄侄，此时若自拔来归，应加恩赏；即或后时降附，亦为宽贷。惟阿布都克呼木断不可宥。至前谕库车、阿克苏等处分兵驻扎，原为护视回人起见，并无劳敝伊等之处，恐风闻妄生疑惧，可传谕兆惠等务宜明白晓示。再，此两处驻防有无裨益，或暂行一二年，或可垂之永久，俱著悉心筹画。其屯戍贡赋等事亦即酌定。仍遵旨来京，交纳木札勒等办理。

（卷572 18—19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甲子（1758.11.11）

又谕曰：兆惠等军营马匹俱长途跋涉，若功成奏凯乘骑疲乏，于回众观瞻非体。已传谕阿里衮、永贵在巴里坤牧养马内挑选二千匹送至库车，备兆惠等行文调取，亦使回人知我兵力若非迎降相继，自必陆续调拨，断不中止。至所派官兵驻防库车、阿克苏等处，仍遵前旨。惟伊犁驻防兵二千，塔尔巴哈台一千，此时且不必前往，或就近在吐鲁番、辟展或巴里坤

过冬，俟来年再行进发。既便于粮运，而官兵亦得少为休息。并传谕黄廷桂知之。

（卷572　21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戊辰（1758.11.15）

又谕曰：兆惠奏称从卡座擒获回人等，据供霍集占将多伦回众移往叶尔羌等处，随将桥道烧毁，伊等逃至旧地，掘埋藏粮食以度日等语。当此冬寒水涸时，桥梁虽毁，我兵或浮渡或拴筏无不可者，兆惠宜努力前行，乘回众离心，渠魁自当就缚。昨已促富德前往会合，兆惠惟酌量行文调取。至回人多有窖藏粮食者，军行所至，须留心诱诘以资接济。又，所奏巴尔楚克为叶尔羌、喀什噶尔要路，恐兵抵叶尔羌后贼众乘隙扰我台路，已留兵驻防等语。富德须沿途访问，若兆惠尚未成功，即由巴尔楚克领兵攻取喀什噶尔，俾贼见两路有兵，自然瓦解，成功愈速矣。俱著传谕知之。

（卷572　30—31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己巳（1758.11.16）

谕军机大臣等：黄廷桂所奏伊犁屯田事务一折，已交军机大臣议奏矣。但阅该督折内未免有竭蹶之意。办理回子事竣，明年既于伊犁驻兵，则屯田之事自不可不亟为筹画，但亦不必过于张皇，总以静镇妥速，因时制宜，尽地利而足兵食，斯为允协。若明年二月内可以赶办屯务，不误春耕，于驻防军需更为有益。如实有不能赶办之势，则随宜酌量举行，朕亦必不以从事稍缓遽为督责。但不得因此遂生作辍之意耳。现在乌鲁木齐既有屯田官兵垦种广阔，将所获粮石酌量运往伊犁以资接济，可省甘肃、哈密等处转运之繁，较乌里雅苏台运送粮石至北路军营，道里亦不甚相远。况从回部凯旋绿营兵丁撤回时，无可留在伊犁屯种。此外或就回民中量行调派应用，则人不烦而事易

就。垦得一亩，即可得一亩之用。总之，办理屯务在该管大臣等相度事势，次第通融筹办。如乌鲁木齐等处人力有余，不妨量为挑派移赴伊犁开垦。如其不能，亦不必勉强。前降谕旨由近及远，接次顶补，意正如此。固不必豫事过为周章也。

（卷573 1—2页）

又谕曰：黄廷桂筹议伊犁屯田之奏，办理甚觉周章，已谕令随时酌量，不必竭蹶从事矣。但伊犁现议驻兵，兆惠、纳木扎勒等办理回部事竣即可调绿旗兵及回人等，酌量派出籽种，前往伊犁耕作以济军食。即籽种无多，亦就其足敷应用者施功。若仍未能设措，亦不必拘泥。可传谕伊等，令其作速奏闻。

（卷573 2—3页）

又谕：西路所有旧兵现俱更换，随阿桂前来之待卫奎萨、索伦兵亨申、禅新俱久在军前行走，著赏银各二十两，驰驿回至本处休息。仍传谕绰勒多，遇有骁骑校缺出即将亨申、禅新补用。

军机大臣议覆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称：伊犁地气和暖，耕种较早，且距内地遥远，转瞬仲冬，恐致迟误。将一切应行办理之处飞咨将军臣兆惠暨屯田大臣永贵等定议赶办，其酌带官兵、搭派回众、搬移籽种、牛具、口粮诸事，请俟兆惠、永贵等咨覆到日遵照应付等语。查乌鲁木齐等处屯田既广，伊犁一带又添办牛具、籽种、口粮，恐致顾此失彼。现已遵旨传谕将军兆惠等，令将伊犁屯务酌量情形，或调拨带往之绿营兵垦种，或派附近回民屯垦，因其所有之籽种、牛具以资耕作。该督黄廷桂只应专力于乌鲁木齐等处，伊犁屯务听将军兆惠等筹办。从之。

（卷573 3—4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辛未（1758.11.18）

谕军机大臣等：据富德奏称奉到前往阿克苏谕旨，即领兵速进；一抵乌鲁木齐，先选健兵数百名策应兆惠，余兵及后队疲乏者，行文永贵办给马匹、口粮，陆续进发等语。现届寒冬冻雪之时，自不便由穆素尔岭行走，即从乌鲁木齐取道亦可。但前谕云若兆惠大功已成，富德即来京，现在传闻阿巴噶斯、哈丹余贼回博罗和罗藏匿，若领兵掩袭，自可尽歼，已传谕巴禄于新到兵丁内酌派五百名前往搜捕。富德若得兆惠成功之信，亦酌派新兵策应。巴禄事竣即可回京，不过纡回一两月程期。其旧兵交与永贵等，沿途办给资装，各回本处。富德其悉心奋勉，勿以伊母为念。朕适从圆明园进宫，伊母迎驾，甚属康健，曾加恩赐。并著传谕知之。

（卷573 6—7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壬申（1758.11.19）

又谕：黄廷桂奏筹办伊犁屯田事宜一折，此事前据该督奏到，並抄录移咨兆惠。永贵原文进呈，当交军机大臣议奏，并降旨传谕兆惠，令其将伊犁屯田之事酌量情形，或于带往之绿营兵内派拨垦种，或于附近回民内调派屯垦，因其所有之籽种、牛具以资屯田耕作之用。该督黄廷桂只应专力于乌鲁木齐等处应垦之田，以收地利而足兵食，庶可不致办理竭蹶，顾此失彼。该督谅尚未经接到，故所奏筹办籽种、农具、口粮等事未免甚费周章。著再传谕黄廷桂，查照军机大臣遵旨议覆原文，惟于乌鲁木齐等处屯务悉心经理，毋致贻误。其伊犁屯田之事，当以余力为之，专听兆惠等遵旨筹办。如或不能，即缓至明年。尽可从容办理，不必更费周折也。

（卷573 8页）

又谕：适因黄廷桂咨商兆惠、永贵办理屯田，朕已谕令

专办乌鲁木齐籽种，其伊犁屯田事务交与兆惠等于回部酌派籽种、农器运往矣。伊犁屯田原为驻防兵丁粮饷起见，伊等乘骑马匹稍为休息，自可助耕。如有不足，则辅以人力。但回人甫经平定，派出籽种时，或即抵应纳之贡赋。至农器则给以官价。若仍有未便，亦从容筹画，不可勉强从事。

（卷573 9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己卯（1758.11.26）

又谕：前因台路未清，派素赍瑞领回兵巡查搜捕。今已派敏珠尔等前往，则回兵可以不需。可传谕永贵，即令素赍瑞领兵回伊游牧。伊等往来颇久，仍酌量赏给，俾得专治耕作之事。

（卷573 23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子（1758.12.5）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臣等于十月初三日领兵至辉齐阿里克，距叶尔羌城四十里，侍卫瑞绰尔图擒获回人一名，据供阿克苏、乌什投诚后，霍集占领回众三千入喀什噶尔城一宿，驻雅普尔噶四日；闻布拉呢敦深怨霍集占妄动，定约各守一城相为声援，布拉呢敦领马步万余人于离喀什噶尔城一站之当噶勒齐驻扎，霍集占移村庄回众、粮草入叶尔羌城，令舍勒默特、摩罗噶里布领众五十人于布尔吉博斯屯设卡；城内厄鲁特、布鲁特、伊犁回人有马者五千余名，步行人甚多；与霍集占相结者，伯克阿布都克呼木、阿布都哈里克、泥雅斯索丕、阿什噶、伊朗和里、布坤等数人，余皆含怨；霍集占诡众云大兵尽剿回人，伯克霍集斯已被杀；霍集占已收沙雅尔人口、牲只，又将阿布都瓜布及其子弟俱籍没临禁，又杀乌什、赛哩木移来回众三百余口等语。臣等兵临城下，未见贼众迎敌。其城较库车甚大，四面共十二门。

臣所领马步兵四千余，只足围其一面。且自乌什前来，行戈壁一千五百里，马一千余匹俱属疲乏，围城则兵力单弱，贼将冲突逃走。计贼若逃走，惟向南路之痕都斯坦、巴达克山、喀喇土伯特等处，拟于此等要卡驻兵堵截。又，分遣兵马搜括村庄，发掘窖粟及山谷牛羊，断其刍牧樵采，伊等自生内变。至兵丁马匹均须接济，所有驻扎库车、赛哩木拜等处绿旗兵丁应请调赴军前，并送马三千匹。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章奏日久未来，朕深为廑念。今据奏兵抵叶尔羌情形，贼众暂未出战，而我兵马以远行疲乏，朕亦深悉"勿以未即攻克致生急遽"，惟加意侦探，多方诱致以协机宜。布拉呢敦既怨霍集占，自应持原降敕书往谕。至霍集占以伯克霍集斯被杀饰词惑众，亦应明白晓示，或令回众等目睹。又如断其樵汲，扰其村落，皆属善策。所奏解送马匹，亦传谕驻扎办事之大臣侍卫等矣。再，索伦、察哈尔等兵已过辟展，兆惠之尽调绿旗兵，因未得信息耳。至贼人可逃之路宜严为堵截，倘其北走，则无地可逃，必就俘获。兆惠等宜奋勉办理，并传谕富德速往策应。

（卷574 9—12页）

又谕曰：将军兆惠兵抵叶尔羌，急望送马接济。著传谕舒赫德，将现在所得马匹即速解赴军营。

（卷574 12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1758.12.6）

谕军机大臣等：昨兆惠以兵抵叶尔羌急需马匹接济，已传谕舒赫德查照军营咨文办理矣。可传谕永贵，伊现在巡查台站前至阿克苏时，即行暂驻，同舒赫德办理一切运送马匹粮饷事务。

（卷574 12页）

又谕： 据阿里衮奏准兆惠咨调马三千匹， 即往哈密酌量多为挑选，亲身送至军营等语， 所办甚合机宜。 马匹固应赶送，而沿途亦须加意牧放，不致疲乏。送至军营时如尚未成功，阿里衮著以参赞大臣行走。现在巴里坤办事，著吴达善署理。俟阿里衮事竣转回，仍回甘肃巡抚任。

（卷574 12—13页）

又谕： 从前兆惠以回地可得口粮行文巴里坤等处驻扎大臣，而各处所送粮饷亦已敷用， 是以谕令暂行停止。 今兆惠兵抵叶尔羌，一切尚须办理，粮饷所关最要，不妨稍为宽裕。已谕永贵、阿里衮等酌量运送。可传谕黄廷桂、吴达善照常筹办。

又谕：昨览兆惠奏颇望送马接济， 即谕永贵、 舒赫德等加意办理。 今日阿里衮奏亲送军营马匹， 则程期自必迅速。可传谕兆惠勿以为念，此时但当筹画取城， 擒获渠魁， 毋使逃逸。 至霍集占将阿布都瓜布等拘禁， 可见霍集斯从前降附之心甚诚。著兆惠传旨抚慰，仍加恩赏缎六端，军营一切事宜向伊商办，以收其用。又，运送粮饷亦已谕知黄廷桂、吴达善等，诸事有备。即目前不能奏效，来春办理亦觉易为。仍将现在情形作速奏闻。

（卷574 13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丙申（1758.12.13）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见兆惠调取马匹之咨，随行文永贵等于新派四千兵内先到之索伦一千名暂行驻候， 将健锐营、 察哈尔兵丁乘骑之马拣选三千匹交照看索伦兵大臣等送至阿克苏， 伊仍带旧兵之有马者二千人过巴尔浑岭径攻喀什噶尔。富德筹办机宜颇属尽心竭力，但阿里衮业经送马起程，新兵亦过辟展，富德仍遵旨趱行， 与兆惠会合攻克叶尔羌， 再取喀

什噶尔亦可。至运送粮饷，长途颇属不易，前谕永贵、舒赫德等或于阿克苏等处回人取用，给以价直。事若可行，即宽裕预备。

（卷574 26—27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丁酉（1758.12.14）

阿克苏办事头等侍卫舒赫德奏：十月二十日，将军兆惠差索伦领催阿勒丹察、披甲扎奇勒图来至阿克苏，送到将军文书并爱隆阿移文，内称因捉生询问，知霍集占牧群皆在南山，领兵往攻，至叶尔羌城外，见贼众阻河为阵，因渡桥攻剿，过兵甫四百余，桥断，贼众四合，将军奋击，两易马俱中鸟枪毙，面及胫俱得伤，幸不甚重；我兵力战，浮水至营，又来马步贼万余人合围，我兵虽有剿杀，以无马不能冲突，遂掘濠结寨，贼亦结寨相持；计军需马驼尚可供两月之食，惟军器火药不足，因被围后乘夜前行，遇爱隆阿之兵，令其先来通信等语。伏思霍集占暂尔跳梁，终归殄灭，此时宜速行策应军营。计新调官兵四千名及赶送马三千匹渐次到来，臣与爱隆阿一面探听参赞大臣富德兵至何处，一面选派兵马趱赴叶尔羌。其阿克苏安设台站、镇抚回人等事，亦即酌量情形办理。

谕军机大臣等：据舒赫德接到兆惠行文，知我兵深入，逆贼霍集占等恃其党众敢于合围拒敌，殊可愤恨，即当前往策应。参赞大臣富德业经领兵前进，著授为定边右副将军，阿里衮、爱隆阿、富禄、舒赫德俱授为参赞大臣。无论何队兵丁，惟择马力有余者作速前往。其攻取回城，擒获贼首，自不遽责伊等，应惟援兆惠为要。至兆惠领兵深入，虽未免有轻贼之心，亦恐朕责怯懦。若当日令伊暂驻阿克苏候兵马齐集，当不至此，然于现在情形亦未为失策，朕岂肯加之责备？此时惟坚守以待援师会合，回至阿克苏整顿兵马，再图大举。又，富德前奏副都统鄂博什、瑚尔起恳请前往回部，朕因伊等在军营年久，

仍命撤回。今值用兵之时，著准其前往。富德仍酌量赏给具奏。至阿里衮所奏马驼，亦经富德奏请，先尽索伦兵一千名乘骑，以期速到。若阿里衮起程在前而官兵追及时，即可给与乘骑。可传谕伊等，惟计兵马同抵军营方克有济，并传谕黄廷桂，将所奏预备马二万匹加意豢养。吴达善、五吉等不必回巴里坤，仍速赴哈密预备粮运。

又谕曰：舒赫德现驻阿克苏城安抚回众，甚为紧要。前以军营粮运宜多为措置，有或向回人等购贮，酌给价值之谕。此时宜向伊等以此举毫无扰累明白晓示，庶不致滋生事端。舒赫德既领兵前进，著永贵速赴阿克苏办事。至爱隆阿领兵不及五百，若应援将军，亦徒损国威，无益于事，今暂回阿克苏尚无可罪，惟奋勉以图后效。索伦阿勒丹察等颇属奋勉，阿勒丹察赐号什伦哈什哈巴图鲁，扎奇勒图赐号赛音伯勒克图巴图鲁，赏银各一百两。

（卷574 30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戌（1758.12.15）

又谕：据舒赫德奏到军营情形，看来办理回部必须整齐兵力，于来年回人收获时再行进剿。昨已传谕黄廷桂预备马匹，其粮运一事亦当加意筹划。再，从前兆惠因轻骑进剿，将所办攻城炮位停止运送，但来年大举恐尚需应用，并传谕黄廷桂，仍将从前铸成炮位及办造之物料、工人陆续送往阿克苏，以备军营调取。

又谕：据吴达善奏称应送辟展等处之农器、籽种已经陆续运往等语。近因办理回匪尚未竣事，解运军需甚为紧要，著寄信吴达善，此时不必运送农器，酌量所有驼只，将米面等物迅速解往，多多益善。将此一并传谕黄廷桂知之。

（卷574 31—32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亥（1758.12.16）

又谕曰：将军兆惠等被围，亟需策应。今拟分兵两路，一路由阿克苏、乌什，一路由特穆尔图诺尔，夹攻逆贼。特遣侍卫官长保、瑚图礼等驰驿往鄂尔坤，于达什达瓦游牧挑选兵丁一千名或八百、五百名，俱可令总管鄂齐尔等带领，由阿济必济前往西路会合巴禄之兵，来年从特穆尔图诺尔进剿。可传谕成衮扎布，将现在军营马匹办给，如不足，或于德沁扎布等所属马匹内通融措办，给与价值亦可。其赏给伊等银两，已交官长保等带往。

（卷575 2—3页）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阿克苏回人等现俱安静，毫无可疑，所有通叶尔羌、喀什噶尔要隘俱安设卡座，其应交粮米亦令其作速办纳等语。所办殊合机宜。昨已命为参赞大臣，今又授为副都统，宜加意奋勉。至令回人交纳粮米之处，仍遵前谕晓示以“内地粮运陆续即至，将来或仍还本色，或给与价值，断无丝毫扰累”。仍不可稍露防范情形。如得有军营信息，作速奏闻。

（卷575 3—4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辛丑（1758.12.18）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十月初六日，派兵二千余名整队进剿，至叶尔羌城东北五六里，见高台一座，上有骑贼四五人，据伯克霍集斯云“台前及近城俱掘大坎，埋伏贼人”。臣等领兵夺台，坎内贼放枪拒战，我兵冲败，跃坎追击直至城下，贼于两门内各出四五百骑，接战三次，败走入城，至日暮，臣等收兵。此次射毙贼人二十余名，带箭逃去者无算。我兵得伤者十九名，尚无损折。臣等察看贼众情形，其出城伏兵俱系厄鲁特、布鲁古特，间有从伊犁带来回人，计可以出战者止二三千

人。贼马虽有四五千匹，堪用者不过千余。臣等兵少，围城恐贼逃窜，因将攻城兵撤回，在附近有水草处休息马力，派兵于痕都斯坦、巴达克山、土默特等处徼贼去路。贼如固守不出，则不时分兵侵扰，以计离间布拉呢敦及贸易回人等，俟贼内溃，乘机攻取。谕军机大臣等：据兆惠奏称官兵攻城射贼，冲击数次，贼众披靡；我兵虽有得伤者，幸无损折等语。官兵奋勇剿贼，殊属可嘉。兆惠、额敏和卓及领队大臣、侍卫、官兵等效力及得伤者，俱交部照例议叙。昨据舒赫德奏报兆惠行知爱隆阿文书，朕即传谕各队官兵速往应援。兆惠此时即尚未突围而出，计日援兵会合，自必无虞。可传谕舒赫德，于领兵进发时驰送兆惠知悉。至兆惠从前奏报一月内可到，此次遂隔四旬，想阿克苏以外台站必有稽迟，著舒赫德查明具奏。

（卷575 10—11页）

又谕曰：兆惠奏称攻取贼城，挡牌甚为有益，从前伊在四川试看，鸟枪不能穿透，约重五六十斤，一人可以手举，如用车轮推送，足以拥蔽云梯等语。原任副将胡大勇曾于金川用兵时监造挡牌，可传谕黄廷桂，询问胡大勇，令监造一百面，由驿站送往军营。或胡大勇外尚有熟谙挡牌工料者，亦不妨就便询问，令其监造。

（卷575 11—12页）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有居住乌什之布鲁特特穆尔占与布鲁特头目等熟识，拟派侍卫布瞻泰同往，发兵攻扰喀什噶尔以分贼势；又有现在和阗城之吉林哲鲁善曾领回人来见，拟知会伯克鄂对，若回人愿同击贼，即酌量鼓励；再，探取兆惠信息，亦派索伦兵三萨保等六人前往等语。办理俱合机宜。但兆惠被围，虽据差来人等谓可守至正月，而策应究属紧要。舒赫德曾奏得兵一千即速往援，然兵不厌多，千人未免稍弱。可传谕舒赫

德，于新调官兵内量抽一二千续进，亦不妨待后队齐集再行进发，以节马力。至哲鲁善招降克里雅之伯克阿里木沙等颇属效力，著加恩授蓝翎侍卫。带来回人，即酌量奖赏。

（卷575 12—13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壬寅（1758.12.19）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奏称伯克托克托之弟总管阿布都赉、伯克霍集斯之属人阿里木、布鲁特乌默尔、额敏和卓之护卫沙丕、呢雅斯等奋勇剿贼，已分别奖赏翎顶、缎匹等语。霍集斯甫经归附即率属奋勉，殊可嘉尚。著加恩封霍集斯贝子品级，俟回部荡平再加恩赏。其额敏和卓等，俱著交部议叙。

（卷575 14—15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癸卯（1758.12.20）

谕军机大臣等：现令将军松阿哩带领西安满洲兵二千名前赴军营，已有旨交黄廷桂、钟音由驿站递送。但由陕至甘，由甘出口，沿途需用车辆骡马，恐一时雇办不无拮据，河南省现无应办之事，且与西安接壤，巡抚胡宝瑔前次办理送兵事宜亦所熟谙，可令胡宝瑔于豫省预备车辆骡马，约计足供二千兵丁之用，星即委员解赴西安，尽力递送前进。其西安所办脚力，又可以次接济甘省。则黄廷桂、吴达善俱须料理征兵自甘出口之事，更可妥速无误。但兵丁自西安起程，本系钟音分内应办之事。今令胡宝瑔协力款助，盖专为甘省所办差务甚多，必需彼此通融使有余地，可以集事也。钟音不得因有此旨遂卸责于胡宝瑔，而遽自弛其力，仍致甘省办理竭蹶。至河南车骡一入陕境，所有需用草料等项即应豫饬地方官妥速应付。其自西安至甘省一路，亦即先期料理，不致缺乏，並与甘省督、抚即行咨商经理。其河南车骡若可多送数站，更为有益。应于何处再与陕西车辆接换送往甘省之处，令胡宝瑔、钟音各自酌量承认。总以

不致迟误为妥。伊等接到此旨，即行遵照速办，一面奏闻。若必俟会商具奏请旨遵行，则缓不及事矣。将此速行传谕知之。

（卷575 17—18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甲辰（1758.12.21）

参赞大臣阿克苏办事侍郎舒赫德奏：十月二十五日，将军兆惠遣三等侍卫伊萨穆、骁骑校扎布敦察、奖赏蓝翎马甲五十保、沙津察、乌克什勒图等五人赍奏稿至阿克苏，交臣缮写具奏，并令臣带兵接济。臣询问伊等，缘将军被围，伊等夤夜突围而出，遇贼来追，奋力射退，始得至此。其五十保更晓事体，臣令其驰驿赴巴里坤催趱兵马。再，臣前接爱隆阿移文时即差署把总苏由福迎探信息，今取得回文云"十月二十日至托罕塔罕，有贼六七百人突出接战，与署总兵定柱剿贼百余人，余贼败走。擒获带伤贼人询问，据供系布拉呢敦、霍集占等遣喀什噶尔伯克哈三爱的尔会合多伦回众，谋抢巴尔楚克等处台站。托罕塔罕台站被抢，余尚未动。"适接贝子玉素布来文调绿旗兵五百前往乌什防守，臣因令爱隆阿将所带绿旗兵就近派往。其所调赛哩木等处绿旗兵留于阿克苏以备进剿。至转运军粮并解送弓箭等事，臣现在赶紧催办。定边将军兆惠等奏：臣等询问俘获贼人，知霍集占牲只及沙喇斯户口俱在城南英峨奇盘山，谋收取以分贼势。又因纳木扎勒、三泰等将到，派副都统爱隆阿、署总兵定柱带兵八百名前往堵截喀什噶尔来援要路，并巡查台站，候纳木扎勒等到，派兵送至军营，臣等渡河向叶尔羌城南进兵。十月十三日，有贼兵迎出，约四五千骑，步贼在后，并沟内排立。臣等领兵冲突贼阵，骑贼败走，步贼放枪拒敌。臣等正在奋击，贼又从两翼夹攻，因马力不能驰骤，回保大营，被贼截为数处，互相攻击，贼遂四面合围。我兵杀贼虽多，阵亡者亦百余人。总兵高天喜、原任前锋统领侍卫鄂实、

原任副都统三格、侍卫特通额俱殁于阵。现在骑贼数千人，步贼亦多，与我兵接战五昼夜。臣等固守大营，相机剿杀。口粮尚可支持一两月。臣等前因阿克苏、乌什既定，擒获渠魁机不可失，遂不暇计兵多寡、马力如何，轻敌妄进，臣兆惠罪实难逭。然策应之兵年内齐集，尚可合力攻剿。谕：据将军兆惠奏报领兵抵叶尔羌城，逆回坚闭不出，当用精兵挑诱，击败贼人，其负伤而遁者甚多，恐由别路逃窜，旋渡河分兵堵截；霍集占悉其丑类围我大兵，现已飞扎舒赫德令其带兵接济；此皆臣轻敌妄进，罪所难逭等语。办理回人一事，原以贼首霍集占等向为厄鲁特拘囚阿布噶斯之地，自大兵平定伊犁，出诸陷阱之中，俾仍长其旧地，何啻起死肉骨？而狼子野心，不知感戴生成，辄敢负恩反噬，甚至戕害前此将军所遣之副都统阿敏道並随从百人，若不兴师问罪，何以振军威而申天讨？此非朕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也。迨我师已得库车，将军兆惠勒兵前进，风声所过，如阿克苏、乌什等城皆相继倾心归化，其回部大头目霍集斯伯克等复向官军投顺，愿效前驱，惟贼首霍集占奔窜叶尔羌，是以将军兆惠率师乘机直入。彼时若令兆惠暂且留驻阿克苏城，俟后队到齐然后并力进取，则自此发旨到日已属不及。然此不过身处局外者事后好为议论则可耳。揆诸用兵机宜，兆惠尚为有进无退之良将也。且我满洲官兵所向披靡，从来无敢抗敌，即如今夏兆惠、富德等分兵略地，所领仅及千人，而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各处回众不烦攻剿，不待招降，早已争先纳款，其回部一路之阿克苏等城，闻官兵一到，亦无不势如瓦解。将谓乘胜长驱，直入叶尔羌、喀什噶尔，亦属甚易。则向来之轻视逆回乃朕之误，又何忍以妄进轻敌为兆惠之责乎？此盖数年以来平准噶尔、降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实为极盛之会，而默默中有此佳兵之警。上天仁爱之意，朕实钦承感谢矣。然霍集

占当屡经摧挫之余，本属计穷力蹙，特因回至巢穴煽聚残众，苟且自延，而我兵昼夜驰驱亦未免马力不足，以致一时困守待援。所幸先事绸缪，朕于六七月间即次第派遣索伦、察哈尔、健锐营及陕甘之绿旗兵前往策应，马匹粮石亦已筹运在途。若无此续往之兵，则事诚危险，然其时初不知有兆惠今日之奏报也。可见上苍垂佑，默启朕衷，朕实感悚。有此部署接济，约计现在可以陆续俱抵叶尔羌矣。兆惠等得此兵力，其气倍增，从兹扫穴犁庭，凶渠就缚，庶几上申国宪，下慰忠魂，军务可告成事矣。至于身膺阃寄，奋勇直前，计不返顾，乃我满洲大臣从来敦朴旧俗。今将军兆惠统军深入贼巢，率众渡河鏖战数次，志在灭此朝食，自不暇辗转以为身谋，忠诚勇敢，联实深为嘉予。兆惠著由一等武毅伯加二字，晋封为武毅谋勇一等公，加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以彰奖劳劝功之典。额敏和卓著赏给郡王品级；霍集斯伯克著晋封贝子，加贝勒品级；俱赏给宝石顶，四团龙补服。明瑞、温布、由屯及在事之大臣、侍卫等，俟兆惠到阿克苏城时查明奏闻，加恩优叙。兵丁等著照初次出兵给与治装银两之例按名赏给。其阵亡之高天喜、鄂实、三格、特通额四人，奋勇杀贼，尽瘁捐躯，深为悯恻。高天喜著照一品大臣例赏给恤典；鄂实、三格各照伊原任前锋统领副都统，特通额照头等侍卫从优议恤。其余阵亡、带伤官兵，著将军等查明册报，一体分别赏恤。将此通行晓谕知之。

（卷575 19—24页）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因剿贼被围以轻敌自咎，伊此次进兵甚属奋勉，复有何罪？且凡事岂尽前知？当我兵抵阿克苏、乌什，皆望风归顺，则叶尔羌、喀什噶尔相继投诚亦未可定，岂必预料其敢于抗拒而转生退阻？今各队官兵应俱抵阿克苏，声援既接，内外夹攻，贼围必解。兆惠等即暂回阿克苏，待来

年厚集兵力，一举荡平。此次进攻以劳取逸，以少击众，尚能屡败逆贼，坚守待援。先声所加，贼已夺气。将来戡定大功，皆基于此。已谕加恩封兆惠谋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额敏和卓、伯克霍集斯、明瑞、由屯、温布等俱属奋勉，自必一体加恩。可传谕兆惠，将效力之大臣、官兵功次详悉纪录，俟回军时奏闻。其突围送信之五人俱属效力，五十保又至巴里坤催调兵马，著授五十保为蓝翎侍卫，赐号卓礼克图巴图鲁，赏银一百两，伊萨穆赐号固永巴图鲁，扎布敦察赐号昆都尔巴图鲁，沙津察赐号克尔车格衣巴图鲁，乌克什勒图赐号克什克巴图鲁，各赏银一百两。其舒赫德差遣效力之人，亦著查明具奏。至舒赫德领兵应援，须得马兵二千名、绿旗兵二千余名声威始壮。或派伯克霍集斯属人同往，以释贼众流言。惟在相机办理，并于沿途剿杀抢夺台站回贼。爱隆阿、定柱昨遇此等贼人即奋勇剿杀，著同效力、得伤官兵交部议叙，阵亡者照例议恤。并传谕富德、阿里衮及领队大臣侍卫等，遵照节次谕旨量力黾勉前进。舒赫德所奏接续粮运、解送弓箭等事，亦传谕黄廷桂、清馥办理。

（卷575　25—26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乙巳（1758.12.22）

又谕：办理逆回一事原谓今年可以竣事，是以降旨黄廷桂，令将预备驼马惟听将军兆惠文到应付。今据舒赫德奏到兆惠兵抵叶尔羌时，渡河打仗颇有剿杀，因欲分兵断其去路，又以马力不足，逆酋霍集占悉其丑类约二万众困我官兵，经兆惠寄信舒赫德催取援兵，並令据札转奏，现已降旨通行晓谕矣。前派察哈尔、索伦、健锐营等兵此时谅已全抵叶尔羌，兆惠等得此接济，如能剿灭霍集占固属省事，如一时不能就绪，必应全师回致阿克苏等处暂驻，整兵再进，并力攻剿。查兆惠所带之兵

约计当有四千，合之所派援剿之索伦兵二千名、健锐营一千名、察哈尔一千名，又现命松阿哩带领西安兵二千名，其达什达瓦部内尚可派兵千名，合之将来选派绿营兵丁，约计须得一万五六千之数。于明春齐集进剿，所需马匹正多。黄廷桂前奏现在喂养马匹于明春可得二万之语，可传谕黄廷桂，再令极力筹办，多多益善，以备进剿调遣之用。至粮饷一事尤关紧要，前已有旨令其陆续挽运，该督不可不广为预备，以储军食。其应作何迅速筹划、不致临时周章之处，黄廷桂悉心妥协筹办，一面奏闻可也。

（卷575 29—30页）

又谕曰：将军兆惠将来与援师合势，回驻阿克苏整兵再进，期在来春，自当候办理回部事竣凯旋京师。至领队大臣为数尚多，明瑞即著驰驿来京，朕面询军前情形，不必以情愿留军效力固执陈奏。

（卷575 30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丙午（1758.12.23）

又谕：适据富德奏绰罗斯台吉三济扎布由驿送京备询，又五吉、清馥查出白和卓之妻米里格等五口送京，俱行知该管大臣。但沿边所设台站原为驰发谕旨及军营奏报，其寻常事件若一概驰驿，则马匹未免劳乏，要务转致稽迟。可传谕陕甘总督及巴里坤办事大臣等，嗣后解送人口，非急需询问者，皆由西安一路，以撙节沿边台站马匹。

（卷575 31—32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丁未（1758.12.24）

谕：据爱隆阿奏称靖逆将军纳木扎勒、参赞大臣三泰于十月十三日带巴图鲁侍卫奎玛岱并兵二百余名前赴将军兆惠大营；至次日，有跟随之兵丁四人等告称，十三日夜四鼓时，纳

木扎勒等三人遇逆回贼兵三千余人，仓猝冲拒，将军纳木扎勒、参赞大臣三泰并侍卫奎玛岱俱已阵亡等语。纳木扎勒等奉命前赴军营，轻装进发，所领兵丁仅二百余人，设令先到大营，固可会同进剿，即后至一二日，亦与爱隆阿一同驻守，乃星夜趱行之时适当仓猝遇贼，伊等并不肯于中途退避自全，惟知直前冲击，以致效命捐躯，忠毅之气深可嘉悯。纳木扎勒著晋赠公爵，三泰著特赠子爵，均世袭罔替。其巴图鲁侍卫奎玛岱，著照巴图鲁侍卫奇缴布之例赏给世职，所有应得恤典，仍著该部察例具奏。阵亡兵丁人等，并著查明，分别从优赏恤。

（卷575 32—33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申（1758.12.25）

谕军机大臣等：据黄廷桂奏称来年添派屯田兵丁一万三千余名，计陆续解送马匹、牲只除倒毙外，所存尚不敷用，拟于台站车骡及采买驴头、各营孳生儿骡马匹内各派二千解送辟展，以备永贵拨用等语。具见实心经画。从前添派屯田，原以办理回部今年可告成功。此时尚需策应军营整师再进，则屯田自可稍缓。朕意于此项兵丁内选派四五千名预备进剿，伊等虽系步兵，而追随骑兵之后声威益壮。至所备马匹、牲只，择水草佳处牧放，或供挽运，或备乘骑，于军务有济，而办理更觉裕如，且来年必有应屯田之处，即再派一二千亦可。所派兵丁虽或先已赏给，俟明年办完回部后尚需屯种，亦毋庸追缴。至内地采买骡驴，恐民间不无贻累，所派兵丁既不及原额，自可暂停采买。将此传谕黄廷桂、定长等会商定议办理，一面具奏。并传谕兆惠、富德、舒赫德等，应作何调拨，酌议奏闻。

（卷575 34—35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庚戌（1758.12.27）

谕军机大臣等：据富德奏称十一月初十日，遇舒赫德所遣

蓝翎侍卫扎勒都告知军营情形，即于现在乌鲁木齐兵丁一千三百名内选索伦兵三百名、吉林、察哈尔绿旗兵二百名，令副都统鄂博什、玛瑞、侍卫额勒登额、老格等为前队；又派往巴禄处之索伦兵五百名现距乌鲁木齐两站，即亲行带领起程，余兵令瑚尔起带往伊拉里克、托克三等处支领马匹军器等语。所奏甚合机宜。即瑚尔起之兵不能趱赴而预备来年再举，亦甚有益。惟宜加意奋勉前进。仍令瑚尔起晓示兵丁，以伊等效力年久，本欲撤回，事出仓猝，暂行留用。一切赏给均照初次之例，沿途酌量马力，速赴阿克苏会同舒赫德计议进剿。

（卷575 36—37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辛亥（1758.12.28）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称管理阿克苏之阿珲阿布都·噶颇尔、副总管颇拉特·巴巴克于公事各知奋勉，阿尔杂默特率先归顺；又，督办隘口卡座事务俱属效力等语。伊等甫经降附即感激报效，殊属可嘉。著加恩赏给阿珲阿布都·噶颇尔、副总管颇拉特·巴巴克孔雀翎、四品帽顶；阿尔杂默特蓝翎，仍酌量赏给缎匹。

（卷575 37—38页）

又谕：据巴禄奏称前闻阿巴噶斯、哈丹余贼藏匿齐尔等处，随经亲往搜查，并无踪迹；今遵旨回抵乌鲁木齐，带领新派兵丁前往等语。可传谕巴禄，此时因将军兆惠被围，催各队援兵速进，所谕带领之索伦兵已经停止，而富德亦奏请就近带往军营，阿巴噶斯、哈丹余贼即入俄罗斯亦无关紧要，若尚在藏匿，将来自可剿除，且又非哈萨克锡喇可比。巴禄即由进兵道路前赴兆惠军营。

（卷575 38页）

又谕：前因招降安集延、纳木干二城回人，约来春到伊犁

投见，曾降旨留兵一百名驻候。续巴禄因格登山立碑纪功，请照前数派兵，令主事富魁驻扎料理并守候回人。但驻兵必须安设台站，殊为劳费。若现在立碑事竣，回人尚无信息，即当撤回，前赴兆惠军营。可传谕定长酌量办理。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贝子玉素布调取布鲁特之特穆尔占，随侍卫布瞻泰往布鲁特发兵攻剿喀什噶尔；今特穆尔占遣其族子乌鲁特、特穆尔等前来，玉素布办给马匹，又赏缎匹、茶叶养赡家口，伊等欣感起程等语。玉素布办事军营、驻守乌什俱能悉心奋勉，甚属可嘉，著加恩给与贝勒品级。

（卷575 38—39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壬子（1758.12.29）

又谕曰：富德奏称闻兆惠被围之信即领兵量力马步兼行，约十二月二十日内外可至阿克苏；计兵五千有奇，惟急需马驼军器，已行文各处办事大臣务期办马万余匹、驼数千只方足敷用等语。富德存心忠实，甚属可嘉。以理揆之，必蒙上天福佑，早告成功。至预备马驼一事，昨阿里衮亲送马三千匹、驼七百只，黄廷桂又送马三千匹，合之各队兵丁乘骑者不下万余。若再急为解送，则路远候寒，徒致疲毙。此时舒赫德谅已前进，可传谕富德惟在速往应援，内外夹攻，贼众必溃。我师暂回阿克苏休息，来年五月整兵再进。计内地牧养之马于二月起程，四月可到，且正当麦熟，军食有资，荡平回部在此一举。富德其加意奋勉，与将军、大臣等会商办理。

（卷575 39—40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甲寅（1758.12.31）

又奏：现在各路兵丁进往叶尔羌，口粮最关紧要。据舒赫德咨阿克苏等处现贮粮石足敷一万四千兵丁四十日口粮，若调进官兵于十月下旬到阿克苏，所解羊粮足敷明岁二月底支放

等语。查阿克苏至叶尔羌尚有十七八日路程，于哈喇沙尔、库车一带安台挽运，应用驼四五千只。现移咨吴达善等，令将哈密驼只赶送辟展，并飞咨永贵、定长等将辟展粮石用所有驼只酌量地方安台挽运。运缺之粮，由哈密、肃州拨补。得旨：嘉奖。

（卷576 17—18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卯（1759.1.1）

谕：据驻扎阿克苏城尚书舒赫德奏称前遣散秩大臣伯克鄂对同侍卫齐凌扎布、噶布舒等前往和阗城招抚回众，今据伯克鄂对遣人告称，和阗回人奉到传檄倾心投诚，即将逆贼霍集占遣往之数十人攻击奔窜，随出迎三日，将伯克鄂对等接入城内；其所属之哈喇哈什、玉陇哈什、塔克、齐尔拉、克勒底雅等五城伯克一闻此信，亦俱前来投诚；今伯克鄂对带领各城回目人等赴叶尔羌投见将军等语。初将军兆惠勒兵前进，大兵所至，如乌什、阿克苏等城相继迎降，而霍集斯伯克复诣营投顺，愿效前驱。是贼首霍集占势已穷蹙，惟逃窜于叶尔羌以图苟延旦夕。若不乘机直入径捣贼巢，则以霍集占之奸诡狡诈，焉知不又煽惑诸城回众？今观和阗等城奉到传檄即皆相率倾心归化，且各遣人投见将军，是可见现在我兵之为贼回所拒者，不过逆贼霍集占，自知各城回众俱已人心解体，断不能听其煽惑，因悉其老弱之众以为孤注之一掷耳。则从前将军兆惠乘贼不备整兵疾驰，亦系乘机进取，势无中止之理。特以对阵时未能得其地利，又兼马力疲乏，是以未即克捷，并非贼势猖獗所致也。况现今军营大臣及侍卫兵丁等闻信之下无不切齿愤恨，星夜兼程前进，而肃州、哈密、巴里坤大臣等亦各将枪炮、军器、马匹、口粮迅速解办，朕心深为嘉悦。观大臣、官兵如此奋勉，同心协力，则人心上应天心，自必默相成功，殄灭贼众。彼势穷力蹙之逆回，我兵内外击攻。将军兆惠至阿克苏时，遵屡奉

谕旨顿步兵力，来年进剿即可集事。此次进兵，如蒙上天默佑，遇可乘之机一举成功亦未可定。伯克鄂对等皆已加恩外，将此通行晓谕知之。

（卷576 18—20页）

谕军机大臣等：伯克鄂对与侍卫齐凌扎布等招降和阗等城前往军营投见将军兆惠，殊属可嘉，著加恩授鄂对为内大臣，其各城伯克应授散秩大臣及三品、四品总管者，候兆惠查明，奏请补授，仍俱赏戴孔雀翎。鄂对遣来阿克苏送信及舒赫德所遣侦探信息之回人等，俱著酌量赏给银两。其阿克苏之阿珲及总管等愿助兵丁衣服，诚悃可嘉，著赏缎各四端。伊等所助冬衣，俱计直赏给。此时舒赫德应已领兵起程，军前效力人等宜加鼓励，著发孔雀翎、蓝翎各二十枝预备赏赉。所有军营信息，作速奏闻。

（卷576 20—21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丙寅（1759.1.12）

又谕曰：黄廷桂奏称运送来年进剿兵丁口粮，现在辟展有驼六千只，仍需驼四五千只方足敷用，请降旨直隶、山西督抚再行购办，趱赴甘肃备用等语。可传谕黄廷桂，适已谕直隶总督方观承办驼二千只，山西巡抚塔永宁办驼三千只，今又谕塔永宁量力再办二三千只，随得随解，以济军需矣。运粮驼只购办不易，朕意自库车至阿克苏若雇回人牛驴，给以脚价，递相传送，又于屯田收获粮石内量为拨运，亦可稍省转饷之劳。但此事恐非永贵所能独办，可传谕舒赫德，计此旨到时，伊已应援将军等回抵阿克苏，来年不必随同进剿，仍于阿克苏、库车之间同永贵往来巡查粮运，劝课屯田。至拨运口粮时，或雇回人牲只，或贫苦回人内有愿肩粮步送者，俱酌给价值。但宜视其果否情愿，不可勉强派累，致失新附之心。德舒既办理库车

事务，并著传谕知之。

（卷576 36—37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丁卯（1759.1.13）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霍集占遣阿布都克呼木等潜至阿克苏，令回人克伯克默特送书与乌什之穆逊阿珲，为阿克雅尔回人呢雅斯等拿获；据阿克苏之阿珲伯克等告称，穆逊之兄萨拉阿珲现在叶尔羌，故致书伊弟、伊二子一孙，但在乌什随行文商之呼岱巴尔氏将萨拉之子孙圈禁，并晓示回人俟究问明白再行办理，与众无涉，勿妄惊疑等语。呼岱巴尔氏之父霍集斯效力军营，伊复通晓事体，深用嘉悦。著加恩授为内大臣，赏戴孔雀翎。阿克苏之阿珲伯克及拿获送书人之呢雅斯等，可传谕舒赫德，俱酌量赏给银两、缎匹。再，所奏赛哩木回人协助马驼，自应赏给价值。库车距彼颇近，并传谕德舒，每马给银八两，每驼给银十五两以示体恤。

（卷576 38—39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戊辰（1759.1.14）

又谕：据富德奏称领兵进发，见沿途地多戈壁，兼之山险，运粮骡驼多致伤损，惟牛羊尚可赶送，且回人等颇有口粮、牲只，若折给银两令兵丁市买，较为省便等语。长途转运维艰，即内地购买牛羊亦复不易。从前挑选牧群马牛羊只俱在辟展牧放，原备屯田之用，今军需孔亟，或俟草青时赶送军营作为口粮亦可。至耕犁缺额，即酌量籽种多寡辅以人力。此亦第就目前情形权其缓急，不得不然者。著将富德奏折录寄黄廷桂、吴达善、清馥、定长等阅看，悉心会商，妥协办理。其市买回人拨口粮、牲只，即将哈密、巴里坤、辟展三处备贮银两酌量动拨，亦传谕富德、舒赫德、永贵知之。

（卷577 3—4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戊寅（1759.1.24）

又谕曰：黄廷桂奏询问侍卫德尔森保，据称额林哈毕尔噶一带水草甚佳，解送阿克苏马匹应由此路行走，但沿途未免有玛哈沁，西安满洲兵及达什达瓦厄鲁特等若令亦由此路分起护送，更属妥协等语，与富德所奏相符，已传谕官长保及解送马匹之副都统伊柱、傅景矣。可传谕黄廷桂，俟官长保将应否仍由巴里坤取道之处酌定知会后，来年解送马匹、牲只即照此办理起程可也。

（卷577 27页）

又谕曰：舒赫德奏整顿阿克苏等处兵马，策应兆惠军营，回城阿珲、伯克及玉素布、丑达等捐助马驼，于本月初四日起程等语。办理殊属妥协。伊等以忠勇之气激励将士，军威远震，内外合击。倘蒙上天福佑，或可剿贼成功，伫闻捷奏。阿克苏之阿珲、伯克及玉素布等捐助马驼，急公可嘉，著俱折价赏给，令永贵办理。又据奏称闻伯克鄂对有从和阗城派马步兵一千名，预备羊只、粮石之信，伊从军以来诸事奋勉，此次尤征诚悃，著加恩赏给公品级。兆惠、舒赫德等即传谕知之。

（卷577 27—28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庚辰（1759.1.26）

又谕：据章嘉呼图克图奏称伍弥泰、官保二人争欲带兵前往阿哩地方，俟霍集占逃至拉达克即协力擒拿；呼图克图以藏内人多疑，恐因此妄造语言，于事无益，因而阻止等语。朕前降旨若贼匪霍集占逃往拉达克等处，即行擒拿解送，原指拉达克而言，其词甚明。此岂伍弥泰、官保等所能办理？明知不能，故欲前往，特欲使呼图克图阻止，为之转奏，以彰伊等之黾勉，殊属糊涂！且复取巧。呼图克图阻止伊等甚是，伍弥泰、官保

著传旨严行申饬。

（卷577 30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巳（1759.1.27）

贝勒品级回部伯克霍集斯之子漠咱帕尔入觐。上御乾清宫视朝，漠咱帕尔随班行礼，赐冠服。

（卷577 31页）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壬午（1759.1.28）

参赞大臣尚书舒赫德奏：十二月初三日，有回人托克托默特自叶尔羌来投，询据大兵至叶尔羌，布拉呢敦自喀什噶尔领马步五千人，霍集占领马步万人，合围大兵三十余日，因闻喀什噶尔所属英吉沙尔城忽被布鲁特抢掠，二贼猝谋御敌，是日薄暮将军领兵纵火，夺贼营二，劫杀看守人众过半；二贼相谓此必将军与布鲁特有约，即围守经年谅难取胜，且力亦不支，莫若议和，因遣所属及厄鲁特各一人通信，将军拘留不遣，以矢射书传谕云"尔兄弟果欲纳款，当入觐大皇帝，否则不允"；后二贼亦射书愿送口粮，撤围相见，将军不报；从此俱未交锋；又闻军营脱出之厄鲁特告称，军营掘得米一百六十窖，收马千余匹、驼千余只，布拉呢敦因喀什噶尔告急撤回防御，所留仅二百人等语；臣察回人所告属实，尤宜急往策应；现驻阿克苏及新派官兵先到者计二千二百有奇，马一千二百有奇，带领前进；行文续到各队官兵及富德、阿里衮等趱行进发，又令总管噶岱默特及阿克苏阿珲、伯克等，将伊等投诚后安居乐业情形及从贼必被剿杀、惟将霍集占等擒献、或自来投顺可保身家缮写回字文书，晓示沿途回众。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据来投回人告称，将军兆惠等攻夺贼人营垒，霍集占等丧胆求和，兆惠责令输诚入觐始准纳款等语。举动雄伟，甚属可嘉。著加恩赏给御用朝珠、金黄带、荷包。此带可常时服用。额敏和卓、伯

克霍集斯、明瑞、温布、由屯各赏给大小荷包。道远不能多赍赏物，特派御前侍卫安泰前往慰宣，并传谕兆惠等将效力官兵查明，奏请交部议叙。至回人所闻脱出厄鲁特等传说军营掘得窖粮之语，或系伊等扬言，或实有其事，亦遇便奏闻。

（卷577 34—36页）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甲申（1759.1.30）

谕军机大臣等：据舒赫德奏称和阗等六城米粮甚多，距叶尔羌亦近，将来大兵会合正需接济，若由内地送银数万两、缎数百匹、青蓝等布数千匹赏给捐助粮石回人，则伊等踊跃急公，可省运粮驼只之费；现在阿里衮亲解马驼，请将所有余驼留运各城粮石；已咨行黄廷桂、吴达善、定长、阿里衮等语。所办甚属妥协。可传谕黄廷桂等酌量多为运送，以备赏给。

（卷578 4—5页）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乙酉（1759.1.31）

谕军机大臣等：从前进剿时逃脱之厄鲁特玛里格尔巴朗，今询问回人漠咱帕尔，据称见伊随霍集占行走等语。著传谕兆惠，进剿回人时查拿玛里格尔巴朗，或对敌剿杀则已，若业经擒获，即派员解送来京。至前在伊犁居住回人及投往回部之厄鲁特等反复可恶，将来平定回部，即将伊等全行剿灭，以示惩创。

（卷578 5—6页）

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奉谕酌购牛羊接济军营，查内地牛不习口外水土，赶解每易倒毙，且耕作届期，难于购办，惟各属羊尚可购四五万，但时值腾贵，定价八钱不敷，恳恩每只准给一两。口外严寒，于来年二月起程。又奉旨以回部各城有粮可购，哈密等处贮银宜宽裕，臣于十二月初旬饬甘肃道将库

贮银内动拨二十万两送哈密，并咨吴达善等酌解阿克苏备用。得旨：如所议行。昨据舒赫德奏筹办粮石一折，已有旨谕。今览来奏，朕为粮运一事可以稍纾怀矣。

（卷578 6页）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戊子（1759.2.3）

谕军机大臣等：据定长奏称吐鲁番公素赍璘、协理伯克茂萨呈请捐马百匹以备军需等语。素赍璘等感激朕恩捐输马匹，情词恳切，甚属可嘉。但念伊等甫经移驻，牲畜谅亦无多，仍令存留应用，不必竭蹶捐输。至伊等诚心朕已洞鉴，可传谕定长将朕旨明白晓示。

（卷578 9页）

又谕：据章嘉呼图克图等奏称现在藏地遣往拉达克探信人等，据拉达克汗传闻将军攻取叶尔羌等城，霍集占逃往西得沙堪，若果来投，必先缚献；且闻大兵将近伊地，其情形甚为畏惧，已移文抚慰；请谕将军兆惠加以体恤等语。拉达克距叶尔羌甚远，我兵尚在攻城，何由即近伊地？此必我兵平定乌什、阿克苏等城，直抵叶尔羌，贼众惊恐流传，故拉达克亦闻信息耳。看来回众闻风全无固志，尚觉易于办理。将来霍集占若果潜逃，或追至拉达克，伊等素称恭顺，惟檄令擒送霍集占，不可丝毫扰累。著传谕兆惠及章嘉呼图克图知之。

（卷578 9—10页）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己丑（1759.2.4）

谕军机大臣等：据玉素布奏称伯克霍集斯之妻及幼丁呼岱巴尔氏等，闻进兵策应军营，愿捐马四十匹以抒诚悃等语。霍集斯归诚以来效力军营，伊妻子等闻进兵信息亦愿捐马匹，协济进剿官兵，甚属可嘉。可传谕玉素布，每马一匹赏给银十两，就近于辟展、阿克苏支给。仍将朕洞鉴伊等诚悃之处晓示知

之。

（卷578 10页）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癸巳（1759.2.8）

谕曰：雅尔哈善以将军征讨回部，乃自进兵库车以后，种种玩误乖张失机愒事，为从来行师失律诸臣所未有，是以将伊拿解来京。自军兴以来问夜旁午，事事皆朕亲理，委曲莫不悉知。即其罪状昭著，亦不待再加鞫讯始抵于法，实因贻误军国大事，欲令大廷广众服刑示儆，所以彰国宪而昭炯戒。乃朕逐款诘问，伊虽一一俯首无辞，而犹然腼面求活，竟自举达勒当阿、哈达哈之例，冀以披甲效力。岂意人世间不知羞耻之人，竟有至于如此者。试问伊获罪情节与彼二人同乎？即彼二人之从宽，亦出于朕耳，岂人臣所可视以为例乎？则知伊之本心原出于怯懦延误，即使获罪，谓有例可援，不失为曾作大臣之人，仍然保守家业妻子耳。此其心尚可问乎？今据王大臣等公同集讯，合词请旨正法，使雅尔哈善之罪尚有一线可原，朕固不因王大臣等有此陈奏然后明正典刑。似此万难宽宥之人，亦不待众论佥同，游移从事也。且雅尔哈善之老师糜饷、安坐纵贼，前后情节俱系伊随时自行奏报，经朕一一亲览洞烛者，其惟怯因循、居心欺罔之处实难枚举。毋论沿途不能约束兵丁，任意逃窜，及听任绿营陋说轻挖地道，伤损兵弁，全无驭众敌忾之道。乃至身任阃帅，遇事高居简出；对敌则藉称凭高瞭望，并不亲身督战；守垒之兵戒严数月亦不亲身巡视；及库车头目潜遁，余众出降，又不亲身入城经理；阿克苏回众输诚内附，并不前往受降；迨兆惠将至，意虑分功，始欲进发，而卒又不果。有一于此，尚得谓之有人心者乎？然其罪之最不可逭者，一在霍集占窜入库车，则姑付之于不知，且宽其西逸之路，不即追捕，又明知顺德讷之玩贼养奸而不即参奏，直至赛哩木降人供出，方以一

奏诿罪；一在库车贼党阿布都克呼木等尚未尽去，不即力行督攻，授意顺德讷有"得一空城亦可报命"之语。则又属何心乎？此而不正其罪，置国法于何地？国家军旅重寄，凡在臣工无不当奋勇自效。大臣中果有勤劳懋著者，朕无不加以殊恩显秩用示鼓励。若如雅尔哈善之贻误至此，实出情理之外。总因前此永常、策楞、玉保三人以道毙漏网，未经解京明正典刑，是以雅尔哈善一无忌惮，乃至引达勒当阿、哈达哈之例以自处。则为簧鼓之说者，可知朕之执法为宽乎？为严乎？雅尔哈善罪案已定，即再加之刑讯，亦不过恬不知耻苟延旦夕耳。朕实为众臣愧之，亦不忍再加刑讯矣。著阿兰泰、达清阿会同法司前往监视，将雅尔哈善即行正法。夫信赏必罚，乃人主用人行政之大权。若不谨持成宪，何以整肃军纪？此不得已之苦心，王公大臣等当共体此意者。朕亦无可引咎，惟增愤懑而已。将此宣谕知之。

（卷578 13—16页）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丙申（1759.2.11）

谕军机大臣等：据清馥奏称赶送军需牛羊较米面可省驼只，但满洲、索伦、蒙古等习于肉食，绿旗兵则不能；至回人米粮，若多买则价必昂，请于牛羊外仍将米面银两减半运送等语。所奏殊不晓事。昨据舒赫德奏现备米粮、牲只已敷万余人两月之食，其陆续趲送之项计可支数月，又多运银两、缎布向回人购办，断无不能至六月之理。至六月则自当竣事，即再需数日，新降各回城种植亦已成熟，足资接济。清馥并不详筹熟计，徒谓粮运艰难，总无善策，则一事亦不可行。岂有因此撤兵之理？似此空言无实，转致摇动众心，有何裨益？已传旨申饬。可传谕兆惠等，所有军营粮饷仍照节次章程酌量办理，并将现在情形作速奏闻。

（卷578 19—20页）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丁酉（1759.2.12）

谕军机大臣等：据舒赫德等奏称侍卫齐凌扎布、噶布舒、散秩大臣伯克鄂对等安抚和阗等六城，击败霍集占所遣贼党等语。齐凌扎布等奋勉效力，深属可嘉。伯克鄂对近已加恩赏给公品级，著赏银一百两，仍交部议叙。齐凌扎布赐号穆尔德木图巴图鲁，赏银一百两；噶布舒赏银五十两，俱授为二等侍卫。阵亡之察哈尔奖赏蓝翎侍卫鄂博、得伤之索伦署防御布特木济、马甲纳苏图俱著交部照例分别议叙、议恤。得伤之回兵等，著交将军兆惠酌量赏给，以示鼓励。

（卷578 22—23页）

又谕曰：侍卫齐凌扎布等据伯克阿什默特、阿布都哈里克等将和阗等六城大小伯克职名、户口、粮石、牲只数目开单呈报，诚悃可嘉，著赏给伯克等大荷包各一对。阿什默特、阿布都哈里克俱著赏给三品职衔，戴孔雀翎。其余伯克等有应赏品级者，著兆惠等查明具奏。其防守丕雅勒玛卡座之喀尔喀裔楚克、回人伊斯迈拉和卓，侦探贼信之索伦布特木济、领催乌巴什、回人爱达尔等，亦酌加奖赏。其回人萨哩克闻系霍集占妻父，今遣人诱胁额里齐、哈喇哈什等城伯克等，殊属可恶。并传谕兆惠等将萨里克务行拿获解京，勿致兔脱。

（卷578 23页）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丙午（1759.2.21）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等奏称贼党鄂斯璃、塞颇尔阻截额里齐、喀喇哈什要路，请派马兵数百名协剿；又称布拉呢敦有图取乌什之信等语。乌什距阿克苏颇近，驻兵亦少，贼人欲图攻取之言虽未可全信，而安抚回众、防守城池自属要务。内地续送马匹到日，自应酌量扣留，派兵发往。至和阗前已派兵五百名，若尚未起程，且先发往乌什。或贼人来信系属虚传，再往

和阗防守可也。

（卷579 15—16页）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丁未（1759.2.22）

赐布鲁特车里克齐等敕书曰：近据将军大臣等奏称，差往尔等游牧之侍卫布瞻泰曾见尔策里木伯特及明伊勒哈等，知尔等游牧人少，且牧放牲只又值冬寒雪大，不能发兵等语。朕洞悉情形，已降旨传谕。尔等以极边藩部，慕义归诚，特欲共享安乐，且将军大臣此时应已成功，尔等派兵与否无甚关系。但逆贼布拉呢敦、霍集占及附和之回人厄鲁特等为大兵攻剿，有逃入尔等游牧者，务将著名首恶查拿缚送，即可见感恩效力之忱，朕必重加恩赏。又，近差往右部哈萨克之章京纳旺等带领使臣入觐，途遇尔布鲁特喀喇巴图等差往哈萨克之巴尔瑚图告云，厄鲁特哈萨克锡喇挈眷二十余人逃入尔布鲁特之萨雅克、萨喇巴噶什鄂拓克等语。哈萨克锡喇系负恩背叛之贼，不可宽宥者，今逃入尔等游牧，似属实情。尔等自应晓示该鄂拓克人等，将逃贼夫妇即行拿送，其属人不妨存留。尔车里克齐等奉到谕旨，即酌量该鄂拓克距尔等游牧远近，或亲往查拿，或令其擒送，并传示云"若复如前隐匿，则将军大臣等领兵亲往搜捕，该鄂拓克必致惊扰，惟速为擒送军营。将军等奏闻，定邀厚赏。"再，我大兵昨进剿逆回，传闻尔布鲁特人等曾抢掠喀什噶尔之英吉沙尔城，布拉呢敦转回救应，今尔游牧并无发兵之说，则此举又系何人？大兵正在攻取贼城，此等布鲁特发兵抢掠以分贼势，甚属可嘉。朕欲加恩奖励，尔等亦查明具奏。此等布鲁特皆尔同类，伊受朕恩，尔等亦与有荣施也。尔等其据实缮写奏章，交沿途所遇驻扎大臣即为转奏。特谕。

（卷579 16—17页）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甲子（1759.3.11）

又谕：据富德等奏报正月初六日统领官兵行至呼尔璘，逆酋霍集占等率贼骑五十抗拒，官兵奋勇转战；至初九日，我兵因马匹远行力乏，不能悉行斩获，是夜月落后，适参赞阿里衮送马已到，正遇分遣剿贼官兵，即与鄂博什分为两翼，欢呼驰突，阵戮贼众甚伙；至初十日天晓收兵回营；计五日四夜，杀贼千余，及中伤者无算；初六日交战时逆酋布拉呢敦肋间中鸟枪伤甚剧，贼舁之入城，旋回喀什噶尔；计阵戮贼巴图尔十五名、大伯克数十名；至将军兆惠在营中固守，闻枪炮声知援兵已至，即遣索伦兵、回人等赍文通信等语。览奏深为感慰。此皆上苍默垂眷佑，诸大臣以及官兵等忠诚敌忾所致。富德数年来宣力勤劳，此次奋勇督剿，厥功懋著，著加恩封为三等伯爵。舒赫德虽屡经获罪，今知奋勉自赎，亦属可嘉。阿里衮前虽未著成劳。今送马济军如期集事，且会同剿贼击杀甚多，朕心深为奖许，计此次剿贼有功，自领队大臣以上人人踊跃自效，提督豆斌率中军枪炮鼓勇前进，夺取贼营，肋受枪伤，著加恩一体议叙，并各赏给世职。所有阵亡及效力之侍卫官员兵丁等，俟兆惠、富德查明造册报部到日，一并照例优加议恤。富德等折奏及兆惠咨文并发。

（卷580 25—26页）

谕军机大臣等：览富德等捷奏，甚属奋勉。伊从前奏请趱行前进及舒赫德催督各队兵马陆续进发，俱甚合机宜。若不如此办理，焉能剿杀贼众，通信军营？朕心深为嘉悦。但逆贼霍集占等丧胆之余惟有逃遁，今各城回众皆降，自必虑其缚献。惟大兵进剿后，北路驻兵甚少，伊曾住伊犁，熟其道路，或就彼往投俄罗斯亦未可定。兆惠、富德等宜筹堵截之策，且伊二人既会兵一处，足以办事，而阿克苏驻扎需人，著舒赫德即回阿克苏办事。明瑞亦遵前旨驰驿来京。至舒赫德驻扎阿克苏时有

乌什回人托克托默特来投，据告称将军等于营中掘得窖粟及得马千匹、驼千只，布拉呢敦已回喀什噶尔等语。今览兆惠咨文，伊等并未收获马驼，而富德又奏称布拉呢敦临阵负伤，舁入城中。是托克托默特所言尽属子虚，或系霍集占等遣来诈降，以懈我军心，自应严加穷诘。著永贵、玉素布等查明托克托默特现在何处，随严拿送往军营，交与兆惠审理。俱著传谕知之。

（卷580 26—27页）

又谕：此次应援军营虽剿贼甚多，而逆贼等巢穴尚存，自必勉强支吾。万一负隅固守，而我马力尚未甚足，仍须驻候。前曾谕及我兵若回阿克苏，则多劳往返，即就近驻扎和阗方妥。惟是驻兵之后，一切粮运自必由乌什一路行走，倘逆贼等窥我北路兵少由间道抄截，亦未可定。故阿克苏地方最要，已谕舒赫德速回办事矣。至官兵亦不必俱聚和阗，或分驻阿克苏，则粮运易集，而声援亦接。若业已擒获渠魁，即毋庸置议。总之伊等身在军前惟宜相机办理，固不必拘泥朕旨，亦不可坐失事会也。著将办理情形作速奏闻。

（卷580 27—28页）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乙丑（1759.3.12）

又谕：据清馥奏称遵旨询问布鲁特使臣车里克齐等以派兵协剿逆回一事，据称行至游牧后情愿量力出兵，协助将军大臣等语。前经舒赫德奏称，侍卫布瞻泰等见车里克齐之弟言及派兵，伊等以游牧事务系明伊勒哈管理，复因天寒雪盛，布瞻泰暂行回营。今虽据伊等恳请自效，但所言亦恐无定，惟视我之情形，我兵力精锐，则踊跃随行；或稍觉平常，即从中观望。此亦外藩情势之必然者。伊等既有此言，若果践前约，兆惠等亦酌量奖赏调用。如可以不需，自当相机发遣。著因

便传谕知之。

（卷580 29页）

又谕曰：富德等奏称回人噶 岱默特经将军兆惠派同爱隆阿 驻防要隘，后同回阿克苏，又随军前进，熟习沿 途情形，颇得其力等语。噶岱默特著加恩授为头等侍卫，有回城伯克缺出，即令其管理。

（卷580 29—30页）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戊辰（1759.3.15）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奏称现在派驼二百五十只，将回人所交米面及弓箭、火药、铅丸酌分驮载，又赶送羊一千五百只前往军营等语。接济军需甚关紧要。此时将军等正与逆贼相持，恐有贼党乘间抢劫。可传谕永贵，于起运时多派官兵沿途防护，免致疏虞。

（卷581 4—5页）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己巳（1759.3.16）

谕军机大臣等：据军营奏报将军兆惠、富德等声援既接，分领官兵奋勇剿贼，合军一处，整顿兵马再行进剿。览奏殊为欣慰。此实上天眷佑之恩，朕不胜欣感。至将军、大臣、侍卫、官兵等奋勉效力，允宜优叙以示奖励。适据兆惠奏辞封爵及所赐章服，从前因伊被围固守，是以特加宠锡。今果全师制胜，何必固辞？前因富德迅速应援，屡败贼众，已封为三等伯，今又领兵力战，与将军会合，厥功懋著，著加恩晋封一等成勇伯。兆惠军营之侍郎公明瑞、副都统由屯、温布、总管端济布、富德、军营之护军统领努三、副都统鄂博什、默尔根巴图鲁玛瑺、散秩大臣永庆，俱交部议叙，给与世职。二等侍卫瑚什、卓里克图巴图鲁额讷齐讷、伯克巴图鲁老格、福永，俱著授为头等侍卫。三等侍卫福龄安、克丑巴图鲁诺尔本、库尔察巴图鲁扎延保、

额尔克巴图鲁海兰察、鄂毕达、达克塔纳、玛格、莽喀察、公特通额、丰安、丰讷亨、额勒登额、永德、塔尔海、科普萨、塔苏尔海巴图鲁占颇图、哈坦巴图鲁玛琥、克尔齐克依巴图鲁占丕纳、默尔根巴图鲁伍岱，俱著授为二等侍卫。正黄旗三等侍卫额勒登额，著补授二等侍卫，赐号噶毕雅图巴图鲁，仍赏银一百两。蓝翎侍卫乌勒登、永泰、满柱、乌尔图纳逊、蒙固勒、栋保、伊达木扎布、奖赏孔雀翎之蓝翎侍卫塔尼布、侍卫上行走之护军校福保、奖赏孔雀翎之索伦骁骑校巴勒珲，俱著授为三等侍卫。奖赏孔雀翎之察哈尔护军署参领茂海、赛音伯勒克，著授为防御，在参领上行走。索伦协领安提木保，著赏给副都统职衔。副总管阿尔哈勒沁著补授总管。吉林佐领布尔哈著补授协领。署前锋章京观音保、前锋侍卫常保柱，俱著准其实授。索伦骁骑校雅布唐阿著授为防御。喀尔喀公朗兖扎布著授为镇国公，赏戴双眼翎。阿拉善辅国公兖楚克，著授为镇国公。

（卷581　5—7页）

又谕曰：兆惠奏称侍读学士温福从军剿贼，面中鸟枪伤，手中枪伤，且诸事奋勉效力等语。温福著加恩补授内阁学士。又奏称乾清门二等侍卫富绍剿贼阵亡。富绍年来甚属效力，今又临阵捐躯，甚属可悯，著交部照例议恤，给与世职。此次阵亡、得伤官兵等，俱著查明送部，照例议恤。

又谕曰：富德等奏称提督豆斌、总管三都布俱以负伤身故等语，甚属可悯。豆斌著加恩照旗员一品大臣例交部议恤，给与世职。三都布著照阵亡例议恤。豆斌所遗提督员缺，著阎相师补授。所遗总兵员缺，著五福补授。游击职衔荣保随富德立功，著加恩授为总兵。

（卷581　7—8页）

又谕曰：将军兆惠等现在合兵，自应整顿前进。今马匹、

口粮俱陆续运送，此时宜催督各城堡及时耕种以资接济。至贼人不耕则无食；如耕，则未熟之前我兵随前往蹂躏，自必困惫就擒。惟是霍集占等知我必整兵再进，恐被擒获，预筹逃匿之地，亦势所必然。计叶尔羌、喀什噶尔附近皆哈萨克、布鲁特人等游牧，素有衅隙，必畏其缚献，不敢逃往。伊等曾久住伊犁等处，或向北投入俄罗斯。兆惠、富德等应留心防范堵截，预为办理。昨巴禄奏称接永贵咨调马兵二三百名救援和阗，伊以策应将军等为要，俟到军营后再议等语。是时伊惟闻富德与贼交战，尚未知两队会合，想此时当相机分兵耳。但永贵奏称齐凌扎布等呈报贼攻甚急，自应作速往援，且和阗地广粮多，又当贼人向东南逃走之路，我兵会合则人数众多，且叶尔羌距彼亦近，即著巴禄领兵数百前往策应，庶地方可保，亦可减阿克苏之粮饷。著兆惠等酌议具奏。再，富德曾有从巴勒珲岭前取喀什噶尔之奏，昨派出西安满兵二千、达什达瓦兵五百由额林哈毕尔噶赶送马匹，富德如欲于巴勒珲岭进兵，随酌带满洲、索伦兵迎回，与西安满兵等会合，亦属妥便。伊等相机办理，不必拘泥朕旨。俱著传谕知之。

（卷581 8—9页）

又谕曰：将军兆惠、富德等两队会合整兵再进，逆贼霍集占等将来若计穷逃匿，想未必投往哈萨克、布鲁特，或从伊犁向北往投俄罗斯，已谕兆惠等筹备堵截。但回部通伊犁路多，著传谕将军成衮扎布等将布延图、乌里雅苏台兵丁酌派一千名，给与口粮，以车布登扎布为副将军，福禄、车木楚克扎布为参赞，于青草萌生后越阿尔台西行，巡查额尔齐斯、塔尔巴哈台、巴尔噶什诺尔等处搜捕玛哈沁。凡通俄罗斯路径，俱派兵丁望堵截，逆贼自无所逃。车布登扎布其加意奋勉，若能擒获渠魁，于超勇之名更增光宠。若派兵不足，或派扎哈心扎木禅兵丁一

二百名，照例赏给，整装前往亦可。

（卷581 9—10页）

参赞大臣巴禄等奏，正月二十二日驻兵巴尔楚克，得富德击败贼众信，离兆惠军营仅四五十里，恐贼人穷蹙以死抗拒，臣等领兵一千二百余前进接应。报闻。

阿克苏办事侍郎永贵奏：正月十九日准侍卫齐凌扎布等遣回人呢雅斯呈称，逆回贼党鄂斯满等统众六百来犯额里齐、哈喇哈什，肆行抢劫，两城守兵无多，克勒底雅城破。现在两城人心摇动，请兵救援。即派兵前往，一面咨商巴禄将伊等所领兵派出协剿。报闻。

（卷581 10—11页）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奏：正月初六日在呼尔璃遇贼，转战五日，得兆惠咨，于十三日整兵至叶尔羌河岸侦探，相距二十里，十四日黎明前进六七里，右翼阿里衮、爱隆阿以枪炮败贼数次，余贼仍依芦苇放枪。臣富德、舒赫德领左翼兵急进，贼渡河逃，计剿贼二三百人。又防城内突出，中军与右翼以次进攻，令左队努三等领马兵堵截。寻至营盘，知将军、大臣、官兵无恙。贼人屡败不敢来犯，现派努三等殿后，徐回阿克苏。报闻。

（卷581 11页）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庚午（1759.3.17）

谕曰：将军兆惠、富德等奏报正月初六等日富德等领兵援剿，转战五日四夜，兆惠在营闻声夹击，所向披靡，斩获无算；十四日，两路大兵已经会合，请即乘势并力进攻，捣巢缚贼等语。上年兆惠统众薄城，军行神速，颇合机宜，只缘我兵万里驰驱，马力疲乏，以致一时遮困。幸先事绸缪，兵马俱已在途，一经檄调，皆得如期云集，是以呼尔璃之役内外策应，大兵刻日会齐，军威丕振。虽坚壁已经三月，而自将军以至官兵悉皆无恙。

仰赖上苍福佑，朕心不胜感慰。但念一军困守逾时，而后队续遣之师及一切军糈现在源源转运，理宜少为休息，俟厚集其势，可以一举竣事。已传谕将军等，令于附近有城之处酌量驻营。俟马匹调齐，乘春和膘力壮健以需继进。特恐选懦无知之徒闻尔时援师克捷解围，势同破竹，辄谓可以罢兵息事，则大不然。毋论逆酋前此辜恩反噬，害我王臣，难逭天诛，即去冬官兵渡河进剿，辄敢悍然抗拒，稔恶更深。今虽全师整暇如故，而元凶罪大恶极，凡我大清国臣民，当无不人人切齿。使以一战得志，妄语洗甲韬戈，不但军纪国威难于中止，且于政体亦甚有关系。佳兵之戒，朕所深凛。而天讨有罪，自古无可逭之王章。且当我国家全盛时，兵力现俱充裕，又何不可执言声罪之理？向者兆惠所领不过三千余人，逆酋悉其残众负隅苟活，而将军等尚可力守重围，相距至于三月之久。则其么麾伎两并无余力肆行跳梁，亦即此可见。况此时兵粮前后辐辏，计其成功迟亦不出夏秋间耳。若徇首鼠两端之浮论姑息了事，朕实耻之，断断不为也。可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卷581 11—13页）

谕军机大臣等：朕因披览地图，见和阗去叶尔羌颇近，阿克苏则甚远。前舒赫德进兵时即闻贼人侵犯之信，且永贵又将齐凌扎布请兵情事行文巴禄，则将军、大臣等自当会议发兵应援。盖霍集占虽经屡败，而力尚能攻取和阗；我兵虽不能即取叶尔羌等城，而往救和阗则甚易。看来和阗之得失，惟视我与贼到彼之先后。倘为贼所据，则我侍卫官兵及伯克鄂对等岂不可惜？且各城伯克所积资粮皆为贼用，再行攻取，更属烦费。昨已谕巴禄领兵数百前往驻扎，惟速行为要。再，观地图所列喀什噶尔西北一带皆布鲁特、哈萨克等游牧，乌什城亦颇坚固，谅逆酋等必不自投罗网，或从间道越伯特勒、库库哩里克、毕

特里克、英阿喇特等岭窜入俄罗斯。若于此等可通伊犁之路俱驻兵堵截，自易成擒。亦粘签于图寄示兆惠等，其悉心筹办，勿使兔脱。

（卷581 13—14页）

又谕：据官长保奏称奉到由阿济必济前赴巴里坤之旨，即领达什达瓦兵丁从庾集起程等语。官长保既仍会达勒当阿等同行，于送马一事更属有益。达勒当阿、哈达哈、傅景、伊柱等俟官长保至巴里坤，清馥即给与应得钱粮，会同行走。达勒当阿、哈达哈年长历练，当率先奋勉。伊等俱系旧人，自应和衷集事，约束兵丁，照看饲秣，遇玛哈沁即行搜剿。傅景等协同效力，不得以董率有人遂生推诿。再，富德前有从巴勒珲岭进取喀什噶尔之奏，朕已谕伊等若由此进兵，当与现在办送之兵马相会，再行相机办理。俱著传谕知之。

（卷581 14—15页）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癸酉（1759.3.20）

谕：据提督衙门奏称护军呼必图、齐里克图同回子方二醉后拦阻妇人之车，肆行詈骂，并将妇翁殴打，揪落发辫；拿获审拟，方二发遣巴里坤给绿旗兵为奴；呼必图革退护军，枷号两个月，满日鞭八十；齐里克图鞭八十等语。看来回子方二从前犯案累累俱经责放，不知悛改，若发遣巴里坤，或致途次脱逃，复行滋事，著留京，在城门永远枷号，俾匪徒知所惩儆。呼必图身系护军，与回子方二醉酒打人，著革退发往拉林。齐里克图虽未随从呼必图一同打人，然与匪类交结行走，亦著革退重责，令披步甲。再，护军乃旗人体面差使，理宜各勤技艺，谨慎当差。该统领等有约束护军之责，伊等亦当留心。岂独进班时始当管辖，下班后即与已无涉耶？今观呼必图、齐里克图行事，伊等即在该班处亦必酒醉胡行，不肯谨慎当差。似此不

肖之徒久当革退，该护军统领等所司何事？著将该护军统领保平交部严加察议。仍将此旨晓谕八旗护军统领，嗣后各将所管护军善为教导，严加约束。若仍有似此者，俱照此办理。

（卷581 18—19页）

巴里坤办事布政使清馥奏：据车里克齐禀称，厄鲁特、哈萨克锡喇从前未至我等境内，今或潜来藏匿。其布拉呢敦、霍集占等若果逃来，自必拿送。至抢掠喀什噶尔属城，布鲁特人必不敢如此，不知系何游牧，俟查明禀报。报闻。

（卷581 19—20页）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丙子（1759.3.23）

谕军机大臣等：今日得永贵奏报，朕以为军前要事，阅之，则系将购办回人麦石之托穆齐图调往阿克苏办事，又代阿克苏头目阿布都噶颇尔等谢恩，殊无甚关系。永贵乃办事大臣，阿克苏为各城总汇，军营信息及和阗等处情形自当留心查访具奏，或一时未得确信，亦当声叙。乃全未提及，殊不识事体之轻重。著传谕令其明白回奏。

（卷581 20—21页）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戊寅（1759.3.25）

又谕曰：兆惠等奏称此次效力有功人员蓝翎扎勒桑等二十二人，请戴奖赏翎，其侍卫成果等十人原已戴翎，将功次列单进呈等语。扎勒桑等即照所请，准戴奖赏孔雀翎。此内扎勒桑、署营总端济勒图、骁骑校爱伸、署护军校琳保等奋勇进剿，攻破贼营，扎勒桑著赐号喀喇巴图鲁，端济勒图赐号什勒玛海巴图鲁，爱伸赐号锡勒哈达克巴图鲁，琳保赐号噶克察巴图鲁，仍赏银各一百两。其厄鲁特都噶尔、哈什哈、玛勒占、德布珠尔、鄂罗什呼、策伯克、固英哈什哈、库库勒济克、回人阿三和卓、特穆尔等，俱能奋勉效力，著俱授为蓝翎侍卫。其侍卫

成果等十人，俱著加一级。侍卫上行走之虚衔蓝翎珲齐布、恩克济库、哈斯泰、倭得勒图、应委蓝翎前锋长之前锋福柱等效力得伤，俱授为蓝翎侍卫。

（卷581 27—28页）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臣等酌议由阿克苏、和阗两路进兵，抵阿克苏时未便驻一处。除臣兆惠、阿里衮、巴禄、阿桂领兵驻候马驼粮饷外，分兵一半令臣爱隆阿前往乌什驻扎以就口粮，兼防喀什噶尔一路。又，逆贼鄂斯璃等侵犯和阗，侍卫齐凌扎布等请兵应援，自不可缓。但现在马力疲乏，先拣官兵数百名令瑚尔起、巴图济尔噶勒前往，沿途捉生询问。若和阗守御如旧，即会同夹击；或已被贼占据，则收兵来迎富德。俟粮饷、马匹到，臣富德、福禄即领兵接济。臣兆惠俟办足五千兵粮马再策应富德，并从和阗往取叶尔羌。到日，贼若仍前抗拒，臣兆惠、富德即前后相机攻击，并堵截逆贼等逃往巴达克山等处路径。贼若固守巢穴，即掘壕困城，分兵略地。报闻。

（卷581 28—29页）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己卯（1759.3.26）

又谕曰：富德奏自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击败贼众之侍卫、官兵等有奋勇得伤、效力出众者，俱奖赏孔雀翎、蓝翎等语。已如所奏准其戴用。仍著加恩将蓝翎那木扎、锡尔库勒、扎勒都、侍卫上行走护军校额尔色衣、奖赏蓝翎领催济木保、爱达汉、奖赏蓝翎马甲塞卜腾、领催阿特衣、前锋巴尔塔、登搏十人再行查明功绩，如应赏巴图鲁号者，奏请赏给。又，奖赏蓝翎回人噶里克巴们等五人、厄鲁特巴桑等六人，俱授为蓝翎侍卫。至奖赏蓝翎马甲扎哈纳等十人并未注明效力、得伤事迹，其因何得赏列入奏单之内，著富德查明声叙。那木扎、锡尔库

勒是否厄鲁特，著一并查奏。

（卷581 31—32页）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庚辰（1759.3.27）

谕军机大臣等：前闻玛里格尔巴朗投入回部，曾谕兆惠留意查拿。昨据纳旺奏哈萨克锡喇在布鲁特，已谕车里克齐拿送。伊若被逼亦投回部，务期二贼并获，毋致疏脱。

（卷581 33页）

又谕：朕思兆惠、富德等遽行撤回愈觉非是，竟不知其是何意见？且又有需用兵马甚多之语，设兵马或不如数，岂有罢兵之理乎？富德救援将军自谓了事，则犹可恕；兆惠身为阃帅，待人救出即行撤回，亦太不知愧奋矣。且又不往援和阗，岂不为霍集斯伯克所笑？况和阗之围不过百贼，故齐凌扎布以寥寥之兵尚能相拒，兆惠一经到彼，彼处人心益坚，即可败贼。乃并不如此办理，仅将瑚尔起、巴图济尔噶勒遣往，则是塞责而已。每念及此，殊增愤懑。试问将军、参赞及领队大臣内孰欲回阿克苏？孰欲往援和阗？或概欲同回阿克苏？其如何商议之处，并令领队大臣等据实具奏。如有捏饰，必从重办理。又，巴禄接据永贵行知和阗被围之信，曾以进援兆惠为要未经前往，朕尚传谕巴禄所奏甚是。今将军既已援出，何以不往援和阗？亦著巴禄明白回奏。近据纳旺奏称哈萨克锡喇在布鲁特地方，亦经谕令布鲁特车里克齐等解送前来。但此际恐哈萨克锡喇被逼奔赴逆酋霍集占，与同巢穴，则一并擒解更属妥协。著伊等将办理情形速行奏闻。

（卷581 34—35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辛巳（1759.3.28）

军机大臣等议覆陕甘总督吴达善奏：军营马驼共需三万匹，兆惠未到阿克苏已解送万六千余匹，直、晋二省驼只现陆续出

关，毋庸先行截拨。惟称添补骡千五百余头于挽运更觉充裕，应听酌拨。得旨：依议。将吴达善折并此议一并传谕该将军及该总督知之。将军等原折实形难进之意，而该督所办亦不过敷衍成文，原无实济。若黄廷桂在，必不肯如此。朕实痛惜良臣，益为愤懑耳。

（卷582 7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壬午（1759.3.25）

谕军机大臣等：吴达善奏称查永贵咨送奏稿所定购买回人粮石价值，较去秋时尚觉短少，现在内地运粮至辟展每石即需脚价将二十两，应请谕照时价增加，庶回人踊跃求售，而运费所省实多等语。所奏亦是。军营粮运自应照常接济。至购买回人粮石虽较运价甚为节省，究系一时权宜，非经久之策。若尽收回人积蓄，于伊等生计殊无裨益。嗣后办买粮石，应酌看其实系情愿始行增价购备，不可勉强从事。

（卷582 8—9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癸未（1759.3.30）

谕军机大臣等：据兆惠奏将乌里雅苏台存贮战箭十万枝调送军营；又据清馥奏巴里坤有箭三万枝，哈密有箭七万枝，即派员先送军营，仍行文五吉将续到之箭暂贮巴里坤预备等语。乌里雅苏台战箭仍须巴里坤转送，长途既难克期，且清馥等业经照数发往，自不必续送。可传谕成衮扎布等，此时若未经解送，即行停止。或起程未远亦即追回。

（卷582 9—10页）

又谕：数日来陕甘、巴里坤等处奏事，皆因兆惠等调发军需颇觉周章退缩。至兆惠、富德昨议两路进兵俱抵叶尔羌，其喀什噶尔并未筹及。顷谕舒赫德同伯克霍集斯驻扎和阗，堵截逆贼等逃窜要路。各城回兵既可调集，则我兵不必多留。兆惠

从阿克苏进取叶尔羌，富德或从特穆尔图诺尔，或从乌什进取喀什噶尔，似属有济。但虑伊等志气先馁，难于振作耳。适阅清馥奏，兆惠将巴里坤等处沿途存留之满洲、索伦、蒙古等兵丁尽行调发，其意可知。军营现兵近二万人，又何须搜括及此？伊等曾以少击众，溃围决胜，合兵而旋，无敢追袭者，贼之伎俩可知。若谓贼多马力，不过从前掠取阿睦尔撒纳之马数千匹，既无从购办，且屡次伤残，以我万骑取数千贼众，何敢抗行？且所运大神等炮实为攻城利器，锋镝之锐又不待言。我两路分兵，两城必顾此失彼，乘间捣虚，一举可得。可传谕兆惠等，其毅然决策以奏肤功，所有商办机宜作速奏闻。

（卷582 10—11页）

又谕曰：富德频年以来在军营殊为奋勉，从不退缩，此次带兵策援兆惠亦甚踊跃，何以于往援和阗一事竟未见到？且和阗有侍卫齐凌扎布、回子伯克鄂对，又有兵数百名在彼，并不乘时速往，倘有意外之事岂不可惜？富德宁未虑及此？及逾数日始议往援，已属迟误。而又称待马后进，岂因兆惠不愿前往，故富德以待马为辞，必俟兆惠等往阿克苏去后再领兵往援和阗乎？抑富德果欲待马，将待何处之马耶？是特藉端行诈耳。著寄信与富德，究竟如何计议，意见若何，即行据实奏闻。此事现已降旨，令各领队大臣俱行明白具奏，何患不悉知实情？富德奉到此旨，惟宜据实陈奏，毋得稍有朦混。

（卷582 11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甲申（1759.3.31）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据驻守和阗侍卫等呈报，贼攻颇急，若援兵迟滞，难于守御等语。看来富德等与兆惠合兵即当往援，不但解围救困，且可驻兵进取。从前舒赫德有和阗粮足驻兵之奏，何以合兵时未见议及？著据实奏闻。至侍卫等所报各

城伯克等被迫来投，并力固守，且有妻子被害者，深为轸恻，自应加恩优恤。俟事定后，著舒赫德查明具奏。若和阗各城既定，兆惠、富德等分兵攻取叶尔羌、喀什噶尔，舒赫德同霍集斯驻防和阗。俱遵前旨办理。

（卷582 12页）

又谕：前兆惠等被围，富德奋勉应援。至和阗被围亦急，何以未闻往救？若谓兵力不足，则兆惠一军尚能与贼相拒，况两队会合，转患其弱耶？若谓马力不足，则既可回抵阿克苏，何难就近赴援和阗，因粮以守耶？富德此时曾否领兵往援？著作速奏闻。至兆惠曾为贼困，其望援甚切可知。以身经艰阻之事，而于他人则置之度外，何以为情？然朕亦不追既往，惟促富德速援，兆惠亦酌量策应。贼如闻风溃散，即以进攻叶尔羌等城为要。如和阗已为贼据，则伊等俱不必前往，惟据实奏闻，候朕核定功罪可耳。

（卷582 12—13页）

又谕：闻侍卫拜达尔于雅哈托和鼐之战愤骂同行，身先陷阵，众始竞进。似此奋勉，将军、大臣等自当嘉奖录叙。乃未见举出陈奏，惟保列逢迎趋避之员，何以服人心而作士气？拜达尔现在何处？曾否著有劳绩？可传谕兆惠等查明因便具奏。寻奏：三等侍卫拜达尔原在雅尔哈善军营，去秋随臣等至叶尔羌，以英峨奇盘山之战同瑞绰勒图等为前锋，遇贼阵亡。去年六月间，雅哈托和鼐之战拜达尔领巴图鲁兵二十名冲阵，侍卫噶布舒等欲俟大队同进，拜达尔激骂同行，不许退后，亦经保列头等。得旨：拜达尔已加恩优恤，给与世职矣。

（卷582 13页）

又谕曰：兆惠等奏称随纳木扎勒等进剿阵亡之侍卫官员十人、兵一百五十余名，又得伤兵六十余名，分别列单进呈，造

册送部等语。前据爱隆阿奏报侍卫奎玛岱阵亡，比即加恩照奇撒布之例给与世职。此次查奏之三等侍卫章武著照奎玛岱例，蓝翎侍卫班泰照三等侍卫例，俱给与世职；吉林参领古尔特、喀喇沁台站四品参领锡喇布，俱交部照例议恤；索伦骁骑校署参领喀尔玛勒图、领催署参领玛提木保、察哈尔骁骑校署防尉阿穆呼朗、护军校署防尉齐旺扎布、前锋署护军校纳们，俱著照现署职衔议恤。阵亡兵丁等，著交部照例议恤。至得伤兵丁，从前舒赫德曾奏报途遇脱出兵丁四名，此六十余名曾否与援兵相遇及得脱情形，著兆惠查明具奏。

（卷582 13—14页）

又谕曰：兆惠、富德等奏称现在办理进剿官兵行装、盐菜等项需银四五十万两，咨行定长等以驼只随数运送，而定长等行查兵数，且必候辟展驼只膘壮，再咨行永贵等将阿克苏应办米石、布匹各数覆到始行办理，恐误军行等语。定长等外任习气办事每多推诿，固属见小，而兆惠等办理进剿亦甚拘泥。查先后解送军营备用银两将及三十万，自足应用。朕于军行之费非有吝惜，但以官兵所需计之，如衣装布匹虽在内地购买，一时亦难得数十万，则回城所出有限可知。至赏给银两即暂时存贮，候功成再行补给，亦于伊等生计有益。此时官兵等若购买回人之物无裨实用者，尚应禁止，岂可任其糜费？且伊等从前所奏捉生询问及拘执霍集占等所遣回人一切情形，何以未见奏及？又，布鲁特兵丁应否调用？哈萨克锡喇投入回部与否？兆惠等进剿时，务宜留心办理，不可徒托空言。其办送兵丁之乾清门侍卫敦察，即著在军营行走。

（卷582 14—15页）

又谕：据德舒议奏采买阿克苏、库车等城回子马匹及伊等所捐马匹、皮袄折银散给等事一折，将舒赫德、永贵往来咨商

之语尽皆入奏，殊觉烦琐，而德舒奏事又列永贵之名，此沿外任汉习殊属拘泥。办事惟在各抒已见，承当办理，何用繁文琐琐为耶？且伊等所定马价比别项折价较少，回子等贪黩性成，若因价少致彼觖望，转觉于事无益。我大臣以此伎俩办事，伊等未必心服。如回子等虑及成例，今因办理贼匪始于该处采买各项，若平定后，除进贡外毫无购买之事，何虑因此为例？况由内地解往马一匹、米一石何等糜费？自以酌量多给为是。著寄信舒赫德、永贵、德舒，此项马匹、口粮、物件俱照现定价值量行增给，嗣后买换诸物即稍多费银两俱可，惟期于事有济。

（卷582 15—16页）

定边将军兆惠奏被围情形：臣等自十月十三日结营固守后，贼亦掘沟筑垒，二十二日决水灌营，即派兵掘渠，引入下流，兼资饮用。贼又掘沟潜伏，以苇帚自蔽欲行偷劫，俱经击退。贼所立台四面有护身垛口，施放赞巴喇特鸟枪，我军即立高台相对。至十一月初十日，官兵等乘懈攻夺，贼始不敢登犯。十一日，贼遣吐鲁番回人及我哨探得伤厄鲁特、随将军纳木扎勒得伤察哈尔三人来告：霍集占抗拒时，布拉呢敦本不知情。今奉书请和，愿助口粮，并求亲信人同行入觐。臣拘留来人，将从前颁发布拉呢敦令擒送霍集占、阿布都克呼木之谕令对阵回人捧去。次日贼仍申前说，臣遣额敏和卓所属回人传示"尔等小丑，何敢以和好为词？大兵来问霍集占叛逆罪，尚不悔悟求生，计日兵马云集，誓龁不留。"贼计穷，复施放枪炮。即行抵敌，并遣人逼近贼营，诱擒生口，贼不敢出。是月十六日、十二月初九日两次派兵四百名，分两翼焚烧贼营，生擒三人，夺取军器、牛只。正月初八日，闻数十里外枪炮声，知援兵至，是夜选兵千名，造云梯冲出，焚烧贼垒，伤死千余人，生

擒五十五人，夺军器无数，贼人退避，惟远驻贼骑防守。此次固守军营，仰赖圣主威福，上天神佑，灵迹甚多。即如臣等安营处，哈喇乌苏在其北，戈壁在其东南，而我兵于深林中驻扎，伐木给用，溃围时尚余二百余株；初忧乏水，以贼引水灌营获济，后随地掘井，泉即涌出，至正月初旬井水忽涸；营中拾贼人枪炮铅丸万亿，每斫一木，即遂落无数，而我兵伤损甚少；至舒赫德所奏得米百六十窖、马驼千余只虽属传闻，但掘堑安营时曾获回人埋藏米谷二十余处，每处不过一二石。报闻。

（卷582 16—18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乙酉（1759.4.1）

谕军机大臣等：据步军统领衙门拿获偷马贼犯张八等一案，所偷马骡俱系转交古北口营兵崔五代为售卖，请一并拘拿严行审讯等语。营兵窝藏匪窃，大干法纪，不可不严加整治。著传谕吴进义，将兵丁崔五、金回子、法回子三犯速行遴选干练弁役严行扭解拿送刑部，毋任中途兔脱。至该管官弁平日何以毫无觉察？吴进义著明白回奏。寻奏：查明兵丁崔俊、金世瑞、法典三人从前俱曾买过骡马，不无知情窝匪情事。除解部听候严讯外，所有失察之处请敕部议处。得旨：姑恕此次。以后留心查察可也。

（卷582 18—19页）

又谕：从前富德领兵往援兆惠，彼时虽未即往援和阗，但富德频年颇顾颜面，从不退缩，谅亦随即前往。特与兆惠同进时，富德固难显然往援耳。至分队后伊必带兵径往，所奏待马之说亦必且待且行，断无不前之理，更无转回阿克苏之理。如既回阿克苏，何又称待马接应瑚尔起、巴图济尔噶勒乎？前后所奏，不甚明晰。著寄信询问。和阗地方去叶尔羌甚近，米粮充足，伊等与其回至阿克苏，不若就近即往和阗，取彼米谷以为

军粮，便宜远甚也。伊等身临其境，岂有不知？此旨到彼，富德如已往援则已，倘至阿克苏时富德尚未前往，即现乏马匹，亦必速带步兵赶往，并将何时起程、现在和阗光景即速奏闻。

（卷582 19—20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丙戌（1759.4.2）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援出将军兆惠之后，并未稍留即回阿克苏，又不复往援和阗，朕心深为不慊，已降旨询问将军、大臣矣。兆惠等被围三月，援出之后理宜存住数日，确勘贼匪情形再定进退，方合机宜，岂将军、大臣竟无一人计及此乎？明瑞虽非参赞大臣，亦系满州世仆，非额敏和卓可比，尽可抒其所见提醒将军，不识曾向将军等言及否？彼时可有人议及往援和阗否？如已议及，何人欲往？何人不欲往？著明瑞只将此一事据实先行奏闻。朕已降旨遍询领队大臣等，令各具奏，明瑞毋得稍有隐饰。

（卷582 20—21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戊子（1759.4.4）

谕军机大臣等：适据舒赫德奏伯克霍集斯有往乌什办马之举，伊果系抒诚效力或虚应故事，俱当察看，酌量赏赉。至前谕富德由特穆尔图诺尔进取喀什噶尔，未免太远，若乌什有相通之路，则更便易。亦询之霍集斯酌量办理，一面奏闻。

（卷582 22页）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从前准噶尔苦累回人，多取贡赋。年来霍集占惟用威力挟制各城，以致地方凋敝。今伊等捐输粮石仍给以值，回众欢感。查回人旧制，征收粮石系十分取一，载在经教。至阿克苏城乃旧汗公地，收获时则系平分。又，霍集占从伊犁同来回众垦种之地俱已闲旷，昨因驻兵需粮，回人等交米二千四百石，颇属黾勉。若将霍集占地亩均给贫人，除公

地照旧征收，其余地亩俱十分取一，伊等愈为乐业。已传集阿克苏、赛里木、沙雅尔办事人等晓示，俱各情愿遵行。惟库车甚为残破，似应另议。乌什现有贝勒品级伯克霍集斯往办马匹，请行文令其酌定。将来平定叶尔羌、喀什噶尔，再行定议办理。从之。

（卷582 22—23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己丑（1759.4.5）

谕军机大臣等：吴达善奏称续调满洲、索伦等兵五百名并应需马匹，当即于甘、凉、肃等处喂养马内挑选一千匹起解等语。所奏与现在办理军务情形均未得其肯綮。从前节次解送之马约计已及二万匹，陆续赶赴阿克苏。其所调征兵如达什达瓦及西安满兵皆系劲旅，足资应用。至此次续调兵马，无论解到军营必逾进剿之期，即能如期解往，而为数无几，军营得此不为有余，少此亦未见不足，究何裨益？况甘省频年办理军需，收成复多欠薄，此时正当令其耕种休息，若当民力拮据之时复事增添购办，虽所用不致浩繁，而民情倍为累苦，所谓强弩之末也。昨经降旨，如展赈期已至七月，此时闾阎生计若何，正当加意体察，据实具奏，以慰朕西顾殷怀。一切更宜加意拊循，镇静办理。若黄廷桂在时，熟谙事机，更不作此措置。所有兵丁、马匹已经调解者，自无庸置议。该督务体朕意，于权衡缓急轻重之间熟筹妥办，惟将现在马匹加意饲喂，勿徒牵合应付，转致民间滋扰可耳。又，另折所奏续拨银两交五吉转解阿克苏一事，从前拨解军营银已及三十万两，谅亦足敷征兵整理行装之需。若以所请续解之项留给将来凯旋兵丁立业资生，尤沾实惠。若尽数拨解，无论边地货物有限，未必需此多银置买，且阿克苏虽经归附，究属回地，亦未便以内地如许帑项散用于彼处。此中正当留心筹酌，并非为撙节赏项起见，该督宁不知

之？至哈密驼只现资挽运军粮，亦不宜转拨解饷，已有旨传谕五吉，令其停止办理。将此详谕吴达善知之。

（卷582 24—26页）

又谕曰：吴达善奏据定长等咨称，兆惠调取辟展等处存留索伦、察哈尔兵五百名、应拨马一千匹于二月二十八日出口；又，拨银三十余万由哈密解送军营等语。办理军需当筹实济，不宜徒张虚数。现在阿克苏等处会集官兵，陆续趱送马驼量已足用，此时调取兵马已不及进剿之期，于内地徒增烦扰。且兆惠等所办，如咨取赏银四五十万，多未妥协。阿克苏非内地都会可比，岂必需用如许银两，致官兵人等任意糜费？向来职贡诸国出产金银，往来禁止越界，今即擒获霍集占，尽平回部，亦仍系外藩，岂可以中国财货耗费于回地而不知惜？已谕吴达善，此次兵马出口后，无庸再为调拨。其已拨之三十万两，五吉接收后仍存贮哈密。以所办驼只运送口粮，尚属切要。俱著传谕知之。

（卷582 26—27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辛卯（1759.4.7）

谕军机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称遵旨派调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所领官兵，除军营满洲、喀尔喀、绿营兵九百名仍留备用外，酌派三十三卡兵二百、扎哈沁兵二百、喀尔喀游牧兵六百，共一千名，赏给整装银两，于四月起程；其应补给马驼，或折给银两，另行具奏等语。此次出兵，特于搜捕玛哈沁之便堵截逆回霍集占等逃路。现在布延图有兵三百，著即派入数内，将喀尔喀兵减半发往。阿塔尔巴哈台、博罗呼济尔俱可通俄罗斯，著车布登扎布等分兵两队堵截，今派出副都统齐努浑、头等侍卫乌勒登俱为参赞大臣前往，著车布登扎布、福禄、齐努浑为一队，车木楚克扎布、乌勒登为一队，彼此声息相通，互

为策应，贼人自难免脱。布延图兵既经派出，著扎隆阿、德尔素即为领队大臣，分作两队行走。扎哈沁公扎木禅亦著在领队大臣上行走，照例赏给整装银两。至伊等军营办给马驼不易，适据桑寨多尔济奏于库抡购得马三千余匹、驼三百只，即传谕令其送马二千匹、驼一百只至乌里雅苏台。车布登扎布等此行不必太速，亦不可过缓。值此青草萌生，伊等将马驼派给官兵，沿途加意牧养，应机奋勉。

（卷582 28—29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癸巳（1759.4.9）

又谕曰：兆惠等所奏酌派马匹一折，殊觉心神恍怯，以逆贼霍集占为大敌。试思贼势果强，焉能两军会合耶？从前伊等进剿回部时，已从准噶尔周行万里，马匹疲乏，是以被围。朕即早为计及，办此二万余马匹从容解送。其力大胜于前，而贼众创残之余，岂敢仍行抗拒？且内地马匹果可宽裕购备，自必多为办给。即以治家之道譬之，有余固不妨夸耀，而不足亦未始不可通融。其能者费少而尽合机宜，拙者费多而徒滋虚耗，惟在实心实力，善为运用耳。已传谕送马大臣等将派给兵丁、马匹量为撤出，仍令照看行走。至若应援和阗，则当如救焚拯溺，又不可以兵马之多寡计。即著传谕知之。

又谕曰：兆惠等奏称爱隆阿从叶尔羌收接台站遇贼人七百余，塔苏尔海巴图鲁三等侍卫占颇图常在哨探行走，奋勇剿贼得伤；吉林虚衔蓝翎领催图音布得伤甚多，马中枪毙，前锋哈木图库、署骁骑校哈尔吉纳奋身救出，俱能连射毙贼，效力可嘉。占颇图已加恩授为二等侍卫，著交部议叙。图音布赐号沙拉玛海巴图鲁，哈木图库赐号克德尔巴图鲁，哈尔吉纳赐号楚库尔巴图鲁，俱授为蓝翎侍卫，各赏银一百两，仍交部议叙。

（卷582 35—36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甲午（1759.4.10）

谕军机大臣等：据达勒当阿等奏称通计马匹出口日期，三月初三日全抵巴里坤，拟从穆垒至乌噜木齐、塔尔巴哈台、珠勒都斯，过库库努特岭抵阿克苏；现在送马一万六千匹，以五百匹为一起，共三十二起，以一日八起为率，分派官兵管押等语。伊等办理甚好。昨兆惠等奏报行文撤出西安满兵马匹，令兵丁留住辟展。朕谕量为抽拨，仍行押送。谅达勒当阿等亦必据咨办理。看来送马一万六千匹，以兆惠军营所存及舒赫德等所购回人之马计之不下二万匹，似不为少，将来进兵时，令兵丁骑步兼行以纾马力，虽暂觉劳苦，正可见报效之诚。惟宜乘机进取，通融酌办。至此次进剿，昨谕兆惠取叶尔羌，富德取喀什噶尔。今思和阗待援甚急，富德即宜前往，就近堵截痕都斯坦之路。兆惠自阿克苏进攻叶尔羌时，能擒获渠魁固善，万一窜至痕都斯坦等处与富德相遇，自必成擒。或败走至喀什噶尔，兆惠一面追袭，作速行知富德就近夹攻，似属长策。俱著伊等相机办理。

（卷582 36—37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丙申（1759.4.12）

谕军机大臣等：近因明瑞来京，朕询以军营情形，知兆惠被围三月，实为劳苦。富德速往应援，甚属奋勉。伊等同心协力如此，深为嘉予。至合兵后未稍为驻候，亦未速往和阗，皆意见不到处。和阗设有疏虞，朕即念前功不加罪谴，伊等自问于心安乎？又，闻军营绿旗兵病故者三百余名，围解时将有病者续行护送，又多致毙；所派守护病兵之索伦等取其鸟枪而病兵不肯给与，致有争夺之事等语。兵丁有病自宜抚恤，非可漠不相关。且此等病人尚能争夺鸟枪，非不可拯救者。索伦兵虽娴于战阵，而护视病兵岂能体恤？惟知早取军器交官便可了事。将军等于

兵丁当一体爱惜，或令病者乘骑而行，而护视者步行相送，方使众心感服，何忍于弃置乃尔？著将此等情节明白回奏。再，我大臣等方遇艰难，未尝不一心黾勉，至事体既过，则顿生同异。此等习气最宜深戒。若能遵循朕训，何功不成？可遇便传谕知之。

（卷583 1—2页）

又谕：据明瑞奏称二等侍卫瑚绰勒图、三等侍卫拜达尔、蓝翎侍卫喀喇等俱以遇贼阵亡，深可悯恻。瑚绰勒图等著加恩照富绍等议恤给与世职。其散秩大臣达什车凌，已谕兆惠等查明旗分子嗣，再行加恩议恤。

又谕曰：舒赫德等奏称阿克苏回人托克托默特见有玛哈沁踪迹，告知吐鲁番回人赖子，同索伦官兵等往追，俱已收取；供系厄鲁特辉特台吉，为回人默默雅尔所获，明知故纵，仍给以口粮，隐匿不报；业将默默雅尔正法示惩等语。额敏和卓所属回人赖子素能效力，一闻有玛哈沁即行穷追，深属可嘉。赖子著加恩奖赏孔雀翎及顶带、缎匹。所擒之玛哈沁，即赏给额敏和卓可也。

（卷583 2—3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戊戌（1759.4.14）

谕曰：原任总兵高天喜随将军兆惠攻剿逆回，奋勇杀贼，捐躯效命，已加恩照一品大臣例赐恤。念其家本寒微，自隶行间，以勤劳叠膺擢用，虽跻方镇，历任未久，其妻子之在甘省者，尤宜格外优恤。著总督吴达善于藩库内赏银一千两以资养赡，仍不时加意照看。伊子应行引见时即奏明送部，俟朕酌加录用，以示奖劳劝功之典。

（卷583 6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达勒当阿等奏称准兆惠咨令西安满兵在

辟展等处暂驻，候续送马匹再行办给，但解送马匹必须多人照管，不便留驻，业经报明将军等语。所办甚是。顷兆惠等以此具奏，朕即以西安满兵兼为解送马匹，仍著照旧前往。今达勒当阿等所奏与朕旨适相符合。看来兆惠、富德合兵后所办事件，前后多自相矛盾。即如伊等昨将巴里坤、哈密等处存留之索伦、察哈尔兵逐名查出发往，今又将西安满兵存留，全不计及二万余马匹应需兵若干解送。朕意与其将西安满兵留驻辟展，不若截留军营绿旗兵防守阿克苏。若总不需用，即发往屯田，或竟令其各归营伍。现在总兵杨宁已领绿旗兵五千名前往，乘其新到或可得力。可传谕兆惠等即遵照办理。适据明瑞奏称健锐营前锋不待云梯直薄贼寨，屡次克捷，已奖赏翎顶等语。此等奋勉之人仍应加恩。著兆惠等将先登陷阵官兵查出指名具奏，候朕酌赏巴图鲁号。所得和阗信息若何，作速奏闻。

（卷583 7—8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庚子（1759.4.16）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兆惠等以可否令布鲁特发兵协剿事宜议奏，今思若需用布鲁特人，当遣人往伊等游牧晓示云“大兵初攻叶尔羌时，曾令尔等派兵协助，尔等以冬寒雪盛为词，尚非无故，后大兵虽稍稽捷奏，而剿贼颇多。今复整兵大举，逆贼等无难计日就擒。尔等归顺天朝，蒙大皇帝厚恩，自当派兵协助以抒诚悃，且为将来受恩之地。或不愿发兵，甚至欲助回人，亦惟尔便。但尔等游牧距喀什噶尔不远，我兵攻取叶尔羌、喀什噶尔后再行定夺可耳。尔等若仍以力量不足为词，亦并不强尔协助。惟霍集占等尚被迫投入尔境内，则自当速为缚献。若再漠然坐视，必行根究矣。”如此晓示，看其言语情形若何，再筹画机宜具奏。

（卷583 10—11页）

又谕：昨命车布登扎布领兵堵截逆回及搜查玛哈沁等，所过之塔尔巴哈台等处与哈萨克边界甚近，伊等甫经归顺，见大兵历境妄生疑惧亦未可定。今哈萨克入觐人等尚在归途，著成衮扎布候前次起程之哈萨克使臣及此次出痘新愈之俄罗斯苏勒统等抵乌里雅苏台时，告以“西路大兵进剿回部，恐逆贼等穷迫投往俄罗斯经由尔等游牧，因于北路派兵堵截。若贼首入尔境内，大兵直入追捕，断不惊扰游牧。尔等有能擒献者，将军、大臣奏捷叙功，大皇帝必加恩赏。今尔等回抵游牧，可将此情节告之阿布勒巴木比特、阿布赍等通行宣示。”可传谕知之。

（卷583 11—12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丙午（1759.4.22）

谕军机大臣等：据托恩多奏连山县拿获挖窖之广西奸民蓝如章及黄田、黄如珍等犯到案，讯供乾隆十八年间曾有苏有清弟兄三人在家借住，传授符录书，结为师徒；苏有清自称即马朝柱，苏有荣即马朝贵，苏有敬即王朝贵，约会蓝如章两次赴苍梧县安平司武屯江口朱熙耀家，转引至福田寺会晤等语。逆犯马朝柱等踪绎多年，迄今未获。今蓝如章身藏符录，以挖窖取银为名与苏有清等往来交结，行纵诡秘，焉知非马逆等改名易姓潜匿往苍梧地方煽惑愚民？所关匪细。现据托恩多饬委布政使宋邦绥协同副将阿穆呼朗兼程飞赴密拿。此事鄂实曾否得有消息？著传谕该抚密速严拿，彻底根究，勿使稍有疏漏，以致闻风远飏，并将现在作何办理之处速行奏闻。将此一并传谕李侍尧、托恩多知之。

（卷583 23—24页）

又谕曰：定长等奏准兆惠等咨军营现有绿旗兵及杨宁所领绿旗兵外，再调屯田兵二三千名，办给军装，以合步兵万人之数等语。昨兆惠等虑马匹不足，令西安满兵暂驻辟展，今又

调取绿旗兵，前后办理不相符合。且此等兵丁步行前至军营力已疲乏，亦不可用，何如即将西安满兵补足缺额？著即遵照办理。其屯田兵丁不必另派。

（卷583 24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丁未（1759.4.23）

军机大臣等议覆将军成衮扎布等奏称：饬委总管职衔五十六将应正法之回匪一名漏网，革去职衔，以蓝翎侍卫留军营效力。近据兆惠等奏五十六精力过衰，或令往他处，或令其回京。得旨：遇便遣回。

（卷583 25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戊申（1759.4.24）

又谕：据舒赫德等奏称赛里木、阿克苏之伯克等措办马匹，接济口粮，甚为出力等语。伊等感激朕恩急公输悃，深属可嘉。现在赛里木总管阿瓜斯伯凯及弟贝格齐俱在军营效力，著加恩赏阿瓜斯伯凯三品顶孔雀翎，贝格齐四品顶孔雀翎。办理城守事务之密尔博罗特莫满，亦赏给四品顶孔雀翎。阿克苏副总管颇拉特、巴卜、商伯克呢雅斯亲行田野劝课耕作，著加恩赏颇拉特、巴卜二品顶孔雀翎，呢雅斯四品顶孔雀翎。其益加黾勉，以膺恩赉。

（卷583 26—27页）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己酉（1759.4.25）

陕甘总督吴达善奏：官兵于四月内至阿克苏进剿，共需骑驮马一千四五百匹。缘哈密马现存无几，由内地酌拨，随查前送西安满兵到哈密后，将原去骡挑选一千八百余头解辟展备用，即知会五吉、定长等先于前解骡内择壮健者挑取五百头备用。至应需骑马千匹，查甘、凉、肃尚有留喂马匹，随饬各营上紧赶喂，约三月初十间或可得二三千匹。随逐加挑验，共得

四五分以上膘马一千匹，于二月底递解出关。每匹每站加喂麸料一升，并行文哈密于沿途酌备料草。约至辟展时青草已经发生，而满洲、索伦更善经牧，可以长驱直入。得旨：知道了。余有旨谕。

（卷583 31页）

又奏：查验前督臣黄廷桂办解马二万三千匹，自正月初四至二月初三日共挑解一万八千六百余匹，约初十前全数出关。查此项新买马收槽未久，由额林哈毕尔噶一路行走，先期调解一月，不能如解送济尔哈朗马匹一律膘满。今择膘在五分以上者先解，稍欠者约二三千匹截留肃州加喂，附末起尾送。并知会署安西提臣刘顺稽察。得旨：览奏俱悉。朕亦无可批谕。惟愿汝感动天良，一切效黄廷桂之所为耳。勉之。

（卷583 32页）

又奏：参赞大臣永贵议于阿克苏地方就近采买回民粮石，荒徼初附，嗜利贪得是其素性，固当示以节制，亦不可不因时酌筹。查阿克苏去岁米面价贱，现在增长。今议定小麦、糜子、青稞每石价各二两，与彼地时价不敷，较去秋贱价亦亏短，回民未必鼓舞争先。伏思挽运行营兵粮除内地脚价勿论外，自肃州运至哈密、辟展，转运托克三，每石脚价银几二十两。至阿克苏尚不止此。如将阿克苏采买价量增，较内地长途挽运省多，且指日凯旋，无须再买。请敕永贵将现买粮价照彼地时值从宽给发。得旨：所奏是。

又奏：查本年二三月起解直、晋驼只全数抵肃，共挑健驼解送出关者八千三百四十余只，内挑解行营备战驼七千只，并酌带余驼数十只。余一千二百余只，已知会五吉，俟到哈时即挑出一千只，转解辟展交定长等收，酌添各台驮运军粮，下剩

二百只留哈密择厂牧放，以备差使。得旨：嘉奖。

（卷583 33—34页）

广东巡抚托恩多奏：昭平县匪犯蓝如章以书符挖窖煽惑里民，并供出马朝柱等改易姓名潜伏苍梧县境，经委员押查，所指人地姓名悉妄诞不实。现会同督臣李侍尧详加究诘，俟得实拟奏。得旨：严审其挟仇妄扳之故，自然水落石出。至地方大吏闻此等事，有不严查之理乎？尔等无罪也。莫虑。

（卷583 34页）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辛亥（1759.4.27）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数日来未有奏报，想瑚尔起等领兵已抵和阗。此时和阗若无他故，则伯克鄂对及侍卫齐凌扎布等劳绩懋著，俱应加恩。盖伊等以绿旗兵数百与回人杂处，尚能保守和阗，较兆惠等有满洲、索伦兵数千者为更难。今军营侍卫颇多，足敷调遣。除伯克鄂对仍令驻扎和阗外，齐凌扎布、噶布舒著即来京休息。再，去岁派出满洲、索伦、察哈尔兵，原以更替久在军营者俾得撤回，因兆惠等被围，复行发往。此次平定叶尔羌后，即令各回本处，不必再行陈奏候旨。仍将朕轸念伊等劳苦之处晓示知之。

（卷584 3—4页）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壬子（1759.4.28）

兵部议奏：攻剿叶尔羌击败两和卓木之参赞大臣尚书舒赫德、阿里衮、侍朗公明瑞、副都统由屯、温布、鄂博什、护军统领努三、散秩大臣永庆、总管端济布、莫尔根巴图鲁玛瑞等，应照例各赏给云骑尉。查温布、由屯虽给过云骑尉，应将此次归并作为骑都尉。因伤身故之提督豆斌，应给骑都尉兼云骑尉，恤赏银一千一百两。总管三都布系三品，应给云骑尉，恤

赏银七百五十两。从之。

（卷584 5—6页）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癸丑（1759.4.28）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富德应援和阗安设台站，派察哈尔兵二十名、绿旗兵五十名，办给马驼、口粮；又回人三十名，伊等情愿自备口粮，未经另给等语。回人新附，未便令其自备口粮。可传谕舒赫德，将所派回人照军粮折给价银以示体恤。嗣后派出回人，即遵照办理。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臣等途次闻和阗被围，已遣瑚尔起等领兵九百往援。抵阿克苏时马驼不足，臣富德同舒赫德等挑选绿旗兵一千二百名，每人给马一匹，令其牵马步行，定于三月初十日起程，俟剿灭贼众后由痕都斯坦等路堵截逃贼，即从彼往取叶尔羌。至臣富德，原议派马兵三千、步兵二千，今合算瑚尔起之兵共二千一百余名，其八百余名留副都统玛瑺、侍卫老格等管领，俟马驼军器送到再行进发。臣兆惠催齐马驼粮饷，亦即向叶尔羌进发。又，准瑚尔起等报称二月二十日至和阗达里雅河，遇侍卫噶布舒遣往阿克苏之回人等，询知额里齐、哈喇哈什二城尚未失陷，余皆为贼所据；若此时叶尔羌无贼众前来，尚可支持；即尽力速行往援等语。臣富德亦即领兵进发。谕军机大臣等：览兆惠所奏瑚尔起呈报和阗情形，看来霍集占力已穷蹙。兆惠等于正月二十四日解围而出，至二月初二日相距已半月余，和阗回人尚云叶尔羌未有贼众前来。是从前围守军营及侵犯和阗不过乌合之众，一经剿杀逃散更多。兆惠等应就现在兵力加意奋勉，以冀大功速成。再，前谕福禄不必在参赞上行走，今著仍其旧任。昨又命明瑞为参赞大臣，计伊等两队参赞大臣富德处较少，著阿桂在伊队内行走。玛瑺、老格曾谕令来京，今来奏似尚未得旨。若已随富德前往和阗，仍著领

队行走。

（卷584 6—8页）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辛酉（1759.5.7）

又谕：前因兆惠等筹议进剿所需兵马过多，因思数年来进剿准噶尔、哈萨克皆系大举，即如初次西路进剿，仅用兵一万六千、马五万、驼七千余。彼时从巴里坤至伊犁沿途皆厄鲁特游牧，反复无定。今全部荡平，惟逆回窜伏巢穴，较之准噶尔艰易何如，兆惠等俱亲历行阵，岂不知此？朕意有劲旅五千即可横行无敌，就令不足，则以万人当之，何至尚虞力弱耶？伊等身当重任，闻朕令将派出兵数减省，万一不能集事，必有后言。然事势本可不需，亦何必固执成见？且自阿克苏至叶尔羌不过如巴里坤至乌鲁木齐千余里之遥，而霍集占摧败数次，尚有何力量？此皆伊等所宜筹及者。可传谕兆惠、富德等，惟就现在兵力应机速进。

又谕：据舒赫德奏称公品级伯克鄂对之子鄂斯瑞年虽少而办事敏练等语。伯克鄂对驻守和阗甚属奋勉，是以加恩赏给公品级。今伊子在库车办事亦能尽心效力，著加恩赏鄂斯瑞三品顶孔雀翎。舒赫德即传旨奖谕。

（卷584 23—24页）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乙丑（1759.5.11）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奏称从前自伊犁过巴勒珲岭进取喀什噶尔之奏，因尔时未至回地；今既应援和阗，当于事定后探兆惠进兵信息，夹攻贼众，仍堵截痕都斯坦等要路，皆朕屡谕及之者。可传谕富德，即悉心奋勉前往。所奏请加大神、威远等炮位号，俟兆惠查奏到日一体酌拟加给。其得伤侍卫老格、喀勒扎布、西尔库勒、那木扎勒、乾清门三等侍卫塔尔海等退留军营

效力，深属可嘉。并传谕知之。

（卷584 30页）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此次进剿拟需兵二万，咨行屯田大臣挑选绿旗兵二千以符额数。因计内地解驼不敷，将所调兵咨停，今进兵期近，驼仍未到。查从前屯田大臣奏准运粮驼五千只分派辟展等处，与其往来转运徒致疲乏，莫若每驼运粮一石，由各该处送至军营，即留为进兵之用。臣等会商舒赫德，据称分派阿克苏驼一千五百只，除倒毙外已将一千二百只交富德前往和阗；又续到驼一千一百余只，除倒毙外存九百余只，已照原议交卸后发回库车等语。窃思此次进兵必于五月内由阿克苏起程，乘回地麦熟前抵叶尔羌方妥。倘驼不足，恐误军行。请将辟展等处现驼三千余只俱令运粮前来，俟内地续解到日补给粮运。下军机大臣议奏。寻议：舒赫德等将富德带往和阗驼请于兆惠等奏办驼一万内拨补，臣等议将去年往阿克苏运送军需及办给西安满兵、厄鲁特绿旗兵陆续运粮驼骡送阿克苏以备进剿。今兆惠请将辟展等处驼每驼运粮一石留备军行，与臣等所议相同。应再行知各该处大臣等，查照原议及兆惠等所奏办理。从之。

（卷584 31—32页）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丁卯（1759.5.13）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此时尚未进兵，先宜侦探叶尔羌等处贼众情形以定谋略。虽现在官兵马匹未必能捉生询问，亦当多方措置。看来阿克苏、乌什等城回人必有与霍集占等贼党熟识者，兆惠即与额敏和卓、玉素布等计议，于伊等所知回人择其可信者遣往叶尔羌、喀什噶尔，将彼处作何预备情形询访明白，自属有益。若虑所遣之人或为贼所得，转使知我备细，不知逆贼狡诈，我即不遣人侦探，亦断无坐待我兵全无知觉之

理。兆惠等止应将不深悉军前情事之人遣往，并勿泄进兵之期，庶为妥协。再，从前伊等拟于麦熟时进兵，适据达勒当阿等奏称解往军营马匹约五月二十以外可抵阿克苏等语，此项马匹送到后尚须饲秣一二旬，恐致逾期，又难因粮于敌。朕意若不能速至，竟将马匹加意牧养尤可得力。但不知彼处麦熟究在何时？收获后再种杂粮否？亦宜相机办理，不必拘泥此旨。

（卷585 1—2页）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丙子（1759.5.22）

谕军机大臣等：定长等奏称准兆惠等咨，内地所送驼只至哈密、辟展时，酌量每驼运粮一石抵阿克苏；随以此项驼只不能多运，惟择其膘壮者轻装驮载等语。昨以达勒当阿等奏报所送马匹五月间可至阿克苏，朕即谓已过麦熟之期，或候回地续种田粮再行进剿。此特恐马力既未齐全，粮饷又不能接济，不得已而稍待之意。今思阿克苏等处亦未必有二万余马牧场，且天暑易致疲乏，而定长复不能多运粮饷，若再停留不进，则官兵又虚糜两月之粮矣。莫若仍于五月进兵，虽麦熟过期，必有尚未收获者可资接济。不必拘泥前旨。著传谕兆惠、富德、舒赫德、定长等酌量办理。

（卷585 14—15页）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丁丑（1759.5.23）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臣等从前拟将和阗、阿克苏分为两路，因和阗被围且有通喀喇土伯特、痕都斯坦之路，俟应援事竣进攻叶尔羌，而阿克苏之兵两面夹攻，兼堵截贼人逃往巴达克山等要隘。若兵多，则分攻喀什噶尔，可以互相牵制。今兵数不多，恐逆贼拒守叶尔羌，必须两路合兵攻围，俟克城后再分兵略地及堵截来援贼众。今接奉分兵谕旨，谨录送富德令其定议具奏外，臣舒赫德即将阿克苏所有马驮内择堪用者前往和

阗安抚回众。其酌调布鲁特属人及查拿哈萨克锡喇，臣等于三月初八日即遣侍卫成果、布延泰传檄布鲁特，候回报定夺。谕军机大臣等：富德至特穆尔图诺尔攻喀什噶尔，舒赫德前往和阗，皆从前酌定者。今富德已定和阗，自当由彼进发。兆惠虽令富德定议，恐往返需时。可传谕富德，令其径从和阗进兵攻取叶尔羌，一面堵截贼逆等逃窜之路。昨据舒赫德请前赴和阗，令巴禄在阿克苏办事，已降旨停止。即此时业已起程，亦仍回阿克苏。此旨著速行驰递。

（卷585 17—18页）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戊寅（1759.5.24）

又谕曰：富德奏称途遇守备傅能等领绿旗兵五十余名从哈喇哈什脱出，知伊与齐凌扎布等固守情节，仍愿随同进兵；因其困惫令往兆惠军营休息，以备询问等语。齐凌扎布、傅能有城守之责，城既失陷，自当治罪。但哈喇哈什系回城初降，众心未定，非内地城守可比，且兵饷不足，尚能勉支三月余，迨势孤援绝、内外变乱始行脱出，旋又随大兵恢复，苟非齐凌扎布坚守之功，则援兵虽至亦已无及，是以加恩优叙。今傅能随齐凌扎布守城，著加恩遇有都司、游击缺出即行补用。随同脱出之兵丁殊堪轸念，著兆惠等查明酌赏银两。恐军营兵丁等以齐凌扎布、傅能既已失城，功不抵罪，何故加恩，妄生揣度，亦未可定，可通行晓谕知之。

（卷585 20页）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庚辰（1759.5.26）

谕军机大臣等：回部将次竣事，应照平定伊犁之例绘画舆图。明安图、傅作霖著赏银二百两；西洋人高慎思吁请同行，亦赏银二百两；二等侍卫什长乌林泰、乾清门行走蓝翎侍卫德保，

赏银各一百两，德保仍授为三等侍卫，整装驰驿前往。

（卷586 1页）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辛巳（1759.5.27）

总督管甘肃巡抚吴达善奏：巴里坤一路台站自今春改设山南以来，两路俱会哈密迤西，而哈密、辟展两处均有运贮粮石。其由辟展至托克三、哈喇沙尔、库车、阿克苏等处俱设粮台，兼有收获屯粮。请自五月后不必由巴里坤办运，径从哈密、辟展等处拨运。其辟展至阿克苏，各就近分台拨运。更按各地情形在百里以内者，令各台兵按月自赴粮台或屯所随便支取。其自托克三及乌鲁木齐以东地尚平坦，酌雇商车分送。自哈喇沙尔至阿克苏，合计所需粮数每月不过数十石，应即于各粮台现有驼只内每月量拨二三十只即可运送一次。沿途分给，需驼无多，自可通融办理。报闻。

（卷586 4页）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壬午（1759.5.28）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臣等议定各城回人粮马价值均因其所愿，回众无不踊跃，并行文乌什、库车等处一体办理。现购买回人马一百匹、驼九十只，派官兵百名运送枪炮军器，于四月十一日自阿克苏起程往和阗。至和阗甫经安集，应及时耕作，臣与永贵等会商，携带银两、缎布以备奖赏。谕军机大臣等：前谕舒赫德同霍集斯前往和阗，特为堵截逆贼霍集占等逃逸。今富德已从和阗进兵，阿克苏亦属要地，仍令驻扎办事。曾屡降谕旨，今业经前往，接得此旨即将官兵等及运往军需交与富德办理，仍轻骑转回阿克苏。亦传谕兆惠等知之。

（卷586 5页）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癸未（1759.5.29）

又谕曰：兆惠等奏称前询问霍集斯，据云乌什虽有通喀什

噶尔之路，而地险多石，水泉不足，往叶尔羌渡河亦难；今伊已抵富德军营，应行文令其就近询问等语。乌什一路行走既难，富德仍即自和阗进兵，防御喀喇土伯特等要隘。朕详察霍集斯情形，似以擒获霍集占等后回酋无出其右者，意在总统回部，曾密谕兆惠等留心防范。但霍集斯虽不可信，从前曾擒献达瓦齐，此次纳降又随将军等在叶尔羌效力，若骤行究治，回人未免惊疑。著再密谕兆惠等，霍集斯此时如情形叵测，不得姑息从事。或不过恃功率意，即暂示包容。事竣后同伊来京，照达瓦齐之例安置亦属妥协。兆惠等宜加意慎密，以合机宜。

（卷586 8—9页）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甲申（1759.5.30）

又谕曰：五吉奏称提督阎相师咨取火药、铅丸等件，查从前因内地解送辟展驼只已经搭运，而杨宁等所领绿旗兵所携亦多，今驼只已全过哈密，续解尚需时日等语。军营进剿兵丁均属效力，所有需用器械，宜量其有无缓急通融支给，不可彼此歧视。阎相师队内火药、铅丸既有不足，自当于杨宁队内取用。必欲按营分领，殊属拘泥。嗣后内地所送军需，兆惠等须酌量派拨，勿分彼此。但军前火器最要，不妨宽裕贮备。五吉等既称陆续送至辟展，定长等亦当于粮运之便转解阿克苏。俱著传谕知之。

（卷586 11—12页）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乙酉（1759.5.31）

谕军机大臣等：克勒底雅、塔克回人等闻官兵将至，擒获贼人所用头目争先迎降，甚属可嘉，著富德至和阗日，将伊等功次查奏，候朕加恩。至从前克勒底雅回人玛墨里提布、哈子鄂斯瑞为贼内应，以致城陷，此二贼当查拿正法。若已随阿布都克呼木逃去，则进剿时亦当留心查办，不可致令漏网。

又谕曰：富德等现从和阗进兵，若阿克苏办给马匹，从巴尔楚克路与兆惠同行，必致迟误。业已咨行兆惠，自必先为办给。至解送马匹，务使不致疲乏以归实用，但内地马匹送至阿克苏分给两路，而富德一路则仍须远送和阗，且伊又不及亲身查验，以公义权之，纵不择其膘壮者解送，亦当均匀分拨。然官兵等惟图便已，亦情势所必有。兆惠统辖全军，自当秉公查办。并传谕富德知之。

（卷586 12—13页）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丙戌（1759.6.1）

谕军机大臣等：昨谕兆惠等将办送富德马匹秉公挑选，先行起程。但此次所办马匹若交与永德等往送，则人数无多不敷照管，且永德已谕令随努三回乌鲁木齐办理哈萨克贸易事务，此时业经前来亦未可定。内地办解马匹系达勒当阿、哈达哈等护送，应将伊等分为两队。往和阗者，著达勒当阿、傅景等带领，即在富德军营行走，增添兵丁，更于进剿有益。兆惠如亦须增兵，则先派西安满洲兵五百名、达什达瓦、厄鲁特兵丁二百名前往和阗。其余官兵，著哈达哈、伊柱、官长保等带领在兆惠军营行走。俱著传谕知之。

（卷586 14—15页）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壬辰（1759.6.7）

又谕曰：永贵等奏称内地购办牛羊通计十二万只有奇，可供二万官兵三月口食；又舒赫德等向回人换易及内地运送粮饷，除支给官兵外，所余尚可给进兵后半月之饷等语。所办颇属妥协。现在麦秋将届，回人既有应交粮石，加以布匹换易，军食自可裕如。且进剿之兵既有半月裹带，抵叶尔羌时贼人业经收获，加以羊只接济，自无匮乏之虞，兆惠等宜加意撙节为要。其运送各色布五千匹，已传谕吴达善，令其酌量采买。或

一时难得，即奏请由京办理解送。

（卷586 22—23页）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癸巳（1759.6.8）

又谕曰：兆惠等遵旨将进攻叶尔羌及归途病故之绿旗兵丁查明具奏。从前明瑞到京，朕询以军前情形，据奏绿旗兵丁内有患病身故者，朕心深为轸念。今据奏病故兵丁皆系雅尔哈善自库车带往，因采食杏实等物过多，腹泄病故等语。似此情节，皆雅尔哈善毫无纪律所致。伊等虽非身冒矢石效命行阵者可比，究系奉调出征在途身故，亦属可悯，著将军兆惠等查明伊等标营姓名，造册咨送杨应琚、吴达善等，查出伊等子弟，即或年幼，亦著充补名粮，徐为教育。仍酌量赏给银两，以昭朕加恩优恤之意。

（卷586 24—25页）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回人粮麦六月始能收获，须于未收获时进兵方有裨益。现在内地办送马匹计五月望前后可到，除应送富德军营者先行办理起程外，臣等定于五月内进发。至派出回人等侦探等事，曾与额敏和卓相商，有乌什所属之布鲁特四十户可酌量差遣，已将伊等挑选十人预备。报闻。

（卷586 26页）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甲辰（1759.6.19）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奏：臣等于四月十六日兵至和阗之哈塔里，副都统瑚尔起等遣伊斯迈勒等来迎，臣等加以抚慰，问各城生计及耕种事宜，据称各城虽为贼久困，尚有隐藏米谷，大兵到时口粮似可接济。其驰递事件，自阿克苏之扎木至和阗，前设台站五处。今沿途察看戈壁甚多，酌展为六台，派健锐营前锋达兰泰等六人以委署笔帖式管理。所有兵丁口粮，各于阿克苏、和阗就近支领。俟会兵叶尔羌后，或留或撤，另奏办

理。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兵近和阗，询据回人等传闻贼众复来，迄今未见，现已耕种安生等语。逆贼等计穷力蹙岂肯复来？不过据守叶尔羌，大兵一至或且惊惶逃遁，将来惟堵截最要。兆惠、富德合兵进剿，断不至如库车城之难克。必奋勇攻击，严密防范，务使渠魁就缚，于今岁成功方为妥协。其悉心计议具奏。

（卷587 22—23页）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戊申（1759.6.23）

又谕：据吴达善奏称阿拉善等处购买羊只共十四万有奇，前后送往巴里坤，由额林哈毕尔噶转送军营。此项羊只系军营口粮，此时系陆续出口，解送维艰。若急行趱送，则沿途伤损，究属有名无实。昨据富德奏称伊等自和阗进兵，彼处可得口粮。即兆惠进兵正值收获之期，又有粮运接济，朕意将此项羊只先送者即于阿克苏交收，后至者或于乌鲁木齐等处牧放，留备官兵凯旋之用，甚有裨益。因未悉军前情形，著吴达善、五吉、清馥、定长、德舒、永贵、舒赫德等咨商定议办理，一面具奏。亦传谕兆惠等知之。

（卷587 28页）

又谕：据额敏和卓奏称回城大小伯克等办理事务甚属输诚，请赏给翎顶等语。著赍送五、六、七品帽顶各五个、蓝翎十枝，酌量赏给。至额敏和卓本系旧人，前因兆惠、舒赫德两处奏折均未列名，是以降旨询问。今据奏在阿克苏办事，但进兵尤为紧要，伊系参赞大臣，著仍在兆惠等军营行走。

卷587 29页）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癸丑（1759.6.28）

谕军机大臣等：据富德等奏称大兵已至和阗，安抚回人并询问霍集斯等进剿道路及堵截逆贼要隘等语。览霍集斯所绘图

内，英额奇盘山在叶尔羌之西，霍集占移其牲只及乌沙克人等结营于此，特以我兵若抵叶尔羌，则此处贼人突出夹攻，互为犄角之意，无足深虑。但逆贼若不于城中藏匿而固守此地，携其妻子潜度伯克呼尔璃岭，前无堵截之兵，自后追擒殊为费力。即如从前博勒奔察、明瑞攻克呼特贼人据险防守，而游牧久已逃去，此即无兵堵截之验也。朕意伊等进兵，十日前或二十日以前富德队内派精兵四五百名以伯克鄂对带领，似额勒登额之侍卫等派出一二员，先于伯克呼尔璃岭堵截，贼若由此逃遁，自可成擒。未知和阗通伯克呼尔璃岭路全无阻隔否？可传谕兆惠、富德等查询办理。我兵若已取叶尔羌，霍集占尚在逋逃，著富德、明瑞领兵追袭，兆惠即在叶尔羌驻扎办事，不可争执前往。

（卷588 4—5页）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乙卯（1759.6.30）

谕军机大臣等：据兆惠等奏称霍集占兄弟与霍罕城之额尔德尼伯克交好，将来或往相投；喀什噶尔之西歧路有三，大兵欲擒贼，必先据此三歧要隘；因传檄额尔德尼伯克晓以利害；其先取喀什噶尔再于叶尔羌会兵之处，公同详议具奏等语。进剿逆贼、堵截逃路甚宜筹画，但舍叶尔羌而攻喀什噶尔，未必计出万全。若分兵力弱，更觉难收实效。看来自乌什往喀什噶尔尚属直捷，兆惠、富德等皆熟悉道路，自应详悉查询。昨览富德所进地图，叶尔羌之西有自英额奇盘山过伯克呼尔璃岭通巴达克山之路，朕即谕以驻兵堵截为要。今兆惠奏内未曾叙及，此地亦须留心商榷。总之，进兵形势固须询问回人，要贵中有定见。若向伊等责成取必，不但见识短浅，且虑其心生疑惧，转多支词饰说。可传谕兆惠、富德等，此次应先攻何地，于何处堵截，即会同酌议具奏。地方遥远，不必候朕指示，一面应

机办理。

（卷588 10—11页）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戊午（1759.7.3）

又谕：贵州提督哈攀龙来京陛见，看其言词恍惚，步履竭蹶，病体未能向愈。著解任在京调理，俟痊可之日再降谕旨。所有提督印务，即著周人骥暂行兼署。

又谕曰：哈攀龙陛见来京，见其言词恍惚，步履竭蹶，大非从前光景，看来其病尚未痊可。业经降旨令其解任调理。但哈攀龙所患病症是否途次加剧，抑系在任时已似此情状？提督钤辖通省营伍，如已骎寻日久，其于办理事件作何支持？从前爱必达曾因公赴黔，如果见其病体若此，即应据实入告，何并未经奏及？周人骥现摄提篆，其前此办事情形亦知之必稔。著一并传谕该督、抚，令其详悉查明奏闻。寻周人骥奏：提臣哈攀龙于去秋患病，凡考验官兵俱亲行校阅，在任并无贻误事件。入觐时情形，或因途次加剧所致。得旨：至今伊未能行走，足见汝等外省督、抚无肯任劳任怨者。且此亦何要务而擅动驿递乎？

（卷588 14—15页）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庚申（1759.7.5）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以进剿情形覆询和什克伯克等，定议兆惠领兵先取喀什噶尔，富德攻叶尔羌，巴禄由巴尔楚克路与富德会合，互相策应。其喀什噶尔西去之鄂坡勒岭可通霍罕敏珠尔岭、玉斯屯阿喇图什岭，俱通安集延，沿途之额德格讷、伊什克里克等部落皆传檄晓以利害，并将地方形势绘图具奏。昨览富德所奏地图，有由英额奇盘山通巴达克山之路，是以谕令派兵堵截。今兆惠等悉心筹画，自合机宜，著照所奏分路进兵，声息相通，务期获丑。朕意我兵既入，霍集占等若仍分守

两城，即各行奋力攻取。一城先下，即合兵协力。如霍集占走投喀什噶尔，则前后攻击，自必成擒。或布拉呢敦知要隘已塞，弃城逃来叶尔羌，必兄弟会合往投痕都斯坦巴达克山、喀喇土伯特。览伊等所奏地图，富德图内则有英额奇盘山伯克呼尔璃岭通巴达克山；兆惠图内则有通巴达克山之玉鲁克岭，通巴勒提之裕勒阿里克及通喀喇土伯特之萨纳殊等路。驻兵堵截，甚关紧要。今将两图重绘，于应行驻兵之地粘签指出，寄伊等阅看办理。

（卷588 17—18页）

又谕曰：富德奏擒获之回人布库塔斯恳请发往叶尔羌招抚鄂斯璃及喀喇沁之厄鲁特等；又将效力之阿什默特暂管和阗六城事务；其各城办事伯克等给与翎顶，以肃观瞻等语。布库塔斯尚非要犯，姑从宽释，令其招抚回人自属可行。至各城效力回人既经分别奖赏翎顶，著加恩仍赏缎各一端。其家属被害之额里齐伯克阿什默特、哈喇哈什伯克默默舍、协办额里齐事务之固尔班和卓、玉陇哈什伯克摩罗穆努斯、克勒底雅伯克阿里玛沙、哈喇哈什之阿里木沙与告知大兵来信以坚众志之阿里雅尔，俱著加赏缎一端。至阵亡及被贼戕害之回人等，将逃叛家产查出赏恤。得伤回人等，各赏银十两。俱照所请行。其守城回人千余亦属效力，俱著酌赏银两。再，效力之索伦领催署章京布特木济等，既戴奖赏翎，著加恩将戴孔雀翎者授为三等侍卫，戴蓝翎者授为蓝翎侍卫。

（卷588 18—19页）

又谕：蓝翎侍卫哲勒顺自阿克苏遣往和阗招抚克勒底雅人等，正值鄂斯璃攻城之际，为贼所害。据富德查奏伊原系宁古塔马甲，其父扎勒虎原任吉林镶白旗骁骑校，弟哲森保现任正白旗佐领等语。著传谕吉林将军萨喇善等，将哲勒顺有无子嗣

查奏。若有子，即加恩给与世职；无子，则酌量赏给伊父银两以示优恤。

（卷588 19—20页）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辛酉（1759.7.6）

谕军机大臣等：副将军富德奏请补授和阗等城伯克。霍集斯、鄂对皆甚属效力，和阗系霍集斯旧属，著授为管和阗六城之阿奇木伯克。鄂对前已授为阿克苏之阿奇木伯克，著仍其旧任。额里齐伯克阿什默特，授为散秩大臣。其各城伯克，照阿克苏、乌什例赏三品帽顶、孔雀翎。协办事务之伯克，赏四品帽顶、孔雀翎。霍集斯现在军营，其和阗六城事务即交阿什默特署理。

又谕：据富德奏称霍集斯、鄂对请将阿什默特授为管和阗六城伯克，霍集斯人不可信，未便留于故地，已密谕兆惠等。今富德如此办理，特以安慰众心。揆之理势，霍集占等尚未就擒，其补授总理诸城伯克之处即不遽办亦可。但富德等业经具奏，未便停止。富德进兵时著与霍集斯、鄂对同往。兆惠等功成，令霍集斯、鄂对、和什克伯克同来陛见。霍集斯若安心来京，俟至日再行酌定。倘有推托延缓情形，兆惠等当相机办理。此时加意慎密为妥。

（卷588 20—21页）

又谕曰：杨应琚奏到内地筹补哈密拨缺粮石一折，现在军营需用粮石陆续挽运，约计足敷应用，兼有牛羊、缎匹等项可资易换，且和阗等处种植有收，该将军等军行所至，因粮之处当复不少。现在进兵之时撙节支用，断不至于缺乏，毋庸汲汲多为擘画。著传谕该督，所有自哈密已经起运之粮，听其解赴辟展。至内地补项粮石，竟可缓缓筹办。甘省现值歉收，军储与民食正当并重，惟应多留余粮，以给平粜赈济之用。即所拨亦

不过一二万石，而内地民情观望，恐拨运繁多或不免张皇失恃。此则甚有关系，不可不为深维也。其兆惠等已另行传谕矣。

（卷588 21—22页）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癸酉（1759.7.18）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奏称和阗与叶尔羌之间并无城郭，不过零星村堡，霍集占已将叶尔羌附近居人收入城内。今续到马匹若能趱赴更善，否则就现在马匹千余整顿起程，缓行以待。且叶尔羌通痕都斯坦、喀喇土伯特之萨纳珠、奇里洋、裕勒阿里克等要隘，距和阗甚远，亦必由此经过方得水草，且可分道侦探贼人信息。贼若向痕都斯坦等路逃走，正与我兵相遇，更易成擒。拟于六月初酌办口粮起程，沿途相机剿抚。所办尚合机宜。昨兆惠等奏询问和什克伯克，所言喀什噶尔以西三路须先为据守，防贼窜逸；又续奏伊领兵攻喀什噶尔，富德攻叶尔羌。俱令互商，并于地图粘签指示，此时应已奉到。其悉心筹画，以奏肤功。又，富德奏称伊与伯克霍集斯同行，其伯克鄂对已遣往阿克苏等语。并传谕兆惠等，鄂对效力军前已将二载，自当稍为休息。闻伊行装为贼所掠，甚可轸念。著赏银二百两，令其在阿克苏办事。若情愿出兵，兆惠即同伊前往。仍著加意体恤。

（卷589 12—13页）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甲戌（1759.7.19）

谕军机大臣等：前兆惠等曾奏称投往回部之沙喇斯、玛呼斯等厄鲁特皆惑于霍集占之言，谓归降亦不免死，因助逆贼为恶等语。此次进兵非平定伊犁可比，特欲擒获霍集占等，辑宁回部。至厄鲁特等尚应招抚宽宥，革其从逆之心，以分贼势。且两路军营俱有效力之厄鲁特等，应明白晓示，不但归诚之回

人加恩安养，即沙喇斯、玛呼斯等厄鲁特果能悔罪来降，亦一体抚恤。兆惠等即遍行传谕，相机办理。

（卷589 14—15页）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丁丑（1759.7.22）

谕军机大臣等：昨兆惠等因和阗遣来阿克苏之回人默们讷则尔等云克勒底雅有牛羊数千及贼人所留羊千余只，未知虚实，行文富德就近询问。今据查奏伯克鄂对、侍卫齐凌扎布及克勒底雅之阿珲伯克等俱称除现在交官外，余多被贼抢掠，亦间有藏匿等语。览所译回人呈文，颇觉疑惧。伊等甫经归顺即被围三月之久，虽有藏匿情事亦当佯为不知，以安众心。若复逐一搜查，徒滋纷扰。已于富德奏折以“尚觉搜求太过”批谕。总之，成大事者不可烦苛琐细。可传谕兆惠、富德等，稽查此项牲只即著停止。至默们讷则尔，不过新来归附之小人，所言未可全信，不必将回人情事向伊究问。

（卷589 20—21页）

又谕：据五吉奏称奉到续送羊只过期即存留牧放之旨，计前后共送羊五万只至阿克苏；其八月内外送到者或在哈密，或在巴里坤牧放等语。从前因后到羊只若仍送军营，则中途风雪必多倒毙疲瘦，有名无实，是以谕五吉、清馥、定长等议奏。今清馥、五吉俱已奏覆。又，杨应琚请拨哈密存贮米二万石运往辟展，再于肃州运米补额。朕谕以各处屯田既有收获，又回人等交纳粮石及收取贼人所种谅已足食，甘省岁歉，应暂停拨补。可传谕兆惠等，俾知前后办理情形，加意撙节，并收取贼人积蓄以资军食。不可使兵丁知觉，致有漏泄。

（卷589 21页）

又谕曰：努三奏称查勘自穆垒至乌鲁木齐，若尽开屯田，则所用兵丁太多，运费亦繁；惟特讷格尔、昌吉、罗克伦距乌

鲁木齐颇近，地亩亦广，将来回部全定，伊犁驻防应以需兵若干与屯兵粮饷合算，量籽种以定兵数，就收获以给军食，既可省内地挽运之烦，亦不患多兵冗食等语。昨杨应琚来京，曾奏请前往伊犁及屯田等处查勘。计杨应琚起程前往，必与兆惠等凯旋相遇，而舒赫德又承办此事，杨应琚宜与兆惠等酌定伊犁应驻兵几千名，其努三所奏乌鲁木齐等处屯田事务作何筹办及不误春耕，与舒赫德等悉心会商，即行办理。努三奏折著录寄杨应琚阅看，并传谕兆惠等知之。

（卷589 21—22页）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己卯（1759.7.24）

谕军机大臣等：据富德等奏称有回人哈里玛自叶尔羌逃出，将所询供词知会将军兆惠，定于六月初二日自和阗起程，沿途息养马力，俟得兆惠进兵信息相机办理；又，和阗六城伯克等愿派兵六百五十名从军效力，甚属诚恳；请将各城为首伯克等留办事务，其小伯克等酌量派出，令伯克霍集斯统领进发等语。观回人所告情词，是逆贼霍集占已无计可施。大兵一到，成功应速。富德即行前进，深合机宜，朕伫闻捷奏。其和阗从军回人，著加恩每名赏银二两，领兵之大伯克赏缎二端，小伯克赏缎一端。仍将恩旨传谕。至驻扎和阗之游击丑达与协同办事之察哈尔委员章京固穆扎布，俱著赏戴花翎。吉林署骁骑校黑柱，赏戴蓝翎。

（卷590 1—2页）

又谕：昨兆惠、富德等将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地图呈览，著发给明安图、德保，至回部时按图阅看。再将该处地形高下、日月出入度数测量，则易于定稿。又，所至之地，其山河城邑村堡若与此图有不相符合者，即阅看更正。

（卷590 2页）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丙戌（1759.7.31）

谕军机大臣等：据兆惠等奏称准富德等咨送叶尔羌逃出回人哈里玛供词，复询问和什克伯克，仍照前定议，先攻喀什噶尔；候富德信息，堵截回人逃窜之路等语。昨据富德奏报，朕谕以贼势不过如此，我兵即可成功。今兆惠等亦定于六月十一日起程，深合机宜，伫闻捷奏。但兆惠闻富德所送回人供词，又质之和什克伯克，似专向伊等责成询问，恐新附之人未免惊疑，不以实告。嗣后当于无意中慰谕咨访，庶少支词剿说。又，所奏内地马匹于六月初八日全到，驼只亦陆续前来等语。计此时应先送马数千匹于富德军营矣。至所送马驼或伤损尚少，是以未经声说。但数目膘分若何亦应奏及。并著传谕知之。

（卷590 8页）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己丑（1759.8.3）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奏称准兆惠咨令巴禄领兵渡叶尔羌河会合夹攻，但巴禄之兵必由听咱阿布、呼尔璊前进，距叶尔羌甚近，贼人见其势弱，必相抗拒，且坚守河口，即大兵亦不能径渡，于事无益；请令巴禄由巴尔楚克前进，于叶尔羌、喀什噶尔之中据其要隘，可以堵截贼人，俾两路声息相通等语。近因兆惠奏定议令兆惠先取喀什噶尔，富德取叶尔羌，巴禄策应富德。今据富德奏巴禄不足为伊声援，无需进发，所见甚是。巴禄即相机据守要隘，仍听兆惠调遣。若二城贼众彼此潜通信息，即行堵截搜捕，与两路会合，俱著传谕知之。

（卷590 10—11页）

又谕曰：杨应琚奏请添拨司库银二十万两，采买宁夏府属麦豆米谷备用。此举若因甘省歉收筹备赈恤，自属应行。如谓阿克苏等处仍须筹备军粮，则正可不必。盖大兵现在起程进

剿，可以计日成功。又，据永贵等奏军营粮饷已由辟展挽运，加以屯田收获、回人输助，自可源源接济。著传谕该督，所粜粮石应酌量赈务需用情形妥协办理，并晓示商民，俾知采买谷石原以供本地之用，非为筹备军粮起见，庶庸愚无识之人不至张皇传说，永贵折并著录寄阅看。

（卷590 12页）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辛卯（1759.8.5）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奏称伯克霍集斯请遣伊亲信之伯克巴喇特以回字文书招抚布拉呢敦，并据称此策有效，当受恩荣，但虑不能成事为惧等语。伯克霍集斯既感激朕恩，招降以离贼党，深可嘉悦，著加恩赏给缎匹。至伊输诚设策果如所算，自必加恩，万一布拉呢敦执迷不悟，罪有所归，与霍集斯何与？若布拉呢敦悔过归诚，即令其从征叶尔羌，事竣再来京入觐。若但遣人乞降，当以从前谕旨及此次招降皆因布拉呢敦人颇诚实，不似霍集占之狂悖，如欲免罪安生，非亲身前来不可。著传谕兆惠、富德等遵照办理。

又谕曰：富德奏称黑龙江署参领巴岱在瑚尔起等队内奋勉出众等语。巴岱著赐号额尔克巴图鲁，赏银一百两。又回人摩里斯拉木至和阗、额尔齐，以大兵前来晓示贼众，致被戕害，甚属可悯。虽经赏伊家属房产，仍赏银五十两。著富德传谕回众知之。

（卷590 15—16页）

又谕：据舒赫德等奏称酌议平定回部后，将各城回众稍令休息，于十分内派出一分迁往伊犁屯田，余人令其协助资粮；其从前曾往伊犁者，仍行派出等语。虽有所见，尚未深悉情形。此等乌沙克回人与厄鲁特杂居年久，未免渐染恶习，反复无定，恐驻防兵丁数千人难于弹压。此次退兵尚应大加惩创，

其余胁从之众亦不便居其故地，或移往吐鲁番安插，距内地既近，而额敏和卓亦能约束。朕此意是否，可询问额敏和卓，令其议奏。至各城回众数年来甚觉穷困，骤行迁徙势必不能，或一二年后再选老成谨慎之人前往伊犁安插。至伊犁驻防粮饷，于回人应交贡赋内酌量折收米石运往支给，似亦可行。虽非现在急务，自此次第办理亦甚妥协，并著兆惠等定议具奏。

（卷590 16—17页）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壬辰（1759.8.6）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奏称现在进取喀什噶尔，伯克霍集斯所遣招降布拉呢敦之人若即行前往，转使贼人知我声息，拟将伯克巴喇特带领行走，相机差遣等语。霍集斯招降布拉呢敦之议系遵朕谕旨，昨富德具奏，又已降旨奖赏，若虑贼人知我声息，则我兵自阿克苏起程，贼岂全不知觉？且富德奏请差遣之人，兆惠又复留待，转使霍集斯生疑。至若临时招抚，布拉呢敦必谓先期未见遣人，此特懈我众心，必致徒增疑惧。著传谕兆惠等仍遵前旨，将伯克巴喇特即行遣往。

（卷590 17—18页）

又谕：据兆惠等奏称派出西安兵五百名听候台站调遣，余兵一千五百名交驻扎大臣于阿克苏、乌什等处分防等语。兆惠正当需用兵丁之时转将西安兵存留者，盖因伊等不习劳苦耳。但即留驻阿克苏，亦恐无裨实用，徒糜粮饷，不若遣回本营。可传谕舒赫德，将此项兵丁约计从阿克苏至巴里坤程期给以口粮，令其步行回巴里坤。仍将伊等未习劳苦，不能从征，自后宜加奋勉，务为有用之人明白晓示。至巴里坤日，著清馥照例办给车辆遣回西安。

（卷590 18页）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丁酉（1759.8.11）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库车以内吐鲁番以外库尔勒、玉古尔等处俱有旧城，且距内地不远，可以形势连络，应择要地筑城驻兵，照安西之例酌设提督、总兵一员，多派绿旗兵屯田以供粮饷；既可约束各城回人，而伊犁驻防亦不患单弱等语。平定回部后，筑城驻兵自应豫为筹画。著传谕兆惠、富德等，俟应行办理时，酌量定拟具奏。朕意叶尔羌、喀什噶尔全定，霍集占兄弟俱获，仍著舒赫德于阿克苏驻扎督办一切事宜。若逆贼等有逃遁者，则仍应于叶尔羌驻兵堵截查拿，始可弹压诸城。俱著兆惠等就地方情形办理，务期永远宁谧。

（卷591 10—11页）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阿克苏等城交收回人贡赋，查核户口数目，需员承办，请拣发通晓蒙古语言文字、练习事务之司官、笔帖式等以备差委等语。著于部院内拣选司官二员、笔帖式四员前往阿克苏随舒赫德办事。

（卷591 11—12页）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癸卯（1759.8.17）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臣等进兵喀什噶尔，闰六月初三日至伊克斯哈喇，据前队参赞大臣明瑞所派之游骑巴图鲁侍卫伍岱等夜闻行走声息即行围截，见回人六骑，称系喀什噶尔投诚之人，因布拉呢敦将伊等抢掠，潜行逃遁，伊等来迎大兵等语。臣等逐一询问，称系阿珲和济默尔、伯克和沙勒、沙咱木、沙扎巴尔、呢雅斯，俱喀什噶尔人。又，乌什回人额敏系霍集斯之族弟，告称“去年被霍集占迫胁，久欲归诚，今布拉呢敦同霍集占逃去，我等同喀什噶尔旧伯克奉书来迎。”臣等译看呈词云：“喀什噶尔大小人等谨呈阿克苏等处驻扎将军大人、伯克霍集斯：今布拉呢敦将喀什噶尔男妇驱逐出城至哈喇克尔，我等仰慕大皇帝仁化，复回城中看守。布拉呢敦同其亲信人等至提斯衮暂

住。我等马匹、牲只皆为所掠，无力追夺，且河水难渡，恳大兵速来救援，庶布拉呢敦不致远飏，布鲁特不来抢掠”等语。臣等详加诘问，据称布拉呢敦去年在叶尔羌被枪矢伤，因重甲未透，曾遣人与霍集占计议投降，霍集占不允，遂分途逃[redacted]巴达克山、霍罕额尔德尼等处；巴达克山已有回音，不知何语；后阿布都克呼木两次与布拉呢敦议事，闻霍集占于四月内即将家口行装俱移往叶尔羌迤西羌呼勒之赫色勒塔克，若大兵复来，则逃往巴达克山；布拉呢敦诸事俱与亲信之乌沙克、塔喇沁、伯德尔格、玛呼斯之厄鲁特密议，不令我等知之，惟索取粮马；所得之物，六月初十以前陆续运至塔勒巴楚克河，仅与亲信人等在城居住；六月十五日，据守卡人报称有布鲁特百余人在城西北之阿喇古抢掠，布拉呢敦令鄂斯瑞伯克、优驾斯伯克等拒之，于济德朗塔拉大为所败，鄂斯瑞等俱得伤；自此每日作为出兵之状，向我等凑集资装；二十七日，突将我等兵器夺去，将男妇带至提斯衮，复夺其衣服而去。臣等复询和济默尔等，布拉呢敦兄弟究竟逃往何处？尔等何不擒献？显系诱我大兵轻装前进。据称伊等遣使霍罕未有回音，且虑布鲁特抢掠，必不敢前往；惟霍集占于四月间即已迁移家口辎重，而巴达克山使人已回，又曾馈送巴达克山之克布察克等部落礼物，或系逃往其地，我等实无力擒拿，并无别情。臣等询问叶尔羌、喀什噶尔从贼逃去者系何等人户？现余户口若干？其喀什噶尔村庄种植若何？据称不知叶尔羌逃去人数，其喀什噶尔之人，布拉呢敦带去一百五十户；又，亲信之乌沙克等男丁千余口，家口亦多；我等百余户内有带去者，此时亦多逃回；计本城所属共一万六千余户，人五万余口；其汗额里吉衣、雅普尔古、乌什哈喇城之人俱各自保守；牌租阿巴特有千余户，亦不肯从贼，彼此相拒，此时不知胜负；至所种地亩，大麦已熟，小麦

尚未收割；本城之阿奇木伯克墨墨氏敏、伯克阿布都尔瑞俱被贼带去，城内街市俱焚，城门亦毁，有伯克托喀等现在修理等语。臣等察看投诚情形属实，但布拉呢敦早已远飏。臣等议先攻喀什噶尔，原欲断其逃窜，今约计趱送和阗马闰六月初十间可到，阿里衮、巴禄之兵亦可抵巴尔楚克，叶尔羌、喀什噶尔既差人分途迎降，想富德等自必闻知速往追袭。现在来投人等虽无可疑，而受降如受敌，自应倍加谨慎，不必轻骑先进。即领现在马兵三千名前往安抚，一面侦贼踪迹。若果赴巴达克山，即直入其境，宣示军威，晓以利害，相机索取擒拿。又，和济默尔等告称沙喇斯玛呼斯厄鲁特已经离心，恐窃取霍集占牲只逃走。亦行文车布登扎布，令其随路留心截杀。下部知之。

（卷591 14—18页）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奏：六月十八日，卡上送到叶尔羌脱出额里齐回人郭尔拜默特等，询据供称去年被阿布都克呼木搏往叶尔羌，闻知霍集占兄弟不协，有伯克阿布都瓜布系伯克霍集斯之兄，布拉呢敦令其逃走等语。十九日又送到从叶尔羌所属萨纳珠脱出赛里木回人海达玛特等，据供“去年霍集占在库车败逃，将赛里木伯克阿布勒阿三搏去，后闻大兵进剿，复行戕杀；我因逃至萨纳珠闻大兵到和阗之信，叶尔羌人等惊动，霍集占将家口辎重移往哈子勒塔克；又闻布拉呢敦与伯克阿布都瓜布有恩，带往喀什噶尔后又令其逃往乌什；必来寻霍集斯”等语。臣询之霍集斯，据云“我兄似难于逃出，但布拉呢敦果与霍集占不协，伊与我兄相得，或通信归诚亦未可定；若我兄果来，愿以家口保其必无虚诈”等语。臣伏思叶尔羌脱出回人至营须行走二十日，若喀什噶尔至乌什不过六七日程，期应早至兆惠军营。臣自得兆惠派送臣营马匹信后，不知于何日进兵。

除将前项信息咨行外，未便伫候回音，臣于闰六月初旬即领现在马兵一千二百余名、绿旗步兵一千二百余名，空赶马匹径行戈壁，向固满、萨纳珠前进。沿途探听兆惠进兵日期。又，候马兵八百余名，俟参赞大臣阿桂送马到时，与所带牧马兵七百余名仍牵马行走，于攻城擒贼庶可得力。报闻。

（卷591 18—19页）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甲辰（1759.8.18）

又谕：据兆惠等询问来降回人，知布拉呢敦将喀什噶尔人众驱出，肆行抢掠。霍集占于四月间迁移家口辎重于叶尔羌之西，恐同谋逃往巴达克山。富德亦询知霍集占迁移家产，领众于城外结营等语。是喀什噶尔甚属惊扰。若从前霍集斯等早遣人招抚，或可即获渠魁。今业经逃遁，兆惠仍宜抚定喀什噶尔，俾无失所。但闻喀什噶尔城踞山巅，险要难克，布拉呢敦断无弃此而逃往叶尔羌之理。则霍集占此时亦必逃遁，叶尔羌可不攻而下。若霍集占果与伊兄同逃，兆惠即留阿里衮驻于喀什噶尔，而前往抚定叶尔羌。富德、额敏和卓、明瑞作速领兵侦霍集占逃窜之路，穷追务获。其兵丁须选两队之健锐者，每兵给马三匹，并多备口粮。或天寒难进，即暂于叶尔羌度岁，次年办理亦可。总以擒获逆贼兄弟始可告成功。若仅取二城，则事仍未竣。至二城既克而渠魁未获，所有回人中阿奇木伯克等不必即令入觐，致生疑惧。又，富德所奏布拉呢敦遣霍集斯之兄阿布都瓜布来兆惠军营等语，兆惠未经奏及，或系传闻。若果前来，即善为抚慰，相机办理。再，霍集斯、鄂对俱熟习回部情形，追擒霍集占等时，须酌令一人随往。且将来两军合队，毋论贼为谁获，皆同功一体，务宜和衷集事，不可稍分彼此。俱著传谕知之。

又谕：据舒赫德奏称乌什为大兵要路，请派西安兵五百名交纳世通带往，协同玉素布办事等语。玉素布系回部旧人，驻扎乌什尽足办理事务，亦不必多驻兵丁，酌增西安兵二百名足矣。余兵仍于阿克苏驻扎，或可不需，即遵前旨撤回。前因阿克苏办事有人，曾谕永贵回京，纳世通仍在阿克苏驻扎。其随同办事之三等侍卫齐克慎、都司陈圣谟、陈尧典、协同玉素布办事之游击王万邦既实心奋勉，著以应升之缺补用。随印之署笔帖式西安前锋固林泰、马甲柏秀、吉林马甲雅库俱甚属效力，固林泰、雅库著赏八品笔帖式职衔，柏秀既系开户，著赏给县丞虚衔。

（卷591 20—22页）

又谕曰：富德奏称叶尔羌脱出回人等告知霍集占潜逃信息，领兵从固满萨纳珠前进，与兆惠约期会剿；其无马兵丁八百名，留待阿桂所领送马兵丁七百余名，作速趱赴等语。适兆惠已得喀什噶尔乞降信息领兵迅往，不久应与富德会合。而富德队内所候马匹急需接济，可传谕阿桂将所送马匹筹画速行，不可迟滞。

又谕：据兆惠奏喀什噶尔来降回人信息，知布拉呢敦兄弟俱已逃遁，沙喇斯、玛呼斯、厄鲁特等或乘乱掠取回人牲只逃走亦未可定等语。前据定长奏乌鲁木齐牧群被贼盗窃，寻踪追至察拉垓，俱各散走，朕即谕车布登扎布加意搜捕。今回部贼酋既经逃遁，则党众散走者必多。可传谕车布登扎布或于特穆尔图诺尔等处，或于伊犁附近择水草之地，派出官兵于贼人逃往哈萨克、俄罗斯等要路设卡堵截，仍遍搜山林幽僻之地。倘逆贼等即在其中，岂非一好机会？车布登扎布其悉心筹酌办理。

（卷591 22—23页）

又谕：近见数次军营奏报，常有二三处所发一时齐到者。

设如兆惠之奏报经过阿克苏，而阿克苏大臣等将所奏事件附之驰递尚属可行，乃富德等由别路驰递，而亦与兆惠之奏齐至，是必台站人等积习，接受事件不即飞递，留待后到者一同赍送之所致耳。今当进剿之时，军机事件刻不容缓，岂可任意偷安以致迟误？著将此交与兵部，按照军台通行晓示，仍令管理台站官员等不时稽查，仍有似此玩延贻误者，务宜严参治罪。

（卷591 23页）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乙巳（1759.8.19）

谕军机大臣等：杨应琚奏库车等处咨调绸缎、布匹等项换易回民粮石、业已酌办解送一折。看来各项布匹于回地既为适用，当此刈获之时用以易换粮石，非特军营得资接济，且可省内地解运之繁，甚为便益。前已降旨令户部酌拨布匹二万解送肃州，交该督等贮库备拨。将来或有需用，不妨广为筹备，多多益善。现在传谕户部，再于各省产布地方酌量备解，陆续运甘，庶军储倍为充裕。甘省比年歉收，民间食用应多方体恤。其粮石、草束本地既务从撙节，不令采办拮据，即布匹一项，亦系小民日用所必需。今既由各省源源接办备用，则甘省一切可以无需购买，价值亦自平减。该督等正当专力于抚绥赈恤，副朕加惠边民至意。此时回众已得因粮之便，军务亦指日可以告竣。该督等办理储胥，使内地静若无事，斯为经理得宜耳。将此详悉传谕知之。

（卷591 24—25页）

又谕：昨得布拉呢敦逃遁之奏，朕即谓霍集占若尚在逗留，大兵可并力擒获。前谕兆惠等领兵先取喀什噶尔者，原以断霍集占逃窜之路也。今布拉呢敦既遁，喀什噶尔乞降，料霍集占自不敢由此逃遁。若兆惠抵喀什噶尔时霍集占尚据叶尔羌，即令阿里衮、额敏和卓抚定回众，伊速领本队之兵急与富

德并力攻叶尔羌，擒获霍集占，布拉呢敦即在逃亦可谓之竣事。若霍集占闻伊兄既逃早已遁去，兆惠仍遵前旨抚定叶尔羌回众，富德、额敏和卓、明瑞作速领兵追袭，务期擒获。俱著传谕知之。

（卷591 25—26页）

又谕：近据富德等奏巴禄兵少，不便径往叶尔羌，朕即谕令据守要隘以断两城贼众声援，仍听兆惠调遣。今布拉呢敦在逃，喀什噶尔乞降，叶尔羌亦必有变动。著传谕巴禄不必据两城要隘，惟探听兆惠、富德两军信息，就伊兵力可至何处，随何人行走有益，即会同进发。

（卷591 26页）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丙午（1759.8.20）

谕军机大臣等：定长闻喀什噶尔回人归诚具折奏贺，甚属非是。此次将军、大臣进兵，务将逆酋兄弟全行擒获以奏肤功。今布拉呢敦逃遁，所余伯克数人献城归附，大兵所至应以未获渠魁为恨，尚何喜之有？且即布拉呢敦悔罪归诚，亦不足道。惟生得霍集占，明正其罪，方可竣事。定长如此陈奏，特平日视此甚难耳，可谓不知事体。著传谕知之。

（卷591 27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己酉（1759.8.23）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臣等闻喀什噶尔回人信息即领兵前进，先派额敏和卓之子茂萨等驰往安抚城堡，查明地亩。据喀什噶尔所属牌租阿巴特城伯克呢雅斯遣回人呈称“六月间霍集占遣人告知布拉呢敦，将叶尔羌、喀什噶尔城堡焚毁，令回人等迁往巴达克山，我即闭城拒守；闻霍集占兄弟约于色呼库勒之齐里衮巴苏相会，若兵至即可擒获等语。”臣等一面檄知布鲁特纳喇巴图等截贼人前往色呼库勒投霍罕额尔德尼伯克之

路，一面尽力尾追。报闻。

参赞大臣阿里衮等奏：臣与巴禄等兵抵巴尔楚克，擒获多伦回人庾默特等。据供从喀什噶尔脱出，霍集占现将巴尔楚克边卡撤回，兄弟商议欲从巴达克山路往痕都斯坦等语。臣等恐庾默特等所言未足为据，已送往阿克苏，并行知两路军营。报闻。

（卷592 1—2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兆惠、阿里衮等奏报霍集占兄弟商议同逃，看来从巴达克山往痕都斯坦较为确实。我兵未抵城下贼已窜逸，非将军等之咎。但二城即定而逆贼兄弟未擒，难云竣事，兆惠、富德等自应穷追务获。且贼人伎俩已无所施，若见我声势可畏，必自相擒献，或稍存犹豫，则亦必观望苟延。现在马力有余，加以二城村堡所有俱可接济，计奉到此旨不过八月初旬，正可长驱深入。或天气渐寒，即撤回叶尔羌，来年再行追袭亦可。至回人等虽应抚恤，马匹必当拘收，庶不假伊等以足力。俱著传谕知之。

又谕曰：额敏和卓之子茂萨奉委驰往喀什噶尔安抚回众，查勘地亩，甚属效力。著加恩赏给公品级。

（卷592 2—3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戌（1759.8.24）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兆惠等奏称霍集占兄弟俱经逃窜，追袭最为紧要。以我马力有余，而逆贼等所携万众，杂以妇女童稚，行走既不能便利，多人亦易生变乱。我兵当恩威并用，或招抚，或离间，中途必自溃散，或有擒献者。至堵截虽亦一策，但急追不能纡道，或致徒疲马力。若果逃往巴达克山，量伊地仅一小部落，断不能收养如许逋逃，且岂肯自招罪累？兆惠、富德等惟宜悉心奋勉，以奏肤功。守城拒贼之伯克呢雅

斯，兆惠等即量加奖赏。其二城来降伯克等应如何酌予加恩，俱著查明定议具奏。

（卷592 3—4页）

又谕曰：成衮扎布以筹画车布登扎布行粮具奏。今体察回部情形，车布登扎布不须往特穆尔图诺尔，但于伊犁附近择水草之地驻牧，防范霍集占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之路，并搜捕玛哈沁。其官兵粮饷，行文定长等支给。

（卷592 4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乙卯（1759.8.29）

谕军机大臣等：据玉素布称从叶尔羌脱出之乌什回人阿奇木和卓等告知，霍集占闻大兵将至，向西逃窜；布拉呢敦通使安集延，往复之间，霍集占谓其难信，留来人不遣，以贼众千人付阿布都克呼木、赛哩克伯克守城等语。霍集占闻风逃窜，自属确实。至以千人留叶尔羌，则断不能守。此必逆贼等恐有追袭，俾亲信之人断后，扬言固守以作疑兵，冀我师或不穷追久驻，仍可复回抗拒耳。兆惠所领兵马尚无不足，惟富德马力稍弱，颇为廑念。但阿桂续进之兵亦可接济，其悉心奋勉行走。至阿布都克呼木从前固守库车、戕害托克托等，实为逆党渠魁，此时果留叶尔羌，务宜擒获正法以抒众愤。俱著传谕知之。

（卷592 8—9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丁巳（1759.8.31）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臣等领兵前往喀什噶尔，沿途经过村庄，回众皆献牛酒果饵，情词恭顺。又，被胁脱出之回人等俱称霍集占由伯克和罗木渡口向羌呼勒逃去，布拉呢敦由玉鲁克岭潜逃，兄弟会齐同行，同党止四千余人等语。臣等抵喀什噶尔后加以抚慰，询知布拉呢敦兄弟相会后，同向色呼库勒逃

走。虽均系巴达克山必由之路，但甚险远，或往巴达克山等伊附近之博罗尔，或仍往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纳木干等处，皆未可定。查色呼库勒附近之帕密勒，西通博罗尔、巴达克山，北通安集延等处，应于此堵拿，行程不过十数日。臣等已知会阿里衮、巴禄之兵前来协助，臣明瑞、爱隆阿、温布等即领兵二千追袭，其余兵马暂为休息。臣兆惠一面将抚定喀什噶尔、叶尔羌、查核户口田赋、委员派兵防守各事宜办理就绪，即领兵策应。报闻。

（卷592 10—11页）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奏：臣等由固瑞萨纳珠前进，据索伦总管萨垒等获回人伊巴哩野木等告称，霍集占弃叶尔羌逃往英吉沙尔，大小伯克等情愿迎降。臣一面派兵五百名，令鄂博什等持檄往谕为首之喀玛勒和卓等，一面带兵前往。沿途回人扶老携幼，道左跪迎。行至听杂阿布河岸，鄂博什等将檄传之喀玛勒和卓等带来投降。臣等进兵渡河，入城抚慰回众，令各安生业。查明现存户口二万余。复询霍集占逃走所向，佥称或往巴达克山，或往安集延，不知确实等语。臣等务期追获。报闻。

（卷592 11—12页）

谕：据将军兆惠、富德等奏称逆贼霍集占兄弟闻大兵前进，率其亲党逃窜；叶尔羌、喀什噶尔两城回众俱输忱归顺；现在一面安抚两城，一面派兵追剿等语。览奏深为欣慰。逆贼兄弟虽畏罪先逃，而两大城实回部著名之地，既欢迎恐后，则二贼亦可计日就擒。此皆将军、大臣、官兵等奋勉所致，甚属可嘉，俱著交部议叙。又谕军机大臣等：兆惠、富德等具奏抚定回城，业经加恩议叙。仍著传谕伊等激励官兵，益加奋勉，务使渠魁早获，以期承受宠荣。从前曾降谕旨，兆惠办理两城

事务，富德、明瑞等领兵速往追贼。即当作速起程，沿途宣布朕谕，以霍集占等罪由自取，与胁从之众无涉，有能擒献者，必霈殊恩；虽附和为恶如沙喇斯、玛呼斯人等，倘能幡然悔悟，去逆效顺，亦从宽免罪。俱著遵照办理。

（卷592 12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戊午（1759.9.1）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奏抚定叶尔羌等城回众，红旗驰报甚为迅速，所有台站人等自应加恩。著将巴里坤以内台站交地方官查明，其巴里坤以外交清馥、定长、舒赫德等查明，造册送部议叙。

又谕：昨据兆惠奏派明瑞领兵二千追剿逆贼等语。若明瑞等能速追即获，固属甚善；万一贼众远飏，则接济官兵粮饷甚属紧要。但官兵所至多布鲁特等部落，伊等业已归诚，又令协擒贼首，自未便责其供应。著兆惠预为筹画，且亦当酌量马力。计节次办送之马将二万匹，自春迄夏始能全到，伊等自应加意牧养。有伤损者，或向回人及布鲁特等换易添补。纵不可得，但以足敷万人之马派给劲旅五千，自有余裕。若今岁不能竣事，即暂回叶尔羌等处休息亦可。至富德奏霍集占所居应否拆毁等语，著即为办事大臣公署。擒获逆贼后，或选授阿奇木伯克等亦可居住。俱著传谕知之。

（卷592 13—14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己未（1759.9.2）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等奏称阿克苏系回部大城，村庄甚多，旧系伯克密喇布等管理，今虽不必准以内地官制，而品级、职掌宜为厘定，庶足以辩等威而昭信守等语。所奏甚是。著照所请，以阿奇木伯克为三品，伊什罕伯克为四品，噶匝纳齐伯克为五品，将应升人员奏请补授。其小伯克密喇布等为

六、七品，俟缺出拣选补授。其余各城，俱一体办理。但回部诸城皆大兵进剿所定，非哈密、吐鲁番之向化归诚可比。从前玉素布、额敏和卓之属人等本其世仆，故所设官员俱不支俸。此等回人虽承办公事，有官职大小之殊，皆系朕之臣仆，将来如阿奇木等大伯克或令其轮班入觐，酌给官俸，其小伯克等或于所定租赋内通融支给亦可。著传谕舒赫德查核定议具奏，俟回部全定后举行。此时不妨以筹办大概晓示回人，俾共知感激奋勉。

（卷592 15—16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申（1759.9.3）

谕军机大臣等：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回众归降，逆贼布拉呢敦、霍集占二人潜逃未获。著寄信章嘉呼图克图，除通行晓谕藏地人众外，并传示阿哩、拉达克等处，如霍集占等逃往彼处，即可缚献。或呼图克图先已起身，可将此旨寄知集福、官保，奉到时即遵照办理。

（卷592 19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甲子（1759.9.7）

谕军机大臣等：据车布登扎布奏称领兵至博罗呼济尔，遇哈萨克之哈喇巴喇克等，言及贸易一事，据称上年哈巴木拜之子额得格等至乌鲁木齐交易，回抵游牧云“马一匹仅得缎一端”，众人闻知俱不愿前往；今将军等既准贸易，须致书与阿布赍相商，仍恳量为增给等语。哈萨克乃微小部落，贪利无厌，若如所请增给货物，日后辗转干求，何所底止？此则断不可行。况上年贸易马匹原为进剿逆回，今诸城尽附，逆贼计日可擒，何必多购马匹置之无用？著传谕努三等，若哈萨克人等仍来贸易，或嫌工料纰薄妄求增给，即行晓示云“缎匹皆商人货物，民间通用，难以内库赏赍之物相衡，尔等如不愿交易，亦

听其便。”岂能曲从所请，转致累我商民？现在伊等曾否前来及作何办理，即著奏闻。

（卷593 1—2页）

又谕曰：车布登扎布奏称奉旨堵截逆回逃走要路，询之向导人等，俱云特穆尔图诺尔天气甚寒，七月后即有大雪；请先探兆惠信息，听候调遣等语。前谕车布登扎布等堵截逆贼，盖防其由哈萨克投入俄罗斯也。今兆惠等既抚定叶尔羌等城，霍集占兄弟向西逃走，则特穆尔图诺尔及伊犁等处俱无庸防范。著即领兵由阿尔台回喀尔喀游牧，并传谕沿途驻扎大臣等知之。

（卷593 2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1759.9.13）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奏称从霍集占处脱出之喀什噶尔回人云，霍集占兄弟在塔该默暂住，或往巴达克山，或往安集延俱未可定；塔该默在色呼库勒以内，此时阿里衮、巴禄之兵应尾追将及，富德、阿桂等相继策应，明瑞又已在前堵截，可望擒获；即令逃入色呼库勒城，则三路合围；或逃往外部，持檄往谕，亦必擒献等语。览奏殊为欣慰。逆贼等既能分城拒守，又不速行逃窜，观望逗留，必为我追及。若虑其据险结营，则我枪炮之威，断难支持。盖伊等孽由自作，恶贯满盈，故天夺其魄，俾早正刑诛耳。至布鲁特人等攻英吉沙尔村庄，闻侍卫等檄止即撤兵入山，恭顺可嘉。著传旨慰谕，仍酌赏缎匹。

（卷593 11页）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臣等抚定喀什噶尔等二城，凡投顺者俱行免罪。又查出各城迁来回众二千五百余户，俱送往阿克苏以备屯田。谨陈喀什噶尔设官、定职、征粮、铸钱及驻兵分防各事宜：一、喀什噶尔地居西北，距肃州嘉峪关六千余里，东界乌什、阿克苏，西界安集延、布鲁特，南界叶尔羌，北界布

鲁特，总计大小十城、七村庄，一万六千余户，数十万余口。一、各城、村办事应设官职。查回部头目曰阿奇木，总理一城；曰伊沙罕，协办阿奇木事；曰商伯克，管理租赋；曰哈子，管理刑名；曰密喇布，管理水利；曰讷克布，管理匠役；曰帕察沙布，查拿贼盗；曰茂特色布，承办经教；曰木特斡里，管理田宅；曰都管，管理馆驿；曰巴济格尔，管理税课；曰阿尔巴布，派差催课；曰市珲，协办都管事；曰巴克迈塔尔，专管园林；曰明伯克，其职如千总。今喀什噶尔阿奇木一缺，请暂委吐鲁番副台吉茂萨署理。其余各职，臣等查随营效力之著姓回人及并未从逆之回人子孙等三十四人，拣选补授。一、每年贡赋数目。查回人一帕特玛，准官石四石五斗；一噶尔布尔，准五斗；一察喇克，准官秤十斤；一腾格，准制钱五十文，值银一两。噶尔丹策零时，定额每年纳钱六万七千腾格。此内有种地之鄂尔托什人等纳粮四万八百九十八帕特玛，棉花一千四百六十三察喇克，红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共折钱二万一千余腾格；又，克色克、绰克巴什人等纳钱二万六千腾格，商贾、牧养人等纳钱二万腾格，皆以本色折纳。此外又有商人金铜税、园户果税，边界贸易回人征税十分之一，外来贸易之人征二十分之一，每岁俱未能如数交纳。臣等酌量减赋，岁征粮四千帕特玛，钱六千腾格，棉花、红花照旧输纳，作为一年赋税，俟将来驻兵与否，再行酌交粮石、银两；金十两、葡萄干斤，解交内府；其余零星杂税概行蠲免；惟贸易税课仍旧办理。一、大兵进剿应筹粮饷。查各城、村现种田禾，按照籽种计算，丰年可收七八倍，即荒年亦可二三倍。但各处值惊扰之余，自应量为减征，共交粮二千帕特玛。其随逆回逃窜之人，田亩入官充饷，令三倍交纳，共一千二百帕特玛。又应交钱一万三千余腾格，俱折收粮石。旧果园七所，岁征葡萄，令

干藏入贡。布拉呢敦新果园十三所，所获无多，即充官兵赏赉之用。一、回部钱文应行改铸。查回钱俱红铜鼓铸，计重二钱，一面铸准噶尔台吉之名，一面铸回字。因所产铜少，每以新钱一文易旧钱二文，销毁更铸。今虽未便全收改铸，现有铸炮铜七千余斤，请先铸钱五十余万文，换回旧钱另铸。或照内地制钱每一文重一钱二分，或即照回钱体质，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叶尔羌清文及回字，并呈样请旨酌定。一、现在分路进兵擒贼，其喀什噶尔应酌量驻防，拟派西安满兵三百名、阿拉善兵五十余名，委散秩大臣伯永庆、阿拉善公衮楚克管理。仍留绿旗兵一千五百余名，委提督阎相师酌于城乡边界驻防。臣一面前往叶尔羌查办。其和阗、阿克苏等处情形不同，已行文舒赫德办理。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抚定喀什噶尔城，以办理事宜具奏，俱著照所请行。其新授伯克等三十四人，著赏给顶带，仍将军营缎匹酌量赏给。如有奋勉出众者，准戴奖赏翎。所呈钱文，已交钱局铸造二百文发往为式，即用该处工役鼓铸。至从前逆贼等迁移之回人，著发往伊犁屯田，令其自备资斧，不必官为办理。现在安插阿克苏，舒赫德宜留心约束。原任喀什噶尔阿木奇伯克之和什克伯克等，今若授为阿克苏之伯克，恐日久终生觊觎，应送京安置为妥。叶尔羌、喀什噶尔二城乃回人根本，补授阿奇木伯克甚为紧要，朕意欲以额敏和卓管叶尔羌，玉素布管喀什噶尔，仍向伊等旧游牧往来行走，如成衮扎布之游牧在塔密尔，而驻扎乌里雅苏台。有此等旧人在彼，始堪倚任。此时且不必泄漏，恐霍集斯失其希冀之心遂生懈怠。俟大功告成再为办理。与额敏和卓等则不妨密商。另折奏之回人阿布都喇伊木等因迎我大兵，贼人将伊子弟之足折伤，甚属可悯，应加恩赏恤。又，查出从前霍集占遣来侦探之回人既于军营正法，其乌什所送之阿奇木伯克

托克托默特曾害降回十七人，亦如所奏送至哈密正法，家口俱解京备赏。

（卷593 11—16页）

又奏：前因布鲁特居住额尔克和卓额色尹之侄鄂托兰珠和卓玛木特等投见，即令随营，寄书伊叔领兵协助。臣等行近喀什噶尔，额色尹等来告云"六月内遇布拉呢敦所属百余人，剿杀甚众"等语。臣加以抚慰，令其遣人往取家属。因思伊等系霍集占同族，又与布鲁特相契，恐回人等又以伊等为和卓妄行敬信，应于到京后请旨将伊等或留京城，或安插安西、哈密等处。又，多伦伯克阿尔租等领回人千户来投，听候安插，因将原任散秩大臣伯克托克托之弟阿布都赉委为阿奇木，令其照管，暂移阿克苏等处度岁。俟来春酌于屯田处所安插。行文舒赫德办理。报闻。

（卷593 16—17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辛未（1759.9.14）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等奏称准兆惠咨来投之多伦回人等暂令于阿克苏、赛哩木、库车等处过冬，来春或在库尔勒、拜、哈喇沙尔居住，或迁往伊犁，交臣等筹办；但此等回人以迁徙为常，性习与各城有异，若与阿克苏等回人杂处，恐滋生事端；请乘势即移往哈喇沙尔等空旷之地，课以耕种，交书山就近办理等语。所奏自属可行，然未免稍存推诿之见。朕命舒赫德在阿克苏办事，特以擒获逆酋官兵奏凯后，留伊抚辑回部数年，俟屯田驻防诸事就绪再行更替。自巴里坤以外一切事件，孰非其所当经理？即有转行派委者，仍宜总统察核。若谓承办有人遂与己无涉，则断不可。此等回人既发往哈喇沙尔等处，书山应就近办理，仍与舒赫德会同商酌。俱著传谕知之。

（卷593 18—19页）

又谕：朕前降旨令永贵回京，特因伊在军营年久，熟悉彼处情形，来京时可明白询问。今永贵接奉此旨奏请暂留阿克苏协同舒赫德办事，朕思叶尔羌、喀什噶尔二城俱已归降，逆贼霍集占等计日可擒，阿克苏之事有舒赫德足资办理，永贵仍著遵旨回京。伊起身时如霍集占业已就擒，可将彼处如何耕种情形及沿途屯田处所留心查看，来京具奏。或逆贼尚未擒获，我兵如何前往追捕之处，亦著记明回京具奏。

（卷593 19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甲戌（1759.9.17）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阿里衮奏称领兵追袭霍集占等，询问逃来之回人克伯克等，告称霍集占现在往追抢掠沙喇斯游牧之布鲁特等，布拉呢敦在沙尔呼勒休息马匹等语。阿里衮与逆贼相距五六站，兆惠前已派明瑞速往堵截，宜即行知会，以便夹攻。再，明瑞经过之地多属外夷，伊等曾否助贼，或有陆续归附者，俱著详查具奏。

（卷593 22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乙亥（1759.9.18）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奏称前因抚定叶尔羌奏请起程，而追贼更关紧要，且布鲁特人等陆续投见者甚多，请暂留英吉沙尔，令额敏和卓先往叶尔羌等语。办理甚合机宜。此时富德、阿里衮、巴禄、明瑞等应已追及逆贼，其接济口粮、招徕降众仍须兆惠督率办理。投见之布鲁特等有应加鼓励者，即传旨赏赉。或须通使，即酌派侍卫等前往。如愿入觐，亦照从前哈萨克、布鲁特之例伴送来京，庶已达克山、安集延等处风闻向化。又所奏安集延人等愿协力擒贼，更为可喜。一得各路捷音，即速奏闻。

又谕曰：富德等奏称办理赏给叶尔羌阿布都里野木、克理

雅喇克等翎顶、缎匹、荷包，及擢授阿奇木、伊什罕等伯克，酌定贡赋，咨明兆惠查办等语。富德所请抚赏诸事俱合机宜。可传谕兆惠，将擢授阿奇木等伯克照喀什噶尔例办理。其酌定贡赋之处，伊既令额敏和卓前往叶尔羌，即著详悉查办，定议具奏。

（卷593 23—24页）

又谕：现在叶尔羌、喀什噶尔业经平定，富德等奏报事件，由叶尔羌直抵阿克苏甚为便捷，其叶尔羌至和阗台站著即行裁撤，惟和阗至阿克苏一路尚应酌留。著传谕舒赫德、福禄等遵照办理。

命以御制双义诗勒石叶尔羌。谕军机大臣等：据富德等奏称前至叶尔羌，经过兆惠、纳木扎勒等领兵剿贼之处，阵亡官兵骸骨暴露，随委达勒当阿、鄂博什等瘗埋祭奠等语。富德所办甚是。官兵等为国捐躯，深可悯恻，亲制诗章以示轸念。可缮写清、汉、蒙古、回部字发与兆惠，令其勒石冢前，永昭表忠崇节之意。并传谕富德知之。

（卷593 25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丙子（1759.9.19）

谕军机大臣等：据舒赫德奏称阿克苏伊什罕伯克颇拉特、商伯克呢雅斯揭报副总管噶匝纳齐伯克巴巴克专擅委用，又征收粮石将交官之项侵蚀入已，且伊等阴结党援，互相唆调，恐致滋事等语。噶匝纳齐伯克巴巴克新经归附，朕加恩授为副总管，自应感激奋勉，乃肆意妄行如此。本当从重治罪，姑念伊等向化之初尚未深悉中国法度，且上年驻扎大兵，伊等亦曾效力，著革去职衔，免其治罪，同妻子押解进京。所遗员缺，俟阿奇木伯克鄂对回任，与舒赫德会商拣选补授，并著晓示回众

知之。

（卷593 26页）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己卯（1759.9.22）

谕：据参赞大臣毅勇公明瑞奏称追剿逆回于霍斯库鲁克岭，贼众六千余负隅固守，时我兵到队者九百人，整阵奋勇鏖战，经历三时，贼众大败，寻复恃其马力前来抗拒，我兵直前击剿，贼众越岭逃窜；此次打仗，我兵阵斩逆贼五百余人，生擒男妇三十余名，受伤遁走者无算，计获驼马牲畜百余只等语。览奏。我师以寡敌众，力战败贼，实属奋勇效力，朕心甚为嘉悦。明瑞著交部从优议叙。所有在伊队内之大臣、侍卫、官兵等，并著明瑞查明，造册送部议叙。

（卷594 1—2页）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奏与阿里衮、明瑞三队官兵业经会合，拣选四千人往追逆回，其存留之兵交杨宁管束；招降沙尔呼勒回人，以候调遣等语。此奏未至之前，朕因明瑞官兵较少，贼势尚众，颇廑于怀。今既三队会合，兵力倍增，如此应机赴节，乃上天垂佑，必获渠魁之兆，伫闻伊等捷音。至向导等所云巴达克山交界有隘口数十里，仅容一骑，又隔大河，止一渡口等语。万一贼人逃脱得入巴达克山，必不得已，即遵前旨撤兵回叶尔羌、喀什噶尔休息，次年再行进剿亦可。然终以此时获贼为上。其各加意奋勉。

（卷594 2页）

又谕曰：兆惠奏询问向导等云巴达克山路远地狭，随逆贼之伯德尔格等俱系安集延、布哈尔之人，必前往安集延；若果如此，则领兵由鄂坡勒、穆什一路前往索取等语。所见甚是。贼若果入安集延，兆惠既领兵索取，而富德复行追袭，非为我兵所擒，即为安集延之人缚献矣。又，北路擒获噶勒杂特得木

齐博勒显，据供哈萨克锡喇在安集延、布鲁特亦未可定。并著留心访查。适明瑞捉生询问，有喀什噶尔回人往报逆贼等以大兵信息，此等回人尚有藏于喀什噶尔者，则叶尔羌亦难保其必无。著兆惠留心盘获，即严行治罪。

（卷594 2—3页）

又谕：据满泰奏称车布登扎布派向导等领哈萨克贸易之人陆续至乌鲁木齐，其头目哈斯伯克等禀云此次贸易必须倍得利息，若如上年则不可；而哈萨克之乌穆尔等又云伊等系阿布赍所遣，不比哈斯伯克，但上年所得缎匹甚为纰薄，此次请给以精好者等语。从前车布登扎布途遇哈萨克人等，即云缎匹不佳，求另定价值，朕已训示努三等矣。今览所奏伊等情词，足见其贪得无厌。若从所请，何所底止？且换易马匹特以备征战之用，今回部计日荡平，亦何必多此糜费？著传谕满泰等，若贸易人等仍执前说，即谕云："大皇帝恩赏尔等缎匹皆出自内府，与商民常用者不同。况以外藩所无之物许尔等贸易，已属特恩。尔等马匹既不行贸易，仍可带回。若商人货物，则有往返运送之劳，倘利息有亏，亦难强其再至。此次交易与否，听尔所愿。"以此明白晓示，看其情形若何，一面办理，即行奏闻。努三此时尚未转回，范时绶现在前往，著会同办理。

（卷594 3—4页）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辛巳（1759.9.24）

又谕曰：舒常奏称查得叛贼察哈尔丹巴林沁并无妻子，惟亲兄护军齐旺多尔济现在军营等语。著传谕兆惠，即将齐旺多尔济赏给伯克鄂对为奴，令其严加管束。稍有滋事，即听鄂对办理。其丹巴林沁若尚在霍集占处，著留心查拿，送京治罪。

（卷594 6页）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壬午（1759.9.25）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现在追捕逆贼霍集占兄弟，自当计日功成。万一不能即获，则来年所需马匹粮饷须就近在叶尔羌办理。今阿克苏现无要务，可传谕舒赫德，奉到此旨即赴叶尔羌办事。阿克苏仅纳世通一人，著德舒前往同办，奏事时列名于前。其库车事务著德文办理。并传谕兆惠等知之。

（卷594 6—7页）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壬辰（1759.10.5）

又谕曰：富德等奋勉剿贼，已交部从优议叙。以道远不能多赍赐物，惟将军、参赞、领队大臣等各赏荷包、鼻烟壶，即行发往。至奏内逆党阿布都克呼木等大伯克数人俱已剿杀等语，其余大伯克之名及如何剿杀、系何人立功之处，仍著附便奏闻。

（卷594 23页）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庚子（1759.10.13）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奏：臣等败贼于阿勒楚尔，乘势追剿，行至叶什勒库勒诺尔，询系巴达克山界，山足有路，仅容单骑，过一大岭，与巴达克山之村庄相近。其北大山内亦有一路可通巴达克山、安集延等处。臣等尾随贼踪，乘其未入别部落先行分路堵截，适贼众先据山麓，遂领兵向前冲击，并一面树纛招降。其大伯克等率回众投诚，逆贼霍集占犹在山头拦阻，而降者益多，共计收获贼众一万二千余人、军器二千余件、驼骡牛羊万余。逆贼兄弟以余党四五百人窜入巴达克山。臣等酌留公鄂对、散秩大臣阿什默特并侍卫、兵丁等管束降回，臣阿里衮带兵追贼，富德、巴禄、阿桂等随后策应，并先行晓谕巴达克山部落人等，令将逆贼缚献。报闻。

（卷595 7页）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臣等查叶尔羌所属二十七城、村计三万户，十万余口。前噶尔丹策零时，每年贡赋交纳十万腾格，此外有金税、贸易缎、布、牲只等税虽按则征收，而全完者少。霍集占入城额外科敛，及逃窜时又行抢掠，回人生计甚艰。察看情形，与喀什噶尔不同。现于本年七月起，止交杂粮一千四百帕特玛，各项谋生人等交一万二千腾格。此后应如何征收之处，俟辛巳年再行定议。余照喀什噶尔之例。其随贼逃窜人等已种地亩与房屋、园林，一并交收入官。至叶尔羌大伯克等存者甚少，现在惟授为密喇布之托克托和卓人尚奋勉。和什克伯克旧为叶尔羌等城阿奇木，伊叔素赍瑞亦久为商伯克，臣等公议将和什克伯克署理叶尔羌阿奇木事务，素赍瑞办理商伯克事务。得旨：如所请行。

（卷595 8页）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辛丑（1759.10.14）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追贼至巴达克山界，收其游牧，逆贼霍集占以数百人遁走，已遣使往巴达克山索取。若巴达克山缚献贼首则已，或有迟疑，则来年进兵仍令富德、明瑞等前往。此时兆惠在叶尔羌办理已竣，即著来京。其回部大伯克等，俟擒获霍集占时再率同入觐。俱著传谕知之。

又谕曰：富德等追贼抵巴达克山，遣使谕令缚献。万一未能即获，则来年进兵马匹最为紧要。昨谕将乌鲁木齐所易哈萨克马千余匹送往军营。著再行传谕，将此项马匹即由库车送赴富德军营。

又谕曰：德舒奏称库车、沙雅尔两处回众从前被厄鲁特抢掠，霍集占扰害，所余户口无多，除粮石外绝无什物；但地土颇肥，回人等不善耕种，若以兵丁参杂，可望丰收，将来接济伊犁较内地实为省便等语。甚属留心办理。昨谕德舒往阿克苏

办事，德文接办库车事务。德舒与德文交代时，务将办理情形详悉告知，庶有裨益。

（卷595 9—10页）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奏：臣明瑞、哈达哈等领兵在巴达克山北堵截贼人逃路，派副都统伊拉等策应，有贼前来冲突。询之降回等云“此即厄鲁特沙喇斯、玛呼斯”。臣等带兵追剿，歼贼二百余人，尚存贼四百余，势不能支。有宰桑雅璘、得木齐丹巴来投。查沙喇斯、玛呼斯怙恶难逭，臣等暂为抚纳，俟追贼事竣再行查明正法。报闻。

（卷595 10页）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壬寅（1759.10.15）

谕军机大臣等：昨富德等以霍集占等逃入巴达克山，业经遣使索取具奏。但贼踪已近，不行速追，殊与机宜未合。伊等招降贼众万余，即马匹甚乏，拣选数百断无不得之理，而贼众止三四百人，经过甫二日，穷追自必成擒。或以巴达克山为外藩不便惊扰，但果秋毫无犯，伊等亦何辞以拒？从前阿睦尔撒纳投入哈萨克，策楞等初尚不敢遣使，而后来长驱直入，阿布赉即畏惧乞降，皆富德所深悉者。乃劳瘁多时，而稍一迟疑渠魁即失，殊为可惜。至所奏收获回人厄鲁特万余口，亦须办理妥协。此等贼党与叶尔羌、喀什噶尔回人俱有仇怨，将安插于何地？即令在他处安插，不过徒糜养赡。况渠魁未获，兆惠又即来京，富德若不加意防范，万一与霍集占相通，更滋事端。今思乌沙克等人众随逆贼世居伊犁，必相依恋，断不可信。且沙喇斯、玛呼斯人等又系暂留，日后办理时伊等必生疑惧。此外，实系从阿克苏、沙雅尔、库车等处迫胁同行者，自可遣回本处安插。可传谕富德详加查询，委霍集斯等先将伊等家口安插旧地。计乌沙克等男丁应亦无多，看其情形稍有变

动，即相机办理。非不欲加以仁爱，乃事机所迫，不得已也。若二贼业已就擒，即不必如此办理。

（卷595 10—12页）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癸卯（1759.10.16）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奏据巴达克山部落人等告称，霍集占抢掠伊等牲只欲逃他处，其言更不可信。贼人逃入伊等境内，必且哀乞容留，何敢加以骚扰？看来伊等早与贼通，不过令其潜匿耳。至贼人去已二日，前路有大戈壁等语，特欲懈我疾追之心。否则贼人挈其家口行李，应较追兵迟滞，何以迅速若此？又求我兵稍为远驻，俱属欺饰之词。即如从前阿睦尔撒纳入俄罗斯森博罗特图喇，既已送交伊头目，尚以溺毙为词，与此等情节相似。再，所得降人万余，若尽收其马匹，不但益我军资，亦可消其妄动之念，或巴达克山稍有推诿，又可整兵进取。总之，先难后获，事理之常。此时殊为廑念。现在办理情形若何，作速奏闻。

（卷595 12—13页）

又谕曰：副将军富德等带兵追擒逆酋霍集占弟兄，贼势创败穷蹙，大队辎重俱为我兵所获，逆酋仅余数百人逃往巴达克山。现经行文晓谕巴达克山头目，令其缚献。如遵谕即行献出，军务自可速竣；万一稍稽时日，尚须遣兵索取，以期剿绝根株。总计军营所需，除一切粮饷等项现有喀什噶尔、叶尔羌各处蓄聚颇饶，尽可取给，毋庸内地另为筹运，其马匹一项关系紧要。虽我兵此时乘骑现未缺乏，但经行远道为期已久，其中疲瘦拣留中道者当亦不少，自应先期宽余办理，以资接济。现在陕甘各标营额设之马及巴里坤存留牧养之马为数尚多，近经军机大臣议覆吴达善将庄浪满营马三千二百余匹赶赴巴里坤牧放，以备明春之用。此外或尚有存营马匹堪以挑选解

往者，俱可酌量调拨。但此时所宜详悉筹画者，不在于挑拨之充裕，而在于沿途喂解之妥协。盖甘省间被旱灾，恐草豆购买不易，尤宜加意经理，以济军行而又不累民方妥。前此黄廷桂酌办虽有成规，但今岁被灾之后又非去岁可比。此事朕甚廑念。著传谕杨应琚将各该处所有马匹详加查算可得若干匹，并令先计该省草豆可敷送出关若干匹之用，先即速行奏闻，以便降旨派人送往。至此次所办马匹原不过因索取逋逃，是以添解备用，并非又事军兴征发可比，内地可以行所无事。该督应将此意谕令民间，使之共晓，不得稍涉张皇。再，各营挑解缺额之马竟可毋庸汲汲筹补，在内地既不需用，且可省草豆喂养之需，而将来凯旋在即，亦无难徐议归补原额也。可将此详谕该督，令其悉心筹画，一面办理，一面即速奏闻。

（卷595 13—15页）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乙巳（1759.10.18）

又谕：昨因将军富德等向巴达克山索取逆酋霍集占弟兄，尚需筹办马匹以资接济，故传谕杨应琚，令其详悉查奏。但因该省灾地，购办草料民力不免竭蹶，是以降旨杨应琚令其妥酌。今据扎拉丰阿、阿兰泰奏解甘马有一万一千余匹，因思此项马匹加以内地各标营原所补立，则为数愈多，均属在甘喂养者，草料更为滋费，莫如酌量挑选及早解送叶尔羌以济军行，则止需沿途一过之喂养，较之内地经年喂养需费不更省乎？似此通融调剂，在内地可省刍秣之需，灾民既不致拮据，而军行亦资实用。所有挑解马数不必补额，统俟凯旋时徐议归还。但扎拉丰阿等新解之马既经历长途，恐有疲乏，势难一时赶送，应将在甘喂养之马解用为宜。其自哈密往军营，已派令清馥并乾清门侍卫等赴哈密管理解送。该督可查照黄廷桂所办章程，并查明可得若干匹，一面办理，一面即速奏闻。著将此详悉传

谕该督等知之。寻奏：扎拉丰阿等解到北口马虽有万余匹，途中既多疲乏倒毙，均须收槽喂养。既已议，将内地朋喂及巴里坤牧放马一万匹先行解送叶尔羌以济军行。得旨：依议速行。又批：一万匹亦甚足用矣。妥协办理解往可也。

（卷595 16—17页）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丁未（1759.10.20）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奏称叶什勒库勒诺尔所收回众万余军前不及察核，派兵五百名委齐凌扎布等送回英吉沙尔，交将军兆惠查办等语。此等回人内如乌沙克、伯德尔格等众俱久住伊犁，为霍集占所亲信，兆惠等当留心防范。稍有可疑，即相机办理。其阿克苏、沙雅尔、库车等回众仍行安插旧地。前已屡降谕旨，兆惠等遵照办理后即遵旨来京。两将军之印仍留该处。著舒赫德等以参赞大臣护理，驻叶尔羌办事。其奏折列名，以舒赫德为首。前屡谕来年进兵应先将军营现有马匹加意牧养，今又谕杨应琚酌量内地可得马匹若干解送军营，兆惠、富德、舒赫德等勿因内地又办马匹遂不加筹画。所有军营牧养马匹及向布鲁特回人等换易购买事宜，仍尽心办理。将军等起程，即交舒赫德接办。富德等奉到此旨，可将现在情形及如何办理之处作速奏闻。

（卷595 18—19页）

又谕：据富德奏称伯克霍集斯之兄弟诸子多为霍集占戕害，深可悯恻。伊此次亦属奋勉自效，著加恩晋封贝勒，仍赏缎十端。富德等即传谕抚慰。

（卷595 19—20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戊申（1759.10.21）

谕军机大臣等：擒获逆贼一事岁内若未能就绪，军营所有满洲、索伦、蒙古兵内如有老迈患病及负伤无用之人，即查

明裁汰发回。绿旗兵亦甚多，当酌量留用，其余遣赴库车屯田。兆惠、富德即商办奏闻。

又谕：昨命杨应琚将所办马匹解至哈密，交清馥转解军营。此次管解马匹与春季达勒当阿等情形不同，伊等既经由上年阿里衮送马之路，一切俱查照办理。阿里衮系由巴里坤前往，带有索伦兵丁，清馥亦拣选该处现有兵丁及跟役等带往。倘不敷用，即于玉素布所属回人内酌量拣选，赏给口粮，遵前旨缓行解送。仍将现办情形奏闻。

（卷598 1—2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己酉（1759.10.22）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以得旨议叙奏谢，并及霍集占等穷蹙遁逃，巴达克山部落素称驯谨，自必不敢容留，但虑逆贼改装乞食逃赴痕都斯坦等处，或途次为人杀害，事迹难明等语。所奏殊有息事之心，兆惠不宜出此。昨富德追贼未曾深入，朕曾降旨训示“盖逆贼等负恩抗拒，情罪难逭，若听其窜伏苟活，则回众仍怀观望，必滋事端。”现在粮饷马匹俱已筹办，巴达克山仍未缚献逆贼，来年必领兵进剿。再，富德等招降沙喇斯、玛呼斯人众，有无诱害满福之敦多克、哈什哈等在内？若一经查获，即严行押解送京。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本年六月，臣等从阿克苏进兵，乌什一路安设台站。今既在叶尔羌办事，应仍将台站移于巴尔楚克至叶尔羌，共十台。自巴尔楚克至阿克苏应设台若干，行文舒赫德等办理。所有乌什一路台站，即行撤回。至喀什噶尔、叶尔羌中间台站，仍留递送事件。报闻。

（卷596 3—4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辛亥（1759.10.24）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奏贝勒品级伯克霍集斯、公品级鄂

对、散秩大臣阿什默特、头等侍卫噶岱默特于阿勒楚尔、叶什勒库勒等处奋勇剿贼；布鲁特毕阿奇木向导大军亦属效力；员外郎赫伦、留保住、笔帖式金保屡经战阵，且尽心办事；又，蓝翎侍卫赛神保、伊什收降布鲁特；厄鲁特佐领阿萨克擒获埋伏回人，俱奖赏孔雀翎；署笔帖式五十五久从兆惠立功，此次亦属奋勉，因系另记档案之人，声明请旨等语。大臣、官员等剿贼奋勉，殊属可嘉。除伯克霍集斯已封贝勒外，著加恩封鄂对为贝子，阿什默特、噶岱默特俱封为公，毕阿奇木授为散秩大臣，赫伦、金保以应升之缺即用，留保住著交部议叙，赛神保、伊什俱授为三等侍卫，阿萨克赐号塔苏尔海巴图鲁，赏银一百两，五十五著加恩作为另户，准其实授笔帖式。

（卷596 6—7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子（1759.10.25）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奏称巴达克山袞都村伯克沙莽苏尔等遣人告称，霍集占兄弟所领约三四百人，抢掠经过，伊等会集四五十人尾追，霍集占等且战且走，高呼云“我系回部之汗，前往默克礼佛，并不曾扰累尔等，为何追掠”等语。此言果实，则富德等前此愈宜穷追。即如贼众三四百人，家口在其内，巴达克山人等既已追及，我兵岂独不能？至谓不曾扰累，则伊等前所云“贼人入境抢掠牲只，因登山避匿”，与此次所告不符，亦当详加诘问。且逆贼等高呼前往默克，亦系支吾之语。默克地方在布哈尔，果欲前往，亦何必预为宣播？细核情词，显系伊部落容留贼众，饰词欺诳，意图渐息事端。富德等当必不为所惑，总以来年进兵为要。俟将军等回程时再降谕旨。此谕即作速覆奏。

（卷596 9—10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乙卯（1759.10.28）

谕军机大臣等：据德舒奏称由阿克苏送来回人等行至赛哩木，遇玛哈沁二十余人，把总徐天成及兵丁二人被害，掠去回妇一人、马十四匹、驼四只，外委把总一员得伤，又兵丁一名、回人一名不知踪迹，今选派库车绿旗回人兵丁前往追捕等语。此等玛哈沁贼人肆行抢掠，殊可痛恨。伊等或藏匿穆素尔岭等处亦未可定，必须搜剿净尽。德舒既未谙戎行，而绿旗回部兵众亦复何济？著传谕努三选派兵丁百名，给以哈萨克马二百匹，前往库车搜捕。倘德舒尚未获贼，即宜趱行。昨努三请将收服之玛哈沁等安插乌鲁木齐等处屯田，俾招其党众之藏匿者，朕已命侍卫巴郎前往办理。看来此等贼人不可豢养。努三即将奋勉向导人等酌给钱粮，如著有劳绩，或编入京师旗分亦可。其余人众，努三既许以不死，俱解赴京城备赏。现在可用之人暂行带往招抚，事竣后再行酌量办理。

（卷596 15—16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丙辰（1759.10.29）

谕军机大臣等：哈喇沙尔地居辟展、阿克苏之中，既有查办粮运屯田事务，近又安插多伦回众，书山一人未能兼顾，著派和其衷前往协同办理。努三已回乌鲁木齐，著永瑞前往辟展协同定长办事。

（卷596 16—17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丁巳（1759.10.30）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奏：巴达克山衮都村伯克沙莽苏尔来见，据称霍集占逃入伯克沙穆尔游牧，臣等因令追擒，勒限回报。又据沙穆尔来人赛特多罗特告称，巴达克山汗现调沙穆尔协剿霍集占，并云“素勒坦沙汗在阿勒浑楚哈岭遇霍集占交战，霍集占退住齐纳尔小河，其地通布哈尔、萨玛尔罕、鄂汉等三处，此时未知擒获否。”臣等谕以速行擒献。先派哨探兵

与伊等同行，随令副都统伊柱、巴图济尔噶勒领兵前驻。谕军机大臣等：览富德奏沙穆尔来人所告巴达克山素勒坦沙追袭霍集占情形，设当日派兵穷追，贼已早获。此时巴达克山若尚未将逆贼擒献，富德等既撤兵转回，来年再行进兵，亦仍是伊等前往。总之，道路遥远，朕虽多方指示亦已后时，伊等惟当应机速办耳。

（卷596 18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庚申（1759.11.2）

谕军机大臣等：从前德舒奏称由阿克苏解来回人于途次被玛哈沁抢掠，已领兵追捕。今永贵奏伊来京时，行至库车，据都司舒明阿等报称德舒行至赛哩木之阿勒坦和硕，遇厄鲁特百余杀伤官兵，德舒中枪身故，即行文舒赫德选兵三四百名前来，伊带领搜剿等语。德舒本未谙练营伍，而所领之兵又复无用，朕前已虑及，命努三前往协助，今竟为贼害，虽非遇敌捐躯可比，究属殁于国事，深可悯恻。著加恩照阵亡例交部议恤。永贵虽调阿克苏之兵，恐亦系裁汰所余。著仍驻赛哩木，候努三同进。如努三未到，即差人往促。若马匹不敷，即于解送军营之一千马内酌量带往。务将为首之贼解京严惩，或临阵剿杀，亦必尽歼逆党。前据德舒等奏请归并台站，原以防备盗贼，但伊等既经领兵搜捕，著照旧分设以速邮递。

（卷596 21—22页）

又谕曰：玉素布自驻扎乌什以来办理诸事实心报效，著加恩晋封为贝勒。

又谕曰：舒赫德奏乌什城除阿奇木外，虽有伊什罕，并不协同办事，亦无噶匝纳齐、商伯克等，拟将四品顶蓝翎之哈子伯克摩罗和卓授为伊什罕，协办阿奇木事务；添设噶匝纳齐一缺，将四品顶旧伊什罕伯克默特补授；商伯克一缺，将阿尔咱

巡查台站亦甚紧要。著传谕永贵，于努三未来之先即领兵巡查各台，所有解运器物、马、驼、羊只，毋使贼人窥伺。俟努三一到，即同行进剿。至此等大队贼人器械齐备，非寻常玛哈沁可比。或有逃出之回人及厄鲁特等亦未可定。伊等进剿时，即行详查具奏。

（卷596 25—26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乙丑（1759.11.7）

又谕曰：舒赫德奏闻德舒被害之信，已令纳世通领兵四百名前往追剿；又，永贵奏伊先派库车之回兵起程，与阿克苏兵相迎会剿等语。永贵奏到时，朕已谕努三领兵与伊协同进剿。今永贵虽与纳世通期会，仍宜候努三同进。著传谕努三速行为要。再，舒赫德奏有绿旗把总等见德舒被害旋行逃出之语。官兵等随营进剿，统领之人不幸阵亡，即应奋力杀贼，或身受重伤尚可藉口，若临阵即逃，此风断不可长。在回人犹可谓不知纪律，至绿旗兵，自应以军法从事。著努三于事竣后查办具奏。又，所奏玛哈沁等有二三百人，大概逃回之人草木皆兵，妄行禀告。且台站无恙而遽请防范三城，亦属太过。俱著传谕知之。

（卷597 9—10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丁卯（1759.11.9）

谕军机大臣等：杨应琚奏军营马匹分起解送，第一起已于本月十六日起程等语。此时清馥若已遵旨回至巴里坤，自可适相会合。倘尚未转回，即著五吉同侍卫舒常、苏呼等送马至叶尔羌，除派出哈密满洲兵及回人外，仍行文同德、淑宝，将巴里坤存留索伦、察哈尔、阿拉善等蒙古兵调用。又，杨应琚派出从前脱出之满洲兵解马前抵哈密，伊等熟谙道路，亦令送至叶尔羌。其绿旗兵，著五吉裁撤。仍行文清馥酌量办理。

又谕曰：舒赫德奏阿克苏北山之布鲁特噶岱密尔咱等游牧被贼盗去马匹，随派兵越穆索尔岭，未能追及；已行文永贵、纳世通等，并自请交部议处等语。追贼官兵以马乏不及，舒赫德尚无大过，著从宽免议。至贼人系何处踪迹未据声说，殊属含混。现在戕害德舒，未知即此等贼人否？努三奉到节次谕旨，谅已迅速起程。著再行传谕知之。

（卷597 11—12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己巳（1759.11.11）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奏屡次遣使前往巴达克山，久无信息；今派伯克霍集斯、巴图鲁侍卫额勒登额领兵一百名向巴达克山索取霍集占等语。所办殊属错谬。从前既不发兵，此次何以忽遣？且将军、参赞大臣俱未闻前往，仅使侍卫额勒登额同伯克霍集斯一行，有是理乎？即谓将军不宜轻进，明瑞亦当前往。况巴达克山岂因一霍集斯之言遂缚贼以献？即令献出贼人，而其功似出于霍集斯，将军、大臣等复置身何地乎？此事从前伊等初奏时即有畏难之心，朕因伊等马力实乏，是以未经申饬。今观所奏，是早蓄不能获贼亦可退兵之意，不过难以启口耳。从前之将军、大臣等何尝不效力行间？每因功已垂成稍为退缩，遂致偾事获罪。富德等岂未之知？昨因富德母老，谕令前来省视，看来伊不能承受恩泽。著仍驻叶尔羌，俟拿获逆贼后再行请旨。并传谕兆惠知之。

（卷597 15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辛未（1759.11.13）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奏称差往探信之侍卫等回报，逆贼布拉呢敦、霍集占俱为巴达克山人拿获等语。看来二贼被擒情事属实。虽未据富德奏报，计此时正在促令缚献，如罪人斯得，则大功告成。富德仍遵前旨同兆惠来京。即明瑞、阿里衮、巴

禄、由屯、温布等参赞、领队大臣并年久侍卫等，亦应分起陆续回京。所有兵丁除去年更换者仍留驻防外，余俱酌量撤回，不过留舒赫德一人在叶尔羌办事足矣。若二贼之被擒与死难实，而巴达克山仍未呈献，则不可中止，必当示以军威。即今年不能，来年亦必进兵。总以必得为期。倘二贼被获情事不实，或别有他故，则愈不可中止。今且暂息马力，于来年选兵数千名，直入其境搜捕二贼，即将巴达克山部落一并办理，亦无不可。著传谕兆惠、富德等知之。

（卷597 19—20页）

又谕曰：兆惠等奏齐凌扎布、伯克鄂对等解送新降回人万余口，约数日内即到，解到时查明由喀什噶尔送信逆贼之回人，酌量办理；又，阿布都喇伊木、墨墨氏敏情俱可疑，俟喀什噶尔轮班入觐时，将此二人作为头起送京等语。昨富德奏称齐凌扎布等所解人口内，塔哩雅沁回人伯克特穆尔、呼雅吉特两户脱逃，朕已密谕兆惠等将久从逆贼之回人相机办理。至送信贼人之语出自俘获人口，所供未可遽信。即阿布都喇伊木等与贼交通，亦向导回人所禀保无挟嫌诬害？若将此二人解京，其余人众必生疑惧。当候齐凌扎布等到时，密查逆贼亲信之人，令其指实。如二人果与贼通，即正法示众。或仍有他人，亦另行查办。

（卷597 20页）

又谕曰：兆惠等将降回额尔克和卓额色尹、鄂托兰珠和卓玛木特解送来京，未免办事过急。从前兆惠等奏请将二人送京，朕即谓留伊等在京，恐霍集斯等妄生疑惧，俟擒获霍集占时再行分别办理。今既将硕额色尹等送来，虽留住京师，其作何安插之处尚未酌定。仍著传谕兆惠等，现在新降回众尚有霍集占族戚在内，若逆贼已获，即行送京；否则仍当酌量情形，勿

使回众疑惧，致生事端。其作何办理，即详悉妥议速奏。

（卷597 20—21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癸酉（1759.11.15）

贵州提督哈攀龙以病解任。以云南昭通镇总兵冯哲为贵州提督，调云南开化镇总兵王澄为昭通镇总兵，以直隶通州协副将吴应铨为开化镇总兵。

（卷597 25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甲戌（1759.11.16）

谕军机大臣等：顷询问兆惠送来之额尔克和卓额色尹、鄂托兰珠和卓玛木特等，据称伊等原住叶尔羌、喀什噶尔，为策妄阿喇布坦掠往吐鲁番后居伊犁，又为霍集占所掠逃往塔什干等语。额色尹系霍集占一族，且久住伊犁，不便遣回叶尔羌等处，应即留京居住。除兆惠所奏现在送京之图尔都和卓外，仍将伊等家口送京。其玛木特之子巴巴和卓，兆惠等回京时亦即同来。回众中尚有似此者，俱酌量办理。

（卷597 26页）

又谕：据官保奏拉达克汗报称从前遣往叶尔羌探信之人未回，又遣纽克吉等前往，距叶尔羌七日之程遇千余人，询系叶尔羌所属，因避大兵逃出，不肯放行，并抢夺衣服等语。著传谕兆惠等查明此等人众确系何处逃来，今欲何往，或系叶尔羌属人，于何时逃避大兵，是否有心与霍集占不合，据实奏闻。

又谕：据官保等奏拉达克汗请转奏谢恩，并报明探信人等未能前去，朕已俱悉。昨因叶尔羌等处归附，仍降旨晓谕。今将军等奏报霍集占等逃入巴达克山，被伊部落人等擒获，俟其献出时再行降旨。嗣后拉达克汗处不必遣人探信，著官保等传谕知之，仍赐拉达克汗缎二端。

又谕：回城现俱平定，应将霍集占等私行征敛之项严行禁

止。即办事之阿奇木等员，亦应如各省大臣之例遇缺补授，或缘事革退，则开缺另补。至于霍集占族戚等所以留住京师，并令伯克霍集斯等俟撤兵时同来者，因恐伊等若仍居旧地，必妄生希冀，致启衅端。此正所以保全之也。兆惠等此时宜曲加抚慰，不可稍有漏泄。俟霍集斯到京后，即晓示各城回人，以中外一家，惟知共主，阿奇木伯克不过办事大员，毋许自称诺颜，私收贡赋。即阿奇木等缺出，亦拣选贤员，或以伊什罕升补，不准世袭。章程既定，则伊等希冀之念自消，庶地方可以宁谧。著因便密谕兆惠、舒赫德遵照办理。

（卷597 27—28页）

又谕曰：福禄等奏详查和阗六城回人，共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三户，四万一千二百八十六口，较齐凌扎布等原查数目缺五千四百五十七户，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七口等语。齐凌扎布等原查数目本未确实，而后来被围数月或不免伤损，抑系回人等图贡赋轻减，隐匿脱漏亦未可定。今若有人首告，自不便颟顸。否则，不必究问。著传谕舒赫德等，此时且以停止查办为妥。若日后自行败露，亦无难再办也。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新授多伦阿奇木伯克阿布都赍来见。据称伊兄托克托游牧即在库尔勒等处，近闻散往罗布诺尔旧属亦有复回者，但现在乏食人多，来春无力耕作，请为料理等语。臣将此等无食之人暂于阿克苏留养，俟安插后再来收取。至伊等春耕籽种不敷，请照本年库车回人例由官借给，秋后偿还。又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陆续投来之阿克苏、赛哩木回人等，俱遣回本处安插。报闻。

（卷597 28—29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丙子（1759.11.18）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奏齐凌扎布解到降回一万余口，请

将伊等分别办理，再往英吉沙尔等语。前谕回众送到时，乌沙克、伯德尔格、塔哩雅沁等回人必须办理者，特为二贼未获，留之恐滋事端。今既有擒获之信，伊等即怀叵测，亦已绝望，又何必多行杀戮？兆惠等务宜体察情形，若安插伊等尚可不致生事，即将伊等同家口移于安西等处，归并绿旗兵；或不便内移及恐沿途脱逃生事，又或二贼之信未确，来年仍须进兵，兆惠等仍遵前旨酌量办理。

又谕曰：兆惠闻德舒被害之信，令副都统衔阿第木保领索伦兵五百名前赴永贵处听候协剿。前因永贵领兵追剿玛哈沁，曾谕努三会剿，不知曾合队否？计永贵应已获贼竣事。此等索伦兵既在军前年久，而巴达克山又将逆贼等献出，即可撤回游牧。如信息未确，则就近暂住库车以候调遣。

（卷597 31—32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丁丑（1759.11.19）

谕曰：将军兆惠、富德等先后奏报大兵追剿逆贼霍集占、布拉呢敦抵巴达克山界，其部长索勒坦沙告称“遵将军大人谕邀击二贼，现已枪毙霍集占，生擒布拉呢敦”，所差侍卫萨穆坦俱经目睹；但回部信奉经典，从无自擒族类转送与人之例，若竟呈献天朝，恐别部落必来滋事，是以求免”等语。已传谕兆惠、富德等，令即克期勒兵向索，且晓譬顺逆，以该部落既知归诚内属，理应献贼自效，即以回部旧俗不自相戕为词，则已不应有生擒、枪毙之举。况虑他日诸部之滋事，较此时天朝大兵之压境，其利害尤为明白易晓。如果该部落即日遵谕献出，则肤功自可告竣。而庸懦无识之徒或以诸城悉定，各部款降，似此茕茕逋贼，何必更事穷追，致滋劳费？殊不知用兵回部，原非朕之本意。当伊犁平定，准噶尔悉入版图，而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等无不倾心向化，何有于花门杂种，而必欲为穷兵黩

武之事？实以逆贼兄弟负恩反噬，不得不明正其罪，以彰挞伐。今叶尔羌、喀什噶尔均就抚绥，设官定赋，其于回部大局固已全定，独逆贼兄弟尚未悬首蒿街。此皆从前雅尔哈善玩寇偾事，于攻围库车时使已投罗网之逆孽复得远飏，蹉跎辗转，以至今日，实为此事罪魁。自兆惠、富德统兵以来，扫其巢穴，分路进剿，屡获全胜。独惜富德等兵至叶什勒库勒诺尔，其时逆贼疲惫已甚，即谓我军马力稍乏，但乘势精选数百骑紧蹑其后，即可直抵巴达克山协同捕获，何至该部落得以藉口？此亦因富德等俘获众多，其气不无稍懈，而明瑞在京时朕曾谕以临阵须当慎重，遂致误会，未免少为徘徊耳。然此时大军方驻彼地，不过贾其余勇即可集事，又何所增其劳费？若意在苟且迁就，遽欲贡谀称贺谓可息事宁人，则朕断断不为也。如前此阿睦尔撒纳已伏冥诛，并遣大臣验实，因逆尸究未献出，朕即不肯告庙受贺以为自欺欺人之计，此内外诸臣所共知者。况堂堂大清，兵力全盛，而回部之赋税、屯田之收获以及沿途贸易、城仓积贮、储胥充裕，不独内地毫无飞挽馈运之劳，而陕甘两省蠲赈之恩有加无已，闾阎初不知有军兴征发，岂汉唐宋明诸代疲中国之财力而不能得地尺寸者可比？今统计用兵不越五年，而西陲万余里城无不下，众无不降，此实仰荷上苍福佑，得以奏兹伟绩。而人事之因时顺应，尤不可不善以承之也。我满洲风尚素称淳朴勇往，而承平日久，八旗子弟多耽安逸，偶遇军旅之事，转致不能娴习。朕于此举正欲训诲督率之，俾习勤劳而谙韬略。而诸臣中或犹有狃于小利近功，不知事机之缓急者。古者无事之时不废训戎讲武，今以法无可逭之逆酋，当功有必成之事会，且可藉以练我杀敌致果之将材，又何所顾虑，而竟为浮论所惑，急图完局，贻笑方来也？不然则佳兵之诫，朕念之熟矣，岂尚存好大喜功之见，以耀兵威而勤远略

耶？著将此宣谕中外知之。

（卷597 33—37页）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奏称伊遣往巴达克山之侍卫等回报，逆贼布拉呢敦兄弟俱被索勒坦沙擒获，霍集占受伤身死，因回人经典不便呈献，富德仍致书严索，约日起程等语。看来富德从前若直前追剿，久经俘获，乃坐失机宜，朕深为追悔。不知富德等亦知愧悔否？若非伊等前此曾经效力，朕必重治其罪。今既遣人再索，因敕谕素勒坦沙并赏伊缎匹，由台站发往。将来二贼如仍未献出，则来年进兵断不可已，必以获贼为竣事。此次厄鲁特侍卫萨穆坦等行走甚属奋勉，萨穆坦著加恩授为二等侍卫。索勒坦和卓、额哷木布尔、额色木俱赏戴孔雀翎，授为三等侍卫。敦多布既经奖赏蓝翎，即授为蓝翎侍卫。其随去回人等，著富德酌量赏给以示鼓励。

又谕：朕敕谕巴达克山素勒坦沙，令将逆贼等擒献。倘稍有欺饰延缓，则来年尚须进兵。兆惠不必往英吉沙尔，仍驻兵叶尔羌查办新降回众。

（卷597 37—38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戊寅（1759.11.20）

陕甘总督杨应琚奏：库车等处回人素习耕织，从前服属准噶尔，岁纳布匹，后因荒乱相仍，将棉子食尽。查陕省西安、同州两府俱产棉，每亩种子十斤，可收净花二十余斤，棉子一百二十余斤。请先以二十亩计算，将棉子二百斤解至库车散给，俾及时布种，来年即以所得分散各城，二三年后可望种植日广。报闻。

（卷598 4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己卯（1759.11.21）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伊前往叶尔羌办事，将钦差大臣

关防带往，其阿克苏应请给以关防；至叶尔羌距内地甚远，奏报事件宜加慎密，请赏给奏匣等语。阿克苏为回城要地，已派阿桂驻扎办事。著该部赍送钦差大臣关防一颗以昭信守。其赏给叶尔羌奏匣，亦照所请行。

又谕：回人额尔克和卓额色尹、鄂托兰珠和卓玛木特俱系派噶木巴尔后裔，著加恩封额色尹公爵，授玛木特为扎萨克头等台吉。护送伊等前来之奖赏蓝翎克什克巴图鲁乌克什勒图，著授为蓝翎侍卫，与蓝翎侍卫额勒济图俱赏银五十两。

（卷598 4—5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丁亥（1759.11.29）

谕军机大臣等：据兆惠等奏称齐凌扎布、鄂对、阿什默特送到降回二千六百余户，八千三百余口，大半系伯德尔格、塔哩雅沁之人，拟于此内酌量人数多寡分派大小头目递相约束，移至吐鲁番、库尔勒、哈喇沙尔、托克三等处安插，俟起程后兆惠即前往英吉沙尔；又密奏阿什默特与伯克霍集斯交好，因加保荐；又近日查给阿什默特之回人百余名口，多择富厚之家，非尽系伊旧属，即霍集斯于补授叶尔羌头目亦受馈送等语。来降回人等除系霍集占逼胁同行外，其乌沙克、塔哩雅沁、伯德尔格回人均不可信，已屡谕兆惠等相机办理。至阿什默特既与霍集斯交好，俟军务告竣即派令来京。此外有附和霍集斯之人，俱如此办理。此时尚宜慎密，即有告发之人亦仍行安慰。今逆酋等尚未授首，兆惠不必往英吉沙尔，仍驻扎叶尔羌办事，候富德等信息。

（卷598 18—19页）

又谕曰：努三等奏称准清馥咨文，随派出察哈尔佐领裕木扎布、厄鲁特向导蒙克津等领兵往喀喇莽鼐等处搜捕等语。此等玛哈沁诳诱官兵马匹，情罪可恶，务必尽行剿灭。著传谕

努三等，此等贼人即窘迫来降，仍应解送肃州正法。伊从前所得降人如蒙克津等之奋勉效力，则令其来京在上驷院行走。其余即赏给王大臣等，不必安插旧地。昨谕努三与永贵会合追剿戕害德舒之玛哈沁等，著遵旨奋勉办理。

又谕：前谕追索逆贼霍集占等若今年不能竣事，兆惠即来京请训。昨据兆惠奏，俟降回内移后即前往英吉沙尔，曾谕以不必急于起程，仍在叶尔羌办事。但此时巴达克山若尚未有呈献逆贼确信，富德等又从所驻之斡罕移军前驻，则英吉沙尔亦须有策应之兵，方可声息相通。兆惠即前往驻扎，以壮军威。如富德酌量暂回叶尔羌，则兆惠即遵前旨来京，途次办理降回亦觉甚便。俱著传谕知之。

（卷598 19—20页）

又谕：用兵为国家要务，赏罚必期明允。为军者将，于一切军务果能奋往直前，身亲战阵，何事不可成就？此内即稍有见识未到者，朕亦必加曲谅。若如雅尔哈善等在库车围困霍集占，使伊等严加防守，逆贼安能出走？且早已竣事。乃伊等并不亲临严饬，转似特开一路令其脱逃，有此情理乎？故将雅尔哈善拿问即行正法。参赞大臣乃协同将军办事之人，将军思虑所未及，参赞即应指陈。不若见听，即应参奏。哈宁阿为雅尔哈善之参赞，解到时亦应正法。但参赞职任较将军究稍有间，是以将伊拟斩监候。揆之以理，此次秋审哈宁阿即宜予勾。因念伊父哈达哈现在军前，若有分外效力之处，尚可稍存宽宥。昨富德等领兵至巴达克山交界，遣使索取霍集占，当遣额勒登额时，达勒当阿、哈达哈岂不宜告请前往？与其遣额勒登额，何如伊等一行之为愈哉？况伊等皆获罪之人，朕加恩复用为侍卫遣往效力，不但当感激朕恩，即伊自计亦当奋勉。乃竟以侍卫自居，与众为伍，不知愧耻，实出意料之外。此等大关系处俱

未计及，哈宁阿岂尚可曲宥耶？但朕念费英东扎尔固齐，不忍将伊孙同众犯弃市，特加恩令哈宁阿自尽。著晓谕哈达哈及军营大臣官兵等知之。

（卷598 20—21页）

又谕：前因索取逆贼霍集占等，曾敕谕巴达克山头目索勒坦沙。今思伊部落若深明利害，应已呈献渠魁，故再降敕谕。如巴达克山有呈献之信，即以此敕往谕。或尚在游移，仍将前敕颁发。

敕谕巴达克山素勒坦沙：据将军富德等奏称，尔遵将军、大臣等传檄，攻围逆贼霍集占、布拉呢敦，俱经擒获，具见尔愿为臣仆之心。闻霍集占受伤身死，布拉呢敦尚在拘禁，尔等以所奉经教，不欲将派噶木巴尔后裔呈献，是以踌躇未决，遣使前来军营。将军、大臣等复以“逆贼等悖逆暴虐，蔑弃经教，大兵进剿，降者接踵，仅存余孽，窜入尔境。我师惟恐骚扰，尚行远驻，惟以游骑向尔约期索取。若逾时不至，即进兵搜捕”详加晓示，节次奏报。朕为天下共主，内外一体，俱加抚恤。尔素勒坦沙慕思仁化，朕已洞悉。至霍集占等负恩背叛，种种奸恶，尔亦闻知。将军、大臣再三遣使，特体朕招携怀远之至意，其务将霍集占兄弟俘馘以献。今因颁敕，赐尔蟒缎四端。俟逆贼等送到时，朕必沛殊恩以酬诚悃。尔其深思远虑，永荷无疆之福。特谕。

（卷598 21—23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卯（1759.12.3）

谕曰：爱必达参奏永顺总兵哈峻德将移驻所遗守备衙署私卖得价，置买公馆，复勒派所属公捐，又令各兵自行制备黑铅，仍于公费内冒销银两，并将家人、内侄分派食粮，仍留内署使用，及与回民哈世杰认为弟兄，出入无忌各款，殊属不

法，非寻常卑鄙贪污可比。总兵统辖营伍，岂应恣意妄行至于此极？况以私人侵食名粮关系营务，尤为重大。从前雍正年间屡蒙皇考执法整顿，此弊久已肃清。乃哈峻德胆敢冒占营私，罔知法纪，爰必达此奏甚属公当。著将哈峻德革职拿问，交该督等按折内款犯严审定拟具奏。

（卷598 24—25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庚子（1759.12.12）

是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奏到巴达克山素勒坦沙献逆贼霍集占首级，全部纳款捷音。谕：将军富德等奏报巴达克山素勒坦沙奉檄拘禁逆贼霍集占等于柴扎布，嗣因霍集占欲与珲都斯等部落暗行攻袭，当将霍集占、布拉呢敦剿杀，呈献霍集占首级并看守逆尸人等，随经验看明确，驰送京师等语。前此大兵平定准噶尔，各部悉入版图，而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无不倾心向化。独逆酋霍集占兄弟辜恩反噬，不得不兴师问罪。虽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以次抚降，设官定赋，将就蒇事，而凶渠一日不获，则军务一日不竣。是以旁午军书，焦劳筹画，并非好为穷兵黩武之举。自将军兆惠、富德等励众选兵，先后追剿，屡获全胜，贼势愈蹙。安集延与巴达克山诸部共知感仰恩威，归诚恐后。今既捧檄自效，逆酋授首，从此边陲宁谧，各部落永庆安全，露布远闻。此皆仰荷上苍福佑，宗社鸿庥，俾朕得缵皇祖、皇考未竟之丕绪。惟益励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冰兢。此意当与中外臣民共之。兹当殊勋克奏，茂典应修，郊庙告功，益申昭报，时当长至。朕方躬祀圜丘，其敕所司敬举受厘宣捷之忱，载诸祝册，用申恳款。惟盛京三陵，礼应亲谒叩谢，但以序届冬寒，恐勤属车之众，特遣亲王前往恭代。东陵、西陵，即拟亲赴展谒，而计程往返，适届慈宁万寿庆辰。敬以明年献岁，诹日亲诸行礼。然终不足以抒积悃，拟告

祭太庙之日朕亲行展事。至方泽、社稷，照例遣亲王恭代。冬至次日，朕恭诣皇太后宫行礼，亦于表文内增撰武成庆语。其御殿颁诏诸仪一并举行。既以循令节而迓崇禧，即以慰慈怀而布溥惠。其余一切典礼，各该衙门察例举行。将军等凯旋至京时，朕当亲临郊劳。念我大臣、官弁等敌忾奏功，勋施懋著，酬庸论赏，应备恩荣。将军兆惠已晋公阶，并迭赐章服，其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以示宠异。将军富德，著晋封侯爵，并赏戴双眼翎。兆惠、富德著再加授一子为三等侍卫。参赞公明瑞、公阿里衮，并赏戴双眼翎。舒赫德及在事大臣、官员，均交部从优议叙。兵丁之在行阵者，赏给两月钱粮。其叶尔羌等城兵丁，并赏钱粮一月。爰著策勋之令典，益昭绥远之鸿猷。将此通谕知之。

（卷599 23—26页）

谕军机大臣等：富德等奏报巴达克山素勒坦沙全部归诚，呈献逆贼霍集占首级。从前兆惠、富德等抚定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时，朕即谕以速追逆贼为要。迨富德等勒兵向巴达克山索取，又谕以理应速入追擒。今二贼伏诛情事确实，则伊等虽未能生擒俘献，而劳绩殊堪嘉悦。兆惠、富德、明瑞、阿里衮、舒赫德及军营大臣、官兵俱分别加恩，宣谕中外。军务告竣，兆惠、富德等即遵谕来京商办善后事宜，大臣、官员等亦著分起前来。至伯克霍集斯入觐时，将应行入觐之伯克等酌派数人同来，勿令生疑。各队兵丁若系十九年、二十年派出者，即撤回各该处。其余兵丁，著派驻防。闻副都统由屯患病，若尚未全愈，仍令其加意调养，不必亟行。前因舒赫德一人驻扎叶尔羌，曾谕阿里衮一同办事。但喀什噶尔尚未有驻扎大臣，或令阿里衮前往，著舒赫德等酌议具奏。伊等仍于领队大臣、侍卫内酌留二三人，以备差遣。再，富德等奏布拉呢敦身尸未获，

回人等有盗往喀什噶尔之语。今将逃走之逆贼亲随等十五名，传谕阿里衮等留心查获并身尸送京。其富德所送随从逆贼之回妇内，有布鲁特阿奇木及鄂对侄阿布都尔瑞之姊，俱著交付伊等。仍将轸念劳绩、加恩赏给之处晓示。其乌沙克、伯德尔格等降人俱酌量安插及移送肃州分赏官兵。前谕车布登扎布于舍楞投入俄罗斯一路驻兵堵截，今逆贼授首，著即回游牧。努三、永贵不必追剿玛哈沁戕害德舒之贼，著舒赫德于来年派兵数百名搜捕务获。五吉、清馥亦遵前旨，将所解马匹于中途闻信后择地牧放候旨。安泰、苏呼亦著回京。舒常可往省伊父，再行转回。额敏和卓、玉素布俱著劳绩，此时若同来，则回部经理乏人。额敏和卓著加恩晋封郡王，同舒赫德驻扎办事。玉素布著加恩赏给郡王品级，来京请训后回游牧休息，俟更换额敏和卓时前往。此次红旗奏捷甚为迅速，著加恩将经过各台站交该管大臣详查造册，送部议叙。并将大功告成传谕章嘉呼图克图及驻藏大臣，俾卫藏及阿哩拉达克等处知之。

（卷599 26—28页）

又谕曰：巴达克山遣使入觐，应大阅八旗官兵，俾知天朝武备。此时预为操演，方觉娴熟。著派色布腾巴勒珠尔、扎拉丰阿管理。

敕谕巴达克山素勒坦沙：将军富德等奏尔擒获逆贼霍集占、布拉呢敦，因邻部生心，俱行杀戮，遣使请验逆尸，函首以献，全部归降，愿为臣仆。恭顺之忱，深用嘉悦。俟尔使至京，自必优加赏赉。兹以降敕，赐尔蟒缎四端。其尔处所拘之阿布都海里、鄂斯瑞俱受逆贼信任，附和为恶，将军、大臣等奏请谕尔缚献。朕念伊等尚非霍集占之负恩反噬可比，尔等若以业经誓约乞其余生，朕亦加恩赏给。但此二人在叶尔羌、喀什噶尔诸回人中颇著名字，尔游牧相近，当严行约束，毋俾潜

逃生事，致有乖忱悃。尔与所属，其善自为计，以永荷将来之恩泽。特谕。

（卷599 28—29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丑（1759.12.13）

以西师成功始末，御制《开惑论》宣示中外。谕曰：巴达克山素勒坦沙等归诚，逆贼霍集占授首，于办理回部固告成功，而平定准噶尔全局亦于此大定，昨已降旨宣谕中外。王大臣等躬逢国家景运昌隆，殊勋捷奏，当与朕同心感庆，敬迓天庥。而朕于颁师奏凯时，回念前事，转深祇惧，非仅为履满思谦之虚语也。准噶尔一部久外生成，自我皇祖、皇考时屡兴挞伐，未既厥绪。前杜尔伯特车凌、车凌乌巴什等方款关内附，在庸庸无识之徒，生际升平日久，方皆狃于便安，谓可拒而不纳。殊不思堂堂天朝，抚驭方夏，如达瓦齐之蠢然一物，缚致京师以降王豢养数载，亦朝臣所共见者，岂有俨然视如敌国，至不敢受其降人之理？然彼时朕以任事乏人，尚未即决策兴师也。厥后阿睦尔撒纳等各部来降者叩关踵接，实繁有徒，于义固有难辞，而处之偏隅，又足为喀尔喀贻患。势不得不经理游牧，返之故地。且上苍锡祚垂禧，予以经画边陲之事，俾朕继述我祖宗未竟之志事，而朕敢惑于浮议，不勉思敬以承之乎？今统计用兵不越五载，内地初不知有征发之劳，而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现在巴达克山诸部落皆知献俘自效，捧檄前驱。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即朕始愿，亦不敢望其遂能至此也。人情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在久安长治之余，亦势所必有。然忧盛危明，正当动色交儆。此番遐方绥靖，我将军、参赞以及一介执戈之士无不得娴行阵，于国气人才深有裨益。然非朕力为振作，信赏必罚以淬励之，其

谁不畏难苟安，而坐希无事之福乎？今即饮至告功，而日有万几，宵旰畴咨，又何能自释敬事之怀？有一日之可逸者，即前此军务方殷，运筹乙夜，曾不废令节燕飨之文。忧愁二字，朕惟于望雨悯农用之，于军务亦未至于忧愁困苦，如众人之所畏者。兹虽大告武成，亦惟永怀图易思艰，以为昭受凝承之本，又岂可恣意求逸耶？然如去冬兆惠深入回地，猝尔被遮，设非朕先时各路派兵，运饷在道，何由集事神速，便若转圜？此一节先不自谓洞烛先几，而深荷天地祖宗眷祐，默牖朕衷，实惬于怀。于此益信天人感应之符捷如影响，而钦承景命，我君臣当益交勉之。军营在事诸臣昨已加恩优叙。至同朕办理军务者，惟大学士傅恒与朕一心，日夜不懈。前因伊犁平定赐加双公，曾涕泣固辞。今伊子福灵安尚非披坚执锐之岁，而即能奋勇行阵，屡著勤劳，实惬朕望。著赏给福灵安头等侍卫，以著酬庸之典。大学士来保年近八十，行走不懈，及诸军机大臣、官员日夜随侍候报，钞录一切，均著勤劳。大学士傅恒、来保及军机大臣并军机处行走官员，著交部一并议叙。仍将此旨通行晓谕知之。

御制《开惑论》曰：夫人情有所弗慨于怀者，则不能无惑。况西师之役决机于午夜之密勿，驰檄于绝域之阻阂，语言泮不相同，风俗迥然各别，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故事以问明，理以答晰，因仿四子讲德之遗意作《开惑论》。其辞曰：有春秋硕儒者是古卑今，循规蹈矩。喜宽衣博带如鲁诸生，厌突梯脂韦若楚公子。闻信天主人欲有所缔构挞伐，虽不敢面折其非，而每退有后语也。既而定伊犁，俘名王，成旧志，辟新疆，兵不血刃，而归马于华山之阳。乃造于臻成大夫之席曰：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怀杞人之忧有日矣。夫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不祥，其理莫赅。今所见者迥异乎所闻，则是秦

皇不必筑长城，而汉武不必悔轮台也。曷以启予蒙乎？大夫曰：子不闻长乡之言乎？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无何阿逆叛，群凶应，如蝟如蝳，曰枭曰獍，断驿掠牧，奋臂以逞。一二只行野宿者，或致戕其身命。于是硕儒复过大夫之闾曰：如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讶。宜亟罢是役，祸庶少辑。大夫曰：子姑俟之。于时师重进，渠远跳，顺者抚，逆者剿。先是喀尔喀有青滚杂卜者，骠狡佥回之骁猱也。以收杜尔伯特四部时曾贾其牛羊，用赐新抚，乃藉以煽惑众喀尔喀，且欲私通阿逆之丑虏。阿逆既窜，罪人斯得，喀尔喀众，以休以息。然彼时将帅之臣追阿逆于哈萨克，为其所卖，同时准噶尔宰桑之在役者，皆习为盗而惯军诈者也，见而轻之。既罢役，则相率为乱，欲复其旧制而耻为我臣。是和起被欺于辟展，兆惠战出于济尔哈朗之所因也。硕儒曰：吁！是盖祸结兵连，吾不知何日之息肩矣。尔其重整四甄，夹攻两路，阿逆复自哈萨克窜归，适遇我师，又仓皇而遁去。盖自是哈萨克亦面内归化，欲助我以擒阿逆，而阿逆乃只身入俄罗斯境，穷极伏冥诛之故也。豺狼不可以犬豕畜，鸱鸮不可以雏鸭育。是反复喜乱之徒，再存之再不知感，□残贼为奸焉，是惟翦刈灰灭之而已。更不可以仁义化迁，乃欲姑息了事者。又以为不杀降人。夫不杀降人可，留降人之马而与之足力，以受其愚，则大不可。满福之遇难，以及助二回酋与我抗衡，皆此沙喇斯、玛呼斯二鄂拓之所构祸也。至库车之稽绩，实偾辕于逍遥。更将申律，旗鼓一新，遂长驱直入，而功垂成于崇朝、黑水之守，主客众寡之势，虽愚者亦知其漂摇。以三千余人敌数万众，而搜穴得米，掘井得泉，贼铳著木，取铅丸数无万，反以击贼，无不中贼之酋豪。于是两军相合，贼乃遁逃。及穷追异域，驻旅驰檄，献馘称臣，遂成耆定之功高。臻成大夫乃进春秋硕儒而诏之曰：两大部落不为不强，周二万余里不为不广，五

年成功不为不速，前歌后舞不为不祥。子徒见始事之秋，选懦畏葸者之腾口。是所谓人然亦然，人否亦否者也。且师旅征伐之于国，犹雷霆霜雪之于天。非霜雪，则万汇烦嚣之气不荡涤；非雷霆，则四时湮郁之气不畅宣；非师旅征伐，则梗我王化者无以慑伏惩创，不敢抗干。是以诘戎扬烈，益当虑于重熙累洽之年也。子独不见达瓦齐之懵懵乎？设云事慎首祸。礼不纳叛，是俨然以外夷弒君者为敌国，岂不粤我君哉？硕儒曰：岂谓是哉？阳舒阴惨，生民大情，离忧合欢，品物同性。绝者不可复属，死者不可复生。损兵折将，无补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谓执迷而不悟者矣。成大事者不顾小谋，图大全者宁辞小害？示应于近者，远有可察；托验于显者，微或可概。且子亦知损兵折将之由乎？彼或内怯于心，外受人诒，决机不审，迟疑挺堉，而自贻伊悔，岂主人之罪哉？若夫虎臣黑士，折冲宣力，马超襄足，姚期摄帻，渴赏捐躯，实不乏人。而一闻如是者，午夜为之酸心，举案为之忘食，虽刻木结蒲，无以加兹。而且赏延后昆，太常纪绩。如子所云，则汉祖唐宗拨乱草创之初，宁无一人结缨死绥者哉？礼记听磬声则思，又何以云乎？故非沈几不足以图功，非果断不足以定业。彼其狼狈相顾，潜包祸谋者，螳螂之斧，御隆车之辙，不自笃量，何异苇苕之鸮鸱？是以王师屡入，霆奋席卷。如举炎火而焫飞蓬，覆汤泉而沃白雪。子何不度以全局，待以岁月，而为是无稽之说哉？硕儒曰：若仆者，乃隙中观斗，井里窥天。以今日应机底绩论之，何妨再迟数年？愧矣，服矣。豁然，悚然。大夫曰：未也。子姑听之。夫食堪怀音，非纳叛臣。奖蹻优遇，欲集其勋。密敕周防，先示戚亲。操刀必割，所戒逡巡。子云应机，亦非至论。三隙可乘，未兴大军。加征增算，何曾于民？凡有水旱，无不恤赈。运输给价，防其蚀侵。甘肃岁赋，预免

庚辰。两部永靖，并之其邻。哈萨布露，枭睭文身，无不内属，慕义归仁。鸿庸爰建，千古未闻。若子者，所谓菽麦未辨，安足以知我信天主人哉？信天主人乃召大夫、硕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夫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故粤宛犹不逆时气，而奉若者岂可恃力而夸张？且屡危而屡夷，愈变而愈康。钲鼓一动，遂定二方。凿空二万余里，戚事五载已央。使畏难而中辍，未必不致祸而受殃。浮议者方且谓老成之言藏也。在易师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复之上六曰："迷复有青。"今得以利用御寇，由颐有庆，是不亦大幸乎？夫获此幸者，宜思何以获此幸于昊苍。方将矜矜惴惴，凛凛皇皇，陨越是俱，奚暇计之二子之短长也哉。

（卷599 29—39页）

谕军机大臣等：昨谕兆惠、富德等与霍集斯偕来，并将应行入觐回人一同行走，使之不疑。今大功告成，霍集斯不无觊觎，率同入觐更宜慎之又慎，方合事机。伊若以往和阗或乌什整装为词，即婉言劝阻，令其派出亲信前往。若求兆惠等同去，更属不可。霍集斯起程后，舒赫德即将伊子漠咱帕尔及其家属尽行整装送京。至回地既无滋事之人，则将来仍于伊犁驻兵，以休息各城回众，惟令其输纳贡赋。一应善后事宜，伊等即会商妥议具奏。

（卷599 39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壬寅（1759.12.14）

却诸王大臣请加上尊号。谕曰：诸王大臣等以巴达克山素勒坦沙投诚，逆贼霍集占授首，准噶尔全局大定，具表奏贺，并请加上尊号。虽援据典章，而朕功成，只俱弥切于怀，岂肯崇尚虚文，勉从所请？西陲一事，仰赖上苍福祐，宗社鸿庥，殊勋速奏，隶版籍者二万余里，治军书者不及五年。载籍以

来，实罕有伦比。而朕所深用惬心者，乃不在远图之式廓，而在先烈之克成。钦惟皇考付畀朕躬，夙夜勉图继述。矧在早年，备承皇祖眷顾优隆，每遇军国重务，即令面聆圣训筹画，是朕躬之仔肩倍重，而缵绪者亦倍艰。今以数载间运筹决策之劳，克全我两朝挞伐绥遐之略，返衷自问，差可无负燕贻者，当在于是，故非好大喜功之为见也。我皇祖圣德神功，超越万古，戡定殊勋，炳于史册，廷臣请上尊号，尚未允行。乃者关门以西，迄乎大漠，虽通亘古未通之境，究以国家全盛余力及之。视当年之事会稍需、刻难中辍者，其缓急轻重固不可同年语矣。然方其罪人未得，朕断不因盈廷畏葸，辄事苟安。若逆渠既献馘告功，则国法用申，而军威自无可极。是以富德捷奏，尚请追索鄂斯璃、阿布都海里二人以绝根株，朕以成事已蔵，即传谕饬止之。固不能惑于筑室之谋，亦岂或蹈夫佳兵之戒？所谓行乎不得不行，止乎其所当止，无成心也。兹功成事定，惟钦遵祖宗之成法，益深兢业耳。所有王大臣等加上尊号之请，不必行。敬惟辛巳岁恭逢圣母皇太后七十万寿庆辰，巨典鸿仪，举行伊迩。兹以肤功既奏，上慰慈怀，已于长至节宣表称贺。推恩展礼，稠叠便蕃。其崇上徽称，宜以普天大庆时敬谨恭拟，再行奏请懿旨。诸王大臣其明体朕意。

（卷599 39—42页）

又谕：此次进兵以来，霍集斯伯克抒其所见，随处尽心，协助将军大臣等成功，甚属可嘉，著加恩封为郡王品级。贝子鄂对，前在和阗甚属奋勉，而此次又甚勤劳，著加恩封为贝勒品级。

（卷599 42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癸卯（1759.12.15）

谕军机大臣等：杨应琚奏分别办理收降回人一折，已于折

内批谕矣。现在逆酋已经授首，回部全定，此等人自可随宜酌量办理。著传谕杨应琚，令将降回等即于陕甘两省驻防满营及绿旗营内酌量分赏官兵等为奴。但安插降人宜散而不宜聚，该督其妥协酌派，毋令生事可耳。仍令移会齐凌扎布知之。

（卷599 43—44页）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驻防伊犁，应派出满洲、索伦兵四千名建筑城堡，亦派绿旗兵四千名，所需口粮，由水路造船运送；第一年派回人三千户前往屯田，或马匹、或牛驴亦购办二三千预备调用等语。伊犁驻兵屯田一事，原议以来年为始，由近及远。若一时齐集满汉兵丁及回人逾万，殊觉张皇，颇露作难之意。岂谓若此遂可停其办理乎？伊从前与成衮扎布同剿厄鲁特时，拘泥招降之策，将沙喇斯、玛呼斯等疏脱，以致投入逆回，抗拒大兵。伊系效力赎罪之人，因在阿克苏办事颇属尽心，故加恩复用。看来旧习全未悛改，著传旨申饬。至于屯田伊始或派兵五百名防守，回人五百户耕作，计所获之粮足敷食用，再议开扩。其原议驻防官兵四千名，亦拟分驻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城，就回人交纳粮石以资养赡。况回部不便久驻我兵，前次亦曾谕及。舒赫德既如此陈奏，著传谕兆惠、富德、杨应琚等详悉妥议具奏。

（卷599 44—45页）

又谕：从前副都统多尔济奏请裁撤由西宁之噶斯通伊犁之得卜特尔等处二十三卡，彼时因逆贼等尚在逋逃，稍为留待。今大功既成，著将前项卡座即行撤回，一切遵照原议办理。

又谕：平定回部大功告成，北路将军、大臣等同此欢庆。可传谕成衮扎布等，宣示喀尔喀四部落及杜尔伯特部落知悉。车布登扎布即计程于十二月二十前后抵京，同赴太平嘉宴。阿拉善王罗布藏多尔济等从戎颇著劳绩，亦著遍谕所部，并率军

前效力、已经出痘之人来京筵宴。

（卷599 45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丙午（1759.12.18）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奏称齐凌扎布解到回人内，系逆贼迫胁之各城回众，俱安插吐鲁番；其伊犁、塔哩雅沁、伯德尔格、乌沙克等众，送往肃州，照厄鲁特之例办理等语。兆惠具奏时似尚未闻逆贼伏诛之信。盖霍集占一日未获，则此等回人仍怀叵测。今大功告成，自可从宽免死。前已屡降谕旨仍著送至肃州分赏官兵。其叶尔羌等城回众亦不必安插吐鲁番，即顺便留于各该处。若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人，如已过该处，亦不必复回，即分派库车、沙雅尔、赛哩木、吐鲁番等处安插。此数年来，各城未免地广人稀，令其耕种亦甚有益。著速传知齐凌扎布等遵照办理，并谕兆惠、舒赫德知之。

又谕曰：齐凌扎布所解乌沙克、伯德尔格、塔哩雅沁等回众，已谕送至肃州分赏官兵。但伊等素染恶习，今虽从宽免死，仍须严加防范。著传谕杨应琚、吴达善，分赏此等回人时必离其党羽，每一处以十人为率，不可过多。杨应琚业经起程出关，吴达善即遵照办理。

（卷599 51—52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1759.12.23）

以平定回部颁诏中外。诏曰：朕寅绍丕基，统御方夏，勤求莫释，怀保时殷。总期九域之胥安，罔有一隅之失所。若乃武功耆定，遐裔敉宁。歼厥渠魁，靖数载未诛之寇；疆以戎索，开万古未辟之区。斯声教益溥于要荒，将惠恺愈覃于海寓。殊勋既奏，庆典宜宣。逆酋大和卓木布拉呢敦、小和卓木霍集占者，本属回部渠酋，向为准夷拘絷。我师平定伊犁时，特出诸禁系，俾长乃穴巢，讵期曾不逾时，转行反噬。是以不

得已而申讨，初非更有事于穷兵。自昨岁以来，既创其赴援之师，兼克其拒守之邑，而事机未副，俘馘尚稽。爰易将以进兵，俾犁庭而扫穴。所过皆壶浆恐后，弩矢前驱。属当征骑稍疲，以孤军而坚守重围者数月；已而援兵继入，以偏师而转战重地者经旬。士马尽全，声威倍振。整阵再进，望风使靡。于是穷鱼惟冀游魂，奔鹿不遑择音。奔众遽走，空部远逃。其地若叶尔羌、喀什噶尔诸域咸入版图，悉供租税，两酋既失负隅之固，仅余漏网之生，该将军等复选锋穷追，驰檄遍谕。别部巴达克山等回众皆仰我威德，效彼悃忱。会霍集占既殒于重伤，布拉呢敦旋毙于众怒，遂诣和门而献馘，乃奏露布以班师。从此人斯罪得，真莫逃覆载之间；绝徼永清，益以助灵长之运。是皆上天佑顺，列祖垂休，用集大勋，式昭伟烈。计道里则塞垣以外，更扩二万有余；论时日则军兴以来，不越五年之内。历稽往牒，实旷古所未闻；自抚藐躬，益寸衷之增惕。时当长至，亲事圜丘。敬增祝册之文，兼备肆类之典，并遣亲王祇告方泽社稷暨盛京三陵。其东陵、西陵，谨以来春亲行展告。告祭太庙之日，朕先亲诣将事。冬至之次日，敬诣皇太后宫行庆贺礼。其将军大臣及官弁等敌忾奏功，勤劳懋著，各封赏有差。凯旋至京，朕亲行郊劳，以昭宠惠。边圉永宁，巩皇图而益固；德成愈溥，介纯嘏以弥增。用沛覃恩，聿光盛典。所有应行事宜，开列于后：一、五岁四渎等祀应遣官致祭，著照例举行。一、历代帝王陵寝应遣官致祭，著照例举行。一、先师孔子阙里应遣官致祭，著照例举行。一、历代帝王陵寝该抚查看修葺，动项报销。一、凡岳镇、海渎、庙宇有倾圮者，该地方官查明估计修葺，以昭诚敬。一、自用兵以来军书旁午，所有官兵经过地方，办差官员俱属急公奋勉，著该督抚查明咨部议叙。一、军兴以来前后所调马步兵丁借支银两，例应于饷银内分扣还项者，著

加恩豁免。一、伤病回营兵丁不能充伍者，该管将弁查明本家如有子弟至戚可以教练差掺，即令顶食名粮，免致失所。一、台站官员已有旨查明议叙。其兵部司员接办军报奋勉无误，亦著交部议叙。一、在京文武各官俱加一级。其任内有降级处分，即以抵销。一、在京满洲、蒙古、汉军马步兵丁，俱加恩赏一月钱粮。一、在京城巡捕三营兵丁，著加恩赏一月钱粮。一、各衙门承办军需官员，量予议叙。一、各省驿站，军兴俱属勤劳效力，著各省督抚加意抚恤。一、满洲兵丁披甲随征效力，被伤不能披甲及年老有疾退闲者，俱著加赏赉。一、在外蒙古台吉以下官员有罚俸处分及现议罚俸案件，概行宽免。一、凡流徒人犯在流徒处所身故，其妻子愿回本籍，该地方官报明该部，准其各回原籍。一、现在军流以下人犯，概予减等发落。一、国子监贡生、监生及各官学教习，免坐监期一月。一、各处养济院所有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养赡，毋致失所。于戏荷鸿庥之宠锡，永图四塞之清宁；广大福以覃施，弥洽万方之欢庆。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卷600 3—7页）

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曰：建非常之功者，以举非常之事。举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举非常之事，终建非常之功者，则赖昊苍笃贶，神运干旋。事若祸而移福，机似逆而转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故犁准夷之庭，扫回部之穴，五年之间，两功并集。始迟疑犹未敢信，终劼劬以底有成。荷天之龙在兹，畏天之鉴益在兹，爰叙其事如左。达瓦齐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无何而阿睦尔撒纳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己事。时也人心未定，佐赛者尝，一域肆狂，万狙应响，蜂屯蚁杂，不可爬梳。畏难者群谓不出所料，准夷终不可取，并有欲弃巴里坤为退守谋。然予计其众志不齐，将有

归正倒戈者。于是督策将帅之臣，整师亟进。既而伊犁诸台吉、宰桑果悔过勤王，思讨逆贼以自赎。此天恩助顺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为准噶尔所拘于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师既定伊犁，乃释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布拉呢敦归叶尔羌，俾统其旧属，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于伊犁，抚其在伊犁众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赖以苟延。及我师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萨克，而霍集占亦即收其余众，窜归旧穴。此天恩助顺者二也。准夷之事，前纪略见梗概，兹不复纪。纪兴师讨回之由，则以我将军兆惠在伊犁时，曾遣副都统阿敏道往回议事，小和卓木乃以计诱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师抵库车问罪，彼携阿敏道以来援，至中途害之及从行者百人。彼犹逞其狂勃，抗我师颜，且敢冒死入库车城。乃雅尔哈善略无纪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满洲、索伦众兵士无不念国家之恩，效疆场之力，故能以少胜众，逆渠惧而免脱。此天恩助顺者三也。知愤辕之无济，抡干材之可任。时将军兆惠以搜剿准夷余党至布鲁特部落，已款服其众，因命旋师定回部。于是克库车，存沙雅尔，定阿克苏，略乌什，收和阗，师之所至，降者望风，直至叶尔羌城下。而我军人马周行万有余里，亦犹强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统数万人与我三千余人战。我师之过河者才四百余，犹能斩将搴旗，退而筑堡黑水，固守以待。此天恩助顺者四也。万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易能济？乃予以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拨马，欲以更易久在行间者耳。故兵马率早在途，一趱进而各争前恐后，人人有敌忾之愤。此天恩助顺者五也。副将军富德及参赞舒赫德辈率师进援，以速行戈壁中马力复疲，值狂回据险坐俟，颇有难进之势。夫援军不能进，则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参赞阿里衮驱后队之马适至，夜捣贼营，我师内外夹攻，彼不知我军凡有几万，握炭流气之徒自相蹂躏，

顾命不暇，于是解黑水之围。鹿骇獐惊，遁而保窟。我之两军合队，全旅以回阿克苏。此天恩助顺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压难当，乃于我师未进之先，携其部落，载其重器，跳而远去，而叶尔羌、喀什噶尔二城之旧伯克等遂献城以降。参赞明瑞一邀之于霍斯库鲁克，副将军富德再陷之于阿勒楚尔。于是离心者面内，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旧仆仅三百人入巴达克山境。此天恩助顺者七也。人迹不通之地，语言不同之国，既已雀驱，宁不狼顾？其授我与否，固未可定也。然一闻将军之檄，莫不援旗请奋，整旅前遮，遂得凶渠函首，露布遥传，此天恩助顺者八也。夷考西师之役，非予夙愿之图。何则？实以国家幅员不为不广，属国不为不多，惟守廑成之志，无希开创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习于逸，既无非常之人，安能举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辗转辐辏，每以难而获易，视若失而反得。故自缔始以逮定功，虽予自问，亦将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曰非人力也，天也。夫天如是显佑国家者，以祖宗之敬天爱民，蒙眷顾者深也，则我后世子孙，其何以心上苍之心，志列祖之志，勉继绳于有永，保丕基于无穷乎？系以铭曰：二酋偕德，始乱为贼。是与王师，报怨以直。伊犁既平，葛尔奚屠。徐议耕辟，徐议戍设。以噢以咻，伊予本怀。岂其弗戢，图彼貌回。彼回不量，怒臂当车。戕我王臣，助彼狂狙。始攻库车，偾辕败事。用人弗当，至今为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扬。易将整师，直压彼疆。阿苏、乌什，玉陇、和阗，传檄以定，肉袒羊牵。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狈相顾，固守其穴。桓桓我师，周行万里。马不进焉，强弩末矣。以四百人，战万余虏。退犹能守，黑水筑堡。间信达都，为之伤悼。所幸后军，早行在道。督敕速援，人同怒心。曾不两月，贼境逼临。贼境逼临，彼复徼隙。马继以进，贼营夜斫。出其不意，贼乃

大惊。谓自天降，孰敢锋撄？大鞣大膊，如虎搏兔。案角陇种，谁敢回顾？黑水围解，合军暂旋。整旅三路，期并进焉。贼侦军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回，岂不自谋？岂伊庇猿，而受林忧？利厥辎重，无遗尽掠。遣其都丸，遂来献馘。讵惟献馘，并以称臣。捧赍表章，将诣都门。奏凯班师，前歌后舞。尸逐染锷，温禺觱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阳。慈宁称庆，亚岁迎祥。郊庙告成，诸典并举。皇皇太学，丰碑再树。丰碑再树，敢予喜功？用不得已，天眷屡蒙。始之以武，终之以文。戡乱惟义，抚众惟仁。布惠施恩，寰寓共喜。古不羁縻，今为臣子。疆辟二万，兵出五年。据实书事，永矢乾乾。勒石大成，殿阼阶前。

（卷600 7—13页）

御制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文曰：粤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大堂。大食见元，回鹘见唐。是皆仿佛，所传弗详。惟我皇清，抚有华夏。血气之伦，均归陶冶。准夷昔强，冥顽弗下。恃厥险远，实梗化者。猰貐其众，豺狼其群。以回为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贾，三倍市欣。拘二酋长，处伊犁滨。四大回城，输租献赋。腾格是供，卫拉是惧。茧丝奚堪，沟壑已遽。有面内心，其何能诉？准夷既平，群回见天。谓自今始，饱食晏眠。遣厥酋归，抚尔土田。生死肉骨，讵疑变迁。讵疑变迁，德竟怨报。助我叛疆，戕我使辖。是用兴师，声罪致讨。乃敢抗颜，蜩螗欢噪。既侮厥外，宜安厥内。而何狂狙，心焉昏愦。杀人为戏，夺妻为秽。大失众心，无不怨背。三道并发，四瓯齐攻。酋知弗支，自掳一空。廿日之前，骁走无迹。尔虽无迹，我追应穷。滔滔洸洸，连战皆克。旦夕苟延，遂入异域。异域畏怀，举旗助力。腐鼠莫逋，遂来献馘。二酋既歼，诸回永靖。设官定赋，去其苛政。昔之诸回，晓战夜侦。今恬以嬉，

各保性命。昔之诸回，为准夷臣。今语邻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谁汝苦辛？艺尔稷黍，孳尔子孙？在昔己巳，爰平金川，兹定回部，亦己卯年。岁符理纪，瑞叠祥骈。持盈保泰，惟懋慎旃。勒石叶尔羌城。

御制平定回部勒铭叶什勒库勒诺尔碑文曰：机有视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勤，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劳而终逸，壮者之所劭，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歼二酋，战无不克，攻无不取，皆二将军及诸参赞以及行间众将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深慰于其间者，则以五年劼劬宵旰，运筹弭至，实未敢偷安于顷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乾贶，慰先志，且以免浮议之指斥也。叶什勒库勒诺尔者，我副将军富德等穷追二酋至巴达克山之界，获其降者万人，二酋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献馘振旅，以成茂绩也。其地倚山临水，单骑可容，而我突将无前，四甄并发，如入无人之域也。贼众首尾不能相顾，竖我回纛以招之，降者铺崖以来，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见事不成，拔身远跳，骁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于霍斯库鲁克，袭之于阿勒楚尔，无不以少胜众，批亢捣坚，桓桓之士，真如驱虎豹而逐狸兔，缠头硕鼻者流，皆惴惴踉踉，见即辟易也。是以先声异域，骇其跳荡，遮逆助顺，用攫重辎而献凶级也。我兵未深入巴达克山境者，则以讨逆之师不蹂无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晓逆顺，亦将擒献。是以将帅之臣审几度时，我武少辑也。卒藏事而告成功，则亦未为计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见于勒铭叶尔羌之碑，辞不复缀也。特纪耆定之在兹，是以志岁月而刻石也。勒石诺尔上。

（卷600 14—16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壬子（1759.12.24）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副将军富德于十月初二日自巴达克山

凯旋，俟抵叶尔羌后，臣等酌将叶尔羌、喀什噶尔两城应留驻满洲、索伦、蒙古兵若干，其余即行撤回，议奏办理。其绿旗兵八千余名，回地粮饷价昂，且屯田亦需调遣，除伊犁驻兵另议外，酌于叶尔羌、喀什噶尔各驻兵一千名，英吉沙尔驻兵五百名，俱于本年派出新兵内拣选，以提督董孟、总兵容保、杨宁分领。余兵令提督阎相师、总兵五福等带往库车。其旧调之兵即撤回原处。又，西安兵四百名酌留字识外，余亦撤回。谕军机大臣等：兆惠所奏撤兵一事，朕意上年调往之满洲、索伦兵俱在外未久，且暂留该处。惟得伤、病发人等自应撤回。将来伊犁驻防需兵尚多，应另派京营满兵更替行走，俾伊等练习事务，甚有裨益。著传谕知之。

（卷600 18—19页）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西陲大功告成，所有送红旗之台站员弁行走奋勉，已降旨令该督抚等分别选择送部引见，候朕加恩录用，以示鼓励。该督抚等可遵旨按照道里、酌量人才详慎秉公拣择，使末弁得有升途，众人益知感奋。兹将军、大臣等自军营凯旋，并有巴达克山、安集延等回部陪臣入觐，经过台站凡一切支应正当加意料理，不得以军务成功稍有懈弛。至各部回目来京，伊等系投诚新附之人，应示以天朝体制。各督抚等于伊等到时，酌照向例款待，应传令优赏酒饭，或陈技演剧，以昭我国家民物殷阜。封疆大臣举动皆知怀柔大体，并非有意过示尊宠。该督抚等俱转饬各属留心妥办，毋致草率。可将此一并传谕知之。

（卷600 31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癸亥（1760.1.4）

哈喇沙尔办事大臣侍郎衔书山奏：多伦回众五千余人自阿克苏分队向库尔勒前来，自库车以东、哈喇沙尔以西，起玉古

尔台，至硕尔舒克台，有四五处皆可引水溉田，分布安插。臣同吐鲁番公素赍瑞、阿布都赍之侄色底克至库尔勒等处相度办理。又，罗布诺尔有伯克托克托所属三百余户，恳请屯田，应请交与伊弟阿布都赍管辖。报闻。

（卷601 3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甲子（1760.1.5）

又谕曰：纳世通奏称乌什卡兵张茂等擒获逃回二人，系已经招降之乌沙克，旋复逃往喀什噶尔藏匿二十余日，闻内移之信，遂逃向乌什、阿克苏，业经正法示众等语。看来喀什噶尔、叶尔羌尚有乌沙克等余众。著传谕兆惠、舒赫德等查明各处，似此潜匿之人若安静无事则已，稍有滋事，即应酌量办理具奏。

又谕曰：德文奏称章京格呼尔图由阿克苏送来多伦回众五千余名，除沿途病毙及亲戚留住外，仍有四千四十余人等语。此等回人赍粮无几，恐沿途流为玛哈沁，宜留心防范，毋致盗窃台站马匹、牲只，如有滋事者，即行正法，以靖地方。

又谕：现在巴达克山、霍罕等处遣使入觐，一路台站马匹自应整理妥协，以壮观瞻而速邮传。在内地台站，自必预备应付。其哈密以外，著五吉于巴里坤牧马一万匹之内挑选一千匹，由哈密至辟展分派。其辟展、库车、阿克苏、叶尔羌，著定长、书山、纳世通、阿桂递行交办，务使一律整齐。俱即传谕知之。

（卷601 7—8页）

又谕曰：定长等将本年辟展、托克三、乌鲁木齐、哈喇沙尔、喀喇和卓等处屯田收获分数具奏，又称除乌鲁木齐外，其他地亩较之初种时渐觉欠薄等语。此等田亩虽不能如内地人工粪治，可以常年耕种，但地颇宽敞，彼此递年互调耕作，自有

余力。著传谕杨应琚，会同舒赫德、定长悉心讲求，酌议具奏。

（卷601 8页）

库车办事大臣按察使衔纳世通奏：查库车回城地狭事少，现驻官兵百余名足敷调遣。阿克苏差务颇繁，所驻绿旗兵一千二百六十余名，看守城堡仓库、牧放马驼牲只、添派台站卡座，城内余兵仅六十余名，不便再裁。除军营将来撤回绿旗兵即遵旨拣选调往屯田，臣所领追剿玛哈沁之西安兵一百二十名及阿克苏所留西安兵二百五名内，共裁汰一百五十名撤回巴里坤。仍办给车辆，遣归原处。报闻。

管理屯田副都统定长奏：辟展等五处屯田收获后，积贮应建仓堡。查辟展已有旧设仓堡，仍需添葺。其喀喇和卓新建仓二十四间，托克三二十间，哈喇沙尔十五间，乌鲁木齐二十四间，各筑堡一。辟展添仓三十间及修葺旧堡，照巴里坤修城例赏给银两。报闻。

（卷601 10—11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丙寅（1760.1.7）

谕军机大臣等：巴达克山、安集延等部落陪臣入觐，已谕沿途各督抚等加意料理。今据鄂弼奏称沿边一带间有偏灾，恐未能整饬。可传谕鄂弼，一切供应官兵及回部使人俱由内地南路预备，并传谕直隶、陕甘各督抚等一体遵照。再，著陕甘督抚先期知会将军、大臣等均由内地来京。昨据吴达善奏分饬南北两路探听凯旋官兵，接济马匹。今既由南路行走，自应酌量调拨。其北路预备马匹只须足敷台站之用，其余可酌量调赴南路，俾官兵等遄行无误。著传谕知之。

（卷601 12—13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己巳（1760.1.10）

谕军机大臣等：据德文奏称准舒赫德咨查沙雅尔河道通叶尔羌、喀什噶尔，可否造船试运及堆贮粮石之处；查沙雅尔距库车百四十余里，中间有卫林河之奇塔特地方可贮留粮石等语。从前舒赫德以此具奏，已降谕旨，谓伊犁驻兵屯田于来年次第办理，不必多派官兵、回众一时安插，并传谕兆惠、富德、杨应琚等会商妥议。即如粮运一事，自叶尔羌等处由阿克苏、穆素尔岭前至伊犁，乃正路也。若谓山岭难行，由库车运往，则其路更远。岂此间别有捷径乎？计兆惠等此时已与杨应琚会议，若业经派出回人数百户，行装亦办，来年四月尚能耕作，即遣往亦可。或不能速办，可酌量派兵一千，俟来年草生时由穆素尔岭前往伊犁巡查，仍回阿克苏驻扎。俟办理屯田就绪，于后年发往。兆惠、富德若已起程，舒赫德即与杨应琚会议具奏。

（卷601 20—21页）

又谕曰：定长奏称前奉谕旨来春于伊犁之格登山刻石纪功，顺便搜捕玛哈沁，请将阿第木保所领兵选派百名，并恳请效力之舒景阿前往等语。昨据努三等请派阿第木保兵丁过岭追贼，已谕将此等在军营年久之索伦、吉林兵仍遵前旨撤回。又谕兆惠等酌派官兵一千，来春往伊犁巡查，则刻石之事自可兼办。今定长处既有工匠，著即发往叶尔羌先行刻石纪功。俟工竣后，再同发往官兵前往伊犁，于格登山刻石。现在叶尔羌督工，即著舒景阿去。

（卷601 21—22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癸酉（1760.1.14）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现在平定回部，安抚新降，仍须驻兵弹压。请于叶尔羌驻兵一千，令副都统丰安领健锐营兵三百名，侍卫达勒当阿、总管巴雅尔领索伦兵五百名，散秩大臣鄂齐尔领厄鲁特兵二百名；以散秩大臣永庆巡查台站卡座；于喀什噶

尔驻兵一千，派索伦兵五百名、察哈尔兵三百名、厄鲁特兵二百名，令副都统伊柱管领；于英吉沙尔驻兵五百，派索伦兵三百名、察哈尔兵二百名，令副都统丰纳亨管领。其阿克苏、乌什等处官兵，以阿桂统领，仍派副都统傅景、总管罗尔本泰、敏珠尔、厄鲁特副管旗章京密什赉等分管。其军营年久官兵俱行撤回。计乾隆二十年、二十一年派出之健锐营兵二十余名、吉林兵七百余名，以爱隆阿管领；索伦兵二千余名，以瑚尔起、由屯、鄂博什、温布分领；察哈尔兵七百余名，以端济布、敏珠尔多尔济管领；喀尔喀兵百余名，以公朗衮扎布管领；阿拉善兵百余名，以公衮楚克管领；办给资装，撤回原处。派侍卫讷齐讷、特通额、塔尔海、栋保、乌尔图纳逊、扎拉丰阿、塔玛赛、瑚什、科普萨、额勒登额、蒙固勒、乌三泰等沿途照管行走。至绿旗官兵，臣等业经奏派驻扎叶尔羌等城，余兵撤回本营。近准总督杨应琚议奏屯田兵丁需用万人，请于撤回官兵内就近截留。除在军营年久及随臣兆惠、富德等著有劳绩者均撤回休息，将续派新兵酌留阿克苏一千名、和阗三百名、乌什三百名、赛哩木二百名、拜二百名，其余发往乌鲁木齐等处屯田。所有阿克苏等处驻兵事宜，臣阿桂与阎相师、五福办理。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奏叶尔羌等处驻扎官兵各数，其余悉行撤回等语。所留厄鲁特兵二百名尚未妥协。伊等皆新附之人，在军营颇著劳绩，若令久驻，既虑其未谙纪律，且亦当稍为休息。著传谕舒赫德等，此二百厄鲁特兵即著鄂齐尔带领撤回。仍晓示以安插内地，承受恩泽。至厄鲁特乌鲁木等六人内，衮楚克扎布阵亡，殊可悯恻。著查伊妻子，加恩优恤。乌鲁木等亦甚属奋勉，著舒赫德传谕询问，如愿来京，即行资给起程。或愿在军营效力，亦酌量奖赏。厄鲁特硕通恳请留营效力，甚属可嘉，著加恩酌赏银两。讷齐讷等系乾清门侍卫，即著来京

供职。傅景仍遵前旨来京。

（卷601 26—28页）

又奏：回部平定，应令各城伯克等轮班入觐。请于凯旋之便，带领贝勒霍集斯、公噶岱默特、署阿奇木伯克之和什克伯克等前来。其余分为三班，以来年为始次第入觐。将来贝子鄂对、公阿什默特押送内移回人事竣，即就便来京。又，安集延相近之哈尔塔金布鲁特头目纳底尔玛特，遣其弟伯克颇拉特告称"我兄管领有一千五百户，呼图和卓管领有五百户，情愿归诚入觐"等语，臣等即令与奇布察克之毕阿奇木同来。报闻。

（卷601 28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甲戌（1760.1.15）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奏称大兵凯旋，霍集斯告请同行入觐，看其情形尚无他故。前因霍集斯知额敏和卓已受王封，而己尚为贝勒，故仍称为伯克，且向舒赫德饰词谓乌什原无贡赋，恐难信任，是以密谕兆惠带领来京。今伊既恳请同行，且去年叶尔羌被围殊为劳苦，此次往巴达克山亦颇效力，自应加恩。但仍令其居于旧地究属未便，俟伊到京时再酌量从优安插。伊子漠咱帕尔起程，亦不必照解送厄鲁特宰桑之例，仍与前次入觐一体办理。伊性好猜疑，恐其惊惶滋事，舒赫德等当善为慰遣。昨命傅景来京，即令其沿途护送，务期妥协。霍集斯其余诸子作何办理，亦著具奏。

（卷601 29—30页）

又谕：西陲大功告成，一应事宜必期熟筹可久。从前哈密、巴里坤、辟展等处办理粮饷、台站诸务俱由内地派员经理，今军需事竣而新隶版图均有专责，若仍行兼办，致本任久悬，殊非常制。且甘省各营伍官职较他省独多，原为地属边疆起见。今准噶尔、回部荡平，屯田驻兵自伊犁以达叶尔羌，向日之边陲

又成内地，则文武员弁均应依次移补，方与舆地、官制俱为合宜。其哈密、巴里坤以西应需用道、府、同知若干员，一半于内地事简处裁汰移驻，一半酌量添设，驻兵屯田各营应设将弁等，亦一体筹办，庶于国计、边防两得经久之道。著传谕杨应琚或途遇兆惠等详悉会商，或与舒赫德等悉心酌议具奏。

又谕曰：兆惠奏称内地所送大神威炮十一位，回部无需多设，请于叶尔羌、喀什噶尔各留二位，余七位来春送回原处等语。所奏甚是。但运送颇觉路远，哈密、巴里坤亦可存留。著杨应琚酌于此二处分贮。

（卷601 30—31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戊寅（1760.1.19）

谕军机大臣等：定长奏称兆惠等解送布拉呢敦、霍集占等亲属十八名口已至辟展，办给口粮送京；其随从男妇等除病故外，余俱解至吐鲁番暂行收管，请旨安插等语。此等回人男妇著一同解送来京，俟到日著军机大臣具奏请旨。

（卷602 3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1760.1.20）

又谕曰：兆惠等奏称解京之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墨墨氏敏之子阿布都哩木于中途逃匿，为商伯克迈喇木拿获，业将逃犯正法示众，赏给迈喇木缎匹以示鼓励等语。迈喇木以新附之人奋勉获犯，殊属可嘉，著加恩赏银五十两，以应升之缺补用。仍著舒赫德传旨奖谕。嗣后有似此奋勉者，即照例办理。

又谕曰：兆惠等奏称查出先年被贼抢掠之绿旗兵及民人旗奴，又上年被掠之巴尔虎、喀尔喀绿旗兵，逐一询问，遣回各该处；其失于查报之将军、大臣、官员等，应交部议处等语。伊等陷身回地，若系临阵得伤，仓卒被掠者，来投虽晚，情尚可原，即不妨编入原伍。至若中途患病，潜匿山林，就近逃入

回部，则其心殊不可问，著从宽免其正法，照民人例解回原籍。所有漏报之将军、大臣、官员等分别议处，自所应得，但大功已竣，亦著加恩宽免。

（卷602 4—5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1760.1.22）

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酌定和阗六城赋税：一、收获谷石应照各城十分取一，因甫经平定酌量减收，俟来年另行定数。其喀哩雅沁地亩所出，与佃人分半收取。即照旧例办理。一、所产玉石视现年采取所得交纳。一、采金三百户，每年照旧例交金六十两。一、交纳腾格钱文，因六城生计未裕，暂定为一万二千腾格，俟三年后酌量加增。以四千充官兵三百员名盐菜之需，以七千七百分赡各城伯克及诵经支用，余三百流转备用。一、贸易之伯德尔格等十户应交金十两，请俟商人通行后再行交纳。一、六城官果园七处既被贼践踏，基址亦小，请赏给各城伯克。一、和阗难得铜铅，向俱藉叶尔羌等处钱文行使。现在咨取内地匠役在叶尔羌鼓铸，俟铸出时酌量拨解。得旨：如所请行。

（卷602 10—11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癸未（1760.1.24）

又谕曰：杨应琚奏库车附近采买硫磺宜立法官办，回人不得擅取私藏等语，所见殊失大体。此在绿旗陋习，以为如此立法足见其区处精详，殊不知回部新隶版图，以土著之人取土著之物，或即向官兵转售以图微利，亦情理之常，安能尽行禁绝？若谓不许私藏便可防患，其事与抚纳降人先收兵器之见等耳。且现在官兵进剿回人战则胜，攻则取，前此何尝不产硝磺，又何尝禁其采取耶？所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非惟事有难

行，抑亦理所不必也。著传谕该督知之。

（卷602 12—13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乙酉（1760.1.26）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大功告成，自应令额敏和卓还家休息。但叶尔羌等城俱属新附，必得熟悉回俗老成历练之人驻扎办理。额敏和卓以旧人效力军营，颇著劳绩，深悉机宜，是以暂令留驻。但伊数年来久离家室，若仍令其只身居外，朕心更为轸念，是以谕照成衮扎布驻扎乌里雅苏台之例携眷前往。可传谕额敏和卓量移家口，暂行驻扎，俟诸事就绪即可复回。著遵照办理。

又谕曰：德文奏称库车伯克鄂斯瑞因齐凌扎布领兵五百护送降回，捐备一月口粮支给起程等语。鄂斯瑞急公助饷，甚属可嘉，著传谕纳世通等，照数酌给价值以示体恤。

（卷602 16—17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戊子（1760.1.29）

谕军机大臣等：德文奏称齐凌扎布等解送回人内有喀什噶尔等处男妇六十七名口，安插库车；叶尔羌等处男妇五十七名口，安插沙雅尔等语。从前兆惠等请将收降回人安插吐鲁番，曾谕以大功既成，伯德尔格、塔哩雅沁、乌沙克等回人俱从宽免死，其余回众不必远行安插，即留于各城。若系叶尔羌、喀什噶尔之人业已前来，亦无庸复回，遇便安插。此次人数不多，即如所奏办理。但此等随从逆贼之人恐怙恶不悛，逃窜滋事，著驻扎大臣等留心约束。稍有可疑，即酌量办理。

（卷602 18—19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丙申（1760.2.6）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桂奏称现在阿克苏拿获额鲁特匪犯三名，皆官兵随仆，盗马潜逃，业经讯明正法示众等语。此等额

鲁特皆剿戮之余，管束三年恶习尚未悛改。阿克苏既经拿获，则沿途必尚有脱逃者。若不严行查拿，致流为玛哈沁，地方何由宁谧？著通谕哈密、巴里坤、辟展、乌鲁木齐、喀喇沙尔、库车等处大臣，务宜留心拿获，讯明正法。至分赏官兵之回人等，有似此盗窃脱逃者，亦照例办理。并传谕杨应琚、吴达善、阿桂知之。

（卷603 12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丁酉（1760.2.7）

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据自土伯特商贩转回之巴达克山、塔什干及叶尔羌等处回人运到货物，臣等饬交该管官仍照旧收税。嗣后征收，请于岁底造册送部核销。又，和阗六城所交粮石，旧例十分取一，每年二千帕特玛。因甫经抚定，酌量暂收九百九十五帕特玛。一帕特玛准官石四石五斗，共四千四百七十七石五斗。俟来年仍照旧例征收。又，招抚之沙尔呼勒伯克穆喇特告称："我等所管五百户仅余二百余户，今闻霍集占伏诛，自必陆续投回；向例每户贡金一钱，请于来年交纳；并请添设商伯克、哈子、阿尔巴布、玛呼咱尔等缺。"臣等照例给以翎顶，令其协同阿奇木、伊什罕办事。报闻。

（卷603 13—14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乙巳（1760.2.15）

谕军机大臣等：阿桂奏称兆惠等经过阿克苏，会议伊犁驻兵及迁移回人屯田事宜，从阿克苏、乌什、赛哩木、拜、库车、沙雅尔等城酌派回人二三百户，于来年二月间先遣丁壮前往屯田，以官兵五百名护送起程，俟青草发生再将回人家口迁移等语。所议尚属可行。兆惠此时虽未具奏，即应如此办理。至屯田回人需兵弹压，自阿克苏至伊犁安台传事，声息相通，最关紧要。著传谕舒赫德、阿桂，今大功告成，巴达克山、霍罕等

部落悉皆归附，则叶尔羌自可安静无事。且有额敏和卓在彼，海明又已前往，舒赫德候其到时即回阿克苏驻扎办理，阿桂、伊柱即领驻防兵丁护送回人往伊犁管理屯田事务。至官兵等居止，自必相度地势安营立寨，土木之工以渐兴作，期于坚固久远。所请备造帐房，原非可以常用，不过自阿克苏至伊犁沿途住宿，及初到时不致露处耳。所有应行事宜，俱著伊等会商办理。

（卷603 20—21页）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甲寅（1760.2.24）

谕军机大臣等：昨谕舒赫德等派丰讷亨领兵，于阿勒坦和硕等处搜捕戕害德舒贼人。今思阿桂、伊柱虽派办护送回人前往伊犁屯田，尚需时日。著先派官兵五百名同丰讷亨等搜捕玛哈沁，务宜协心奋勉，以清方域。若该处马匹不足，即著五吉于巴里坤牧群内拣选二三千匹，亲行送往阿克苏以备军需。

（卷604 12页）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丙辰（1760.2.26）

定边将军兆惠等函送逆回霍集占首级并俘酋们多索丕等至京，兵部率原解官兵押俘由长安右门入进天安右门，至太庙街门外北向跪，告祭。大臣进太庙行礼毕，兵部率原解官兵押俘至社稷街门外，令俘仍向北跪，告祭行礼如仪。

上御午门楼。王公、百官朝服侍班，铙歌、大乐、金鼓全作。兵部堂官以俘酋们多索丕等跪奏请旨。命交刑部。刑部堂官跪领旨，押俘出天安右门。王公、百官行庆贺礼。寻命悬霍集占首级于通衢，宥俘酋们多索丕等。

（卷604 13—14页）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庚申（1760.3.1）

又谕：据舒赫德奏奉到办送漠咱帕尔谕旨，拟以公事调来

叶尔羌再行解送；亦行文阿桂将伊弟呼岱巴勒氏办送。昨据阿桂奏酌量情形相机办理，看来此事尚属易办。今又据奏阿克苏伊什罕伯克颇拉特密呈回人等联名文书，讦阿奇木伯克鄂对过失，请以颇拉特代任，已面斥掷还等语。回人猜妒挤排，乃其旧习，自当严为杜绝。鄂对果不胜任，亦不当因颇拉特之言遽行斥革。且鄂对即因此获咎，而颇拉特藉端耸众希图代任之罪亦应察究，断无堕其谲计，竟授为阿奇木之理。鄂对现随兆惠来京，俟到日再行询问办理。俱著传谕知之。

（卷604 17页）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辛酉（1760.3.2）

谕军机大臣等：兆惠等奏前据伯克霍集斯告称，伊从弟厄敏都管、霍什提布曾通信霍集占不可留于旧地，因将伊等拿禁库车，应请旨正法或送内地充赏等语。大功告成，厄敏都管等著从宽免其正法，俟解送京师时再行请旨。

又谕曰：阿桂奏伊犁驻防、屯田皆必须办理之事，若酌派回人先往屯田，再添驻官兵，增派回众，即易为力，请早为调拨起程等语。具见勇往任事。适据兆惠、富德、杨应琚等会议本年屯田恐已逾期，但可遣兵巡查，已行文各驻扎大臣讫。阿桂若业经准咨停止，则奉到此旨亦未必能猝办；或伊现在办理有绪，且确见必须屯田，即酌量带兵前往。并传谕舒赫德、杨应琚知之。

（卷604 20—21页）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戊辰（1760.3.9）

御山高水长大幄次，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额驸、台吉及霍罕、巴达克山、齐哩克、博罗尔、布鲁特诸部使臣等茶果。

谕军机大臣等：在京安插回人内，额色尹系公品级，玛木

特图尔都和卓系扎萨克，应归理藩院管辖。又，乐工匠艺人等共编一佐领，其佐领著白和卓补授，归内务府管辖。嗣后续到回人，均入此佐领下。

（卷605 1页）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庚午（1760.3.11）

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查阿克苏出产硝磺，曾派回人十户采取交纳。又，行文阿桂酌增数户，以供阿克苏、乌什驻防兵之用。至叶尔羌所用火药，于沙尔呼勒、托郭斯谦采磺，以叶尔羌所产之硝配造，其铅子于和什喇布制造。和阗所用火药，于克勒底雅取硝，于塔克取磺配造，其铅子于阿克苏、叶尔羌采造。喀什噶尔附近产硝，亦由沙尔呼勒取磺配造，于特尔克制造铅子。现在各城驻防兵共五千三百名，内枪炮手三百余名，一年所需火药约八九千斤，即分派各城回人采办。其如何定价抵补伊等应交粮石，俟次年办交时酌议具奏。嗣后需用火药、铅子，停内地运送。报闻。

（卷605 8—9页）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辛未（1760.3.12）

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据萨纳珠卡座送到土伯特使人达什佳木撮等十人，称系拉达克汗所遣，赍书呈送。臣会同大臣、官员等传见，达什佳木撮云："我系管辖右界五千户头目，闻大兵平定回部，特奉书称贺，请通贸易，以番缎回带为赍"。臣等宣慰筵宴讫，授以覆拉达克汗书及蟒锦、缎匹，并分赏来使缎布，令其起程。再，查现在回部安静，其布鲁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贸易之人络绎不绝，臣等照旧例收税数次后，回城伯克等恳告云旧例收税稍重，彼时牲只价贱尚不甚累，今逆酋扰害之后，叶尔羌、喀什噶尔羊一只价至十余两，肥马一匹价至五六十两，商贾未免观望不前，祈暂减收，俱系实在情形。

请将回人买来牲只暂改为二十分取一，外来商人牲只暂改为三十分取一，其余皮张、缎、布，仍照旧例收纳。报闻。

（卷605 10—11页）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乙亥（1760.3.16）

陕甘总督杨应琚奏：辟展以西各台兵口粮系在所属各城自行支领，相距或二三站及六七站，各台兵无驮载牲畜，步运殊觉艰难。查库车、沙雅尔、塞哩木、拜、阿克苏等处回民业已均平贡赋，而自哈喇沙尔以至库车中间库尔勒等四处复有新迁多伦回民垦种，请于今岁收成后饬知各该伯克等，核明各台官兵数目，于应交粮内就近支给。至附近各台及临近大路地亩，亦饬该伯克等询问回民，有愿垦种者俱令移居，及时开垦。将来居民稠密，无需更拨护台之人播获收成，支领愈便。得旨：甚好。

（卷605 18页）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丙子（1760.3.17）

赐霍罕额尔德尼伯克敕书曰：尔远处边陲，闻大兵平定回城、逆贼逃窜信息即慕化归诚，请擒贼自效，遣使入觐，深可嘉尚。来使等俱安善至京，朕加恩召见，频申宴赉，赐尔缎匹、器什若干，尔其祇受。又赏来使及从人等服饰、器用、银两有差。览尔奏内，有未尽之词，俾使人面陈等语。今来使等並无所请，朕故未有他谕。但尔部落素被准噶尔侵扰，今既为朕臣仆，自必加恩抚恤。尔其约束所部，永享无疆之福。护送尔使之索诺木车凌等仍有面传谕旨，尔其知悉。

赐拔达克山素勒坦沙敕书曰：尔远处边陲，诚心向化，擒戮逆贼霍集占、布拉尼敦，呈献尸首，愿以全部为朕臣仆，又遣额穆尔伯克、巴图尔伯克入觐，恭顺之忱，深可嘉尚。今来使等俱安善至京，朕加恩召见，频申宴赉。以尔擒贼有劳，特

赐蟒缎、文绮、衣服、器什若干，尔其祇受。并赏来使及从人等服饰、器用、银两有差。从前准噶尔侵扰尔等部落，今既为朕臣仆，自必加恩抚恤。其循尔旧俗，以安生理，约束所部，永享无疆之福。至来使奏称尔部落人等恐以霍集占之故致启衅邻封等语，夫霍集占负恩悖逆，远迩咸知，况已就擒戮，谅邻部亦未敢妄动。尔向来若与邻封有隙，当自行办理，或果因霍集占启衅，可呈报驻扎叶尔羌大臣，俟查奏办理。护送尔使之明仁等仍有面传谕旨，尔其知悉。

赐布鲁特阿济比博罗尔沙呼沙默特、齐哩克卓尔玛特等敕书曰：尔远处边陲，闻大兵平定回部、巴达克山呈献逆贼尸首即慕化归诚，遣使入觐，深可嘉尚。今来使安善至京，朕加恩召见，频申宴赉，赐尔缎匹、器什若干，尔其祇受。又赏来使及从人等服饰、器用、银两有差。尔部落素被准噶尔侵扰，今既为朕臣仆，自必加恩抚恤。尔其约束所部，永享无疆之福。再，代尔入觐之使人诸凡妥协，当加以爱惜。尔其知之。

（卷606 1—3页）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壬午（1760.3.23）

谕军机大臣等：书山等奏准兆惠等行文，将齐凌扎布所送回人经过哈喇沙尔借给口粮一百石，照吐鲁番公素赍瑞所请，于来年收获时由伊处交还等语。办理殊属错误。兆惠等亦未能筹及。盖齐凌扎布解送回人，若经过素赍瑞所驻之地偶值缺乏，伊愿为接济，尚属可行。至哈喇沙尔距吐鲁番甚远，且以官项给发回人，而令素赍瑞偿还，似专责伊等供应，于理不合。此等回人，既官为安插一切，当于公项报销。著传谕齐凌扎布，即以奉旨官给口粮晓示各降回，仍传谕兆惠、素赍瑞知之。

（卷606 16—17页）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癸未（1760.3.24）

谕军机大臣等：阿桂等奏称伊犁屯田原议今岁派兵五百名、回人三百户前往，今与杨应琚相见，始知将军等酌议派兵四五千名、回人一千户；但阿克苏回人业经预备，而库尔勒等处所派尚未办理，仍俟杨应琚到叶尔羌时与舒赫德定议等语。伊犁向为准夷腹地，加意经画，故稽事颇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鲁特等乘机游牧，又烦驱逐。大臣等自当办理妥协，不可苟且塞责以图早归。看来驻兵屯田惟当渐次扩充，今岁且照原议派兵五百名、回人三百户，或并此俱行停止，来年再为举行，则我兵既得休息，而回人生计亦稍宽裕，又可量为添派以渐增多。此事朕惟责之舒赫德。伊不过于用兵时退缩，至于办事心细，朕所深知。若果尽心，自能办理。今虽命新柱前往协办，究未熟悉。舒赫德惟视若己事，办理妥协，方准其更换。此时应作何办理，伊前奏多派兵丁、回人及河船粮运，经朕训饬，何以尚未覆奏？俱著传谕知之。

（卷606 17—18页）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戊子（1760.3.29）

又谕曰：阿桂奏称办送漠咱帕尔兄弟等来京时，体察阿克苏回人、伯克等稍生疑惧，业经出示安慰等语。所见甚是。今仍降旨宣谕，著舒赫德等通行晓示各城。再，阿桂奏遵旨派索伦兵三百名前往乌鲁木齐，酌于二月初旬起程等语。阿克苏等处索伦兵既行派出，而阿桂等巡查伊犁又必领兵前往，则阿克苏之索伦兵益少。现在回人不无疑惧，亦须弹压。著与舒赫德酌议，或调叶尔羌索伦兵二三百名驻扎阿克苏，或令安泰选索伦兵一百名由乌鲁木齐前往伊犁，阿桂等由穆素尔岭与安泰会合，亦甚有益。伊等宜会商妥协，一面办理，一面具奏，不必候旨。至阿克苏办事甚要，阿里衮现在起程回京，可就便暂驻阿克苏，俟阿桂巡查回日再行起程。现令新柱往叶尔羌协办，

著海明即至阿克苏，阿里衮俟海明到日再行回京。俱著舒赫德、阿桂酌议具奏。

谕回众人等：昨因乌什回人等讦告霍集斯父子苦累部众，侵渔贡赋，经办事大臣等具奏，朕以霍集斯输诚效力，所有过失皆从前陋习，若遽行治罪，心有不忍。但仍令其管辖所属，则上下猜嫌，必不能相安无事。即如准噶尔人等亦因聚敛成仇，上既凌虐，下亦愤恨，互相侵噬，以底灭亡，可为明鉴。因将霍集斯父子优其廪禄，安插京师，而各城头目亦自知所惩创，悛改旧习。但恐愚顽无识之徒因此遂长刁风，摭拾已往之事公行告讦，或伊什罕等图得阿奇木之缺，或所属人等妄生事端，挟制该管，大干法纪。嗣后有似此者，非但不行办理，仍究明情节重治其罪，断不宽宥。尔等知此，维期上下相安，勤于生业，勉为良善，永享升平。尚其敬听无忽。

（卷606 24—26页）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甲午（1760.4.4）

谕军机大臣等：阿桂等奏准永庆呈报乌什之阿珲伯克等列款控告霍集斯，并称叶尔羌噶匝纳齐萨里行走奋勉，若授为乌什之阿奇木，殊属妥协；随示以“萨里纵可委用，究系本城之人，岂此外无可胜任者？且补授阿奇木，我等尚不敢专擅，尔辈何得荐举”等语。阿桂所奏晓示回人之处甚是。萨里曾控告霍集斯，若即授为阿奇木，则奸险之徒群以陷人夺缺为得计。伊果行走奋勉，应再行酌量加恩。至所奏噶岱默特可胜阿奇木之任，伊现随将军等来京，俟召见后再降谕旨。

（卷607 5—6页）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乙未（1760.4.5）

谕军机大臣等：齐凌扎布奏称伊解送之伯德尔格、塔哩雅沁、乌沙克回人等由阿克苏至库尔勒，中间脱逃男丁十六名；

又在吐鲁番、辟展等处落后行走之男妇三十一名口，据素赍瑞咨现在拿获二十人，由哈密递解；今解至肃州者共七百九十余口，已交与吴达善等语。此等逃走回人务期拿获，即于本处正法，令回人等观看。其已经解送者，亦即于所到之处正法。并传谕自哈密至阿克苏办事大臣等知之。其解至肃州回人，吴达善即遵旨分赏官兵，毋令聚集一处。

（卷607 7—8页）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壬寅（1760.4.12）

定边将军兆惠、副将军富德、参赞大臣明瑞、巴禄等振旅凯旋。上自行宫启銮，设法驾、卤簿，军士鸣螺，铙歌乐作，至良乡南登坛，列纛行礼。王公、将军等随行礼毕。御黄幄，将军、参赞等以次趋进，行抱见礼，赐坐慰劳。礼成，凯歌乐作，还行宫。赐将军、参赞、随征将士及新附回部伯克等宴，王公、大臣等皆与。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大兵进剿回部，安设台站、驰递事件务在迅速。时有大员巡查，俱知勤勉。今各城平定，应酌量缓急，不糜帑亦不误公。查自叶尔羌至辟展俱有回人居住，伊等善于步递，请每台派回人十户，兼绿旗兵五名、识字之健锐营前锋或西安兵一名，以六品顶带署笔帖式管理。每台马十五匹、驼四只，四月至九月牧放，十月至三月由各城支给刍豆。其官兵等二年一换，酌量保送，以示鼓励。回人等一体给与口粮及盐菜银两。于十户中派出首领一人，以七品顶带管理台站附近地亩。仍令自行耕种。其叶尔羌至喀什噶尔、和阗，亦请照此办理。得旨：如所请行。

（卷607 13—14页）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癸卯（1760.4.13）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桂奏称伊犁所派屯田回人及阿克苏应

调之兵俱已办理，但须兼办玛哈沁，而五吉所送马匹未到，若坐候则误农时，是以每兵给马一匹先行起程等语。阿桂此次办事甚属勇往可嘉。此时自以屯田为要，俟五吉送马至日再办玛哈沁亦不为迟。舒赫德此时亦抵阿克苏，即接收马匹，派大员加意护送，毋为贼所盗窃，交阿桂牧放。至秋间搜剿玛哈沁等，著伊柱、达勒当阿带领，阿桂不必前往，惟专办耕作、营造事宜，务使兵丁、回人乐于从事。昨谕安泰领兵三百名与阿桂会合，著即沿途安设台站，搜捕逸贼。并传谕知之。

上御正大光明殿，赐哈密扎萨克郡王品级贝勒玉素布、和阗阿奇木郡王品级贝勒霍集斯、回部新附之阿克苏贝勒品级贝子鄂对等四十六人冠服有差。

（卷607 14—15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丁未（1760.4.17）

谕军机大臣等：阿桂奏称伊犁河以南有地名海努克，与固勒扎相隔一日程途，水土沃衍，请于此处先行屯种，相其形势分立村庄等语。所办甚是，俱依议行。果能实心奋勉，次第办理，则屯田一事，当录伊经始之功也。至村庄居住回人需兵防护，非寻常屯田处所可比，必固其堡寨，勤其瞭望，庶藏匿之玛哈沁及哈萨克等不敢滋事。至所奏起程以前派回人修理穆素尔岭道路，及将来安设台站行知舒赫德酌办等语，从前准噶尔与回人往来俱由穆素尔岭一路，今既屯田伊犁，自应时加修理。其酌派回人及安设台站，俱传谕舒赫德知之。

（卷608 1—2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戊申（1760.4.18）

上幸丰泽园，御大幄次，赐将军兆惠、富德及诸将士并新附回部贝勒品级贝子鄂对等宴，王公、大臣皆与。次第赐酒。

赏将军及随征将士等银币有差。

（卷608　3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癸丑（1760.4.23）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等奏乌什阿奇木伯克员缺甚属紧要，请以玉素布之弟阿布都拉补授；又据阿桂请以拜城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补授，咨送奏稿前来；查和阗六城之阿奇木伯克尤属紧要，请以噶岱默特调补；其拜城之缺令伊子阿布都喇玛补授，照英吉沙尔等城例，作为四品等语。乌什阿奇木伯克著阿布都拉补授，和阗阿奇木伯克著阿什默特补授，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著噶岱默特补授，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著鄂对调补，阿克苏阿奇木伯克著色提巴勒氏调补，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著索勒屯和卓补授。拜城阿奇木伯克，作为四品，即著阿布都喇玛补授。

（卷608　11—12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甲寅（1760.4.24）

谕军机大臣等：阿桂奏称官兵、回人过穆素尔岭时，即领兵二三百名在呼尔岱等处搜捕玛哈沁，令伊柱先往海努克督课回人耕作；若丰讷亨已到，即与同行；否则，暂留阿克苏，俟五吉送马到日续来接济等语。所办甚是。伊犁办事需人，常亮现在丁忧来京，著即带关防驰驿前往交阿桂收掌，协同办事。又所奏图桑阿图世衡现在叶尔羌，请派调一员等语。俱著前往伊犁协办。又所称官兵行粮，例载满洲、索伦等兵丁月支羊三只，绿旗兵月支二只；现在伊犁来通贸易，绿旗兵于开垦营造亦属勤劳，请一体支给，俟秋收后再照旧例等语。著照所请行。来年所发屯田兵丁，秋收前亦照此办理。其乌什之贫回五百余人，亦准将霍集斯所存粮石酌量借给以为籽种，秋收时照数扣还。并传谕舒赫德知之。

（卷608　13—14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丁巳（1760.4.27）

又谕曰：永宁等奏称固原州回民林福与民人马友饮醉互殴，扎伤马友殒命；将林福拟以绞候，解送巡抚衙门报部入于秋审案内等语。哈密与肃州相近，若伊犁、叶尔羌等处，又焉能长途解送肃州？此等新定地方，立法不可不严。将来内地贸易民人与回人杂处，凡斗殴杀人之案，即应于本处正法，庶凶暴之徒知所儆畏，非可尽以内地之法治也。著传谕各该驻扎大臣等，遇有似此案件即遵照办理。俟新疆一切就绪再降谕旨。其林福一犯不必解送肃州，著即行正法。

（卷608 16—17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己未（1760.4.29）

又谕：平定准噶尔时，厄鲁特之子嗣尚有奔窜回疆及各城回人将伊子嗣收养者。但厄鲁特情性狡狯，若不留心约束，恐将来行窃为匪，妄生事端。著传谕新柱、舒赫德、定长等，将各回城现有之厄鲁特及厄鲁特之子嗣均宜妥为管束，亦不必过事搜求。倘有逃逸滋事者，即于捕获地方正法。断不可稍有疏纵。

（卷608 24—25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申（1760.4.30）

上御同乐园，赐哈密郡王品级贝勒玉素布、和阗郡王品级贝勒霍集斯、阿克苏贝勒品级贝子鄂对等四十六人茶果。翌日如之。

谕：回人和什克伯克著加恩授为公爵，赏戴双眼花翎。

（卷608 25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辛酉（1760.5.1）

又谕：护送回人，著如松去，乌尔袞保不必前往。如松至彼，著仍护领下班回众来京。

（卷609 1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壬戌（1760.5.2）

又谕：朕询问霍集斯以乌什回众等告伊父子情事，据奏称因回人等与伊不合，是以被控，今恳请留京等语。其意殊属诚切。著照所请，厚为资给，安置京师，但其先世坟墓远隔故乡，著加恩将伊幼子托克托索丕遣回阿克苏以供祭扫。其乌什所有田产即行变价，在阿克苏置业，赏给托克托索丕承管。著舒赫德等遵照办理。仍传谕该处回众，俾咸知朕意。

又谕：逆贼霍集占等虽负恩肆恶，自取诛戮，至其先世君长一方尚无罪戾。今回部全定，喀什噶尔所有从前旧和卓木等坟墓可派人看守，禁止樵采污秽。其应行修葺分例，並著官为经理，以昭国家矜恤之仁，而外番等亦共知所激劝。著舒赫德、新柱等即遵谕行。

（卷609 5—6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甲子（1760.5.4）

又谕曰：阿桂奏称现在办理屯田兵丁回人等，于二月二十五日起程；伊柱亦陆续行走，至阿克苏督办农具；又凑出马匹之伊什罕颇拉特、乌什办事之叶尔羌噶匝纳齐萨里等，各赏给缎匹等语。阿桂此次奋勉办理，甚属可嘉，回人颇拉特等亦俱能急公趋事，著加恩分别加赏缎匹，以示鼓励。至所奏闻哈萨克有抢掠乌梁海之事，伊等若来伊犁，请体察情形加意防范等语。哈萨克阿布赍等现在恭顺有加，其滋事特一巴鲁克巴图鲁，已命纳旺前往传谕索取。若哈萨克等前来伊犁，当佯为不知，密加防范，不必使回人等知之，恐伊等性多疑畏，于事无益。至巡查塔尔巴哈台，亦以屯田余力酌量办理，不必过于急遽。

（卷609 9—10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己巳（1760.5.9）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入觐回人等赏赐颇多，伊等亦有自置之物。念其初来京师，雇觅驮载维艰，是以官为办理。但伊等若视为成例，亦非经久之道，著护送大臣等善为晓示。仍传谕永宁，此等回人至哈密时，即用所留马匹更换。若原数稍有倒毙，亦酌量代为雇觅起程，毋庸官办。

（卷609 17—18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午（1760.5.10）

谕军机大臣等：霍集斯、和什克伯克请留京居住，将伊等带来属人及留住该处之户口具奏。又有乌什、和阗、哈密、吐鲁番应取来京之人及遣往原处回人，俱加恩照所请行。但霍集斯所请赏给伊子托克托索丕属人，内多伊族，且产业头绪繁多，著传谕舒赫德等，查明伊所派属人果系世代仆役，随照所请赏给，或乘便指派官人，则不可给与。其和什克伯克请在和阗安插之耕种回人，及哈喇哈什所属巴塔木苏扎等处房产是否旧日原业，一并查明办理。如实系伊等故物，丝毫不可入官。若稍有影射不实，断不可任其得遂侥幸之计。著将原折一并录寄阅看。

（卷609 19—20页）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壬申（1760.5.12）

谕军机大臣等：据杨应琚奏前往英吉沙尔劝导回人等耕种谋生，今茂萨明切晓示，众皆诚心听受，踊跃奋勉等语。茂萨系额敏和卓之子，颇属效力。近将玉素布之弟阿布都拉授为乌什阿奇木，茂萨自应加恩一体补用。现在未有缺出，著传谕舒赫德，遇有各城阿奇木缺出时，随以茂萨奏补。

（卷609 22页）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乙亥（1760.5.15）

谕军机大臣等：伯克霍集斯、和什克伯克、额色尹、玛木

特、图尔都和卓等安置京师，著照伊等应得奉银赏给禄米以资养瞻。嗣后在京安置回人，俱遵照办理。

（卷610 1页）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丁丑（1760.5.17）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前奏伊犁屯田，似以一时移驻数千回众事有难行，曾经降旨训饬。嗣于会议屯田折内遂不参一语，其意特以阿桂奋然请行，此事即与伊无与，将来办理未善，当惟阿桂是问，复经饬谕。今据覆奏愿竭力图效，著传谕舒赫德，伊非不能办事之人，惟宜实心尽力。若与阿桂和衷共济，伊之出力仍当在阿桂之上。其或意存沮抑，亦不能逃朕洞鉴也。至所奏乌鲁木齐牧放哈萨克马匹，于来年送往屯田备用后，仍多为市易，送至阿克苏等语。所见甚是。马匹就近拨往，较之巴里坤办解为便。朕以屯田一事委之舒赫德，其加意勉之。

（卷610 4页）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戊寅（1760.5.18）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称伯克萨里等六人办马一百三十匹解至阿克苏，已照采买回人马匹例每匹给价十二两，並赏给缎匹、毡料等语。萨里等捐解马匹，殊属可嘉。虽经给价，仍著酌量加赏缎匹以示奖励。

（卷610 5页）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戊子（1760.5.28）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伊犁屯田回人一千户，办理陆续发往，应设立阿奇木伯克等缺以资管辖；拟设三品阿奇木伯克一员，请旨补授；自四品伊什罕至六品密喇布伯克十五员，或以现在伯克升补，或于著有劳绩之人酌选补用；其五品以上伯克令戴孔雀翎，六品伯克令戴蓝翎等语。伊犁阿奇木伯克著额敏和卓之子茂萨补授，仍以公品级管事。其四品以下各员，应先于

阿桂现在带领之回人伯克内选补，庶足以昭平允而示鼓励。其作何酌量选补之处，著舒赫德会同阿桂议奏。所授伯克等品级及戴奖赏翎，俱著照所请行。

（卷610 14—15页）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己丑（1760.5.29）

军机大臣议奏：陕甘总督杨应琚奏称阿克苏至叶尔羌、喀什噶尔一带相距数千里，地方空阔，前与舒赫德等会议设立文武大员分地驻扎，不可无居中联络关通之处。查与叶尔羌相距八九站有地名巴尔楚克，傍近河流，泉源充裕，若多召无业回民保聚耕作，则灌溉有资，可渐成村落。又，距阿克苏六七站有多兰回民亦藉耕作而食，其旧居之恒额拉克可垦地亩甚多，若招散处回民听其垦艺，亦可成一大聚落。应俟阿克苏等处筹办驻官后，各酌派千总一员驻扎恒额拉克及巴尔楚克，庶可声息相通。其应召回民有贫乏不能自立者，官为借给口粮、籽种，统于收成后酌量分限缴完。查口外屯种事宜，前据该督等议请驻兵运粮並添设文武大员各折，经臣等定议，以该处派兵屯垦只可随时酌办，应俟阿桂今岁前往试垦一年之后，定有就绪，将来随可酌量照办。且伊犁及回部非巴里坤、哈密、内地可比，既须驻兵屯田，仍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非镇道绿营所能弹压，当即行知。今该督等复请设立员弁分地驻扎，想此时尚未接到。至所称巴尔楚克、恒额拉克两处可种之地甚多，若招令无业回民屯垦，俱可渐成村落。查回部地区，耕作乃其恒业，此时以回民垦种回地，本属便宜应办之事。但应募而来，贫乏无力者居多，若如该督所请借给籽种、口粮，则购运转输仍所不免。或其中实有情愿出力垦种、不必全赖官为经理者，则招集垦种，为因利乘便之举，亦属可行。应令舒赫德等悉心酌办。其恒额拉克及巴尔楚克各派千总一员驻扎之处，亦统俟舒赫德等酌办

后定有章程另议。从之。

（卷610 17—18页）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辛卯（1760.5.31）

谕军机大臣等：阿桂奏称领兵过穆素尔岭前抵特克斯，伊分兵二百五十名往阿勒坦和硕之阿圭雅斯等处搜捕玛哈沁，余兵护送回众往海努克屯田等语。阿桂前奏领兵往塔尔巴哈台堵截玛哈沁等，彼时因乌梁海被掠一事未知确实，故由北路派兵，令车布登扎布带领在塔尔巴哈台堵截。今已稔知哈萨克巴鲁克巴图鲁所为，遣使往索，停止进兵，阿桂亦可俟来年有暇再往巡查。並传谕舒赫德知之。再，舒赫德奏称除阿桂带往兵丁外，因丰纳亨送马伊犁又派满洲、索伦、察哈尔兵三百名，合之前数共兵九百名等语。从前阿桂议奏兵数仅五百名，今年屯田收获若不能给千人之食，亦须豫为筹画。並传谕阿桂，现驻兵丁准之屯田，现收谷石敷用与否？如有不敷，即将余兵发回阿克苏等处度岁亦可。且接济口食之牛羊，並须乘时送往，庶不致冒寒行走，徒多疲敝。舒赫德等当会商办理。

（卷611 3—4页）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壬寅（1760.6.11）

管理屯田大臣阿里衮等奏：叶尔羌等处所种粮谷于三月二十一二等日得雨深透，发生甚旺。此地自来雨泽稀少，仰荷圣主恩威远播，拯救叶尔羌全部回民，是以上天佑顺，著太平景象于边陲瀚碛之地，回民生计自此充裕。下部知之。

（卷611 13页）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癸卯（1760.6.12）

又谕曰：内务府奏新编回人佐领内应补骁骑校一员、领催四员，萨哈勒索丕著加恩授为骁骑校，仍赏缎二端。其同来之扪多索丕、呢雅斯索丕业经编入佐领，若扪多索丕能管辖人户，

即拔补领催。

（卷611 14页）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丙午（1760.6.15）

又谕曰：纳世通奏称库车一带通北山各岭处所俱安设卡座，派回人瞭望防守等语。所奏殊中肯綮。现在阿桂等驻兵伊犁搜捕玛哈沁，伊等无可栖止，或越岭侵犯回人地界，乘间盗窃台站马匹，俱未可定。著传谕各驻扎大臣等，将北山要隘可通回部者俱安卡派兵防范，仍不时委员巡查，严拿逸匪，不可少有疏忽。

（卷612 5页）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戊申（1760.6.17）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称过穆素尔岭下至山麓，有涧名塞塞克、爱噶尔雅勒，其险处约四十余里，一值风雪即难行走；从前准噶尔于其地树幡诵经致祭，今四月初旬，递送事件兵丁有冻毙者；酌于附近之克斯地方造屋以资避御等语。穆素尔岭为往来要路。今山涧险阻，猝遇风雪，人力难施。蒙古风俗俱诵经致祭，著传谕舒赫德，如回人内有善于禳祫者，令其虔诚讽祷。或无其人，即遣厄鲁特人致祭。

（卷612 11页）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1760.6.21）

谕：今岁廷试有条封策问，以古之屯田为劳民，今之屯田劳民正所以惠民者。新进摭拾陈言，不悉实政，固不足经。然现在新疆垦种实无一劳民之事，以书升论秀者尚不免形诸廷对，何况蚩蚩无识之徒以讹传讹，伊于胡底？故有不得不明白宣示者。西陲戡定，回部悉平，朕之初念，岂务为好大喜功？今亦不过辑其旧部，复其本业而已，又安肯转事劳民动众？盖回人等本以种艺为生，自为准夷驱使执役，伊犁各处习耕佃者延袤

相望。今当扫穴之余，在残众自营生计，不过还其所固有，而驻防大臣等循行劝垦，亦惟用其人以垦其地。曾有一内地百姓抑之负耒而往者乎？总督杨应琚前此酌筹屯务，于派驻兵丁、采买牲畜，部署颇涉纷繁，朕以其未得此事要领，屡降谕旨令其从容随宜经理。今日奏到，伊亦自知前议之非，并称各就本地力量情形因利乘便，可规久远。则前后擘画缘起，历历可数。至应遣之犯议令前往种地，以减死之人而予以谋生之路，伊等既不得谓之民，又安得谓之劳也？且朕规画此事更有深意，国家生齿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利颇艰，且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系，其利甚薄。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茅檐土铗，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汙莱闻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夫利之所在，虽禁之而不能止。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将来亦徐观其效而已。朕又何所为而先事劳之？前此武功告成，不过偏师尝试之，而好议者或云黩武。今办理屯种亦只因地制宜之举，而无识者又疑劳民。朕实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耳。因阅对策，特降此旨。並将杨应琚奏折通谕中外知之。

军机大臣议奏：陕甘总督杨应琚奏称，叶尔羌旧制钱以普尔五十枚为一腾格，作银一两，回民岁贡、兵丁月饷以此为准。后市钱稍广，经舒赫德等奏请每银一两以七十文为定。现在市钱日益平减，至以钱百抵银一两，並一百零十文不等。官兵月领钱数十文，不抵应关饷银之用。既无可加增，又不便议令回民增钱上纳。请将现铸之钱重如其旧，惟较旧样微薄而加广，于

钱面添铸回子字一分二字，以钱百作银一两，铸出新钱即散为现驻官兵月饷。所有回民岁贡亦照此为则。查钱法之低昂由于市值之多寡聚散为权衡，时增时减，本无定准。在内地尚不能强绳以官法，节制以定价，况在回部地方，鼓铸伊始，收旧铸新，广为流通，则钱价日就平减，亦属物情自然。此时只宜酌市值之贵贱以定出纳之准，若必拘以一文抵银一分，百文作银一两，则该处白金本属稀少，现在白银一两已换至一百零五文至十文不等，焉知将来不再加平减？则官兵等支领百文之钱，仍不抵其应关饷银之用。况钱式早经颁定，又复减薄分数，于钱上铸明定值，强制回众以不得增减，微特势所难行，转致更张成例。该督杨应琚业回甘肃，请交舒赫德酌量市值情形随时妥协办理。所有该督请改定之处，毋庸议。至所称阿克苏每年有贡纳铜斤，库车亦有产铜之山，应令该处回民量力输纳，即于应征贡赋内扣抵以资鼓铸，事属可行。应一并令舒赫德查明妥议具奏。得旨：依议速行。

（卷612　19—23页）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甲寅（1760.6.23）

又谕曰：同德参奏协办钱粮之县丞鲍立应，因回民孙起云与差役马九互殴，将年逾七十之孙起云滥刑致毙，请将该员交部严加议处。鲍立应徇庇衙役，违例杖毙无辜，若不重治其罪，何以示惩？鲍立应著革职，枷号示众，满日照发遣民人之例仍留该处。此等劣员同德仅请交部议，殊属轻纵，著传旨严饬。

（卷612　25—26页）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戊午（1760.6.27）

谕军机大臣等：伊柱奏称屯田兵丁已抵伊犁之海努克，现在安设村堡，修理沟渠等语。看来伊犁屯田俱有旧迹，将来渐次

开扩，更于军食有裨。著传谕伊柱，于一切应办事宜先时相度，加意奋勉，督策回人尽力耕耘，勿为偷惰。其地亩数目、收获情形，可遇便陆续奏闻。

又谕曰：舒赫德奏拿获阿克苏盗马回人拜密尔咱，因系积匪，照回人旧例斩决枭示等语。回地新经平定，拿获匪犯自应从重办理。但内地或间有无耻兵丁、仆役等偷盗回人马匹，若仍照内地之律完结，非所以昭平允。著传谕办理回部事务大臣等，嗣后回人盗本处及内地人马匹，及内地人盗回人马匹，俱照回疆例办理。并通行晓谕知之。

陕甘总督杨应琚等奏：南路自哈喇沙尔至库车一千余里，内多戈壁，马艰水草。其自布古尔和屯至托和奈大戈壁内，查有阿尔巴特一处可得水草，又由托和奈东行有地名喀喇乌苏者，近北山之深沟水草亦有，可资牧放。其自库尔勒抵哈拉哈阿满一站，其间另有捷径，小岭不过数处，修其山麓，培土如栈道，人马俱可安行。臣等前因布古尔和屯至托和奈中多戈壁，因于此二站内安设三站马匹，俾得轮流驰递。今既查有水草之处，应将二站多备之马尽数拨出，另于阿尔巴特安设一台，再于喀喇乌苏安设一台，于文报驰送既便，马亦毋庸另添。得旨：甚好。如所议行。

（卷612　31—32页）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申（1760.7.11）

谕军机大臣等：据舒赫德奏路经穆素而岭，地多冰石相杂，每日派回人十名斩凿磴道等语。穆素尔岭系往来要路，冰坚难凿，恐十人之力不敷。应多派回人，专责以修治道涂冰雪之役。行走人多，地气渐就和暖，则凝沍自易消融。将此传谕舒赫德知之。

又谕曰：舒赫德奏台站所有绿旗兵丁每台酌留五名，其余

遣回本营。至管台六品顶带回人从前未支养赡，请照千总例给与盐菜银两等语。近因定长请撤绿旗兵丁，经军机大臣议入于辟展屯田兵内，不必遣回，仍著遵照办理。其台站效力回人，照千总例给与盐菜银两。著照所请行。

又谕：昨据伊柱奏到带领回人三百抵伊犁海努克地方办理屯田，已兴耕作，朕即降旨命伊柱加意鼓励，並令将收获情形合计收成分数详悉奏闻，以便预筹下年添拨回人屯田人数，酌定派往。若必俟秋收后始行奏及，则次年添拨事宜未免措办不及。伊犁新垦驻设兵丁事事皆关紧要。将此传谕阿桂，即将本年伊犁屯田于七月初旬看其秀实约计可收分数若干先行奏来。

（卷613 21—22页）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癸酉（1760.7.12）

参赞大臣阿里衮奏：奉到谕旨令派人看守回部旧和卓木坟墓，随宣示各回人，无不感激顶礼。当委提督董孟、公茂萨等查办。据称回部喀什噶尔旧和卓木坟墓原有三十帕特玛地亩钱粮，看守回人十二户，仍照旧管理，以供祭祀修葺。余为伊等养赡。报闻。

（卷614 2页）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丙子（1760.7.15）

谕军机大臣等……再，乌什之噶匝纳齐伯克默特、阿克苏之都管伯克题尼、阿珲阿布都噶普尔照看回人屯田，著加恩赏给阿布都噶普尔缎二端，伯克默特孔雀翎，都管题尼蓝翎。……

（卷614 7页）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丁丑（1760.7.16）

谕军机大臣等：伊犁、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等处驻兵，应即计其地之所入以定章程，不可致烦内地民力。

今各该处约有满洲、绿旗官兵若干，屯田收获及回人等一年所纳贡赋若干，足敷官兵俸饷与否？可传谕舒赫德查核具奏。今年屯田收获、回人贡赋未免不齐，官兵等自不敷用。来年经理就绪，公私租税全行输纳，则经费即可从此核定。並著预为酌议奏闻。

又谕：伊犁等处屯驻事宜，所有屯田收获粮石及回子所交税粮约足供屯兵若干之用，已降旨舒赫德令其详查具奏矣。……

（卷614 9页）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辛巳（1760.7.20）

又谕：从前用兵回部，自哈密、巴里坤以外如辟展、哈喇沙尔等处俱驻扎办事大臣、官兵等。今军务告竣，自当酌量移驻。辟展水草与屯田种植俱属平常，现在乌鲁木齐与哈萨克贸易，彼处系通伊犁大道，若调辟展办事之副都统定长往乌鲁木齐，同安泰承办屯牧贸易等事，应有裨益。若辟展则不过与冲繁台站相等，酌派官兵管理足矣。至哈喇沙尔地亦狭小，不必驻扎办事大臣。惟近有安插之多伦回人亦需照管，应于舒山、和其衷二人内酌派一人驻扎，一人前往阿克苏协同舒赫德办事，则乌鲁木齐、伊犁、阿克苏三处势如犄角，而哈密、巴里坤已成内地，布置联络，声息相通。……

（卷614 18—19页）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癸未（1760.7.22）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准副都统丰纳亨咨称，五月初八日送马至海努克，即日趱赴阿桂军营，留知府衔富尼汉同翼领立柱照管海努克兵丁、回人。臣思屯田伊始，兵丁、回人必须大员统束，阿桂、丰纳亨、伊柱俱往搜玛哈沁，归期未定，查阿克苏有副都统伊勒图，即令领兵五十名前往海努克暂行驻扎，俟

丰纳亨等与阿桂会商定议何人回驻，伊勒图再回阿克苏。报闻。

（卷614 20—21页）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丙申（1760.8.4）

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伊犁屯田，初次遣回人三百名，小麦等种未及播种，来年自应多为遣往。而海努克、固勒扎两处俱派官兵屯驻，亦属有益。现因各城伯克来阿克苏之便，会议派出回人五百户，计阿克苏一百六十一户，乌什一百二十户，赛哩木十三户，拜城十三户，库车三十户，沙雅尔十三户，多伦一百五十户，于来年二月办给籽种、器具，携眷前往。其行走口粮及收获以前食用，按期接济。臣前所遣暂驻伊犁之副都统伊勒图，至穆素尔岭闻丰纳亨已还，仍行转回。将来迁移回人，即令伊勒图领兵照看。报闻。

（卷615 12页）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辛丑（1760.8.9）

谕军机大臣等：海明等奏叶尔羌伯克等谓鄂对不宜为阿奇木伯克，恳请以额敏和卓补授；随咨商舒赫德传集伊什罕阿布都喇伊木等严行申饬，将呈掷还等语。舒赫德指示海明所办甚是。但所递呈词阿珲列名于前，而伊什罕、噶匝纳齐等皆在后，阿珲乃回人内诵经识字者，与准噶尔喇嘛相似，从前厄鲁特等不知事体，听信喇嘛，致生变乱，岂可使回人因仍旧习？著传谕舒赫德等晓示各城回人，嗣后诸事惟听阿奇木等伯克办理，阿珲不得干与。至舒赫德谙练有年，于新柱、海明等务宜详加指示，不得因各有分驻之地遂生推诿。并传谕新柱、海明等知之。

（卷615 15—16页）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壬寅（1760.8.10）

叶尔羌办事都统海明等奏：五月二十五日，据裕拉哩克卡上送到巴勒提贸易人等，据称“我等系头目默默斯帕尔、乌苏完两处遣来贸易，我等两部落相隔一河，各有八千余人；西接克什密尔，又西接痕都斯坦，南接哈普伦，东接土伯特，北接博罗尔，两部落结姻，中间亦曾争斗，仍归和好，向来在叶尔羌贸易；今闻天朝大兵平定回部各城，是以欣悦愿来归附”等语。因呈献两头目书礼，臣等加以抚慰。查所携货物无多，以初次前来免其纳税，并酌给口食，回人等俱感激叩首。俟贸易事竣，护出边卡。报闻。谕军机大臣等：回疆平定，各部回人前来叶尔羌贸易者必多，自可照海明前奏巴勒提部人遣人求通贸易之例准其通商，并可谕及伊等，回疆今就平定，所有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等部人均为大皇帝臣仆，尔部如欲遣头目入觐以展归化之诚，必代奏闻。将此传谕新柱等遵照办理。

（卷615 16—17页）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戊申（1760.8.16）

谕军机大臣等：览舒赫德奏派入觐之叶尔羌等城伯克名单，人数颇多，其间七品顶带伯克约居大半。但新疆办事需人，且沿途行走亦殊劳费。著将应行入觐之伯克等六品以上者办送来京，其七品人员不必前来，俟伊等升转后再行轮班引见。著传谕舒赫德等晓示回人知之。

（卷616 6—7页）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己酉（1760.8.17）

叶尔羌办事都统侍郎海明等奏：六月初十日，据喀什噶尔之库勒塔里木台站署笔帖式布占告称“初九日有回人四十余人步行，各持木棍，我与兵丁俱被击伤，抢掠牲只衣粮，旋遇叶尔羌护送马驼兵丁亦称被掠”等语，即派副都统丰安选兵六十名前往接续台站，擒拿贼犯。十一日，据叶尔羌伊什罕伯克

阿布都喇伊木等呈送回字逆书，内称呢雅斯伯克等闻阿公起程，已于六月初五日起事，有阿睦尔撒纳遣使来告，初六日已取乌什；此书由牌租阿巴特送至鄂坡勒、库勒塔哩木、叶尔羌等语。查逆贼等造言惑众，现在阿里衮、舒赫德处俱未有信息。又，选兵五十名，令蓝翎侍卫福柱等策应丰安侦探情形，一面备办官兵马驼。臣额敏和卓派亲信护卫等传知英吉沙尔加意防范，并抚慰布鲁特等。臣等又札行和阗总兵丑达一体防范，仍一面知会舒赫德等。谕军机大臣等：海明等奏逆回抢掠台站情形。回部甫经平定，人心易摇。或本处不逞之徒倡言煽惑，或去年剿贼时脱逃余党乘间窥伺，俱未可定。虽非大事，不可不痛加惩创，以遏乱萌。著传谕舒赫德，若喀什噶尔无事，则不过贼匪流言；或有变动，自必派兵办理。舒赫德即领兵一二千名相机剿捕。此等贼人恐有厄鲁特在内，倘逃往伊犁，著阿桂就近堵剿。至逆书所言由牌租阿巴特发行，若果系此处回人，务宜全行剿灭。再，台站官兵等于无事时任意扰累回人，有事又不能擒获，虽相沿陋习，而该管大臣亦难辞疏忽之咎，嗣后有似此者，定行严察治罪。著通行晓谕知之。

（卷616 8—10页）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庚戌（1760.8.18）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六月十五日准叶尔羌办事大臣海明等咨报贼回抢掠台站，臣详察情由，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各城回人杂处，性习愚顽，此等不过失业贫人妄言滋事，奸徒乘机煽惑，诡称准夷余孽以掩其抢掠台站之迹。其实回人等虽善恶不齐，现在兵戈宁息，欲图生聚者居多，断不致大为摇动。即如流言六月初五日喀什噶尔已乱，而初六日阿里衮尚有递到常行事件，其为虚妄可知。臣将海明等行知奏稿毫不宣露，一面密派护军校灶保住行文海明等将贼人言词虚妄晓示回众，但拿

获传书之人，此事原由即可明晰。至阿里衮现在已经办理，亦未可定。俟得确信，即行具奏。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抢掠台站贼人情形，所见甚是。但贼人既倡言煽惑，且业经抢掠台站，深可痛恨，自应酌量领兵办理。在造谋起事之人，固不可疏纵；其情尚可原者，亦当安抚，惟存之于心，不可使众人窥测，反生侥幸。至阿布都喇伊木从前率先归附，此次呈出逆书绝无瞻顾，殊属可嘉。舒赫德即查核情由，应如何酌量加恩之处，奏闻请旨。

（卷616 10—11页）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癸丑（1760.8.21）

谕军机大臣等：海明奏丰安擒获抢掠台贼匪迈玛第敏等，据供阿里衮击败贼众，喀什噶尔安静无事；又，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氏呈称，阿里衮闻迈喇木伯克等倡乱，随回喀什噶尔安抚，并领兵往牌租阿巴特查拿等语。新疆回人敢行倡乱，必当痛加惩创。著舒赫德等将首恶及其家口全行正法，逆党亦皆正法，其妻子分赏官兵，不必送京。即已起程在途，俱令解回办理。阿里衮奉到回京谕旨，不候新柱到彼即行起程，虽抢台一事非可预料，而回人等素不安静情形岂毫无体察？是其意见不到处。但闻信即回，尚属黾勉料理。所有善后事宜务须加意，其传谕海明、额敏和卓知之。

（卷616 13页）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甲寅（1760.8.22）

参赞大臣阿里衮等奏：臣于六月初六日奉旨起程回京，初七日自喀什噶尔行至叶尔羌之雅木扎尔。本日据驻防玉斯屯阿喇图什城把总等报称回人抢掠台站人马牲只，围困城堡；又准提督董孟报称伯克迈喇木往寻旧居之伯克勒木村庄，并未在家，随派兵查缉，于中途遇迈喇木所属回人七骑，即行拿解，

惟哈三和卓脱逃等语。臣速回喀什噶尔，据董孟告称闻商伯克迈喇木妄造阿睦尔撒纳越库库讷克岭，已取阿克苏之言，希图煽惑人心，肆其抢掠等语，臣即派兵查拿。行至伯什克勒木附近，已有贼众千余排列，臣率官兵八百余名力战，贼始入城坚守，复以枪炮攻围。是夜四鼓，阖城呼号乞命，即行招抚。询据供称迈喇木同三四人渡河潜逃，随追获迈喇木所属托克托默特、玛穆特索丕等，知向牌租阿巴特一路逃走，即行尾追至克色勒河。据居人云牌租阿巴特之阿奇木伯克呢雅斯闻迈喇木逃来，遂与同行，不知所往。臣分途追捕，务期擒获。此次阵亡、得伤官兵及随吐鲁番公品级茂萨击贼得伤之回人等，续行查明具奏。谕军机大臣等：阿里衮闻贼回抢掠台站之信即回喀什噶尔，击败贼众，抚定回人；丰安、扬宁等擒贼通信。此次虽非大征战可比，但应机立办，甚属可嘉。阿里衮著交部议叙，伊子拜唐阿丰盛额著授为蓝翎侍卫。额敏和卓、丰安、扬宁、茂萨亦著交部议叙。色提巴勒氏、托克托和卓等酌量奖赏。其力战有功及阵亡、得伤官兵，俱著查明报部，议叙，议恤。又谕曰：阿里衮现在领兵追贼，谅能擒获。若业经脱逃，必往布鲁特游牧。倘不穷追务获，则回人等无所惩创，且布鲁特将来为逋逃之薮。此风断不可长。著舒赫德等加意追捕。如已入布鲁特，即遣人晓示利害，令其擒献受赏。或稍有隐匿推诿，可速整兵攻其无备，以振军威，不可迟疑误事。

阿里衮又奏：臣等击败迈喇木所纠回众千余人，复悉力攻城，贼首夤夜于城北掘墙逃走，臣即追至牌租阿巴特河。正在造筏欲渡，哨探官兵及克色勒布伊之阿里木伯克等告称迈喇木会同呢雅斯逃走，随追至萨林都，寻踪入布鲁特。即派总管巴雅尔、公茂萨前追，臣领兵将布鲁特出入要隘防守。因提督董孟患病，调总兵扬宁等巡查堵截。六月十八日，巴雅尔等报称追

至和罗木鲁克，见贼众方欲会食，即拿获迈喇木、呢雅斯，将其家口属人剿杀，收获马骡军器前来。臣逐一审讯，因呢雅斯闻多伦回人等传说阿睦尔撒纳之信，告之迈喇木，适值议派迈喇木轮班进京，闻和什克伯克等户口俱送京安插，恐被留在内，与呢雅斯商议，行文摇惑人心，而官兵来剿甚速，随纠集回人仓猝拒捕。及攻溃潜逃投向呢雅斯，呢雅斯又已将所缚兵丁二十人杀害，遂与同逃，供认不讳。现派官兵将迈喇木、呢雅斯解京，行文沿途大臣官员加意防范。谕军机大臣等：阿里衮奏倡乱回人迈喇木、呢雅斯等俱已擒获，此次办理迅速，甚属可嘉。伊子丰盛额著加恩授为三等侍卫，次子倭盛额著授为蓝翎侍卫。公品级茂萨、总管巴雅尔等奋勉追贼，殊为效力。茂萨著封公爵，巴雅尔著授副都统职衔。今渠魁虽获，而逆党多人必须擒治，即如明伯克萨罕和卓、颇罗特和卓皆肆行杀掠之贼，摩罗额都色勒木执缚牌租阿巴特城兵丁，摩罗色勒木将兵丁全行戕害，深可痛恨。著传谕舒赫德、阿里衮等，务须穷搜尽获，以彰国宪。至呢雅斯供称噶匝纳齐迈玛第敏见迈喇木所发逆书，不肯钤用图记，随往投喀什噶尔，是伊并未从贼，深可嘉尚，著酌量奖赏。英吉沙尔之哈子沙巴伯克图里野和卓等接得逆书，若当时即告之色提巴勒氏，尚属无罪；或观望欺隐，则不可留于本地，即拿解来京。前谕拿获贼匪不必解京，今计阿里衮派员押解已将一月，舒赫德奉旨后业已调回则已，或彼此相左，即在京办理亦可。其效力各官兵，仍著阿里衮查明速奏。

（卷616 16—20页）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戊午（1760.8.26）

又谕：昨谕将倡乱回人迈喇木、呢雅斯等在本处正法，又因业经解送，即著来京审结。今思回部办事伯克等俱系头目，

若一面具奏即于该处正法，则造言生事之徒转谓驻扎大臣等激变，又杀之以灭口，且将来大臣等亦不能保其竟无扰累，甚有关系。嗣后回部伯克身犯重罪，除持械拒捕临阵剿杀外，若已经拿获，不可即行正法。四品以上，著拿送来京；五品以下，审明具奏请旨。著传谕驻扎各大臣知之。

又谕曰：海明奏称叶尔羌伯克等采玉呈献，拣选送京，并请谕和阗伯克，有献美玉者赏给缎匹等语。朕命大臣等驻扎回城，因以镇抚新疆，绥徠初附，至拣选玉石，何关紧要？舒赫德尚知此意。著传谕伊等，嗣后除旧例照常贡玉外，回人等有求售及来献者，酌给价值，不可传知回众令其采办。至大臣等果能实心办事，自必优加恩遇。若办事平常，虽购得美玉亦复何益？伊等知此，庶识事体之轻重矣。

又谕曰：阿里衮奏称拿获编造谣言惑众、抢掠台站贼匪迈喇木、呢雅斯，讯供传自多伦回众，阿睦尔撒纳于库库讷克岭外空处纠集多人，定于七八月间来阿克苏等处居住，不久即至叶尔羌、喀什噶尔等语。阿睦尔撒纳久已物故，多伦回众皆系新降之人，或编造谣言恣行传布，或迈喇木等惧罪捏诬多伦回众，亦未可知。著寄信纳世通留心细察，不可泄露。令阿里衮将迈喇木等解送，俟审明后果系多伦回众有此等编造谣言之人，再行擒捕治罪。但多伦回众皆近日移驻，抚循伊等甚为紧要，看来书山不能办理此事，著纳世通前往喀什噶尔妥办，寄信舒赫德知之。

（卷617 2—4页）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辛酉（1760.8.29）

又谕曰：丰讷亨奏称乌尔图布拉克卡座拿获玛哈沁，供称布鲁特一千余户移来阿特巴什居住；询之厄鲁特蓝翎侍卫色布腾，据称阿特巴什原系厄鲁特游牧等语。准噶尔荡平，凡有旧

游牧皆我版图，布鲁特曾经归附，岂可妄行逾越？即应体察驱逐。但现在问之霍集斯，又云原系布鲁特之地，为准噶尔所侵；大兵平定之后，布鲁特等已移居三四年等语。自应查勘明确。若果系准噶尔故地，则在所必取，非可以空言晓示遂能驱逐者。此时且佯为不知，待来年添驻兵丁、回人，再行相机办理。其或此地原非准噶尔所有，又在特穆尔图诺尔及巴勒珲岭之外，自当听其游牧。即系准噶尔之地而远处边末，与我界不相联附者，亦不必张皇遣兵驱逐。著传谕舒赫德、阿桂等知之。

（卷617 7—8页）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丙寅（1760.9.3）

谕军机大臣等：据永庆奏称有喀什噶尔所属阿喇古卡座佐领罗颇里等，被阿喇古村回人喀喇和卓聚众三百余抢掠，随经脱出，又遇回人二百余围守三昼夜；领催格尼德未经脱出，马甲逊济勒图、辉布尔、赛卓、巴图尔、奎苏木保、卓哈六人阵亡；贼仍急追，奋力相拒，始至乌什等语。此等回人肆行滋扰，其中必有渠魁为之谋主。舒赫德等务将倡乱之人尽行弋获，严加办理，俾众知惩诫。从前厄鲁特等虐使回人，乃染其习气，转相仿效，大抵回人等威之则惧，抚之则骄，不可从事姑息。此次阿里衮所办甚妥，但现在来京。海明既视为大事，心存惬怯，而舒赫德又若为无事，意在消弭。俱属非是。著传谕知之。

（卷617 13—14页）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乙亥（1760.9.12）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内地所用银两携至外番交易，有发无收，将来恐致耗散；请将绸缎多为解送，较原价酌增运费，则银两亦可渐次收回等语。所见甚是。著传谕杨应琚等筹酌办理。但所估价值只增运费，则未免太廉。即如绸缎亦内地

所贵重，行至外番自当酌量物情以定价值。若初次价贱，则奸商、回人等私行兴贩，徒为伊等之利。著舒赫德随时筹画，酌量定价，行之数年再为平减亦可。惟不得任商贩私行携带，减价售卖。内地商贩无多，亦易于稽查禁止也。

（卷618 3—4页）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壬辰（1760.9.29）

又谕曰：如松等奏称，准阿里衮咨将阿喇古之阿奇木伯克察拉玛交纳世通等在库车看守；又据噶岱默特呈，入觐转回之喀什噶尔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噶匝纳齐伯克托魁、阿喇图什伯克和扎什、托古斯伯克巴伯，在霍集占时即经委任，今闻贼匪倡乱或生疑惧，请预为防范办理等语；又询之鄂对等，据称此次党恶人等并无伊等子弟，应将阿布都喇伊木等交鄂对等加意防范，并密行各驻扎大臣酌量办理等语。噶岱默特心有所疑即行呈告，具见悃诚。但阿布都喇伊木等系初次入觐遣回之人，且迈喇木等党与内并无伊子弟名目，若以曾经霍集占委用遂称其反复，则恐于伊等不无屈抑，而回众更生疑惧。著传谕纳世通等，除察拉玛遵旨送京外，即行文舒赫德明白晓示阿布都喇伊木等云“尔等系入觐之人，不但未知贼匪倡乱之事，即子弟等亦全无附和者。皇上已洞鉴情形，与尔等无涉。嗣后惟当矢心报效，以期永承恩泽。”晓示后，仍令照旧办事。并密谕噶岱默特，以“天朝法度，惟显犯罪恶始行惩治，从不无故猜疑，致有屈抑。但尔诚意可嘉，恩旨深为奖许。”俱著遵照办理。

军机大臣等议奏：据副都统珊尔起奏称，呼伦贝尔地方连年亢旱，牲畜亏损，兵丁生计萧条；游牧处水泉甚多，请于新降之塔哩雅沁回人内约派百余名前往，指导兵丁引水灌田等语。查呼伦贝尔在黑龙江极边，俱以畋牧为业，比年被灾缺

乏。若赏给牲畜孳生数年，即可宽裕。如谓伊等贫苦已甚，必需耕作，现在解往肃州赏给官兵为奴之塔哩雅沁回子甚众，择其善灌田者百余人派往指导，亦属可行。其应如何办理之处，请交将军绰勒多体察彼处情形妥议，到日再行议奏。得旨：著照瑚尔起所请行。寻奏：查解往肃州回子甚多，应令陕甘总督拣派一百名，约五六人给车一辆送京。兵部亦照此办给，送往呼伦贝尔。但回子百名并家口即有二百名，一时遣往，恐米贵难以支持。请将其妻子暂留齐齐哈尔支给口粮，俟秋获后陆续遣发。先将男丁送往，每人给籽种、官牛及冬裘、爨具等物，与索伦巴尔虎等通力耕作。至分庄授田、按则升科之处，交该将军会同副都统妥议具奏。从之。

（卷619 3—6页）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甲午（1760.10.1）

参赞大臣阿里衮奏查审贼犯、分别办理事宜：臣于伯什克勒木等处获犯，供出聚众戕害官兵、抢掠台站之伯克头目及子弟属人等共二百二十二名，逐一研讯，内哈子伯克呢雅斯索丕等十六名尤为首恶，应行解送。其附和为从之小伯克及回人共二百六名，将各犯在喀什噶尔正法示众，妻子赏给额敏和卓等为奴。再，迈喇木纠合伯什克勒木二十村庄回人拒捕，计剿杀四百八十六人，擒获一百六十七人，乞降男妇一千九十四名口。现在地方空虚，应请将田园房产查明入官，其旧设之哈子伯克、密喇布、明伯克三缺裁。报闻。

（卷619 7—8页）

乾隆二十五年九月癸卯（1760.10.10）

又谕曰：纳世通奏奉到由库车调往哈喇沙尔办事、沿途防范多伦回众谕旨，俟体察得实，续行具奏等语。前因阿里衮奏贼犯迈喇木等所供有多伦回人等倡言煽惑之语，因谕纳世通密

为防范。今据审讯明确，系迈喇木、呢雅斯等教令多伦回众传说，则并非伊等起意捏造，不须过为防范，仍宜加意安抚，俾伊等坦然无疑，庶新疆安插回人可以永期宁谧。著传谕知之。

军机大臣等议覆：参赞大臣舒赫德奏称，各城台站宜兵口粮不敷，请于三四月搭放羊只，既省运米之费，皮张亦可御寒。查哈密、库车等处约羊四万余只，计送乌鲁木齐二万，以一万转送伊犁，五千存留库车、赛哩木、拜，一万余解送阿克苏，搭放官兵粮饷。其喀尔喀贸易羊由巴里坤采买，由乌鲁木齐转送伊犁。至布鲁特等虽间有羊来喀什噶尔贸易，但回人争购，价值颇昂，请俟价平时再为妥办。应如所请。从之。

（卷620 3—5页）

乾隆二十五年九月辛亥（1760.10.18）

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奏称：抢掠鄂坡勒台站为首回贼海达玛特、呢雅斯索丕，传送逆书回贼多里雅特默特俱经逃窜。臣等于总兵扬宁等查拿贼犯时，即令吐鲁番回人阿璘密喇布等识认现获之贼。今准阿里衮咨，阿璘密喇布等识认海达玛特、呢雅斯索丕现在所获数内，已照所奏正法。其多里雅特默特，通行各城一体查拿务获。报闻。

（卷620 10—11页）

乾隆二十五年九月癸丑（1760.10.20）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审讯驻阿喇古卡座之索伦佐领罗颇里等，并未被喀喇和卓抢掠，因遇贼得脱，恐查询获罪，故饰词求免，应请革职留军营效力等语。前据永庆奏罗颇里被喀喇和卓围困三昼夜，阵亡兵丁六名始得脱出。嗣经阿里衮审讯喀喇和卓，据供曾遇罗颇里，随给与口粮，指路令赴乌什、阿克苏两处。朕见其情词互异，因谕令查奏。今舒赫德尚未奉到谕旨即已讯得确情，则从前情节显系罗颇里畏罪捏造。夫卡座驻

兵无多，遇贼力战不支始得脱出，本属无罪，即贼势委难抵敌暂离汛地，其罪犹轻。今转将给粮指路之人诬为抢掠之贼，且以管兵官员而欺饰妄报如此，理应正法。念其尚能与贼接战，未至望风逃窜，姑从宽典。但仅予斥革不足蔽辜，著将罗颇里永远枷号示众。再有似此者，定行正法。至新疆驻扎大臣等应严饬所属防范台站，并体察官兵内如有任意欺凌回人、侵占什物者，一经发觉，即行正法。俱著舒赫德通行传谕知之。

又谕：据阿桂奏称本年伊犁屯田以播种计之，上地所获二十倍，足敷千余人来年麦熟前之食；将来增垦益多，则需人益众；并请于辟展废员内遣原任副都统图克善、刘扬前来效力等语。今年数百回人甫经耕垦，即收获丰裕，览奏殊为欣悦。伊犁地广，屯田以多为善。其图克善等俱照所请发往。若仍需人承办，则乌鲁木齐效力官员颇多，著一面具奏，一面调遣。亦传谕乌鲁木齐大臣等知之。

（卷620 12—14页）

乾隆二十五年九月辛未（1760.11.7）

参赞大臣阿桂等奏伊犁耕牧城守各事宜：一、增派回人屯田。查伊犁收获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户之食，本年现有屯田回人三百名，近经舒赫德增派五百名，已照例整装，于来年春起程。仍有应派回人二百名，请俟伊犁麦熟后遣发。一、增派官兵驻防屯田。查伊犁收获，通来年增派回人五百名计之，可敷官兵二千五百人之食。现有驻防满洲、索伦、察哈尔兵八百余名，应增兵六百余名。屯田绿旗兵一百名，应增九百名。以上增兵一千五百名应陆续遣发。一、增派官兵请随时酌量定数。查屯田回人一千，计其收获，则壬午年即敷官兵三千人之食。加以绿旗兵一千，则所收又倍。应酌量定额，以多驻马兵于边防有益。如驻兵五千，则马三步二；驻兵四千，则减步兵一

千。一、次第建置城邑。查伊犁要地，河北则固勒扎，河南则海努克，其地土肥饶之处则察罕乌苏，应于海努克筑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用兵数百名驻防，西通哈萨克、布鲁特及回地诸路。察罕乌苏筑城，以绿旗兵一千名屯田，并驻防伊犁河北一路。固勒扎须筑大城，凡驻扎大臣公署、仓库咸在，以为总汇。其马兵于草青时分路巡查，霜降后各回汛地。拟于壬午年夏季派绿旗兵一千名办理，令回人协助，一年内竣事。一、预备屯田兵马驼。现议增派绿旗屯田兵一千，必须马匹。查乌鲁木齐所易哈萨克马六百匹尚不敷用，应将陆续市易之马，令安泰等办理千余匹，及查明哈密、巴里坤有无马匹应用。其行装驼只，查乌鲁木齐尚有七百，应拣选五百解送，即于伊犁牧放，从容往来转运。得旨：军机大臣议奏。寻议：伊犁屯田原属次第办理，除现在回人三百名外，舒赫德又派回人五百名于来春起程。其续派之二百名，仍令酌量。若能一起前往，甚善；如不能，则竟于秋收后发往，庶回人不致竭蹶，而伊犁粮石亦可节省。至本年所收粮石既足官兵一千人之食，则来年增垦可以类推。应如阿桂所奏，此项官兵于春秋二季分起调往，其官兵额数酌以四五千名为率。但必随时出派，始不烦内地之力。应俟来年秋收后再行酌定。其驻防年限，照从前成议更换。……

（卷621 13—15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癸酉（1760.11.9）

赐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扎萨克王、公、台吉、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回部郡王霍集斯等饭。至壬午皆知之。

（卷622 3—4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癸卯（1760.12.9）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阿克苏等城出红铜，现据该伯克等恳请设炉铸钱，流通行使，并乞照叶尔羌之例，范为阿克苏字样；至工役、器具皆所必需，业经行文该督办送器具；其工役等若于叶尔羌分拨，恐彼此俱不敷用，仍请于内地另行派拨等语。钱文为回民日用所必需，自应照叶尔羌例一体鼓铸。著传谕杨应琚，即查照上年之例速行妥办，派员送往。

（卷624 4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乙巳（1760.12.11）

又谕：新柱等奏称准舒赫德等咨取喀什噶尔抢台逆犯家属九十二口分赏兵丁，随派外委把总董昌、赵廷士、李信及兵丁二十九名解送；讵董昌等因内多老弱废疾之人，不便行走，除病故九口外，将六十七口卖给沿途来往回人，得钱二百二十一腾格有奇，殊干法纪；将董昌拟斩立决，赵廷士等革职枷责，令当苦差效力，兵丁等各拟棍责等语。所办尚未妥协。此等逆回家口果系老弱废疾，则海明即不应交付，董昌等又岂肯收领？乃既经接受，何以三日仅行五十里？纵使实不能行，亦当就近禀知海明，即英吉沙尔亦有驻扎大员可禀，乃遽行售卖，深属可疑。且起程未远，何以沿途收买者闻信若此之速？况垂死无用之人，收买者何所利而为之？朕意逆回家口内必有喀什噶尔回人姻戚不愿往叶尔羌，遂贿通董昌等将人扣留，直以空名往报，又或潜约于第一站，私行出钱领回，董昌贪其厚利，捏称不能行走径行卖放。如果有此情节，不但董昌罪无可逭，即赵廷士等皆应一体正法，兵丁等亦当从重治罪。若实系不能行走因而冒昧售卖，其罪尚不至斩决，当改为监候。可传谕新柱、额敏和卓等，会同海明将此等官兵亲加严讯。倘舞弊情实，即将董昌等正法示众。并传谕海明知之。

（卷624 6—7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酉（1760.12.27）

又谕曰：阿桂等奏本年屯田回人三百户所收谷石，接济前后驻扎官兵及厄鲁特回人二千余口可至来年五月；来年再增加开垦，则建置城堡、公署、兵房等事亦可次第举行，不必更需阿克苏粮石等语。今年伊犁屯田稍觉逾时，尚能如此丰收，皆阿桂等尽心办理所致，著加恩从优议叙。协办之伊柱、常亮亦属奋勉，著交部议叙。舒赫德善于筹办接济粮饷，亦著一体交部议叙。阿桂等又奏称副前锋章京富勒珲、都司陈圣谟承办稽查田谷，催督回人耕获，亦属黾勉等语，著交部于应升之处列名。其屯田回人三百名亦应加恩，著各赏银二两以示鼓励。

又谕曰：海明奏称伯什克勒木有地二千四百余帕特玛，因得水甚难未及耕种等语。此项地亩若果乏水，听其荒芜亦可；或系回人指称乏水希图隐纳税粮，日后私行耕种，亦未可定。著传谕海明善为稽察，若有耕种之人，即令按则升科。

（卷625 11—12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1760.12.29）

谕军机大臣等：杨应琚奏称叶尔羌现在市价每银一两得钱一百二十文，而回人交纳钱粮，则每两七十文，兵丁之领饷亦然；及与回人交易，则不能不照市价，殊未画一；请照阿克苏等城之例，每钱一文作银一分，百文为一贯，凡官兵、回人银钱出入，一律办理等语。回人设局鼓铸钱文，自应与内地之出入一律。杨应琚此奏，或绿旗官兵等传说太过亦未可定。总之，官兵、回人俱不可有所偏徇。阿克苏既出入相同，叶尔羌等处自应照例办理。著传谕舒赫德、新柱等公同酌议，嗣后回人交纳钱粮，著以钱百文为银一两。倘伊等为交钱不便，即著交银。务使市有定价，则公私皆获其益。并将原折录寄阅看。

（卷625 14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甲子（1760.12.30）

谕军机大臣等：书山奏伊犁屯田回人所需口粮经阿奇木伯克鄂斯璃等办理，从库车、沙雅尔、赛哩木、拜四城共派出四万八千七百余斤，陆续送往等语。此项口粮俱系各该伯克回人等捐助，急公可嘉，著舒赫德等酌量奖赏。

（卷625 15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戊辰（1761.1.3）

军机大臣议覆：定长奏辟展等处屯田收获较上届多一万余斤，将管辖官员分别议叙，兵丁酌量奖赏。应如所请。但从前进剿回部，辟展等处俱系冲要之地，故屯田以资口粮。今军务告竣，屯田兵节次奉旨发往伊犁并遣归营伍，应交舒赫德、阿桂、定长等详查辟展等处何处系属要地、仍应存留官兵外，其年久老疾之人遣归原营，其余陆续发往伊犁屯田。将从前所垦地亩酌留给兵丁耕种，余俱赏本处回人。至现收粮足敷台站数年之食，请照数贮备。从之。

（卷625 18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1761.1.6）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据乌什办事伯永庆报称，十月初十日夜喀喇巴克回人乌朗噶及厄鲁特察罕等带家口二十余人盗马逃走，比即派兵追捕并向布鲁特索取等语。臣随派侍卫巴常、端济勒图领兵前往策应。嗣据永庆续报沿途查询并传谕布鲁特各部落严行拿解，查乌朗噶系布鲁特种类，为霍集斯所信用，今闻霍集斯留京，恐续行解送，遂起意潜逃。现有布鲁特特穆尔占前来贸易，俟其回日，当即派侍卫等同往查拿。报闻。

（卷626 3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甲戌（1761.1.9）

又谕曰：海明奏骁骑校阿克栋阿仆人喜儿偷窃伊主银两

逃走，在回人家匿藏，赌博宿娼，将银用尽，复盗窃马匹售卖，现今拿获审明，正法示众等语。喜儿盗窃伊主银两逃走，在叶尔羌等处匿藏半载始经发觉，则平日法律不严、缉捕不力可知。海明于拿获时正法，办理尚为妥协。似此之人若稍为宽纵，不惟无以惩创恶奴，官兵亦复何以役使仆人？兵丁逃走尚应治罪，况奴仆乎？嗣后有似此逃走者，无论盗窃财物与否，均于拿获日即行正法。再，回疆平定，官兵久居其地，仆人等宿娼赌博，如不拿禁，将来兵丁效尤，渐染成风，微末员弁亦必有为之者矣。兵丁所得月粮果能撙节，不惟不至竭蹶，稍有存余携以归家，亦于生计有益。嗣后兵丁赌博宿娼，拿获从重治罪，官弁绳之以法，并窝聚之回人亦严加惩治。著传谕舒赫德、新柱、额敏和卓、海明等遵照办理。

（卷626 4—5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己丑（1761.1.24）

定驻扎回部厄鲁特办事大臣等养廉。军机大臣议覆：回部厄鲁特驻扎大臣事务繁杂，每岁请各给养廉银二千两。查西藏、西宁坐办事务之大臣，均岁给养廉银三千两，未免过优。请于驻扎西藏大臣养廉内各减银五百两，驻扎西宁大臣养廉内各减银一千五百两，归入驻扎西路办事养廉款内。从之。

（卷627 9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壬辰（1761.1.27）

上幸瀛台，宗室公如松等率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乌什、库车、沙雅尔、赛哩木、拜诸回城入觐伯克萨里等于西华门外瞻仰，随于瀛台赐食，复召萨里等至重华宫赐茶果。

（卷627 11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癸巳（1761.1.28）

上御西厂幄次，赐朝正外番蒙古王公及回部郡王霍集斯等、叶尔羌诸回城伯克萨里等宴，并赉冠服、币、帛有差。

（卷627 12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丙申（1761.1.31）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在军前年久，应派员更换。著左都御使永贵带领此次入觐之回部伯克等前往，与舒赫德交代后，舒赫德即起程回京。

又谕：此次入觐之回部伯克等起程时，著派乾清门侍卫额勒登额、伊德、殷济图随同永贵照看前往，即留于驻扎大臣处听候差遣。其来年入觐之回人等，著栋保、讷齐讷带领前来。嗣后乾清门侍卫等即照此轮班行走。

（卷627 16—17页）

又谕：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回子伯克等轮班来京入觐，理宜核计日期起程，不必太早。今年如松等带领伊等来时，因于彼处起程过早，降旨令其缓行，已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京。著传谕舒赫德、新柱等，嗣后抵京日期即仿照此例。

（卷627 18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丁酉（1761.2.1）

又谕曰：海明奏布鲁特冲噶巴什之阿瓦勒比，查出伊属人抢掠安集延什物给回，此次又查拿盗马回人乌朗噶等，擒获贼党甚属奋勉等语。阿瓦勒比著再加恩赏缎二端，所差属人等各赏银三两，仍以加恩奖赏之处传谕知之。

又谕：从前海明奏解送助逆贼犯十六人来京，此内昂吽尔和卓请发回正法。朕以此等贼犯解送已久，将次抵京，且据阿里衮所奏情罪相同，而海明又未声明应行发回之由，因传谕查询。今据奏覆，牵引前后定罪情节辗转纷繁，意图掩饰。从前海明所见即属拘泥糊涂，此次更为琐屑。人谁无过？况在万里

之遥，一时意见不到，经朕训谕即直承错谬，必加原宥。乃掩饰其词，以图文过，尤属非是。海明系驻扎大臣，此事虽属既往，将来遇有要务亦如此仓皇掩饰，非徒无益，且贻笑于回人矣。著传谕海明，嗣后遇一切事件务加意奋勉，据实办理，不可少存欺饰之见。

（卷627　20—21页）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庚子（1761.2.4）

是年，追予和阗等处回部出师阵亡之总管锦济哈尔一员、参领图拉喀等五员、游击素尔登额一员、佐领温都扎布等五员、四品台吉拉西扎木等二员、蓝翎委署参领端多克一员、委署参领巴图尔一员、蓝翎章京扎奇纳等七员、章京玉木喀尔图等三员、云骑尉奎素德一员、蓝翎侍卫巴彦一员、骁骑校杨淮等七员、前锋校布特纳等二员、护军校色尔古伦等九员、笔帖式伊楞额一员、千总陈照云一员、把总方廷枢一员、经制外委周廷恒一员、带翎头目图秉阿等六员、巴图鲁林保一员、前锋禅岱等、护军鄂尔活岱等、马兵马青等五十名恤赏，俱入祀昭忠祠。

（卷627　27—28页）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辛丑（1761.2.5）

紫光阁落成，赐大学士公傅恒以下、画像诸功臣并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等一百七人宴，回部郡王霍集斯等、叶尔羌诸回城入觐伯克萨里等、哈萨克汗阿布赍来使苏勒统卓勒巴喇斯等十一人并令与宴。

（卷628　1页）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丙午（1761.2.10）

上御紫光阁，赐外番蒙古王、公、台吉等及回部郡王霍集斯等、叶尔羌诸回城入觐伯克萨里等、哈萨克汗阿布赍来使苏

勒统卓勒巴喇斯等宴。

喀什噶尔办事都统侍郎海明奏：臣前奏拿获逃犯乌朗噶之家属七口，随行文官长保等令严拿乌朗噶务获。十一月三十日，据报在冲噶巴什之扣喀尔岭追及，俱匿山险，官长保等同布鲁特蓝翎侍卫蒙固勒、回人海尔图等登山，将乌朗噶及家属十五口擒获。据供因曾管霍集斯家务，今闻将伊属人送京，是以挈眷逃走等语。除将乌朗噶等解送阿克苏办理外，谨将此次拿获逃犯之官兵、回人等列单具奏。谕军机大臣等：官长保从前获罪本应正法，姑予革职自效。此次拿获逃犯尚属奋勉，著加恩授为蓝翎侍卫。冲噶巴什之阿瓦勒比等甚属出力，著分别赏给缎匹。

（卷628 5—6页）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癸丑（1761.2.17）

喀什噶尔办事都统侍郎海明奏：前奉旨查拿抢掠台站贼党哈子莫斯和卓等务获，臣访得莫斯和卓逃往霍罕，伊子现在布鲁特，即行文额尔德尼伯克，令将莫斯和卓拿解。此次派富虎至布鲁特明伊勒哈处查拿逃犯乌朗噶，因访得莫斯和卓之子玛玛第斯敏、尼雅斯和卓之长子呼岱巴尔氏、次子阿舒尔藏匿处所，随同商伯克墨墨氏敏、前锋校只星保等前往将玛玛第斯敏等全获。又据布鲁特冲噶巴什等回人报称，贸易至布鲁特之萨雅克、萨喇巴噶什，遇三十余人抢掠等语，臣亦饬富虎查办。据明伊勒哈遣伊子玛木伯特等将为首之玛尔喀拜、为从之沙巴图等尽擒，玛尔喀拜情形顽梗，直供不讳，回众等恳请除此恶贼，因即斩决枭示，沙巴图照回法斩其手指。所抢货物全行查给商人领讫。谕军机大臣等：富虎此次因侦缉逃犯乌朗噶，访得抢台贼党莫斯和卓之子玛玛第斯敏等藏匿处所，即领官兵、回人前往全行擒获，甚属可嘉，著加恩赏给副都统职衔。又谕

曰：海明奏商伯克墨墨氏敏、托古萨克之密喇布伯克巴巴和卓俱自备资斧，前往布鲁特为富虎向导，安抚众心，侦获贼犯等语。墨墨氏敏等抒诚效力，甚属可嘉，著加恩赏缎各二端，仍候应升之伯克缺出补用。

（卷628 13—14页）

谕军机大臣等：海明奏称抢掠安集延商人货物之玛尔喀拜已经正法，其从前抢掠安集延之乌默尔比情罪稍有不同，请革退职衔，交与该管约束等语。所办非是。冲噶尔什之布鲁特乃喀什噶尔所属，与外番回人不同，必宜赏罚严明，始足以昭惩劝。即如阿瓦勒比抒诚效力，既经加恩奖赏，而乌默尔比乘乱抢掠，自应正法示惩。乃仅请革职管束，甚属姑息。著将乌默尔比派员看守送京。

（卷628 15页）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甲寅（1761.2.18）

又谕曰：海明办理回部事务多未妥协。即如从前叶尔羌伯克等以鄂对不称阿奇木之任，请将额敏和卓补授一事，自应严行查办，乃商之舒赫德，方且游移不决，以为可不奏闻，甚属非是。朕念其甫经办事，姑从宽申饬，此次又复姑息，是海明竟不能奋发有为。喀什噶尔地通安集延等处，与布鲁特等接壤，较之叶尔羌虽通巴达克山相距尚远者，其情形尤为紧要，办事大臣必得精明果断之人，遇事始能妥协。海明不称喀什噶尔办事之任，现命永贵前往更代舒赫德。但抵任仍需数月，著传谕舒赫德即赴喀什噶尔办事，令海明赴阿克苏与和其衷同办事务。看来阿克苏办理伊犁屯田回人、运送什物尚不甚难，俟永贵抵喀什噶尔，舒赫德将现办章程交代即行回京。俱著传谕知之。

（卷628 16—17页）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丙辰（1761.2.20）

谕军机大臣等：昨有旨令海明赴阿克苏办事，该处有拨遣伊犁屯田回子、解运物料等事，亦属紧要。和其衷在彼随同舒赫德办事已阅数月，情形谅俱熟悉。著传谕和其衷，诸事协同海明妥办，不可以海明位尊年长依违迎合。

（卷629 1页）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戊午（1761.2.22）

又谕：前因舒赫德接济伊犁口粮妥协，交部议叙。今据奏称"侍卫齐克慎在北路出兵多年，一切公务实心奋勉，所有交办阿克苏事件皆能领略妥协，愿停臣议叙，将齐克慎升用"等语。齐克慎既效力多年，前经办理进剿回部粮饷，今又会同回部伯克等将续送屯田回人粮饷亦俱办理妥协，曾经两次保题，俱降旨于应升之处开列，著加恩授为二等侍卫以示鼓励。

御前侍卫副都统安泰等奏：辟展、喀喇和卓、托克三等处系新疆往来要路，请留屯田兵六百名，仍量留供应差遣兵，余俱发往乌鲁木齐，陆续前往伊犁。其空出地亩，赏给吐鲁番公素赍瑞所属分种。所积粮石借给贫乏回人以为籽种，俟秋收后还仓，照时价出粜，归入正项销算。得旨：军机大臣议奏。寻议：安泰所奏俱系酌照臣等原议办理，惟辟展等处屯田兵迁移后，空出地亩皆系官为开垦，所留兵既不敷耕作，应召募回人承佃，不便无故赏给回人。请交安泰、德尔格等查明空出地亩若干，作何召募承佃、交纳官粮之处，再议具奏。从之。

（卷629 3—4页）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戊辰（1761.3.4）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本年派出驻防伊犁健锐营前锋校一员、骁骑校一员、前锋三十七名、察哈尔总管一员、佐领一员、兵八十九名、厄鲁特兵二十四名、效力之原任总管舍通额

等四名，共官兵一百五十八名，照例给马、驼、盐菜银两、口粮羊只，每五人给帐房一架并军器等物。又，伊犁屯田都司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外委把总二员、兵四百名，其盐菜口粮等项与驻防兵同，因伊等将来造屋居住，每十人先给帐房一架，其驮载口粮、军器、籽种、农具等项，酌给牛驼马匹。此次官兵及屯田回人俱办理已竣，派副都统伊勒图、侍卫栋保、苏鲁克沁雅赛带领，自阿克苏送往伊犁。所有拨往屯田回人户口什物及护送起程之伯克等职名列单呈览。报闻。

（卷629 14页）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己巳（1761.3.5）

谕军机大臣等：上年舒赫德等办理伊犁屯田回人起程，朕于回部各城急公协助之伯克等特命分别赏赉，其回人等蠲免常赋十分之一。今续派回人五百户，著传谕舒赫德，将急公协助之伯克回人等俱照前例办理。

军机大臣等奏：据海明奏称，舒赫德、新柱、额敏和卓等请将阿尔虎之阿奇木伯克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奇木调授塔什密里克之阿奇木伯克，查布鲁特阿奇木现在游牧颇远，不能兼管，令伊弟前往署理，臣正在留心侦探；至塔什密里克等处并非要路，阿尔虎自本年八月以来，布鲁特、吐鲁番、乌什贸易人等行走六次，若伊等所见果当，又安敢以系臣所管妄生拘泥？祈敕下新柱、额敏和卓，嗣后办事可否与臣商确办理等语。钦奉谕旨交臣等察议。查从前舒赫德咨商新柱，以塔什密里克等处与布鲁特接壤，而散秩大臣阿奇木系布鲁特人，随臣兆惠、臣富德等实心效力，曾奉恩谕，俟有布鲁特接壤之伯克缺出补授。是舒赫德等所奏原不因布鲁特等往来行走之多寡也。今海明因现办喀什噶尔事务，而新柱等未经咨商遂行陈奏，未免分别彼此，又有侦探阿奇木之语，似此无故猜疑，更恐滋事。

但业经圣明洞鉴，命舒赫德暂住喀什噶尔办事，候永贵交代，海明调赴阿克苏。应请行文该办事大臣等，嗣后惟计于公事有益，不可稍分畛域。得旨：依议。海明著严行申饬。

（卷629 15—16页）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庚午（1761.3.6）

又谕曰：德尔格奏称托克三、喀喇和卓等处空出地亩赏给吐鲁番回人耕种，已饬交素赍瑞等语。近因安泰奏赏给余田一事，经军机大臣议以此项地亩皆官为开垦，未便无故赏给，应召募附近回人承佃。想寄信未到，故德尔格照前办理。今应否向回人撤出及作何酌量办理，著传谕舒赫德，令其查核具奏。

（卷629 19页）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辛未（1761.3.7）

谕军机大臣等：今冬入觐回子，前降旨令于年终抵京。今思本年十一月恭逢皇太后七旬万寿圣节，入觐回子亦应令其一体叩祝行礼。著传谕舒赫德酌量程途，令回子等先期到京。

（卷630 1页）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己卯（1761.3.15）

谕军机大臣等：乌鲁木齐屯田兵丁已谕于例给口粮之外每人日加米面五合。至伊犁屯田回人亦与绿旗兵丁同事耕作，自当一体加恩。著传谕阿桂将伊等应否加给，或一二年后视其效力如何再行办理之处酌议具奏。

（卷630 11页）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癸未（1761.3.19）

都统侍郎海明奏：查乾隆二十五年七月起，二十六年六月止，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大臣、官兵、通事、台站回人共二千二百余人，计需盐菜银三万五千七百两有奇，粮石杂项一万三千一百四十石有奇。查二城正项征收普尔钱文三万六千四

百腾格，作银二万六千两，尚不敷银九千七百两有奇；征收正项粮及入官地亩共粮二万六千五百余石，除支给公用外，余粮一万二千三百六十石有奇，合之征收棉花、红花共折价钱二万八千九百二十腾格有奇，作银二万六百两有奇，扣抵不敷之项，仍余银一万九百两有奇。二城所出，足敷公用，且有赢余可以接济别城。报闻。

（卷630 18页）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丙戌（1761.3.22）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臣等同新柱、海明、额敏和卓等通筹叶尔羌等城交官正项及入官地亩钱粮，足敷公用，尚有赢余。以钱折价，可当银一万余两。但回城钱不能如银之流通，且喀什噶尔等城距阿克苏颇远，难于运送。若久贮库，恐于回人日用有碍。查本年派往伊犁马兵三百名，来年绿旗兵一千名，俱由各城协助牲只，今叶尔羌等城有库贮余钱，应请酌赎回人及外番贸易牲只，即外番不收钱文，亦可购买布匹、什物兑换。倘牲只一时不能足额，又以余钱为雇觅价值，庶公务办理裕如，而回人益安生业。报闻。

（卷631 1—2页）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癸巳（1761.3.29）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穆素尔岭有塔木噶塔什、噶克察哈尔海二台，较各台差务繁剧，所有台站官兵酌拟一年更换，以应升之缺升用。其委署笔帖式于凉州、庄浪驻防官兵内挑选，绿旗兵由陕甘各标营派出。但现届更换之期，请暂调阿克苏满洲、绿旗兵前往。来年更换官兵，应于班期前三月到台学习行走。其哈密至回部各台站官兵定为二年更换，仍回该处操防。又，各处驻扎大臣有字识差遣等兵，亦请二年一换，照例于甘肃、凉州等处选派，于班期之前学习。其换回各兵，行文本处量加奖

赏。得旨：军机大臣议奏。寻议：军营所设台站酌量繁简，随时增减移撤，则更换之期未便定以年限。如繁剧之地，或一年或半年更换一次俱属可行。现在伊犁及回部各城满洲、绿旗甚多，台站差务乃伊等奋勉之路，令其更换行走本属近便。或有在军前年久应行更换者，亦可随时奏报，将京师满洲及陕甘绿旗兵再行选派，以均劳逸。所有凉州、庄浪满兵及陕甘绿旗兵丁分年派出之处，应毋庸议。其换回官兵议叙升用或量加奖赏等事，应如所奏办理。从之。

议叙击剿和卓木霍集占得功之一等散秩大臣鄂齐尔等六十四员、二等委署前锋参领官明等七员、三等前锋参领委署翼长那进泰等八员，分别给予功牌有差。

（卷631 12—13页）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甲午（1761.3.30）

陕甘总督杨应琚奏：肃州威鲁堡安插吐鲁番回人现有二百五十户，一千五十余名口，承种熟地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余亩，户口日增，地亩有限。伊等闻瓜州回人迁回故土，其年老者亦有思归之意。臣前晤额敏和卓，亦云愿接济口粮，带回安插。拟即于本年秋收后，令该千户珈如拉等带领，仍委员照看起程送至哈密，并先期知会吐鲁番公素赍璘前来接济。其所遗地亩招募承种，于内地民生亦有裨益。得旨：军机大臣议奏。寻议：肃州所住回人自雍正四年内附，世宗宪皇帝赏给安插，不征赋税，至乾隆二年生齿日繁，又赏可耕荒地，减半给籽种、农具。但所有户口较初附时已增一倍，自当筹画久长。今西域荡平，吐鲁番已成乐土，且可耕之地尚多，应照瓜州回人例准回故里。但所奏知会额敏和卓之子素赍璘之处，臣等愚见该千户珈如拉之祖托克托玛木特与厄闵和卓俱被准夷凌虐，先后来归，今即迁回，应交该督等酌量附近辟展之吐鲁番可以耕牧之

地，于今年秋收后迁往，并即于千户珈如拉、百户厄闵和卓二人内拣选一员授为伯克，以一员副之，将来赋税即由辟展大臣征收。至沿途照料，交该督妥办。从之。

（卷631 15—16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辛丑（1761.4.6）

都统侍郎海明奏：二月十五日，据驻卡人员报称住阿赍之希布察克布鲁特额穆尔比遣人呈称，前随侍卫托伦泰同布拉呢敦等攻取叶尔羌，后闻布拉呢敦欲相杀害，因率四百余户逃往安集延；续知大兵平定回部，愿率所部来归，适与伯克额尔德尼有贸易之约，遣弟阿璘前往，忽为所拘；今决意归诚，恳请指地游牧等语。臣准其代奏，并赏给来使羊只、口粮，仍询公噶岱默特、散秩大臣阿奇木，俱言情节属实。拟将来使穆鲁特与轮班入觐之伯克等同行。报闻。

（卷632 3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癸卯（1761.4.8）

军机大臣等议覆：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奏称，叶尔羌乃回疆大邑，共二十七城、村，兼之安集延、布鲁特、敖汉、玛尔噶朗、巴达克山、博罗尔等部落之伯克遇有事件皆遣人前来与臣等商酌，土伯特、安集延商贾亦云集往返，行旅众多，现在居民夹杂，窃恐奸宄藏匿，请照哈密、吐鲁番一体编立保甲等语。查从前安西、吐鲁番等处回部编立保甲，究以附近内地，尚易仿行。今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乃新定之区，可否照内地一体编立保甲之处，必须体察回民情性，熟酌地方情形，始为有益。今舒赫德总理回疆事务，请令会同新柱、额敏和卓等悉心妥议具奏。从之。

（卷632 6—7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丙午（1761.4.11）

谕军机大臣等：从前办理回人莽噶里克后，因伊属人无所统束，暂令安插吐鲁番交额敏和卓管理。今大功告成，回部皆朕臣仆，自应各率其属，不相兼并。朕意将此项回人内择其贤能者授为伯克等职，仍安插原处，查明旧日赋役照例供办。又，阿里衮前因追贼至罗布诺尔，所收回人亦应照此办理。著传谕舒赫德，即与额敏和卓商酌具奏请旨。

（卷632 10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丁未（1761.4.12）

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奏：叶尔羌形势毗连戈壁，雨水亦少，全赖引水溉田，是以设有密喇布伯克专司其事。查回部旧例，凡怠于灌溉及紊乱成规者，俱有罚项以充公费，无庸另给。惟引水时须派拨丁役从叶尔羌河源逐次查勘，行二日至爱济特呼，其密沙尔等七处俱须于一日内分道行走。现在密喇布伯克迈达雅尔系和阗人，未带丁役，恳照噶匝纳齐、商伯克之例给丁役五十人办公。报闻。

（卷632 11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戊申（1761.4.13）

又谕曰：成衮扎布等奏从前准噶尔未平，喀尔喀等边卡皆向阿尔台山梁安设，今准夷、回部俱入版图，向时戍守之区俱成内地，实为亘古所无，请将扎哈沁、乌梁海、喀尔喀等卡座展拓，庶耕牧有资等语。展拓卡座于伊等生计有益，所奏阿尔台边卡以外指定耕牧处所，著准其办理。可传谕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大臣与成衮扎布等，将彼此作何联接、安设卡座之处会商妥办具奏。

（卷632 12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庚戌（1761.4.15）

谕军机大臣等：永宁奏准刘顺咨调哈密兵丁四百名往巴里

坤建造房屋，其哈密房屋俟来年安西兵到时再行建造等语。哈密房屋与其守候安西兵丁，不若招募回人俾赴工作，则官房既得速成，而伊等生计亦有裨益。著谕永宁等须与玉素布商酌是否可行，亦不必勉强从事。

又谕曰：素勒坦和卓前因富德等令往巴达克山甚属奋勉，已加恩赏给四品顶孔雀翎，授为阿奇木伯克，此次随明仁、额勒登额等奉使外番又著劳绩，著加恩赏给三品顶带以示奖励。

（卷632 14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甲寅（1761.4.19）

谕军机大臣等：海明奏称查出布拉呢敦离异之妾爱什阿哈察所生子萨木萨克，将伊乳母及收养之回人博罗特索丕解京等语。萨木萨克尚属童稚，不应缘坐，送来京师惟加恩养育可耳。即博罗特索丕留养旧主之子情亦可矜，俱著照例安插。但闻布拉呢敦尚有二子，或藏匿回地亦未可定。著传谕永贵等以留养萨木萨克一事晓示回众，仍留心访察其余子嗣，毋任藏匿。

（卷632 21页）

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查伊犁所派绿旗兵已足二千名，今秋迁移回人二百户，亦足一千户之数。惟额林哈毕尔噶为伊犁要路，现在辟展等处裁兵俱送乌鲁木齐，请于本年秋收时派兵一千名，于玛纳斯、杨巴勒噶逊、安集海、晶河等处酌量驻屯，则地当伊犁、乌鲁木齐之中，声势联络，接济台站亦便。至辟展自大功告成无承办军需之事，留兵六百名已足。惟哈喇沙尔为辟展、阿克苏适中之地，又与珠勒都斯之空闲游牧相近，有多伦回人游牧，请驻兵八百名。将现有官兵七百名内汰其老弱废疾，以辟展余兵补额。其今秋应派伊犁马兵、绿旗兵及叶尔

羌等处驻兵额数，仍会同各驻扎大臣等议奏。从之。

（卷632 23—24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乙卯（1761.4.20）

又谕：据纳世通奏称派往伊犁屯田之多伦回人等因玉古尔至穆素尔岭地多戈壁，牲只疲乏，将籽种、口粮借供饲秣；旋准和其衷咨，已向阿克苏回人通融办解；今准阿桂咨仍少籽种三十五石，暂将口粮内大麦抵补，再行办送等语。纳世通初次办理殊未妥协。至多伦回人系甫经招抚安插库尔勒，非各城回众之驯服者可比，嗣后宜留心约束。固不当苦累，亦不得过于姑息。著传谕知之。

（卷633 1—2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戊午（1761.4.23）

又谕：据和其衷奏称布鲁特之齐哩克齐等赶至乌什售卖羊只，每羊一只价银二两五钱，共买获羊一千一百六十二只作为官兵口粮等语。布鲁特羊只既肥且大，伊等将此项羊只作为官兵口粮，分给时是否亦照内地解往羊只一体分给，抑系作何分给之处，著寄信询问和其衷等。再，内地解往羊只中途无水草之处俱系饲喂草豆，内地买羊一只需用价银若干，解送中途自何处饲喂草豆，所需草豆及支给解送人等口粮等项，折价合算每羊一只自内地采买解至各部回城共需银若干，以羊若干只作为兵丁一月口粮之处，著寄信与杨应琚等，查明详加核算奏闻。再，巴里坤采买喀尔喀羊只，每羊一只需价银若干，如何作为兵丁口粮之处，著一并查明具奏。寻奏：宁夏府等属解羊至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回城，自出口后因需用紧要，或值天寒草枯，由安西、哈密一带台站者统计各项用费并原买价一两，每羊一需银四两零。如值夏秋水草丰茂，由安西以东之桥湾取道北路草地行走，虽豆草略省，亦需银三两零。各处支给

兵丁向系以羊二抵一月口粮。其巴里坤采买羊，每只需银一两八九钱至二两不等。报闻。

（卷633 5—7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己未（1761.4.24）

谕军机大臣等：杨应琚请撤南路台站、改归北路安设一折，所奏哈密不必驻官等语甚属非是。军机大臣遽照覆定议，亦于事理未协。前南路设台，原因捕剿逆回而起，此时军务全竣，仍议改归北路，其事原属可行。至欲将哈密各项事宜均归巴里坤大臣承办，而辟展一带屯务交乌鲁木齐大臣稽查，毋庸再行驻官之处，则所见殊属纰缪。哈密乃新附各回部总汇必由之地，将来安集延、巴达克山、布鲁特等回人往来贸易，必得特派统辖大臣为之弹压料理，方能持国体而悉夷情。

（卷633 7—8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庚申（1761.4.25）

哈喇沙尔办事大臣按察使衔纳世通奏：上年十月初二日，玉古尔、多伦回人将总管阿奇木伯克阿布都赍勒索伊等缎匹、牲只列款呈告。因阿布都赍前往伊犁未回，臣与库车大臣等会商，俟该伯克回日，派员押送并率同吐鲁番公素赍瑞审讯具奏。此时先令素赍瑞署理玉古尔等处阿奇木事务。报闻。

（卷633 9—10页）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戊辰（1761.5.3）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海明奏希布察克布鲁特额穆尔比愿率所部内迁，令伊弟穆鲁特贡献土物，并据禀称伊弟阿璘为额尔德尼伯克所拘等语。额穆尔比诚心向化，甚属可嘉，著加恩赏给三品顶带，仍赏缎二匹。额穆尔比既与布鲁特阿奇木同族，即一处安插亦可。伊弟穆鲁特著于回部伯克入觐之便来京。现在穆鲁特若求向霍罕索取伊弟，即告以“前次之事皆尔等素不和

睦所致，且在归附以前，不便代索”。俱著传谕舒赫德知之。

（卷633 17—18页）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戊寅（1761.5.13）

谕军机大臣等：阿桂奏称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城有旧在伊犁耕种回人二三千名，今闻开设屯田，愿来效力者甚多，若添驻回人，即可裁减绿旗兵丁；但该伯克等或以钱粮缺额为词；惟停止协助之费，并照派出回人户口减其额粮，则众皆乐从等语。所奏甚是。伊犁再增回人千余，生齿更觉繁盛，亦于伊犁生计有益，且裁减绿旗兵丁既省内地之力，而回人田作亦较胜绿旗兵。可将阿桂奏折录寄舒赫德等阅看定议具奏。

（卷634 13—14页）

永宁等奏称：遵旨将安插移往塔勒纳沁屯田兵丁添盖房间、雇觅回人工作传谕玉素布，据称情愿派伊所属供役，不敢领受工价等语。玉素布年来甚属奋勉，此次急公趋事尤见悃诚，深可嘉尚，著加恩赏大缎四端、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至修造兵房，回人即不领工价，亦当加给口粮。著永宁等从优酌办。

（卷634 14页）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辛巳（1761.5.16）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吐鲁番回人向无租赋，自安西移驻以来，借官谷一千石为籽种，每年交谷四千石；因与官兵分种，故谷石未能足额；今官兵既经迁移，请将吐鲁番、辟展等处屯田酌足留兵之用，其余赏给回人，令将谷石照数交纳等语。昨据德尔格奏将此项地亩赏给回人，未将从前曾借官谷之处声明，朕以辟展等处屯田系官为开垦，不便无故赏给，著舒赫德查办。今既查有应交谷石，著加恩将辟展、托克三、喀喇和卓等

处迁移兵丁闲旷地亩，除酌留足用外，余俱赏给吐鲁番回人耕种。其数年来所缺官谷理应照数补还，但恐有妨伊等生计，亦著加恩豁免。仍宣谕回人，嗣后官谷四千石务宜如数交纳，不可似前亏缺。俱著传谕知之。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希布察克布鲁特额穆尔比从霍罕来投，恐霍罕额尔德尼伯克有使人前来，如但索伊所给额穆尔比回人，即查出给还；若额穆尔比在霍罕有为匪情事，又经来文叙及，似未便安插办理等语。前据海明奏额穆尔比遣使归诚，朕即降旨嘉奖，赏给顶翎，令与散秩大臣阿奇木一处游牧。以伊并非霍罕属人，不过因回部扰乱暂时依倚。今西域荡平，俱为臣仆，其在霍罕与来喀什噶尔相同。额尔德尼伯克果遣人索取，即当以此晓示。舒赫德所奏，其意盖不欲如此办理。在准噶尔未亡时尚可藉口，今视霍罕亦如准噶尔乎？此特汉人恐启边衅之习气。由今观之，有何边衅之可启耶？著传谕舒赫德等，仍遵前旨将额穆尔比令与阿奇木一处游牧。所领回人内果有霍罕所属，自当查核发还，但不可听一面之辞即行给付。若额尔德尼伯克遣使索取额穆尔比，则谕以额尔德尼伯克与额穆尔比俱属输诚内附，并无分别。如额尔德尼伯克欲投来内地，亦即加恩安插。俱著遵照办理。

（卷634 18—20页）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癸未（1761.5.18）

又谕曰：杨应琚奏哈密、巴里坤二处尚存粮七万余石，可敷二千官兵暨过往员役六七年供支，此外，附近哈密屯田岁收粮数千石又可接济；至安西官兵向来止拨本色数石，现在各该县仓粮充裕有备等语。前谕该督等筹运粮石，原为哈密、巴里坤等处官兵接济之计。今既称充裕，即停运辟展等处余粮亦无不可。而该督复有嗣后各回部往来贸易，宁使多为运贮之语，又

未免因前降谕旨意存迁就。朕办理庶务惟以随事制宜用归实际为要，初不拘执成见。如果内地需粮接济，即当挽运屯田余积；若本不需用而必强符前说，致糜运费，又如何即留之本处，不必官为经理之尤得乎？杨应琚所奏安西折价一折，现令军机大臣议奏。此折所奏亦未甚明晰。著一并传谕该督知之。

（卷634 22页）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戊子（1761.5.23）

军机大臣议覆：舒赫德等奏称由回子地方马兵内拣派三百四十名，步兵内拣派一千名遣往伊犁外，其余马兵一千三百七十名、步兵二千七百六十七名，共计兵四千一百三十余名分驻各城，视各城之大小酌量办理；其伊犁添设兵，亦量彼处收获数目陆续移驻等语。现在回城驻兵即照舒赫德所奏，叶尔羌留驻马兵五百名、绿营兵六百名，喀什噶尔马兵四百名、绿营兵六百名，英吉沙尔马兵一百名、绿营兵二百名，阿克苏马兵三百名、绿营兵六百名，和阗绿营兵二百名，乌什绿营兵一百五十名，库车绿营兵二百六十七名，赛哩木、拜城绿营兵一百五十余名，各守仓库、城郭，以备出卡差委。将拣派马兵三百四十名俟收麦后遣往伊犁。得旨：依议速行。

（卷635 8页）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辛卯（1761.5.26）

军机大臣议覆：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请给辟展、哈喇沙尔、库车、乌什、和阗、英吉沙尔六处印记等语。臣等前奉旨用清汉篆文及回字铸给新疆驻扎大臣关防，其伊犁、乌鲁木齐、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业经铸给外，辟展等六城虽较伊犁等处城小事简，而办公则一，应如所奏，亦用清汉篆文及回字铸给印记六颗。从之。

（卷635 15页）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壬辰（1761.5.27）

又谕：据阿桂奏护送伊犁屯田回人之阿克苏回人颇拉特等，事竣后行至济尔哈朗河脱逃，已行文严缉；但准噶尔旧例伊犁逃出回人严拿治罪，回人逃来伊犁即行安插；若颇拉特系仍至伊犁，可否照旧办理等语。伊犁既向有此例，著照前办理。但此内有从回地犯罪逃来伊犁者，仍当究明严惩，不可姑息容留。并传谕舒赫德等知之。

（卷635 16—17页）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丙申（1761.5.31）

谕曰：按察使阿永阿著遣往哈密更换永宁。阿永阿到时，永宁著暂留彼处，俟今年入觐回子过后再行回京。

（卷635 20页）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壬寅（1761.6.6）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阿桂咨送奏稿请派旧居伊犁回人一千户，可减绿旗兵丁一千名；查从前所派回人虽已陆续起程，尚未完毕，若再行增加，恐不无勉强从事者，转启新附人等猜疑；请饬各城阿奇木等随其所愿，不必定以年限等语。所奏甚是。昨据阿桂请添派回人，朕意伊等既愿来伊犁屯田，自可省内地兵力，命舒赫德酌定。今按奏内情形，知回人等甫经安集，不尽情愿迁移，阿桂亦未能深悉。著将奏派回人停其前往，仍令该伯克等查有愿往屯田者随时遣发。其原派伊犁绿旗兵一千名仍照旧办理。

（卷636 7—8页）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戊申（1761.6.12）

谕军机大臣等：阿桂奏称哈喇沙尔派出屯田回人系总管阿布都赍带领前来，今准纳世通移文现被属人首告，随派员押回该处，并将阿布都赍所具诉呈译奏等语。阿布都赍系玉古尔总管

阿奇木，其有无勒索情弊，自当秉公究审。倘系所属诬告，亦应严行治罪，以遏习风。若所告属实，则阿布都赍系库车回人，不便留于本处，酌量发往叶尔羌、阿克苏等处安置。并将所诉呈词录寄，以便质讯。

（卷636 12页）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癸丑（1761.6.17）

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奏：查大兵凯旋后，所留叶尔羌之满洲、索伦、绿旗兵除看守城垣、仓库及办事处差遣外，余俱于城外驻扎。后因帐房日久损坏，分居城内逃走回人旧屋，遇有差务一时不能齐集。今年派兵移驻伊犁，其数愈减。现在办事公署大门内地面宽阔，请即于该处添建房屋。报闻。

（卷636 19—20页）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甲寅（1761.6.18）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称从前阿里衮收服罗布诺尔回人千余户及安插辟展附近之沙呼里回人百余户，又莽噶里克所属回人，均请交与德尔格选派干员，带领吐鲁番回人二名前往查办等语。德尔格甫经任事，恐未能谙悉情形，著舒赫德仍于归途之便前往办理。即此时德尔格已经起程，办有端绪，舒赫仍须再加查核，妥议具奏。

又谕：前据杨廷璋、吴士功审拟马龙图一案错谬已极，业经降旨令该督抚等逐一明白回奏，并由六百里驰递。乃距今一月有余未据奏到，何以迟缓至此？著再传谕该督等，令其速行具折奏闻。

（卷637 2页）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丁卯（1761.7.1）

参赞大臣舒赫德奏：臣等风闻布拉呢敦逃入巴达克山时，曾将幼子三人携往。今据素勒坦和卓赎回之叶尔羌回人台里

布和卓密告臣额敏和卓云，布拉呢敦三子一名和卓阿什木，一名阿布都哈里克，一名和卓巴哈敦，现在巴达克山居住。所有照管养育之人俱甚穷苦，且虑伤害。臣等详议，若向素勒坦沙索取，恐伊藉端居奇。正在筹议间，适奉到养育萨木萨克之恩旨，臣额敏和卓即密传台里布和卓，询得实情随饬亲信属人什丕同叶尔羌伯德尔格回人数名前往，因贸易之便通知养育布拉呢敦三子之回人等，宣示圣恩，令其带领来投。再，经过霍罕部落之要隘，亦行文该处阿哈拉克齐、密尔莽苏尔，令其照管前来。一切俱以臣额敏和卓之意为词。其台里布和卓等俱酌加奖许，令其相机办理。报闻。

（卷637 20页）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乙酉（1761.7.19）

军机大臣等奏：安泰等奏称成衮扎布等以伊犁回部平定，中外一家，请将奈曼明安至庙济、察罕布尔噶苏所设卡展至乌鲁木齐驻扎，派喀尔喀公朗衮扎布、乌梁海内大臣察达克等查勘。今据呈称，自巴颜珠尔克卡至乌拉克沁伯勒齐尔及乌鲁木齐可设卡者十五处，俱以相隔百里为率。臣等会议，自乌鲁木齐至乌尔图布拉克、赛音塔喇、纳哩特、吉木萨四卡，由乌鲁木齐派出官兵、马匹、牲只接续驻扎。其苏伯昂阿至乌拉克沁伯勒齐尔十一卡，交成衮扎布复查，如水草俱佳，即将奈曼明安等十六卡迁移驻扎。

（卷639 4页）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壬辰（1761.7.26）

又谕曰：永贵奏称审讯阿布都赍刑逼多伦回人什物，信用亲戚玛穆尔，纵令侵渔，请旨革职治罪；又玛穆尔曾随布拉呢敦逃走，请即行正法等语。阿布都赍系久居吐鲁番之人，加恩令其管理多伦回众，理宜正己率下，乃贪酷败检若此，不可留

于回地，著传谕纳世通等派员押解来京。助恶之玛穆尔著即行正法，其妻子著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等。

（卷639 16页）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甲午（1761.7.28）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冲噶巴什之布鲁特乌默尔比抢掠安集延贸易人等，业经治罪，其家属八名口请分赏各城阿奇木伯克等语。乌默尔比系恩赏游牧、附卡安插之人，仍不改旧习，肆行抢掠，应如所奏，将家口分赏各城伯克为奴。阿瓦勒比闻知乌默尔比不法即行呈报，甚属恭顺，哈尔噶齐从前亦著有劳绩，著加恩免其分赏回部伯克，即赏给阿瓦勒比等。此系格外施恩，若该部落人等再有似此不法者，断不姑贷。著舒赫德等遍行传谕众布鲁特知之。

（卷639 19页）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己酉（1761.8.12）

军机大臣等议覆：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称库车以西至喀什噶尔各城驻扎官兵应给口粮羊只现在购办充裕，惟本年已逾半载，毋庸多给，满洲、蒙古兵各支给两月，绿旗兵各支给一月，尽敷养赡；请嗣后定为每年满洲、蒙古兵支给三月，绿旗兵支给一月等语。查各回城购羊，多寡难以预定。如限于成数，遇采买不敷之时，碍难办理。除本年羊只充裕应如所请外，嗣后每年惟视购买之多寡酌量办理。多则满洲、蒙古兵支给四月，绿旗兵酌给一两月。否则，满洲、蒙古兵酌给三两月，绿旗兵只给米面。从之。

（卷640 12页）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庚戌（1761.8.13）

军机大臣等奏：平定准噶尔、回部后，陕甘等处裁撤之绿旗兵、台站及满汉营马每年于三四月牧放，合计可节省银六十

二万两有奇。所有伊犁、叶尔羌等处大臣等养廉、官兵盐菜银，请即于节省项下动拨。报闻。

（卷640 13页）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辛亥（1761.8.14）

军机大臣等议覆：参赞大臣舒赫德会同陕甘总督杨应琚奏称威鲁堡回人拟于八月内迁居吐鲁番，查附近辟展之里野木齐木等处现有熟地八千余亩，可以安插耕种，应令千户珈如拉率回众往里野木齐，百户厄闵和卓率回众往辟展，并请授为五品伯克，其回众公举之玛玛古尔班、呼岱巴尔氏授为六品副伯克，各居分地管辖回众等语。应如所奏。从之。

（卷640 16页）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己未（1761.8.22）

军机大臣议覆：参赞大臣舒赫德奏称阿克苏等处鼓铸之钱宜派给回人行使，钱法始可流通；请将铸得之七千余腾格以四分存公，六分派给回人，来春收回人租税以钱折价，于十分内抽回二分，续铸亦照此办理。应如所奏。从之。

（卷641 9—10页）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庚午（1761.9.2）

又议覆：左都御史永贵奏称回人入觐，请预将伊等人数行知地方官，酌派官兵护送；其所乘马远来必致疲乏，请于抵哈密时换给驿马，原乘之疲马令该处大臣派兵弁及哈密回人头目牧养，俟归时给还等语。均应如所请。从之。

（卷642 10页）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丙子（1761.9.8）

参赞大臣阿桂等奏：回人及官兵所种二麦，收成得二万余石，实属丰收。得旨：欣慰览之。

（卷642 23页）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戊寅（1761.9.10）

军机大臣等议覆：左都御史永贵奏称回部荡平，所设阿奇木等伯克请照各边省土司之例给与印记等语。查回部叶尔羌等城办事大臣俱已铸给印信，其阿奇木等伯克自应一律铸给图记。但图记式样宜加酌定，以别等威。查回部设立阿奇木共三十一城，计其大小酌为三等：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为四大城，乌什、英吉沙尔、库车、辟展为四中城，沙雅尔、赛哩木、拜、库尔勒、玉古尔、牌租阿巴特、塔什巴里克、哈喇哈什、克勒底雅、玉龙哈什、齐尔拉、塔克、阿斯腾阿喇图什、阿喇古、玉斯腾阿喇图什、英额奇盘、巴尔楚克、沙尔呼勒、鲁克察克、托克三、喀喇和卓、洋赫、克勒品为二十三小城，俱给与阿奇木伯克图记。其大城图记分寸视内地佐领，中小等城以次递减。从之。

（卷642 31页）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庚辰（1761.9.12）

陕甘总督杨应琚奏：肃州威鲁堡回民迁移辟展，有余存麦谷六百余石，带往彼处路远费繁，请就近交贮肃州仓，俟伊等到辟展时，即于该处余粮内按数给还。再，该回民迁移到彼，诸事创始，请借给明春口粮籽种二千石，分年交还。得旨：好。

（卷642 35页）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壬午（1761.9.14）

谕军机大臣等：杨应琚奏迁居吐鲁番回人现已自肃州起程出关，沿途料理护送等语。前据该督奏将来回人起程后，所遗熟地肃州民人俱愿认垦升科，经军机大臣议覆，令于回人起程后丈明确数，按则升科，该督此时自应遵照前奏确勘妥办。其从前瓜州回人所遗熟地现在作何办理之处，著一并查明具奏。

寻奏：肃州回民迁移后，所遗熟地丈明共一万二十一亩，经肃州民人认种升科。其从前瓜州回民所遗熟地二万四百六十亩改为民地，给种升科。得旨：览奏俱悉。

（卷643 1页）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壬辰（1761.9.24）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等奏察噶尔伯克之兄子孟克、萨尔巴噶什伯克之兄子雅木古尔齐俱愿随布鲁特明伊勒哈入觐，并恭进马匹，请旨遵办等语。孟克等输忱入觐，著准其来京。所进马匹如果堪充上驷，即遇便送京；若本属平常，何必远烦人力？即留于阿克苏备用。

（卷643 17页）

舒赫德等奏：叶尔羌、喀什噶尔地大近边，阿克苏回城总汇，切近伊犁，俱事务繁多，拟设随印办事司官各一员、笔帖式各一员，由陕甘同知、通判内派出管粮官各一员。库车、哈喇沙尔地当要路，钱粮亦多，拟设笔帖式各二员，由陕甘县丞、主簿内派出管粮官各一员。乌什及喀什噶尔所属之英吉沙尔，叶尔羌所属之和阗皆地僻事简，乌什酌设笔帖式一员，余城令该驻扎大臣等酌量派委具奏。至卡座、牧群及差务均需侍卫，拟派叶尔羌、喀什噶尔各十五员，阿克苏十员。以上各员俱照例三年更换，并准保举议叙。其侍卫等照例拣选引见。司官、笔帖式等交军机大臣拣选引见派往。得旨：如所奏行。

（卷643 18页）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乙未（1761.9.27）

阿克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氏等捐助迁往伊犁回人牲只、什物，命酌量奖赏如例。

（卷643 22页）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己亥（1761.10.1）

谕军机大臣等：书山等奏称沙雅尔回人锡哩布阿三曾任阿奇木伯克，为霍集占所逐，随鄂对在和阗守城拒贼，今又协助参将继善、守备郑国卿等办送前往伊犁回人，亦属妥协等语。锡哩布阿三著加恩赏给四品顶带，协同阿奇木玛哈默特办事。

（卷644 6页）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癸卯（1761.10.5）

陕甘总督杨应琚奏：哈密附近之蔡把什湖有地一万三千余亩，除一万亩给回民种获外，其三千亩曩拨哈密防兵耕种。今哈密防兵陆续撤回，该协移驻兵少，难再分屯，应于安西提标步兵内酌拨一百名归入哈密协，令往蔡把什湖屯种。仍于哈密协兵内每年轮流更换。如再不敷，即于哈密遣犯内酌拨年力精壮者令随耕作。得旨：如所议行。

（卷644 12—13页）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壬戌（1761.10.24）

军机大臣等奏：回部归诚伯克等轮班来京已成年例，若每次官给牲只，转觉劳费，请嗣后每年入觐之回人，若系赏物、行装牲只不敷，派员代办。至自带什物，则皆以原来马驼驮载，毋庸官为办理。从之。

（卷645 18页）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癸酉（1761.11.4）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等奏照管屯田回人伊斯拉木，因回人台因和卓之妻辱詈起畔，刺杀台因和卓并伤及其妻与弟，不应引照回经出财抵罪，应依斗杀律拟绞等语。伊斯拉木以兵刃斗殴致有杀伤，按律拟绞，情罪允当。但据奏称伊从前随副将军富德在阿喇巴捉生，始知将军兆惠等坚守信息，曾赏给翎顶，而回经又有"死者之家如愿受普尔一千腾格，免其抵偿"等语，著询问死者亲属情愿与否，如不愿受财，仍将伊斯拉木论抵。此

案特因伊斯拉木稍有劳绩，是以格外加恩，否则按律定拟，断不姑宽。仍晓示回众知之。

（卷646 12—13页）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丁丑（1761.11.8）

军机大臣等奏：玉古尔阿奇木伯克阿布都赍因需索多伦回人革职，今据纳世通等解送来京。查从前海明等解送掠夺商人之冲噶巴什乌默尔比来京时，赏给马甲钱粮，归入回人佐领安插。请旨办理。得旨：阿布都赍著照乌默尔比办理。

（卷646 17页）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丁未（1761.12.8）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奏称回部伯克等往往朘削所属，其奸徒又喜造言生事，摇惑众心；请遍行晓谕，嗣后大小回人倘事有欺饰，除按情定罪外，量其事体之轻重、生计之贫富酌量罚取牲只、什物归公；遇有廉谨之伯克头目、良善之回人，加以奖赏等语。化导回人迁善改过，有犯必惩，自属应行之事。若事有欺饰即定为罚项，既非赎锾之义，不过徒滋繁琐耳。且所罚牲只、什物，或办理不善致有侵蚀，反贻回人口实，尤为非体。总之，办理回众事务宜其性情风俗而利导之，非可尽以内地之法治也。即内地人等岂竟全无欺饰耶？回人等果系奸恶，自当明正典刑，不止罚赎。若欺饰之事，安能保其必无？惟应惩创者惩创之，应约束者约束之。如谓区区牲只、什物遂可以赏善罚恶，于政体人情均不可行。著传谕永贵知之。

（卷648 17—18页）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丙辰（1761.12.17）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等奏回部各城阿奇木等伯克俱由办事大臣给与印信执照，开载职掌，造册报明军机处等语。军机处承办颇多，理藩院专理蒙古事务，尚可兼办回部。著将理藩院五

司内派出一司专办回部事务，其酌拟司名及应设官员数目承办事宜，该部详悉定议具奏。

又谕曰：海明等奏阿克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氏同众伯克回人带领百岁男妇等恭进皇太后圣寿节贡物。此等年老回人地处荒徼，输诚进献，甚属可嘉。著寄知海明等，令加倍赏赍，并谕伊等知之。

（卷649 27页）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壬戌（1761.12.23）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额敏和卓、玉素布皆回部旧人，若令伊等更替驻扎办事，于新疆有益。去年玉素布来京，曾谕令在哈密休息年余。今额敏和卓当还吐鲁番休息，以玉素布往代。玉素布著即整装，候此次入觐回人等还至哈密时，即同护送之乾清门侍卫等带领前往。玉素布至叶尔羌，额敏和卓即回游牧，候来年入觐回人等经过吐鲁番时，再同侍卫等来京。玉素布亦授为参赞大臣，应得公项照例支给。伊子伊勒巴喇伊木看守游牧，著加恩赏戴孔雀翎。

（卷649 31页）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甲戌（1762.1.4）

谕军机大臣等：海明等奏称自叶尔羌至辟展共计五十余台，每台回人十名，按月各给盐菜银九钱；今各城余粮甚多，除叶尔羌、喀什噶尔各台俱经折给钱文外，其阿克苏所属各台回人口粮，请于来年正月起按照时价动支余粮折给等语。前因各城粮石不敷，暂以银两折给。今积贮有余，若使回人得支本色，既于伊等生计有益，又可省内地运送之繁。除阿克苏各台照所奏办理外，其叶尔羌等处亦应酌看情形一体支给。著通谕各城驻扎大臣等知之。军机大臣等奏：据副都统旌额理奏请将派往伊犁索伦兵内调拨一百名驻防乌鲁木齐等语。查乌鲁木齐

等处较伊犁、回部更成内地，既经议派满洲、察哈尔兵驻防，无庸再调。得旨：著照旌额理等所请，调伊犁索伦兵一百名驻扎乌鲁木齐。

（卷650 15—16页）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戊寅（1762.1.8）

又谕：伊犁屯田回人八百户收获大小麦约二十分以上，糜粟、青稞约四十分以上，合算每人收谷四十石。应令其各交米二十石，定为成额，则回人益知勤动。嗣后人给籽种一石五斗，以交粮十六石为率。所种四项谷石有丰歉不齐，亦可通融抵补等语。回人等著与兵丁一体酌量赏给。管理屯田回人之前锋参领等，俱著交部议叙。其定额交粮之处，俱如阿桂等所请行。

（卷650 20页）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1762.1.16）

又谕曰：阿桂等奏称乌里雅苏台送到孳生羊二万只，若令兵丁等牧养，或因更换有期不甚爱惜；请分给居住伊犁之厄鲁特回人等，令其加意照管；计羊十只每年取孳生三只，有余者量加赏赐，不足则令其赔补；其续送牛羊俱一体派拨等语。办理甚属妥协，著照所请行。

（卷651 10页）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戊子（1762.1.18）

谕曰：永贵在外年久，应遣员更换。纳世通现照料入觐回人，著俟明年即带领伊等前往喀什噶尔更换永贵回京。

（卷651 11页）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壬寅（1762.2.1）

御紫光阁，赐蒙古王、公、台吉、回部郡王霍集斯、叶尔羌诸回城伯克阿布都哩野木等宴。

（卷652 7页）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乙巳（1762.2.4）

又议覆：喀什噶尔办事尚书永贵等奏称乌鲁木齐一路及回部各城屯田兵，除乌鲁木齐五千名、哈喇沙尔七百余名毋庸议裁外，其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阗、乌什等处或当要路，或近外番，所驻兵亦应仍旧；惟辟展兵五百四十名酌留三百名，赛哩木拜兵一百五十名酌留五十名。应如所奏，将所减兵数汰其老弱废疾，拨回原营。其空出地亩令回人承佃。再，辟展办事郎中德尔格奏吐鲁番应交官粮四千石已完，应照原议，每百石赏布五匹、茶五包等语。查现在叶尔羌等处交纳官粮并无赏赉，事非画一，若竟行裁减，或无知回人妄生他议。今辟展余粮甚裕，兵丁又已议裁，与其解送茶布备赏，不若稍减粮额。应请照赏给价值减粮五百石，仍传谕回人毋得亏缺正额。得旨：吐鲁番应交官粮，著加恩减免一千石。

（卷652 10—11页）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丙午（1762.2.5）

赐扈从并送驾王公大臣、直隶地方官员及回部郡王霍集斯、叶尔羌诸回城伯克阿布都哩野木等宴。

（卷652 12页）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庚戌（1762.2.9）

谕军机大臣等：海明等据阿克苏阿齐木色提巴勒氏等呈称，现在采铜回人一百户、伯克二员不敷差遣，请添设伯克一员、回人二百户，每年交铜二千八百三十余斤等语。著照所奏办理。至采铜回人，所有应交官粮准其豁免，俟鼓铸既足停止采铜时再行按户征收，不必分派回人等代为完纳。

（卷653 1页）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辛亥（1762.2.10）

军机大臣等议准：伊犁参赞大臣阿桂奏称，前定回部伯克品级时，曾将都管等六伯克俱定为七品。上年因遣驻伊犁屯田，各加一级，准戴六品顶蓝翎以示奖劝。但六品哈子、密喇布伯克缺俱由七品都管伯克等拣选，未免等威无别。应请除此次赏给六品顶带伯克等令照常行走外，嗣后缺出另补仍用本身品级顶带。再，各城阿齐木伯克俱经议给图记，今阿奇木伯克茂萨承办伊犁屯田事务，应兼铸满洲、托忒、回子三体字样图记颁给。一切事件，令伊什罕、噶匝纳齐等伯克列名呈递咨行。从之。

又议覆：辟展办事郎中德尔格奏称，吐鲁番公素赉瑞属下回人所役厄鲁特男子二名携带鸟枪逃走，现行文查拿，并闻回人役使厄鲁特男妇颇多，时有逃者，恐流为玛哈沁。前次将肃州厄鲁特发伊犁时，曾因伊等告有眷属在回人处，给与官银取回完聚。请照此例交各回城驻扎大臣传谕回人，家有厄鲁特愿交官者，给价取回。应如所请。仍酌定大口给价七两，小口给价三两。其价即于该回人应纳赋税内扣抵。如无交官之项，即给现银赎取，发往伊犁安插。从之。

（卷653 1—3页）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壬戌（1762.2.21）

赐扈从王公大臣、山东地方官员及回部郡王霍集斯等食。

（卷653 16页）

乾隆二十七年二月癸酉（1762.3.4）

又谕曰：达桑阿奏玉古尔、库尔勒之伯克等因阿克苏采铜伯克等加倍交纳铜斤，情愿增派采铜回人四十名等语。阿克苏地广，需用钱文处多，因允该伯克等所请添派采铜人户。玉古尔较阿克苏甚小，若多采铜斤，恐滋纷扰，可不必添派。

（卷654 11页）

乾隆二十七年二月甲戌（1762.3.5）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等奏英吉沙尔阿齐木伯克素勒坦和卓呈称，本年秋收颇裕，与众伯克等议，除原定粮石五百四十帕特玛外多收五十一帕特玛，仍系十分取一；嗣后查核多出之数即行呈报等语。素勒坦和卓勤于劝课，既足粮额，复有盈余，甚属可嘉。永贵等已给与蟒缎一端，著再加恩赏缎二端。但丰年既多收粮石，若遇歉收之年亦应酌减，方为平允。嗣后著据实呈报，因时增减，副朕体恤回人之意。

谕军机大臣等：新柱等奏称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三城回人等每月以普尔换易新钱，已令减半交纳，请俟新钱流通时再为酌减等语。换易普尔不过使回人通用新钱，自应酌量情形，何必限以成数？况以两普尔易一新钱，行之已二三年，谅所收普尔亦足供鼓铸。若仍照前例，恐有妨回人生计。著加恩以一普尔易一新钱，则回人无所亏损，而旧普尔亦必尽收。著传谕新柱等，嗣后遵照办理。

（卷654 12—13页）

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丁丑（1762.3.8）

赐扈从王公大臣、江南、浙江地方官员及回部郡王霍集斯、哈萨克使臣策伯克等宴。

（卷654 17页）

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己卯（1762.3.10）

赐扈从王公大臣、江南、浙江地方官员及回部郡王霍集斯、哈萨克使臣策伯克等食。

赐扈从王公大臣、江南、浙江地方官员及回部郡王霍集斯、哈萨克使臣策伯克等食。

封回部扎萨克头等台吉图尔都为辅国公。

（卷654 19页）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甲午（1762.3.25）

辟展办事郎中德尔格奏：准军机大臣议覆辟展屯田兵裁二百四十名，所遗地亩，原派吐鲁番额敏和卓所属六十户住辟展，九十三户住里野木齐木，威鲁堡珈如拉所属六十户住里野木齐木，二十七户住洋赫，每户给田五十亩。今酌将额敏和卓人户全归辟展，珈如拉人户全归里野木齐木，以便约束。仍有余田三千亩，令素赉满派给莽噶里克、沙呼里回人垦种。至裁兵所遗牲只未免闲旷，现威鲁堡回人尚乏屯田牲只，请量估价值分给使用。各项农具亦俱作价分给，于二年内纳粮抵销。报闻。

喀什噶尔办事尚书永贵等奏：查回人地亩俱藉山水灌溉，凡沟渠深浅、圩堤厚薄旧有定式。因回人不知守护修葺，以致淤陷，夏泞冬冰，行旅亦滞。现派伯克等率所属遍阅详勘，其应浚渠、筑堤及路径桥梁务期坚固，仍行文各驻扎大臣一体酌办。报闻。

（卷656 第3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永贵等奏称自平定回部以来，内地商民经由驿路并回人村落彼此相安无犯；坐台回人又挑引河渠，开垦田地，往来行人并无阻滞；若将此晓谕商民不时往返贸易，即可如哈密、吐鲁番，与官兵亦有裨益等语。回部既已平定，内地商贩自应流通。但贸易一事应听商民自便，未便官办勒派。今永贵既称民人经由回人村落彼此相安无犯，且坐台回人挑引河渠，开垦田地，沿途牲畜水草无缺，并无阻滞等语，著寄信杨应琚将此传谕商民，若有愿往者即办给照票，听其贸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贩自可流通矣。

并著寄信永贵等知之。

（卷656 1—2页）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辛亥（1762.4.11）

又谕：新柱等奏称额里齐城回人尼雅索丕盗马逃来阿克苏，被伯克额肯阿克萨哈拉盘获，送交伯克帕察沙布看守，又复脱逃；今为和阗巡街回人拿获，请照回例治罪等语。尼雅索丕既经拿获交伯克帕察沙布看守，复行疏脱，海明自应一面拿缉，一面将疏防之伯克参奏。若谓该伯克讳匿不报，现在新柱奏内又有"疏防伯克经阿克苏大臣斥革"之语，则伯克等之去留，尤伊所当奏闻者。著传谕海明等，将从前办理此案不行具奏缘由明白回奏。额肯阿克萨哈拉盘获贼犯，审出情节，殊属可嘉，著加恩赏缎二端以示鼓励。

（卷657 4页）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癸亥（1762.4.23）

又谕：昨新柱等审讯盗马回人脱逃一案，有疏防伯克帕察沙布业经阿克苏大臣斥革，朕以伯克等之黜陟理宜具奏，降旨询问。但回部伯克甚多，大小不等，若一概具奏，亦觉繁琐。嗣后伯克等有升迁降革等事，五品以上，著各该大臣专折具奏，六品以下，著年终汇奏。

（卷657 22页）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乙丑（1762.4.25）

谕军机大臣等：据杨应琚奏请将辟展上年种获菜子、胡麻分借回民种植，收获后扣还籽种，其余准其量为交官，以抵应输额赋等语。上年屯兵所种菜子、胡麻虽已试有成效，但回地向来种植未尝有此，恐非回民所素习。若必强令分种，转非随俗从宜之道。著传谕德尔格酌量回民之能种与否，如果伊等乐于承种固善，否则不必拘泥。该督来咨，责令勉强从事。再，

乌鲁木齐地方广阔，现在开垦三屯，或即于该处插种菜子、胡麻以济用亦无不可。传谕德尔格，并令杨应琚知之。

（卷658 1—2页）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己巳（1762.4.29）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等奏称准军机大臣议覆德尔格奏，将回人收养之厄鲁特官为买出，送伊犁安插，因详加察访，有实受回人苦役者，即给价赎取；有为家主信用、妻孥牵累不愿赎身者，各随其便等语。从前办理此事，原因厄鲁特等受回人折挫，与其畏惧脱逃流为玛哈沁，不如赎出，与现在伊犁之厄鲁特等一同安插，以靖地方，此亦视伊等情愿与否耳。若伊等果能相安无事，不致逋窜为匪，又何必勉强赎出？著传谕永贵，即如所奏办理。并传谕各驻扎回部大臣等知之。

（卷658 7页）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庚午（1762.4.30）

谕军机大臣等：新柱、额敏和卓奏称叶尔羌、和阗所积谷石甚多，如酌量有余之数以二分折交钱文采买牲只，八分折交绸布运至伊犁，换易哈萨克马匹，既于公事有益，而该城伯克等亦俱乐从等语。折交谷石既属公私两便，自应如此办理。但回城伯克每多巧取，若指称公事，科敛其下尚属有限，此等折交钱布所及者广，最宜留心查办。即如鄂对、阿什默特二人，鄂对尚可信无巧取之事，然此特因额敏和卓在彼有所顾畏耳。今以玉素布往代，虽同属旧时臣仆，而资望少减，恐鄂对不无玩忽。额敏和卓于鄂对宜从容开导云“尔当勿改初心。我暂归一二年再来驻扎，仍可相见如故。”庶伊知所谨凛。将来与玉素布交代时，亦宜告知，俾得留心办理。凡遇回部伯克等俱当详悉训戒，务期正己率属，以挽颓风。

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奏：叶尔羌所铸新钱共十万三千腾

格有奇，除易普尔钱外，尚存四万余腾格。普尔渐次短少，虽将新钱和数相易，亦未即流通。适值阿桂咨商以布准粮，解送伊犁与哈萨克交易，查叶尔羌布价甚贱，计四万余腾格即可买四五万匹。每匹折银一两，利已加倍，不独省内地运解，钱亦流通，众伯克无不欣感。报闻。

（卷658 9—10页）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辛未（1762.5.1）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等奏称回部鼓铸钱文，仍须采矿方足应用，现派员役率领回人三十名在硕尔布拉克等处试采，得铜颇旺；复添派回人裹带口粮前往采办等语。昨据达桑阿请多采铜斤，曾谕以恐累回人，不必添派。今永贵之意与达桑阿相同。回部新铸钱文尚多，采铜原非急需，著暂缓办理。

（卷658 13页）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甲戌（1762.5.4）

参赞大臣阿桂等奏：叶尔羌等城回人续请移居伊犁者二百十四户，现交阿奇木伯克茂萨等安插。年力精壮者，给籽粮、牛具令往屯田；老弱有疾者，暂交该伯克养赡；年幼者，俟其长成，补屯田之缺。再，此项回人若俱令在河北固勒扎等处屯田，亦尚可容。但不如两岸俱有庄屯，于观瞻既协，而接济穆素尔岭台站更为顺便。因于霍济格尔巴克、海努克两处各编设一屯。报闻。

（卷658 17—18页）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乙亥（1762.5.5）

军机大臣等议覆：喀什噶尔办事尚书永贵奏称回疆事务纷烦，请于各城满洲兵内择其办事妥协、字画端楷者，赏给六品顶带以示鼓励等语。应如所请。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各

额设六缺，乌什、英吉沙尔、和阗各额设二缺。从之。

（卷658 19页）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戊寅（1762.5.8）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海明、和其衷等奏称阿克苏所添采铜回人，因豁免伊等应交粮石呈乞代奏谢恩；又称各城回人等添采铜斤，以四年为限等语。采办铜斤原以裕官兵、回人之用，自当从容办理。惟就现在所得之铜源源鼓铸，即稍有迟滞，亦无甚关系，何必添派回人，勒定年限？昨谕达桑阿等不必添采铜斤，永贵似尚未奉到，故如此陈奏。至永贵等所奏回众佥称情愿连年添采铜斤之处，大臣等面询回人，伊等焉敢以不愿为词？即谓回人爱重新钱亦事之所有，但既非铸钱赏给伊等，且仍收其普尔，又令其采铜为鼓铸之资，谓皆出于本愿，恐未必尽然。凡事当权其轻重缓急，不可张皇欲速。著传谕永贵等知之。

（卷658 22页）

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癸亥（1762.6.22）

喀什噶尔办事尚书永贵等奏：从前喀什噶尔查出布拉呢敦等果园，因伯克等初次呈报不无遗漏，臣等晓示令其首出免罪，续据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等续报出果园二十九处。该伯克等始虽瞻徇，一奉晓示即尽行呈首，情尚可原，因酌量赏还数处以为伯克等来城住宿之地，其余入官。果园内向产苜蓿草，每年可得二万余束，定额征收可供饲牧，俱造具印册遵照。从之。

（卷662 1页）

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戊辰（1762.6.27）

谕：从前准噶尔部落素不安分，凭陵众蒙古。自噶尔丹时即肆跳梁，侵扰喀尔喀西藏，是以我皇祖、皇考不惜帑金，先后兴兵征讨。数十年来，上烦圣虑。伊等野性难驯，喜相争夺，以致自生内乱，互相残灭。爰有车凌等各率所属归

诚。朕以机会可乘，特选将出师扫除凶逆，大兵所至势如破竹，不一二年平定其乱，肃清疆宇。拟欲抚绥其众，俾各安生计，讵伊等无福承受，数应灭亡，复生叛乱，是以更遣偏师歼除丑类，平定伊犁。至回人素为准夷役使，两和卓木俱经拘禁额林哈毕尔噶，我兵剿定伊犁时，念两和卓木均系派噶木巴尔后裔，特命释放，送归原处居住。乃小和卓木霍集占受朕深恩毫不知感，辄敢反噬，伤我王臣。因降旨令凯旋官兵乘势将叶尔羌、喀什噶尔诸回城悉行收服，追剿两和卓木直抵巴达克山部落，该回目即将霍集占斩馘进献。此皆伊等罪恶贯盈，上干天谴，是以军行所过，降□者抚之，凶逆者殄之，数十载未竟之绪，五年以来悉为底定，拓地二万余里，均照内地兵民驻扎屯垦，诚自古罕有之奇功也。在事奋勉诸臣，现经部臣查奏请旨。应得世职者约五百余人。朕以敌忾奏功，劳绩克著，酬庸之典即稍从优渥，亦非赏赍无节者比。虽其间实有奋勇出众及随营效力之不同，但宣力行间均属勤劳王事，正不必过为区别。此内除达勒当阿、哈达哈皆偾事获罪、无庸议给世职外，其余诸人俱著照部臣所奏，一体加恩赏给世职，各于本身兼带。此等皆满洲世仆，得此恩赏世职俸薪，养赡家口更觉充裕，而八旗添设世职五百余员，旗人生计亦大有裨益。並将此通谕知之。

（卷662 5—8页）

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庚辰（1762.7.9）

又谕曰：永庆奏称布噜特车哩克齐游牧人等以贸易前来，据卡上查报所携鸟枪三杆；及事毕起程，又查出鸟枪十七杆及腰刀、棉甲等件，与原数不符，业将军器扣留，给还原价等语。布噜特等与回人接壤，彼此以军器交易必相沿已久，有何关系？如谓伊等心怀叵测，岂买得鸟枪数杆遂能生事？似此办理，转觉琐屑。但向例禁止与否亦未可知。著传谕阿克苏等处

驻扎大臣等会同查核具奏。

（卷663　8页）

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乙巳（1762.8.3）

又谕曰：达桑阿奏称库尔勒、玉古尔伯克等贡献马匹、缎匹等物，谨派员赍送等语。库尔勒、玉古尔等回人迁居甫定，其生计自属不足，且回人等欲有所献，亦当视其品级以昭体制。若小头目等皆准入贡，则各城互相仿效，殊觉非体。且伊等果出于诚悃，或当入觐来京时行之，寻常何必渎献？上年皇太后万寿大庆，回人恭效祝厘，俱已计值赏赐。嗣后会逢盛典，回人等所进方物，该大臣等察收具奏，此外不必允准。现在所进马匹、什物既经收受，著计值颁赏，并通谕各城驻扎大臣晓示该伯克等知之。

（卷664　19—20页）

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庚申（1762.8.18）

陕西巡抚鄂弼奏：西安各属回民素相联络，每恃心齐力众欺凌汉民，强横无礼，盗窃公行，闾阎实受其害。偶有发觉，不过照常完结，甚且庸懦有司遇回民相殴未致伤命，遂不通报，以致养成凶横。查回民聚族而居，各村必有教长，不无读书明理之人。臣现将回民所犯各案并治罪律例刊刻告示，发交各村教长，令在教堂悬挂，并责成教长如遇种种不法，能先期首报，按次优赏，若徇隐不举，先将教长治罪。至此等凶顽惟有从严惩办，若有司匿不通报，从严参处。得旨：甚是。然应为之以徐而持之以久，不可操切欲速。

（卷665　17页）

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壬戌（1762.8.20）

军机大臣等议准：喀什噶尔办事尚书永贵等奏称，哈密回人颇知守法，前派轮班办事之理藩院司官笔帖式，冗员应裁。

从之。

（卷666 3页）

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己卯（1762.9.6）

军机大臣等议覆：喀什噶尔办事尚书永贵奏称伯什克勒木官田招贫苦回民耕种，交纳腾格钱。应如所请。至数年后地亩全行耕种，或交纳粮石，或增加腾格，应令永贵等届期筹定具奏。从之。

（卷667 7页）

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己亥（1762.9.26）

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奏：臣等与众伯克议劝课回人织布，一年可得五万余匹，以库贮余钱购买，钱法既可流通，回人生计更有裨益。随饬办理粮饷之图桑阿等，凡回人以布易钱，即照时价给发，毋许克漏。报闻。

（卷668 10—11页）

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庚子（1762.9.27）

参赞大臣阿桂奏：伊犁城垣公署于二月二十五日起工，七月初八日告竣。回人等在固勒扎建造城垣与乌哈尔里克城相仿，所造房屋亦俱竣工。报闻。

（卷668 11页）

乾隆二十七年八月丙午（1762.10.3）

谕军机大臣等：永庆等奏称逆贼布拉呢敦、霍集占族人阿塔木和卓现居乌什所属之喀萨哈，无知回人等因伊为和卓木近族俱来礼拜，伊又将所收粮食散给贫人以沽名誉；若听其留住，于地方无益，请将阿塔木和卓及其家属十三名口送往哈密安插等语。阿塔木和卓既系逆贼等近族兄弟，且非守分之人，永庆所请办理安插甚是。但哈密亦未便容留滋事，著传谕办事道员三宝等拣派干员将阿塔木和卓及其家口加意管看，解送来

京。

（卷669 1—2页）

乾隆二十七年八月辛亥（1762.10.8）

军机大臣等议覆：陕甘总督杨应琚奏称金塔寺、威鲁堡等处在边墙以外，距肃州百余里，今各该处增辟地二万七千余亩，其已经升科之回民遗地应征粮石，前经奏准令王子庄州同就近征收；其余回民遗地五千三百余亩与金塔寺等处招垦地一万二千余亩，此外尚有向在肃州征收附近王子庄之金塔寺、户口坝等九坝原额正粮八百五十余石，俱请交与王子庄州同督率垦种並收放粮石；又，威鲁堡内外各地悉系种地民人居住，不可无就近治理之员，请将该州同照依各州县分防佐贰之例，将附近各村庄斗殴、赌博、户婚、田土等案俱责成该州同办理，疏防失察参处。俱应如所请。从之。

（卷669 5页）

乾隆二十七年八月甲寅（1762.10.11）

又谕曰：淑宝等奏安集延回人前来贸易，内缎匹一项除原价及运费，每匹增加银二三钱等语。贸易缎匹俱由内地远行运送，自应准照原价及运费酌量增加，视其情愿交易与否再为通融减售。乃止议加银二三钱，此或经手之员售多报少，甚至将自置货物开入官项冀获羡余，行之日久，则贸易一事又为贪吏徼幸之端，不可不防其渐。著传谕淑宝等留心稽查，据实陈奏。

（卷669 9—10页）

乾隆二十七年九月辛酉（1762.10.18）

谕军机大臣等：达桑阿奏称玉古尔、库尔勒回人等今岁届升科之期，派员查勘收成分数，据报玉古尔大小麦俱已成熟，共收获八千一百余石；库尔勒所种因蝗蝻伤损，仅收三百余石等语。回人所种地亩俱资灌溉之利，虽不虚旱涝，而虫鼠

为耗致成偏灾，亦所不免。虽不必尽照内地蠲赈之例办理，而视其被灾分数酌量减免，伊等自感出望外，且实与生计有裨。此次库尔勒回人等升科伊始即被偏灾，其作何蠲免之处，著速议具奏。将来各城回人所种地亩有成灾者，著各该驻扎大臣详悉查勘收成分数定议办理，俾回众咸知轸念新附之意。即其中有捏报灾伤希图免赋者，因此复亩确勘，亦得杜其徼幸之端。著传谕永贵等知之。

（卷670 6—7页）

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己巳（1762.10.26）

参赞大臣阿桂等奏：叶尔羌、喀什噶尔送交布匹，正赋有余，请嗣后哈萨克、布噜特贸易及屯田兵所需俱于此项动支。又，喀什噶尔布质薄色浅，系从回人采买，请停办送。报闻。

（卷670 19页）

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庚午（1762.10.27）

喀什噶尔办事尚书永贵等奏：布噜特等购买回城军器，应令各阿奇木于各卡执照内填写数目。若私行交易及收买过多者，截留。报闻。

（卷670 20页）

乾隆二十七年十月戊辰（1762.12.24）

又谕曰：旌额理等奏称乌鲁木齐挈眷屯田民人陆续前来，其贸易人等亦接踵而至，计开设市肆五百余间，开垦菜圃三百余亩，请酌量定额收租以充公用等语。乌鲁木齐安插兵民渐多，贸易人等皆藉官地以谋生计，理应稍收租价，俾公费有余。即如所奏办理。至伊犁及叶尔羌等城有似此者，自当一体查办。著传谕将军、大臣等将各城商民所居酌定租额，既有裨公用，亦可就便稽查约束。至厄鲁特回人向无此例，不得藉端巧取。

（卷674 17页）

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辛未（1762.12.27）

喀什噶尔办事尚书永贵等奏：前因喀什噶尔旧城地狭，奏请修筑新城，于本年四月兴工，八月告竣。计四门，周二里五分，造仓库、房屋七十八间，所有官兵及钱粮、军装俱行移驻。至臣等公署四百余间，有布拉呢敦等入官房屋移至新城改建。其兵丁营房，据众伯克等愿捐木料三百间，臣等允其所请，俟交收全完，将税款赢余酌量赏给以示体恤。得旨：新城距旧城道里远近及驻扎处所，俱著绘图呈览。

（卷674 20—21页）

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1763.1.9）

又谕曰：永贵奏称外番所市鹰犬等物及回人等贡献者，因为数颇多，特交护军参领松年由驿驰赍等语。近因新疆赍送官物或有鹰犬之类，官兵等藉端骚扰，曾降旨命督抚等查参。又军机大臣议嗣后新疆年贡仍由驿驰递，其随时微物如鹰犬之类，俱于赍送金玉之便附来，俱经准行。著传谕永贵等，此等寻常贡物不必多为购办。或有需用，候行文知会再为附便赍送，不必特派人员以致滋扰。仍通谕各驻扎大臣知之。

（卷675 10页）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丙申（1763.1.21）

谕军机大臣等：新柱等奏称克什密尔之呢雅斯伯克遣其头目古尔班伯克赍进奏章，据译称呢雅斯伯克系喀什噶尔人，在扎那巴特居住，因乱迁于克什密尔，叶尔羌等各城回众在彼者约四五百户，俱愿内向迁移，呢雅斯伯克因率其头目入觐，并欲取克什密尔以献；覆书令其速行入觐再定取克什密尔之策，又恐将来不取克什密尔则伊心生悔惧，请于入觐时将伊留京等语。呢雅斯伯克本系喀什噶尔之人，怀土思迁，原可听其自便。至入觐之后作何办理，临时自当指示。若无故拘留不遣，即在厄鲁特回

部未定之先，朕亦不肯出此。如谓不允所请或有悔惧之心，亦当留心察看，俟其形迹显露再行办理，岂有遽为逆亿之理？至新柱等以克什密尔路遥，中隔土默特，鞭长莫及，且为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所有，伊现在归附不必办理，所见尚是。但业已不办，则书中所云“俟入觐后再定”，语涉相欺，亦属失体。今古尔班伯克既在叶尔羌守候，著传谕呢雅斯伯克许其入觐候旨，不必言及克什密尔之事。候呢雅斯伯克率众来归，即为整装入觐，俟召见后再降谕旨。

（卷676 13—14页）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戊戌（1763.1.23）

又谕曰：永贵等奏称霍罕额尔德尼伯克遣使呈书，叙述前后事情，内如呼瓦特系呼什尔齐布鲁特，旧为喀什噶尔阿奇木，后被额尔德尼杀害，伊弟纳喇巴图近日来投，曾奏准安插，额尔德尼若虑其造言离间，情见乎辞；又如鄂斯等处本布鲁特故地，额尔德尼乃饰辞以为己有，但书中尚有给还之意；已覆书严饬，遣拖穆齐图等往谕，若有抗拒情形，即请备兵征讨等语。霍罕额尔德尼伯克与布鲁特杂处，互相侵夺亦所时有。伊自内附以来尚属恭顺，即所叙各情事亦未至关系重大。永贵等谕以情理，自必遵行，可以无须用兵。万一必须兵力，永贵亦只可办理军务，其领队进剿仍须爱隆阿、伍岱前往。伊等业已派赴伊犁，著传谕永贵等，候额尔德尼回音相机办理。

又谕曰：永贵等奏询问从巴达克山来投之回人阿布都喇伊木等，知布拉呢敦妻子现随摩罗巴喇特、摩罗密诺罗斯二人度日；又据素勒坦和卓禀称，素勒坦沙亲信之密尔咱色得克与伊相好，昨曾致书通问，拟于素勒坦和卓覆书之便，作为己意令密尔咱色得克开导素勒坦沙，将布拉呢敦妻子送出；若仍在迟疑，即遣素勒坦和卓前往索取等语。此事前经新柱、额敏和卓筹

办，今所奏尚属可行，但昨已命素勒坦和卓往爱乌罕办事，永贵谅已遣令前来。俟到京请训，前往爱乌罕，顺道至巴达克山索取布拉呢敦妻子甚属近便。著传谕永贵等知之。

（卷676 17—18页）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庚子（1763.1.25）

刑部议准：山东按察使闵鹗元奏称，回民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例办理不足示惩。请嗣后回民行窃但经结伙在三人以上及携带凶器者，不分首从，不计赃数、次数，悉照积匪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窝窃、分赃之家一律治罪。从之。

（卷676 22页）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壬子（1763.2.6）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办事日久，著纳世通前往更换。现在纳世通照看入觐回人前来，俟来年带领伊等各回本处后，再往喀什噶尔更换永贵回京。

（卷677 12页）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癸丑（1763.2.7）

谕军机大臣等：新柱等奏称巴达克山素勒坦沙统众抢掠博罗尔游牧，围困城池，博罗尔沙瑚沙默特情急求救，已遣使将素勒坦沙严行斥责；若仍不肯止息，即当领兵问罪，留额敏和卓办事等语。巴达克山博罗尔俱已归顺，同为臣仆，素勒坦沙不知守分，托言欲报旧仇，博罗尔因而情急请救，若置之不问，其何以服众心？如斥责不从，自当进剿。但新柱向来历练戎行，额敏和卓颇悉回部情事，自当同往。叶尔羌已有鄂对，何必留伊办事？即至巴达克山若必须用兵，叶尔羌官兵甚少，昨已派爱隆阿、伍岱前往伊犁，即于彼处派出满洲、索伦、察哈尔兵千余名、厄鲁特兵数百名，拨给马匹，合之叶尔羌等处官兵，

以三千人为率始能集事。现在霍罕额尔德尼亦有占据额德格讷游牧之事，当量其轻重缓急相机行止。新柱、额敏和卓督办军务，爱隆阿、伍岱领队进剿，其和衷商榷，妥协办理。并谕明瑞、永贵等知之。

（卷677 12—13页）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戊午（1763.2.12）

是年，追予和阗等处回部出师阵亡之委署笔帖式德山等六员、千总赵国威等四员、把总杨殿等十五员、空翎头目福成一员及领催、披甲、马步守兵等三百二十二名恤赏，俱入祀昭忠祠。

（卷677 25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庚申（1763.2.14）

又谕：伊犁原系厄鲁特地方，今既筑城令满洲、索伦、回子居住，自应照蒙古例设立喇嘛， 举行送巴凌、 放乌布藏等事。固勒扎海努克现有庙宇，著寄信明瑞，令酌修一所，选喇嘛百余名，除伊犁现有喇嘛外，彼处蒙古内有情愿充当者，听。若仍不敷，俟明瑞奏到时另行拨往。

（卷678 3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辛酉（1763.2.15）

谕军机大臣等：新疆平定有年，伊犁应多驻官兵以筹久远。昨谕将凉州、庄浪等处官兵携眷迁移，交军机大臣详悉妥议。因念官兵三四千名，合之家口不下万人，所有营房、粮饷俱当预为备办，著传谕明瑞等将此项移驻官兵作何建造城垣、庐舍及给与粮饷之处先行筹画，一面办理，即行具奏。寻奏：察哈尔、厄鲁特兵游牧为生，应仍其旧，索伦亦然。过冬自备棚房，产业再行议给。惟凉州、庄浪官兵房屋需七千余间，乌哈尔里克新城仅敷现在官兵驻扎，查伊犁河岸高阜地土坚凝，

可筑大城，在新城及固勒扎回城之间粮运亦便，所产煤薪皆足用。计明春调兵起造，至乙酉年城屋均可竣。现派伊犁兵游牧至阿布喇勒山伐木，咨遣内地工匠制器应用。至粮饷，以伊犁收获及回人所交粮计之，至丁亥年麦收可支新旧兵三年食。更请以来年为始陆续增屯田兵一千五百名，耕获自有盈余，孳生牛羊在外。将来塔尔巴哈台驻兵亦可源源接济。从之。

（卷678 4—5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壬戌（1763.2.16）

谕军机大臣等：近因巴达克山、霍罕使人入觐，询素勒坦沙抢掠博罗尔一事。据称博罗尔沙呼沙特于上年害素勒坦沙之弟，是以统众复仇，並非以旧事支饰。又询额尔德尼伯克抢掠额德格讷一事，据称额德格讷人等曾抢掠安集延，额尔德尼始行报复，且俱云“若遣人晓谕，自当遵行”等语。看来外番相攻亦互有曲直，不得谓之无因。永贵、新柱等此时当行文晓示，不必张皇办理。但该部落等一切情事自应据实奏报，若专云晓示而不问情事之轻重，倘有贻误，则伊等当任其咎。俱著传谕知之。

（卷678 7—8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癸亥（1763.2.17）

叶尔羌办事尚书新柱等奏：回人素勒坦沙呈称领兵至齐特喇尔攻杀仇人，以伊弟沙布多尔噶为阿奇木伯克驻守其地。查齐特喇尔曾经归附，何得擅行杀夺？已遣人问罪，令给还土地、人民，若稍抗拒，即领兵进讨。谕军机大臣等：巴达克山虽应办理，但宜俟萨里前往晓示，果能遵奉约束，尚可宽宥，其或狡饰延缓，必须用兵，新柱等当遵屡降谕旨酌调伊犁官兵，务期一举竣事。即此次素勒坦沙稍有支吾，不妨再遣一使姑示羁縻，藉

以集我兵力。此时不可轻发。

（卷678 8—9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甲子（1763.2.18）

上御紫光阁赐外番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霍集斯等并爱乌罕使人和卓密尔哈、巴达克山使人阿布都尔阿木咱、霍罕使人巴巴什克、哈萨克乌尔根齐部使人塞德克勒、奇齐玉斯部使人乌克巴什颇拉特、回部喀什噶尔诸城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等宴。

（卷678 9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乙丑（1763.2.19）

谕：驻扎回城大臣等遵旨定议回人耕种地亩遇有偏灾豁免缓征条例一折。大臣等俱会衔入奏，独额敏和卓、玉素布未经列衔，盖因额敏和卓、玉素布各有所属回人地亩，现系豁免钱粮事件，不便与伊等会议。额敏和卓、玉素布乃朕旧仆，且现为参赞大臣，非他人可比，此等事件理宜会同办理。著寄信新柱，将此传谕额敏和卓、玉素布，嗣后一切事件俱会同办理，无庸回避。

（卷678 10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丁卯（1763.2.21）

上大阅于畅春园之西厂，御大西门大幄次，赐诸王並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等宴。回部郡王霍集斯等、爱乌罕使人和卓密尔哈、巴达克山使人阿布都尔阿木咱、霍罕使人巴巴什克、哈萨克乌尔根齐部使人塞德克勒、奇齐玉斯部使人乌克巴什颇拉特、回部喀什噶尔诸城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等並令与宴。宴毕，上大阅，命各回部使臣等从观。

（卷678 11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1763.2.23）

谕：据德尔格奏称据阿克素将酗酒滋事解京之满洲兵丁跟役杨福等五人递解前来，若将伊等辗转解京，恶奴反得侥幸在家安居；其相近伊犁者即发往伊犁，相近乌鲁木齐者，即发往乌鲁木齐，令其种地等语。德尔格所奏是。现在伊犁、乌鲁木齐等处俱有兵丁驻扎，此等怙恶不悛跟役等发往伊犁等处皆可，又何必辗转发往黑龙江？况此内尚有解回本主家中管束者二人，若将伊等交与本家管束，反得侥幸在家安居，则此等怙恶不悛之跟役等难保不无希图回家故意自干罪谴者。嗣后各城驻扎官员跟役丁兵内如有此等酗酒滋事者，毋庸发遣黑龙江，解送京城，即照德尔格所奏，由彼发往伊犁等处给与兵丁、厄鲁特等为奴。如回子各城内，即彼此易地调发与回子等为奴亦可。若将伊等发遣之后仍不悛改者，著即行正法。

（卷678 14—15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辛未（1763.2.25）

谕军机大臣等：近因永贵等会议蠲免回人赋役一折未列额敏和卓及玉素布之名，已降旨训示。今伊等会议拟补伯克员缺之奏复然，殊不可解。前此或谓所办系加恩回众之事，伊等不欲市德署名，已属无谓。至补授伯克，自应同伊等商办，复有何嫌疑不行开列？额敏和卓等俱久隶臣仆，用至参赞大臣，伊等如意欲辞避，尚宜晓示令其勿存形迹，且不但此两人，即鄂对、噶岱默特等若身当参赞，亦无不一同办事之理。至所办补授伯克一事，尤未妥协。凡回部六品以下小伯克，伊等可拟定正陪具奏，若各城阿奇木则总办事务之员，与内地督抚相似，宜开列应行补授人员具奏，候朕特简，何得与小伯克视同一例？永贵、新柱等谅不敢专擅，然此实谬误之大者。俱著传谕申饬。

（卷678 22—23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壬申（1763.2.26）

又谕曰：达桑阿奏称库尔勒回人五百八十二户，玉古尔回人五百九十四户，每年各交官粮七百石；今拨往伊犁之回人一百四十七户虽在交粮额内，阿克苏、和阗已查出多伦回人五十六户，分送二处补，额其户口不甚相远，应仍照旧额征收粮石等语。拨往伊犁回人虽以多伦回人抵补，但较之原额究属不敷，仍令照旧交粮，不无摊派。著加恩将库尔勒、玉古尔回人应交粮石酌减十分之二以示体恤。

（卷678 24—25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癸酉（1763.2.27）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王正外番等宴，召科尔沁和硕达尔汉亲王多罗额驸色旺诺尔布、和硕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喀喇沁多罗都棱郡王喇特纳锡第、翁牛特多罗都棱郡王布达扎布、扎鲁特多罗贝勒锡勒塔喇、喀尔喀多罗贝勒阿裕尔、科尔沁固山贝子多罗额驸班珠尔、敖汉固山贝子固山额驸垂济扎勒、喀尔喀和硕亲王济巴克雅喇木丕勒、亲王品级郡王车布登扎布、多罗郡王多罗额驸罗布藏多尔济、绰罗斯多罗郡王罗布扎、回子郡王品级多罗贝勒霍集斯、茂明安多罗贝勒裕木充、青海固山贝子沙克都尔扎布、喀尔喀贝子品级额尔克沙喇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678 25—26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甲申（1763.3.10）

又谕曰：工部侍郎纳世通著授为参赞大臣，在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

（卷679 14页）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申（1763.3.22）

又谕：据海明等奏称阿奇木色提巴勒氏并众伯克等助给拨往伊犁回人牲只、什物等件，每户各一分等语。此次由阿克苏派

往伊犁回人既经色提巴勒氏等捐助遣往，著传谕海明等，各照其所捐物之多寡，由该处赏给缎布等物以示嘉奖。

（卷680 18页）

又议奏：现在伊犁屯田岁入三万五千余石，除给该处官兵外尚有赢余。但本年所派索伦、察哈尔及移驻凉州、庄浪兵不止万人，仍需约三万石，应请再派屯田兵一千五百名。前据舒赫德等奏回城愿迁伊犁人甚多，应令明瑞等议以一千五百人为率，不足，以绿旗兵补。其盖造伊犁城署、营房，请派绿旗兵一千，限三年竣工。至添驻之索伦、察哈尔等，应给孳生羊只，请交都统巴尔品等拣选牧群牛四千只、羊二万只，令其陆续带往，或酌派官兵协助。作何分给孳生，并交明瑞办理。再，塔尔巴哈台等处驻兵，应俟移驻伊犁兵事竣再办。从之。

（卷680 20—21页）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戊戌（1763.3.24）

陕西巡抚鄂弼奏：自乾州以西至长武地瘠民勤，鲜刁悍气习。近省地方繁庶，俗浇难治。自潼关至临潼县西、同二府所属略同。蒲城、大荔、朝邑、同州府属亦繁庶，而俗较驯，亦知务本，地多回民杂处。上年大惩后，凶殴者渐少。地方官守法勤职者不多得，或地剧才短，现同司、道商调。长武等处为西陲极冲，各驿夫马额虚及衰弱者，查明另参，得旨：览。具见留心。

（卷630 23页）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癸卯（1763.3.29）

谕：刑部监禁人犯内，清馥之子福俊、车布登之妻爱氏、子常福著从宽释放，看守制造库五麟保之雇工王积、黄四亦著释放。其阿睦尔撒纳所部之鄂罗斯、托罗拜，著赏给功臣之家为奴。永远监禁之陈朝盛、周绍珍、康三，著发往伊犁赏给回

人及厄鲁特为奴。

（卷680 30页）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甲寅（1763.4.9）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等奏称回部六品以上伯克等四班俱经入觐，今年应再从第一班起，但伊等俱系已经瞻仰之人，而四班尚有留办事务及因疾未行者，向来入觐约以四十员为率，请先尽此项人员，其第一班再行入觐者可以酌减等语。六品以上伯克等既俱经入觐，嗣后亦不必太烦。著将四品以上之伯克等以四年一次分班，五品以下不必入班。或有新经除授者，准其前来。每年不过二十员，以别等威而示体恤。

（卷681 17—18页）

乾隆二十八年三月戊午（1763.4.13）

军机大臣等议覆：叶尔羌办事尚书新柱奏，换班兵正月初起程，六月可到。查四月水草恐尚不敷，驼马易损，换班与战兵不同，缓行讵能克期？至下次换班尚远，回京兵无需赶办。请令明瑞、永贵、新柱等将巴里坤西四月有无水草、如何于官兵有益议奏。再，厄鲁特、回子两处情形少异，换班兵应自京指定地方，庶所用物件易于备办。回地稍远，嗣后换班兵应分作头、二、三起，均如所请。再，现在伊犁移驻索伦、察哈尔兵各一千，复将凉、庄满洲、蒙古兵移驻，此后乌鲁木齐及回子地方换班索伦四百名，即于伊犁驻防索伦兵内调。从之。

（卷682 1—2页）

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壬申（1763.4.27）

谕：据新柱等奏称办理叶尔羌印务回人事务员外郎那音图、办理粮饷印务同知图桑阿自至叶尔羌以来，三年之内竭力奋勉，并无过愆，可否交部照例议叙，遇有应升之缺即行补用之处请旨并将图桑阿告称伊受恩深重，不敢仰邀议叙之处声明等

语。员外郎那音图、同知图桑阿在叶尔羌三年奋勉，并无过愆，俱著该部照例议叙。

（卷682 19页）

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丁酉（1763.5.22）

又谕曰：永贵等奏称闻得爱乌罕遣赛特伯克来霍罕问额尔德尼内附情事，额尔德尼亦遣使往报，不无可疑，当留心访察询问等语。额尔德尼系外番新附之人，不知内地法度，且邻邦通使亦伊等来往之常，无庸深究。果有结连爱乌罕窥伺回部情形，必难掩覆，原可直截办理，此时预为意料于事无益。著传谕永贵知之。

（卷684 15页）

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丙寅（1763.6.20）

喀什噶尔办事尚书都统永贵等奏：据伯克噶岱默特禀称灌溉回部地亩水道。一、赫色勒河，出喀什噶尔西喀布喀山中，灌溉东南一带托古斯恰特、赛尔扪、喀什噶尔、哈喇刻尔、多罗特巴克、阿尔巴特、牌租阿巴特等大小村庄，过巴尔楚克归罗布诺尔。一、托庸河，出喀什噶尔西北托庸山中，灌溉东南玉斯屯阿喇图什、阿喇古霍尔干、阿斯腾阿喇图什、伯什克勒木等大小村庄，与赫色勒河合流过巴尔楚克。一、图巴里克河，出喀什噶尔西南吉斯岭及西边乌帕勒山中，东流会于图扪，上流向东，灌溉汗阿里克、提斯衮、赫色勒布伊等三村庄，下流向东北，与赫色勒河合流过巴尔楚克，俱汇罗布诺尔。一、库森提斯衮河，出喀什噶尔西南英吉沙尔城西羌珲山中，灌溉东北英吉沙尔各村地亩，散流于戈壁。惟赫色勒布伊、提斯衮、汗阿里克三处分引图巴里克河，水不足用。请自赫色勒河东南浚渠四十余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村。又，托庸河水湍急，地亩多冲，今添建土石堤坝并凿山石以弱水势，仍时加修葺。报

闻。

（卷686 17—18页）

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庚午（1763.6.24）

又谕：据桑寨多尔济奏称伯德尔格回人等在哈克图贸易，有商民小院子、京张暗中挑唆俄罗斯阻滞买卖，而恰克图办事主事巴永泰不谙事务，与俄罗斯买卖停止后，反屡次催唤商人，且卡上呈报私出买卖并偷窃马匹等案，巴永泰并不办理，其随去之领催富珠理复不安分等语。著交该部另选贤能司员带同领催前往更换，巴永泰、富珠理著交与桑寨多尔济、福德等就近与案内人犯带往库伦审明具奏。至商民小院子、京张乃内地民人，反从中挑唆俄罗斯阻滞内地差往之伯德尔格回人买卖，情属可恶，亦著交与桑寨多尔济、福德等严行拿获，派员沿途用心看守，解送京城，交刑部严审，从重治罪，勿致疏脱。

（卷686 27页）

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庚辰（1763.7.4）

吏部议准：山东巡抚阿尔泰奏称，益都县之金岭镇在县城西北七十里，为登、莱、青三府入京大路，回民杂处，奸匪易藏。又，寿光县之候镇在县城东北五十余里，地近海滨，兼有稻田闸座查办事务，均须驻员管理。请将益都县城县丞移驻金岭镇，寿光县城县丞移驻候镇。从之。

（卷687 14页）

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丙戌（1763.7.10）

喀什噶尔办事尚书都统永贵等奏：据回人呈告阿克苏伊什罕伯克颇拉特隐匿回人田地九十户未办差粮，又伊子七品都管伯克梯尼强占回人田地、马匹。臣等饬查属实，齐集大小伯克，摘取颇拉特、梯尼顶翎。查赛哩木伊什罕伯克密尔颇拉特堪以调署阿克苏伊什罕伯克事务，伊子员缺一并拣选。报

闻。

（卷687 22页）

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壬辰（1763.7.16）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恰克图奸商小院子、京张等教唆俄罗斯阻挠伯德尔格回人贸易，随降旨桑寨多尔济等，令其查拿解赴热河治罪。续据桑寨多尔济等奏称，小院子、京张已回张家口，复降旨巴尔品严缉务获。今据奏到张家口商民内并无小院子、京张其人，惟查有万盛永记铺内商民赵越，人皆称为小院子，讯供系汾州府汾阳县人，伊并不出口贸易，惟伊伙计张宗烜、田昌于去年七月、九月间先后往恰克图贸易，铺中亦称为小院子等语。再查恒裕玉铺内张朝元向在京城贸易，系昌平州人，是以人俱称为京张，随讯据伊弟张朝相、伙计李逢春，张朝元于去年七月往恰克图，其伙计李胜敬亦于十一月前往贸易，至今未回各等语。小院子、京张等俱系内地商民，乃敢教唆俄罗斯阻挠回人贸易，其奸诡不法情罪甚属可恶。现据巴尔品查讯缉拿尚无著落，该犯等行踪诡秘，今或闻风匿迹。若非潜留恰克图地面，即在口内外沿边一带，或窜回本籍均未可定。著传谕方观承、明德等迅即遴选妥干员弁密速缉拿务获，解送行在交军机大臣严审究拟，毋致漏网。

（卷688 7—8页）

乾隆二十八年六月癸巳（1763.7.17）

又谕曰：明瑞等奏现在伊犁驻防及陆续添驻之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兵丁分为四昂吉，每昂吉设总管一员、佐领六员，应照例铸给关防钤记以昭信守，谨拟定字样请旨等语。著交该部照明瑞所定字样，兼清、汉、托忒回字成造关防钤记颁发。

（卷688 9页）

乾隆二十八年六月癸卯（1763.7.27）

军机大臣等覆奏：奉旨“哈喇沙尔屯田较少，现在绿旗兵何以仍有八百名”？查乾隆二十七年永贵奏“回城绿旗兵于哈喇沙尔东至辟展、西至库车相距千里，又有鲁克察克、吐鲁番、喀喇和卓、托克三、库尔勒、玉古尔等城回人居住供应差务，请将该处兵丁仍旧存留。当经覆准。但该城差务虽繁，近来办理已有章程，所留之兵自可量为裁减，派往乌鲁木齐屯田。其实应留驻若干，令达桑阿酌量办理。报闻。

（卷689 5页）

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庚戌（1763.8.3）

谕军机大臣等：热河一带六月以来屡得阵雨，复于二十一日得雨深透。闻京师十三日得雨后天气颇觉燥热，未审近日曾得雨否？如已得有透雨则已，倘尚在望雨，城中现有善求雨之厄鲁特回人，可即令其敬谨祈祷。著传谕留京王大臣等知之。

（卷689 18页）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庚申（1763.8.13）

又谕：据杨应琚奏现在三处织造办理乌鲁木齐等处绸缎，已足敷今岁贸易之需，但每岁需用各项绸缎，其应行织办之色样及数目多寡均难预定，请嗣后凡下年应需绸缎，于本年将各项数目色样先期奏明，请敕下三处织造照依办送等语。著传谕该织造等，嗣后办理运送乌鲁木齐等处绸缎，俱俟该督奏闻后将各项数目及色样清单交与该织造等，即行如数照式预备制造，俾办理各项绸缎不致有多寡参差之虑，而于回人贸易亦有裨益。

（卷690 9—10页）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甲戌（1763.8.27）

又谕：据新柱等奏称去岁及今岁两次入辟尔山采取成造玉磬等项，经员外郎德魁自山河中设法起出玉石，妥协造办磬式，匠作等俱遵照指示用心成造，侍卫永泰引入采取甚属奋

勉，健锐营之前锋校委署章京事扎沁及千总委署守备事周兆鳌等派往照料俱竭力奋勉，沙尔浑之阿奇木伯克穆喇特及伊弟巴图沙布塔、什浑伯克萨尔巴尔带领众回挖砂运石亦俱奋勉，鄂对、阿布都哩野木所派伯克等带领回人挖砂运石俱无贻误；复令同知图桑阿、游击温昌尚、通判陈景全、都司李敬简、守备陈耀德、把总委署千总事张裕及撤回之游击于秀、西安佐领常明等于各种器具内应监造者监造，应督催者督催，今俱于限内妥协告竣等语。办理磬式等项玉石之官员及阿奇木伯克、头目、回子、匠作等既各著有劳绩，自应施恩，除阿奇木伯克、头目、回子、匠作等已交新柱等照例分别赏赉以示鼓励外，官员人等交各该处议叙。

（卷691 6—7页）

又谕曰：明瑞等奏称从哈萨克投来伊犁之厄鲁特壮丁六百余名并无妻室，现在察哈尔、厄鲁特等妇女甚少，若将内地绿旗兵等俘获售买及回地所有妇女等赎出，顺便送往伊犁，可以酌量给配等语。伊犁厄鲁特等已编设昂吉佐领，若壮丁多系鳏居，非长久之道。著传谕杨应琚，除内地绿旗兵等所得厄鲁特妇女已经匹配外，其但供役使者，如年方少壮，酌量择取给价赎出，送往伊犁。至回部厄鲁特妇女颇多，从前阿桂等虽行文各城给价赎取，并未视为要务。并著传谕驻扎大臣与该伯克等会商，加意办理。

（卷691 10—11页）

乾隆二十八年八月辛卯（1763.9.13）

叶尔羌办事尚书都统新柱等奏：臣等前奏请将叶尔羌、和阗二城余粮以八分作价换易纺丝布匹，以二分折钱购买马匹牲只，续奉谕旨停止购买回人马匹，所折钱文似应流通行使。臣等公议，现在驻防伊犁挈眷兵陆续前往，虽有换易布匹，而棉

花尤足供御寒之用。据伊犁阿奇木伯克茂萨告称，伊犁曾经试种棉花，土性不宜等语。臣等与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商令购买回人棉花，即动用折粮钱文，据称于回人生计有益。查二城折粮钱文共八千腾格有奇，除购买和阗金两外，仍有七千余腾格，棉花每斤价钱二十文，可得三万余斤。其二城应交正项钱文支给官兵盐菜一应差务之余，亦购买棉花运送伊犁。报闻。

（卷692 7—8页）

乾隆二十八年八月壬辰（1763.9.14）

谕军机大臣等：永贵等奏称哈萨克阿布赍遣使献马，其自带马九十余匹已准令贸易等语。哈萨克前在伊犁、乌鲁木齐往来，并未至回地贸易，且伊等至喀什噶尔必由布鲁特等部落经过，沿途颇有贼盗，苟非贪图重利，焉肯前往？现在伊犁等处贸易，上等马匹仅估价银三四两，而回地则加倍有余，往来日久，不但伊犁等处贸易大减，亦恐滋生事端。但阿布赍素称恭顺，此次既经准其贸易，嗣后伊等再来，必禁绝回人私市，但从官买，较之伊犁等处价值更减，不可稍令获利。伊即欲带回，亦听其便。仍晓示来人，以“尔等从前并未来回地贸易，况回地亦无须多购马匹，其各项牲只自有巴达克山、安集延、布鲁特等处商贩，尔等不必前来。”如此，则贸易不得便宜，伊等自不肯远赴。并将此传谕伊犁、乌鲁木齐驻扎将军、大臣等知之。

（卷692 8—9页）

乾隆二十八年八月戊申（1763.9.30）

军机大臣等议奏：据瑚尔起从前奏请将塔里雅沁回子百余人遣往呼伦贝尔，教习索伦人等挖沟种田，伏思索伦原以打牲为业，若使伊等专习耕种，恐日久本业俱忘，于边境无益。请将遣去回子撤回，仍令伊等肆习打牲。再，所遣回子皆系获罪

人犯，请免罪撤回，遣往伊犁种地。令国多欢量给路费，就近遣至乌里雅苏台，交成衮扎布遇解送牛羊之便遣往伊犁，与种地回子一并安插。从之。

（卷693 7页）

乾隆二十八年八月壬子（1763.10.4）

又谕：据素诚奏称乌什派出伊犁屯田回人二百户，其应给口粮牲只已向阿布都拉筹办，来年二月可抵伊犁等语。从前各城伯克、头目等因协助屯田回人俱加恩赏赉，此次派往伊犁回人颇众，该伯克等既照例协助，自应一体办理。若每次必候旨遵行，颇觉繁琐。著传谕素诚，即照例分别赏给。仍通谕驻扎回部各大臣，嗣后有似此协助之举，一面奏闻，一面赏给，不必仍前候旨。

（卷693 12页）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丁卯（1763.10.19）

又谕：据福德奏称明年撤回恰克图贸易之人，请将彼处闲房令喀尔喀兵丁居住，并密谕与俄罗斯之布里雅特柰玛尔、乌梁海人等，令其招徕特古斯恳；至依琭地方闲房，由乌里雅苏台运米一万石前往存贮等语。俄罗斯生性卑鄙，兼怀谲诈。撤回贸易，令喀尔喀兵丁居住，福德所办尚属留心。但今年既已令伯德尔格回子前往，莫若俟其贸易完毕回去之后，将彼处留看房屋商民尽行撤回，派喀尔喀兵丁四五百名酌令居住。如此办理之后，柰玛尔、乌梁海如有前来归附者，收纳亦无不可。今且不必示意于众。再，依琭地方既有现成闲房，将米运往收贮颇为近便，且贸易一开之后，卖给商民亦属便益。著交成衮扎布、福德等于乌里雅苏台现有米内用现成牛驼运往一二万石。伊等办理此事往返札商，务须不动声色，亦不必忽遽赶办。

（卷694 15页）

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丙午（1763.11.27）

又谕：据素诚奏称自阿克苏往伊犁之回人，其口粮本须采买，今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等情愿于官用八百名照数采买之外再捐麦四百石，摩罗和卓愿捐麦一百石等语。阿布都拉等感激朕恩，愿捐麦自效，甚属可嘉。著交与素诚照例酌量奖赏。

（卷697 12页）

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辛酉（1763.12.12）

谕军机大臣等：素诚覆奏哈萨克前来叶尔羌贸易一折内清语不通。素诚系满洲奴仆，又在回疆办事，理宜勤学清语，折内竟有不成话者，皆由素不熟习所致，著严加申饬。再，各城驻扎办事之员俱系满洲大臣，一切文移应用清语，若清语不熟致失满洲体制，必为回子、哈萨克诸部所笑。朕从前屡经降旨训导。现在伊犁地方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回子错处，尤当以清语为要。著寄信明瑞及驻扎各城大臣黾勉肆习。

（卷698 11页）

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己巳（1763.12.20）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据阿奇木公茂萨回至伊犁呈称，应派各城种地回人一千五百户，派出阿克苏二百七十户，乌什二百户，喀什噶尔三百户，叶尔羌、和阗四百户，赛哩木、拜一百三十户，库车、沙雅尔一百五十户，哈喇沙尔、多伦五十户；同员外郎拖穆齐图按城分验，俱年壮可效力之人，其家口、册籍并查核收明，内匠役二十六户先行带来制造器具，应照例给口粮。再，臣等准凉州将军巴禄咨称，凉州、庄浪兵三千二百名挈眷移驻伊犁，分作三年送往；此项官兵皆坐车辆，路途险易务须预为酌定等因。臣查晶河至托和木图台站尚可车行，惟呼苏图布拉克台站中间有一里不可行车，又自塔尔巴哈台、伯勒齐台站至阔勒奇阿璃亦不可行车。臣等劝谕商贾渐次修平，应

再派官兵于中路崎岖处加意平治，兵到时无卸车驮负之累。仍行知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大臣。报闻。

（卷699 3—4页）

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庚戌（1764.1.30）

军机大臣等议奏：据达桑阿奏请由驻扎哈喇沙尔所属哈布齐海、乌拉斯图二处卡座之库尔勒布回子六十名内每处抽十五名，令驻特伯尔古、察罕通格等卡等语。前平定准噶尔等处，因各处有逃匿之玛哈沁，故于近界山谷安卡。今厄鲁特地方悉行平定，自哈密至喀什噶尔等处皆系内地，而伊犁大兵又将山谷藏匿之玛哈沁悉行清搜，其哈喇沙尔地方在库车内，无庸防范。请饬回疆大臣等只留布鲁特、安集延等卡外，其哈喇沙尔诸卡俱撤，兵丁各回原营本城驻扎。从之。

（卷701 19页）

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1764.2.3）

上御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及回部郡王霍集斯等、年班回部和阗公品级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阿什默特等十七人、博罗尔沙呼沙默特使人呼达玛玛特等宴。

（卷702 2页）

乾隆二十九年正月己未（1764.2.8）

叶尔羌办事副都统额尔景额等奏：叶尔羌、和阗供用伊犁棉花布匹，例由二城回人余粮折收，今布匹将次运送如数，其棉花只岁需数千斤，而二城回人纳粮仅敷官兵一年之用，遇欠即有不继。请将二城余粮除折收伊犁需用棉花三千斤外，其余仍纳本色贮仓，俟伊犁需用棉多再行折收。得旨：如所请行。

（卷702 6—7页）

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乙丑（1764.2.14）

谕军机大臣等：额尔景额奏称海明遵旨严讯索伦披甲额伊勒木保叶尔羌有无系恋之人，今查出委署章京星噶勒图等所留掠获厄鲁特回人妇女塞布腾等，据供额伊勒木保在阿勒楚尔等处掠获回妇库图什，携至叶尔羌生一子，因撤兵时不肯从行，遂携库图什逃往阿克苏，已将塞布腾等四人解送质对等语。前钟音、海明等奏称额伊勒木保因殴伊族叔畏罪脱逃，朕即谓情节未确，今果不出所料。额伊勒木保仍照前拟绞监候，秋审入于情实。所掠回妇库图什与查出之塞布腾等，俱著解送伊犁赏厄鲁特为妻。从前进兵时，因准噶尔素习暴横无耻，故于兵丁掠获妇女未经深究。今全部平定，各处驻兵岂可仍蹈前辙？著传谕各城大臣严饬所属兵丁，嗣后遇此等情事，一经察出即重治其罪。额尔景额接准卡塔海咨文即交舒泰等查究，舒泰等亦能即行查出，俱属可嘉。著加恩奖赏，以示鼓励。

（卷702　9—11页）

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丁卯（1764.2.16）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番等宴。召科尔沁和硕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多罗冰图郡王喇特纳扎木素、多罗郡王和硕额驸齐默特多尔济、乌珠穆沁和硕车臣亲王明素克喇布坦、喀喇沁多罗都棱郡王喇特纳锡第、固山贝子多罗额驸瑚图灵阿、扎拉丰阿、敖汉多罗郡王喇锡喇布坦、辅国公固山额驸罗布藏锡喇布、巴林辅国公和硕额驸德勒克、喀尔喀和硕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阿巴噶多罗卓哩克图郡王车凌旺布、青海多罗郡王色布腾多尔济、回子郡王品级多罗贝勒霍集斯、辅国公和什克、图尔都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702　11页）

乾隆二十九年三月癸酉（1764.4.22）

参赞大臣纳世通奏：喀什噶尔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原

系布拉呢敦、霍集占信用之人，因大兵临城始行降附。每令属人赴外番贸易，漏泄内地事务。又据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告称，回人噶帕尔往霍罕贸易，与彼处买卖头目拜默特等言及前年为阿济比之事大臣遣使索还侵地，阿布都喇伊木密遣亲信属人哈勒默特私向额尔德尼云："此次内地人来专为阿济比游牧，并未带有兵马，尔不必远迎。若索取侵地，不妨应允。将来给还与否再为商酌"等语。又询之阿奇木伯克素勒坦和卓，亦称其人难信。臣等查阿布都喇伊木生性奸诈，其亲属颇多富足，及现为伯克头目者又其婿墨墨氏敏，于迈喇木、呢雅斯叛案内即已有名，亦非安静之人。今或令阿布都喇伊木与阿克苏伯克萨里对调，或发往伊犁同茂萨办事，庶不致滋生事端。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入觐之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据参赞大臣纳世通指名参奏，著派侍郎五吉驰驿前往审讯。仍寄知经过各处大臣，俟阿布都喇伊木到时即行拿问，并其跟役交侍卫讷苏会同看守。五吉到时晓谕回众人等"阿布都喇伊木因有事被参，是以押赴阿克苏质审，与尔等无涉。"再，讷苏带阿布都喇伊木赴阿克苏，沿途务须严加看守，勿令知觉自戕。又谕曰：阿布都喇伊木归附以来，朕因将军、大臣等保奏，加恩用为伊什罕伯克。兹来京入觐，已悉其人居心叵测。如噶岱默特所告其言果实，岂可仍行调补？应从重治罪示众。适询问永贵，亦言其人难信，即应办理。又询之拖穆齐图，据奏称伊至霍罕，额尔德尼并未远迎，则情节相符。若不从重治罪，不足以示惩创。著五吉带领拖穆齐图往阿克苏会同纳世通审讯具奏。纳世通奉到此旨，计五吉等将到，即将应行询问回人带往阿克苏对质。如情罪属实，阿布都喇伊木著即正法。仍降旨晓谕众回人"我大国之例，凡私将内地事务漏泄与外番者，其罪即同反叛，妻子亦应从坐。因阿布都喇伊木新经归附，将其家

口免死，查明解京。”至墨墨氏敏亦不可留于彼处，著传谕纳世通，俟办理阿布都喇伊木后，与噶岱默特酌议再行解京办理。此外如有党恶之人，一体查明解送。

（卷707 10—12页）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庚子（1764.5.19）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前臣等将迁来伊犁回人三千二十户交阿奇木公茂萨派往各处屯田，惟令于巴尔托辉筑一小城，仍以伊犁河北固勒扎城为总汇。因回人安插甫定，又事版筑，是以姑缓筹画。今据茂萨呈称详询回人，俱称巴尔托辉地方泉甘土肥，情愿出力筑一大城移往驻扎。臣等详勘形势，如回人所种之地稍迁迤西，可空出摩垓图、阿里玛图两处水泉为满洲兵屯田之用。且伊犁、哈什二水之间筑一大城驻扎回众，声势愈觉联络，于回人生计亦甚有益，嗣后即再添一二千户，亦自可容。请将伊犁河南海努克之二百户、河北固勒扎一千九百户内之八百户仍驻扎；其河南和济格尔之二百户、河北固勒扎之一千一百户、巴尔托辉之七百二十户并续派呼伦贝尔兵一百户，共计二千一百二十户，俱令驻扎巴尔托辉，于今年屯田之暇先造住房，明年筑城。

（卷709 5—6页）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丙午（1764.5.25）

谕军机大臣等：额尔景额奏称明瑞等因派往伊犁屯田回人端索丕中途逃走，即将回人阿布都喇伊木补缺，以端索丕之妻配给，将端索丕发回叶尔羌，移咨前来；端索丕系私逃之人，今仍遣回叶尔羌，恐回人等相率效尤，不足示惩，请将端索丕赏给伊犁兵丁为奴等语。额尔景额所奏甚是。端索丕逃回本籍，一经拿获即应重加责处，或赏给兵丁，庶足以昭炯戒。乃遣归故土，遂其本意，所办殊出情理之外。著将端索丕发往伊

犁给兵丁为奴，如再有逃匿生事之处，即行正法。明瑞等办理未协，著传旨申饬。嗣后诸务，俱应加意妥办。

（卷709 9—10页）

乾隆二十九年五月丙辰（1764.6.4）

又谕：据卡塔海奏自伊犁解送叶尔羌之脱逃回人端索丕至图巴喇克台，经委署笔帖式双官保派兵李彬送交下站，现在李彬、端索丕俱无踪迹；请将双官保革退委署职衔，充当苦差，俟拿获李彬、端索丕一并严审，加等治罪等语。双官保解送逃犯，违例止派兵丁一名，以致复逃，实属不职。著照所请办理。李彬俟拿获时，审明有无情弊定拟。至端索丕两次脱逃，情罪可恶，且李彬被其戕害亦未可定。既系回人，必然潜匿原处。著传谕卡塔海、额尔景额速即查拿务获，审明正法示众。

（卷710 10—11页）

乾隆二十九年五月戊午（1764.6.6）

叶尔羌办事副都统额尔景额等奏：据阿奇木伯克鄂对呈报，有携眷寻归故土回人共一百八十余名，系前经霍集占之乱逃避远出者，此内叶尔羌回人七十三户，伊等亲属尚存，其余一百余户系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之回人，查明并无自伊犁逃回等情。臣等伏思此项回人复归故土，应令仍于原处居住。但伊等离散多年，已无产业，请给以田亩、籽种，暂缓征收租赋，俾得经理生计。报闻。

（卷710 12页）

乾隆二十九年五月癸亥（1764.6.11）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等奏：臣等前遣回人阿克伯克等往问霍罕额尔德尼拘留阿济比及私取鄂斯赋税等事。据额尔德尼遣努尔默特比禀称，奉到来文词意严切，恳求勿信布鲁特等妄言等语。又，所具呈文内称因阿济比与鄂斯人等不睦，代为

和解；至鄂斯布鲁特等并无头目，恐其离散，暂遣五十户前往居住，虽一普尔不敢私取。其阿济比呈文所言略同，且称额尔德尼已将所耕水田给还，所遣五十户亦经撤回等语。臣伏思额尔德尼与爱哈默特沙结好，情本叵测，今据阿克伯克等访知爱哈默特沙为岱音沙所困，不足倚恃，又慑兵威，是以情词恭顺，但狡猾之性日后难免复萌。今既给还鄂斯水田，撤去移住人户，似可暂免深求。报闻。

（卷710 15—16页）

乾隆二十九年六月乙酉（1764.7.3）

谕军机大臣等：额尔景额等奏称从前因叶尔羌贸易回人离散，所有交官税额俱未计算，现在有二百二十人投回叶尔羌，各立产业，请酌量定拟，每年令交钱二千腾格；今年已过四月，请自五月起至十二月令交钱一千三百腾格等语。从前霍集占肆逆，回众散乱，全部荡平，数年内始投回立业。此时若即照所定额数令其交官，尚恐拮据。著加恩将所定今年应交钱一千三百腾格酌免五百，嗣后每年俱令交一千五百腾格以示体恤。

（卷712 5—6页）

乾隆二十九年六月壬辰（1764.7.10）

谕军机大臣等：据明瑞等奏现在凉州、庄浪、热河移驻兵丁需用口粮，除所存余粮及本年秋收，虽可多得二三万石，仅足补数年不敷之数，未可遽以为羡余，请于此二年内携眷兵未曾全到之时，于各回城再派回人二千名赴伊犁屯田等语。著照所请，即行知各回城驻扎大臣酌量派往。惟择其情愿赴屯者，不必勉强。至从前所派回人，该伯克等捐助资送，此次所派俱著官办起程，毋庸协助。并传谕明瑞等知之。

（卷712 12页）

又谕：据库车办事原任巡抚鄂宝奏称，从前新疆甫定，设

有总管台站六品伯克，令其约束台站官兵、回人；今官兵、回人渐已言语相通，如有斗殴细事，各台站笔帖式俱可即时办理；此项伯克并无应办之事，请随其出缺陆续裁扣等语。著照所请行。但各回城俱有总管台站之伯克，若无应办之事，自应一体裁扣。其中或有尚需人办事者，仍准存留，不必拘泥。著传谕各回城大臣酌量办理具奏。

（卷712 12—13页）

乾隆二十九年六月辛丑（1764.7.19）

谕军机大臣等：据额尔景额等奏巴达克山素勒坦沙遣使和济克兰，请给伊等齐特喇尔游牧及工匠人等；又告称爱乌罕人常来侵扰，业经回文斥责，并将原文及回文呈奏等语。素勒坦沙妄思侥幸，请给游牧并乞工匠，殊属贪诈。额尔景额回文斥责甚是，而词气尚觉太弱。此事若额尔景额直以不便陈奏回覆，可毋庸颁发敕谕。今文内无此语，似我大臣等并未具奏，未免视同泛常。著另缮敕书交额尔景额派员赍送晓谕。再，从前素勒坦沙称额敏和卓为父，今伊甫离叶尔羌，素勒坦沙即呈告其过失，甚属不堪。著将额尔景额奏折及素勒坦沙之书俱录寄额敏和卓阅看，亦著作书交额尔景额转寄素勒坦沙，令知所警戒。

赐巴达克山伯克素勒坦沙敕书曰：据叶尔羌驻扎大臣进尔奏章及大臣与尔往覆文书，朕俱览悉。尔奏称前此献出霍集占首级，意希重赏，因道远未得委曲陈奏；又称爱乌罕等时窥伺尔游牧，齐特喇尔乃尔先世旧地，因叶尔羌大臣听沙呼沙默特一偏之词勒令给还，恳恩查给，并恳赏尔所属万人粮饷；本年收取游牧数处，请俱为天朝臣仆等语。从前霍集占兄弟逃入尔地，尔畏我大兵，又利其所有，始决计献馘，朕已优加赏赉，而逆贼所有资装皆未索取，独非赏乎？尔以献馘为有功，不思尔

若再为容留，尚能保尔游牧乎？且年来遣使入觐，赏赉尤多，此次给还齐特喇尔游牧，复加奖赏，皆以尔恭顺之故，当益加谨恪。若仍不知足，是自取咎矣。至爱乌罕等果窥尔游牧，似非无端生衅。即如尔奏收取附近游牧数处，则尔之侵扰邻封可知。朕为天下共主，一视同仁，非于尔有所偏徇也。齐特喇尔为博罗尔所属，在准夷时为尔舅氏沙玛玛特所据，后沙呼沙默特之祖恢复故地，皆我大臣所深悉。尔肆行攘夺，尚应问罪。因业已遵谕给还，反加奖赏，可谓宽厚之至。而尔诡词具奏，岂以叶尔羌大臣新经更替，谓可欺饰耶？今驻扎大臣玉素布乃故哈密国王后裔，岂不知回部旧事？且前驻大臣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日后仍来更替，尔斯时又将何以为词？尔从前称额敏和卓为父，乃伊甫回游牧即诋其偏听人言，亦太反复矣。尔所称万众粮饷，以天朝之广大，何所吝惜？但赏以酬劳，非巧言可得。尔之所属未尝与叶尔羌等处回人一体效力，岂可无劳而获赏哉？朕念尔前功欲长加保护，特降敕训谕。尔其循理守分，勿萌侥幸无厌之心，始可永承恩泽也。勉之勿怠。

（卷713 7—9页）

乾隆二十九年七月甲子（1764.8.11）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现在伊犁挈眷官兵跟役与商民杂处，必有词讼交涉事件，请于兵丁全到之后设立理事同知一员，或从甘肃等处简缺裁调，或照各驻扎大臣所属管理粮饷官员三年更换。其内地八旗蒙古律例等书，附请给发，以便查照遵行。得旨：军机大臣议奏。寻议：查各省驻防旗民杂处之地例设理事同知或通判一员，承办审理词讼。今伊犁所驻满洲、蒙古、绿旗兵及商民、回人尤为错杂，词讼案件必多，应如明瑞等所奏设立理事同知一员。但地方新定，员缺紧要，必须明白敏练、熟习满洲、蒙古言语之员始可胜任。应请于各部院满洲、

蒙古主事及保送头等笔帖式内拣选发往，三年称职，照苗疆例题调。所给俸廉，似应较内地从优，并添设吏役各事宜，均请交杨应琚会同明瑞酌核具奏。所请律例等书，亦由各该衙门查取给发。至将军衙门，似应照各省驻防之例，设立左右司，分印房、管理粮饷、仓库等官，并令明瑞酌议具奏。从之。

（卷714 16—17页）

乾隆二十九年七月丙寅（1764.8.13）

侍郎五吉等奏：臣等遵旨审讯逆犯阿布都喇伊木通书霍罕谋叛情节，缘阿布都喇伊木向系喀什噶尔伯克，自归附以来，因未授为阿奇木心怀背叛，常与额尔德尼致书通问。二十七年冬，令伊亲属摩罗郭帕和卓致书额尔德尼，告以索取鄂斯游牧一事并未用兵，将来遣使到日不必远迎，并约为内应，同取喀什噶尔。询之郭帕和卓及伊亲信家人哈勒默特、呢雅斯、萨木萨克等，各供无异。诘问阿布都喇伊木，亦据实供吐。臣等查阿布都喇伊木本系逆贼霍集占等亲信之人，因大兵迫近献城请降，乃心怀叵测，通信霍罕谋为叛逆，若仅予斩决不足蔽辜，应请将阿布都伊喇木凌迟枭示。伊子阿布都瓜里拟斩立决。郭帕和卓、哈勒默特虽未起意同谋，但听从寄书情节可恶，均拟斩立决。呢雅斯、萨木萨克知情不首，应给与厄鲁特为奴。至员外郎拖穆齐图、二等侍卫霭库纳奉差同往霍罕，于此等谋逆通信之人失于防范觉察，伊勒图虽调往伊犁，但从前并未同永贵慎选干员，咎亦难辞，俱应交部分别察议。谕军机大臣等：阿布都喇伊木系逆贼霍集占党与，本应从坐，因其举城迎降，既免诛戮，复加恩授为伊什罕伯克。乃不知感戴，反交通外番，希图叛逆，情节可恶。阿布都喇伊木著即凌迟枭示。伊子俱著处斩，妻、女及兄弟之妻俱送京备赏。所有财产查明入官。余依议。又谕曰：噶岱默特首发逆谋，著加恩赏给十端。

纳世通著交部议叙。拖穆齐图失于防范，情尚可原，但与额尔德尼相见时不能察其情形有异及伊未曾出迎之处，并不告之驻扎大臣等，希图省事，甚属怯懦，著摘去所戴孔雀翎，仍交部严加议处。永贵等著交部察议。

赐霍罕额尔德尼伯克敕书曰：从前喀什噶尔驻扎大臣遣章京拖穆齐图率同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谕尔给阿济比鄂斯之地，阿布都喇伊木潜遣其亲信郭帕和卓等致书于尔，谓"回部和卓木等皆见诛戮，惟尔尚存，此次索还侵地，来使不过数人，未曾派兵，尔但示以不惧，勿出迎候；且喀什噶尔等城留兵甚少，尔当领众前来，我为内应"等语，尔亦权词相答，谓现与丕色勒构难，俟可行时再相约会。此等情节皆经发觉，审讯明确，故将阿布都喇伊木等立置重典，家口亦皆从坐。大臣等以尔心怀叵测，请发兵问罪。朕思阿布都喇伊木向随霍集占等为逆，本应诛戮，因其献城纳款，是以加恩录用。今负恩谋叛，孽由自作。尔归附以来颇知恭顺，此次一得逆书若即行首出，必重加恩赏。原尔之情盖恐阿布都喇伊木或仍狡辩，致生事端，是以未敢出首，姑缓言相覆。则与逆犯结约原非尔本心，朕观尔行止尚属晓事。设尔竟如所约袭取喀什噶尔，岂不思叶尔羌、阿克苏、和阗皆有官兵，伊犁有将军大兵驻扎，尔能守喀什噶尔乎？恐大兵一至，霍罕、安集延尽皆殄灭，悔之何及？尔盖筹计及此，故数月以来并未私遣一信，知尔不敢负朕恩，而罪尚可逭也。今已谕驻扎大臣等不必进兵，尔荷朕包荒大度，当益加恭顺，恪守番服，以期永保福禄于无穷。倘有不逞之徒以叛逆之事诱胁尔者，即据实以闻，勿为所愚。特谕。

（卷715 3—6页）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乙酉（1764.9.1）

谕军机大臣等：额尔景额等奏称博罗尔伯克沙呼沙默特之

弟阿玉布至叶尔羌告称，齐特喇尔迈玛特什丕与海鲁兰相约掠其村庄，请兵复仇；伊等行文诘问，仍令各吐实情再为办理，务服其心等语。看来迈玛特什丕与阿玉布等俱系兄弟生隙，自相抢掠，尚非大事。额尔景额等止当如此办理，或伊等将来再有文移，应严词斥责。若能完局更善，即尚须办理，亦第遣伯克萨里等知其性习之人前往晓示。若阿玉布等仍有请兵之语，当谕以“大兵不可轻动，一动则经过各部落妄生惊恐。岂有尔兄弟不和致发大兵，俾霍罕、巴达克山等处惊恐之理？此事断不可行。”则伊等自无词复请。俱著传谕知之。

（卷716 8—9页）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丙戌（1764.9.2）

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等奏：近因阿奇木伯克鄂对查出叶尔羌贸易回人二百余名，照旧例交二千腾格钱文，其和阗亦饬和成详查。据报伊什罕伯克古尔班和卓等呈编查六城贸易回人共八十五名，除上年派往屯田外，所余五十六名，亦愿照叶尔羌例酌交五百腾格钱文。但伊等因从前办理和阗田赋时已有应交正项钱粮，且俱以耕织为生，不以叶尔羌回人之专于贸易，自不便重征其税。若将应交钱文摊派各城回众，虽属无多，亦觉稍有扰累。似应豁免，仍令专交正项钱粮以裕回人生计。报闻。

（卷716 11—12页）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癸巳（1764.9.9）

又谕曰：额尔景额等奏称由叶尔羌、和阗派往伊犁回人五百户原议官办资装起程，而阿奇木伯克鄂对等再三恳请照旧捐助，已晓示鄂对等将回人现有零星什物准其协助，至衣服路费仍由官给等语。各城资送回人，朕惟恐稍有扰累，谕令概从官办。今额尔景额等既据回众情词感恩图报，即照所请量行协助。其衣服、路费自应动支帑项。至协助之回人等，著查明照例给

赏以示体恤。

（卷716 20页）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戊戌（1764.9.14）

谕军机大臣等：纳世通等奏称阿布都喇伊木之弟阿布都克呼木等俱系叛逆亲属应行缘坐之犯，拟以斩决，候旨正法等语。阿布都克呼木等按律自应正法，但与阿布都喇伊木谊属兄弟，尚非子嗣可比。著加恩免死，送至京师赏给王大臣等为奴。仍传谕回众知之。

（卷717 5页）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己酉（1764.9.25）

谕：驻扎雅尔城办事参赞大臣印信著用伊犁参赞大臣字样，交该部照伊犁印信以满洲、托忒、回子三体字铸给。

（卷717 12页）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庚申（1764.10.6）

谕军机大臣等：纳世通等奏厄鲁特博罗齐等自玛尔噶朗逃来，告称“额尔德尼伯克所居城外仍有厄鲁特千余人；又，今春遣使霍罕后，额尔德尼伯克领众往侵和济雅特丕色勒，中途忽行撤回，据伊属人互相传说，恐大兵前来，厄鲁特必然归附，莫若先行擒杀，我等闻风逃走；”现在遣亲信回人潜入霍罕侦探，如无他故，即将博罗齐等送往伊犁等语。额尔德尼伯克撤兵防范厄鲁特等，不过因阿布都喇伊木交通事觉，恐大兵问罪，欲为守御计耳，岂敢图谋喀什噶尔？如果有此心，则从前阿布都喇伊木潜通信息时，何不统众相应？朕昨以阿布都喇伊木罪状敕谕额尔德尼伯克，伊得旨知已免其加兵，自然安守游牧。若纳世通等以全无影响之事侦探张皇，恐喀什噶尔回众闻之转启猜疑。著传谕纳世通等，将此事姑置之，不必遣人往探。

（卷718 11—12页）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壬申（1764.10.18）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等奏：近据卡上报称霍罕有贸易回人七名前来，臣查看货物甚少，恐系侦探信息，因令噶岱默特等设法询问。据称“我伯克常向和济雅尔特之丕色勒争战，今春正在领众前往，因闻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通信事发，遂即撤回；再，玛尔噶朗有厄鲁特五人脱逃，额尔德尼伯克即欲将余人尽戮，恐内地闻信不果，但收其马匹、军器；今霍罕所部俱传说有大兵前来，又闻上年赫舍勒巴什之伯克岱音沙报爱乌罕爱哈默特沙之仇，取其九城，今年又取两城，爱哈默特沙力甚穷乏”等语。臣等查噶岱默特遣亲信回人侦探未归，今将询得霍罕来人之言先行具奏。报闻。

（卷719 8—9页）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丙子（1764.10.22）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等奏自哈萨克来投之厄鲁特等禀称，霍罕额尔德尼伯克与哈萨克阿布赉等遣使往来，恐有勾通情事，似应潜遣间谍，令其彼此相猜；至喀什噶尔地近霍罕布鲁特，已行文纳世通等侦探信息，即行知会等语。昨据纳世通等以额尔德尼伯克往攻和济雅特丕色勒，闻有大兵来信，撤回游牧，已遣回人往探具奏，朕即谓伊等不过闻阿布都喇伊木叛情发觉仓卒守御耳，断无窥伺喀什噶尔之意，业经敕谕额尔德尼伯克，伊奉敕后自必心安。明瑞等所闻亦不可信以为实。哈萨克阿布赉等尚不能约束所部，何敢与霍罕合谋？藉令相合，又谁为主而谁为仆哉？且伊犁驻兵甚多，亦复何虑？著传谕明瑞等不必潜遣间谍，只以无事处之。稍有张皇，反启内地厄鲁特回人等疑惧。此时无论伊合谋与否，惟加意练兵积谷为要。可将节次谕旨录寄明瑞等阅看。此后或别有见闻，仍即具奏，毋

因此旨遂一切置之不问也。

（卷719 13—14页）

又谕曰：明瑞等以所得霍罕、哈萨克勾通信息知会纳世通，朕前谕纳世通之旨已录寄明瑞矣。此时纳世通得明瑞知会，不必张皇办理。再，前所降额尔德尼伯克敕谕命纳世通派员赍往，但所遣必须干练之员，若似拖穆齐图之怯懦隐匿实情，则于事无益。著传谕纳世通，将派何人赍敕前往及回报情形若何即行具奏。

（卷719 14—15页）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戊寅（1764.10.24）

谕军机大臣等：纳世通等奏称据遣往霍罕侦探回人所告，与从前来投之厄鲁特及霍罕贸易回人之言相似；专候奉到敕谕即派员外郎四十七、蓝翎侍卫官长保等赍往等语。此事伊等初奏时，朕即鉴及额尔德尼伯克不过仓皇自守，何敢有窥伺之意？屡降谕旨甚明，纳世通等何过于疑惧若此？至赍送敕谕，必择明白信实尚知自爱之人，四十七久历外任，并未习熟蒙古风俗，亦拖穆齐图之流，岂能办事？官长保性最怯懦，前进剿厄鲁特时曾经获咎，遣伊同往，徒为外番所轻。舒常、鄂兰现俱在彼，何为不遣耶？著速传谕纳世通等，额尔德尼伯克断不敢来窥伺，惟谨遵朕旨静以镇之。如四十七等业经起程则已；若尚未，则派舒常前往。昨明瑞等奏额尔德尼伯克与阿布赉通和遣使，已知会纳世通等语。想纳世通等一闻此信必至于张皇失措，并著传谕申饬，毋得仍前疑惧。

（卷719 18—19页）

乾隆二十九年十月丙申（1764.11.11）

又谕：近因纳世通办理霍罕事务殊乖体制，已屡加训示。因思喀什噶尔回人应照蒙古情形办理，柏琨熟习蒙古语，著赏

给副都统衔前往协办。此特因边陲要地，多一人则有所商榷，柏琨至彼，纳世通固不当存推诿之见，柏琨亦不得以曾奉特遣遂任意自专。除面谕柏琨外，仍传谕纳世通，务期和衷集事。办理尽善，则伊二人之功；不善，亦伊二人之咎。若稍存彼我之见，则为回人讥笑矣。至奏事列名，仍著纳世通在前。

（卷721 7页）

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乙卯（1764.11.30）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等奏称赏给副将职衔之参将马虎办理屯田事务，所收粮石较去岁为多；公茂萨办理回人诸务及协助城工木植均属奋勉等语。马虎著加恩即以副将用，茂萨著赏缎六匹。

（卷722 10页）

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乙未（1765.1.9）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玉古尔阿奇木伯克阿布都赍勒索属人，阿克苏伊什罕伯克颇拉特妄行滋事，与色提巴勒氏等不和，经各该大臣等参奏，审讯明确，理应治罪。朕念阿布都赍之兄托克托于攻取库车时效力捐躯，颇拉特曾率所属回人望风归附，俱加恩免罪，送来京城安插。看伊等近来颇知悔过自新，而额敏和卓来京奏对，又为恳请遣往伊犁安插，因交与护送入觐回人之侍卫等照管前往伊犁。但伊等素非安静守分之人，且额敏和卓之子茂萨现在伊犁管辖回众，或伊二人倘恃额敏和卓辄行肆志妄为亦未可定。著传谕明瑞等留心管束。伊等若安分度日则已，倘不知悛改，该将军等即行具奏，请旨正法。

（卷725 4页）

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己亥（1765.1.13）

回部阿克苏三品阿奇木伯克公品级色提巴勒氏等二十一人

入觐。上召色提巴勒氏等于重华宫，以次行礼，赐茶并赏赉有差。谕曰：色提巴勒氏从前甚属效力行走，著加恩授为公爵。

（卷725 13页）

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癸卯（1765.1.17）

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等奏：十一月二十三日，侍卫扬桑阿回自巴达克山，告称十月十三日至巴达克山，素勒坦沙跪聆敕谕，奏云"素勒坦沙僻处边隅，不谙体制妄行陈奏，自知罪重。今蒙恩降敕训谕，惟有痛改前非以尽臣仆之分。"随遣亲随鄂斯敏伯克赍奏谢恩，并呈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书函。十二月二十日至叶尔羌，臣等面询鄂斯敏，所言无异。除覆书交鄂斯敏赍回外，谨将奏章书呈译出。其奏章云"臣素勒坦沙谨奏：十月十三日奉到训旨，跪聆之下不胜感戴。回人风俗，凡事急图表白。前此所奏，今始知非。惟是痛自改悔而已。爱乌罕原有构怨之意，今似不复相侵。齐特喇尔之地，臣意欲仍行赏给，实甚糊涂。臣处有众万人属实，但不知天朝无给饷之例，妄行渎请。嗣后惟有约束部落，不敢稍存异念，以图仰报皇恩。至额敏和卓，臣称之曰父，何敢诽谤？或因所遣和济克兰造言生事，今已严加惩治。一切俱凛遵敕谕，不敢稍有违悖。"谨奏其呈额敏和卓书云："巴达克山伯克素勒坦沙奉书吐鲁番郡王：接来谕甚为欣悦。我原以父相称，望王以我为子。前遣使人和济克兰至叶尔羌时，大概添造语言，奉谕之后即将伊惩治，专此辩明心迹，尚望王于大皇帝前善言陈奏。谨呈。"臣等一并恭呈御览。

（卷725 15—17页）

乾隆三十年二月己卯（1765.2.22）

封回部台吉色提巴勒氏为辅国公。

（卷728 2页）

乾隆三十年二月庚辰（1765.2.23）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等奏称伊犁屯田回人所用牲只颇多，请交成衮扎布等从乌里雅苏台购办孳生牛一千余只，乘今秋草茂时解送等语。著传谕成衮扎布等，乌里雅苏台如现有牛只，即照数拨送；或有不足，则喀尔喀四部落来年应交马二千余匹，著照从前改折孳生牛只，解送伊犁。并传谕明瑞等知之。

（卷728 2—3页）

又谕曰：明瑞等奏称塔尔巴哈台边界居住之哈萨克多罗特拜、库图什颇能抒诚效力，现又查出察哈尔及回人呈献，似应加以赏赉等语。多罗特拜著加恩赏给四品顶孔雀翎，库图什赏给六品顶蓝翎以示鼓励。

（卷728 3页）

乾隆三十年二月丁酉（1765.3.12）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各城迁移屯田回人共一千七百九十六户，俱陆续到齐。所需口粮，除五月以前照原奏给发外，尚需一月口粮，交吐鲁番公茂萨通融办理。其回人等所带牲只即为屯田之用，不足，再为拨补。又，据库尔勒哈子伯克阿璘禀称，现有多伦回人三十户愿自备资斧移屯，伊犁地亩宽广，应准其一体安插。报闻。

（卷729 7—8页）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1765.3.30）

阿克苏办事副都统卞塔海等奏：办送沙枣树料之乌什回人二百四十名，于二月十四夜聚噪城中，枪伤绿旗兵，副都统素诚会同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登山拒守。臣等闻报，卞塔海即整兵往援，阿克苏办事布政使德福留守城池，其喀什噶尔、叶尔羌、库车、赛哩木、拜等处俱已分途飞报。谕军机大臣等：卞塔海等闻乌什城内回人滋事即领兵前往，又咨行各城策应，同

日鄂宝、明普、高廷栋俱奏称派兵前往。乌什回人作乱，尚未得起衅确情。著传谕柏琨、额尔景额等，如柏琨正抵乌什，即将此事查办，所有起衅回人务严行根究正法，以示惩创。仍即晓谕各城回众令其各安生理，毋得惊恐。柏琨如已过乌什，即著额尔景额前往办理。再，办送沙枣树料，其事甚属微细，何必派出如许回人，以致激成事端？或素诚及绿旗兵丁平日扰害伊等致不能堪，适因此事遂尔举发，亦未可定。柏琨等办理竣事时，将素诚平日有无扰害回人情事一并查明具奏。

（卷730 12—13页。）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丁巳（1765.4.1）

阿克苏办事副都统卞塔海奏：二月十五日领兵往援乌什，次日抵乌什之喀喇和卓，遇贼八百余人，追击捉生询问，据供素诚被害，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被拘禁等语，臣当将乌什城外关隘据守。十七、十八昼夜击贼，歼百余人。十九有马步贼多名出城抗拒，因众寡不敌，虽复杀贼百余人，官兵亦阵亡七八十名。现屯驻哲尔格济克德，飞咨德福添兵策应。其叶尔羌、喀什噶尔兵亦经催取赴援。谕军机大臣等：卞塔海奏伊领兵前往乌什捉生询问，知驻扎大臣已为逆回戕害，现在据城聚众，抗拒官兵等语。初意回人小有变乱，或不过械斗案件，令乃戕害官兵，焚劫仓库，此固素诚等平时办理不善以致滋事，而回人等敢行叛乱，情罪可恨，若不尽行剿绝，将来驻扎大臣何以办事？适据明瑞奏一闻德福所报信息，即派观音保领兵前往，此时纳世通、额尔景额应亦赴援，自可计日蒇事。但逆回溃败之后必分路潜逃，断不可防范稍疏，致使漏网。尚有投往额尔德尼伯克处之人，即向伊索取。此时卞塔海等办理若何，仍作速奏闻。

又谕：今日据卞塔海奏伊领兵前往乌什，知素诚已被戕害，

连日与贼相持等语，正欲谕明瑞领兵往办，适据奏至，已令观音保前往应援。加以各城陆续出兵，谅逆贼无难擒戮。兹命明瑞前往，非专为剿贼，特令其详察起衅情由。大臣等驻扎新疆，平日失于抚驭，惟偏护内地人等恣意扰害回人，及偾事后，又复张皇失措，为若辈所轻视。即如派送沙枣树料，何至二百人之多？其为办理不善显然。再，乌什原系霍集斯驻扎之地，或伊属人从众生事亦未可定。明瑞此行固不宜轻纵回人，亦不可偏护官兵，务得其实情，加以惩创，始于地方有益。俱著据实奏闻。

阿克苏办事布政使德福奏：现署阿奇木事务伊什罕伯克萨里之弟额伊敏，告知逆回交银遣与噶匝纳齐伯克沙资雅东及安集延回人往霍罕额尔德尼伯克求援，额伊敏乘间脱出报信。得旨：额伊敏为贼所遣，乘间脱出报知信息，殊属可嘉。著传旨嘉奖，仍赏缎五匹。

（卷730 14—16页）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己未（1765.4.3）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德福奏乌什噶匝纳齐伯克沙资雅东等为贼遣往霍罕求援于额尔德尼伯克，有同行之额伊敏脱出送信等语。额尔德尼伯克前与阿布都喇伊木互相通信，今沙资雅东等数人内或有阿布都喇伊木亲戚意图报复，或额尔德尼伯克尚有通信往来之事，亦未可定。明瑞至乌什时亦当留心查明，如额尔德尼伯克果有此等情事，即藉此移兵进剿。事平后霍罕虽不必驻扎大臣，自可另授伯克管理。俱著据实奏闻。

又谕：回部自内附以来，朕加意辑宁，俾各安生理。岂意乌什回人等忽戕害官兵，抢掠仓库，情固可恨。或因驻扎大臣等平日失于抚驭，绿旗官兵又复恣意扰累，伊等不得已而出此？又或阿布都喇伊木亲戚人等与霍罕额尔德尼伯克潜通信息，

煽诱妄为？俱未可定。额敏和卓曾与新柱同办事务，新柱有无扰累回人及各城大臣所行若何，著传谕额敏和卓，伊系效力年久之人，各大臣办事情形及回人情事自必深知，伊有所见闻，当据实具奏，不可纤毫隐匿。再，额尔德尼伯克尚有通信形迹，额敏和卓意中应作何办理，并著筹酌奏闻。

又谕曰：额敏和卓入觐时，曾请将获罪安置回人阿布都赉、颇拉特发往伊犁居住，已如所请，交带领入觐回人侍卫等便道送往伊犁。今乌什回人既经叛乱，此阿布都赉等素非安静之人，或在伊犁滋事亦未可定。阿布都赉、颇拉特不必送往伊犁，即著侍卫素勒带回京师照旧安置。

（卷730 17—18页）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庚申（1765.4.4）

又谕：此次进剿乌什逆回，各城大臣俱领兵会合，但必号令归一，方克有济。额尔景额至乌什之时，即著总理军务，或观音保先至，亦可暂总其事，以待额尔景额之来。明瑞一至，伊本系将军，自应节制各城官兵。再，各城大臣等会合一处，尤当和衷商办以期集事，断不可各存意见。乌什之事想计日可竣，但恐逆回等见官兵陆续全到，或逃往霍罕投额尔德尼伯克，并传谕该将军、大臣等务于紧要关隘处所选派官兵加意瞭望擒拿，勿令兔脱。

又谕：据德福奏称阿克苏库贮军器火药所余无几，恐各城官兵至日不敷配给，已行文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速由台站运送等语。所办未合机宜。军器火药自属紧要，但各城大臣既领兵会剿，自必携带，岂有专俟阿克苏预备之理？况此时各台站俱有回人，有事之秋保无心怀叵测，妄行攘夺？德福何见不及此？再，所奏阿克苏办事不可无大伯克，因行文杨应琚等，催色提巴勒氏于入觐归途之便驰驿速赴该处，尚属可行。色提

巴勒氐抵阿克苏日，即留彼办事。至萨里系乌什人，父母兄弟俱在彼处，自必备知其详，著派往卞塔海军前效力。俱传谕知之。

（卷730 21—22页）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癸亥（1765.4.7）

谕军机大臣等：据纳世通奏称接卞塔海乌什回人作乱信息，一面传檄招抚，随带领官兵起程等语。纳世通初得信息，尚不知逆回有戕害大臣、抢掠仓库之举，是以意在招抚。今既知逆回等肆恶情形，断难曲宥。纳世通、额尔景额等务期大示惩创，不可稍存姑息。

阿克苏办事副都统卞塔海奏：二月二十四日，柏琨等领库车官兵、回人等至哲尔格济克德拿获乌什逃回尼咱尔默特，讯供乌什马步贼共二千六百余人，现伤毙二百余人，并闻遣人向布鲁特求援，其首逆系鲁克察克村之四品顶带孔雀翎伯克额色木图拉及伊子赖和木图拉等。回人虽现被迫胁，因度日艰难常怀怨恨。据供情形，贼党俱以耕牧为生，今废时失事必然内溃，似无难计日扫除。报闻。

（卷731 4—5页）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甲子（1765.4.8）

谕军机大臣等：德福奏称平定乌什后，总办事务及仓库、城池、卡座俱需人甚急，如官兵员缺必俟内地派补，未免迟滞，请先从阿克苏官员内挑选数人随大臣办事，所用兵丁亦交杨应琚酌派等语。乌什办事虽需用官兵颇多，但随明瑞前往之人即可令其暂行办事，并调取所用兵丁，无不可者。不必先事张皇向各处调取，并传谕德福知之。

又谕：据德福奏称卞塔海领兵前往乌什，伯克萨里等助马一百匹；今因运送口粮，又与阿布都噶普尔并请助牛二百头；

又，赛哩木阿奇木伯克阿瓜斯伯凯、署拜城阿奇木伯克阿尔租默特亦请每城助马一百匹等语。萨里等急公效力协助牲只，甚属可嘉，自当示以奖劝。所助牛马俱著赏给价值，仍将朕加恩奖赏之意传谕伊等知之。

（卷731 5—6页）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丁卯（1765.4.11）

谕军机大臣等：卞塔海等奏擒获乌什回人额伊敏，供称驻扎大臣等从前派出屯田回人前往伊犁，所购马匹牲只及采买官粮均未给价；又将瘦羊四百只，每只令回人缴价四两，此项银两俱系哈密回人侵蚀；至运送沙枣树料之时，赖和木图拉兄弟谋逆，伊父额色木图拉阻止不从，因在素诚署前放火拆屋，素诚与阿布都拉杀贼数人，后见贼势愈众，先杀其子，复行自尽，阿布都拉被擒，以女与赖和木图拉之子为妻，始未杀害等语。前据捉生询问，阿布都拉被回人拘禁，朕尚以阿布都拉系玉素布之弟，必不肯屈节。今观伊平日纵容所属侵蚀回人银两，又纳女于赖和木图拉希图临难苟免，此与叛逆何异？岂可以其为玉素布之弟遂从宽贷？著传谕明瑞，伊至乌什之日，务将此等情节查讯明确，若果所传不妄，非独逆回等当族诛示惩，即阿布都拉亦当明正典刑。其运送木植累派回人之处，俱著查明具奏。

（卷731 9—10页）

又谕：据德福奏称卞塔海等拿送乌什贼人数名，交萨里讯问等语。卞塔海等一有俘获即应研讯情形，乃转送德福，德福又委之萨里，据所供亦无关紧要。何不于军前正法，又烦远送？朕意或趁将军大臣等未至之先扬我军声，释放伊等回城，令其传说，使贼人内溃，此亦取乌什之一策。卞塔海总未计及，看来伊识见甚小，不过接战数次即束手无策，徒日望援兵之至。

此时倘逆回等闻风免脱，又如雅尔哈善之取库车，则伊等罪尤难逭。且办理乌什亦不必定以克城为急，惟严加防范，俾无从得食，自可计日就擒。俱著传谕知之。

（卷731 11页）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己巳（1765.4.13）

伊犁将军明瑞等以伊犁河新筑满洲驻防城及哈什回人新筑城工告竣，奏请赐以嘉名。寻定伊犁河驻防城曰"惠远"门，东曰"景仁"，西曰"说泽"，南曰"宣阊"，北曰"来安"，哈什回城曰"怀顺"。

明瑞又奏：前遣观音保领兵先往乌什应援，二月二十五闻乌什大臣被害，卞塔海未能即获贼首，臣应领兵前往。除爱隆阿巡边所领兵一千二百名，观音保赴援兵五百名外，臣派满洲、索伦、察哈尔共兵一千一百余名，与阿奇木伯克公茂萨领回兵二百名，于闰二月初五起程。又派素尼尔图往迎爱隆阿，如未起程，不必令哈萨克等闻知，惟密告绰克托即回伊犁驻扎。又，现在官兵渐集，恐逆回闻风逃入布鲁特等处，已行文德福与纳世通会商堵截，如兵不能分，俟观音保到日商办。报闻。

（卷731 13—14页）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壬申（1765.4.16）

谕军机大臣等：纳世通奏领兵至乌什与卞塔海会合攻城，击败贼人等语。看来贼势穷蹙，闻我兵陆续前往，必畏惧潜逃。今卡座防范既严，纵有逃脱者，不过往布鲁特等部落，伊等焉敢容留？倘稍有抗违，自可一并办理。至乌什回人所伤官兵，事定后自当查明优恤。惟素诚咎由自取，不得入于请恤之数。

又谕曰：德福奏称巴什雅克玛驻扎卡座侍卫巴哈布同护军兆明额等十二人至阿克苏告称，伊等前往乌什支领钱粮，夜半闻乱，即缒城约会卡上人等前往应援；行至古古尔鲁克，因附

近回人俱乱，更相争战，护军校察灵阿等八人阵亡，余人脱出禀报等语。巴哈布等之言未可遽信为实，但察灵阿等如果遇贼阵亡，著明瑞等办理乌什事竣后详查奏请优恤。

（卷731 17—18页）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癸酉（1765.4.17）

阿克苏办事副都统卞塔海等奏报侍卫讷苏等暨库车阿奇木伯克鄂斯瑞等剿贼功次。得旨：此次进剿贼人之管队侍卫讷苏等及各城伯克奋勉可嘉，著明瑞、纳世通等存记，俟平定乌什后一体奏请交部议叙。

（卷731 18页）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乙亥（1765.4.19）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奏：前奏派翼领良福领兵堵贼，因尚未前来，亲领兵往御。嗣良福兵到，令往防巴什雅克玛一带。臣于初七日夺取城西之山，杀贼三十余名，贼自知罪重，据险死守。今伊犁兵将次到齐，俟观音保至日，选兵防守要害。又，希布察克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奇木、冲噶巴什布鲁特比阿瓦勒各领布鲁特兵前来，呼什齐部落那喇巴图之侄亦愿随军效力，当加奖谕，令与我兵一体支给行粮。报闻。

（卷731 18—19页）

大学士管陕甘总督杨应琚奏：乌什逆回叛乱，经德福调取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库车等处兵，而哈喇沙尔、库车办事大臣明普等亦率师随往。查哈密库内存贮火药尚多，臣飞咨哈密办事道员等酌拨星解阿克苏备用。得旨：似伊等如此张皇之事，卿亦不权其轻重，以惊无知众人乎？又有何大事？料今早已定矣。实可不必。

（卷731 20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丙子（1765.4.20）

谕军机大臣等：纳世通等奏称办理乌什官兵现有一千八百余名，已足敷用；伊犁事务紧要，明瑞可毋庸前来，止须拨马四五百匹接济，已由驿六百里行文知会等语。明瑞系节制各城将军，遇此等情事理应前往查办，纳世通行文阻止甚属错谬。谅明瑞未必因此撤回，即一时所见未到，亦必作速前往，一切事宜俱遵照陆续所降谕旨办理。并传谕纳世通，朕命明瑞前往不独藉壮军声，兼以查核起衅情节，即乌什平定，伊仍有应办之事，何以行文阻止？显系纳世通视办理乌什事甚易，恐明瑞与伊分功。怀此忮心，何由集事？奏内又称"叶尔羌派来兵丁二百名甚属平常，已将观音保所领兵丁拨往隘口堵御"，尤属非是。观音保所领伊犁官兵既属可用，乃不以之剿贼而置之闲地，岂又恐观音保分伊等之功耶？将来明瑞到彼，如伊等和衷协助，自当一体叙功；若果存此等小见，即幸而竣事亦所不取。纳世通著传谕严行申饬。

又谕：昨因乌什回人叛乱，曾谕严惩首恶，宥其胁从。今卞塔海等既进攻数次，而纳世通至彼尚未竣事，是逆回等助恶者多，情节实为可恶。观音保现在领兵前往，若乌什回人等稍知畏惧，或擒献首恶乘间纳降，是其情尚属可矜。倘愍不畏死，仍行抗拒，必俟我兵全至，力竭始降，自不得概从宽贷。著传谕明瑞、纳世通等，得城之后必严行查办，不可稍事姑息。至叛犯妇女，毋庸解京，现在安插之厄鲁特等鳏居者甚多，应送往伊犁酌量给配。其乌什城亦不可留，径行拆毁，以其地给回人耕种。俱著明瑞等遵照办理。

又谕：据纳世通奏布鲁特阿奇木领兵前来协助，甚属可嘉。著明瑞传谕奖赏。其各回城伯克等似此奋勉效力者，俱著分别功次具奏，俟平定之日从优赏赉。

（卷732 1—3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壬午（1765.4.26）

伊犁将军明瑞奏：臣领兵至穆素尔岭，准纳世通咨会现兵已敷进剿，止臣不必前进，只须协济马匹。臣思先派观音保带往之兵俱已拨防隘口，进剿者半系回人及布鲁特兵，不无疑虑，且仓卒撤回，恐沿途回人等妄猜伊犁有警，于事有碍，应带兵前往驻阿克苏、乌什之间相机应援，并可以壮军势。至马匹现可通融，已行文纳世通等到日商办。谕军机大臣等：昨因观音保所领之兵纳世通不用以进剿，令其远防要隘，又咨行明瑞不必前来，种种错谬，已传谕申饬，且谓明瑞未必因此撤回。今据明瑞所奏，甚合朕意。纳世通已与贼人攻战数次，尚未竣事。倘明瑞不行前往，更当何若？除遵照陆续所降谕旨办理外，看来回人以耕种为生，既防其要隘不能脱逃，而农时又失，自然内溃。今纳世通惟知急攻，与贼相持，受其诱敌之计，翻觉彼逸我劳。明瑞至乌什时宜知所鉴。再，纳世通奏称观音保领兵进攻，因厄鲁特兵先退以致受伤等语。所言未足深信。即厄鲁特等果有先退情节，此时且不必深求，或系伊等推诿脱卸，则尤失人心。并著明瑞酌量查办。

又谕曰：纳世通等奏与观音保会合攻城，观音保受伤，护守炮位兵丁为贼所袭，失炮一位；卞塔海亦奏称从前伊与贼战失炮三位；俱奏请议处。进剿贼人转致失我军器，罪固难辞，然尚属事之所有。但卞塔海一有此失即应具奏，何以迟延至今，待纳世通有失炮之事始行陈奏？其意图隐饰已可概见。至纳世通之罪，则又并不在此。既据奏明，俱著明瑞于办理乌什峻事后再行查参请旨。

（卷732 7—8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乙酉（1765.4.29）

又谕：昨据卞塔海等奏称乌什逆回潜遣安集延回人求援于

霍罕额尔德尼等语，朕意以大兵前抵乌什，应遣人向额尔德尼索取。若此时额尔德尼早将此数人缚献，或遵檄付还，俱可勿论；倘索而不与，即属有心抗拒，应将霍罕一并平定，另授伯克。今明瑞以将军领兵，如遣人前往，则额尔德尼更知畏惧，即乌什逆回等望救之心亦绝，或可自溃。至克取乌什之道不在攻城，惟严防逃走要隘，择近城水草之地牧养马匹牲只，贼众饥疲无措，庶不致大烦兵力。并著传谕知之。

又谕曰：纳世通等奏称闰二月十九日领兵进攻乌什，贼人数次溃败，追至城壕剿杀颇多；虽甚惊惧，但恃险死守，难于即克；闻明瑞领兵二三日内可至，即会商进剿，务期歼灭，以安各城反侧之心等语。近据纳世通等将进剿乌什无须明瑞前来行文阻止之处具奏，朕即屡加申饬，以纳世通所见非是，观其行止，断不能竣事。此次所奏，愈觉不堪。明系始以办理乌什为易，虑及分功，今乃知其难，又复巧为掩饰，甚属无耻。至所称安抚各城，尤为悖谬。乌什业经叛乱，尚何安抚之有？若指其余各城，则现在回人俱感激朕恩，捐输口粮、牲只，领兵协助，又何待于安抚？盖纳世通方寸已乱，将效力回人俱视为敌国，尚可倚以集事乎？即如攻城一事，若克一城，又有一城，不得不急图进取；今死守者只此一城，自当俟其困极自溃。而纳世通等株守城下，兵疲力竭如此，是纳世通等全不晓事。著传谕明瑞，此事惟伊是赖，一切俱自行决断，不可稍有推诿。又据德福奏称乌什未乱十日前，有布鲁特等乘间将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所牧羊只及牧人家属十五名口掠去等语。此等布鲁特虽事发在前，而相去不远，焉知非贼人等已阴相约结，乘衅抢掠？明瑞到彼务将此事情节查明办理，将起意为匪之人正法示众。德福又称纳世通所失炮位并非大威远炮，从前系伊误奏等语。近因纳世通、卞塔海俱将失炮之处奏请议处，已交明瑞查

办，并著于竣事后查明参奏。

又谕曰：纳世通奏称噶岱默特遣往额德格讷、萨尔巴噶什侦探回人爱伊特，路遇乌什回人等扬言布鲁特俱已疑贰，伊前至车哩克齐等游牧晓示，车哩克齐即遣伊弟海兰达尔前来求见，又请示听候调遣等语。车哩克齐素称恭顺，兹复知奋勉恳请自效，甚属可嘉，著加恩赏缎四端。伊弟著赏缎二端。爱伊特默特著加恩赏给七品顶带，遇有小伯克缺出即补，仍赏银二十两。

（卷732 12—14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丁亥（1765.5.1）

谕军机大臣等：据德福奏称现飞咨叶尔羌、辟展、哈密等处，令速拨铅弹、火药等物解送军营备用等语。铅弹等项虽应筹备，但现办乌什回匪不必攻城，惟严守隘口勿令鼠逸，且扰其耕作，粮尽时自然内溃。前经屡降谕旨。今德福咨取铅弹等项，甚属不晓事体。既已咨行，亦止可如是办理。嗣后断不可仍前张皇。著传谕明瑞、德福等知之。

（卷732 15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戊子（1765.5.2）

谕军机大臣等：纳世通奏称噶岱默特遣往额德格讷侦探回人，闻乌什逆回等散布流言，即晓示车哩克齐，已令伊弟前来听候调遣；虽此等造言逆犯应向额尔德尼索取，但现在进攻乌什，伊若稍有支吾，又须办理，请俟事竣后再办等语。前因乌什逆回遣安集延回人向额尔德尼求援，朕即谕伊等宜遣人索取，倘支吾不行传送，则将额尔德尼一并办理。续因伊等种种错谬，又谕明瑞当檄行霍罕索取逆犯以壮军声。今纳世通转以恐生事端为言，真怯懦不堪之至。著传谕明瑞速遵前旨索取。再，纳世通奏卜塔海于二月十九日、闰二月初六日两次为贼所

败，而卞塔海前奏并未及此，如纳世通之言属实，卞塔海固难逭讳饰之罪；若纳世通与卞塔海不和意图诬陷，则其罪尤为重大。俱著明瑞查明具奏。

又谕：据明普奏称将军、参赞等领兵俱到乌什，现在时方东作，纳世通饬伊起程回哈喇沙尔等语。明普实一无用之物，且试思伊至乌什究为何事？彼处事体正资办理，岂可遽舍而回？即使纳世通冒昧令回，亦宜请留奋勉行走。若谓耕作紧要，尽有耕作之人，岂需伊亲耕乎？明普明知乌什事较难办，故借纳世通之言即回，甚属不堪。著严行申饬，不准回哈喇沙尔。

（卷732 16—17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辛卯（1765.5.5）

谕军机大臣等：明普奏称哈喇沙尔游击李大勇因库尔勒阿奇木伯克色提克体察多伦回人情形不甚安静，前来呈报；伊与纳世通相商暂回库尔勒查办等语。昨因明普应援乌什，忽以乘时耕种为词欲回哈喇沙尔，曾降旨申饬。今既有色提克所报之言，虽不可遽信为实，自应前往查办，并将现在情形作速奏闻。

（卷733 2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壬辰（1765.5.6）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西路乌什地方有应办事务，将军明瑞暨各办事大臣等常有驰递折奏，著传谕江南、河南、山东、山西、直隶、陕甘各督、抚，通饬沿途各站，凡有接递夹板报匣，务较寻常事件更加迅速，不得稍有迟缓。

又谕曰：明瑞奏称乌什回人虽系小丑，无难剿灭，但据城固守，必须攻击，未免伤我官兵，且城内迫胁者必多；似宜设间以离其党；从前护送伊犁屯田回人之乌什伯克呢雅斯等四十余人实不知叛逆情事，俱暂交萨里看守，今传唤询问，酌将数人带往军前相机调遣；又，据从乌什脱出送信之回人阿布都果

普尔告称，赖和木图拉倡乱时，西城一带回人俱不愿从逆，率其家属投向驻扎大臣；而素诚等疑惑不肯收留，皆哭泣而去等语。昨据卞塔海将数次攻城情形具奏，朕即谕克城不必以进攻为事。今明瑞欲相机设间使之内溃，所见尚是。前因乌什回人从逆，为之死守，自应大加惩创。但如送信回人之言，则合城并非同叛。此等挈眷投向驻扎大臣之回人等若果系实情，自应从宽免死。但明瑞兵至乌什即来归附，始可宽贷；若抗拒如初，直待困极始降，则又不可姑息。至阿布都果普尔脱出先向阿克苏报知，又详述城中情事，甚属出力。著加恩赏给六品顶带，仍赏银五十两。

又谕：据明普奏库尔勒阿奇木伯克色提克告称多伦回人情形不甚安静，请回哈喇沙尔查办等语。多伦回人安插已久，虽情迹稍有可疑，亦未可全信。额敏和卓熟悉回人情事，前往乌什时，著顺道至哈喇沙尔。若乌什事竣，伊等安静如常则已，或稍有可疑，惟在额敏和卓酌量办理。但新有乌什一事，回人等未免惊恐，当使之不觉，方为妥协。并传谕明普，诸事听额敏和卓办理，不可自执己见。

（卷733 2—4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癸巳（1765.5.7）

谕军机大臣等：据侍卫保宁奏称伊带领入觐回人内有伊什罕伯克摩罗和卓系乌什人，伊家口皆在城中，今闻信必自生心，拟将摩罗和卓暂留哈密看守等语。摩罗和卓虽不无疑虑，然伊究何能为？即脱逃又将何往耶？著仍照常带领行走，不必留于哈密。并传谕萨瀚，晓示摩罗和卓，以保宁奏伊系乌什人，请留哈密；奉到谕旨谓乌什之事与伊无涉，仍照常行走。一面另派妥员酌量带领。保宁办理过当，著传旨严行申饬。

（卷733 4—5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丙申（1765.5.10）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奏称三月初一日东西夹攻乌什，剿杀贼众二百余人等语。此次进攻方可谓之奋勇剿贼，且夺据山隘断其樵牧，尤为知要。观音保负伤效力，爱隆阿在雅尔闻明瑞前往乌什，即遣恒宝协助，甚属可嘉，俱赏给荷包，观音保仍赐号卓哩克图巴图鲁，赏银一百两。效力之侍卫、官员、兵丁及阵亡、得伤人等，俱著明瑞查明，交该部分别议叙、议恤。

又谕曰：德福奏纳世通调取官兵及布鲁特回人等口粮一事，殊属琐屑。在兵丁等虽有应给之项，自当酌量办理，何必按口计日，致滋糜费？其布鲁特回人等向无给与口粮成例，不过酌加赏赉，岂可与官兵一体给与口粮？是伊等全不知事理之轻重。著传谕明瑞，此次所给布鲁特回人粮饷，俱著纳世通、德福赔还。

（卷733 10—11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戊戌（1756.5.12）

谕军机大臣等：纳世通等奏称三月初一日进剿乌什，自辰至午冲败贼人数次，直抵西门，未及关闭，马上贼众急于入城，将步下贼人踏死者甚多，官兵亦剿贼百余名；二等侍卫乌尔图及兵丁二名阵亡，官兵得伤者四十五名，布鲁特等五名。著照纳世通等所奏，将伊所领官兵有阵亡、得伤、效力出众人等，俱查明奏闻。

（卷733 11—12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辛丑（1765.5.15）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奏称与纳世通商议，以乌什南山距城不远，约分为两翼前往攻取，贼盘踞山岭施放鸟枪，为我兵冲击，败走入城，尽夺其辎重；又焚西北门外所有水磨，弃其麦面；计杀贼三百余名，得伤者甚多，宗室侍卫恒瑛被鸟枪伤阵

亡，厄鲁特瑭海被鸟枪伤坠马，其余得伤者十五名；似难力攻，因暂息官兵等语。逆回等怙恶不悛，必大加剿杀始知所警戒。但乌什山险城坚，进攻不易，续据明瑞奏遣回人等设间以离其党，看来此时明瑞虽经办理，而逆回等未必即听其言，仍以力攻，致伤损官兵，殊属可悯。自仍以防守要害、堵截逋逃、坐待其毙为要。再，纳世通定议攻城西面，今明瑞兵至西北，未知纳世通于何处夹攻？著明瑞查明具奏。至阿克苏办送口粮尚觉拮据，乌什城小，被围日久，何未见粮饷不足，而军器、火药亦甚有余？伊等起事时，何以能预为储积如此？著明瑞查明具奏。此次效力及阵亡、得伤官兵，俱著交部分别议叙、议恤。

又谕曰：明瑞奏称进攻乌什时，遣回人阿布都海色木至城下招抚，有贼四人出应，云"我等归顺以来久属臣仆，安敢作逆？因哈密属人扰害不堪以致犯此重罪。又抗拒大兵，除畏死之外别无他意，俟回城商议"等语。前据卞塔海奏乌什回人因派送沙枣树料忽然滋事，朕即谕以查看起衅情由，必系素诚平日办理不善所致，著明瑞查明具奏。今看回人等所告，尚将绿旗兵欺凌伊等情事隐而未发。至阿布都拉所属人等任意扰害回人，素诚全未查办。现在额敏和卓前往喀什噶尔，先至哈喇沙尔查办多伦回人，事竣即赴乌什暂行协办。额敏和卓与玉素布俱朕臣仆，练事有年，自不至纵容所属扰害回人。然所属愚人不知事体轻重，希图小利，倚势横行，亦未可定。著通行传谕驻扎大臣等，乌什既有此等情事，可为鉴戒。将来必须留心体察，约束下人，断不可失于防范，以致自贻伊戚。

（卷733 14—16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壬寅（1765.5.16）

谕：据明瑞奏称素诚在乌什平日将回人种种科派苦累，伊父

子及办事笔帖式等任意奸淫回人妇女；此次办送济克得木植，素诚将伊子派出押运，沿途行李俱令回人背负，以致所派之人甚多，并将小伯克赖和木图拉亦行派出，而赖和木图拉之妻从前又曾被素诚留宿，因此蓄有嫌怨，遂至作乱；至卞塔海领兵到乌什时，并不查讯致乱缘由辄行施放鸟枪，至第三日用炮攻打城门，回人始行出拒，而卞塔海遽尔败北，奔至七八十里之外，致将步兵百余名、炮三座俱没于贼；再，阿克苏、喀什噶尔大小伯克平日视印房等处办事人员极为畏惧，而纳世通、卞塔海妄自尊大，其接见领队大臣、侍卫等，较从前军营将军、参赞体统尤尊，至待所属办事各员，反觉过优；昨观音保援兵至彼，纳世通等即拨给回兵二百名，令供樵汲使用，观音保不敢留用等语。纳世通、卞塔海、素诚俱受朕深恩，身为大臣，各驻专城办事，乃素诚父子在乌什任意将回人科派苦累，且奸其妇女；纳世通、卞塔海平日妄自尊大，一听所属官兵将回人凌辱折挫；至办理乌什一事，卞塔海初到时并不查讯起衅缘由辄用枪炮攻城，至贼众出拒，又不能奋勇抵敌，竟将步兵百余名、炮三座俱行弃失，败走七八十里，并将此等情节希图隐匿，不即据实奏闻，而纳世通领兵甫至彼处，始则恐明瑞争功，行文阻止，继复恳求援助，无耻实甚。彼时明瑞若听其阻止竟行撤回，尚不知酿成何等事端，且正当抚辑未生事之回众，令其倾心出力之时，反拨给观音保回兵二百名以备使令，是又具何肺腑？即此拨兵一节，其平日之任意苦累更不问可知。纳世通、卞塔海种种背谬乖张，不可枚举。由此观之，乌什之始而激变，继而听贼猖獗，不能立时完结者，皆伊等卑鄙无耻、庸妄偾事之所致，实堪发指。此内素诚情罪尤属可恶，虽经自戕不足蔽辜，著交留京办事王大臣将素诚家产查抄，其现有之子俱著革退差使，发往伊犁充步甲当差。纳世通、卞塔海之罪虽不至将

伊子一并治罪，而伊等本身断难宽恕。所有纳世通、卞塔海治罪之处另降谕旨外，其二人家产亦俱著查抄。明瑞折一并译发。

又谕曰：永贵著前往喀什噶尔办理事务。其礼部尚书员缺，著托恩多署理。永贵著驰驿赴行在请训，即往喀什噶尔。

又谕：据额尔景额奏称"现在将军明瑞办剿乌什回匪，奴才将叶尔羌事务交玉素布、富明阿、汪腾龙等，拟轻骑前往协同明瑞办理一切"等语。乌什逆回朕已交明瑞办理，明瑞接旨谅能办理完竣，额尔景额不必前往。又，近因纳世通等办事不妥，朕降旨命额尔景额往喀什噶尔办事，但叶尔羌地方亦属紧要，喀什噶尔朕已另派永贵前往，额尔景额仍著在叶尔羌驻扎办事。

谕军机大臣等：据明瑞查奏素诚、纳世通、卞塔海等情事，朕已节次鉴悉，故一切专委明瑞办理，又命阿桂前往协办。阿桂至乌什即同明瑞传旨，将纳世通、卞塔海于军前正法。看来乌什回人虽罪在不赦，亦大臣等扰累所致，自宜分别办理。著传谕明瑞，此时如尚未克城，即将查奏情事宣谕招抚；若抗拒如前，仍尽行剿杀。至善后事宜，已派永贵前往喀什噶尔，将来陆续办理。阿桂著速赴乌什，一切事宜与明瑞会议具奏。明瑞先回伊犁，阿桂留乌什数月，俟事定后与永贵交代，再往伊犁接办明瑞所管事务。明瑞于来年回京亦可。俱著传谕知之。

（卷733 17—20页）

乾隆三十年三月癸卯（1765.5.17）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明瑞奏称从前卞塔海领兵策应乌什时为贼所乘，失陷步兵一百余名并炮三座，赖侍卫数人带领马兵断后，将步兵救出一半等语。此数侍卫甚属奋勉，著传谕明瑞

将各该侍卫名姓并实有几员之处查明遇便奏闻。

（卷733 21页）

乾隆三十年四月辛亥（1765.5.25）

又谕曰：明普奏称玉古尔、库尔勒回人俱照常耕种，并无可疑；惟阿奇木伯克色提克据回人等首告哈子伯克阿瑞、噶匝纳齐伯克和硕尔等散布流言，意图叛逆；传讯回人，与原告相符，已将阿瑞等及应行质讯之人拿获看守等语。昨据明普奏请回抵哈喇沙尔查询回人，朕即谕以宜加慎密，若毫无形迹则已，设果潜怀反侧，办理时当出其不意。倘令稍有知觉，则各城回人因此惊惧，或至另生一事亦未可定。著传谕明瑞，朕以额敏和卓熟习回部情事，伊至哈喇沙尔时当令其留心体察，若回人等实系谋叛，何以并未举事，坐待拿问？如谓本无其事，则回人等首告之言又何以众证符合？将来查明时，若只阿瑞等数人起意造言，即将伊等正法示惩，不必辗转株连。谅额敏和卓必能妥协办理。再，审讯既实，则色提克尚属输诚效力，自应加恩奖赏。著明瑞等以朕旨宣示，照伊现在职衔加一级，赏戴孔雀翎，仍赏缎八匹。

（卷734 5—7页）

乾隆三十年四月壬子（1765.5.26）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奏自三月初九、十三、十四、十五等日进攻乌什情形，又据伯克萨里请遣亲信回人呼特呼默特持书前往招抚回众等语。逆贼等倚恃城坚粮足敢行抗拒，朕已节次传谕不必徒事攻击，惟严防要隘，俟其自敝。此时若尚未竣事，则鄂津所领伊犁官兵五百名亦到，倍添威力。至纳世通等攻守一隅，屡战挫衄，久留该处必至偾事，昨已降旨将纳世通、卞塔海于军前正法，明瑞此时且不必宣露，俟阿桂到彼一同传旨办理。纳世通等俱扰累回人，为众所恶，若不早正典刑，则回

众不知天朝法纪。著一面传谕阿桂速行前赴乌什，将纳世通、卞塔海正法后，其所领官兵即著阿桂管辖，与明瑞协力取城。至领队进剿，爱隆阿尚属谙练，著明瑞酌量，如伊犁不必定须爱隆阿驻扎，即派赴乌什办事。至德福与卞塔海同在阿克苏，办事俱无端绪，德福虽罪不至于正法，或将伊革职、令其效力行走或作何治罪之处亦应定拟。所有应办钱粮紧要事件，暂调伍弥泰赴阿克苏办理。俱著明瑞妥议具奏。纳世通等奏折俱未批示，一并发交明瑞阅看，酌量查办奏闻。

又谕曰：纳世通进剿乌什全无端绪，且任意虐使回人，看来伊在喀什噶尔时亦必妄自尊大，或有无耻情事俱未可定。著传谕柏琨，伊至喀什噶尔多时，已奏事数次，纳世通在彼行止岂全无见闻？何以未经奏及？奉到此旨务须彻底查访，据实参奏。亦传谕明瑞、阿桂，如柏琨有徇庇纳世通稍为隐匿之处，一经查出，即行参奏治罪。

又谕曰：明瑞奏哨探人等擒获一贼，交茂萨讯供，据称城内回众议论不一，有谓投降必不全戮者，有谓乌什城池坚固，厄鲁特曾以三万兵围守九月竟不能克，今喀什噶尔、阿克苏人心俱变，不过麦熟前亦乱；其言虽不可全信，似宜留心防范，且驻扎大臣等办理不善，回人不能相安，似宜专于伊犁驻扎大兵以资弹压，其回部各城仍其旧俗，不必驻扎大臣官兵等语。所奏未合事机。自平定回部以来，驻兵办事已成定制，一旦忽尔改易，殊非国体。且乌什情事皆由大臣等激变，既经严治其罪，则后来定知所惩戒。设仍有愍不畏法者，亦有诛无赦而已。若因乌什一事将各城大臣、官兵裁撤，非徒示弱于回人，即如补授阿奇木伯克，谁为拣选保举？而阿奇木等或妄自尊大不奉伊犁约束，又将如何办理耶？至厄鲁特三万兵攻围不克之语，益属荒诞。从前霍集占据有全部，何以各城俱皆攻克迎降？此不

过助恶之伯克等作此语以固其属人之心耳。著传谕明瑞当持以镇定，一意堵截要隘，防贼脱逃，彼刍粮既尽，自然内溃。一切事宜俱同阿桂、永贵酌议具奏。若各城驻兵尚少，将来酌量增加亦可。并传谕阿桂知之。

（卷734 7—10页）

乾隆三十年四月乙卯（1765.5.29）

谕军机大臣等：柏琨奏将布鲁特车哩克齐解到送信回人逐一讯供看守，已酌赏车哩克齐等缎匹等语。此等回人俱赖和木图拉亲信，据供乌什有马五六百匹，口粮将尽，较之明瑞捉生询问所供不符，益见前言之未可深信。惟绝其粮道，防御逃逸，自然内溃。但驻守官兵接济粮饷甚属紧要，明瑞当预为筹画。再，车哩克齐等拿解回人先将其银两、缎匹抢夺，亦不可不明白宣谕。著明瑞晓示车哩克齐云："尔等拿解潜通信息回人甚属可嘉，伊等所携虽系官物，即以充赏。"嗣后凡有此等脱逃通信之人，俱照例办理。仍加赏车哩克齐缎四匹。至柏琨奏巴布敦、玛达布拉系贼人心腹，若缚置军前俾贼人看视，以绝其望救之念，于事有益。所见尚是。明瑞即照此办理。

又谕：前据明瑞查奏乌什回人一事实由素诚等狂纵妄行以致激成事变，及纳世通之妄自尊大、凌辱回众，卞塔海之轻率攻城、败走掩饰，均为法所难宥，已将伊等分别治罪示惩。兹复据柏琨奏讯取巴布敦等供词，则素诚在乌什之奸淫妇女、苦累回人各款俱与明瑞前奏相同，是其情真罪当，实属众口如一。著将柏琨折译发谕众知之。

（卷734 11—13页）

乾隆三十年四月丁巳（1765.5.31）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明瑞以围城无益、当遣回人招抚具奏，迄今多日未见奏及，看来乌什回人死守不降显然可见。若仍设

间招抚，恐贼人谓攻城无策，惟以纳降为事。著传谕明瑞毋庸再行招抚。现在大臣、官兵多系坐糜粮饷，此时固不必急于进剿，而防守堵御尤当加意。如一年不克，即驻守一年，俟其自溃可耳。

（卷734 15页）

乾隆三十年四月戊辰（1765.6.11）

谕军机大臣等：据柏琨奏准纳世通咨与明瑞会商，令将回人巴布敦、玛玛达布拉送赴乌什等语。昨因柏琨请将拿获潜通信息之回人等缚置军前，俾贼人见之绝其望救之念，朕即以此事尚属可行，屡降谕旨，而明瑞等总未具奏。此次柏琨所奏，则系纳世通咨取，又云与明瑞会商，甚不合理。明瑞系总统回部将军，纳世通不过参赞大臣，各城一应事宜当听将军查办，岂有参赞大臣专主一事，仅知会将军同办之理？且将军明瑞等数日以来并未将乌什事体如何之处奏闻，甚属不知缓急。俱著传谕知之。

（卷735 5—6页）

乾隆三十年四月辛未（1765.6.14）

谕军机大臣等：据明瑞奏称乌什逆回等以死固守，而纳世通、卞塔海等未能和衷办事，每多掣肘等语。纳世通、卞塔海等不能和衷集事，朕早已知之，但伊等之罪尚不在此，惟讳败饰功、存心欺隐其罪甚大，是以降旨将伊等正法。大臣等办理国事，原不应分别彼我。至朕用人行政，一本大公，大臣等如果同心协力，自当并录其功；若华张偾事，亦必均任其咎，从不稍有偏徇。即富德等入巴达克山索取霍集占兄弟之时兆惠并未前往，朕因其事已集，未行深究。若稍有贻误，自必治兆惠之罪。纳世通、卞塔海因不相合以致偾事，今阿桂、永贵陆续前往，万不可仍蹈覆辙。俱著传谕知之。

（卷735 9—10页）

乾隆三十年五月丁丑（1765.6.20）

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等奏：臣等将逆回阿璘及原首回人克伊雅斯等提集审讯，据原首人供，闰二月初五日阿璘邀请饮食，伊兄噶匝纳齐伯克和硕尔及弟侄等十一人在坐，阿璘忽云“闻乌什各城俱叛，我等何不将阿奇木等杀死，以克伊雅斯为导至乌什，我为大伯克，尔等俱为头目”等语，众俱无言；和硕尔云“我曾入觐，见大皇帝威福，且赏赉甚重，尔如何出此妄言？再不改悔，必呈报处治。”即率其子先行；我三人随出即告知阿奇木伯克等语；据阿璘供：“因阿奇木伯克色提克无故将我殴打，心甚怀恨，是以欲将伊杀掠；”其各城俱叛，系属造言；询之色提克，亦称去年派差，阿璘以老弱充数，抗拒不换，鞭打是实。臣等伏查阿璘，以多伦微末回人蒙恩授为哈子伯克，乃敢挟嫌谋叛，罪无可逭。应请将阿璘按律凌迟处死，妻子缘坐。和硕尔虽经斥责，并未首告，且系亲兄，亦应拟斩立决。其弟侄等俱应缘坐，但情事稍有不同，谨分别定拟。色提克因公将阿璘鞭责，应毋庸议。得旨：额敏和卓等审讯多伦逆回阿璘闻知乌什信息倡言惑众一事，阿璘著即凌迟处死，将伊妻子解京赏给王大臣为奴。伊兄弟和硕尔等虽不能首告，但业经斥责，并未听从，且系新附回人，不知内地法律，俱著加恩省释。余依议。

（卷736 4—5页）

乾隆三十年五月己卯（1765.6.22）

谕军机大臣等：乌什回人变乱，戕害官兵，数与将军、大臣等拒战，败走入城，死守不降，殊堪痛恨。朕曾降旨明瑞等克复乌什城后勿留孑遗，尽数杀戮。但霍集斯之侄及伊族人皆居乌什城内，克复乌什城后，伊等若毙于军中则已，若生获者，虽俱在应戮之数，宜看霍集斯之面免其一死。著传谕明瑞等，

克复乌什后，霍集斯之侄及伊族人内除死于军中者无论，所有生获，免其一体诛戮，俱著查出奏闻。与彼过于疏远者不在此例。仍遵朕节次所降谕旨办理。

（卷736 6页）

乾隆三十年五月丁亥（1765.6.30）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等奏闻贼有决战之信，即整兵进剿，连战败贼；恐其事急潜逃，于要隘分兵防守等语。以贼人现在情形计之，赖和木图拉若不为其属人所杀，必至潜逃。此时胁从之贼若擒献首恶，尚可宽贷，否则仍遵前旨办理。

又谕：据额尔景额参奏和阗总兵和诚于上年十二月派阿奇木伯克阿什默特、署笔帖式松科泰、家人李文等假巡查六城为由，松科泰、李文索取回人金钱、衣物，众回人无不嗟怨等语。和诚以办事大员任听属官、家人求索所部，甚属不堪，且安保无指使情事？和诚著革职拿问，奏内有名人犯俱交明瑞、阿桂严审定拟具奏。至阿什默特虽有干涉，若众人不行首告，即毋庸深究。昨据额尔景额参奏和诚私采哈郎圭塔克之玉，隐匿不进，朕以采玉尚无关紧要，姑从宽贷。此次所奏情事又在采玉以前，则是和诚向日行止不端，额尔景额未免为之姑容，今见素诚在乌什以贪馈事，始补行参奏，殊属阘茸。著传旨申饬。昨伍讷玺以布政使衔赴和阗办事，此时著富明安暂署。丑达亦著往和阗办事。

又谕：驻扎各回城办事大臣理宜洁己奉公，约束下人，抚辑回众，毋令丝毫扰累。乃大臣等遇事往往彼此歧视，漠不相关，以博长厚之名。虽有见闻，概行容隐。若果能以国事为重，于同官有不法之举即行参奏，则不肖之徒知所顾忌，何至滋生事端？即如乌什一事，可为炯戒。现在和诚又纵伊属员、家人求索所部，额尔景额平日岂无见闻？而仅以私采玉石一事入

奏，朕以为无关紧要，姑从宽贷；及乌什事发，始补行参奏。若早如此直切指陈，则和诚早经治罪矣。额尔景额即系姑息瞻徇。著传谕各该大臣等，嗣后有仍蹈覆辙、扰累回人者，邻城一有见闻，即据实参奏。其或以私事不合互相倾轧，亦不能逃朕洞鉴。

（卷736 16—18页）

乾隆三十年五月己亥（1765.7.12）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奏四月二十七日，桑林内有马贼二百余名领步贼二千余名斫取桑树，臣急速领兵进攻，计捉生七名，剿杀二百余名，得马及鸟枪无算，又将拿获小回人二名放回，以离间城内人心等语。明瑞此等意见甚不晓事，岂欲图贼人感激耶？殊不知我兵初到时略示惩创，贼即纳降，尚可酌量宽宥；今已抗拒数次，并无悔罪归附者，非阖城诛戮，无以示儆将来。著传谕明瑞仍遵前降谕旨，不可稍事姑息。

（卷737 12—13页）

乾隆三十年五月壬寅（1765.7.15）

谕军机大臣等：玉素布奏称伊弟阿布都拉骚扰乌什回人以致债事，俱由伊素失教训，请交部严加议处等语。阿布都拉以阿奇木伯克纵所属人等滋扰激变，罪由自取，与玉素布无涉。著加恩免其交部。

（卷737 18—19页）

乾隆三十年五月癸卯（1765.7.16）

谕军机大臣等：据明瑞节次奏报进攻乌什情形，朕以逆贼等一心死守，即困惫出降亦不可宽宥。今又据所奏捉生询问之言，是贼人口粮将尽，不久即可取其城。纵使归降，亦不过图免诛戮，非其本心，益不可信。著传谕明瑞，但遵陆续谕旨加意堵截搜剿，拆毁城堡以杜后患，万勿稍存姑息之见。

（卷737 19—20页）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乌什军务甚要，纳世通、卞塔海平日办事糊涂，此次举动尤为错谬，奉旨将纳世通、卞塔海严拿正法，即令观音保、明亮前往接办。纳世通等分兵西北，若解至臣营，相距数十里，恐其闻信自戕，未能明正国法。臣等即派领队大臣观音保、明亮前往，将纳世通、卞塔海交与侍卫讷苏等护送前来，禀称拿二人时齐集侍卫、官员、伯克宣读谕旨，回人、布鲁特俱欢喜告语。至爱隆阿、伍弥泰，因伊犁事繁不便远离。德福向在阿克苏，虽办事糊涂，近颇知省改，可否暂行宽宥，俟绰克托、伊勒图到时再将伊革职治罪。报闻。

（卷737 20—21页）

乾隆三十年五月甲辰（1765.7.17）

谕：前因乌什之事，朕以回人断无无故作乱之理，必系彼处大臣、官员等将伊等苦累不堪，致启衅端，因交明瑞查奏。嗣据明瑞等将纳世通平素妄自尊大、于办事人员过为宠信等款陆续奏闻，今柏琨又将纳世通在喀什噶尔从前带领回人行围并主事乌尔衮任意勒索回人、殴詈伯克种种劣迹查奏。各城驻扎办事大臣俱身受朕恩，为一城统领大员，自应洁己率属，安抚回众。即偶尔行围藉以操练官兵，原属可行，但只应带内地兵丁。至于回人俱以耕重为生，乃常派其出围，以致伊等废时失业，有是理乎？曾见内地大臣有带领农民行围者乎？实属悖谬不堪。再，回部伯克俱系恩赏职衔品级之人，该管大臣固不可过于优容，亦不可任意凌贱。至官员等，尤非大臣可比。乌尔衮不过一主事耳，竟敢将散秩大臣阿奇木殴辱，实出情理之外。此皆大臣等平日过于宠信所致。若不重治其罪，何以示惩？是以降旨交明瑞、阿桂等将纳世通、卞塔海治罪外，并将乌尔衮等审明定罪。著传谕各城办事大臣，嗣后各宜守身洁己，善视伯克，一切事务秉公办理，属下人员严加约束，毋令

扰累回众，以纳世通为炯戒。著通行晓谕知之。

（卷737 21—22页）

乾隆三十年六月己酉（1765.7.22）

又谕：此次办理乌什事务，额敏和卓之子素赍璘、茂萨、鄂对之子鄂斯璘、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奇木俱能奋勉出力，著传谕明瑞、阿桂等酌量将彼处绸缎赏给以示鼓励。有应行交部议叙之处，照例具奏。再，彼处所有回人、布鲁特内如有似此奋勉者，著明瑞、阿桂一并查明奏闻。此际乌什事务情形若何之处，亦著迅速具奏。

（卷738 3—9页）

乾隆三十年六月庚戌（1765.7.23）

又谕曰：阿桂奏称乌什增兵一事，已行文乌鲁木齐提督五福等将该处绿旗兵一千名办理起程，一面于伊犁兵丁内拣派千余名陆续前来等语。昨据阿桂奏请增兵，朕即谓贼众将届绝粮，乌什计日可克，毋庸增派兵丁。续虑爱隆阿已经办理，故仍准调拨。今爱隆阿又调乌鲁木齐兵一千名，亦属多事。盖贼众逃窜所当预防，而绿旗兵多系步行，岂能追及逆回，截擒其众？明瑞、阿桂举动未免张皇，恐各城回人闻之妄生疑忌。著传谕五福，若乌鲁木齐兵丁尚未起程，即行停止；或遄行未远，亦可撤回；惟将抵乌什，即留军营协助。

（卷738 11页）

乾隆三十年六月己巳（1765.8.11）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等奏称六月初二等日贼人与城西军营拒敌，伊等领兵夹攻，复捉生讯问，知城中另立伯克，拟相机办理，速为竣事等语。贼人怙恶猖獗如此，伊等所奏似仍有招抚之意，殊不可解。若谓事期早竣，则伊等驻守已数月，未尝催促及不惜兵丁责以梯冲克城之举也；特因回人顽梗，若仍准

其降，则伊等谓罪不加众，转视逆叛为常事，拒守为良策。且忽降忽叛，亦与国体有关。著传谕明瑞等惟遵节次谕旨办理，克城之日即将伊等剿杀，不必迟疑候旨。

（卷739 10—11页）

乾隆三十年七月乙未（1765.9.6）

谕军机大臣等：据额尔景额奏称原任总兵和诚重利盘剥回人及折收金两之处，俱经审讯明确，请将和诚解交明瑞再行覆讯拟罪等语。和诚系特简和阗办事大员，似此贪婪败检，大干法纪，实出情理之外。可传谕明瑞等将和诚即在该处正法示众，仍传谕回人等知之。

又谕：据明瑞等奏称六月二十九日两营合势，进逼贼城等语，是伊等从前距贼巢尚远，今始进薄其城耳。官兵屡次进剿，贼众惟以死相拒，非痛加惩创不可。著传谕明瑞等将所获生口俱即正法，得城之日，遵朕节次所降谕旨办理。我兵既直逼城下，而五福之兵亦到，不为不多，务宜昼夜巡防俾贼众不得休息，绝其刍牧，断其樵采，并于隘口严行侦候，断不可使一贼窜逸。此次乌什贼众虽属小丑，而凶狡实甚，官兵及厄鲁特、布鲁特等不避矢石，有进无退，甚属可嘉。即前此平定准噶尔及回部时，似此格斗之事亦少。著明瑞等于事竣后将奋勉效力、劳绩出众者查明分别奏闻，候朕加恩优叙。至明瑞身为将军，办理无策，以致旷日持久，免咎足矣，何可言功？并传谕知之。

（卷741 7—8页）

乾隆三十年七月戊戌（1765.9.9）

谕军机大臣等：据柏琨奏称遣往霍罕侦探之回人多里野特墨特带有额尔德尼伯克书信，随送交明瑞，明瑞查验封套，系回覆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之书，因不知情节，仍行发回；

今将来书译出，大概系辨明阿布都喇伊木通信一事，谓大臣等勿听小人之言，看来无甚关系，似无庸置议等语。所见甚属错谬。额尔德尼并未呈书将军，柏琨并不细加译看即送交明瑞，已觉草率。若因系纳世通从前所办，不欲接管，更属推诿。伊即不知情节，岂无旧案可查？且原书既经明瑞发回，伊重加译看有“大臣等勿信小人”之语，自当将此事颠末一一指出，方足见国家用法之当，毫无偏听于其间，使之心服，乃竟谓无甚关系，含糊了事，岂驾驭外藩之道？且大臣等彼此更替，将来后任者俱可将前事置之不问，其贻误尤不浅。柏琨著严加申饬。如霍罕尚未有来使，即著永贵行文额尔德尼明白晓示。明瑞虽非承办此案之人，但从前情节俱经知会，此时又经译出，乃仅以发回结局，亦属非是。并著传谕知之。

（卷741 10—12页）

乾隆三十年七月辛丑（1765.9.12）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乌什贼众投降情形。谕军机大臣等：明瑞、阿桂奏本月初二、初四等日攻败贼人，直抵城下等语。看来伊等从前并未近城，不过较纳世通等稍觉不远耳。至现在贼众情形已觉困惫不支，计接奉此旨时应早竣事矣。逆贼等一心死守至于数月，甚属可恶。今力穷求免，断不可允。首恶额色木图拉尤寸磔不足以蔽辜者。即其属人缚伊以降，亦不可姑息，仍当督兵进剿。著明瑞、阿桂遵照办理。

（卷741 13页）

乾隆三十年七月壬寅（1765.9.13）

又谕：官兵等进剿乌什逆回攻围既经数月，贼众无以为食，自应旦夕就诛。但穷蹙至此仍以死抗拒，实属凶狡，断不可姑息容留。前谕将丁男俱行剿杀，其十三岁以下幼童及妇女送往伊犁，发往时俱令自备资斧，不得给以口粮。盖伊等恃粮

食有余相率抗拒，戕我大臣、官兵，而伊等家口穷迫时转给以养赡，有是理乎？著明瑞等于事竣后，查明此等贼人家口若随身尚有口粮、能前往伊犁者，姑贷其一死；或不能自给，沿途饿死，伊等获全首领尚属厚幸，断不可过行小惠给与口粮，滥费公项。

（卷741 14—15页）

乾隆三十年八月己酉（1765.9.20）

又谕曰：巴延弼已授为宣化镇总兵官，命往和阗办事。伊得旨后若来京请训，往返有需时日，著即由彼驰驿前往和阗。因思驻扎大臣等多官于内地，习尚安逸，既以边隅为劳苦，又或不能同寅协恭，或不能洁己自爱，苛扰其下，满洲世仆岂宜出此？即如素诚在乌什贪淫败检，竟致激成叛乱，已身被害，并子嗣俱无所逃罪；和诚在和阗隐匿应贡之玉，又重利盘剥回人，亦经治罪正法，其明鉴也。大臣等果能正己率属，与同官和衷集事，将来年满撤回，必加恩擢用。著传谕巴延弼，朕因其人尚可用，予以奋勉之阶，伊至和阗，当以素诚、和诚为戒。再，和阗采玉系常年土贡，每派回人共役。伊等倘怠玩隐匿，自当加意约束；若效力行走，尚属勤慎，则应酌量赏给以示鼓励，不可丝毫扰累。

（卷742 6—7页）

乾隆三十年八月庚戌（1765.9.21）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阿桂等奏称贼势较前衰弱，伊等于七月初九日领兵逼近城根，掘沟筑墙，防其逃逸，忽东门突出贼众二千，为官兵击败入城，仍不时冲突，城西亦然；现在各门俱筑长围，俟叠砌坚固，自无所逃等语。看来我兵从前离城甚远，且掘沟筑墙一事何以早未计及？若谓兵不敷用，明瑞身为将军，即应据实陈奏。再，伊等奏内有“贼人欲割城下未熟

之黍，为我兵击败”之语，乌什贼人滋事始于二月，计其耕种之期不过三四月间，何以未闻驱逐毁弃？若似此围困贼人，虽经年看守亦不能竣事。明瑞等著严加申饬。至伊等既以长围困贼，无路可逃，若仍准纳降，则姑息过甚，断不可行。明瑞等务遵节次所降谕旨办理。

（卷742 7—8页）

乾隆三十年八月己未（1765.9.30）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等奏称七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贼人屡次出城冲突，俱经击败等语。贼势穷蹙至此尚敢行抗拒，情罪可恶，即明瑞等亦知其不可招降矣。至官兵等遇以死拒守之贼人能奋勇攻击，甚属可嘉，前已谕明瑞等查明分别奏闻。著将此次查奏之出力官兵交部议叙。嗣后官兵内有奋勉出众效力者，俱著详悉存记，俟事竣奏请加恩优叙。

又谕曰：明瑞等奏准额尔景额咨称，阿什默特所属回人呢雅斯、克伊叶斯常唆耸阿什默特苛虐属人，不可留于和阗，臣以呢雅斯等如何唆耸阿什默特之处并未有确实证据，遽行遣往伊犁，恐阿什默特不无疑惧；若访闻属实，则阿什默特亦不可留于和阗；行令查明定夺等语。所见甚是。但此案应行质讯之人，明瑞应调集该处查办，不当仍委之额尔景额。若此时尚未办结，仍著明瑞咨调办理。至回部伯克等如果扰累属人，纵加以宽宥，亦难弭其疑惧之心。著传谕明瑞、阿桂等查明此案情节，若系呢雅斯、克伊叶斯倚势横行，阿什默特失于觉察，则呢雅斯等治罪后阿什默特亦不可仍留该处，酌量与别城阿奇木伯克等对调；若阿什默特因听呢雅斯等之言自行苛虐回人，即将呢雅斯、克伊叶斯办理，阿什默特送京安插亦可。

（卷743 1—2页）

乾隆三十年八月丙寅（1765.10.7）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等奏七月二十八日派巴图鲁兵六百三十余名，分为两队取城；调伊犁遣犯十二人携云梯前列；攻东北隅之兵乘贼未觉鼓勇先登，夺据城垣，有骑贼来援，俱不能上，惟在近城房屋拒守；攻西南隅之兵因贼已知觉防守未能登城，近城之贼又放枪拒战，恐官兵有失，始行撤回。此次登城剿贼，奋勉可嘉，惜西南隅登城稍缓，否则竟可克城竣事矣。计贼人心胆已寒，必至内溃。著传谕明瑞、阿桂等将此次效力出众、得伤、阵亡之人俱查明具奏，候加恩叙恤。其发往伊犁人犯果有出众效力者，亦应加恩，或可即令充补绿旗兵丁，著一并查奏。至另折所奏“官兵不便与回人杂处，如沙雅尔等城未尝驻兵颇属安静，而乌什有兵转致滋事，不若将各城官兵调集驻扎一处，庶兵力不分，而扰累回人之弊可杜”等语，所见非是。乌什有事，特由素诚激变，卞塔海又办理不善以至如此，岂可谓回人无端滋事？若因此谓回人俱不可信，则乌什事起，伊等当群相附和，何以绝无动静？朕前谕将该处城垣拆毁，今可毋庸办及。或驻扎绿旗兵屯田，或移阿克苏大臣驻扎亦可。至合兵驻扎一事，即地方全定，亦当于四五年后办理。倘仓猝遽行之，回人等必以我有鉴于乌什而防闲太过，不但徒起猜疑，亦非所以彰国体。所奏不可行。俱著传谕明瑞、阿桂知之。

（卷743 8—10页）

乾隆三十年八月丁卯（1765.10.8）

谕军机大臣等：据明瑞、阿桂等奏乌什平定后酌议驻兵一事，朕已谕将该处城垣不必拆毁，各城驻扎大臣当以乌什为总汇之地，著永贵驻扎办事，其阿克苏毋庸驻扎大臣、官兵，即移于乌什。绰克托亦著协办乌什事务，兼辖阿克苏。喀什噶尔事虽不烦，柏琨一员尚觉不足，著与额敏和卓同办事务。其各城大臣仍依旧制，乌什等城俱听伊犁将军管辖，隔一二年亲往

各城巡查一次。至乌什地颇肥饶，多驻绿旗兵似于屯田有益。一切驻兵、筹饷事宜，著明瑞、阿桂等会同详议具奏。

（卷743 10页）

乾隆三十年九月戊寅（1765.10.19）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克复乌什城。谕军机大臣等：今日得明瑞等奏折，仅将八月初九等日与贼相持及为从前守垛阵亡、得伤人等声叙请恤，并未将如何克复回城、擒获贼首情形具奏，只于奏片中浑含数语。即得城后有急需办理之事，不及详悉陈奏，亦不应简略至此。著传谕明瑞、阿桂等将入城擒贼情形逐一作速奏闻。其城垣形势及官兵所筑长围、台垛，攻守大概，俱著绘图呈览。

又谕曰：明瑞等奏称八月十五日克复乌什城等语。乌什贼众敢行叛逆，据险死守，久抗大兵，甚属可恨。今罪人斯得，著传谕明瑞遵节次所降谕旨办理。此次乌什一事，进剿半年仅能克复，明瑞、阿桂俱朕简用之将军、大臣，如此办理迟滞，幸免于罪足矣，岂当复予议叙？其在事官兵俱各奋勉效力，较从前平定伊犁、回部时，战功犹觉过之。著明瑞等将官兵内著有劳绩及阵亡、得伤者分别查明具奏，交部议叙、议恤。其乌什驻扎大臣官兵之处，俱遵前旨行。

（卷744 4—5页）

乾隆三十年九月辛卯（1765.11.1）

又谕曰：明瑞、阿桂等奏称乌什贼众擒献首恶已分别正法，及送往伊犁办理等语。昨据伊等奏报克复乌什，语甚含糊，距今十二日始以查办贼众具奏，而所办又极乖张错谬。即如贼人戕我大臣、官兵，以死拒守，及长围久迫，始缚献首恶，希冀苟免诛戮，准以天理人情，岂复可赦？惟尽以军法从事，始足申国宪而儆愚顽。乃办理半年不能速为擒剿，仍待贼众穷急

自献始称竣事，岂不贻各回部、布鲁特人等姗笑？且朕屡降谕旨，特以此等回人逞凶肆恶，若不大示惩创，将来或效尤滋事，转非辟以止辟之道。今伊等既从事姑息，著将送往伊犁人等即交二人养赡。再，伊等从前请于乌什驻兵屯田，朕已谕令筹议。今另折所奏，忽将五福所领绿旗兵撤回，何错谬至于此极？所有官兵来往资粮，俱著伊二人偿补。且前谕得城后查核素诚、阿布都拉等一切情事，原欲详其颠末，传谕中外，而额色木图拉既擒，亦应讯取确供再正典刑，乃一味草率完局，不知伊等十数日来所办何事？由此观之，则所查正法之贼人亦皆听信人言，未能吻合情理。此必明瑞顾念家室，早欲回京，而阿桂亦思早至伊犁更替。明瑞、阿桂著交部严加议处。俟乌什事竣，均即往伊犁候旨。

又谕曰：明瑞等奏乌鲁木齐绿旗兵令五福带领护送移解回人后再行撤回，于八月二十一日起程等语。著传谕五福，伊所撤之兵若距乌鲁木齐尚远，仍令回至乌什；或相去已近，自当暂行休息，俟正月前往，以不误春耕为妥。若谓此次派出官兵叶经往返，即另派亦可。

（卷745 4—6页）

乾隆三十年十月甲辰（1765.11.14）

谕曰：明瑞、阿桂等办理乌什回城一事，舛谬之处不一而足，已降旨交部严加议处。但所奏折并未发钞，众人不悉其中原委，或疑回人既已平定，何以不行议叙转加议处？今将伊等奏折钞发，俾众共知之。即如今春乌什逆回赖和木图拉等因素诚激变据城抗拒，特命明瑞、阿桂带领官兵前往办理，伊等初至时，朕因乌什葛尔孤城，又无外援，易于收复，官兵毋庸悉锐进城，轻攖锋镝，是以令伊等惟严围困之计，使贼回势穷力蹙则乘机攻剿，尤为事半功倍。今围城已及半载，逆回刍粮乏

绝，马死人饥，自生离叛，此时攻取，易若摧枯，况既知贼众内溃，并闻城内仓皇救火，聚集惊惶，即当统率大兵悉力攻城，诛杀贼众，以扬我武。乃兵已临城，尚退列垒内。及经回众将要贼献出始行入城，复关闭城门收获枪炮、弓箭，种种示怯，全不知奋勇任事。则回城之复定，尚得谓由伊等收取耶？我国家定鼎之初，兵威丕振，云梯所向，立破坚城，从未有稍存畏葸退缩不前之事。不谓伊等于乌什弹丸之地选懦周章至于如此，实损我国威，伊等罪乃在此也。至素诚等苦累回人、奸淫回妇各情节，虽从前得之俘囚之口，今额色木图拉等正犯既经就获，理应严讯起衅缘由及素诚所犯是否属实，使情罪确凿，乃成信谳，而众共晓然，方结此事之局。伊等一概置之不问，辄称将贼党正法，有是理呼？明瑞、阿桂此次办理节节错谬，不得不交部议处以示惩创。其在事将弁、兵丁仍交部分别议叙。朕办理庶务一秉大公，赏罚悉期允当，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而于军令赏罚之际更所慎重。将伊等原折译发使众阅看，自知其办理之无纪绪也。并宣谕中外知之。

（卷746 2—4页）

乾隆三十年十月乙巳（1765.11.15）

又谕曰：回部头等台吉哈什木病故，理藩院应奏请令伊子承袭，乃仅请赏给披甲钱粮，殊属不合。哈什木之子阿布拉著加恩承袭二等台吉，伊年尚幼，著支食半俸。

（卷746 6页）

乾隆三十年十月己酉（1765.11.19）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阿桂等奏称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之阿奇木伯克等多不满物议，此内惟鄂对人尚可用，阿什默特亦能办理事务，至噶岱默特、色提巴勒氏声名较前稍减；除鄂对驻扎叶尔羌外，请将噶岱默特调往阿克苏，色提

巴勒氏调往和阗，阿瓜斯伯凯补授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等语。所见又属错谬。鄂对等皆归顺旧人，且遇有军务颇能出力报效，此次若尽行移调，则回人、布鲁特等不知情事妄起猜疑，谓国家乘新取乌什之威将伊等更调。若谓伊等贪图小利，亦回人常事，安能保其必无？惟在大臣等正己率属，赏罚严明，地方自必安静。毋庸更调纷纭，转滋惶惑。即如所奏伊等应行更调之处，亦未有确实款迹，不过得之物议，又可尽信乎？况明瑞等从前尚欲尽撤各城大臣，倘从所请，则将来伯克等之贤否复以何人为之体察？可谓自相刺谬矣。所有更调阿奇木伯克之处，俱不必行。惟伊等另折所奏善后事宜尚属可行，著交军机大臣议奏。

（卷746 9—11页）

乾隆三十年十月甲寅（1765.11.24）

谕军机大臣等：今乌什事竣已经两月，明瑞等即应回伊犁办事。设谓尚有未完之件，此等琐屑事务岂一时可了？逐细搜寻，转属无益。且永贵、额敏和卓等亦可陆续办理。著传谕明瑞、阿桂，与永贵交代后即行起程，不必久留乌什。

军机大臣等议覆伊犁将军明瑞等奏回部善后事宜：一、各城旧制以阿奇木伯克总办事务，日久权重，任用私人，侵夺小伯克等承办之事，诸弊丛生。请嗣后一切事件俱先交承办之员，俟其呈禀，仍与伊什罕伯克会商。若有仍前揽权独办，许伯克等于该驻扎大臣前控告治罪，虚者反坐。一、回人赋税颇轻，惟厄鲁特时有格讷坦名色以备差务，每年各城派四五千腾格不等，俱系临时酌派，并无定额，易滋扰累侵蚀诸弊。今各部落差人已官给口粮、羊只，大臣等俱有养廉，应将前项陋规禁止，照从前吐鲁番定制预择富户给与地亩，令每户一二年间轮办一次。一、从前厄鲁特每年派哈喇罕一人、和卓一人按各

城回人户口赋役造册，开除老弱，后来渐生隐匿贿脱之弊。请仍循旧规，每间一年派员查核，若有轻重不均，将该阿奇木等议处。一、都官伯克缺出，该伯克补用不公，且有阿奇木等子弟亲戚据为利薮。请嗣后令伊什罕、噶匝纳齐、商伯克公同保举，其阿奇木等族姻俱令回避。一、伯克所用亲随谓之颜齐，向有定额，惟取中等人户。有升调别城者，按级增益。今则逾额数倍，且必派富户，其应纳赋税摊入他户；伯克等从中侵蚀，颜齐等又挟制伯克，市权滋扰。请令阿奇木等公同查核，如有额外挑派，概行革除。一、每年回人应办赋役俱由伯克指派，并不预为晓示，每致放富差贫。请将现办赋役定额，令该大臣等以印文榜示，如有不遵定额、偏枯扰累，准回人等控告，虚者反坐。一、内地贸易商民渐多，所居与官兵相近，尚可弹压。若与回人相杂，易滋事端。请令该大臣等清查，俱令赴驻兵处贸易。若仍与回人杂处，即行治罪。一、阿奇木以下伯克与大臣官员等相见，向来未定仪注，该大臣等或妄自尊大。请嗣后阿奇木、伊什罕伯克见大臣官员等，照总管、副总管例，其余伯克俱照官兵例。仍令大臣、官员等毋得简傲。均应如所请。从之。

（卷746 12—15页）

乾隆三十年十月戊辰（1765.12.8）

又谕曰：明瑞等奏称克复乌什官兵于闰二月初六日及六月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九等日、七月二十八日历次剿贼围城，著有劳绩，及阵亡、得伤之官兵、回人等，遵旨分别等次造册送部，请加恩叙恤等语。著加恩将有功、阵亡、得伤之官兵、回人等俱分别议叙、议恤。

（卷747 15页）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壬申（1765.12.12）

谕军机大臣等：据柏琨奏阿布勒比斯闻乌什事竣，差哈萨克沁德睦尔同齐里克齐之弟海林达尔前至喀什噶尔进献马匹。前因哈萨克阿布赍差人进马，所带余马在喀什噶尔等处贸易，曾传谕永贵，哈萨克等在乌鲁木齐贸易时马价极贱，若在回疆贸易，于乌鲁木齐马价有碍，嗣后哈萨克带马至回地，严禁回众私买，须官为经理，较伊犁、乌鲁木齐多减价值，丝毫不令多得。仍晓谕伊等赴伊犁、乌鲁木齐贸易。今阿布勒比斯等差人进献马匹，若复在回地贸易，柏琨即遵朕前旨办理。并晓谕伊等，现在回疆诸务俱系伊犁将军统辖，此处断难接办。将此传谕柏琨及各回城驻扎大臣并伊犁将军知之。

（卷748 1—2页）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甲申（1765.12.24）

谕军机大臣等：柏琨奏据额尔德尼文称，商人来往道路有厄鲁特等抢掠，已差人查拿，应覆额尔德尼回文，现与阿桂、永贵等商办等语。前令伊犁将军统辖回疆各城，原为调兵等项大事而言。若事无大小必文移商酌，耽延误事，且启推诿之渐。著传谕各回城驻扎大臣，嗣后遇有调兵等大事，一面具奏，一面会商伊犁将军。寻常事件，自行办理具奏。

（卷748 26页）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丙戌（1765.12.26）

谕军机大臣等：乌什乃回疆著名大城，住回众甚伙。逆回抢夺仓库，应有藏匿米谷、饷银等物，明瑞、阿桂等收复乌什城池即应盘查。彼时朕若降旨询问，似以盘查俘获为要务，且意其徐当查奏。何以延至数月并未奏及？从前平定准噶尔时，即查明俘获诸物或解京，或入官，今何以不照前次办理？官兵所得系回众物件，自可听其入己；如系官项银两，即当查出。明瑞、阿桂办理乌什事务一切不能妥协，若谓如此大城竟无物

件，将谁欺乎？从前霍集斯将伊金银等物尽留乌什，后乃互相抵赖，由此观之，不可谓乌什回众无物也。明瑞、阿桂究系如何办理之处，著即明白回奏。

（卷748 29—30页）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庚寅（1765.12.30）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等奏称前奉旨将乌什回众解往内地，赏给大臣、官员为奴；此项回众俱系附逆之人，沿途逃窜盗窃，恐解往内地滋生事端，因将回众二千三百余名尽行正法；至分解回众路费，前奉旨令臣等赔交，今应如何分赔，请旨遵行等语。前因明瑞、阿桂等办理乌什回众姑息从事，是以降旨申饬，并令赔缴路费。今尽诛回众，尚属无罪。但已无需用路费之处，复请示如何赔交，看来明瑞等将回众尽诛，竟因路费起见，殊属不堪。即如收乌什城时，所有库贮米银等物皆当搜查，乃并未经理，而于此等小处用心，是何意见？前已降旨查问乌什仓贮，著再传谕明瑞、阿桂等，令其即速奏闻。

（卷749 4—5页）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甲午（1766.1.3）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桂等奏称审明回犯呢雅斯即行正法，阿什默特等犯请分别办理等语。阿什默特受朕殊恩赏给公爵，补授大伯克，乃附从逆酋霍集占，又用呢雅斯滋扰回众，著将阿什默特并伊妻子解京候旨。呢雅斯之子赫伊雅斯及回人玛玛底敏教唆阿什默特妄为，罪实难逭，著将伊二人并其妻女及呢雅斯诸子俱解京分赏王大臣。图拉叶密锡爱资雅尔捏称拍尔浑为霍集占之子，与爱资赞霍卓拉克惑众图利，情殊可恶。俱著革去伯克，并伊妻子解京分赏王大臣。其余无干人等不必究办。著传谕阿桂、永贵等遵照办理。

（卷749 9—10页）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戊戌（1766.1.7）

谕军机大臣等：明瑞、阿桂等奏查出解往伊犁回众各物件，赏给出力兵丁；银四百余两，归并房租银备用等语。即此益知从前收复乌什城时，未将城内所有各物查奏，甚属错谬矣。解往伊犁之回人无多，尚有物件银两，乌什城内岂无官项钱粮？明系收复城池时任官兵抢掠，此次解往伊犁回众各物件又恣官兵抢夺，知其不可隐瞒始行陈奏。此等事向不具奏，乃沾沾及此，明瑞、阿桂何糊涂至是？至所称查出回众等物赏给官兵，尤属非是。伊等不过押解回众前赴伊犁而已，有何格外出力之处复需奖赏乎？著传谕明瑞、阿桂，令其明白回奏。

又谕曰：明瑞、阿桂收复乌什城时，并未奏及搜查城内物件，甚不妥协。今令阿桂前往雅尔更换安泰来京，著将节次训饬阿桂之旨钞寄安泰阅看。令其路过伊犁时即向伊等询问，谅伊等未肯吐实。安泰留意访查，其未经查办究系何故，想属下人必有议论。伊等有无隐匿情弊，或官兵恣意抢夺，伊等不能约束，务得确据，即速驰驿来京明白面奏。

（卷749 13—14页）

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庚寅（1766.2.28）

军机大臣等议覆将军明瑞等奏：伊犁携眷之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绿旗兵共万余名，又有屯田回人，此内有在城驻防者，有在外游牧者，亦有随所耕田地居住者，远近不一，非内地可比。且伊犁地属极边，应存军营体制。从前携眷满兵未至时，曾请设立印务处、粮饷处、驼马处司员三缺、实缺笔帖式四缺、委署笔帖式四缺，又总办各昂吉事务处拣派侍卫章京管理设委署笔帖式二缺，遵行数年，应照旧设立。至司官三员尚不敷用，请于效力赎罪人员内择其妥干者令其协理，俟年满回京。本处办事乏人，再请由部派往。其发交各部

落事件及拣派巡察等务，令总办各昂吉事务处管理。侍卫章京委署笔帖式，俱照旧例分别劝惩。又，伊犁领队大臣从前惟管辖戍兵，办理粮饷，俱系通融派拨，今各部落官弁一切出纳查记及呈报事件渐多于前，不可无专办人员，请领队大臣档房内每部落各择能书写兵二名，委为笔帖式，一切俱照印务处之例办理。均应如所请。从之。

（卷753 11—12页）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辛亥（1766.3.21）

又谕：去岁据明瑞、阿桂等奏拟各回城章程，请交各阿奇木、伊什罕等查核回人户口数目造册存案，以均差务等语，已交军机大臣议行矣。但各回城俱系新定地方，非内地可比。今若按乡逐户查核，则回人等不无疑惧，且村庄过多，各城大臣等断不能亲诣周查，不得不委之属员，不肖辈转得藉此扰累回众，甚属不便。著传谕永贵、额尔景额转谕各城大臣等，仍照旧例办理，不必定限查核。再回城男丁十二岁以上者即登名派差，虽系旧例相沿，亦属过当。嗣后著照内地之例，十六岁以上者再令登派。将朕施恩之处通行晓谕回众知之。

又谕曰：阿什默特因在和阗地方纵令属下回人呢雅斯等骚扰获罪，并伊妻子解京，固应照例惩治，念伊从前在军营颇著劳绩，著加恩仍授公爵，令其在京居住，与额色尹等一体赏给俸银米石，仍交内务府酌办房间赏给。

（卷754 26—27页）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戊午（1766.3.28）

又谕：前因乌什出产硝磺甚旺，曾降旨令多为采办，除备该处需用外，并令运至各处备用，至今未据覆奏。伊等或系仅计乌什敷用未经多办，是有畛域之见矣。平定准部、回疆，虽各处分驻大员，实则事同一体。著传谕永贵等即多为采办备用。

又，安泰、雅郎阿赴乌鲁木齐领取硝磺、铁斤，伍弥泰等虽曾供给，然伊折内有“采办人少，仅足供本处支用”之语，亦未免意分畛域。雅尔、科布多、乌鲁木齐俱我之地方，尽可多派人夫采取。若谓采办硝铁人多，则耕种之兵不敷，即由内地多派兵丁亦无不可。并著传谕伍弥泰等知之。

（卷755 10—11页）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丁卯（1766.4.6）

又议：准库车办事大臣鄂宝奏，库车、沙雅尔二城回人应交铜斤向例轮年派采，往往托故推诿。请嗣后不必轮办，每年库车派四十名，沙雅尔派二十名，免其应纳官粮，专令常川采办。酌给钱文以为置备衣服、修理采铜器具之用，并拨给驴只，库车八，沙雅尔四，令其驮载铜斤。从之。

（卷755 27—28页）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乙酉（1766.4.24）

又谕：据额尔景额等奏从前叶尔羌每银一两换普尔钱一百文，自去秋有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等处商人携带货物赴叶尔羌贸易，并不购买别物，带钱而回者甚多，故自冬季起钱价渐昂，每两仅换普尔钱七八十文；现在动用叶尔羌库存钱文，每两合普尔钱九十文，只换给官兵，不准奸商窃换，以平市价等语。著传谕额尔景额，嗣后如有似此故昂钱价牟利匪徒，必须严密查拿，从重治罪。其货物查明入官，以示惩儆。并著通行传谕伊犁各回城将军、大臣等一体遵行，毋得姑息。

（卷757 1—2页）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丙戌（1766.4.25）

又谕：据明瑞、永贵等奏查乌什地亩足供六千户人耕种，除从前分给回众外，现在屯田绿营兵一千名，每名分给二十亩，余地尚多，请派阿克苏无力回人二百户、赛哩木、拜城贫乏

回人二三十户，借给耕具、牲只、籽种，迁往乌什屯田等语。乌什地亩甚多，合计已拨之数尚不及半，即就近由阿克苏、赛哩木、拜城迁无业回人往种，亦不过二百余户。与其将如许田地任其荒芜，不若招人耕种。虽未便由内地纷纷拨往，而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亦有似阿克苏等处无业回人，其中必有愿往者。若派往耕种，伊等既得生计，地亩又不至抛荒，两有裨益。著传谕明瑞、永贵等悉心办理，并行文各回城大臣等查明各处无业回人，交伯克头目谕知此内有愿往者，即量给耕具、牲只，酌借籽种。其如何筹办起程及每户给地若干、按亩征租之处，妥议具奏。

（卷757 2—3页）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辛卯（1766.4.30）

军机大臣等议准伊犁将军明瑞等奏：从前遣往回城兵，因哈密、辟展路多戈壁，水草不足，俱由巴里坤、珠勒都斯行走。去年永贵查勘数年来收成丰稔，食用均可接济。本年各回城换班兵，请由哈密、辟展前往。从之。

（卷757 14页）

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癸酉（1766.6.11）

又谕：据额尔景额等奏称本年叶尔羌应撤满洲官兵需马一百九十余匹，现在叶尔羌备差官马止有二百四匹，实难全数办给，因咨商永贵将伊犁马匹通融办理；据永贵以马匹无多不能通融咨覆，请将马价支借官兵，雇商人回空马直达肃州等语。伊犁回部尽入版图，两处事务并无区别，叶尔羌需用马匹，伊犁理合通融办理。即去年有乌什之事，兼遇大雪，马多伤死，然现有陆续所买哈萨克之马，即不能多，岂百十匹亦不能办耶？乃明瑞竟以不能通融咨覆永贵，显因事隶回疆心存推诿。公事如此，其何以济？将此传谕明瑞、永贵、额尔景额等，嗣

后伊犁、回疆凡有应办事件，互相商酌，务期有济，慎勿心存畛域，互相推诿也。

（卷760 6—7页）

乾隆三十一年五月戊子（1766.6.26）

谕：各回城需马甚多，乌什系回疆腹地，土地辽阔，水草丰美，宜照伊犁设立牧厂数处孳生马匹，以备接济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调用。将此传谕永贵等，现与哈萨克交易马匹，著多换驹骡，于乌什地方择水草佳处多置牧厂，加意畜养，以广孳生。

（卷761 6—7页）

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丁酉（1766.11.2）

谕：据明瑞等奏今年锡伯、索伦、达呼尔等十佐领兵丁耕种地亩被蝗，所有前借给籽种及接济粮石刻下不能交纳，请俟丰收时归还；又，回子等所种地大小麦收成歉薄，小米、黍子尚可丰登，所有应纳麦石请以小米、黍子准抵，其不敷之数俟来年补交等语。锡伯、索伦等所借籽粮本当即行归款，但伊等俱系新往兵丁，在彼未能服习，且今年复被蝗灾，生计未免拮据，著加恩将应还籽种及接济粮石俱著宽免。至回子等田地小米、黍子虽属丰收，而大小麦歉薄，若以小米、黍子抵纳大小麦，不敷之数来年即令交纳，尚恐力有不支。著交明瑞等将回子等今年应抵粮石酌减，展限令其补还。此系朕念伊等生计格外施恩，不可援以为例。明瑞等将此通谕知之。

（卷770 2—3页）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庚辰（1767.2.13）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召科尔沁和硕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多罗郡王和硕额驸齐默特多尔济、多罗水图郡王喇特纳扎木素、乌珠穆沁和硕车臣亲王朋苏克喇布

坦、敖汉多罗郡王喇什喇布坦、固山贝子固山额驸垂济扎勒、鄂尔多斯郡王品级多罗贝勒栋罗布扎木素、固山贝子丹巴达尔济、巴林辅国公和硕额驸德勒克、喀尔喀和硕亲王成衮扎布、诺尔布扎布、多罗郡王德木楚克、厄鲁特和硕亲王多罗额驸罗布藏多尔济、绰罗斯多罗郡王罗布扎、回子贝勒品级阿奇木伯克鄂对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776 15页）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己丑（1767.2.22）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桂奏称伊犁贸易之哈萨克近甚稀少，询据哈萨克贝克等禀称，伊等牲畜均于游牧处经喀什噶尔之回子易去；恐于伊犁等处需用牲只有碍，且彼此来往贸易日久必致滋生事端，已移咨绰克托严行禁止，并欲令哈萨克将伊货物扣留，其回子拿解伊犁治罪等语。阿桂所办过当。回子系朕臣仆，即与内地民人相等，今民人各处贸易获利丰盈，生计饶裕，岂不甚善？回子向哈萨克交易，均属伊等有益之事。如喀什噶尔等处牲畜既多，伊犁、乌鲁木齐尽可通融应用，岂有因贸易之故遽将货物扣给哈萨克之理？且喀什噶尔与哈萨克相离较远，尚有商贩往来，则伊犁之厄鲁特、伯德尔格回子等若就近前往交易，亦甚有裨益，而官用牲只得之亦易。总之，伊犁回子俱隶版图，大臣办事务持大体，不可存畛域之见。阿桂但期于伊犁有益，并未筹画及此。前虽有禁止伊等彼此贸易之旨，特以回疆新定，不可令哈萨克纷纷往回地行走，故只准在伊犁贸易。今回子等前往哈萨克，又非哈萨克拦入回地可比。此等事体亦当因时制宜，不可拘泥成案。著传谕永贵、旌额理、绰克托等，惟将新疆回子往哈萨克游牧贸易如何不致滋生事端并公私均有裨益之处酌立章程，会同阿桂详悉妥议具奏。

（卷777 12—13页）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戊辰（1767.4.2）

又谕：据绰克托等奏准阿桂咨称禁回子等往哈萨克地方贸易，当经严行饬禁；但喀什噶尔回众习于商贩，不谙牧养，若将霍罕、安集延各处牲畜全行禁止，实于生计有损等语。前据阿桂奏各城回子往哈萨克贸易，请将伊等货物扣留，并拿送伊犁治罪，朕以所办过当，已谕令酌议章程。今绰克托等所奏，惟晓谕喀什噶尔等回众嗣后毋许容留哈萨克等贸易，伊等亦不得阑入哈萨克界内，尚合机宜。回众皆朕臣仆，商贩事所常有，若将各处贸易尽行停止，既于生计有碍，而伊犁、雅尔等处亦无所裨益。著传谕阿桂、永贵、旌额理、绰克托等，除禁止回众往哈萨克地方贸易外，其在霍罕、安集延等处交易者，仍遵前旨，将如何不致滋事并公私有益之处酌议具奏。

（卷780 16—17页）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癸酉（1767.4.7）

谕：伊犁屯田回人等接年拖欠应交麦谷共七万八千七百余石，已著展限分为四年带征。但念去岁伊犁歉收，若于今岁秋成后即将带征之项与本年正项粮石并征，究恐生计拮据。著加恩将本年应行带征麦谷一万九千六百余石全行豁免，以纾回力。

（卷780 24页）

乾隆三十二年四月癸卯（1767.5.7）

谕军机大臣等：据彰宝奏查出晋省应发新疆遣犯闵良有即系马得鳌案内余党闵三白子，又遣犯陈福海虽不在通缉二十八人数内，亦系马得鳌余党，俱应解甘办理；又马得才等六名均系甘省回民，所知伙类亦多，恐有狡饰，亦咨会陕督再行究明发遣等语。闵三白子等二犯皆马得鳌余党，自应严加根究。即马得才等六名既皆甘省回民，或亦系马得鳌同伙捏改姓名，希图

避罪，皆未可定。并须逐一诘讯，毋任狡饰。至马得鳌一案伙党多人，散布肆窃，情罪重大，实非寻常窃盗可比。所有未获各犯，务上紧严加踊缉，迅即弋获，尽法惩治。并不妨从重多办数人，大示惩创，俾匪徒永绝根株。著将此传谕吴达善知之。

（卷782 14页）

乾隆三十二年六月甲寅（1767.7.17）

军机大臣等议奏：伊犁将军阿桂等奏称回部向在准噶尔时，本不与哈萨克交通贸易，惟与布鲁特、安集延互易马畜；嗣因伊犁、雅尔驻扎大兵距内地较远，马匹解往需时，是以令向哈萨克互易马匹，且念回众归诚，生计不无拮据，因准其一律贸易；今询之伊等即不与哈萨克通商，惟向布鲁特、安集延贸易，马匹亦不致缺短，于生计亦无妨碍，请嗣后各分处所，回众于布鲁特、安集延、霍罕等部贸易，伊犁、雅尔与哈萨克贸易，两得其便；并先行晓谕布鲁特、安集延于贸易时酌派头目约束，勿令滋事；回民前往，给与执照，若不往原定处所、辄敢越境谋利者，将牲畜一半入官示罚。应如所请。从之。

（卷787 11—12页）

乾隆三十二年七月癸亥（1767.7.26）

又议覆陕甘总督吴达善条奏改复安西旧站官兵应行事宜：……新疆往来官员及入觐回目伯克等，向系肃州标镇并沙州、哈密二协营各拴喂马一百匹供应乘骑。今安西系适中之地，差程络绎，势必应接难周。该处并补足额兵八百名，共止存马二百余匹，不敷拨遣。请于哈密协及巴里坤镇标营马内各酌抽十匹，归安西营应差。……

（卷788 2—3页）

乾隆三十二年七月戊辰（1767.7.31）

谕：据阿桂、乌勒登等奏称从前雅尔地方筑城曾铸给雅尔

参赞大臣印信，今楚呼楚亦筑城垣，印信字样不符，请铸给驻扎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印信；再，塔尔巴哈台人不识回子字印信，请免铸回子字样，惟用满洲、托忒二体字样颁发，并此新城三门额名色亦请赏发等语。楚呼楚新修城名，交军机大臣定名具奏另发外，所有参赞大臣印信，即照所奏交礼部以满洲、托忒二体字样铸驻扎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印发给。

（卷788 11—12页）

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丙戌（1767.8.18）

谕军机大臣等：额尔德尼伯克处遣使进京请安。其起程途次预备等项虽不比初次来使，若同历年入觐之回子伯克等一体办理，稍觉过薄。著传谕驻扎喀什噶尔、哈密大臣及经过各省督抚等，一切筵宴等项照初次来使稍减，照年班回子伯克稍增，斟酌办理妥协。

（卷789 6页）

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戊申（1767.9.9）

军机大臣等议覆：伊犁将军阿桂等奏称伊犁地方辽阔，陆续添派驻防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携眷官兵及屯田回民将及二万户，屯田、修城之绿营兵、效力赎罪及发遣人犯亦有数千名；惠远、绥定二城商民渐多，此皆由各处凑集，良善者少；所有讼狱案牍、弹压地方等事，惟同知一员经理，而监狱亦系该同知管辖，未免过烦，恐有顾此失彼之患；查乌鲁木齐等处俱已设立巡检，伊犁请照例于惠远城添设巡检一员，兼理典史事，管理监狱，绥定城添设巡检一员，兼理仓大使事，弹压商民；该巡检除理监狱、仓务外，如遇地方有不法情事，即行查拿，解送同知衙门审拟定罪；其应给钤记，拟定“惠远城巡检图记”、“绥定城巡检图记”字样，行文咨部铸给；伊犁乃新定边疆，事务殷繁，所有添设巡检二员，请由陕甘二省

相当官员内拣选贤能者拨往，俟三年期满时出具考语，照苗疆俸满之例升用。均应如所请。从之。

（卷791 1—2页）

乾隆三十二年八月丙子（1767.10.7）

谕军机大臣等：据永贵奏称喀什噶尔地方紧要，绰克托性情褊急，柏琨人虽明白，微少决断，二人共驻一处，于地方无益；永贵请亲赴喀什噶尔驻扎，将柏琨调在乌什与永庆一同办事，令绰克托与伊一同办事等语。永贵所奏，甚属含糊。看来绰克托、柏琨在喀什噶尔办事彼此不合，伊应早将缘由声明具奏，朕自有裁处，何至如此张皇？乌什系新定地方，移驻许多兵丁，且系回疆腹地。永贵系总理回城之人，驻扎该处，各回城事务皆可遥为控制。若赴喀什噶尔，各城相距路远，势有鞭长莫及之虞。永贵不必赴喀什噶尔，仍在乌什总理事务。绰克托亦不便仍留彼处，著前往伊犁，授为领队大臣。柏琨前往辟展办事。伊勒图著赴喀什噶尔，与秦璜协同办理。永贵既补授参赞，总理回城事务，喀什噶尔、叶尔羌无庸再放参赞，均著以原衔在彼处驻扎办事。将此传谕永贵遵办外，仍传谕阿桂知之。

（卷792 16—17页）

乾隆三十二年八月辛卯（1767.10.22）

陕甘总督吴达善奏覆分徙徐帽兜庄户民一案：臣即饬委署固原州知州姚棻等确查，据该州禀覆，该庄回民共五十八户，为匪犯案者三十八户。所剩户口，传讯邻庄乡保人等，佥称向系业农，实未同伙行窃。臣按照巴里坤、穆垒、乌鲁木齐三处地方，酌量户口多寡分拨安插，分作三起，遴员护解。查各户并无田产，均系赤贫，应照户民例酌给房地、籽种、牛具以裨耕屯。再，查马得鳌案内安省咨缉及甘省讯出各伙犯共九十

名，业经拿获审拟者七十九名，余尚未获十一名。节经严饬各属并分咨各省踊缉务获。得旨：览。又批：不可视为通缉完案之事。仍宜严缉，设法务获。年终将缉获几名具折奏闻。

（卷793 28页）

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壬辰（1767.10.23）

谕军机大臣等：据达桑阿奏称布古尔、库尔勒回人等所种地亩现届升科之年，派噶尔扎前往查勘伊等所种禾苗，据称布古尔所种麦苶均属畅茂，共收八千一百石；库尔勒因遇蝗灾，只收三百十七石等语。回人耕种全赖灌溉，然蝗蝻偏灾亦为事所不免。伊等所种地亩原有应纳额赋，如遇此等偏灾，虽不便照内地一律蠲免，若将伊等额赋全征，恐于生计不无拮据。所有库尔勒本年应征额赋，著加恩量减。其应如何办理之处，著即行议奏。嗣后别城回人所种地亩遇有偏灾，其额赋应如何减免之处，著传谕永贵，会同各城大臣拟定章程具奏，以示朕抚循新附之至意。

（卷794 2页）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丁酉（1767.12.27）

谕：据永贵等奏称三品顶带阿奇木伯克素勒坦和卓，自补授英吉沙尔阿奇木以来，招募无业回众垦田耕作，且能约束小伯克头目，抚字穷苦回民；四品顶带伊什罕伯克托喀，于交办一切事件均能黾勉等语。伊等感激朕恩，一切均知奋勉，素勒坦和卓著赏给二品顶带，托喀著赏给三品顶带，以示奖励。

（卷798 5—6页）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己亥（1767.12.29）

以云南腾越协副将哈国兴为楚姚镇总兵。

（卷798 12页）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辛巳（1768.2.9）

回部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及霍罕额尔德尼使人等于西华门外瞻觐。

（卷801 9页）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甲辰（1768.3.3）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召科尔沁多罗扎萨克图郡王纳旺色布腾、喀喇沁多罗都稜郡王喇特纳锡第、固山贝子多罗额驸扎拉丰阿、鄂尔多斯郡王品级多罗贝勒栋罗布扎木素、翁牛特多罗达尔汉贝勒诺尔布扎木素、敖汉辅国公固山额驸罗布藏锡喇布、辅国公多罗额驸桑济扎勒、巴林辅国公和硕额附德勒克、喀尔喀车臣汗车布登扎布、辅国公佛保、巴林多罗郡王巴图、阿噶多罗郡王鼐布坦常忠、绰罗斯多罗郡王罗布扎、回子郡王品级多罗贝勒霍集斯、辅国公图尔都、青海多罗贝勒车木伯勒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802 31页）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戊申（1768.3.7）

又谕：征剿缅匪与准夷、回部情形不同。准夷生衅抗拒，又逼近喀尔喀地方；回众则初为准夷所困，自我平定伊犁释放霍集占，伊不知感恩，反行戕害使臣。此皆不可宽贷者，是以朕决计剿灭，专派大臣驻扎弹压。若缅甸系绝徼极边部落，即得其地，断无遣派大臣驻扎之理。特以刘藻办理不善，杨应琚又复贪功轻进，使贼势猖狂，骤难结局，朕始派将军大臣分路进讨。特欲扬天朝兵威，使贼知惧，并非必欲破阿瓦城也。况缅地瘴盛，我兵虽勇，止能临阵奋勉，贼若坚守不战，亦无用武之地。今自明瑞进兵以来连破坚寨，想贼已经丧胆。若果有畏惧情形，理宜酌量办理，不可拘泥必破阿瓦城，如准夷回部之例也。倘贼不知惧，竟有抗拒猖狂形状，则决不可轻恕。

（卷803 6—7页）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己巳（1768.3.28）

谕：据阿桂奏新授之伊犁伊什罕伯克阿克伯克一时不能到任，欲留素赍璘协助伊弟鄂罗木咱布办理屯田事务；询之素赍璘，据称情愿再留一二年等语。素赍璘感激朕恩，请留伊犁协办屯务，甚属可嘉。著赏缎四匹以示鼓励。

（卷804 34—35页）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庚午（1768.3.29）

谕：据阿桂等奏伊犁屯田回人应还三十年未及入仓被雪潮湿霉变粮并三十一年被灾未能交纳粮，共七万余石，曾经展限四年带还；其去年应带交粮一万九千余石已蒙恩宽免外，尚有三年应行带交粮五万九千余石等语。回人等所欠粮石，前经朕加恩展四年完交，且将上年应带交粮一万余石又经朕加恩宽免，其余未完粮石自应令其照数带交。但回人等俱系甫经移驻伊犁，生业尚未充裕，若每年交纳正粮外又令带还粮石，于伊等生计未免拮据。所有回人等应分限三年带交粮五万余石，俱著加恩免其交纳。

（卷804 36页）

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乙未（1768.4.23）

谕：据阿桂奏称伊犁驻兵众多，需粮甚殷，若多移回人数百名，于屯田甚有裨益；因商之鄂对，据称叶尔羌、和阗回人精壮；请捡选三百五十户，照前次遣往乌什之例办理，于冬间遣往伊犁等语。鄂对近来实心奋勉，殊属可嘉。著加恩赏大缎四匹。

（卷806 9—10页）

乾隆三十三年三月癸丑（1768.5.11）

又谕曰：哈国兴自带兵进剿以来，在绿营将领中尚属奋勉出力，现在委署云南提督事务。著传谕阿里衮等，俟五福到滇

后，即令其驰驿速行来京陛见。

（卷807 13页）

乾隆三十三年四月丙子（1768.6.3）

又奏：臣鄂宁曾嘱钱度、哈国兴密商设法招致缅夷投诚，今舒赫德到滇，公同反复商定，即密札钱度嘱与哈镇密办之事即妥速办理。但钱度现奉谕令赴黔抚新任，可否恳恩将伊暂留滇省，将军务料理清楚再赴新任？若钱度可以暂留永昌，宫兆麟即可在省城办事。得旨：另有旨。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鄂宁所奏密陈情形一折深属乖谬。进剿缅匪之事，朕审度全局，此时原无必欲歼渠扫穴之意。但事势遽难中止，自不得不熟筹妥办。至滇省办理粮马未免艰难，朕前阅鄂宁奏折早已鉴悉，并屡谕伊等从长计议，舒赫德在京尤熟闻之。何待伊等复为琐屑指陈？且军行需马，给用虽有成数，然亦何妨因时因地酌量调度？若必如此斤斤计数，则是跬步不可行矣。即如康熙年间征剿吴逆，滇黔一带未当不调集兵众，何彼时未闻办马竭蹶耶？若所称招致缅夷一节，更属无耻，大出意料之外。缅匪屡抗颜行，实声罪致讨所必及。即或以其地险瘴重，不值劳师勤远，亦当整顿兵力，审势缮边，徐图机会。设果难措手，即明降谕旨暂行撤兵犹属光明正大，何致为此掩耳盗铃伎俩？且前经传谕，以此时缅匪即有投诚之信，尚当责其酋亲至恳求，或遣大头目奉表输忱，不得仅以无名贼众一诣军门，便欲了事。舒赫德在朕前不惟习闻朕旨，即伊在京时亦曾言断不可遣人往彼招致，何一至滇省，顿作此不顾颜面之词至于此极？试问此事即降旨中辍，于国体已非所宜，若彼未来求而先示之以意，此宋明诸朝庸饵不堪者所为，岂我国家势当全盛，转效彼自欺欺人之计耶？是必舒赫德因长途劳顿其气已怯，且沿途目击办理兵差，故欲为此息肩之地。而鄂宁去年筹办粮马诸事已觉竭力，此时

未免畏难，是以两人意见相投，遂不复顾计，率尔为此。若谓其事专出自鄂宁之意，则亦不类大学士鄂尔泰之子矣。至舒赫德在京受朕调度，承办诸事颇能尽心，而一离朕前，即有此冒昧乖张之举，实难倚任。舒赫德、鄂宁俱著传旨申饬。折内所奏令钱度、哈国兴密为设法之处，断断不可。著传谕阿里衮速令停止。若哈国兴处已遣人赴缅，亦当即速追回。切不可稍露形迹，为贼所轻笑。前已有旨令鄂宁来京面受机宜，此时舒赫德留滇亦属无益，奉到此旨，二人即一同驰驿作速来京。著将此速行传谕知之。

（卷809 10—12页）

乾隆三十三年四月戊寅（1768.6.5）

谕军机大臣等：昨舒赫德、鄂宁所奏密陈情形一折荒唐乖谬，已经传旨训饬。至折内称鄂宁在永昌嘱钱度与哈国兴密商设法招致缅夷投诚等语，是鄂宁当未回省城时早已商度及此。但此等鄙陋无耻之见，究系始自何人？哈国兴在军营亲与缅匪接仗，并未见贼众有悔罪之状，今既回至永昌，又何从复得贼中信息？……

（卷809 22页）

乾隆三十三年五月辛丑（1768.6.28）

谕军机大臣等：阿里衮等覆奏招致缅匪一节，据称哈国兴到永昌，钱度问其情形，哈国兴称缅贼狡诈全不可信，钱度即未与之商谕；鄂宁、舒赫德到永昌后，阿里衮询钱度，据云此事无可办理等语。前此阿里衮曾奏哈国兴现有交办事件，请暂留滇。若如今日所称，已询之钱度，云此事无可商办，则前奏所请留滇交办，又有何事？前后自相矛盾已属显然。朕初以阿里衮闻舒赫德招降之说必能持正，今所奏如此，则是阿里衮一见舒赫德胸中即无定见，故前此亦欲将哈国兴留滇交办此事。

及奉到谕旨，又复为含糊之词，希图完事。伊等前后折奏情形已自难掩覆，朕岂肯以模棱置之乎？著传谕阿里衮，将此事情节查明，据实覆奏。寻奏：查前奏有交哈国兴查办事件，因彼时提督立柱甫经到永，未悉军前原委，计惟该镇尚能查办，故有此奏。但未将交办之事详叙，究属糊涂。得旨：览。已不深究矣。

（卷810 22—23页）

又谕：前舒赫德、鄂宁奏招致缅夷投诚一折，内称鄂宁在永昌时曾嘱钱度与哈国兴密商设法招降，又续奏请将哈国兴暂留永昌办事等语，当即降旨传谕鄂宁，令其将此事究系何人首先倡议，或系鄂宁自办理军需以来诸事竭蹶，因欲借此急图了事，或系钱度狃于外任粉饰陋习，辄思掩耳盗铃，告之鄂宁，二人遂尔意见相同？可作速据实覆奏。今据奏到，则称鄂宁曾闻缅贼有在将军明瑞军营乞降之事，因嘱钱度，俟哈国兴到日询问再行计议；后哈国兴到永昌，称缅贼狡诈全不可信，钱度即未与之商议等语。与前此所奏迥不相符，而于何人起意缘由究未指实明确。著将此传谕钱度，令将前后实在情形并确系始自何人据实详悉覆奏，毋得稍为捏饰调停，自干咎戾。寻奏：鄂宁前曾面谕臣云，闻缅匪有投降之意，可询之哈国兴。数日后臣见哈国兴，以鄂宁之言询之。彼云缅贼狡狯，投降之说断不可信。臣即面告鄂宁，此事无可办。此阿里衮等所共知。得旨：事过不在汝。

（卷810 23—24页）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庚戌（1768.9.5）

又谕：前据阿里衮奏将认识缅字之人派员送京，想不日可到热河。著传谕刘统勋等，于在京学习回字人员内选择记性聪明、口齿伶便者二人送至热河，预备学习。

（卷815 46页）

又谕曰：伊勒图奏哈萨克阿布勒比斯呈称本年秋间遣伊子卓勒齐入觐等语。昨阿布赉奏请遣伊子来京，今阿布勒比斯亦呈请秋间遣伊子卓勒齐前来，若令一同于年终到京，与众回部伯克入宴，更觉妥协。著传谕伊勒图，俟卓勒齐等到伊犁时，令其一同起程，派员伴送，赶于十二月中旬后抵京。

（卷815 15页）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壬申（1768.9.27）

谕军机大臣等：瑚图灵阿等奏与俄罗斯廓密萨尔会议通商一折，已降旨允行矣。此次通商，特因俄罗斯恭顺诚切，一切遵奉章程，是以俯准所请，瑚图灵阿等当妥协办理。从前俄罗斯渐欲增税，亦因内地商人图利，私增价值之故，以致停止贸易。今复行通商，毋得仍蹈故辙。著传谕瑚图灵阿等明白晓示商众，如有前项情弊，严查治罪。即勒保所带回人，亦令与商人一体贸易，不得以官价争买。再，索琳在恰克图年久，派留保住前往更换。留保住未到任以前，一切事宜仍交索琳办理。

（卷817 2—3页）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壬子（1768.11.6）

调云南楚姚镇总兵哈国兴为普洱镇总兵；以云南督标中军副将孙尔桂署楚姚镇总兵。

（卷819 29页）

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己未（1768.11.13）

谕曰：哈国兴著补授贵州提督，仍留军营办事。其云南普洱镇总兵员缺紧要，著阿里衮、明德于通省总兵内捡选调补。所遗员缺，仍于发往副将内派委一员，奏闻署理。

（卷820 8—9页）

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戊申（1769.1.1）

又谕：据明德奏哈国兴查出木邦等处各营逃兵五十余名、

先后解审正法一折。兵丁临阵脱逃，自应尽数查拿，立置典刑，以肃军纪。但滇省兵丁怯懦素习，历任督、抚、提、镇等酿成贻误亦已有年，今有事用兵，情状始行毕露。若此时再不加意振作，则将来边防重地既不能尽置绿营而不用，又不能概斥滇人不令充补，似此退怯不前甚且纷纷窜逸锢习不悛，尚复成何营制？此等兵丁与其惩创于事后，何如整顿于事前？著传谕阿里衮等，此时在军营者固当加意整励，即内地各营亦应实力董饬，俾明于有勇知方之义，庶不致终归无用。新授提督之哈国兴及各该镇总兵等身司统率，俱有训练戎行之责，现在作何设法，约束操演，使营伍共知奋励，力改前愆，以壮军威而惩积玩？即速会商详议，据实具奏。仍将伊等于各标营现在作何办理情形附折奏闻。

（卷823 14—15页）

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乙亥（1769.1.28）

回部和阗阿奇木伯克阿爪斯伯克等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825 9页）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丙申（1769.2.18）

上御同乐园。赐阿布勒比斯子卓勒齐及年班回部伯克阿爪斯伯克等食。

（卷826 23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里衮、阿桂将贼匪莽列焦红、布普喇送来之书译出，并将送书之猡夷噶表讯供呈览，又称收留由戛鸠、南底坝来归之猡夷一百七十余口，与瑞团一处安插等语。老官屯贼匪布普喇敢为不逊之词，致书与我中国大臣，情殊可恶。即从前准夷、回子，现今俄罗斯，并未敢为此言。此事岂得置而不问？阿里衮、阿桂亟宜筹办剿贼方略。乃前此一二次进兵不过草草塞责，并不认真办理。且年余喂养马匹，甫行五六

日即形疲乏。阿里衮在彼年余，所办何事？此皆由伊等意图草率完结，是以缅匪敢为不恭。伊等尚能恬若无事耶？伊等饬谕为布普喇送书之野人官曹都山之言，亦俱非是。此项人等俱系中间居住之人，我今欲收其用，理宜抚慰招降，使之内附。若谓其附贼欲加剿办，亦宜不露形迹，岂转有明白宣示之理？不惟野人无所畏惧，且反使之知觉。显系破坏事体，糊涂不堪。阿里衮、阿桂著严行申饬。再，折内称来归猓夷系戛鸠以内一台远近居住人户等语，伊等昨进兵时，由戛鸠至南底坝，何以未与之相遇？折内殊不明晰。又，供词内有结些人等为缅匪所败，窜奔回子地方之语，彼处何以又有回子？著阿里衮、阿桂一并查明具奏。此事不可专赖伊二人，朕今已定遣傅恒前往。此际伊等如何办理，贼匪情形如何，仍速奏闻。

（卷826 23—25页）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丁酉（1769.2.19）

上御山高水长大幄次。赐蒙古王公及阿布勒比斯子卓勒齐、年班回部伯克阿爪斯伯克等宴，并赐卓勒齐等银币有差。

（卷826 25页）

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丁亥（1769.4.10）

又谕曰：杨廷璋奏羊贩回民践食麦苗、持械行凶一折，所办尚未甚合，已于折内批示矣。此等不法回民，敢于结伙多人，驱羊恣食麦苗，村民出与理论，辄行持械凶殴，致伤多人，追官役往捕，又敢不服拘执，情罪甚为可恶。仅拟外遣，不足蔽辜。著传谕杨廷璋，即速严行审鞫。将起意拒殴为首要犯，应照光棍例拟罪。其擅驱羊群食麦及动手伤人之犯，并发往伊犁厄鲁特为奴。即在场随从情节较轻者，亦应发往烟瘴地方。如此分别严惩，庶此等凶徒闻之各知炯戒。如案内尚有未获逸犯，务即上紧缉拿，全行弋获，按罪究治，毋任一人漏

网。其余各州县，如有似此凶横羊贩不法滋事者，并著照此办理。至该县刘毓德，平时既不能早为严办、禁于未发，及同营员带领兵役查拿，又止将跪地就缚之犯带回，其余伙犯、羊只悉任远飏，其为选懦无能已可概见，并著杨廷璋即行参奏。

（卷830 4—5页）

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壬寅（1769.4.25）

又谕：据明德奏滇省喂养马骡非州县所能经理、必须武职大员专司督喂方能妥协一折。所奏全未得事理款要，已于折内批饬矣。明德前以喂养马骡奏请调哈国兴回内地督办，昨经阿里衮等奏，以哈国兴应办军营事务甚多，不便调赴他处。如此意见参差，必致彼此不能和衷集事。明德与阿里衮等驻扎之处相距不远，何难从长札商妥办？且滇省内地总兵尚多，皆可酌量调派，何必专责之哈国兴一人，而于军营办事竟不相顾耶？至于喂养马匹虽派员分管，全在该督实力董察，承办之员自不致虚应故事。若仅以为文员不善经理，一概委之武职，而该督并不亲身查考，则不独文员经手难保无丁役中饱之事，即武职中又能保其必无扣克侵渔乎？且如有驿州县未尝不饲秣马匹，又因武职为之经理方能膘壮乎？马匹为军行第一要务，该督并不知返已自求、熟思妥办之道，而专以派委提镇大员便视为喂马良法，可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矣。该督折内尚称欲效法黄廷桂，试问其从前随黄廷桂办理军需马匹时何等妥善？今明德去岁所喂之马竟至疲瘦不堪应用，所为效法者安在？尚有何颜见黄廷桂于地下乎？现在各省马骡陆续解赴滇省者不下五六万，专备今秋进剿之用，且看明德如何实力筹办，不致临时稍有贻误。功与罪悉听其自取，朕惟静以俟之而已。将此传谕明德知之。

（卷831 5—6页）

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己酉（1769.5.2）

上幸山高水长，赐王公大臣及回部郡王霍集斯、阿布赍子斡里苏勒统等食。

（卷831 15页）

乾隆三十四年三月辛亥（1769.5.4）

谕军机大臣等：杨廷璋奏审拟羊贩逞凶一案，已交三法司核拟。其另折参奏广平县知县刘毓德、请旨革职之处，亦批交该部议奏矣。刘毓德之怯懦无能固不待言，至检阅供单内，首犯马忠供称伙犯毕元行等七人将民人杨二打伤，随有差人来拿，伊与毕元行向说并没打人，该差不敢拘拿，随后广平县来，方始跪地求饶等语。捕役拘拿人犯，遇有凶横之徒尤当尽力擒捕，送官重究，庶足以戢暴安良。乃该差等目击凶犯聚殴民人，不即立时擒捕，转畏其凶势不敢向前，公然当场纵放，此种惟怯恶习不堪已极，不可不示以惩创，著传谕杨廷璋，即行查明彼时差役几人，详悉研讯。应责惩者责惩，应革役者革役，毋稍姑息。

（卷831 18—19页）

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丙戌（1769.6.8）

又谕：据集福奏称请将科布多库项内动支银二千两借与该处商人，每月一分起息，所得息银以为该处杂费之用，勒限八年归款等语。科布多各项杂费无多，且各省驻防滋生银两俱经停止，今若借与科布多商人收息，必致烦扰。现在各回城均有征收商税之例，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为商贩辐辏之区，亦应征税。著传谕成衮扎布等，将该处酌量征收商税，以为杂费之用。征收之时，务宜严饬所属不可借端侵渔。仍将该处应如何征收及可行与否之处妥议具奏。

（卷834 9页）

乾隆三十四年五月癸卯（1769.6.25）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旌额理、额敏和卓奏称巴达克山之素勒坦沙遣使来云请赴京入觐，并称爱乌罕之爱哈玛特沙于来年协助布拉呢敦之子起兵，伊力不能支，特请助兵一万，伊等业将素勒坦沙妄为之处痛加驳斥等语。奏到时朕曾降旨，以素勒坦沙欲请来京不过空谈，不必阻止。伊欲入觐甚善，可丰其馆谷，遣赴京师。至请兵一事，从前素勒坦沙若将布拉呢敦之子执献，何至复来爱乌罕滋事，自贻伊戚？天朝岂有助兵之理？即允其请发兵一万，行李、资粮又岂素勒坦沙所能供给？宜以此等语恺切晓谕遣回。旌额理、额敏和卓等宜留心妥为办理，并令随时覆奏。嗣于二月内据旌额理等奏称，上年十月后询问拜勒地方之布鲁特及沙尔呼勒居住之伯克回子等，俱云巴达克山地方宁谧。迄今又隔三月，有无别耗，未据奏闻。著传谕旌额理等，此时素勒坦沙或晏然安居，或与爱乌罕构兵，情形如何，查明具奏。再，旌额理等前折内又称由叶尔羌拣派明白妥干商人，不露形迹，潜由巴达克山取路前往珲都斯地方贸易，务期将萨木萨克乘机诱执前来等语。今亦三月有余，此时萨木萨克信息何如？派往之人曾否回来？亦未奏及。安泰亦并未具奏。著传谕安泰、旌额理、额敏和卓等速行奏闻。

（卷835 10—11页）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辛酉（1769.7.13）

经略大学士公傅恒等奏：提督哈国兴自野牛坝来腾，据称该处树木甚多，内有昼榧、夜槐二种尤为适用，现在砍伐将及二千株，每日督工赶造船只，约于指定数目外更可多造。该处气候甚好，兵役并无疾病，无不欣喜从事。得旨：欣慰览之。

（卷836 23页）

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乙酉（1769.8.6）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阿克苏贸易之安集延回人乌舒尔呼里等，经过布鲁特萨雅克部落，有布鲁特数十人将牲只、货物抢去；节次令阿克苏贸易之布鲁特等行文索取，并不遵交，反称非举兵不能索取；请派兵三四百名往拿窃犯，追取货物，如伊等抗拒，即进兵剿办等语。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附近地方俱系布鲁特居住，安集延回人贸易必由伊等游牧经过。今肆行抢掠，复敢恣意大言，情殊可恶，自应办理，以示惩儆。著传谕舒赫德等，即照所奏派出满洲、厄鲁特、察哈尔健锐营兵数百名，令纳尔图、保宁、阿奇木等带领前往，舒赫德亦带兵百余名在后策应。仍将如何办理之处即行奏闻。

（卷838 5—6页）

乾隆三十四年七月辛卯（1769.8.12）

谕：据永贵奏巴颜岱城移驻兵丁，协领等官不足弹压，请派领队大臣一员驻扎，官兵俸饷仍由绥远城支给；添设仓官一员，管理回人屯田村庄粮务等语。巴颜岱城著派伍岱前往办事，余俱如所奏行。

（卷838 15页）

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丁酉（1769.8.18）

兵部议覆：江宁将军容保奏称乾隆六年起陆续拔来驻防作为额外披甲回子厄鲁特，俱安分当差，恳将伊等坐补额甲，与旧有满洲、蒙古一体挑选。应如所奏，通行各省驻防遵行。从之。

（卷839 4—5页）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乙丑（1769.9.15）

谕曰：舒赫德等奏喀什噶尔、叶尔羌地方均通巴达克山霍罕等外夷，系属回疆大城，户口殷繁，事务较多，须干练章

京，始于公事有益；请嗣后办事章京缺出，令该部院于保列一等人员内拣派等语。著照所请行。现届更换之时，部院衙门将保列一等人员捡选，俟朕回銮后引见发往。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安集延回人前来贸易必由布鲁特游牧经过，布鲁特人性情贪鄙，每多抢掠，请嗣后遇有抢掠案件交乌什大臣完结；如有必需惕以兵威者，即行知伊犁大臣办理等语。布鲁特屡次抢掠贸易货物，实为不法，自应惕以兵威，但必须派谙练之人方有裨益。著传谕永贵、舒赫德知之。

（卷841 1—2页）

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丙午（1769.12.25）

又谕：据期成额奏请将每年选剩之玉交官兵贩卖等语。平定回部后，因和阗等处产玉，派人采取。期成额恐奸商私贩，请添卡座稽查，尚属可行。至将该处选剩玉石卖与官兵，坐扣盐菜银两，成何事体？期成额著传旨申饬。

（卷847 15页）

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己巳（1770.1.17）

回部英吉沙尔二品顶带阿奇木伯克素勒坦和卓等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849 14页）

乾隆三十五年正月甲申（1770.2.1）

御紫光阁。赐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等宴。

（卷850 13页）

乾隆三十五年正月癸巳（1770.2.10）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召科尔沁和硕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多罗扎萨克图郡王纳旺色布腾、多罗郡王和硕额驸齐默特多尔济、多罗冰图郡王喇特纳扎木素、固山贝子多罗额驸班珠尔、乌珠穆沁和硕车臣亲王朋苏克喇布

坦、喀喇沁多罗都棱郡王喇特纳锡第、固山贝子多罗额驸扎拉丰阿、翁牛特多罗达尔汉贝勒诺尔布扎木素、土默特多罗达尔汉贝勒索诺木巴勒珠尔、敖汉多罗郡王喇什喇布坦、镇国公固山额驸罗布藏锡喇布、喀尔喀和硕亲王成衮扎布、扎萨克图汗巴勒达尔、和硕亲王罗布藏多尔济、世子额驸拉旺多尔济、奈曼多罗郡王拉喇布坦、绰罗斯多罗郡王罗布扎、回部郡王品级贝勒霍集斯、巴林辅国公和硕额驸德勒克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850 21—22页）

乾隆三十五年五月辛丑（1770.6.18）

又谕：前谕令舒赫德来京询明朕无招降缅匪之语，今缅匪于投诚后改悔，并将赍檄之人暂留，皆由阿桂、哈国兴心存苟且完事贻误至此。询明舒赫德之事无甚紧要，伊尚能办理回务，著不必来京，仍赴乌什办事。将此传谕舒赫德知之。

（卷859 35页）

乾隆三十五年六月辛巳（1770.7.28）

谕曰：白和卓监放北新仓米石，查出舒善、李树芳空误未往，据实参奏。前此朕以厄鲁特回子管理旗务未必兼能稽查，今白和卓办理颇属能事，况朕擢用伊等为大臣，一切巡查差务俱系伊等分内之事，自应一体行走。嗣后凡遇赴仓监放米石等差，所有御前、乾清门行走之厄鲁特回子与都统、副都统等，俱著一体往查。

（卷862 14页）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戊寅（1770.9.23）

年班回部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勒品级鄂对等十七人及霍罕伯克那尔巴图来使拜默特来京恭祝万寿。上御同乐园召见，赏赉有差。赐初次入觐之库尔勒五品商伯克德尔伯什等冠服。

（卷866 8页）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己卯（1770.9.24）

赐宗室王公、内廷大臣及诸外藩、回部鄂对等食。翌日如之。

（卷866 9页）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癸未（1770.9.28）

赐宗室王公、内廷大臣及诸外藩、回部鄂对等宴。

（卷866 14页）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甲申（1770.9.29）

赐霍罕伯克那尔巴图敕谕曰：朕披览来表，尔继尔祖厄尔德尼为霍罕伯克，笃诚遣使，奏请朕安，甚属可嘉。使臣拜默特来时，朕加恩赐宴。兹特赐尔蟒缎、龙缎，尔其祇受。再，尔奏称谨记尔祖厄尔德尼训词，较前倍加效力等语，朕甚嘉悦。嗣后尔当益矢笃忱，恪遵法度，约束属下，毋使滋事。惟宜辑睦邻封，不可恃强凌弱，一切凛遵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等命令，安常守分，以期永沐朕恩。

（卷866 16—17页）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己亥（1770.10.14）

谕：据舒赫德等奏称请将乌什屯兵四百名再令耕种一二年，俟谷石丰裕，全行撤回，计每年可省银一万两等语。舒赫德等此奏甚谬。厄鲁特回人各处驻兵屯田，原为防守地方，兼筹储备，不当惟计节省。况国家每岁军饷动用数千万两，何惜此一万两之费？著传谕舒赫德等，此项屯田兵仍照现在办理。其换班屯田驻防，不必撤回。

（卷867 7页）

乾隆三十五年十月甲申（1770.11.28）

军机大臣等议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富森布等奏称喀什噶尔回民每年应交正项租钱並余谷、棉花等项折作价钱内，除放

给官兵盐菜银两等项外，每年仍剩钱五千串；将此项钱每年动用三四千串外，按时价兑换银两贮库，以备公用；请嗣后每年赏给臣等养廉银即于此项银两内放给；毋庸由陕甘总督拨解等语。应如所奏，每年造册奏销。从之。

（卷870 32页）

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乙巳（1770.12.19）

又谕：据巴彦弼等奏称由塔尔巴哈台发往内地人犯璃达勒，至库尔喀喇乌苏所属沙喇乌苏台音台站转行递解时，璃达勒将肘锁扭坏，殴打兵丁李音，夺马逃走；请将该台站笔帖式花金宝、把总高维成、兵丁李音等俱行革退，从重治罪；管理台站游击岳吉革职，限日辑拿；並请将萨喇善、巴彦弼等一并交部严加议处等语。发往内地人犯璃达勒胆敢扭坏肘锁，殴打兵丁，夺马逃走，情甚可恶，自应严加查拿，从重治罪。著交各该处拣派妥干人等严拿务获。俟在何处拿获时，即在彼处正法示众。但璃达勒既经肘锁递解，伊如何能将肘锁扭坏、殴打解兵、夺马逃走？看来绿营兵丁实属无用庸懦之至。萨喇善系朕复行加恩、予以自新之路、赏给副都统职衔发往库尔喀喇乌苏效力之人，伊理应感戴朕恩，一切事务留心勤慎办理。今竟不知感恩，仍蹈故辙，因循疏懈。即递解逃犯厄鲁特一事，並不选派妥干人等，又不添派多人押解，一任台站官员派委庸懦汉兵递解，以致疏脱。皆萨喇善平日因循疏懈、不以为事所致，甚属不堪。萨喇善著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疏脱璃达勒之该管台站游击岳吉、该台站笔帖式花金宝、把总高维成俱著革职，与兵丁李音一并加号，在该台站示众。巴彦弼、徐绩俱有统辖之责，咎亦难辞。巴彦弼、徐绩著交部严加察议。再，此等发遣内地人犯，伊犁等处往往即交台站转递，但此等台站原为驰送具奏事件、往来文移而设，每台不过派拨

绿营兵丁及回子等数名。其无关紧要人犯由台站遇便递解尚属可行，似此等紧要人犯亦交台站转递，又不添人护送，仅委之庸懦绿营兵丁、回子等递解，焉得不致疏脱？嗣后伊犁等处如有递解人犯，应如何酌量轻重派人递解，俾不致有脱逃之处，著交伊勒图等公同悉心妥议具奏。

（卷872 5—7页）

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丁未（1771.2.19）

御紫光阁。赐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等宴。

（卷876 4页）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丁未（1771.6.19）

谕曰：哈国兴之弟哈国泰现任云南普洱镇标左营千总，著加恩令其来京，以巡捕三营千总补用，俾得就近养亲。

（卷884 18页）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戊申（1771.6.20）

调贵州古州镇总兵哈国兴为云南临元镇总兵，贵州镇远镇总兵李煦为古州镇总兵，临元镇总兵长清为镇远镇总兵。

（卷884 19页）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甲戌（1771.7.16）

谕军机大臣等：乌什等处各回城每年官兵养廉、盐茶、羊只等俱由该处支给，核计一年实数之外稍有赢余，预由甘陕库内支领，存贮该处库内以备支放，虽免不时领解之烦，但回人见小贪利，新定之地存银若干万，拨运途次恐不肖回人觊觎生事。著传谕旌额理等，乌什等处每年应用银两不必预领，核计足敷两三月或半年之用，将及用完，再行运往。叶尔羌、喀什噶尔、库车、哈喇沙尔、辟展各处驻扎大臣俱一体遵办，並令陕甘总督知之。

（卷885 9—10页）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戊寅（1771.9.18）

谕军机大臣等：土尔扈特投诚，所有接济牲畜，已据奏伊犁厄鲁特等贡马牛羊二万余，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刚爱办送马羊十万，并文绶在巴里坤等处暨回子地方采买可得十万余，合计不下二十余万，为数不少。著传谕舒赫德，如已足用，毋庸另办，即一面奏闻，一面飞咨停购，免致糜费。并将此寄吴达善、文绶知之。

（卷890 16—17页）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己卯（1771.9.19）

又谕：据舒赫德奏接济土尔扈特牲畜现已六万三千有余，再于哈密等处买羊二三万即敷应用，其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官厂牲畜无庸办送等语。虽系筹计撙节之道，但新来人数众多，分给不宜太少，且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刚爱办送牲畜业经起解，未便运回。或因为数已多，即将回子地方采买停止。其哈密等处羊只，著舒赫德酌量情形，速将应需若干就近咨商吴达善、文绶妥办。……

（卷890 18页）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癸卯（1771.10.13）

谕：据实麟奏民人岳生梅在哈喇沙尔地方因刘士彦索债争闹，用所佩小刀扎伤刘士彦耳轮等三处，伤痕限内平复，请将岳生梅从重定拟，枷号三个月，满日解交山西巡抚，定地流三千里等语。所办未为允协。新疆安设耕屯，一切均宜整肃。民、兵等设有过犯，本不当与内地同科。岳生梅虽系自往营生，但既前至新疆，理应守法安分，乃因口角细故辄以金刃伤人，即属斗很生事之辈。实麟将该犯问拟流罪，仍请交山西定地，名为加重，而实予从宽，岂足以示惩儆？况内地情罪较重之犯俱改发新疆，今以内地民人在新疆犯法，转得令其复还中土，何

以准情法之平？嗣后除发遣新疆人犯在配所滋事不法者仍按定例从重分别定拟外，其内地民人于新疆地方犯至军流之罪，如在乌鲁木齐一带者，即发往伊犁等处；其在伊犁一带者，即发往乌什、叶尔羌等处；而在乌什各城者，亦发往伊犁等处，並视其情罪量为酌定，轻者发各处安插编管，重者给厄鲁特及回人为奴。如此明示区分，庶众人共知炯戒，而立法更为详妥。将此谕令刑部，并通行新疆各处办事大臣等知之。

（卷892 12—13页）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壬子（1771.10.22）

谕军机大臣等：彰宝奏酌办调兵及筹备军械兵粮一折。昨已有旨令温福即行带兵驰赴川省攻剿小金川，其袭击缅匪之举，今年暂行停止。则彰宝此次所筹诸务，现在均可毋庸措办。惟当派兵分守边隘，严密稽查。如有贼匪近边，即行掩击歼戮；若假充猡夷，潜行混入，亦即擒拿究治。昨已责成长清、哈国兴专司其事，並留侍卫、章京等十员在彼协同稽查，并留海兰察在滇，令其同彰宝管束侍卫等，随宜调度。彰宝等惟当实力董率，勿稍懈弛。此时如缅酋或差人到关投递文禀，仍遵前旨不拘来人多少概行羁禁不遣，但择其中一二最无用者遣回，谕以转饬缅匪：如将所留内地之人全行送回，方将伊等纵释，否则断不歇手。亦不必给以回书。此外更无所办。但恐缅匪狡诈百出，或诺尔塔亲至关前欲邀哈国兴相见。若不预为指示，彰宝等必致临时茫无主意。中国所遣之人屡为贼匪诱往，岂可复堕其计？但当谕以“汝既来欲见大人，自当亲至军营进谒，断无大人往汝处就见之理。”诺尔塔若竟亲来，即将伊及随来之人俱行严密拘禁，亦择一最无用者遣回，並以“送还内地人来，方得释放”之语令其转谕。若诺尔塔逗留边外，必欲邀哈国兴于适中

之地会面，断不可令哈国兴前往，并当明谕诺尔塔："以尔等狡狯伎俩，岂容屡试？今竟敢近关施此巧诱之计，如何肯堕尔术中？"仍一面察其足迹，密派领兵侍卫等出关截击，擒彼贼目，歼其党羽，庶使贼匪稍知畏惧。彰宝等务当相机妥协办理，勿稍疏误。並谕长清、海兰察、哈国兴知之。

（卷892 53—54页）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戊辰（1771.11.7）

又谕：昨降旨将德福革去总督，……至其所书之策，则欲令哈国兴屯驻边外，差传诺尔塔到营宣谕，更为愚谬无识。以诺尔塔之狡谲，哈国兴用何法招之使来？且彼未经挫衄，又何畏哈国兴而能一呼即至？发之情理，实所必无，並恐诺尔塔不来而哈国兴转为诱往。昨年彰宝所遣之都司苏尔相为贼拘留，特一偏裨耳，思之尚为切齿。今哈国兴以总镇大员，设为贼羁而不返，岂不失体损威？德福身系封疆大臣，独不思以国事为重而逞其意见，自诩为能操胜算乎？……

（卷894 4—9页）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己巳（1771.11.8）

又谕：据朝铨奏回民王国勇于昏夜欲钻城门，恃强喧扭被拿、经伊兄王国太向领催等央免说合私放、分别拟罪一折，已批交该部议奏矣。王国勇以无赖回民充当补役，且有笑面虎绰号，曾经访拿治罪，自属凶恶之徒。乃敢不遵禁令，黄夜欲钻越禁门，逞强喧扭，尤属强横不法。改发为奴，所拟尚当其罪，但该侍郎仅云新疆，並未指明何处，犹觉含混。王国勇一犯应发伊犁给兵丁为奴。伊兄王国太系捕役头目，乃因王国勇被拿辄敢私央领催等擅放，是其兄弟平日必系依恃护符，同恶相济，其罪与王国勇相等，问拟亦当同科。仅予加杖，不足以示惩儆，该侍郎所拟非是，王国太应改发乌噜木齐给兵丁为奴。著传谕

刑部堂官，于议覆此案时另行改拟具奏。

（卷894 14—15页）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庚午（1771.11.9）

又谕：各督抚每年有题报並无逆犯马朝柱一疏，具文相沿，殊非核实之道。马朝柱于犯案时虽幸逃法网，未得明正典刑，但该逆犯罪大恶极，为覆载所不容，其事又阅二十余年之久，自已早伏冥诛。且方今法纪肃清，所在督抚访察奸匪亦颇为实力，使逆犯或果匿迹偷生，亦必久经弋获，断无尚容其潜窜之理。是各省之所为踊缉，原亦不过循海捕虚名，而岁烦奏牍，遂成故套，甚无谓也。况愚民无知，每有假逆犯为名捏词诬告，转自罹法者，而不肖胥役或借稽察之名勒索里下，亦所不免。是存此无益空言转滋流弊，尤非所以崇简易、务实要也。光天化日之下，魑魅必无从遁形。嗣后各省每岁题奏並无逆犯马朝柱之例即著停止。

（卷894 21—22页）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丙寅（1772.1.4）

又谕：据德保奏新安县积匪改遣军犯杨大、蓝月在配脱逃，杨大系山东德平县回民，蓝月系直隶沧州回民，已飞咨经过各省及原籍查拿等语。此等积匪情罪较重，原系去死一间之犯。乃既经改发，不知畏法，复敢任意脱逃，尤属可恶。该犯等现在潜踪图脱，但多系恋家室，即使暂时诡避他处，日久自必潜回本籍。著传谕周元理、徐绩，即行严饬所属于该犯等原籍即行设法购线缉拿，务期迅速就获，照例办理。其原籍经由之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各省，亦著一体饬属加紧侦捕，毋得稍有疏懈，致稽显戮。

（卷897 56—57页）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丁丑（1772.1.15）

谕：现在新疆地方宁谧，额敏和卓宣力多年，著即回游牧休息。如有用伊之处，再降谕旨。伊次子茂萨所遗协理旗务伯克之缺，即令伊四子色伊普拉补授。

（卷898 23页）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戊戌（1772.2.5）

谕军机大臣等：近额敏和卓来京陛见，召询回地事宜，据奏喀什噶尔之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人甚平常，且勒取属人财物等语。噶岱默特系总管一城事务之阿奇木伯克，果如额敏和卓所奏，自宜治罪。但无证据，不便执一面之辞即行办理，特降旨令舒赫德、福森布、苏尔德等查奏。兹据舒赫德等覆奏並未闻噶岱默特婪索之处，询之喀什噶尔回人，咸云感激噶岱默特等语。朕念额敏和卓系久附效力回人，特加宠眷，召见询问意欲知回地事宜，额敏和卓当感恩输诚，将回地要务或如何有益伊等之处具奏，方为不负朕恩。乃不如此存心，转将无形之事陷害噶岱默特以泄私忿，且复出告阿布都拉密奏之事不可宣泄。额敏和卓亦不知乎？朕办理诸务，无分内外，惟秉至公。若因额敏和卓一面之词即将噶岱默特治罪，不惟噶岱默特含冤，即回众亦不心服也。事已查明，罪转在额敏和卓。但伊前颇出力，今又年迈，著加恩免其治罪，遵朕前降谕旨不必往业尔羌，在游牧安居静养。再，回人互相倾陷是其积习，不止额敏和卓一人，朕于来京陛见各城回人伯克等俱降旨训谕，嗣后各当痛加悛改。舒赫德等奏折一并寄与额敏和卓，令其阅看后即由彼处发还。

（卷900 3—5页）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癸丑（1772.2.20）

又议覆伊犁将军舒赫德奏筹议巴里坤移驻满洲官兵事宜：一、巴里坤绿营兵向散处城内，今移满兵驻城西，应将绿营兵

拨居东城，以免发难。一、满营官兵房署，将西城原有绿营官兵房署拨住，不敷，添建。绿营兵尽移东城，应另盖房屋。城内隙地无多，原住民人除客民铺房酌留外，余悉令移往关厢，每间给移造银三两。其绿营屯兵无父兄子弟在营食粮者，令携眷赴屯就住现有房屋，以节改建工费。一、巴里坤添建房署，本地匠役难雇，请照乌鲁木齐例，雇匠役外派兵与修。匠役月支工价银六两、口粮三十斤；兵除正支盐菜银三分、口粮一斤外，日增银三分、面四两。其购买车辆器具，工竣变价归款。至拨运木植马，二月内给原额料草，三月后日给料豆三升。倒毙，工竣后照例三分请销。一、满兵马岁需草料宜照伊犁例，六分栓养；马每匹月支料一石二斗内，折价一两三钱七分零，支本色二斗一升四合零。其应支草六十束，于屯兵、回户收获谷草内拨支。所需料石，或于增添屯兵种获粮石内支给，或于附近哈密等处运支。请敕下陕甘总督筹办。均应如所请。惟移驻巴里坤二千兵，据称于今冬移驻，恐与乌鲁木齐兵途次拥挤，且粮饷亦难猝办，臣等酌议明春先移驻一千，余一千俟陕甘总督酌定官兵俸饷口粮后，于三十九年春再行移驻。从之。

（卷901 3—4页）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戊午（1772.2.25）

谕：据温福等奏现在攻围资哩寨，总兵马彪于北山一带攻夺碉卡，分派将备占据山梁；本月初八日三更，都司黄壮果、守备王廷玉汛地，贼人乘风大天黑潜上高坡，我兵奋力攻击，杀死多贼，余从山坡奔窜；检查军器，黄壮果队中失炮二位，王廷玉队中失炮一位；请将该二员交部严加议处；马彪未经先事严饬，请交部议处；臣温福等调度不善，请一并察议等语。军营炮位关系紧要，该都司等虽黄夜遇贼竭力护退，但不能守护炮位，致有遗失，自有应得处分。黄壮果、王廷玉俱著交部议

处。其总兵马彪驻守之处离打仗地方尚远，且闻信亲往督剿，尚属奋勉，著加恩免其议处。至温福等大营则相距更远，一时难以查察，温福、伍岱、阿桂俱不必交部。

（卷901 8—9页）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丙寅（1772.3.4）

又谕：据伍岱参奏乌什哈达、马彪不遵号令，请一并革职，令其效力赎罪；温福折内又称乌什哈达私离汛地，即欲办理，乌什哈达遂带兵复往占据山峰等语。伊等不遵将军号令，固不得谓之无罪。但温福即欲办理乌什哈达，亦觉过当。乌什哈达理应看守所占之处，遣兵寄信温福，不应将兵带回，此其罪也。但乌什哈达从前亦曾攻碉夺卡，今弃山冈而能复行占据，亦可以抵罪。乌什哈达、马彪俱著加恩革职留任，令其出力自赎。温福平时口吃，在朕前奏事尚不能达其意，性又颇露急躁，官兵不知其如此，必谓将军性暴。兵众难堪，又因不能即克地方，中心烦躁，不论地险雪深，一味催迫官兵。如此办理恐失军心，不可不戒也。再，行军之道固当严肃，亦应审择地势酌量能行而后进。若不惜兵力、不论地之险阻，惟知勇往直前，恐于军事反无所益。数年以来，凡临阵退缩者朕必治罪，然于山险雪深、难于进攻之处，並未尝不爱惜官兵，惟令催促前进也。伍岱、阿桂皆系旧人，从前皆同温福历练行阵，二人亦当将此情节婉劝温福。再，此时书明阿、张大经所带之兵谅亦陆续将到，此兵到时，军威愈盛，尔等其一乃心力，共图灭贼，速奏肤功。

（卷902 4—5页）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丁卯（1772.3.5）

谕军机大臣等：昨温福等奏俟将南北两山贼众全行洗尽，即可攻取资哩等语，可知资哩即在山口。我兵若将南北山梁占

据，自高处施放枪炮向下攻打，贼虽善守，亦断无不得者。又，昨据伍岱参奏马彪、乌什哈达不遵号令，贻误事机；而于温福等会奏折内，又称乌什哈达弃所占山冈而回，温福即欲办理，乌什哈达情愿前往，旋已夺回等语。温福等三人皆在一处，而伍岱参奏马彪等折内並无温福、阿桂之名，可知其彼此不睦。现当进兵灭贼之时，同事大臣若不和衷，于事大有关系。阿桂虽系提督，要非他人可比，既同温福、伍岱联名奏事，难以委为不知。著传旨询问温福、阿桂，昨伍岱所参马彪、乌什哈达奏折因何不列温福、阿桂之名，令其明白回奏。

（卷902 7—8页）

又谕曰：伍岱参奏马彪、乌什哈达折内，密奏温福自以为是，不听伊言，以致众兵寒心等语。朕以温福性躁，一时不能攻得资哩，催促官兵前进，以致众兵寒心，亦未可定。至伍岱曾从兆惠经历西路军营，又授为都统参赞，或遂轻视温福，又或伍岱竟有过失，惟恐温福参奏，故为先发制人之计，乌拉齐之恶习如此，均未可定。在将军、参赞，理宜和衷共济，方可以任事图功。今若以伍岱所参之折即寄温福阅看，伊必转滋疑惑，是以伍岱所奏夹片已经焚毁。但温福在军营实在如何举动？从前讷亲在金川时並未亲临战阵，坐守营盘，是以将伊正法。今温福日与贼人交仗，岂如当日讷亲安坐营中，任性迫促官兵乎？阿桂虽系提督，然是满洲世仆，且在军机行走多年，系朕加恩弃瑕录用，温福所行之事伍岱尚且奏及，何以阿桂反不奏闻？今伍岱所奏，彼此有何争竞，其何以不睦之故，著传谕阿桂据实密奏。看来二人在一处于军务大为无益，不如派伍岱随在桂林队内亦可。将此一并密谕阿桂，作速据实覆奏。

（卷902 8—9页）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癸未（1772.3.21）

（温福）又奏：接奉谕旨以贼匪狡狯、大兵深入，命防后路。臣等自攻破巴朗拉，进抵达木巴宗，攻破斯底业安，进抵资哩，俱于紧要处酌派将领带兵防守。惟因昭通总兵马彪由北山进兵，川北总兵牛天畀由南山进兵，重庆总兵和邦额随营经管火药军械各事宜，仅令游击等员防范后路，今陕甘总兵书明阿、张大经先后抵营，应令和邦额赴巴朗拉一带统兵驻巡。和邦额经手各事，令董天弼接管。报闻。

（卷903 5—6页）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甲申（1772.3.22）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温福等攻取资哩，令伍岱、马彪攻北山梁，牛天畀攻南山梁。满大臣带兵最为得力，南山亦应派满大臣一员协同牛天畀进攻，何不派常保住？从前常保住在总兵任内，因其染绿营习气，朕特调回授为副都统，遣往军营效力，理应诸事奋勉。此时谅在温福队内，温福屡经奏事並未提及。著传谕温福，将常保住曾否得力之处据实奏闻。

（卷903 6—7页）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丁亥（1772.3.25）

（温福）又奏：接奉谕旨，伍岱参奏马彪、乌什哈达折内无臣等名，恐与伍岱不和，令明白回奏。伍岱久在西北两路，熟于打仗，此次参赞大臣初止伊一人，若不和衷，何以济事？但伍岱系乌拉齐中精敏者，建功即夸张，有不妥即推诿属下。至伍岱参奏马彪、乌什哈达臣未列名，实因情节不至于参。面向伍岱言：参人须明白，方可具奏。伍岱径自缮折拜发，故未列名。又，伍岱奏臣不听伊言，致官兵寒心。臣与伍岱诸事共商，即有时严饬误事官兵或讲谕军务，伍岱在旁除唯诺並无一言。伍岱于何时告臣之处，自问实不记忆。又，初攻巴朗拉时四川绿营兵惊乱，伍岱不但不能禁约，转撤旛先退，自称中石发晕，被人

扶回；旋又寻衅委署护军参领巴彦泰泄忿，经臣阻止。又，与总兵福昌带兵驻巴朗拉左山，伍岱队内兵夜被贼冲乱，委咎福昌，在臣前忿争；又，初攻巴朗拉时未能取胜，伍岱便欲撤兵；及克巴朗拉，即欲见功，不俟携粮，星夜领兵前进，沿途漫无纪律，幸贼先溃，转妄报战功。现驻兵北山梁将及一月，未能攻取资哩对面山峰。又，前自成都来营，一路骚扰，抢夺驿马。到营多将满兵作亲随，素识侍卫、章京，护庇代为争功。报闻。

（卷903 19—20页）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庚寅（1772.3.28）

又谕曰：伊勒图等奏称，据出差侍卫伊桑阿回来告禀，鄂伦布拉克驿站放粮官员、笔帖式等往土尔扈特等家饮酒，将伊等妇人唤至歌唱，借给官粮等情；随密寄信巴彦弼等，令其更换粮员，並将土尔扈特游牧移驻离驿稍远地方等语。伊勒图所办是。粮员、笔帖式等敢于新附之土尔扈特等处无耻肆行，又将官粮私借，实属不法。前因副都统满泰坐办乌鲁木齐时与回妇肆行，朕将满泰在彼处正法，似此妄行微员，更何足惜？著将伊勒图等奏折抄寄巴彦弼、明山阅看，逐款详查，将案内所有人犯俱拿获，派干员防解伊犁，交将军舒赫德等严审。如系实情，一面具奏，一面即在彼处正法。至鄂伦布拉克驿站系乌鲁木齐所属，粮员、笔帖式等如此妄为，巴彦弼、明山岂无见闻？何以並不参奏？伊等所司何事？著明白回奏。并传谕舒赫德、伊勒图等知之。

（卷903 27—28页）

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丁巳（1772.4.24）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高晋等勘讯淮关被盗一案，现在尚未究出踪线，已经派委员弁分赴山东、河南等省密访发拿等语。

淮关被盗情形，原报有用杆子登屋，似属山东、河南惯盗，並有闻其声口亦似山东、河南之语。今阅时已久，尚未获盗。或各犯因江南侦捕严紧，窜归本籍潜藏冀图漏网，亦未可定。但盗去银至二千余两之多，断无不分赃使用。即一时匿藏，日久亦必败露。且关署银色易于识认，即如银铺、钱庄、交易之处俱可稽查。而盗犯多系素来贫乏之人，若忽有银钱挥霍，尤不难留心踪迹。现在江省虽已移咨豫、东两省派员协缉，但恐地方官等视为邻省通捕，不甚经意。著传谕徐绩、何煃，即密饬各属选派妥干捕役，设法严密踊缉，务获正盗。仍将作何办理缘由具折覆奏。将此传谕知之。寻山东巡抚徐绩奏：朝城县报获盗犯丁月等六名，系直隶沧州、盐山等处回民，供劫直隶东明县客银，赃内起获元宝，臣恐即劫淮关盗，批饬严究。旋关到事主认赃，非淮关银。但各盗供内有曾窃直隶清丰、山东观城、平度等州县署银，并供出伙贼丁二等十二名，俱沧州回民。该犯等既惯窃衙署，伙党又众，从此或可究出淮盗消息。已飞咨直隶将丁二等拿解来东严审，仍饬各属踊缉淮关正盗。河南巡抚何煃奏：淮关被盗，接江督咨即分派干员于两省联界各州县缉捕，並委河北道督缉河北各属，开归道、南汝光道督缉河南各属，卫河水路，饬沿河汛官查缉。均报闻。

（卷905 13—15页）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己酉（1772.5.22）

又谕：据图思德奏陕省解来军犯马如芳系甘肃固原州回民，于本年二月脱逃，现饬各属严拿，並飞咨原籍及经过省分一体查缉等语。此等配所脱逃匪犯，多有窜归本籍潜踪冀免者。地方官如果上紧查拿，无不就获之理。著传谕文绶，即饬所属迅速严行协拿务获，毋任漏网。再，该犯或于途中逗留匿迹亦未可定。所有由黔至陕经过省分，自应一体查拿。将此一并传谕各

该督抚知之。图思德折並著钞寄阅看。

（卷907 17页）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辛丑（1772.6.7）

又谕曰：哈国兴在滇现无紧要事件，而此时官兵进讨小金川正需大员统率，著哈国兴驰驿前赴温福军营，毋稍濡迟。

（卷908 8页）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甲寅（1772.6.20）

又谕曰：桂林奏称三杂谷情愿出兵随同进剿小金川，自当听温福酌办。至该处为进攻曾头沟正路，距布朗郭宗及底木达不远，其地系逆酋之父泽旺所居，且其妻亦曾潜往，自当一并剿除。屡经谕令阿桂分兵往办，总因军营之兵不敷分调而止。今既有此机会，而后调之陕甘兵三千又已起程，现复催调哈国兴迅赴西路军营，或令哈国兴或令董天弼即带陕甘续到之兵，并督率三杂谷土兵，由曾头沟一路径取布朗郭宗、底木达似为妥便。若果攻得此两处并擒泽旺及逆酋眷属，于进剿机宜亦甚有益。著传谕温福即速悉心筹画。

（卷909 10—11页）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乙丑（1772.7.1）

又谕曰：温福等奏三杂谷土司情愿出兵，拟选派镇将驰往，即由曾头沟一路督率土兵攻剿，与朕前此所降谕旨相合。且据现获贼番僧格供称，曾头沟之人先在美美卡防守，今又调到雅尔桑山梁，是曾头沟现在空虚，尤为很好机会。其带兵之人，前已迅调哈国兴赴川同董天弼办理。因思哈国兴自滇起程，长途不免稍需时日，董天弼于番地番情最为熟悉，带兵自更得力，因加恩将伊补授总兵，令其由曾头沟督率三杂谷土兵进剿。董天弼接奉恩旨，自必倍加感激勇往。至所需陕甘兵三千名，

前据文绥奏甘省营兵于五月初七日起程，勒尔谨奏到陕省营兵于五月十六日起程，现已谕催带兵之总兵李云标专程前赴西路军营听候派用。著温福行知董天弼于何处暂驻，候陕甘兵到，带同进剿。即一面檄知李云标，令其迅赴指定处所随同董天弼前往，勿致参差迟误。至董天弼既令带兵，其资哩至卧龙关一带卡巡及催督粮运军台均关紧要，现在难得干练之员，看来维州协副将五福在川亦久，似可委其代办。若温福所知有胜于五福者，即行派办亦可。至丰升额平日实心勇往，朕所深知，因其尚欠阅历，临事未能明练，是以不欲其独当一面。今此次攻取东玛调度合宜，即令分路统兵，可以胜任。且有马彪等在彼协助，丰升额不必回至温福大营。至哈国兴到川，亦须令其同董天弼共取底木达、布朗郭宗，毋庸再为更调。

（卷910 3—4页）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丁亥（1772.7.23）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彰宝奏缅匪大头目得鲁蕴差人请限于六月初十日亲自到关办送贡礼、並送还内地之人一折，随即传谕：若得鲁蕴果将所留之职官全行送还，即可允其所请，並令彰宝随时审酌妥办。今又据哈国兴奏到情节，亦属相同。得鲁蕴若果如期到关送还内地之人，其中如杨重英、苏尔相及官职稍大之员，被拘缅地无耻偷生，情罪实为可恶，著即锁拿，遇委妥干员弁迅速押解来京治罪。沿途务饬小心防范，毋致疏虞。倘有畏罪自戕及乘间兔脱等事，惟该督是问。其余微末千总，兵役，尚属无关轻重，著彰宝即于该处讯问，分别办理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

（卷911 20—21页）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甲午（1772.7.30）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彰宝奏缅匪头目得鲁蕴自老官屯差孟矣等四人至长清等军营、称得鲁蕴因办送贡礼与人前来之事、差伊等送信、请将原差之猓夷奔线等二人换回、自行定限于六月初十日得鲁蕴亲自到关纳贡还人一折，曾谕以如果缅匪心出于诚，将所留内地官员暂行送回，原不妨允其所请。今据彰宝奏到初十日仅有红檀等物，差猓夷拉撒等二人到关云与大人们送礼，诘以纳贡还人之语，据供奔线回时也曾听得，后即不见说起等语。其事殊不可解。得鲁蕴以缅子四人换回两猓夷，其多寡轻重已觉不值，即以为后来四人非真缅子，而原差之猓夷二名系彼要人，来此探听信息亦不可知。但奔线等不过至张风街，所见亦止长清、哈国兴，无由得知内地信息，何以甫经放回，复改前说？缅匪果属诡诈难信，亦不应变幻出于情理之外。至所称哈国兴是否在营，其说尤属难晓。哈国兴虽在滇稍久，缅匪略知其名，然并未曾带兵多歼贼众，何至独为其所畏？且非哈国兴在彼，内地岂别无将领镇守？而沾沾以此为问，岂边备之有无专恃一哈国兴乎？ 彰宝将拉撒等拘留， 同孟矣等一并严讯解京，所办甚是。此后或果得鲁蕴亲自款关，将所留内地官员暂行送回，悔罪纳贡，体察属实，原不妨仍遵前旨酌办。若似此虚诞难据，无论几人几次，概行羁留不放。现在筹办亦只可如此。或贼匪思欲乘便侵扰近边，则沿边关隘现俱有兵驻守，正可趁此截剿，使之畏慑。……

（卷912 1—3页）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壬申（1772.9.6）

温福等又奏：提督李煦所驻贡噶山左与德尔苏连接，乃海兰察等军营粮运必由之路，因令游击富敏泰添碉接应。贼番果于玛尔迪克来扰，经海兰察、哈国兴前往救应，杀贼多名，现大营已至玛尔迪克。谕军机大臣等：贼众乘间扰截官兵粮道，

若非海兰察、哈国兴应练戒行随机救应，几致疏虞。海兰察、哈国兴著各赏荷包四个。现在大营至玛尔迪克地方约及百里，军粮运送络绎不绝，贼番诡计多端，或占截来路，或从后侵扰，温福等务须加意防范。并传谕海兰察、哈国兴及守卡之侍卫、章京等知之。

（卷914 26—27页）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癸未（1772.9.17）

定边右副将军大学士温福等奏：由德尔苏至贡噶山梁贼番新立碉卡，经海兰察、哈国兴带同章京、侍卫等攻扑，贼不能支，遂得抢占二卡。其南山梁一带，亦经章京德保等连夺三卡。得旨：嘉奖。

（卷915 12—13页）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壬寅（1772.10.6）

定边右副将军大学士温福等奏：南北两山贼卡于八月二十六日贼众自行烧毁，臣温福即从阿喀木雅前进，压至木关坝；臣丰升额亦从美美卡压至日喀尔桥。嗣据哈国兴、海兰察：李煦等禀称，贼酋屡在玛尔迪克卡外喊求，愿尽退沃克什地方。当即谕以僧格桑，如果悔罪，应将各卡全行撤退。二十六日，贼众果将各卡栅毁撤，该提督等随压至沃克什旧寨。现贼聚守于路顶宗一带山梁苟延残喘，臣等仍督兵进剿。谕军机大臣等：温福等正当攻围之际，忽见贼寨焚烧，即应乘机急击，痛歼丑类，方足振威解恨。乃竟听贼自去自来，而于已逃出卡之贼尚不能剿杀，则驻兵在彼何为？至贼在玛尔迪克山梁甫经哈国兴等许降，何以能同时将各卡暂行毁撤？均不可解。温福此时惟当督兵并力进攻，不可因此稍懈。如贼酋以退地求饶之说向温福等支饰，即当责以罪恶重大，天兵申讨，不灭不休，虽将原地退出，不能稍为宽宥。若逆酋或向哈国兴等别有求饶

之说，原可量其情形计诱智取，又不妨随机应变务出万全。至我兵现已深入，其玛尔迪克、喇布楚克等处皆系我兵后路，贼番在在可通，不可不防其抄袭。温福等当一体留心防护，切不可稍存大意。至董天弼奏报于九月初一日从纳云达一路先攻取大板昭等处，是董天弼现有奋进之势。温福派冀长富瑚、侍卫明仁、彰嘉布、参领额勒登布等往同协助，自更为得力。

（卷916 20—21页）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癸卯（1772.10.7）

谕军机大臣等：贼众据险负隅，悉力抗拒，官兵攻围虽久并未能得其要害，何以无端自弃其险，遽甘退撤？若贼番势渐窘迫，见大兵声势日盛，自揣不能抵御，因而内溃奔逃，又何必向哈国兴等屡次告求方将碉卡焚弃？抑或僧格桑顽梗执迷，从前惟以总督断给之地藉为口实，不肯输心服罪，今见情势日蹙，计无复之，妄揣中国问罪之师意在勒取沃克什侵地，今将所占全行退还，冀得饰词免罪，我兵退后仍可占取，亦未可定，所以仍然退而守险。总之逆酋狡诈百出，恐其伪为退避，冀引官兵深入，潜抄后路，不可不深为筹虑。昨已令温福留心防范。其底木达、布朗郭宗等处歧径甚多，皆可绕越我兵之后，设贼番逸出抄袭，粮道少有阻碍，所关非细。温福等当严饬守隘将领等加意巡防，不可稍存懈忽。

（卷916 21—22页）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丁未（1772.10.11）

定边右副将军大学士温福等奏：臣等察看路顶宗山梁形势，于两山中突起一峰，三面距河，石碉排列，险隘异常。查北山美美卡下至日喀尔桥，缘山有小路可登，地名兜乌，近可抵康萨尔，远可抵明郭宗。现派马彪、额森特带兵五千由此路进剿，仍令李煦留驻贡

噶，以防策布丹后路。并令牛天畀由木兰坝南山梁拿卡，保护贡噶粮路，总兵张大经带兵驻阿喀木雅，副将成德驻色布色尔，自资哩以东驻防官兵，各仍其旧。至董天弼，驾驭三杂谷土司觅间进兵，並于所过之桉磨、卓克采等处官寨留兵弹压。谕军机大臣等：温福等筹办分路进剿及防后事宜，所办俱妥。惟是路顶宗地险碉多，官兵断不可轻率攻扑，只宜用大炮轰摧以缓贼势，而分路由兜乌及策布丹两处觅间进攻。策布丹有哈国兴、海兰察前往，已能胜任。其兜乌一路尤为险要，马彪、额森特二人恐不能筹办裕如，且仅有兵五千，亦觉不敷，丰升额于北山路径既熟，心亦切实勇往，著于路顶宗所有官兵内酌拨二三千名，令丰升额带领迅即驰往兜乌进剿。

（卷916 27—28页）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辛亥（1772.10.15）

伊犁将军舒赫德奏：伊犁附近之沙喇博和齐山出产铅斤，节年开挖，所需工役口粮俱系发派遣犯耕种，衣履器具皆效力之员自备。近来铅矿渐旺，且此山逼近厄鲁特，自委员办理以来，回人即不敢偷采。是既获铅斤，并可防杜私挖。但所发遣犯多顽梗不驯之徒，以废员委办厂务不足弹压。请择屯田官员内才干者一员责成承办，发屯田兵四十以供驱策。派遣犯一百，令其一半开矿，一半种地，衣食均可无缺。牛力、籽种官为发给。官员三年期满议叙。至遣犯果实力开采，凡免死减等例应五年为民者，请减二年；三年为民者，减一年。或原案较轻，八年准免罪回籍。得旨：如所议行。

（卷917 7—8页）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癸丑（1772.10.17）

定边右副将军大学士温福等奏：路顶宗碉寨与沃克什相近，现安大小炮位尽力轰摧。其兜乌一路，向有日喀尔桥可通来往，

已为贼番拆毁。现令马彪等伐木搭桥，以次进剿。谕军机大臣等：路顶宗地险碉坚，但宜用炮轰击。即费火药稍多，亦不足惜。其兜鸟一路，虽马彪等搭桥筑卡，究不若丰升额亲身督办。务令兼程速进，方为有益。

（卷917 11—12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癸亥（1772.10.27）

又谕曰：回部二等台吉阿布都尔瑞病故，著施恩赏银一百两。

（卷918 3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丁卯（1772.10.31）

谕：据温福等奏总兵马彪上年带领黔兵赴川时，曾带有云南昭通镇官兵三十五员名，随营打仗，甚为出力，是以议叙案内察其中出众奋勉者一体造册送部；经兵部行查，随即将实在打仗奋勇并未冒滥缘由咨覆；复据兵部以原奏未将云南官兵打仗之处声叙，未便据咨办理咨驳等语。滇省官兵既同系军营奋勇出力之人，自应一体准其议叙，何得率先议驳？该部所办实属拘泥。因令军机大臣查阅原稿，该部初次具题行查尚可云照例办理，及温福明晰咨覆，即当据咨核办。如或该将军其中有混冒情事，该部原不妨据实参劾，乃将打仗一体出力官兵复行咨驳，所办非是。著该堂官将此情节明白回奏。所有滇省出力官兵，仍著照原题交部一并议叙。

（卷918 10—11页）

谕军机大臣等：丰升额于奉到前旨即日赴北山带兵督办，不免拘泥。前据温福等奏兜乌一路远可直抵美诺，近可绕出路顶宗后，似此路甚为扼要，若能攻其不备，即可乘间直入。是以谕令丰升额前往统兵，较马彪等更为得力。今据奏马彪等带兵之地距路顶宗甚近，并非别路分往，而兜乌与路顶宗又同一

费力仰攻，实属无益之举。与其分兵而归于无益，何如留此多兵合攻路顶宗？军声益壮，更易集事。且果能攻得路顶宗，则兜乌不攻自破。即尚留余孽，亦可一面进捣贼巢，一面留兵牵缀。行军机要贵于因地因时，朕岂能于五六千里之外一一遥为指示？今福温、丰升额惟知遵旨奉行，不复计其事是否有益，与胶柱鼓瑟何异？著传谕温福等，此时兜乌一路不但丰升额不应前往，即分剿之兵亦只可酌留数百在彼牵制，其余概撤回路顶宗并力攻剿，方为妥协。

（卷918 11—12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己酉（1772.11.18）

定边右副将军大学士温福、参赞大臣尚书公丰升额奏：南山由玛尔迪克至贡噶，复越山梁二道即策布丹地方，哈国兴、海兰察带兵五千在贡噶一带迁延未进，据称大雪之后难以仰攻，因令官兵修筑木栅，而石被雪冻，复难掘取。现飞檄严催，令其迅速攻剿。谕军机大臣等：由贡噶前进即策布丹地方，为直捣美诺捷径，觅间袭取，利在速攻。哈国兴等当冬寒水冻之时欲待晴霁雪消，原属非理。即所云石冻难于掘取，何以贼番用石筑碉取携甚便？但策布丹一路，从前温福等亦称其路险箐深，今复加以雪冻，更非急切可以著力。若明知其难进而促官兵冒险直前，转恐无益有损。如必待雪消，则此际相距春融为时尚远，以五千有用之兵置之无用之地，实为非计。著丰升额亲往该处察勘，果系一时难以进攻，即当留兵数百交李煦等于贡噶一带严防后路，其余官兵均撤回路顶宗，即令哈国兴、海兰察带领进剿，若兵尚可进而哈国兴等有退缩之意，亦即据实参奏。

（卷919 20—21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乙未（1772.11.28）

谕：据温福等奏报十月二十二三等日攻克路顶宗及喀木色尔贼寨、共攻破大小卡寨五十余座、碉房三百余间、杀死贼番数百名、俘获金川贼人九名、夺得大炮三座及军械火药粮食甚多一折。此次温福、丰升额督率将士调度有方，海兰察、哈国兴、额森特及在事攻剿之将佐、弁兵、土练等均各奋勉出力，甚属可嘉。俱著交部查明，分别议叙。其将弁内实在奋勇出众者，不拘满汉，并著温福等确查奏闻，赏给巴图鲁号，即绿营兵丁内果有勇往超群者，亦著破格查赏以示鼓励。至海兰察、额森特带兵甚为奋勉，海兰察著交兵部，遇有蒙古都统缺出即行奏请补授。其所遗副都统员缺，即令额森特补授。所有温福等奏折，并著译汉发钞。

（卷920 11—12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己亥（1772.12.2）

定边右副将军大学士温福、参赞大臣尚书公丰升额奏：十月二十四至二十八等日，官兵进攻兜乌山梁及附近贼寨，哈国兴、额森特、巴雅尔、阿尔苏纳等攻取穆拉斯郭大寨，占据兜乌山顶与马彪合兵，悉夺兜乌附近碉卡。翅苏勒带兵从沃克什旧寨之北鼎达实诺尔山夺取碉卡，海兰察带兵从色木僧格山前进至格实迪连夺碉卡，进取木城。现在据守要隘，取路进攻明郭宗。谕：此次在事奋勉之头等侍卫阿尔苏纳，著赏给副都统职衔；三等侍卫巴雅尔，著授为二等侍卫。

（卷920 17—18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壬寅（1772.12.5）

又谕曰：西安提督哈国兴现在川省军营尚属奋勉出力，其长子哈文虎著该部行文本籍，令其来京引见。

（卷920 22—23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丙午（1772.12.9）

定边右副将军大学士温福、参赞大臣尚书公丰升额奏：十一月初四日夜，额森特由穆拉斯郭山绕至博尔根山顶占据大寨，哈国兴由喀木色尔北山旁进夺额尔奔木栅，海兰察自山后进夺贼卡，复夺取玛觉乌大寨。此处甚关紧要，现已添兵驻守。谕军机大臣等：温福等此次进兵，分队占据博尔根山梁并攻克玛觉乌寨落，取路前进，甚合机宜。但细阅地图，簇拉角克纳拉觉等处贼碉林立，与我兵后路相通者甚多，温福等宜善为防范。其进兵则仍应照攻取路顶宗等处筹办分路，方为有益。

（卷920 30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壬子（1772.12.15）

定边右副将军大学士温福、参赞大臣尚书公丰升额奏：臣等于十一月初六日黎明督令哈国兴带兵攻达克苏山巅大碉，其时普尔普等领兵夺据山巅向下贼碉，以断贼人来路，海兰察等领兵上攻达克苏山，复令章京观音保带兵由山下小路进夺贼碉，与海兰察兵上下合击，将此山碉卡以次夺据。其山巅大碉虽未攻克，现令哈国兴等留兵扎营以缀贼势。臣等统领大军由达克苏山脚进攻明郭宗。谕军机大臣等：温福等奏攻取达克苏山贼寨碉卡，所办自合机宜。但高峰碉内贼人尚有牵缀之兵，南山二道大沟仍有通我兵背后之路，益当留心防守。再，据擒获贼番所称番众心变，亦势所必然。如果将僧格桑擒献，即应亟予奖励，加恩抚其余众，则办理小金川之局便可完结，并可令金川贼番闻之心动，更有裨益。至海兰察、哈国兴及侍卫、章京等节次进攻均属奋勉，俟攻克明郭宗之日一并议叙。

（卷921 11—12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丁巳（1772.12.20）

谕军机大臣等：额敏和卓、玉素布俱系朕旧回仆，从前令伊等更换前往新疆办事，伊等感激奋勉，朕颇得其力。今额敏和

卓年老，玉素布病故，回仆内殊少得力之人。玉素布之子哈密郡王职衔贝勒伊萨克年力富强，颇知奋勉，朕意欲令伊前往伊犁随舒赫德学习办事。伊诸弟内谅有能办伊游牧之事者。如无其人，即令伊萨克就近前往乌鲁木齐随素诺木策凌学习，亦可照料伊游牧之事。舒赫德系应练老臣，索诺木策凌甫经办事，若论学习，自以随舒赫德为胜。著传谕伊萨克，令其熟思定议覆奏。俟伊奏到时，朕酌给领队大臣职衔，令其学习行走，益可承受朕恩，朕又得一贤回仆，诚为美事。再，京师大臣等往新疆办事俱准携眷，伊萨克亦令其携眷。

（卷921 28—29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辛未（1773.1.3）

（温福）又奏：臣筹画攻打明郭宗，若由南山进攻，隔山沟三道骤难越过，其北山无可通之路；若一面从达克苏山梁压下渡河，于南岸正路分兵数队，使贼不能相救，方可攻取。当令海兰察、牛天畀等领兵二千自北山压下，搭桥渡河，直由南山之布喇克占得固，循梁压取明郭宗，臣温福同海禄等前往接应。又令额森特等领兵一千自北山下渡河，由纳拉觉仰攻。又令总兵马彪等带兵一千前往南山，自格实迪压下。臣丰升额同普尔普等前往接应。并令哈国兴等领兵一千渡河，自南山中间鄂尔济仰攻，将贼众截断，并力攻取。各路俱于十五日进兵。海兰察等潜至河岸，赶搭桥座渡河，即登南山，攻取布喇克、扎喀尔二寨，杀贼甚多。牛天畀等自达克苏山梁压下，占据明郭宗桥，直取得木达，夺获碉寨三、石卡七。有贼二百余出沟抵御，官兵击退，其杀伤及落水淹毙者更众。臣温福带兵前往会合，自明郭宗东边压下攻打。其额森特等所领兵夜半渡河，至南山纳拉觉地方向上仰攻，克取贼碉十二、卡十五。臣丰升额前往合攻，并分兵往剿格实迪。时马彪等所领兵已从格实迪上面压下，两

路奋攻，贼俱弃碉逃窜。至哈国兴，亦自南山鄂尔济直上，夺获贼寨四、卡五。查明郭宗碉房坚大，拒守贼人甚多，必先用大炮力轰，一有摧陷方能攻取。谕军机大臣等：温福等奏附近明郭宗贼番碉卡俱行攻克，现在进取等语。温福等此次分路派兵，使贼不能防备救援，克碉杀贼，直抵明郭宗用炮摧攻，所办皆合机宜。至伊等擒获番人所称僧格桑在布朗郭宗念经，同老土司商议之语，看来贼势穷促窘迫，必由彼逃往金川。大兵一抵美诺，若即获僧格桑，固为美事；即或僧格桑遁去而小金川已被大兵占据，从此直捣金川，不惟僧格桑在所必俘，即索诺木亦将焉往？著传谕温福、丰升额等，惟有速荡小金川巢穴，占据地方，加意相机办理。此时当已克明郭宗，往攻美诺。得有捷音，即行速奏。

（卷922 24—26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癸酉（1773.1.5）

谕：现在据阿桂奏报，官兵已攻克僧格宗，可以直捣美诺，而温福一路亦直抵明郭宗，逼近贼众，路仅十余里。西南两路音信已通。自此合兵会剿，小金川之局岁内即可告蒇。至金川索诺木助恶主谋，罪更浮于僧格桑，即应移师并剿，歼此渠魁，庶杜边夷后患，理势断难中止，屡降谕旨甚明。此时兵力、口粮一切储备，师行声势更大。应分三路进发，用壮军威。而西路所带副将军一印，尚于军营体制未符。温福著即授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俱著授为副将军，各行统辖并兵分路进剿。其温福一路，著舒常为参赞大臣；阿桂一路，著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哈国兴虽系绿营汉员，但现系提督，于军营领兵征剿之事曾经练习，且原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与满洲大臣无异，所有丰升额一路，即著哈国兴为参赞大臣。一俟平定小金川之后，即相机分道进剿金川，以期迅奏肤功，蛮气永靖。其将军及副

将军印信，著派侍郎副都统福康安驰驿赍送前往，即留军营为领队大臣。

（卷922 28—29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丙子（1773.1.8）

谕军机大臣等：温福等奏攻得明郭宗，整师直取美诺，览奏甚为忻慰。前据阿桂奏报攻克僧格宗，亦统兵进剿美诺，两路官兵乘胜深入，僧格桑若即成擒，则布朗郭宗、底木达等处止一老病之泽旺，不难传檄而定。惟汗牛一带为通我兵后路，阿桂自必密防要隘，派兵守御，不使贼众得以潜轶。但偏隅遗孽，亦不容听其久匿滋事。谅其地不过一二番目固守，不值复烦兵力。而当此贼众胆落之时，即为设法招降，自无不畏威慑附。阿桂其详酌妥为之。至平定小金川后官兵分路进剿金川，则美诺一处尤关紧要，且系接应馈粮总要之地。抚辑新附番众亦有应办事宜，必须大员弹压经理。著刘秉恬驻扎美诺，督理粮运及处置降番诸务。其协同留驻之武职大员，并著李煦带兵防守，联络声势。再，哈国兴之子哈文虎，兵部带领引见，已加恩用为守备，发往四川。可谕哈国兴，令其益加感奋。又温福等另折所奏军营晴霁和暖，士气倍扬，天时人事信而有徵，朕览之益加寅敬，不敢稍存自满之心。温福等愈当戒满持盈，共深凛畏，速建大勋以副恩眷。

（卷923 3—4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辛巳（1773.1.13）

回部库车阿奇木伯克二等台吉鄂斯璸等十六人于西华门外瞻觐。

定边将军大学士温福、定边右副将军尚书公丰升额奏：臣等于本月初十日带兵至岱多喇嘛寺，有喇嘛一名出降，据云寺内僧格桑派有金川人二百，僧众请为内应，当令还寺，仍督兵

急攻。寺僧皆出，内外合攻，歼贼甚众，遂进至布朗郭宗。此寨周围五六里，碉房千余间，我兵分据要隘进攻，自未至戌，寨内火起，贼番溃围而出，我兵奋击歼戮。据活口供称：僧格桑昨日至布朗郭宗，即将伊妻妾及心腹头人等由寨后美卧沟送往金川；今早闻官兵已过帛噶尔角克碉，即到底木达求见泽旺，泽旺闭门不令进见，遂从底木达过河亦由美卧沟小路逃往金川等语。臣等旋由布朗郭宗过河至底木达，各路兵续到，次日进围官寨，泽旺出寨乞降，当派哈国兴看守。俟部署稍定，即派妥员解京。……

（卷923 21—22页）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丙戌（1773.1.18）

谕军机大臣等：据伊萨克奏情愿往伊犁驻防随舒赫德学习，请将游牧事交付伊弟厄默特等语。伊萨克实属真心奋勉，朕甚嘉慰。伊随舒赫德学习可以成就，朕又得一好回仆。著传谕舒赫德，俟伊萨克至伊犁时，作为领队大臣，一切应得之项俱照例支给。或令管厄鲁特，或令管屯田回民，舒赫德酌量派定，加意指教。伊游牧事，即照伊所请，交伊弟厄默特办理，并著传谕伊萨克知之。

（卷923 35页）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癸巳（1773.1.25）

又谕曰：温福奏提督哈国兴在军营病故。哈国兴自前岁征剿缅匪以来颇属勇往，上年调赴四川西路军营，擢任提督，带兵攻剿，叠著劳绩，是以特加恩授为参赞大臣，并将伊子用为守备。现在小金川全境荡平，正值进剿金川需人之际，倚任方殷，遽闻溘逝，深为轸惜。著赏银一千两存恤其家，并加赠太子太保，以示悯劳饰终至意。所有应得恤典，仍著该部察例具奏。

（卷924 10页）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乙卯（1773.2.16）

谕：据丰升额等奏攻剿达尔图贼寨，总兵马虎、参将西凌阿等奋勇杀贼，受伤阵亡等语。马虎自调赴军营以来甚属奋勉，此次攻打贼卡身先士卒，临阵捐躯，殊堪悯恻。著加恩照王玉廷、李全之例交部议恤。其同时阵亡之参将西凌阿及把总、外委各员，并著该部查明一并议恤。

（卷925 15页）

又谕曰：襄阳镇总兵马虎阵亡，所遗员缺著温福等于军营出力副将内拣选一员，奏请升补。其副将员缺并参将西凌阿阵亡各员缺，俱著一体拣选奋勇立功之员递行奏补，以示鼓励。

（卷925 17页）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丁巳（1773.2.18）

谕：江南提督员缺，前经降旨将段秀林调补。因内地武职大员一时难得胜任之人，且军营现有出力人员自当量予升补，是以命段秀林暂留浙江，马全亦暂留江南提督之任。昨马全来京陛见，已派驰赴军营，即以甘肃提督作为领队大臣。其江南提督印务，著陈杰暂行署理。所有寿春镇总兵印务，即著督标中军副将张起鹤署理。

（卷925 19—20页）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戊午（1773.2.19）

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广东潮州镇总兵员缺，请以高州镇总兵马乾宜调补。所遗员缺，遵旨以瑞衡补授。下部知之。

（卷925 20页）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丙申（1773.3.29）

又谕：据阿桂奏总兵马彪升任提督，所遗云南昭通镇总兵员缺，查有云南腾越副将斐慎现在军营带领滇兵，该员自上年进剿甲尔木以至攻克美诺，节经打仗，奋勉向前，请即以升署

昭通镇总兵印务，俟再有奋勉出力之处，另请实授；臣所遗腾越协副将，系滇省沿边最要之缺，与他处不同，应听云贵督臣拣员奏补等语。斐慎著即升署昭通镇总兵以示鼓励，俟续有功绩，再行实授。其腾越协副将员缺，著彰宝拣选一员奏请补授。

（卷928 8页）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丁酉（1773.3.30）

谕曰：温福等奏于二月二十五日分兵五路，攻取昔岭贼碉，内额森特、巴雅尔率领官兵进攻第九、第十两碉，将火弹抛入贼碉，乘贼惊溃，官兵一拥向前，杀贼四十余名，余俱被火烧毙；又海兰察与额森特、乌什哈达、普尔普、马全、阿尔素纳复合力连攻数碉，贼退避碉内，因借撤回之势引贼出碉，回身杀死一二百人，并获口粮、铅药等物；现已夺住九、十两碉，仍乘胜攻剿等语。此次官兵不避枪石破碉杀贼，均属可嘉。其中海兰察、额森特、巴雅尔、乌什哈达、普尔普、马全、阿尔素纳尤为奋勇出力，著交部从优议叙。温福董率有方，其余将领亦俱奋勇，均著交部议叙。其官兵内有实在出色、应加优奖者，并著温福查明，分别咨部查办以示鼓励。

（卷928 10页）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庚子（1773.4.2）

户部议：准伊犁将军舒赫德奏称，民人庄世福等四十八户呈请拨地开垦，当经勘验指垦处所地广水足，与屯田回户无碍，请照例办理。查伊犁除屯种外，既有余地可耕，应每户给地三十亩，官借牛力、籽种、口粮俾资耕作。所请当年升科，系户民踊跃输将，应即照办。其借给籽种等项，于开垦之次年起分作三年带征。仍令该将军广谕户民，如有情愿多垦者，悉听其便，照例升科。从之。予故西安提督加赠太子太保哈国兴

祭葬如例，谥“壮武”。

（卷928 18页）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甲辰（1773.4.6）

刑部议：准甘肃按察使图桑阿奏称，定例回民行窃，结伙在三人以上，发极边烟瘴充军。其恃强抢夺未设专条，向仅分别人数多寡予以杖徒，未免轻纵。请嗣后如结伙三人以上，不分首从，俱发黑龙江给兵丁为奴。倘有脱逃，即行正法。其不及三人而有纠谋持械、逞强情形者，发极边烟瘴充军，照例刺字。如无逞凶情状，照抢夺本例拟结，以儆凶顽。从之。

（卷928 27—28页）

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丁丑（1773.5.9）

予出征金川阵亡襄阳镇总兵马虎祭葬如例，入祀昭忠祠。

（卷931 4页）

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丁亥（1773.5.19）

谕军机大臣等：前以办理四库全书，闻扬州商人马姓家内藏书颇富，曾传谕李质颖，令其就近妥协访问借抄。昨据高晋等奏到续采书单折内，已将商人马裕家内书籍开列目录，拣出一百三十三种，以六十八种发苏州书局校勘，其六十五种在扬州就近检查解省；又拣出六十二种，开单一并借出；嗣据李质颖札会奉旨饬查，已将续取之书停其解送等语。送到书目已交四库全书总裁等，详细核定后，行知取进。至马裕家查借书籍，前已谕令李质颖办理，莫若令该监政就近借抄，于事更为便捷。其中或有不用者，即可随时检还，亦不致于散佚。所有高晋等原发苏州书局之六十八种及交扬州府检阅之六十五种，并著归还李质颖一处汇办。俟书目核定行知到日，即将需用之书上紧抄进，仍将原本检还。其不用者，即可先为检发。至昨阅单内所开各书亦多系近代人诗文等集，其于古书善本尚不概

见。马裕家夙称善于收藏，何所存仅止于此？或原办时尚系地方官往彼询访，其家未免心存畏惧，又惮将善本远借，故所开尚尔不精不备，亦未可知。并著李质颖善为询觅。如单外另有佳本，仍开目录续奏，以便检核借用。务祈多多益善。将此谕令高晋等遵照办理，并传谕李质颖知之。

（卷931 19—21页）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己丑（1773.5.21）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工部题销山东省各学建立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工价一本，令军机大臣将从前如何行文各省并平定回部碑文是否亦通行建立之处查据礼部覆称，乾隆二十年经大学士会同各该衙门议奏，请将御制碑文勒石太学，并将碑文摹拓，颁发直省督抚转发各府州县卫学宫；其平定回部后，亦经查照前例办理，行文各省等语。是原行只令其碑摹颁发，并未行令各学立碑，各省督抚即欲重摹勒石，亦止当于省会学宫建竖碑座，其余各属即就碑文拓本转发，或另行锓版刷印颁贮各学，尽足传示来兹，断无合府州县卫悉令逐一建碑之理。乃今查据工部称山东通省府州县学共石碑一百二十三座，报销工料银一万二千九十余两；此外尚有湖北省七十七属，报销银二千九十余两，湖南省七十九属，报销银一万三百五十余两；其余各省，并无通省报销之案等语。此三省并不遵照原议，又不揆事理之可否，率行办理，殊属非是，已交工部另行核议。至其余未经通行报销各省，自未必如此三省之错误，均可毋庸再办。但从前是否系照原议遵行，著于各督抚奏事之便谕令查明覆奏。

（卷932 2—3页）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壬子（1773.6.13）

又谕曰：舒赫德奏据渥巴锡恳请移居珠勒都斯，今年秋收

后即可令其迁移等语。前经伊勒图奏，渥巴锡游牧现有努噜布禀告四宰桑欲行脱逃之事，渥巴锡之游牧如移于珠勒都斯，恐其所属不无疑惧，俟二三载后，量其情形再为酌办，已照所奏准行矣。今思珠勒都斯究系内地，如令渥巴锡移居，于伊等生计甚有裨益。从前伊勒图所奏并未面询渥巴锡，仅按一时情形不便迁移而言。今览舒赫德所奏，实可为久远计。况渥巴锡感戴朕恩，输情恳告，自当俯允所请。著传谕舒赫德，俟本年秋收后，即将渥巴锡之游牧令其移于珠勒都斯居住，所需口粮、籽种等项，即于现在哈密、辟展等处所贮银两内动拨，采买乌什等处回人所种之谷运至哈喇沙尔，以备分给渥巴锡所属人众。种地农器，就近于辟展、哈密等处运往。再，渥巴锡收获之粮及农器等项，若尽令携带，又不免驮运纷烦。即照舒赫德所奏，留于塔尔巴哈台，或作为军粮，或备策伯克多尔济等接济之用。至乌什采买粮米，著舒赫德即饬安泰办运。绰克托现为参赞大臣，令其前往乌什更换安泰，妥为办理。至渥巴锡所属贫乏不肖之徒，舒赫德现已移往伊犁派员弹压。伊等在伊犁居住是否安居守法之处，著据实奏闻，并将此谕伊勒图知之。

（卷933 22—24页）

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庚子（1773.7.31）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称阿克苏之阿奇木伯克公色提巴勒氏本年值进京班次，惟现办迁移渥巴锡移居珠勒都斯事务非伊不能，请俟下班再令来京等语。著照所请，阿克苏之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氏今年不必来京，令其办理渥巴锡游牧事务。著寄知安泰、绰克托，令其晓谕色提巴勒氏妥为办理运送粮谷事务，于下班再行来京。将此寄与舒赫德知之。

（卷936 23页）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辛亥（1773.10.10）

谕军机大臣等：勒尔谨奏肃州收贮监粮、请添建仓厫一折，经户部议驳，已依议行矣。……因思西北地土高燥，非若南方潮湿易致霉浥者可比。即如新疆回地粮食，皆掘地窖藏，并无红朽之虞。甘肃风高土厚，形势大略相等。且其居民半住窑房，自皆穴地贮粮，未必另为困廪。此项监粮若可仿而行之，既于土俗相宜，亦觉公私省便，何必徒务仓庾虚名乎？著传谕勒尔谨，将该处所有官粮是否可以挖窖存贮之处，悉心妥酌具奏。

（卷941 35页）

谕军机大臣等：期成额等奏称阿奇木伯克鄂对、迈达雅尔等呈请运往土尔扈特粮石所需口袋、扎绳等项物件俱情愿自备，送往哈喇沙尔，即留于土尔扈特使用等语。所办与各处不同。前据舒赫德奏渥巴锡游牧移于珠勒都斯，各回城运往之粮，俱量路程之远近每石与脚价八钱、一两至一两二钱不等，咨行各处，朕已批示允行。嗣因安泰奏称所有运往土尔扈特之粮，据色提巴勒氏等呈请，伊等情愿以麦八千石磨面，自备牲畜并口袋运往哈喇沙尔，资济渥巴锡游牧，又情愿自备牲畜运粮三千石，送至哈喇沙尔等语，朕复经降旨，令赏给色提巴勒氏缎匹，其余伯克等亦量品级分赏。昨据舒赫德奏称，接济渥巴锡之粮数万石，鄂斯璸等大伯克、头人各饬回众自备牲畜，已行运往；所有应行赏给缎匹及应行宽免额赋，恳请特降谕旨。朕以伊等为公俱各奋勉可嘉，饬交各回城办事大臣将阿奇木伯克、大伯克等各量品级，应行如何赏给，酌拟具奏。又谕令将各回人明年应行交纳之官项内何项应行宽免，一并查明奏闻。今期成额所奏虽亦系办理接济渥巴锡粮石，与舒赫德所奏之折迥然不同。各伯克、头人、回众感戴朕恩，急于公谊，或

愿自备牲畜运送粮石者，加恩尚属可行；若仍复领取官价运往，仅只将口袋留于彼处令其使用，所省无几，即照舒赫德所奏，不必加恩。此事著传谕舒赫德查明，究系应行如何办理，一面具奏，一面行知各回城办事大臣等，令其一体遵行。

（卷941 36—37页）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己未（1773.10.18）

谕军机大臣等：福森布奏称由喀什噶尔运往接济渥巴锡粮石，阿奇木伯克公噶岱默特等屡经呈请，所有装载粮谷之口袋情愿帮与土尔扈特，业经准行等语。从前舒赫德所奏渥巴锡移于珠勒都斯，办理接济粮石，拟以给与回人脚价，已行知各回城驻扎大臣，旋又请赏给回人缎匹及宽免回众应行交纳官项，前后不一。是以各回城驻扎大臣始行具奏，各为办理。今览福森布所奏，伯克、头人既经取官价，仅帮口袋，所省无几，仍应不准行。惟伊等既从所请，亦不能不量为给赏。所有喀什噶尔办理口袋之伯克、头人，著照赏给色提巴勒氏之数酌减赏给，各回人概无庸赏给。叶尔羌之伯克等，亦照此办理。著传谕舒赫德，究系应行如何办理，咨商各回城驻扎大臣妥为酌办。

（卷942 6页）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癸亥（1773.10.22）

又谕曰：舒赫德奏称办理接济土尔扈特渥巴锡等粮石之各城伯克、头目赏给缎匹及宽免所属回众官项，已咨商绰克托等一体办理等语。此案究系舒赫德办理参差。舒赫德既经议酌给运价，又何必复奏请赏给缎匹及宽免回人官项？虽舒赫德现奏行知绰克托公商，一体办理，意欲停止各城回众领取官价，自备牲畜，但领与不领，应听众回人各随所便，不可逼迫。著传谕绰克托，不必照舒赫德办理，即遵奉昨降旨，各伯克回人如未领取官价，即照色提巴勒氏之例赏给缎匹、宽免官项；如叶

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之回众已经领取官价，惟办口袋，则所费无多，即照赏色提巴勒氐缎匹之数酌减赏给，所属回众概不必赏。再，库车、辟展等处大臣虽尚未奏及此事，其有接济粮石之伯克、头人、回众，亦俱照此办理。并将此谕令舒赫德知之。

（卷942 16—17页）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甲戌（1773.11.2）

又谕曰：大学士舒赫德至京，奏及伊犁满洲官兵所住城内并无水道，掘井极深，亦不能得泉，惟恃挑挖沟渠数十里，以引伊犁河及乌哈尔里克河之水，或远赴河内担取；一过秋汛，河水亦不能引，即多给遣犯工食令其担卖，而人烟众多不能周到，水一担需银数分，于兵丁大为不便等语。伊犁城中驻兵数千，取水不便，于生计大有关系，必须急筹长策。何不另择善地筑城迁移？即修城建屋非一时所能竣工，且多糜帑，而无水供饮所关匪细，自不可惜费误公。但办理迁移，先须多备木料，而该处夫匠恐亦不敷应用。莫如先得一所木料，即先造成一所房屋，拨兵居住，将所空之房拆毁，择其可用之木料补修后，又造一所。如此陆续盖房迁移，不过数年即可完竣。至夫匠一项，现有绿营兵及众回人，俟其农隙与价作工，既于伊等有益，而工务亦可成就。惟在该处将军悉心办理。著传谕伊勒图，务即留心勘择，于有水及弁兵可居之地如何修城建屋、陆续移驻、经久可行之处，妥协详议具奏。

（卷943 12—13页）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甲辰（1774.1.31）

哈萨克汗阿布赍子阿底勒苏勒坦等十五人、回部英吉沙尔四品阿奇木伯克素勒坦和卓等十九人、杜尔伯特公双和尔等二

人，于西华门外瞻觐。

（卷949　10页）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丁巳（1774.2.13）

御紫光阁，赐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等宴。

（卷950　6页）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丙寅（1774.2.22）

定西将军尚书阿桂、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奏：丰升额已由凯立叶进剿，臣复嘱令先为扬言欲与各路会合，俟至曾头沟、萨尔赤鄂罗山沟猝为进攻，庶使贼不知备。但兵力尚属单薄，查三杂谷土兵驻扎宜喜一千余名，应拨随丰升额。臣又派健锐营兵五百名、索伦兵二百名，令与前派之三百名合为一队，又派西安驻防兵一千名，与丰升额所带之西安驻防兵均归书麟管辖。又派陕甘兵三百名令纳木扎、伊达里、常保住等带往，限初十日直取萨尔赤鄂罗山，随丰升额一路进攻。又奏：贼目丹巴沃咱尔等喊禀，伊土司欲将僧格桑献出，请差一二兵丁往验等语。经土目阿忠等严斥以天朝断无遣人至尔境之理，将来荡平贼境，不虑僧格桑逃往何处。数日后又差人喊禀，臣饬令卡兵严斥不理。又奏：现在克期进兵，所有统领防兵大员应酌定地方分驻。查长清熟悉边情，小金川各处留防事宜均应令其照料。但布朗郭宗一带逼近贼境，而别斯满沟降番尚需弹压，又系谷噶大兵后路，一切接应均关紧要。长清应于布朗郭宗、底木达驻扎。富兴现有脚疾，即令其帮同长清办事。美诺距贼稍远，王进泰往来熟悉，成果腿疾未愈，应即令其协同驻扎办事。至南路僧格宗一带，已知会明亮，令于英泰、汪腾龙内派一员驻守。又奏：南路现分兵进剿，一切接济粮饷、随步换形，应令桂林专驻章谷亲身酌办。其丹东一路，臣与明亮、鄂宝均经添拨川湖兵丁驻守。该处现有副将郑国

卿、参将郎擢升、游击程有方往来稽巡，毋庸另派大员往驻。……

（卷950 22页）

又，阿桂奏章谷一带应留桂林驻办之处，与朕前降谕旨相合。惟丹东一路，郑国卿仅系副将，恐于地方呼应不灵。昨已谕令文绶选派妥干大员一人在彼办理。著文绶仍照前旨，酌派奏闻。

（卷950 24页）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丁卯（1774.2.23）

上御山高水长大幄次，赐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等宴，并赏赍银币有差。

（卷950 25—26页）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己巳（1774.2.25）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召科尔沁和硕亲王恭格喇布坦、旺扎勒多尔济、多罗郡王纳旺色布腾、多罗郡王和硕额驸齐默特多尔济、多罗贝勒固穆扎布、巴林多罗郡王巴图、奈曼多罗郡王拉旺喇布坦、苏尼特多罗郡王车凌衮布、多罗贝勒恭桑扎勒、翁牛特多罗贝勒诺尔布扎木素、乌珠穆沁多罗贝勒达什衮布、喀喇沁固山贝子多罗额驸扎拉丰阿、阿巴噶固山贝子朋楚克、鄂尔多斯固山贝子纳木扎勒多尔济、敖汉多罗郡王巴勒丹、镇国公固山额驸罗布藏锡喇布、喀尔喀和硕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多罗郡王多罗额驸桑齐多尔济、固山贝子端多布多尔济、阿拉善和硕亲王和硕额驸罗布藏多尔济、浩齐特多罗郡王达什喇布坦、绰罗斯多罗郡王罗布扎、青海固山贝子阿克都尔扎布、杜尔伯特镇国公双和尔、回部郡王品级贝勒霍集斯、辅国公和什克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950 26—27页）

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庚子（1774.2.28）

谕军机大臣等：伊勒图奏据由哈萨克逃出之厄鲁特达瓦言，哈萨克被布鲁特抢劫属实，与从前图鲁拜所告纳旺之言相合；若阿布赍、阿布勒比斯遣人来求代办，臣仍严行训饬等语。伊勒图所奏甚是。哈萨克、布鲁特互相抢劫，竟不能休，断难干与。况伊犁等处将军、大臣非为伊办事而设。今哈萨克被劫求援，若遽为办理，则布噜特又将以哈萨克劫夺为辞祈请代办，何日得以休息？著传谕伊勒图，若阿布赍、阿布勒比斯遣人前来 应即谕以“汝等互相抢劫，非仅布噜特之过。因此结仇，势将无所底止。即如从前布噜特亦常抢掠喀什噶尔回人，今喀什噶尔、乌什设立大臣约束，不令抢掠布噜特，是以布噜特亦无抢劫回人之事。今汝等地方若设立大臣，则官兵一切需用皆出自汝等，于生计更无裨益。若果能弹压属人，复设卡严防，布噜特自不敢妄行窥伺。汝等均系大皇帝臣仆，从前谆谆训饬，汝等当知遵奉。若纷纷告求代办，则我处亦断无袒护一面之理。”倘布噜特来时，亦即照此驳回。并寄令庆桂知之。

（卷953 1—2页）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辛未（1774.6.27）

又谕：明亮等奏于穆谷预为设伏，散放马匹，诱贼使来，杀死二十余人等语。所办甚好。惜杀贼仅十分之一，未能痛加歼戮，较之株守不动，自觉差胜耳。至正地进攻之局，现据革布什咱喇嘛供词，有闻得金川遣人往正地修卡，被雷打死之语。而前月阿桂所奏脱出小金川番人阿塔尔供词，有官兵若从正地独角山进攻，贼人即当不起之语。似贼人已计及官兵必攻此路，预作准备。据明亮等称黔兵于五月二十可全抵章谷，再五六日方至甲鲁，而自甲鲁至正地又不知尚需几日，约计六月

初方得进兵。恐时日太多，贼碉无懈可击，仍属徒劳无益。且贼中明言恐官兵从此攻打，或系暗为防拒，故以此语示弱，诱我堕计，不可不防。况明亮等于大营抽往正地之兵五千余人，又新调黔兵二千、革布什咱土兵一千及德尔格忒、霍尔等处所调土兵，通计不下万余，分队行走，断不能使贼人毫无闻见。况据脱出之喇嘛供称索诺木派人在革布什咱各山梁上，远远探听官兵消息等语，是官兵举动，贼易得知。即如喇嘛在南路念经，贼已知其详。且据明亮称，革布什咱土都司丹津扎布平日不能驾驭本管百姓，恐风声不密，易于泄露，预饬副将郑国卿等于甲鲁一带加紧巡防等语。行军防备之道，原亦只能如此。又新供索诺木任用革布什咱之雍中旺嘉勒，每次令其带兵。此必从前勾引金川戕害旧土都司之人，故尔以为心腹。现在明亮等河北、河南军营由布拉克底、巴旺出入，该土司等极为恭顺，可保无他？是马尔邦一路虽未能即得，不致有意外之虞，今正地一路虽与绒布寨相隔既远，贼番易于伺探预防，朕因此甚不放心。明亮统兵进剿，务须加意慎重。折内所云无论其有无准备，总当鼓励将士为一举以克之语，但知轻率一往，而不知筹度万全。设或稍有闪挫，各路官兵必皆闻而气馁，所关甚重。其为国家军务计，固不宜如此掉以轻心。即明亮自为计，亦岂可但知直前不顾？著谕明亮，总宜熟筹妥办，必须实见有可乘之机，其事大有把握，方可进兵。若稍涉疑似，惟当慎之又慎军营后路。一进革布什咱之境，处处尤须留心照料。明亮宜勉力妥为之，仍将办理情形若何详悉具奏。

（卷959 6—9页）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庚戌（1774.8.5）

谕军机大臣等：玛兴阿、福森布等为赏锭子药谢恩折内，俱称率领鄂对、噶岱默特等叩谢天恩等语，并未列伊等职衔。

鄂对、噶岱默特俱系回人大伯克头目，朕俱赏给贝勒公职衔，令在乾清门行走，不可以属下回人看待。若奏别项事件，固不应列衔，至领赏谢恩，列伊等衔于大臣之后，有何不可？且从前降旨遇有关系回疆事件，令鄂对列衔具奏，今令谢恩列衔，俾知朕待伊等与大臣一体宠渥，必益知感奋，于事颇为有益。著传谕绰克托、玛兴阿、福森布等，嗣后凡遇年节赏赐物件谢恩折内，将鄂对等大伯克头目职衔一同开列，并著晓谕伊等知之。

（卷961 32—33页）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丙寅（1774.8.21）

又谕：内地鼓铸钱文，自顺治年间以来俱随年号字样铸造。至叶尔羌等处，向来行使准噶尔腾格钱文，自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后，将所有准噶尔旧钱销毁，另行颁式铸造乾隆通宝钱文，极为利便。回部各城系朕开拓抚定之区，国宝流行，遵奉朕乾隆年号，该回人等所当万年敬守，及我子子孙孙亦当万年遵行，不便照内地钱文随时改铸。将此谕令各回部办事大臣记档，永远恪遵不必改毁另铸之旨，并谕户、工二部一体存载，垂为成宪。

（卷963 30—31页）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辛卯（1774.9.15）

陕甘总督勒尔谨奏：新疆地方回民杂处，一切刑名案件时有应办。今伊犁、乌鲁木齐办理斗杀等案业经奏准照例问拟，哈密接连安西，已属内地，除嗣后遇有情罪重大、决不待时之犯一面办理，一面奏闻外，其寻常问拟监候案件，应请照伊犁一例办理。得旨：自应如此。知道了。

（卷964 21页）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乙卯（1774.10.9）

谕军机大臣等：徐绩奏据署临清州知州秦震钧等禀报，八月二十八日起更时，堂邑县张四孤庄有奸民王经隆等率领多人，手持凶械放火伤人，该署知州即同副将亲往查拿等情；又据寿张营守备王廷佐禀称，八月二十八日四更时，有贼人聚众，白布缠头，各带器械爬入寿张县城内，围住文武衙门，抢劫仓库，占据城池，守备正在催漕，闻信星夜驰回，飞调各汛弁兵，并移知梁山、范县、东昌三营同力协拿等情；阅禀即率同布政使国泰、中军参将海明带兵由东昌一路进发，并飞咨兖州镇臣惟一带兵由东阿一路进发，督同擒拿各等语。此等奸民实为罪大恶极，然么魔乌合不过自速其死。计徐绩、惟一到彼会剿，自可迅即就擒。但各犯敢于围官署、劫仓库、据城池，其情罪甚为重大，即当按叛逆办理，非寻常纠众抗官可比。一经擒获到案，即应迅速审明，将为首者立时凌迟，其同恶相济之逆党亦即应斩决。必须多办数人，俾众共知儆戒。不得仅照常例区别首从，稍存姑息。但只可就在事人犯从重究办，不得有心轻纵，亦不得节外株连。徐绩等并宜将要犯一面正法，一面奏闻，不可监系滋事。又据奏堂邑张四孤庄放火伤人一案，已据该州协等拿获犯人十九名、犯妇二口，均交堂邑县收禁等语。所办殊未妥协。此等奸民既经拿获，即应严解省城，听候查审。堂邑正当匪犯滋事之时，岂宜复将其党与解回？万一别有抢夺情节，成何事体？此时徐绩现赴寿张剿擒逆犯，所有堂邑已获之案，自应即令国泰由彼驰往严审明确，将应正法者一面即行办理，一面奏闻。其余应行问罪者，俱选派妥干员弁严行押解省城监禁，毋仍留于堂邑方妥。再，寿张逆犯均系爬城而入，其为附近奸匪可知。即各犯姓名居址，亦无难踪迹而得。若徐绩到寿张立即攻开城门，拿获各犯，固为最善；设或略有耽延，则应选派勇干兵役将各犯家属先收捕解省，严密监

禁。俟全案办结时，分别缘坐定罪。且使各犯闻知家属已获，心中惊惧，自更易于就擒。至该抚同该镇带往之兵自必不少，应将寿张县城密行围住。恐该犯情急有跳城缒脱等事，立即掩捕，勿使一名漏网。该抚务须妥速办理，仍即据实覆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

（卷966 14—16页）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壬申（1774.10.26）

谕军机大臣等：姚立德、徐绩奏称贼营之内尤当潜为解散，徐绩因临清回民甚多，现差回教把总王万清、外委王得官觅人扮作买柴买菜潜入贼营，密为解散众心，并令王万清等纠合洪家庄回众熟悉旧城路径者数百人，俟打仗时直入巢穴，擒其巨魁；许以重赏，已密令往办等语。所见亦可。但此法用之于初起之时尚属权宜之一法，今贼匪敢于劫县杀官，扰害良民，且敢显与大军抗拒，实堪切齿，今派满洲劲旅前往，自可即就歼擒，以申国法。况闻山东沿河一带回子凶恶者多，尤当趁此多杀数人示之炯戒。若贼党内本有回人，转令其因以邀功受赏，何以使之儆惧？设或数年后又有效尤者出，更复成何事体？徐绩所筹，仍系外省大事化小事之恶习，不过迁就了事，非此时所办正道。若已办就，即无可如何，但不可因此将贼党开脱，不加重罪；如办无端绪，即著徐绩将所差之把总、外委撤回，不必复行催促。并传谕舒赫德妥为经理，务当奋扬我武，扫尽贼氛，不可稍存姑息。……

（卷967 30—31页）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乙亥（1774.10.29）

又谕：据杨景素奏称本月二十三日，忠顺营都司张世富派拨马兵枪手并带领回兵白虎，晓谕回民洪印、洪全等二百余人于临清三岔河口堵截贼匪，杀死贼二百余人，淹毙三四百人，

烧毁大船三只，船内烧死约百人，拿获活口二十七人等语。都司张世富带领回兵白虎晓谕回民洪印、洪全等奋勇剿击，烧毁贼船，杀贼多人，甚属可嘉。张世富著于事平后交部议叙；回兵白虎著交该督周元理以把总拔补；其在事出力之弁兵及回民洪印、洪全等，并著杨景素就近查明，酌量奖赏，以示鼓励。

（卷967 41页）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辛巳（1774.11.4）

谕：前因临清协副将叶信于贼匪攻扰临清新城时，协同德州参将乌大经、署知州秦震钧守御杀贼，颇属出力，是以降旨加衔，以示鼓励。临清新城，衙署、仓库所在，守卫理所宜然，其旧城独非临清之城乎？况其地颇为富庶，何以无文武专员驻守保御，竟致逆贼得以占踞扰害？因谕舒赫德查明具奏。今据覆奏，副将衙门向在旧城，叶信于九月初三日经抚臣徐绩调赴寿张剿捕，嗣闻贼势逼近临清，带兵赶回；贼于初七日始扰临清，叶信回时即宜归本衙署保护居民，虽旧城颓损，究系驻守之地，乃于贼未至之先辄弃而不顾，并将伊眷属搬上粮船迁避等语。如此则叶信不但无功，抑且有罪。若谕其将旧城弃而不守，即照惟一、格图肯之例正法，亦罪所应得。但念其守护新城微劳，姑免一死。叶信著革职拿问。朕于臣下功过，必期轻重分明，从不肯稍容颟顸混过。如守御临清新城，在调赴协防之参将乌大经及署知州秦震钧，便可谓之有功。而叶信系旧城专驻大员，守新城之功不能抵其弃旧城之罪。予夺权衡，一秉大公至正，朕实无所容心于其间也。将此通谕知之。

（卷968 2—3页）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癸未（1774.11.6）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查讯监山县回民王昫进书一事，据供"五六月间曾将此书送到监山学诸葛移处不收，复送沧州许学

正也不收，随送韩村张外委转送张千总及四道口守备处，呈送监山县知县陈洪书，后来仍将书发还了我”等语。该犯所供虽未足尽据，但所献书内颇多狂诞悖逆之词，武弁或不谙文义，递行转送，该知县既见此等逆词，理应切齿痛恨，即行严拿究问，禀明该上司据实奏闻，乃只将原书发还，置之不问，甚属非是。单功擢已升任直隶藩司，现令回直隶查办帐务。著传谕单功擢即将陈洪书解任，派员押解来京，听候质讯。一面即委员署理监山县印务。将此并谕周元理知之。

（卷968 18—19页）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申（1774.11.7）

又据徐绩奏登州营守备张必捷、外委周国泰带兵在吴家坊等处埋伏，擒杀逆贼情形。果尔，则该守备、外委尚属出力，自应量为奖赏；若杀平民以为贼，则不但无功，抑且有罪。且带兵二百竟能杀贼一百四十，恐所言未确。而杀贼如许，岂无活口存留？自应讯系何处之贼。至其后擒五贼现在，更无难查讯。并著舒赫德、杨景素查明具奏。至舒赫德等另折所奏秦震钧以知州衔改补肥城县知县，以李湜升署临清州，所办甚是。朕办理庶政，惟期于国事民生有益。舒赫德能据所见直陈，深得大臣之体。朕亦不肯因已经降旨，稍有回护。至游击武灵阿，舒赫德因其杀贼出力，昨已奏补德州城守尉。但城守尉所得官项较游击转少，是明升其官而暗减其禄，非所以示体恤。著舒赫德再将武灵阿才具心地与临清守城之德州营参将乌大经秉公比较，若乌大经胜于武灵阿，即令乌大经升补临清副将。……

（卷968 25—26页）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戊子（1774.11.11）

又据舒赫德奏，有直隶清河县绅士里民康仲叔等备物呈

献，深明大义，甚属可嘉。著传谕周元理，查明量为奖赏。其倡率之人，并著赏给扁额以示奖励。又，向闻东省回民最为悍狠不法，而此次剿捕贼匪，回民等甚为出力，如洪印、洪全等率领回兵奋勇杀贼，白虎等曾招回人效用，颇能知礼奉公，并堪嘉尚。著杨景素遵旨出示，分别奖赏，俾其益知劝勉。

（卷963 37页）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丙申（1774.11.19）

谕军机大臣等：前查讯王珣进书一案，因王珣供内有曾将书托外委转送千总、守备及呈送监山县知县陈洪书之语，是以传谕单功擢将陈洪书解任，解京质讯。今据陈洪书到案供，平素实不知王珣姓名，亦没有看见他写的书本；其四道口守备，亦并不认识，且相隔监山县二百余里，非往来公文，守备亦不敢转送等语。据陈洪书此供，则王珣所称守备将书转送监山县之语竟似毫无影响。但系陈洪书一面之词，亦难凭信。非将该守备提取到案质对，不能得其实情。著传谕单功擢，即将韩村张外委、羊儿店张千总、四道口守备及王珣所称曾将书送阅之监山学诸葛移、沧州之许学正一并解任，委员押解到京，与该犯王珣及知县陈洪书质讯，务使水落石出，不致少有狡卸。其所称营兵赵建宗，俱著一并押解来京质审。

（卷969 1—2页）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己酉（1774.12.2）

山东巡抚杨景素奏：直隶兵弁在临清河西堵截逆匪，其时临清之三汉河为贼西渡要口，该处回人洪印等随同回兵白虎剿贼，实为奋勉，现已遵旨赏给洪印等银二百两，并将白虎拔补把总。得旨：览。既已赏过，随便将恩旨宣示回人可也。

（卷969 39—40页）

乾隆四十年正月辛亥（1775.2.2）

御紫光阁，赐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等宴。

（卷974 6页）

乾隆四十年三月癸酉（1775.4.25）

陕甘总督勒尔谨疏报：巴里坤属三道沟地方，回民马世友等报垦地四百二十亩。

（卷979 18页）

乾隆四十年四月戊戌（1775.5.20）

以山东临清协副将乌大经为江西南赣镇总兵。

（卷981 11页）

乾隆四十年五月甲子（1775.6.15）

谕：昨因明纪纲目考核未为精当，命军机大臣将原书另行改辑，候朕鉴定。因思纲目三编虽曾经披览，但从前进呈之书朕鉴阅尚不及近时之详审。若通鉴辑览一书，其中体制、书法皆朕亲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为法则。此次改编纲目，自当仿照办理。又、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为"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今辽金元史已命军机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在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传信。朕非于此等音译字面有所偏袒，盖各国语音不同，本难意存牵合，即如满洲、蒙古文译为汉文，此音彼字两不相涉，乃见小无识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朕每见法司爰书，有以犯名书作恶劣字者，辄令改写。而前此书回部者，每加犬作"狪"，亦令将犬旁删去。诚以此等无关褒贬，而适形鄙陋，实无足取。况当海寓同文之世，又岂可不务为公溥乎？将此通谕知之。所有原颁明史及纲目三编，俟改正时并著查缴。

（卷983 7页）

署山西巡抚巴延三查阅营伍，参奏阳和城都司杨国明年老技庸，兵部议将该管总兵哈攀凤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谕：此案系因鸿胪寺卿江兰近日条奏定议，其例未免过严。各省提镇所辖将备如果年力衰惫，弓马不堪，并不预行参劾，原应酌予处分。但各标营员甚多，督抚于巡察营伍时必不能不察出一二以塞责。若因此一二将备即将提镇实降，则应降调者岁不知凡几，安得如许堪胜提镇者而易之？人材难得，亦殊可惜。且恐督抚等因立法过严，虑提镇之轻惬参处，即实遇衰颓庸劣之员亦竟姑容不劾，日久流弊，转致营伍废弛，甚有关系，并恐督抚与提镇或有嫌隙，即藉此为挟私报复之计，亦属非宜。此案著交部另行酌议，不必定以实降处分。所有哈攀凤应得议处，即照此新定之例办理。寻议：请照不应重公罪例降二级留任。从之。

（卷983 8—9页）

乾隆四十年七月甲子（1775.8.14）

又谕：本日据留京办事王大臣奏到，京师于十七日辰刻得有大雨一阵，旋复时落时止，至十八日巳刻方歇，但天气尚未开霁，现令回子祈晴等语。十七日早此地虽亦密雨半日，而过午即晴。看来京城之雨较大，是否不致过多，与庄稼有无妨碍，著由四百里寄信留京办事王大臣即速查明，仍由驿覆奏，以慰廑念。寻奏：京城天气已开霁，拟于二十一日停止祈晴。报闻。

（卷987 8页）

乾隆四十年七月乙丑（1775.8.15）

谕：据伊勒图奏达色接得勒尔谨查收鸟枪咨文，除哈喇沙尔民人、回子等鸟枪另办外，将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之鸟枪应否查收等因请示前来，当即查得土尔扈特、和硕特皆系

新归之人，将伊等鸟枪不可查收之处行文达色，并行文各游牧处一体办理等语。伊勒图所办甚是。土尔扈特、和硕特皆系新归之人，行猎牧牲、防备恶兽，鸟枪在所必需。若概行禁止，于伊等无益，反致生其疑心。非惟此处难行，即新疆回人、商民、近京边外蒙古民人，亦不可禁止。因此昨降谕旨，边外蒙古民人鸟枪不必查收，通行在案。此一事原议不过引旧例指边内民人而言，并非令新疆一并办理。勒尔谨乃总督大臣，身肩新疆要任，当量事体轻重，不当似转行文书衙门附从办理。勒尔谨接准部文并不揆度，即通行于新疆，殊不晓事体，甚属非是。而达色乃住居回地办理土尔扈特、和硕特之人，于彼处情形未尝不知，乃仍含糊欲办理回子、商人等鸟枪，又以土尔扈特、和硕特鸟枪应否查收之处行文请示，更属糊涂悖谬之极。勒尔谨、达色均著交部议处。寻议：勒尔谨降三级调用，达色革职。得旨：勒尔谨著改为革职从宽留任；达色著革职开缺，仍留该处效力。

（卷987 9—10页）

乾隆四十年八月戊寅（1775.8.28）

又谕：据留京办事王大臣覆奏，京师于八月初二日早天气凉爽，晴象大定，拟于初三日停止祈晴等语。所有派令祈晴之回子等，应各赏纱一匹。著传谕舒赫德，即向总管太监王成传取赏给。

（卷988 7页）

乾隆四十年十月己亥（1775.11.17）

又谕曰：绰克托等奏称库尔勒之四品伊沙噶伯克阿尔租患病难痊，请原品休致，所赏翎顶仍令其戴用，遣回本城养病；所遗伊沙噶伯克员缺，请将哈资伯克额穆尔补授等语。阿尔租系久在库尔勒效力办事之人，今患病不能行走，即著照绰克托等

所奏，准其原品休致，仍令其戴用翎顶，遣回本城养病。所遗伊沙噶伯克员缺，著额穆尔补授。又谕曰：据绰克托奏称哈喇沙尔大臣现在兼办土尔扈特、和硕特事务，请将从前给发满汉回子三体字铜印改铸兼托忒字银印等语。著照绰克托所奏，交该部将哈喇沙尔大臣所用之印改铸兼满、汉、托忒、回子字银印给用。

（卷993 26—27页）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辛巳（1775.12.29）

谕：据绰克托等奏称阿克苏五品噶匝纳齐伯克阿拉瑚哩、乌什明伯克纳雅斯俱各遵奉指使，出众效力，请加恩以示鼓励等语。阿拉瑚哩、纳雅斯感戴朕恩，诸处竭力报效，迩来解送所采玉石昼夜照料，跬步不离，送至库车。其阿拉瑚哩既戴有花翎，著加恩升授一等，赏给四品顶戴；纳雅斯既戴有蓝翎，著加恩升授一等，赏给五品顶戴，准戴花翎。

（卷996 15—16页）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丁亥（1776.1.4）

谕：据伊勒图奏称伊什罕伯克阿克伯克自布库尔调至伊犁，经理屯田事务，诸凡尽心，甚属妥协；但仅有数户延齐回子，此外别无得项，每年可否赏给养廉二百两之处，请旨等语。阿克伯克经理屯田事务甚属妥协，既无得项，著加恩每年赏给养廉银二百两。

（卷996 41页）

又谕：据伊勒图等奏称伊犁屯田回众应纳粮石，俱于年内交纳完竣，赏给大小伯克布帛之处，分别开单请旨等语。伊犁屯田回众俱各勤谨奋勉，应纳粮石照数交纳，甚属可嘉。著将阿奇木伯克以下、玉资伯克以上俱照伊勒图等所请，分别等第赏给布帛，以示鼓励。

（卷996 41—42页）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戊子（1776.1.5）

谕：据雅德等奏称阿奇木伯克公噶岱默特染患伤寒，于闰十月十三日病故等语。噶岱默特未授伯克之前，即寻往伊犁归附，又跟随进剿，著有劳绩。今闻去逝，深堪悯悼。加恩于彼处银两内赏银三百两，并著伊子同明年轮班伯克等众前来入觐。

（卷996 42页）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癸卯（1776.1.20）

谕曰：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公噶岱默特与贝勒鄂对俱于平定回疆以前即投至伊犁归附，且在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等处打仗奋勉，著有军功，是以封为贝勒、公爵，原非恩封可比。其鄂对之贝勒、噶岱默特之公爵，即著世袭罔替，不必降等。今噶岱默特病故，公爵即著伊长子阿布都尔瑞承袭。

（卷997 27页）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乙丑（1776.2.11）

回部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贝勒品级鄂对等十一人瞻觐。

（卷999 11页）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丁丑（1776.2.23）

御紫光阁，赐蒙古王公、贝勒、额驸、台吉及回部郡王品级多罗贝勒霍集斯并年班回部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贝勒品级鄂对等宴。

（卷1000 12页）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癸卯（1776.3.20）

定西将军协办大学士尚书公阿桂、定边右副将军尚书公丰升额、内大臣明亮奏：查木坪、沃克什、党坝等各土司、土舍均已束装预备赴京，绰斯甲布、三杂谷、布拉克底、巴旺亦派

土舍头人随往，但番人深畏内地炎热，若令随同官兵于四月望前抵京，其归途正当五六月，倘有事故，转不免指为畏途。应请令至十一月内，本省提督派出谙练将领带领于年前至京，彼时正值入觐之各蒙古及土尔扈特王公扎萨克并回城大小伯克等俱集京师，在各土司等见王会辐辏，既益生其震叠，而轮班之王公伯克等亦知无远不服之盛。谕军机大臣曰：阿桂等奏各土司头人于年前到京入觐，所见甚是。其应行入觐之土司，统俟阿桂办理善后事宜时，酌定如何分班，照回部轮流入觐之例，与外藩等同与朝正。仍知会沿途督抚一体照料。

（卷1002 1—2页）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己未（1776.4.5）

又：此次平定金川，曾降旨照前此平定准噶尔、回部之例，图画前后五十功臣像于紫光阁，并经军机大臣酌拟诸臣名单进呈。其不敷人数，行令将军阿桂酌量增添移改，并注明事实，确核具奏。但前此图画功臣曾将准部之萨喇勒等、回部之霍集斯伯克等数人并列，此次军营随征之各土司头人内颇有竭诚效力、奋勇著绩者，自应甄录图形，以昭盛典。著传谕阿桂，令于在事各土司论其功绩较著者酌拟二三人，列入前五十功臣。……

（卷1003 6页）

乾隆四十一年三月癸未（1776.4.29）

谕：现在军营由满员擢用总兵副将者，多著有劳绩、奋勇出众之人，如用于北省及四川等镇协要缺，尚可演习骑射，留心营务，可冀成材得用；若补授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省皆非习武之地，恐至彼耽于安逸，转足消其英锐之气，殊觉可惜。因交兵部将在军营之满洲总兵、副将补授广东等省者，通行查明，并将直隶等省要缺各员之非由军营升补者一并列单进

呈，朕详加阅定。所有直隶正定镇总兵员缺，著嵩安调补；其所遗广东高廉镇总兵员缺，即著富明调补。直隶宣化镇总兵员缺，著仁和调补；所遗湖北宜昌镇总兵员缺，即著达齐调补。山西大同镇总兵员缺，著官达色调补；所遗湖北襄阳镇总兵员缺，即著哈攀凤调补。山西太原镇总兵员缺，著特成额调补；所遗贵州威宁镇总兵员缺，即著敬善调补。又，直隶督标中军副将员缺，著普吉保调补；其所遗广西惠州协副将员缺，即著任学周调补。直隶大名协副将员缺，著富成调补；所遗广西梧州协副将员缺，即著陈镇国调补。……

（卷1004 31—32页）

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乙未（1776.5.11）

又谕曰：额尔德蒙额奏称发往杭州充当苦差之回子萨盖脱逃，除行知各处严缉外，请将协领岳格并伊等交部分别议处等语。回子萨盖系发往杭州充当苦差之人，敢由配所脱逃，情殊可恶。若不严拿重惩，曷以示儆？著交该省及福建、江南、江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直隶等省督抚严行查缉，于何处拿获，一面具奏，一面即行正法。至该将军等漫无管束，以致逃逸，疏纵已极。协领岳格著交部严加议处，将军额尔德蒙额、副都统明贝著交部议处。

（卷1005 20页）

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丁未（1776.5.23）

谕：临清旧城当水陆冲要，向来商贾骈集，廛市殷阗，民居亦极稠密。前年逆匪王伦等窜踞其地，抢掠焚毁，人多荡析离居，朕心每深轸念。……再，朕今日在旧城亲临阅看逆贼等占据之汪姓大宅及大寺两处，询及官兵剿捕情形，彼时参将武灵阿、刚塔俱系在事出力之人，虽已加恩擢用，仍著赏戴花翎示奖。又，贼匪前此攻犯临清新城计七八日，经副将叶信、参

将乌大经、署知州秦震钧昼夜设法拒守，杀贼保城，均属可嘉。今乌大经已擢授总兵，叶信于病故后仍给还副将原衔。至秦震钧，虽以知州升用，但至今尚未得实缺，著赏缎二匹以旌其劳，并著该省出缺即用。又，回兵洪印率领回民剿杀贼匪颇为奋勉，著加恩交该抚即以把总拔补。

（卷1006 9—10页）

乾隆四十一年四月辛酉（1776.6.6）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杭州将军额尔德蒙额等奏，有发往杭州充当苦差之回犯萨盖于本年三月初五日在遣脱逃，当经传谕该省及各省督抚饬拿务获，即奏闻于该处正法。迄今一月有余，未据各省奏报拿获。回人脱逃，自必仍归其故土，甘肃、哈密等处皆所必经，已另降清字谕旨令该将军及驻扎大臣等上紧缉拿矣。自杭州至甘肃，经过内地省分甚多，何竟无一处盘诘，听其安行无阻？况回人面目形状与常人迥别，沿途最易物色，何以各省漫无稽查，经久未获？又如山东逆匪王伦案内归太、刘焕二要犯，严缉已将两载，亦无踪迹。可见各省督抚全不以事为事。所谓编查保甲，亦不过奉行具文。如果实力挨查，则此等逸犯从何潜窜？即此可知外省办事之毫无实际矣。著再传谕各督抚，严饬地方官并派委妥员将应拿之回犯萨盖严饬务获，仍遵前旨一面审明正法，一面奏闻。其山东逆案内之归太、刘焕，并当一体严缉，毋任漏网。将此遇各督抚奏事之便传谕知之。

（卷1007 6—7页）

乾隆四十一年五月丙戌（1776.7.1）

谕军机大臣等：据伊勒图、绰克托奏称伊犁钱文与乌什普尔虽异，乍看不能区别，奸民愚回往往互相搀混，请旨永远禁止等语。奸商趋利若鹜，现在伊犁钱贱，普尔价昂，将伊犁钱文

带往回地换和使用，乃必有之事，固宜禁止。但趋利之徒愍不畏法，虽经禁止未必即遵朕意。与其有名无实，不如将伊犁钱文与回地普尔画一办理，使奸商无所获利，自然不复滋弊。但不知彼处情形能否如此办理？舒赫德、阿桂俱曾久驻伊犁，谙悉该处情形，伊二人识见又优于伊勒图、绰克托，此事著传谕舒赫德、阿桂公同熟商，妥议具奏。并传谕伊勒图等知之。

（卷1009 1—2页）

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庚寅（1776.7.5）

军机大臣等议奏：两金川解到番子男妇一百八十九名口，遵旨照回人入旗例编一佐领，入内务府正白旗，请设佐领一员、骁骑校一员、领催四名、马甲七十名。但番子初入内地，既不晓事，又不识字，其新设佐领一员缺暂由内务府拣员补放，交礼部照例铸给图记。再由内务府派骁骑校一员、领催二名、马甲三名，率领番子中新设骁骑校、领催等办事。至新设马甲缺，由内务府拨给三十五缺。再，新设三十五缺应得钱粮暂行存公不必分给，另派内务府干员撙节经理，养赡伊等。统俟数年后番子等渐谙事务，其新设佐领再由番众拣选充补，应得钱粮按名分给，并将内务兼理之官裁撤。至伊等栖止之所，请交健锐营大臣，于香山附近令其建碉居住。从之。

（卷1009 6—7页）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丙午（1776.7.21）

又谕：据绰克托奏称将阿克苏、赛哩木、拜城回丁共查出二千六百十八户，现据禀称情愿将初定官租与旧住回人均摊交纳并可略增；请将阿克苏回人交纳粮石毋庸折交红铜，另将红铜作为加增之项，每年令其解送伊犁等处等语。从前雅德等具奏喀什噶尔回子生齿日繁，请移住伊犁，令其耕种交租，朕以其所办妥协，降旨允行，并传谕各回城，有似此者一体办理。

特因该回人等生计起见，并非令其多纳官租也。今绰克托等查出阿克苏、赛哩木、拜城回人余丁，但当将初定之租令其与旧住回众等均摊交纳，若复加增，令其交纳红铜，转非朕抚恤回人之意。著传谕绰克托，此项查出之回丁，只令照纳官租，不必另交红铜。其应解送伊犁之铜，仍照旧办理。并著绰克托传谕阿奇木伯克鄂斯瑞密尔普拉特、阿布都尔瑞等知之。

（卷1010 13—14页）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乙丑（1776.8.9）

谕军机大臣等：据玛兴阿奏称回子呼达拜底、达礼雅忒克勒底将伊家主呢雅思鄯卓用斧砍死，复将呢雅思鄯卓之妻刃伤，请将呼达拜底、达礼雅忒克勒底即行正法示众等语。朕以呼达拜底、达礼雅忒克勒底胆敢将伊主用斧砍死，又将主母刃伤，情殊可恶，应照奴仆杀死家主例凌迟处死。内地如有此等事件，尚且律以凌迟。回疆地方，尤当处以重辟。乃玛兴阿等仅将呼达拜底等拟以斩决，实属轻纵。著传旨申饬。新疆非内地可比，不但此等案件宜从重办理，即寻常斗殴等事亦应严加惩治。向来回疆此等罪犯仅止枷杖，嗣后如有罪犯发遣者，悉照内地之例问拟，庶新疆回众知所畏惧。至发遣之例，视罪之轻重，分路之远近，如系乌什回人，即发遣叶尔羌、喀什噶尔；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人，即发遣乌什、库车、哈喇沙尔等处。著传谕回疆各城办事大臣，凡遣犯定地，悉视此一体遵照办理。

（卷1011 15—16页）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己巳（1776.8.13）

陕甘总督勒尔谨奏：甘省被旱较重，臣兼程回任，现督同司道认真查勘，务使灾民生计有资。得旨：甘省地瘠民贫，早已谕汝一切赈恤勉力为之。又片奏：甘省贫民，现设法劝导前往

乌鲁木齐垦种，容详加筹画，另行奏闻。得旨：览。此实与甘肃有益之事，毋视为具文。而遇灾更可为移民就粟之举也。

（卷1011 24页）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辛未（1776.8.15）

谕军机大臣等：据勒尔谨奏甘省续得雨水情形一折，但称六月二十日省城续获甘霖，入土深透，于秋禾大有裨益，而于被灾各属得雨是否有济及现在作何筹办抚恤情形，均未提及。著传谕勒尔谨，速遵节次所降谕旨将皋兰等属此次曾否一体得雨、能否稍资补救及现在勘办灾务情形若何，即速由驿奏覆，慰朕廑念。至另折覆奏收捐监谷一事，称被灾二十九州县均系一隅偏灾，非普被灾伤可比，若概令停捐，必需拨运，未免需费不赀等语。既有此情形，自当酌量妥办。但须实心筹画，不使粮价过昂，致妨民食。又据奏筹办贫民出口垦种一事，尚未能得要领，因思易与乐成，难与图始，本属常情，总须令其自知新疆一带有自然美利，到彼耕作即可共享丰饶，如山东百姓之趋赴口外，虽禁之不止，方为妥善。若如所称咨行新疆大臣查明地亩若干，可以安插穷民若干，详细咨覆，一面设法晓谕，再行陆续送往。小民见系官办，尚似驱令遽移，即一时勉强相从，仍不能冀其源源乐赴。此时筹办之始，止可询问贫民，有愿赴新疆垦种而力量不给者，官为资送，不需强迫情形。向后愿往者多，可不烦资助，方为经久良法。再，传谕勒尔谨等，另行熟筹妥办，仍将如何设法便民之处据实覆奏。将此由五百里传谕知之。

（卷1012 1—2页）

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己未（1776.10.2）

军机大臣等议：准乌什办事大臣绰克托奏称叶尔羌、和阗成丁余回一千六十七户，请给地耕种，照额纳贡。又库车、沙雅

尔、库尔勒、布古尔成丁余回皆均摊纳贡，应归入旧纳贡物回人数内。从之。

（卷1015 10页）

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壬戌（1776.12.4）

陕甘总督勒尔谨奏：愿往新疆种地者共六百四十二户，查系无业贫民，请官为资送。得旨：嘉奖。

（卷1019 10页）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丁酉（1777.1.8）

又谕：据明亮奏带领各土司头人，计日按程应于十二月十五日先后三起俱可抵窦店，拟于十六日全带进城等语。为期略早。著传谕明亮，将各土司头人等沿途缓程前进，于十二月二十日全行带进京城，候二十一日朕亲诣瀛台，明亮于是日即带领各土司头人，于西华门外同年班朝正之准噶尔、回部人等一体跪觐，更觉观瞻愈肃。

（卷1021 16页）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戊午（1777.1.29）

库车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等十三人、哈萨克阿布赍使臣鄂托尔齐等八人、明正土司甲尔参得沁、木卄土司甲尔参纳木卡、瓦寺土司策楞雍中、孔撒土司策丹纳木扎勒、绰窝土司朋楚克喇布坦、里塘土司丹津衮布、巴塘土司衮木嘉木沁、拉林楚木长官司巴尔杰策尔丹等及各土舍头目二十九人瞻觐，各赐冠服有差。

（卷1023 11页）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丙子（1777.2.16）

上御阅武楼阅兵，命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及朝正外藩、蒙古王公、台吉并年班回部库车三品阿奇木伯克及哈萨克使臣、金川土司等从观。是日设帐于丹陛上，建纛于桥南，海螺鹿

角咸设，健锐营、八旗火器营、前锋护军、汉军官兵皆按旗成列，届时铙歌大乐作……

（卷1024 7页）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丁丑（1777.2.17）

御山高水长，赐蒙古王公、台吉、回部郡王等宴。

（卷1024 8页）

又谕曰：阿布赍使人鄂托尔齐等至京，告称阿布赍请将伊征贡之塔什罕三万余户人丁献纳。经军机大臣询明具奏，从前四十年间，阿布赍遣鄂托尔齐致伊犁，欲将塔什罕地方进献，伊勒图知其意存徼幸，曾经驳回。乃阿布赍意尚未息，此次复行呈请，殊属无厌之至。上次鄂托尔齐所呈书内因有屏逐伊等之语，朕是以降旨署将军索诺木策凌，令其晓示。但阿布赍素性多疑，近见大兵歼灭金川，恐乘胜办理伊等，是以托词探试。鄂托尔齐朝觐时，朕若不面加开谕，阿布赍疑惧不释。著将开谕阿布赍谕旨钞寄伊勒图，俟鄂托尔齐回至伊犁，令伊等带回传谕阿布赍。看来彼不惟多疑，且其意向无定。伊勒图惟当加意妥协办理，以副朕抚绥远人之意。将此谕令知之。

（卷1024 10页）

敕谕阿布赍曰：尔使鄂托尔齐等朝觐京师，呈尔所奏托特字表文，内称尔愿将数世征贡之塔什罕三万户人丁献纳等语，所奏非是。前者尔使鄂托尔齐至伊犁，将此事呈请将军，将军知尔心存侥幸，剖晰情理，行文饬驳。奏到时，朕谓其所办甚当。今尔使鄂托尔齐来京复以此为请，则是尔侥幸之念尚未止息。朕统一区宇，尔哈萨克、布鲁特、霍罕、安集延回众皆朕臣仆，朕一视同仁，毫无偏向。从前尔因争塔什罕土地向霍罕额尔德尼构兵，因遣都勒特克呼前来请援，经伊犁将军饬驳，朕曾降旨宣示。尔今复以塔什罕为尔数世征贡之属裔，欲纳于

朕，是尔从前无力争夺，欲假天朝威力以取之耳。尔哈萨克与塔什罕皆系朕之臣仆，岂肯为尔攻彼乎？况尔欲谋取塔什罕即允所请，倘他部落中如有欲谋取尔哈萨克者，朕亦将允其请乎？汝惟知多方谋取塔什罕，以冀侥幸，而并未实计其利害，殊属非是。阿布赍，汝奉朕此谕，惟宜善自保守游牧，结好邻邦，以期永荷朕恩，断不可妄生觊觎，构祸邻国也。再，尔使鄂托尔齐所呈表文，内称哈萨克阿浑曾言经内有云“白帽之人屏逐默克，哈萨克、布鲁特等深惧斯言，情愿永为臣妾，惟期不为屏逐”等语。斯言甚属怪异，不知从何而起？谅必因我兵新灭金川，前此将军伊勒图曾遣回尔使，恐我兵乘胜并将哈萨克办理，是以假借经文托词尝试，则是尔未知朕抚绥之意而妄自疑惧矣。夫天朝之于外番，恭顺则抚恤之，鸱张则讨灭之。迩来大小金川负朕厚恩，恣意侵邻，遂加天讨。乃不知警惧，复敢抗拒王师，始命将出师，殄灭小丑耳。今尔哈萨克归顺已久，朕方加惠抚恤，岂肯无故即加屏逐？且屏逐尔等，空其土地，将复畀之何人？朕已谕将军传谕尔等，然非朕亲谕不足以释汝之疑。朕故特降谕旨发往阿布赍，惟期永荷朕恩，恭顺是效，毋得妄行亿逆，以自速祸也。特谕。

（卷1024 10—12页）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乙酉（1777.2.25）

谕军机大臣等：据图思德奏闻得鲁蕴在阿瓦办贡，将苏尔相、多朝相接往阿瓦，要同杨重英俱从天马关送还内地，并欲亲自到关叩恳纳贡等语。果尔，即可就此完局。但受降诸事必得重臣经理，而善后事宜均关紧要，亦非图思德所能办。已降旨派阿桂前往云南经理其事，所有云贵总督员缺，将李侍尧调补矣。阿桂日内即起程驰驿赴云南，行程甚速。李侍尧接奉此旨后，亦即束装驰驿迅往云南，其两广总督印务，即著李质颖暂行

署理。阿桂及李侍尧未到云南之前，缅匪或另有文禀，或得鲁蕴亲自到关，图思德务须相机妥办，谕以大皇帝现差协办大学士阿公到后即可定局。至前谕有“得鲁蕴如亲自到关，谕令亲身进京朝见”之语，系就彼时情形而言。今缅匪既情愿还人纳贡，即可完局，又无庸令该头目进京，致使怀疑生畏。图思德又不可拘泥前旨致有舛误。至此时图思德如有奏折，已谕令阿桂沿途遇见即行拆阅。如有应办紧要机宜，即一面奏闻，一面行知图思德遵照。图思德务须妥协为之，俟李侍尧到滇交代后，再赴贵州巡抚之任。云贵总督，现在办理此事为最要之缺，各省总督老成有识能办大事实无出李侍尧之右者，是以将伊调补。李侍尧到滇，将诸事妥为经理。至开关通市以后，所有内地民人出口定数稽查及严禁沿边百姓不许前往茂隆厂生理诸事，已详悉面谕阿桂，李侍尧先见阿桂时即可问明，一切妥商为之。既定章程，阿桂即可回京，而实力永久查办，则惟李侍尧是赖。杨景素接奉此旨，将印务交国泰护理，即起程来京请训，再赴新任。至裴宗锡前在滇抚任内办理铜厂、盐务诸事最为尽心，是以将伊调任。裴宗锡俟图思德到黔后即赴云南新任，诸事仍须与协办理。所有云贵、广东俱著由六百里加紧发往，山东由四百里发往。

（卷1025 6—8页）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己丑（1777.3.1）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图思德奏闻得鲁蕴现在阿瓦料理贡物，并将苏尔相、多朝相接往阿瓦，要同杨重英俱从天马关送还内地，并欲亲自到关叩恳纳贡等语，已令阿桂驰驿前往云南经理受降诸事，又调李侍尧为云贵总督，并将筹办机宜详谕图思德矣。计此时得鲁蕴或已办贡投诚，并将杨重英、苏尔相等送还内地亦未可定。到时图思德即可收受，差人送京。此等送

回之人，恐其心生畏惧。其实苏尔相原系彰宝派往老官屯投递檄文，致被拘留，伊本属无罪。即杨重英亦系本邦失事之后被贼裹去，拘留缅地最久，势亦处于无可如何，其罪亦不至于死。图思德可派委妥员伴送来京，不必加以锁押。惟沿途宜留心防范，勿稍疏虞，致令自戕，转属不成事体。所有杨重英家产已经尽抄、其妻子现在监禁及苏尔相妻子已经发遣之处，皆不可令伊等闻知，致使惊惶。至其余送回之人，如有官员在内，自应解京，若文职巡检、典史、武职千总、把总，俱无庸解京。但此等人员断无仍令列名仕版之理，即当令其各回原籍。其送回兵丁等如有八旗之人，亦一并送京；若系绿旗兵，均不必解京，但亦不便仍令食粮，自当查明各原籍发回安插，令各安分谋生。图思德办理此事，务须分别妥办。其伴送杨重英等尤须选委妥员，途中防闲周密，毋稍疏忽，致干咎戾。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图思德，并谕阿桂、李侍尧知之。

（卷1025 16—18页）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庚寅（1777.3.2）

又谕：现遇大行皇太后大故，其年班及木兰应来之内扎萨克、喀尔喀、杜尔伯特、乌梁海、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蒙古王公、额驸、台吉、回子伯克及一切人等，今年明年俱著停止前来。该部院即遵谕行。

（卷1025 26页）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癸卯（1777.3.15）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图思德奏缅夷现有情愿还人纳贡之信，因令阿桂前往经理，并将筹办机宜屡次详悉传谕李侍尧、图思德矣。此时得鲁瑔当已办贡投诚，并将杨重英、苏尔相等送还内地。兹阿桂因行至直隶境上闻大行皇太后大事，进京叩谒梓宫留住数日，今已于初八日出京，计算阿桂到滇时得鲁瑔早可款关，李

侍尧、图思德应遵照前旨将得鲁蕴所办贡物及来使并送还之杨重英、苏尔相等即行接受，派委妥员送京，不必俟阿桂到彼方接收办理，免使缅夷等心生疑惧。其派员送京时，途次迎见阿桂，所有办理情形并沿途行走事宜，阿桂原可在途指示料理，毋庸等候。至杨重英、苏尔相等派员伴送来京时，仍遵前旨勿令惊惶，不必加以锁押，留心防范，勿稍疏懈。其余送回官员、兵丁，俱遵照前旨妥协办理。此次阿桂到彼，重在办理开关善后事宜，已详悉面谕阿桂，到滇时与李侍尧相度机宜妥办，务使一劳永逸，以崇体制而重边防。此时阿桂现在起程，倘李侍尧尚未到滇，图思德意存观望，于办理此事机宜大有关系。著再传谕李侍尧、图思德，令俱遵照妥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

（卷1026 14—15页）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庚戌（1777.3.22）

谕：据图思德奏缅目到关定期投诚一折，内称先据总兵吴万年、提臣长清、海禄各禀札称，得鲁蕴差头目等致送礼物，并要亲送官人，进表纳贡；复于正月二十日，得鲁蕴差头目四名，持有缅字禀帖来至陇川见图思德，据供“小邦蒙大皇帝深恩，将孟矣等全行赦回，我王子感仰天朝厚德，遣得鲁蕴前来投诚贡象，送还官人，定于二月十五日左右得鲁蕴亲贡象只，并带同官人交还”等语，经图思德面谕，令得鲁蕴亲自进京朝见，不仅施恩赦罪、开关通市，还有格外加恩之处，伊等闻谕喜跃领命而去。又据阿桂奏，二月十二日内邱途次，遇图思德四百里驿递奏折，即遵旨拆看，所奏情节及译出缅文较上次所奏近实，办理亦无错。惟得鲁蕴不必令其亲自来京及俟阿桂到后再办开关事宜之谕旨未符，已于折内批谕“伊果欲亲来亦系好事，何必阻之？”盖缅夷等性多疑惧，伊若不愿来京，原不必强。若如所奏伊现在等候象只，亲自带同官人送还之语，

则是诚心来京朝见，自应准其前来，且应格外加恩，以示奖励。又，阿桂所奏缅文内称将苏尔相等十余人接到阿瓦，得鲁蕴亲自送出，而于杨重英未经提及；杨重英系必应索取之人，但不便因一人未到，将苏尔相等概不接收；仍一面严谕索取送出，毋任稽延。所奏甚是。但此时得鲁蕴已可到关，计阿桂行程到滇尚须时日，著传谕李侍尧、图思德，于得鲁蕴到关时，如伊情愿来京，即令其将贡象并送还官人一齐送京，不可稽迟观望，阻其仰慕之诚；如得鲁蕴不愿来京，伊尚有贡使陪臣，即可令其护送贡物来京。至杨重英，如未经送出，即一面传旨严谕伊系最关紧要之人，自应首先送出，如不送出，仍不准其开关通市等谕，迅速发往。至阿桂接到此旨，亦即日加紧赶程前进，到滇办理。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

（卷1026 25—27页）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戊戌（1777.5.9）

（阿桂）寻奏：四月十五日，据报绽拉机、节盖已将苏尔相由马脖子退回贼巢，事无可办。若再试探，恐为所轻。批：是。图思德何能见及此？故为其所愚耳。又奏：张凤街一带兵撤回避瘴，并令弁目等不与缅夷稍通言语。会办铜盐事竣，臣阿桂即回京。得旨：知道了。该部知道。

（卷1030 7—8页）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甲辰（1777.5.15）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桂、李侍尧等奏缅匪近日大概情形并现在办理各缘由，颇合机宜，已于折内批示矣。缅匪反复狡诈，实为可恶。大约得鲁蕴尚欲送人完事，而绽拉机阻之，图思德等又露有招致之意，致被贼识破，遂尔屡变其说。果不出朕前旨所料。至折内称三月初五日缅目差孟令持缅禀，同原随苏尔相之兵丁蔡世雄、汪有才前来，译出缅禀，有问及蛮暮、

木邦土司之语；又，三月十五日，绽拉机差碎冻具禀同通事寸博学进关，请遣回孟干、孟团，阿桂等将蔡世雄、汪有才、寸博学等留住，又以孟团系缅匪任用之人，现饬羁留不遣。所办甚是。至缅禀内忽询及蛮暮、木邦土司现在是否存活，显系不肯将苏尔相等即行送回，故问及两土司下落，欲图彼此对换。其诡恶伎俩，尤堪发指。阿桂等拟作檄稿，既直折其居奇之心，且办理边务与向时忽复一变，俟送到苏尔相后仍扣留孟团等，再行勒送杨重英，深合制驭贼匪之道。此外亦别无办法。其禀内复请差人至马脖子与节盖说话，而节盖则不肯令其进关，明系欲诱内地官员到彼复行留住，阿桂等自必不为所惑，轻率差人前往。至彼差来之人，则应拘留不遣。一应书禀，概置不理，使绽拉机等一切奸诡伎俩无可复施。俟其果有悔心，实欲送人纳贡，再行相机妥办。前令阿桂驰往永昌，原因得鲁蕴等有进贡还人之语，今缅匪既屡变其说，前禀之诳捏显然，阿桂断无因贼匪欺饰无据之谈在边等候之理。现在发去回檄，若缅匪翻然畏惧，实欲还人完事，阿桂察其确切，即酌将此事办毕再行回京；若回檄去后别无信息，或仍以空言搪塞，阿桂在彼久驻亦不成事体。前谕阿桂等派兵一二百往拿节盖，马脖子既距关不远，此时虽有瘴气，谅不甚盛。阿桂审度节盖如果在彼，业已派兵往拿，则阿桂俟办完其事再行回京；若其事亦属难行，阿桂酌量在彼并无可办之事，即遵前谕将应办边隘各事宜与李侍尧面谕明晰，即可起程来京，不必速行。至孟团既系缅匪得用之人，阿桂可带其来京以备讯问。其送回随苏尔相之兵丁蔡世雄、汪有才及通事寸博学等，亦著一并带来。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发往，传谕阿桂、李侍尧知之。仍令将奉到谕旨筹办缘由迅速覆奏。寻阿桂奏：现在事已无可办理，臣将严饬关隘事宜与长清等商定，到省留数日，俟会办事竣，

即将孟干、碎冻亲带回京。至通事寸博学、兵丁蔡世雄等，已于本月初十日解京。报闻。

（卷1030 12—15页）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壬戌（1777.6.2）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图思德奏称本年正月内得鲁蕴差孟干、孟团致送礼物，并称欲将苏尔相等送回，随遣其出口，传令得鲁蕴亲来，及至二月，孟干、孟团复进关禀称象只未到，现令节盖四人在马脖等候，求差官到彼说话，令将孟干、孟团扣留。嗣据阿桂等奏称，孟团系赞角牙妻父渺万机之用人，递禀恳求放回，现饬拘留不遣各等情。因孟团系缅匪得力之人，曾谕令阿桂带其进京以备讯问。今思得鲁蕴忽尔捏词欺诳，嗣复反悔，情节甚为可恶，其中原委孟团必知其详，阿桂等自应将其严加刑讯，诘以缘何反复之故，令其据实供吐，勿任狡饰。况从前贼匪既敢将内地差往之苏尔相擅行锁铐，此时将孟团严刑讯鞫，庶稍解恨。而此等么魔匪众，令其多受痛楚又何足惜？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即将孟团严加刑讯，取具确切供情先行迅速驰奏。仍派委妥干员弁将孟团锁铐解京，并饬沿途拨兵护送，严加管束，毋致稍有疏虞。著由六百里加紧传谕阿桂、李侍尧知之。寻奏：缅匪狡诈可恨，正将孟团等锁押提讯，以舒拘禁苏尔相之恨。因苏尔相已送出，现将孟团、孟干、碎冻三人羁禁，勒取杨重英。得旨：览。又批：送出苏尔相，则此三人亦不必加之刑讯矣，扣留以待勒取杨重英可也。

（卷1031 24—26页）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戊寅（1777.6.18）

谕军机大臣曰：阿桂等奏缅目送还苏尔相等、现在接收办理缘由一折，其事甚奇。缅匪既反悔前说，何以忽行具禀还

人？且苏尔相既经贼匪带回，因何复又送出？其故殊不可解。谅不能因此别藏狡诡伎俩。必因阿桂等前次挪还原禀，置之不理，边境又并不声张，转将驻兵撤去，丝毫不露端倪，贼匪无从窥测，故有此举，抑系得鲁蕴于缅酋赘角牙处讦告绽拉机，将其撤回，得鲁蕴始行其志，无虞掣肘，因得复践前言亦未可定。今苏尔相等既送至永昌，阿桂等可即向其询明贼匪此次反复缘由，先行具奏。仍速派人将苏尔相等即行送京，并谕以伊从前原系奉差前往被贼羁留，本无过失，且闻其曾屡次欲寻自尽，情颇可悯，到京后尚欲加恩，令其不必忧惧，途中并毋庸锁解，即令伴送之员同其由驿来京。至前曾传谕阿桂等令将缅匪头目孟团严加刑讯，细究贼匪因何反悔之故，原因贼匪屡变前说，实堪发指，孟团系缅匪得力之人，自应将其严鞫，令吐实情，并使其多受痛楚，稍可解恨。今缅匪既将苏尔相送回，则孟团即可无庸严讯，即派委妥员押解来京之处，阿桂、李侍尧皆谙练晓事之人，亦可酌量。若无可问处，则亦不必解来矣。至所称将缅禀详细译出，看其词意如何，乘机勒献表贡，并送还杨重英等语，自应如此办理。缅匪忽将苏尔相送出，其心必生疑怯，此时乘机勒令将杨重英送还，谅彼亦不敢违拗。若果将杨重英送出并进表纳贡，原可准其开关通市，完此一事。设或提及蛮暮、木邦土司之说，则竟当严饬云："尔等敢于羁留内地职官，本属非理，自应送回，至蛮暮、木邦两土司久经安插内地，岂有复行给还之理？况天朝体制，事皆准理而行，如秤官猛等本系无罪之人，留之无益，因即遣回该处，并非欲向尔换人。今乃请将久经安插之土司欲与所留内地人员互换，殊属狂诞，不达事理，断难为尔转奏，仍始终不能完事。再，尔果还人纳贡，诚心归顺，即可奏闻大皇帝加恩开关通市，实于尔等利益不少。尔若稍有异言，即是尔等自行偾事，中国惟严饬边境

不许一人出入，尔即有文禀，仍一概付之不理，尔技复何所施？祸福利害，惟尔自取，毋贻后悔。”如此词严义正传谕后，看其动作若何，再行定夺。总之，外夷情性，若窥见内地稍存迁就之意，即视为奇货可居，诡诈百出；若内地付之不理，彼无从揣测，必惶惑恳求。此乃一定不易之道。阿桂、李侍尧自能见及于此，措置必合机宜也。况前此图思德、长清等一闻得鲁蕴之信，急欲将就完局，意存见好，转为贼匪所窥，事多反复，及阿桂、李侍尧到后，坚拒不理，贼匪忽尔还人，或转可因此完事。可见办理此等要务，惟在准酌得当，不可稍设成心。而为公为私，总不能外乎天理。图思德、长清此时能无深悔乎？至阿桂现在既有应办之事，自应暂驻永昌与李侍尧会商妥办。若其所约日期尚远，即又不值在彼久待，即可起程回京入阁办事。惟在阿桂自行妥酌而行。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仍将应奏事宜即速覆奏。

（卷1032 26—29页）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乙酉（1777.6.25）

刑部奏：回民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殴人，除致毙拟抵一犯外，其余共殴各犯，应照回民结伙三人行窃例拟军；三人以上徒手未执凶器者，减等拟从；十人以上，虽无凶器而殴伤人者，仍拟军。从之。

（卷1033 6页）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丙戌（1777.6.26）

谕军机大臣曰：刑部议覆山东定陶县回民张四听从沙振方纠众谋殴赵君用、至途中扎死葛有先、将张四问拟斩候、沙振方发遣乌鲁木齐等因一折，已依议行矣。此案回民沙振方等因与赵君用口角微嫌，辄敢纠约至十五人，执持枪械谋殴泄忿，行至途中遇葛有先一言肇衅，该犯先用枪扎，以致张四用刀将葛

有先立毙其命，不法已极，自应将首从各犯全获，按律重惩，方足以警凶顽而安良善。现在逸犯未获者，尚有米贵臣等十三人，著传谕国泰，即派委干员勒限严缉务获，无使一人漏网，不得以海捕具文塞责。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仍将现在曾否就获之处覆奏。寻奏：现饬定陶、菏泽两县会缉，再添委干员克日务获。得旨：览。今续获几名否？

（卷1033 6—7页）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丁亥（1777.6.27）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阿桂等奏缅目送回苏尔相等，现在接收办理，俟苏尔相到彼后讯取供词，并将缅禀详细译出，看其词意如何，乘机勒献表贡及杨重英，看其许约日期远近再定行止等语，所办甚好，已详悉传谕矣。阿桂等前折于五月十四日奏到，距今已经十日，何以尚未见其续奏？张凤街距永昌不远，苏尔相等行走需日无多，因何尚未将讯供缘由具奏？或系阿桂等即欲乘此机会向缅匪勒献表贡并索取杨重英，俟檄谕后再行奏闻？然亦当迅速具折，何故稽迟若此？著传谕阿桂等，速将现在办理情形迅即覆奏。至缅匪等虽已将苏尔相、多朝相送回，若不奉表悔罪纳贡及送还杨重英，尚不得谓之诚心款服，未可许其开关通市。倘因其已经送还苏尔相等遽弛关禁，又似中国迁就完事，未免为贼人所轻。阿桂、李侍尧俱系历练有识之人，必能相机妥办也。今日已降旨令阿桂补授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著阿桂自行酌量，如缅匪许约奉表伏罪、纳贡还人之期较近，阿桂在永昌办毕此事再行起程；若所约之期尚远，自不值在彼久待，一切事务交李侍尧妥办，阿桂即可起程回京，入阁办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仍即迅速覆奏。寻阿桂奏：据孟美等供，送还杨重英及贡象须五十余日方有回信，其事妥否，尚在未定。现在边务无可办理，俟宣慰司

等事办竣即回京。得旨：是。知道了。

（卷1033 8—10页）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戊子（1777.6.28）

又谕：昨因阿桂等于缅匪送还苏尔相等一事尚未续奏，业传谕询问。今据阿桂等奏，讯取苏尔相等供词并译出缅禀代拟檄稿及办理情形，已于折内批示。缅匪既将苏尔相等送出，所有差来孟美等四人，原可毋庸扣留。至前此拘存之孟干、孟团、碎冻，自当仍行羁禁。所办俱为得理。看来缅匪此时稍知畏惧，且向因绽拉机与得鲁蕴各存意见，故多反复，今两人既已相合，此后自可不致参差。现在勒献杨重英等并令进表纳贡，谅贼匪未必复似从前之违抗。但所云前因万涛中阻以致迁延，其人系何职分？在缅酋处与得鲁蕴等远近若何？不虑其阻挠成事否，阿桂等如知其详细，即行奏闻。至得鲁蕴急欲完事之意，自系希冀开关通市，以图利益，未必真畏中国加兵。总之缅地水土恶劣，我军前在彼处多有病亡者，此非法令所能绳治，且不值以我劲旅置之毒疠之地，是以决计不欲用兵。至于严禁关隘不容一人出入，在内地尚可专主，如果严查沿边一带，不许贸易奸民出口，贼匪自无从觅利，即或不能制其死命，亦足少折其冀幸之心。李侍尧惟当实力妥办，以待相机集事。又，另折所奏素克津泰、王昱瑞、马子建俱已自尽，此三人殊可嘉悯。现在交部查明，再降谕旨。其刘应凤一名，本系贩私之尹小生案内逸犯，自应解交刑部治罪。至阿桂奏称办理诸务完毕即于十五日起程，此时缅匪若另有确信，阿桂自能酌量留彼筹办；如尚无消息，原不必在彼久待。阿桂既已起身，自当遵照前旨回京。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寻奏：万涛职分与得鲁蕴相近，得鲁蕴资分较陈，且有谢万几相助，不致偾事。报闻。

（卷1033 11—13页）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辛卯（1777.7.1）

谕军机大臣等：今日国泰奏覆查禁海口棉花一折，已于折内批示矣。前因李侍尧奏称缅地产棉花最多，应于粤东海口严行查禁，随传谕杨景素、李质颖等实力稽查妥办。并因外洋海面处处皆通，恐缅地棉花因粤省查禁不能进口，复从他省混入亦未可定，曾降旨传谕凡有海口之将军督抚等，令其设法办理。现据各督抚陆续奏覆。缅地从前将内地官民扣留不还，情罪可恶，而其地水土恶劣，从前官军在彼多有染病及死亡者，断不可以用兵，惟当严查边隘，不许货物偷漏出入，以绝其求利之路，因并及各省海口一体查禁，勿令缅地物产混行入口交易。今缅匪已将所留之苏尔相等遣人送还，其心颇知畏惧，如果悔罪纳款，奉表输诚，自可仍许开关通市。滇省尚可弛禁，则濒海各省棉花入口更可无事禁防。并恐地方官办理不善或滋纷扰，即粤省海口棉花之禁亦可不办。将此遇将军、督、抚奏事之便，一体传谕，并令李侍尧知之。

（卷1033 14—15页）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壬子（1777.7.22）

钦差大学士阿桂、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李侍尧覆奏：缅匪幼酋新立，又与暹罗等国连岁构兵，上年闻荡平金川，因商办还人贡象。后因檄谕严正，屡次挪还禀词，益加畏惧。此次计送还苏尔相等实情。报闻。

（卷1035 2页）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癸酉（1777.8.12）

谕曰：苏尔相著发往云南交与李侍尧，遇有游击缺出即行补用，仍赏假准其暂回原籍省看坟茔，部署一切，再行赴滇候补。至跟随苏尔相之土把总多朝相，著加恩赏银一百两，令其仍回陇川。其兵丁之现在随出者，各赏银十两，回本营当差。其

在老官屯病故者，著文李侍尧查明咨部，照出兵病亡例减半议恤，并查明各兵子嗣，准其入营食粮，以示优恤。

（卷1036 11页）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甲戌（1777.8.13）

谕：从前征剿缅甸时，闻游击素克津泰打仗未出，守备王呈瑞、马子建为缅匪羁留，偷生苟活，是以分别从严办理。今询据苏尔相，称素克津泰在阿瓦自缢身死，王呈瑞、马子建亦皆投江自尽，此三人均可嘉悯。素克津泰之子阿克敦先已犯案发遣，乃其自取罪戾，无可矜原，著加恩将伊孙色克图以骁骑校用。王呈瑞、马子建二人所查家产，著赏还，并其子著查明，加恩以千总用。又谕曰：苏尔相著赏大缎二匹，并著同游击永昶及原来兵丁六名驰驿回滇。

（卷1036 11—12页）

谕军机大臣等：昨苏尔相来京，据称伊出来时，得鲁蕴说"我等是一心要归顺，但如今送你出去，从前差去孟干、孟团、碎冻等求天朝也赏还，感激不尽"；绽拉机又说，"若不能全行赏还，求先将孟团发还，举国就有颜面"等语。前因缅匪狡诈多端，于进贡还人之事反复不常，是以降旨令将孟干、孟团等暂行扣留。今苏尔相虽回，而杨重英等尚未送出，此时孟干等自不便发还。如缅匪即遵檄还人纳贡，自可将孟干等遣去；若缅匪仍前游移其说，复以求还孟干等为辞，自当明白檄谕以"尔等如果投诚修贡，将杨重英送出，便可为尔奏知大皇帝，加恩将孟干等放回，以全尔等颜面。然此总因贽角牙、得鲁蕴等力主进贡还人之说，颇知恭顺，是以准所请，并不因绽拉机亦曾有言。盖绽拉机不明顺逆，从中阻挠，屡次偾事，不但违抗天朝其情可恶，且惟知私心自利，全不顾尔缅子大局。即如前日擅拆发去阿瓦檄文，妄行具禀，此等擅专之人，实大不

利于尔等，想尔等亦当知其罪恶也。又据苏尔相称，曾问过得鲁蕴送出杨重英一节，得鲁蕴说原要送出杨重英，因其从前曾密奏天朝要四路进兵攻打，所以如今不敢送出，俟大局办竣自然送回等语，又是尔等糊涂多虑之处。四路进兵攻剿，久蒙大皇帝指示机宜筹办，何待杨重英之告禀？原欲俟平定金川后即移兵分路征讨，因尔等有悔过投诚之意，遂缓进师。尔等如即速还人纳贡，自可永息干戈，并准开关贸易，即一路之兵亦不须动，复何烦四路大兵乎？惟在尔等审择祸福。若徒事多疑观望，实无益也。”如此檄谕，或缅酋将绽拉机治罪，使少一异议梗阻之人。即不然，亦足破其首鼠两端之见。李侍尧可就该处情形酌量妥办。再，苏尔相到京后，朕已加恩以游击用，并令其仍往云南，交李侍尧遇缺即行奏补。连日命军机大臣询问苏尔相，据所称情节，与得鲁蕴极为熟识，几成交好，因思得鲁蕴等如果到关进贡还人，彼时李侍尧自应差委妥员至关口与之接见交言，莫若即令苏尔相承办此事为妥，因即令苏尔相驰驿回滇，听李侍尧遇缺补用，以资调度。并令军机大臣谕知苏尔相，如果得鲁蕴到关进贡，即令苏尔相前往接受，为之明白宣谕，令其随贡进京瞻觐，即著苏尔相伴送来京。苏尔相既与得鲁蕴相熟，所言自必深信不疑。如得鲁蕴到时，朕必格外加恩，并加恩于苏尔相。昨曾令其回原籍看视，且俟此事办完再令随便告假回家可耳。将此并谕李侍尧知之。此旨著由五百里发往，仍将缅匪近日有无信息迅速覆奏。

（卷1036 12—15页）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丙戌（1777.8.25）

谕军机大臣等：据勒尔谨覆奏甘肃被灾情形一折，内称附近省城地方受旱与去岁相仿，其余各处俱比上年稍轻；虽上年夏灾三十九处，今岁被旱三十二处，而一州一县之中即有成灾

不成灾之分；皆因今春雨雪优沾，广种麦豆，凡低洼近水之地总有薄收，此与去岁情形稍有不同等语。甘省今年被灾虽较上年稍轻，但积歉之区穷檐生计不无拮据，必须实力抚绥，俾免失所。著传谕勒尔谨，遵照节次所降谕旨，将应行抚恤各事宜督饬各属妥协经理。其有实在极贫、刻难缓待之户，即酌借口粮以资食用。至今岁因乌噜木齐一带地皆沃壤，可耕之土甚多，贫民果能往彼垦艺，不但可免于饥窘，并可赡及身家，曾传谕勒尔谨熟筹妥办。嗣据勒尔谨、索诺木策凌节次奏称，移往户民六百余户，官为资送，酌量分段安插，筹备农具籽种；并称乌噜木齐一带可安四千余户，现在设法劝谕，俾各处贫民互相招引，源源趋赴等语。此项户民于何时移往及此后是否复有愿去之人，该督作何筹办，未据奏及。著传谕勒尔谨，即行查明，据实覆奏。至乌噜木齐一带，所移户民到后作何安插得所，民情是否乐于耕作，鼓舞欢欣，足使内地人民闻风趋赴之处，并著索诺木策凌查明具奏。寻奏：被灾各处现已分别题请赈恤，并酌借口粮，不致失所。至贫民出关，现据各属报称，愿往者六百九十余户。程途遥远，实难携眷前行，应请照上年资送之例，酌给一半。报闻。

（卷1037 10—12页）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辛丑（1777.9.9）

定回城伯克升转赏费。谕军机大臣等：昨据伊勒图奏伊犁伊沙噶伯克员缺，并无应补之人，请将叶尔羌噶匝纳齐伯克巴喇特补放伊沙噶伯克，遣往伊犁等语，已照所请行矣。惟思各城伯克内或升补本城及升邻城伯克者，均无携眷迁徙之费，如巴喇特由叶尔羌补放伊犁及塔本沙喇等处，相距遥远，携眷迁往诸需费用，原因伊等平素妥协，始由他处升补，岂可转使拮据？应酌量远近加恩赏赉。不然，伊等或难于起程，擅自科派，

或抵任不能度日，因而侵蚀，俱未可定。著传谕绰克托，嗣后伯克内如有似此升转他处者，计其品秩大小、路途远近，量加赏给。若道里较远，或一百至二三百两俱可。其如何赏给之处，著绰克托酌定数目具奏。如此，则伊等起程不致拮据，即到彼，生计亦不致窘迫，而私派侵蚀之事自寡矣。新补伊犁伊沙噶伯克巴喇特即照此赏给，仍将朕施恩之处晓谕知之。

（卷1038 14—15页）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戊戌（1777.11.5）

又谕：据伯忠奏称，回部郡王额敏和卓病故。额敏和卓效力有年，今闻溘逝，深为轸念。著加恩赏银五百两治丧，并派伯忠往奠茶酒。其所赏银两，即由彼处库贮银两内支给。

（卷1042 10—11页）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酉（1777.11.16）

又谕：从前戡定回疆定贡赋之时，各城伯克均无纳粮之例，惟因库车地当孔道，差务殷繁，而回人户口有限，是以库车、沙雅尔二城伯克俱令各按品级一律纳粮。数年以来，应纳粮米绝无拖欠，而每遇官差争先奋勉，毫无退避，自应一体加恩。所有库车、沙雅尔二城伯克等，亦著照各城伯克一体免其纳粮，并令常喜将朕加恩之处传谕众伯克等知之。

（卷1042 2—3页）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乙卯（1777.11.22）

理藩院奏：额敏和卓郡王爵应令伊子降等承袭。得旨：额敏和卓郡王爵虽应降等承袭，但额敏和卓前在军营甚为出力，著加恩令伊子素赍璘仍袭郡王。

（卷1043 13—14页）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壬戌（1777.11.29）

大学士伯管云贵总督李侍尧奏：臣现亲赴腾越，稽查出防

弁兵分拨驻扎，梭织游巡，务绝奸匪出入，使缅匪莫测内地端倪，较前倍加严密。闻缅匪尚用绽拉机住老官屯兼管木邦地方，老官屯一带缅人传言苏尔相回京时必准开关，可以完事等语，是缅匪亦思输诚纳贡，盼望开关。总因绽拉机违众把持，诚恐进贡开关缅匪必将沿途用事之人撤去，所有老官屯、新街、蛮暮及木邦地方不复归绽拉机管理，是以怂恿缅子将得鲁蕴留住阿瓦，便伊专擅。此虽传言，未尽虚诬。又闻缅匪每逢内地出防时，派猛拱、猛养、蛮暮三处兵共六百名守卡，臣现令苏尔相在张凤街带兵驻守，密探动静，随时禀办。又南甸沙冲口及张凤街系虎踞关一路总汇之所，现严饬弁兵，如遇关外有信，星飞驰递，相机办理。得旨：嘉奖。

（卷1043 24—25页）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壬午（1777.12.19）

谕军机大臣等：昨勒尔谨奏河州民黄国其聚众竖幡，倡教拒捕一案，实属不成事体，且非光天化日之下所宜有，其情罪甚为可恶，业经勒尔谨亲往查拿，自可将各犯迅就弋获，严讯重治，以示惩创。果尔，甚善。但恐该省回民最多，又素习拳勇，性复护其同类，恃众滋事。即如从前马得鳌一案，窝盗纵劫，蔓延不法，其声势固大。但恐绿营兵丁必有回民在内，若辈袒护徇情，积习难改，或不肯奋勇上前，或有奸恶回人潜与勾结，皆势所不免，则虽有官兵在彼，仍不能得力。因思此等剿贼打仗之事，临时勇往争先，耻于退怯，唯满洲兵最为足恃。从前王伦一案，派大学士舒赫德督率八旗兵前往，不旬日即行剿灭，其明验也。该省距京较远，惟调驻防兵最为便易。著传谕三全于宁夏驻防内即选派满洲兵一千名，索诺木策凌于乌噜木齐驻防内即选派满洲兵二千名，并将应用马匹器械干粮等项迅速妥办预备，候勒尔谨之信遄行。勒尔谨到彼，如首伙各犯尽数擒

获。不但毋庸另调满兵，即法灵阿亦当停其前往；若勒尔谨、法灵阿到后逆匪仍前抗拒，尚未能克期完事，即一面由六百里驰奏，一面即用六百里加紧印文飞调宁夏及乌噜木齐满兵赴剿。王途、索诺木策凌一得勒尔谨印文，随到随即起行，带兵兼程前往，仍将带兵起程日期迅速奏闻。第法灵阿、三全办事虽极认真，然向来经历行阵，于调度机宜未必遽能悉合，因查固原镇总兵图钦保在金川军营数年，曾经著有劳绩，带兵之事乃所熟娴，著传谕图钦保，接奉此旨即由该处驰驿迅赴河州，帮同法灵阿办理剿捕之事。宁夏兵到，伊并可帮带满兵。只期于公事有益，彼此均不可稍存畛域之见。如勒尔谨此时已经获犯完案，即图钦保亦当行文停其前往。至勒尔谨昨奏此事仅由四百里驰递，尚属不知缓急。现在如已获犯竣事，著即由六百里奏闻。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紧发往，一并谕令知之，仍各将应行覆奏事宜迅速覆奏。

（卷1045 10—12页）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乙酉（1777.12.22）

又谕曰：勒尔谨奏河州逆匪王伏林等倡教聚众一案，已于十三日带兵至王家坡地方将各犯或杀或擒，立即完结等因一折，所办极为妥速，甚属可嘉，已降旨交部议叙矣。阅前此奏到供单内，据石忠信供称陆续入教来到者共二千多人，今所获仅五百二十二名口，其余众犯或于官兵剿捕时并经歼戮，抑或尚有四散窜逸者，折内未经叙及。著勒尔谨即行查明，此案匪犯除现获外，其经官兵剿杀者共若干人，或尚有畏罪逃窜者若干人，详悉查明，及官兵如何进剿、如何杀戮及获贼各确情，据实具奏。至首犯王伏林及张志明、王九儿三犯俱经歼毙，未能碎磔伏法，实属幸免。其党恶逆犯不可不严切根究，勿使得逃显戮。昨石忠信供词内又称王伏林手下尚有十二人，封十二星，又封

二十八宿，尚未封全等语。应即详细查讯，所封俱系何人，即将现获之五百二十二犯逐一严讯，如有曾受伪封之人，俱应立时正法。其随贼持械抵拒官兵之犯，亦当立就刑诛。总之，此案完结时必须多办数人，方足以示惩儆，不可稍存姑息。其余胁从之犯，并著讯究明确，遵照前旨改发云、贵、川、广烟瘴地方，及发东三省给索伦为奴。其发遣时，并当分起派委妥员管押，并行知沿途各督抚一体添派员弁防护，勿使稍有兔脱。至此案王伏林倡立邪教必非始于此时，今获犯甚多，无难细讯。著勒尔谨查明该犯等所立邪教倡自何年，及节年如何惑众纠伙详晰确查，并将历任失察职名及现署知州之杨赓陛因何得以先事发觉，一并查明具奏。

（卷1045 25—27页）

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己亥（1778.1.5）

又谕：河州逆匪王伏林等聚众念经、拒捕伤差一案，昨因该督尚未将审结情形具奏，业已传旨申饬。今据勒尔谨奏称前获之石忠信、郝天祥已经遵旨正法，其余人犯连日隔别质讯，有知其谋抢城池确情者，亦有仅行跟随念经者，有被胁强从者，容分别办理等语。所奏仍未详晰。该犯等倡教聚众，断非始于近时，其立教年月必须确切讯明，则从前失察各员俱应予以议处。至现署河州之杨赓陛，访查此案尚为黾勉，但奸民倡教是否在前，该员署事日浅，止有功而无过，或功罪皆系该员任内之事，前已谕令彻底查明参奏，为此案最要关键，不可因案已完结，颟顸了事。至所称各犯中曾受伪封及抗拒官兵、同谋抢城各犯，即凌迟枭示。其久经入教、转纠匪众之犯，审明斩决。又，甫被招引入伙及被强胁者，俱发边远烟瘴，自应分别办理。但获犯旬余，屡经集讯，何至尚无端绪？既经具折，即应将审明应凌迟者某某若干犯，应斩决者若干犯，发遣者若干犯及

于何时、因何倡教，今又因何纠众起事，先录节要奏闻，乃仍浑统入奏，岂必待此案全行审办完毕，详叙题本，即为了事耶？亦甚不晓事矣。至皋兰县所获杨伏龙一犯，既系邪教头目，即应将起意设教及近时纠众抗拒并谋抢城池各情节逐细向其根究，自可以尽得实情，且现在尚有续获首从各犯，难免无预行逃窜之人，并当严讯杨伏龙及质讯各犯等，除生擒五百余犯外尚有要犯何人窜逸，亦当严密速拿务获，毋任一人漏网。又据称例应缘坐之妇女幼孩，俟核明奏请发遣等语，所办固是。但此等究系逆恶党类，不值照常金妻发配，而此女犯孩童与男犯不同，即发往新疆亦属无碍。著传谕勒尔谨，于本案审结时，通查应发遣之妇孺若干，咨商索诺木策凌，查明乌噜木齐一带屯种人丁及云南新迁置之无妻室者，量行赏给完配，办理更为便易。著勒尔谨妥协查办，并将此一节谕令索诺木策凌知之。此旨著由四百里发往，仍令勒尔谨逐一查审明确，即速由驿覆奏。

（卷1046 8—10页）

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辛丑（1778.1.7）

又谕：据勒尔谨奏河州逆匪王伏林等倡教聚众，官兵进剿杀贼情形，所奏未为详尽，且有不妥者。如称先派兵五百名，令副将西德布带领前往，西德布前已降旨交部议叙，该员是否打仗勇往及曾否亲用刀箭杀贼之处并未叙及；又称官兵刀箭并施，将王伏林射倒等语，亦未将何人首先射倒逆渠及如何射毙之处逐一声明。均欠明晰。至所称官兵施放鸟枪时，王伏林仗剑诵咒，枪子纷纷落地，射倒王伏林之后始能将余犯打死，更不成语。鸟枪为军行利器，如果施放有准，自然所向无敌。此必绿营兵丁平日不习准头，临时施放过高，不能中贼，或未见贼面先行发枪，至铅药已完而贼至。绿旗庸劣通病，从前徐绩、惟

一等在山东剿贼，即系误信贼言，致有挫衄。幸而速行搜擒完事，否则较徐续、惟一等之罪相去几何？如所称王伏林念诵咒语，枪不能著，彼既有邪术避枪，独不能以邪术避箭乎？此可信理之必无者。勒尔谨闻此妄言即应正言斥之，乃转叙折内，徒使无能之鸟枪兵托词避过，且令邪教余党闻之，妄谓其咒有灵，日久又藉以滋事，于地方要务甚有关系。勒尔谨轻信邪言，并不揆之于理遽以入告，何所见庸陋若此？著传谕严行申饬，仍著该督叙案题结时将此等荒唐语悉行删除，毋为人所嗤笑。此后并当通饬所属武员，令鸟枪兵演习准头，以期适用，勿再具文干咎。至副将西德布，如果此次带兵出力及亲身杀贼，即行详晰叙明覆奏，并将该副将送部引见，并查逆渠王伏林系何人首先射倒及为何人射殪之处，一并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传谕知之。

（卷1046 12—14页）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庚寅（1778.2.25）

谕军机大臣等：据索诺木策凌奏办理河州逆匪案内发遣家口，现将各项只身详加查核，其兵丁奋勉、户民淳朴及云南各省发来人丁诚实者，按其年数先行注册，酌定给配等语。自应如此办理。至所称此内回妇不少，除发来本处并旧有河州回民不便给配等语，所办尚未妥合，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回民与百姓均系赤子，自当一视同仁，无庸强生分别，使回众闻知妄生疑惑。只须俟该犯妇等到时，将其原系回民妇女即酌量配给屯兵，其原系回民或可将汉妇配给，不动声色，自行酌办，不必明示其故，方为妥善。将此传谕索诺木策凌知之。

（卷1049 24页）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己亥（1778.5.5）

又谕：据绰克托等奏拜城回人呢雅斯控阿奇木伯克阿布都里提布常与伊寻隙，并恃强索伊地亩，审明系呢雅斯挟嫌诬控，请将呢雅斯发往烟瘴地方充军等语。回人呢雅斯因该管阿奇木伯克催纳正赋，辄敢捏词控告，情殊可恶，著即发往广东烟瘴地方充军，交勒尔谨小心递解，毋使脱逃。从前准部各城伯克常有扰累属下回众之事，自准部投诚，朕即加恩赏给伯克等养廉，倘伯克等不改旧习，一经告发自应从重治罪，而属下回众挟嫌妄控，更不可不示以严惩。呢雅斯一案因系初犯，如此完结。此后如再有似此者，该大臣审实即拟死罪，请旨在该处正法示众。将此交绰克托等遵办外，并通谕各城回众知之。

（卷1054 15—16页）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丙午（1778.5.12）

又谕曰：高朴等奏报阿奇木伯克贝勒职衔鄂对于三月二十一日病故。鄂对于平定回疆之前即来投降，又曾随将军、大臣等在军前出力，兹闻遽逝，朕心深为恻恻。著加恩由该处赏给银三百两，其贝勒职衔即令伊子鄂斯璘承袭。所遗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员缺，著色提巴尔第调补。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员缺，著鄂斯璘调补。阿克苏阿奇木伯克员缺，著交绰克托等另行选人，奏请补放。再，色提巴尔第移往叶尔羌，鄂斯璘移往喀什噶尔，不无费用，著加恩由该处各赏银一百两。

（卷1055 1—2页）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己酉（1778.5.15）

又谕：据雅德奏，色提巴尔第报称回人向例每年应纳普尔俱按月交纳，如遇闰月即不呈交，请将本年闰六月分应纳普尔仍行交纳等语。喀什噶尔回人等向来按月交纳普尔，闰月亦仍应呈交。历任阿奇木伯克等并未报明，私行侵蚀。色提巴尔第

甫至喀什噶尔即能查出据实呈报，甚属可嘉，著加恩赏缎四匹，即在该处存贮缎内赏给。从前未曾报明之伯克等本应治其侵蚀之罪，但事属既往，姑从宽免。喀什噶尔既有此弊，恐他处亦然。著传谕绰克托，将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等城有无此等情弊查明妥办。昨已派永贵前往更换绰克托，永贵初至该处，诸事不能深知，著将此旨速即行知绰克托。伊若尚未起程，即行遵办；如已起程，在路接奉此旨，仍即回乌什，将此事办完后再起程来京。

（卷1055 11页）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癸酉（1778.6.8）

吏部议准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等奏：和阗所属六大城回子等户口甚众，应交钱粮并来往公文事务繁多，止有委署笔帖式二员承办，请照新疆各城例添设经制笔帖式一员。从之。

（卷1056 30页）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戊午（1778.7.23）

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裴宗锡奏：据苏尔相禀称，缅匪进贡还人之说尚在观望，恐有信到关，伊与得鲁蕴熟识，易于交言集事，请仍留职守，俟边事毕再回籍省视。得旨：好。如所请留用。

（卷1059 24页）

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壬午（1778.8.16）

陕甘总督勒尔谨奏：张掖、武威、平番、镇番、肃州、靖远等州县无业贫民，闻新疆乐土，咸愿携眷前往。请照上年办送户民之例，赏给一半盘费令其前往。报闻。

（卷10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戊辰（1778.10.1）

又谕曰：伊勒图奏据和硕特德勒克乌巴什禀称，伊等屯田

数年，业经谙习，请照别处游牧例自行耕种；又称所收粮石，经观音保每月差人分放等语。回疆各游牧均无办事大臣，其和硕特一处游牧亦可无庸派人管理，遇有事件即著各盟长呈报乌什参赞大臣及伊犁将军等办理。观音保前经贝子恭坦等列款控告，今又经德勒克乌巴什诉控差人分放粮石，是观音保不独措置失宜，且有扰累伊等之处，著革职，令惠龄暂住该处办理回人事务。其土尔扈特、和硕特游牧，无庸兼管。

（卷1064 20—21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壬寅（1778.11.4）

又谕曰：永贵奏据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在叶尔羌私采玉石、串通商人贩至内地售卖一案，亲往该处将高朴锁顶拨去，与案内人犯质审等语。高朴系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斌之孙，经朕加恩擢用，不料如此贪黩妄为，殊出情理之外。永贵据实奏办，公正可嘉。著即秉公严审，如果属实，一面具奏，一面将高朴即在该处正法。淑宝协同办事，于高朴种种劣迹匿不陈奏，咎亦难辞。俟审明时，著拿解来京治罪。将此谕令知之。

（卷1067 4—5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癸卯（1778.11.5）

又谕：昨据永贵参奏高朴苦累回民一折，已降旨俟此案审实，即将高朴在彼正法。因思伊什罕伯克乃帮同阿奇木办事之人，高朴扰累回民，理当谏阻，而阿布都·舒库尔和卓从中怂恿取利，情实可恶。著再传谕永贵严行讯鞫，即与高朴一并正法，如此回众始能心服而畏法令。其弟阿布赉则斯等随同附和，亦应分别示惩。再，阅色提巴尔第呈内有高朴自鄂对故后愈甚之语，是其苦累回众非自今日，若不严加惩治，必致回人俱不聊生，因而瓦解。永贵办理此事务必秉公审办，庶足示儆，不得

少事姑容。

（卷1067 6页）

又谕：昨据永贵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在叶尔羌私采玉石、运送回京各款，已降旨将高朴革职究审矣。据控称高朴曾遣家人进京送回银两诸物等语，其家人既已在途，恐闻知高朴之事将银两物件沿途寄匿，或并窃取潜逃，俱未可定。著传谕沿途各督抚飞饬各属留心盘诘，如有高朴家人过境，即行锁拿，并将伊随带物件严密搜查，派委妥员一并解送至京审讯。除就近谕知周元理外，将此谕令巴延三等知之，仍各将作何办理缘由、有无盘获之处即行覆奏。

（卷1067 6—7页）

又谕：昨据永贵参奏高朴货买金珠不发价值、又伙同商人盗卖玉石运往内地等情，已降旨交永贵审讯治罪矣。但自叶尔羌运至内地，处处俱有关隘盘查，其商人图利藏带小块偷过者尚属有之，今以数百斤重玉石竟敢携带行走，俱系地方大臣官员日久懈弛，不以事为事所致。况玉块稍大者官运尚且费力，今高朴如何将数百斤重玉石运至内地？伊等所查者何事？除严行申饬地方大臣外，仍行寄知该督抚等，所有高朴差往京城家人，不拘行至何处，务必将人物一并拿获，派委干员作速解京，断不可致令逃脱。

（卷1067 7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甲辰（1778.11.6）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永贵参奏高朴，节经降旨令其秉公确讯。惟伊折内有摘取高朴印信，代理地方一语，乌什事务亦繁，永贵势难久处叶尔羌。著传谕永贵，速将高朴案内应讯人犯在彼审讯，一面驰奏，一面即回乌什。和阗现有德风、玛兴阿二人驻扎，玛兴阿曾经办理叶尔羌事务，著即前赴叶尔羌暂管地

方及采玉等事，俟复兴到日再回和阗。

（卷1067 9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乙巳（1778.11.7）

谕军机大臣曰：永贵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在叶尔羌与商人串通私采玉石一案，已将高朴革职，并传谕永贵严加究讯矣。兹检阅高朴等于五月间奏请间年一次于密尔岱山开采玉石一折，该山久经封闭，严禁开采，并经期成额奏请安设卡座一处以防私窃，乃高朴奏欲间年开采一次，名为严防回人之涉险营私，其实与商人串通渔利。是高朴特借此奏预占地步，得以逞所欲为，其居心尤不可问。且折内有"商询伊什罕伯克，以为甚属有益"之语，其与伊什罕伯克朋比为奸，或并为所怂恿，更属显然。著将原折钞寄永贵，令其究诘，务使水落石出。至高朴曾代色提巴尔第差人往密尔岱，即得元宝五十个，计其所得，不过婪索之一股，分贿以塞其口，且止此一次已多至二千五百两，则高朴婪得之数更不知几何，其从前勾通商人私卖之弊不知又有几次，均不可不确切根究。又，伊什罕伯克所得仅腾格二千余，伊系与高朴通同作弊之人，何乃反少于给色提巴尔第塞口之数？其赃数必不止于此。著传谕永贵一并严切讯究，务得实情，迅速具奏。

（卷1067 9—10页）

又谕：昨据永贵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在叶尔羌与苏州商人串通，私采玉石运进内地贩卖等语。偷采玉石本有例禁，商人等出口私自偷买、运回贩卖，已有应得之咎，乃竟敢与钦差大臣讲明勾通，赴山偷采，尤为可恶。恐伊等有先行购得玉石私运进口者，因思甘肃之嘉峪关及陕西之潼关均系大路总汇之区，各商进口必由该关行走，著传谕勒尔谨、毕沅即饬各该属在关留心盘诘，如有客商私贩玉石经过者，即行严

拿，奏明治罪，并将所带玉石搜查送京。将此由五百里发往。该督等仍将作何办理缘由先行奏覆。

（卷1067 11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丙午（1778.11.8）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永贵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挖告高朴在叶尔羌与苏州买玉商人串通谋利各款，已降旨将高朴革职严审，并将伊家产查封。兹据大学士公阿桂等于其家信内有家人李福差往内地别处办事，年底方得回京之语。高朴既与买玉商人串通一路，其所差之李福在内地办事，大约非苏州，即江宁制办物件。又，高朴家信内称所有物件俱令常永、李福两次带回家中之语，是李福携有银物，并非轻装，更无难踪迹。著传谕杨魁即速于苏州城内严密查拿，其江宁省城著萨载即派妥干员弁迅往查缉。如李福一经就获，即派干员严行锁押，迅速解京，勿稍疏懈。其所携银物及制办物件，亦即严密查封，委员送京。将此传谕知之。

（卷1067 12页）

又谕：据阿桂等奏查抄高朴家产一折，现在查点物件并搜出其寄回家信，有遣常永、李福各带银物回京之语；二人尚未到京，派员分路截拿等语。所办甚是。即此可见阿桂之善于办事。今高朴家内既查得金珠、玉碗等物，与色提巴尔第所开之单约略相仿，其事断非虚妄。阅单内载玉碗甚多，且其家信并云系极好者，高朴每次所进玉器不过九件，又俱甚平常，今乃以佳者留藏家内，即此一端亦可见其天良尽丧矣。著阿桂等逐一点明，严密封识，俟回銮呈览。至其家人常永，据顾本供中途耽搁，尚未到来。其李福，则高朴家信称差往内地别处办事，恐其必往苏州、江宁制办物件，已驰谕萨载、杨魁派员严密查拿，谅必不能漏网。而顾本供又称李福随尚书绰克托回京，今俱经

阿桂差委司员分路截拿，自可获解。此二人皆高朴所得用者，高朴行事二人必备知之，解到时著阿桂严加刑讯，令将高朴数年来婪赃作弊之事和盘托出，勿令稍有讳饰。至侍卫纳苏图为高朴携带物件，且甚为亲密，高朴之事纳苏图必知其详，阿桂现已行文调取，俟其到时亦即严加讯问，务令供吐实情，毋使代为隐讳。至侍卫绰克托系解玉之员，高朴既托其携带物件，自亦系通同一气之人，俟其解玉到京时，并著阿桂一并详悉严讯。将此谕令知之。

（卷1067 12—14页）

又谕曰：淑宝系叶尔羌帮办之员，从前曾任布政，署理巡抚，非不知事体轻重者。高朴如此任意扰累，色提巴尔第俱不能堪，所司何事？岂可诿为不知？著传谕永贵严行究讯。

（卷1067 14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丁未（1778.11.9）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大学士公阿桂等奏查抄高朴家产，其家信内有家人李福差往内地办事，冬底可以到京之语，已传谕萨载等于苏州、江宁两处严密查拿解京矣。兹复阅其家信内尚有办事熊先生，今年冬底也可到京等语。所称熊姓既系伊办事之人，其到京之期与李福相仿，或同李福到苏州、江宁亦未可定。著传谕萨载、杨魁，即派妥干员弁将熊姓一并严密查拿，如经就获，即派妥员将二犯隔别锁押解京，沿途毋任见面串供，稍有疏懈。

（卷1067 22—23页）

又谕：查抄高朴家产一事，昨已有旨谕阿桂等详悉严办矣。阅高朴所开寄京物件单，有交侍卫绰克托带回者，有交侍卫纳苏图、奇理图两次带回者，著将原单钞寄阿桂等，令将现在抄出各件逐一查对数目是否符合。至侍卫绰克托尚未到京，阿桂等即派妥员携带所开之单迎至前途，将绰克托所带高朴物件照单查

对是否符合，即行封固解京，并令绰克托趱程进京，以备讯问。再，高朴家信内有熊先生约于年底到京一语，恐其亦同李福往江南，已寄信萨载等一并查拿，并著阿桂等严讯高朴家人，令将熊姓何名、系何处人、现在是否从叶尔羌起身详悉讯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卷1067 24—25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戊申（1778.11.10）

谕军机大臣曰：阿桂等奏查抄高朴家产及讯问家人供词一折，有在常贵住房内刨出银二千余两之事，恐此外家人尚有隐匿私藏财物，不可不逐一严究，并一切有应行讯问之处，著传谕阿桂等即行迅速审办，毋任稍有不实不尽。至折内尚有究出高朴向兵部宋姓借银一节，高朴系兵部侍郎，乃与属员借贷银两，与受均有应得之罪，并著阿桂等即就近传讯明确，按律办理。又，阿桂折内复称有借给熊姓职衔银两，其人既经捐职，其的名更易查问。著即速行讯明熊姓在高朴处代办何事，并即行文查拿审办。

（卷1067 25页）

又谕：昨据大学士公阿桂等奏查抄高朴家产，其家信内有家人李福差往内地办事，冬底可以到京，又有办事的熊先生冬间亦可到京之语，已传谕萨载等于苏州、江宁两处严密查拿解京矣。高朴之父高恒曾任盐政，或因扬州行盐商人均系伊父旧时熟识，遣李福等前往该处售卖玉器亦未可定。著传谕伊龄阿迅即严密查缉，如李福、熊姓一经就获，即委干员严行锁押，迅速隔别解京，勿稍疏懈。其所带银物及制办物件，亦即严密查封，委员送京。伊龄阿与高朴同系内务府人员，倘稍有瞻徇隐饰，恐伊龄阿不能当其咎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67 25—26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己酉（1778.11.11）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桂等奏传到熊姓之子熊鹤龄，据供伊父熊濂系镇江出旗监生，充四库馆誊录，高朴赴叶尔羌时，随往代管笔札等事；上年高朴借给伊父银两代捐州同职衔，今年三月回京，即往镇江葬坟等语。查熊鹤龄所供伊父到京后即往镇江葬坟之语本不足信，且熊濂于三月到京，安知非高朴预令起程同李福前往江省办事？朕意其必系前往苏州、江宁等处料理诸事，业经节次传谕萨载、杨魁严密查拿解京。今既据熊濂之子有伊父往镇江葬坟之供，或该犯借葬坟为名潜同李福往苏州等处干事，亦鬼蜮伎俩所必至。著传谕萨载、杨魁，迅速派委妥员分路严缉，一经就获，即派妥员将该二犯隔别锁押解京。又，昨恐高朴与扬州商人相熟，或差李福等前往亦未可定，已谕令伊龄阿一体查访。今熊濂既查有的名籍贯，著再传谕伊龄阿一并查拿妥办。

（卷1067 27—28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壬子（1778.11.14）

谕军机大臣等：前以高朴在叶尔羌贩卖玉石一案，究出有代熊姓出银捐纳职衔之事，料其必借葬坟为名潜同高朴家人李福在苏州一带干事，业经传谕萨载等严密缉拿解京。今又续讯熊鹤龄供称，伊父本同李福欲往苏州贩卖玉石，行至汾州因病暂行存住，后经病痊到京，即于闰六月内赶赴苏州帮同李福买卖去了等语。是李福、熊濂等同在苏州一带贩卖玉石已无疑议。著再传谕萨载、杨魁，速将熊濂及李福拿获、派员解京，并将其所有银两、玉石等件俱行查解，及有无向叶尔羌贩玉商人找取价值之处，一并严行究办，毋任丝毫透漏。至熊濂自京至苏路经扬州，或即在彼贩卖亦未可定，并再传谕伊龄阿一体访拿，不

得稍存疏懈，致令闻风远飏。

（卷1067 30—31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癸丑（1778.11.15）

又谕：本日军机大臣讯据侍卫纳苏图供称，库车办事之常喜，本年曾拿获叶尔羌回子等偷出玉石，送高朴处办理，高朴以五十斤以下之玉块向来俱不具奏，因招商变卖，每斤定价一钱等语。此等犯禁偷出之玉石无论多寡大小，一经盘获，该处之大臣官员自应一面具奏，并将玉石送京，一面将偷带之人照例治罪，何以转送叶尔羌核办，致高朴得以操纵自如，滋生弊端？常喜所办，本属非是。或系相沿如此，他处俱各相同，抑系常喜一人之意？著永贵查明具奏。至五十斤以下之玉向不具奏及招商变价、每斤一钱之例，系何时所定？何人任内所办？曾否奏明？亦著查明具奏。并著传谕回疆办事大臣等，此后凡盘获偷带玉石之回民商贩即行具奏治罪，并将玉石开明斤重、块数解京，不得仍前以较小之玉私自变卖完结。如敢故违不遵，别经发觉，定行从重究治。至新疆偷运内地玉石必进嘉峪关，例应盘诘，勒尔谨向来作何查办？且并未见有拿获之案，著勒尔谨一并查明具奏。将此传谕知之。

（卷1067 32—33页）

又谕：讯据侍卫纳苏图供称，高朴家人常永于今年四月十九日自叶尔羌起身，带车五六辆，载运玉石赴肃州一带售卖等语。是其在甘肃贩卖已属确实。常永所带之玉石实有若干数目、卖与何人、得价若干、曾否卖完带银回京，均须逐一严查办理。著传谕勒尔谨将常永迅速严密查拿，毋得丝毫徇隐，其查出玉石、银两一并解京。其事即有干涉甘省官员者，亦不得稍存回护。此案该督既经失察于前，若再有袒庇属员之处，则其取咎更大，亦必不能逃朕之洞鉴也。至陕西、山西皆由甘肃来京必

经之路，常永或沿途贩卖，亦属必有之事。著毕沅、巴延三一体访拿，毋得稍有隐匿，致干咎戾。将此传谕知之，仍各将如何查办情形迅速覆奏。

（卷1067 33—34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甲寅（1778.11.16）

谕：据永贵奏审讯高朴婪赃各款，高朴俯首无词；因讯其心腹家人沈泰等，据供称任内积有金银一万数千两，珠宝不计其数等语。从前喀喇汗在布鲁特办事，动向回人勒索，数至激变。今高朴系钦差大员，肆行扰害，与喀喇汗何异？稍迟数年，恐又有乌什之事，深可痛恨。著传谕永贵，将高朴审明即于该处正法。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和卓、什呼勒伯克果普尔怂恿高朴酿成事端，亦断不可暂留，家人沈泰等虽系高朴主使，就中图利致令伊主获罪，亦属可恶，均著一同正法。又谕曰：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前因奋勉出力施恩赏给公爵，并调补叶尔羌阿奇木伯克，今于高朴及伊什罕伯克等通同舞弊秉公呈报，甚属可嘉，著赏给贝子职衔以示鼓励。又谕曰：高朴在叶尔羌苦累回民，采办玉石串商私卖，又复婪索金银盈千累万，回众嗟怨，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向永贵呈控，永贵据情参奏，随查抄高朴家中，所有寄回金玉等物与原参单开之项大略相符。兹复据永贵奏，查询原控各款俱实，并查得高朴彼处仍现有银一万六千余两、金五百余两。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实出情理之外。已另降谕旨将高朴革职严审，即于该处正法矣。至绰克托系总办回疆事务之人，朕加恩用为吏部尚书，高朴如此声名狼籍，岂偶尔一二事短发价值、失于查察者可比？绰克托所司何事？何以不据实参奏？其通同徇隐，几酿事端，实为深负朕恩。绰克托著革职，并著奎林前往直隶、山西一带传旨拿交刑部治罪。所有吏部尚书员缺，仍著永贵补授。朕于臣工

功罪一秉大公至正，如高朴贪黩负恩若此，较伊父高恒尤甚，不能念系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斌之孙稍为矜宥也。又如绰克托前因其总理回疆尚觉认真，特加擢用，乃敢徇私误公，咎难轻逭，因即黜革拿问。若永贵，原因市恩李漱芳、身获重谴之人，今办理此事公正可嘉，因复加恩擢用。此诸臣所共知共见。祸福惟视其人之自取，朕并不稍存成见于其间。将此通谕知之。

（卷1067 36—38页）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丙辰（1778.11.18）

又谕：据高晋奏今春高朴差家人赴苏州办贡，路过江宁曾寄家信一次；今高朴既在叶尔羌私采玉石运回内地，其办贡家人自必知情，或即交其在苏售卖，现在飞札杨魁密速查拿，严搜奏办等语。高晋办此一事实属大谬。回疆办事大臣从无进贡之事，或伊等因所赏养廉优厚，积有盈余，将回部玉碗及痕都斯坦所做玉器购买数件呈进，朕亦间为收存，此情理之常也。若和阗所产玉石皆为官物，驻回部之大臣取此持往苏州制造充贡，朕一见即知，不但不收，必且罪其监守自盗。十余年来从无此事，众所共闻共见，高晋岂得诿为不知？若因庚子岁为朕七旬万寿，思欲预备贡品，不特为期尚早，且高朴侍郎亦非应行进贡之人。况朕曾经降旨，七旬万寿不许内外大臣进贡，亦高晋所深知者。高朴有何贡之可办而差人赴苏乎？高晋一闻高朴家人之言，即应计度及此，向其家人详细严诘，并将所携物件逐一搜查，见有玉石等物即行讯明，据实参奏，朕必嘉其公正。使高晋彼时早为举发，高朴或尚不至狼籍不堪若此，且其几酿生事端。即高晋为其侄高朴计，早发以杜其弊，何如今日之溃败决裂而不可挽救乎？高晋与高朴虽系从堂叔侄，高朴之贪黩负恩原与高晋无涉，朕亦不肯因高朴而累及高晋，乃高晋

明知高朴差人赴苏，不为诘究，听其自往，谓非徇私容隐，其谁信之？高晋此事获戾甚大，著交部严加议处。又谕曰：高朴在叶尔羌采办玉石、串商私卖一案，高晋接到高朴家信，即应计及高朴在叶尔羌有何办贡之事，其差家人赴苏必有他故，乃竟不向其家人诘问，又不将所带行李点查，辄听其前往苏州，所办实属大谬，已降旨将高晋交部严加议处矣。至高朴家人携带玉石赴苏售卖，自必与商人交通说合，兑银销货，况自春至今已逾半载，岂能掩众人耳目？杨魁身任巡抚，且近在苏州，此等骇异之事岂得诿为毫无见闻？竟尔置之不问，所司何事？封疆大臣于所属地方事无巨细俱应留心访察，据实查办，乃有此明目张胆、敝法营私重案并不立时发觉查拿，据实具奏，其为甘心徇隐无可置辩，实不知其是何肺肠？如伊天良未尽泯绝，抚心能自安乎？著传谕杨魁，令其速行明白回奏。再，高朴此次所差赴苏州之家人尚在李福之前，并著就近于玉货铺内讯明姓名，即速同所有玉石银两一并查封解送，并将该犯迅速拿获，派委妥员锁押解京，毋致稍有疏懈。

（卷1067 42—43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戊午（1778.11.20）

谕曰：高朴在叶尔羌向回民勒索金宝诸物，又多累回人开采玉石，串商牟利，并公然遣家人载赴内地私卖，种种贪婪款迹，均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将高朴革职严审，即于该处正法矣。回疆办事大臣经理该处事务，责任匪轻，当体朕意抚辑回民俾得安居乐业；不宜稍有派累滋扰，致蹈素诚覆辙，贻误国事。即间有不能洁己畏法之人意图染指，或向商人私分余润，未必非事之所无，然亦幸而不发，得逃法网。乃高朴在叶尔羌勒取回人财物，赃数累累，已属从来所无，又先期奏请开采久经封

闭之密尔岱山，预为作弊地步，遂派回人三千余至该山采取玉石，致诸回受累含怨，且与苏商串通，以官玉私获厚利，并差家人装运多车至内地各处冀得重价，实属从来所罕见。是直全无人心，非复人类之所为，朕岂能废法稍为曲贷？即现在如此办理，已属从宽矣。至绰克托为总办回疆事务大臣，各城之事皆应留心体察，乃高朴狼籍若此，且现讯解到马德亮供词，亦称"高朴在彼，回人无不抱怨"，乌什距叶尔羌不远，且绰克托亦曾至其地，岂竟毫无闻见，何以不据实指参？其徇隐之罪，实无可逭。至淑宝与高朴同城办事，高朴肆行不法，脏迹累累，更不得诿为不知，若讯明与高朴通同作弊，亦当解京即正典刑，设仅系畏惧高朴，不敢举发，虽误国家回疆重务而不顾，其罪更重于绰克托，亦不能轻宥也。今年三月鄂对病故，高朴即奏请以鄂对之子鄂斯瑞接办该处阿奇木伯克事。朕以为若如此父子相继办事，竟似叶尔羌之阿奇木为伊家世职，久之与唐时藩镇何异？因将色提巴尔第调至该处，以鄂斯瑞调赴喀什噶尔，意在为回部伯克防微杜渐，并非令色提巴尔第往查高朴之事也。及色提巴尔第到彼，闻知高朴贪婪不法各款及回众抱怨情形，并据高朴代其遣人至采玉处取回元宝五十个，色提巴尔第即将元宝交伊通事萨木萨克封贮，一面将高朴之事向永贵呈控，其事乃得败露。若照高朴之奏令鄂斯瑞在彼为阿奇木伯克，鄂斯瑞知其父鄂对与高朴相好，有碍颜面，且伊年轻未能更事，必顺从高朴所为，扶同徇隐，不能如色提巴尔第之和盘托出矣。至于永贵之往乌什，因绰克托年班已满，而永贵适有市恩李漱芳之事身获重谴，随即革职示惩，念其向在新疆年久，事尚熟习，因赏以三品衔派令换绰克托回京。然犹恐永贵才力未必能如绰克托之周到，更不冀其有整顿稽核之效也。乃永贵一接色提巴尔第之呈即据实参奏，且迅速驰往叶尔羌亲身查

办，遂令高朴赃款水落石出。使绰克托不换，虽得色提巴尔第之呈，未必能如永贵之秉公办理也。是色提巴尔第之调缺，永贵之换班，朕初意并未逆亿及此，乃因二人到彼，而高朴之事始得败露，回众藉以辑宁。若无此调换，其事必不能破，回众积怨日深，十二年内必致如昔年素诚在乌什激变之事，而叶尔羌地大城坚，较乌什尤甚，尚复成何事体？此实仰赖上苍眷佑，默启朕衷，故不期然而然办此大案，诚非意计所及。而高朴之贸货营私、丧心放胆，亦非意计所及。夫高朴以昏妄乖张自罹显戮，在彼实为大失，而于国家缓靖回疆之举则为大得，朕益惟感天麻而凛敬畏耳。永贵原折已译汉发钞，令满汉九卿等阅看，并以朕于诸臣功罪悉秉大公，惟视其人之自取，从不预存成见之处明白宣示矣。至办理此事原委及无意中调派之益，则众所未晓，著再行明白通谕知之。

（卷1068　2—6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伊勒图奏称哈喇沙尔回商杂处，有窃盗斗殴事件请交办事大臣管理；土尔扈特游牧人众事繁，请派侍卫管理，如遇要事，该处呈报盟长，转报大臣等语。应如所奏。前曾令舒通阿来京，现在办事需人，舒通阿不必来京，著加恩赏给侍卫，前往伊犁当差。即著在伊犁侍卫内挑选一员，遣往哈喇沙尔管理土尔扈特游牧。现在高朴扰累回民一案，已交永贵审明后即于彼处正法，淑宝、绰克托俱交刑部治罪。伊犁地方厄鲁特、回人杂处，又与哈萨克交易，恐有不肖官员侵渔勒索，将军、大臣等自应留心详查，据实参奏。倘扶同徇隐，一经发觉，绰克托等即前车之鉴，断不宽贷。著传谕伊勒图等知之。

（卷1068　6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己未（1778.11.21）

谕军机大臣等：据毕沅奏称西安省城搜获私贩玉石之吴芑洲等七人，共获大小玉石一千三百六十七斤，俱无官给验票，现在分别审拟，请旨惩治等语。前因高朴在叶尔羌与商人串通私采玉石，差家人载运内地贩卖，业已屡降谕旨饬令陕甘各督、抚严拿治罪。嗣据直隶盘获跟随高朴家人常永之张元、马德亮等送京审讯，据供常永带有玉石四千斤，现在陕西渭南县居住等语，又经驰谕毕沅迅速查拿妥办。毕沅此奏自尚未接奉前旨。著再传谕该抚，即差明干大员驰赴渭南县查拿常永，派员严行锁押解京，并将玉石行李车辆查封解送。其已获之商人吴芑洲等亦即严行审讯，一并委员锁押，隔别解京。但商人买玉售卖不始于近日，毕沅止须就其与高朴家人伙同贩玉之事严讯查办，勿使捏饰，其从前私买私卖之案非与高朴勾通者，毋庸追究，致多波累。

又谕：前以高朴家人李福等携带玉石贩运苏州售卖，该抚杨魁并不查拿奏办，甘心徇隐，已降旨令其明白回奏矣。兹据伊龄阿奏称，查得本年三月内有西客张名远从口外来苏，后来四月间，有高朴家人李姓等住在他家，携带物料甚多，酌值价银数十万两；复往扬关查得李福、熊姓业于九月十七日乘坐大船，上有兵部左堂旗号，船内有箱四十余只，过关北上；现在咨明飞速追缉等语。览奏殊堪骇异。高朴家人在苏半载有余，贩卖玉石肆行牟利值价数十万两，甚至连樯装运箱笼数十只，并擅用高朴官衔旗号，明目张胆，众所共知。杨魁身任巡抚，近在苏州，且非聋非瞽，岂得诿之毫无闻见？乃竟任其骫法无忌一至于此，实不知其是何肺腑！深负朕委任之恩。封疆大臣遇有此等重案尚敢徇私容隐，将何事不可隐匿？朕复何以用人乎？况杨魁系汉军世仆，由县令用至巡抚，乃敢昧良若此，自揣当得何

罪？著传谕杨魁，令其即速自行议罪具奏。并著将西客张名远迅速严拿，先行派委妥员锁押解京，沿途小心管押，勿稍疏懈，一面将伊家所有玉料货物尽行查点，造册送京，并将张名远家资、田产严密查封，勿使丝毫隐匿寄顿。但苏州商人赴回疆买玉运苏制器售卖，往往有极大白玉，并不始于近日，朕久已知之，因系市厘贸易之常，向皆置之不问。今张名远敢与高朴家人勾通公同作弊，则不可不审明重治。但其罪亦止于张名远，其从张名远手内转售之人必多，恐现在苏州玉铺皆不能免，若因此事辗转根究，必致扰累众人。朕办事惟去其已甚，不为已甚，不肯使稍有株连。恐杨魁因获重谴，思以查办买玉之事稍救其过，以致矫枉过正，施累无辜，则断乎不可。如李福、张名远等解到时讯有应行拿讯之人，当再行传谕杨魁查拿，此时且不必办及，亦无虑其远飏也。总之杨魁、舒文之罪，全在明知高朴家人李福住苏半年余，串同商人卖玉，又复明用高朴官衔旗号载船北上，杨魁、舒文徇情故纵，不即据实奏闻。其罪实在于此，并非细查苏商卖玉所能解免也。

又谕曰：高朴家人在苏半年有余，携带玉料值银至数十万两，肆行售卖，公然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已属众所共知。况李福等于九月中乘坐大船，装载箱笼四十余只，张挂高朴兵部左堂旗号，必由浒墅关经过，舒文管理关务，船只过关时，岂有竟不查检货物上税，听其连樯北上之理？抑系讨关免税，径行放过？二者必居一于此。舒文乃敢徇情故纵，不行参奏，其罪实无可逭。前因其在任办事尚属认真，加恩擢授武备院卿，乃于此等大案敢于徇私欺隐若此，深负朕恩，实属天良丧尽，自问应得何罪？舒文著革职，令其自身在苏州织造上效力行走，并令其自行议罪具奏。若再不知愧悔悛改，其获罪更重，不能复邀曲宥矣。

又谕曰：李福、熊濂既由苏州乘用大船装载物件银两，并有箱笼四十余只，且船上张挂高朴官衔旗号，众所共见，其经过淮关时，寅著因何并不查验，任其过关北上，不即据实具奏？寅著屡获罪愆，朕皆曲加宽宥，今于此事复敢徇私容隐若此，良心何在？著传谕寅著，令其速行明白回奏。

（卷1068 9—14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辛酉（1778.11.23）

谕军机大臣等：据萨载奏九月二十六日于淮关盘获高朴家人李福及同行之熊濂、委员解京等因一折，现派军机司员由直隶、山东一带沿途迎见，先将李福星飞解京审讯矣。其张銮一犯即系伊龄阿所奏之张名远；既据杨魁咨报在苏拿获，即著杨魁遵照前旨派委妥员迅速解京审究。至萨载折内所称查覆帐目与所供俱有不符之处，不可不彻底根究。著将萨载原折抄寄杨魁逐一查覆，毋稍疏漏。所有会票、期票及余欠之项俱即照数追清，解交内务府。至办理此案原因张名远胆敢与高朴家人偷载官玉，勾通售卖，数逾巨万，罪难轻逭，自当严行查办，将该犯家内所存玉器玉料及其资产严密查抄，勿致丝毫隐匿寄顿。至向张名远手内转售者，苏州玉铺自皆不能免，亦无不知系高朴家人从回疆带来之玉，恐杨魁欲图稍救其过以致矫枉过正，辗转追求，株连必多，即不免于扰累，殊非朕不为已甚之意，已谕令杨魁分别妥办。昨伊龄阿奏到解交萨载覆讯之童韶成，及萨载此奏所称拿获之顾姓及顾姓家人郑全，若有干碍张名远之处，自当一并解京。若无，亦毋庸波及。萨载等仍行遵照办理。如张名远到案尚有供出同伊至回疆、曾与高朴交通及与李福等朋比为奸之玉商，则须查拿究治，自有旨寄查。若李福等解京讯有应行提质之犯，亦可续行驰谕查拿，并无虑其先

行远陋也。将此由六百里发往，并随报传谕伊龄阿知之。

（卷1068 14—15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壬戌（1778.11.24）

又谕：据舒文奏四十二年浒墅关征收商税短少、查系上游收成歉薄、米豆稀少所致一折，自系该关实在情形，已于折内批示，并发交该部矣。舒文办理织造及管理关务尚属认真，至其于高朴家人李福伙同张名远私贩玉石一案置若罔闻，不行具奏，其错误甚大，不能为之原谅。李福等在苏半载有余，制卖玉器数逾十万，苏州人喜说新奇，自早已喧传城市，舒文岂得诿为不知？若责舒文一闻其事当将李福、张鉴拿获查办，则伊非地方官，原可不必，但亦当据实密奏，庶不负朕加恩委用之意。即或虑及缮折必经幕友之手，恐致漏泄，舒文于今年六月内赴京陛见，距李福到苏业经数月，其事已为众所共知，朕面询以苏州之事，舒文即应据实面奏，乃竟甘心徇隐，并未一语提及，不几丧尽天良乎？前已传旨将舒文革职，以白身在织造上效力行走，并令自行议罪。著传谕舒文，令其抚心自问，必如何始得稍安，自行切实议罪，迅速覆奏。

（卷1068 19—20页）

又谕曰：毕沅奏在长武县地方盘获高朴家人常永等，搜查行李，仅有零星玉器什物，并无大玉材料；讯据供称实在因病告假回京，不曾携带玉石，亦无隐匿寄顿等语。所讯全属谎供，已于折内批示。常永一犯，现据直隶拿获跟伊同行之张元、马德亮等送京审讯，供明常永带大车九辆、箱子四只，内载有高朴玉料三千斤、家人等玉料一千斤，现暂住陕西渭南县，差张元等来京寄信伊兄，令其前往接收办理。供情甚为明确，经节次传谕毕沅迅速严拿解京。毕沅既将常永拿获，即应向其严切根讯，则所带玉石、车辆自无能掩饰，即马德亮所供

在渭南存留之玉，亦必和盘托出。乃毕沅率凭常永谎供支吾，竟深信其别无携带，不复穷追，此乃外省恶习，甚为非是。毕沅平日办事尚知认真，何于此等大案荒唐乃尔？著传旨严行申饬。除常永一犯现派侍卫隆安前往迎提解京外，其马德亮所供常永携带玉石、车辆各情节，业已两次传谕，毕沅此时自已接奉。著传谕毕沅，即速派委明干大员驰往渭南，按照前所抄寄马德亮供词严行搜查起获，派员送京，毋任毫丝隐匿窝藏。

（卷1068 20—21页）

又谕：前以高朴家人李福赴苏借办贡为名售卖玉石，路过江宁投递家书，高晋并不究诘，有心徇隐，获戾甚大，已降旨交部严加议处，并另谕令其自行议罪矣。昨据萨载等奏已拿获李福，据供今年三月内由浦口坐船到江宁投信，并呈送玉碗、皮统等件，告知高晋往苏州购买玉器等语。高朴系回疆办事之人，伊等或因所赏养廉优厚，积有赢余，就近购买痕都斯坦玉器及回部玉碗数件呈进，间亦赏收，若买苏州所制玉器同进，不但不收，必当究治。设或因后年万寿预备，为时太早，且朕曾降旨，至期不许进贡。而高朴官仅侍郎，职分不应进贡，何必遣人赴苏置办玉器？况苏州办贡之事，不特高朴不应差人前往，凡在京之王公满汉大臣亦俱不应有此，即高晋身任两江总督，亦不应在苏置办贡物。此等情节，皆高晋所当计及者。彼时自应向李福严行盘诘，并将其船只行李及同行人众逐一查点，自可得其实情，方不失公正大臣之道。或高晋因高朴系其亲侄，心存袒护，并念高朴系伊叔高斌之孙，欲为保全，亦当视其事之大小。似此负恩藐法、堕其家声，高晋方宜切齿痛恨，岂可复为姑息？即朕亦何尝不念及高斌？但此等孽种，不惟国法所不容，亦其家所断不可留者，且使高晋彼时即行具奏，早为发觉，或尚不至狼籍若此，何致此时之溃败决裂，无

可挽救乎？高晋平日尚能秉公持正，颇知大体，此事之错谬甚大，伊必无辞以对。但伊闻此事亦不必过于畏惧，惟当抚衷自问，切实议罪，必如何而其心始得稍安，庶天良尚未尽泯耳。至朕委任高晋，原因其于地方公事实力妥办，而于河务亦能实心筹度，是以屡次加恩。今特派其前赴豫省督办堵筑事宜，实倚以办此大工，俾得合龙迅速。若伊心存惶惑，转于公务懈弛，不能上紧赶工，则其获罪无可解免，朕不能复加曲贷矣。将此由六百里发往，并将萨载、杨魁等查办高朴一案各折钞寄高晋阅看，令其即行由驿覆奏。

（卷1068 21—23页）

又谕：据永贵奏称主事职衔达三泰、伊沙噶伯克阿布都·舒库尔和卓于密尔岱山采玉之三千人外添派二百名，回众俱皆怨恨，业将达三泰等严刑究讯，并将回众用言安慰等语。所办极是。达三泰等怂恿高朴营私舞弊，扰累回人，若非永贵认真办理，日久必致如乌什之事，尚复成何事体？此时高朴如未正法，亦当加之刑讯，以快众心。再，杨魁奏称鄂对尚欠张銮银七千余两，自应著落鄂对家属照数追出入官。伊子鄂斯璘本未同居，朕亦不肯加罪。著传谕喀什噶尔办事大臣，晓谕鄂斯璘不必畏惧，令其加意抚恤回人，遇事奋勉，勿如阿布都·舒库尔和卓所为，致干重戾。

（卷1068 24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甲子（1778.11.26）

又谕：据毕沅奏接奉谕旨覆讯常永，始据供称高朴原有玉石一千斤，交伊与向在叶尔羌充当乡约之赵钧瑞携带进口，沿途设法售卖，将银带京，常永先行，即被拿获，赵乡约尚在后未到，所携玉石曾否卖去，未得知悉，一面将该犯锁交委员迅速起解赴京，一面严拿赵乡约，再行讯究等语。足见毕沅从前所

办不实，大不是已于折内批示矣。常永所遣马德亮等在京供称常永带大车五辆，分载玉石，载有高朴玉料三千斤，家人等玉料一千斤，极为明确。今据常永止供认高朴有玉石一千斤，则所供尚多不实不尽。况常永同赵乡约自肃州分路，既称所携玉石因价贱尚未售去，而赵钧瑞先遣回之赶车人马同良等又供赵钧瑞到肃州，因帐目未清一时不能起程，前后自相矛盾，此等俱系紧要关键。毕沅并不向其切实根究，任其谎供支饰，仍属草率烦琐，其不是更大。至乡约赵钧瑞现在尚未拿获，该犯及所载玉料车辆自尚在甘肃境内，著传谕勒尔谨即速派委明干大员迅往查拿，务令人赃并获，先将赵钧瑞委员解京，勿稍疏懈，并将所带玉石及售得银两尽行查明，封固解京，勿使丝毫隐匿遗漏。其赵钧瑞先雇人送回之行李车辆，及渭南县原籍虽据称搜无玉石银两，亦难凭信，恐系该犯等豫先隐匿寄顿，并著毕沅派员严密缉访搜查。若再不实心妥办，则其获咎更重矣。

（卷1068 26—28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丁卯（1778.11.29）

又谕：据杨魁覆奏查办高朴家人李福及伙卖商人张銮等因一折，所称飞咨张銮原籍山西抚臣查封该犯资财之处，似此事后留心，谁则不能？已于折内批抹矣。至所称除张銮外并无贩玉商人找取价值情事等语，尤属未确。李福、张銮在苏串同伙售玉石，得价至十二万八千余两之多，已查有帐本可据。而李福等船中搜获现银仅二万四千余两，其会票、期票所开亦止四万六千余两，较所卖十二万八千余两原数缺小半，理应按数全行追出，俾无短少。今该抚辄云除张銮外并无贩玉商人找取价值，竟欲止就已获之张銮草率完案，余欠概不查追，致归无著，有是理乎？朕前谕如在张銮手内转售之人不必波及者，原因苏州玉铺较多，若辗转根究，必致株连，恐吏胥得以藉端滋扰，非朕

不为已甚之意，是以令杨魁妥协办理。至其转售之玉器价值，则当如数追缴，特非知情同谋者不必问罪耳。岂可因此将已卖玉器未交之价亦皆置之不问，使无著落，反令买赃之人获利乎?著传谕杨魁，即将李福等所卖十二万八千余两之项照数追足解京，勿任丝毫欠缺。若不实力查追或并代人开脱，即将所缺之银著令该抚如数赔缴全完，以示惩儆。

（卷1068 31—33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庚午（1778.12.2）

谕军机大臣曰：勒尔谨奏据固原州知州那礼善拿获赵乡约，在该犯行李车内细加搜查，并无携带玉石，现饬解省审究等语。所办全未认真，实大不是。此案先经讯明马德亮、张元等供称常永带有大车九辆，内载高朴玉料三千斤，家人等玉料一千斤，暂住陕西渭南县赵乡约家，供词甚为明确，节经传谕该督等严行查缉。嗣据毕沅奏于入陕首境之长武县将常永拿获，初尚狡赖，及知马德亮等业已就获，赵乡约现在截拿，始供称有玉石一千斤交赵乡约在后照料而行，原属不实不尽。著传谕勒尔谨实力严究。勒尔谨接奉屡次谕旨，自应切实查办，务使人赃全获，方为认真办事。况常永在入陕首境即经盘获，则其所带玉石车辆自全在甘肃境内，无难踪迹。且赵乡约现已就获解省，该督自应迅速催提该犯到案，严讯其所带四千斤之玉寄存何处，或转卖何人，即当严拿转卖之人，方为实心任事之道。乃率据属员之禀辄称其并无携带玉石，而于马德亮所供四千斤之玉并不派委明干大员挨次严查，勿使丝毫隐匿，乃辄据属员报词率行陈奏，思欲颟顸了事。岂视高朴之明目张胆偷窃官玉、牟利作弊为平常之事，漠不关心乎？勒尔谨此事荒唐太甚，天良何在？著传旨严行申饬。仍著传谕该督即速严查常永、赵乡约所带之玉，尽数追获解京。如尚不实力搜查，

则是勒尔谨自速重戾矣。又谕：前据毕沅奏在西安省城拿获私贩玉石之吴芑洲等七人、共获大小玉石一千三百六十七斤、分别审拟惩治一案，已谕将吴芑洲等严讯一并解京，并谕以商人买玉售卖不始于今日，止须究其与高朴家人伙同贩卖之事，严讯查办，其从前私卖之案毋庸追究。所降谕旨已明，恐毕沅误会朕意，以讯非与高朴家人串通，将此次犯人亦付之不问，则非理矣。应知此等玉石即或在高朴作弊之前，亦究系商人偷贩，其未经查获者原可听其漏网。至既经查获，即应将其家中及店内之玉尽数查出解京，并当切实严讯。若亦与高朴家人串通，并当分别定拟，如无勾通情节，亦应治其私贩之罪，岂有已获贼付之不问之理？至其从前偷贩之玉为时已久，自可毋庸追究，此朕办事不为已甚之意也，毕沅当分晰妥办。至常永于何时起解，其供词曾否讯实，其马德亮所供四千斤玉石曾否全行追获，并著该抚一并详悉具奏。

（卷1068 39—41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辛未（1778.12.3）

又谕曰：嘉峪关为新疆往来总路，前因回疆大玉块间有偷贩内地之事，曾谕令勒尔谨于嘉峪关严行查诘。乃李福携带玉石数千斤，装载车辆，明目张胆进关而行，关口员役询系高朴幕友家人竟不查看，即行放过，是关口竟为虚设，而勒尔谨视前此所降谕旨亦全不经意，且该犯等载玉至肃州仍复毫无盘诘，则平日于查拿私玉一事并不止具文塞责矣。勒尔谨受朕厚恩委任封疆，于此事并不实心办理，而近日于赵乡约所带玉石车辆又不实心查拿，几同木偶，良心何在？至李福所带玉石车辆，据供由肃州即换骡头，从口外边墙一带行走，至山西汾州府等语。此项玉石虽未经由陕西，而常永所带之玉即系交赵乡约载至陕西之渭南县，今因事已发觉，于陕西首境长武即行获犯，

其玉车尚未运到。然此一路亦是奸徒偷玉所必经，即如现获之吴莒洲等所卖之玉一千余斤，即其明证。且近日查讯常永一案，任其狡供支饰，并不切实根究，是毕沅之不能实心任事亦与勒尔谨无异。第念伊等平日于地方事务尚属认真，姑从宽免其交部治罪。但此事错谬太甚，著即自行议罪具奏。至李福由边墙一带到汾州府，由山西何处进口，因何并无盘诘，亦著巴延三明白回奏。其余各关如何偷过，俟将各犯严讯明确再行办理。

（卷1068 43—45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壬申（1778.12.4）

又谕：据军机大臣审讯高朴家人李福供称，从苏州起身时曾持高朴名帖并高晋所给护牌到织造衙门，舒文代为上税过关，至由闸、杨关，亦皆验放；到淮关盘获，寅著将护牌查出收去；萨载审问时，并将情节供明等语。外省官官相护恶习固结不解，实为可恨。李福过淮关时，高朴之事业经发觉。寅著既将李福等盘获，即当将其持有护牌情节据实奏闻，乃寅著辄敢将高晋所给护牌收去，意欲消弭，实属徇情胆大。至萨载尚属晓事之人，既经李福供明寅著收去伊护牌之事，即应向寅著取讨，据以入告，乃竟匿不上闻，止顾袒护同官，不复知有国法，初不料萨载竟至于此。且萨载岂不虑及李福到京经军机大臣讯问，必然和盘托出，军机大臣自必据供具奏，岂敢似伊等之徇私忘公，代为隐匿乎？萨载、寅著，此事实属昧良负恩，非寻常袒护可比。著传谕萨载、寅著，即自行议罪具奏，并著寅著将所收高晋原给李福护牌即行缴出呈览。夫似此给发护牌，亦外省常有之事，朕不苛察至此也。但若高朴以大臣而敢于明目张胆偷盗官玉，与奸商合伙贩卖，此而尚相容隐，推此量也，虽谋叛亦可矣。朕之所以恨汝等以此。至高晋身为大学士，受朕厚恩，既给与李福护牌，朕屡次传谕询问时即应据

实陈奏，乃竟敢隐瞒欺罔，其心实不可问。况高晋于李福到署时询知高朴差其往苏州办贡，并不穷诘查察，又不立时参奏，实系知情容隐，其获罪本属不小，即将护牌一并奏出，又岂肯因此即将伊革职，拿交刑部治罪乎？高晋宁不自计，既给李福护牌，断无不破之理？外省恶习或竟代为护庇，及李福解京，一经军机大臣研讯必得实供，一得实供必然具奏，朕命军机大臣问事，焉敢看高晋情面于朕前稍有欺饰？若军机大臣亦如萨载等之偏袒同官，朕复有何人可用，为君不更难乎？高晋久任封疆，简畀阁务，宠荣已极，且朕平日之所以倚畀高晋者，因其公正自持，尚得大臣之体。乃护牌一事，前此胆敢涉欺，今伪不免于败露，高晋闻之能不惭愧无地乎？且问心亦何以自安乎？著高晋即行明白回奏。其过济墅关时，李福持帖及护牌告之舒文，因何令其开单代为上税及李福单内所开俱系何物，亦著传谕舒文，令其明白回奏。其过由闸、扬关，是否如李福所供情形，并著萨载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李福供单并钞寄阅看，仍各由驿即速覆奏。 又谕曰：鄂对前在军营曾赏给贝勒职衔，授为阿奇木伯克，理宜感激朕恩，实力报效，如高朴扰累回人，偷贩玉石，自当劝阻，不然，亦当如色提巴尔第据实控告，乃反扶同附和，给与高朴金五十两、玉二千余斤，令其带回内地售卖。看来鄂对从前亦有私采玉石之事，实属昧良负恩。伊若尚在，亦当正法，今虽已故，伊子鄂斯瑞所袭贝勒职衔，著传谕永贵传旨革去。鄂斯瑞未随伊父同居，此事尚无干涉，著加恩授为散秩大臣，仍留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之任。

（卷1069 2—5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甲戌（1778.12.6）

又谕：据舒文议罪覆奏一折，种种谎饰，有心欺妄，已于折

内详悉批抹矣。舒文身任织造，非若督抚关防衙门不能悉知外间细事者可比，况伊承办玉器，带有玉匠往来，若辈声息相通，断无不言及高朴差李福等在苏私卖玉器之事，舒文本不能诿为毫无见闻。乃折内尚称李福、张銮等伙贩私玉来苏，诡秘掩藏，零星分售，所以被其蒙蔽等语，似此巧词饰辩，实属胆大。况李福解到时，经军机大臣讯问，据供曾将高朴名帖及高晋所给护牌到织造衙门，舒文令其开单代为上税，供词确凿，昨已谕令舒文明白回奏。今此折乃称止令完税放行，将李福曾持牌帖前往及舒文代为上税之处仍敢隐匿不奏，更属有心欺罔，其罪更重。伊已自认昧良负恩，当得何罪乎？舒文之意，必以为织造之任非伊莫能办。设舒文病死，将不办此事乎？且满洲大小臣工皆如此，朕并非专藉一二人办事，舒文虽任织造日久，又何足恃乎？至舒文在京陛见，曾经内务府大臣派令库长同德前往织造衙门学习，其人亦未必有益。朕看全德人尚结实可信，已降旨赏给主事衔，令其前往苏州帮办织造及关税事务，其同德即著撤回。

（卷1069 8—9页）

又议奏：兵部郎中宋国玖于高朴出差时借给银两，应照例杖徒。得旨：宋国玖以兵部司员，乃敢借给高朴银两，明系因其为兵部堂官藉端交结，实近来少有之事，不可不严加惩儆。宋国玖著改发军台效力赎罪。

（卷1069 10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乙亥（1778.12.7）

谕军机大臣等：据常永等供称，高朴于补放伯克时有索取银两之事，且称本年正月内在叶尔羌地方演戏听曲。高朴系钦派大臣，今孝圣宪皇后大事未满二十七月，乃敢肆行取乐，实

出人伦之外，仅将伊正法不足蔽辜。著传谕永贵，于高朴正法后，尸骸不准携回内地。其馈送高朴银两之五品伯克阿布都拉、阿济斯莫札及和阗阿奇木伯克迈底雅尔，俱著永贵一并查办。

（卷1069 11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甲申（1778.12.16）

又谕：永贵奏称遵旨将高朴及阿布都·舒库尔和卓等即在叶尔羌城外正法，回众俱皆悦服；惟色提巴尔第以此案因伊控告，恐不知者谓其构衅，实深愧惧等语。高朴平素扰害回人，众皆痛恨，今见其明正典刑，无不欢悦，自属情理。至此事由色提巴尔第发觉，颇为奋勉，朕尚当施恩嘉奖，有何愧惧之有？即著永贵传谕，令其实心办理，以承恩眷。

（卷1069 38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丁亥（1778.12.19）

又谕：据勒尔谨等奏审讯在西安拿获私贩玉石之吴芭洲等七犯，坚供各玉石或系发卖绸缎在口外阿克苏并肃州价买，或系在肃州、凉州、兰州等处以结欠货帐折得玉石，并或以货换玉带回销售，该犯等与常永、赵钧瑞并不认识，实未向伊等接买玉石；质之赵钧瑞，亦供未认识其人，不敢混扳；反复严审，矢口不移；至搜出玉石并无官给照票，自系私贩，但向无治罪专条，请敕部定拟，分别治罪等语。转可不必如此办理。自平定回部以来，所产玉石除交官所余招商变价外，其回民违禁私卖、奸商潜踪私买载回内地制器牟利者，并不始于此时。而迩年来苏州所制玉器色白而大者，不一而足，非自回疆偷售而何？朕久经深悉，第以国家幅员广辟，地不爱宝，美玉充盈，以天地自然之利，供小民贸易之常，尚属事所应有，故虽知之而不加严禁。此即抵璧于山之意。至高朴驻扎回疆，敢于

明目张胆偷卖官玉，价逾巨万，实出情理之外。虽已审明在该处正法，尚不足抵其罪愆。其案内之商人张銮、乡约赵钧瑞胆敢交结大臣，伙同其家人沈泰、李福、常永辈偷贩觅利，情罪可恶，自难轻逭。至吴芭洲等既讯与赵钧瑞等不认识，并非高朴案内有名人犯，则不必与张銮等同科，但吴芭洲所贩之玉既无官给照票，其为私贩无疑。若伊等谓买时实不知情，乃必无之事，此等狡狯伎俩岂能欺人乎？况已人赃并获，偷贩之罪实无可辞，亦伊等所自取，但究非与高朴通同贩卖，尚可末减。若将此七人治罪，则前此私贩回疆玉石之人转得漏网，亦非情法之平。今该犯等所贩之玉俱已查明入官，亦足以儆辜，无庸另行治罪。吴芭洲等现据该抚奏明解京，俟解到时，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覆讯供词，如果无虚捏，即行奏闻释放。昨陈辉祖奏于襄阳盘获玉商杨添山等十七名，解到时亦著详悉研鞫是否与张銮、赵钧瑞同伙，或不相干涉，讯取确供，分别办理具奏。其现在或有续获者，亦照此办理。此乃朕格外之恩，凡属商众，俱当感激改悔。若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私赴新疆偷贩玉石者，一经查获，即照窃盗满贯例计赃论罪，不能复邀宽贷矣。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卷1070 3—5页）

又谕：昨召见雅德，据称回子伯克每日俱上大臣衙门，每见必叩头行礼，殊属非是。中国之待外藩，原有定制，并不在接见间过事森严。如高朴之贪婪勒索，使回人含怨，若非知之早而办之速，恐不免激成事端，岂仅礼仪隆重即能慑服人心耶？明季文臣识见浅陋，太率重文而轻武；其武臣又重内而轻外，每将沿边部落恣意欺凌。及致酿成变故，则又束手无策。即如明将军李成梁与本朝构衅，我太祖、太宗躬行天讨，守边官吏各皆退避，苟且弥缝，终至困败，其明鉴也。今当国家全盛之

时，外藩畏服威德，朕抚驭怀来，回子等无不感恩知法，不敢稍怀异心。然而必命大臣前往驻扎者，乃国家亿万年之计。我后世子孙不可不善体朕意，将所定成法永远遵守。寻常之见，必以为回子每见大臣叩头行礼，体统森严，亦所应尔，此特未尝长计远虑耳。若不思患预防，其弊甚大。所谓涓涓不已，将成江河是也。且大臣等果能正己率属，恩威并施，伊等自然悦服。倘回子伯克干犯法律，据实参奏，小则降革，大则予诛，亦不为过。若徒倚恃尊严，欺凌作践，断乎不可。现在准噶尔回人年班入觐，朕施恩优待，厚加赏赉，与内扎萨克无异。大臣等办理新疆事务，回众皆其属下，乃不以恩礼相待，岂抚绥远人之道乎？不但见回子伯克等不可如此，即土尔扈特、金川番子见大臣，亦不可如此。著交军机大臣，将各回城伯克及土尔扈特、金川番子等谒见大臣仪注一并妥议具奏，并将此旨缮写一通，交尚书房谕阿哥等知之。

（卷1070 3—9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己丑（1778.12.21）

又谕：据永贵奏到审办高朴一案情形各折，其酌定玉价一事实属不妥。前此商人等偷玉私贩，皆因变卖官玉，借端影射。今高朴勾串奸商，贼私狼籍，虽属从来所未有，亦实因有此变价而起也。既经尽法惩治，不可不彻底严禁，以杜将来。若仍许商人承买官玉，是显留罅隙，为奸商作弊之地，断不宜如此办理。至所云挑剩之玉方行发售，如实系质低色青者，谁肯承买？若其中稍有通融，日久又成弊窦。且定价听商人贸易，则与盛京、吉林之商卖人参何异？人参本系药品，人或藉以治病，且系陪都所产，久经如此流通，尚属无妨，今玉块采自回疆，其地为新辟幅员，若许商人售贩，实不成事体。设为较量锱铢定价，更属小器，非外域所宜

办。朕意现有之玉莫如勻作数年概行解京，不必分定成色招商承买及令官兵缴价获利，并不必赏给回人，致滋流弊。永贵此时如尚未办及，最为妥善；如已招商发卖及官兵认买者，仍行撤回；惟已赏给回人者即不必撤。况既已严禁商人买玉，回人即得有玉石，亦难转售。嗣后凡采玉回人，量其多少美恶，或腾格、或绸缎布匹量为给赏，伊等转得实济。该处存贮钱文、绸布等物均属宽余，尽堪赏用。至官兵更不必赏买。叶尔羌之兵与喀什噶尔、阿克苏相同，各处既无此赏赉，何独叶尔羌兵丁于以优恤？亦非平允之道。总之，密尔岱山竟宜永远封禁，或回人赴山偷采，惟当令守卡兵丁严行稽查，一经盘获，即将人赃一并解送该管大臣处严行究治。如果能实力巡查盘诘，私玉自不能偷越。其守卡兵丁、回役，亦视其所获之玉多寡美恶，量为赏赉，官兵、回役当益知感奋，于事更属有益。至和阗之玉，似亦可停止二年更为妥协。或恐回人私赴河内捞采，虽禁止亦属有名无实，则不妨仍旧。著永贵悉心筹画，奏闻办理。又，昨经军机大臣审讯张銮，据供伊等向俱在阿克苏私买玉石，或与回人交手，或内地商人在彼开铺收买。其地为回城售卖玉石之地，且满洲兵丁一城，回人一城，中间相隔即买卖街，玉石皆聚于彼，其地甚属紧要。且商人路引皆自乌什总领，在彼临时给发，该处仅系乌什大臣派游击等官一员在彼办事，未为妥协。著永贵悉心酌量，如阿克苏应特派内地大臣一员驻扎稽查方为有益，永贵即速奏闻，候朕酌量派往。至高朴家人沈泰情罪亦甚重大，如尚未正法，即派委妥员严押解京处究，沿途小心管押，勿稍疏懈。其抄出高朴书籍，不必在彼变价，即行附便解京查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仍著由六百里覆奏。

又谕曰：勒尔谨奏拿获高朴家人常永之车夫马万金、马士实、马万龙等，讯据供称于九月初二日携带玉石行至大河驿，

有管马号长随萧姓盘诘来历，捎留玉石一车，索银一千两等语。萧姓长随以管理马号之人，乃于马万龙等装载玉石经过胆敢讹索千金，辄行私放，情罪甚属可恶，不可不严行惩治。著传谕勒尔谨等即将萧姓长随速行拿获，派委妥员沿途小心管解，毋稍疏懈。至大河驿系何州县所管，该员纵容长随婪索多赃，纵放私玉，其获咎甚重。著该督等即速查明严行参奏，所有失察之该管上司，并著查明一并附参。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吏部尚书永贵奏：据色提巴尔第禀称，密尔岱山产玉地方有奇盘、舒克苏二处最关紧要，应专派员管辖；查塔克伯克玉素布、舒克苏伯克布塔雅尔人俱结实，请即派令巡察，如能实力防范，三年无事，请以应升之缺奏补；再，该处卡座向系大臣派委侍卫验放，请嗣后另派大伯克一员同驻防守等语。应如所禀办理。至各处埋藏私玉一时难尽搜查，应咨令各城大臣通行晓谕，如能自首者，玉石入官，免其治罪；若不自首，经人发觉，除照例治罪外，将玉变价一半入官，一半赏给出首之人。谕军机大臣等：据永贵奏防范密尔岱山私行采玉一节，除已降汉字谕旨外，其专派玉素布、布塔雅尔管辖并添派大伯克坐卡之处，均如所请行。至高朴现已正法，私行采玉之事悉委之高朴，伊固不肖之徒，而伊未至叶尔羌以前鄂对等即有玉石，可见已非始自高朴。今查阿布都·舒库尔家产，藏匿物件甚多，则鄂对藏匿物件谅亦不少，当一并严查。著传谕永贵遵照办理。

（卷1073 17—21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壬辰（1778.12.24）

又谕：据常喜奏称去年在库车拿获私玉一千六百余斤，当即请示绰克托解往叶尔羌变价等语，殊属非是。常喜驻扎库车专任办事，拿获私玉理应即行具奏，因何听从绰克托指示私自

消弭？常喜著交部严加议处。此外如叶尔羌及哈密各处驻扎大臣俱系专城办事之人，著传谕伊等，遇有应奏事件即当据实入奏，不可如常喜所为，自取罪戾。

（卷1070 28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癸巳（1778.12.25）

谕：从前各城回众，于厄鲁特时派喀喇罕前往驻扎，受其种种苦累，复被霍集占兄弟任意扰害，回子等甚属难堪，朕因怜悯西城群生，特移平定准部之兵前往平定回部，安抚地方，即于各城分驻官兵，并派钦差大员经理其事，是以回子等赖以得就生理，各安本业。后素诚在乌什不知爱养回人，且与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任意滋扰，于私事辄行派累差使，以致回人怨愤激变，复经派兵平定。迄今二十年来，各处办事大臣均知守法，抚辑地方颇属宁谧。不意高朴又与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朋比为奸，恣意勒索，希图渔利，私行派拨三千余人往密尔岱山采取玉石，伙通奸商潜赴内地售卖，而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亦冀携带伊等私玉，遂告知高朴，复凑派二百余人，至令回子力不能支，各怀怨恨，实非意料所及，殊堪骇异。幸色提巴尔第感激朕恩，念地方紧要据实呈告，永贵即秉公参奏，其事始得败露，彻底查办，以肃法纪而辑回民。若再迟一二年不办，安知不又有如乌什从前之事耶？今已将高朴并怂恿附和之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等审讯明确，均于彼处正法，并将协同办事之淑宝及派往密尔岱山采玉之达三泰、瞻徇未奏之乌什参赞大臣绰克托等亦俱拿交刑部治罪。其与高朴代赴苏州贩卖玉石之商人张銮、赵钧瑞及高朴家人李福、常永、沈泰，均经查明解京严讯，从重办理，以昭炯戒。并因色提巴尔第据实控告，赏给贝子职衔；永贵秉公参奏，亦仍擢用尚书。又念回子等屡被扰累，甚为可悯，因将高朴所有派累之腾格、普尔，令

其于官项内动支照数拨还，其派出采玉之回子三千余人所有明岁应输钱粮，概行蠲免。今经此番整理，嗣后自无人复敢似此恣意妄行。第恐日久仍有负恩不法如高朴及鄂对、阿布都·舒库尔者，尚不能保其不滋生事端，必须酌定章程，方可遵行永久，不致稍有流弊。因特降谕旨，将密尔岱山采玉之例永行禁止，交色提巴尔第管理以绝滋扰。又将叶尔羌、和阗所采废玉停其变价，概行送京，以杜藉端冒滥之弊。此等事之紧要者，节经朕洞鉴酌定。其微细条例，必须相度地方情形筹画办理。其应作何防范偷采玉石、不致扰累，俾回子等各安生理等事，已谕令永贵定议，俟其具奏到时另降谕旨外，朕办理庶务一秉大公，惟视其人之自取，从不肯稍存成见。驻扎各回城办事大臣、官员、伯克等果能仰体朕爱养回众之至意，善为抚驭，于伊等应行输纳官赋之外毫不多为派累，俾新疆回众永享升平，方不失满洲体面，副朕恩眷。倘有肆行扰累，不知体恤抚育，恣意勒索，致令回子心存怨望，酿生事端，朕必重治其罪，断不稍为宽宥，高朴即其榜样也。近复谕令军机大臣将各城伯克每日上衙门及大臣接见伯克礼节另行酌议，向后自不至复有往来交结之事。如将来伯克内仍有如鄂对及阿布都·舒库尔之营私作弊，该管大臣能据实参奏者，除讯明将该伯克从重治罪外，必将持正之大臣加以奖赏。若大臣中有如高朴之贪黩狼籍、敛怨于人，伯克等有能如色提巴尔第之据实告发者，一经审实，亦必将该伯克照色提巴尔第格外施恩。将此传谕各回城驻扎大臣、官员及伯克等，俾各凛遵奉行。

（卷1070 29—33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壬寅（1779.1.3）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赵钧瑞供称乾隆四十年叶尔羌因雅德、玛兴阿俱有发卖官玉万余斤，所以陆续收买四千二百余

斤，俱经给有官票等语，现谕永贵详细查奏。兹复询据雅德称四十年间采办大玉除挑选进呈外，其余零碎平常玉块，于折内声明，照例变价，分给官兵认买，尚未奉到朱批即奉调喀什噶尔；所有叶尔羌官玉变价之事，系玛兴阿、淑宝接办等语。此项玉石虽经雅德奏明变价认买，但原定之价为数过轻，若再照高朴所定之价出售，则伊等渔利尤重，更不成事体矣。总之，发卖官玉实开影射私玉之端。从前所办本属未妥，而日久弊滋，遂致高朴勾串官商贼私狼籍若此，不可不彻底严惩。至叶尔羌官兵与喀什噶尔、阿克苏无异，劳逸亦同，何以他处俱无，独叶尔羌酌赏？亦未平允。永贵前奏仍欲官为变价，是未知去弊之根源也。前已谕令永贵，嗣后将官兵、回子议给赏玉之处一并停止，并谕知永贵将密尔岱山即行永远封禁，丝毫不许夹带偷漏，方为正本清源之道。永贵深体朕意，妥议行之。至玛兴阿等从前办理此事，是否照所定官价发卖，抑系轻价收买官玉，重价发给商人，从中牟利染指，及雅德尚未经手即交给玛兴阿办理之处是否确情，并著永贵详悉确查，据实迅速覆奏。所有军机大臣询问雅德奏片，并著抄寄永贵阅看。

（卷1071　1—2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癸卯（1779.1.4）

又谕：据索诺木策凌奏，查讯密赖里木所控吐鲁番郡王素赍瑞向回人科敛银两、挑选幼女等情，种种属实，素赍瑞肆意妄为，自应革去王爵实办。但由彼处革其王爵，则似大臣等过于权重。著传谕索诺木策凌，接奉此旨晓谕素赍瑞，言此事业经奏闻交部办理，将伊及所有应质人犯派员解送来京，沿途密为防范，毋致疏脱。

（卷1071　5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丙午（1779.1.7）

谕军机大臣等：据永贵奏审拟高朴一案、将达三泰拟以斩决、委员解京办理一折，已批交该部议奏矣。达三泰系该处办事司员，乃敢怂恿高朴派累回人，开采玉石，串商牟利，伊即从中婪索多金，实属助恶之尤，情节甚为可恶。伊与高朴之罪，虽斩决不足蔽辜。但律止于此，更难加重，然亦不值解京办理。著传谕勒尔谨，即派大员前往嘉峪关一带，俟达三泰解至何处，即于该处将该犯正法，并将其尸骸抛弃野外，不准收殓，以示惩儆。

（卷1071 11页）

定伯克等官谒见驻扎大臣仪注。军机大臣议覆：嗣后回子伯克等除回事外，定于每月朔望日谒见驻扎大臣，寻常不准私谒。其相见仪注，伯克中兼公爵、贝勒、贝子者，大臣加礼貌；阿奇木、伊沙噶及四五品伯克初次谒见请安、朔望及因公进署，不准叩头；六品以下伯克，大臣初到，公谒准叩头，常时不叩头；土尔扈特王公、贝子等，以常礼见；台吉以下，侍坐随行；金川各土目，照屯练礼行；明正各土司，按其品级，照伯克礼行。从之。

（卷1071 12页）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甲申（1779.2.14）

谕军机大臣等：据索诺木策凌奏称遵旨将素赛璘解京审讯后，交院照例定罪，加恩留其王爵，予以罚俸等语，所见尚是。素赛璘到京时，著军机大臣会同该院定拟具奏，再降恩旨。因思额敏和卓自康熙年间归顺安插瓜州，后以军功封爵，令回原游牧居住，其后瓜州随往之人乃伊真正属下。至吐鲁番本系准噶尔地方，属莽噶里克管辖，后莽噶里克被杀，始归额敏和卓。此皆国家兵力威服，与伊无涉，况吐鲁番系回城冲要，令伊等世守，难保无事。今素赛璘既经获罪，即当乘机办理。

朕意将额敏和卓地方旧日属人仍令管辖，其余地方俱令撤出，另放阿奇木伯克。索诺木策凌尚属晓事，著谕令酌量情形妥悉筹画。

（卷1073 21—22页）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甲子（1779.3.26）

又谕：据索诺木策凌奏称接奉谕旨，令将额敏和卓所管莽噶里克属下回民撤出，另设阿奇木伯克管理，查从前莽噶里克所管回民编入额敏和卓佐领者仅十九户，余俱移驻伊犁，将此十九户撤出另设伯克，不成部落，请并入素赍瑞所管回户内，作为素赍瑞属下安插鲁布沁，其余回众全部撤出，仍往吐鲁番烈木沁、辟展、托克逊、哈喇和卓等处，酌设伯克管束；再，吐鲁番系居中之地，田肥水足，请建城拨满兵驻防；裁辟展大臣，请旨另放领队大臣一员驻扎吐鲁番等语。朕以吐鲁番等处为通乌鲁木齐扼要之区，彼处回民众多，若令素赍瑞管领，延及世世，所领回民益多，非经久之计。素赍瑞现既获咎，应乘此时整顿，故特降谕旨，令将前在瓜州随额敏和卓、后复派往本游牧旧属人仍留与素赍瑞管理，其余莽噶里克旧领人地悉撤出，照布固尔、库车等处例另设伯克管理。今阅索诺木策凌所奏，莽噶里克旧管回人只十九户，归额敏和卓管束，撤出另设伯克不成部落，请并入素赍瑞所管回户安插。查素赍瑞现管回户虽非莽噶里克属回，然系节次施恩著额敏和卓管领者，并非素赍瑞正项属人，即撤出分拨亦无不可。但未审回民果否情愿？于伊等生计果否有益？永贵此时谅已至辟展，著传谕永贵会同索诺木策凌详悉筹议具奏。再，素赍瑞现已到京，命军机大臣等另行拟办矣。朕意欲留彼在京，不行遣回。至吐鲁番建城驻兵，裁辟展大臣，设领队大臣驻扎吐鲁番，尚非今

日急务。均著传谕永贵与索诺木策凌一并熟筹，定议奏闻。

（卷1076 24—25页）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戊辰（1779.3.30）

又谕：昨素赍瑞到京，经军机大臣等审实阁割家人、复致于死等情，照例定拟革去郡王。朕念额敏和卓著有前劳，意欲加恩将素赍瑞郡王降为贝勒，仍罚贝勒俸五年，留京居住。但伊游牧回众须扎萨克管束，今授素赍瑞为贝勒，伊游牧复另放一扎萨克，伊家转幸邀添一官。因欲将素赍瑞留京，其恩袭之爵选伊弟一人承袭，即作为扎萨克驻游牧管束属人。著将审拟素赍瑞奏折暨朕欲降恩旨一并寄与永贵、索诺木策凌阅看，俟将素赍瑞诸弟内拣选有人奏到时，再降谕旨。此事务须严密，不可泄露。将此传谕永贵、索诺木策凌知之。

（卷1076 31—32页）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癸酉（1779.4.4）

军机大臣等议覆：调任乌什办事大臣永贵奏称，乌什领队大臣现移驻阿克苏，所有一切事宜应筹定。一、兵、商民经过阿克苏赛哩木城应换路引，向系阿克苏绿营游击领乌什参赞大臣预用空白印票临时填给，报参赞大臣察核。今既移驻领队大臣，即应由领队大臣更换。请交部以清汉文兼回字三体字铸给驻扎阿克苏办事乌什领队大臣钤记，从前库存阿克苏办事大臣印缴销。一、阿克苏赛哩木城中驿站及回众交纳官粮并一切斗殴事件，向由该城绿营首领官承办。今既移驻领队大臣，即应就近交办。应报者仍报参赞大臣。一、阿克苏向无驻防满兵，只绿营兵一百。今移驻领队大臣，请由乌什调驻满兵五十，酌派章京、骁骑校二员管束，并调笔帖式一、贴写二承办档案。其官兵住房酌添三四十间。一、乌什领队大臣向与参赞大臣同城，遇奏事及咨行事件俱同列衔，今移驻阿克苏，相距较

远，请嗣后咨行事件概不会衔。其应奏事件，参赞大臣及领队大臣商办者仍同列衔，余俱专折具奏。从之。

（卷1077 2—3页）

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伊犁铸钱每岁由南路各回城办铜配铸，搭放兵饷。嗣因乌什库存停运叶尔羌铜并喀什噶尔旧存铜先后运到，奏明加铸。复因加铸铜尽，奏明委员赴哈尔海图地方试采。现计获铜九千一百余斤，请每岁拨一千五百斤交宝伊局加铸。报闻。

（卷1077 3—4页）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甲申（1779.4.15）

又谕：前据博清额等奏将回商穆金福等暂留库抡，如开贸易，只赏六个月口粮；不开贸易，再给往返十四个月口粮等因，已批发准行矣。今详察俄罗斯情形，难与交易。若久令穆金福等在库抡守候，亦无常给口粮之例。著传谕博清额等，即照前奏酌赏口粮遣回本地。此项赏银在库抡所存呼图克图商上动用，俟索琳应赔款项交部时，再发库抡还项。

（卷1077 41页）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丁亥（1779.4.18）

谕军机大臣等：据勒尔谨奏兰州府循化同知所辖之郎家族番民惨杀撒拉回民多命、获犯审拟、分别正法、发遣一折，所办总不成事，已于折内批示矣。此案郎家族番人惨杀回民五命，且敢将被杀之尸剥皮支解，凶恶已极，自应将现获各犯严讯明确，即于番境集众正法枭示，庶足以警凶顽而戢残暴。乃该督获犯审办时致令监毙五名，已属幸逃显戮，及审讯拟罪，仅将者黑隆本、乙舍完的二犯请即行正法，余犯七名改发伊犁为奴，实属姑息。至该番头人虽于事后将凶犯绑缚献出，然其平日约束不严，致所属番人凶横不法若此，自有应得之咎，勒尔

谨何竟置之不问？亦属疏漏。至勒尔谨一闻循化同知禀报，自应即差大员带领兵役前往缉捕，乃先遣通丁喇嘛往谕，继则操演枪炮藤牌遥示兵威，实觉可笑。该督从前查办河州王伏林一案颇能妥速，今办此案舛谬无能，与前案如出两人，殊不可解。勒尔谨著传旨严行申饬，仍著将拟遣各犯俱行押赴番境，同者黑隆本、乙舍完的一并正法示众，并将该头人拟以管辖不严之罪，酌令罚赎，俾知凛畏，庶足儆戒将来。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仍将办理情形即行覆奏。寻奏：遵旨将原拟发遣伊犁为奴七犯改同者黑隆本、乙舍完的委员押赴番境正法示众，并传饬该头人约束不严之罪，令其罚赎。得旨：览。

（卷1078 5—6页）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戊午（1779.5.19）

军机大臣等议准：库车办事大臣常喜奏称叶尔羌等处商贩私玉有自首一项前经高朴奏准，凡商民、回人埋藏隐匿者如自行首报，一体给与照票携带售卖。闻此项玉石尚多，恐奸商影射渔利，应令叶尔羌大臣查明给过照票若干，斤重、块数若干，如已携带起身，传知口里口外于验票时截留，照票追缴；未起身者，查出入官，俟官玉起解时搭解。从之。

（卷1080 6页）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己未（1779.5.20）

军机大臣等议覆：乌什办事大臣永贵、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奏称，额敏和卓之子色伊普拉因伊兄素赛瑞获罪，请将所属回众拨出，另派员管束。应如所请。除将哈喇和卓及罗布诺尔一带二百数十户仍令色伊普拉管束外，其邻近吐鲁番之数百户应令原设之伯克管束。又据称种地兵丁由内地调拨，修城兵丁由嘉峪关调拨，驻防满兵由乌鲁木齐余丁内派往，并请设领队大臣一员统辖。亦应如所请。将辟展办事之

大臣作为领队大臣移驻吐鲁番，其领队大臣员缺或以伯忠补授，或另行简放。请旨遵行。得旨：补放领队大臣另降谕旨。余依议。

（卷1080 8—9页）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癸丑（1779.7.13）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去年哈萨克阿布赍遣使鄂托尔齐到伊犁请兵攻取塔什干进献，并赍晳文一张，臣等察其狡诈，曾饬令回去。今年哈萨克售卖牲畜来时，适有回人巴巴和卓同来，因闲问哈萨克近事，据云去年阿布赍遣鄂托尔齐曾带印文赴塔什干地方，称言大皇帝降有谕旨，将塔什干贡赋赏给阿布赍取用，现有印文可凭；塔什干之伯克等先已应允，并留鄂托尔齐之子为质，将鄂托尔齐遣回，迨众回人等集议，始知实系冒索，被伊欺哄，遂将鄂托尔齐之子杀戮泄忿；嗣后阿布赍遂不遣使再来等语。查阿布赍狡诈多端，始则欺罔臣等，继复伪托印文图取塔什干财赋，觉察之后妄念始息，是其性情诡谲，将来仍恐不无设法遣人再来之事。倘再来时，臣等酌量情形驱回。得旨：甚是。知道了。

（卷1084 1—2页）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己卯（1779.8.8）

军机大臣等议准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奏称满洲官兵移驻吐鲁番各事宜：一、哈喇和卓迤东九百余户、罗布诺尔二百余户，令额敏和卓之子管束；吐鲁番迤西七百余户，令原有之伯克管束，雅木什所居七百余户，令原有之扎齐鲁克齐等管束，其滋生之七百余户，令伊斯堪达尔管束。均归领队大臣总统。其户口清册仍由乌鲁木齐都统报部，以备查核。一、辟展等处可耕之田二万一千亩，较回人田地俱远，应即作为屯田，将修城之七百兵丁分编七屯，令其耕种。一、管

理吐鲁番驻防满兵领队大臣印信，由部铸给清字、汉字及回子三体字样。其印信未至之前，仍暂用辟展办事大臣印信。满兵屯田及回人等应奏应行事件，均呈报乌鲁木齐都统详查会办。一、辟展同知应移驻吐鲁番。所属地方事向由镇西府详道，惟但该府驻扎巴里坤，相隔数站，往来需时。应令径呈该道，由道转详乌鲁木齐都统。一、吐鲁番满兵驻防有旗民交涉事件，应设理事通判一员，将现在同知作为满缺，兼管通判事。至稽查地方贼盗、仓库等事，另添巡检一员。此缺行文陕甘总督，若内地有应裁之缺，自行查办。其同知、巡检关防图记由部铸给。一、吐鲁番满兵五百名分为八旗，二旗合一佐领，共四佐领。其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四缺，令其督率兵丁操演，并添协领二员弹压。协领图记由部铸给。一、吐鲁番领队大臣处应定笔帖式缺，请将辟展办事大臣处主事一员裁汰，只留印务处笔帖式二员。至管台笔帖式，均由该营兵丁内选用。其余额外者请裁。升转年限照乌鲁木齐办理。从之。

（卷1085 25—27页）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己巳（1779.9.27）

又谕：据英廉奏拿获富新仓花户李老等向关米领催多索钱文及民人杨老等在仓门口重利放帐一折，已交刑部审究矣。该犯等于关放甲米之时，胆敢以放给好米为词向各领催等吓诈，多索钱文，每米一石于例给四十文之外，多索钱至一百六七十文，情节甚属可恶。至民人杨老等即于仓门放帐盘剥，自朝至暮获利加一，亦属不法。均应从重惩治，俾奸徒稍知敛迹。著传谕刑部堂官，即提集各犯严加讯究，从重定拟具奏，并将各犯等于应得罪名外，仍枷示仓门数月，俾众共知惩儆。寻奏：花户李老、陈大藉词放给好米诈索多赃，回民杨老、杨六、康七乘各领催关米需用重利盘剥，均属目无法纪，俱应从

重发往乌鲁木齐给种地兵丁为奴。先行枷号四个月，游示各仓，惩一儆百，满日发遣。从之。

（卷1089 5—6页）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庚午（1779.9.28）

谕：据申保等奏驻扎各回城大臣等俱挑选回人以为亲随，惟乌什、阿克苏二处向无其例；今阿奇木伯克阿勒呼哩等率领众伯克等叩请，情愿于乌什挑选回人八名，阿克苏挑选回人十二名，充当亲随等语。乌什、阿克苏虽应挑选回人以为亲随，但挑取十数名为数过多。著交申保、景福，乌什居住回人较少，准挑五名充当亲随。其阿克苏居住回人既多，准挑八名充当亲随。

（卷1089 8页）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癸未（1779.10.11）

命辑回部王公表传。谕：昨朕降旨，以内外扎萨克自皇祖、皇考及朕即位以来服勤奋勉，勋猷卓越者甚多，交国史馆会同理藩院追溯伊等从前劳绩编纂表传，以垂永久。兹念各城回人自投诚以来宣力军前，封郡王、贝勒、贝子、公爵者亦有其人，宜一体加恩，编纂表传。著交该院查其内实心效力、立有军功者，会同国史馆，照蒙古王公编纂表传，以示朕一体矜恤回部臣仆之意。

（卷1090 3—4页）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辛巳（1779.12.8）

谕：据伊勒图奏称有来伊犁贩卖牲畜之哈萨克帕勒频等带有卓勒齐文书，其封面纸上有回字、俄罗斯字各一段，译出阅看，知是阿布勒比斯有事欲遣伊子布普往俄罗斯，先致书于彼，此系俄罗斯所付回书，谨将原书呈奏等语。哈萨克原有二心，伊虽已臣服于我，而俄罗斯亦系大部落，与伊接

壤，哈萨克不免疑虑两顾。今观哈萨克阿布勒比斯欲将伊子遣往俄罗斯托奔城请示于俄罗斯，则伊又欲归附于彼，其意显然。此事虽不甚关紧要，仅可作为不知，置之不议。但从前阿布赉来投时，俄罗斯曾有书来言阿布赉系伊处之人，不可收留，朕亦敕覆以"阿布赉系尔之人，尔等如善为抚驭，必不来投我。今既不能使之安居乐业，致伊等投降我国，即系我国之人，抚之柔远之意，岂能却之？尔又岂可干与乎？"看来此等俱系无定之人，此际再有投来者，恐俄罗斯等咨呈领取。著将从前敕覆俄罗斯之文抄录一份寄与伊勒图知之。将来如遇此等事，办理亦得主意。并将现翻出回字、俄罗斯字书札一并寄于阅看。

（卷1094 1—2页）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丙申（1779.12.23）

乌什办事大臣申保奏：内地安民之道以察吏为先，抚育新疆回众亦不外此。查叶尔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中，富兴有守有为，抚驭回众举动大方；舒泰、玛兴阿感激天恩奔瑕录用，亦俱奋勉；敦福为人谨慎；其余诸臣皆勤于公事；和阗领队大臣德风、法灵阿颇能办事；阿奇木伯克鄂斯璸能令回众感戴；再，布鲁特等游牧，南北两路生计近皆丰裕。得旨：嘉奖。

（卷1095 2页）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乙卯（1780.1.11）

又谕曰：申保等奏称审出库车阿奇木伯克阿卜都·哩蒂卜苛派所属回人，并纵放回奴呢雅斯等赴各乡村勒索牛马羊钱，稍不如意即行捆打等语。从前申保等参奏库车阿奇木伯克阿卜都·哩蒂卜虐使回民，该部拟以发往伊犁，具奏时，朕以阿卜都·哩蒂卜苛索物件尚属无多，因特加恩免其发往伊

犁， 仅发乌什充当苦差。 今申保等复又究出苛索之事甚多。著传谕申保等不必遵前旨办理， 将案内人犯确审， 照例定拟具奏。

（卷1096 7—8页）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乙酉（1780.2.10）

上御紫光阁，赐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台吉并金川土司等宴。

（卷1098 9—10页）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辛卯（1780.2.16）

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 台吉、 直隶官员及回部郡王、台吉并金川土司等茶果。

（卷1098 19页）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壬辰（1780.2.17）

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 台吉、 直隶官员及回部郡王、台吉并金川土司等茶果。

（卷1098 19页）

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 台吉、 直隶官员及回部郡王、台吉并金川土司等食。

（卷1098 20页）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甲午（1780.2.19）

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直隶官员及回部郡王、台吉并金川土司等茶果。

（卷1098 20—21页）

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丁丑（1780.4.2）

谕军机大臣曰：申保等奏称库车回众轻视常喜，请派一能清语办事之大臣前来更换等语。常喜在库车既不足以服众，著即来京。库车系回子伯克适中之地，关系紧要，已降旨调景福

前往，令乌什哈达补授阿克苏领队大臣。但乌什哈达更事未深，阿克苏距乌什甚近，一切事宜申保与乌什哈达商酌办理，惟期于事有裨。将此寄谕申保、乌什哈达知之。

（卷1101 18页）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壬子（1780.5.7）

又谕：山东民风向称朴愿，但各州县风气良莠不同。近年以来，如寿张县有奸民王伦聚众谋逆，随经调兵剿捕，方得焚歼渠魁，扑灭余党。今寿光县又有魏塾妄批《江统徙戎论》至以今之回教比拟晋之五部，其荒诞悖妄，极为不法，现在亦经尽法惩处。看来二县民风刁横，甚为难治。著传谕国泰遇□寿张、寿光两县缺出，务择精明强干之员奏明补授，以资治理。如此二县内有部选之缺，即著查明，奏请改为题缺。

（卷1104 3—4页）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己丑（1780.8.12）

谕曰：申保于赛哩木、沙雅尔两处所遗阿奇木伯克员缺并未拣人奏请补授。阿奇木乃统理一城事务之人，一经缺出，即当拣人奏请补授。如内地府道，朕尚知其贤否，有记名者。若回部伯克之贤否，朕安得知之？向来阿奇木缺出，该城大臣于众伯克内拣选数人奏请补授，其中开注谁优，朕即将谁补授。回部各城驻防大臣当择其好者保奏，不可稍有瞻徇。若将不肖之人瞻徇妄保，日久滋事，较内地妄保府道者加倍治罪。著将此通谕驻防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哈喇沙尔、库车、哈密等大臣遵旨办理。再，从前申保奏请补放沙雅尔阿奇木伯克，开列回部伯克名单内尚有伯克六名，若从此内补放二人，又不知其贤否何如，将此单一并交申保等拣定请旨。

（卷1110 25—30页）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癸巳（1780.8.16）

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土尔扈特贝子沙喇扣肯及年班回部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贝子色提巴尔第等十一人、喀什噶尔四品噶匝纳齐伯克爱达尔之子乌鲁克等三人入觐。

（卷1111 1页）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庚子（1780.8.23）

上御万村园大幄次，赐班禅额尔德尼及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贝勒、额驸、台吉、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土尔扈特贝子沙喇扣肯及回部阿奇木伯克贝子色提巴尔第等十一人、喀什噶尔四品噶匝纳齐伯克爱达尔之子乌鲁克等三人、金川木坪宣慰司嘉勒灿襄康等四十四人宴，赏赉冠服、金银、缎匹有差。

（卷1111 10页）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辛丑（1780.8.24）

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等四人、土尔扈特郡王色楞等二人入觐。上御卷阿胜境召见，并同班禅额尔德尼及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贝勒、额驸、台吉、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土尔扈特贝子沙喇扣肯及回部阿奇木伯克贝子色提巴尔第等十一人、喀什噶尔四品噶匝纳齐伯克爱达尔之子乌鲁克等三人、金川木坪宣慰司嘉勒灿襄康等四十四人赐食。

（卷1111 10—11页）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壬寅（1780.8.25）

乌梁海散秩大臣伊素特等三人入觐。上御卷阿胜境召见，并同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贝勒、额驸、台吉、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等五人、土尔扈特郡王色楞等三人及回部阿奇木伯克贝子色提巴尔第等十一人、喀什噶尔四

品噶匝纳齐伯克爱达尔之子乌鲁克等三人，金川木坪宣慰司嘉勒灿襄康等四十四人赐食。至乙巳皆如之。

（卷1111 13页）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戊申（1780.8.31）

上御卷阿胜境，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贝勒、额驸、台吉、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等五人、土尔扈特郡王色楞等三人、乌梁海散秩大臣伊素特等三人、回部郡王霍集斯等及阿奇木伯克贝子色提巴尔第等十一人、喀什噶尔四品噶匝纳齐伯克爱达尔之子乌鲁克等三人、金川木坪宣慰司嘉勒灿襄康等四十四人食。至辛亥皆如之。

（卷1112 2页）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戊午（1780.9.10）

上御卷阿胜境，赐班禅额尔德尼及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贝勒、额驸、台吉、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等五人、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等九人、乌梁海散秩大臣伊素特等三人、回部郡王霍集斯等及阿奇木伯克贝子色提巴尔第等十一人、喀什噶尔四品噶匝纳齐伯克爱达尔之子乌鲁克等三人、朝鲜使臣锦城尉朴明源等三人、金川木坪宣慰土司嘉勒灿襄康等四十四人宴。

（卷1112 17—18页）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丁丑（1780.9.29）

刑部议奏：凡分赏为奴回犯及军营带来回子，俱令本主呈明各该旗分别入册。如有转卖他户及分送亲戚者，亦令受主呈明入册，不得私相辗转易主。违者，将本主均照违令律议处。再，此等为奴人犯，伊主应严加管束。如有在外行凶为匪情事，将不行约束之伊主照例罚俸一年。至回子人等有设立佐领、骁骑校属内务府管辖者，有属理藩院管辖者，如回众等

在外滋事，其失察之该管官亦分别议处。从之。

（卷1114 2页）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庚寅（1780.12.11）

又谕：据佛德等奏哈密郡王衔贝勒伊萨克出痘身故。伊萨克老成谨慎，素能约束所属回人，今闻遽逝，深为轸念。著加恩赏银三百两俾办丧事，即交佛德等于彼处库贮银两支给。

（卷1119 1页）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乙未（1780.12.16）

又谕：据伊勒图等奏今年伊犁种地回子等应交米粮俱已全数纳交，请赏给阿奇木伯克鄂罗木哨卜等缎匹等物等语。著照所请，赏给鄂罗木哨卜等以示鼓励。

（卷1119 7页）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丙申（1780.12.17）

谕：申保著调补伊犁参赞大臣。绰克托著授为参赞大臣，前往乌什总理各回城事务。绰克托到彼时，申保再前往伊犁。

（卷1119，7—8页）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己亥（1780.12.20）

谕军机大臣等：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驳申保请于伊犁等处照南路乌什之例行使普尔钱文之处无庸议一折，所驳是，已依议行矣。伊犁鼓铸清钱，回部则沿用普尔，原以顺俗从宜，各因其便。如果叶尔羌、喀什噶尔二城库贮普尔壅积，一时难以疏通，何妨暂行停铸，将年获铜斤解送伊犁，俾该处多铸以期流通？乃申保转欲使伊犁等处亦从回俗改用普尔，无论一以当十、多寡悬殊、兵民未便，且亦不成事体。申保于此事并未通盘筹画，而徒张皇其词以图见长，殊属非是。申保著传旨申饬。其折内称叶尔羌、喀什噶尔为“叶、喀二城”，乃书吏省文恶习，最为可厌，早屡有旨，申保岂不知之？已令军机大臣改

正矣。并将此输令知之。

（卷1119 12—13页）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庚戌（1780.12.31）

又谕曰：绰克托前已授为参赞大臣前往乌什总理回城事务，并加恩赏戴花翎。

（卷1120 1页）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己卯（1781.1.29）

谕曰：蒙古中内扎萨克皆太祖太宗创业之初由原部落率所属之人投诚而来，屡次随征出力，是以表其功勋，分别封为王、公、扎萨克，皆予以世袭罔替字样炳著于册封诰命。喀尔喀虽皆被准噶尔台吉噶勒丹逐出之后于康熙年间始行投诚，然是时已同封为王、公、扎萨克，迄今将有百年，俱为我大清之旧属人矣。但彼原得诰册，予以世袭罔替字样者少，袭爵时该院必照例请裁，虽原立勋封皆朕所洞悉，每次均予以原得爵品，但恐历年愈久，不及详察其起初功绩即照例减削，使不得世受国恩，实无以副朕抚育旧属之心。即使袭予原爵原品，亦终与内扎萨克有间，并无以昭国家一视同仁之意。著军机大臣会同理藩院，将喀尔喀王、公、台吉中其首先投诚锡封及著有军功或由原得爵品晋封并嘉奖施恩而封者彻底清查，此内有应赏给世袭罔替之处或缺出时有仍应照例请旨者，又内扎萨克、喀尔喀中有遇事晋封者，若经裁削，其初封仍当准其世袭，均著分别妥议具奏，候朕亲定。至青海、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回子王、公、扎萨克等虽属新投诚之人，非喀尔喀等可比，然朕既一体予封，亦当一体办理，并著查明定议具奏，庶我大清亿万斯年延赏伊等子孙永受恩荣于无既也。寻奏：查蒙古喀尔喀并青海、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回部王、公，扎萨克等现遵旨一体详覆，除业经因罪勦封者毋庸另议

外，所有首先投诚、著有军功及由原爵品绩著劳绩晋封者，均请作为世袭罔替。其缘事降等并现已照例降袭者，俱照现在爵秩给与世袭罔替。至因事奋勉或供备军需得受封爵者，俟缺出时，仍将降等承袭及仍袭原爵之处临期请旨。其寻常嘉奖晋封并奏请补授者，缺出时，照例减袭。至扎萨克、台吉业经编列旗分，职司一旗，请毋论原封、军功、恩赏、奏放，统系承袭已久，并未降等，均请作为世袭罔替。俟奉旨后，臣等仍将各部落王、公、扎萨克等封爵原委分别缮呈，请旨添给册诰。再，查蒙古汗等向止给汗爵印信，未经给予世袭罔替册诰，请将喀尔喀、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各汗俱交部颁给。从之。

（卷1122 5—8页）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壬午（1781.2.1）

上御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台吉及回部郡王等宴。

（卷1122 8页）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戊子（1781.2.7）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召乌珠穆沁和硕车臣亲王玛哈索哈、科尔沁多罗郡王桑对扎布、喇什噶勒当固山贝子多罗额驸班珠尔、奈曼多罗郡王拉旺喇布坦、阿巴噶多罗郡王喇特纳什第、喀喇沁多罗郡王喇特纳锡第、多罗贝勒多罗额驸扎拉丰阿、敖汉多罗郡王齐默特噜瓦、固山贝子固山额驸垂济扎勒、辅国公多罗额驸桑济扎勒、巴林辅国公和硕额驸德勒克、喀尔喀和硕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土默特多罗贝勒索诺木巴勒珠尔、青海固山贝子罗布藏色布腾、杜尔伯特辅国公扎纳巴克、回部郡王品级贝勒霍集斯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122 19页）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辛丑（1781.4.21）

陕甘总督勒尔谨奏：据兰州府循化同知洪彬禀报，厅属撒

拉尔回人苏四十三等因事争立新教将旧教回人杀伤数名，臣随委兰州府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前往查办。三月二十日，据杨士玑禀报新柱与该府带领兵役前往循化，十八日申刻行至白庄子，被新教回匪千余人将庄围住等语，臣即选派本标兵二百名，带同臬司福崧星夜往该处查拿。又奏：途次据署河州知州周植禀报新教逆回于十八日晚将知府杨士玑、副将新柱杀害等语，臣飞调固原、凉州、甘州、西宁、肃州五提镇兵共二千名，星速前往，仍于现带本标兵二百名外添调三百名，兼程驰赴，相机剿捕，并札令提督仁和前往会办。又，据河州署都司李奇禀报已派兵二百名交署守备袁尚仁带往，该署都司现在看守城池。谕军机大臣等：回人争教细事，何致因此杀害大员？其所争立新教系由何处流传？向来有无此等名目？是否另有希图抢劫别情？勒尔谨折内总未明晰声叙。将来获犯时，均应逐细审究，详悉具奏，不可丝毫隐饰。至勒尔谨初派本标兵二百名原属过少，其知府杨士玑、副将新柱前往查拿时办理亦未能妥协，以致被贼杀害。况知府、副将系文武大员，所带官弁、兵役自复不少。若因兵少不能抵御，被贼伤损者多，以致知府、副将同时遇害，自应据实奏闻，朕必加之优恤；若官弁不能督率兵役奋力御贼，甚或兵役等畏法先逃，致领兵大员遇害，则逃兵等均应拿获正法，不可少存姑息。著传谕勒尔谨，俟事定时遵照办理。至所带兵数前后几及三千，又札会提督仁和前往会办，仁和系曾经出兵打仗之人，军务颇为熟悉，勒尔谨当与之和衷速办。总以慎重明决为要，并谕仁和知之。

（卷1127　16—18页）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壬寅（1781.4.22）

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臣行抵狄道州，据兵丁李成得报称逆回男妇二千余，各带马匹器械于二十一日二更时将河州守城兵

杀死，拥入州城，署都司及知州未知存亡等语，臣因所带标兵仅五百名，且狄道紧邻河州，若狄道有失，省城亦可虞，因在州城屯扎坚守，俟前调兵到，驰往剿办。谕军机大臣等：此时勒尔谨带兵无多，自愿持重坚守，俟仁和并前调各兵陆续到来，一鼓擒灭，方合机宜，自不便轻易举动。至逆回本因争立新教致相仇杀，今阅该督折内所称杀官抗拒、占据州城之贼，如系新教首逆，即应明切晓谕旧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杀之罪，作为前驱，令其杀贼自效。如此以贼攻贼，伊等本系宿仇，自必踊跃争先，既壮声势又省兵力，而贼势益分，剿灭自易。著勒尔谨与仁和相机妥办。至河州城池坚固，有文武官弁兵丁守卫，何致贼匪一拥而入将城占据？其平日所为守御者何事？所有该署都司及知州等应查明下落，如因城池失守以一死塞责，尚有可原；如竟苟活潜逃，即当立正典刑，以昭炯戒。除另行传谕西安提督马彪带兵二千名前往协同剿捕外，并令西安、宁夏将军各豫备满兵一千名，如必须协济，该督即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至健锐、火器两营尤为劲旅，现亦挑选豫备。该督与仁和务须和衷协力，妥速办理。

又谕曰：勒尔谨所带兵丁恐不敷用，提督马彪曾经出兵打仗，著即挑选各营精壮兵丁二千名，选派勇干将弁，带领星速前往随同剿捕，毋致稽时日。

又谕：据勒尔谨奏兰州撒拉尔回人苏四十三等抢掠河州城，勒尔谨因兵丁尚少，现在屯兵狄道州，俟各路营兵调齐即行进剿等语。现已传谕西安提督马彪带兵二千名迅速前往，并谕西安将军伍弥泰、宁夏将军莽古赉各选集兵一千名豫备，倘须调用，即令前往协同剿捕，并于火器、健锐两营兵丁内挑选豫备。阿桂此时查办河务已将次就绪，著即速起程来京。倘有必须劲旅之处，阿桂即可带兵前往。著将前降各谕旨及勒尔

谨、仁和奏到各折一并钞寄阅看。

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奏：二十一日据报贼匪进逼河州，势甚猖獗，臣已飞禀督臣加调官兵速为应援，并严饬附近地方官多集兵役坚守城池。查省城重地甚为紧要，臣现同兰州道图萨布、候补道永庆督同文武官员派拨兵役严密稽查，小心防守，并安慰居民，毋使警扰。谕军机大臣等：兰州系省城重地，著王廷赞督率坚守，并须不动声色，毋得过涉张皇。若稍有疏虞，王廷赞不能当其咎也。

（卷1127 19—22页）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癸卯（1781.4.23）

谕军机大臣等，据伍弥泰、毕沅奏提督马彪已于二十五日星驰前往，并选兵一千分起迅赴河州，又，伍弥泰现挑西安满兵一千，豫备亲自带往接应。所办与昨降谕旨相合，甚属可嘉。至新旧教既自相仇杀，必非合伙，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未当不可。而其互相仇杀之罪，俟事后再定。此等机宜，恐非勒尔谨所能办，且争教仇杀起衅自非一日，勒尔谨何以早未筹及？此时各路大兵云集，调度机宜最为紧要，著传谕阿桂竟不必来京，即从河南取道径往甘肃程途较近。所有节次所降谕旨并批示奏折已经钞寄阅看，亦别无训谕之处。阿桂即由河南驰驿前往，到甘肃后即将查明新教、旧教及调度剿贼情形迅速具奏。

又谕曰：前勒尔谨所奏回匪名目及新教、旧教总未明晰。既系两教争立，互相残杀，断无官兵缉捕时转致合而为一之理。究系何教之人首先抗拒逞凶？现在彼一教情形若何？著勒尔谨即查明覆奏。此时总须镇静办理，不可稍涉张皇。再，昨降旨豫备健锐、火器营兵各一千，因思自京至甘肃程途四千余里，若由乌鲁木齐带兵前来较为近便，并著传谕奎林挑选豫

备。如有必须协济之处，勒尔谨即一面奏闻，一面飞调。

（卷1127 22—24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甲辰（1781.4.24）

谕军机大臣：据勒尔谨奏现驻狄道州，候兵力稍集即行进剿，自应如此办理。此时务须持重，安慰众心。至署西宁镇副将贾楚达尔已派兵一千名率同将备前进，颇为勇往晓事。如到彼果能出力，即可胜西宁总兵之任。又，现在调集之提、镇仁和、马彪、图钦保等均系效力戎行、熟习军旅之人，勒尔谨当与之和衷共济。将来仁和等剿贼成功，即勒尔谨之功，切忌自用。

又谕：昨降旨令阿桂驰驿前往甘肃办理剿灭逆回事宜，此时谅已奉到前旨迅速遄行矣。因思阿桂到彼调遣需人，已派乾清门巴图鲁侍卫福宁、泰斐英阿、明山、阿兰保，各赏银一百两，驰驿前往甘肃听阿桂差遣。又，现在来京引见之肃州都司马云即系西宁人，熟习该处情形，亦赏给银一百两，随泰斐英阿等一同驰驿前往听用。看来此事起衅已久，勒尔谨平日不能约束使之知威知惧，或存将就了事之见，以致酿成事端。阿桂务悉心筹画，妥协办理，将贼匪剿灭，尽绝根株，以靖地方。并此案或因勒尔谨办理不善，或系地方酿成，均著详晰查明具奏。

又谕：本日毕沅奏逆回进逼兰州，焚烧关厢，省城眼前失事；已飞札文绶等调兵会剿，复札富勒浑、雅德调河南、山西兵前赴西安听调，并恳迅发京兵，派熟悉军务大臣带领前往等语。昨已传谕阿桂，令其即由河南星赴甘肃。今逆回如此猖獗，阿桂应即迅速遄行。现派尚书和珅、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特驰驿前往甘肃，并派巴图鲁侍卫带健锐营兵二千名、火器营兵二千名即日分起迅速前

往。如和珅等先到甘肃，即行调遣办理。俟阿桂到彼时，即交阿桂接办，和珅仍即回京供职。

又谕曰：毕沅奏调四川官兵，现有从前曾经平定金川之兵可以调往堵截。至河南、山西二省兵本不多，且防守亦为紧要，该抚等止须预备，于本省边境听候调遣，不必即赴西安。惟所需河南、山西各备火药、铅丸五万斤，即当迅速办运接济。至京兵四千名由直隶、山西一路前往，所有应用马匹、车辆及例应供给之处必须早为预备，俾京兵迅速遄行。

（卷1128 1—3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乙巳（1781.4.25）

谕曰：农起著赏戴花翎，驰驿前赴甘肃办理军需。李侍尧著加恩免罪，赏给三品顶戴并赏戴花翎，与副都统黄检一体驰驿前往，并著和珅传谕黄检，即由保定前往，不必来京。

又谕：现在甘肃需用银两甚属紧要，所有该省春拨银八十万两尚恐不敷，著再于部库内拨银一百万两，仍于邻近省分先行递拨解往，俾得迅速济用。该部即遵谕行。

又谕：现在甘省事务纷繁，急需大臣协同料理，而军需出入尤关紧要。因思李侍尧前经获罪，但其才识可用，此时需人之际不能复拘常格，已传旨免其前罪，赏给三品顶戴花翎，令前往甘肃。又，安徽巡抚农起来京陛见，人尚结实，亦令其前往。又，昨因黄检在山西、直隶声名平常，念伊祖黄廷桂旧劳仍用为副都统，伊办事尚属勇往，著和珅于过保定时面传谕旨令其随往。伊等三人俱著总办甘省军需事务。此外如有应办事件，阿桂、和珅亦可一面交办，一面奏闻。并派司员内京察记名以道府用之海广、李炤、丰绅、苏楞泰、保年、景如柏前往甘省，交阿桂、和珅差遣委用。再，应用武职人员，现在派往之乾清门侍卫等即可酌量调派，其候补副将和伦亦已传旨前往。

此外如尚有需用武职人员，并著就近檄调。至阿桂、和珅办理此事必须印信，已令福长安赍钦差大臣关防交与和珅带往甘肃，俟见阿桂，即令转交应用。

又谕：昨传谕山西、河南官兵止须在该省边境驻扎以备调遣，今据雅德奏已派兵五千名，令太原总兵福敏泰带领赴甘会剿，是晋省兵丁业经起程。现在和珅前往甘肃，驿路本由山西行走，即于经过时带兵前进，声势更为有益。至河南兵本不及山西，著仍遵照前旨于本省边境驻守，毋庸前赴甘省。

又谕：据王廷赞奏报贼匪直抵兰城，困守两昼夜等语。伊系文臣，能如此固守，若再待数日，援兵云集，即可保全城池，是即王廷赞之功，深为可嘉。又奏称贼人索取马明心，王廷赞许令城上一见后即行正法，既安贼匪之心，又将贼首正法，办理甚合机宜。王廷赞著赏戴花翎，并赏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交与伍弥泰等遣人赍赏王廷赞，并传旨嘉奖。和珅接到此旨时，亦即催伍弥泰、马彪所带之兵迅速行走，并将王廷赞能固守省城、先除贼首之处明晰奖谕。至此次为王廷赞赍折出城之人亦属能事可嘉，并著伍弥泰等查明重赏，以示鼓励。

（卷1128 3—6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丙午（1781.4.26）

谕：现在逆回占据河州，州民畏其杀害势必胁从。伊等本系愚民，猝遇贼众凌逼，其罪可宽。至监生等从贼，草茅微末，尚可稍贷。若本身在京及在各省出仕者或其家属从贼，情亦尚有可原。惟曾经出仕回籍人员如有甘心从贼，不顾名义，法无可恕，必当从重治罪。著阿桂、和珅于剿灭贼党后查明分别办理。

（卷1128 6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丁未（1781.4.27）

谕军机大臣曰：阿桂奏到遵旨回京一折，计拜发此折后又接到续降不必来京之谕旨，谅即由途次前往。但伊因疮疾发动，每日仅行百余里，此时即竭力赶程，恐亦未能迅速到彼。现在甘省急需重臣督办，刻不能缓，和珅年力强壮，行走自能便捷，计可到在阿桂之先，务须星夜兼程前进，督办一切。俟阿桂到甘省后，和珅仍遵旨将所办事宜详悉告知阿桂再行回京。至和珅到彼倘亦不能克期，其自西安至甘省一带现在乏人料理，关系紧重，伍弥泰带兵前进计此际已抵甘省，所有一切调度应办军需粮饷各事宜，即著伍弥泰悉心经理，并著传谕尚安，就近即速驰赴随同伍弥泰办事。至尚安起程后西安又少大员协理，著传谕农起，迅速赶赴西安留同毕沅和衷商办，其西安布政使事务另行奏署。再，由京派往之满汉司员本系记名以道府擢用人员，如毕沅有需人之处，即酌留一二员听候差委。

又谕：据富勒浑奏称于河北、南阳二镇各挑兵一千名，令河北镇臣观成等带领起程等语。前经降旨令该省官兵于边境驻扎备调，毋庸前赴甘肃。今该抚既预为调集派往，俾甘省多得兵力接应以壮声势，亦属可行。此项官兵若未入陕西境，仍可不必前往；若已入境，即令前往，俟阿桂、和珅到彼相机进剿时听候差委。

（卷1128 7—8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戊申（1781.4.28）

谕军机大臣曰：逆回伤害职官、占据河州一案，总系勒尔谨平日不能预为觉察，以致养痈贻患，及事发后又不详查起衅根由确实陈奏。事完之日，阿桂、和珅必须彻底根究实在如何贻误之处，不得稍涉含糊。再，王廷赞所奏安定县回民马明心系新教之主，则其人实为此案首犯。但究系何时拿获，如何

审办，勒尔谨从前并未陈奏，殊不可解。至此等回匪将来办理时凡随同逞凶肆逆、抢占和(河)州、围逼省城者，均应剿洗，不得稍存姑息，使邻近番人知所畏惧。此为绥靖边方起见，不得不如此办理。至贼匪人数，据勒尔谨原奏，连妇女不过二千人，而王廷赞奏称围兰州时有三千人。盖伊身在围城，未免为群言淆惑。其实逆贼既占河州，必不肯舍弃，自必留人占守，甚或分其党羽侵犯狄道亦未可定，焉得复有三千余贼围逼省城？此或贼人所过地方胁迫良民为之先驱，将来执讯时不可不分别办理。此皆阿桂、和珅到省时应行留心酌办之事，著即先行传谕令其存记，遵照妥办。

又谕曰：据雅德奏接据毕沅札，随将大同镇兵停止等语。毕沅所办，真属晓事可嘉。至西安满营并陕甘各路之兵日内计可将次到齐，著传谕伍弥泰、马彪即将官兵曾否到全，现在如何筹办进剿之处迅速驰奏。至和珅谅已兼程前进，不必带领晋省兵丁，行程更可迅速。

又谕曰：拉旺多尔济乃蒙古亲王，凡带兵打仗，不得如内地提督、领队大臣一律差遣。此时撒拉尔逆匪如已剿灭，拉旺多尔济不必回京，即赴游牧避暑。今年八月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前来避暑山庄陛见，原派往迎之亲王巴雅尔什第病故，仅余扎萨克台吉三都布多尔济一人料理，亦于观瞻不肃。即著拉旺多尔济于游牧处所探信往迎，妥为照应。阿桂、和珅惟相度现今剿贼情形办理，并传谕拉旺多尔济知之。

山西巡抚雅德奏：现调兵进剿逆回，已飞饬沿途州县添设腰站、多备膘壮马匹驰递文报。至京兵过山西境，山路崎岖之处拟备用骡马，其余台站应付车马俱已妥备。得旨：所办甚好。至京兵过境豫备骡马以利遄行，此则可以不必。兵由河南而行，惟派出大臣、侍卫官员及文报往来仍由山西行走。屡经

降旨传谕雅德即遵照办理，一切妥为筹备，不必稍涉张皇。

（卷1128 8—11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己酉（1781.4.29）

谕：据勒尔谨、仁和奏署西宁镇总兵贡楚达尔带领汉、土官兵，由循化一带截贼人归路，收复河州，擒获逆回苏四十三弟侄，并歼毙要犯妇女多人；随准凉州总兵德宁、城守尉额尔恒额、固原镇总兵图钦保分路带兵，并有庄浪土司鲁璠带领土兵陆续前抵兰州；仁和当即令德宁、额尔恒额一面把守桥口，一面直渡黄河，并经打仗二次；官兵奋勇杀贼甚多；图钦保并亲行杀贼四人，现已将逆匪击退上山，即日可期剿灭等语。此次仁和等会剿逆贼奋勇出力，均属可嘉。仁和、图钦保、德宁、额尔恒额、贡楚达尔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并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额尔恒额并著赏戴花翎；德宁、贡楚达尔如未经赏戴，著一体赏给戴用；游击祥保、瑚松阿歼擒贼犯亦属能事，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土司鲁璠亦勇往可嘉，著加一等赏给职衔，并赏戴花翎以示奖励。至毕沅在陕西境内闻有甘省逆贼滋事即能悉心调度，事事妥协，并有先办而与朕旨相合者，实属可嘉之至，著赏给一品顶戴，仍交部从优议叙，并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布政使王廷赞于逆贼围逼省城时能悉力守御，且将新教首犯马明心先行谕示贼众，复即正法，办理实合机宜，业经赏给荷包、花翎，著加恩赏给一品顶戴，仍交部从优议叙。至此事系勒尔谨从前经理不善以致养痈贻患，其咎原无可辞，但伊现在办理收复河州及会剿逆回尚属迅速妥协，统俟事毕后再行核其功过另降谕旨。其阵亡都司王宗龙甚属可悯，所有应得赏恤，该部照例议给。其阵亡受伤满汉官兵及土兵等，均俟查明从优议恤。

谕军机大臣：据勒尔谨奏擒获苏四十三之弟苏二个、苏五

个并获要犯马八十三等，现在严加锁铐候讯等语。苏四十三弟侄并马八十三等俱系案内要犯，该督即派委干员押解，并将此外拿获助恶要犯一并迅速解京，沿途小心防范，毋稍疏虞。至阿桂现有疮疾，恐未能迅速行走，已谕令不必勉强。而和珅行走必速，仍须驰往甘省督办一切，并将善后事宜会同勒尔谨妥协办理。

又谕：据毕沅奏如数日内甘省河西之兵各路并集，足资会剿，即飞咨四川停止调遣等语；本日又据勒尔谨等奏到现已收复河州，筹办剿捕，无须复调多兵。所有川省官兵，著传谕文绶即行停止。

又谕：前因甘省逆回占据河州，令河南、山西两省选派绿营官兵预备调用，并派健锐、火器营兵四千名，派员分起带往。本日据勒尔谨等奏称收复河州，贼势已败，所有筹办剿捕事宜此时已无需各省兵力。除未经起行之京兵二千名停止发往外，所有前调之山西、河南等省官兵自应一并停止。若已经调发出境，亦即饬令各归本营，以省远涉糜费。

（卷1128 11—14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庚戌（1781.4.30）

谕军机大臣：此时逆回势已穷蹙，止须痛加搜剿，诸事易于办理。所有火器营兵二千名昨已降旨停止派往。其健锐营兵二千名内尚有五百名未经起程，现在亦经停止。至于已去之一千五百名，和珅于行抵西安时谅已知其大概。或告知毕沅，令其暂行停住西安听候调用；或约料无须此项京兵，即可一面奏闻，一面令其回京。其海兰察、额森特及乾清门侍卫等本为带兵打仗派往，若京兵已停其赴甘，和珅或留一二人听用，或令伊等一并回京皆可。至所有派往大员，亦不必全令驰赴。著传旨令李侍尧回京，候朕另降谕旨。农起亦著即回京陛辞，仍

回安徽巡抚之任。再，前此派往之京察一等记名司员李炤等六员到甘后，并著和珅、勒尔谨、毕沅商酌，如两省内有须用道府人员，即可酌留补用；或不必全留，或竟可无需，俱令和珅与两省督抚酌量办理。至此案起衅根由，勒尔谨并未明晰奏及，已谕和珅等到彼查究，务将实在情节彻底根求。其应参奏者，俟查参到日再定。至勒尔谨养痈贻害，咎实难辞，但此时断不宜遽行更换总督，以致贼众易生轻玩。著和珅到甘后面传谕旨，令其知朕此意，更加黾勉。

又谕：前据王廷赞奏逆匪围逼兰州，兼为索取新教主马明心等语。马明心既据王廷赞奏折内称为新教之主，何以勒尔谨又奏苏四十三为首犯？若系同教，不应有两教主；若分新旧教，则素有嫌隙，马明心羁禁在省，苏四十三等自当悦服，何复藉称索取，直犯兰州？其情节殊不可解。至河州循化厅等处回众共有若干种类，其中有无当差食粮之人，著和珅于到甘省时会同勒尔谨详悉查明覆奏。

（卷1128 14—16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壬子（1781.5.2）

谕：据尚安奏派往甘肃剿捕逆回之西安满汉官兵二千六百名已先后分起行走，随禀明抚臣，驰赴陕甘交界处所督饬备办，并驰至甘肃首站泾州截留直隶解甘饷银酌量应用等语。览奏深为欣慰。前因甘省急需干员办事，已传谕尚安令其驰往该处帮同料理。今伊于未奉谕旨之前即先起程前往，正与朕前旨相合，且一切经理妥协，甚属可嘉。尚安著交部议叙。

又谕：此次派出官员兵丁等赏项，谅多已置备行装，若一时令其缴还，恐伊等力有不能。所有未经起程之官员兵丁，著照部议分作两年扣还。其已经起程、续奉撤回者，著加恩赏给一半以示体恤。

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提督仁和奏：逆回苏四十三等由河州山僻小路潜至省城附郭一带放火抢夺，因官弁兵丁防守严密，退占离省数里之山梁，形势甚为险峻，必须四面围剿。所调各路官兵计三四日已可齐集，惟有悉心筹酌，以期一鼓歼擒。得旨：此时贼匪既经占据山梁，必当厚集兵力同时并进，迅就歼擒，方为妥善。勒尔谨等所称三四日内各路调兵到齐会剿，自应如此办理。所有伍弥泰、马彪带往之西安满汉官兵此时谅亦全到，如已能将逆匪剿洗净尽固属甚善，否则，将留驻西安听调之京兵一千五百名径令直抵甘肃会同围剿，则声势更大，尤可一鼓成擒。再，本日和珅奏到途次檄令伍弥泰等先行筹办一折，目今光景办理似为较易。但和珅此时仍须迅速前往会同办理，即阿桂亦仍著前往督办，不必即回京。毕沅在西安得信较近，京兵到陕时如甘省尚未蒇事，即令速往。再，现在所获人犯及陆续擒获者应严密押解省城监禁审讯，俟阿桂、和珅到彼覆审后，将首伙要犯严加锁铐，派委乾清门巴图鲁侍卫等押赴热河，照从前拿获王伦案内逆犯办理，俾众共知儆戒。至马明心一犯，据王廷赞奏称本系安定回民，则此案中必有民人中素常为匪者为之主谋煽惑，并著阿桂、和珅、勒尔谨等确实严查覆奏。

（卷1128　16—18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癸丑（1781.5.3）

谕军机大臣曰：马彪奏初二日已驰抵兰州，现在公同商酌追剿等语。此时各路所调兵丁谅已陆续到齐，自应遵照历次所降谕旨妥协筹办。至前此因未见勒尔谨奏报，恐有阻隔，而和珅又未能刻即到彼，是以传谕伍弥泰令其筹办一切，原因彼时无人料理起见。今勒尔谨既到兰州，而和珅又趱程前进，所有调度官兵及军需粮饷各事宜自应仍令勒尔谨经理。一俟阿桂、

和珅到彼，即会同商办，伍弥泰仍止专司领兵剿贼，俾事权归一，办理方有章程。再，兰州城外关厢曾被贼焚烧，河州亦曾被贼占扰，该处居民自不免为所蹂躏，不可不加意抚恤，著传谕阿桂、和珅，即会同勒尔谨将实在情形若何、应如何优恤之处详悉查明具奏，候朕加恩。又本日总兵周鼎奏带领官兵一千名于初二日兼程前往会同剿捕，该镇既系奉调前往，自应在彼协同剿贼，听候和珅等调遣，一俟剿洗事毕，即同各路镇将等撤回本任。

（卷1128 18—19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1781.5.4）

署陕西巡抚毕沅奏：逆回据省城龙尾山梁华林寺，不过千余人，兰州各路兵丁共到三千余名，将军伍弥泰初八抵兰州，都统萨炳阿带满兵一千六百名接续全到。现派潼关协副将马镇国带兵三百名接济马虎。督臣所派河西各路官兵想陆续至兰，兵力渐厚，省城断无意外之虑。至狄道与河州、兰州之间东通巩、秦，恐贼匪从大路窜出，该州仅有兵二百名，甚为单薄，已飞催兴汉镇臣三德带兵五百名前赴狄道，兼截贼匪归路。得旨：所办甚属可嘉。至贼匪仅止千余，不过釜底游魂，苟延残喘，陕甘两省兵丁到齐，无难一鼓聚歼，京兵竟可无须前进，此时毕沅备而不用亦可。至四川所调之兵，谅亦无需，但现在既已起程，且不饬令停止。著传谕勒尔谨，如贼匪业已剿净，亦即知会特成额、文绥，并一面饬知领队官员停其前往。

（卷1128 20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乙卯（1781.5.5）

谕：阅勒尔谨节次奏报逆贼情形，俱系乌合之众，业已击败窜入一小山，则兰州附近之兵尽可剿灭，所有京师劲旅竟无庸遣往。舒亮所领第三队兵一千五百名去尚未远，著舒亮即带

领回京。

（卷1128 21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1781.5.6）

谕：据马彪奏甘肃各路调派之兵并西安满汉各营兵现在已陆续到齐等语。该处所调兵丁已及一万，而逆匪不过千余，自应即时分头围剿，一鼓歼擒。前据勒尔谨初二日所发折内称三四日即可办理，今马彪之折系初六日所发，何以尚未见勒尔谨等奏报剿贼之事？此时兵已厚集，更将何待？著传谕勒尔谨即将剿灭逆匪情形迅速驰奏。至贼匪占据龙尾山梁华林寺，从何处得有口食？此时官兵自必将贼围住，其施放枪炮之火药又从何处得来？贼人马匹约有若干？向何处抢掠？均著勒尔谨、仁和详查覆奏。

（卷1128 21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丁巳（1781.5.7）

谕曰：莽古赉以伊前后派兵一千名请给治装银两，引户部议奏国泰所定之例项屑条列，由驿驰奏。莽古赉于此等细事过于留意，则紧要事件必致贻误，何不晓事一至于此？莽古赉系宁夏将军，若将兰州之事如何用兵、如何剿灭之处熟筹具奏，庶不负将军之任。至兵丁应得之项，自宜照例报部核销。如恐部议不准以致驳回，著落伊等赔补，又有几何？即使部议赔补，有应宽免者朕必加恩豁免，又有何恐惧，妄列例款，竟似一紧要事件具奏耶？著严行申饬。

（卷1128 22页）

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提督仁和、西安提督马彪奏：臣等先后抵兰，打仗数次。贼据南山。各路汉、土官兵一二日内均可齐集，兰州镇属及陕西提属官兵亦将次可到，定期初八日进兵围剿。致逆回起衅根由，缘撒拉尔俗习回教，新教欲另立一

门，令旧教顺从，旧教不服，以致互相争杀。现在所调循化土兵即系旧教番回。臣勒尔谨往狄道与臬司福崧详加筹酌，密饬循化文武员妥为驾驭，俾其奋勇出力，以公报私。得旨：本日勒尔谨奏新旧教情形始略有端绪。至令两教互相攻杀以破其势，朕于事发之初即早经降旨。今勒尔谨称前在狄道与福崧商酌，令旧教土兵奋勇出力以公报私，所办尚是。但勒尔谨未必能见及此，或出自福崧之赞画。至贼人占据山梁多至十数日，何从得有口食？且大兵既经各路堵截，又往何处抢掠？俱著查明覆奏。总之，此案起衅实在情形，勒尔谨如何办理不善致酿事端，其被扰之地方应如何加恩，务须彻底详查，逐一妥办，具奏请旨。至所称各属官兵将次到兰，定期于初八日进兵搞剿贼匪，自应如此迅速办理。朕盼望灭贼之信甚切，该督务须速行具奏，不得仍前迟缓，致廑悬注。

（卷1128 23—24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己未（1781.5.9）

谕曰：勒尔谨奏逆回占据河州时将监犯全行放脱，现在各犯俱已自行投到，仍行监禁等语。贼匪敢于纵脱狱囚，实属死有余辜。至该监犯等于被放之后并不为贼胁从，自行投到，尚知畏法，著加恩交该督查明，概予宽减发落，以示劝励。

谕军机大臣：前此派往京兵早有谕旨撤回。本日勒尔谨等奏将宁夏、四川兵停止，所办尚是。但贼既据险自守，又放火何为？若云以放火为抢掠之计，则此时官兵四面围困，贼人又从何处抢掠？所奏甚不明晰，著和珅详查覆奏。现又据阿桂、和珅奏称十一日先后俱到临潼，公同商酌一切事宜，和珅并留泰斐英阿、福宁、阿尔都以备差委，仍即星夜兼程前进等语。泰斐英阿等前已有旨令其押解逆犯进京，和珅所办甚是。至阿桂此时途次只须缓程前进，再行候旨。

又谕：据特成额等奏现调川兵一二千名飞赴巩、秦一带协剿等语。此项官兵，前经传谕该督文绥饬令停止。特成额等此奏想未接到停止之信，故仍照前旨启程。今既据伍弥泰、勒尔谨等奏称贼仅据险自守，不日即可剿除，并已行文停止川兵，此项官兵自当撤回本营归伍。倘阿桂、和珅到甘后，相度机宜尚有须用川兵之处，再候降旨遵行。

（卷1129，1—2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庚申（1781.5.10）

又谕：前因撒拉尔贼回率众肆逆，直逼兰州，布政使王廷赞于围城中具折驰奏，其赍折出城之人能事可嘉，曾降旨令伍弥泰等查明重赏，以示鼓励。今据伍弥泰等奏称面询王廷赞，所有赍折出城之人系宁夏府中卫县考职正八品吏员姚起彪，设法改装缒城而下，将折递送驿站，业经遵旨重加赏赐等语。姚起彪以微末吏员如此奋勉出力，甚属可嘉。著交吏部行文调取来京引见，候朕再降谕旨。

（卷1129　6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壬戌（1781.5.12）

谕军机大臣：本日据伍弥泰奏军需粮饷官兵事宜一折，似勒尔谨代伊为此奏。且所称勒尔谨派委道员等在城外驻扎随同办事，伊必自安驻省城署中。此案本系勒尔谨养痈贻害，咎已难辞，现在惟当亲驻城外督率调度，使贼匪早行殄灭。乃将军提镇等俱在城外统兵围剿，而勒尔谨安坐署中，伊即不知悚惧，独不知惶愧乎？况伊到兰州时，如果于贼众围城之时奋身入城同王廷赞固守，尚可稍赎愆尤。今贼已先击退上山，而勒尔谨尚藉守城为名安然不动，有是理乎？此事著传谕和珅，即行查明据实覆奏。至朕盼望剿贼之信甚切，该处各路官兵既已调集，自应即速进剿，一鼓成擒。况贼止千余，而官兵已逾一万，是

以十人而擒一贼，更欲何待？何以尚未见勒尔谨剿贼之报？岂伊意欲待和珅到后方始进兵耶？万一贼匪乘隙于黑夜中四行窜逸，则惟勒尔谨等是问，恐伊不能当其罪也。

（卷1129 12—13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癸亥（1781.5.13）

谕军机大臣：本日据伍弥泰奏新疆文报各折，于现在剿贼事宜并无一语提及。此必勒尔谨幕友书吏为之代办奏稿，而勒尔谨则并未出名赍奏，殊不可解。此时官兵已逾一万，贼匪仅止千余，何难一举歼净？况自初八日进剿逆贼，距十三日发折时又隔五日，未知伊等此五日间在彼坐待何事？况兵贵神速，岂宜如此观望不前，竟欲待和珅到后再行商办乎？看来伍弥泰止知带兵前往兰州，其实毫无主见，不免意存怯懦。至仁和前此带兵渡河打仗似属勇往，而近日则气渐不振，必以勒尔谨既到兰州即随同弛懈，不复上紧出力。而勒尔谨则竟安坐署中一筹莫展，徒劳朕于数千里外晨夕悬盼，试问伊等于心安乎？勒尔谨、伍弥泰、仁和，俱著传旨严行申饬。再，贼众千余人占守山梁为日已久，何从得有口食？岂贼人能裹带如许干粮，抑山寺本有存积粮石供其坐食？且贼人马匹在山，又焉得如许草料喂食？此皆勒尔谨所当详悉奏明者而竟无一字提及。著和珅于到兰州时将勒尔谨所为何事、因何不即剿贼缘由一面据实查奏，一面再行传旨申饬。至仁和等折内称土司鲁璠前经腿带枪伤等语，该土司非内地绿营员弁可比，乃竟能带兵助剿，实属可嘉，前此已有旨加一等赏给职衔，今知伊并受有枪伤，尤当逾格奖励。用兵之道，全在赏罚严明，此事勒尔谨亦早应具奏，请旨加恩，何至今始于仁和折内带叙及之耶？至各处山隘小路防守堵截、所派兵数某处若干、某处系某总兵、某处系某副将、参将带领，从前或以事起仓卒不及详奏，今自初八日至十三日，

伊等更有何事？此等要务皆不奏乎？看来伊等互相观望，恐贼匪乘间逸出，而伊等所谓把守之处亦不可信，朕甚忧之。著和珅详悉查明，迅速覆奏。

（卷1129、13—15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甲子（1781.5.14）

谕军机大臣：昨阅伍弥泰、仁和等奏到各折，是勒尔谨之安坐衙署一筹莫展已可概见，且并未见伊驰奏剿贼情形，竟若置身局外。恐该处无督办大臣指示调度，众人互相观望无可倚恃，关系非小。阿桂仍须到彼办理，于剿捕事宜方为有济。著传谕阿桂即行兼程前进，毋稍稽缓。

又谕：连日因勒尔谨并未奏报剿贼情形，已屡经传旨申饬。至贼匪千余人占据山梁，亦已半月有余，勒尔谨等袖手不动，所办何事？即云山陡崖深，亦断无过于两金川者。两金川如此险隘尚可进兵荡平，此皆阿桂、海兰察等所身历，而谓逆匪现占山梁竟至官兵不能进剿，有是理乎？勒尔谨如此迁延观望，将来即当明治其罪。

又谕曰：土司鲁璠已据兵部查明，系三品指挥使职衔。前此因其带兵打仗出力，降旨加一等给衔，自应予以二品顶带。但伊既受枪伤，不可不格外奖赏，著和珅、勒尔谨查明系何等枪伤，即行照例赏给得伤等次银两，并加赏大缎二匹以示优奖。

（卷1129 18—19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己巳（1781.5.19）

谕军机大臣：本日阅和珅等所奏抵兰后剿贼情形一折，是此半月有余勒尔谨等之迁延观望，果不出朕之所料。此事本勒尔谨办理新旧教不善所致，又平日不能实力训练绿营兵丁，以致临事懦怯，不能得用。且勒尔谨安坐省署，以致伍弥泰等皆逸

巡推诿，俾贼匪得延残喘，未能即时擒灭，其罪甚大。况绿营兵既见贼即慌，势难望其得力，勒尔谨等若早行奏明，则派往之满兵此时亦可早抵兰州，奋同攻剿，成事岂不更速？乃又以贼匪不难歼灭饰词具奏，并请停止京兵，朕亦误听。总之，自始至今错中有错，实亦愧懑。今和珅等既行打仗一次，因贼人窜入窟穴死守，此时惟有迅速筹办，以期剿灭净尽。又，和珅奏称老教土司韩煜甚属奋勉，并受有石伤，请照土司鲁璠之例酌量加恩。该土司如此奋勉协力，甚属可嘉。伊系四品职衔，著加恩赏给三品顶带，并赏戴花翎，加赏大缎二匹以示鼓励。

又谕：本日据和珅等奏十八日督率官兵进剿逆匪，歼毙百余人，逆贼窜入山洞、土窑死守，现在相机筹办搜捕事宜；但绿营员弁官兵不能得力，请派侍卫护军等三十员名驰往带兵剿捕等语。已谕令该侍卫等迅速驰赴，并添派乾清门侍卫彰霭、那木扎一同驰往，均于今日起程，昼夜星驰。著传谕沿途各督抚即将马匹等项妥速预备，俾伊等到站即行迅速递进，毋得稍有迟误。

又谕曰：和珅奏称接阿桂札知伊于二十一日可抵兰州，现在剿灭贼匪正须督办，阿桂此时到彼与和珅一同和衷筹办，甚为妥善。俟剿捕事宜稍有就绪，和珅年力壮盛，即可先行速回面陈一切。阿桂尚须经理善后事宜，自当缓程回京。至现在督办一切，阿桂、和珅尤须同心协力，迅速筹办，不可少分畛域，方于公事实有裨益。朕于数千里外因此事深为廑念，日夜不宁，伊二人应亦深体朕怀也。

（卷1129 21—23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庚午（1781.5.20）

谕军机大臣：前以伍弥泰奏勒尔谨专派兰州道图萨布、候补

道永庆驻扎城外随同办事，则伊自必安坐城内衙署。当此紧要之际竟尔安然坐视，实属全无人心。今勒尔谨又自称驻扎城外，此必伊近日自知罪重，且闻伍弥泰已经奏及，因复移居城外为此饰奏。至所称现在派拨官兵把守城门按时启闭，听民取水等语，尤属不成事体。贼匪自击退上山之后，必不能复近省城滋扰，况现在官兵万余屯驻城外，若尚虑贼人来犯，则又安用此官兵为乎？且城门未开，徒令远近居民因此疑惧，所为示寇弱而怯兵志，错谬莫此为甚。著阿桂详悉查办。

谕：甘肃逆匪苏四十三等肆扰不法一案，系因争立新教，旧教不从，致被杀害起衅。若地方官早为严明料理，断不致酿成事端。乃勒尔谨经理不善，以致养痈贻患，从未奏闻此事，其罪已无可辞。及事发之后即当迅速妥办，以赎前愆，乃朕已简派八旗劲旅启程前往，并就近酌调阿拉善兵协剿，而勒尔谨转一味含糊，且以半月之内即可歼灭饰词具奏，致京兵等均各撤回。今贼匪窜匿兰州城外山梁几及月余，虽节次剿捕，贼匪穷蹙待毙已如釜底游魂，而现在尚未净尽歼戮，致稽时日。且调往将军、提、镇等在城外督兵剿贼，而勒尔谨竟安坐城内衙署，仅委道员驻扎城外，视为与己无涉，以致众相观望，坐失事机，殊不可解。朕初意本以逆匪滋事时转不便轻易地方大吏，今勒尔谨如此办理错谬，其罪甚大，难以姑容。著阿桂、和珅传旨将勒尔谨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并派妥干章京押解送部。目今即擒剿贼匪净尽，而善后之事正资料理。因思李侍尧虽以簠簋不饬获罪，而其才实能理繁治剧，陕甘总督员缺著李侍尧以三品顶带驰驿前往管理。李侍尧未到之先，著阿桂暂行兼管。此朕用人苦衷，中外宜共谅之。

谕军机大臣：现在贼匪虽已穷极待毙，但必迅速歼灭净尽，不可再稽时日。因思阿桂于督兵剿捕之事经历已多，即海兰察、

额森特等皆曾在其手下呼应较灵，是以从前原令和珅与阿桂相见三日后，将钦差大臣关防交阿桂接受办理，并命和珅即行回京。嗣因阿桂身有疮疾，行程不能迅速，是以令和珅先行驰往。今阿桂已行抵兰州，所有一切应办事务俱著交阿桂督办。阿桂奉到此旨，即传谕和珅，令其遵旨回京，毋稍稽扈跸前往热河也。

（卷1129 23—25页）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壬申（1781.5.22）

谕曰：阿桂等奏查明守城打仗出力人员一折，内称道员图萨布、永庆捐资雇夫，亲身督率，昼夜防守，永庆并为贼人枪子击落帽顶，屹然不动；又副将策卜坦同王廷赞竭力守城；佐领吉尔占亲安炮位点放，击死贼众数十人；又乌噜木齐协领舒成、佐领扎兰布、托林保，于过兰州时闻有信息，情愿随同守御，打仗甚属勇往等语。图萨布、永庆、策卜坦、吉尔占、舒成、扎兰布、托林保均能奋勇宣力，不愧满洲，甚属可嘉，著赏戴花翎，仍交部从优议叙。此外随同出力之富宁阿等，均照阿桂等所奏，于事竣后分别题补及咨部议叙。

又谕曰：阿桂等奏固原镇总兵图钦保于十九日进剿贼匪时持刀砍杀贼人，因马倒滚下山坡，被伤身亡；又游击爱星阿、王三杰亦同日阵亡；又参将和泰、守备善德于三月二十七日贼匪逼城时挺身射贼，受枪阵亡；骁骑校赛音察浑、千总师永澄亦于二十九日阵亡等语。图钦保等奋勇剿贼，临阵捐躯，殊堪悯恻，著照阵亡例从优议恤。其伤亡兵丁等，一体查明予以优恤。至前此被害之文武员弁兵丁，勒尔谨并未详悉查奏，伊等因公殒命，情俱可悯，并著阿桂查明实在情节，将应行议恤者奏闻给予恤典。

又谕：昨进剿逆回总兵图钦保阵亡，所有当得赏恤已交部

照例办理矣。图钦保之父护军参领福保现在致仕闲居，伊子图钦保、三星保、三官保均致身行间，朕甚悯恻。将来部议图钦保应得世职，自应令其子承袭。但念福保系业楚之子，著加恩授为散秩大臣。伊果精力尚健，即令行走。如或不能当差，赏给散秩大臣全俸以养余年。朕于效力奋勉官兵等加恩之处，著阿桂等通行晓谕知之。

谕军机大臣曰：阿桂等所奏同王廷赞守城之道员等请酌量加恩，现已明降谕旨。但此事王廷赞始终并未奏及。在伊被困时所发之折，或因仓卒未得详叙。及贼人已退，奉到朕恩旨后自当以众人协同出力而伊一人受恩于心有所不安，据实陈请，否则，亦应将此情禀知勒尔谨代为陈奏，方足以鼓励众心。而王廷赞默无一言，竟尔一人独攘其功，实属非是。而勒尔谨回省城，亦竟无一言问及。当问伊无暇问及者所办何事？且阿桂等奏王廷赞病体初愈，精力亦疲，恐不能料理周到，而升任臬司福崧甚能出力，莫若竟以福崧转补于事有益，现已降旨将福崧调补甘肃藩司，王廷赞来京陛见。藩司为通省大员，见勒尔谨如此错误而伊竟随同观望，迁延误事，如此行为，恐亦尚有不可信之事。且逆回滋事，总督之下即系藩司王廷赞，亦岂能辞咎？著传谕阿桂，将王廷赞在任所办诸事详细确查，如有应参奏者，即据实参奏。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尚书和珅奏：臣等未到兰州以前，即闻西南关外一带贼匪任意往来，抢掠牲畜、口食，并于烧剩民房内藏匿，乘间放火。臣阿桂于二十一日抵省，查各路调到官兵因无总办之人，声势既不联络，纪律又不严整，不能使敌人望而生畏，且绿营兵丁因从前贼势猖獗时未经揣量多寡强弱，催令零星打仗，伤亡实多，兼之新补兵丁未经临阵，心志不固，遇贼即行惶遽。现在申明军律，激励戎行，派兵自西关外从河

岸迤南至山梁安设卡栅，彼此接应，又于山包上扎一大营照料各卡，断绝贼匪来路，将来攻剿时即由卡营前进，复简阅各营官兵，懦弱者守营，或令诱敌，强壮者向前打仗；令海兰察、额森特、明亮总统各营。臣察看贼人所占山梁，虽不甚高，而坡坳陡险，路仅一线可通，必须鱼贯而上，因飞咨四川总督文绶速饬维州协副将李天佑，拣选曾经出师金川之屯练并安插降番等兵共一千名兼程踹进，以备上山打仗。又思贼人抢掠马骡甚多，将来铤而走险乘骑窜逸，此处兵丁马上能追赶杀贼者竟不能得，复行文阿拉善王罗布藏多尔济于该游牧内择其近兰州者拣派七百或五百名，带赴甘省以备追捕。再，前奉谕旨令臣等将贼匪占据山梁何处得有口食、施放枪炮何从得有火药，马匹约有若干之处查明具奏。查贼匪自据河州及焚烧省城关厢后，民间财物、粮食并马骡牛驴抢掠一空，是以足数口食；所有火药，则已裁河州镇营旧贮原多，尽为贼有，是以负固死守，且习于战斗，并拼命抗拒。容俟熟筹剿捕机宜，克期进兵。得旨：逆匪起事以来实在情形，直至披阅此次奏函方始详悉端委，甚增愤懑，亦因此面略慰。至阿桂等现在筹办各事宜，皆朕早降谕旨逐一查询者，何以从前勒尔谨全未奏及？今折内所称该处因无总办之人诸事涣散，又各营零星散处，声势既不联络，纪律又不严整，不能使贼人望而生畏等语，可见众人袖手观望、毫无料理光景，不出朕之所料。勒尔谨身为总督，既因办理不善致酿事端，及自狄道回至兰州，见贼已击退上山，竟谓半月可以完竣，而伊安坐城中衙署，一切毫无筹办，且将各路已调之兵全行停止，俾贼众得以迁延时日，勒尔谨之罪尚可赦乎？又阿桂等奏贼人皆习于战斗，拼命抗拒，贼于何处曾习战斗而竟不奏闻？勒尔谨之罪更大。甚至未经揣量贼势之多寡强弱，陆续到来，不俟力齐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节次伤亡日多，愈形

畏怯，兼之兵不顾将，将不顾兵，一遇贼匪惶遽退回，太觉不成事体。若京兵不令中途停止，则此时头起已到，即所调四川兵、阿拉善兵亦已可抵兰州。乃勒尔谨辄以“半月之内定能剿灭”奏请撤回，是勒尔谨之贻误军机尤为罪在不赦。今阿桂复檄调川兵一千及阿拉善兵，自不得不如此办理。就现在情形而论，阿桂一人仅足料理，和珅不必同办，即遵前旨回京，毋稍迟延也。看来阿桂于灭贼大段情形俱有节制，想贼人不久即可擒灭，且官兵设卡安营，贼不能复出肆掠，即从前所据之口食富足，亦岂能支数月？且贼人马匹既多，困守一山，草料亦易匮乏，即使宰马为食，亦必不能支持半载。阿桂惟当整作士气，俟兵力齐集克期进剿，一鼓歼灭，以副朕怀。

（卷1129 26—32页）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塔尔巴哈台与哈萨克接壤，遇有回人书信，皆系送至伊犁译妥呈递。请于伊犁回人内择其识认回字、通晓回语者酌派一名，令其前往，照别部落之例一年一换，给与盐菜银两。报闻。

（卷1129 34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甲戌（1781.5.24）

谕：从前逆匪滋事之初，因阿桂在豫省查勘河工，即传旨令其就近驰往督办。又因阿桂出差已久，于此案详悉情形及朕节次所降谕旨未能深悉，复令和珅赍钦差大臣关防驰往，令与阿桂相见、同行三日告知一切后即回京面奏。后据阿桂奏称疮疾发动，尽力遄行，未能迅速，而甘省现无大臣董办，是以令和珅兼程前进，同海兰察、额森特等迅往带兵剿捕。今和珅于四月十七日始抵兰州，而阿桂亦于四月二十一日续到，所有筹办诸事虽皆联衔入告，而自阿桂到后，经划措置始有条理，即贼匪确信亦以披览此奏方得洞悉。此事阿桂一人已能经理妥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河州充当衙役者间或有之。本年三月内，旧教回民韩哈拉勿等以苏四十三请来安定教师马明心、韩二个等另立新教，回[illegible]伊叔韩哈户长不从互相仇杀，共杀老教四十余人等情，在总督衙门控告，当派知府杨士玑、副将新柱前往查拿，苏四十三约会新教之人带鸟枪器械将杨士玑、新柱戕害。其时勒尔谨审出马明心传教滋事，饬安定县黄道雯将马明心拿获解省。此苏四十三起衅滋事情形也。查马明心于二十七年逐回原籍，后潜来撒拉尔传经惑众，地方官并不查究，致酿事端。至两教互相仇杀之后，旧教至省控告时，勒尔谨并不查明强弱众寡情形即派副将带兵前往，激而生变，实勒尔谨办理不善所致。再，现获逆犯马复才，据供洪济桥、唐家川六处回子均系马明心新教徒弟，为苏四十三扎筏渡河，及苏四十三分遣贼匪往安定、会宁一带求救；现在盘获奸细马应高，供亦相同。均已分遣弁兵各处防范。得旨：此案起衅酿毒已久，若勒尔谨早为严切办理，何致构成事端？乃伊竟毫无措置，以致误事不小，实断不可复留。至新教逆回如此肆扰，实为罪大恶极，不可不严断根株。如所称洪济桥、唐家川六处回子素与马明心、苏四十三潜通，且扎筏渡贼匪过河，尤为罪不容诛。此事应于剿贼事平后，趁兵威严整之时痛加惩治，以儆凶顽，不可姑息了事。此皆阿桂在彼应督办之事，其余地方善后各事宜不妨交李侍尧办理。其拿获之马复才等及从前已获各犯，即派员先行解京。至朕为此次逆匪之案日夜焦劳，筹计数千里外，阿桂须仰体朕怀，悉心督办，随时奏闻，以慰廑念。

（卷1130 11—14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己卯（1781.5.29）

革回民掌教名目。谕：昨阿桂等奏查明甘肃逆回新旧教起衅仇杀缘由一折，此等逆回在该处煽惑愚人，妄言祸福，甚至设

立掌教及总掌教之名，以致无知回民被其愚惑入教，指挥听令。现在回苏四十三等即其余党，竟敢率众抗拒官兵，总由当日养痈贻患而致。著李侍尧于办理撒拉尔善后事宜内，将总掌教名目不动声色令其裁去，并各省有无似此等回教名目者，亦各一体妥为裁革。至韩哈济与贺麻六乎等争教互讦，非寻常案犯可比，自当据实奏闻，按律严办，以示惩儆，乃当日该督抚仅以咨部完结，刑部亦照咨率覆或入于汇奏，朕实不知，均属错误。嗣后各省督抚遇有此等邪教争控、聚众念经之案，即应亲提案犯严审，从重究拟，据实具奏，以净根株，不得颟顸了事，率行咨部完结，致复蔓延滋事。刑部堂官遇有此等外省咨结之案亦即据实特奏，从重定拟，不得咨覆完案。至邪教案内凡有发遣之犯，不得发往奉天、吉林及新疆等处将邪教复行煽惑，民人被其愚诱。将此传谕李侍尧及各省督抚一体遵照。

（卷1130 17—18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壬午（1781.6.1）

谕军机大臣：据阿桂等奏本月初二日剿贼情形一折，此次所办尚好，但剿杀贼匪不为快意。至所称崖墩止容一人一骑鱼贯上下之语，山径路窄虽不能一拥前进，但贼人可以鱼贯而行，我兵转不能鱼贯而行乎？况金川贼番亦何尝不死守？今地势较两金川既大相悬绝，岂有金川能进兵，而此处贼匪反不能剿捕之理？阿桂等务即上紧妥速为之。

谕曰：四川建昌镇总兵鄂辉，著赏银一百两，驰驿前往甘肃交大学士公阿桂差遣委用。事竣后即回本任。

（卷1130 19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癸未（1781.6.2）

谕军机大臣：现在贼势日益穷蹙，又屡经官兵四面围剿，自断不能复出抢掠，即从前所掠粮食较多，而困守山梁日久，

人畜必渐皆乏食，所谓釜底游魂，计日待毙。此时转须计出万全，不宜轻率举动，稍伤兵力。惟贼人自知穷迫难支，不甘就死，或于黑夜中乘间分窜，此则不可不实力严防。著传谕阿桂于派员安兵各隘口务须昼夜严密巡查，毋使一贼得以逃窜。至昨日奏到折内称山上并无水泉，我兵难以久驻等语，贼人所据之山无水可汲，官兵防守又严，贼更何从得饮？果如所言，则山下之水沟我兵即应占守，既杜其饮汲之源，兼截其逸出之路。阿桂久历行间，于此等事最为娴习，自应一一筹计及之也。至此案起衅滋事缘由，系安定县回民马明心潜行往来撒拉尔地方传经惑众，该犯以内地回民敢于如此肆逆，则该处必尚多匪回聚集随同入教者，必须查拿严办，以净根株。至撒拉尔地方番回错处，是否循化厅同知得有干练之员即足以资料理，抑另须大员弹压？再，此次起事之始，因省城驻兵较少以致不能即时扑灭，将来事毕后，甘省地方竟宜多添官兵数千，时常操演，平时既足以资镇压，临事更易以供调遣，较之有事后远为派调、徒费钱粮、不能济急者得失较然。其应于何处添驻并一切事宜，并著阿桂、李侍尧于善后案内一并妥议具奏。

（卷1130　19—21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乙酉（1781.6.4）

谕曰：绰克托等奏遵旨赏给从前拿获安集延回民所失马匹什物之苏勒通部落毕依尼沙缎匹，该毕依尼沙之母现年一百八岁，遣其子至乌什谢恩。朕闻之深为嘉奖，且现年百有八岁，在外夷部落似此有寿者尤少，著加恩赏给毕依尼沙之母大缎四匹、貂皮六张。绰克托等接到时，即差人送往苏勒通部落赏给，俾其母子咸知感激朕恩，诸事奋勉。

（卷1130　25—26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丙戌（1781.6.5）

谕军机大臣曰：就现在剿贼情形而论，阿桂之意似欲候川兵及阿拉善兵到齐，以川兵攀逾险阻直捣贼巢，以阿拉善兵防其窜逸乘骑追捕，一鼓而前，可以剿洗净尽。惟是逆贼罪大恶极，必须将首犯苏四十三及帮同主谋之犯生擒解京尽法处治，方足以正刑章而申国宪。阿桂等务须设法生擒解京治罪。

又谕：前据勒尔谨奏报收复河州时，除将贼犯歼毙外，擒获苏四十三之侄苏二个、胞侄苏五个并要犯马八十三等七名，又搜获子女回妇二十三口，并节次生擒逆贼一百零九名、妇女幼孩一百数十口，现在严行监禁等语。此等党恶要犯，其应行解京讯问者不过数人，多亦不过数十人，著即行派委妥干员弁押解送京。此外随同抗拒打仗之犯均属罪无可逭，即应于该处按律正法。即将来擒获苏四十三并为逆匪出力主谋之大头目等，自应解京讯问，其余无关紧要之犯，即于该处正法。至其余缘坐各犯，非如寻常邪教逆匪等案尚可邀减监候者可比，自应按律即予骈诛，以昭国宪。其妇女、小口，亦即就近发往犁伊之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丁为奴，不必拘泥成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俾转得衣食丰足，且省长途解送之烦。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即行分别严办。嗣后若有续获之犯，亦俱遵照办理。

（卷1130 26—27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戊子（1781.6.7）

又谕：向来甘省藩库收捐监生，原因该处出产米谷较少，不得不有藉捐输以资裒益。近年以来该处收捐粮石各州县仓廒当已充足，况行之日久其中转不免弊窦，地方官既经收捐监谷，其幕友家人等或竟视为利薮因缘滋弊，不可不防其渐。阿桂现在甘省办理剿洗逆回诸事，于该处地方利弊自当随时体察，李侍尧又新任陕甘总督，监粮一事本非其所承办，自应无所回护，而地方因革事宜，到任后亦当悉心体访，据实奏闻。

况伊身获重谴，经朕加恩录用，诸事尤宜实心查办，以赎前愆，更不当稍有瞻徇。著传谕阿桂，会同李侍尧将该省收捐监粮有无情弊及应否停止之处据实奏闻，候朕降旨。

又谕曰：阿桂奏现俟兵力齐全，一鼓剿洗贼匪。以现在情形而论，逆匪既逃窜无路，其所抢粮食亦断不能支持两月，即饿毙亦可完事。但以么麾小丑如此肆逆不法，非痛加歼戮、生擒首犯、尽法处治不足以泄忿恨而彰国宪。今川兵及阿拉善兵于二十以前可抵兰州，为期已近，此时自不宜更冒险以致损威。第目下既不即进剿，何不先行晓谕贼党并胁从之人以“罪魁逆首止苏四十三，若能将伊擒献，则汝等胁从尚可奏请邀恩宽减。倘执迷不悟，将来大兵剿捕，无分首从一同受戮，虽悔无及”，如此明切开导，众心自可解散。或作檄文晓示，或令旧教土司等设法遣人传谕，使贼众猜防，彼此疑虑；擒捕贼首，未始非解散党羽之计。又称勒尔谨庸懦无能，从前筹画实系福崧出力帮办。朕前降谕旨，以事发之初不宜轻易地方大吏以启边氓轻玩之心，且以勒尔谨如果能调度出力，不妨俟事定后再行核其功罪，此系专就顾惜大体、勒尔谨尚能办事而论。若阿桂、和珅到兰州后即目击其束手无措，自当早为奏闻。所谓应机而动，又当别论。何尚待朕看其实不可留，特行降旨拿问乎？

又谕曰：阿桂奏王廷赞于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令调到绿营兵节次打仗，损折甚多，亦系出于无奈，尚属过之小者；至其将马明心之子及婿放令出城予贼，此则不是甚大，其罪实在于此。伊于逆贼逼犯省城时既将马明心提出示贼，即行正法，何以又将其子婿放给？藩司大员岂可损威失体若此？阿桂、和珅于此等办理错谬之事何不早行奏及？王廷赞现有交代之事，尚未能即行起程，并著阿桂先行面询，据实覆奏。

（卷1131　2—4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庚寅（1781.6.9）

谕军机大臣曰：和珅奏唐家川等六处回民难以千数兵力分剿，俟剿贼完竣，于甘凉兵丁撤回之便顺路剿洗；至安定、会宁一带，俱已派兵弹压，各处回民尚皆安静，马复才等一面之词未必非摇惑人心之计，是以且不露端倪等语。唐家川等处逆回人数不少，此时未便即行分剿，所虑亦是。至安定、会宁等处回民现在尚皆安静，或竟系贼匪令马复才等假捏供词，以为摇惑人心之计亦未可知。但既有此供，不可不严加防范，且旧教新教杂居一处究属非妥，此次起衅之由即因新旧教争杀而起，况新教即系邪教，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务须熟筹妥计将新教一类使之不留余迹，以期永不滋事。

（卷1131 7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壬辰（1781.6.11）

谕军机大臣曰：和珅奏前此初抵兰州即闻王廷赞于贼围困兰州时，将马明心之子及婿放出与贼，并有与贼请和之事等语。马明心系新教之首，其在安定一带煽惑构衅已非一日，最为此案罪魁。即苏四十三擒获就戮之后，其新教余孽若不查办净尽，尚未可称为竣事。盖此等新教即系邪教，所到之处最易煽惑，不但内地不可容留，即新疆各处亦不可发遣安插致贻后害，此等即从严多办亦不为过。所谓"辟以止辟"，不得不如此也。阿桂、李侍尧如何设法料理、计出万全、使新教一类根株净尽、永保无虞之处，须斟酌妥善行之。至旧教相沿已久，且人又众多，自须妥为抚辑，令其各安本业，伊等自必益加感激，于绥靖边隅之道更为有济。又，据图桑阿面奏十九日和珅带领官兵打仗时，第一排系旧教土兵，第二排系绿营兵丁，第三排系驻防满兵，其领兵官员在后督战；当贼匪下压时，旧教土兵遇贼接仗不能抵御，而绿营兵即畏怯，一同回走；经和珅将马彪等

严行申饬，并用刀鞭砍打，方始立定等语。绿营兵如此惟怯无能，实为可恨。甘凉兵力向来尚称可用，何以近日废弛如此？则他处可知，若不实力整顿，营务尚可问乎？至福崧现已调任甘肃藩司接印任事，王廷赞交代后即可令其起程来京，毋再迟滞。

（卷1131 8—9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癸巳（1781.6.12）

谕军机大臣曰：阿桂奏十三日派兵诱贼出拒，贼仍藏匿不出；拟俟屯练兵到，添派两路进兵，一举歼灭等因。用兵机宜，设卡安营自应与贼逼近，声势方能联络。今贼匪在城西，而大营转远在城东，中隔一城，安能遥为照应？今详阅奏进图说，方得洞悉形势，从前城东安营之处究属错误。阿桂到后住居城内，转觉与贼相近，且可安城中百姓之心，而前此伍弥泰、马彪等之安营错误，阿桂自必见及，亦因成事不说耳。至为贼扎筏过渡之犯及兰州西南两关厢并河州回民从逆者均属乱民，当概行剿洗，马明心家属例应缘坐者亦当即行查办，毋使兔脱。至解京贼匪除现行起解外，止须将苏四十三及党恶要犯数人解送，其余即于该处正法，以免疏虞。至此案办理关键，现在总以帮扶旧教灭除新教为词，明白晓谕以安旧回众之心。著阿桂、李侍尧妥协经理。

（卷1131 10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甲午（1781.6.13）

又谕曰：和珅到京复命，面询一切，所有现办剿贼情形已略悉大概，阿桂在彼自能料理妥协。至前此询问图桑阿，据称马彪年岁已老；今又询之和珅，据称马彪虽年老而人尚壮健，且历练戎行，此次亦尚出力；至仁和办事光景及熟悉营伍之处，仍尚不如马彪，且仁和初到兰州时在金城关遥为放炮，和

珅到后察看该处距贼营约有数里，中隔黄河，又安能以炮击贼？转恐贼人由山路绕至金城关抢夺炮位，因令将炮撤回省城等语。看此节，仁和之办事不得款要可以类推。且伊系本省提督，更非马彪之由西安赴甘协剿者可比。似此不知事体，恐难得力。又据和珅奏贼人以打牲为业，本有火药鸟枪；至攻破河州后，所抢火药又多，是以现尚未缺乏，且施放转较官兵有准等语。贼匪所得火药虽系在河州抢掠者居多，但其平日因何得有鸟枪火药打牲？此皆地方官查禁不力所致。而绿营兵转不如其纯熟，实属不成事体。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将嗣后如何设法查禁，不使番回复能购备配合火药一并入于善后事宜案内妥议具奏。再，甘省兵数向因节次移驻新疆眷兵未经补额，以致各处存营兵少，此次贼匪起事不能克期调集，前已有旨令阿桂、李侍尧于善后事宜案内酌议添兵数千。今据和珅面奏情形，将来竟须多为添驻，方足以壮声势而靖地方。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即查明前后移驻眷兵共计若干，即照数补额，并令时加训练，务使尽成劲旅。至西安提督向本驻扎甘肃固原州，后固原改驻总兵，而提督移于西安驻扎，管辖陕省营务。今据和珅奏固原州地方紧要，似仍应驻扎提督，而以固原镇总兵移驻河州，其河州协副将于安定或会宁驻扎，方足以资控制弹压；至西安已有将军、都统，似可无须再驻提督等语。此事并著阿桂、李侍尧于善后事宜案内一并详悉妥议具奏。

（卷1131 14—16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乙未（1781.6.14）

谕军机大臣：此案用旧教而除新教最为吃紧关键。盖旧教相沿已久，回人等耳濡目染，习惯性成，今欲去之，势有不可。譬如僧道未尝非异端，亦势不能尽使为民也。而新教则如白莲等邪教，平日虽亦拜佛念经，而惑众滋事，其名目断不可

留。将来办理之法，首先分别新旧名色，即其中有已归新教而仍自认为旧教者，是尚知畏罪避祸，查办时亦只可因其避就量予生路。所谓法外之仁，不得不网开一面也。至逆犯等家属将来俱应问拟缘坐，前经降旨就近发往伊犁之厄鲁特、索伦、察哈尔等兵丁为奴，但念此等缘坐之犯既非善类，新疆地方亦不可不防其复行煽惑，莫若改发云贵等省极边烟瘴之地较为得宜，著传谕阿桂、李侍尧于完案时遵照办理。再，阅图内贼营迤西一带缺兵把守，山道丛杂，将来剿捕贼匪于势穷力蹙时，或致窜逸藏匿，不但得以幸逃显戮，并恐事定后又复潜出惑众均未可知，且闻贼人有将来事急欲投黄河之供，或竟自焚自戕，皆所不免。总之，阿桂等若能生擒首犯固为尽善，即或一时不能生获，而检查首恶尸身旧教回人俱能认识，如王伦之自行烧毙确尸可认，亦未尝不可了事。断不可拘泥必欲生擒之见，转致贼人乘间逃逸。阿桂等于剿灭贼匪时尤当相机办理，毋使一名漏网。再，和珅奏陕西毗连四省，形势最为扼要，而现在西安驻防满兵未免稍单；且询之伍弥泰，据称现有从前裁缺兵房空闲甚多，若添拨驻防兵数千，亦易安插等语。阿桂于办理善后事宜，亦即将西安应添驻满兵若干之处会同该将军悉心筹酌，奏请派往。

（卷1131　16—18页）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戊戌（1781.6.17）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奏：官兵自十三日打仗后，本欲俟屯练兵到四路进攻，贼匪竟敢于十四日下华林山滋扰。臣等于十八日派海兰察及阿拉善公多尔济带领兵丁扑剿，贼于卡栅内沟壕潜藏，放枪抵御。明亮在水磨沟内觅路上扑，而崖磴陡峻，枪势甚急，不能砍营而入。查有侍卫哲森保放枪打死骑马贼目，带有枪伤，与侍卫珠尔杭阿、阿禅保、克臣保、守备马得俱带枪

箭等伤，尚无妨碍。再，甘肃一省地广兵单，应增派官兵数千时常操演，俟剿贼完竣，于善后事宜内妥筹具奏。得旨：贼匪势已穷蹙尚敢潜出滋扰，实为可恨。看此光景，贼人自知指日就擒，众心涣散，意图分路窜逸，恐官兵防守严密，是以先行下山滋扰，故为鸱张行径，以便事势穷蹙之际从后路窜出。即从前有事急欲投黄河自尽及设誓死守之供，恐亦系虚言散布，使我兵不行准备，便可乘间脱逃，此则阿桂等最应留心稽查者。前阅进到图内城营迤西一带山势重叠，恐其中小路甚多，而所安设官兵尚未能十分严密，使贼匪即从该处乘马冲逸，绿营官兵未必能悉力堵御，若改换衣帽分散潜逃，又恐搜捕不能净尽，惟在先事预防，使一名不致漏网为要。至贼人虽已露待毙情形，但亦不可轻视。即川省屯练兵二十五六等日到兰，为期已近，然尤宜持重，整顿兵力，使一鼓尽歼方为妥善。再，此次侍卫哲森保赶杀贼匪头目勇往可嘉，且又受有枪伤，著阿桂查明该侍卫现系何等职衔，即奏明加一等升用以示奖励。其余受伤各员，并著逐一照例奖赏。至添设官兵一事亦据和珅面奏，数千尚属不敷，即添至一二万亦无不可，现已交部查办矣。

（卷1131 19—21页）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癸卯（1781.6.22）

又谕：阅阿桂等奏到供单内，据买成伏供有贼人因西宁粮草最多，令其前往探听虚实之语。贼匪自知计穷垂毙，必思铤而走险，乘间窜逸，断不肯束手就缚。西宁一带山多地广，兼粮草富足，尤不可不加意防范。若贼人乘机结队夺路冲逸，尤属不成事体。著传谕阿桂等，逆匪首犯若能设法生擒固为尽善，倘一时不能擒获，即被枪炮歼毙甚或自焚自戕，得有确尸，亦可完事，断不可令其乘机兔脱，以致别滋事端。又，阿桂等前奏贼人所掠粮草仅能资给月余，今又阅数旬，自已匮竭，贼人又从何

处得有接济？恐仍有潜出抢掠及附近匪徒暗为运送之事。著阿桂等严密防捕，毋使暗中接济，得以苟延残喘。至逆犯家属，将来办理时其妇女幼孩不可合为一处，所有妇女仍发厄鲁特等处为奴，其男丁虽幼孩，改发云南烟瘴地方。著阿桂等于剿贼完竣后分别遵照办理。

又谕曰：阿桂等奏到各折，贼匪情势日见穷蹙，屯练兵到齐后自可克期剿灭。但兵丁跋涉远来，应休息数日以期一举集事。至苏四十三事急北走之语，恐系故为扬言，以为向西奔窜之计。盖回人向以西方为正面，犹内地之以南方为正。前阅和珅所携之图，贼营向西一带乱山丛杂，路径甚多。阿桂等务宜加意防守，实力堵御，勿使一人乘间兔脱方为妥善。至所称马明心正法后安定一带回民安堵如常，并无蠢动形迹；所奏固是。但马明心拿获解送时，苏四十三尚未攻围兰州，该处回民自不敢遽行蠢动，及马明心正法后，官兵即陆续云集，马明心家属党羽即使得信，亦未敢肆行不法。然马明心究系传教首犯，该处一带回民平日素与交结者，不可不留心访察办理。至其家属应缘坐者尤应严行查办，务使根株悉绝，不可存姑息完事之见。又据奏甘肃新旧教回民杂处之各州县不下数十处，统俟事竣后立法查办，革去名目等语。亦只可如此办理。但如唐家川、洪济桥等处从逆回民，则剿洗不可不尽，断勿少存姑息，以致养痈贻患。

又谕：本日大学士九卿等会奏定拟勒尔谨情罪一案。勒尔谨于逆回争立新教从未奏闻办理，以致养痈贻患，又不能相度机宜速行剿灭，拟以斩决，自属咎所应得。但其平日居官尚无贪黩枉法款迹，即办理此案含糊观望、坐失事机，实伊庸弱无能所致，而朕委以封疆重任，不及早觉察易置，实不能不引为己过。勒尔谨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兵部遵旨议恤：进剿撒拉尔逆回阵亡固原镇总兵图钦保，给银七百两，加赠三级，荫子弟一人以都司推用；参将和泰，给银五百两，加赠二级；游击王三杰、爱星阿，各给银四百两，加赠一级，均荫子弟一人以守备推用；守备善德，给银三百两，加赠一级，荫子弟一人以营千总推用；千总师永澄，给银一百五十两，加赠一级，荫子弟一人以把总补用；骁骑校赛音察浑，赏银二百五十两，授云骑尉世职。从之。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奏：据四川总督文绶咨称，派令维州协副将李天佑带领屯练兵于五月初七八日起程，计算头、二起兵可于二十三日以前皆到，乃竟毫无音信。经节次严催，头起屯练于二十九日酉刻始抵兰州，李天佑所带二起之兵尚无确信。玩延至此，请将该副将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得旨：彼因有罪，革职令其军前效力赎罪；若再不奋勉，即于军前正法可也。

（卷1132 5—6页）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戊申（1781.6.27）

谕：据绰克托奏称乌什所属英阿杂尔拟改英阿西尔牙尔，哈喇沙尔拟改哈喇西牙尔等语。此等地名理应照依回人语音改正，但英阿杂尔、哈喇沙尔之名相沿讹错已久，今既据绰克托奏请改正，以朕所记忆而论，将英阿杂尔改称英吉沙尔，哈喇沙尔改称喀喇沙尔，方与回人原音相合。

又谕曰：据玛兴阿奏称自喀什噶尔回程行抵哈密，闻有撒拉尔贼匪，即起程前赴兰州随钦差大臣效力等语。玛兴阿闻有撒拉尔逆回之事即由哈密前赴兰州，虽出伊奋勉之心，但伊在外日久，且年岁已老，著传谕阿桂，俟玛兴阿抵兰州时，如有差遣之处留彼效力，否则令其回京。

（卷1132 10—11页）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庚戌（1781.6.29）

又谕：前以甘省番回有掌教及总掌教之名，恐易惑众滋事，因传谕各督抚留心查革。兹据国泰奏称东省回民与土著民人比闾而居，实属安静，并无滋事之人，亦无掌教及总掌教之名；但念经祈福即为惑众之渐，嗣后遇有争控邪教聚众念经之案即亲提审办，其田土钱债争控细故，亦令赴地方官控理等语。本日又询据袁守侗奏称直隶通州、沧州、天津等处回民较多，尚皆安静，惟其传经之人称为师父等语。回民念经祈福是其习俗，相安已久，若概行禁止，恐地方官奉行不善，或致骚扰激成事端，若有名无实虚应故事，又属无益，何必为此？惟其中有借传经为煽惑邪教者，则不可不实力严查，亲提审办。至直隶回民念经之人称为师父，虽亦如师徒俗称，但究不若并其名而去之。向来地方官平日于此等事并不留心查察，及奉有谕旨又未免办理过当，不能深喻朕意，徒滋胥役得钱放免。著再传谕各督抚，务须不动声色留心妥协查办，毋致吏胥人等藉端滋扰及蹈虚文塞责之习。

（卷1132 13—14页）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甲寅（1781.7.3）

谕曰：阿桂奏哲森保因补放三等侍卫谢恩，又于是日剿贼鏖战中矛被伤，仍将所刺之贼放枪击毙等语。哲森保实属可嘉，著加恩赏给法福哩巴图鲁名号，仍由阿桂处赏银一百两。又称罗布藏多尔济带去阿拉善三等台吉诺多布打仗奋勇，得有枪伤，亦著加恩升为头等台吉以示鼓励。

又谕：此次调赴甘省剿捕逆回之四川屯练降番土兵甚属勇往出力，著加恩于甘省藩库内各赏给一月钱粮以示鼓励。

（卷1132 19页）

又谕：前已屡次传谕阿桂，以贼营迤西一带山径丛杂、小路甚多，尤须留心防范。即或伊势穷计蹙竟尔自焚自戕，必当

检验尸身，确有凭据方为完事，此尤办理之最要者。马明心之家属党羽自当按名查拿，严行办理。其伏羌县为马明心敛银之回民，如果查明属实，亦必须一并严办，不可稍事姑息。阿桂、李侍尧务须妥协经理，以期永靖边陲。

（卷1132 21页）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己未（1781.7.8）

谕：据阿桂奏海兰察、舒亮、萨炳阿、鄂辉剿贼时各受枪箭伤，深堪嘉悯，著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鄂辉被枪子打入左腿，已经取出，实为奋勇，著赏给法式尚阿巴图鲁名号，并加赏银一百两。

又谕：据阿桂奏，阿拉善骑都尉浑布萨剿贼奋勉得伤，殊可嘉悯，著赏戴三品顶戴，仍照得伤之例赏给。

又谕：据阿桂奏称宁夏协领善德、西安佐领和星额带兵随海兰察不避枪箭，奋勇打仗，善德、和星额请赏戴花翎；伊等所带之宁夏满兵二十七名、西安兵十六名皆奋勇杀贼，请交各该将军，系领催前锋者补放骁骑校，系马甲者坐补领催前锋等语。此二处兵丁著照阿桂所请，交各该将军按次补放骁骑校、坐补领催前锋外，仍著每人赏银十两。又奏称善德、和星额奋勇打仗，而善德年已六旬有余，大腿中箭急行拔出，用手帕缠裹，仍领兵骂贼前进，同大队撤回，实属可嘉，实无愧朕之满洲也。善德著加恩赏给强谦巴图鲁名号、副都统衔；和星额著赏给佛尔卿额巴图鲁名号并协领衔，赏戴花翎，仍由阿桂处每人赏银百两。阿桂奉到此旨，晓谕善德、和星额，令伊等感激朕恩，倍加奋勉。又谕：据阿桂等奏洮州四品土司杨宗业派令头目带领番兵一千余名至兰州军营屡次从征打仗，甚属奋勇出力等语。杨宗业著照土司鲁璠、韩煜之例一体加恩赏给三品顶带，并戴用花翎，仍加恩赏大缎二匹以示奖励。

谕军机大臣曰：日内盼望捷音甚为悬切，及披览阿桂奏，此次进剿又未能即刻擒获，殊增愤懑。看来逆匪拼死抗拒颇为凶悍，阿桂另折所云贼势穷蹙，竟不可轻为此语。且此次官兵打仗不可谓不尽力，而仍未能一举歼擒，尤须慎重筹画，计出万全，不宜再多伤兵力。阿桂所称严密围困，使之无路觅食不战自乱，自应如此办理。至所称贼人粮草尚系从前抢掠所得，朕以为必无此理。据前奏贼匪尚有一月粮食，今贼匪占据山梁已及三月，即和珅回程以来又几十五日，若仅系前此抢掠之粮，安能供给如许之久？恐仍不免潜出抢劫，并或有人为之接济。朕始终以此为疑。即火药一项，前据奏贼人止存二十驮藏在营内地壕里，若果如此，则目下亦将用罄，何致尚称枪势甚紧？即贼人箭枝亦应用完，何以尚有受箭伤之人？是阿桂所称附近匪徒不敢暗为运送者，亦未必然。惟当加紧防范，不使复有劫掠接济之事，而迤西一带尤宜防其逃窜并潜通消息为要。

（卷1133 1—4页）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庚申（1781.7.9）

又谕：昨据阿桂奏此次官兵打仗出力而剿洗尚未蔵事，朕心实为廑念。阿桂折内亦称甚属焦急。但此事现止阿桂一人督办，非如征剿两金川尚有参赞之人，务须持以镇静，方可悉心筹办，不可过于焦急。至李侍尧与阿桂系同办一事，尤须善为劝慰，诸事尽心赞助，以期妥协，不可以军旅、地方之事稍存歧视。再，海兰察、舒亮、萨炳阿、鄂辉等此次打仗奋勇，受有枪箭伤，昨已俱加恩赏，阿桂尤须加意抚慰。其带兵员弁及满汉官兵出力受伤者，已俱酌量加恩，此际自宜稍令休息，不可过于督责。即川省屯练等跋涉远来，临阵时又能奋勇出力，昨已加恩赏给一月钱粮，所有此次打仗受伤者，均须一体加以拊循，使之感奋用命。至此时办理关键，总在各路堵截，

断贼口粮，不使抢掠供食，而防守严密勿令乘间窜逸尤为最要之事。现在已届麦熟之期，昨阿桂奏贼人必思就近割取，朕意逆匪如果出卡割抢，即可乘势剿杀。至民间新麦，或竟官为买取刈割，使不为贼人所得。其应如何酌办之处，著阿桂、李侍尧妥酌筹办，务令贼匪坐困乏食，即可不战自毙。再，闻贼人夜间并无防范，若令海兰察等带领屯练降番等衔枚前进潜去贼营，可以使其扰乱。著即酌量办理。至朕于甘肃百姓每岁发帑养赡，恩施优渥，而此等番回平日既无差科，又非若金川必欲取之以绝后患者可比，何致作逆若此？揆之天理人情，实出意计之外。或者向来地方官有所扰累若辈乎？不然，何以致此也？昨得奏后，终夜反覆思之，实为愤懑，想阿桂亦同深痛恨。惟期妥协速行筹画，早为蒇事以慰悬望。

（卷1133　—8页）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乙丑（1781.7.14）

谕：此次官兵攻得贼匪大卡及所占庙宇，相距贼营甚近，彼已无险可守，且黄河南北岸边亦俱有官兵接连密布，不致有乘间窜逸之处。至逆贼如此猖獗，我领兵大员、官兵等为所伤折不少，必得生擒首逆及其党恶要犯尽法处治，方足以彰国法而儆凶顽。第恐贼匪自知无路可逃竟为自焚自戕之计，此虽亦足以完事，然究不如生擒之为更快。想阿桂自必设法妥协办理。

又谕曰：阿桂等此次派兵攻卡杀贼，调度有方，阿桂、李侍尧著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额森特、明亮、哈当阿进剿受伤仍带兵转战，殊为奋勇，著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海兰察相地进攻，甚属可嘉，另赏给玉扳指一枚以示优奖。

又谕曰：阿拉善佐领根丕尔剿贼阵亡，深为可悯，著加恩照京城佐领之例赏给云骑尉，令伊子承袭，仍照例赏银四百

两。其托伦保是否即系由京发往之托罗木根？著阿桂查明，奏到另行加恩。其余受伤之官员兵丁等，并著查明照例恤赏。

（卷1133 10—11页）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己巳（1781.7.18）

谕军机大臣：阅阿桂所奏，现在安设木城营卡、刨挖深壕，使贼不能下至黄河取水，其水磨沟之水业已旁泄断流，所奏自是正办，览之亦为慰藉，第惜筹之不早耳。至现在续令军机大臣审讯逆犯马复才，据供八蜡庙内楼房九间，上下多是粮草，并坟园内有屋六间，俱堆粮食等语，恐贼人储蓄尚复不少。若我兵竟待其食尽坐毙，则旷日持久，亦复不成事体。因思贼营楼房本高，且楼房皆系木植构成，易于引火，何不于夜间令沿河防卡官兵以火箭、火弹等向准抛射，将所蓄口食尽行烧毁，则于剿捕更速？著传谕阿桂，令其妥酌办理。

（卷1133 12—13页）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庚午（1781.7.19）

谕军机大臣：现在官兵四面围困，贼自不能复得援应。但阅图内东西北三面俱系陡磡，而北面又逼临黄河，其势俱难仰攻，官兵自止能从南面进剿。因思该处贼人所挖沟壕二道虽属宽深，然或令官兵等填壕而进，贼人必出而抗阻，我兵即可乘势用枪箭剿杀，似亦办理之一法。至贼人所贮楼房之粮草，昨已谕令阿桂派兵用火箭、火弹抛射焚烧。即使相离尚远，非火弹所能到，而火箭自不难射及。阿桂务须设法筹办，使之溃乱，毋为旷日持久、待其食尽坐毙之计。

（卷1133 13页）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己卯（1781.7.28）

又谕曰：阿奇木伯克素勒坦和卓效力有年，今闻其病故，朕甚惘恻。著加恩赏给银二百两，仍遇便令伊子迈玛砥散入子

年班，送来引见。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陕甘总督李侍尧奏：现将逆回贼营四面围困，断绝水道，贼于夜间辄敢从直碥缒下水磨沟及华林寺后身刨挖从前有泉处，用皮浑屯盗水。据脱回之老教供称，贼营断水已三五日，略有接济，并无余存。因派满汉奋勇官兵由中路进扑，屯练降番由华林山东攀碥上扑，老教土兵由华林寺西觅路上攻，贼匪尚于沟内放枪抵御，拼命死守。并将旧井及有泉处所加填坚实，多派屯练及阿拉善兵在左边埋伏，以备相机进剿。再，贼匪两次盗水，该处营卡系提督仁和及总兵罗江鳞所管，殊属疏玩，已严行申饬，将该二员存记以观后效。如有疏虞，一并严参治罪。得旨：贼人当此穷蹙垂毙之时尚皆负隅死守，实是奇事，出于情理之外。今官兵四面围攻，又将其盗水处所填筑土石，加兵防范，贼匪自必益加疲困，旦晚即可全就擒捕。至脱回之老教，即系顺从新教同恶相济之人，此时或暂留军营不即正法，以为招致贼伙之计尚可，但其从贼为逆已经数月，随贼打仗伤我官兵，实属罪无可赦。伊等果系旧教，何不早行窜出？直至目下知贼势穷迫万无希幸始复脱回，托名老教以图宽免，自断不可复留。阿桂等于剿办正贼后，即将此等情节明示众人，将临近脱回之老教概行按律正法，毋少姑息。至贼人下沟盗水虽旋经知觉，但已被刨挖得水，用皮浑屯装取，实属疏于防范。在罗江鳞系他省总兵到甘效力，或可诿之呼应不灵；至仁和系本省提督，所派弁兵皆其管辖，何致玩忽若此？仁和之不是更大。著阿桂于事毕时即严行参奏。

（卷1134　10—11页）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庚辰（1781.7.29）

谕军机大臣：昨初七日夜间热河又复阴雨，至今尚未停止，且云自东南而起，其势甚浓，恐京师雨水亦大。著传谕

留京王大臣，如现未晴霁，即派回子祈晴，并将现在雨势情形随报覆奏。

（卷1134 11—12页）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辛巳（1781.7.30）

又谕：昨王廷赞来至热河，因令军机大臣会同行在大学士、九卿传旨，以私放马明心子及婿、守城独自居功二条俱从宽不究，惟监粮私收折色一事令其据实陈明。据王廷赞供到任后原不许折色，因无人报捐，只得仍如此办；又恐各州县有短价勒买粮石之事，是以定数五十五两；甘省粮价较贱，足敷定额，又因捐生多在省城，改归首府收捐，仍将银两发给各州县买补还仓，按季申报，并有道府加结等语。所供殊不足信。甘肃收纳监粮原为仓储赈济起见，自应收本色粮石，何得公然定数私收折色，且从无一字奏闻？若云甘省粮贱，五十五两已符定额，足敷采买，则该处收成自必丰稔，何以每年又俱需灾赈？如灾赈属实，粮价必昂，则五十五两之数又断不敷采买。二者均不可解。可见所供尽属支离，其中恐有竟不买补、虚开赈济冒销情弊。且捐监一事自应听本生自行平买，交纳粮石，何以必欲官为收银，并交首府总办？明系官则折收于前，又复冒销于后，两边俱得便宜，而百姓仍从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彻底清查。此时惟阿桂、李侍尧为中外最能办事之人，且于此事又从未经手，毫无回护，著传谕伊二人即将此案实在情形详悉查明，据实具奏，并严查有无弊窦，将此等情节四面较勘，无难水落石出，不可稍涉颟顸，致他日复滋流弊。但恐如此彻底一办，合省地方官皆为有罪之人，伊等合成一气，察弊殊非容易。然此事终不可不办。想伊二人断不肯为他人担此干系也。

（卷1134 15—16页）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壬午（1781.7.31）

谕军机大臣：据阿桂等奏于贼营南拿立木栅、又接筑炮台一折，所办甚是。现在贼匪日益穷蹙，不难计日待毙，自不值伤我官兵，虽朕日夜焦急盼望成功，亦不得不耐心以待。况官兵四面围攻，布置严密，自不虞贼众复有窜逸及外来贼匪接应之事。至南关外逆回萧德福既经访明拿获监禁，著派委妥干员弁解至热河审办。沿途务令小心防范，毋致少有疏虞。

（卷1134 16—17页）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甲申（1781.8.2）

谕军机大臣：昨据阿桂等奏到图内，贼匪所占之华林山并龙尾山紧接兰州西南一带关厢，该处商贾凑集，最为殷富，而兰州省城本小，转在山下，殊于形势未协。朕意欲将西面城垣展宽至此山梁，俾西关一带民居及现在贼营占据之处一半包入城内，如此跨山临水，既足以壮观瞻，并可以资控制。至河北金城关逼近黄河渡桥，形势亦关紧要，将来添设兵丁时，亦应于该处多添兵丁，令将领大员驻扎，似更足资弹压，且大河南北声势联络，于巡缉防守等事尤为有益。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将此二事入于善后事宜案内，一并妥议具奏。

（卷1134 18—19页）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戊子（1781.8.6）

又谕：连日盼望捷音，及阅披奏函，仍系筹办情形，且因连遇阴雨，不能迅速刨沟，而泥水甚大，施力较难，愈深愤懑。想阿桂亦焦急愈甚。至甘省近日雨水甚多，致逆贼得以接济，固亦无可如何，但粮食何以尚能久支？况阿桂既称贼营并无楼房贮粮，而目下官兵四面环攻，贼人已如釜底，此时岂复尚有党羽为之接济？何以尚能如此支持？虽据阿桂称断不待其食尽坐毙，但正恐不能不如此耳。至甘省如此多雨，而历来俱

谎称被旱，上下一气冒赈舞弊若此，安得不受天罚？现命提讯勒尔谨及王廷赞，令其据实供吐。阿桂、李侍尧务将此案彻底严查，不可稍存瞻顾也。

又谕：本日据阿桂等奏筹办贼匪情形一折，内称本月初六日大雨竟夜，势甚霡霂，初七、初八连绵不止等语。甘省向年俱奏报雨少被旱，岁需赈恤，今阿桂屡奏称雨势连绵霡霂且至数日之久，是从前所云常旱之言全系谎捏，该省地方官竟以折收监粮一事年年假报旱灾冒赈，作弊已属显然。勒尔谨久任总督，王廷赞亦久任道府、藩司，何以从前俱以雨少被旱为词？岂有今年甘省雨独多之理？著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前赴刑部会同该堂官提出勒尔谨当堂讯问，并将王廷赞传至刑部一并质讯，令其据实供吐，录词具奏，并著刑部堂官将王廷赞派员在衙门看守，俟阿桂等覆奏到日再降谕旨。

（卷1135 2—3页）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癸巳（1781.8.11）

谕：据阿桂等奏本月十五日，令海兰察、明亮率同乾清门侍卫并侍卫章京等，带领奋勇官兵、屯练降番及阿拉善兵预备埋伏，令海禄等带兵策应，舒亮等各由本卡进攻，乘密雨时出贼不意将板捆土袋抛入贼壕，我兵勇气百倍，哈当阿带领降番首先跳入壕内与贼搅杀，并用挠钩钩开土袋板片，一面抛掷火弹，一面踊身而上，剿杀贼众，占得贼卡贼壕，俱经拆毁填满；海兰察、明亮又督率官兵远则枪箭齐发，近则短兵相接，各路官兵威怀振奋，分占碛上贼卡，海兰察、明亮又拿立木栅，带兵扑入贼营痛加剿杀，抛射火箭火牌将帐房板屋尽行烧毁，夺获贼人刀矛鸟枪无算，贼匪退回华林寺死守，海兰察、明亮又逼拿木栅，贼人被我兵枪箭击死甚多；除被贼抢去尸身未经割获首级外，共割得贼人首级一百二十余颗，并首逆苏四

十三、党恶韩一提巴拉、周阿浑、张怀德、马黑提卜等首级；此外被官兵杀死及带伤者三百余人，现止二百余人退回华林寺死守，均不过残败贼党，数日内即可剿戮净尽等语。此次围剿贼巢，海兰察、明亮屡次率众争先，攻夺贼卡，歼戮甚多，实属首先奋勇出力，并哈当阿著交部从优议叙。其余在事出力之大小各员弁，著阿桂等查明，分别等第一体咨部议叙。其阵亡之三等侍卫吉尔坦保著交部照例给与恤典，拜唐阿塔克达那并加恩照蓝翎侍卫例议恤。此外受伤各员弁及阵亡、被伤之官兵等，均著阿桂等查明，照例给与优恤。至此次川省降番尤为鼓勇先登，内受伤者著阿桂先行赏赉，其余一概再行赏给一月钱粮以示奖励。其首逆苏四十三首级，并著传示各省，俾回民等各知儆戒。再，阿桂等奏此次官兵杀死逆党阿浑五人内，查出海朝宗一犯，系四月中旬伍弥泰、仁和、马彪公同商酌遣赴贼营晓示解散党羽，被贼留住即称阿浑，与首逆同坐议事，据实参奏语。伍弥泰等身任将军提督，均有奏事之责，既经遣人赴贼营晓谕，又复被留未回，何以并未陈奏，直待阿桂等查出？甚属错谬。伍弥泰、仁和、马彪俱著交部严加议处。

又谕：此次剿灭撒拉尔贼匪，海兰察甚为奋勉，著加恩将伊子安禄授为三等侍卫以示奖励。

谕军机大臣：此时余党无多，且要犯、首犯已皆歼毙，所余不过败残贼众，何以尚然如此死守？实不可解。但不值复烦我官兵用力攻剿，止须围守严密，或待其饥渴自毙，便可乘机擒捕。惟在扫除净尽，不致漏网为要。至苏四十三虽已不能生擒槛送，尽法处治以快人心，但其党恶要犯中尚有韩黑提卜、马作南二犯均系头人，如能设法生擒解京审办，亦可根讯贼人起事的确实情，尽法处治。至苏四十三首级，当照康熙年间办理噶尔丹之例传示各省回民居住地方，每处悬示数日，使之

共知儆戒。再，此时剿捕余贼自属易办之事。所有由京派往之海兰察、额林(森)特及侍卫官员等，著阿桂酌量，如将来办理余党尚须伊等带兵，则仍行暂留；倘已无需多员，或就其中酌令陆续先行回京，并传谕伊等到京后准其在家休息，俟八月初再赴热河，以示优恤。

（卷1135 11—14页）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己亥（1781.8.17）

谕军机大臣：据阿桂等奏，贼匪败残余孽尚思乘夜冲扑，希冀逃窜，实为可恶。然此时我兵拿栅严密围攻，无虞窜逸，自应待其困渴已极即可一鼓成擒。此事苏四十三攻犯兰州，被官兵击败后即死守华林山，不复散往他处，俾我兵得以拿栅环攻，尽数剿杀，益信上天嘉佑之恩。再，阿桂等覆奏查办监粮折色一案，此时既已发觉，断不能置之不办，即结报之道府亦应查明参奏。至王亶望任内捐收最多年分，报灾亦较重，其中情弊自属百喙难逃。阿桂等谅能彻底严查，以成信谳也。

谕：据阿桂等奏遵旨查明甘肃应行抚恤事宜，请将兰州、河州地方照乾隆三十年宁远、伏羌、通渭三县地震之例办理等语。此次甘肃兰州、河州等处猝被逆回焚掠，亟宜加意抚绥以苏民困。所有该处应征本年钱粮，著加恩概行蠲免以示优恤，该部即遵谕速行。其余所奏恤赏各事宜，并著行在户部速议具奏。寻奏：兰州、河州被掠贫民，应如阿桂所奏照乾隆三十年宁远、伏羌、通渭三县地震之例，倒毙人口每大口给葬银二两，小口七钱五分。生存人口每口先给粮一斗，初赈不分大小，各给粮三斗。烧毁房屋每间给银二两。务农民户每户给器具银一两。被掠牲畜每一头给价银四两及二两有差，分作四年征还。得旨：依议速行。

（卷1135 20—21页）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乙巳（1781.8.23）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奏：华林寺贼党内投出老教一名，供称营内尚有韩黑提卜、韩六十个及苏四十三徒弟小木撒等死守。臣等于六月二十三日进兵攻扑，贼在卡内尚以枪石抵御，弁兵间有损伤。是日适当雨后，抛掷火弹不能延烧木卡，因令兵暂撤。二十六日，又派兵三面进攻，痛加剿杀，将沟卡尽行占据，海兰察等即将寺旁板棚、土屋、帐房全行烧毁，夺获器械无数，余贼窜回华林寺。谕军机大臣曰：贼党垂毙之时尚敢抵死抗拒，伤我官兵，实堪痛恨。但逆犯自知罪大恶极，自不得不为苟延残喘之计。想官兵四面围攻，且又将华林寺旁板棚、土屋、帐房尽皆攻得，进拿木卡，贼仅踞华林寺内，为地无几，想不日亦即可歼灭净尽。惟在防范严密，不使一名乘间窜逸。至现在尚有逆匪头目韩黑提卜、韩六十个及苏四十三徒弟小木撒等在贼营率众抗拒，必将此三犯生擒，解热河审办，尽法处治以彰国宪。再，阿桂等前奏撒拉尔回众共有十二工，人数自必甚多，此次作逆之苏四十三等不过其中之二三工，将来事平之后，俱于善后事宜案内将此数工归地方官妥协经理，使永远敉宁之处，著传谕阿桂等详筹妥议。

（卷1136 11—12页）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壬子（1781.8.30）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本月初五日，臣等带兵直至华林寺墙边攻扑，贼抵死抗拒，午后退窜寺屋及围墙内藏匿。我兵用树枝等物焚烧寺基，酉刻，屋檐坍倒，打死焚毙之贼甚多，余俱窜至后墙及两厢墙圈内用枪石抵御。时已黑夜，暂将官兵撤回。初六日卯刻，我兵扑至寺后缘墙而上，向下放枪掷石，毙贼几尽，有贼百余从西边滚下直

碛，我兵追至平坦处，并有在外预备堵截官兵一时奋勇，将贼重重围裹，擒杀净尽，无一名漏网。又奏：安定县逆犯马明心家属并伏羌县为伊敛银之新教阿浑与各犯家口，已派按察使福宁前往查拿解省审办。又奏：苏四十三、韩一提巴拉二犯家属业经正法。现在省城暨河州、循化等处逆犯妇女幼孩应分别发遣。又奏：逆犯马明心创教起衅，实系祸首罪魁，现已刨出尸身，应照苏四十三例将首级传交各省回民地方悬示。谕军机大臣曰：此次剿捕逆回，虽因其死守抗拒迟至三月有余始行歼灭，然使贼于一月前冲突而逃，剿捕正自费力。今乃占聚华林山寺俾官兵得以全数歼擒，竟无一名漏网，仰赖上天嘉佑。朕愉快之余，惟益深虔畏耳。至阿桂等所称马明心家属、徒弟并伏羌县敛银之新教阿浑与各逆党家属已委按察使福宁前往查办等语，所奏甚是。此等从逆回民露有形迹证据者，必须全行搜查，不可稍存将就了事之见。至省城及循化、河州等处监禁逆犯之妇女幼孩人数甚多，著阿桂等查明，将应发烟瘴者即行分别发遣，毋令久稽监狱。

（卷1136 27—29页）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癸丑（1781.8.31）

谕曰：据阿桂等奏歼擒逆回余党净尽一折，逆匪负隅固守，官兵得以全数剿杀，竟无一名漏网，实堪称快。除海兰察等已于阿桂等前次奏捷时交部从优议叙外，所有此次打仗阵亡之司鞍果伦察著加恩照蓝翎侍卫例给与恤典，屯练土外委郎卡太并照土千总例议恤，受伤之屯练巴图鲁土把总郎思甲著加恩以土守备用。此外受伤各员弁及阵亡、被伤官兵，著阿桂等查明照例优恤。至军机处司员户部员外郎舒濂亦带有箭伤，著加恩赏戴花翎。其屡次打仗奋勇受伤之头等侍卫穆塔尔前已赏给二品顶带，再加恩遇有四川管理降番之副将缺出，交该督酌

量题补。

（卷1136 29页）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庚申（1781.9.7）

谕：据阿桂奏征剿撒拉尔逆贼之三等侍卫逊济鼐、鄂尔阔勒图、七宝、撒森保请赏给巴图鲁名号，蓝翎侍卫完齐鼐、雅木丕勒、色灵额请赏给花翎，司鞍诺诺和、谷德保、前锋硕云保、萨进保请赏给蓝翎，遇伊等应升之缺，即行升用；火器营蓝翎长达彦泰、前锋营蓝翎长音济保、鄂木西鼐请以本营护军校、前锋校升用，亲军珂星额、护军巴雅尔图、火器营鸟枪护军详进保请补放本营蓝翎长等语。均著照阿桂所请，并加恩赏侍卫逊济鼐为穆腾额巴图鲁，鄂尔阔勒图为法福哩巴图鲁，七宝为莽阿巴图鲁，撒森保为奋图呼巴图鲁名号，仍每人赏银一百两。

又谕：此次进剿撒拉尔逆回之甘肃布政使福崧殊属奋勉，著加恩赏戴花翎。

又谕：前据阿桂等奏歼擒逆回余党所有在事出力员弁，业经降旨分别加恩恤赏。兹据阿桂复查明前次打仗时汉、土弁兵内，甘州提标守备马斌、四川千总唐万年、循化营千总萧福禄、延绥镇标把总孟学易始终在头敌打仗，奋勇杀贼，并经受伤。马斌等俱著加恩赏戴花翎。撒拉尔土司韩光祖、屯练巴图鲁蓝翎土把总阿旺、蓝翎土把总雍中依沙斯俱带兵打仗，奋勇杀贼，韩光祖等俱著加恩赏戴花翎；屯练土千总阿朋、土外委雍中朋、帛噶尔角克土千总阿结别斯满、土千总安多尔节次打仗杀贼受伤，雍中朋等俱著加恩赏戴蓝翎以示优奖。

（卷1137 13—14页）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庚午（1781.9.17）

又谕：据阿桂等奏按察使福宁率安定县知县黄道赍查拿

逆回余党及应行缘坐各犯家属，不动声色俱就戈获，且传集回众剴切晓谕，俾众心惊疑益释，感激涕零，咸皆安堵，办理颇属得宜。福宁著加恩赏戴花翎，并著交部议叙。知县黄道斐著一并交部议叙，以示优奖。

（卷1137 44—45页）

又谕：据毕沅奏查礼拜寺中规例，于过往回民不论识认与否皆收留居住，最易滋弊；现经传集西安各寺回众再三开导，嗣后过往投止回人倘见形迹可疑，即密禀地方官查究，并饬各属概行出示晓谕等语。所办好，已于折内批示矣。回众散处各省，良莠不一，无籍之徒恃有礼拜寺收留居住，遂致四出游荡，安保无潜结为匪之事？毕沅妥为饬禁，不动声色，令回民安然乐从，是即不禁自禁之法，办理颇为合宜。著将毕沅折奏抄寄各督抚等，照毕沅所办，督率属员明切晓谕，毋任胥役等纷纷查访致滋事端。将此各传谕知之，并著随时具奏。

又谕：兰州剿办撒拉尔逆回，黄检身为凉州副都统，毫无劳绩，岂伊养尊处优，竟未告随打仗？著阿桂等据实查奏，并将伊胜任副都统与否奏闻。

兵部议覆钦差大学士公阿桂奏称：原任甘肃提督仁和，前在金城关打仗隔河放炮，不中款要；嗣派在水磨沟带兵防守，听贼潜出盗水，请照例革职。从之。

（卷1137 50—51页）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戊子（1781.10.5）

又谕：据章嘉呼图克图奏称沿边附近循化等处一带地方喇嘛寺庙多有回人滋扰，甚有将庙宇残毁者，现在苏四十三等歼戮净尽，将来喇嘛可以安居等语。新旧教名色虽分，种类则一，伊等素不信佛，其残毁寺庙之人是否即系苏四十三等新教，抑并有旧教之人？著传谕阿桂、李侍尧查访具奏，并密谕各土司

韩煜等将伊手下人时加管束，毋令滋生事端。仍当不种声色令其潜消默化，各安本业。如有滋事者，该土司不时禀报，设法查办。总在该督等平日抚辑兼施，敉宁边境。即黄教亦得课诵焚修，不致受其扰累。若喇嘛滋事，亦不可袒护也。

（卷1139 8页）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撒拉尔回人分居十二工，除汉文寺、孟达、夕厂三工系旧教外，苏四十三住查家工，韩二个住清水工，及张尕、别列、草滩、崖慢、苏只、街子、打苏古等七工皆属新旧二教错居。现在新教剿尽，各工共遗存籽种地二百三十四亩零。臣等查随同打仗之回人土兵颇为出力，共伤亡三百三十余名，请即将此项地亩赏给伊等家属，交土司均匀派拨。从之。

（卷1139 11—12页）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庚寅（1781.10.7）

军机大臣议覆钦差大学士公阿桂等奏称遵旨酌添陕甘兵额、改设将备事宜：该省控制边陲，番回杂处，自应声势联络，营伍充实，方资弹压。甘省督标添兵一千四百六十二名，肃州镇添五百九十七名，西宁镇添二百五名，凉州镇添一百五十五名，河州协以固原总兵移驻改设镇标，添一千九十一名，陕西抚标添二百五十名，兴汉镇添五百九十三名。提督驻扎西安控驭未为便捷，应仍驻固原，改设提标，添兵一千六百九十五名，西安提标现存实兵一千七百四十五名，应照成都将军兼辖汉兵例，设立军标中、左、右三营，添三百五十五名，令该将军管辖。此外紧要营堡如河州属之循化、保安、奇台、临洮、大通、永安、镇海、归德、南川、亦杂石、千户庄、北川、巴燕戎格、巴暖、康家寨、乱思观、碾伯，肃州属之嘉峪关、盐池、红崖、犁园、洪水、南古城、马营墩，凉州属之庄浪、岔口、安远、古浪、黑松、

武胜、张义、西把截，宁夏属之花马池、同心城、惠安、韦州、灵州、横城，西安城守、庆阳、长武、邠州、泾州、潼关、神道岭，兴安城守、白土路、渔渡路、紫阳、七里关、旧县关，汉中城守、汉凤、阳平关、宁羌、略阳，固原城守、靖远、下马关、芦塘、西安州、永安、八营、洮岷、阶州、文县、西固、岷州、旧洮、秦州、巩昌，兰州城守、金县、红城、苦水，平凉城守各等处，自添数百名至数名不等。共计甘省添兵六千五百八十二名，陕省添兵六千三百五十八名。其增改将备之处，军标应设中军副将一员，以旧有中营游击改补，外添中军都司一员。固原提标应设两营，以西安前后二营游击等将备裁移。河州镇左营应设中军游击一员，于红德裁移，其旧有左营都司改为右营都司，其守备作为都司中军；左右二营共添千总二员，于临洮、兴武裁移；添把总一员，于哈拉库图尔裁移；添经制外委二员，于该营拔补。循化应添参将一员，于镇海裁移；添中军守备一员，于哈拉库图尔裁移；添千、把总各一员，于中卫裁移；添额外外委二员，于该营拔补。镇海应添游击一员，徙驻丹噶尔，于循化裁移，以旧有千总作为中军。哈拉库图尔应添千总一员，于大通裁移。归德应添把总一员，于永安裁移；添额外外委一员，于该营拔补。保安应添把总一员，于金塔寺裁移。永安旧有千总作为游击中军。兴武旧有把总作为都司中军。复以清平守备移驻红德，以宁条梁把总移驻清平，以清平经制外委移驻宁条梁，以黑城都司等将备移驻红城，以红城把总等将备移驻黑城。均应如所请。至西安提标弁兵业请改隶军标，毋庸增设总兵。从之。

（卷1139 14—16页）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辛卯（1781.10.8）

军机大臣奏：据大学士公阿桂等解到韩阿浑即马六十七、

萧得福、马达乌特、韩三个、韩四个五犯遵旨严鞫，该犯等纠合回人攻掠河州城池、兰州关厢，并屡向华林山送信，均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从之。

（卷1139 22页）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癸巳（1781.10.10）

又谕：前此剿灭逆回，黄检以守城为由并未打仗出力，令阿桂等传旨询问。兹据黄检覆奏实未打仗，有负殊恩，请交部严加治罪等语。黄检世受厚恩，非寻常可比。因其在藩司任内声名、操守俱属平常，念其系大学士黄廷桂之孙，仍加恩改用副都统，复因逆回滋事将伊调补凉州，伊自应感激朕恩倍加出力，以期稍赎前愆。乃黄检到兰后竟以守城为由，并未自告打仗；在逆回盘踞华林山时尚得藉辞城守，迨至官兵四面设围，黄检自应亲历行间随同擒剿，乃复藉辞坠城损足为由，自始至终并未于行间效力，实为辜负朕恩。黄检著交部严察议奏。

（卷1139 25页）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丁酉（1781.10.14）

又谕：据复兴奏德风控告乌什哈达收受阿奇木伯克迈达雅尔绸缎皮张，交年班伯克运寄回京，并纵容家奴暨笔帖式等奸宿回妇；又，乌什哈达控告德风借修万寿宫之名多派回民修理衙署，兼于回人私藏玉石之案诈赃至二三千两之多，并克扣官兵盐菜银两等款。朕披阅之下不胜骇异。乌什哈达谋利营私，不能约束下人，获咎固重。至德风乃朕弃瑕录用之人，且系尚书德保之弟，阖家受恩深重，如此肆无忌惮，其罪不更浮于乌什哈达耶？著传谕绰克托、复兴秉公审办，毋得偏袒，致干严谴。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奏：臣等饬拿洪济桥、唐家川数处从逆余党及缘坐家属到省亲加严鞫。逆犯马

六六等或为贼扎筏济渡，或熬茶接待，或抗拒官兵；其缘坐之犯，非父兄从逆，即子弟党贼；质对确凿，应即正法。其马复才之兄马进朝在监病死，当即戮尸。至唐家川、循化厅等处续获缘坐妇女共一百二十五口，幼男共六十五口，应仍发伊犁、云南普洱、广西百色烟瘴充军。从之。

（卷1139 33—34页）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丁未（1781.10.24）

又谕：回部郡王品级贝勒哈第尔著加恩赏戴双眼花翎，在乾清门学习行走。

（卷1140 19页）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庚戌（1781.10.27）

谕军机大臣等：据复兴奏八月初四日驰抵和阗，先访得德风与乌什哈达不过语言争忿小嫌，尚不致惊恐回人，群怀疑惧，已剀切晓谕，俾各安帖。所办甚为得体。至所称库贮仓储均与册数相符，惟空廒存玉石一千九百三十九块，据德风供系每年备贡之余，现在印册可凭。又绰克托前奏查检乌什哈达家奴及伯克等行囊，亦并无绸缎、皮张，是二人所控俱难指实。著传谕绰克托、复兴等，务须彻底根究，勿任弊混。

（卷1140 23页）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戊辰（1781.11.14）

军机大臣等议覆钦差大学士公阿桂、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奏称办理兰州军务善后各事宜：一、炮位宜添制分贮也。甘省炮位锈炸者多，应派妥员赴各营堡勘验，将堪用者分贮督、抚、提、镇驻扎各城，余悉销毁。添制大神威、劈山等炮，按照兵丁二百名给炮一尊之数酌制。一、回民新教宜严禁除也。新教之礼拜寺，毁后不许复建，并不得妄称阿浑名目及收留外来回人。复选老成回民充当乡约，劝诫稽查。年终将实无新教之处联

名具结咨部。一、撒拉尔回人宜严稽察也。该土司回人散处十二工，其贸易城镇者，令循化厅同知给票稽核，并严饬充当兵役之禁。如有滥准承充者，参处本官。仍禁内地游匪潜往煽惑。一、回犯发遣宜定章程也。内地回民向有番地习经之禁，若将新疆缘事者发至内地，恐致诱惑生事，应即于各城互相安插。一、地方繁简宜酌改也。兰州道地居省会，番回杂处，查察非易，应改部选中缺为冲繁难兼三要缺，请旨简放。循化厅同知抚绥控驭最为紧要，应改部选中缺为疲繁难兼三要缺，在外提补。河州太子寺地方向设州判，旋经裁汰，该处习俗黠悍，距州治又远，应复旧制设立州判分防。均应如所请。至私贩硝磺，该省关系最重。其内地偷售者，应比照附近苗疆五百里内偷售例计斤数分别军流；与外地番回交易者，应比照商船夹带出洋论斩例从重科罪。从之。

（卷1141 23—30页）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丁亥（1781.12.3）

又谕：昨阅绰克托、复兴审拟德风、乌什哈达互控一案，所办究属含混。德风非乌什哈达可比。德风系进士出身，由司员擢任侍郎，旋因私委知县修理盛京官署革职，复经特恩赏给三品职衔发往和阗效力赎罪。伊尚不自知己过，将回民偷卖玉石交出五百有余腾格钱私自挪用修理衙署等项，又因与乌什哈达不睦挟嫌编造款迹控告，绰克托、复兴将德风拟绞虽不为过甚，然其事尚不至如高朴私卖玉石肥己，即于该处正法示众也。已降旨交军机大臣议奏。但此事究系谁先起意，绰克托、复兴折内并未声明。著速将前后根由查明，或系德风先控、乌什哈达先控之处，即行奏闻。

（卷1143 6页）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甲子（1782.1.9）

谕曰：袞楚克达尔来京，经朕召见，看其人甚糊涂，清语亦复生疏，不但不胜要缺总兵之任，即内地简缺总兵亦不相宜。袞楚克达尔在兰州拿获贼匪苏四十三妻子，加恩授为西宁总兵，嗣因伊奏折内清语不通，是以降旨询问阿桂、李侍尧，令将袞楚克达尔能否胜总兵之任据实具奏。乃伊二人只奏请令袞楚克达尔赴京，候朕定夺，必以朕已嘉其奋勉授为总兵，故为此请也。袞楚克达尔在河州堵截北路，并非伊一人领兵成功，特因旧教回子等平日与苏四十三结仇怨恨，将其妻子擒获，而袞楚克达尔承名具奏耳，岂得谓伊一人所获耶？朕办理庶务初无成见，惟秉至公，阿桂等岂不知之？袞楚克达尔殊不称总兵之职，著作为护军参领。将此谕令阿桂、李侍尧知之。

（卷1145　17—18页）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甲戌（1782.1.19）

谕军机大臣等：户部奏驳李侍尧咨请设立军需局并议令裁撤新疆经费局一折，所驳是，已依议行矣。此次剿捕逆回，百余日即已竣事，不过如剿灭临清逆匪王伦相类，非从前出征外域经年累月，案次繁多，必须设立军需局办理者可比。此等小丑，不值设立军需名目。李侍尧非不谙事之人，何以为此率行咨请耶？即户部所设军需报销局，亦因川省军需尾案未清，是以尚未议裁，将来一经完竣，即当悉行裁撤。至该省办理新疆事务章程已定，此时所办俱系例案相承，其应支一切钱粮自有藩司总理其事，从前所设经费局亦可一并裁撤。著传谕李侍尧即照部驳办理。至阿桂系经办此事之人，其所见亦必与朕意相合。将此由五百里传谕李侍尧，所有户部原折一并发往，并谕阿桂知之。

（卷1146　13—14页）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辰（1782.1.25）

谕军机大臣等：据李侍尧奏审明定拟伙抢杀害汉民之番匪官八等首从各犯、分别斩枭一折，已批交三法司核拟速奏矣。此等番人犷悍性成，敢于纠集伙党，执持弓矢枪矛白昼劫杀内地民人，实为凶恶不法，非痛加惩创不足以儆凶顽而安良善。著传谕该督，嗣后遇有此等番匪劫杀汉民之案，审明后即照此案不分首从俱行正法。再，甘省番回族类颇众，与内地民人情性迥别，从前亦闻常有抢杀之案，勒尔谨为总督时一味疏纵，以致酿成今年苏四十三之事。并著传谕李侍尧，嗣后番回人等除有纠众杀伤汉民之事即照此次番匪之例办理外，即其种类中自相残杀或聚众数至十人以上大案，地方官亦应为之审断曲直，按律定拟，不得以有土司管辖，率照番回向例从轻议罚，置之不办也。

（卷1146 23—24页）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壬午（1782.1.27）

谕军机大臣等：李侍尧覆奏查禁民间私铸鸟枪一折。据称欲禁私藏，先严私造等语。此仍遵朕旨为戢暴安良起见，各直省自应如此办理。但甘肃地方番回与民人杂处，较之各省情形迥不相同。该处番回蓄有鸟枪以为打牲之用，由来已久，与蒙古之难以一概禁止者无异。此时该督等查办，果能将番回与民人鸟枪不动声色一律全行查禁，固属甚善。番回与民人往往有争殴之事，第恐地方官奉行不力，转多滋扰。若将民间鸟枪查禁，则番回等恃有火器起意侵侮，转开番回强横、民人懦弱之渐，不可不预为筹虑。著传谕李侍尧，将现在该省查禁是否能将番回与民人鸟枪一律销毁净尽，或势有不能，邻近民人所藏鸟枪或可仍前听其收藏备用以为守御身家之计，不必照各直省概令销毁之处，著李侍尧通盘筹画，悉心妥议具奏。至阿桂于该省情形自能熟悉，著将此旨一并抄寄阅看，阿桂以为何

如？将此各传谕知之。寻李侍尧奏：番回向以打牲为业，鸟枪在所必需，既难收销，番回既不能禁绝，若将附近居民火器收禁，则番回必恃强逞凶。请嗣后将附近番回地方旧蓄鸟枪报官编号者概免收销，其余各府州属仍行禁止。得旨：如所议行。

（卷1146 30—31页）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丁亥（1782.2.1）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军机大臣会同该部核议侍郎德成勘估兰州城垣营堡一折，已依议行矣。兰州外城西南两面紧接华林龙尾山麓，前此逆回苏四十三等恃险跳梁，即由此施放枪炮攻扑，窃据形势。是以阿桂等议将此两面外城拆去；俾城根距山稍远，不致有俯瞰下压之虞，原为保护城隍起见。但从前华林山等处并未设立塘汛屯兵驻守，逆匪因得据有险要，直逼兰城。今既添建营堡墩台，移驻重兵，则两山声势联络，可以环卫大城，况成功不毁，何必复多费帑金将旧有土城拆去改善？且西南两关厢民居周密，若概令迁移，撤去房屋，小民恐多未便。即所议扩建之东城关厢，亦未必能安插许多烟户，自不若一切仍循其旧。从前德成勘估查奏时，朕已早经谕及。至营堡一项，军机大臣等议用砖砌，更为坚实永久，请交该督另行核实勘估。但华林诸山冈阜联络，其中所产虎皮石料必多，若即用此项块石垒砌钩抿，不特取携较便，而工程尤为巩固。但该处采取石料是否便易，较之烧砖工价孰为节省，著传谕李侍尧查明据实确核具奏。将此由五百里传谕李侍尧，并谕阿桂知之。寻李侍尧奏：甘省营堡用土筑建尽可坚固，若改用虎皮石需费太多，即砖工亦可无需。得旨：如此即筑土堡可也。

（卷1147 7—9页）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己丑（1782.2.3）

上幸瀛台，回部库尔勒三品阿奇木伯克密尔萨图拉等三十二人于西华门外瞻觐，赐冠服有差。

（卷1147 11页）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丁酉（1782.2.11）

上御保和殿筵请朝正外藩。……回部郡王品级贝勒哈第尔、辅国公额色伊、阿巴哈纳尔多罗贝勒玛哈巴拉、鄂尔多斯多罗贝勒栋罗布色棱、青海多罗贝勒济克默特伊什、土默特固山贝子色布腾栋罗布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147 24页）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乙卯（1782.3.1）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拿获碾伯县潜匿回匪马三十九等四犯逐加严讯。据供马三十九、马满会系新教掌教，马三十七、马赛力系附从传习念经不讳。将该犯即行正法，并传示西宁、碾伯等处，俾各回众咸知畏惧。得旨：是。仍宜留心，期尽去根株，不可久而懈。

（卷1149 2页）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己巳（1782.3.15）

谕：据福禄奏向来南路各回城驻扎办事大臣稽察回民，俱于年终自行具奏，请嗣后转报乌什参赞大臣汇奏。所见尚是，著照所请行。因思伊犁等处亦应如此办理，嗣后伊犁所属各城办事大臣亦著于年终申报伊犁将军汇奏。

（卷1150 7页）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乙未（1782.4.10）

谕军机大臣等：刑部核覆陕甘总督李侍尧审拟已革武生马汉良教唆调兵不至一案，将马汉良比照失误军机律改拟斩候，入于本年秋审情实办理一折，部驳改拟甚是，已依议行矣。此案马汉良系奉土司调遣，胆敢教唆伊侄抗不发兵，坐视逆回肆

扰，观望阻挠。彼时李侍尧接据土司杨宗业及洮州同知禀报，即应将该犯立拿于军前正法，以为顿兵延玩者戒。即或图撒拉尔逆回未蒙暂缓刑诛，及至事平自应按律严办，何得仅将该犯拟军，且声称改发伊犁即为从重耶？李侍尧定拟此案殊属非是，著传旨申饬。

（卷1151 24页）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丁巳（1782.5.2）

吏部等部议准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河州太子寺地方旧设州判一员，嗣于乾隆四十二年裁去，改设庄浪县丞。查该处汉回杂处，稽察难周，请仍设州判一缺分防稽查。从之。

（卷1153 16页）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壬午（1782.5.27）

镶黄旗满洲都统奏：征剿逆回伤亡之蓝翎侍卫玛图纳请赏云骑尉，给伊子哈达那承袭。得旨：去年征剿撒拉尔逆回阵亡、伤亡人员皆照例给与赏银，并无袭官之例。朕思此等人员究竟在军营效命，因悯阵亡人等，特降谕旨施恩，交部照伊等官职酌议给与世袭官职。但实是阵亡人等理应照例给与世袭官职，袭次完时仍赏恩骑尉世袭罔替。至伤亡人等，已经邀恩照阵亡人等给与世袭官职，如仍给恩骑尉，太无区别，亦不合朕怜悯旗人之至意。嗣后凡阵亡人等，该部仍照例给与官职。其伤亡人等，不必给与恩骑尉。玛图纳之云骑尉即照此办理。著为例。

（卷1155 4—5页）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戊辰（1782.7.12）

谕军机大臣等：据宋椿奏盘查回民搜获书籍、现在严办一折，内称据桂林府知府贵中孚禀报，盘获广东崖州回民海富润有抄录回字经三十一本，又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现在逐

一严讯，从重究拟等语。所办殊属过当。甘省苏四十三系回教中之新教，即邪教也，今已办尽根株。至于旧教回民，各省多有，而在陕西及北省居住者尤多，平日所诵经典亦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且就朱椿现在签出书内字句，大约俚鄙者多，不得竟指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鳃鳃绳之以国法，将不胜其扰。况上年甘省逆回滋事系新教与旧教相争起衅，并不借经典为煽惑，朱椿独未闻知乎？朕办理庶政不肯稍存成见，如果确有悖逆狂呓字迹，自当按律严惩，不少宽贷，若如此等回教书籍，附会其词，苛求字句，甚非朕不为已甚之意。此事著即传谕朱椿并毕沅等，竟可毋庸办理。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将此一并传谕知之。

（卷1158 1—2页）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癸未（1782.7.27）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闵鹗元奏接据广西咨会起出回经并拿获作序、刊书各犯、讯供具奏一折。此事前据朱椿奏到，业经降旨不必查办，并通饬各督抚，嗣后如有似此回民经典，俱毋庸苛求，致滋扰累。盖缘旧教回民在西北省分为多，而各省亦在在俱有，其所奉经典回民中亦属家喻户晓，即与僧道喇嘛无异，焉能尽人其人而火其书乎？且伊等平日持诵经典，自唐宋以来早流传中国，迥非若白莲等教起立名色、专为敛钱聚众、甚且作乱者比。若过为搜求滋扰，则安分守法之回民转致不能自安，无所措其手足。封疆大吏如遇有地方邪教悖逆等事，自应认真办理，若此等久有之回教经典遽照违禁之案通行严办，殊属荒唐错谬。朱椿初任巡抚，不谙事理之轻重即飞咨各省一律查办，甚属非是。朱椿著传旨严行申饬。所有闵鹗元奏到起出回经及拿获作序、刊书之人，俱当妥为安抚，概予省释。至各省

督抚接据广西咨会，均著一例停止，毋庸查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再行通谕知之。

（卷1159 5—6页）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丁亥（1782.7.31）

谕：据萨载奏接准广西抚臣朱椿咨拿回民海富润案内之改绍贤等三犯、当即转饬查办、解赴江苏抚臣究审一折，所办殊属非是。此案海富润有抄录回字经卷及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其书内大意约略揄扬西域回教之意居多。回民持诵经典，自唐宋以来早已流传中国，现在相沿旧本在回民中俱属家喻户晓，并无谤毁悖逆之语，则是回民之各奉其教，即与此时之僧道、喇嘛无异，焉能尽人其人而火其书乎？此案前据朱椿奏到，节经降旨通饬各省督抚毋庸查办，乃萨载接准朱椿咨会并不权衡事理之轻重，遽行飞饬各属将改绍贤等搜查，押解究审，如此矜张办事，殊非大臣实心任事之道，实属可鄙可笑。萨载久任封疆，在督抚中尚属老成历练、明白晓事之人，乃亦与朱椿之初任巡抚、遇事茫无主见者相同，能不知厌愧乎？地方大吏遇有奸民倡立邪教及惑众敛钱之事，自当实力严查究办，务净根株，以除风俗人心之害。若回教民人各省多有，无论西北省分居住者固多，即江省一带零星散处，其饮食作息俱与平民相等，不过不食狗豕肉耳。如以传习经卷与邪教悖逆之书一例查办，则安分守法之回民转致无所措其手足。且从前山东王伦及甘省王伏林等滋事不法，回民中即有首先奋勇打仗者，即上年苏四十三之事，其旧教回民倡义率众协同官兵剿捕甚为出力，经朕节次奖赏。则朕之视回教民人皆吾赤子，各省督抚安得歧而二之乎？现在此案查拿之改绍贤诸人虽已据萨载折内声明业经遵旨概行省释，其书籍板片亦即给还，并当出示详悉晓谕回民务各循分守法，各安本业，毋致惊惶扰累。但各省督抚若因

有此旨遂致因噎废食，将地方实系邪教重案亦藉词镇重姑息养奸，竟置不办，则是误会朕意，不度事理，将来发觉时，恐不能当其罪也。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卷1159 10—12页）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辛卯（1782.8.4）

乌什办事大臣绰克托奏：据布古尔阿奇木伯克玛玛达布拉、拜城阿奇木伯克阿拉瑚里等呈称"我等系乌什所属托克逊地方回人，自投诚后仰蒙大皇帝恩施，授为阿奇木伯克，数十年来乐业安居。惟是我等祖茔现在乌什东，茔旁有祖遗田地，恳将此田赏给"等语，即交乌什阿奇木伯克迈玛特阿曾都拉等详查。据报称托克逊山根下果有玛玛达布拉等祖茔田地，此田自三十一年乌什事后给予阿克苏移来之回民两户耕种。然托克逊地方甚大，除此田外尚有未耕之田，另行择给阿克苏回民，其玛玛达布拉茔田请赏给阿拉瑚里。从之。

（卷1159 17—18页）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甲午（1782.8.7）

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据河州知州于锳禀请查照雍正年间河州二十四关设立乡勇例、编伍团练以重边防等因，查乡勇之设，农忙归业，农隙操演，仿古寓兵于农之法，其实半系游手无业之徒。况河州所属太半回民，良莠混杂，难保无借此为名私制军械，纠结藏奸。查该州乡勇旧设五千人，乃去年逆匪攻抢河州任其滋扰，彼时所称乡勇者何在？可见有名无实。今事平之后，因官禁私藏鸟枪，复指称乡勇名色，冀得照旧存留。河州逼近撒拉尔，保无串通番回滋事之处？况该处设镇添兵足资防堵，请将乡勇尽行革除，并将私藏禁械一体收销。得旨：是矣。汝实解事之人也。

（卷1159 24—25页）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丁酉（1782.8.10）

又谕：据毕沅奏接据朱椿咨会查缴回民海富润经本书籍并未转行查办、恭候谕旨遵行一折，所奏未免过迟。陕甘回民甚多，其安分守法者传习经卷书籍由来已久，断无查办之理。毕沅既见及此，即应据实陈奏，方不愧封疆大臣实心任事之道，乃直待朕降旨始行遵办，岂有伊所见及之事朕转不能洞悉其应办与否乎？毕沅此奏明系有心观望，以文饰其具奏迟延之故，其藉词取巧，实为朕所鄙笑。将此谕令知之。

（卷1159 30页）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辛丑（1782.8.14）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朱椿奏查办回民海富润携带回字经卷等书一案，以回民素习之经典，该抚辄视为悖逆不法，请旨查办，已属可笑；且自以为急公，不待接奉谕旨即分咨各直省一体查办。幸此事朕早虑其滋扰，即降旨通谕各督、抚毋庸办理。现据各督抚纷纷覆奏，俱以接奉谕旨即停饬属查拿。设皆如朱椿之率行搜查经卷，则各省回民不胜其扰，更复成何事体耶？朱椿著再传旨严行申饬，并著传谕朱椿，伊此事办理错谬，本应照谭尚忠之例降调，因其初任不谙，又尚为办事起见，其所奏并非若谭尚忠之有意邀誉沽名者比，是以免其议处。嗣后务当准酌事理轻重，留心妥办，副朕委任。若再蹈前辙冒昧从事，则是自贻伊戚，朕不能再为宽宥也。

（卷1160 16—17页）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乙巳（1782.8.18）

谕：本日姚成烈奏遵旨省释回民一折，内称接据朱椿来咨当将袁二拿获，因旋奉谕旨毋庸办理，随将袁二当堂省释等语。袁二本系安分回民，年已七十，该抚自当即行释放。此事前据朱椿具奏时，朕即降旨通谕各督抚停其查办。今姚成烈奏据咨查拿

袁二，致年逾七旬之人无辜受累，可见各省因此滋扰者已不少，皆朱椿办理错谬所致。朱椿虽不至如谭尚忠之徇情邀誉，而其不谙事理轻重率行分咨查办，冒昧之咎亦所难辞。朱椿著交部察议。

（卷1160 27—28页）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甲寅（1782.8.27）

谕：朕阅《兰州纪略》，阿桂、海兰察劳绩甚著。从前漏税案内阿桂应罚公俸十年，海兰察应罚侯俸四年，俱著加恩宽免。

（卷1161 7页）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乙卯（1782.8.28）

谕军机大臣等：朕昨阅《兰州纪略》，于贼匪苏四十三肆逆时谢桓协同循化厅营前往贼巢擒获多犯，并随总兵贡楚克达尔收复河州，甚为勇往；又，宗开煌、万邦英、董熙等于逆匪围兰州时，昼夜在城督率民夫防守；又黄道熙在安定县拿获马明心，均属出力。念伊等从前尚有微劳，于万无可宽之中求其一线生路。著传谕留京王大臣并刑部堂官，将监禁各犯逐一通查原案，如有似谢桓等情节，曾经阿桂等委派兵务、实在出力著有劳绩者，即行据实具奏，并将此旨宣示各犯，许其详细自行据实呈明。俟奏到时，交军机大臣详细按册查核，再降谕旨。

（卷1161 7—8页）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壬戌（1782.9.4）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胡季堂等奏到京城七月分粮价清单，比较上月大略相仿。但近来晴霁日久，京师是否略觉望雨？于农田有无妨碍？朕心深为廑念。著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如果缺雨，即照前一面派令回子等虔诚祈祷，并传谕顺天府府尹查明近京各属秋禾情形，一并据实覆奏。寻留京王大臣奏：七月

二十七日京城得雨，势甚绵密，城外约入土五寸，秋禾实有裨益。得旨：此间雨更沾足。顺天府府尹奏：京城及通州各属俱经得雨，早禾成熟，晚禾并未伤旱。报闻。

又谕：据巴延三覆奏回民海富润无庸查办一折，此等回教经卷非违悖书籍可比，况海富润即系广东回民，巴延三身任总督，两省皆其管辖，接准粤西咨文时即应酌量停办，据实奏明，方不愧封疆之任。总督与巡抚虽属同僚，但遇有巡抚办理失当之处自应随时改正，乃亦如寻常邻省咨查事件意存观望，直至接奉朕旨始行停止查办，殊属非是。看来巴延三于两省公事竟不能加意整饬，设伊身任陕甘总督，亦不过如勒尔谨之庸懦无能、自取咎戾而已。巴延三著传旨严行申饬。

（卷1161 14—15页）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乙丑（1782.9.7）

谕：上年甘省捏灾冒赈、侵蚀监粮一案，婪得银数在二万两以下各犯俱问拟斩候情实，于本年勾到时，刑部分别请旨。昨阅《兰州纪略》，于逆回苏四十三肆逆时，谢桓、宗开煌、万邦英、董熙、黄道贤五犯，或前往贼巢擒获多犯，或于逆回滋扰兰州时昼夜在城督率民夫防守，或在安定县拿获教首马明心，因念伊等从前曾有微劳，于万无可宽之中求其一线生路，当即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将现在拟斩监候各犯逐一通查原案，有无似谢桓等情节曾经阿桂等于折内声叙出力者，许其自行陈诉，一并交军机大臣核办。兹据留京王大臣等覆奏，除谢桓等五犯外，其余麻宸、申宁吉等二十八犯供称或在兰州随同守城，或拿获余党及办运军粮等事，当经军机大臣查奏所讯各犯供词，核之阿桂等上年原折，并未将各该犯等在事出力之处声叙，或因各该犯随同效力非出色之员，是以阿桂等折内未经提及，请交该督李侍尧再行详细确查具奏等因。此案人犯

侵帑殃民，俱属法无可贷。因念王亶望等之肆行侵冒，舞弊营私，皆系朕平昔宽仁，未免失之姑息，以致各该犯毫无忌惮，所谓水懦民玩，朕甚愧之。今复因人数众多，不忍概予骈诛，不得不又宽一线。所有谢桓等五犯，从前既据阿桂等奏明曾经在事出力，朕不肯没其微劳，谢桓、宗开煌、万邦英、董熙、黄道贶俱著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但伊等情罪重大，不加显戮已属格外施仁，嗣后虽遇大赦，各该犯等不得援照省释，伊等所生亲子，亦不准应考出仕，以示惩儆。其余麻宸等二十八犯所供各情节是否确实，并著李侍尧再行详细查明，具奏到日另降谕旨；其各犯供词一并发交李侍尧核对。朕于案内各犯非不欲求其可生之路，但求其生而不得，朕亦无如之何。各直省大小官吏嗣后务须洁己奉公，毋蹈甘省覆辙。如再有此等之以侵贪败露者，朕必按律严惩，不稍宽贷，勿以现今甘省应正法者皆获宽免，仍以身试法，侥幸苟活，庶不负朕谆谆教诫之至意。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卷1162 1—3页）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丙寅（1782.9.8）

谕：朕昨阅《兰州纪略》，当逆回苏四十三谋逆时，谢桓等或守城出力，或拿获教首，因念伊等俱著有微劳，于万无可宽之中求其一线生路，特降旨将谢桓等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兹复查上年阿桂等在兰州剿灭逆回时，参将呢克图曾经出力，带有枪箭各伤，该犯于军装冒销案内问拟斩候，本属罪无可逭，但谢桓等既邀宽典，所有呢克图一犯亦著从宽免死，发往伊犁充当苦差，效力赎罪，以示朕格外施仁之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昨已明降谕旨将甘省侵冒案内曾有微劳之谢桓等五犯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其余麻宸、申宁吉等二十八犯，虽据供称或在兰州随同守城，或拿获逆匪余党

及办运军粮等事，但经军机大臣查核上年阿桂等原折内并未将各该犯出力之处声叙。现已传谕李侍尧，令其将各该犯所供情节详细确查，具奏到日另降谕旨矣。麻宸等二十八犯从前在甘省时侵蚀银数多寡不同，及有无别项情节如冒请建仓、事后狡供捏饰、希图卸罪等事，定拟时声明从重归入办理者，著传谕刑部堂官将各该犯案情逐名详悉查明，开单具奏。至陶士麟等二十四犯虽已离甘省，上年并未有在事出力之处，但各该犯所侵银数及有无别项情节一并查明，逐款分晰开单具奏。除就近交军机大臣查核议奏外，将此谕令刑部堂官详查，随本奏来。

（卷1162 3—5页）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丙戌（1782.9.28）

又谕：上年甘肃捏灾冒赈一案，骫法营私，大小官员通同一气，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资，实皆罪不容诛。除侵冒银在二万两以上者俱经正法外，其侵冒银二万两以下各犯俱问拟斩候情实，本属法无可贷，即予以骈诛，亦系伊等孽由自作。因军机处所记万邦英等五犯于逆回苏四十三滋扰时，或昼夜在城防守，或前往贼巢擒获多犯，是以于万无可宽之中予以一线生路，免死发遣。又令其自行陈诉于逆回滋事时曾经出力之舒玉龙等各犯，命李侍尧查明，除闵焜一犯系告病之员并未在甘，所供随同守城竟系虚捏，情节尤为可恶，已降旨即行正法，其余各犯虽俱法无可贷，今李侍尧查到情节，或协同守御，派防要隘，或委办军粮，搜获余党，不过稍效微劳，且系伊等职分应为之事，并非若万邦英等五犯之在事出力、经阿桂等奏明给予议叙可比，然数十人骈首就戮，朕心实有所不忍。但此内如善达、承志身系满洲，用为州县，尤当洁己奉公以尽职守，遇有上司抑勒婪索等事即应直揭部科，或告病回旗，乃

竟憨不畏法，随同侵帑殃民，营私舞弊，似此亦得幸邀宽免，旗员更何所儆惧耶？善达、承志仍著交刑部入于朝审办理。其舒玉龙等所供在甘效力之处既属确实，万邦英等五人既经免其死，则舒玉龙、李本楠、彭永和、麻宸、丁愈、章汝楠、李弼、叶观海、钱成均、陈金宣、王旭、朱兰、韦之瑗、尤永清、宋树毅、蒲兰馨、侯作吴、费若淋、史堂、申宁吉、谢延庸、张毓琳、张金城、汪皋鹤二十四犯亦可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仍照万邦英等之例，虽遇大赦不得援照省释，该犯等所生亲子亦不准应试出仕，以示惩儆。朕办理诸案，常以水懦民玩、失之姑息为愧。今于舒玉龙等因人数众多不忍加之骈戮，宛转求其生路，仍不免于姑息。此实朕矜慎庶狱不得已之苦心，亦天下臣民所共见者。至此案舒玉龙等各犯俱应立置重典，特因其于苏四十三之事稍经出力，即得仰邀末减，此后凡身任地方之责者，设遇贼匪窃发，尤宜共矢天良，力图报效，庶不负朕训诫矜全之至意。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卷1163 14—16页）

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戊戌（1782.10.10）

谕：刑部进呈云南省招册内，有该抚原拟情实者郑起、黄禹鼎二案，有由九卿改入情实者三保、罗士朝二案，核其情节俱有可原。如回民郑起与民人管宏亮合伙开槽，彼此争论，管宏亮因郑起系属回民，忌讳猪油，抱住郑起将猪油抹口，该犯正持刀切物，一时不能挣脱，用刀吓戳，致中管宏亮右腿一伤，越日殒命；黄禹鼎因沈姓酒醉查询，沈姓即行詈骂并揪扭推跌殴打，该犯挣扎不脱，顺拔身佩小刀戳伤其臂脖、肩甲二处殒命。此二人者伤由图脱，杀本无心，与逞凶叠戳者有间。乃该抚定拟情实，刑部亦照拟核覆，皆因曾降谕旨有金刃伤人应入

情实一条，遂尔不权轻重及伤痕多寡，未免过于拘泥……

（卷1164 5—6页）

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庚子（1782.10.12）

又谕：据朱椿参奏部选广西南宁府同知程德炯，于上年十二月内在安徽本籍呈报患病调理，迄今九月有余，未据咨报病痊赴任，明系规避远缺，藉病迁延，请旨革职等语。程德炯系部选人员，理合依限赴任，乃托词患病至九月有余，显系有心规避。程德炯著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至朱椿前于回民海富润一案办理错谬，因降旨交部察议，经议以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实所应得，已将此本折留，本拟降旨依部议行。今于程德炯规避远缺之处即能据实参奏，尚属留心。所有部议朱椿降调一本，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该部知道。其朱椿奏到原折并发。各省督抚遇有似此规避劣员，俱著留心查察，据实具奏，毋得稍为徇隐。

（卷1164 13—14页）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甲子（1782.11.5）

恭奉重刻五朝册宝尊藏太庙。礼成。谕曰：朕承上苍眷佑，列圣垂庥，平伊犁，定回部，辟疆二万余里，回子伯克尽为臣仆，和阗良玉充贡内廷。敬维太庙尊藏五朝册宝系随时镌造，玉色长短未能一律，用是选择精璆，特派大臣董率敬造五朝册宝全分，以今岁孟冬时享恭奉入庙。旧有册宝送至盛京太室尊藏。玉检金绳，虔申对越，聿昭我祖宗功德之成于万祀，甚巨典也。所有恭造余存未镌各分，朕亲加检阅，其玉色与五朝册宝相符者，均编为庙字号，俟后有举行册宝入庙之事，概用此玉以昭画一；其玉色较白而未能一律者，另编为喜字号，将来朕归政后，嗣位之皇子崇上尊称，即将此玉成造册宝，并嗣后皇孙、皇曾孙辈有承事东朝尊崇徽号者，皆以此等喜字号玉一体呈

用，永为定制。洪惟我列祖列宗，荷天之龙，重熙累洽，勤求治理，不敢康宁，用克上协天心。暨于朕躬，缵绪承庥。抚有方夏，弗懈益虔。克集大勋，版图式廓。迄今年逾古稀，犹日孜孜，益不敢不敬天，益不敢不勤民。自新疆底定以来，伊犁将军及驻扎大臣尽皆恪遵功令，抚绥安辑，仰体朕一视同仁德意。新疆万里，无不安居乐土，效悃抒忱。即有一二滋事之臣，如素诚、高朴者，皆不旋踵而败露治罪。不动声色，力加整饬，俾享安全。是以回部伯克内如色提巴尔第、鄂斯瑞等久在乾清门行走，竭诚供役与内地臣民无异。其派令采玉者，亦皆欢欣踊跃，共效子来。我子孙继序绳承，敬瞻册宝，当益凛天命之难谌，知守成之不易，联内外以同心。设或稍存怠忽，所用非人，以致抚驭失宜，则和阗珍产未必能源源而至。又或意存征索，苛求苦累，则不惟玉不可得，而且别启事端。其所关系甚大，思艰图易，可不慎乎？可不戒乎？用是谆切训谕，面命耳提。我子孙当以朕此心为心，凝承鸿贶，笃念前徽，永存无疆之恤，以保无疆之庥，庶无负朕反复教诫之至意。此旨著录三通，一存内阁，一存尚书房，一存内务府。其敬承无敩。钦哉。

（卷1166 2—4页）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戊辰（1782.11.9）

谕军机大臣等：上年苏四十三滋事一案，所有该犯等家属除已经正法外，其男丁发配烟瘴地方。各犯到配后已一年有余，是否尚属安静？著传谕富纲、刘秉恬、李本、朱椿留心查察。如有不安本分在配滋事者，即行奏明，从重办理，毋得稍存姑息。

（卷1166 8 页）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乙未（1782.12.6）

谕：据伊勒图奏数年以来回子耕种地亩、交纳谷石事件，办理妥协之阿奇木伯克鄂罗木咱卜、伊什罕伯克巴喇特，请加恩奖励等语。鄂罗木咱卜、巴喇特数年以来感戴朕恩，实心奋勉，于管束回子耕地纳谷事件办理妥协，殊属可嘉。阿奇木伯克鄂罗木咱卜现系一品，伊子密礼克咱特著加恩赏给五品顶带花翎。伊什罕伯克巴喇特著加恩赏给二品顶带。将此旨明示鄂罗木咱卜、巴喇特等，令其各感朕恩，凡事留心，益加奋勉。

（卷1168 5页）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丙申（1782.12.7）

谕：朕昨阅《兰州纪略》，于贼匪苏四十三肆逆时，兰州府知府杨士玑前往查办，在白庄被贼杀害，署河州知州周植因城失守，自缢身死。因思该二犯于捏灾冒赈案内俱侵蚀银在四万两以上，例应斩决，发遣子嗣。若其身尚在，自应按律正法，将伊子发遣。但念杨士玑被贼戕害，周植城亡与亡，究系殁于王事，彼时与杨士玑同被贼害之副将新柱，身系武职，缘并无冒赈捏灾之罪，现已加恩给与难荫，且从前守城著有征劳之谢桓等各犯俱邀恩宥，免死发遣，杨士玑、周植自应一体加恩其应得冒赈之罪以不予难荫折之。至该二犯之子业经发遣者著赦回原籍，其年未及岁现在监禁者亦一并释放，俾身任地方之责者知有罪必惩，有功必录，益当感发天良，力图报效，庶不负朕轸念微劳格外施仁之至意。

（卷1168 8—9页）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壬申（1783.1.12）

谕军机大臣等：据李侍尧奏上年剿捕逆回案内滥用军需、断难开销各款，共计银三十余万两，全系无著之项；又，前此报销各案有奉部核减银两，均应筹补；请将总督两司及道府养廉

每年各扣二成陆续归补等语。所办未为允协。该省于上年调集官兵剿捕逆回，一切军需并未酌定章程，滥行动用，明知事多越例，而止顾目前之支应，并不虑日后之核销，至今无著银两统计共有三十余万之多，又经前后部驳各款，恐尚不止此数。若如李侍尧所奏请于两司道府养廉坐扣二成，则以前任之滥用而累及后任之摊赔，于事理殊未平允。即如冯光熊新放甘省藩司，尚未到任即将其养廉扣去二成，此事始终与伊毫无关涉，又何从而波及乎？且恐该省道府因扣去养廉所得者少，不足以养其廉，致有贪黩病民之事，更滋流弊。此内如李侍尧所得总督养廉本厚，自应准其摊扣二成；福崧原系该省藩司，此事系伊始终经手，且现又加恩升授巡抚，应著令摊赔五成；至福宁于冒赈案内滥行出结，本应革职查抄发往伊犁，因其首先供出实情，且搜捕贼党尚为出力，是以加恩仍留臬司之任，已较他人为幸，此项摊赔银两应即将其养廉得项全数坐扣，俟官项全清，方准支给。至承办道府州县各员现在有尚留甘省者，自应分别数目核实追赔。即案内革职查抄各员现在有免死发遣者，其家产虽已查抄尚不敌其侵冒之数，但伊等原籍自有兄弟亲属可以通那帮凑，著李侍尧查明各该员承办时滥应实数，逐一确核应赔分数，行文各该犯原籍核实追赔。如有托故延宕不行按数完缴，即将该犯仍照原议治罪，并行文各犯所发地方谕令知之。军机处及该部亦令记档。又，该督题销军需一案，内有督标官兵按日支给盐菜一款，现在已交部议。该兵丁身隶督标，御贼守城是其专责，且在本营堵御贼匪并未离汛，该兵丁既有月饷，何得复行支给盐菜？部臣必行议驳，此项不准开销，即著滥行支发之承办各员名下按数追赔。如其人已经治罪查抄，即著该管武职大员摊赔并各兵丁名下坐扣归款。以上各条，著传谕李侍尧通盘筹划，另行分晰条款妥议具奏。将此由

六百里发往，并谕福崧知之。

（卷1170 18—20页）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癸酉（1783.1.13）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李侍尧奏上年剿捕逆回案内滥用军需难以开销各款，已传谕该督分别摊扣，并令详查承办滥用各员现在有免死发遣者，核其应赔分数按款追赔矣。但思捏灾冒赈案内现在免死发遣各犯有于逆回滋事时已离甘省者，即身在该省，未曾经手承办军需，及乌鲁木齐案内各犯于此事本无关涉，均可无庸议及。至曾任甘省州县、经手军需、滥行动支各犯，其从前侵冒之罪本应概予骈诛，今已格外加恩宽其一线，该犯等在任时又复有滥行支应之事，是该犯又有应得之罪。今不行惩治，第令追赔，各该犯稍有天良，自当向其兄弟亲属通那帮凑，按数完交，即可无庸加罪。著传谕李侍尧查明各犯滥应实数，核其多寡，按名排定，分晰条款具奏，军机大臣逐一确核，再转行各该犯原籍及发遣地方将军、督、抚大臣详悉晓谕，令其按数追赔。予以三年限期，如该犯等尚不知感知畏，仍复托故延玩以致限期满而帑项悬宕，即著该管之将军、督、抚大臣据实奏闻，必将该犯拿回刑部，即行照依前罪正法，不能再为宽贷也。将此由六百里再行传谕李侍尧知之。

（卷1170 20—22页）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癸未（1783.1.23）

霍罕伯克那尔巴图来使鄂布尔克色木及年班回部阿哩雅斯等十一人入觐。

（卷1171 10—11页）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庚寅（1783.1.30）

上御重华宫，赐霍罕伯克那尔巴图来使鄂布尔克色木及年班回部阿哩雅斯等食，赏赉有差。谕：据绰克托等奏和阗三品

阿奇木伯克阿里木沙因病告休，其员缺请另行简放等语。阿里木沙自投诚以来，率兵攻守城池甚为奋勉，又在阿奇木伯克任内效力多年，今因病告休，殊堪怜悯。著加恩准其原品休致，仍将阿奇木伯克应得养廉赏给三分之一以养余年。所遗员缺，著玉陇哈什之四品阿奇木伯克爱资雅尔补授。

（卷1171 20—21页）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壬辰（1783.2.1）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翼科尔沁和硕达尔汉亲王旺扎勒多尔济、和硕卓哩克图亲王恭格喇布坦、多罗郡王喇什噶勒当、固山贝子班珠尔、辅国公哈达、公品级一等台吉拉旺、一等台吉敏珠尔多尔济、二等台吉锡第、四等台吉端多布、巴林多罗郡王巴图、固山贝子萨木丕勒多尔济、辅国公和硕额驸布彦图、一等台吉索特纳木多尔济、二等台吉索诺木、回部郡王品级贝勒哈第尔、辅国公托克托、额色尹、伊巴喇伊木……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171 21—24页）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丙申（1783.2.5）

上御紫光阁，赐蒙古王、公、台吉及霍罕伯克那尔巴图来使鄂布勒克色木并年班回部伯克阿哩雅斯等十一人、朝鲜国使臣郑宗源等二人宴。

（卷1172 6页）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丁未（1783.2.16）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召左翼科尔沁多罗郡王固山额驸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巴林多罗郡王巴图、固山贝子萨木丕勒多尔济、喀喇沁多罗郡王喇特纳锡第、奈曼多罗郡王拉旺喇布坦、翁牛特多罗郡王旺舒克、鄂尔多斯多罗郡王达尔玛咱第、扎赉特多罗贝勒阿穆祜朗、阿巴哈纳尔固山贝子达

克丹朋素克、敖汉辅国公多罗额驸桑济扎勒、右翼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齐旺巴勒斋、和硕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多罗郡王三丕勒多尔济、固山贝子车登多尔济、逊都布多尔济、厄鲁特亲王罗布藏多尔济、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苏尼特多罗郡王额呼克津、回部郡王品级贝勒哈第尔、茂明安多罗贝勒珠克都尔扎布、青海辅国公根敦端多布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172 22页）

又谕：前因安集延回人阿布拉在叶尔羌私贩玉石，拿获审明拟绞，解京监禁。今该伯克那尔巴图感戴朕恩，遣使鄂布勒克色木远来朝觐，并恳恩请将阿布拉赏还。著加恩将阿布拉宽免，交与来使鄂布勒克色木带回。著该部通行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办事大臣等一体遵照办理。

（卷1172 24页）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壬子（1783.2.21）

谕曰：春宁在外年久，著交伊勒图由伊犁领队大臣内拣选一员，令往塔尔巴哈台更换春宁回京。伊犁领队大臣员缺，著派副都统雅满泰前往。

赐霍罕伯克那尔巴图敕谕曰：尔那尔巴图继尔祖额尔德尼为霍罕伯克，前曾遣使来请朕安，今复感戴朕恩遣使具疏请安，笃诚可嘉。使臣鄂布勒克色木前来朝觐，施恩赐宴。兹以特恩赐尔敕谕，赏尔那尔巴图妆蟒、缎匹、玻璃、磁器等物，交与鄂布勒克色木带回，并赏鄂布勒克色木锦缎、绒绸、皮张、银两，其跟役四名亦各赏银两、缎匹，仍派侍卫照料遣回，到时尔其祇领，惟当感戴朕恩，益矢诚悃。至尔所请将前在叶尔羌私贩玉石拟绞监禁回犯阿布拉赏还一事，鄂布勒克色木已代尔奏。但阿布拉之罪原应正法，因系边远无知回人，未经正法，只行监禁。今以尔欣戴朕恩遣使奏请，特施殊恩，姑予宽免，

将阿布拉交使臣鄂布勒克色木带回。此格外宽典，非可屡邀，嗣后不得以此等事再行渎奏。阿布拉到后，尔其严行管束，勿令复滋事端。汝属下一切人等，不时善为教训，使各安居，与邻部和好，勿倚强凌弱。凡事俱遵驻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交派而行，安分自守，以期永享朕恩。特谕。

（卷1173　6—7页）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甲戌（1783.5.14）

谕军机大臣等：甘省撒拉尔回人只有十二工，从前苏四十三滋事逆党止系三工新教回众，其余九工之旧教回人亦俱隶循化厅所属。昨询据善德奏称旧教回人亦系撒拉尔种类，与内地回民不同，现在该处旧教回人目睹上年大加惩创之后，各知畏惧，安分守法，不致再生事端等语。撒拉尔回人既另行居住各为一种，则与内地回民自应区别，其往还结亲，亦当听伊九工之众自为婚配，内地回民不得杂入其中，致日久滋事。前李侍尧在京时未经面谕，著遇便传谕李侍尧，于回任之后饬属留心体察，设法防范，开导内地回民各知守法自爱，勿与撒拉尔回众往来联络。总宜不动声色，为之以渐，日久风俗自然移易，方为妥善。至黑帐房番人与撒拉尔回众种类本殊，又各奉一教，向来亦互有恃强凌弱之事。嗣后亦当随时访察防闲，使各安居守业，勿致生事。惟在该督等严饬所属实力奉行。将此一并谕令知之。

（卷1178　17—18页）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庚午（1783.7.9）

谕军机大臣曰：李侍尧覆奏撒拉尔各工回人自前岁大加惩创之后，无不畏威知法，守分安居；仍随时体察，并责成地方文武益加严密稽查等语。自应如此留心防范，毋致久而懈弛。昨召见候补知府王奂宪，询以文县盗杀九命一案正凶曾否拿获，

据奏尚未弋获，大约窜匿番回地界，现在购线严拿。是内地奸民仍不免窜匿部落，各关隘所谓严密稽查，亦只虚应故事。而循化厅、河州、平番管理番回地方文员多系科甲出身汉人，心存畏葸，徒羁縻不能驾驭，殊非防微杜渐之道。方今德威远播，哈萨克王阿布勒比斯查出内地逃人，尚亲送至伊犁将军处，效其恭顺悃忱，乃甘肃内地番回竟敢藏匿正凶，若不乘此兵威剿洗大加惩创之后实力整顿，仍事因循，日复一日，是该处番回不几为甘肃藏垢纳污逋逃之薮乎？著传谕李侍尧，务即严饬所属将文县盗杀一家九命之正犯勒限严拿，毋使远飏漏网。至管理番回地方如循化厅、河州、平番等处州县官，将来陆续须改用精明强干旗员方足以资弹压，毋致选懦贻误。该督仍须不时留心防闲，实力查察，绥靖边隅，以副朕委任之至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182 18—19页）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庚子（1783.8.8）

又谕：据步军统领衙门奏有大学士三宝家轿夫傅大在西单牌楼大街辟闹、与卖羊肉回民满廷显争殴、随有同伙轿夫蓝大、张大等前往帮同殴打并砍伤马玉儿等一案，已交该部严审矣。傅大身充轿夫，竟敢逞辟打闹，其同伙蓝大、张大等闻声踵至，同恶共济，竟用刀棍伤人，种种凶横实属憨不畏法。至轿夫头目王二，当领催赵德往拿之时尚复恃强揪扭发辫，与拒捕何异？尤属目无法纪。轿夫本系无籍之徒，最易生事，若不严加惩治，无以示儆。著传谕刑部堂官，将此案人犯即照光棍律定拟具奏。

（卷1184 20页）

又谕：据提督衙门奏大学士三宝之轿夫傅大等斗殴一案，已交刑部严审定拟具奏矣。但三宝系满大学士，至令轿夫肆意

横行，皆其平日不能严加管束所致。此等目无法纪之轿夫，三宝一有所闻即应拿交刑部治罪，方为得体。三宝身任阁臣，不能约束轿夫，实属无能。著传谕三宝，将伊家轿夫何至肆行无忌若此并又何至任其脱逃之处，令其明白回奏。

（卷1184 21页）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癸卯（1783.8.11）

又谕曰：三宝因轿夫之事接奉谕旨令其明白回奏一折，称轿夫住址距伊稍远，是日傅大等与回民斗殴时伊并未闻知，事后家人始行告知等语。此奏尤属非是。三宝身任大学士，所养轿夫何不令其近处居住？即伊住宅不能容纳，亦应于住宅左近置房数间令其居住。似此纵令远离，则安保其无赌博等事耶？今三宝接奉谕旨，奏称轿夫住处隔远即能免罪乎？著传旨申饬。

（卷1184 26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伊勒图奏接到法灵阿札寄伯尔克率领属人逃窜，带兵追往等语，当即移咨法灵阿速将往追兵丁使人追回，再于前往人内派一二晓事官兵、回子伯克往追伯尔克，询悉情形另行筹办。伊勒图所见甚是。前法灵阿奏到时，朕即谓其所办冒昧。昨日绰克托奏添弁兵追往堵御，又传谕令其与伊勒图会商，缓为索取矣。今日据保成等奏称伊等与鄂斯瑞会商，令将派追兵丁暂行停止，霍罕伯克那尔巴图及在逃之伯尔克业经拟写谕帖，令人前往晓谕，所办尚是。此时法灵阿若已接到伊勒图移文业经遣人阻止追兵，由彼讯问伯尔克逃窜情由，以利害申示而回，甚好；若已经逃往霍罕等处，著再与绰克托会商，缓为索取。除将此传谕伊勒图外，并传谕绰克托知之。

（卷1189 15—16页）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甲寅（1783.10.21）

谕军机大臣等：著速传谕伊勒图、绰克托，今因索取在逃之布鲁特比伯尔克一事，据保成等奏业经拟写谕帖，派令护军参领永宁、噶咱纳齐伯克前往霍罕边境等语。此时永宁等到彼，霍罕伯克那尔巴图若知恭顺，即将伯尔克缚献拿回，甚妥；若抗违不与，伊勒图、绰克托即应另派干练大员、侍卫、回子伯克、布鲁特比直入那尔巴图游牧，威吓索取。今拟写谕帖一道，伊勒图、绰克托接到时，或伊犁或乌什即行商酌，出派侍卫一人、回子伯克一人、布鲁特比一人，将谕帖以回子字译出写妥，听候保成使人消息。若已经将伯尔克要回，即行拿解来京；倘抗违不献，伊勒图等即将谕帖交付委员，直抵那尔巴图游牧，将谕帖以利害申示。仍著传谕保成等、护军参领永宁等，一有消息报到，即行一面具奏，一面行知伊勒图、绰克托万勿稍缓。

（卷1189 17—18页）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癸亥（1783.10.30）

又谕：前据刘峨奏西宁县拿获陕西回民马之玉等偷买贼马一案，据马之玉供出上年九月、十月及本年二月，曾同直隶民人侯二小、陕西回民王二共三次出口，窃贩蒙古丹津多尔济、什特瓦偷来马十余匹及二十余匹不等，均由山西大同之镇门口赶进售卖；王二等现在逃匿，屡次行催，该省尚未将王二缉获。著传谕毕沅，即行严饬所属实力访缉，获日速行派员解赴刑部归案办理。

（卷1190 14页）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丙戌（1783.11.22）

谕军机大臣等：刑部审拟偷马贼犯马之玉等一案，据马之玉供出有直隶民人李三即李文普、陕西回民王二共三次出

口，窃贩蒙古丹津多尔济、什特瓦偷来马十匹及二十余匹进口售卖等语；该二犯现在逃匿，尚未缉获。又，从前降旨饬缉之偷马贼犯孙八系陕西临潼县人，孟大系山东人，吴大、王四系陕西人，久经查拿，俱未获解。著传谕各该督抚，即行严饬所属实力踵缉，务将该犯等拿获，派员解送刑部审办，毋致远飏漏网。

（卷1191 27页）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丁丑（1784.1.12）

又谕：乌什、叶尔羌等处年班入觐之伯克等入京时，俱由该处大臣出具考语，缮折具奏，伊犁入觐之伯克等向俱不由该处大臣出考具奏。嗣后伊犁年班之伯克等亦照乌什、叶尔羌之例，令该处大臣按其劳绩出具切实考语入奏。将此传谕伊勒图知之。

（卷1195 11页）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戊寅（1784.1.13）

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来使达巴哈齐等二十一人、土尔扈特郡王舍楞来使达什琳沁等四人及年班杜尔伯特公乌呼斯、四等台吉固木扎布二人并伊犁、乌什、吐鲁番、吐尔羌、和阗、喀什噶尔、喀喇沙尔、阿克苏、库车等处回部伯克塞普拉等十六人于西华门外瞻觐，俱命随至瀛台赐食。

（卷1195 12页）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癸未（1784.1.18）

上御重华宫，赐年班回部伯克塞普拉等食，并赏赉有差。

（卷1195 17页）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丙戌（1784.1.21）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翼乌珠穆沁和硕亲王玛哈索

哈、巴林亲王品级多罗郡王巴图、固山贝子德勒克、多罗额驸丹津、一等台吉索特纳木多尔济、喀喇沁亲王品级多罗郡王喇特纳锡第、固山贝子丹巴多尔济、辅国公拉扎布、公品级一等塔布囊玛哈多尔济、固山贝子德沁喇木丕勒、辅国公德勒克多尔济、三丕勒敦多克、扎萨克一等台吉三都布多尔济、厄鲁特和硕亲王旺沁班巴尔、镇国公乌尔图纳逊、奈曼多罗郡王拉旺喇布坦、阿巴噶多罗郡王喇特纳什第、回部郡王品级贝勒哈第尔、辅国公额色尹、托克托、伊巴喇伊木、翁牛特固山贝子图扪巴颜、鄂尔多斯固山贝子丹巴达尔济、杜尔伯特固山贝子博第、辅国公乌呼斯、绰罗斯固山贝子富尔纳、和硕特辅国公色布腾、扎萨克一等台吉特默齐、辉特扎萨克一等台吉萨木丕勒诺尔布、青海扎萨克一等台吉达什车木伯勒、衮楚克、敖汉二等台吉巴勒珠尔喇布坦、济克济扎布及杜尔伯特汗之来使达巴哈齐等二十一人、土尔扈特郡王舍楞之来使达什琳沁等四人并伊犁、乌什、吐鲁番、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喀喇沙尔、阿克苏、库车各处回子伯克塞普拉等十六人及领侍卫内大臣等。召左翼乌珠穆沁和硕亲王玛哈索哈、巴林亲王品级多罗郡王巴图、固山贝子德勒克、喀喇沁亲王品级多罗郡王喇特纳锡第、敖汉多罗郡王齐默特鲁瓦、固山贝子桑济扎勒、科尔沁多罗贝勒三音□衮、土默特多罗贝勒索诺木巴勒珠尔、喀尔喀固山贝子巴尔准多尔济、右翼科尔沁和硕达尔汉亲王旺扎勒多尔济、喀尔喀车臣汗车布登扎布、多罗达尔汉贝勒车布登纳木扎勒、固山贝子德沁喇木丕勒、奈曼多罗郡王拉旺喇布坦、阿巴噶多罗郡王喇特纳什第、翁牛特固山贝子图扪巴颜、鄂尔多斯固山贝子丹巴达尔济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195　19—21页）

乾隆四十九年正月辛亥（1784.2.15）

又谕：据毕沅覆奏审讯佟跃岱，将伊名下分得地亩变卖还债；至其所借各铺银两细数帐目，据供前在兰州适遇逆回滋事，城外寓所行李等物俱被抢去，帐目亦致遗失等语。兰州逆回滋事之时，佟跃岱所借各铺银两细数帐目或被抢失，亦情理所有；或竟系该员藉此无质证之事希图掩饰，均未可定。但佟跃岱拖欠官项至九千八百余两之多，既将地亩变售，自应先公后私，何得以卖地价银一万九千余两先还私债，转置官项于不问？明系将应得产业变价清还借项，将来催迫官项时，又得以藉口家产尽绝希冀摊赔，转可脱然事外，居心殊属巧诈。总之，佟跃岱解京后并将各铺户拿解到京，经刑部审讯，自无难水落石出也。将此传谕阿桂，并谕刑部堂官知之。

（卷1197　10页）

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丁酉（1784.4.1）

谕军机大臣等：保成奏称据鄂斯璃告称，萨木萨克私遣回人托克托素丕、巴尔哈特素丕寄与喀什噶尔回人默罗色帕尔等五人书信后随即回去；书内称从前默罗色帕尔等曾给萨木萨克物件，随将默罗色帕尔等交鄂斯璃看守，俟拿获托克托素丕、巴尔哈特素丕时审究另奏等语。保成所奏甚属非是。托克托素丕等虽尚未获，现有默罗色帕尔等五人何不审讯？况萨木萨克所给书信有收得物件之语，即可据此究讯，何必欲俟拿获二回人方行审办耶？萨木萨克与彼处回人私通信息，互相馈送，自属必有之事。今默罗色帕尔等呈出此情，伊等平日私相通信恐人首告，故将萨木萨克所使回人暗行放去后始行呈出，保成久任军机章京，何不晓事如此？保成著传旨申饬。此事著交伊勒图相机办理。保成等即会同鄂斯璃，将默罗色帕尔等五回人何故给萨木萨克物件并萨木萨克所使二回人潜踪何处审明各情节，一面即速奏闻，一面派妥干侍卫章京解送伊犁，勿致逃

遁。俟二回人拿获，亦一并审讯具奏，即解送伊犁交伊勒图妥协办理，迅速奏闻。此事鄂斯璃感戴朕恩，如此详悉查办，虽是，但伊一人更张众回之事与伊甚无裨益，且亦不便因此一事尽究彼处回人。著传谕保成等，令其晓谕鄂斯璃务须不动声色，酌派干人将萨木萨克所使二回人严查拿获，并将现在默罗色帕尔等五人明白审讯，遵旨办理，不可苟且从事。此旨著由六百里发往。

（卷1200 23—24页）

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己亥（1784.4.3）

又谕：前据保成奏称萨木萨克私遣回人与喀什噶尔回人书信等语，奏到时朕已降旨训饬矣。萨木萨克系布拉呢敦之子，至今回众等未免依恋，萨木萨克又思故土，彼此私通信息、酬酢物件皆属必有之事。伊等惧人首告，故默罗色帕尔等将萨木萨克所使二回人暗放始呈出此情，作一不了之局。保成等当即将默罗色帕尔等五回人究讯便可得实，乃但交鄂斯璃看守，必待拿获二回人时始对质审讯，甚属不晓事体。倘不能拿获二回人，即如此完结乎？已令将默罗色帕尔等审讯得供即解伊犁，交伊勒图办理。鄂斯璃感戴朕恩，理宜如此查办，但伊虽心诚，倘众回生疑，伊孤身亦难以抚众。应晓谕鄂斯璃，但令讯问默罗色帕尔等五人，不必根究各回众。再，鄂斯璃平素用人，保成等自必察核准驳，此刻正在办事之际，伊所有保用、革退之人无妨暂从所请，不可拘泥改驳。总之办理诸事皆当因时制宜。保成等知朕此意，惟当留心妥协办理。并著传谕伊勒图、绰克托等知之。此旨著六百里发往。

（卷1200 27—28页）

乾隆四十九年三月甲寅（1784.4.18）

谕曰：留京办事王大臣会同该部议覆钦差尚书福康安等审

拟广东监生谭达元呈控总商沈冀川勒派伊弟谭体元公费银两、承办各官枉断拟军一案，将巴延三、李侍尧照因公科敛所属财物律革职，问拟杖徒，固属分所应得，第念李侍尧久任封疆，素能办事，是以加恩复行录用。自简任陕甘总督以来，于剿捕逆回、查办监粮二事尤能认真出力，而地方诸务亦俱实心整顿，其令总商派敛公费购买物件，与枉法受财者有间；所用过公费银两，议令按数赔缴，亦足蔽辜。李侍尧著加恩免其治罪，从宽改为革职留任。巴延三人本拘懦，朕早知其不能胜任繁剧，曾向彼云"若用尔为陕甘总督，亦必如勒尔谨之庸劣无能，养痈贻事。"但伊幸遇地方无事，所以不致贻误。即公费一项，亦系因循积弊，究非藉端婪索，已议将用过银数追缴，亦足蔽辜。巴延三亦著照议革职，加恩免其治罪。仍俟到京后再行酌量差遣，另降谕旨。至尚安、李质颖，于谭体元初控时，经朕特交伊二人审办，自应秉公研讯，彻底根究，乃心存瞻徇，朦混定案，其咎转较李侍尧、巴延三为重，尚安、李质颖俱著照部议革任。尚安俟伊百日满后，酌派前往新疆办事，效力赎罪；李质颖系内务府人员，候朕另行于内务府差遣。

（卷1201 31—32页）

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丙辰（1784.4.20）

谕军机大臣等：据保成奏称审讯拿获萨木萨克所遣送书回人托克托素丕等同来之回人默罗呢咱尔，供称萨木萨克现住色默尔罕地方，同行只十余人，求乞度日；鄂斯璘意欲遣可信回人往彼贸易，相机将萨木萨克诱来，或用计剿除等语；又密奏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额穆尔请暂缓办理之处，所办尚是。鄂斯璘之意更属可嘉，朕心甚喜，著加恩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但将萨木萨克诱来尚属可行，至用计将伊剿除，则非天朝体统，亦非边疆大臣办事之道。盖萨木萨克系布

拉呢敦之子，喀什噶尔有旧随布拉呢敦回人，皆有想望萨木萨克之意，故互相勾通，往来馈送。如暗中将萨木萨克剿办，众回人必至疑惧，恐于鄂斯瑞亦多不便。鄂斯瑞感朕深恩，可密遣人将萨木萨克诱来，送至京师，候朕加恩，照霍集斯例赏给职衔安置，既以昭怀远之仁，兼可绝回众之望，而保成、鄂斯瑞等在该处办事亦足以服众心。至鄂斯瑞遣人前往色默尔罕地方设法引诱时，或竟作一书寄与萨木萨克云"我今在喀什噶尔办事，汝与其在色默尔罕求乞度日，莫若来喀什噶尔，为汝代谋衣食，汝尚可安逸。"如此将萨木萨克诱来，即速送京，更属妥协。鄂斯瑞接到朕旨，务相机妥办。果能将萨木萨克诱到解京，朕必格外施恩。至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额穆尔，虽有隐匿托克托素丕、巴尔哈特素丕之事，如即究办，必至连及伊兄。布鲁特性最愚蠢，不可使其惊扰生疑，设复逃窜远方，更属不成事体。暂且不必办理，尤不可显露。诚能得萨木萨克，则他事皆易办矣。再，昨曾降旨令保成将默罗色帕尔等解交伊犁，此时如已解送，自不必追回；如未起程，则不必解往，可留于彼处备质。此等事皆应与鄂斯瑞会衔具奏。著传谕保成、鄂斯瑞，并令伊勒图知之。将此旨著钞寄阿桂阅看。

（卷1202 2—4页）

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戊午（1784.4.22）

谕军机大臣等：据伊勒图奏称萨木萨克一案，已接到保成咨文，即寄覆保成应将接受书信之默罗色帕尔等五人究讯，鄂斯瑞为人明白，应与伊商办等语，所见甚是。保成原奏实系错谬，曾降旨令将该回人解交伊勒图审办。昨又据保成奏，审讯拿获回人时，鄂斯瑞意欲遣人至色默尔罕地方将萨木萨克诱来，或相机剿除。朕以为不必剿除，只可诱来送京，默罗色帕尔如未

解往伊犁，即留之备质，并此等事理宜同鄂斯璃列名具奏，降旨迅速发往矣。计此刻鄂斯璃已派人前往，俟得萨木萨克确信时朕再指示办理。著再传谕伊勒图、保成、鄂斯璃遵办。默罗色帕尔等如已解至伊犁，伊勒图即悉心办理具奏。其鄂斯璃所遣之人回到时，亦著将情形即速奏闻。

（卷1202 5—6页）

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癸亥（1784.4.27）

又谕曰：李侍尧奏河州回民马成基等呈控马来迟之孙马五一并同党马国甫、马万德等坚守改教一案，因该州出示不许回民从习新教、脱鞋念经，令各出具甘结，马五一始则随同具结，继乃诡言奉官饬取不许念经甘结，即系不念沐浴经文，妄欲众回民随伊具结，藉以行其祖父之教；并在该犯家内起获明沙经一本，当即销毁外，请将马五一、马国甫、马万德三犯发往琼南、百色烟瘴地方分别安插等语。亦只可如此办理，已于折内批示。但该犯等由甘肃发往琼南、百色地方，经由陕西、湖广、河南等省，该处沿途俱有回民居住，诚恐马五一等在途遇见交谈，又复互相煽诱，致滋事端，殊属未便。著传谕沿途各督抚，于该犯等押解过境时，务饬各该地方官严加管束，毋令马五一等与该处回民见面通语。仍须不动声色，俾回众相安无事，方为妥善。将此由五百里发往，并谕李侍尧知之。

（卷1202 14—15页）

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辛未（1784.5.5）

又谕：昨据保成等奏称审办阿里木等诬告鄂斯璃一案，已降谕旨逐款指示发往矣。保成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多年，何不晓事若此？即不将阿其睦等拿解来京，亦宜将伊等暂留喀什噶尔候朕谕旨办理，竟将伊等纵放，成何道理？保成等著严行申饬。此时阿其睦同伊弟额穆尔往乌什控告，绰克托诚能拿获解

京甚善；不然，或将伊等留住奏闻，候朕谕旨亦可。若绰克托亦无主见照旧遣回，鄂斯瑞即遵旨带兵，断伊归路拿获，亦甚妥善。若阿其睦等早过喀什噶尔向游牧处远飏，保成即速行文知会伊勒图办理。著谕知伊勒图，接奉此旨不必待保成等信息，即可藉称查边急速相机带兵前往喀什噶尔，遵照昨降谕旨，不妨故作责怪鄂斯瑞之意，使其不疑便可乘机拿获，同阿里木解京。再，审与阿里木连名控告之阿奇木伯克逊都拉和卓、呼图鲁克多斯、萨毕和卓，虽据称未听阿里木煽惑，但伊等始则畏势应承，今惧事变复不承认，亦情之所有。如果质讯毫无别情，自可不必解京。倘伊等实有连名情事必需对质，即同阿里木一并解京。但此事喀什噶尔众回人闻知未免猜疑，保成、敦福、鄂斯瑞务详细晓谕伊等，使之明白，即布鲁特等亦不可使猜疑畏惧。伊勒图须熟筹妥酌办理。又，闻阿里木系色提巴尔第近族，色提巴尔第住居叶尔羌受朕恩甚重，断不致回护阿里木，此事与伊无涉。伊勒图惟应事事留心决断，严密为之。再，鄂斯瑞遣往色默尔罕地方探听萨木萨克信息之人此时亦将回归，情形如何，亦宜即速奏闻。萨木萨克之事，前者保成等密奏鄂斯瑞意欲使人乘机剿除，朕以为非柔远之意，止令诱至送京。今查出萨木萨克书信言语悖谬，甚属可恨，即解至京中亦不能承受朕恩，竟宜照伊等前奏以计剿除，方可永绝愚回妄想。著将此密谕伊勒图、绰克托、保成、敦福、鄂斯瑞，令其留心相机办理。所有保成等奏到四篇回字，亦著寄与伊勒图阅看。此内保成等奏鄂斯瑞虽称阿里木为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有勒索情事，现在查办等语。此时若尚未办，则暂行停止；如已经办妥，即以阿里木扰累属人有罪，不可仍留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之职，当唤至喀什噶尔严加看守。萨木萨克之事并诬控鄂斯瑞等情毫不可泄露，免致阿其睦等闻知惧罪远窜。至鄂斯瑞幼时即有

长进，今观此事，彼处回众咸皆保奏，朕愈加亲信。鄂斯璃如此感恩奋勉，喀什噶尔实可永远宁谧。著加恩将朕所佩之玉扳指发往赏给。朕所批伊原呈，一并寄予阅看。鄂斯璃接到朕所批谕旨，加意奋勉可也。即因引诱萨木萨克与以书札、略送物件，系为国家办事，亦属无妨。若惧人诬告将探听萨木萨克之人唤回，则断乎不可。鄂斯璃诚能将萨木萨克诱来，或能剿除，朕必格外施恩，并著传谕保成、敦福、鄂斯璃知之。

（卷1203 6—9页）

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戊寅（1784.5.12）

谕军机大臣等：据绰克托奏称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其睦同伊弟额穆尔、伊侄燕起前往乌什，控告鄂斯璃与萨木萨克勾通书札，亲率阿其睦等前往喀什噶尔质对；又据伊勒图奏称此案接得保成等咨文，恐鄂斯璃生事累众，惟当安抚办理，具奏前来。前保成等奏到时，朕即意绰克托必率伊等前往喀什噶尔质对，今不出朕之所料，绰克托总不能妥速办理。朕前所降令鄂斯璃率人将阿其睦等拿获来京之旨，此时谅已接到，正可迅速妥办。至伊勒图所奏恐布鲁特等煽动，奏请消弭其事，此决不可。凡事必须果断，筹画永远宁谧之计。鄂斯璃在喀什噶尔效力年久，感恩奋勉，今阿里木、阿其睦等如此诬告，若使其两败俱伤，安抚完结，虽暂时消灭伊等彼此成仇，复生别故又将如何办理？伊勒图平素诸事俱有主见，此次何不深思如此？如谓将阿其睦等拿获来京，恐布鲁特等煽动，朕料决无此事。前阿其睦欲将伊布鲁特等迁移，众布鲁特等并未听从，尚有何疑？至谓鄂斯璃滋生事端，尤为非是，不中肯綮。鄂斯璃毫无隐匿尽情报出，仍欲将萨木萨克诱办，保成等早已密奏，是鄂斯璃深为可信。又，绰克托奏称现今阿其睦游牧塔什密里克等处紧要，必需阿其睦管理，亦仍欲消弭之意，独不思将来阿其

睦死后，此处即不得管理游牧之人乎？如此姑息办理，殊属不成事体。据此看来，伊勒图竟不必前往喀什噶尔，若去，反致张皇，使众回、布鲁特等疑惧。绰克托现今领阿其睦等前往喀什噶尔，途间接到朕旨即可将阿其睦等拿解前来；倘途间尚未接到谕旨，到喀什噶尔质审时接到朕旨，可将阿里木、阿其睦、额穆尔、鄂斯璃等一并解送前来，过二三站再将鄂斯璃放回，更妥；不然，绰克托途间接到伊勒图之札，将阿其睦带回乌什，候朕旨到即将阿其睦、额穆尔并伊侄燕起一并拿解来京，办理亦妥。总之，不可任伊等一味姑息，惟求消弭耳。但将阿里木、阿其睦、额穆尔、燕起等拿解后，伊等各属户口必须妥为抚慰，即将色呼库勒游牧之伊弟昆楚克及伊子一并调至喀什噶尔，加意抚慰看守，不可令即回游牧致生事端。再，阿其睦等拿获来京后，布鲁特游牧事务亦须妥协分晰办理，方能永远宁谧。朕思于布鲁特中如察罕雅素者拣派数人，作为比衔分设游牧，各自管理，则事权已分，即有事亦易办理。著传谕伊勒图、绰克托、保成、鄂斯璃等知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发往。

（卷1203 12—14页）

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己卯（1784.5.13）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伊勒图奏称阿里木、阿其睦等诬告鄂斯璃之事，反称鄂斯璃滋生事端等语，甚属非是。萨木萨克使人与喀什噶尔回人勾通书札、馈赠银物，若鄂斯璃不向保成密告，则终不能知矣。设使伊勒图如鄂斯璃为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竟不将此事诉知彼处大臣乎？如恐布鲁特煽动消弭办理，则竟似畏阿其睦者，尤属不合。况今将阿其睦拿获前来，布鲁特等煽动与否尚在未定。若令仍回游牧，伊已诬告鄂斯璃，恐日后鄂斯璃怀恨，必至煽惑布鲁特激生事端。即使去后不敢滋

事，或竟远飏，则又添一事矣。现因伯尔克逃遁尚在未获，阿其睦倘再奔窜，又需派人索取，事将何所底止？伊勒图乃经练事务之人，岂不虑及于此？试思此事草率完结后，伊勒图、绰克托二人能保阿其睦等不互相为仇乎？倘有变动，伊二人能当其罪乎？此并非朕寻阿其睦之疵必欲如此办理，乃其自取之辜以至于此，岂可不加惩戒？如将阿其睦等解京后审讯果无甚罪，朕必施恩将伊仍放散秩大臣在京居住，于伊无亏，且亦伊之厚幸。著传谕伊勒图，此事如此办理可以完结，伊不必前往喀什噶尔，即回伊犁，候绰克托、保成等咨报时，相机遵照朕前降谕旨办理，不可迟疑。将此旨由六百里加紧发往。

（卷1203 16—18页）

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壬午（1784.5.16）

又谕：据绰克托奏称阿其睦同伊弟额穆尔至乌什控告鄂斯璸，所有伊勒图、保成等咨文皆未听从，仍将阿其睦带往喀什噶尔等语。看此奏绰克托竟不敢违背阿其睦之语，实属可笑，过于怯懦矣。此事绰克托到时令阿其睦与鄂斯璸对质，如各执一词，绰克托不能剖断，即接得朕旨将阿其睦迅速拿解来京，此即上天默佑事成，甚妥。绰克托如不能问得头绪，将阿其睦、鄂斯璸一并解送伊犁，交伊勒图办理亦好。此尚系绰克托之福。倘草率完结，已将阿其睦等放回游牧，则又断不可拘泥朕旨复声张赶拿，以致警窜，尚宜不动声色，暂缓究办。至噢吉沙尔阿奇木伯克阿里木诬告鄂斯璸呈内有逊都拉和卓等三阿奇木伯克之名，保成初审时虽以为不相干涉，但原系阿里木与之商同列名，严审时始畏罪将实情供出，不可遂谓无罪也。绰克托可将伊等阿奇木伯克革退，于回众中另择贤能者奏请补放外，惟将阿里木派侍卫章京拿解来京。其余实系不相干涉回人，均皆抚绥完案，断不可多累回众，错误办理。此事先降之

旨未到，恐绰克托等已草率完结，故另降训谕，由六百里加紧传谕伊勒图、绰克托、保成、敦福、鄂斯瑞相机妥办具奏。绰克托如已将阿其睦等放回游牧，照常安静则已；倘遽往他方另生事端，朕惟绰克托是问。彼时伊之罪居何等，伊自思之。再，绰克托折内又称伯尔克之事，那尔巴图所遣之人拜玛特已至喀什噶尔，请俟伊勒图所遣德禄回时办理等语。所奏更属非是。那尔巴图既遣使前来，绰克托至喀什噶尔讯问后即当遣旨将伊留以为质，又何必拘执奏闻？著传谕绰克托，伊至喀什噶尔时将拜玛特来意问明。此时德禄亦可回来，必须决断办理。将此谕知伊勒图遵照办理外，并谕阿桂知之。

（卷1203 20—22页）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戊子（1784.5.22）

谕军机大臣等：据保成奏讯有未经攒敛钱物之回人艾什霍卓等，现交看守等语。此等无过回民，毋庸查拿看守。著传谕保成等即行释放，免致回众惊疑。绰克托仍将阿其睦妥速拿解来京。

（卷1204 7页）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丙午（1784.6.9）

谕军机大臣等：据刚塔奏固原新教回人田五等聚众滋扰，该处与西安府相距不远而离宁夏尤近，亦当豫为筹备。著傅玉、莽古赉酌量各派兵数百名，俟李侍尧咨调时，即作速带兵前往应用。至拣派此项兵丁须慎密办理，不可过涉张皇。

（卷1205 11页）

又谕：甘肃逆回新教自前岁大加惩创之后，田五等复敢私起新教，纠伙聚众，甚至伤害百姓，攻破城堡，不法已极，自系前因人数众多，搜捕未净所致，即应迅速剿捕以靖地方。但此案系内地回民，非撒拉尔可比，尚易扑灭，兰州距该处甚

近，李侍尧接据刚塔咨移自已驰往会同妥办。李侍尧系能事之人，刚塔及各镇亦多系久历戎行，似此小丑跳梁，无难即速擒捕。况此案系旧教回民禀首，可见旧教回民原知安分守法。李侍尧等查办时，务须明切晓谕慰安旧教，其新教不法之徒更可搜除净尽。李侍尧等总以迅速擒捕，毋致蔓延滋事。至西安州止系城堡，贼匪亦不能久占滋扰。万一有须调集兵力之处，现已另降谕旨传知傅玉、莽古赉先期豫备，并著传谕毕沅不动声色一体豫为筹办，以备调用。

（卷1205 11—12页）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戊申（1784.6.11）

又谕：据李侍尧奏，据平庆道沈鸣皋、参将李良辅会禀小山回民田五等已经起事，戳伤百姓、衙役各一名，占据西安州营土堡，现在该参将督兵擒拿，并据刚塔札称已调各镇营兵前往协剿等语。小山回民聚众私立邪教，攻破城堡，看来此等小丑不但不似撒拉尔之苏四十三，并非王伦、王伏林之聚众滋事者可比。今既窜伏西安城堡，若官兵四面围截，已成釜底，自无难立时扑灭。现在李侍尧、刚塔已亲赴该处相机办理，且各处所调之兵已有二千余名，尽足擒剿，不值钦派大臣往办。但甘肃逆回新教自前岁大加惩创之后，为时无几乃田五等复敢私起新教，纠众攻占城堡，不法已极。著传谕李侍尧即督率官兵迅速擒捕，审明后必须尽法歼除，务净根株，不可藉称胁从稍从姑息，使凶顽得以漏网。

（卷1205 14—15页）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己酉（1784.6.12）

谕军机大臣等：据李侍尧奏接平庆道沈鸣皋等禀称，回匪李玉化等现已藏匿化山，其倡立新教之首犯田五亦窜回山内，现在参将李良辅等带兵前往堵截擒拿等语；同日又据刚塔奏

贼匪自攻破西安土堡之后，由鸡窝山、沙沟、店子一带抢掠，窜往西北地方等语。是刚塔所奏现在情形，贼匪不尽窜匿山内，尚有逸在他处滋事者，与李侍尧所奏不符，且两折声叙亦均未明晰。固原、盐茶厅一带回民较多，贼匪既窜往鸡窝山等处，恐有潜相煽动、纠约入教等情，该督等务宜迅速带兵堵截擒拿，剿捕净尽，毋使一名漏网。至此案田五等复敢倡设新教，纠众滋事，究系从前李侍尧未能歼绝根株，以致复萌余孽，自难辞办理不善之咎。而此时紧要关键，总以抚安旧教为主。所有禀首之李应得、李化雄应酌量奖赏，并给以外委虚衔顶带以示奖励。即其余回民内或有新教之人，现因畏罪自称旧教，亦可暂且毋庸深究。再，督提各标所属兵丁内回民居多，其中恐不无暗从新教者，此最紧要，不可不密防。此时伊果系随同出力，亦只可置之不问。然李侍尧、刚塔不可不密为留心访查，随时防范。总俟此案完结一半年后，再行严查办理，务令新教名目净绝根株，永无后患，方为妥善。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仍将现在办理情形迅速覆奏。

（卷1295　15—16页）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庚戌（1784.6.13）

又谕：回匪田五等由沙沟一带窜逸，不过沿途抢窃，且其家口已被拿获，计刚塔此时追蹑贼踪，无难即时扑灭。但此案回匪复藉新教名色滋事；伤害民兵，恐易于煽动。现在盐茶衙门监禁多人，李侍尧亲往审讯，所有田五踪迹及起事缘由均无难彻底根究。著李侍尧审明后即将现获各犯分别凌迟、斩枭，一面奏闻，一面正法。其案内情节较轻应行缘坐之犯，亦不可从宽，自应牢固监禁，于结案后另降谕旨，再行从严办理。此案关键，总以迅速为主。即刚塔此时前往沙沟一带剿捕贼匪，亦应速行搜捕净尽，勿留余孽。至平庆道沈鸣皋、盐茶同

知教住及副将玉柱、参将李良辅等，于此案回匪劫掠情形随时禀报，且能拿获多人，尚属奋勉。著李侍尧于此案完结后，查明实在出力文武各员据实奏明，候朕酌量加恩，以示鼓励。如有庸懦退缩、不肯出力者，一并据实参奏治罪。如此赏罚严明，庶文武员弁知所劝惩。

（卷1205 21—22页）

军机大臣议奏：据陕甘总督李侍尧等奏称哈密南路应否照北路亦设台车等语。查哈密至辟展、吐鲁番各回城，每年回部伯克往还、屯田换班官兵及调取经费满饷等项，应照北路安设台车运送。其应送南路官物，照所议车价先行雇运。得旨：依议速行。

（卷1205 22—23页）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甲寅（1784.6.17）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逆回聚众滋扰，节经李侍尧等奏报情形，尚不至如苏四十三之猖獗。况甘肃省城自四十六年以后城垣已一律修整，华林山又增添营堡，各营汛亦俱添设额兵，河州有总兵，固原有提督，形势联络足壮声援，似此小丑跳梁无难克期扑灭，陕省相距遥远，亦何必纷纷调集多兵，徒滋烦扰？且该处将军、都统俱已带兵起程，藩、臬两司又赴交界地方料理护送，毕沅复札派兴汉、延绥两镇各带兵一千名赴凤翔、定边等处堵御，又复密咨晋省豫备兵二三千名候调，所办殊属张皇，盖因毕沅本系书生，未娴军旅所致。现在陕省各路官兵业经起程，自当听甘省派拨协同堵御，其山西兵竟可毋庸豫备，著传谕农起即行停止派拨。至陕省各属回民甚多，伊等俱系旧教，从前曾降旨李侍尧，令其明切晓谕，慰安旧教，严办新教，毕沅亦应照此办理。况贼人既已西去，自无复东回之理，尤宜不动声色妥为抚辑。

谕曰：傅玉奏接到李侍尧调取西安兵咨文，即将豫派兵三千与副都统明善分队带领前往等语。此事甚属错误。明善曾经身历戎行，所有前赴甘省兵丁自应明善带往，傅玉若自揣亲身带兵于事有益，即当令明善存留防守。今西安城中惟有巡抚一人，而将军、副都统俱前往甘省，并不通盘筹画以期有济，徒为自占地步。傅玉于此事尚不明悉，何以办事？且永安奏请陛见业已起程，途中闻逆回滋事之信，以陛见非甚紧要，即奏明前往固原，能知事体轻重，傅玉何反不如永安乎？著传旨严行申饬，并谕明善、永安知之。

（卷1205 27—29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乙卯（1784.6.18）

又谕：逆回纠众滋事，自打喇赤土堡与官兵接仗后纷纷退据南山，既欲回扑盐茶，又欲前往官川，可见贼匪仓猝纠合，胸无定见。至贼人欲回扑盐茶，自因犯属多被拿收禁，欲回抢夺。李侍尧在彼即应将所获贼伙犯属查明后即行正法，以绝贼人抢救之念。至剿击贼匪时游击萨炳阿因带石伤，左哨兵丁先行退走，绿营怯懦恶习殊堪痛恨。兵丁见将领受伤理应奋勇上前救护，乃兵不顾将先行退走，彼时即应按军法办理数人，俾众兵知所儆畏。现在事虽已过，亦应查明，将首先退走之兵正法示众，以肃军律。现在李侍尧檄调各路剿贼官兵俱已陆续到齐，而本日又据俞金鳌奏报带兵兼程赴兰，是西路有俞金鳌、哈当阿带兵堵剿，东路有西安续调满汉官兵可资策应，李侍尧、刚塔乘此兵势厚集合围剿捕，贼匪穷蹙，无难克期扑灭。刚塔奋勇杀贼受有箭伤，殊属可嘉，加恩赏给御用玉搬，并赏给李侍尧、刚塔大小荷包用示奖励。其带兵之游击高人杰、汪启果能奋勇出力，该督等应存记，奏请升擢。

（卷1208 2—3页）

又谕：据农起奏接准陕西抚臣毕沅札会甘肃省逆回滋事，陕省各属营兵调赴协剿，山西省亦须挑兵二三千名预备调用，现于太原镇派兵一千名、大同镇派兵二千名前赴蒲州听候调取等语。所办殊属张皇。昨据毕沅具奏密咨晋省派兵候调，已传谕该抚即行停止派拨矣。此次乃内地逆回聚众滋事，断不至如撒拉尔苏四十三之猖獗。现在李侍尧等业经调集兵力四路堵截，自可克期剿灭。晋省相距遥远，何必纷纷征调多兵徒骇观听，以致懦怯者心存疑畏，而幸灾乐祸之人并恐藉事生风，成何事体？该抚折内所称俟各起兵丁起程后，亲往交界之处堵驻，更属无谓。总之，督抚等平日办事于应行出力之处并不知奋勉，及遇此等事轻举妄动，意图预占地步，何不知事理轻重乃尔耶？农起著传旨申饬，毋庸亲往，并令遵照昨降谕旨，亦不必派兵预备。

（卷1206 3—4页）

又谕曰：海禄自到乌鲁木齐以来，诸事办理妥协，兹已授为乌什参赞大臣，著补放镶蓝旗蒙古都统。乌什系回城，非乌鲁木齐可比，海禄当酌量事体轻重妥为经理。即如阿其睦一事，绰克托一味姑息，办理甚属错误。著传谕海禄，到乌什时遇事相机，悉心速办。

（卷1206 4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丁巳（1784.6.20）

又谕：前据李侍尧、刚塔奏小山逆回田五阿浑倡设新教，纠众滋事，攻破西安土堡，往靖远一带村庄抢掠，已节次降旨令该督等督率官兵迅速擒捕矣。本日李侍尧奏官兵于二十三、四等日两次打仗，杀贼甚多，头人田介洪、吴二、韩二先后被杀，贼匪首犯田五腹中枪伤，在马营水抹脖身死，埋尸山沟，差守备朱进廷前往刨验，面貌相符，割取首级枭示；余剩有八

九十人窜往余家沟一带，现已添派官兵上紧追拿等语。逆回田五于光天化日之下胆敢私复新教，纠众抢掠民间，且抗拒官兵，不法已极。提督刚塔一闻禀报即带领弁兵驰往剿捕，李侍尧亦往盐茶厅督率查拿，未及一旬，贼首已受伤自毙，逆党头人五犯就戮者三人，大局已定。其窜往余家沟一带之贼数十人，不过苟延残喘，无难克期歼灭。李侍尧等办理此案甚属妥速，且盐茶厅拿禁贼犯及犯属甚多，昨经降旨令该督先行审明，将各该犯即行正法，以绝贼人窥伺抢救之念，今李侍尧于未奉到谕旨之前业已筹虑及此，将各要犯四十九名即行正法，与朕所降谕旨符合，足见其能办事，而朕从前弃瑕录用，实能不负委任。本应予以优叙，但此案究系李侍尧前次查办新教未能净尽、平日又疏于防范所致，其功过两不相掩。李侍尧著交部照例议叙。至刚塔奋勇杀贼，亲身射死贼目，并经带有箭伤，前经赏给御用玉搬指、大小荷包以示嘉奖，仍著交部从优议给世职，以旌劳勇。其在事将弁，著该督等查明实属奋勇出力、列为超等者，交部从优议叙；其次出力列为一等者，交部议叙，用示奖励。至此次贼匪纠众滋扰，其口食断不能自行携带，自系沿途抢掠焚烧，居民受累在所不免，并著李侍尧查明被扰村庄，如有应行抚恤者，酌加抚恤，毋使失所，副朕轸念体恤之至意。

（卷1206 8—9页）

谕军机大臣等：逆回首犯业经就戮，其余匪自成瓦解之势，即使逃窜他处，亦不过苟延残喘，无难克日就擒，此时自可无需多兵徒滋烦扰。所有李侍尧前调各路官兵，除山西省业经降旨停止外，其所调西安满汉官兵及毕沅所调兴安、延绥两镇带领各兵并李侍尧檄调甘省提镇标兵，又宁夏、凉州、庄浪各满兵，均著该督等酌量情形，足敷截拿搜捕外，其余应即撤

回。至现在脱逃逆匪头人，务须督率弁兵速行拿获。其余新教匪党，亦必须歼除净尽，毋使一名漏网。至上次苏四十三之猖獗不法，因新旧争教互控致起事端，即从前王伦倡乱亦由邪教鼓惑，现在逆回田五等断非无故即能纠合党羽定期起事、众人亦即附和随从之理。或系该处有水旱灾歉、贫黎失所，以致匪徒从中煽诱；抑系地方官勒索苛派，扰累闾阎；或系预有谋商情事，地方官不能早为觉察，养痈贻患，均不可不彻底根究。现在首犯田五等虽已就戮，伊兄田友尚留审讯，且续获余犯内活口必多，著传谕李侍尧将此事究因何起衅缘由详悉研鞫，务得确情，据实覆奏，毋得稍存回护之见。

（卷1206 9—10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庚申（1784.6.23）

又谕：贼首已歼，余党窜散，现已派添官兵截拿追剿，自无难克期扑灭，所有贼人马胡子、李胡子务须迅速擒捕，审明正法，不可复令窜逸自戕，幸逃显戮。至贼匪滋扰靖远时城内竟有回民内应，实属罪不容诛，所有拿获一百余犯，李侍尧于审明贼匪踪迹后，著将各犯即予骈诛，以示惩儆。汉民展廷隆父子及邻人等因不从逆回俱被杀害，情殊可悯，著李侍尧查明赏恤。

（卷1206 13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辛酉（1784.6.24）

又谕：喀什噶尔迤外色默尔罕地方，有已经伏诛之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子萨木萨克叛回潜在该处，遣回人托克托素丕等与喀什噶尔之回人默罗色帕尔私通信息一事，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额穆尔潜留托克托素丕等，经喀什噶尔之阿奇木伯克鄂斯璘访知情形，阿其睦恐伊弟罹罪，即称鄂斯璘亦与萨木萨克通信，赴绰克托、保成处诬告。又，英吉沙尔之阿奇木伯克

里阿木接受萨木萨克之信，亦恐被鄂斯瑞查出，至绰克托、保成处诬告。绰克托、保成审讯所控皆虚，并不妥速讯断，一味调停姑息，惟令阿里木、阿其睦等与鄂斯瑞赔罪和息，完结奏闻。所办惟冀颟顸了事，甚属错谬。此事保成等初次奏到，朕即预料伊等不能办理妥协，屡次谆谕令将阿其睦等解京，保成接奉谕旨后随遵旨将阿其睦、额穆尔、阿里木等并接受萨木萨克书信之回人默罗色帕尔等一并拿获，分起押解来京。新疆回众、布鲁特受朕深恩，安居已久，即将阿其睦等拿解来京，有何疑畏？绰克托受朕倚任，身为参赞大臣，总理回疆事务，遇此等事件何至昏懦无能，一味姑容若是？且绰克托一闻保成将阿其睦等拿解之信，即将其亲属布鲁特侍卫额森、阿三拜等一并拿解，更属荒唐。幸今阿其睦等就获解京，绰克托尚可侥幸一线，若阿其睦等竟致远遁，务必将伊正法，以申国典。著海禄传旨即将绰克托革职，拿解来京交刑部治罪。仍令海禄将布鲁特额森、阿三拜即行释放，并谕知"此事皆绰克托办理不善所致，今已将伊治罪，与尔等无涉，"善为慰抚，令其照旧当差。至保成始而未能妥速办理，继而扶同姑息了事，罪亦不在绰克托之下。幸接奉谕旨即能将阿其睦遵旨拿解送京，办理妥协，功过尚足相抵。保成免其同绰克托一体治罪，仍应交部议处。至阿奇木伯克鄂斯瑞感激朕恩，于萨木萨克与回众潜通音信之事毫无隐讳，一经得信即报知保成，随同实心查办，始终奋勉，甚属可嘉，著加恩晋封贝子，以示奖励。又，保成等奏行知阿扬阿查拿叶尔羌所属色呼库勒地方居住阿其睦之弟昆楚克、解送喀什噶尔之处，亦可不必。此事原系额穆尔潜将萨木萨克所遣回人托克托素丕等收留，阿其睦惟恐伊弟获罪，一时愚昧将鄂斯瑞诬告，不过欲图卸罪，其咎尚轻。阿其睦解到时，朕念其原系出力之人，尚可酌量施恩。至伊弟昆楚克既另

处居住，尤与此事无涉，岂可因伊兄获罪一并株连？即已经拿获，或到叶尔羌，或到喀什噶尔，著阿扬阿、保成明晰慰谕，令其仍回游牧，照旧当差。并将此事罪止额穆尔一人，即阿其睦尚可宽恕之处遍行晓谕，咸使闻知。其所属十九部落布鲁特人等，令其各安生业，无须疑畏。仍令喀什噶尔至哈密一带地方驻扎大臣俟阿其睦解到时，即将朕已加恩不将伊从重治罪之处先行详悉晓谕。又，保成奏请将布鲁特多连等量升一级、换给顶戴之处，俱如所请，准其升级改换顶带。其塔史密里克等处请署伯克事务，亦著照所请行。此案通行完结后，并著拣选布鲁特能干晓事之人，令其分管十九鄂拓克事务。除另行降旨传谕保成外，所有原折一并发钞。朕办理庶务，惟期执中以归至当，即如阿其睦等必须拿解来京者，实因事理所在，必应如此办理方能永远无事。似此深思远虑，诸臣何见不及此？盖此事端倪始由大兵平定准噶尔以后，所有回众俱得安居乐业，独大和卓布拉尼敦不知感戴朕恩，背叛伏诛，其子萨木萨克甫三四岁，伊乳母携往潜逃安集延境外，尔时朕仰体上天好生之德，不忍捕诛，宽赦至今。萨木萨克现已年届三十，糊口无资，状同流丐。伊若早知感戴朕恩，倾心归附，恳求赦宥，朕必将伊宽贷，加恩赡养。顷鄂斯瑞意欲差人相机剿除，经保成等密奏，朕犹以为剿除萨木萨克非天朝宽大之体，尚当示以宽仁，宣召萨木萨克来京瞻觐，酌量加恩，俾令乐享升平。不意萨木萨克悖妄无知，潜行遣人寄信招致喀什噶尔回子伯克诱取银物，幸被鄂斯瑞举发，径行申报保成查办。兼以所遣回人托克托素丕等经阿其睦等之弟额穆尔容留事泄，亦被鄂斯瑞访闻。阿其睦心知事发，恐伊弟额穆尔罹罪，反将鄂斯瑞诬告。设果以阿其睦、额穆尔为是，势必转将鄂斯瑞诬坐治罪，以快阿其睦等之心。不但从来无此办事体制，又何足以服人心乎？惟念阿其

睦究系布鲁特，愚蠢无知，朕仍欲格外从宽办理。此事初由额穆尔一人造意，俟拿解来京，只将额穆尔一人治罪，阿其睦仍加恩宽宥，并赏给房屋、廪禄，取其家属，俾得共获安居乐业，并降旨将保成所奏业已查拿阿其睦另居之弟昆楚克、绰克托所奏查拿阿其睦之亲属布鲁特额森、阿三拜俱令释放，照旧当差。即此岂非格外施仁，不肯株连之意乎？此事绰克托始终未能担承办理，保成亦不过仅遵谕旨将阿其睦拿解来京。设如伊等所见姑息了事，且亦必致将来生事，既不足示儆，将来各处新疆驻扎大臣遇事又将如何办理？绰克托系朕委任边疆之参赞大臣，办理不善若此，若不拿问治罪，何以示惩？保成等具奏此事初到之时，朕悉心筹度，必当将阿其睦等拿解来京，谆谆训诫，不啻日夜筹画。今既成事，恐内外臣工不能周悉，著将始终办理原委详晰明发谕旨，遍行晓谕中外知之。

（卷1206 14—19页）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李侍尧奏贼首田五已歼，余党窜散，官兵截拿追剿，朕意此时自当早已完结。本日又奏到马家堡、黑庄两处贼匪屯聚约有一千余人，现调取官兵接续，以为必胜之计等语。此案贼首业经歼毙，官兵所杀之贼又有数百名，乃此时尚有千余贼众，自系田五毙后其余贼李胡子、马胡子又复随处勾结胁诱。可见新教煽惑人心，牢不可破，必当净绝根株，勿留余孽。至此时西安及甘州、宁夏各处官兵俱已调集，四路进剿堵截，总宜迅速办竣，毋使再有蔓延方为妥善。

（卷1206 19—20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癸亥（1784.6.26）

谕军机大臣等：据刚塔奏贼众占据马家堡、黑庄两处，与李侍尧昨日奏到情形相同。贼匪虽现据大山，官兵难以绕沟前进，然贼既入山中，四面堵截如釜底游鱼，株守空山，食尽自

毙。但当严密堵截，防其别寻路径逃逸。况现在西安及甘州、宁夏各处官兵俱已齐集，兵力既厚，自可设法四路合剿，并堵截其去路，无难克期扑灭。再，昨据李侍尧奏正在派兵进剿，因军装、火器被雨潮湿，现令弁兵将器械整饬烘烤再为前进；本日剛塔亦奏称兵丁收拾器械等语。官兵进剿贼匪自必携带帐房，军装、器械俱应在帐房内收贮，非同露处，且行军岂能不遇风雨？若似此沾湿火器，尚可用兵乎？况内地在在皆有房屋，非若口外可比，何致被雨淋湿？可见绿营无用，全不知行军之道。该督等宜严加整饬，毋得仍前疏略，致滋临阵周章。

（卷1206 22—23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乙丑（1784.6.28）

谕军机大臣等：贼人屯聚马家堡，经官兵剿杀后仍退回堡内，看此光景，贼人既屯聚一处不能四散劫掠，转属易于办理。此时李侍尧在靖远驻扎，不过筹办粮草事务，可以委道员等代办，李侍尧当前往马家堡督率调度，较之剛塔一人在彼呼应更为得力。况盐茶监禁贼人家属俱已正法，其靖远内应回民亦经按名拘获正法，贼匪现退入山内，自不能复至靖远滋扰，即或拚命回扑，官兵正可就其出巢半路截杀，更易为力。现在贼匪所据马家堡前左右三面俱系深沟大河，官兵严密围攻，已如釜底游鱼，困守空山，食尽计穷，自不能长久占据。惟堡后靠山居险，防其别寻路径，或由山后逸出。该督等不可专意在前攻围，疏防后路，致贼人或乘间窜逸，将来虚劳兵力围守空堡，竟成笑语。况马家堡地方想亦不甚宽阔，所调西安、甘州等处官兵早已齐集，尽可四面围堵，将出路悉行截住，无难尽数歼除。此事最关紧要，李侍尧等尤宜加意留心也。至李侍尧办理地方事务素称谙练，而用兵非其所长。现据伍岱奏明暂留

该处协剿，从前伍岱在西路金川屡著劳绩，曾为参赞大臣，于行军事宜最为谙习，朕所深悉，李侍尧正当委其领兵进剿。至贼人屯聚马家堡，亦不过与苏四十三之困守华林山情势相同，而贼巢中并无鸟枪火器，尤非撒拉尔之以打牲为业者可比，官兵箭枪齐发，贼人自不能支。但绿营施放鸟枪，往往未见贼众混行施放，一经胆怯，则准头必高。此皆由平时将领不能训练娴习，致临时缓急失宜。该督等务宜饬令带兵将弁详悉晓谕各兵，以鸟枪、弓箭原为杀贼而设，若未见贼面先行远放，则交仗时转致火药尽而箭射完，无以抵御。如此开导使知准头施放机宜，自更为得力。此时贼匪已成穷蹙之势，官兵若能迅速剿除固属甚善，万一贼人尚敢负隅抗拒，该督等又宜严守前后路径，转不必存急于完事之见。务将贼众围截严密，尽数剿拿，勿使一名兔脱。

（卷1206 24—26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丙寅（1784.6.29）

谕军机大臣等：据李侍尧奏到贼人分窜踪迹及官兵追贼打仗情形一折，尚系在靖远拜发。该督于用兵虽非所长，而识见尚为明练。若亲往督率调度，较刚塔自为呼应得力。且甘肃自逆回苏四十三滋扰后，即责成李侍尧断除新教，今复有田五等谋兴新教、抗拒官兵之事，是该督从前查拿未能净尽，已难辞办理疏漏之咎。况李侍尧在甘业经数年，甘省添设官兵较之他省为多，靖远、盐茶一带在在皆有营汛官弁，似此逆回谋为不轨，乡约尚能举首，其弁兵等即或因贼众不能擒捕，岂有坐视贼匪经过不行禀报之理？又焉用此添设多兵为耶？李侍尧一闻贼人起事，即赴盐茶一带迅速查办，并将贼人拿获正法，办理亦属奋勉，是以朕尚加恩赏赍。今靖远既无所事事，该督亟宜前往该处会同伍岱、刚塔等相机进剿，以期迅速完结，庶可将功

抵罪，何得安坐靖远，将带兵调度事宜竟诿之刚塔等承办耶？如李侍尧未接昨降谕旨之先已赴马家堡督剿，当遵旨逐一妥办；倘尚未起程，即当星驰前往，不可藉词弹压竟在靖远驻扎逗留，以致老师糜饷，自取罪戾。若复使贼人等乘间窜逸，该督尤不能当其罪也。

（卷1206 27—28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丁卯（1784.6.30）

谕：据李侍尧奏接提臣刚塔咨称，五月初五日，据弁兵探得马家堡内贼匪窜逃，惟见空营一座；搜获山沟内避贼回民，讯据供称贼回见官兵势大，黑夜从辙家梁翻山至铁木山而遁，不知去向等语。所奏大奇。前因该督等奏马家堡后靠山居险，朕即虑其翻山逃逸，早经节次传谕，并令李侍尧迅速亲赴该处会同刚塔等设法四面严密围堵，务将贼匪全行剿杀，毋使一名兔脱。乃本日李侍尧奏贼匪果由山后逸出，是朕先机一动，不意竟如所料。而刚塔率领数千官兵在彼攻剿，止向山前截杀，并不虑及山后设法严防；李侍尧则安坐靖远，并不亲身前往相度机宜，督率调度；虽经朕屡降谕旨令伊等严防后路，皆已不及，朕惟当自愧用人之不当耳。前因贼首田五歼毙，大局已定，曾降旨将李侍尧交部议叙，刚塔从优议给世职。乃现在所存不过贼人余党，竟不能即时剿灭，致有逃逸之事。是李侍尧、刚塔不但无功，而且有罪。所有议叙之处，著停止。仍令戴罪立功，迅速追剿，务将贼匪尽数擒拿。如有一名漏网，惟李侍尧、刚塔是问。仍俟事竣后核其功罪，另降谕旨。所有朱批李侍尧折及节次所降谕旨，著发交行在王大臣等阅看，并著钞寄阿桂，交在京王大臣等阅看。

（卷1206 29—30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戊辰（1784.7.1）

谕军机大臣等：据刚塔所奏，总不成话。贼人困守马家堡，官兵扎营围攻，自必相距不远，刚塔等非瞽目之徒，何至于贼匪诡设人形熟视无睹，致令乘间远飏？况昨据李侍尧奏，接据刚塔、图桑阿、俞金鳌札会始知贼人逃遁之信，是彼时俞金鳌、图桑阿俱在该处带兵，何以本日折内只系刚塔单衔具奏？看此光景，竟系俞金鳌、图桑阿以贼人奔窜视为与己无涉，将追剿杀贼之事专委之于刚塔，伊等不过在彼协办，苟且塞责；而刚塔又惟知远听总督调度，并不即刻赶贼，仅止搜拿犯属送与李侍尧审办；李侍尧此时又仍然安坐靖远，惟以讯供为事，竟如传递文书之人，而于剿办事宜似属刚塔一人承办，竟与己无涉，全不认真上紧赶办。伊等彼此推诿，实属大奇。地方遇有此等重大事件，不特总督应亲往筹办，即通省文武大员无不当实心出力，视为己事，何得稍存观望？俞金鳌系本省提督，图桑阿系本省副都统，俱有剿贼之责，因何折内并不列名？其意以为贼人业经窜逸，任听刚塔一人具奏，将来得有卸过地步。试思伊等果能卸过乎？如贼不能迅速按名擒捕，非独李侍尧、刚塔不能当此重罪，即俞金鳌、图桑阿亦必一律治罪，并无分别。伊等岂不知朕办军务从来严明无纵乎？至阅刚塔折内现止该提督等在后大队尾贼，并不分兵绕出贼人前路迎头邀截，此时贼若往东至平凉一带，尚有傅玉所带满汉兵丁可以截拿，使贼竟西向省城一带，又将使何路官兵拦堵？何以该督等折内俱不筹及？从前苏四十三滋事，正当该省营伍废弛之时，兰州省会尚能保固无虞，现在各营汛在在添设官兵，而省城为尤多，岂可更任贼人来往抢掠滋扰如行无人之境？李侍尧等乃尚昏如睡梦，安于畏懦，全不筹虑及此，竟以相诿为了事耶？李侍尧、刚塔、俞金鳌、图桑阿俱著传旨严行申饬。至刚塔拿送贼回家属皆系首从要犯党羽，不可不从严办理以快人

心。李侍尧俟其解到，即无分首从概予骈诛，不可又存姑息之见。

（卷1206 30—32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己巳（1784.7.2）

谕曰：李侍尧等于剿捕回匪一案未能妥协，著派尚书福康安带钦差大臣关防，同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带领巴图鲁侍卫等分起驰驿前往剿捕督办。所有随带军机处司员，亦著一并驰驿。

（卷1206 33页）

又谕：本日据毕沅奏河州回民马五一等由甘解至陕西，已于四月十五日解交河南阌乡县接收转递等语。马五一党同马国辅、马万德坚守新教，前尚冀其改过自新，是以止令发往琼南、百色烟瘴地方安插。今甘省复有新教回民聚众滋扰之事，看来此等回匪改立新教煽惑人心牢不可破，恐其到配又复倡教惑众，断难望其悛改，复予姑容。著传谕何裕城将马五一、马国辅、马万德三犯于解到地方即行正法示众。如已出境，即著湖北督抚派员迎赴该犯解到之处监视正法，仍一面即行具奏。

又谕：据李侍尧奏现在会剿贼匪办理有人，已札知噶塔布令其仍往新疆换班等语，李侍尧于此事又复错误。此时剿办逆回正当需人之际，噶塔布久历戎行，于军旅尚属明悉，且自请剿贼出力，正宜留在军营协同办理，何以转令仍赴新疆？想噶塔布接到李侍尧札会，其行程料必不远。著传谕噶塔布即速赶回，会同刚塔、伍岱等带领兵丁奋勉进剿，并谕李侍尧知之。

又谕：现已派福康安同海兰察前往甘省进剿回匪。从前剿办撒拉尔逆回时，旺沁班巴尔曾随伊父带领所属厄鲁特兵效力

行走，伊所辖之众向习骑射，较宁夏兵倍为得力，著传谕旺沁班巴尔，即前赴游牧处所于所属厄鲁特兵丁内挑选一千名，亲身带领前往。若福康安已到，即协同进剿；若到在福康安之先，即同李侍尧进剿。

又谕：现已派福康安同海兰察等前往甘肃，保宁著即照前次剿办撒拉尔之例，将成都所属屯练番兵内挑选一千名，并派穆塔尔、丹比西喇布等干练员弁数人带领，迅往巩昌、安定协同福康安进剿贼众。

（卷1206 35—36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庚午（1784.7.3）

谕：甘省逆回田五等滋事，经官兵剿拿，田五中伤自戕，余贼困守马家堡已成釜底游魂，俟其力尽计穷别无逃路，自必束手就毙。前因李侍尧奏马家堡靠山居险，朕即虑其翻山逃逸，早经节次降旨传谕李侍尧迅速亲赴该处，会同刚塔等设法四面严密围堵，毋使贼匪一名兔脱。乃于朕旨未到之先，刚塔惟知在马家堡围剿，并不严防山后去路，致贼得以设计乘间奔窜。该提督又不星夜带兵追捕，尚咨会总督、来往文移耽延，追贼已远飏，止在后尾追，任其肆出劫掠。李侍尧又安坐靖远，以办理逆犯家属为畏避地步，并不亲赴调度会剿，及闻贼人逃逸，毫无措置，失意张皇，并不即行亲往。此事若仍交伊二人办理，恐致贻误，倘日久使贼蔓延，尚复成何事体？是以特命尚书福康安带钦差关防，同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带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等驰驿前往。福康安素娴军旅，且兵力厚集，贼匪余党自可克期扑灭，地方百姓亦得早就奠安。似此小丑跳梁，原不值特派大臣前往，但以该省督、提办理不善，不得不简重臣督率整顿，以期速于蒇事。所有该省办理不善之文武各员，统俟贼匪剿除净尽，福康安按其功过核其情罪，详晰奏

闻，另降谕旨。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又谕：甘肃小山逆回田五等谋兴新教，煽诱匪徒抢掠村堡，扰害良民，现在贼首虽已就毙，而伙党尚未剿净。其所过地方百姓田庐、牲畜被其抢掠及闻信惊避、迁徙流离者，均为可悯。著福康安到彼即会同该督将该处村庄户口详晰查明，酌量抚恤。其应行蠲免钱粮及给与口粮之处，一面办理，一面据实分晰具奏，以示朕安抚良民务期得所之至意。此旨当先到甘肃，李侍尧即誊黄普谕各属。该部遵谕速行。

（卷1207 1—3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辛未（1784.7.4）

谕军机大臣曰：刚塔奏初九日马营街剿贼情形一折，看此光景，较前稍有起色。但贼现屯聚马营街，刚塔、俞金鳌、图桑阿等所带之兵俱已到齐，即应各领弁兵分布前后左右将贼人四方合围，并力进攻，方能一举集事，尽数歼除，不致仍前翻山逃窜。乃阅折内该提督等仍会集一处，并不筹算及此，若复致贼人翻山而遁，更属不成事体。又，本日据李侍尧奏称靖远现无留办之事，即起程前赴巩昌、安定一带贼踪较近处驻扎办理等语。李侍尧既知应亲往办理，即当星赴马营街打仗处所与刚塔等面商妥办，乃仅于贼踪较近之处逗留驻扎，是何言耶？看来此事刚塔惟知在贼后尾追，全不筹及绕在贼前并督率官兵分布左右，以期四面围杀不使窜逸；俞金鳌、图桑阿等则以剿贼为刚塔一人专责，伊等如帮办者然；而李侍尧则一味退缩不前，仍思于贼踪不到之处遥遥安驻，似剿贼事宜于伊无涉，彼此推诿，竟无一人实心承办。李侍尧、刚塔、俞金鳌、图桑阿著再传旨严行申饬。此时若再不派重臣前往督率，恐有贻误。昨已令尚书福康安同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带同巴图鲁侍卫、章京等驰驿前往。但福康安到彼尚需十余日，而此时剿贼正在紧

要之际，伍岱素娴军旅，曾为参赞大臣，福康安未到之先，即著伍岱总理一切，所有彼处带兵之大臣、官员俱听其节制调度。伍岱此时务当相度机宜速筹围剿，不可使贼人有一名兔脱，亦不可因福康安未到稍存观望等候之见。至贼人自马家堡奔窜后，又有杨填四等聚众接应，并有张阿浑、马建功等亦被贼人纠约入伙，以致复行屯聚，且贼营内俱系新白布帐房，又有鸟枪等项器械。贼人甫经窜逸，各处回民即纷纷接应入伙，帐房器械等物俱非仓促可办，从前苏四十三滋事，尚因副将新柱、知府杨士玑激成，此次贼匪竟系蓄谋已久，暗中勾约预备，所以能同时聚扰。皆由李侍尧平时不能督率地方文武员弁，漫无防范觉察所致。俟事竣后，著福康安查明详悉参奏，另降谕旨。

又，前此贼人田五等自小山起事后，其余贼由盐茶厅至西巩驿一带四出奔窜，所经之处地方已属辽远，沿途村堡被贼抢掠，百姓受害者必多。且前据该督等查有民人展廷隆因贼胁令入伙不从，父子被害，可见民人等平时受朕抚恤深恩，虽遭荼毒仍至死不肯从贼，殊堪嘉悯。昨已降旨令福康安到彼会同该督即详晰查明，酌量抚恤。李侍尧接奉谕旨，即速先行普谕各属，务期良民安辑，毋使一人失所。再，据李侍尧奏分窜鹰窝石贼匪经副将八十五、玉柱等带兵迎截，击毙甚多，所办尚好。八十五、玉柱等于分窜之贼能备勇截杀，亦属可嘉，著存记，俟事竣后，福康安查明果系出力，奏闻候朕降旨。其余贼二十余人，李侍尧仍严饬该副将等上紧擒拿务获，勿任乘间逃窜。

又谕：甘省逆回滋事，节经檄调西安满汉官兵及宁夏、凉州等满兵并各提镇所属兵丁进剿，不下数千人，其如何支给应付之处，总未据李侍尧详悉奏及。看来此时李侍尧竟属张皇失志，一筹莫展，诸事漫无料理。兵丁等追剿贼匪，盐菜口粮最

关紧要，况今又调川省屯练降番兵及阿拉善蒙古兵到彼协剿，此项兵丁俱从别处征调前来，应得口粮必需随时宽为应付。从前剿捕苏四十三时，所调川省屯练及阿拉善兵并陕甘官兵、土兵支给盐菜、口粮俱办有章程，著传谕李侍尧，即派委大员专司妥协办理，照前支给，不必拘泥成例。俟事竣后具奏，将必需情由声明，候朕酌量降旨，庶承办之员不虞掣肘，而兵丁等得资饱腾，自必倍加奋勉，勇往从事。并谕福康安知之。

又谕曰：傅玉行至会宁地方，闻贼在马营，即将所领西安兵交永安带领前往歼贼。所有前队西安兵一千名，著即交永安调用。其明善所带后队之兵，著交调任西安副都统敷伦泰，即速带领驰赴永安驻扎之处，与伍岱等并力剿贼。傅玉年老，于用兵机宜未经历练，著与明善并回西安，同哈清阿守城。至莽古赉亦已年力就衰，著回宁夏驻守。所派宁夏满兵，著即交旺沁班巴尔一并带往马营等处协同伍岱等剿贼。

又谕曰：保泰奏至鄂尔多斯游牧会同该盟长贝子丹巴达尔济挑选兵丁，并派出领兵贝子等恳请前往效力等语。逆回即日剿竣，此项兵已可无庸派往。至贝子丹巴达尔济真诚可嘉，著加恩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派出带兵之贝子等，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一对。至所派之兵虽令归伍，不无整装之费，著加恩赏银一千两。保泰即来京供职，并传谕阿桂、福康安、农起等知之。

（卷1207 4—9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壬申（1784.7.5）

谕军机大臣等：据伍岱等奏贼人复行窜逸，且有石峰堡等处回民聚集滋扰之事，并称回匪头人有马阿不都、马之元、沙之玉、马世雄四人，都是三掌教头目，更有小头人四名等语。新教匪徒竟有三掌教名目，可见伊等掌教内已有等第层次，是

其蓄谋已久，必非朝夕所能促合。李侍尧身为总督，且从前剿除苏四十三后，所有断除新教之事即责成该督专办，乃该督于新教回匪等公然自立掌教名目等次之事毫无觉察，任其煽惑勾结，以致酿成事端。岂封疆大臣惟知厚享廉俸，安坐衙斋，而于地方此等重大事件全不知留心防范，有是理乎？福康安到后即查明此事，如果系李侍尧平时漫不经心、养痈贻患所致，即据实严参具奏。至贼人屡次逃逸，纠合伙众扰害地方，揆度情形，必须满洲劲旅前往方能迅速蒇事。著传谕阿桂于火器、健锐两营内挑选精兵一千名预备，听候谕旨再行带领起程。所有分队带领之侍卫、章京等，并著酌量选派。京兵声势壮盛，经阿桂带领前往尤足以壮军势而慑人心。阿桂所带京兵一到，自可会同调度，克期竣事也。所有沿途应用车辆，著传谕刘峨、何裕城、毕沅不动声色饬属密行妥备，勿致临时迟误，亦不可稍涉张皇。直隶派景禄，河南派江兰、陕西派图萨布专司其事，护送出境。

（卷1207 9—11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甲戌（1784.7.7）

谕：甘省逆回滋事未能迅速剿灭，已派福康安带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等前往剿办。著再派阿桂带领侍卫、章京兵一千名分作五起，阿桂先率领头起由驿起程，从河南一路行走前往，更足以壮军威而速蒇事。其随带之军机处司员，并著一体驰驿。如阿桂途次已得剿贼完结之信，即行带兵回京。

又谕曰：阿桂现在出差，所有留京事务，著派庆桂暂行办理。俟阿桂回京后，即毋庸兼办。

又谕：本年三月十二日，据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保成等奏喀什噶尔迤外色默尔罕地方，有前经背叛伏诛之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子萨木萨克，潜遣伊亲随回人托克托素丕等私与喀什噶尔回

人默罗色帕尔暗通信息，诱取银物一事，朕彼时以萨木萨克窜匿远地，糊口无资，壮同流丐，其与喀什噶尔回人通信，不过希图诱取银物，但将接受书信之人及萨木萨克所遣通信之托克托素丕查拿惩治，已足示儆。乃布噜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额穆尔擅将托克托素丕私自容留，经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鄂斯璃访闻举发。阿其睦不知感戴朕恩，一味偏护伊弟，恐其罹罪。又，英吉沙尔之阿奇木伯克阿里木亦曾接受萨木萨克私书，恐鄂斯璃查办，遂与阿其睦同谋陷害，指称鄂斯璃亦曾与萨木萨克私通信息等情，先后至保成处诬告。经保成审出诬控情节，阿其睦不知愧服，又率伊子燕起前往乌什绰克托处诬告。其时绰克托并不妥速剖断，一味调停姑息，带领阿其睦等前往喀什噶尔会同保成，令阿其睦、阿里木等与鄂斯璃赔罪和息，完事具奏，所办错谬之至。前此保成初奏此事时，朕悉心筹划，若不将阿其睦等擒治，不久必至生出事端，当即降旨令将阿其睦等拿解来京，方为妥善，谆谆训诫，至再至三。昨保成始将阿其睦等与阿里木及案内有名回人一并拿获，分起押解送京。乃绰克托闻知保成如此办理，张皇失措，竟将案内毫无关涉之阿其睦亲戚布噜特额森、阿三拜一并拿解具奏，所办更属荒唐。因即降旨令将布噜特额森、阿三拜释放，并传谕新授之参赞海禄晓谕伊等与此案无涉，善为慰抚，令其照旧当差，并将绰克托革职，拿解来京交刑部治罪矣。据绰克托奏称此旨未到之先额森等当差人拘拿时，情词极为恭顺，并称被阿其睦株连受累深为怨恨，今情愿入京朝觐，且一面晓谕伊所部之布噜特等，此系阿其睦与鄂斯璃构陷以致株连，毋得妄生疑虑，混行举动。是额森洵属布噜特中明理安分之人，前业经施恩赏给缎匹，并予升级换顶，令其仍回游牧，节经降旨海禄遵办矣。朕又将保成等所奏拿获阿其睦之弟昆楚克免其株连，亦降旨速行慰谕

释放。此事鄂斯瑞并不因阿其睦等诬告稍存畏忌隐饰，始终奋勉，帮同保成擒拿阿其睦，是以施恩晋封贝子以示奖励。至保成从前扶同绰克托释放阿其睦，固属咎无可辞，及接奉朕旨，即能将阿其睦等拿解，功过足以相抵，是以止令交部议处，以期赏功罚罪，成归允当。至保成拿解阿其睦后，其子燕起疑惧潜逃，彼时本不必遣人追赶，乃保成因遣去之回子伯克呼图罗克默特等被燕起戕害，复欲调乌什等处官兵前往追赶，意图剿灭燕起，所办又属过当。奏到时，朕即已降旨海禄、保成等将戕害回人家口酌量赏恤。此事若因燕起一人逃窜即调兵擒拿，甚属不值。讵绰克托一闻调兵信息辄轻举妄动，檄调伊犁、乌噜木齐、乌什各处官兵，所奏更为谬妄，已有旨令其速行停止。朕因伊等措置乖方，正在愤懑间，据哈喇沙尔办事大臣福禄奏保成所调之土尔扈特官兵已停止不发等语，览奏深为嘉许。大臣等受朕委任，能如福禄之筹酌得宜、随时奏闻，方为不负任使。至拿解阿其睦送京一节，诸臣多存畏葸之见，皆由未当深悉事理，惟务姑息调停，即阿桂、伊勒图始亦未尝不欲消弭其事。今燕起遁逃，其追赶之回子伯克复被戕害，不但绰克托必以为因擒拿阿其睦所致，即阿桂、伊勒图亦未必不以不听老成之言致有此事。岂知擒拿阿其睦以致燕起脱逃，原朕意中之事，断不讳也。此实与我皇祖定计剿灭吴三桂出自独断者情事无异。至追赶燕起之回子伯克被伤，亦因燕起情急拒捕，不过欲远遁偷生。况伊逃遁后，布噜特人众并无随往同逃，其情势穷蹙已可想见。从前布噜特之多连来喀什噶尔报信时，伊之属下布噜特疑惧，将欲迁徙，多连闻信即往追唤回。兹何必为拿一无关紧要之燕起张皇发兵，致令布噜特人众惊疑乎？顷接保成奏审讯阿其睦亲属及跟随人等，供称阿其睦早已向其子弟商议，至八月马肥时再寻事端等语，其明验也。此岂保成预窥朕

旨捏造此语乎？ 内外大臣等试详思办理阿其睦之事， 若如绰克托等之欲消弭不办，势必转将鄂斯满治罪，或阿其睦之心乃释疑，然尚未能保其始终无事，天下有如此是非颠倒办理者乎？即阿桂、伊勒图亦始思消弭其事者，所奏虽属因公，特所见浅近，未曾深思全局耳，然朕亦不罪伊等。盖为国家大臣遇事筹度机宜，据实陈奏，原朕所喜也。然使不将阿其睦等速拿解京，至八月间伊举事时，喀什噶尔地方必生一事，难于收拾矣。著将保成等所奏审讯阿其睦等亲属跟随等供词译汉通行晓谕。朕总揽万几， 无事不悉心筹划， 务合机宜。恐内外大臣不能周悉此事原委，以朕为好兴事。朕老矣，欲无事之不暇戒得在念，何必复兴事自取其劳？然事在不得不办，朕亦不敢耽逸畏劳而不尽心办理也，特将始终办理情形详晰通谕中外知之。

谕军机大臣等：贼人现在鹿鹿山扎营，刚塔等仍止在对面拿营，又不筹及堵截围攻之法，是复纵令贼人得有去路。现已派阿桂、福康安带同侍卫、章京等并京兵一千名前往督剿。伍岱等此时虽不能奋勇杀贼，当此兵力厚集之时，自当分拨将领四面堵围，防其又从后线窜逸，俟阿桂等到时再行会合歼擒。再，据伍岱等奏拿获活贼一名，讯据供称现有贼人眷口数千俱在石峰堡居住，又商议将石峰堡家眷接往伏羌、秦州一带等语。贼匪家眷既有数千口由石峰堡前往伏羌、秦州，伊等此时何不派兵分路前赴该处截住贼人，并将贼犯家属尽数擒斩，勿使又得与贼人会聚？岂伊等不能歼除贼众，而于贼人留下之老幼眷属尚不能派兵截杀，必待朕于数千里外一一为之指示耶？著伍岱等即遵旨于永安、八十五、玉柱等数员内酌派一员，迅速带兵前往剿办，勿使一名漏网。至贼匪既攻破通渭，城内居民自必被其扰害，现在作何安抚？库项钱粮被贼抢去者若干？其放走监犯有无自行投回者？ 著福康安详晰查明具奏。 典史温模

闻城破自缢，殁于王事，尚属可悯，应予议恤。其训导因跳楼跌伤，情尚可矜。至知县王楼，因畏死先行逃匿，不能督率兵民在城防护，以致失事，并著阿桂、福康安到彼会同查明，据实参奏。

又谕：据陈步瀛奏称，西安副都统明善带兵由静宁前往石峰堡进剿，十二日抵高庙山击贼，中矛伤阵亡。前据伍岱等奏称傅玉拿获贼匪，讯据供称贼人想将官兵诱至石峰堡内里外夹攻，今明善竟于石峰堡被害，自系该副都统未悉彼处地势，以致误中贼人之计，殊堪悯恻。其所带官兵内恐亦有受伤阵亡者，著阿桂、福康安到彼后查明具奏，一体优恤。至贼人既如此鸱张，而彼处又无有主见能办事之人，福康安不可不兼程星赴该处筹办。即阿桂亦当即日带领京兵分起前往，以壮军势而慑人心。所有带领之侍卫、章京等，即著阿桂一面挑带派往，一面奏闻。再，据陈步瀛奏称高庙山距静宁、隆德、平凉等处仅八九十里至百余里不等，该州县兵力无多，恐贼人乘虚来犯，已飞札固原副将张拱酌调兵五百名分拨隆德等处防护，并星赴静宁州收集明善所带余兵，严防要隘以遏贼锋等语。所办甚好。该处兵力既单，贼人乘势抢夺，断不可不防。该臬司所办尚属能事，自当如此严密堵御，勿使贼人再行乘间奔窜。

又谕：现令阿桂前往甘肃会同福康安办理剿贼事宜，所有福康安佩带之钦差大臣关防，即可令阿桂作为将军印信。福康安、海兰察、伍岱等并为参赞大臣，协同经画。至届期进剿时，贼匪内有应诛戮者即行诛戮，若俘获贼首要犯，酌拣数名，派委干练官兵护送，迅速解赴热河。务饬该解员等沿途小心防护，毋稍疏纵，并于起解时飞咨所过省分督抚，严饬地方文武员弁按站派兵，协同护解。

（卷1207 11—20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乙亥（1784.7.8）

谕曰：李侍尧等奏贼回滋扰通渭县城，随经派往剿捕之都司福德保、代什衣等奋力击杀，回匪即出城外，当经查明知县王楼在后园中仓房内藏匿，训导刘德跳楼右腿跌伤，典史温模自缢等语。王楼当逆回滋扰，自当率领民夫上城严密防守，即或力有不支，亦当骂贼而死，为国捐躯。凡殁于王事者，国家自有议恤之典。乃该令当贼匪攻城不能率众防护，竟自向仓房藏匿，幸免偷生，实属无耻。况典史微员尚知身殉，应有恤典，训导亦跳楼跌伤，王楼系该县知县，乃竟训导、典史之不若，国家安用此等县令为耶？王楼著革职，拿交刑部照例治罪，其典史温模并著交部议恤。

（卷1207 20—21页）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奏：明亮、春宁向于行阵勇往，现在监禁，恳恩释放随往军营效力。再，满兵一千名，请派领队大臣约束。得旨：领队大臣著派舒亮去。明亮、春宁著赏给蓝翎侍卫，随往打仗效力赎罪。

（卷1207 23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丙子（1784.7.9）

谕军机大臣等：前已有旨谕保宁选派四川屯练番兵一千名带领赴甘协剿，今据傅玉等奏请调取屯练番兵二千名，兵势愈盛，则剿捕愈为得力，著保宁即遵照办理。其原派之一千名，保宁即带领穆塔尔等星即起程赴甘。其续调之一千名，著酌派干练副将统领前往。

又谕：前据陈步瀛奏星赴静宁州收集明善所带余兵，严防要隘以遏贼锋，该臬司所办尚属能事。但伊究系书生，未娴军旅，且此项兵丁既经失利之后，则其气已馁，未必即能堵住贼人，著再传谕伍岱等务须迅速派兵分堵要路，加意严防，并

宜收集余兵，申明纪律，以作士气。

（卷1207 23—24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丁丑（1784.7.10）

谕：　据李侍尧奏署安定县典史费元灯因委赴官川密访贼踪，至马家堡遇贼被害，所带衙役吴朝风、刘剖亦受伤身死等语。该典史遇贼捐躯，殊为可悯，著交部照阵亡例给予恤典。至衙役吴朝风等同时被害，并著李侍尧查明从优赏恤。该部知道。寻议：典史费元灯照例加赠主簿衔，荫一子入监读书，并给祭葬银一百两。从之。

谕军机大臣等：昨因贼人藏匿鹿鹿山，防其复翻山逃逸，已有旨传谕伍岱、李侍尧于贼营前后分兵亲往围堵。本日据毕沅奏兴汉镇总兵三德所带之兵一千名业经刚塔调赴秦州堵御等语，该镇此时自已到彼防遏贼人后路。是该处已有三德所领弁兵策应，而伍岱等之现住营盘在鹿鹿山石峰堡之间，密迩贼人，正关紧要。著传谕伍岱等，如兵力实不能分，伍岱竟可不必遵前旨分兵围绕贼人后路，但当于现在扎营处所倍加小心防御，不可致贼人仍由旧路窜回靖远、西巩一带，并当设法派兵分堵石峰堡贼人要路，以断其互相联络之势，勿令贼人绕出官军之后，或至促不及备为要。至军营内现有伍岱暂行总理一切，而带兵之副都统、提、镇大员亦不乏人，傅玉年老在彼无益，且敷伦泰现赴汧阳、陇州一带，西安省城止有毕沅一人，著传谕该将军即将所带之西安满汉官兵交与伍岱、永安管辖，伊遵照前旨一面奏闻，一面速行起程回至西安镇守。再，本日据李侍尧奏于安定道旁拿获道士徐璠成，据供乃系贼营遣来勾结新教之贼。徐璠成既系贼营遣至安定，经李侍尧盘获，何以不将贼营现在详细情形向其严鞫？况贼人既令匪徒改装潜出勾结，则其所遣者自不止一人，亦必不止安定一处，李侍尧尤应逐一

研讯，飞咨各处严密拘拿，亦可以断贼党羽勾结。且此数贼问明后，何不即行正法？又，贼首田五歼毙后只留余党马胡子、李胡子二人，其被勾结入伙者又有杨填四、张阿匐等，此时贼营内究系谁为总领头目？何以李侍尧均不向徐璠成讯明具奏？此事始终贻误，总由李侍尧不早至军前调度所致。今于此等审讯贼匪事件尚复疏略若此，岂竟张皇失措至于此极耶？至刚塔纵令贼人窜逸，以致到处聚集滋事，肆行无忌，该提督此时尚有何面目靦然身列戎行？至伊所奏拿获兵丁马如林、马如海俱系新教回匪，既系新教，即当正法，何必解交地方官？行军之事岂可拘例若是乎？又，据李侍尧奏称现在马营之贼与石峰堡之贼互为联络等语。贼人各聚一山，彼此何由联络？必系暗中差遣匪徒往来通信，始得互相勾结。若官兵果能昼夜严密巡逻，并于要隘堵截盘诘，将此等送信之人立时拿获正法，则贼信既断，贼势自孤。岂李侍尧等不能带兵进攻剿灭贼众，而于一二来往送信贼匪尚不能设法邀截耶？将此传谕伍岱等并阿桂、福康安知之。

又谕曰：毕沅等奏接据刚塔札称拿获贼匪吴金，讯供贼众即欲抢夺伏羌、秦州一带，现已札知兴汉镇总兵三德带兵前往秦州堵截；因思汧陇一带为陕西门户，现将挑备军标存营兵五百名交敷伦泰带领前往相机堵御等语。所办甚好。贼匪既有抢夺伏羌、秦州之语，该处必须大员带兵迎截，现在伍岱等在鹿鹿山扎营堵剿，兵势似单，未便再分，三德到彼正可断贼人南窜之路，并须将该处已入新教回匪详晰查明，概予骈诛，不可稍事姑息。至汧陇一带为东来入陕门户，最关紧要，若贼人由此路窜入，该处山路丛杂，恐其又有煽动勾结之事。著传谕敷伦泰，即带领官兵将该处通甘隘口严行堵截，并随时侦察奸细，勿使两省回匪暗相联络。其所带西安兵丁五百名不敷

防守，已据毕沅奏飞调兴汉兵五百名迅速前赴陇州。兴汉距陇州不远，此项兵丁想已到齐，敷伦泰即当上紧派拨，令其协同西安兵丁并力防御，使陕甘交界处所毋有疏虞，方为妥善。敷伦泰既在汧陇防守，不必再行赴甘。将此并谕毕沅知之。

（卷1207 24—28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戊寅（1784.7.11）

谕：拿问布噜特散秩大臣阿其睦等一事，原因伊弟额穆尔与萨木萨克潜通。阿其睦如将额穆尔缚献，朕必加恩将伊等之罪宽宥。乃袒护其弟，遂与阿里木诬控鄂斯瑞亦与萨木萨克潜通。既经审虚，阿其睦尚无悔心，合谋远遁，是以将伊拿问，伊子燕起旋亦畏罪脱逃。喀什噶尔大臣等奏请调兵数万追拿，及助力之布噜特等尽行剿除，所办未免太过。布噜特等投诚以来，沐恩已久，为燕起一人剿除各属，朕心深为不忍，即令停止调兵。至额德格讷部落之布噜特比业尔铁拜与其兄阿尔体拜派兵追拿燕起，朕深为嘉悦，已奖赏缎匹。果能拿获，自当加恩。即或不能，亦不加罪。若不通行晓谕，则各属布噜特何由知朕矜恤至意？著传谕海禄、保成将此旨用布噜特字书写，传集布噜特比等，令其普为晓示边卡内外各鄂拓克所属之布噜特等不必畏惧，安常守分，以期永沐朕恩。

（卷1207 28—29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己卯（1784.7.12）

谕：甘省逆回滋事，军行粮饷甚关紧要。原任陕西按察使浦霖现在来京候补，该员曾在金川办理军需尚为熟练，著即驰驿速赴甘肃帮办军需事务，毋庸至热河请训。

（卷1207 29—30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庚辰（1784.7.13）

谕：从前甘省苏四十三因新旧争教，地方官办理不善，致

酿事端，小丑跳梁，立时扑灭，节经降旨李侍尧将通省新教回民当不动声色密行查办，断绝根株，以靖边疆而安良善旧教之回民，是查办新教乃李侍尧分内专责。经数年间，该督只查拿一二人奏明办理。乃为时无几，复有固原所属小山回民田五等聚众谋逆之事，攻城掠堡，伤害官兵。因令李侍尧查明贼人起事根由，据奏靖远城内回民勾通内应一节，本年三月十五日众新教回人齐集礼拜寺，将田五纠众谋逆情节告知，约令临期内应等语。是贼人多系新教，久蓄逆谋，公然于县城内齐集纠约，李侍尧安坐省城毫无闻见，则从前之查拿一二回匪不过藉以塞责，而其并不实心查办已属显然。迨贼首田五就毙，余党窜入马家堡，刚塔等带兵追赶，李侍尧惟知株守靖远，藉称审办贼犯家属，而于一切攻剿机宜竟视为非伊总督本分内应办之事，只委之提督，以致军营统摄无人，贼匪乘间翻山而逸。经朕再四训饬，李侍尧始行移驻安定，仍与刚塔等军营相距遥远，彼此信息只凭文札往来。从来行军之道，有如此之玩延懦怯者乎？且各处从逆贼匪一经拿获，即当审明立时正法，乃据奏盐茶、靖远、安定地方尚有现审未办之犯。此等为逆回匪有何疑难耽搁？李侍尧无非藉以迁延观望，远避贼锋，巧为卸过地步。是其避重就轻、预存文饰之见，岂能逃朕洞鉴？真所谓欲盖弥彰也。此事李侍尧既玩愒于平时，又畏葸于临事，遂使贼势蔓延猖獗，到处勾通，李侍尧之罪实无可逭。李侍尧著革职，暂留甘省带罪效力，办理军需事务，俟剿灭事竣再降谕旨，其陕甘总督员缺著福康安补授。福康安到甘时，再行传旨接印任事。至刚塔于贼匪窜入马家堡时并不堵截后路，纵贼潜逃，复札会总督辗转耽延，迨贼远飏始带兵尾追，以致贼人四出勾结，日益滋蔓，扰害地方，且于贼人攻破通渭县城及在石峰堡肆行纷扰之处毫无策应，失机偾事，其罪更无可逭。

刚塔著革职拿问，解交刑部治罪，其固原提督员缺著哈当阿补授。现在河州有防范事宜，哈当阿不宜即离该处。其未到任之前，著伍岱署理固原提督印务。现在各处官兵厚集，阿桂、福康安先后到彼相机攻剿，谅此穷窜么么自无难即时殄灭。所有李侍尧、刚塔办理此事始终贻误缘由及朕批阅李侍尧原折著一并发钞，通谕中外知之。

谕军机大臣等：前以伍岱等奏贼人藏匿鹿鹿山，官军仍对贼扎营，朕恐贼复翻山逃遁，并虑石峰堡之贼绕出官军之后滋扰，屡有旨讯谕伍岱等当加意防范。今思军营现在兵力已不为少，伍岱等何不分遣游兵于贼人出入要隘四路分投侦探，既可以得贼营实在情形，并可以断贼勾结匪徒、接济粮食之路？正在降旨饬谕间，复据伍岱等续行奏称十七日据派往探路弁兵报称有贼千余名从鹿鹿山后绕出，离鹿鹿山七十里之乌家坪扎营，该处离伏羌一百余里，想系勾引伏羌回匪滋扰等语。贼人狡诈多端，于山前牵缀官军，潜分贼党从山后赴伏羌滋扰，果不出朕之所料。该处领兵各大员所司何事，竟不及早筹画分兵堵御，以致贼匪又从山后逸出，始行尾追？军营现在官兵已有数千，且该督等所调之宁夏、阿拉善等处兵丁此时自已陆续到营，是该处兵力不为不多，并非不敷剿贼之用，总由伍岱系客官不能作主，而李侍尧、刚塔等失志张皇毫无筹办，以致节次俱落贼人之后，思之实深愤懑。岂每事皆候朕于数千里外为伊等一一指画耶？此时伍岱等务当于要隘处所严密防堵，或绕出乌家坪之前以截贼人去路，勿使又得乘间远飏，四出滋扰。看来该处官兵已敷剿贼，惟无人调度未免气馁，福康安接到此旨务宜加紧昼夜趱行到彼督办。福康安早到一日，庶办贼事宜早得一日之益也。本日又据李侍尧因接奉节次饬询谕旨逐款覆奏，所奏总不成事体。如所称本年正月内田五至靖远哈得成、哈彦家商同

谋逆，令其转约新教勾通内应，哈得成于三月十五日趁众新教回人齐集礼拜寺时，将田五纠从谋逆情节告知，是何言耶？从前苏四十三殄灭后，即责成李侍尧断除新教，今哈得成等竟公然于礼拜寺齐集众新教回人，告知田五纠从谋逆情节，是该犯等倡教蓄谋已非一日，聚集又非一人，李侍尧身任封圻，平日何以竟毫无觉察，以致养痈贻患？又据奏称前岁苏四十三案内奉有谕旨，如有已归新教而仍自认为旧教者，是尚知畏罪，亦只可因其避就量予生路，讵伊等怙恶不悛，改称旧教仍从新教，所奏更属支离。贼人胆敢于礼拜寺纠众同谋，是其逆形已露，必非仓猝勾合之事，且较苏四十三为甚，该督何得强以前词藉口，欲为卸罪地步？又据奏称盐茶、靖远、安定办过贼匪统有四百余名，尚有现审未办者，不得不暂留审办，未暇即赴军营。此等从逆之贼，问明即行正法，有何疑难不决？即或须暂留审办，数日尚可，何至十日、半月之久？此不过该督心存畏怯，借此迁延以为不往军前之计耶，近来见朕催往军前，知其过而强为之辞，欲谁欺耶？此事始终贻误，皆由李侍尧平时惟安坐衙署，全不知督率地方文武员弁稽查回匪，以致新教蔓延；及贼已滋事，又不亲身前往军营会筹剿捕，反借审讯贼犯家属为由，于靖远、安定等县逗留驻扎，致领兵各员不相上下，互为推诿，群怀观望，使贼得乘间四出勾结滋蔓，经朕降旨饬询，该督覆奏折内尚一味避重就轻，意图卸罪。试思朕前岂可以文词支饰耶？除已将该督误事缘由明降谕旨外，并著将本日李侍尧奏到之折录交阿桂、福康安阅看，俾共知此事贻误原委。再，据李侍尧奏称贼犯田重交供出靖远内应回匪姓名，维时天已傍晚，有候补吏目朱尔汉因人众未敢声张，暗带兵役将各犯诓出，按名擒拿等语。朱尔汉以吏目微员能将内应贼犯用计妥速按名密拿，甚属可嘉，何以李侍尧前在靖远竟未奏及？事定后，阿桂、福康

安即将该吏目出力之处声明送部引见，此时若有知县缺出，即可委署。至策布坦于接刚塔咨后已带兵星赴静宁，即在该处协同防剿，毋庸更赴陇州也。

又谕：甘省贼匪跳梁不法已极，必须多派京兵前往，方可一鼓歼除。著传谕复兴，会同庆桂将京城火器、健锐营兵丁再行添派一千，亦照阿桂所办成规分为五队，俟阿桂第五起兵丁起程后，复兴即授为参赞大臣，带领头起兵丁起程。所余四起派随围护军统领善德，授为领队大臣，即赴京城带领前往。其应派侍卫、章京，著复兴于素所熟悉人员内酌量带往。每队隔日启行。所有派出官兵应得之项，即著照例办给。

（卷1207 31—38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辛巳（1784.7.14）

谕：据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保成等奏称额德格讷部落布噜特叶尔铁拜遵檄与伊兄阿尔体拜、伊弟沙米尔扎并保成等所遣六品阿奇木伯克沙巴克等率领布噜特骑兵三千余人奋勇追捕，擒获燕起与额穆尔之子和卓木雅尔等男妇子女，并将随同燕起之布噜特党与全行擒获等语。此事朕早已料及。从前布噜特散秩大臣阿其睦被拿之后，其子燕起闻信逃窜，本系无关紧要，且知其断不能生事，是以谕令无须张皇调兵，自可从容就获，业经明发谕旨矣。今额德格讷部落布噜特业尔铁拜感戴朕恩，遵奉喀什噶尔大臣等札谕，与伊兄弟率领骑兵三千，会同保成等所遣之阿奇木伯克沙巴克奋勇将燕起等擒获，实属妥速。远部之布噜特能如此抒诚宣力，甚属可嘉，朕深为欣悦。业尔铁拜著加恩赏给二品顶带，授为散秩大臣衔，并赏戴花翎。伊兄阿尔体拜、伊弟沙米尔扎俱著赏给三品顶带，亦赏戴花翎。仍交保成等于库贮银内赏给业尔铁拜大元宝五，阿尔体拜、沙米尔扎赏给大元宝四，另将大元宝二十交与叶尔铁拜，分赏擒获

燕起出力之众布噜特等以示奖励。其拿获之燕起并额尔穆之子和卓木雅尔等要犯数名及阿其睦、额穆尔等亲属解到喀什噶尔时，即行分起拣派才干侍卫官兵陆续防护解送。仍由三眼井取路，于沿边一带驰驿迅速解热河。其余燕起之妻孥暨随同燕起逃窜之布噜特党与，并查获阿其睦等游牧处所牲畜及现在俘获之器用等项，俱著全行赏给业尔铁拜。至派出追捕燕起之六品阿奇木伯克沙巴克此次甚属出力可嘉，著加恩交保成等赏给大缎四匹，仍遇有应升大伯克缺出即行请旨升授，以示奖励。又，缉捕燕起带兵堵御要隘防守之充巴噶什部落博什辉又与沙巴克率兵围捕燕起，充巴噶什部落之布噜特华特暨额德格讷部落阿哈拉克齐雅科蒲、穆拉特、格岱等均属出力报效，俱著交与保成等查明，照伊等原品加升一级，更换顶带，各赏一大元宝以示奖励。此次业尔钱拜等感戴朕恩抒诚宣力，朕加恩分别赏赉之处，著保成等通行晓谕众布噜特，咸使闻知。至保成等前因燕起逃窜一案所办冒昧，曾经降旨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严察议奏，今将燕起及伊亲属一并拿获办理，颇属妥善，功过尚足相抵，保成、达福俱著从宽免其议处。此次鄂斯瑞帮同办理始终出力，保成、鄂斯瑞著赏给御用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二对。著将此旨及保成等奏折发钞，传与阿桂、福康安、伊勒图、海禄等阅看，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又谕：据毕沅奏现已飞咨李世杰调川北镇兵二千名前来凤翔，并飞咨农起调山西兵二千名来至西安听候调遣，所办甚是。此时贼匪蔓延，必得重兵办理方能速就殄灭，而堵塞后路尤关紧要，现已续派京兵一千名令复兴带领前往。著传谕李世杰即于附近陕省之川北镇各营内挑选精兵二千名，令川北镇总兵高禄带领分起行走，由云栈一带速赴凤陇，会同西安副都统数伦泰在汧陇一带弹压防堵，兼策应三德后路。其所调之山西兵

丁，并著传谕农起于附近陕省各镇协标属挑选兵二千名，令太原镇总兵福敏泰带领，分起行走，速赴西安听候毕沅调拨。

（卷1207 39—41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壬午（1784.7.15）

谕军机大臣曰：阿桂奏查办新旧教回民，必须分晰明确，但回民有一家祖孙父子兄弟各从新旧两教者，一时骤难区别，若概于骈诛，恐人人自危，不免闻风疑惧，惟有于现在逆回剿除净尽后，即将贼匪所经过及煽诱之处实力搜缉，有形迹可疑者多加殄戮，此外各州县惟责成该督饬属善为化导，缓图消除之法等语。自应如此办理，朕用福康安之意即为此也，已于折内批示。阿桂到甘省时，各路所调官兵陆续齐集，军势已盛，贼匪自当速就扑灭。阿桂于剿除净尽后，所有安定、会宁、通渭及官川、盐茶厅各处凡贼匪经过煽诱地方，务宜会同福康安派员详细访缉，实力搜捕，遇有形迹可疑之人，歼戮务净，勿使匪徒得有一人漏网。此外各州县回民，竟宜严饬地方官多方晓谕，善为开导，仍当随时周密防范，缓图消灭，所谓为之以渐也。阿桂、福康安等当详悉熟筹妥协，密为办理，不可泄漏。又，前据李侍尧等奏正月内田五至靖远掌教哈得成、头人哈彦家商同谋逆，哈得成于三月十五日趁众新教回人齐集礼拜寺，将田五纠从谋逆情节告知，勾令临期内应等语。前此阿桂等于苏四十三剿灭后办理善后事宜，已奏将新教所建之礼拜寺尽行拆毁，何以此次新教回匪又得齐集礼拜寺潜为勾结？是否系李侍尧因循不办，将旧有新教所建之礼拜寺未经饬属毁去，抑系新教回匪于拆毁后又私行建盖，而李侍尧及地方官等竟漫不经心，毫无觉察？并著阿桂、福康安查明据实覆奏。将此由六百里加

紧密行传谕知之，阿桂折并著钞寄福康安阅看。

又谕：据傅玉等奏贼匪现占之石峰堡形势险要，请俟所调各处官兵到齐再四面围攻，并用炮轰击等语，总不成话。前据伍岱、刚塔等会奏十七日有贼千余名逸出鹿鹿山，至离山七十里之乌家坪扎营，伍岱、刚塔等带兵前往追剿；现在鹿鹿山、石峰堡尚有贼数千，留傅玉、永安在鹿鹿山要口扎营堵御。何以本日傅玉折内又称自十三以后连日大雨，继以大雾，至十七日雾散，贼人乘势逃窜，不知去向？是鹿鹿山现已并无贼匪，傅玉虽年老糊涂，岂不知贼已潜逃，断无坐拥重兵围守空山之理？乃该将军等并不前赴乌家坪会同协剿，转思以空言献策，思为用巧之计，傅玉、永安何不晓事至于此极？著传旨严行申饬。再，据傅玉奏询之居民人等，称石峰堡本系旧时险要处所，上年五月间新教回人又加修理整固，众回人约定于本年五月初五日起事，是以通渭、静宁各州县据报均系同日被贼抢劫等语。石峰堡一带地方自必设有营汛兵弁并州县文员管辖，今贼人于上年公然聚集多人在该处修理城堡，预营巢穴，附近居民既经共见，岂有该处员弁兵役等独无闻见之理？此事以傅玉之无能，尚知询问土人，访出情节，何以李侍尧、刚塔节次拿获贼匪奸细，审问供词，转无一人将此事供出，伊等又并不讯及？至贼人起事早经定有日期，傅玉以客官甫抵甘境即闻纷纷传说，询之居民及所获贼犯，供亦相同，何以李侍尧等屡次折内总未据实奏闻？看来李侍尧竟系有心回护，删减供词以为避罪之计。福康安先抵甘省，即当将傅玉所奏五月五日起事及去年五月修理石峰堡情节迅速详细查明，阿桂亦应于沿途留心访问。如李侍尧于贼匪谋逆、修理城堡各缘由果有隐讳不奏之处，是革职不足以蔽辜，著阿桂、福康安即将伊拿问，速解热河，先将此等情节严审录供具奏。其石峰堡系何府县营汛所辖地方？贼人如此预谋聚众，

肆逆不法，该管文武员弁所司何事?并著福康安逐一查明，将专管之文武员弁革职拿问，审明治罪，其兼管文武各员，亦著一并参奏。又，阅傅玉所绘图内，石峰堡系在众山之中，想周围地面亦不甚广阔，贼人家眷俱藏匿在内，其意似不肯复行远飏。该处势如釜底，此时所调之西宁、宁夏、阿拉善、四川屯练各项兵丁自已陆续到彼，兵力既厚，自无难于设法堵截围剿。计福康安月内即可行抵该处，务宜详细妥筹，迅速蔵事。至此事始经发觉时，系据红涝坝乡约李应得、李化雄等禀首，嗣又据刚塔奏称有大庄回民马世雄带眷投案，禀称石峰堡回民聚众谋逆，纠伊入伙，连夜前来首报等语。此等诚实民人既肯举报贼情，李侍尧、刚塔若将该民人留于军营作为向导，自可得进兵路径。李应得等前已给予外委顶带，著福康安再各拔补千总。其马世雄亦著一体赏给千总以示劝奖，并派随营充当向导领路进剿，自更得力。

谕军机大臣等：随同永宁追剿燕起之回子伯克呼图鲁克默特、逊都勒和卓等被燕起所害，殊属可悯。著传谕保成等，将伊等弟兄子侄内挑选可用者补放伯克，并免年贡差役。又，被害之呼达雅尔小回人，各家年贡差役一并蠲免，其临时逃归者，查明惩治。

（卷1207 43—50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甲申（1784.7.17）

谕：甘省逆回滋事，先经革职总督李侍尧奏称，此事因小山逆回田五等谋兴新教起衅，经朕以该犯等欲兴新教纠众谋逆，遂降旨饬询，始据该督将本年正月内田五在靖远哈得成、哈彦家商同谋逆各情节覆奏。又据西安将军傅玉奏讯之甘省居民，佥称众回匪于上年五月即修理石峰堡，并约定本年五月五日起

事，通渭等处亦据报同日被贼抢劫等语。是贼人肆逆不法，早已预蓄奸谋，并非因争教起事。夫内地回人其来已久，我国家威棱远播，平定准部、回部，西域咸隶版图。新疆回人年班入觐，往来络绎，内地民人亦多至回疆贸易。其有查封经卷、讲习规条者，相习为常，例所不禁，遂有红帽、白帽、新教、旧教之名，其实新疆之回人正其旧教也。且现在内地回民所习之教、所讲之经，皆与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回人经教无异，原无新旧之别，况内外均属编氓赤子，顺则恩有可加，逆则法无可宥。今贼首田五已就歼毙，其余党马胡子、李胡子等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聚众鸱张，攻城掠堡，即属回民中之邪教，如僧中白莲教之类而已。昨已命大学士阿桂、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督[illegible]并派京兵及飞调四川屯练降番暨阿拉善、鄂尔多斯各处蒙古兵丁到彼协剿，大兵云集，谅此么么小丑自无难速就歼除。至阿桂、福康安于剿灭贼匪后，只须将贼人经过煽诱之处所有平时与贼人勾结知情及贼人起事后代为往来送信、接济粮食之人即系邪教乱民，必须实力搜捕正法，勿使复如李侍尧之养痈，其余并未从逆之回人，不必更分旧教、新教，皆系良民，概毋庸波及，以免株连。总之，查办此事止当分别从逆与否、邪正之殊，不必论其教之新旧，即如僧道原非例禁，而白莲教等邪教之必应查究者，亦以其左道惑民、聚众滋事也。嗣后阿桂等奏折内凡从逆回匪俱称邪教，不必复分新旧名目，俾回民等咸知朕洞悉其教根源，不分畛域，断不肯因滋事贼匪将无辜守法良民一并株连之至意。将此通谕中外知之，并著阿桂、福康安及各直省于凡有回民处誊黄遍贴，宣示知之。

（卷1208 1—3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乙酉（1784.7.18）

谕军机大臣等：贼人于静宁、隆德一带分出滋扰，福康安

前赴伏羌，不但途次或有梗塞，且静宁迤东亦无重兵防御，转恐贼人或蹑官军之后。本日据永铎奏称静宁州存有守城兵七百余名，又前据策布坦奏称已带兵一千名赴静宁一带探剿，是该处现有一千七百余名，而此时鹿鹿山并无贼匪，傅玉等尚有满兵二千余名在彼坐守空山。福康安当迅速札知傅玉等，令其带兵自西而东，福康安即带延绥、静宁之兵自东而西，再飞札旺沁班巴尔带领宁夏满兵及阿拉善蒙古兵赴静宁一带，三路夹攻会剿，阿桂带领京兵不日抵甘，又可为其后劲，务将隆德、静宁、石峰堡等处贼匪剿灭净尽。如攻抢伏羌之贼复窜入石峰堡会合一处，则势如釜底，更易于四面堵围。惟前据傅玉等奏拿获奸细供称贼人想把官兵诱至石峰堡里外夹攻等语，福康安与海兰察、巴图鲁侍卫等同行，必能加意防范，自可无虞贼人奸计。至永铎奏称静宁一带已无贼匪，现赴伍岱等打仗处所协剿，此折系二十四日亥时拜发，而二十五日辰时静宁州即有贼匪复来滋扰之事，谅该将军此时未必即能前往伏羌，自仍在静宁守城，著即令其帮同福康安剿办贼匪。至贼人现在静宁、隆德等处劫掠，幸而未据六盘山。该山为从来险要关隘，福康安尤当即速设法派兵扼险驻守，断不可使贼乘间侵占，致东西两路官兵或有阻隔。又，伍岱等奏称伏羌城外山梁扎营之贼防其乘空再窜，但分兵堵截，存营兵力较单，不能堵御，只可临期侦视，相机迎剿等语。所想亦是。伍岱、李侍尧等此时竟宜专力剿办伏羌之贼，牵缀其势，勿使窜逃勾结，则福康安在东路剿办石峰堡贼匪尤易为力。倘伏羌之贼亦回石峰堡内，则伍岱等又可从南面追及，彼此知会，四面围堵，使贼人困处一隅，不战自毙，更不致一名漏网。

（卷1208 4—6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丁亥（1784.7.20）

又谕：据福康安奏称现在紧要关键先当救援静宁等处，肃清后路，正与朕所降谕旨相合，其余所奏堵截贼人后路以及晓谕回人之处所办俱好。是福康安于剿办贼匪机宜大端已得，朕览奏为之稍慰。惟所称先将静宁、隆德两处贼匪剿尽，拨兵驻守，即赴伏羌等处会剿一节，尚未为周妥。静宁等处贼匪办竣后，尚有石峰堡为贼人巢穴，必须剿戮净尽，福康安再往伏羌，方可后路无虞。况伏羌、鹿鹿山现有傅玉、伍岱等在彼牵掣，贼人自无暇回顾。已有旨谕知福康安当以次进剿，自必遵照妥办。计福康安此时早抵平凉，该处离隆德、静宁不远，就近遣人常川侦探，更可得悉贼营实在情形，相机妥办，静宁等处贼匪谅无难速就扑灭。又，料福康安与海兰察带领巴图鲁侍卫等前往督办，声势壮盛，又有阿桂带领京兵续至，恐贼人闻风胆落，不敢与官军抗拒，纷纷窜回石峰堡，而傅玉、伍岱等驻扎鹿鹿山、伏羌二处，万一贼人铤而走险，乘势两面夹攻，傅玉、伍岱等前后兼顾殊觉费力，深为可虑。福康安此时仍宜沿途侦探贼情，并先札知傅玉、伍岱等，令其预为留心防范后路，最为紧要。

（卷1208 10—12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戊子（1784.7.21）

谕：现在甘肃剿捕逆回，一切军粮台站需人办理，著于各部院京察一等记名应用道府人员内派出给事中李殿图、郎中法海、员外郎舒弼、扎克桑阿、舒永阿、主事陈科绸、崇文驰驿前往甘肃交阿桂、福康安差遣委用，遇有相当缺出酌量题补，即日起程，不必来热河请训。

（卷1209 12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己丑（1784.7.22）

谕：据恒山保奏剿办甘省新教回匪伊欲效力，并将所属密

云县兵丁内挑选五百名带往等语，而又夹片奏请。恒山保甚属不晓事体轻重，殊为谬妄。现今剿灭甘省回匪一事，业经由京派兵前往，足以剿灭贼匪，又何至动用密云县驻防兵丁？恒山保既欲塞责奏请效力，仅可于一折内声明，而又另行夹片渎奏，尤属不堪，谬妄糊涂之至。恒山保既不能受朕恩，著将黄马褂、花翎俱行革去。

（卷1208 12—13页）

又谕：据阿桂奏京兵所需一切供支即于陕省代为筹办，以分甘省之力，自应如此办理。本日据毕沅奏称京兵车马一项，按站倒换未免雇备维艰，已飞饬各属雇就长骡应用等语。是甘省过兵事宜业经毕沅妥为预备，自可迅速前进。至所称各省解甘饷鞘若照常运往，恐有疏虞，俟到西安时截留藩库，所办甚是。饷鞘乃陆续支发之项，非比军中火药等项急于应用，况甘省藩库现在尚有四百余万，足敷给发，此项饷鞘自应暂留陕省，俟隆德、静宁一带剿除贼匪净尽，再行运往未为迟也。

又谕：此次伍岱等剿击贼匪，歼其头目三人，且虑贼翻山逃遁，派兵绕上山梁攻抢贼营，较前稍有起色。看来伊等因朕以该处领兵大员不能办贼、特遣福康安前往督办，亦知愧激，且闻福康安将抵甘境，有所倚仗，精神俱略加振作。至贼经官兵追击即弃营南窜，自是向秦州而去。伍岱等既已派兵前往，若能与三德两面合剿，痛加歼洗，先肃清一路，固属甚好；倘贼人仍窜入石峰堡内，该处地势虽险，亦不过如苏四十三所据之华林山，官兵进攻时只须加意防范，据其高处，并于左近寻踏路径，询之诚实居民，或即令为向导，带兵寻径，绕上山顶，建瓴而下，势如破竹，贼人自无由兔脱。即使路径险窄官兵实难前进，然官兵既不能进，贼亦从何而出？果能即其总路，带兵严密堵住，则贼人困守空山，更可不劳穷追而尽数歼除

也。至伏羌等处贼匪既有伍岱等在彼剿办，牵掣贼势，福康安尤可专心剿办隆德等处之贼。隆德现有莽古赉带到兵一千名，静宁存有守城兵七百余名，而延绥兵一千名、阿拉善蒙古兵一千名自已陆续到彼，福康安又带有山西、陕西兵四百名，是兵力已不为少。福康安与海兰察及巴图鲁侍卫等竟宜乘此兵力，先将隆德潘陇山之贼剿灭净尽，再往静宁剿捕翠屏山之贼。俟此两处贼匪洗净，然后赴石峰堡设法堵剿。但仍应步步留心，并派委明干将领带兵殿后策应，此为最要。又，据李侍尧奏称静宁一带文报往来恐为贼匪所阻，现拟改由兰州、凉州安设军台，接到沿边军台驰送等语。此不过一时权宜之计，俟福康安将静宁、隆德等处贼匪办尽，文报仍宜由旧路驰递较为捷近。再，据伍岱等奏在伏羌城外拿获贼匪及妇女幼孩，令守城出力之老教乡约白中伟等逐一辨认等语。此等老教乡约并不为贼人胁诱，且助官兵守城御贼，著福康安于剿捕石峰堡贼匪完竣前往伏羌时，查明该乡约白中伟等如果实在出力，即应优加奖赏，俾老教回民均知感奋。

（卷1208 14—16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庚寅（1784.7.23）

又谕：前因甘省逆回滋事，所过地方百姓田庐、牲畜被其劫掠及闻信惊避、迁徙流离者均为可悯，已谕令福康安到彼即行查明，酌量抚恤。第念该省现在调集官兵会剿贼匪，一切军粮、料草虽均系地方官发价购办，而沿途挽运未免有需民力，是未经被贼滋扰之处百姓共效供输，亦宜一体加恩，均施惠泽。所有该省本年应征钱粮，著概行豁免。如有本年业经征收者，著详悉查明，于下年豁免。该督务宜董率所属实力奉行，俾闾阎得沾实惠，以副朕优加轸恤、普沛恩施之至意。此

旨到甘省福康安即眷黄普谕各属，并著该部遵谕速行。

（卷1208 17页）

又谕曰：原任云南腾越镇许世亨前在金川曾著劳绩，今愿赴军营效力，著即准其驰驿前往甘省，听候阿桂、福康安调遣。

谕曰：永铎现在鹿鹿山等处剿办回匪，且年力强壮，即著调补西安将军。傅玉著调补杭州将军，俟甘肃事竣再赴新任。

（卷1208 19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辛卯（1784.7.24）

又谕：据伍岱等奏伏羌贼人经官兵两次剿杀，远近逆回自必闻风胆落，而官军自有起色，已觉旌旆改观。计此时福康安早抵隆德，而宁夏满汉官兵据陈步瀛奏，于二十六、七等日业经到彼。现在贼人屯聚隆德境内，福康安与海兰察、巴图鲁侍卫等尤当趁此军容振作之时，将隆德等处贼匪以次剿捕净尽。如贼畏惧先逃，仍必窜入石峰堡内，福康安可遵照前旨，必剿清后路然后带兵前往该处，设法四面堵截攻围，但仍宜严防后路为要。至陈步瀛节次所办俱合机宜，颇具识见，殊属能事可嘉。现据该臬司奏称即日驰赴隆德，将贼匪情形面禀福康安等语。陈步瀛来往安定、隆德一带，于该处贼情及路径夷险自能熟悉。伊既亲赴隆德，福康安得一能事之员面加详细询问，于剿贼事宜更为有益。再，据陈步瀛奏固原州回匪马升贵城外靠城屋内挖有地窖，可容数百人，伊子马汉龙城内靠城屋内亦挖有地窖等语。地窖可容数百人，必非马升贵父子数人所能开挖，亦非朝夕所能猝办之事。是蓄谋已久，于城墙内外暗通，欲为破城之计，逆迹显然。李侍尧平时竟漫无觉察，以致养痈贻患，其罪实无可逭。而知州应知一州之事，逆回如此近城掘窖，

肆行无忌，何至毫无见闻？如马升贵开挖地窖系前任知州任内之事，而该州王琮能盘获奸细，是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即应专治前任知州之罪；如王琮已经抵任而马升贵犹公然开挖地窖，事后方被查到案，其功过尚两不相掩；若竟系该州任内之事，贼犯又非其所盘获，即应将王琮严参治罪。著福康安详晰询明年月，核其功罪据实具奏。

又谕曰：伍岱等现在剿办贼匪渐有起色，贼人经官兵两次歼戮已五六百名，三德现又带兵到彼遏其前路，与伍岱等两路会剿，是伏羌贼匪不满千名，无难迅速歼除。该处贼匪剿捕净尽，官兵无庸兼顾南路，更可专心进剿。石峰堡之贼由那家河赴隆德县之潘陇山，勾合底店各处回匪直扑静宁州城，经该府王立柱等督率兵民击毙贼人甚多，贼退至离城三里之翠屏山，是隆德、潘陇山等处贼匪此时竟专在静宁滋扰。福康安至隆德时，如侦探该县并无贼匪，自必与海兰察、巴图鲁侍卫等带兵速赴静宁。计福康安此时早抵该处，剿办贼匪将次完竣，已可往石峰堡与伍岱等设法会剿。石峰堡地形虽属险窄，然现在大兵云集，四面堵截攻围，并寻踹路径据其高处，建瓴而下势如破竹，即可得剿贼净尽之喜音也。至贼营内器械、马匹齐备，又于上年纠约订期起事，并修理石峰堡，是该处竟系贼人预营巢穴以为退守地步，蓄谋已久，必非朝夕所能猝办。其修石峰堡时附近居民既已共知，而文武员弁何以竟至毫无闻见，任贼如此肆行无忌？若文武各员弁曾经具禀总督、提、镇，而总督、提、镇等竟置之不办，其罪自专在总督、提、镇；或系该管之知县闻知信息曾禀知道、府，该管之营员亦曾禀知专辖之副、参，而该道、府、副、参等竟敢沉匿不为转禀，或竟系州、县营员闻信并不禀报各该管上司，以致酿成事端，其罪更不可逭。前已有旨令阿桂、福康安到彼一并查明参奏，著传谕阿桂

等务宜逐层详细查明具奏。至伍岱等所奏生擒之马玉华系贼人头目，所有贼中情形及起事根由马玉华自必知其详细，伍岱等何以未经奏及？著即速讯供具奏。如尚未正法，即将马玉华派委干练员弁妥慎解赴热河预备讯问。

谕：本日据伊星阿奏到五月二十四日有发配烟瘴之甘省邪教回匪马五一等三犯解抵长沙，另有文牌无名跟随到楚之河州回民丁正祥、马三格、马五十一等三犯，讯系马五一等亲属，一路跟随做饭；所过州县盘诘，俱称起解时回明跟来，并搜获各犯等，随身俱带有银两、帽缨等物等语。马五一等三犯因坚守邪教，恐有煽惑人心复为滋扰，是以免其一死，发往琼南、百色烟瘴地方安插，与寻常军流人犯不同。地方官于起解时自应详细检点，慎重佥差，并知照沿途经过地方一体慎密护送。乃马五一等竟敢于皋兰本地即带丁正祥等一路行宿，藉称自造饭食，以致沿途逐站递送，并不盘诘来历。此总系李侍尧平日办理邪教漫不经心，押解官员于起解时一任该犯等招同党类一路随行，疏纵已极，且各犯随身携带银至二百余两，帽缨至六百余头之多，到配时仍得贸易多资，安居乐业，势必故智复萌，又于该处倡兴邪教，煽诱良民，更属不成事体。所有甘省押解马五一等之员，已有旨令福康安查明，拿交刑部治罪。嗣后遇有此等免死发配紧要重犯，各督抚务宜饬属严密检查，并饬解员沿途小心管押，毋得似此玩忽干咎。但不得因有此旨将寻常军流人犯亦一例查点，不准其携带亲属银物，致令到配无以自存，是又非朕法外施仁之意。总之，朕办理庶狱宽严适中，务期情理之平。内外问刑衙门其各仰体朕意，毋或畸重畸轻，以成弼教协中之治。将此通谕知之。

谕军机大臣等：据伊星阿奏湖北省解到充发烟瘴之甘肃邪教回民马五一等三犯，此外尚有回民丁正祥、马三格、马五十

一等随同到楚，系文牌内无名之人，讯系马五一等亲属，因迷恋异教，情愿远道跟往；已将马五一等即行正法，将丁正祥等均拟绞候；又搜出马五一等所带银二百四十余两、凉缨六百余头，概行入官等语。所办甚是。马五一等系充发烟瘴重犯，其亲属不惮远道跋涉跟同前往，可见邪教煽惑人心，牢不可破，况该犯因邪教惑人窜之远方，何得任其多带银物、潜携党羽？倘该犯等至配所后仍得安居乐业，故智复萌，倡兴邪教，尚复成何事体？且该犯等佥解时，曾降旨令各该督抚转饬所过地方不得令其生事，其银两从何而来？而雨缨尤为甘肃所产，必系该犯临行所携带，此在沿途地方官转解时或未能详细检点，而甘省起解之初何得竟听其携挈亲属同行，多带财物？非寻常错误可比。著传谕福康安即查明马五一等发遣时系派何员押解，一面参奏，一面即将该员拿交刑部治罪，伊星阿折并著抄寄阅看。至此案内马五一等三犯及伊亲属丁正祥均系河州回民，可见该处回民被邪煽诱执迷不悟，不可因此次未经随同逆回肆扰遂信为安静良回，不加留意。务于此案办理完竣后，仍宜密饬属员严慎访察，毋使故智复萌，方为妥善。

（卷1209 22—28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癸巳（1784.7.26）

谕军机大臣等：据伍岱等奏伏羌城外贼匪经官兵两次击杀五六百名；又据三德奏称于桌子坪山遇见贼匪，杀死六七十名。是南路之贼所存无几，已不难于迅速剿尽。但三德带兵由秦州前至伏羌，本系在贼前面迎剿，今贼窜回秦安，三德与伍岱等会合俱在后尾追，何以未经两面夹攻？殊不可解。兹伍岱等又将该镇派往静宁，而静宁之贼已据陈步瀛奏称于二十七日分窜，是三德此时即应前赴隆德随同福康安剿捕。看来贼人因汧陇一带有重兵防堵已不敢再行南窜，惟贼计穷力竭，或又思

绕道往西窜赴河州，勾合邪教匪徒复至省城滋扰，尤不可不预为防范。著传谕伍岱等详查路径，设法派兵断其去路，并飞札哈当阿、冯光熊，令其一体严密防范，勿致稍有疏虞。至攻犯静宁州城之贼，昨据陈步瀛奏称已经平凉府知府王立柱督率兵民击退，贼人分为三股，一股回石峰堡，一股在底店，一股往雷大湾；又隆德县禀报，贼人现在县属之马家坪及静宁州之底店处屯聚。是静宁州城外已无贼匪滋扰，此时福康安所亟宜剿办者，又在马家坪、底店及石峰堡等处贼匪。官兵叠次杀贼，远近逆回自无不闻声胆落，福康安正当趁此军容振作之时由隆德以次进剿，将后路肃清，再赴石峰堡与伍岱等四面堵截攻围。现在鹿鹿山已无贼匪，傅玉等所带之兵尚有二千，福康安竟当速将此项官兵调至军营会合剿捕，兵力厚集，贼匪更易于迅速歼除。再，据保宁奏土练降番内尚可得一千六百名，又四川瓦寺土司桑朗荣宗禀称该处可得土兵四百名，共计二千名，俱情愿跟同赴甘剿贼等语。此时甘省剿办贼匪大局已定，而保宁所带初调之土练降番二十九日尚在保县，未能即抵甘肃省，若续行檄调，更不免有需时日，徒劳往返。著福康安酌量情形，如尚有必需添调此项番、土各兵之处，即一面飞咨檄调，一面奏闻。如该处兵力已足，即知照李世杰停其预备。

（卷1208 30—31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乙未（1784.7.28）

谕曰：特成额奏据湖南藩、臬两司禀报，五月二十六日已将逆回马五一等截留正法，并查出回民丁正祥三人随同行走，现已审明定拟；因请将湖北、湖南两省各员及委解员弁请旨交部严加议处等语。所办过当，已批俱著宽免矣。此案前据伊星阿奏到，朕业已降旨令福康安将甘省首站起解之员查明参革，拿交刑部治罪，并因署长沙府事同知王用锷等能留心盘诘，特

令送部引见，原以疏纵匪徒罪在本省首站押解之员。至沿途地方官，不过照依上站接递，咎尚可宽，是以概不加罪。朕办理庶务，宽严务协事理之平。乃特成额身为总督，遇事不权轻重，遽将湖北、湖南首站及接解之员悉行严参办理，殊属失当。若因该省各员既经参处，而甘肃、陕西、河南各省闻而效尤，纷纷具奏，伊于何底？总之，封疆大吏遇有地方事件，必当斟酌事理轻重明示劝惩，不可稍涉张皇，自占地步。特成额甫经擢任总督，遇事即不知轻重若此，安望其总督两省办理裕如耶？特成额着严行申饬，并将此通谕各督抚知之。

（卷1210 32—33页）

陕西巡抚毕沅奏：甘省秦州东南为通秦蜀要路，平凉东通泾州、长武，西控瓦亭、六盘山，北连固原，六盘山以外即接隆德、静宁、巩昌，西通河州，南接秦阶，各处要隘均须分兵堵截，使贼无路奔窜，方为慎重。得旨：慎重固应慎重，若如尔所筹，十万兵亦不敷用，有是理乎？

（卷1208 34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丙申（1784.7.29）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李侍尧奏拿获贼犯马三九子，供有贼人欲往兰州、河州勾合新教之语，已密札藩司暨河州镇将供出兰州、河州之犯按名严拿讯办等语。兰州、河州二处经哈当阿设法严防，又有伍岱等断贼前往之路，而现在供出勾合各犯复已按名查拿，自可不致复行滋事。但该二处回民较多，从前苏四十三滋事时即由河州窜至兰州，而该二处亦有回民送贼渡河、馈送粮食之事，将来若仍留新教名目，不能净绝根株，恐致芽蘖复萌，又须另起炉灶。但业经被贼勾合者自即当按名严拿正法，其或实系邪教而未露从贼形迹者，若一概查拿办理，未免致回民惊畏，实难措手。着传谕阿

桂、福康安，将来办理善后事宜时，应将拿获贼目逐一详细研究，令其将邪教一一指名供出，不论兰州、河州以及西安各处，一经贼目供扳，即可按名查拿严办。如此办理，既不致逆匪漏网，而且查办有因。朕辗转思维，此乃善后第一紧要关键，舍此恐别无善策。阿桂、福康安素称能事，或别有计议俾得一劳永逸亦未可定。伊二人务宜慎密，熟筹尽善，据实奏闻。仍著将拿获讯过各贼目酌分一半，派委妥员解送热河，以备亲行鞫讯，其余一半仍留在营中听候伊等质问。如此将该贼目等两处严讯，自可使贼人底里毕露，不致稍有未尽也。

（卷1208 34—35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戊戌（1784.7.31）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福康安甫抵隘德，因腿探路径即能擒杀贼匪，赶获牲畜，可见事机凑合灭贼佳兆，而先声所及已足以破逆回之胆，但虑贼人得信复行逃窜，然料彼亦无路可去矣。据奏现与海兰察分派官兵，并知会伍岱等于初十日一同分路进剿，并飞咨傅玉、永安在石峰堡附近堵截，如此四面迎剿截杀，贼人更无难迅速歼除。所有擒拿贼匪之侍卫富克精额等甚属奋勉可嘉，统俟捷音驰到时一并从优议叙。再，据奏讯之拿获贼人马佳英等供称底店为首之贼系马武举，就是底店回人，不知名字等语。底店贼回为首者竟系武举，实属罪大恶极，福康安进剿，务当设法将该犯生擒，解送热河审明寸磔，以伸国法而快人心。至武举例属总督管辖，何以平时漫无约束，纵令谋逆？此非寻常失察可比，并著福康安查明据实参奏。

（卷1208 37—38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己亥（1784.8.1）

谕军机大臣等：近日军营渐有起色，旗鼓一新，自当立剿匪徒。但念此次逆回田五等岂有无故即能纠合党羽定期起事，

远近回人亦即附和随从之理？朕于此事再四思维，反躬自问，自临御以来数十年兢兢业业，并不敢稍存满假，于民生疾苦无不时时廑念，务期得所，而于甘省尤加意抚恤。该省连年以来并未闻水旱灾歉，断无贫黎失所致匪徒得乘机煽诱，或地方官有勒索苛派，苦累百姓，因而贼人倡乱滋事？抑或李侍尧查办邪教不密，致逆回得谎称剿洗回民，藉词煽诱？以上种种各情节，思之总不得其故。究竟因何而起，不得不彻底根究。著传谕阿桂、福康安务向擒获贼目逐一研鞫，并于该处详晰询访起衅缘由，据实奏覆，毋得稍存回护之见。至贼人于上年即预备石峰堡巢穴以为退守之地，其所积粮食、器械必多，自系陆续运往，断难掩人耳目，何以地方文武员弁竟昏如聋聩，毫无闻见？此非寻常失察可比，著阿桂、福康安查明贻误之员严参治罪。至贼人前此肆行无忌，往来逃窜，其所需粮食等项尚可向各处村庄抢劫，今见官兵声势壮盛，又经福康安等痛加剿戮，余贼自必窜回石峰堡，福康安等派兵四面严密围堵后，贼人及老幼眷属不下万人藏于堡内困守，其积蓄自必立形匮乏，无从觅食，惟防各处邪教匪徒尚有为之暗中馈送者。此等为贼接济之人，罪与逆贼无异，必当严密查捕，一经拿获，即究讯姓名居址，不可使一名漏网。此系尽绝邪教根株之法，阿桂、福康安当留心遵照妥办，不可稍存姑息。

（卷1209：1—3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庚子（1784.8.2）

谕：此次甘省剿捕逆回，调取四川屯练降番及阿拉善蒙古兵丁，长途跋涉不无劳费。所有屯练降番著赏给一个月钱粮，阿拉善兵著赏给银一千两。即著福康安于甘省库项内动拨，交保宁、旺沁班巴尔分别赏给。又据保宁奏穆塔尔现在病中，闻甘省调兵即起身前往，甚属急公。穆塔尔前已赏给二品

职衔，著再赏给散秩大臣衔并元宝一个，以示朕体恤戎行、优加奖励之至意。

（卷1209 3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辛丑（1784.8.3）

谕：据福康安奏官兵于十一日分为四路，由隆德进剿底店，贼众千余从山梁压下，官兵枪箭齐发，杀贼甚多；有骑马贼首二人往来指挥，拜唐阿萨克丹布放枪打死一人；官兵自辰至酉杀贼二百余名，夺得贼营四座、卡座十余处、器械、帐房、牲畜无算；海兰察带同巴图鲁侍卫追赶败窜之贼，又杀一百余名等语。此次福康安等督率官兵剿杀贼匪，奋勇争先，歼贼二百余名，拜唐阿萨克丹布并能枪毙骑马贼目一人，甚属奋勉可嘉。福康安、海兰察著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萨克丹布著擢授蓝翎侍卫；其余出力之侍卫、章京及官弁兵丁等，俱著福康安查明咨部议叙，以示奖励。其有出众特等奋勇者，仍即指名奏闻。

（卷1209 3—4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癸卯（1784.8.5）

谕曰：福康安奏贼回自马家堡翻山逃窜后，即攻扰通渭、伏羌、秦安各州县，俱系巩昌府所属；巩秦阶道张廷桂虽于三月中告病，但当地方多事之时安坐衙署，并不即赴所属督同守御弹压，请将张廷桂革职；至李侍尧于张廷桂告病后并不委员接署，以致要缺久悬，应一并据实参奏等语。巩秦阶道员缺紧要，张廷桂于三月内已经告病，何以历久尚无委署之员，以致贼匪滋扰时竟无大员在该处稽查弹压？是李侍尧不但于剿贼机宜茫无措置，即地方事亦多阘茸，实属大奇。至张廷桂告病虽在贼匪未经滋扰以前，但当地方多事之际，即使患病属实，亦应力疾驰赴该处督同防御，乃竟置身事外，其罪断难姑容。

张廷桂著革职，拿交刑部治罪。

谕军机大臣等：据福康安奏贼匪陆续投出者共二百四十余人，已分起交臬司于隆德隔别收禁等语。所办甚是。其底店投顺回民共有千余，虽据福康安奏令俞金鳌带兵一千三百名在该处驻扎弹压，但此等从逆之人见官兵势盛始行投降，其心究不可信，著福康安酌量或送至省城，或分别就近各府县监禁，俟事定后分别正法、发遣。总之，此次查办逆党务期净尽，不可姑息，李侍尧即吃此亏，阿桂、福康安慎勿再留后患也。马文燕现在随营效力，此事究险，竟当仍照前旨即将该犯解送热河，并于起解时严加锁铐。法灵阿人尚结实，令其酌带弁兵数名沿途小心解送，自不至或有疏虞。又据冯光熊奏庄浪外委黄荣等报称在白杨岭遇贼百余人将营盘冲散，守备福泰、夏治、千总赵良枢、外委秦玉等被害等语。玉柱等带兵五百五十名搜捕贼匪，何至遇贼百余人即被冲散？此或是一处之贼，或是两处之贼？著阿桂、福康安查明。初九日白杨岭遇贼时，若止系福泰等在彼，玉柱或往别处捕贼，尚属可原；若彼时玉柱亦在白杨岭为贼冲退，或竟躲避，即当将该副将严参治罪。其守备福泰等虽遇贼被害，但似此庸懦无能，是自取其死，与奋勇阵亡者有间，亦不值交部议恤。至福泰等既于白杨岭遇贼，而黑矻塔井地方，据冯光熊奏又有贼匪一百余人自萱帽塔北山白银厂窜往藏匿。现在阿桂、福康安等办贼将次完竣，岂容此等匪徒分路滋扰？看来黑矻塔井、白杨岭二处贼匪自亦系底店溃出之贼，玉柱等在彼剿捕或不能得力，著传谕阿桂、福康安即于侍卫、章京内酌派一二人，或即派伍岱带兵前往实力搜捕，务将窜逸余贼迅速歼擒，方为妥善。

（卷1209 8—10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甲辰（1784.8.6）

谕军机大臣等：据傅玉奏由鹿鹿山带兵至石峰堡堵截，在石沟庄扎营，有石峰堡贼人出来打仗，杀贼一百余名，受伤者二百名等语。是贼人竟思于西南一带窜逸，果不出朕之所料。傅玉与贼打仗时贼势尚未穷蹙，是以止分其党羽先为尝试，今见底店贼匪剿尽，福康安统大兵捣其巢穴，阿桂又带京兵续至，贼众胆丧，必仍思于西南一面乘间潜逃。此时甚关紧要，断非傅玉等所能妥办，著传谕福康安即同舒亮并酌分巴图鲁侍卫、章京十余人，带兵迅赴石峰堡西南一路严堵，或即由彼进剿。其东北一路专交阿桂与海兰察，带同巴图鲁侍卫、章京等领兵设法进攻。总以四面堵截攻围，务将贼匪悉数歼擒，勿致一人兔脱。

又谕：昨据福康安奏请将续派之京兵撤回，但据冯光熊奏黑砣塔井、白杨岭二处复有匪徒滋扰，必须速行剿捕以净根株。又，将来查办固原开挖地窖诸贼，搜捕党类，在在需用兵力。计复兴所带续派之四起京兵现在已可全抵潼关，其陕甘二省沿途一切供应亦早预备，潼关距甘省不远，此时竟可毋庸停撤。著传谕复兴于接奉此旨后仍速行带赴军营，会同阿桂等搜捕，俾兵力厚集，于剿洗事宜益可迅速蔵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复兴，并谕阿桂、福康安、毕沅知之。

又谕：甘省军营节次拿获贼犯马文熹、马玉华并盘获逆党马升贵等，已有旨解送热河预备讯问。但甘省现在办理军需，一切在在需员差委。除马文熹一犯现派法灵阿解送热河外，其余应解各犯并将来拿获贼目应行解送者，著传谕福康安于起程时俱为严加锁铐，派令妥干员弁解送西安，交与毕沅另行遴派妥员转解热河。如此接替解送，甘省差委既不致乏人，而沿途亦更可迅速行走。并谕阿桂知之。

军机大臣议奏：据库车办事大臣雅满泰奏称各城打牲回民

置买铅斤，行文经过地方查核等语，所办未免纷繁。嗣后请由各该大臣处领票购买，经过各卡稽察，毋庸行文。从之。

（卷1209 11—13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丙午（1784.8.8）

谕军机大臣等：昨见福康安所进图内，西南一面及贼营东首并无防堵之兵，而沟壑处所似有可行路径，即傅玉一路亦虑其人本无用，兵力单弱，倘贼复由东窜至静宁，或由西南窜至通渭、伏羌等处抢掠，虽断不至如从前之勾结蔓延，而搜捕究觉费力，且于沿路村庄未免复行滋扰。著传谕阿桂、福康安会同熟筹妥办，务派大员帮助傅玉一路及东面贼人出路逐一设法堵截，并不可令贼潜出取水及匪徒等为之暗送粮食，致贼得资接济，迁延日久为要。至石峰堡地既险要，自应相机慎重进剿。阅图内石峰堡迤东山梁上有贼营四处，官兵何不先由此攻剿？将此四营占据，则贼人咽喉已断，更无可出之路，并著阿桂、福康安酌量办理。又，石峰堡为向来险隘之地，逆回于上年公然将旧堡重修整固，订期起事，实属罪大恶极，务须悉数歼擒，断不可致有一人漏网，即将此石峰堡、底店溃出之贼亦当实力搜捕，按名拿获，概予骈诛，而地方文武各官于旧有险隘被贼重修置若罔闻，阿桂、福康安必须遵前旨据实查参治罪。况贼人既预蓄逆谋，则此外被其煽诱勾合者自不一而足。即如马文熹为底店从逆首犯，其手下回匪尚有千余人，其大通马阿浑系现在贼营首犯，因何以大通为号？是否系大通之人？如该犯系大通人，则其党羽居住大通者必多。即田五虽已自戕，其所居小山地方党羽亦必不少。阿桂、福康安总当趁此兵力详细查究，勘明各该犯家内是否有如马升贵等开挖地窖之事，逐一履勘，辗转根究，尽法惩治，务使根株净绝，不致再生事端。至现在贼势已蹙，断无虑其窜入洮陇一带。敷伦泰、

福敏泰是否应各回本任之处，著再传谕阿桂、福康安酌量现在情形，如果无需敷伦泰等在彼带兵防堵，即一面奏闻，一面行知撤回。

（卷1209 14—16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己酉（1784.8.11）

谕：前因甘省逆回不法，扰害地方，曾降旨令福康安查明被难良民酌量抚恤，并将该省本年应征钱粮概行豁免。本日据福康安奏现在该省市集粮价较昂，其伏羌一县已据该县开仓减价出粜，其余静宁、隆德等州县曾经贼人经过处所，亦应一体核实，酌减出粜等语。向来出粜仓粮，每以年岁丰歉照市价量为酌减，今该省因贼人滋扰，小民采食维艰，安可复拘常例办理？著福康安即将应行出粜各地方一体核查，照例价大加酌减出粜，期于民食有济，并著严饬该管道府加意稽查，如有粜多报少侵冒情弊，即将经手之员严参治罪。所有朕批阅福康安原折一并发抄。

（卷1209 19页）

又谕：官兵进剿石峰堡贼巢即日可期歼灭，福康安相度机宜调度有方，海兰察督率进攻倍为奋勉，伍岱及旺沁班巴尔亦甚出力。福康安、海兰察著赏给御用玉搬指一枚、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旺沁班巴尔著赏给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伍岱著赏给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一对。福康安等尤宜各加鼓励，迅速剿办，毋使贼匪一名兔脱。

（卷1209 20页）

又谕：此次巴图鲁侍卫、章京、兵丁等竭力歼贼，勤劳奋勉，甚属可嘉。乾清门侍卫巴图鲁泰斐英阿、富宁、护军参领巴图鲁阿满泰俱著赏给副都统职衔，乾清门侍卫巴图鲁额勒登保著授为二等侍卫，万济奈著赏给哲克敦巴图鲁，

富克精额著赏给奇成额巴图鲁，奇臣保著赏给法式尚阿巴图鲁，式韶著赏给努塔巴图鲁，珠尔杭阿著赏给西里图巴图鲁，蓝翎侍卫色灵额著赏给清达巴图鲁，并各照例赏银一百两。三等侍卫逊济黼、蓝翎侍卫佟保、克星额俱著授为二等侍卫，委署鸟枪护军参领达延泰著授为副护军参领，健锐营蓝翎长德宁、亲军满住、前锋萨隆保俱著遇有本营护军校缺出即行补授。

又谕：据福康安奏阿拉善公乌尔图纳逊、佐领锺呢于进剿底店贼匪时均各奋勉打仗，俱著加恩赏戴花翎。又总兵苏灵、候补游击德海及千总等员俱奋勇剿贼，苏灵、德海著加恩赏戴花翎，千总乔福禄著补授守备，外委马敷采著补授把总以示鼓励。

（卷1209 20—21页）

又谕：前阅福康安所进图内石峰堡迤东有贼营四处，当经谕令福康安何不先占此四营？则贼无可去之路。今据奏到夺得贼人大营四座，正与朕前降谕旨相合。至所称此时要著必先扼要放卡，断其水道，并周围刨挖沟壕，使贼无路窜逸，方能制其死命；现于石峰堡东南山梁设营数处，拿至沟底，再于石峰堡西南山腿安营三处，即可接至黑风墩山梁，直达傅玉等军营，会合联络等语，并另据绘图进呈，阅之一目了然，与朕前次发去朱笔原图吻合，办理俱中款要。此时贼匪已成釜底游魂，官兵转不必轻于前进，以致或有损伤，惟当严密防范堵截，毋使一名兔脱为要。即为时略久，剿除自更净尽。况阿桂带领京兵暨保宁所带屯练降番日内早已到彼，合力攻围，亦无难克期蔵事，伫待捷音之至。至白杨岭等处逆回，想亦系底店、石峰堡溃出之贼，自应分兵往捕，速期扑灭。但策布坦、吉兰泰二人向未经历戎行，况绿营兵丁又不如京兵娴习弓马，

著传谕阿桂、福康安即于巴图鲁侍卫内选派精细谙练者数员，并于复兴所带京兵内每处派拨二百名令其带往，帮同策布坦、吉兰泰上紧搜捕，自更得力。其冯光熊续调之甘、凉等处兵丁亦当暂缓撤回，以供搜捕堵截之用。此次回匪等订期起事，早蓄逆谋，因举首有人，田五等遂仓猝生变。追窜往马家堡时，若刚塔等能严防后路及早完结，则其余勾结之回众闻风敛迹，逆形未露，转难查办，而李侍尧、刚塔仍然安于本任。或待至一二年后，又不能保无蠢动之事，彼时逆谋愈久，勾结转多，歼除更为不易。今因马胡子等翻山逃遁，而石峰堡、底店之贼遂纷纷接应，经官兵以次剿捕，遂使回匪逆谋毕露，转得彻底根查，萌芽净尽，从此永不至再生事端。此实仰荷上天嘉佑。朕辗转思维，益深敬畏。又据奏询之石峰堡附近居民，贼匪于四十六年即修理石峰堡，上年五月又加葺治整固，众所共知等语。是此事李侍尧玩愒贻误，而刚塔在马家堡纵贼之罪亦无可逭，已令军机大臣札饬解员凤翔等将伊二人迅速押解热河，审讯治罪。但贼匪似此逆迹昭彰，附近居民既已共见，督、提大员自有应得之咎，而地方文武员弁何竟毫无觉察禀报，以致养痈贻患？著阿桂、福康安务即查明贼匪修理石峰堡时系何员任内之事，即将贻误之道、府、州、县并专管之武职营汛各员一面参奏，一面拿问，亦迅速解赴热河治罪。

（卷1209 23—26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庚戌（1784.8.12）

谕曰：李侍尧久任封疆，历练地方事务数十年，受朕恩眷最深。迨调任云贵总督后，有收受厂银等事，一经发觉，即将伊拿问革职治罪。核其情节，虽非近年王亶望、陈辉祖、国泰、郝硕等之贪婪贿赇、败检营私者可比，但其簠簋不饬，已堕名节而损廉隅。其时汇内外臣工之奏，将李侍尧加恩暂缓典刑。

适因甘省有苏四十三之事，需人办理善后事宜，一时总督骤不得人，李侍尧究属明白能事，是以复将伊补授陕甘总督。朕于李侍尧破格加恩，原欲其倍加策励，查办邪教，绥靖地方，以赎前愆。李侍尧稍有人心，宜何如感激奋勉，仰答朕恩？乃本年田五于小山起事作逆，李侍尧并不亲带兵丁设法剿捕，彼时尚得以审办贼党、筹画军饷为名。迨贼于马家堡翻山逃遁，伊乃逗留靖远，军营统摄无人，贼人遂肆行窜逸勾结，经朕于五月十二、十三、十四等日屡次饬谕，始行移驻安定，仍与贼踪遥远，以致贼党蔓延，到处煽诱，攻城掠堡，扰害良民。是李侍尧之畏葸迁延，实为失机偾事。况贼人于四十六年即已修理石峰堡，上年五月又加葺治整固，且田五阴谋不轨，纠众聚集礼拜寺商同谋逆，一切旗帜、号衣、帐房、器械种种齐备，足见逆谋已三四年之久，李侍尧安坐省城竟同聋聩，是其豢贼养痈，酿成事变。李侍尧之罪，百喙难辞。此事办理始终贻误，使李侍尧平日如勒尔谨之庸懦昏愦，尚不能曲宥其罪，况李侍尧在各省总督中素称明白能事，人所共知。朕之弃瑕录用，亦因其尚有才能，冀其感恩出力。乃竟于地方大事贻误若此，朕更不能曲为之解，抑且深自引咎愧恨也。至刚塔身任提督，于贼匪起事时未能即时扑灭，及在马家堡复为贼人所诓，致令翻山逃窜，四出滋扰，惟知在后尾追，毫无筹画，其罪实无可逭。所有福康安参奏李侍尧、刚塔之处，俱系实在情形，谅伊等亦无从诿卸。著将原折发交留京王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科道核议定拟具奏。

（卷1209 26--28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壬子（1784.8.14）

谕军机大臣等：据福康安奏贼人于堡内藏匿，为负隅死守之计；现在多放卡座，开挖沟壕，益加严密，不使一名漏网；

俟将东南山腿占得，即可设法断其水道，并乘势进逼贼巢等语。所办均为妥协。惟所称贼人取水系在石峰堡西南碛下，河甚宽广，贴近堡边，我兵尚不能近前断绝，现选派好枪手在彼，伺贼人下碛即放枪击打等语，此亦系一法。但恐贼人仍于官兵防范不到之时又复乘间取水，得资接济，未免耽延时日，所虑尚未为周密。朕意现在石峰堡碛下或系泉水亦未可定，即系河水，阿桂、福康安亦可设法派员前往囊沙遏其上流，或竟开沟使下流泄往别支，使贼无从汲取，岂不更善？著阿桂、福康安即商酌妥办。至此时贼势已蹙，藏匿堡内不过苟延残喘，官兵进剿自应计出万全，不必欲速，以致兵丁或有损伤。现在阿桂带京兵早抵军营，屯练降番亦俱到齐，阿桂与福康安会同商办，兼之大兵云集，贼人闻风胆落，无难迅速歼除。若已将贼匪搜捕净尽，固属甚善；倘贼竟敢仍前死守，官兵四面围堵，绝其窜逸之路，贼人粮食匮乏，又无从取水，饮食俱绝，自可不攻而溃，阿桂、福康安此时宜倍加慎重，不必轻进。能使贼人尽数歼擒，官兵不致伤损，更为妥善。即如屯练甫经到营打仗即阵亡一名，殊为可惜，著阿桂、福康安优加赏恤。其余屯练降番奋勉可嘉，前已有旨赏给钱粮一月，著再赏给一次以示奖励。至现在尚未出伏，天气炎热，朕心甚为轸念，恐官兵或致伤暑，前经由驿发去御药房所制定中、平安丸药各二千丸，以备散给官兵祛疾之需，福康安接到后，仰体朕意，如何分散及该处气候何如，并著奏闻以慰廑念。又据另折奏马升贵家内所挖地窖进长三丈五尺，马汉龙家内地窖直深五丈，除马升贵供出伊婿王舍而巴等帮同开窖外，必尚有同开挖之人，均应严究，从重办理等语。地窖深长至三五丈不等，断非数人所能开挖，其所供并未告知伊孙马如林、马如海之处，亦不可信。著传谕阿桂、福康安于事竣后务遵前旨亲往履勘，并将各犯等

种种谋逆情由讯访确实，究出党羽按名查拿严办，毋稍姑息。其挖窖年月以及该州王琮是否自行盘获之处，亦当逐一秉公确查，据实覆奏。又据奏武举马文熹被逼迫入伙时，曾于五月十七日遣人赴隆德县将危急苦情禀过，询之该县锺润，实有此事，并呈出原禀，因马文熹于十八日已率众从逆，是以因循未曾禀知李侍尧等语。马文熹既在县具禀，该县锺润即当善为慰谕，并晓以不可从逆大义，或将马文熹传到县中扣留，以遏其从逆之谋，何得一无办法，惟以马文熹次日即行从逆为词，以为沉搁不报、卸罪地步？著传谕福康安即将锺润革职，迅速解赴热河审明治罪，并将马文熹原禀一并进呈。又据奏马世忠等四犯略知贼营情形，预备解京等语。马世忠等既知贼营情形，则起事根由该犯等亦必知悉，福康安曾否向其详细研鞫？著即录供据实覆奏。朕前降谕旨令将拿获贼目解送审讯，亦不过欲明白贼人起事原委，并究出勾结贼党以便尽法惩治。若解送之犯太多，沿途照料恐难周到。除马文熹、马升贵等已有旨谕令解送外，著传谕阿桂、福康安，嗣后拿获贼犯止须拣其紧要头目如马阿浑、大通阿浑、张阿浑者数人可备审讯者解送热河讯供，其余即于军营一面审明起事根由录供具奏，一面即行正法，勿任稍稽显戮。其监禁年岁幼小之贼属马元一等四十三名，俱系应分赏为奴之犯，但福康安系陕甘总督及本省地方文武各员均不可分赏，致犯属仍得留于甘省。此外如伍岱暨巴图鲁侍卫等事竣后回京，以及别省在甘协办之员，俱可各分赏一人为奴。倘将来拿获幼小犯属尚多，即可赏给屯练降番各兵丁为奴，令其严加役使也。至浦霖，因其究系生手，是以将伊调任安徽。陈步瀛此次筹办一切尚属周妥，已将该臬司拣放甘肃布政使，福康安就近委办各件更为得力。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

（卷1209 28—33页）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癸丑（1784.8.15）

谕：此次逆回滋事，前据奏称首犯系小山田五。但思田五于上年冬本年春间始制办矛子、库刀等物，而现据福康安查明贼人于四十六年即修理石峰堡，上年又加葺整固，是其逆谋转在田五之前。况田五居住小山，离石峰堡约有二三百里之遥，安能远赴该处两次兴修？且石峰堡内为贼人巢穴，其中所有粮石器械等物自必以渐存贮备办，田五既不居该处，平时又有何人在彼制造运贮，调度一切？看来田五亦不过贼中头目如张阿浑、杨填四者，特因举首有人，该犯知逆谋败露遂尔先行举事，仓猝生变。若该犯果属贼首，则伊既经自戕，贼众即当纷纷溃散，安能复行四出勾结，似此蔓延？即云田五毙后贼营内尚有李胡子、马胡子二人，谅该犯彼此不能相下，则石峰堡、底店之贼又安能咸听其指使？其中必另有为首之人，为贼众所服从，一切修堡、挖窖、打造器械、蓄积粮食等事俱系该犯主谋，暗遣党羽分头备办并定期起事，此系剿办逆回第一紧要情节。福康安既拿获贼目马壮父子等，何不向其详细讯明，录供具奏？著传谕阿桂、福康安务即将拿获贼犯究明此事究系何人为首之处迅速具奏。至马文熹曾于五月十七日遣人赴隆德县禀报，朕初意尚欲免其一死，但该思犯于十七日赴县具禀，十八日即率众从逆，明系甘心附贼，故投此禀以为日后被获卸罪地步，不然，即系马文熹知该县锺润懦怯无能，故以此信恐吓，懈其提防，而该县亦即被其吓诈，茫无措置，一筹莫展。所有该犯原禀甚关紧要，著传谕阿桂、福康安即速查出，由驿进呈。至锺润，于马文熹遣人投禀时若系晓事之人，即当设法将该犯传至县中扣留，使伊党羽不能附贼；否则，亦应善为慰抚，晓以大义，以遏其从逆之谋；即不然，亦当立时通禀上司设法速办，何至因循不报，任听马文熹公然肆逆，为贼又添羽翼？

至所称马文熹十八日从逆之处，究系如何情节，或系该犯率众前往石峰堡迎贼，或系该犯带同贼人攻扰城池，以上种种各情，福康安具奏究未明确。著阿桂、福康安再会同逐一研讯，务得确情，勿任丝毫遁饰。再，前因白杨岭等处尚有逸出零星贼犯，而复兴所带二起京兵已抵西安，是以令其仍赴军营帮同围剿。若阿桂到彼与福康安会同酌量情形，如现在剿洗将次完竣，各处征调之兵亦不为少，京兵在彼久驻无益，阿桂等即可酌留数百名办理石峰堡及土窖、底店等处，其余仍令原带章京分起陆续缓程回京。其如何商酌之处，一面办理，一面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报便传谕知之，并将日内如何围剿贼匪情形迅速覆奏，以慰悬注。

（卷1209　33—35页）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甲寅（1784.8.16）

谕：据阿桂等奏称旺沁班巴尔带来阿拉善三等台吉班第海途次得病，留居固原病故等语。班第海虽未获效力，究系派往甘肃兵差之人，途次病故，甚属可悯。班第海著加恩赏给二等台吉，即令伊子承袭，并赏银二百两。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桂等奏阿桂于二十三日行抵军营，察看石峰堡形势，惟有将攻围之处愈加逼近，设法断其水道，用大炮轰击贼营，制造火弹抛掷贼壕焚烧，令其不能藏身等语。前以贼势已蹙，谕令阿桂、福康安此时转不必欲速，宜筹画万全，总以贼人悉数歼擒，官兵不致伤损方为妥善。现在续派京兵俱已前赴甘省协剿，兵力愈多，想剿除更易。至贼虽挑挖深壕以图据险自守，官兵何不拿栅前进？从前阿桂平定金川时即用过此法，若可照办，阿桂、福康安即当妥酌办理，并遵前旨派员前往贼人取水处所，于上下流囊沙开沟，将石峰堡下之水泻往别处，则贼人水道一断，有食无从下咽，更可不攻自溃。

至用炮轰击并抛掷火弹虽亦系一法，但究宜生擒一二人，俾得讯明起事根由及从逆党羽，以便尽法惩治。况贼势日就穷蹙，凡所胁从者岂肯尚为之抗拒？堡内粮食又岂能供数千人之坐食？是贼众方将畏惧思散，阿桂、福康安何不趁此权为安抚？俟其出降，将紧要贼目生致，一面讯取起事根由，一面解送热河备讯。但受降如受敌，阿桂、福康安仍当慎之又慎。至石峰堡贼匪剿尽后，阿桂、福康安务遵前旨，趁京兵及山陕各兵撤回之便，或即就近亲赴底店、固原等处将贼人种种逆迹详细履勘，并究出党羽，按名拿办。阿桂等务须逐一妥办，铲绝根株，以靖地方。不特福康安系陕甘总督责任綦重，即阿桂既承办此事，亦断不可急于完事，稍为姑息也。

（卷1210 1—3页）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丁巳（1784.8.19）

又谕：据阿桂、福康安奏上届剿捕撒拉尔逆回案内军需报销，屯练降番兵丁所支盐菜、白面，部覆准销；其老教土司兵丁因在本省，经部议驳，止照绿营兵丁之例支给；此次该土兵复经赴调，日支口食等项若照部议核给，实有不敷等语。此等老教土兵经檄调随征，争先奋勉，自当从优支给以示体恤，况该土兵等与屯练降番相仿，而屯练等月支独为优厚，办理殊未画一。所有此次檄调随征之老教土司兵丁应得分例，著加恩照屯练降番之例一体支给。其上届给过之项经部议驳者，并著一律准予开销，用昭朕轸念土兵优加体恤之至意。

（卷1210 9页）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辛酉（1784.8.23）

又谕：此次逆回滋事，敢于攻扰城池、伤害官兵，实属罪大恶极，其遗孽即予以寸磔亦所应得。但朕心究有所不忍，且首从各犯一律办理，亦未免无所区别。前据福康安奏贼人眷

属俱藏匿石峰堡内，又向各处裹胁回民入伙，令其男口随同打仗，妇女留于堡内作当，是贼人巢穴之内老弱男妇正复不少。著传谕阿桂、福康安于查办时，所有石峰堡、底店贼犯如张阿浑、大通阿浑、马阿浑、杨填四等为贼营中阿浑者，自不应复留孽种，其名下幼孩即年未及岁，俱当概予骈诛，其余各犯以及被贼掳掠入伙之犯，凡男口年在十五岁以下者，著从宽免其一死，仍遵前旨赏给别省官兵及降番屯练为奴。至贼众妇女，如阿浑妻妾亦不可赦宥，其余贼犯名下眷口并贼所掳掠妇女虽已从贼者，亦著免其一死，仍遵前旨分赏为奴。再，前降谕旨令阿桂等于拿获贼目后，使其指名供出始行拿究，则查办有因，良善回民不致疑惧。今思若辗转根追，未免人数太多，蔓引株连。将来阿桂等办理善后时，止向现获贼犯隔别研鞫，如有供出党羽，即指名出示拘拿治罪，不必又向续拿之犯再令辗转指供。其中倘有被贼供出，到案后审明实系贼人仇扳者，亦当分别办理，不可波及无辜。如此则匪徒党羽仍不漏网，而安分回民可不致连累。著阿桂、福康安即悉心妥商，据实覆奏。至贼人现经官兵四面围住，水道又已断绝，万无生路，何以尚敢负隅死守，竟无投出乞降者？况贼营人众不下数千，若非有主谋为首之人，当此穷蹙之时，贼众岂不立时涣散？乃石峰堡内阿浑又有如许之多，贼众仍前齐心死拒，其故殊不可解。著阿桂、福康安讯访确查，一并具奏。

（卷1210　15—17页）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甲子（1784.8.26）

甘肃石峰堡逆回平。谕曰：据阿桂、福康安奏初四日石峰堡内投出老弱贼匪一千五百余名，阿桂、福康安恐贼人诡谲伎俩，希冀官兵见贼众投出防范稍懈，即乘势扑出窜逸，豫派官兵层层分布，埋伏豫备；初五日子刻，贼首张阿浑果同杨填

四等带领贼众向外直扑，思欲夺路窜逃，官兵枪箭如雨，尽力截杀，歼贼千余，张阿浑等窜回堡内；其时天色黎明，福康安同海兰察带领各官兵一涌而上，进堡搜捕，将首逆张阿浑即张文庆、大通阿浑即马四娃并贼目杨填四、黄阿浑即黄明、马建成、马良茂、马金玉、杨存义、马见几、马建业、马保全数擒获；两日打仗歼擒贼回共二千余名，拿获首从逆犯及各贼眷属孩稚共三千余口等语。览奏实深欣慰。国家爱养黎元，凡直省编氓遇有水旱灾荒，无不立时蠲赈。至甘省回民久隶帡幪，食毛践土，便与齐民无异。该省地方硗瘠，间有不登即行蠲免赈济，较他省为尤多。回民等同在编氓之中，百数十年仰沐膏泽，家给人足，伊等具有天良，岂不当稍知感激？且地方官並无苛徭酷派激变事端，乃逆回等敢于光天化日之下肆其逆谋，实为国法不容，神人共愤。而前此李侍尧、刚塔等办理不善，致贼四出勾结，蔓延猖獗。经朕特派大学士阿桂、陕甘总督福康安先后带领巴图鲁侍卫等前往督办，並谕以底店系贼匪门户，当先由该处以次进剿，福康安先抵甘省，数日之内即将底店贼匪剿办净尽，肃清后路，俾贼众闻风胆落，萌孽潜消。阿桂抵石峰堡后，复会同福康安遵照朕朱笔圈示之处安营设卡，将贼匪严密围堵，並断其水道，办理均为妥协。且剿办甫经一月，即能将贼匪迅速歼除，而贼首张文庆等俱悉数生擒，並拿获活口三千余名，不使有一人免脱。此皆仰荷上天嘉佑，是以军士用命，俾该犯等恶贯满盈，按名生致，尽法惩治。而诸臣之戴功完善，不可不特沛殊恩，以昭懋赏。阿桂前于平定金川时已封头等公爵，现为大学士，恩施无可复加，著再给予轻车都尉世职，即令阿桂于伊子孙内拣选一人奏闻承袭。福康安筹办底店贼匪先得机宜，较为出力，前于平定金川时已封为嘉勇男，著再晋封嘉勇侯。海兰察前在金川超众奋勉，已封侯爵，今在甘

省节次打仗，复能首先带领官兵奋勇杀贼，前已加恩将伊子安禄擢授二等侍卫在乾清门行走，著再给与骑都尉世职，即令安禄承袭。伍岱系塔尔巴哈台班满回京之人，路过甘省即自奏留该处协剿，且于福康安未到之先在伏羌等处击退贼匪颇为奋勉，著授为都统，亦给与骑都尉世职。其余巴图鲁侍卫、章京等及领兵各员分投剿杀、兼有能不避箭石、杀贼受伤者，均属奋勇可嘉。所有此次剿贼受伤、出力之带兵大小各员弁，著阿桂、福康安查明出众特等者，及其余出力之侍卫、章京、官弁、兵丁等，分别等第奏闻，交部议叙，以示奖励。至此次剿办回匪三月以来，朕披览奏章，指示机宜，和珅首承谕旨，缮为寄发，巨细无遗，一体宣劳。和珅本身现袭轻车都尉，著再给与轻车都尉世职，归并前职照例议袭。其余在事庆成之军机大臣梁国治、董诰、福长安並军机章京之勤劳出力者，著一并交部议叙，所有此次赏给各世职俱著世袭罔替。其应如何议袭之处，俱著该部查例具奏。阿桂、福康安折並交发钞。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御制《迟速论》曰：今春为《南巡记》，亦既详论宜迟宜速之机。大抵于兵事宜速，河务宜迟，而要于敬天明理。非漫论也，盖屡省而有得于己之言也。归而有甘肃逆回田五之事，彼时以为盗弄潢池，不过藉邪教以惑人心，如五斗米、一炷香之类，地方官自能平之，颇不芥于怀。既而思之，不芥于怀或即违敬明之义，得毋有所失乎？已而刚塔有小胜之报，李侍尧有坐守之乖，以致贼徒翻山而遁，余党蔓延猖獗，肆掳民居，攻县城，西安巡抚毕沅遂有征兵防守之议。盖恐秦陇煽动，不可收拾，朕阅所奏，即朱批以为“若汝所议，虽十万兵不敷用，又将何以灭贼乎？”然知李侍尧、刚塔、毕沅及本省绿旗兵不能了此事，即降旨用福康安为陕甘总督，同海

兰察领乾清门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二十八人驰驿先往，并调阿拉善蒙古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宁夏满洲兵一千、撒拉尔老教回兵一千及甘凉兵二千、延绥兵一千，共兵不满一万，又命大学士阿桂领健锐、火器营兵二千以为后劲。福康安一临底店，即与海兰察等率先至之宁夏阿拉善兵二千立挫贼锋，逼之入石峰堡。于是诸路兵陆续毕集，而阿桂所领之京兵亦到，周围筑栅困之，断其水路，不十日而净歼余孽，生获渠魁。此又《南巡记》所谓宜速而莫迟，未致昧事机而无成也。夫兵凶战危，且予老矣，岂更乐于用兵而有穷黩之为？然事机之来，应之不速，设果致贼氛蔓延，全秦煽动，如毕沅之所虑者，岂不贻笑无穷？而予肯辞以老坐视弗理乎？予更思之，胜国之兵即今之绿旗兵也，而其训练或尚不如今之绿旗，其董事之臣似今之李侍尧、刚塔、毕沅者，或亦少矣，文臣掣肘于中，武臣作伪于外，其君付之不问，弗如是，则我皇清何以得有明之天下乎？虽然是宜鉴宜惧，而不可恃天之宠以自矜，且即小可以喻大。蕞尔逆回，设非应之速而剿以净，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始之一念之忽，予深自以为过；继之一念之敬，仍蒙天佑而速蒇功，则是迟速之论可以默置而弗以明示子孙乎？可弗以前明为戒而怠于敬天，暗于明理，而弗慎于用兵乎？用兵固贵速，而不敬不明，未有弗致偾事者，是予所以惓惓也。

又谕曰：旺沁班巴尔承袭伊父亲王颇有造就，是以授为宁夏副都统。此次甘肃剿办逆回，旺沁班巴尔督率宁夏满兵及伊所属之阿拉善兵丁奋力剿贼，甚属可嘉。伊现为亲王，无可加封。伊有弟数人，著加恩赏给一公爵，令旺沁班巴尔择其贤者奏明承袭。

又谕：此次甘省逆回滋事，军报往还最关紧要。迩来正值伏暑，大雨时行，沿途驿站驰送文报並无迟误。今贼匪业经办

竣，所有自热河以至甘省驿站官员，著该督抚等查明咨部，並兵部捷报处章京奇明、噶尔图、音登额一并议叙，驰递之弁兵人等并酌予赏赉。又京兵前往军营协剿，经过各省照料妥协俾得遄进无误，均属可嘉。其派出护送之官员等，亦著该督抚等查明具奏，交部议叙。

谕军机大臣等曰：阿桂等奏官兵剿洗石峰堡贼巢一折，已明降谕旨交部议叙矣。至张阿浑等敢于到处勾结匪徒肆行滋扰，杀害官民，实为罪大恶极。前节次传谕阿桂、福康安将拿获贼目详悉严讯，有供出党羽即行指名出示，拘拿治罪。今贼首张阿浑等既全数擒获，著阿桂、福康安即速向其详悉根究并隔别研鞫，将供出匪党指名出示，拿获严办。仍即将张阿浑等选派妥干大员分起押解，沿途严密防范，迅送热河严鞫治罪，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又，昨据奏到拿获贼犯李自党供称田五系马明心之徒，欲为马明心报仇，所以造反等语。田五纵欲为马明心报仇遂思谋反，而张阿浑、大通阿浑等并非马明心之徒，何以亦敢四出勾煽匪党，安心作逆？况底店、石峰堡等处贼众滋扰俱在田五自戕之后（田五虽自戕，即应查其缘坐，亦不可漏），其张阿浑等仍敢煽诱多人，肆行扰害地方，尤属可恶。贼目贼伙俱经拿获，著传谕阿桂、福康安将张阿浑等因何又思谋逆之处详细严讯，务令供出实情，勿致得有狡展。至阿桂等奏贼匪寅夜扑出，保无有乘隙窜逸者，现派舒亮等分路搜拿，及各州县一体堵截缉拿等语。所办甚是。要犯既全数搜获，即有一二窜出之犯，经官兵分路搜捕及各州县分投截堵，自当陆续就擒，不致漏网。况各处村庄被贼擒劫杀害，怀恨已深，如有余贼潜逃到彼，亦必当即时擒献也。又据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有回民马正芳、马壮等将石峰堡修理，民人董有赴通渭县知县赵元德处控告，该县查明回民占去地土，将一分断给回民，

后来王楼到任，董有又行控告，王楼说此事已经前任断结，遂行批驳；现将王楼及经手胥吏、原告等解赴热河等语。赵元德已于前年监粮案内正法，将来王楼解到审明后亦自当明正典刑。但该犯等敢肆行无忌公然修理城堡，逆迹昭然，李侍尧系该省总督，毫无见闻，养痈贻患，其罪固无可逭，而该管之道、府各员所司何事？乃竟亦身同聋聩，茫无觉察？岂此等重大事件竟诿为该县未经禀报，伊等遂得卸罪耶？著传谕阿桂、福康安查明该管道、府系属何人任内之事，仍遵前旨解赴热河审明治罪。又，前降谕旨令阿桂、福康安于事竣后趁京兵及山陕各兵撤回之便，就近亲赴底店等处将贼人种种逆迹详细履勘，并究出党羽按名拿办以净孽种，此时办贼业经完竣，阿桂、福康安自能遵照前旨亲往妥协办理也。

（卷1210　18—28页）

又议奏：甘肃通渭县典史温模当贼匪入城能以身殉，应照吏目原衔加赠府知事衔，准荫一子入监读书，六月期满照例铨选，应得恤赏照武职把总例给银一百两。从之。

（卷1210　28页）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丙寅（1784.8.28）

谕：副都统明善前于高庙山剿杀贼匪，乘胜追赶，因未谙该处地势中矛阵亡，甚属可悯，著交部照例议恤。其同时阵亡之员弁及满汉兵丁，并俟阿桂、福康安查明造册咨部到日，一并照例议恤。该部知道。

（卷1210　28—29页）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丙子（1784.9.7）

谕：前据阿桂、福康安奏逆回此次滋事，缘田五、张文庆、李可魁等俱系马明心徒弟；本年正二月间，田五先与李可魁商同谋逆，纠约张文庆及各回匪订期起事，欲与马明心报复等语。

可见田五等滋事不法，总由争教而起。该犯等俱系内地回民，自其祖先以来，食毛践土，蒙国家豢养深恩者已百数十年，同隶编氓，毫无区别。乃马明心以邪教魁首甫经正法，田五等尚复私守其教，且敢于光天化日之下聚众鸱张，思为报复，不法已极。今石峰堡贼匪业经歼擒净尽，其底店从逆回匪，据阿桂、福康安奏该犯等曾经攻扰城池，抢掠百姓，法无可宥，是以遣员往办，亦已办理完竣。此外凡属邪教回众，本应彻底根究，但念此次逆回滋事，经官兵歼戮及拿获正法者人数已复不少，虽系该犯等孽由自作，朕心究觉恻然不忍，且恐辗转查办，或致良善回民波及株连，更非朕不为已甚之意，是以格外施仁，除审明实系平日与逆犯等通回谋逆者查拿治罪外，其余概免追究，予以自新。回民等务须革面洗心，遵守尔等历来旧教，各安生业，永享升平之福。况田五等纠众谋逆，不过欲倡复新教，试思新教起于马明心，马明心及身既正刑诛，妻子靡有孑遗；从其教者为苏四十三，苏四十三则又经官兵歼毙，妻妾子女概予骈诛；今田五、张文庆、马四娃、李可魁等谋兴新教，复经官兵拿获，身膺寸磔，合家俱缘坐正法。是新教不但与回民无益，且至丧躯破家，其祸尤烈。回众等何苦甘为所愚，执迷不悟，受其流毒？若经此次宽免之后，尚有阳奉阴违或敢滋生事端，则是自外生成，断不能复为曲贷。著阿桂、福康安即将此旨誊黄普贴，出示晓谕。凡属良善回民，益宜安分守法。即有向从新教者，亦当触目警心，及早改悔，勉为顺化良民，毋负朕法外施仁谆切戒导之至意。

又谕：据福康安等参奏陕西署陇州知州高淳，於拿获崇信县回匪陈四娃一犯，讯出同李二等偕往河州行窃，路遇逆回马五招诱入伙等供，该州於五月二十四日获犯，至六月十九日始行具详，并不将该犯解省审办；续经臬司王昶禀报陈四娃

被获时止有行窃之供，经该州棒责百余，始行承认听从马五入伙，该犯随已身死等情；请将详报迟延、严刑拷讯毙命之署陇州知州高淳革职拿问等语。回民陈四娃被拿时，既有听马五入伙之供，该州并不一面解审，一面飞禀查拿马五，实属玩误事机。若止系纠伙行窃，该署州辄棒责逼令诬供，以致该犯伤重身死，亦属滥刑毙命。高淳著革职拿问，交该督抚会同严审究拟，并将陈四娃等是否从逆抑仅系行窃之处审明具奏。

（卷1211 11—14页）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丁丑（1784.9.6）

又谕：前据刚塔奏于打喇赤堡遇见贼匪，正在击剿间，游击萨炳阿因带石伤，所领左哨兵丁先行退走等语，曾降旨令李侍尧查明首先退走之兵正法示众，总未据李侍尧查奏。又，前据冯光熊奏守备福泰等于白杨岭遇见贼匪被害，亦已有旨令阿桂、福康安查明，遇贼时若止系福泰等在彼，玉柱或往别处捕贼，尚属可原；若玉柱亦在白杨岭为贼冲退，或竟躲避，即当将该副将严参治罪。著再传谕阿桂、福康安即将玉柱贻误之处迅速查参。如该员从前曾经出力，亦著一并据实查奏，候朕酌量降旨，庶功过两不相掩，使带兵员弁共知有所劝惩。至游击萨炳阿带有石伤，左哨兵丁竟敢先行退走，绿营怯懦殊堪痛恨。即福泰等遇害时，虽所带兵丁亦有伤亡者，而其余未经被伤各兵是否亦系先行退避？均应逐一查明，按法办理。从来行军之道，贵在纪律严明。我太祖太宗开创时凡遇用兵，如有临阵回顾者，许在后之兵即行砍杀，维时将士所以人人效命，奋勇无前。今石堡峰等处贼匪虽已荡平，各路官兵亦经议撤，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况兵丁见将领受伤，理合奋勇上前救护，若兵不顾将先行退走，此而不查明严办，将来地方遇有不逞，缓急需兵，或皆效尤退缩，岂不至于偾事？著传谕阿桂、福

康安即传集萨炳阿剿贼时所领左哨兵丁并福泰等遇贼时所带之兵，令其将首先退溃之人据实举出，并谕以如不将首退之人举出，即将伊等全行治罪。如此晓谕，众兵丁等共知畏罪，互相指证，必将首先退溃之人供出，阿桂、福康安即当一面奏闻，一面将该兵丁按军法办理以肃戎行，不得以现在军务已竣且法不及众遂尔置之不办。

（卷1211　15—17页）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戊寅（1784.9.9）

命议颁行军纪律。谕：前因甘省剿捕逆回时，绿营官兵于马家堡打仗，因军装、火器被雨潮湿，俟烘烤完妥再为前进，并有懦怯退缩者，当经降旨通饬各督抚务宜随时加意整顿。今逆回之事虽完，但思整肃营伍固在督、抚、提、镇之实心督饬，而平日操演、讲习，更在将弁之面为指导，兵丁之明晓军律。国家累洽重熙，承平无事，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与其临时告诫，不若先事讲求。著军机大臣会同该部将行军纪律择其紧要数条，务须简切明当，使兵丁人人知晓，尽成劲旅，以示朕整饬戎行之至意。寻军机大臣等会议：一、兵丁随征剿贼，俱应奋勇直前。其见贼退走者，不过各惜身命，心怀畏怯。试思临阵退走，律应斩首示众，若能杀贼立功，必蒙升赏，即或阵亡，国家自有恤典，子孙俱得邀恩。兵丁等与其临阵畏葸难逃国法，何如争先杀贼奋不顾身？况勇往向前未必即死，一经退后断不得生，此理甚明。该管将备等平时将此谆切告诫，务令兵丁等咸知大义，临阵时自必勇气百倍，可期杀贼立功。一、鸟枪、弓箭最为行军利器，若兵丁等临阵时尚未见贼遽将枪箭施放，及至交战，火药、箭枝俱已用完，无以御敌，即同束手待毙，关系甚重。凡领兵将备平日务须时加讲习，令兵丁于临阵遇贼、枪箭可及之处不先不后一齐施放，

庶枪箭随声应手，皆获实用。一、行军随带军装火药俱应在帐房收贮，毋令潮湿。即或途中遇雨，亦须严密遮护，庶遇贼缓急可用。凡带兵将备等须严加晓谕，勿致潮湿或须烘烤，以致临时贻误。至弓箭枪刀等项，平日尤须修整坚利，不得废弛。一、临阵对敌，倘遇将领受伤，随从兵丁更当奋勇直前，竭力救护。若兵不顾将，各惜身命，观望退阻，最为恶习。亟应申明军纪，俾众知悉，凡有将领受伤，兵丁不即救护竟致溃散脱逃者，立即查明，按名处斩；其能奋勇保护者，立即议功优赏，以示鼓励。该管将备等平时尤当爱惜士卒，临时赏罚公平，庶兵将同心合力，所向无敌……

（卷1211 18—19页）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己卯（1784.9.10）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福康安查奏副都统明善于高庙山剿贼时乘势追赶，因未悉地势误中贼人之计，且贼众自上下扑，官兵抵敌不住犹复力战，是以阵亡甚多，尚非见敌怯懦，自行溃散等语，已有旨将明善交部议恤矣。至明善所带官兵，其阵亡者固应照例予恤，其退回者岂可滥邀赏叙？著传谕阿桂、福康安，此次军务告竣时，所有明善带领之各将弁，退回者著概行扣除，不得列入议叙，兵丁亦不得加以赏赉，以示惩儆。再，逆回豫修石峰堡一节，屡谕阿桂、福康安将该管知县并贻误之本管道、府查参，乃止据将通渭县知县王楼参奏解赴热河审讯，而于各道、府尚未据奏及。回匪等豫修城堡，逆迹昭然，道、府各员所司何事？岂得以该县未经禀报遂可卸罪不知？且贼人修堡俱已讯明年月，系属何员任内之事无难即行查出，何以至今未见续参？著传谕阿桂、福康安迅速将贼人修理石峰堡时所有本管失察道、府即行查参治罪，勿再迟延。

（卷1211 22—23页）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壬午（1784.9.13）

谕：据福康安奏甘省平番县属之连城、红山并碾伯县各土司地方，于乾隆四十三年因灾民借籽种、口粮、银两，除历年征还外，尚未完银共九千四百七十两二钱零，请旨豁免等语。各该土民由土司管辖，奉公调遣，与编氓无异。此次逆回滋事，该土兵等或派随营剿贼，或派防守城池，无不奋勉出力。著加恩将连城、红山并碾伯县各土民前欠籽种、口粮银九千四百七十两二钱零一并豁免。

又谕曰：阿桂、福康安参奏署副将玉柱剿捕糜子滩、鹰窝石及白银厂、黑圪塔井等处贼匪不能确探贼踪，设法绕截擒拿；因复派总兵策布坦前往查办，该镇仅分派弁兵四处侦探，伊竟安坐靖远迁延观望；请将署副将玉柱革职拿问，总兵策布坦严加议处；副将八十五前于剿捕鹰窝石贼匪未能悉数歼除，请一并革职等语。玉柱带兵搜捕贼匪，即当侦探踪迹，实力查拿，乃竟徒事尾追，并不上紧搜捕，以致贼人得窜入深山，不能立时剿捕净尽，罪实难辞。玉柱著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八十五搜捕贼匪不能悉数歼除，亦著革职。至策布坦为总兵大员，乃并不督率将备亲身前赴各该处妥速剿办，竟安坐靖远迁延观望，并著一并革职拿问，交部治罪。

又谕：前以甘省逆回滋扰，百姓田庐、牲畜被其劫掠及闻信惊避、迁徙流难者均为可悯，曾降旨令福康安查明抚恤，并将该省钱粮普行蠲免。兹据福康安奏盐茶等处各厅州县所属地方俱有贼氛经过，其被难各户人口及闻风惊避、事后续归并靖远、伏羌、静宁等处被贼攻围、比户惊惶不能自谋生计者，均应酌量分别抚恤，现在将存贮军粮按户散给等语。甘省剿捕逆回，各路官兵云集，所有需用军粮自应多为筹备。现在贼匪已歼擒净尽，官兵陆续撤回，其余剩军粮若仍运回本处，未免转滋劳

费，自应即于各该处就近散给被难户口以资口食。著福康安督饬该管道府核实稽查，务俾灾黎均沾实惠。该部知道。

又谕：据阿桂、福康安奏称将逆回贼首张文庆、马四娃等妻子家属业经全行诛戮，其余现在石峰堡、底店等处贼回子女共四千余犯，内除遵旨赏给现在军营侍卫、章京、满洲兵丁及四川屯练官弁等一千九百余口外，所余子女二千余口并各州县搜出之贼回子女五百余口统计二千六百余人，请旨赏给江宁、浙江、福建、广东等处驻防满洲官员兵丁为奴等语。著照阿桂、福康安所奏，将现在所余贼回子女二千六百余口发遣江宁、杭州、福州、广州等处，分赏驻防官兵外，并交江宁、杭州、福州、广州等处将军，俟此等发遣回犯子女解到，即遵旨赏给该省官员、兵丁为奴。该将军等分赏务择堪能约束之官员、兵丁赏给，毋致生事，十日、半月亲身往查一次，断勿致其脱逃。如有私逃及生事之处，即行审明正法。设有失于觉察，管理不严，不惟将该官员兵丁治罪，即该将军、副都统等亦一并从重治罪。著将阿桂等所奏汉折钞录分寄阅看，并著晓谕阿桂、福康安遵行。

又谕：据阿桂等查奏回民马正芳等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修理石峰堡，系革职巩秦阶道文德任内之事；其四十七年八月经民人董有复行控告，未经查办，系前任知府张燮、已革道员张廷桂任内之事；至田五于本年正二月间谋逆起事，打造器械，系署盐茶同知敦柱、平凉府知府王立柱、护平庆道永盛、平庆道沈鸣皋各该员任内之事；请将该员等革职拿问，审明治罪等语。除文德一犯就近拿交刑部审讯外，张燮、敦柱、王立柱、永盛、沈鸣皋俱著职革拿问，解交刑部审明治罪。该部知道。

陕甘总督福康安奏：新任甘肃布政使浦霖奉旨调任安徽，所遗员缺即著陈步瀛补授。查陈步瀛识见才具不如浦霖，请仍

以浦霖调补甘肃布政使，陈步瀛即以事简之安徽布政使补授。得旨：著照所请行。

（卷1211 27—38页）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癸未（1784.9.14）

多罗质郡王永瑢等议奏：陕甘总督福康安查参前任总督李侍尧、提督刚塔于甘肃逆回田五等谋逆滋扰失机偾事，请照留京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科道核议拟斩，即行正法，以为大臣失机观望者戒。得旨：此案李侍尧身为总督，到甘数年，于回民修堡谋逆毫无闻见，非从前撒拉尔之变起仓猝者可比。追贼匪四出奔窜，复逗留靖远、安定。其于此事始终贻误，罪实难辞。伊系曾经获罪之人，朕加恩宽宥仍用为总督，原令其倍加整顿以赎前愆，乃竟因循偾事，朕实引以为愧。此案经留京王大臣及大学士、九卿科道等会议拟以斩决，复命随从之王大臣等覆核照议，本应依拟即行正法，但念地方因有不逞之徒滋事扰害，致本省总督即罹典刑，转恐起刁风而滋厉阶，非所以遏寇虐、靖边疆也。从前苏四十三滋事时，将勒尔谨革职拿问，经廷臣核拟斩决，彼时亦曾加恩改为监候，后因该省折收监粮案发，是以赐令自尽，原不因苏四十三之事。今李侍尧玩误因循，其罪虽浮于勒尔谨，但念其历任总督多年，于地方事务尚属谙练通晓，至于军旅本非其所娴，此次若因逆回蠢动遂诛及总督，转非绥靖地方之道，李侍尧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令其觐坐囹圄，自思罪戾。至刚塔本系武夫，有勇无谋，甫到固原提督之任即值逆回起事，不能先期觉察；及贼人窜聚马家堡时，刚塔在山前扎营，不思设法堵截后路，致堕贼计；追贼已潜遁，又不能绕出邀截，惟知在后尾追，予以重辟亦属罪所应得。但究系甫经到任，未悉地利，其剿贼时各路官兵尚未到齐，伊所带之兵不过数百名，尚能歼毙贼首田五并于

马泉湾杀获贼人家口、牲畜，且身受箭伤，核其情罪，尚可量从末减。刚塔著免其死罪，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观后效。朕办理庶狱一秉大公，凡臣工功罪，惟视其人之自取，不使一毫畸重畸轻。所有办理此案缘由明晰宣谕中外，咸使闻知。

军机大臣会同理藩院议奏：审讯回子默罗色帕尔等私通萨木萨克、敛给银物一案，请将默罗呢咱尔、额穆尔即行正法。阿其睦、阿里木控告鄂斯瑞，审系全虚，应请一并正法。默罗色帕尔虽将书信呈出，究曾为萨木萨克敛凑银物，应拟斩监候。其额穆尔家人古车克听从主使，将托克托素丕勒死，应拟绞监候。其余阿布拉等五犯应暂行监禁，俟拿获噶起时再行分别治罪。得旨：阿里木、额穆尔、默罗呢咱尔俱著照所议即行正法。至阿其睦固应一并正法，但念伊从前颇属出力，现又年老，著加恩改为斩监候。余依议。

（卷1211 31—34页）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陕甘总督福康安奏：查此次石峰堡拿获正法人犯一千四百余名，底店先后投出正法人犯一千六百二十一名，李侍尧等拿获正法贼犯四百七十六名，又底店打仗杀贼三百四十余名，石峰堡打仗前后杀贼一千七百余名，各处搜山官兵拿获贼匪当即正法者一千余名，又前经伍岱、李侍尧、刚塔等于靖远、通渭、伏羌、云雾山、鹰窝石、狼山、打喇赤堡等处打仗杀贼一千四百五十余名，又陆续擒获贼回即于军营正法者四百九十七名，通计拿获正法及打仗杀死贼回共八千余名。又，李侍尧、刚塔等歼戮逆回妇女一千余名。此外尚有各州县拿获正法并现在监禁候讯应行正法人犯一千余名。至各州县被害百姓并阵亡兵丁为数无多，现饬详查确数，续行具奏。得旨：虽皆贼犯等自取，实觉过多不忍也。

（卷1211 35—37页）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己亥（1784.9.30）

谕曰：阿桂、福康安参奏洮岷协副将赵继鼎因外委赵宗先搜捕马家河逃窜贼匪，声言欲将该处尽行剿洗，致贼匪等逼胁未经从贼回民齐上空堡抵御，该副将随带兵前往擒拿，贼匪等分投逃窜，该副将将堡内男妇百余人尽行杀死，并跟踪追捕，凡遇道途奔窜、窑洞藏匿回民即行擒戮，计所杀男妇二百余人，并非全系贼犯，请将赵继鼎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等语。所拟殊失之轻纵。赵继鼎为副将大员，带兵搜剿余贼，凡遇有擒获之人即当详悉讯明，如实系从贼匪徒始行正法，即有伪供者亦当解该督详审，方为无枉无纵，岂得不问是贼与否，遇有回民即行擒戮，以致无辜受其戕害者二百余人？实出情理之外。阿桂等仅拟发往伊犁效力未为允协，赵继鼎竟当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著核拟具奏。

（卷1213 1—2页）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庚子（1784.10.1）

钦差大学士公阿桂、陕甘总督福康安奏：现在各路官兵俱已撤回，解送贼匪业经陆续审办。臣阿桂现自固原起程驰赴行在覆命，臣福康安由盐茶、靖远一带巡查，进至兰州省城。报闻。

（卷1213 2页）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辛丑（1784.10.2）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刑部核拟阿桂、福康安参奏洮岷协副将赵继鼎治罪一折，细阅折内有外委赵宗先前往马家河拿贼时，贼匪闻信欲逃，被该处地保拦阻，贼匪将地保三人杀害并逼胁回民男妇大小一百余人齐上空堡，以为抵御之计等语。回民既上堡抵御官兵，即与从逆无异，不得复称为良民。因传询额勒登保，亦据称回匪由马家河搬入堡内，经赵继鼎等攻

打三日始行打开等语。回匪等屯集堡内，若非齐心抵拒，岂能固守三日之久？况贼匪凡经官兵拿获者，无不自称为被贼胁从以图末减，即如张文庆、马四娃、马文熹等尚有马胡子裹胁上山之供，岂可轻信？且外委赵宗先及地保人等俱因拿贼被害，是马家河回匪竟敢聚众拒捕，伤害官兵，情节断难宽宥。赵继鼎之歼戮多人，不得谓之波及无辜，其失不过未取亲供即行正法以致如此，然罪尚不至于发遣伊犁，况斩罪乎？著将刑部折内折角处及询问额勒登保奏片交福康安阅看，令其将马家河回人究竟曾否帮贼拒捕之处详细查明，据实具奏。此事关系赵继鼎生死出入，福康安系公正之人，自不肯回护前奏也。

刑部奏：甘省逆回杀害官兵，攻城掠堡，罪大恶极，应凌迟处死。其余党及缘坐各犯，依律拟斩立决。得旨：张文庆、马四娃、李自党、杨填四、马文熹俱著即凌迟处死，马良茂、马金玉、马建成俱著即处斩。至向来逆案缘坐人犯经法司按律拟以斩决具奏者，朕每加恩改为监候，此次贼回竟敢豫蓄逆谋，聚集多人伤害官兵，攻掠城堡，实属罪大恶极，所有首逆田五、张文庆、马四娃等名下应行缘坐者，无论男女长幼自应概予骈诛。其从逆贼匪名下缘坐各犯，男丁十三岁以上者，亦不可复行存留。田五之兄田友、马金玉之父马壮著即行处斩。其马见几一犯先经从贼，本当一并正法，但念该犯于官兵甫抵石峰堡即先投出，欲将首逆张文庆、马四娃擒献，迨复回石峰堡，于贼人商谋黑夜潜逃时，马见几又遣伊家属到营密禀，官兵得先为预备，将贼匪痛加歼戮，并将张文庆、马四娃按名生擒，械送热河审明，尽法惩治，尚有一线可原。马见几著从宽免其一死，永远牢固监禁，遇赦不赦。余依议。

（卷1213 2—5页）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癸卯（1784.10.4）

谕：刑部议驳福崧条奏台湾械斗匪犯请停发新疆一折，所驳甚是，已依议行矣。前因积匪猾贼历年发遣新疆者为数太多，经伊勒图具奏仍改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至此等械斗焚杀并非事所常有，且案内发往新疆者不过二百余犯，何至遽难安插，辄援照积匪猾贼之例奏请改发内地？况此案人犯业已起解，因甘省有逆回滋扰，是以暂行截留在浙。今回匪剿灭净尽，福崧止应照例饬属妥为转解。如果该犯等必应改发内地，雅德系福建巡抚，富勒浑系闽浙总督，伊等亦应早行筹办及此，何必待邻省抚臣之代为借箸耶？封疆大臣办理公务固应随时留心，然必先尽其职分所当为，不可越俎于境外，福崧此奏殊觉多事无当，著交部议处。

（卷1213 6页）

又谕：据特成额奏盘获西洋四人，起出书信一封，系广东罗玛当家所发，往陕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之语；-现密饬湖北、湖南地方文武跟捕寄信之蔡伯多禄及李大、李二、李晚暨逃走之通事人等，并飞咨广东督抚查明罗玛当其人，分咨陕甘督抚一体严密详查，咨覆办理等语。西洋人进京行艺原所不禁，即如近据舒常奏德天赐等情愿来京，已有旨令其遇便送至京城，但必须报明地方官代为具奏始行允准。今罗玛当并未禀知督抚辄遣人私至内地送信传教，殊干功令。著传谕舒常、孙士毅，即传该西洋人罗玛当至省面加严饬，以“汝等皆系素守礼法之人，向来有愿进京者皆报明地方官送京，岂有私差人札致远省传教之理？殊属不合，并令自行议罪具奏。”舒常、孙士毅系该省督抚，何以任罗玛当私遣多人携带经卷等项潜入内地传教，漫无觉察？著传旨申饬。至西洋人面貌异

样，无难认识，伊等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员弁何以一无稽查，至襄阳始行盘获？著特成额即向现获之西洋人详细审讯伊等由粤至楚系由何处行走，即将失察之各地方官查明参奏。所有送信之蔡伯多禄既查系送至湘潭暂住，此时自必仍在湘潭，著传谕特成额即严饬湖南各属务将该犯拿获，并其余送信之犯及通事人等一并缉获，彻底究办。至书札内有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之语，现在李姓或在西安，著福康安、毕沅即严饬各属一体严缉务获，并究明罗玛当所发往陕传教者欲传与何人，即按名拿办。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信息亦未可定，福康安、毕沅当密为留心稽查防范也。将此由六百里各传谕知之。

（卷1213 10—12页）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戊申（1784.10.9）

谕曰：福康安奏逆回攻扰通渭县时，有告休在籍之知县李南晖带领子侄、家丁，督率民夫上城协力守御，迨县城失陷，该县骂贼格斗，遂为所害，其子贡生李思沆同时被杀，伊侄监生李师沆亦即投缳殒命等语。通渭当贼人滋扰时，该县知县王楼尚靦颜苟活，李南晖以致仕在籍之员竟能率领子侄家丁、督同民夫守护城池，迨贼匪进城复格斗捐躯，父子暨侄同时毕命，深堪嘉悯。李南晖著加恩赏给知府职衔，并著该部即照知府阵亡例议给恤荫。又，前据刚塔奏大庄回民马世雄于贼匪至庄纠约入伙时，携眷赴通渭县城首告，业经降旨将马世雄拔补千总；兹据福康安查奏马世雄已于贼回攻破县城时被贼杀害，现将伊子马得荣给予把总顶带，并赏给银两等语。马世雄不肯从贼且赴县举首，以致为贼戕害，情亦可悯，伊子仅赏给把总顶带尚觉稍轻，著福康安即将马得荣拔补千总以示奖励。该

部知道。

（卷1213 16—17页）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乙卯（1784.10.16）

吏部奏：剿灭甘肃逆回办理妥速之军机大臣等遵旨议叙。得旨：和珅著为一等男，梁国治、福长安、董诰俱著军功加三级，松筠、吴熊光俱著军功加一级，史罗琦著军功纪录二次。

（卷1214 6页）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丁巳（1784.10.18）

谕：甘省逆回案内革职通渭县知县王楼于县城失事时躲避仓房，不能守城杀贼，效节捐躯，据刑部定拟斩决，请即于该处正法，经朕特降谕旨令阿桂等将该犯解至行在审讯。今据福康安委员将该犯解到，当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讯取供词进呈，朕复亲行廷鞫加以杖夹，令其羞辱。该犯于原参各款不能复置一词，著即将该犯速正典刑，以彰国宪。方逆回滋扰通渭县城时，该县典史温模以佐杂微员尚能自缢身死，绅衿李南晖系告休在籍知县，亦能慷慨同仇，率其子侄奋身巷战，迨势屈力穷，与子侄同时殒命，经该督奏闻，朕即加恩，均予格外恤荫。王楼以现任县令，且系进士出身，读书明理，岂不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为古今通义？乃始则将张文庆之子张太及掌教张乐等从城中放出予贼，继则藏匿仓房，贼退后逡巡复出，是其忍耻偷生，设使贼人向伊逼胁，伊必颓首降贼，岂能如温模之义激投缳、李南晖之挺身骂贼乎？似此靦颜丧节，实为忝窃科名，贻羞民社，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其罪实不止于失守城池也。且该犯一念贪生，希图苟延性命，殊不知死则没有余荣，生则身遭显戮，一荣一辱，所决须臾。况逆回攻城系在本年五月，王楼即苟活偷生，亦不过暂延数月，仍正刑诛，又何不为

温模、李南晖之取义舍生，荣邀恤典耶？此等贪生忘义之徒即身受重辟尚不足蔽辜，其子孙如有业经出仕及现为举监生员者，俱著即查明斥革，永不许登仕版。夫激浊正所以扬清，朕固不为已甚，但此非牵牛蹊田，夺牛罚重也。其知县李南晖已给与知府恤荫，典史温模前已敕部议恤，著加恩赏给知县职衔，仍著该部照知县例议予恤荫，以示善善从长，赏延于世之意。朕办理庶政务秉大公，其能死事者必优予恤荫，恩及后嗣，而于遇贼惧怯、畏死幸生之徒，则不但本身重加惩治，并且罚及子孙。所以励名节而正官方，刑赏俱视其人之自取。至此案内逆回滋扰处所之各该地方官张廷桂等，或藉病玩延，或平时失察，各有应得之罪，然不如王楼之无耻偷生，并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按律严审定议以蔽其辜。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卷1214 6—9页）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戊辰（1784.10.29）

谕军机大臣等：据李绶奏湖南湘潭、武陵、沅江等县俱有学习天主教之人，看来各州县必皆有传习之处，现饬各州县严密访查，不动声色妥为办理，不得张皇急迫，致令吏胥藉端滋事等语。所办是。天主教与回教相仿，虽不比别项邪教，但究系违例，自应查禁。李绶现已调任湖北，计日内陆耀即可抵湖南接任。此事著交与陆耀督率地方官适时访察，以渐查办。但宜加意严密，勿任吏胥从中滋扰，以期杜绝根株。其已获之李大各犯，即遵前旨解京审办。未获之船户刘开寅等，著饬属上紧严缉务获。至李大供出之苏怀德给与伊父画像经卷，自必系传习天主教之人。该犯先自广东至楚，据李大等供闻是眉山人，此时谅仍在广东、四川等处，并著李世杰、孙士毅饬属迅速严拿，一并解京归案办理。将此由五百里传谕李绶、陆耀，并谕李世杰、孙士毅知之。寻陆耀奏：此案已获之李大等犯业由督

臣咨解刑部，其船户刘开寅、刘开远亦已拿获，现在委员解京。伏思此等传习天主教之人，经卷神像本属私自收藏，不使人知，若闻有司查禁，势必愈加秘惜。惟令各州县□公下乡，并清查保甲之便，随时随地留心觉察，并不令随从胥役人等窥见意指，借端生事，恐□乡民，则于若不经意之中转易得其真□，□几形踪不露，擒发易施。得旨：此系概论。至一二要犯不可不严拿务获也。汝系宽缓之人，不可错会朕意以致误事。慎之。

（卷1215 1—3頁）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壬午（1784.11.2）

又谕：前因阅刑部核覆阿桂、福康安参奏洮岷协副将赵继鼎治罪折内，有外委赵宗先前往马家河拿贼时，贼匪闻信逼胁回民男妇大小一百余人齐上空堡抵御等语，是该处回众业经聚众抗拒，不得谓为戮及无辜，当经降旨询问福康安。兹据覆奏马家河回民男妇一百余人实系被贼逼胁上堡，惟该副将顺道搜捕时并不讯取亲供，一并剿杀，难辞办理不善之咎等语。回民从贼上堡抵御，且外委赵宗先等皆被伤害，是其抗拒伤官，已不得复称为良民。赵继鼎于前往搜捕时，不待取供即加严歼，固未免失之冒昧，然绿营将弁往往遇贼怯懦，今该副将能奋勇杀贼，其失尚属可原。赵继鼎著加恩免其治罪，留于陕甘，遇有游击缺出题补。

（卷1215 4—5頁）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丙子（1784.11.6）

谕：本年三月，据驻扎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保成等奏到喀什噶尔迤外色默尔罕地方有匿居从前叛逆被戮回匪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子萨木萨克、潜使伊跟役回子托克托素丕等向喀什噶尔回子默罗色帕尔等通寄书信、诱取银两一案，朕看此事不过将托

克托素丕、默罗色帕尔等拿回办理，以示警戒而已。不意萨木萨克所使回子托克托素丕等来时，因在布噜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额穆尔家私行留宿情节被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鄂斯瑞访出，额穆尔惧其查办，即私将托克托素丕打死，因此阿其睦又徇庇伊弟，思为脱罪，向英吉沙尔之阿奇木伯克阿里木合谋，诬告阿奇木伯克鄂斯瑞亦曾受过萨木萨克书札，而绰克托系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并不深究事之情理，冒昧前往喀什噶尔以图苟且姑息，令阿其睦等只与鄂斯瑞赔罪请和，以致纷扰不成事体，故将绰克托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各情节，前后俱降有谕旨。此事非止绰克托意欲消弭，即阿桂、伊勒图意见亦欲将就了局。彼时朕为此事曲尽筹画，如不将阿其睦等拿办，不久逃逸，于喀什噶尔必致有事，故即降旨令保成等将阿其睦等拿获解赴热河，朕亲审讯，阿其睦惧罪，其俟八月马肥逃逸生事之说俱不敢承认。朕以阿其睦前经奋勉出力，又轸念其年老，免死监禁，俟将在逃之伊子燕起拿获解送到京时，与阿其睦一同质审，自可水落石出。幸而经朕屡降谕旨令保成等如此断决办理。若依绰克托之姑容，将来必致如阿其睦跟役人等所供，本年八月马肥后生一事端逃避，或绰克托妄行拿获无涉之额森、阿三拜及昆楚克等倘不肯从行，亦如燕起震惊，以致各处逃遁，酿成事端，而绰克托又纷纷调集各处兵丁，似喀什噶尔有何等大事，以致震惊回众，则竟成何事体？彼时如照依绰克托等消弭办理，必致将鄂斯瑞曲枉治罪，而阿其睦等始可甘心。将朕此等出力回奴转行治罪，有是理乎？今绰克托理应从重治罪，但彼时伊不过糊涂无知，惟图息事，况此事朕已降旨详悉训饬，办理已结，阿其睦等亦未能滋生事端，而绰克托之罪，较之甘肃办事不妥以致该省回民叛逆之李侍尧罪案尚属微轻，著施恩将绰克托之罪赦免，即行释放，令其家居省过，反躬愧悔。朕办理万

几，无一事不揆度机宜，秉公办理。将此通谕内外臣工，咸使知之。

（卷1215 8—10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乙酉（1784.11.15）

谕：据保宁奏川省屯土各兵如遇邻省征调、请照绿营征兵之例酌给夫马一折，所奏是。川省屯练降番兵丁因从前甘省苏四十三滋事及本年剿灭石峰堡逆回，两次俱经征调会剿。该兵丁等由松潘一带远赴军营，俱能踊跃抒诚，急公趋事。但因向来征调系在口外地方，程站不远，一切背负骑驼自行备办，未经议给夫马。今既由邻省檄调，该兵丁等跋涉维艰，自应照绿营兵丁之例一体给与夫马以昭体恤。现在军务告蔵，该兵丁等俱整旅回川。嗣后每遇有邻省调派之事，著给予夫马俾利遄行，以示优恤屯番之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昨召见提督俞金鳌，据奏称逆回经过地方所有庙宇俱被焚烧，神像亦多残毁。此皆逆回恶贯满盈以致获罪神明自取歼灭。其有庙宇未经焚烧而神像残毁者，自当量为修葺，装塑整肃；若所烧各庙基址全无者，即不必另行建盖。著传谕福康安查明办理。又，据奏称闻得从前陕甘兵丁平日皆豫备干粮，一遇征调即可克期起身，自平定准噶尔回部之后，遂因循不复储备等语。兵丁干粮自应平时筹办以备缓急之需，如恐有霉朽，原不妨出陈易新，抵放兵饷。著福康安即留心妥办，以复从前旧制。

（卷1216 7—9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辛卯（1784.11.21）

又谕：据福康安奏查明逆回自小山起事，勾结蔓延，贼踪所过千有余里，抢掠大小村庄一千二百余处，伤毙大口一千六百九十余名、小口三百三十余名等语。回民等久列编氓，即与

齐民无异，况甘省地方薄瘠，时有灾歉，国家惠爱边氓，蠲赈之事几于无岁不有，其沾被恩泽独较他省为优。回民等同隶版章百十余年，受恩最重，乃于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创兴新教惑众，肆厥鸱张，攻城掠堡，扰害良民，蹂躏村庄一千二百余处，伤毙大小口二千余名，罪恶贯盈，神人共愤。究其起事之由，则实系田五等久蓄逆谋，各处新教回民暗相煽惑，肆行不法，并非因地方歉薄不加赈恤，与夫纵容贪官污吏扰累百姓，激变事端。可见逆回等狡狂性成，胆敢杀害良民，梗悖王化。前将首逆张文庆等解赴行在，亲加廷讯刑夹尽法处治，按律寸磔，其名下家属亦已诛无子遗，尚不足以泄忿恨而快人心，其从逆各犯名下分赏为奴幼孩，一经逃逸拿获后俱立时正法，以惩凶孽。此皆逆回等自取罪戾所致。嗣后各省回众务宜各知警惕，安静守法，勉为良民，以田五、张文庆等为戒。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卷1216 17—18页）

陕甘总督福康安奏：陕甘原设额兵因节次裁拨移驻新疆，乾隆四十六年添兵一万二千七百余名，合旧额约有七万。惟是甘省自兰州迤东至泾州一千余里，道长地险，外则番族环居，内则民回错处，各府、州、县大路原设防兵、墩戍甚少，请酌量添设以资防卫。查平凉府为甘省门户，拟添兵一百五十名、外委一员、额外外委三员，六盘山要隘处所添一营汛，设千总一员、外委一员、兵一百名，静宁州添兵一百十五名、外委一员、额外外委一员；隆德县添汛兵二十四名、额外外委一员，并于大路汛戍空阙处添设墩堡三十九座。又，通渭所属之马营监为旧时县城，民稠地冲，拟于该处酌添一营，设游击一员、守备一员、把总二员、外委三员、额外外委四员、兵五百名，内三百名存营，余分派扼要

之所，安墩堡四十座；清水县添兵十名；通渭、宁远、伏羌、漳县各添兵十五名；礼县、西和、秦安、两当各添兵二十名；庄浪添兵三十名；三角城等处添兵四十名。又，自固原至靖远四百余里回民杂处，靖远至省三百余里山险经纡，墩戍寥寥，拟添兵二百二十名，分安墩堡四十四处。查陕省下马关一营止设兵二百二十余名，该营有守备一员足资统辖，其游击一员裁移马营监分防管领。此外于西安军标拨出守备一、千总一、把总二、经制外委三，固原提标拨出把总一、经制外委二，宁夏镇标拨出经制外委一，足敷分驻。额外外委即在兵数之内。所需兵一千三百四十名，于督、抚、提、镇各标及各协营内择其不近边关、又非大路、并无番回错处、兵额较多之处，将零星尾数裁移抽拨已敷应用。至应需衙署房间及新添墩堡工料银一万四千余两，酌于新兵缓立马匹节省草干料豆银两内动用建盖。得旨：着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

谕军机大臣等：据福康安奏酌派营汛、分驻官弁兵丁、于陕甘两省各标营裁移抽拨一折，已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矣。但阅奏到图内如隆德县现添兵二十四名，除分防外存城兵止有四十名，通渭县添兵十五名，存城兵亦止有三十名，该处地方辽阔，究未足以资防守而壮声势。今于该省裁移抽拨之外再准其添设额兵三千名，著传谕福康安即通盘筹画。如隆德、通渭等处系县城而兵力尚单者即酌量增添，每处约须有兵百名。其余各要隘处所亦一体均匀添派，务俾兵势联络，足资防卫稽查，方为详妥。此折暂行存记，俟酌议添兵奏覆到日一并议奏，再降谕旨。寻奏：遵奉筹议查河州扼控番回，原设二营尚属单弱，今拟增设城守一营，添都司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外委各四员、兵四百名，共新旧兵二千三百二十名，匀派三营。隆德县添足兵一百五十名。通渭县添足兵一百名。又，静宁州系

在兰州、泾州适中扼要之地，拟设立副将营制，于前议设兵一百五十名外添设三百五十名，共五百名，并添设左右二军守备，左驻隆德，右驻会宁，以成犄角之势。至静宁所添副将，查有庆阳协原设副将一员，设协之初系沿旧制，因庆阳在北路沿边，是以驻扎大员弹压，今北边蒙古均系臣仆，且宁夏、延榆均有总兵驻扎，声息相通，拟即令该副将带同中军都司移驻静宁，仍于庆阳改设参将一员、中军守备一员管领原有弁兵。又，泾州为入甘门户，秦州系南路扼要，拟于泾州添设都司，酌增弁目，并添兵九十五名，合旧设兵共二百名，秦州再添兵一百七十九名，合旧设兵共四百名。其该州所属之秦安县拟添兵七十名，合旧设兵共一百名，并添设千总管领巡防。又，马营监、底店、石峰堡均属要地，前于马营监已议设兵五百名，足敷防守，今拟于石峰堡安设一汛，拨添弁目，驻兵一百名，再于底店添设弁目，驻兵一百名。安定、会宁均系冲途要地，安定旧有把总一员、兵一百名，今议再添兵五十名，即于此内拨安墩汛，其会宁旧有把总一员、兵三十名，亦拟添足一百五十名。又，盐茶同知驻扎之海城，前议于附近之西安州营拨千总一员带兵三十名防守，今兵数有余，拟于该处专设千总一员，即以西安州营之千总移驻，添设兵一百五十名，其前议拨防兵三十名仍拨还西安州。他如金县、伏羌、西和、宁远、漳县、庄浪、华亭、云台、镇原、崇信、徽县、成县、礼县、清水、两当等十五处旧有之兵均属短少，今议于伏羌、金县、庄浪各添足兵一百名，余县均添足五十名。再如瓦亭驿、马家堡、黑城、白水镇、安国镇、李旺堡、孟家墩、唐家川等处冲僻各殊，酌添兵自五十名至一百五十名，并拨弁目管领。前议将陕甘各营兵丁零数抽拨，兹添三千名，兵数尽属宽余，前议各营内抽裁之兵仍还原数，停止抽拨。计添兵弁五十九员，除裁移副将、

都司、千总各一外，实添设参将一员、都司二员、守备三员、千总十一员、把总十一员、经制外委二十八员。其额外外委即在兵数之内。又统计前议抽拨、此次加派兵数，共有四千二百三十余名，应即召募壮健充伍。除旧制各营员弁本系熟手，饬令用心教习外，其新设营汛弁目应即在附近标营内选择熟练之员调补。得旨：原议大臣议奏。寻议覆：均应如所奏办理。从之。

（卷1216 19—26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壬辰（1784.11.22）

又谕：据伊勒图奏称赏给伊犁察哈尔兵丁为奴之逆犯马氏脱逃等语。此犯系甘肃河州逆回江湖之妻，今虽脱逃，料一妇人曷能远飏？亦不过在伊犁屯田回民队内隐匿。著传谕伊勒图，务派妥干官兵潜于屯田回民内搜查，务期擒获，即行正法奏闻。

（卷1216 28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癸巳（1784.11.23）

谕：昨据福康安奏酌添营汛、分驻官弁兵丁、于陕甘两省各标营裁移抽拨以裨地方一折，本日又据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将甘省解到之贼犯马守正录供具奏。阅其供内有伊父马六今年正月间与田五等商同谋反，到四月二十日田五约定枪响为号，一齐帮同攻打靖远城等语。是此案田五等久蓄逆谋，纠众起事，李侍尧身为总督竟毫无见闻，且伊从前曾访拿坚守新教之马五等奏闻办理，即当由此而推，诸凡留心，而田五等即系新教回匪，其逆谋显露何以转付于不知，以致养痈贻患？至福康安所请添兵之隆德、静宁各处皆冲衢驿路，为李侍尧往来经过之地，该处既属辽阔，兵力单少，李侍尧亦何以不早为筹及以资防御？可见其在任诸事废弛，漫不经心。李侍尧系曾经获罪之人，经

朕格外加恩仍用为总督，原欲令其倍加整顿以赎前愆，乃竟因循误事若此，即置之重典亦罪所应得。但因逆回蠢动诛及总督，转恐起刁风而滋厉阶，是以前经王大臣等核拟斩决具奏时，已降旨将伊改为监候。向来官犯之入情实者，即不予勾，亦应绑赴市曹。李侍尧久任封疆，尚有出力之处，且曾忝厕纶扉，其年已迈，若照例绑赴市曹，倍尝苦辱，朕心究觉不忍。第伊本系获谴之人，现在复罹重辟，不但不能再邀录用，即释放出狱，伊亦无颜面对人。李侍尧著加恩免其入于情实，仍永远牢固监禁，遇赦不赦。所有福康安折及本日军机大臣等所奏马守正供词，著刑部堂官持与阅看，并宣示朕此次格外加恩谕旨，令其匾坐囹圄自思罪戾。

（卷1216 28—30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辛丑（1784.12.1）

又谕：据雅满泰奏称本年朝觐之喀什噶尔噶匝纳齐伯克莫罗尔咱来至库车，于伊所雇回民韩德车内，搜出阿克苏居住之名唤伊斯迈勒之回民寄与库车回民马起蛟即伊提勒书札经卷，将马起蛟一并解送福康安处审办等语。雅满泰虽应严拿携带私玉，若将年班朝觐回部伯克行李一概搜查，则属非是。年班朝觐回部伯克夹带些须什物来京售卖有何不可？著传谕海禄晓示回部伯克等云“昨将此次雅满泰搜查回部伯克行李之事奏闻大皇帝，蒙大皇帝降旨申斥搜查之非。尔等遇年班朝觐稍携什物进京售卖亦听。”以此等语晓谕，庶可以杜其疑。再，新疆地方贸易回民有如马明心之兴起邪教念经惑众者自应搜查，似此经卷皆回民俗习之经，若一经搜获即将回部伯克头目尽行查办，不特使回部心生疑惧，亦殊非朕柔徕回部至意。嗣后惟当留心访查马明心亲眷及伊门徒马姓回民外，再不得于回民内如此纷纷查办。今雅满泰既将拿获回民马起蛟等暨经卷解送福

康安，即传谕福康安，俟解到讯问如无别项情弊即发往烟瘴。如再有马明心近族，须留心防范，毋使偷越边隘，并著福康安将此旨晓示年班朝觐伯克等知之。

（卷1217 6—7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戊申（1784.12.8）

又谕：据福康安奏静宁、隆德一带瘟疫盛行，静宁州病毙犯属五百四十余名口，隆德县病毙犯属二百余名口等语。逆回罪恶贯盈，其妇女幼孩本应概予骈诛，经朕法外施仁宽其一线，免死发遣，兹复因疫病毙已伏冥诛，亦其孽由自作，罪所应得。但瘟疫既已盛行，则静宁、隆德一带良民亦必有沾染疾病者，该督曾否设法施药疗治并如何量予拊循之处，朕心深为廑念。著福康安饬属详查，妥为办理，以副朕轸恤良民至意。此旨速由六百里驰谕福康安知之。又，静宁、隆德以东毗连陕西，该省是否亦有沾染瘟疫之处？并著传谕毕沅查明据实具奏，勿得讳饰。寻毕沅奏：陕西接递犯属病故者六十余名，皆系在甘省染疾，中途病毙。至陕西一省，年丰民乐，并无传染。得旨：览奏稍慰。

又谕曰：福康安奏秦州回民密尚德等潜谋从逆、私制刀矛运往伏羌一案，有铁匠牛花等打造铲刀、裁刀，均系皮匠所用刮刀，与本地寻常刮刀较长，信为口外刮皮所用，不知即系兵器等语。口外蒙古番众原赖牲畜度日，在在皆以熟皮售贩，从未闻有向内地专买刮刀之事，而甘省向来因循不加稽查，以致民间藉口混行制造刮刀，逆贼遂从此影射，私制军器，不可不严行防范。著传谕福康安饬属严行查禁，如有先经打造者，不准出口，仍严饬地方官出示晓谕，铺户亦不得私行卖给蒙古番回人等。如敢违例打造售卖，即照私行打造军器按律办理。

（卷1217 12—14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庚申（1784.12.20）

又谕：据福康安、毕沅奏革职陇州知州高淳于拿获窃匪陈四娃并不虚衷研鞫，妄事刑求，致陈四娃受伤病毙，请将高淳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等语。陈四娃于五月二十四日就获，正值甘省逆回滋事之时，高淳因该犯曾经行窃，恐系贼人奸细，原当留心向其根究。缘该犯所供不实加以棒责，亦与寻常滥刑毙命者不同。高淳著从宽免其发往新疆，仍送部引见再降谕旨。

（卷1218 16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壬戌（1784.12.22）

又谕：据国栋奏称保成等由喀什噶尔拿获靖远县贸易回民马廷祥、马文禄、马儒能、马苍等四犯解送前来，查甘肃缉捕文内并无伊等之名，应暂监禁，俟行查该督果系无辜，或留该处贸易，或听其回籍等语。国栋所见尚是。若果系靖远县逆回缘坐之犯，自应治罪。今甘肃缉捕文内既无该犯之名，保成即将喀什噶尔贸易靖远回民一律查拿，纷纷内解，所办过当。岂有将各处贸易之靖远县良善回民通行拿审之理？保成、达福著传旨申饬。国栋既将回民马廷祥等暂行监禁，行文向福康安咨查，著传谕福康安，俟国栋咨文到日查明，如马廷祥等果系无辜良善回民，即迅速咨覆国栋。国栋接文即询该犯等，或欲在该处贸易，或欲回原籍，听其自便，即时释放，再行奏闻。

（卷1218 22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己卯（1785.1.8）

谕军机大臣等：据福康安奏审办续获逆匪及应行缘坐人犯马希忠等即行正法一折，内称现又据安定县知县陈善仪禀报在马家河地方续行拿获窜回逸贼马名正、马名恩二犯，已饬速

行提犯至省审拟等语。此等窜匿余匪因贼败潜逃希图漏网，嗣潜回本处，或兵役拿获，或被亲族缚送，俱经该督审明陆续正法，办理尚属认真。但恐地方官因贼平已久妄意逆回已尽歼除，稍存疏懈，著传谕福康安通饬各属仍应实力严密搜拿，将潜匿窜回及应行缘坐各犯务获审办，按名正法以净根株，毋使一名漏网。

又谕：据保宁等奏维州协副将李天佑因进剿兰州逆回胯受石伤，现在伤发，呈请乞休等语。李天佑在川省年久，熟悉夷情，且系曾经出力之人，此时暂准其开缺。如将来调理渐就痊愈，仍可加恩录用。倘竟因伤成废，即当照新例给与全俸俾养余年，以奖劳绩。著传谕保宁即将李天佑受伤复发将来是否尚能痊愈情形查明具奏，候朕再降谕旨。寻奏：李天佑委系年力衰惫，实难再邀录用，请照例给予全俸以养余年。下部知之。

（卷1219 23—25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辛巳（1785.1.10）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扬阿等奏称由叶尔羌盘获靖远县属回民铁文喜等八犯，解送甘肃等语。昨国栋奏到接准阿扬阿等咨文即查甘省咨捕册内并无伊等之名，请暂监禁，行文咨查。阿扬阿等将此等出外经商之良善回民必欲尽数擒捕，纷纷解内地审办，殊属错谬。著传谕阿扬阿静俟国栋查办，并传谕国栋知之。

（卷1219 27—28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戊戌（1785.1.27）

又谕：据福康安奏于甘、凉二府拿获传习天主教之张继勋、刘志虞等并起出经卷等物，现饬解省审办一折，同日又据毕沅奏续获天主教要犯刘西海、薛成林解京审讯等因一折。西洋人私至

内地传教惑众，最为风俗人心之害。陕、甘、湖广等省现已拿获多人，则其余各省亦恐所在多有，均应彻底查办。近闻西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者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著传谕福康安、毕沅务须不动声色留心防范，严密访拿，并密谕各省督、抚一体遵照妥办，不可视为具文，亦不得张皇滋扰。其毕沅折内所称未获逃犯曾贵、刘必约、张多明我及湖广人赵安德各犯，并著各该督、抚上紧饬缉，务获解审，毋致远飏漏网。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甘省逆回剿灭净尽，所有小山、底店等处该犯名下房屋田亩，前经谕令福康安少为估价，于甘省汉民内召买居住执业。如本省愿买人少，并准其令附近甘肃之陕西汉民出资认买。嗣据福康安奏委员分投查办，迄今已阅数月，其作何办理之处何以尚未据奏及？此项房产虽为数稍多，或一时不能速变，亦当上紧筹办，俾小民得利，自必踊跃认买。著传谕福康安即遵照妥办具奏。但不可因欲速售仍令回民托名承买，务使各该处皆为汉人居住，以便稽察而靖地方。至福康安所奏伊犁等处拨解内地马匹已移咨伊勒图等挑选解送巴里坤，并豫派员弁在彼验收之处，自当如此办理。将此传谕知之。

（卷1221 3—4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壬寅（1785.1.31）

回部阿克苏四品伯克迈玛第敏等十二人、朝鲜国陪臣李徽之等二人、暹罗国陪臣帕史滑里那突等四人、金川木坪宣慰司甲勒参纳木卡及土司、土舍头目等三十一人于西华门外瞻觐，命随至瀛台赐茶。

（卷1221 6页）

乾隆五十年正月癸亥（1785.2.21）

上御山高水长，赐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台吉、朝鲜国、暹罗国使臣并金川土司等茶果。至丙寅皆如之。

（卷1222 17页）

乾隆五十年正月己丑（1785.2.23）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召左翼科尔沁和硕亲王恭格喇布坦旺扎勒多尔济、多罗郡王喇什噶勒当、喀喇沁亲王品级多罗郡王喇特纳锡第、巴林亲王品级多罗郡王巴图奈、曼多罗郡王拉旺喇布坦、苏尼特多罗郡王车凌衮布、乌珠穆沁多罗贝勒达什衮布、土默特多罗贝勒索诺木巴勒珠尔、固山贝子色布腾栋罗布、敖汉固山贝子桑济扎勒、右翼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齐旺巴勒齐、多罗郡王桑齐多尔济、科尔沁多罗郡王喇什端罗布、阿巴噶多罗郡王喇特纳什第、衮布扎布、回部郡王伊斯堪达尔、郡王品级多罗贝勒额尔德锡尔、翁牛特多罗贝勒济克济扎布、青海固山贝子罗布藏色布腾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222 18—19页）

乾隆五十年正月庚午（1785.2.28）

谕：年班来京之回子伯克等所用车辆马匹，嗣后著复定数目，毋得溢额多支，并交该院传谕回城驻扎大臣。

（卷1223 5—6页）

乾隆五十年正月庚辰（1785.3.10）

谕：据镶白旗蒙古都统奏称原任甘肃平凉府同知伯泰应赔官项除已交外，尚未完银八千七百余两，请在伊子孙俸内坐扣等语。伯泰所欠银两系剿灭逆回事内分赔之项，非侵欺入己者可比，著加恩免其子孙扣缴，仍交陕甘总督将伯泰未完银两照例分赔。

（卷1223 13页）

乾隆五十年二月丙戌（1785.3.16）

谕军机大臣等：据福康安奏储办征兵裹带并挑演备战兵丁一折，内称酌量各提镇标之大小，令其挑出备战之兵，自二三千名以至一千二百名，认真操练，常无间断；计将军、督、抚、提、镇各标共可得二万余；其各协营兵数在三百名以上者，即挑出一半勤加操练，计又可得兵万余；合之两省足有三万余兵，训练精娴，一呼即集，方为有备无患等语。所办甚是，已批军机大臣议奏矣。国家设兵卫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陕甘两省系边陲要区，设兵不为不多。乃逆回两次滋事，绿营兵丁怯懦退缩，致贼匪得以蔓肆鸱张。又，从前山东王伦一案均由京简派八旗劲旅，令大臣带往督办剿捕，方能迅速剿除。此皆承平日久，督、抚、提、镇不能实心整饬，各营将弁不加操演讲习，因循怠玩，以致兵备废弛，屡经降旨严切训饬。若能如福康安加意整顿，于各标营内挑出兵丁一半专意训练，俾军律严明，士气劲锐，一变绿营怯懦之习，两省共有三万余劲旅，设或地方稍有不靖，又何患不立时扑灭耶？在云、贵、四川、两广、福建等省，系沿边沿海重地，自应照福康安所办，于各营内挑选壮健勤加训习，使各有数万劲兵，庶平时可以重操防，而临事可以供调遣，即腹地亦当如此留心简练。各省皆系总督专主营政，而山东、河南、山西、江西系巡抚兼提督衔，著将福康安原折钞寄各省总督及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巡抚一体留心，不动声色，皆有精兵之备，亦一政要也。

（卷1224 7—8页）

又谕曰：福康安奏筹办估变逆产于民人承办之时，照原定价值明示酌减，分年带交；其归籍贫民即于入官房屋量拨栖身，并酌拨地亩承佃等语。所办均属妥协，已依议行矣。又夹片奏此案逆产售变不准回民承买，惟恐地方官办理不善致伊

等怀疑，止令于招买时详细察问，毋俾影射，并不于告示内明白宣露等语。所办甚是，可谓留心之至。惟当持之以久，亦于折片内批示。甘省回民较多，自应随时防范，尤须不露形迹，俾回众无所疑惧。今福康安于估变逆产一事筹办周详，实属可嘉，除将原折就近交毕沅阅看外，著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以示嘉奖。

（卷1224 8—9页）

乾隆五十年二月壬辰（1785.3.22）

军机大臣议覆：据陕甘总督福康安奏称陕甘两处为边陲要区，屡经增添兵额，设汛安营，行伍已为充实。惟是兵多贵精，全在平时储办周妥。从前陕甘兵丁平日皆豫备干粮，一遇调遣即可克期起身，后因回部平定遂尔停止。今请每兵各备贮炒面十五斤，足供半月之粮，设遇调遣，即可立时携带。又甘省督标及城守营共兵三千五百余名，除拨协应差外，可挑出二千余名常行训练，并酌量各提、镇之大小，令其挑出备战之兵自二三千名至一千二百名不等。又，西安将军标、抚标均照督标操演，共可得兵二万余。其各协营兵数在三百名以上者，各挑出一半，又可得兵万余。合之两省，足有三万余可用之兵。至操演之法，请仿照京城健锐、火器等营阵式演习，令每日各照所习之技在各本营分操，逢五逢十之期各营会合比试，并操演九进十连环之阵。均应如所请。从之。

（卷1224 34—35页）

乾隆五十年三月己丑（1785.4.24）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新疆采买粮石易于滋弊，因思该处俱有隙地，何不加兵屯种多为收获？既可以备供支，兼可以停采买。随经降旨令长清会同永安、尚安、巴延三等将乌噜木齐等处实在情形详查妥议具奏。兹据长清奏到所称加屯拨运及改种

豌豆各情节，不免意存迁就遵旨，并未核实筹办，业经军机大臣逐条议驳具奏矣。伊勒图在新疆办理有年，于各该处情形较为熟谙，著传谕该将军于陛见进京之便经过乌噜木齐时，会同长清等悉心讲求，核实筹办。各该处所有隙地是否实堪开垦？采买一事可否酌量停止？如添兵屯种需费浩繁，所入不偿所出，于经费仍属无益。且新疆地亩，官田与回民俱系分水播种，必须渠水充盈，足资灌溉，庶添兵屯种可期有收，而回民亦得永安生业。若办理不善，或致有碍回民水泉地亩，尤非所以示体恤。又，户民承种之地虽据报明亩数，按户拨给，但开垦日久，如有未尽升科、隐匿不报者，亦应一并丈量办理。此内或有多余地亩可以有济兵食之处，均著伊勒图详晰商酌，按照议驳各情节通盘筹画，据实具奏，务令边疆屯种得以日就充盈，而回民屯户亦不致扰累侵占为妥。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227 2—3页）

乾隆五十年五月癸丑（1785.6.11）

谕军机大臣等：据海禄奏称布噜特厄森等呈报，那尔巴图掠取伯尔克之兄额贝都拉游牧，其妻子、马匹尽被劫掳，情形窘迫；若率众投诚，请将额贝都拉暂留阿克苏看守，其属人等交迈玛特、舒库尔等管束安插等语。伯尔克既未投诚，今额贝都拉投诚，即将伊安插阿克苏，伊属人交迈玛特、舒库尔等管束，伯尔克闻之益加畏惧。海禄等应宣谕额贝都拉"尔随伯尔克逃窜，今既投诚，并不治汝以罪，汝当感激，不可再逃，率领属人赴迈玛特、舒库尔处所居住。"伯尔克闻额贝都拉仍在原牧安居，或亦来投诚未定。并令海禄密谕厄森等加意防范，无任额贝都拉复行脱逃，并赏厄森缎二匹，即由彼处库内支领。将

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

（卷1230 8—9页）

乾隆五十年五月甲寅（1785.6.12）

谕：甘肃都司福德保、代什衣于上年逆回占据通渭县城时带兵克复，甚为出力，前经兵部议给功加纪录，尚系照例议叙，不足以示奖励。福德保、代什衣俱著交该督以游击遇缺升补。其候补史目朱尔汉并著该督即速给咨，送部引见。

（卷1230 9页）

乾隆五十年五月丁巳（1785.6.15）

谕：据正黄旗蒙古都统奏称歼灭甘肃逆回阵亡之西安佐领永德由部议给云骑尉，而永德之子马甲德顺亦于石峰堡打仗阵亡，请将此职给与伊孙魁福承袭等语。魁福著承袭云骑尉。八旗承袭阵亡所得云骑尉，定例承袭二次后即改为恩骑尉，世袭罔替。但永德在甘肃歼灭逆回阵亡，而永德之子德顺亦在石峰堡打仗阵亡，殊属可悯，与他人不同。著加恩将永德所得云骑尉承袭三次后，再照例改为恩骑尉，世袭罔替。此朕矜悯效力行间旗员之至意，著交该部八旗永远为例。遇有似此者，俱照此办理。

（卷1230 18—19页）

乾隆五十年六月癸卯（1785.7.31）

又谕：据书麟奏通省缺雨情形并请将亳州、蒙城等积歉之区赏给一月口粮等语，已于折内详悉批示，并明降谕旨矣。安省各属缺雨处所甚多，朕早为该省斋心默叩天恩，览奏更廑忧念。现在已交大暑，节候已迟，如月内普得透雨，尚可赶种晚稻、杂粮。此时曾否得有渥泽？农田光景如何？即著迅速覆奏以慰悬注。其成灾各属，著该抚妥为抚恤，俾得均沾实惠，毋致一夫失所。至书麟另片奏称亳州距柘城甚近，民间初闻该县有

纠众夺犯之案，不免惊惶；知州陈三辰会同都司多隆五募集回汉乡勇二千人防守城池等语。回人久隶编氓，即与百姓无异，何必为之分晰？即欲分叙，亦当言汉民、回子，岂得率称回汉？此等最为劣幕行文恶习，书麟不加检点遽尔入奏，已用朱笔抹出。著传谕书麟嗣后于陈奏事件务须留心检点，毋得仍前谬误。

（卷1233 35—36页）

乾隆五十年九月戊申（1785.10.4）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海禄奏准保成等札称侦探燕起、伯尔克等纠众掠取喀什噶尔事属子虚，不可深信；兹又奏请调伊犁、乌噜木齐兵四千名分防喀什噶尔、乌什、叶尔羌三城等语，前后自相矛盾。燕起、伯尔克等不过么魔窜匪，果能纠众掠取那尔巴图游牧，实有窥伺喀什噶尔情形，届时再行调兵备御尚不为迟。至乌什、叶尔羌等城则更风马牛不及，何必急急请兵，徒滋惊扰？海禄身为参赞大臣，遇有此等事件惟当镇静料理，豫为防范，如此畏葸失措，适为回众所轻。著传谕海禄亲往喀什噶尔会同保成等妥酌侦访，不得稍涉张皇。并著奎林遴派妥员于伊犁各卡带兵密探，一有伊等侵犯喀什噶尔之信，即将将军印务暂委那旺护理，一面札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速赴伊犁署理将军事务，一面具奏，带领弁兵速赴该处相机妥办，勿稍轻忽。

（卷1238 2—3页）

乾隆五十年九月己酉（1785.10.5）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海禄奏请于喀什噶尔等处调兵防守，措置失当。若不预为备办，转恐贻误事机。著传谕福康安即带总督印篆速赴阿克苏一带安辑回众，并密为侦探，倘燕起、伯尔克等实有侵扰情形，即会同明亮、福宁妥为筹办，调拨该处

及乌噜木齐、甘肃等处兵迅速前进，仍札会奎林，令其统领伊犁兵两路夹剿。或应需回兵在各处防堵，亦即酌量调用。海禄办事错谬，若仍留乌什恐致掣肘，著革去参赞大臣，在伊犁领队大臣上行走以观后效。明亮久历行间，著署理乌什参赞大臣，即赴阿克苏与福康安悉心办理。庆桂前在塔尔巴哈台办事颇为历练，现在枢廷行走有年，于朕调度军务系所熟悉，著带钦差关防迅即起程驰往甘肃暂署总督印务，俟事竣后授为乌什参赞大臣，明亮仍回伊犁参赞大臣之任。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238 4—5页）

乾隆五十年九月庚戌（1785.10.6）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保成奏据在布鲁特贸易回人伊布喇伊木等告称，上年闻萨木萨克寄书布鲁特爱三呼勒等七人，欲同伯尔克等抢取喀什噶尔；现在并无举动，惟当静守边防，密为探访等语。看来此事全无影响。前此海禄等轻听讹言冒昧陈奏，过形惟怯，转无以镇服布鲁特之心，不可不预为妥辑。福康安接奉此旨不必在阿克苏久待，即往喀什噶尔将布鲁特人众妥协安抚，仍回甘肃更换庆桂，令其前赴乌什办事。奎林亦不必带兵前往喀什噶尔，仍在伊犁严密防范。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238 6—7页）

乾隆五十年九月庚申（1785.10.16）

谕军机大臣等：据毕沅奏请销支给赴甘官兵车船价值、廪给口粮银两一折，已批交该部议奏矣。此案系上年甘省逆回滋事派调京兵剿捕，豫省供支之项，军务久经告竣，其支给银两何以直至此日始行奏销？自因前任抚臣何裕城已经迟延，毕沅又复延缓不办。即云今岁该省有灾赈事宜未能核销，其未办灾赈以前为时甚宽，何以并不赶紧办理耶？著传谕毕沅将此案

因何至今始行奏销之处据实回奏。

（卷1238　34页）

乾隆五十年十月癸未（1785.11.8）

又谕：据福康安奏甘肃皋兰、金县、伏羌、安定、会宁、平凉、静宁、隆德、盐茶、秦安、平番、庄浪等十二厅、州、县、县丞地方间被雹水偏灾，请将银、粮、草束蠲免等语。甘省地瘠民贫，上年逆回滋扰，业经降旨将通省额赋概免征输，以纾民力。其著再加恩将皋兰、金县、平凉、静宁、隆德、盐茶、秦安、平番、庄浪等十二厅、州、县、县丞地方所有应征正耗银二千七百一十两六钱七分、粮一千一百八十二石七十七升、草二千三百四十二束概行蠲免，以示朕轸念边黎有加无已之至意。该部即遵谕行。

（卷1240　11—12页）

乾隆五十年十月癸巳（1785.11.18）

谕曰：李侍尧于办理逆回滋事案内玩误因循，因念其历任封疆，于地方事务尚属谙练，是以从宽，未将伊置重典，令其酙坐囹圄自思罪戾。今念伊获谴以来已经缓决监禁两年，著加恩释放出狱，令其引罪家居，扪心自愧，以示朕格外矜恤之意。

（卷1241　2—3页）

乾隆五十年十一月辛亥（1785.12.6）

又谕：前因留京王大臣等审拟宗室珠丰阿、庆爱及松筠等捏造假契诓骗银两一案，定拟罪名失之宽纵，曾经降旨申饬。珠丰阿、庆爱身系宗室，乃不思安分自爱，辄敢捏契诓借，骗至回子钱文，如此败类，岂容其仍列宗支？又，旗人永清等既已知情分用银两，何得止照例折枷？经朕降旨逐一分别加重问拟定案。兹阅刑部所进松筠朝审黄册，该犯与珠丰阿等捏造假契

串通诓骗，是珠丰阿、庆爱等寡廉辱宗，莫此为甚，朕心深为愤懑。细阅情节，从前定拟之处尚觉罪浮于法，因复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堂官详核案犯情罪以次递加。除宗室昙林、奎璧虽经作保，究不知情，仍照前拟圈禁一年，毋庸加增外，其余各犯从重加拟，始足蔽辜。似此定罪，方足以惩诈伪而安良善。且办理刑名案件，自应会同刑部堂官于律例较为谙悉，留京王大臣及宗人府堂官等办理此案未经会同刑部，殊属非是。况缘情定罪，经朕两次核改始为平允，所有承办此案之王大臣等俱著交各该衙门议处。

（卷1242 6—7页）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辛巳（1736.1.5）

又谕：上年回匪滋事攻扰靖远县城时，城内军流人犯帮同守城防贼，并拿获内应贼犯多人，尚属出力，自应酌量加恩以示奖励。著传谕庆桂即查明该犯等情节，奏明于军流罪上分别量予宽减。至各处城堡被贼滋扰时，如有似此守御出力之军流人犯，亦著一并查明办理。

（卷1244 10页）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甲申（1786.1.8）

又谕：据福康安奏称伊至喀什噶尔确查该处情形，回人俱各安静，惟宜添兵驻防等语。福康安甫到彼处即能详查裁定，深合机宜。从前传播流言竟成子虚，即萨木萨克等亦未必能滋生事端，看来别无可虑。若更添兵驻防，似为流言所慑，不如即由伊犁派索伦兵二百名遣往驻扎，似可得力，著交福康安相机妥办。此时保成所遣之雅斯如已见占图尔拿获燕起甚妥，福康安亦不必因此事在彼久候，即将应办事件交付保成遵照办理，福康安仍回本任。

（卷1244 11—12页）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丙戌（1786.1.10）

又谕：前经降旨，乌什参赞大臣员缺著庆桂前往办理。但平素坐办事务，庆桂优于明亮，若行走处所，庆桂并未经历，自不如明亮。奎林自补授伊犁将军以来，办理一切事务尚好。奎林处不必参赞大臣协办，明亮著为乌什参赞大臣，总理回部各城事务。庆桂于塔尔巴哈台地方情形熟悉，哈萨克亦皆知晓，惠龄驻扎塔尔巴哈台年久，且伊母年老，著庆桂前往塔尔巴哈台换回惠龄来京。如此一转移间，人地相宜。福康安所办喀什噶尔一切事务完竣即回任所。到任后，庆桂将一切应行交代事件交代完结，即由彼驰驿前往。

（卷1244 13—14页）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辛卯（1786.1.15）

又谕：据福康安等奏多连带领回子、布鲁特等将盗马贼匪追至赫色拉特地方即行赶及，贼匪遂施放鸟枪冲击，经回子迈玛第敏枪毙一贼，布鲁特阿布里克将贼匪之马放枪打倒一匹，多连之子爱勒推即生擒贼匪，伊等俱尽力奋勉，应请旨可否赏给六品顶带蓝翎以示鼓励等语。布鲁特阿布里克、多连之子爱勒推、回子迈玛第敏跟随多连追及贼匪，既用枪毙贼，又复生擒，甚属可嘉。著加恩将布鲁特阿布里克、多连之子爱勒推、回子迈玛第敏各赏给六品顶带蓝翎以示鼓励。

（卷1245 2页）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丙申（1786.1.20）

上幸瀛台，喀尔喀扎萨克多罗郡王桑齐多尔济、土尔扈特台吉悟琅海、杜尔伯特台吉策伯克及年班回部阿奇木伯克穆喇特伯格等入觐。

（卷1245 6页）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庚寅（1786.3.15）

大学士公阿桂等奏：纂办《石峰堡纪略》告成。遵旨将御制《迟速论》录冠卷端，并恭录御制诗汇帙进呈。俟发下交武英殿刊刻，并补写入《四库全书》。报闻。

（卷1249 4页）

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乙酉（1786.7.8）

刑部议覆：署陕甘总督庆桂疏称甘肃逆回滋事，攻扰靖远、伏羌二县及静宁一州，该处出力之军流人犯等今查明拿获内应、击毙多人、列为头等者四十六名，应免罪释放；其搬运木石、巡边守御、列为次等者七十七名，减为杖一百，徒三年，递籍充配。从之。

（卷1256 18页）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辛丑（1786.9.22）

谕：据塔琦等奏拿获行窃回人，交该管伯克审讯，因盗犯抗横不承，责打殒命；请将承审之帕察沙布伯克沙密尔革职等语。回人行窃，经该管伯克审问时仍敢抗横，即责打殒命亦无甚罪。乃塔琦比照内地之例办理外夷案件，殊属拘执，塔琦著传旨申饬，其沙密尔职衔即行开复，并谕新疆大臣一体遵办。

（卷1262 1页）

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丁未（1786.11.27）

又谕：……至李侍尧历任封疆三十余年，才具干练，素能办事。前于云贵总督任内收受银厂陋规及属员银两，是伊志满气盈所致，是以严加治罪，定以重辟。嗣因撒拉尔逆回滋事乏人任使，而李侍尧才具究属可用，复升以陕甘总督之任，令其戴罪自赎。自任事以后，地方诸事尚能整饬。后因逆回田五不法滋扰地方，李侍尧办理乖谬，擒捕迟缓，复获重谴。但伊于军旅本非所长，且经朕屡次严谕督饬之后尚能奋愧，亲历戎行，一同

满兵打仗，尚有汉军旧家风气，究与庸懦畏葸者有间，是以加恩宽释，重加录用，令其署理部旗事务。夏间湖北呈控该地方官侵蚀灾赈一案，派令前往查讯审办，俱属允当。适因湖广总督缺出，即令在彼署理。李侍尧自署督篆以来，将该省积年未结盗案及孝感县抢掠活埋多命、讳匿不办之案查出据实参奏，具见留心整顿，知过认真。且现在各省巡抚内，非资格尚浅，即系才具难胜总督之任者一时乏人，所有湖广总督员缺即著李侍尧补授。李侍尧屡获重愆，今又破格弃瑕录用，此朕不得已用人之苦心。李侍尧当知感愧奋勉，痛改前非，嗣后倍宜洁清自矢，正己率属，于地方诸务实力整饬……

（卷1266 27—28页）

乾隆五十一年十月戊辰（1786.12.18）

又谕：据勒保奏盘获甘肃狄道州生员廖珂一折，内称廖珂在该州开设歇店，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有一过客自称李虔炳，系本京武解元，实名附天保，是驸马侯爷，曾署西安将军，奉旨往甘肃密访回民动静，与廖珂结为弟兄，嘱其送信至京，并云伊母可以入宫奏事，保荐廖珂做官，给与玉扳指一个，为伊母认识之物；仍令廖珂告知南城兵马司富永年，将翎顶、黄马褂送至凉州满城大佛寺相会；已飞咨甘肃督臣将附天保饬属严拿等语。实属大奇。廖珂与附天保甫经会面即结为兄弟，许其保荐，而廖珂即为带信送京，且所供情节荒诞不经，恐有别样情弊。著传谕勒保将廖珂即行派员解京候讯，并附天保所给玉扳指亦著一并送京认证。其附天保一犯，据廖珂供称于二十五日在伊店内起身，声称欲往洮州、岷州等语。该犯虽声称欲往洮岷，或在山西、陕西沿途一带逗留亦未可定。并著传谕永保、勒保、秦承恩各饬所属严密查拿务获，一并解京究讯。除所供南城兵马司富永年及附天保住址已令步军统领衙门访查办理

外，将此由五百里各传谕知之。勒保折著抄寄永保、秦承恩阅看。

（卷1267 22—23页）

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己巳（1786.12.19）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勒保奏盘获甘肃狄道州生员廖珂与附天保结为弟兄、受其愚骗进京送信一折，已有旨谕令勒保将廖珂解京，并传谕永保等将附天保查拿务获，一并解京究讯矣。该犯自称驸马侯爷，曾署西安将军，且其所送书信封面上写东四牌楼二条胡同住址，必系冒充福康安弟兄名姓希图招摇撞骗，实属可恶，务须拿获惩治，毋任潜匿稽诛。该犯既有年貌籍贯，且福康安现在陕甘总督有年，而该犯即前往洮岷一带，岂非自投罗网？其人之愚妄可知，自属易于踪迹。著传谕永保、巴延三、秦承恩一体饬属严密访缉查拿，务期弋获，解京质讯。至该犯在廖珂前捏称奉旨往甘肃密访回民动静，恐其到处招摇滋事，或致摇惑甘省回民之心，于地方甚有关系，并著传谕永保、巴延三于拿获该犯后将附天保所称密访回民动静之处实系该犯假捏，希图哄诱愚民，撞骗财物，并无其事，回民等勿为所惑，将此明晰晓谕各回民，令其安居乐业，毋致稍生疑惧，方为妥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永保等。再，福康安现已起身来京陛见，并著一并传谕知之，仍将曾否获犯缘由迅速覆奏。

（卷1267 23—25页）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甲戌（1786.12.24）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勒保奏盘获廖珂、究出与附天保结为弟兄、受其愚骗进京送信一折，即经降旨令永保等严密缉拿矣。附天保胆敢影射福康安兄弟名色，希图招摇撞骗，甚属可恶，若不上紧严拿就获，致该犯得以到处哄诱愚民，更属不成事体。著传谕永保等各严饬所属实力踊缉，务期迅速就获，

解京审办，毋任要犯久稽显戮。

（卷1268 9页）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庚辰（1786.12.30）

又谕：据山西委员将廖珂一犯解到，令军机大臣审讯，据供于八月二十四日与附天保相遇，结拜兄弟；二十六日，他起身要往洮州、岷州一带；附天保年三十二岁，圆脸无须，穿蓝布羊皮袍，头带草帽，系京城人口音，相貌尚属轩昂等语。附天保既有年貌服色，又系京城人口音，看来自易识别。且该犯既在狄道州哄骗廖珂，自必尚在甘省一带逗留撞骗，受其愚惑者亦必不止廖珂一人。著传谕永保严饬各属并在洮岷一带密速查访，务期缉获，解京究讯。或附天保欲往洮岷之语系哄骗廖珂，该犯仍潜行回京，自必经由陕西一带，并著巴延三等一体饬属严拿，毋任闻信远飏漏网。

（卷1268 15—16页）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庚寅（1787.1.9）

谕军机大臣等：据永保奏查拿附天保一犯，于廖珂家内搜出该犯给存诗稿一纸，并讯据廖珂之弟廖玠供称，廖珂亦曾送给附天保羊皮袍等件，并曾在官堡杨宗振店中住宿；现在飞拿杨宗振到案，并提同廖珂家属详悉追究，务得实在下落，飞速追拿等语。现令军机大臣将廖珂一犯再行严切讯究矣。附天保既曾在官堡住歇，则往还认识者必不止廖珂一人，从此跟踪购线踵缉，无难得其实在下落。著传谕永保即速设法严拿，务期弋获，毋任远飏漏网。至所奏出示晓谕回民一节，遵照前降谕旨，俟拿获附天保审讯明确有无向回民招摇滋事之处，宜颁发与不须颁发再行斟酌办理。

（卷1269 7—8页）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己亥（1787.1.18）

谕军机大臣等：据永保奏审讯冯喇嘛供词一折，内称廖珂当时送附天保至何处分手，约略系何路而去，临别更有何言，请行知到甘以便跟踪踊捕等语。前经军机大臣讯问廖珂，已据供称“于八月二十四日在我饭店内与附天保相遇，结为兄弟；于二十六日，他起身要往洮岷一带，我送至五里之外即行分手”等语。前已降旨谕令该督按照该犯所供，饬属寻踪踊缉，密访严拿，想此时该督尚未接到。本日复令军机大臣提讯廖珂，据供“与附天保自官堡送至五里之外，他说由洮岷至甘凉一带去了，此外并无他说”，严加刑鞫，坚供不移。今该督既称冯喇嘛等与该犯素相识认，令委员带往分投踊捕，自可跟踪寻迹，易于缉获。著传谕永保即严饬所属务于洮岷及甘凉一带上紧侦缉，务期迅速弋获，毋任要犯远飏漏网。

（卷1269 24—25页）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辛亥（1787.1.30）

谕军机大臣等：据永保奏查附天保踪迹，该犯曾于狄道州地方向流犯张享成就医，自称李潜斌，系直隶完县人等语。该犯既籍系直隶完县，在甘肃招摇诓骗为日已久，或该犯闻知甘肃各属查拿紧急，潜回原籍。著传谕刘峨遴委干员即速前往完县，查明该处有无李潜斌其人，及平日居乡有无招摇生事款迹。如该犯业已潜回，即行拿获解京审讯。并此外有无伙同出外诓骗之犯，一并彻底根究。又，据永保奏查有岷州民人杨应强曾被附天保诓骗马匹钱物、令其寄送书信之事，经该州访拿，现在迎提解省审究等语。杨应强被附天保诓骗赴京寄送书信，行至山西访无乔天成下落，知系被骗，即行回家，其人较廖珂尚为明白，若向其严切根究，或可得附天保实在下落。且附天保既在岷州一带诓骗，受其愚哄者必不止杨应强一人，或该犯此时尚在洮岷等处逗留滋事。著传谕永保严饬所属仍于

洮岷一带设法侦缉，以期速获，毋任远颺漏网。

（卷1270 12—13页）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庚申（1787.2.8）

上幸瀛台，赐喀尔喀亲王车登扎布、杜尔伯特台吉鄂迈、土尔扈特台吉桑噶巴拉、哈萨克汗和卓之弟阿哈岱、年班回部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甘肃土司鲁璠、暹罗国使臣丕雅史滑里逊通那突等食。

（卷1271 11—12页）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戊辰（1787.2.16）

御重华宫，赐喀尔喀亲王车登扎布、杜尔伯特台吉鄂迈、土尔扈特台吉桑噶巴拉、哈萨克汗和卓之弟阿哈岱、年班回部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等茶果，赏赉有差。

（卷1271 28页）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辛未（1787.2.19）

上御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年班回部伯克、暹罗国使臣并金川土司等宴。

（卷1272 1—2页）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丁丑（1787.2.25）

上御山高水长大幄次，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年班回部伯克、暹罗国使臣并金川土司等宴。

（卷1272 15页）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癸巳（1787.3.13）

又谕：……至附天保一犯，屡经谕令永保、巴延三等严密访拿，亦未据该督等奏报拿获。附天保有年貌服色可以辨识，且在洮岷一带诈骗招摇，并非难以踪迹之人。此案已逾数月，自当得有消息。或由肃州出口逃往新疆，或混入番回部落，均未可定。该督等务须严饬所属及出口一带地方迅速缉拿务获，毋

任远飏潜匿，幸得漏网。将此各谕令知之，仍将现在各犯有无拿获、如何设法踊缉之处迅速覆奏。

（卷1273 23—24页）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乙未（1787.3.15）

又谕曰：法灵阿于明伯克英罗尔杂等控告鄂斯璃之事并不详细查核，坚执偏见，欲实其事，殊属不晓事体。若留之在彼，竟属无用。著拔去花翎，以五品顶戴自备资斧回京。自乌什参赞大臣移驻喀什噶尔以来，乌什地方事务简少，特成额一人在彼驻扎尽可办理。德勒格楞贵著授为英吉沙尔领队大臣，率同老格办事。德勒格楞贵平素尚属晓事安静，又熟悉蒙古语，到英吉沙尔当将所属回人善为约束，悉心办事，不可似法灵阿如此冒昧。

（卷1273 28页）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辛丑（1787.3.21）

又谕：前经理藩院议准，将回子哈第尔所袭郡王品级贝勒照内地扎萨克例出缺，降至公爵，准其世袭罔替。但伊父霍集斯从前曾经出力报效，且又拿获达瓦齐，颇著劳绩，著施恩将哈第尔现袭郡王品级贝勒准其世袭罔替。嗣后缺出，不必降等袭封。再，额色尹、托克托所袭公爵，降至三等台吉方准世袭罔替。因图尔都并无子嗣，曾将额色尹之孙托克托过继与图尔都为嗣，承袭公爵，其额色尹、图尔都实系回部和卓后裔。伊等从前俱属效力，托克托又系额色尹之孙，伊现在承袭辅国公爵缺出不必削除，准其世袭罔替，以示朕轸恤回部臣仆之至意。

（卷1274 12—13页）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癸亥（1787.6.11）

以浙江绍兴协副将哈攀凤为甘肃河州镇总兵。

（卷1279 19页）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戊戌（1787.7.16）

谕军机大臣等：据留京办事王大臣奏称于五月二十五日微雨即晴等语。京城左近尚在望雨，著交留京办事王大臣等即传集能祈雨之回人呢喔尔布库尔等照例敬谨祈祷。

（卷1282 2页）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壬寅（1787.7.20）

谕军机大臣等：据奎林奏将私行销毁制钱铸造普尔钱之回人密尔喔等定拟具奏一折，已依议行矣。回人等胆敢作此不法，自因获利甚厚。伊犁地方如是，乌什、叶尔羌、阿克苏等处皆设局铸钱，理宜一体悉心查访，务将私毁制钱者严缉究办。喀什噶尔地方曾否开铸？如亦经设局，应令明亮等严查私毁。所有伊犁、乌什、叶尔羌、阿克苏等处现铸钱文及回疆普尔钱，各行取数文遇便呈览。

（卷1282 9页）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戊午（1787.8.5）

谕军机大臣等：据明亮等奏鄂斯璃遣伊属人将私铸普尔钱之为从回匪萨木萨克等四人拿获，审明照例定拟；并行知塔琦将已回叶尔羌回人呼图鲁克苏丕、图尔第苏丕缉拿等语。鄂斯璃急公如此，甚属可嘉，著加恩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一对。所有拿获回匪即照明亮等所拟完结。呼图鲁克苏丕等既回至叶尔羌，著塔琦即将伊等查拿，照例审办。从前鄂斯璃曾拿获私铸回匪呢雅斯，经朕赏给大缎，今又查出此案，叶尔羌亦必有似此藐法私铸者。色提巴尔第务宜留心踹缉，果能饬属严查，朕当照鄂斯璃一例加恩，但不可滥及无辜也。

（卷1283 10—11页）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丁酉（1787.9.13）

又谕曰：川省屯练降番素称趫捷，前经调往甘省剿捕逆回甚为得力。著保宁即于屯练降番内挑选二千名，并拣派曾经行阵、奋勇出力之将领张芝元等分起带领从川江顺流而下，由湖北、江南、浙江一路前赴闽省。所有沿途应用船只及一切应付事宜，并著舒常、李世杰、琅玕等预为筹备，免致临时迟误。

（卷1286 3页）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戊戌（1787.9.14）

又谕：据塔琦等奏称燕起纠合布鲁特数百人，到色呼库勒地方抢去牲畜人口无数，由喀喇乌苏逃走；一面派侍卫官兵追捕，一面行知明亮截拿等语。逃犯燕起在外穷迫，胆敢纠合布鲁特多人抢掳色呼库勒部落，实属可恶。著派老格即带索伦兵并勇健布鲁特回人追拿务获，塔琦、明亮仍晓谕各处卡座小心防范。如敢再来抢掳，务必竭力截拿，痛加剿杀。

（卷1286 7页）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乙亥（1787.12.20）

停回人春季采玉。谕：向例每年叶尔羌、和阗春秋二季采玉输纳，该处回人按季跟随大臣无甚闲暇，俱各奋勉，即应酌量施恩以纾其力。而此时节次采运之玉亦足充用。嗣后每年春季停止采纳，惟秋季仍令采玉解运，自明年起即著为令，以示朕惠爱回人之意。

（卷1292 28页）

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甲寅（1788.1.28）

谕军机大臣等：向来年班回子伯克入觐，俱系十二月二十日到京，二十一日同外藩一体瞻觐。本年回子伯克等至今未到，已节次差员迎探，据报本日丑刻尚未行抵良乡等语。此等

回子伯克年例入觐，新经议令地方官派员妥为照料，该督岂未闻知？其过保定时，计算日期若系迟延，该督自当一面查参具奏，一面令其加紧趱行，乃竟未据奏报，殊属漫不经心。著传谕该督严查，或因原派照料之官员沿途行走迟滞，抑系直隶派出官员未能照料妥速、夫马不齐以致迟误之处，著该督据实查参，毋得稍存回护。

（卷1295 16—17页）

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乙卯（1788.1.29）

又谕：此次年班朝觐之回子伯克到京迟延，现在询之带领回子伯克之副将恒通、参将祥保，据称行至潼关地方值河冰冻结，绕道四日，改由孟津渡河由河南一路行走；又不知回子伯克等应于十二月二十日到齐、二十一日带领瞻觐，以致迟缓；前在潼关时，曾将改道孟津缘由禀报勒保、巴延三等语。此次年班回子伯克等在潼关地方值河冰冻阻，绕道行走，既经该副将等禀报勒保、巴延三，何以该督抚俱未具奏？即该副将等不知年例回子伯克等应于十二月二十日到齐，岂该督等亦未之知，并不饬令上紧趱行？勒保、巴延三何以漫不经心若此？除交部察议外，著传谕勒保、巴延三即将该副将等是否曾经报明及该督等因何不行具奏、饬令趱行之处据实回奏。

（卷1295 20—21页）

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壬戌（1788.2.5）

上御重华宫，赐杜尔伯特和硕亲王车凌乌巴什浩齐特、多罗郡王敏珠尔多尔济、喀尔喀多罗贝勒齐默特多尔济、土尔扈特固山贝子沙喇扣肯、青海扎萨克台吉吹忠扎布、厄鲁特台吉瑚勒哈齐、年班回部阿奇木伯克多罗善并革布什咱安抚司诺尔布湛都尔等茶果，赏赉有差。

（卷1295 48页）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丁卯（1788.2.10）

又谕：阿奇木伯克贝子鄂斯璘感恩奋勉，宣力多年，方资倚任。今来京陛见甫经数日，闻其卧病，即命御前侍卫带同御医前往诊视。今闻溘逝，朕心深为悯恻，著派丰绅济伦前往奠醊，仍加恩赏银五百两以资办理丧事。又谕曰：吐鲁番郡王伊斯堪达尔前入觐时，朕观其材具尚堪造就。今散秩大臣鄂斯璘病故，所遗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之缺即著伊斯堪达尔补授，前往喀什噶尔随同明亮、博兴办理事务。伊斯堪达尔之兄色普拉、弟丕尔敦等俱现在吐鲁番，著色普拉办理游牧事务，吐鲁番大臣更当善为照料。伊斯堪达尔著赏银一百两以为迁徙家口之需，即于吐鲁番官银内拨给。伊斯堪达尔虽系郡王，在乾清门行走，但初赴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任，明亮、博兴诸事务须指示，令照鄂斯璘任内事宜办理。

（卷1296 5—6页）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己巳（1788.2.12）

又谕曰：哈密、吐鲁番二部皆国家世仆，其余各城回人虽经朕平定新疆时归降，但效力几三十年，奋勉急公，是以分别施恩，赏给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封爵。乾隆四十八年，曾令理藩院查明伊等封爵，或定为世袭罔替，或定为出缺后降等承袭。虽系照例办理，但伊等来归年久，共感朕恩，各勤职业，如哈密郡王品级贝勒额尔德锡尔之始祖额贝都拉归诚以来已历数世，额尔德锡尔之祖玉素布在军营勤劳懋著，贝子鄂斯璘之父鄂对在军营奋勉，封授贝勒品级，后因罪削爵，旋以鄂斯璘抒诚效力复封贝子，色提巴尔第先在军营奋勉，又在阿奇木伯克任内数年，留心办事，公伊巴喇伊木、一等台吉鄂罗木咱卜、二等台吉巴巴、阿布勒、丕尔敦、三等台吉阿卜都呢咱尔、帕尔萨等所得封爵，或因军前效力封

授，或因伊祖父功绩赏给，若照原议于出缺后降等承袭，日久递降，殊非朕抚恤回众之意。著加恩将额尔德锡尔、色提巴尔第、鄂斯璃、伊巴喇伊木、鄂罗木咱卜、巴巴、阿布勒、丕尔敦、阿卜都尼咱尔、帕尔萨等十人现袭之王、贝子、公、台吉等封爵出缺时不必降等，俱著世袭罔替，以示朕优恤回部世仆之至意。又谕：前次瞻觐来京之库车四品伊什罕伯克阿克伯克在途病故，所遗员缺例将本处应升之伯克等拣选奏补，此次著明亮、阳春保等暂停拣补，俟鄂斯璃之子迈哈默特鄂三到库车时即将伊补放，令其随同该处大臣等学习事务。

（卷1296 9—10页）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戊寅（1788.2.21）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召科尔沁和硕亲王恭格喇布坦、旺扎勒多尔济、多罗郡王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郡王喇什噶勒当、巴林亲王品级多罗郡王巴图、固山贝子和硕额驸德勒克、喀喇沁多罗郡王满珠巴咱尔、土默特多罗贝勒索诺木巴勒珠尔、敖汉多罗郡王齐默特鲁瓦、固山贝子桑济扎勒、杜尔伯特和硕亲王车凌乌巴什、奈曼多罗郡王拉旺喇布坦、苏尼特多罗郡王车凌袞布、喀尔喀多罗郡王三丕勒多尔济、翁牛特多罗贝勒济克济扎布、乌珠穆沁多罗贝勒旺楚克、阿巴哈纳尔固山贝子达克丹朋素克、土尔扈特固山贝子锡喇扣肯、玉陇哈什四品阿奇木伯克多罗善、赛哩木四品伊沙噶伯克贝克济、阿克苏五品噶匪纳齐伯克尼咱尔默特、革布什咱安抚司诺尔布湛都尔、巴塘宣抚司吹忠扎布、穆垒安抚司桑结扎布、鄂克什安抚司丹怎嘉木错、土舍推满塔尔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296 31—33页）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癸丑（1788.3.27）

又谕曰：托克托著革退乾清门侍卫，止留公爵，随同闲散

回子王公等当差。

（卷1299　6页）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壬寅（1788.5.15）

又谕：据尚安奏发遣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等处给满洲兵丁为奴之厄鲁特、土尔扈特、布鲁特回子等犯，请改发烟瘴地方等语。所奏尚是。乌鲁木齐等处即系蒙古地方，去伊犁回子各城及土尔扈特游牧处均不甚远。厄鲁特、土尔扈特、布鲁特回子等犯罪，若发往该处满兵为奴，不特易于逃逸，亦且无以示儆。著照所请，解交陕甘总督拟定地方，改发烟瘴。嗣后均照此办理。

（卷1302　20页）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壬辰（1788.7.16）

又谕：据毕沅奏先后拿获彰德邪教案内人犯五十余名，现在严行审讯，并分咨直、东二省查拿等语。此案周明等犯学习邪教，转相传授，虽据供认单县刘洪分支，与段文经教名相同，支派各别，实未与段文经认识，但该犯等俱系传习八卦教，虽震离名目不同，而其所传之教则一，况又同为山东刘洪教内遗孽，段文经、刘勤至今未获，必系在伊等党羽家内藏匿，希图窜迹稽诛。毕沅务将拿获各犯隔别研讯，反复开导，切实根究，并密委干员赴各犯家内严搜细访，务得段文经实在下落，飞速查拿，使要犯不至日久漏网，方为妥善。再，案内讯出传教首犯自应从严究拟、奏明办理外，其余各犯凡既经入教者，即不可留于内地。此等案犯竟当分发回城如乌什、叶尔羌、阿克苏等处回子为奴。回子另是一教，使该犯等到彼不致再行煽惑。此亦除净根株之一法。

（卷130　34—35页）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己酉（1788.7.21）

谕军机大臣等：据明兴奏访获学习震卦教之壶关县民郭俊、郭信等，随派员密赴各犯家内搜查，并无经卷不法字迹；讯据该犯等供称，系从河南人裴锡富传习等语。山西与河南境壤毗连，此等邪教自由豫省传习而至。细阅各该犯所习等歌诀，尚无违碍不法字样。大约其始皆以教人行好、消灾求福为词，希图赚骗钱文，而愚民无知，遂被其诓惑。但传之日久，人数渐多，即不能无藉端滋事之处，自当随时查办以净根株。虽核其情节尚非罪在不赦，然亦不可复留于内地。前因毕沅奏拿获震卦教犯裴锡富、韩大儒等八十余名，谕令于审明后，凡入其教者皆应分发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给回城回子为奴，交驻扎各大臣严行管束。回子另是一教，自无虞该犯等到彼煽惑。而内地多去一习教之人，即邪教又少一人。且使民人等知入其教者即当给回子为奴，必群知畏惧，不敢复行传习，亦默化潜移之一法。所有现获之郭俊等即著照此办理。仍著该抚转饬所属实力访查，认真妥办，以绝余孽。但不得纵令胥役人等藉端扰累。

（卷1307　7—9页）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乙卯（1788.7.27）

敕谕霍罕伯克那尔巴图曰：近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称，前尔所属布鲁特等抢掠喀尔提金部落牲畜内查出驼八十只、羊一千只，如数交出等语。那尔巴图办理诚妥，甚属可嘉。今特加恩赐尔织金蟒缎一端、大缎二端、漳绒一端、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赍到尔其祇领。再，萨木萨克现在霍占伯克呼达雅尔处栖止，屡抢商人，是伊罪恶满盈，自速其祸。尔欲兴兵往擒，如能获献，朕当加恩。况自尔祖额尔德尼伯克以来，世受朕恩，极为恭顺，尔当倍加奋勉，以承渥眷。

（卷1307　31—32页）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癸未（1788.8.24）

又谕：据保宁等奏敦福年已七十，兼又抱病，所办回子事务恐致废弛。查有原任副都统果星阿，自到伊犁，交办事务颇能奋勉，请将回子事务交果星阿管理。著照所请行，并令敦福自备资斧回京。

（卷1309 31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壬寅（1788.11.11）

谕军机大臣曰：勒保奏此次年班伯克并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入觐来京，派委总兵、副将沿途照料等语。年班伯克等来京入觐，沿途护送人员最易滋生弊窦，前次该处护送来京之侍卫曾有夹带私玉之事。侍卫等官既可不顾颜面，总兵、副将岂尽可信其无弊？惟视其人之自爱与否，并在该督查察严明，自可共知畏惧。著传谕勒保严饬该总兵、副将加意小心，勿蹈前辙。即跟役人等尤易滋弊，更当严密防范。至该伯克跟随回众入关时亦保无夹带私玉等事，并著该署督一体饬属密为留心查察，毋致滋扰，方为妥善。

（卷1314 4页）

又谕：前因孙士毅奏安南阮惠情形似毋需多兵剿捕，是以谕令许世亨带兵三千名前往以壮声势。……其进剿一事，著派乌大经带兵三千名出关前进，并鼓励土目人等齐心剿贼。若能长驱直入，与孙士毅一路会合，固属甚善；倘道路辽远不能会合，亦足为犄角牵掣之势，使首尾不暇相顾，成擒较易。乌大经当檄谕阮惠等，以孙总督现统大兵进剿，务在擒渠，一经拿获，万无生理。若能投至本提督军前束身归命，尚可代为奏请，贷其一线。孙士毅此时惟当专意进讨，倍加严励，使阮惠等势穷力蹙，别无生路可寻，庶接得乌大经檄谕自必遵照来

归，更属易于办理。

（卷1314 45—47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丁未（1788.11.16）

谕：前据孙士毅奏安南国因土酋阮岳等构乱，该国王黎维禨将旧传印信遗失。嗣因黎维禨病故，嗣孙黎维祁避居在外未有确信，是以尚未册封补给。现据查奏黎维祁在该国良才县地方招集义兵，以图恢复，并有旨令孙士毅由广西一路亲统大兵直抵黎城，乌大经带领弁兵由云南蒙自一路进剿夹攻。官兵一到，自当将阮惠党羽克日擒获。安南臣事本朝最为恭顺，将来事定后即当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所有该国补给印信及册封敕文，著该衙门预行撰拟铸造，俟孙士毅等奏报捷音到日即行发往。其该国旧印即使将来寻获，但业因内讧遗失，即属该国不祥之物，应令送部查销。

（卷1315 7—3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癸酉（1788.12.12）

又谕：军行后路防堵最关紧要。既据富纲奏请带兵五千名方足敷用，即著照所请准其带兵五千出关。至奏恳与乌大经一同带兵出关，此则不可。富纲之意，自因伊与孙士毅同系总督，而富纲又属满洲，见孙士毅既带兵出关，是以有此一奏。不知富纲才具，若果能承办此事，料理妥协，则伊系满洲总督，朕早将此事交与专办。皆缘富纲平日办事才具见知于朕者，不能如孙士毅，是以剿捕安南事宜专交孙士毅督办。况行军之道，事权贵有专属。乌大经以提督带兵，可以受孙士毅调度节制。若富纲前往，则同属总督，未便受孙士毅之节制。而事权不能归一，必致彼此观望，各不相下，于军务大有关系。此事朕惟专交孙士毅一手经理，功成必优加恩赏。若办理不妥，亦惟孙士毅是问。富纲但当遵照前旨在边防一带弹压稽查，办送

粮运，一得该国信息随时具奏。所有调到兵丁五千名，著交乌大经带领出关前进，并受孙士毅调度节制。至剿办安南，自以广西一路为正兵，其云南一路为偏师，不过犄角牵掣之势。乌大经出关后，果能督率土目人等收复安南宣光、兴化等处，与广西之兵会合一路，固属甚善；否则，只须遥为声援以分贼势，亦不必为深入之举，惟听孙士毅知会以作进止。本日据孙永清奏，孙士毅于十月二十八日带兵出关，天气晴明，队伍整肃，自属成功佳兆，惟伫盼捷音速至。

（卷1316 27—29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壬午（1788.12.21）

又谕：前令乌大经带兵五千名由马白一路出口，与孙士毅遥为声援，以分贼势，不必为深入之举，惟听孙士毅知会以作进止。兹据孙士毅奏黎维禋禀内有阮惠留家臣在黎城帮同镇抚之语，恐阮惠已从富春潜赴黎城抗拒亦未可定；应与滇省官兵两路夹攻，可期弋获等语。孙士毅现已带领大兵分路追剿，此时乌大经自应带滇省官兵迅速由宣光一带进攻，与粤兵两路夹击，使贼人首尾不能相顾，方为妥善。著传谕乌大经即奋勇督率兵丁及土目人等收复宣光、兴化等处，与孙士毅会合，以期迅速蒇事。至乌大经既已带兵深入，道里遥远，所有接济粮饷、递送文报及弹压边关一带事宜，并著富纲遵照前旨妥协办理。

（卷1317 16—17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乙酉（1788.12.24）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富纲恳请与乌大经带兵出关，业经降旨令在边关一带弹压稽查，毋庸亲身前往，此旨想富纲尚未接到，是以复有此奏。朕思行军之道，事权贵有专属。今既将剿捕安南贼匪一事专交孙士毅经理，若又令富纲带兵出关，则同系总督，职分相等，非若乌大经以提督带兵应受孙士毅节制调

度者可比。设彼此各不相下，于军务大有关系。富纲此时断不宜前去，于何处接奉此旨，即回至接近地方照应一切。现在军营所需口粮，业经该督拨米二万四千石分设站夫运送，已敷三月之用。但由马白至宣光一路道途遥远，必需源源接济以资军食，此系富纲应亲自督办之事，若稍有迟误缺乏，惟该督是问。至富纲既屡次恳请带兵前往，恐谭尚忠闻知又欲前赴开化督办粮饷，则省会重地最关紧要，督抚俱经远出，地方要务转致无人料理，轻重更属失宜。著传谕谭尚忠，不可因富纲有自请出关之奏遽尔轻离省会，致有贻误。并著传谕乌大经奋勇督率官兵及土目人等将贼匪屯聚之处痛加剿杀，廓清道路，使大兵长驱径进，仍以慎防后路为要，与孙士毅会合夹攻，以期一举蕆事。

（卷1317 23—24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庚寅（1788.12.29）

又谕：据塔琦奏和阗领队大臣锦格报称格绷额巡察六城，收受回子伯克羊马绸缎，又令众伯克办交元宝，取用阿布都喇瑞银两绸缎，货买海龙皮张，臣现往和阗察查等语。实堪骇异。驻扎回城大员理应洁己奉公，今格绷额种种向伯克等婪索银物，甚属无耻。若果如此，自应重治其罪。今锦格揭报甚是，塔琦即赴和阗亦好。此事业经败露，著交塔琦务须秉公究讯，如若得实，即行从重治罪，作速奏闻。

（卷1318 4—5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戊戌（1789.1.6）

谕军机大臣等：据达福奏格绷额到和阗后，有笔帖式代伊向阿奇木伯克迈玛第敏索借普尔钱文，经锦格询出，格绷额佯为不知，仅将钱文退还，并未究办；臣即告知塔琦，塔琦往巡和阗，锦格亦曾面告，亦未究办；请将此事交明亮查办等语。

此事大奇。前据塔琦奏到格绷额婪索伯克等银物一案，朕即降旨交塔琦审明定拟具奏矣。今览达福所奏，是格绷额所为塔琦早有所闻，竟尔置之不办，若至和阗又复瞻徇，不肯彻底根究，亦未可定。明亮现办萨木萨克之事，不便前往，著交福崧速赴和阗，将格绷额所为务须彻底根究，秉公定议具奏。此时塔琦若能逐一究明，据实办理，即行寄知福崧令其回任。但达福人本糊涂无能，今览其所参，尚不至于荒唐。著将原折及朕所降谕旨抄寄福崧阅看，令其认真查办，不可稍有偏袒，审明后亦著迅速具奏。

（卷1318 27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辛丑（1789.1.9）

谕：据塔琦等奏称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子职衔色提巴尔第病故等语。色提巴尔第感激朕恩，一切奋勉，昨据塔琦等奏伊患病，朕即赏药调理，冀其速痊。兹闻溘逝，深为悼惜。著加恩赏银五百两料理丧事。所赏银两即在该处库项内动拨给与。所出贝子职衔公爵，即著伊长子迈默特阿布都拉承袭。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员缺紧要，著伊斯堪达尔调补。其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员缺，著迈默特阿布都拉补授。

（卷1318 35页）

谕军机大臣等：安南内讧一事，阮惠等攻破黎城，其地方全为所占，黎维祁已无寸土，眷属颠沛流离，叩关吁救，天朝将伊母妻收留安顿。孙士毅亲率大兵出关致讨，屡次克捷，未及一月即将黎城收复，仍立黎维祁为国王，于字小存亡之道实为尽善尽美，超越千古，即此已足藏事撤兵。是以孙士毅奏到时，即明降谕旨将伊晋封公爵，并赏给红宝石帽顶以示酬庸。但前据该督奏称俟筹办台站事宜就绪，即领兵前赴广南进捣贼巢等语。计该督拜折距今又已两旬，想此时早已带兵前进。若

事机大顺，竟能迅捣贼巢，将阮惠等速行擒获，该督自不肯因有此旨于功届垂成之际转滋疏纵，致贻后患。若此旨到时阮惠已经避匿海洋，或窜入他国，自不值将天朝兵力久驻炎荒，为之搜缉逋逃，耽延时日，孙士毅即应遵照前旨妥为安顿，传谕该国王振作自强，并派该国有能为可恃之人督率土兵等实力防守，以御外侮，孙士毅即可撤兵回粤。倘黎维祁不能自立，仍复委靡废弛，过三五年后又生外患，则是该国王自贻伊戚，断无屡烦天朝兵力再为恢复之理。至孙士毅酌定撤兵时，应预行飞咨乌大经，以便滇粤两路同时并撤，勿致彼此参差，粤省撤兵而滇省尚复深入，此为最要。其未经撤兵之先，乌大经一路不妨遵照前旨设法离间，檄谕招致……

（卷1318　35—36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癸卯（1789.1.11）

谕军机大臣等：前屡经降旨谕知富纲不必亲往，止须令乌大经带兵前进，遥为孙士毅声援。昨据孙士毅奏粤西一路官兵屡次克捷，于十一月十一日收复黎城，敕封黎维祁为国王，是此事大局已定。昨又有旨谕知孙士毅，如贼匪远飏，即应照会乌大经以便同时撤兵。富纲等自因未接屡降谕旨，又未得收复黎城信息，故有此奏。现在大功指日告竣，富纲岂可复存贪功之见冒险前进？且云南一路兵数本属无多，道路又复险远，万一孤军深入，贼人绕至后路侵轶滋扰，不但富纲、乌大经俱系大员关系甚重，即微末员弁亦不宜稍有疏失。若富纲贪功涉险，或致损伤威重，则非惟无功而转有罪矣。著传谕乌大经于途次务加小心防范，并探听孙士毅信息以为进止，断不可稍涉冒昧。富纲如已回至都竜则已，如尚未转回，不拘何处接奉此旨即行停止前进，拣择宽敞扼要处所带兵屯驻，为乌

大经声援，并稽查粮台后路以防贼人抄截。

（卷1319 1—2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丙午（1789.1.14）

谕军机大臣等：朕前此即虑攻复黎城后阮惠等畏罪远飏，不值以天朝兵力久驻炎荒为属国搜缉逋逃，耽延时日，屡经降旨谕知孙士毅临期酌量办理。孙士毅拜发此折时，自尚未接奉前旨。今据该督奏黎城距广南贼巢尚有二千余里，而黎维祁又属无能，于造船雇夫之事坚覆不能赶办，孙士毅续调之兵以及粮饷等项尚未出关，俟兵饷齐集再由黎城起程进剿，已届春雨时行之际，安南地方向多瘴疠，倘内地官兵不服水土致生疾病，尤为不值。此次安南内讧，阮惠等攻破黎城，黎维祁已无寸土，眷属颠沛流离，叩关吁救，天朝将伊母妻等妥为安顿。孙士毅亲率大兵出关，屡次克捷，未及一月即收复黎城，敕封黎维祁为国王，并送回眷属，于字小存亡之体已为尽善尽美。不特书之史册足以超越千古，即外藩属国闻之亦当同深感畏。是以孙士毅奏到时，即明降谕旨将伊晋封公爵，并赏戴红宝石帽顶以示酬庸。明岁新正重华宫联句，即以戡定安南命题。原因此事办理至斯，已足撤兵定局。若此时必欲穷追深入，而贼巢险远，万一稍有阻滞，一时不能迅速擒渠，转致欲罢不能。办理大事之人必须通盘筹画，计出万全，不可知进而不知退，孙士毅当遵前旨酌量情形，或略进兵巡其边界，代黎维祁划定疆域，设立卡汛，妥为安顿，谕令该国王振作自强，并派该国有能为可恃之人率领土兵人等严密防守，以御外侮。孙士毅即趁巡查边界之便撤兵回粤，不可遽由黎城撤回，致贼知我虚实。其滇省一路，仍一面知照富纲、乌大经，以便同时并撤。至现在孙士毅固不必统兵深入，但据奏该国从贼地方接到檄文多已纷纷投出，而阮岳、阮惠弟兄又不相能，若孙士毅竟驻扎黎城不为

进取之势，恐贼匪窥探官兵不复进讨，未免观望迁延。朕意目下孙士毅宜略为前进，乌大经亦带兵赴广南一路，遥为粤西声援，仍探听孙士毅信息以为进止。再，孙士毅所奏“详询该国臣民，俱称阮岳甚恨伊弟阮惠，与大兵节次打仗均系阮惠所为”等语，此语系得自黎维祁，抑系得自该国臣民等，并著孙士毅遇便覆奏。

（卷1319 6—9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戊申（1789.1.16）

土尔扈特郡王车凌德勒克、和阗所属玉陇哈什四品阿奇木伯克莫罗穆鸳斯、朝鲜国正使李在协、副使鱼锡定、暹罗国正使帕史滑里逊通亚排那赤突、副使啷喎汶悉呢 嚄喔无突、台湾屋鳌总社番头目华笃哇哨、阿里山总社番头目阿吧哩、大武垅总社番头目乐吧红、傀儡山总社番头目加六赛等于西华门外瞻觐。命随至瀛台赐食。

（卷1319 11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己酉（1789.1.17）

谕：安南内讧一事，阮惠等攻破黎城，其地方全为所占，黎维祁已无寸土，眷属颠沛流离，叩关吁救。经巡抚孙永清奏闻，朕以安南臣服本朝百有余年，最为恭顺，特谕令将伊母妻妥为安顿，优加饩廪衣履，勿稍失所，并命总督孙士毅星赴广西，就近筹办。节据该督奏檄谕该国各镇目、厂民等去逆效顺，齐心剿贼，已纷纷来投，该督复力肩重任，自请带兵前往。朕以所见甚正，允从所请，并令滇省亦进兵会剿。孙士毅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会同提督许世亨统率大军出关致讨，阮匪令贼目等在寿昌市球富良等江岸安设贼屯，希图拦阻，经官兵奋勇剿杀，屡次克捷，将已降复叛之贼目陈名炳等生擒正法，于江之僻处设立暗渡，使贼惊官兵从天而降，闻风胆落。与朕谕旨指

示之处适相符合，办理深得机宜。是以官兵出关未及一月，即能将黎城收复，仍立黎维祁为国王，另给敕印，并将该眷属等护送回国，于字小存亡之体已为尽善尽美。即此原已可蔵事撤兵，因于孙士毅奏到时，即明降谕旨将伊晋封公爵，赏给红宝石帽顶以示酬庸。现在阮惠等逃往广南藏匿，据孙士毅奏黎城距广南约有二千余里，俟筹办台站事宜就绪，即领兵前往进捣贼巢等语。朕思此事黎维祁被阮匪攻逐，国祚几绝，经天朝为之恢复，恩逾再造。今黎维祁业已重邀封立，举家完聚，阮惠等虽潜窜未获，究为属国之逋逃，且阮匪现逃之所系在占城故地，原非安南境土，是该国地方亦经全行收复，自无烦天朝兵力久驻炎荒为之搜缉叛臣、防护外侮之理。昨据孙永清奏自黎城至广南应设台站七十余处，约用夫十万余名等语。但思该国地方僻小，又多瘴疠，一交春令，阴雨潮湿，不特内地兵夫易染疾病，且雇夫至十万余名之多，又加以官兵不下二万，虽粮饷一切皆由内地办运，并不丝毫取给该国，孙士毅复能严束弁兵，毋许滋扰，第究恐兵夫人众，查察难周，若在彼久稽，夷民等难免心生疑骇，转非体恤新造小邦之道。我国家幅员广阔，亘古未有，朕临御五十余年，平定伊犁、回部、两金川等处，拓地不下二万余里，武功赫奕，计区区广南贼巢，岂能负固抗拒？然此事办理之始，原为安南臣服已久，猝被土酋占夺，不得不加征讨，为之继灭存亡，初非利其境土，亦并无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见，今安南大局已定，阮惠等罪畏远飏不过苟延残喘，又何必深入穷追，耽延时日？致大兵在彼久驻，于该国反多有未便，自应作速撤回，以示体恤。孙士毅接奉此旨时，若未经起程前赴广南，即著妥为安顿，撤兵回粤；如已起程，即代为巡设边防，令其严安汛卡，顺道撤回。其云南一路，亦著孙士毅咨会富纲、乌大经同时并撤。所有朕此次办理安南兴灭

继绝及轸念夷民一视同仁至意，著通谕中外知之。

（卷1319 14—17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塔琦奏接奉明亮寄到达福参奏格绷额借用迈玛第敏普尔钱文一案，从前伊未行参奏等语。格绷额身为领队大臣，向所属伯克借用钱文，甚属卑鄙。塔琦既向锦格询出，自应查办。乃塔琦惟恐迈玛第敏妄生疑惧，又恐长回众揭告之风，并未查究，竟不成话。从前新疆领队大臣内有卑鄙见小、经将军参赞等密奏撤回者，特因并无实据，若谆谆向所属回众、厄鲁特等辗转询问，恐长伊等诬告之习，非欲息其婪索实事也。塔琦业将格绷额借用迈玛第敏钱文一案询明，并未参奏，显系回护，尚欲向朕前巧辩耶？著严行申饬。此案朕已派福崧前往审办，此时谅已到彼。塔琦若将此案审讯明确，尚可稍从末减；倘仍不肯据实讯究，有意瞻徇，经福崧查出，恐不能任其咎也。将此传谕福崧知之。

（卷1319 17—18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庚戌（1789.1.18）

上御抚辰殿大幄次，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土尔扈特郡王、回部伯克、朝鲜国、暹罗国使臣、台湾生番等宴。

（卷1319 18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乙卯（1789.1.23）

谕军机大臣曰：阮惠既经远窜，安南境土除大兵攻克之处北、太原、宣光、兴化外，其余如海阳、山南、山西、安广各道俱经传檄收复，区区广南一隅，岂能始终负固？况我国家德威远布，无攻不克，若以大兵直捣贼巢，厥无难歼擒首恶。但现在贼人所据之处本系占城故地，其黎氏境土业经收复，已足完局，且现在敌粮既无可因，设台运送，计用夫十五六万

名，较之官兵转多数倍，征调纷繁，尤非政体。朕思黎氏立国已久，气运渐衰，近年以来构乱频仍，黎维祁怯懦无能，而其左右又无可倚恃之人，看此情形，或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意。设将来黎氏又有播越内投之事，亦不过将伊等妥为安顿，如从前黄公璥故事，又断不必又如此次发兵致讨，再为收复。是进剿广南一事，此时断不值办，竟当遵照近日所降谕旨凯旋为是。亦不必在彼留驻经月，徒稽时日。再，据孙士毅奏阮惠万一闻云南大兵又进，或思投至乌大经军前乞降等语。看来未必。此时阮惠如果已向乌大经处投到乞降，固属甚善。或此旨到时尚无投出消息，孙士毅亦不必等候，即趁势作为巡卡安防，将兵撤回，并知会富纲、乌大经将滇省官兵同时并撤。所有续调之广东兵三千名已据孙士毅飞咨停止。其粤西添雇人夫亦著即速停其雇备，以省烦费。

（卷1319 30—31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丙辰（1789.1.24）

上御重华宫，赐土尔扈特郡王、回部伯克、台湾生番等宴，并赏赉有差。

（卷1319 32页）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丁巳（1789.1.25）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回子辅国公额色尹、托克托、伊巴喇伊本……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319 33—36页）

陕甘总督勒保奏：甘省回民自乾隆四十六、九两年大加惩创之后，倍加慑服。复经各属设立回民义学，延师督课。臣于查阅各提镇营伍时，经过回民众多之处，俱各安静良法，并饬乡约塾师实力稽查化导，莫不感激愧惧。得旨：以实为之，弗

久而懈也。在不动声色徐徐化导，回岂非民乎？

（卷1319 37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辛酉（1789.1.29）

又谕：据福崧奏接准保宁等行令悉心稽查大黄一事，查出阿克苏地方原存并新到安集延回子喇哈默特等九人所贩之大黄七千零八十斤，商民马成孝等五人所贩之大黄八百七十余斤，将安集延回子之大黄二十分内给回一分，其余入官等语。大黄乃俄罗斯必需要物，恰克图地方禁止贸易以后，伊犁、喀什噶尔等处新疆地方与布鲁特、安集延地方接壤，由彼处即可通俄罗斯，如不行禁止，势必由彼处贩与俄罗斯，前已敕谕新疆地方将大黄严行禁止矣。昨据明亮等查出大黄一千余斤，今福崧查出大黄七千余斤，此皆奸商希图重利，特从内地贩出，售与安集延回子，转售俄罗斯等地方。若不谕令严行禁止，则俄罗斯等仍旧可得大黄，与不禁止恰克图贸易何异？此等安集延回子商民均系犯禁，所有现在查出之大黄，著不必计算安集延回子商民给回分数，俱行入官。若仍在彼存贮，倘有稽查不周，必致私售别处，著俱令顺便陆续解至内地。将安集延回子等令福崧斟酌治罪，逐回内地，以示炯戒外，其商民俱解至勒保处严加治罪。从前喀什噶尔地方查出商民，著交与尚安，亦行解送勒保处一并治罪。此项大黄药物皆从内地贩去者，而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乌鲁本齐等处均未经查出，皆属疏忽，自应议处。明亮等既首先检出，著加恩宽免。其余经过地方失察之各城大臣等，俱著交部议处。福崧系获罪之人，经朕施恩令伊前往阿克苏办事，因何亦虑不及此？著严行申饬，仍一并交部议处。

（卷1320 7—9页）

两广总督孙士毅奏：安南国王黎维祁感激皇上再造鸿恩，

情愿亲身叩谢。臣以该国初定，黎维祁未便即行，令于五十五年春间叩祝万寿，先令其子弟来京瞻觐。又，土目黄文桐现已一心归顺，臣专弁持札前赴宣光一路与乌大经商酌办理。谕军机大臣等：前经有旨以安南新造，只须令其亲子弟来京谢恩，俟朕八旬万寿届期，再令黎维祁亲来瞻觐。今孙士毅所奏与朕相同，所办甚好。至富纲等前奏已称黄文桐业将宣光等处收复，听候该国王派员前往接管，孙士毅自不必复生疑虑。况现已奏凯班师，更可毋庸计较。著传谕孙士毅即遵照节次所降谕旨振旅撤回，并一面知会乌大经将所带官兵同时并撤，毋致稽延时日。

（卷1320 9—10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壬戌（1789.1.31）

上御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附、台吉、回部郡王伯克、朝鲜、暹罗国使臣、台湾生番等宴。

（卷1320 11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己巳（1789.2.6）

谕军机大臣等：据富纲覆奏现在安边筹办接济粮运事宜，俟办有就绪，遵即回至都竜及沿边一带驻扎，遥为乌大经声援等语。粤西派赴安南剿贼大兵，业经屡降谕旨令孙士毅作速撤回。其滇省兵丁撤回时，并著孙士毅酌量，或由粤西行走，或仍由宣光原路回滇。本日据乌大经奏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行抵宣光，料理一二日即起程前赴黎城等语。计目下该提督早与孙士毅相见，其如何议撤之处自已熟商妥协，即日撤兵，是滇省官兵毋庸更赴广南会剿，都竜一带亦无须驻兵声援。此时富纲在边境既无应办之事，著传谕该督即可回至内地办理地方事件，不必在都竜久驻也。将此由五百里传谕知之。

（卷1320 14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丁丑（1789.2.14）

谕军机大臣等：大兵进剿安南屡次克捷，已将黎城收复，敕封黎维祁为国王。乌大经所带滇省官兵亦由宣光一带前赴黎城与孙士毅会合。安南境土全行收复，于天朝字小存亡之体已极完善，即可撤兵藏事，屡经降旨谕知孙士毅令其酌量情形迅速撤回。兹阅乌大经折内有孙士毅尚须移营前进、察看情形之语，或因乌大经处设法招致阮惠等，孙士毅故作欲进之势，冀其震慑兵威，自行投出。但自黎城以南道路险远，粮运维艰，所有派拨内地粮石及续调官兵业经孙士毅奏明停止，近日该督所奏之折亦未筹及粮运，今若移营前进待阮惠等投出，未免稽迟时日，所需粮石又恐难资接济。著传谕孙士毅即当计算现存粮石，足敷官兵口食及撤兵时沿途支给之用，不致稍有短缺，方为妥善。若此旨未到之前阮惠果有投出之信，固好；不然，孙士毅仍当遵照节次谕旨迅速撤兵，并知会乌大经亦即撤回，不可因有招致投降之策，将大兵久驻该国致军粮或有缺乏。

（卷1321 9—10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己卯（1789.2.16）

谕军机大臣等：据明亮等奏称伊犁解到安集延回子沙哈林达尔等至喀什噶尔，将伊等所带俄罗斯货物封固，明白晓谕逐出卡外等语。自恰克图停止贸易以来，因大黄为俄罗斯必需之物；屡经严禁。乃商人等冀图厚利，知新疆伊犁、喀什噶尔等处与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较近，此等之人常在俄罗斯地方贸易往来，将大黄带往新疆转售与俄罗斯，不惟可得重利，且将俄罗斯之布勒噶尔哦登绸等物换来，又卖与伊犁、喀什噶尔等处，所关紧要，已经降旨禁止，并据明亮、福崧各查出商民回子私贩大黄数千斤，亦降旨令其从重治罪矣。前此据蕴端

多尔济奏风闻恰克图自停止贸易以来，俄罗斯等因不得税银，伊等属下增派差务等语。看此情形，俄罗斯等既不能得必需之大黄，且税银短少，即增添属下差使亦于伊等无益，情急势迫，自不得不恭顺天朝请开贸易。但不行严禁密察，俄罗斯等仍得大黄，则与不停贸易何异？著传谕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通俄罗斯边界之将军大臣等饬各卡座严行搜查，断不得将大黄透漏与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人等，并不得将俄罗斯所出货物带回。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抢地方俱与哈萨克俄罗斯接壤，将军大臣等驻扎之地虽易于稽察，各卡人等惟利是图，潜以大黄与俄罗斯易物亦未可定。著传谕复兴、保泰、蕴端多尔济务须严饬各卡遵行外，仍留心稽查，果有贪利违禁者，一经发觉即从重治罪，以示惩儆，并传谕直隶、陕甘总督、山西巡抚实力严饬张家口等处不得将大黄令其出口，并饬乌尔图纳逊一体严查。

（卷1321 12—14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辛巳（1789.2.18）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恰克图闭关，不准与俄罗斯贸易，而大黄一种尤为俄罗斯必需之物。昨因新疆一带有可通俄罗斯处所，恐致透漏，已传谕各该处驻扎大臣严密查禁，毋许有私贩大黄、违禁透漏之事。现据明亮、福崧奏各在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处查出私贩大黄竟有数千余斤之多，是奸商惟利是图，而俄罗斯仍得收买禁物，则断与不断等耳，究属有名无实。是以降旨分别从重治罪，并令实力查禁矣。因思西洋等处与俄罗斯境壤毗连，常通交易，恐奸商等见新疆业经严禁，难以偷越，又思从广东海道将大黄私贩出洋，偷卖与俄罗斯希图厚利，亦未可定。孙士毅目下尚未回省，著传谕图萨布与佛宁务严饬各关口实力稽查。不特内地奸商毋许有私贩大黄出洋之事，即

在澳门贸易洋行亦不得任其透漏夹带。将此由四百里传谕图萨布、佛宁，并谕令孙士毅知之。

（卷1321 14—15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壬午（1789.2.19）

两广总督孙士毅奏：黎城收复后，其迤南一带仍与贼境毗连。本年正月初二日据黎维祁告知，该国王所派防守官兵俱被贼人赶逐，声言欲报仇泄恨。臣等随派官兵前进剿杀，连败贼兵。讵黎维祁闻阮惠亲至心胆俱裂，手抱幼孩随同伊母逃过富良江，众情慌乱，国民纷纷逃窜。臣与提督许世亨复督率官兵决一血战，无如贼众甚多，将大兵四面密围，臣与提督许世亨不复见面。臣夺围而出，前至浮桥，令总兵李化龙过江占住北岸，讵李化龙行至桥心失足落水，臣令副将庆成等回头施放鸟枪，带兵徐徐由浮桥撤至北岸，回至市球江驻扎，一面令人赶赴谅山南关一带访查黎维祁母子，暂令进关存活。臣膺兹重任，不能及早成功，此次复被贼匪截扰，请革职从重治罪，以为调度乖方者戒。谕军机大臣等：朕前以黎维祁巽懦无能，毫无振作，看来竟是天厌黎氏，不能护助，而安南民情又反复难信，早经节降谕旨令孙士毅作速撤兵。若孙士毅接奉前旨即遵照撤回，计此时官兵早已进关。今阮惠复敢前来截扰，究由孙士毅希冀阮惠等悔罪投出以臻全美，略耽时日所致。现在已交春令，该国向多阴雨瘴气，即欲整兵大举亦非其时，况广东、广西续调兵夫皆已停止，若又纷纷檄调，不但缓不济急，而且未免惊骇听闻，总以完师撤回，善全国体为要。孙士毅为军营总统之人，万不可稍为冒险。该督夺围而出，所见甚是。其次则许世亨系提督大员，并关紧要，现无信息，深为廑念。伊二人务宜加意慎重，率领官兵妥速进关。现据孙永清奏黎维祁已于正月初七日投进关内，暂送南宁安顿。从来行军之际，原不能一往顺利。

即如新疆西路及两金川等处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此次孙士毅带兵前赴安南剿贼，成功太易，今有此波折，安知非阮惠自取夷灭？此时必须孙士毅、许世亨带领大兵完全而出，无损国体。将来办与不办操纵在我，自可徐为酌定……

（卷1321 16—18页）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庚寅（1789.2.27）

谕曰：福康安奏建宁镇总兵郑国卿现在患病尚未痊愈，恐致贻误戎行，请以原品休致等语。郑国卿既经患病，著照该督所请准以原品休致。但念该员前曾出师金川等处，屡著劳绩，且熟悉营伍，如果病痊后精力尚堪效用，情愿来京陛见，即著来京，候朕酌量录用。所有福建建宁镇总兵员缺著颜鸣汉补授。

（卷1322 4页）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乙未（1789.3.4）

谕：据阳春保奏叶尔羌回子瑜都克、苏勒坦默特贩买吐鲁番商民老三大黄六百余斤，行至布古尔地方被获，审明请将大黄入官，瑜都克等解赴吐鲁番与老三质讯等语。大黄乃俄罗斯等必需要物，从前停止恰克图贸易后，因新疆各处奸商谋利，有自内地贩赴新疆售卖，即由彼处转卖俄罗斯。此与未停止贸易何异？所关甚巨，是以严禁。近据明亮等陆续查出商贩大黄数千余斤，俱已治罪。今叶尔羌回子瑜都克等仍由吐鲁番贩买大黄数百余斤，是商民惟知谋利，违禁妄行，若不严治其罪，未足示儆新疆回子等。如遇他事治罪尚可从轻，若贩卖大黄者，一经拿获，严行治罪。现在拿获回子瑜都克等，所贩大黄著入官，遇便解送内地外，仍将瑜都克等照从前拿获尼雅斯和卓等之例一并解交勒保治罪，以示儆戒。商民老三赴吐鲁番贩卖大黄数百余斤，情殊可恶，著交穆和蔺将老三严行审讯，并查明现有

大黄若干斤及伊所有物件，一并抄没入官，遇便解内地。商民老三著交勒保加重治罪。并通谕驻扎新疆将军大臣等嗣后严行搜查，如有似此者，即照此次加重办理。穆和蔺系驻扎吐鲁番办事之人，于商民老三贩运如许大黄转卖与回子瑜都克等情并未查出，殊属疏忽，穆和蔺著交部议处。

（卷1322 16—18页）

云贵总督富纲奏：滇省调赴安南官兵业已撤回，全数进口，惟随从提臣乌大经先赴黎城兵丁、千、把内，有效力武举一员、外委一员、兵数十名拥挤落后，尚未到齐。得旨：或有他故乎？不可掩饰。

（卷1322 18页）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丙申（1789.3.5）

谕：前据孙士毅奏提督许世亨等在安南市球江以南迎堵贼众，因桥断不能过江，杀贼阵亡，业经降旨将许世亨子爵令伊子承袭，其余镇将俱交部从优议恤。第念该提镇等随同孙士毅收复黎城，奋勇出力，嗣因撤兵稍迟，致被贼匪猝至围扰，许世亨等均能不避锋镝直前冲杀，临阵捐躯，殊堪怜悯。所有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以及阵亡各官兵俱著该部查明，准入昭忠祠，以示旌恤戎行至意。

（卷1322 18—19页）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丁酉（1789.3.6）

谕军机大臣曰：勒保奏于正月二十九日起程来京陛见，所有总督印务遵旨交巴延三署理等语。甘省地方宁谧，近亦无紧要之事。惟前据明亮、福崧奏于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处查出私贩大黄数千余斤之多，新疆一带与俄罗斯道路可通，现在恰克图不准与俄罗斯贸易，而大黄一种尤为俄罗斯必需之物，乃奸商等违例私贩，胆敢绕道透漏，不可不严密查办。昨已有旨

令明亮等于审明后将人犯解交勒保从严治罪，起获大黄一并送至内地。勒保现既来京不及办理，著传谕该督即将此事详细交代与巴延三，令其遵照妥办，并严饬内地各关口一体实力查禁，毋许稍有透漏，将此并谕巴延三知之。

（卷1322 20页）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己亥（1789.3.8）

谕：据保宁等奏伊犁阿奇木伯克鄂罗木咱卜率领众回子伯克等均称回子等自移驻伊犁以来生衍日繁，请将已成丁能耕种者俱令耕种，每年多交粮四千石等语。阿奇木伯克鄂罗木咱卜等感激朕恩，情愿将已成丁之回子等令其耕种，每岁于应交粮九万六千石外再多交四千石，甚属可嘉。著保宁等即将阿奇木伯克及众伯克等查明，分别定数，于彼处存贮官缎内拣取赏给，以示奖励。朕又念回人收粮每岁不同，嗣后丰收之年可照伊等所请交纳，设遇歉收，仍照原定额数交纳，不必加增，以昭体恤。永著为例。

（卷1322 22页）

谕曰：格绷额到和阗后，即向众伯克索取银钱、收受皮张等物，塔琦并未查出。及塔琦赴和阗巡察地方，问明格绷额向迈玛第敏借贷钱文属实，亦不具奏。直至锦格将格绷额索取银两、收受皮张、绸缎等物揭报后，塔琦始赴和阗，又未直捷办理，明系回护掩饰。若非派福崧前往审办，此案亦不能水落石出。似此奉旨审讯之案，诸大臣竟敢如此回护掩饰，朕又将何以用人？塔琦著革职，留在叶尔羌效力赎罪。塔琦所遗员缺，著福崧前往办理。现在西藏无甚事件，雅满泰在彼亦属无用，念伊前在库车、喀喇沙尔办事尚无错误，著加恩赏给二等侍卫前往阿克苏作为领队大臣。雅满泰系曾经获罪之人，今特格外施恩宽免，赏给二等侍卫遣往阿克苏办事，若不奋勉自赎，朕必

加重治罪。

（卷1322 22—23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福崧奏审明和阗领队大臣格绷额索取阿奇木伯克等银钱、收受皮张、绸缎等物一案，定拟具奏前来，除将格绷额等分别治罪之处另降谕旨外，明亮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有统辖各回城事务之责，今格绷额在和阗如此婪索回众银物并未查出，直至锦格揭报始经败露，显系其平日并未留心查察。明亮著严行申饬，嗣后将各城事务务须留心查察，再不得如此疏忽。

（卷1322 23—24页）

又谕曰：福崧已调叶尔羌，所出之缺著雅满泰前往阿克苏。雅满泰未到之先，著明兴仍管阿克苏事务。但明兴前在巡抚任内声名甚属平常，朕并未将伊治罪，令其前往乌什，今又令其署理阿克苏事务。在内地督抚任内贪黩从事即属不可，况乌什、阿克苏系新疆回地，尤当洁己奉公，加意奋勉。明兴倘仍向回众需索，朕必从重治罪，决不轻贷。格绷额即前车之鉴也。

军机大臣等议奏：新疆领队大臣格绷额擅借用阿奇木伯克迈玛第敏普尔钱文银两，并收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喇瑞绸缎及各城进奉马匹皮张等物，又购买皮张，短发价值，应照贪婪律将格绷额拟以斩决，即在和阗正法示众。阿奇木伯克公迈玛第敏系办理和阗回城事务大员，乃借给格绷额钱文银两，应将迈玛第敏之阿奇木伯克、公爵一并革退，发往叶尔羌效力赎罪。署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喇瑞代织绸缎，借给银钱，请即革职。告退守备陈士魁跟随格绷额赴和阗索债，应照福崧所请，严拿加重治罪。笔帖式梅泰迎合格绷额代借钱文，请革职枷号半年，满日发往叶尔羌，三年后再遣回乌鲁木齐。塔琦业经革职，应无庸议。锦格系同城驻扎之人，漫无觉察，应请交部议处。达

福虽属失察，究由该员具折送明亮转奏，应无庸议。格绷额所有物件入官，其收受众伯克进奉物件给原人领回之处，均应如福崧所奏。得旨：阿奇木伯克公迈玛第敏借给格绷额银两甚多，实属谄媚迎合，应照此议革退阿奇木伯克并公爵，但念伊祖噶岱默特在日甚属出力，著施恩迈玛第敏，仅革去阿奇木伯克，其公爵仍留与伊本身，前往叶尔羌效力赎罪。余依议。

（卷1322 24—25页）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癸丑（1789.3.22）

谕：据伊桑阿等奏查出哈密等处商民由肃州私贩大黄五千余斤前赴乌鲁木齐等语。看来哈密地方四五日之间即有三起商民内查出大黄五千余斤，明系奸猾商民希图厚利，运至新疆由回子布鲁特处转卖与俄罗斯，不可不严行惩儆。著伊桑阿将此三起商民货物尽行入官，其系乌鲁木齐商民，交尚安审明拿解勒保处治罪，肃州商民亦交勒保审办。伊桑阿前已交部议处，其余失察各官，著勒保、伊桑阿查明开送议处。再，著驻扎各回城大臣晓谕各处回子云：从前准噶尔侵扰尔等回子，种种虐害，尔等困苦难堪，仰赖皇朝威福荡平准噶尔，尽革其旧时苛政，轻徭薄赋，令尔等安居乐业，家给人足，迥胜三十余年前矣。大黄在回疆无关紧要，惟俄罗斯需用甚殷，缘彼弗遵从前定制，是以停止恰克图通商，饬禁贩卖大黄。今安集延回子等转卖与俄罗斯，即应重治违禁之罪。仍恐尔等向未通晓例禁，是以不即加重定罪，止将大黄入官，从轻发落。嗣后尔等贩卖内地别项货物颇可获利，在所不禁，若私卖大黄，一经拿获，不惟大黄入官，他物一概抄没，人犯拿解内地加倍从重治罪，断不轻贷。著通行晓谕各回城知之。

（卷1323 30—32页）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伊桑阿奏于哈密地方查出私贩大黄

五千余斤，已将各犯解交勒保等审办等语，已另降清字谕旨令勒保等审办。因思各省地方不特广东濒临洋面，即盛京、江南、闽浙、直隶、山东等省俱有沿海口岸，现在粤省虽已经饬禁，而奸商等或又从各该省海道将大黄私贩出洋，偷卖与俄罗斯附近番地，希图转售获利，亦未可定。著传谕盛京将军、直隶、江南、闽浙、山东各督抚各于沿海口岸饬属实力稽查，毋许内地奸商私将大黄偷卖与番船夹带出洋。并著广东督抚务宜遵照前旨严行查禁，毋使稍有偷漏。

（卷1323　32页）

云贵总督富纲、提督乌大经奏：安南土目黄文桐现尚驻守宣光，其麻允敏等俱各回自守。查马白之外即系黄文桐所驻都竜之地，该土目家在近边，情殷内顾，或不敢遽尔反复。批：亦不必问矣。又奏：旬日以来有广西军营兵弁因迷路误入滇境，臣逐一讯明籍贯、营分，遣令回粤。谕军机大臣等：前此官兵由富良江等处撤回，阮惠如果有心拦截，则粤西迷失弁兵岂能绕道至滇？是阮惠虽至黎城滋扰，于官兵尚不敢肆行伤害。但不知此项官兵赴滇时系由何路行走？所过该处夷情情形若何？如尚未遣令回粤，著富纲向其详细询问，令该弁兵等据实说出，勿稍隐饰，迅速奏闻。如已回粤，即著福康安、孙士毅等详询具奏。其边外土目人等从前因力不能敌本多附阮，继见大兵出关始行效顺，将来有无变更，亦可不必问。至粤西官兵，前据孙士毅等奏进关者已有五千余名。此折系二月初十日奏到，迄今已及两旬，曾否又有续出官兵？著福康安、孙士毅等即行详细查询，据实具奏。至粤省迷失官兵，阮惠不敢拦截加害，得绕至滇省进口，看此情形尚知畏惧，断不能复至边境滋事。所有滇省马白等关隘止须照旧时应驻兵数安设巡防，饬令加意查察。其前调协防之兵应遵照昨降谕旨陆续减撤，不必安

设多兵。即粤西镇南关一带亦当俟阮惠敬谨差人到关吁恳，再行相机筹办。

（卷1323 32—34页）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甲寅（1789.3.23）

又谕：据穆和蔺奏查获卖给回人瑜都克等大黄之回人拉浑、民人刘三，审明治罪等语。著照所奏行。前经降旨查获贩卖大黄者系安集延之人，止将大黄入官，其人逐出；系叶尔羌各城之人，拿解内地治罪；若系商民，将所携物件尽行入官，从重治罪。诚虑回人愚蠢，向未通晓例禁，遽行严惩，或至妄滋猜疑，谓阻其贸易营生，是以不与商民一例禁办。近复令在彼驻扎办事大臣明白晓谕，若贩卖大黄再经拿获，不论何处回子、商民，一例严行治罪矣。但例禁申严，专指大黄，恐奉行不善者搜查他物，无故勒索，耽误回人贸易，仍著各处该管大臣酌量筹画，尽心办理。

（卷1323 34—35页）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乙丑（1789.4.3）

谕军机大臣曰：巴延三奏前此喀什噶尔等处拿获私贩大黄人犯，一俟解到即当审办；现抵兰州后，又接哈密大臣咨会盘获大黄五千余斤，将讯出私贩商民解送甘省；现已檄行肃州将该犯等速行解省严办等语。前已有旨令将此等解到人犯严加看守，俟勒保陛见回任后再行审办。今勒保业已到京瞻觐，初十日朕启銮临幸盘山，该督即于送驾后起程速行回任。所有前后拿获各案人犯，巴延三此时且不必审办，俟勒保回任后再行详细讯鞫，从重治罪。将此传谕巴延三知之。

（卷1324 18—19页）

又谕：据尚安奏接准伊桑阿等查出由肃州运贩大黄至乌鲁木齐万昌号等三处铺面，并查拿乌鲁木齐开铺民人文移，即将

郭相秦等拿获，解送勒保等语；又据福崧奏请将安集延回民喀哈默特等七人重责逐回本地，其喀什噶尔地方回民爱依特并赛哩木地方回民迈玛第敏等各枷号两个月重责等语。前因俄罗斯并不遵行两边所定旧例，始行禁止恰克图交易。至大黄乃俄罗斯地方必用要物，从前禁止交易时，俄罗斯不得大黄颇觉惶恐。今闻新疆地方屡经从贸易回民并安集延回民内搜出私贩大黄至数千万斤，特因奸商明知安集延、布鲁特、哈萨克等常在俄罗斯地方贸易，遂贪利自内地将大黄运至新疆，由安集延回民又转发俄罗斯地方。今恰克图虽行禁止交易，由新疆仍通大黄，是与未行禁止无异，故俄罗斯不致窘迫。若不从重治罪，无以示惩。著将此等偷贩大黄商民等即照窃盗偷获财物数目例治罪，并将尚安拿获商民郭相秦等审办之处俱面交勒保外，仍令新疆各处将军大臣等嗣后若系安集延回民即重责逐回本地，交该伯克头目等严行约束。其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等城回民皆与内地商民相等，此等地方回民俱应解送勒保从重治罪。今即将福崧所奏喀什噶尔地方回民爱依特、赛哩木地方回民迈玛第敏等解送勒保治罪。

（卷1324 19—20页）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丙寅（1789.4.4）

又谕：据德勒格楞贵奏拿获偷窃回部之土尔扈特托辉、拉嘛、博勒泰，分别定拟请旨等语。凡偷窃马匹十匹以上者，罪即应绞。今土尔扈特托辉等偷窃回部马三十余匹，理应一面正法，一面奏闻。况新疆法禁尤宜严肃，乃德勒格楞贵具奏请旨，殊属拘泥不谙事体。土尔扈特托辉、拉嘛著即行正法，以示惩儆。余著照所请行。嗣后遇此等案件，俱著照此办理，不必候旨。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遵即将偷窃马匹盗犯全行拿获解送，实属出力可嘉，业经谕令赏赐大缎二匹、大荷包一对、小

荷包四个，德勒格楞贵接到时，著即赏给策凌纳木扎勒，并将朕欣慰嘉予之意晓谕，令伊嗣后愈加奋勉。

（卷1324 21—22页）

陕甘总督勒保奏：土尔扈特、和硕特台吉等每年入觐，由宁夏、榆林沿边行走，应于万寿节前赶至热河，十一月内回至嘉峪关。其回疆各城伯克应于十二月二十以前至京，正月分出京。臣谨酌定限期：土尔扈特、和硕特台吉限五月内抵肃州，七月初三四等日出甘境，七月十六七等日出陕境；回疆各伯克限十月二十日以前抵肃州，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前出甘境，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前出陕境。如有迟逾，嘉峪关以外咎在各该处大臣，嘉峪关以东陕甘境内咎在各该省地方官，分别议处，并请敕下山西、直隶一体遵照。得旨：如所议行。

（卷1324 24—25页）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丙子（1789.4.14）

谕曰：明亮等奏称从安集延回民什仔库勒等六人、喀什噶尔回民博巴克等七人处查出大黄四千余斤，请将安集延回民枷号一个月，喀什噶尔回民枷号两个月等语。所办殊属错谬。喀什噶尔回民等受朕恩泽历有年所，与内地民人无异，非安集延回民可比。今外部落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等地方回民采买大黄，特为运至俄罗斯地方贵价贩卖，喀什噶尔等处回民受朕恩泽，安居乐业，与内地民人无异，乃竟胆敢求得多利，兑换如许大黄转贩，情属可恶，若亦照安集延回民一体枷号治罪，无以示儆。著交明亮等将安集延回民什仔库勒、博巴克、朱里拜、丕尔图穆喇特、阿瓦斯默特、厄布色勒六人即照明亮等所奏枷号一个月，杖四十，逐回本地外，将喀什噶尔回民博巴克、遮林、郭硕尔、迈玛第敏、佗克佗拜、

阿什玛、迈玛喇玛七人俱解送勒保处，遵朕屡降谕旨治罪。嗣后如有此等人犯，俱照此办理。至从前在喀什噶尔地方搜获商民李贵升系在新疆为首运贩大黄之人，著交勒保，俟尚安解到时审明李贵升，即行定拟死罪，毋致稍为轻纵。

（卷1325 3—4页）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壬午（1789.4.20）

谕：前因俄罗斯等不守定约，将为匪贼犯不遵共定章程办理，是以停止恰克图贸易，并严禁私贩大黄出关。乃近来奸商回民惟利是趋，不远万里将大黄贩至新疆，由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等处转售于俄罗斯，经各处将军大臣查拿，业已从重治罪，并于沿海口岸亦严饬禁止，此足令俄罗斯穷蹙。但新疆所需牲只俱系哈萨克等驱至伊犁等处贩卖，安集延人等又与哈萨克、布鲁特不同，常在俄罗斯地方贸易行走，俄罗斯等不得大黄，或中怀觖望，诱令伊等不将牲只带至伊犁，则亦甚有关系。哈萨克、布鲁特人尚淳朴，未必即入俄罗斯彀中，但安集延人等狡诈，恐为俄罗斯所惑，不可不留心查察。著通谕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将军大臣等潜行访察，相机办理。

（卷1325 12—13页）

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乙未（1789.5.3）

又谕：据伊桑阿等奏称查出卖与吐鲁番回子玛尔台尔大黄之民人李浩，解送勒保治罪等语。商民李浩积蓄五百余斤大黄卖给玛尔台尔，显系违禁售与安集延回子等转卖于俄罗斯以图厚利。著交勒保俟解到时遵朕节次所降谕旨从重治罪。余如所奏。仍交伊桑阿此次查拿后不可即便懈弛，仍令严行缉查，于拿获时即解送内地从重治罪。著通饬新疆各处将军大臣等亦令一体查办，毋得怠忽。

（卷1326 15—16页）

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丙申（1789.5.4）

谕：前因许世亨随同孙士毅收复黎城，甚为奋勇，因加恩晋封子爵。嗣后以该提督杀贼阵亡，其子爵仍令伊子承袭。本日召见升任副将庆成询以安南情形，据称阮惠纠众抢夺黎城时，孙士毅与许世亨带兵前进，见贼匪众多，在富良等江据险抵拒；孙士毅即思渡江剿杀，意欲捐躯同殉，经许世亨再三拦阻，并告以总督系总统大臣，非镇将可比，设有疏虞，于国体攸关，未便轻入；遂派庆成护送，并令薛忠牵挽孙士毅马缰退出，即带领将弁等大呼直进，奋勇冲杀，旋即阵亡等语。许世亨在军营连次与贼打仗，奋勇出力，懋著勤劳，当此危急之际又复能持国体，力劝孙士毅统师入关，设无该提督劝阻，孙士毅不能退出，大体所关，更属难于办理。许世亨深知大义，见及于此，实堪嘉悯。许世亨著晋赠为伯，即令伊子承袭。其千总薛忠，著福康安查明，以应升之缺升用，以示鼓励矜惜至意。

（卷1326，16—17页）

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丁未（1789.5.15）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内地大黄一种为俄罗斯必需之物，恐致透漏，节次传谕新疆驻扎大臣严密查禁，并谕令濒临海口各省一体实力稽查，毋许奸商私行偷贩。本日据伍拉纳等覆奏每年令兴泉道官买五百斤，带交台湾镇道，配发各铺缴价领售，其硫球贡使回国购买药料时，所需大黄每岁不得逾三五百斤之数，无许官伴人等夹带等语。所办甚是。自此沿海关口查禁森严，各省实力奉行，奸商私贩之弊可期杜绝。第思大黄一种为内地药饵所必需，若设禁过严，以致贩运不前，于民间亦有未便。即如台湾一郡，虽远在海外，究属内地，该处向多瘴疫，民间疗治常用大黄，是此种药物更不可缺。总须饬令员弁等妥为经理，既不使商贩暗漏外洋，复令民人得资疗疾，无虞缺

乏，方不致因噎而废食也。至回部地方与内地气候不同，本可无需大黄之处，况安集延与俄罗斯道路可通，如运贩回地，难保无辗转偷漏情弊。著传谕勒保于嘉峪等处紧要关隘必须严行饬禁，不准丝毫夹带，方为妥善。将此各传谕知之。

（卷1327，18—19页）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丙子（1789.6.13）

谕军机大臣等：据勒保奏审明李生贵等向客民宋世烈买大黄一千三百七十余斤运至喀什噶尔，将李生贵从重照窃盗贼例定拟绞候；又，回子玉素普在阿克苏地方私卖大黄二千一百六十斤，共得普儿钱三十四千五百余文，将玉素普亦照窃盗贼例定拟绞候；又，另案贩卖大黄回子迈玛第敏俟解到另结等语。细阅折内声叙情节，各案头绪牵混，殊未明晰，不尽其情，任其饰供，并未尽心严问。必须确加研究，方足以成信谳。著传谕勒保即将李生贵、玉素普等二案派委妥员解京，毋致脱逃，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另行质讯，定拟具奏。其未到之迈玛第敏一案，俟解到兰州亦即解京归案审办。至该督另片奏称俄罗斯迤北即系北海，由大洋可通广东，请敕下沿海广东各省一体禁止出洋等语。俄罗斯有海道可通，朕已早经虑及，屡次传谕沿海各该督抚严行饬禁以杜透漏。若待勒保陈奏始行查办防范，岂不迟误耶？将此谕令知之。

（卷1329，8—9页）

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丁亥（1789.6.2）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乌大经奏请来京陛见，又据谭尚忠奏称俟科场办理完竣，即行起程进京瞻觐等语。滇省地处边陲，最关紧要，虽目下地方无事，边隅宁谧，而督抚提督大员究不可轻离该省。即同时奏请陛见，亦须留一人在彼，一人来京。著传谕富纲等公同商酌。现在谭尚忠尚有承办秋审奏销案件，本

年文武乡试又须次第举行，自应暂缓起程，先令乌大经来京陛见。计乌大经自京回滇，谭尚忠应办诸事俱已完竣，即可于十月内武闱事竣后起程进京也。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330 2—3页）

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戊子（1789.6.25）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勒保奏将私贩大黄之李生贵等及私贩大黄之回子玉素普审明定拟绞候一折，因折内声叙各案头绪牵混，业经降旨传谕勒保即将各犯派员解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另行质讯，定拟具奏。其未解到兰州之迈玛第敏一案，亦令解京归案审办矣。本日又据勒保奏审明郭相秦图得重价，起意贩运至二千七百余斤，定拟从重发极边烟瘴充军；韩天英、孙邦怡贩卖大黄得有价银，王士元、柴常、李克明听从伙贩，均定拟杖徒等语。办理仍未明晰。此等私贩总以设法牟利，交通外国，为其正名重罪，何得心存姑息？谬引内地寻常愚民之例，所办甚不是矣。所有此案人犯郭相秦等亦著勒保派委妥员解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归案严讯，定拟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1330 5—6页）

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戊戌（1789.7.5）

又谕：据善德等奏称发往广州赏给兵丁为奴之回犯马进禄砍死家长，又会同思思子杀死二娃子，砍伤陈喜顺，扎伤凤德，即交协领高明章讯明，已将马进禄凌迟，思思子斩决等语。此等发遣回犯原应正法，因免死发往各省，此内凶恶者想亦不少。平日如有似此者，或该家长，或该管官员、将军、副都统等即应打死，何必姑容，致将家长砍死、杀伤人命始行正法？因循日久，倘乘隙将该管大臣官员杀伤，殊非事体。从前亦曾降旨，善德等平日并未留心。著将此通行晓谕，嗣后各省发遣

回犯内如有平日稍露凶恶情形、不遵该家长约束者，将军、副都统等即立时打死以示儆戒，不可再行纵容姑息，致伤人命。再，此回犯马进禄等系于何年何事发遣之处，善德折内并未声明，而协领高明章如何拿获及拿获时曾否拒捕之处亦未声明。况拿获此等凶恶回犯之官兵亦当酌量劝赏。著交善德逐件查明，分别劝赏具奏。如再遇此等案件，俱著声明具奏。

（卷1330 23—24页）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辛巳（1789.8.17）

军机大臣等议覆四川成都将军鄂辉等条奏收复巴勒布侵占藏地、设站定界事宜……

一、西藏贸易外番，必须老成谨慎之第巴协同该处头目专管卡契回民及巴勒布，平日悉心抚驭，不许互相欺压争竞，以便秉公调处。仍责令噶布伦等随时访察。倘有第巴头人及官弁兵役倚势勒买，苦累外番，即禀驻藏大臣拿究。一、向来西藏遇有讼事，系归管理刑法头人朗仔辖听断，俱照夷例分别重轻罚以金银牛羊，减免完结，恐有高下等弊。现在告知达赖喇嘛及噶布伦等，凡有关涉汉回外番等事，均令朗仔辖呈报，拣员会同审理。一、聂拉木、济咙、绒峡三处均与巴勒布连界，迩来贩运日多。巴勒布驮载货物来藏贸易者，第巴收税加至十分之一，易致争执。以后止准减半收取，并令勒碑界所，长远遵循……

（卷1333 28—32页）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甲申（1789.8.20）

谕：据勒保奏西宁回匪聚众滋事，先经官兵全行杀获，并亲往搜捕余党，审明办理等语。此案苏代原等胆敢复兴新教，纠集多人，经官兵前往搜拿，复逞凶拒捕，不法已极。该镇道等于该犯甫经聚集之时即迅速查拿，全行歼获，尚属可嘉。沐

特恩。蔡廷衡俱著交部议叙。所有在事出力员弁并著勒保查明咨部议叙。

（卷1333 37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勒保奏西宁回匪聚众滋事、经官兵全行杀获并搜捕余党审办一折，已交军机大臣会同行在法司核拟速奏矣。又另折奏查出形迹可疑之回民马有成等二十四名，请将该犯等会同家属发往云南、广西等省定地安插等语。马有成等虽名为改归旧教，而行踪诡秘，自非安分之徒，自应概行发遣以示惩儆。第云南、广西等省近在内地，该处均有回民，或在彼又有煽惑，亦非所宜。已谕令军机大臣等于核议时改发黑龙江等处给索伦为奴，自较为妥协。至该督奏称甘省回民从前新教居其大半，自四十六、九等年大加惩创之后，改归旧教者固多，而狡黠之徒阳奉阴违亦复不少，难保其不再生事端等语。因思回民旧教自必多于新教，其饬禁之后仍行暗习新教者，因查察甚严，不敢公然显露，而旧教中人见其行事各异，自无不知之理。何不乘此查办时晓谕旧教回民，令其将仍习新教之人逐一指出，即可按名查缉严行办理，以期永净根株。但须酌看情形，不动声色，密为妥办，毋得稍涉张皇。再，苏代原等各犯业经伤毙正法，其家属应行缘坐者何以该督折内未经查明声叙？著即照例办理，毋少疏纵。将此谕令知之。

（卷1333 37—38页）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乙酉（1789.8.21）

又谕：本年春间勒保进京，召见询以甘省地方回民情形，据称自四十六、九等年大加惩创之后，业经一体悔悟，改归旧教，并无仍从新教之人等语。昨据该督奏苏家堡回民苏代原复兴新教，聚众拒捕，伤毙兵民，不法已极。是该处新教仍未能尽绝根株，系其明验。从前福康安任陕甘总督时，悉心筹办，

回民俱各安分守法，从未闻有纠众滋事之处。勒保接任以后，如果认真查察，将新教余孽密访严拿，尽法处治，何至匪徒仍复公然聚众念经，致有抗拒官兵之事？是其积渐废弛，不能实力整顿已可概见。勒保著传旨申饬。至苏代原等系在苏家堡居住，当官兵查拿时，俱退入堡内房上抛打石子。前此勒保曾经面奏所有回民山坳内堡房已全行拆毁，今该犯等在苏家堡居住，以致聚集多人抛石拒捕，使兵民不能向前，是回匪仍然有筑堡聚居，将来即可恃以为据守之地，甚非所宜。嗣后除现在所有堡房未便遽令拆毁致有滋扰外，如有随时坍塌者，即可不必令其补造，可以由渐尽去。该督即饬属留心办理。仍须不动声色，行所无事，固不得稍存疏懈，亦不可过涉张皇，致胥役藉端扰累。将此谕令知之。

（卷1334 3—5页）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庚寅（1789.8.26）

又谕：热河自入秋以后雨水较多，日来阴雨连绵，尚未开霁，现在派回子祈晴，想京师近日亦必雨水过多，于农田恐不无妨碍。著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一体祈晴。

（卷1334 19页）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甲午（1789.8.30）

谕军机大臣等：留京王大臣等奏京师自入秋以后阴雨连绵，初四、五日两夜雨势更大，初六日渐止，初七八日间有云气往来，恐天色尚未能畅晴，是以即于初八日饬令回子祈晴；并据顺天府尹奏从此畅晴，于农田收获尚无妨碍等语。京城入秋以来雨水既多，何以留京王大臣及该府尹等均未随时奏闻，直待朕降旨询问始行具奏，并于初八日方令回子等祈晴？现在天气虽已开霁，而阴雨日久，究恐食物未免价昂，且贫民房屋亦恐多有坍塌，低洼田亩不免淹浸。著传谕留京王大臣等即体

察情形，如有需平粜接济之处，即一面奏闻，一面会同都察院、顺天府妥协办理。再，顺天所属秋收究竟是否不至妨碍，统计共有几分，粮价有无增昂之处，并著蒋赐棨、吴省钦即行查明据实具奏，勿稍讳饰。寻留京王大臣及蒋赐棨、吴省钦等奏，秋收不至妨碍，粮价平减，无需平粜接济。报闻。

（卷1334 26—27页）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庚戌（1789.9.15）

谕军机大臣曰：徐嗣曾奏闽民多系聚族而居，漳泉尤甚，大者数千丁，小者亦百十名，各有宗祠，设立族正；其中桀黠之徒恃其丁曰之众、祠产之丰，凡结会械斗、纠抢匿匪、拒捕抗官之案半由此起；而猾胥蠹役往往与为勾结，互相包庇，以致族中匪徒犯案，地方官摄捕需时；即如彭庇所居之彭厝乡，聚匪行劫均系族人，直至总督亲访，道府亲拿，始能就获，即其明证；因博加询访，漳泉大族中宗祠族正亦多有读书明理安分畏法者，其族中匪徒犯案，地方官竟有不事签票出差，但开指姓名传知族正，予以限期，彼即自行缚送到官，不敢藏匿；现酌定章程遍行晓谕，凡族中举充族正，如有为匪不法、作奸犯科、族正不行阻止举首者，分别治罪；如果教约有方，三年之中族内全无命盗械斗等案，给扁奖励；三年无犯及能将滋事匪徒查缚送官者，奏给顶戴等语。设立保甲里长固属绥靖闾阎之一法，但闽闽省民人俱系聚族而居，该处械斗之风，往往此族与彼族挟嫌争衅。……如甘省回民，其教首阿浑即与闽省族正相仿，从前苏四十三、田五等即系阿浑聚众滋事。各省回民甚多，若俱委之阿浑稽查管束，又安用地方官为耶？细思该抚所奏，断不可行……

（卷1335 23—26页）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壬子（1789.9.17）

又谕：据伊江阿奏每年入觐之土尔扈特回子等来往所经各城，该处大臣不必特奏等语。所奏是。此等无关紧要事件，专折具奏徒劳驿站。著交新疆各处将军大臣，嗣后凡值应入觐之土尔扈特、和硕特、回子等起行时，该管大臣仍照旧例具奏外，其经过各处，第照例加意照看，遇便咨报该部。迨其回归游牧处所，亦只咨报该部备核，不必由驿具奏。

（卷1335 36页）

乾隆五十四年九月戊子（1789.10.23）

又谕：据福崧等奏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恳请明年来京叩祝万寿，明亮亦奏伊斯堪达尔明年来京叩祝。伊等俱系叶尔羌大伯克，彼处事务紧要，不可二人同来。著传谕明亮于二人内酌量地方情形，令一人前来。

（卷1338 6—7页）

乾隆五十四年九月己丑（1789.10.24）

谕军机大臣等：朕阅刑部进呈甘肃省秋审册，内由缓改实者二起，虽不似陕西六起之多，但核其情节，李仲统与李田氏之夫系同祖弟兄，因伊弟砍伐地内树枝，田氏阻挡詈骂牵及伊父，该犯趋至责问，田氏揪衣碰头不放，该犯用小刀扎伤其右腿等处殒命。刀毙徒手妇人，即应问拟情实，或系因该犯一时情急，尚在可实可缓之间，不为大错。至蓝贵宝串通回子偷贩私玉至一百余斤之多，违禁藐法，即与窃盗满贯无异，该督何以拟入缓决？殊为宽纵。且该督于私贩大黄与偷买玉石两种人犯每意存姑息，不知此等匪徒一系交通外国，一系盗卖官物，情节均属可恶，该督不思严加惩创，转为有意存宽，实不可解。勒保著传旨申饬。

（卷1338 8—9页）

乾隆五十四年九月癸巳（1789.10.28）

又谕：军机大臣议覆勒保奏审拟海生莲私贩玉石一案，将该犯等从重拟流，行令该督定地发配一折，所奏是。依议行。此案海生莲系内地回民，胆敢私买玉石辗转埋藏，马成保系明知私玉，因图得银两代为设法夹带，情节俱刁狡可恶，自应从重定拟。何该督于此等偷买玉石案犯每存姑息，失之宽纵，辄以杖徒完事耶？勒保著传旨申饬。

（卷1338 20—21页）

乾隆五十四年九月辛亥（1789.11.15）

调镶红旗蒙古都统明亮为镶红旗汉军都统，以回部郡王品级贝勒哈第尔为镶红旗蒙古都统。

（卷1339 30页）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丁卯（1789.12.1）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德成奏甘省回民新旧二教每至互生嫌衅，盖因旧教念经须用羊只布匹，所费较多，新教念经仅取忏钱五十六文，小民希图省费，是以愿归新教；若令旧教亦照新教舍多取少，恐一时难于更改，势必阳奉阴违，转致滋生事端等语。该省回民旧教传习多年，嗣因新教从中煽惑，辗转相传，以致屡有聚众滋扰之事。今据德成奏旧教念经势难令其改照新教少取钱文，自系实在情形，但不可不密为防范，善为劝导，使旧教者知其价贱则不致趋新教，或亦一法。总在地方官留心劝导，使旧教之人明知此意，亦不可绳之以法也。著传谕勒保等随时察访，如可设法化导，令旧教舍多取少，新教无从争竞，固属甚善；若体察情形骤难更改，亦不必多事纷更，止须饬令地方官加意防闲，并著乡约、保甲人等实力稽查。倘有无故纠合人众、夜聚晓散、形迹可疑者，立即禀明，严办示惩。该督抚务须不动声色，杜渐防微，俾新教不致再行

滋蔓，方为妥善。

（卷1340 26—27页）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甲戌（1789.12.8）

又谕曰：勒保奏地方情形折内称平凉府属之静宁等处回民最多，传集该处头人乡约等剀切晓谕，以新教实为回教之大害，现在各村庄老教头人实力访察，一有见闻，即当禀首；如实无其人，出具连名甘结等语。所奏不过敷衍成文，并未知新旧教实在情形，全不得其要领。回民同是一样经咒，初无新旧之分。从前马明心亦不过因曾至叶尔羌、喀什噶尔地方学习回经，遂在甘肃设立新教，其实所念之经与旧教无异。近闻旧教念经须用羊只布匹，所费较多，而新教念经仅取忏钱五十六文，是以穷民愿归新教者较众。此语颇中窾要。若地方官留心劝导，使旧教舍多取少，新教自无从招集。或竟能使旧教所取念经钱文更减于新教，则小民希图省费，新教亦自必皆归旧教，其新教不禁而自止矣。即如喇嘛所念之经传自西竺，而内地僧人俱以汉音传习，不无舛误，朕节次将大藏经咒俱令照西番译出，不过欲厘讹舛，亦非有意崇尚喇嘛而废绌僧人也。即此可以类推。总之新旧教回民皆吾赤子，若新教回民果能奉公守法，即属善良，又何必官为区别，扶旧教而除新教耶？若如勒保所奏以新教为回教中之大害，其实勒保亦不知其所以为何害也。欲令该头人连名出具甘结，仍不过有名无实，断无此办法，足见不实。著传谕该督务须遵照前降谕旨，不动声色，使旧教之人知少取钱文，则民人自不致竞趋新教。总在设法化导，不可区别新旧之名，转资挤角也。

（卷1341 8—9页）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丁酉（1789.12.31）

谕军机大臣曰：伊桑阿等奏哈密郡王品级贝勒额尔德锡尔

恳请明年来京，叩祝万寿等语。额尔德锡尔恳请来京叩祝万寿，足见忱悃，应照所请令其前来。著寄谕伊桑阿传谕额尔德锡尔，令其于明年八月初旬与年班伯克一同来京。

（卷1342 27页）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癸卯（1790.1.6）

谕军机大臣等：据秀林等奏阿奇木伯克公品级迈玛第敏恳请明年来京，叩祝万寿等语。迈玛第敏诚心恳请，又系噶岱默特之孙，著照所请，与明年年班伯克等一同起程前来。近日伊斯堪达尔、额尔德锡尔等俱准来京，其别城伯克闻之亦必有告请来京者。但伊等来后，又须派人署缺，各处办事不可无人。著传谕驻扎回疆各城办事大臣，众伯克内伊祖父有类噶岱默特、鄂对之从前出力、朕曾施恩者，其子孙若恳请来京，即行具奏。其寻常伯克概行驳回。

（卷1343 8—9页）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辛亥（1790.1.14）

陕甘总督勒保奏：臣到甘以来，节次晓谕旧教回民将仍习新教之人按名查缉，并明立条款，回民礼拜日期止准于本村寺内念经，不许另赴别寺，亦不得多索忏钱；如有婚丧事件，止准延请本寺乡约头人，别寺之人不得挽夺；仍令照依编造保甲之法，将某某回户应归某寺念经之处造册备案；其平时教习经文，亦止准延请本寺回民教读，不许勾引隔村别寺人及添建礼拜寺、私筑城堡等事；至专设回民义学教以诗书，尤为化导良法，通饬实力奉行。以上立定章程，责成该管道府随时稽查，按月禀报。该回民等深知邪教最易滋事，为切己之害，无不互相戒免，遵守条约，实属安静畏法。得旨：有治人，无治法。实力为之。

（卷1343 22页）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癸丑（1790.1.16）

兵部议准：陕甘总督勒保奏称甘省嘉峪关外花海子地方路通王子庄、野麻湾等处，为紧要之地，请于花海子分驻把总一员、兵三十名，并于通花海子之红泉口、笈笈槽、红柳井子、四十井子、草湖、爬腰树等六处各安兵五名；所派把总、兵丁，于赤金、靖逆二营内按年轮流派拨更换，令该把总于红泉口等六处轮转巡查，并令赤金营都司每月赴花海子等处稽查结报。又，木笼泉、梧桐窝、石人子、断山口均通花海子路径，请于桥湾营拨兵十名分驻木笼泉、梧桐窝，于威虏堡营拨兵五名分驻石人子，于嘉峪关拨兵五名分驻断山口，仍令各本营将弁随时查察，以专责成。从之。

（卷1344 3页）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1790.2.4）

回部阿克苏三品阿奇木伯克贝子品级辅国公迈默特阿布都拉及乌什、库车、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伊犁等处伯克、朝鲜国正使李性源、副使赵宗铉、琉球国正使向处中、副使郑永功、暹罗国正使帕史滑里逊通亚排那赤突、副使啷喝汶悉呢嚧喔无突、廓尔喀使臣巴拉叭都尔喀哇斯、哈哩萨野等于西华门外瞻觐。命随至瀛台赐食。

（卷1345 9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保宁奏货买哈萨克牲畜，官布如有不敷，临时购买商民、回子布匹应用，不无参差，请于正月借用库项五千两，预买布一万匹备用等语。此虽似有通融之益，惟是向商民购买，其采买官员、商民自必从中沾润。现在伊犁所需官布皆由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办运，此项不敷布匹，即将喀什噶尔、叶尔羌各城回子应交粮石折布交纳。著传谕保宁如何令回子折交，所折布匹可得若干，是否足用，如何运往，

于哈萨克回子等有无利益，可能永行之处，熟筹妥拟奏闻。

（卷1345 10页）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甲戌（1790.2.6）

上御抚辰殿大幄次。赐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伯克、朝鲜、琉球、暹罗、廓尔喀等国使臣宴。

（卷1345 11页）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丙子（1790.2.8）

谕曰：福崧等奏元旦庆贺折内并未列阿奇木伯克之名，虽属照例办理，但庆贺行礼为朝廷大典，原非具文。著令伊等一并列衔，俾益晓敬君之道。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三处较大，嗣后元旦朝贺并万寿朝贺等事，其阿奇木伯克著列名于大臣之次。

（卷1345 13页）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癸巳（1790.2.25）

上御山高水长大幄次。赐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伯克、朝鲜、安南、琉球、暹罗、廓尔喀等国使臣宴。

（卷1346 23页）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甲午（1790.2.26）

上御山高水长大幄次。赐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伯克、朝鲜、安南、琉球、暹罗、廓尔喀等国使臣茶果，并赏赍有差。

（卷1346 25页）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乙未（1790.2.27）

谕曰：伊斯堪达尔乃旧臣仆，且系郡王，嗣后奏事衔名

著在明亮之次，博兴衔名著在伊斯堪达尔之次开列。

（卷1346 29页）

谕军机大臣曰：明亮等奏从前察喀尔西雅克部落阿哈拉克齐、占颇拉特等将前来贸易之安集延回人及喀什噶尔回人等马匹夺去千余匹一案，今经博斌等将占颇拉特及其子伯尔克并塔尔巴噶什之布鲁特阿哈拉克齐玉默特拿获，分别办理等语。所办尚妥。布鲁特等互相掳掠虽系伊等常事，似此会合多人夺取贸易回人马匹至千余匹之多者亦所罕有。若不惩办，恐别滋事端。明亮等乘其不备，遣兵将占颇拉特等拿获，实属可嘉。明亮、伊斯堪达尔著各赏珊瑚朝珠一串、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四个，博兴著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博斌著赏大缎二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其随往之布鲁特比、回子等亦各奋勉，充巴噶什部落之布鲁特比玻什辉著赏给二品顶戴，齐哩克部落之布鲁特比呼图鲁克著赏大缎一匹，齐哩克部落之布鲁特阿哈拉克齐库楚克著赏给六品顶戴，希布察克部落之布鲁特比多连之弟色提巴尔第著赏给五品顶戴花翎，多连之子图尔第、爱勒推著各赏大缎一匹，充巴噶什部落之布鲁特华特著赏戴花翎，珲齐著赏五品顶戴花翎，伊斯堪达尔之侄玛扪著赏二品顶戴。呼图鲁克都斯著赏三品顶戴，布鲁特岳勒达锡、列丕野斯、托里雅什、曲鲁曲俱著赏戴金顶以示鼓励。占颇拉特之子伊第哩呼里等恳请缉送贼犯以赎其父，明亮等未将占颇拉特办理，暂候亦是。著将占颇拉特妥为看守，伊子果能缉贼，送到时再办，或送京师安插，临期酌量妥办。如此既可绝其根株，各布鲁特知所畏惧，窃盗之案自必稀少。巴斯起斯比等各派阿哈拉克齐与博斌引路，俱应加恩，著寄谕明亮查明，每人赏缎一匹以示鼓励。

（卷1346 29—31页）

又谕：据福崧等奏和阗一年交剩粮石，折交布二万六千八百余匹等语。前此保宁奏伊犁货买哈萨克牲畜不敷布匹，请向商民、回子等购买应用。奏到时，朕即以为买民布匹不免从中多被沾润，莫若令喀什噶尔等城办运。今和阗一城余谷即可折布二万六千余匹，若将伊犁不敷万余布匹分派各回城折交，尚不为多。著传谕保宁，明亮将前项不敷之数即分派各回城折布送交伊犁备用。

（卷1346 31—32页）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丙申（1790.2.28）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召左翼乌珠穆沁和硕亲王玛哈索哈、巴林亲王品级多罗郡王巴图、固山贝子和硕额驸德勒克、喀喇沁亲王品级多罗郡王满珠巴咱尔、奈曼多罗郡王拉旺喇布坦、敖汉多罗郡王齐默特鲁瓦、固山贝子桑济扎勒、土默特多罗贝勒索诺木巴勒珠尔、翁牛特多罗贝勒济克济扎布、右翼科尔沁和硕亲王旺扎勒多尔济、多罗贝勒三音察衮、固山贝子锡第、阿拉善和硕亲王旺沁班巴尔、回部郡王品级多罗贝勒哈第尔、阿克苏三品阿奇木伯克贝子品级公迈默特阿布都拉、阿鲁科尔沁多罗贝勒阿尔达什第、喀尔喀多罗贝勒衮布多尔济、固山贝子德沁喇木丕勒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346 32—33页）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癸卯（1790.3.7）

又谕：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奏请来京恭祝本年八旬大庆，已照所请令于七月初五日以内前赴热河，并谕应本兰班次之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乌梁海、青海回子等亦均于七月初五日以内前来。今朕于八月初三日启銮回京，定于七月二十六日在热河筵宴各国来使。倘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应来之土尔扈特等仍于七月初五日以内前来，时值天气炎热，

雨水必多，伊等俱未出痘，徒使守候多日，于伊等未便。著寄信保宁、恒瑞、明亮、 蕴端多尔济、 奎舒等明白晓谕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应行前来之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乌梁海、青海回众，令其各酌于七月二十二三等日可抵避暑山庄，量期起程。

（卷1347 11页）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辛未（1790.4.4）

又谕：据保宁奏接奉命各回城以应交粮石折布运交伊犁谕旨，即札商明亮等语；又，另折内称近日具奏预先支价，令民交布，即为去弊起见，承办官员以及商民俱不能染指，请仍照前奏办理等语。览此二折，前后矛盾。前因若向商民购买布匹，不免从中沾润，是以降旨令各回城折交应用。今保宁接奉前旨，札商明亮，自应持有回札， 遵朕指示妥拟具奏， 乃请仍照前奏，殊属含混。即以交易哈萨克马匹而论，肥壮者易以官布，疲瘦者以所买布匹换易，不过在布之粗细、价之低昂取齐， 有何不可？ 今保宁奉朕指示之旨又复掩饰其词，回护前奏，甚非办事之道。著传谕保宁，所买商民布匹不必退还，存库备用外，嗣后务遵朕前所降旨将现在各城回民如何折布、究竟可得若干、 是否足敷伊犁应用之处， 与明亮等札商筹画，惟期于事有济，俾可永远奉行，悉心妥办奏闻。

（卷1349 11—12页）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壬寅（1790.5.5）

又谕：据明亮等奏拿获由萨木萨克差遣及代萨木萨克科敛银物之回子巴喇特等八犯，审明全行正法各等语。新疆回子等从前交通萨木萨克，私与科敛银物，情殊可恶，节经从重办理示惩。今雅呼和卓等竟自不知畏惧，仍敢交通萨木萨克，私为科敛银物，其中又复牟利大半，分肥入己，情尤可恨，实属不

法已极。明亮等全行拿获审明，业将巴喇特等八犯俱即正法，办理尚是。但此案究系由明兴处研讯前来贸易之安集延回子呼岱巴尔底，始将此等情节及案内人犯一一究出。明兴自差往叶尔羌以来，办理此案尚属认真出力，著加恩将因伊前任所有革职留任及革任注册之案交该部查明，俱著从宽开复。雅满泰一闻明亮等所寄之信，即将莫罗努尔默特等拿获，押解喀什噶尔，尚属妥协，雅满泰著加恩升为头等侍卫。伊斯堪达尔遵照明亮等交派，将萨木萨克所遣回子巴喇特拿获，亦能感激朕恩，实心奋勉从事，著加恩赏赉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以示鼓励。至从前私贩大黄案内发往浙省之回子迈玛喇伊木，即令在于彼处处斩。除另降谕旨发交该抚外，所有明亮等拟遣回犯库察克和卓等，著沿途出派妥干弁兵严加防护，押解来京。其余均照明亮等所请行。仍交明亮等将现在未获各犯务令留心严加察拿，缉获之日亦照此次严加治罪，以示惩儆。

（卷1351 15—16页）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甲辰（1790.5.7）

陕甘总督勒保奏：洮州土司世袭指挥杨家业呈称恭遇皇上万寿，愿入京叩祝。应请照五十一年庄浪土司入觐例，令随各回城伯克同赴热河。得旨：准其来。

（卷1351 27—28页）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壬午（1790.6.14）

又谕：据勒保奏搜出由伊犁回归私带玉石之商民李世才等，请旨治罪等语。李世才等胆敢私带玉石进关，情殊可恶，均照所请办理。玉石系回地所产，其偷买携入内地者，虽经南路回城严加搜查，究因伊犁等处并不稽察，以致李世才等牟利，于阿克苏等处采买，由伊犁北路私带进关。所有沿途地方若不严查，日复一日，皆冀幸由此绕行，亦未可定。著交伊

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将军大臣等照回城一体严查，断不可怠忽从事。

（卷1354 1—2页）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癸未（1790.6.15）

又谕：唐古忒学事务著德勒克管理。其御药房、回子学、包衣三旗前锋营、僧道司、宝谛寺俱系总管内务府大臣所属，嗣后即著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毋庸另行分管。

（卷1354 5页）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甲午（1790.6.26）

又谕：据勒保奏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及各城回子伯克，今岁因叩祝万寿前来人数较多，凡土尔扈特等仍由宁夏沿边一路行走，以避内地暑热；各回疆伯克等俱由兰州、西安大路遄行，以免壅滞；一俟进关后，饬令道员、副将护送趱行等语。土尔扈特及各回城伯克等计四月二十进关后，距七月初十以前尚有八十日，仅可从容前来与宴，不至迟滞。至土尔扈特、和硕特等恐有未曾出痘之人，自应照例由宁夏沿边一路，届期赶至热河。其各回城伯克倘途次不能趱行，即赶至京师尚不误筵宴之期，不至热河亦无不可，总不必过于催迫。又另片奏称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亲来祝禧，一切应付应量加丰裕；于经过地方有镇道驻扎处均筵宴一次等语。策凌纳木扎勒虽系汗号，与内外各扎萨克、蒙古汗王何异？非如安南国王亲自初来瞻觐者可比。若于经过地方俱行宴赉，不特徒滋繁费，亦且无此体制。该督所请殊可不必。将此谕令知之。

（卷1354 23—34页）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丁酉（1790.6.29）

又谕：据明兴等奏回子玉苏布等呈报刨获玉石三块。著照所奏便中解京外，其搜获回人、商民等私埋玉石，自应报出

归官，但各处差人搜刨，不惟滋下人挟诈之弊，亦且徒事烦扰。著传谕明兴无庸特派人搜查。

（卷1355 2—3页）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丁亥（1790.8.18）

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杜尔伯特多罗郡王纳旺索诺木、和硕特多罗贝勒德勒克乌巴什、阿尔台乌梁海散秩大臣布延德勒克等四人，哈密郡王品级多罗贝勒额尔德锡尔及各回城阿奇木伯克等十七人，缅甸国使臣便居未驼等十人，南掌国使臣叭整烘等六人，台湾生番头目怀目怀等十二人入觐。上御卷阿胜境召见。同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赐食，并各赏赍有差。谕：伊犁阿奇木伯克一等台吉鄂罗木咱布乃额敏和卓之子、伊斯堪达尔之兄，从前额敏和卓宣力有年，现今伊斯堪达尔又勤妥奋勉，著加恩鄂罗木咱布作为公品级一等台吉，以示鼓励。又谕：阿巴噶多罗郡王喇特纳锡第著赏三眼花翎，杜尔伯特多罗郡王纳旺索诺木著赏黄马褂、三眼花翎，哈密郡王品级多罗贝勒额尔德锡尔著赏黄马褂、双眼花翎，青海固山贝子济克默特伊什、喀尔喀固山贝子索诺木旺扎勒多尔济俱著赏黄马褂，青海镇国公吹忠扎布、喀尔喀辅国公额琳沁多尔济、扎哈沁三等公托克多巴图俱著赏花翎，伊犁厄鲁特总管硕通著赏黄马褂，以示朕惠爱藩部臣仆之意。

（卷1358 11—12页）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己丑（1790.8.20）

安南国王阮光平、陪臣吴文楚等、金川木坪宣慰司甲勒参纳木卡等三十人、哈萨克汗杭和卓之弟卓勒齐等五人入觐。上御卷阿胜境召见。同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回部王、公、伯克、缅

甸国、南掌国使臣、台湾生番等赐食，并赐安南国王阮光平诗，余各赏赉有差。

（卷1358 13页）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壬辰（1790.8.23）

上御澹泊敬诚殿。赐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额驸、台吉等、回部王、公、伯克、安南国王及陪臣、缅甸国、南掌国使臣、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宴。

（卷1358 20页）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甲午（1790.8.25）

朝鲜国正使黄仁点、副使徐浩修等入觐。上御卷阿胜境召见，同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王、公、伯克、安南国王及陪臣、缅甸国、南掌国使臣、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赐食。至丁酉皆如之。

（卷1359 1页）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己酉（1790.9.9）

上御同乐园，赐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郡王、伯克、安南国王及陪臣、朝鲜、缅甸、南掌等国使臣、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食。至甲寅皆如之。

（卷1360 1页）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庚申（1790.9.20）

上御礼舆，还宫。骑驾卤簿全设，导迎乐作，并奏万寿衢歌。皇子、皇孙、皇曾孙、皇元孙、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绅民、耆老、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王、公、伯克、安南王及陪臣、朝鲜、缅甸、南掌等国使臣、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环跪称庆。赏赉老民、乐工、承应匠、艺人等有差。

（卷1360 24页）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丁卯（1790.9.27）

上御同乐园，赐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王、公、伯克、安南国王及陪臣、朝鲜、缅甸、南掌等国使臣、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食。

（卷1361 11页）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戊辰（1790.9.28）

上御正大光明殿，赐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王、公、伯克、安南国王及陪臣、朝鲜、缅甸、南掌等国使臣、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食，赏赉有差，并赐两淮、浙江、长芦商人等食。

（卷1361 11页）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丁丑（1790.10.7）

又谕：据永保奏哈萨克汗斡里素勒坦之弟多索里素勒坦前赴伊犁，恳将带来灰鼠等物贸易绸缎、布匹之处拟驳等语。朕虽因办理妥善赏给荷包，但所办尚未周密。伊犁商贩甚多，即当面议驳，仍恐不肖之徒将私带货物潜行贸易，究与未驳何异？且安集延回人等永保即照所恳令其内地行走，尤属错谬。阿克苏等处并有回人集场，伊等夹带俄罗斯货物于途中私自偷卖，永保何以未见及此？著传谕毓奇等，此项人等前至阿克苏地方，务须严密查察，毋许私行贸易。寻毓奇等奏：俄罗斯所产物件禁止不准入卡，大黄等物不准出境，臣等谨将此旨通行晓谕。除严饬各卡站外，并将乌什、阿克苏之阿奇木伯克迈默特·阿布都拉、托克托·呢咱尔等面加详谕，如有前来伊犁、阿克苏二处贸易回人，俱给以乌鲁木齐、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等路引，于各处验照搜查，不至稍有疏漏。报闻。

（卷1361 35—36页）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乙酉（1790.10.15）

和阗办事大臣李侍政、锦格等奏：和阗回民安居乐业，今岁谷石较往年尤为丰收。但其间无业人等俱赖佣工度日，而各色谷价不一，多有未便。今查和阗普尔钱除支放官兵盐菜、羊只外，每年尚余七百六十九串有奇。请于此项赢余内动支一百五十六串，按时价将麦、黍、高粱各买三百石存贮空廒，遇青黄不接、谷价昂贵时，酌价减粜。其所卖之钱仍归原支项下入官，以备核报。嗣后每秋即以此为例动款办理，于回民生计尤为裕如。得旨：允行。

（卷1362 22页）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丁亥（1790.10.17）

谕：据明亮等奏拿获喀什噶尔监禁应行发回之布鲁特玉默特、珠德弥什、托礼弥什等人犯内，黄夜私卸枷械潜逃之珠德弥什解送勒保拟以发遣充当苦差，并将看守人役治罪等语。明亮等所办殊属错谬。珠德弥什等虽系审明未经盗窃、应行发回之人，究属枷械监禁候旨发落之人，理宜守法静候。今乃胆敢私卸枷械潜行脱逃，情殊可恶。明亮既经拿获，理宜即行正法，俾新疆各部落人等共知法令严肃。即看守人役亦应严行办理，以示惩儆。明亮等独未计及于此耶？乃将珠德弥什拟以发遣，既已错谬，至审拟看守人役，折内声叙殊未明晰，尤属无谓。昨甫降旨将明亮补授刑部尚书，乃伊办理此案如此错谬，殊为福薄。著将明亮等严行申饬外，仍将明亮、博兴交部严加议处。伊斯堪达尔究属回人，著从宽免其议处。著明亮将珠德弥什即行正法，并著通行晓谕布鲁特等以“珠德弥什等皆系审明并未行窃、应行发回之人，但伊等枷械监禁之际理应守法静候，乃珠德弥什竟敢私卸枷械潜行逃脱，殊属目无法纪，情实可恶，是以将珠德弥什正法。嗣后尔等务须凛遵法宪，毋蹈覆

辙。”若珠德弥什业经解赴勒保处，勒保即将珠德弥什速解喀什噶尔交与明亮等遵旨办理。其督领看守之弥喇布伯克呼达雅尔之子额布塞依特向原看守之回人爱什木等六人索取钱文，令爱什木等回家过年，致令珠德弥什乘间脱逃，若仅枷号，不足蔽辜，著将额布塞依特发遣内地。余俱照明亮所请行。

（卷1362 24—25页）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戊子（1790.10.18）

又谕曰：永保等奏拿获偷窃马匹之回犯伊斯拉木、聂提沙尔，审明办理等语。伊斯拉木、聂提沙尔等身系逃犯，胆敢纠同从前脱逃之回犯岳和布、多里雅特偷窃马匹，又拒捕放枪，情殊可恶。计其所窃马匹已逾十匹以上，理应即行正法，乃永保折内奏称应按例将伊斯拉木拟绞监候、入于秋审情实，是何言也？继而始称将伊斯拉木立绞讫。如此办理，方为允当。但既将聂提沙尔拟绞，入于秋审，亦应予勾，著将聂提沙尔即予勾决。永保接奉此旨，将聂提沙尔即行处绞。至此等脱逃人犯一经报逃，不过在伊犁境内，即或出境，亦不过逃往回部地方，如果实力缉拿，断无不获之理。乃该将军、大臣等竟不实力督缉，任其藏匿山内，以致纠众肆行偷窃马匹。未经拿获之岳和布、多里雅特，著永保等严缉务获，照例治罪。商伯克托克托跟踪追捕，所乘之马为鸟枪所伤，竟将伊斯拉木、聂提沙尔拿获，甚属奋勉，著由该处库内赏给大缎一匹以示鼓励。至办理新疆事务，须信赏必罚，始足以昭劝惩。著饬谕永保如有似此应行治罪者即行办理，其应行赏赉者亦著即行奖赏，慎勿仍此拘泥犹豫也。

（卷1362 26—27页）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辛卯（1790.10.21）

又谕：据工部议驳勒保题销乾隆四十九年剿洗盐茶逆回军

需一本，朕详加披阅，该督请销银六万四千九百余两，经工部核去银二万五千余两，驳减不啻十分之四，多寡悬殊，因令军机大臣查核原案。工部俱系按照成例核减，其中如火绳一项，该省既册开河州镇每丈用纸十二张半制造，何以各镇协营火绳又每丈用纸二十五张，多至一倍？即该督原奏所称用纸十三张制成火绳，则绳甚微细，迎风易灭，是以各营俱用纸二十五张成造等语，岂河州镇所造火绳独不嫌微细易灭乎？至药铅、军器以及树皮、麻斤、火绳等项，该督亦并未按照准销成例开报，以致数目浮多，屡经部驳。是否系承办军需各员希图浮冒，任意开销，而该督亦不详查，率行题覆？殊非核实办公之道。朕思所驳既多，非营员等所能赔缴。况此项火绳本不应用纸张，该省既经错误于先，及报销时又复浮冒多开，屡经驳饬，而勒保又并不查实删减，以致军需要案久悬，殊属非是。所有部驳核减银两，著落勒保及四十九年以后之历任督、藩照数分赔，以清款项。并著传谕勒保即将前项指驳各条逐一详细查明，据实明白回奏。所有工部议驳原册著发交阅看。

（卷1362 34—35页）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甲午（1790.10.24）

又谕曰：毓奇奏称阿克苏游击阿玉锡搜出回民马天龙等车辕内玉石四块，将马天龙等分别治罪等语。马天龙等于车辕钩心上挖孔偷藏玉石，实属违法谋利，著即照毓奇所奏，将马天龙等解交勒保治罪。游击阿玉锡搜出马天龙等车辕钩心内夹藏玉石，甚属留心急公，如不稍加赏赉无以示劝，著交毓奇由该处库内赏缎一匹以示鼓励。嗣后有如此者，俱著照此奖劝办理。余照所请行。

（卷1369 3页）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戊寅（1790.12.7）

谕：据毓奇奏接奉谕旨稽查由伊犁路径回归阿克苏之安集延回子等有无私携俄罗斯物件等语，所办殊属错谬。前令稽查新疆回城贸易之安集延回子等物件者，特因恰克图贸易现在停止，而安集延回子等贪图重利，将俄罗斯出产物件窃行带转贩卖，是以暂行禁止。其恰克图贸易开时，仍准其照常贸易。今据毓奇奏称将商民、回子、安集延、布鲁特、土尔扈特等解衣搜查，成何体统？即恐与萨木萨克等寄信勾通，亦只应悉心访办。若如此办法，不惟致各部落人等惊疑，亦非朕抚恤外藩之意。毓奇若并未如此办理，不过虚词入奏希图见长，尤属不合。岂伊在朕前竟敢公然欺罔乎？且穆苏尔达巴汉乃通伊犁回城之大路，其不准安集延回子等经由者，因伊等系卡座外部落之人，由外地行走，可不致私携俄罗斯地方出产物件售卖故耳，并未将内地贸易回子及土尔扈特等概行禁止也。若如毓奇所奏，则彼处商民往来甚众，终日惟搜检之不暇，尚能办理余事乎？大抵毓奇之意，以为书麟、长麟、琅玕现俱获罪，巡抚正在需人，伊从前曾任漕督，冀乘此市美，或可复任封疆；否则思家念切，意图更换来京。毓奇之心必不出此二者。幸回子等均系受恩多年之人，即安集延、布鲁特等亦皆久沐深仁，不致滋生事端。不然众怨沸腾，其弊尚可问乎？看来毓奇竟不宜在乌什办事，著革去子爵及头等侍卫，降为二等侍卫，前往喀什噶尔随同明亮办事。富尼善人尚安静，乌什事务即著富尼善前往接办。伊亦系弃瑕录用之人，若复更张多事，必当重治其罪。除将此旨通谕各处大臣外，仍以回语译出，传谕京城居住之回子并各回城知之。

又谕：据科凌阿奏本年值伊年班，瞻仰情殷，请于封印前来京陛见等语。科凌阿本年八月内庆祝万寿来京，于九月内甫经回任，保琳亦系同来，以理论之，舒楞额应来。此次自应将

舒楞额应来及科凌阿适值年班之处声明具奏，其来与否，请旨定夺。乃竟不如此声明，冒昧具奏，殊属取巧。折内又以依奢君上为辞，尤属妄言。伊甫经陛见回任，何依奢之有？明系畏惮复来，假饰之词也。折内于依恋字朱笔点出外，科凌阿著交部查议。本年年班著舒楞额来。

（卷1368 3—6页）

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壬戌（1791.1.20）

谕曰：毓奇因商贩、回人私带例禁物件解京搜查，将伊革去子爵、头等侍卫，作为二等侍卫。毓奇办理冒昧，究属因公，尚无大罪。著加恩将世袭子爵仍留伊本身，罚子爵俸二年以示警戒。

（卷1369 1页）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庚寅（1791.2.17）

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召左翼科尔沁和硕亲王恭格喇布坦、多罗郡王喇什端罗布、喇什噶勒当、巴林亲王品级多罗郡王巴图、固山贝子和硕额驸德勒克、奈曼多罗郡王拉旺喇布坦、土默特多罗贝勒索诺木巴勒珠尔、翁牛特多罗贝勒济克济扎布、敖汉固山贝子桑济扎勒、右翼科尔沁和硕亲王旺扎勒多尔济、喀喇沁亲王品级多罗郡王多罗额驸满珠巴咱尔、洁齐特多罗郡王敏珠尔多尔济、喀尔喀多罗郡王桑齐多尔济、固山贝子逊都布多尔济、回部郡王品级多罗贝勒哈第尔、乌珠穆沁多罗贝勒旺楚克、鄂尔多斯多罗贝勒栋罗布色棱、哈萨克汗斡里素勒坦之弟多索里素勒坦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370 25—26页）

乾隆五十六年二月甲子（1791.3.23）

谕：据明兴等奏请将采取磬料玉石之出力官员伯克及众回人等分别赏赉等语。此次采取磬料玉石之官员伯克回人等，甫

及五月即能采得四分，俱经开琢成方，均属奋勉。著加恩，主事景格、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商伯克莫罗果帕、色呼库勒之阿奇木伯克玛塔喇木每员各赏给缎二匹，其回人三百名每人各赏给布六匹，以示鼓励。

（卷1373 8页）

乾隆五十六年二月癸酉（1791.4.1）

军机大臣议覆：陕甘总督勒保奏称西藏喇嘛来使进京，经过各省，经理藩院分晰，定以包件数目，并奉旨责令道员、副将等亲查；惟新疆各部落回目及土尔扈特人等进京，向来马匹、口食系属按品给予，而行李包物上由哈密等处秤明斤重，移咨内地给以车辆，并无定数；若不限以斤重数目，恐回目人等行李包件逐渐加添，所需车辆愈多，于驿站不无扰累，请各按品级定以斤重数目。自系杜渐防微之意。应令伊犁将军及回疆办事参赞大臣等分别各回目并土尔扈特人等品级，斟酌所带包件轻重多寡、应定若干，车辆马匹应用若干，议定确数，奏到再行核覆。得旨：依议速行。

（卷1373 22—23页）

又谕：据明亮等奏访得萨木萨克现已势穷，及所称那尔巴图于今春遣人往伊犁，欲来京恭请圣安等语。前因那尔巴图拿获萨木萨克并未解送，是以降旨明亮等，如那尔巴图遣使请安，著不必准行。今那尔巴图深自追悔，始遣使恳请来朝。伊遣使至伊犁，固不应即为准行，但现在萨木萨克势穷，在鄂罗托依帕居住，那尔巴图苟欲赎前愆，将萨木萨克拿解前来，亦可了结一事。计那尔巴图遣使至伊犁时，保宁业已接任。著传谕保宁，如那尔巴图遣使请安，即告伊来使"从前尔伯克那尔巴图果能恭顺，将萨木萨克拿解前来，自必承受大皇帝厚恩。惟其未行解送而反释放，故当治罪。大皇帝仍念那尔巴图受

多年，恭顺奋勉，恕其愚蒙，并未加罪，仅未准其遣使朝贡。今遣使伊犁，亦未便准行。但念尔伯克那尔巴图因未获恭请圣安甚属惶恐，自知不能由喀什噶尔前往，复使人绕道伊犁，足见肫恳，此次暂准前往。尔伯克诚感圣恩，将萨木萨克拿解前来，不惟准尔来使进京，大皇帝且必格外施恩。"如此晓谕，一面奏闻，一面即于来使内遣回一人令其传谕，其余来使即行送京。

（卷1374 22—23页）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己巳（1791.5.27）

谕军机大臣等：据尚安等奏俄罗斯因禁止通商将萨迈林放出，造作浮言，以为摇惑土尔扈特之计，断不敢与内地构兵等语。所奏尚为近理。至所称密寄信与巴里坤、古城、吐鲁番领队大臣，令其加意防备之处，殊可不必。倘有泄漏，转致土尔扈特人众生疑。著传谕尚安此际惟当安静防守，视为无事，仍速令各领队大臣及回疆各城大臣等不必声张，免致回众疑惧。

（卷1377 12页）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癸酉（1791.5.31）

又谕：昨审讯俄罗斯逃出土尔扈特喇嘛萨迈林，据供伊因迷失道路，遇打牲哈萨克掠卖与诺特海回子，随至俄罗斯鄂木城，意欲脱逃，有喀尔喀赛因诺颜部落之蒙古安达赉告以俄罗斯聚众，欲袭取土尔扈特，并给俄罗斯字书一封，令其携出呈报等语。拉旺多尔济系赛因诺颜部落扎萨克亲王，现在驻扎游牧，著传谕拉旺多尔济，查明安达赉有无父母妻子并何时逃入俄罗斯之处，据实奏闻，仍谕令恒瑞一体详查。

（卷1377 28页）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丁未（1791.7.4）

谕：据保宁奏请将与属兵之女通奸之守备孟嘉永革职，枷号四十日，发往喀什噶尔等处效力等语。新疆地方，孟嘉永身系守备，胆敢与管辖兵丁之女行奸，甚属卑贱不堪。若仅照保宁所奏完结，不足蔽辜，亦无以警众。俟孟嘉永枷号满日，杖四十，即发往喀什噶尔等处赏与回子为奴。余照所请行。

（卷1380 6页）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戊申（1791.7.5）

谕军机大臣等：自驻跸热河以来，连日天气炎热，未得雨泽，想京城一带晴霁日久，郁蒸殊甚，自必望雨甚殷，朕心深为廑念。著传谕阿桂等于觉生寺、黑龙潭等处照例设坛，虔诚祈祷，并查询在京回子能祈雨者一体祈雨，以期速沛甘霖。如得有雨泽，即行奏闻，用慰廑注。寻奏：遵旨设坛祈雨，兼令回子萨哈尔索丕一体祈祷，得雨即驰奏。报闻。

（卷1380 11—12页）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壬申（1791.7.29）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顺天府奏京城自屡得澍雨以后，连晴数日，正可藉资蒸晒，深为有益等语。京师节次得雨，虽日来天气晴霁，土膏自尚属沾润。但现在热河地方炎熇殊甚，想京中气候亦大概相同，或过之。有病人否？如尚不致望雨则已，倘因天气郁蒸，著留京王大臣等仍派令回子萨哈勒索丕照前虔诚祈祷，以冀续沛甘霖。将此谕令知之。仍著据实覆奏，以慰廑注。寻奏：京城十七至二十等日续得雨泽，二十九日大雨倾注，旋即晴霁。民间并无时疾，无须祈祷。报闻。

（卷1381 16页）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甲戌（1791.7.31）

谕：据佛住奏称阿奇木伯克迈默特·阿布都拉呈请设立清文学校，选其子弟及众伯克之子弟内质可造就者教习礼仪、靖

语，可否准行，奏闻请旨等语。此诚美事，所请甚属可嘉，朕深欣悦。加恩赏给迈默特·阿布都拉大缎一匹，著佛住即照其请，准设立清文学。仍择通晓清文、清语员弁，令其在学留心教授。

（卷1382 1页）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乙亥（1791.8.1）

又谕：据秀林奏审明七品都管伯克鄂克塔木之子额依穆尔与守备苏世义署内余丁王英斗殴，苏世义辄将鄂克塔木唤去妄行掌责一案，分别定拟具奏等语。鄂克塔木系七品伯克，伊子额依穆尔与余丁王英口角相殴，该守备苏世义闻知即袒护王英，将鄂克塔木唤去掌责，甚属糊涂不法，自应从重办理，以慰回众之心。秀林审讯明确，请将守备苏世义革职，仍留三年，令其效力赎罪，余丁王英枷号两个月，杖责四十，并赏给鄂克塔木缎匹、茶封等物以示抚慰，所办尚属平允。向来各城驻扎大臣办理外藩与内地交涉事件，多有袒护内地民人者，日久必致伊等寒心，殊非朕抚恤外藩之意。今秀林并不袒护守备苏世义，如此秉公办理，尚属可嘉。各城驻扎大臣遇有此等事件，亦应照此办理。但秀林原定苏世义之罪尚轻，不足蔽辜。著交秀林传集众回民，将苏世义革职，重责四十，枷号三个月示众。余俱照秀林所奏行。并将此通行晓谕回疆各城驻扎将军大臣等，嗣后遇有此等事件，均著照秀林办理，断不可稍存袒护内地之见。

（卷1382 4—5页）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丙戌（1791.8.12）

又谕曰：秦承恩奏据渭南县民人刘世俊出首族叔刘照魁从远道回家，携有银两马匹，恐系行窃为匪，经该县将刘照魁拘拿到案，讯出该犯系入八卦教内，于上年二月自山东起身，由

库车、阿克苏、叶尔羌至喀什噶尔，寻见震卦掌教王子重；该犯以刘照魁远赴口外送伊家信，功行较大，封为东震至行开路真人，令其回至山东与伊侄王脑元儿兴复原教，并令该犯口许伺教发遣叶尔羌等处屈进河等六犯封号等语。王子重系震卦教内发往喀什噶尔给回子为奴之犯，乃不思悛改，复敢潜通信息，妄加封号，兴复原教，实为罪大恶极。而同教发遣新疆之屈进河等仍向王子重讨求封号，均属愍不畏死，竟与叛逆无异，自应速正刑诛，以昭炯戒。但王子重系震卦掌教，为此案罪魁，著明亮等迅拿到案严审，令其供出在新疆地方传教煽惑、辗转授徒入教之人，一并查拿根究，无使一名漏网，速即驰奏。审讯明确后，即派委妥干官员兵役将王子重迅速解京，再行根究同教匪犯，尽法处治。沿途务须小心管押，毋使乘间脱逃。此等邪教人犯到处皆有伙党，若一经逃窜，必有同教之人为之隐匿潜藏，往往难于缉获，并恐该犯自知罪重，或乘间自戕，幸逃显戮，皆未可定。务当防范严密，不可稍有疏虞，致干咎戾。其屈进河、申文成、宋明、周法才、周进、毛有伦六犯，并著明亮等密拿审讯。该犯等既向王子重讨求封号，必有兴教授徒等事，务须逐一根究，一面速奏，一面即将屈进河等六犯在该处正法示众。所有王子重、屈进河等供出各犯，如有在新疆复立八卦教名目、授徒惑众者，亦即在该处正法。其贸易民人内，如审系被惑听从入教之犯，著一并解交刑部发遣，以绝根株。又，喀什噶尔遣犯詹清真系天地会匪犯，托刘照魁携带家信，并给与纸条，声言到粤时给伊家属看过必有重谢，其纸条内语甚违悖，并著明亮严讯詹清真在该处有无传习天地会教，曾否亦入过八卦教，切实研鞫。若有匪徒听从入教者，亦当一体从严办理。詹清真亦即正法。至此等邪教匪犯，原以新疆回子等向不信佛，是以发往该处为奴。乃该犯等到彼仍各

互相交结，联络声气，甚至妄加封号，可见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四处邪教遣犯如此，其余回疆地方均有邪教案内发往为奴之犯，自必在彼仍行传教煽惑。此项邪教发遣之犯俱系情罪重大，到配后自应严加管束。乃回疆办事大臣等视为寻常案犯，给与回子为奴后，遂尔听其在外滋事，来往招摇，从不过问。若一经脱逃，不过咨会沿途查拿塞责，以致该犯等肆行无忌。看来八卦邪教、天地会案犯行教授徒，不特喀什噶尔四处为然。著传谕回疆办事大臣一体留心访拿，如遣犯在彼复传邪教，立即从严查办。至王子重等在该处复思兴复原教，竟敢设立封号，诱惑匪徒，并有银两、马匹资给刘照魁，岂非入教之人共相资助？若明亮等稍加管束，不令与匪徒交结往来，何致该犯得有余资，妄思复教？其平日毫无觉察，任听新疆地方遣犯邪教蔓延，形同木偶，咎实难辞。明亮、明兴、秀林、佛住等俱著严行申饬。若再不将此案匪犯实力查拿，细心根究，以致狡供漏网，必将伊等一并治罪，决不宽贷也。除秦承恩飞咨该新疆大臣查照办理外，将此由六百里并传谕福康安、书麟、长麟、惠龄、穆和蔺、梁肯堂等知之，并著将案内各犯严行查办。

（卷1382 23—27页）

又谕曰：秦承恩奏请将刘照魁委员解交刑部，及王子重等托带各信一并封送军机处等语。八卦邪教煽惑人心，久经破案分别治罪。刘照魁胆敢愍不畏法，复行入教，潜赴新疆重地为遣犯王子重暗通信息，受封名号，罪恶已极。该抚将该犯拿到审讯得实，所办甚好。业经降旨新疆办事大臣及各督抚将案内各犯严行查办矣。至刘照魁族侄刘世俊见伊叔远道回家形迹可疑，即行禀首，尚知畏法，自应优加奖赏。所有审出刘照魁入教寄信各缘由之渭南县知县田灏著送部引见，以示鼓励。其刘照魁一犯，著秦承恩派委妥干员弁迅即解赴行在以凭质

讯。再，刘照魁既可潜赴新疆复行入教，该省保无有似此不法之徒暗中煽诱？从前段文经案内之徐克展即经逃逸陕省，旋被弋获正法，恐陕省尚有此教党羽。并著传谕该抚仍宜留心访缉，饬属严拿，毋使邪教潜兴，漏网稽诛，方不负任使。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382 27—28页）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丁亥（1791.8.13）

又谕：据李侍政等奏回民和硕勒墨特因向该处民人借钱不给，彼此口角，遂持刀将刘子英扎死，当将和硕勒墨特拿获审明，拟以斩决，请旨即行正法等语。新疆居住旗民人等如系有意欺压回子，固应将旗民人等办理，而回子等亦不可无故欺压旗人、商民。即如李侍政等所奏回子和硕勒墨特因借钱小事胆敢将民人扎死，殊属凶顽之至。此等人犯拿获审明后，即当一面具奏，一面办理，又何俟请旨耶？新疆大臣等往往拘泥，不识事之轻重。此等凶恶回子，若不如是办理，不但无以示惩戒，久而纵恣，成何事体？除交李侍政将回子和硕勒墨特正法示众外，仍著通谕新疆各处，嗣后如有似此者，即行果断办理，断不可如此拘泥。至和硕勒墨特之姊夫阿子墨特及鄂木巴什克第沙遇有此事并不隐匿，即随同官兵拿获，亦应奖赏，著交李侍政等酌量赏赉，以示鼓励。

（卷1382 30—31页）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辛卯（1791.8.17）

又谕：凡由内地发遣赏给回部为奴之邪教人犯，原为令伊等受回人折磨，各城驻扎大臣等理宜代为严加约束。乃大臣等于此等遣犯解至该处，一经分给回人，即谓与伊等无涉，是诚何心哉？则又安用此大臣驻扎为耶？岂意见竟不及此欤？将此著一体晓示新疆各城将军、大臣等，嗣后务须严行约束，指示各

回人等所有此等发遣为奴之犯任听折磨。平日大臣等果能严行约束，将滥行惑众、往来通信之人立即严缉办理，安有生事之理？各处将军大臣等共应知此意，一体留心，毋得仍前怠忽从事也。

（卷1383 9—10页）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庚子（1791.8.26）

谕：据都尔嘉等奏称将打牲乌拉逃遣犯人曹志、吴世祜、吉林乌拉逃犯李春山、王大前后拿获审明，行查吉林乌拉与各该犯姓名相符，俱经正法；请将拿获邻省逃犯之员给与议叙，兵丁等赏给银两等语。都尔嘉等拿获逃犯审明正法，虽俱合宜，但因李春山二犯即行行查吉林将军，甚属过当，而究竟由何处拿获之处，亦并未声明。凡逃犯被获之时，多有赖词不肯以逃自认者，岂有无干之人而反以逃自认之理耶？且吉林乌拉之逃犯李春山等在逃之时，该处必咨行邻省令其严缉，又何行查之有？都尔嘉等欲为精密而反至失宜，成何道理？外省将军、大臣等往往如此。即如河南巡抚穆和蔺奏查办邪教回民周有一案，第称周有已经病故，而周有有无子孙及家口应如何办理之处并未一言入奏。此等事件理宜详悉查办，而穆和蔺并不细心。都尔嘉等于逃犯李春山等不必深究之事，而又如此过为用心。将军、大臣等遇有事件，每致烦扰朕心，是诚何意？除将都尔嘉严行申饬外，并将申饬穆和蔺之谕旨一并钞寄都尔嘉等阅看。其拿获邻省逃犯之官兵等，即照都尔嘉等所奏，将驿站官多庸萼交部议叙，兵丁四人每名赏给银五两。

（卷1383 27—29页）

谕军机大臣曰：穆和蔺奏前因周有并无子孙的属，惟有两弟周贵、周沛，俱经外出等语。周贵、周沛系周有之弟，岂非该犯的属？乃该抚折内尚称周有并无子孙的属，惟有两弟，竟

是必须周有之子孙方得谓之的属，而兄弟叔侄俱视为疏远之人?如此则不应缘坐弟兄之罪乎?穆和蔺何糊涂若此！著再传旨申饬，并著该抚派委妥干员弁即将周贵、周沛二犯迅速解赴行在，归案审办。沿途饬令小心管押，务于八月前解到，毋得疏懈迟误。并将续获各犯严究有无习教及转相传授之人，按名查拿审办，勿稍疏纵。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383 29页）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辛丑（1791.8.27）

谕：据伊江阿奏接奉甘肃布政司禁止小钱咨文，现在逐细留心严拿等语。此事原指内地各省而言，于新疆回城无涉。此皆该地方官糊涂，率行移咨耳。吐鲁番回众皆用腾格钱，即该处商民与内地回民交易间有用内地钱文者，亦不多见。倘有搀杂小钱使用，伊江阿自应临时查拿办理，又何必如此声张，将回民等一体严查耶？除将此晓谕伊江阿令其遵行外，并著通行新疆各处一体遵照办理。

（卷1383 29—30页）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庚戌（1791.9.5）

又谕：据陕西拿获私往新疆传寄书信之邪教民人刘照魁，业经解到审讯。据刘照魁供称伊于五十五年四月由肃州地方官处领得路票，由嘉峪关历经各处至喀什噶尔地方，与发遣该处给伯克为奴之邪教罪犯王子重相见，传寄书信；其役使王子重之伯克业经身故，王子重现在该处贸易生计，颇足用度等语。是何道理？凡内地民人出关俱领取路票，其所经过地方，皆待该大臣等查验后始准过境。今刘照魁所领路票内显然开载往寻八卦邪教之王子重，乃竟任其过境，则所谓查验路票者又奚为耶？显系刘照魁经过地方之驻扎大臣等均不以公事为事。其驻扎新疆之大臣等闲居何事，而不亲行查验耶？该犯王

子重系前因犯罪发往喀什噶尔赏给回子伯克为奴之犯，理宜严加约束役使，如原指之伯克或有事故革退，或系身故，亦应另指伯克令其约束役使。今役使王子重之伯克业已身故，并未另指伯克役使，以致任其安闲贸易，生计宽裕，尤属非是。明亮等所司何事？乃竟漫不经心，甚属疏忽不堪。设使该处回子等有阴谋戕害伊等之事，伊等岂亦置若罔闻耶？明亮等形同木偶，何用伊等驻扎该处？想因伊等思家念切，竟至昏愦耳。明亮等著严加申饬，并令将各情节明白回奏。

（卷1384 15—17页）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辛亥（1791.9.6）

谕军机大臣等：据遣犯刘照魁供初由肃州起路票时，系店家代恳衙役领取，所过地方亦系各该处店家向兵役商同验票，即换给路票放行等语。除另降谕旨申饬勒保外，刘照魁经过各地方驻扎办事大臣所司何事？过往之人所领路票合对换给时，皆不亲身查验，竟委之店户下人任其滋弊，似此要犯俱混听换票放行，甚属不堪，绝不以公事为事。著严饬哈密、喀喇沙尔、吐鲁番、库车、叶尔羌、阿克苏、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各令其明白回奏。

（卷1384 17—18页）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丁卯（1791.9.22）

谕曰：喀沙和卓家原有两公爵，因承袭无人，仅将喀沙和卓袭封辅国公。数年以来，喀沙和卓于一切差使甚属尽力勤勉，著施恩将喀沙和卓所袭辅国公晋封为镇国公。

（卷1385 17页）

乾隆五十六年十月甲子（1791.11.18）

又谕：据明兴等查出驻扎巴尔楚克卡伦之护军校玉保私役回民，勒索回子伯克马匹等事，请将玉保革职，留于叶尔羌折

挫差使等语。玉保驻扎卡伦，乃敢违例私役回民，勒索商伯克沙瞒苏尔马匹，殊属卑鄙不堪。即著革去护军校，从重治罪，百日满时，鞭一百，留于该处折挫差使。明兴将此事查出并不袒护，即据实定拟参奏，所办尚是。明兴等著交部议叙。余著照明兴等所奏行，并将此通谕驻扎新疆大臣等，嗣后遇有此等事件，俱著照此留心妥为办理。

（卷1389 24页）

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辛酉（1792.1.14）

上幸瀛台。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杜尔伯特扎萨克台吉布达什哩、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扎布、回部穆拉特伯克伊斯拉木、喀尔喀纳鲁班禅呼图克图、归化城扎萨克喇嘛那逊格尔格图、伯克巴拉呼图克图、琉球国正使马继漠、副使陈天龙、安南国正使阮文典、副使阮琏、缅甸国正使哑扎觉苏、副使得满觉等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1393 7页）

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癸亥（1792.1.16）

上御抚辰殿大幄次。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杜尔伯特扎萨克、土尔扈特台吉、回部伯克、归化城扎萨克、琉球、安南、缅甸等国使臣宴。

（卷1393 8页）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癸未（1792.2.5）

上御山高水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番部并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国使臣等食。至乙酉皆如之。

（卷1394 16页）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辛丑（1792.2.23）

谕曰：伍拉纳奏审明拿获行劫浙省外委陈学明巡船首伙洋

盗及续获闽浙二省海洋各案逸盗并被诱逼胁窝留消赃等犯、分别正法、定拟二折，俱批交三法司核拟速奏矣。此二案内有被诱逼胁并未随同劫盗之犯，该督照粤省王马成案内陈螺之例，拟斩监候、满三年再行发遣回疆给回子为奴，固属遵例办理，但海洋行劫盗犯情罪较重，非内河、陆路可比。此等匪徒既经被诱在船随同出洋，听从盗匪指使为其煮饭，即非善类。若拟斩监禁三年后再发遣回疆，仍恐复行为匪滋事，且回疆渐多发遣之恶人，亦非善事。嗣后凡江洋大盗案内情有可原之犯及被诱在船日久、为盗匪服役者，竟当问拟斩候、永远监禁，以示惩儆。其内河、陆路盗案，仍照旧例办理。

（卷1396 1—2页）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丙子（1792.3.29）

又谕：据李侍政等奏克哩雅城四品阿奇木伯克迈玛特尼咂尔希图利已，授意所属明巴什等恐吓塔木额吉里之民，称系克哩雅之人迁移，又将伯克阿里木和卓占据小回民田地谎报，又向克哩雅回民等托故攒收布二千余匹各等语。迈玛特尼咂尔身为阿奇木伯克，乃唆令所属回子控告微员伯克，又向小回民等攒收许多布匹，自应从重治罪，以示儆戒。明兴若尚未起程赴喀什噶尔，此案著明兴明白审拟，具奏后再起程前赴喀什噶尔。伊若已至喀什噶尔，而明亮前曾遵旨在彼等候纳尔巴图咨文，即著明兴仍回叶尔羌办理此案。设若此时明亮业已起程，著明亮顺便至叶尔羌将此案详审办理。穆喇特伯格去年来京陛见时，朕谓伊尚属勉力，曾施恩令其在乾清门行走。穆喇特伯格系和阗三品阿奇木伯克，总理各城，伯克等有此等情事，伊即应查出办理。伊弟迈玛特尼咂尔身为克哩雅城四品阿奇木伯克，如此妄为，并未举出，及至被人控告，又不秉公办理，反为伊弟恳请，殊属非是。著将穆喇特伯格革退乾清门侍卫，拔

去花翎，一并交明兴审办。再，迈玛特尼咂尔如此妄为而穆喇特伯格党护不办之处，李侍政等亦当秉公参奏，反听受伊等跪叩恳求，未及即行参奏，竟入于折内声明具奏，甚属错谬。但迈玛特尼咂尔向众回攒收布匹之案既系锦格先行听闻始告知李侍政，著将锦格交部议处，李侍政严加议处。

（卷1398 8—9页）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庚子（1792.4.22）

谕：据明兴等奏审明克里雅城之阿奇木伯克迈玛特尼杂尔攒收小回子等布匹事，分别治罪请旨等语，折内已批"该院议奏"矣。去岁五月内，回子迈玛沙控告迈玛特尼杂尔勒令十五户回民移居之事，因彼时李侍政等并未参奏严行办理，姑息完结，是以迈玛特尼杂尔始致骄矜，复有攒收属下回民等布匹之事。李侍政、锦格虽俱有应获之咎，但李侍政去岁二月前往巡查各城，并未查出迈玛特尼杂尔所为之事，此次迈玛特尼杂尔骚扰属下回子、攒收布匹等事又系锦格一人闻知，转告李侍政，李侍政甚属怠玩，竟不以事为事，著交部严加议处。锦格亦著交部议处。

（卷1400 1—2页）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戊申（1792.4.30）

又谕：据明兴奏叶尔羌所属十三台站，内有地亩者四处，无地亩者九处，现将附近各台站回人所遗地亩查出，分给原无地亩九站等语。各台站回人均系一体当差，而得项未能画一，从前办理已属错谬。至无地亩台站，惟择有力回人帮同坐台，无力者则另行换补，尤为非是。此与晋省勒派盐商无异。如此办理，伯克等竟可高下其手，久之，有力回人渐皆贫乏矣。今明兴等于无地亩九站各将查出地亩分给，其有地台站亦量为增添，所办尚好。但各回城俱有坐台回人，伊等得项恐亦有办理

不均之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总理各回城事务，著交明亮等会同各城大臣查明所属各台站回人得项，如有原未画一者，即著照叶尔羌例办理，以示朕抚恤回仆一视同仁之意。

（卷1400 25—26页）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戊辰（1792.5.20）

署甘肃提督乌大经奏请陛见。得旨：不必来。汝系深知者，一切勉之。

（卷1401 32页）

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丁酉（1792.6.18）

谕：现在恰克图已准其照常贸易，所有刑部监禁私贩大黄案内绞犯民人李生贵、回子迈玛第敏俱著加恩释放。其迈玛第敏如情愿回至本地，准其跟随年班入觐之伯克同往；倘不愿回至本地，即著入于在京回子佐领下管束。

（卷1403 33页）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癸酉（1792.9.22）

又谕：据琅玕奏内地回民李子重等十八人私随叶尔羌回人迈玛第敏学习经卷，审拟具奏等语。内地回民潜往新疆私习经卷，实属不法。若发伊犁、塔尔巴哈台，恐致传习彼处回人，著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迈玛第敏引诱回民，违例教经，亦属可恶，仍发回疆不足示惩，著解交勒保，由彼发往烟瘴。

（卷1410 16页）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辛巳（1792.9.30）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琅玕奏叶尔羌回子迈玛第敏私教内地前往贸易回民李子重等十八名摇头默念，大干例禁，已将迈玛第敏改发烟瘴，李子重等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矣。老教回子念诵经典向不摇头，高声朗诵，惟新教有此念法。从

前苏四十三、田五等俱因学习新教滋生事端，经官兵平定后，叠加饬禁，始知敛戢。今迈玛第敏又于叶尔羌地方创兴新教，李子重等私相传习已有十八人之多，看来竟因为时稍久，回民等查禁渐懈，以致故智复萌，敛钱惑众，不可不杜其渐。著传谕勒保务宜留心查察，如回民等有私习新教情事，即严拿办理以断根株，不得日久疏懈。其李子重等十八犯亦未便发往黑龙江等处致滋煽惑，并著勒保于该犯解到甘省时，即饬转解刑部审明治罪，定以重辟，将来即不予勾，亦当永远监禁，庶不在外滋事也。并谕刑部堂官知之。

（卷1410 34—35页）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癸亥（1793.1.10）

谕：据富尼善等奏遵朕训饬将殴死亲兄之回子托呼塔立行斩决等语。从前富尼善等奏到此事，因折内将内地及回子之例颁琐开录，是以将伊等严行申饬。此次折内止应将遵办之处具奏完结，乃复拉杂陈奏，殊属不晓事体。富尼善等仍著严行申饬。再，驻扎新疆大臣办理事务，自应揆度事理处置。即如回子内苟有亲侄杀死亲伯叔、亲弟杀死亲兄、亲侄孙杀死亲伯叔祖之事，自应照内地律例拟罪；若系远族命案，仍应照回子之例办理，不可拘泥内地服制律例概行办理。著通行驻扎新疆大臣一体遵照。

（卷1417 23—24页）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丙子（1793.1.23）

又谕：据保宁奏今岁回民地亩田禾被雪压伤，著加恩将本年应征谷四千石免其交纳。

（卷1418 22页）

乾隆五十八年正月辛亥（1793.2.27）

又谕曰：福康安等奏此次统领大兵，有委令赶运沿途军

饷军火及催雇人夫、往来东西两路、不辞劳苦之出力武职人员，请分别奖拔以示鼓励。又，另片奏粮运艰阻之时，有后藏克什米尔回民等办运接济，奋勉得力，一并请加奖励等语。……至克什米尔回民阿奇木觉尔办运既属奋勉，著加恩赏给五品顶带花翎。其译字通事之孙天成、罗万年及办粮之卓尼尔、格桑拉布丹、第巴图多著赏给六品顶带。所有通事程鹏万、番民玛景诺尔布、纳木结、巴勒布商人巴陵觉丹、达尔兴及帮办长运之迭吉拉布丹等十二名，均著赏给金顶以示鼓励。

（卷1421 2—3页）

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壬午（1793.3.30）

谕军机大臣等：据明兴等奏称将喀什噶尔驻防兵本年尽行撤回，遇需用时再行调取等语。喀什噶尔距伊犁不甚远，此奏尚属可行，著照所请将驻防兵撤回。但此奏及复奏接奉训饬新疆大臣等不得骚扰回民谕旨，折内俱未列伊斯堪达尔名，伊系朕旧日得力回臣，且办理郡王事务亦妥，前曾降旨令凡有关系回人事件俱著列名，似此两奏非有关回人之事乎？何以不列伊名？嗣后即著将伊斯堪达尔作为协办大臣，凡遇奏事俱列名同奏。但从前玉素布系哈密回人，额敏和卓系吐鲁番回人，伊等一味袒护所属，欺凌本处回民，今朕将伊斯堪达尔作为协办大臣，受恩深重，须感戴朕恩，将伊所属吐鲁番人严加约束，诸事秉公办理，断不可欺凌喀什噶尔回民。果能奋勉，不惟于事有益，而众人亦皆心服，庶可长受朕恩矣。

（卷1423 8—9页）

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壬戌（1793.5.9）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镶白旗满洲带领引见佐领人员内沐特恩一员原系西宁镇总兵，经勒保奏其于边疆要地未能决机应事，是以令其来京，在头等侍卫上行走，看其人尚去得，且前

因西宁苏家堡回匪聚众滋事一案，当经全数弋获，办理迅速，经勒保具奏曾降旨将沐特恩等交部议叙，其续参该员不能决机应事之处亦无实据。勒保前与提督苏灵不睦，来京陛见时即奏其喜事任性，朕以该督言无实据，未便因其不睦遽将提督大员更换。去年该督复以出口马匹疲瘦将苏灵参奏，因系贻误兵马，是以照部议降调。在苏灵固有应得之咎，而该督之与苏灵意见龃龉，有意苛求，亦难逃洞鉴。朕于臣下功过一秉大公，从不肯稍存轩轾。封疆大臣有率属之责，而总督统辖文武，尤应宽严得中，固不可一味姑容，亦不可稍涉偏急。昨因山海关副都统德福将顺义县防守尉灵保于计典内填入浮躁，由部带领引见，朕以浮躁必有实据，降旨饬询。据德福覆奏灵保素性嗜酒，弓箭平常，复令军机大臣验看灵保弓箭，尚属去得，又无嗜酒沉湎形状，业将该员以步军校用，并降旨申饬德福矣。德福系副都统，其参劾未能公当，朕尚必加之训饬，况勒保身任总督，岂可无容人之量，与德福性情偏浅一辙耶？勒保著传旨严行申饬。若再如此，则是不知朕恩矣。务宜痛自改悔，勉副委任。

（卷1425 16—17页）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丙寅（1793.11.9）

谕：据永保等奏伊斯堪达尔人甚谨慎，诸事奋勉，请赏戴花翎。所奏甚是。伊斯堪达尔曾在乾清门行走，爵本郡王，又系阿奇木伯克，明亮、明兴、雅德等在任多年，并未代伊奏请赏戴花翎，殊属非是。伊斯堪达尔著加恩赏戴三眼花翎，以示朕笃念故旧回仆至意。

（卷1438 8—9页）

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癸卯（1793.12.16）

又谕曰：原住回部之土尔扈特扎木楚等处十八户人口，著

遣回土尔扈特各游牧所，俾伊等骨肉完聚。

（卷1440 13页）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壬戌（1794.1.4）

又谕：据永保等奏请于喀什噶尔郭内建盖官房，令回城居住之民人徙居纳租等语。商民杂处回城，日久恐滋事端，永保等所办尚属妥善。即著照所请行。至回民归顺年久，俱已为朕世仆，无庸兵弁稽察，亦著照所奏将驻扎回城绿营兵弁撤回。

（卷1442 3—4页）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乙亥（1794.1.17）

谕：据镶黄旗蒙古都统等将骑都尉兼云骑尉和钟所出之缺拟定正陪，奏请承袭，朕阅其家谱，和钟虽无子嗣，亦无罪戾，乃不以伊胞弟现任云麾使和玉拟正，反将从未承袭之长房骑都尉兼云骑尉永明拟正，甚属非是。都统等平日于旗务尚不可不细心办理，而于年终奏请承袭，何得如此草率从事耶？在舒常等鄙见，以为永明现有官职，再令其承袭是职，即可减省俸禄，不思和钟胞弟和玉亦现任云麾使，如此办理，糊涂特甚。副都统珠尔杭阿系东三省人，因在军营出力，是以加恩补授副都统，齐哩克齐又系回子，俱不晓事，不足深责。除将伊二人免议外，舒常著严行申饬，仍交部议处。和钟所遗骑都尉兼云骑尉缺即著和玉承袭。并著将此通谕八旗，使知朕办理一切事务详加斟酌，毫无遗漏，稍有错误，即行觉察。嗣后各旗大臣益当仰体朕意，凡遇一切事务，务期妥协办理。

（卷1443 1—2页）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戊子（1794.1.30）

上御保和殿，赐朝正外藩筵宴。……土尔扈特多罗郡王策伯克扎布、回部郡王品级多罗贝勒哈第尔、辅国公喀沙和卓、伊巴喇伊木、鄂尔多斯多罗贝勒称哦布色稜……三等至御座前赐

酒成礼。

（卷1443 11—14页）

乾隆五十九年正月壬寅（1794.2.13）

又谕：据保宁奏领队大臣那彦往查哈萨克边界情形，缘比年雪大严寒，风沙日甚，且遇灾疫，牲畜多致损伤，威逊鄂拓克、奈曼鄂拓克之哈萨克等互相抢夺，哈萨克等声言欲赴伊犁居住等语。此事或系讹言，不可信以为实。即使真欲前来，斡里素勒坦杭和卓等必遣人呈请，尔时保宁等当谕以“现今伊犁各部落人丁甚多，水草好处均已占据，他处亦与尔哈萨克地方无异。尔等如来，亦无可以游牧之处，仍然不得安逸，反不能仰体大皇帝矜恤尔等之意。况灾疫亦非常有，如遇丰年，牲畜自可孳生蕃衍。”如此明白晓谕，令其仍回本处……

（卷1444 10—11页）

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壬寅（1794.4.14）

又谕：据雅德奏称回部郡王职衔贝勒额尔德锡尔属下护卫官员分例请暂行留给等语。郡王职衔贝勒虽应给贝勒分例护卫官员，但额尔德锡尔之祖父皆甚为效力奋勉，今将护卫官员照例裁汰，朕甚不忍，著加恩将额尔德锡尔属下护卫官员数目仍前留给，以示朕轸念效力回部臣仆之意。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永保奏各回城之王、贝勒、贝子、公等属下护卫官员额数一折，虽由部引例咨行，但回人等究系新降之人，非内地扎萨克等可比，此项护卫官员又无饷俸，即多有几员，亦无甚关系。著传谕永保，所有回城王、贝勒、贝子、公等护卫官员或照例拣选，或多添一二员，均无不可，无庸据例详究。

（卷1448 21—22页）

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庚戌（1794.4.22）

又谕曰：勒保奏拿获抢劫蒙古牲畜案内番贼什噶洛、都拉二犯审明正法一折。阅折内称河州回民苏有伏等七人赴番地贸易，于五十八年六月行至循化厅塌山地方，遇番贼十余人施放鸟枪，中伤苏有伏身死，又打伤马伏良、马良才，劫得骡马银物而逸；今拿获什噶洛、都拉二名，审明即系此案贼犯等语。循化厅管辖番回，与寻常内地不同，且事关番贼抢劫伤死事主，该督接据该厅禀报，自应一面奏明，一面饬缉。乃苏有伏等于上年六月内在塌山地方被劫，该督直至此时获犯后始行具奏，殊属迟缓。勒保著传旨申饬。至此案番贼共十余人，现止获犯二名，所有未获各犯，该督务宜通饬所属上紧严缉务获，毋得日久生懈，致要犯远飏漏网。将此谕令知之。

（卷1449 10—11页）

乾隆五十九年六月丁卯（1794.7.8）

又谕：本日查阅锦格获罪案由，缘和阗办事大臣格绷额向回子伯克等勒索财物，经锦格告知塔琦，塔琦不为办理，反将伊革职，留在叶尔羌效力赎罪。塔琦驻扎叶尔羌，于格绷额婪贿情节既未能查出，及锦格告知仍不办理，实属瞻徇回护。前经军机大臣奏请赏给塔琦职衔，令往哈密办事，因未检查案由，是以曲予恩施。今因锦格之事始悉伊如此乖谬，岂可仍留吐鲁番领队大臣之任？塔琦著革任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昭炯戒。

（卷1454 21—22页）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丁未（1794.8.17）

又谕：据保宁奏伊犁阿奇木伯克回部头等台吉俄罗木杂卜、土尔扈特头等台吉恭额策林公爵分例护卫官员可否准其存设等语。著加恩准其存设，不必拘泥成例，以示体恤新附回部至意。

（卷1457 30页）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辛亥（1794.8.21）

刑部议覆：陕甘总督勒保奏称纠众诵经回犯马恒、马源等十名，请发往黑龙江给索伦等为奴。得旨：此等人犯发往，索伦等自不入教，该处回民甚多，难保无煽惑情事。著交明亮等严行管束，倘有引诱回众入教之事，即行审明正法以示惩儆。

（卷1457 38—39页）

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己未（1794.8.29）

谕：据永保奏回部王、贝勒、贝子、公等应设护卫官员额数一折。回部、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等内附未久，与内地扎萨克习知制度者不同，即多挑护卫官一二员亦无不可。俟二十年后再照例办理。

（卷1458 17—18页）

乾隆五十九年八月戊辰（1794.9.7）

又谕：近来苏、扬等处呈进贡物多有雕空器皿，如玉盘、玉碗、玉炉等件，殊属无谓。试思盘碗俱系盛贮水物之器，炉鼎亦须贮灰方可燃烈，今皆行镂空又有何用？此皆系该处奸猾匠人造作此等无用之物以为新巧，希图厚价获利，而无识之徒往往为其所惑，辄用重资购买，或用价租赁呈进。朕于此等物件从不赏收，即使掷回，而奸商已得厚利。伊等总未喻此意，甚至回疆亦效尤相习成风，致使完整玉料俱成废弃。至搬指所以钩弦闿体，若搬指套近亦俱用玉成做，甚属无谓。搬指套原以便于佩带，今以玉为之更觉累重无当，殊为可惜。著传谕扬州、苏州盐政、组造等此后务须严行饬禁，不准此等奸匠仍行刻镂成做，并出示晓谕令其一体知悉，以杜奇衰而归纯朴。所有回疆呈进雕空碗盖一个，并著发交阅看。

（卷1458 38—39页）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乙酉（1794.11.23）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保等奏请定回民往卡贸易章程。

喀什噶尔贸易回人等如往充巴噶什、额德格纳、萨尔巴噶什、布库、齐哩克等处贸易者，给予出卡执照。如往各处远部落，俱不得给与。违则拿获发遣。一、出卡回人自十人至二十人为一起者，始给与执照。每起派阿哈拉克齐一员，往则约束，回则稽查，毋令羁留。如有不遵约束，枷号三月，仍重责示众。隐匿者并究。一、出卡回民等如贪利擅往布鲁特远方，被人抢夺物件，查获后仍给原主不足示惩。请嗣后半给原主，半交阿奇木伯克等作为公项。地隔窎远者，应置不问，仍将违禁回民枷号半年，不准出卡。一、回民等被布鲁特抢夺，必将实在遗失物数报官查办。如有捏造私增，查出不准给还，半赏饬查之人，半交阿奇木伯克等以备充公，该管人重惩。自行失去者，俱不准官为代查。一、布鲁特等如私进卡座及于就近处所劫夺，拿获后俱正法。一、回民出卡被窃，除照数追出外，查系初次行窃，照布鲁特例罚取牲畜，分赏饬查之阿哈拉克齐等。如有侵害人命，不论初次、二次，抵偿办理。一、布鲁特等窃取零星什物，应先示薄惩，发交该伯克等收管。倘再不知儆惧，照初次加重办理。得旨：永保等奏请定回民出卡贸易并布鲁特等偷入卡座、抢劫行窃治罪办理一折，所奏尚属可行，著即照永保等所请行。但折内语句太繁，殊欠明晰。永保向在军机处行走，非不晓事者可比，著严行申饬。

（卷1464 1—3页）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戊戌（1794.12.6）

又谕：据保宁奏伊犁西南达尔达木图、厄莫根多罗图等处空闲地亩，每岁东作时遣回人前往耕种，秋成后仍遣回新建营房居住等语。回人耕种地亩，必须常川驻守始为有益。若耕种时遣往，收获复行遣回，不惟往返跋涉，且究与布鲁特、哈萨克边界较近，恐回众既还，布鲁特、哈萨克等乘间抢掳，虽边

境设有卡座，究未能周。保宁折内惟酌办屯田，而未尝筹画及此。著传谕保宁，可否将回众就近移驻耕田处所及卡上如何设防、或另设回卡之处查明具奏。寻奏：回人耕作时派伯克二、兵四十前往驻防，收获后离田五十里内筑小土城令其移驻，防兵裁撤。年来并无偷盗。报闻。

（卷1464　17—18页）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乙亥　（1795.1.12）

上幸瀛台。回部吐鲁番多罗郡王伊斯堪达尔等十三人、土尔扈特多罗郡王巴特玛乌巴锡、固山贝子沙喇扣肯、和硕特多罗贝勒腾特克、杜尔伯特来使根敦扎布及朝鲜国正使朴宗岳、副使郑大容、荷兰国正使德胜、副使嘹嘿哦等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1467　8—9页）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丙子（1795.1.13）

上御抚辰殿大幄次，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吐鲁番多罗郡王伊斯堪达尔等十三人、土尔扈特多罗郡王巴特玛乌巴锡、固山贝子沙喇扣肯、和硕特多罗贝勒腾特克、杜尔伯特来使根敦扎布等宴。

（卷1467　9页）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戊寅（1795.1.15）

谕军机大臣等：据永保奏从前喀什噶尔所设回兵五百名，请添设回夷总管、副总管玉资巴什、温巴什等头目，分别赏给翎顶以专统辖等语。所办尚合体制，著照所请行。但回众内附年久，伊斯堪达尔尤系朕累世臣仆，永保折内有尔、我字样，过分畛域，实属不合。永保著传旨申饬。

（卷1467　13页）

乾隆六十年正月丁亥（1795.1.24）

谕曰：回部郡王伊斯堪达尔著赏用黄缰，敖汉郡王德亲、

土尔扈特郡王巴特玛乌巴锡、巴林公品级索特纳木多尔济均著赏用紫缰。

（卷1468 5页）

乾隆六十年正月壬辰（1795.1.29）

御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郡王、朝鲜、荷兰国使臣等宴，赏赉有差。

（卷1468 10页）

乾隆六十年正月甲午（1795.1.31）

御山高水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郡王、朝鲜、荷兰国使臣等宴。

（卷1468 11页）

乾隆六十年正月丁酉（1795.2.3）

上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召科尔沁亲王旺扎勒多尔济、巴林亲王品级郡王巴图、喀喇沁亲王品级郡王满珠巴咱尔、土默特贝勒理藩院额外侍郎索诺木巴勒珠尔、喀尔喀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奈曼郡王拉旺喇布坦、土尔扈特郡王巴特玛乌巴锡、贝勒默们图、贝子沙喇扣肯、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吐鲁番郡王伊斯堪达尔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468 15页）

乾隆六十年闰二月己酉（1795.4.16）

谕：据永保等奏将锡克南伯克苏勒坦扎拉顶拿获解到伤害贸易回民之噶勒察等审明，将动手之噶勒察二犯业已正法，其余顶充逸犯十五名仍交苏勒坦扎拉顶领回定拟具奏等语。所办尚是。锡克南伯克苏勒坦扎拉顶见阿克伯克差人寄信即将动手之噶勒察二犯拿获解到外，又将属下顶充逸犯一并解来，知遵法纪，殊为恭顺，著加恩由京赏发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仍由彼处库内赏给蟒缎一匹、大缎一匹用示优奖。其锡克

南回民帕依则喇克一知此事即往告伊村乌舒哩伯克后，又将阿提伯克等拿获，令伊识认，指示明白，均属可嘉，著加恩由彼处库内赏给官缎一匹以示鼓励。

（卷1473　19—20页）

乾隆六十年九月己未（1795.10.23）

又谕：湖南、贵州等处苗民践土食毛，涵濡德化百有余年，久与编氓无异。朕临御六十年来，抚绥中外一视同仁，从无欲将苗众尽行改土归流之意。大臣中从未有条陈及此，即该省官员到京陛见，朕亦从未询及，前此勾补寨苗民石满宜抢劫抗拒一案，亦只歼诛首恶，并未将其党与概行查办，少有株连。此次吴半生、吴陇登、石柳邓、石三保纠众滋事，肆行不法，延及贵州铜仁、四川秀山地界，福康安、和琳系该省总督，原应前往查究，并无贪功喜事之心。乃逆苗愍不畏死，见大兵前往搜捕尚敢负隅抗拒，伤害平民及良苗等，甚至因乡勇、义民帮助官兵，焚其庐舍，剥皮惨害，罪大恶极，实为覆载所不容。此而不大加惩创，其何以安良善而儆凶顽？此事初起时，福康安远驻滇南，一经得信不待朕旨即兼程驰往督办，和琳甫由卫藏回至叩州，亦即驰至秀山会剿。该处深林密箐，路径险阻，大半步行，兼以雾雨连绵，气候蒸热，福康安、和琳不辞劳勩，亲带官兵鼓勇直前，所向克捷，焚烧木栅，占夺石城，歼戮苗众不可胜计，实属奋勇可嘉。本欲俟大功告竣渥沛恩施，今据福康安、和琳奏官兵进剿茶它柳夯等处苗寨痛歼贼众，苗匪纷纷乞降者已有七十余寨，现在剿抚兼施，擒捕首逆等语。看来首逆势穷力蹙，已如釜底游鱼，无难一鼓悉擒，指日肤功迅奏。福康安、和琳运筹布置悉合机宜，冒险进攻勤劳备著，应即加恩优奖。国家定制，奖励勋臣若非宗室，皆不过五等之封，惟国初额驸扬古利曾以殊勋追赠王爵，福康安前经出师金川及平定

石峰堡、台湾、廓尔喀屡著勋绩，已节次晋封至一等忠锐嘉勇公，此次督剿苗匪又复勤奋出力，业经赏戴三眼花翎，福康安著加恩仍带荣赏四字佳号，晋封贝子爵衔，即照宗室贝子之例，所有护卫官员听其自将家人拣放。此乃逾格施恩，俾异姓臣得邀殊宠。将来我八旗大臣有似此超众宣劳者，均可援以为例，岂非国家世臣之福？和琳前岁在廓尔喀董办军需诸凡妥协，彼时设非和琳沿途催趱竭力转输，福康安几不能由济龙直入廓尔喀之境，此次又带兵剿捕，攻克炮木山梁，肃清后路，与福康安合兵长驱深入，前经赏戴双眼花翎，和琳著封为一等宣勇伯，用昭酬庸懋赏。其带兵出力之额勒登保、德楞泰等，著福康安、和琳查明劳绩分别具奏，俟奏到日再降恩谕。此次打仗兵丁及屯番各兵，俱著赏一月钱粮。所调广西兵丁，现据毕沅等奏于九月初三日已全抵辰州，行走迅速，虽未接仗，亦属奋勉，并著赏给一月钱粮以示鼓励。再，该处连遇秋霖，兼有重雾，据和珅奏，福康安等于发遣回子内访觅能求晴散雾者令其虔诚祈祷，旋即开霁，并著查明，宽其前罪，仍加赏赉，事定后准其释放回籍。目下大兵云集，贼众瓦解，逆首穷窜无归，看此光景，若非其党与自行擒献，即被官兵俘获，成功已在旦夕。福康安、和琳务宜倍加感奋，督率将弁擒获逆首，克期奏捷，以副朕格外加恩、庆成行赏至意。

（卷1486　43—46页）

乾隆六十年十月癸未（1795.11.16）

又谕：回民女子婚嫁安集延，例应不准携归，但此内有遣嫁至今相延数世之家，此次姑听其携往。其迈玛特什哩布之妻亦照此办理。嗣后竟将回女嫁安集延为妻之处严行禁止，永以为例，违者从重治罪。

（卷1488　10页）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戊申（1795.12.11）

谕曰：庆成奏查阅营伍一折，内称大城营守备石兴隆前在务关路任内约贩马回民将马匹卖与该营千、把总，该守备从中赚银数十两，经贩马回民向索未给，具呈控告始如数退还，请将石兴隆革职等语。石兴隆身为守备，乃与败坏结交牟利，实属贪鄙不职，仅予革职不足蔽辜，即著于该处加枷号三个月，俾在营弁兵共知儆惕，以昭炯戒。至庆成于此等贪劣营弁不早为觉察，咎无可辞，若被他人参劾，其过更重。今既据自行参奏，著交部察议。

（卷1490 1页）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丙寅（1795.12.29）

谕：据雅德等奏审明图财毙命回犯斯拉木拜即行正法一折，所办尚是。回犯斯拉木拜将所劫之物携往伊舅岳勒达什家内，岳勒达什即能报明该管阿奇木伯克沙雅谿布，迨沙雅谿布讯出实情亦即呈报，俱属可嘉。著交明兴等赏给沙雅谿布叶尔羌库内大缎一匹，回民岳勒达什银二十两以示鼓励。

（卷1491 10页）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庚辰（1796.1.12）

谕：喀什噶尔等城兵、民、回子杂处，大臣等多有袒护内地旗民之处。著传谕各城大臣等务须秉公办事，毋令回民负屈，以示朕中外一体至意。

（卷1492 4页）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戊戌（1796.1.30）

上幸瀛台。哈密回部郡王额尔德锡尔等、土尔扈特使臣博多克等、杜尔伯特使臣察罕博呼克等、廓尔喀使臣噶箕乃尔兴等、琉球国使臣向文凤等、安南国使臣阮光裕等、暹罗国使臣

呕雅梭挖粒巡段押拔蘇昭突等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1493 13—14页）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庚子（1796.2.1）

上御抚辰殿大幄次，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回部及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使臣等宴，并赏赉有差。

（卷1493 15页）

嘉庆元年七月甲申（1796.7.14）

太上皇帝幸瀛台。回部哈密郡王阿奇木伯克伊斯堪达尔等十六人、霍罕伯克那尔巴图来使博巴占、锡哩布等二人、暹罗国正使呕雅梭挖粒巡吞握派唠喇突、副使廓窝们荪泥霞握巴突等于西华门外瞻觐。

（卷1495 25—26页）

嘉庆二年正月辛亥（1797.2.6）

皇帝御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吐鲁番郡王阿奇木伯克伊斯堪达尔等十六人及霍罕伯克那尔巴图来使博巴占、锡哩布等二人、朝鲜国正使金思穆、副使柳炯等二人、暹罗国正使呕雅梭挖粒巡吞握派唠喇突、副使廓窝们荪泥霞握巴突等宴，并赏赉有差。

（卷1496 2—3页）

嘉庆二年正月丁巳（1797.2.12）

敕谕：据奇丰额等奏本年应解往伊犁之布匹棉花业经全行起运并挑挖十二军台河渠一折。回民素恃种地为生，引用河渠之水灌溉田亩尤属紧要。叶尔羌所属十二军台之河渠，自六十年间业经淤塞，自当早为挑挖。乃奇丰额等至今始行奏办，甚属迟延，著饬行。但奇丰额等折内所称自六十年间因该处十二军台之回民迁避瘟疫，以致河渠淤塞等语。朕自平定回部以

来，恩恤回仆人等与内地民人无异，六十年叶尔羌所属十二军台回民遭逢瘟疫时或无庸赈恤，而该处大臣等亦当奏闻，将被疫回民应纳当年正赋或请展限，或请蠲免，候朕施恩。乃彼时竟不奏闻，殊属错谬。今此事既往，亦弗深究。著交驻扎各回城大臣等，嗣后众回民等如再遇有偏灾，即行奏闻，俾沾恩惠，以示朕轸恤回仆之意，断不可仍复隐匿不奏。再，此次该处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派拨驴六百头帮运应解伊犁布匹棉花，又招募回夫四百名挑挖河渠，所办甚属可嘉，著加恩由彼处库内赏给阿克伯克蟒缎二匹、大缎二匹以示奖励。其在事出力之原任阿奇木伯克托克托尼杂尔著加恩赏给七品顶戴，俟有小伯克缺出即行坐补。托克托尼杂尔既系阿克伯克外甥，交阿克伯克妥为约束。

（卷1496 31—32页）

嘉庆二年八月壬子（1797.10.5）

敕谕：据伊桑阿奏库车之阿奇木伯克迈哈默特鄂三呈报疏纵脱逃看守贼犯之都管伯克库楚克等行贿，请将库楚克阿普都克哩木发往伊犁等语。迈哈默特鄂三系鄂斯满之子，今如此晓事，不负朕从前加恩伊父之处，甚属可嘉，著由内赏给金盒一个、蟒缎一匹、大缎二匹、黄缎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以示奖励。库楚克阿普都克哩木将应看守贼犯并不加意以致脱逃，复有行贿，殊属不堪，本宜照伊桑阿所奏责打四十板，连家属发往伊犁，但贼犯业经拿获，念库楚克阿普都克哩木系糊涂回子，姑著加恩免责，仍将家属一并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余照所请。

（卷1497 4—5页）

嘉庆二年八月己未（1797.10.12）

敕谕：大学士公阿桂老成练达，更事多年。自平定西陲时

即随同出师，旋经理新疆事务，周详妥善，懋著勤劳。嗣剿办两金川，畀以将军重寄，秉承方略，坚持定见，克蔵巨功，特封为一等诚谋英勇公，赏给四团龙补服、黄带、紫缰、红宝石顶、双眼花翎、图像紫光阁以旌勋绩。自简任纶扉，综理部务，赞襄枢要二十余年。前因撒拉尔及石峰堡回匪滋事，统兵剿捕，立就殄平，复经加赏轻车都尉世职，即令伊长孙承袭，叠沛恩施，正资倚畀。近年来虽精力渐衰，两耳重听，犹照常趋直，夙夜靖共。昨闻患病颇剧，即特派贝勒绵亿、御前侍卫丰绅济伦由热河驰往看视，并赏赐陀罗被，仍冀调理或可就痊。兹闻溘逝，深为悼惜。著即令绵亿并另派散秩大臣一员带同侍卫十员前往奠醊，加恩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任内降革罚俸处分俱著开复，所有应得恤典著该衙门察例具奏，以示轸念耆勋至意。

（卷1497 5—6页）

嘉庆三年正月丙子（1798.2.26）

皇帝御山高水长，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伯克、朝鲜、琉球国使臣等宴，并赏赉有差。

（卷1498 3页）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上卷
作者=马塞北
页数=969
SS号=10220079
出版日期=